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四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四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4.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 · 100

ISBN 7 · 5333-0535-3

Z · 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二四七冊目次

## 史部·地理類

東林書院志二十二卷(二)

〔清〕高廷珍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一

增修雲林寺志八卷

〔清〕厲鶚等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九年刻本

二〇七

宋東京考二十卷

〔清〕周城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有堂刻本

三一三

鶴湖講學會編十二卷

〔清〕鄭之僑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九年述堂刻本

四九九

西湖老人繁勝錄一卷

〔宋〕〔〕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涵芬樓輯涵芬樓秘笈本

六四六

廬陽客記一卷

〔明〕楊循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楊可刻本

六六〇

閩部疏一卷

〔明〕王世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王泰常雜著本

六七三

淞故述一卷 [明]楊樞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道光間南匯吳氏聽彝堂刻藝海珠塵本 六九一

秦錄一卷 [明]沈思孝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七一一

晉錄一卷 [明]沈思孝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七二〇

長溪瑣語一卷 [明]謝肇淛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七二五

西事珥八卷(卷六配清鈔本) [明]魏藩撰 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七四五

泉南雜志二卷 [明]陳懋仁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八三六

# 東林書院志二十二卷(二)

〔清〕高廷珍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十一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林書院

志二十二卷》提要

東林書院志卷之九

列傳三

吳觀華先生傳

先生名桂森字叔美別號觀華延陵季子俊也父給諫震華公母  
翁人曹氏嘉靖乙丑歲八月二十三日生先生乙亥給諫公歿先  
生年甫十一戊子遊庠辛卯廩諸生己亥曹翁人歿先生年三十  
五日吾終日咕嚕與得寸進以慰母耳今已矣即斷名心曰吾聞  
八子以不辱身為孝通從事問學甲辰東林書院成吳越士友會  
集其中先生以朋友講習不可不謹約為期會折衷於景進高先生  
五經不可不講約為經會恭酌於明經諸友凡相約為會者又  
不但以講而以心敬新錢師迺迫欲以易授謂先生曰我之求人  
甚於人之求我癸丑冬設舉北東林迎錢師講易旋與諸友約曰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吾輩入東林決不可貧人之勢先生蓋將人隱微俗勝扶出令轉  
向高明路頭耳師卒諱喜甚曰吾道行於錫矣迨東林大會高先  
生推先生講席曰今日之會始真每赴毘陵經正堂會錢師獨以  
先生名點示眾友曰此真道學乙卯先生年五十一以貢舉試第  
一師曰觀華出司教尙有人先生曰吾從東林先生遊朝斯夕斯  
終身焉於斯庶幾有聞耳矣丙辰倡道鵲湖諄諄以當今此學為  
立責大事難相勉丁巳仲春會錢師曰一息千秋先生通就錢師  
於龜山以易正焉章像象述避作不敢居錢師沒先生偕余與起  
行備先生會過山三年廬冢之恩也嗣後歲會毘陵以繼其志兩  
諸友曰入錢師之門方知立身行之嚴名利心絲毫未斷勿得  
言學戊午舉家會會必手書詩禮兩條粘之壁曰居家而理止是  
性情詞源說詩禮可咏也辛酉高先生北上以東林呢先生主盟

向奉敬高先生者咸依先生高先生曰觀善善用易易追其復興乎乙丑毀書院人誦講學是時堅志者數人僻遠間起容有之然無講習之所矣九日會鴻山盤旋石壁之下吟坐談莫畏西風急玄酒斟時宇宙春兌而震也其先生之誨雷乎會逢來會華葢會淵溪會於山之首河之干在處提調焉當黑夜時植得星星火以待日坎而離也其先生之邊明乎遠矣初交時先生臨下太嫌情如不能達性稍急有不可於心則發或移時不解先生曰吾近返家庭左右前後渙然各心學問不得力正在此然庶幾所以感之者曰雷而已矣後乃愈和人得先生僅有事善色相商能得隱情如一二童僕若自率其天者先生以藏身之恕喻之人蓋孤高相與無異朋友各如其朋友講習不可久報春和則會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其則會歲暮為考德課功時則會曰草野之人自相聚集疎無與時崇也茹淡衣素非為節省就便濟施必以義急人難不居德曲體人情不徇情無藝之任必如其令暮夜戎之不驚駭橫逆卒至則謹避之絕不向人言修形豐顯神凝氣真格濟而色榮潤意趣暢而節制自存心事顯明用意微婉無事靜坐卓然豎如緊箍然有事應酬事一無二必期了結緩了便休講論必嚴又每大風發出不致屑聽人講析如也竟其說不獨一語亦不從中斷絕稍起一見有不合曰且商量言而當輒錄之友有悟未到者或爭之意曰且從容其自認了悟者不為置辨慕名而來殊不見意起則任其去聞一友根器普亟致之徐為開導後生小子念頭向上即總年下之以致訪掖有緒紳開講而借重先生者卒不一就其為量大任人飛躍不束以繩度其為教微非細心觀察不知其意

義所在也先生曰中兩着天理合縫處也自然和余微審視於容色言動處已處人之際稍得先生之和即其可見而其不可見者隱如矣余與先生相處最久親先生矣僕行已不可對先生尤懼獨知明念處不可對先生若乃人之領取不同則又各服所實而去此先生風雷物動震動而聚入之也先生學力大改過勇實就氣質變化又從難克處克將去動欲讀書日用飲食皆體察實地尊師取友嚴憚切秘乃陶鑄實功理明則心靜心愈靜則理愈明兩者交貫日有進益不可量也先生一日睡起結褥豁然如大寐得醒向來詩想忽爾解脫余問作何景象先生曰一念不起鬼神莫知默識乎此一可主矣東林學脈古體必於用雜體無用難用亦無體言悟必於修不悟何修不修亦何悟先生蓋經二十多年切身修証而一朝聞之豈易言歟譬如虎之可畏人盡會說終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似曾經虎傷者出口自異為實見得也而寅高先生沒乃叙明異以來七先生語錄合為一編復剖其異而表其同曰其儒一脈戊辰著一班錄至如神門直指修真要訣則就心真氣之同而揭其端頭之異未見追即是博雅既見道無非窮理也其謂高先生之道一以貫之夫亦見而知之也歟向問先生睡時若何曰吾睡不便放倒須收攝此心至是而靜焉致虛動焉致察無非心矣故曰乾以居之冒天下之道學者最若物欲之累動即撲滅之終未得力先生曰不在動念時也為胸中尚留得些子根枝看來只是心君不出頭之放心君不出頭看來又只是敬不足之敬夫乾其靜也專專之為義主一之謂本體惟是一箇本體工夫須做專主工夫一非落空主不着相不落空一即是主不着相主即是一敬成片段一可得矣數年來先生舊病時發愛先生者常以藥餌勸戒

謂可針而愈或謂某得老氏術可邀致之先生亦未直拒也然笑而不答病少間輒看書尋復會友若并其病而忘之余故謂已亥以後透過名利關之丑以後透過災禍關此則先生死關頭抑且透過二氏一大事爲了死生吾儒一大事爲了性命先生死是一已生死性命是一天地民物公共性命崇禎三年已允復書院先生即自經營先播置澤堂不日成之與經命忠餘兩鄉先生倡和其中諸友聚集書觀舊時威儀先生曰冷淡莫如今日即今來者向學者也越冷淡越真切庚午賓筵尊先生於乾位詔修齋廟實錄入先生正圖傳先生嘗謂余曰凡事放得下惟放東林不下余則謂凡事放得下故放東林不下放不下者何天理民彝不容泯滅者也又語余曰當年被難諸君恁大關係卻未和易學今有以易來者雖病臥床褥猶當接辭之蓋以廣吾師之教也先生著乾坤否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四

泰之說直是以人道挽回造化真消息而學易金針則引向入門而罕其要領雖不得其人面授一生學易精神已世世矣從來聖賢非通即窮文序先因後井序先井後國反覆原只一事幸未奉先生退處僻巷懸離困象也時也壬申懸朱子像以沒身相問也可知井通矣十一月朔余赴會東林先生竟於是日長逝余聞先生進道譬之山焉望而趨之一步近一步香而陟之一步趨一步至頂以上已不屬山則向年豁然大悟者不容說夫天一也其下有山歟其在山中歟即上即下即內即外避而畜也其先生之一貫歟

墓誌銘

鄭期楨

觀華先生萬曆間以明經高等薦蓋古徵君流也稱素衣何居先生志也先生早歲廩於庠膺薦時譏艾耳人謂先生厚儲遠發一

第不難而先生不屑也即不然而以明經起家當朝制格用人之際大用不難而先生亦不屑也抱淋頭易退而從東林諸先生游被褐以老每自署東林素衣故學者稱爲素衣先生云先生氣格壯極神采奕奕其尊人給諫公奇之期以遠大當其業舉子時便已手書周易朝夕玩味若有夙契若然會甲辰歲涇陽縣選諸先生典復應山書院會四方名公講學先生欣然偕李君揚華往焉有所得歸而書之咀嚼不倦壬子猶以賓與第一游京兆不售遂謝舉業先是庚戌謀之兩兄紹華見華二公及李君爲五經會名一邑端門名家共相參訂每會奉先師像於堂集一門子姓尊卑長幼數十人輪講五經開發聖賢教人之旨言言約到身心以追琢太上不朽第一義辰集西散萊羹蔬食散衣芒屨操有雅趣而子弟斌斌粟業齒如難如尋常迎賓雅客之所儼然否璽一會矣三年經會竣復彷彿門鄭氏家會以淑子弟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更覺斐然乙卯諸父貢邑令登其堂見門閭如故異之北上時景逸先生饒於東林贈以詩曰君趨北關瞻光日我向東林樂點春先生微笑曰吾以例不能無行聊結諸生之局此行也涉長江迥黃河望泰嶽一瞻天子宮闕即當返初服不能以東林風月獨讓先生也試畢適歸客東林營業時被新先生有經正堂會啟新先生者先生尊人給諫公之年友也遂於易先生往會聞其易而告之歸而謀於景逸先生曰安可常吾世而不令錢先生之道行於吾邑耶於是迎至東林校易以兩月卒業適常日至啟新先生開閉關之義學者無不聲心而先生尤有妙狎遂偕荆溪諸君偕行同邑華君始德諸於先生納拜受易下帷山房日夜探索幾忘寢食每玩一卦即進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五

史 247-3

而諸証啟新先生熟化既有妙手而先生以過人之解發憤求之  
遠能直扶幾文周孔之精蘊而發前人所未發先生歸啟新先生  
目送之曰吾易在梁溪矣嗣後東林有會則迎啟新先生於上座  
經正堂有會則偕一二同志往東林晦明無礙恭謝親履處樂在  
其中矣啟新先生沒每歲九月偕同志往龜山論學或至經正堂  
靜坐以志築室三年之意會辛酉冬景遠先生出山則以東林無  
主者遣先生再拜囑以至盟先生曰諸往者先生且贈二語今偕  
以贈先生可矣先生出可今唐虞再見而鄙人亦何敢處春風沂  
水之樂耶當是時群賢蔚起鄒野蒸先生代景遠先生司其壇  
坫而景遠在都中以政暇講學於首善書院三千里外遙相應和  
一時大儒如少壇馮先生南泉鄭先生輩聞東林有先生群然向  
往豚豚神交已而景遠先生請告歸見講堂四座春風幸吾道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興 四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興 四  
人適先生六表贈以詩曰龜山此日誰能得屈指東林定屬君景  
遠先生亦謂偕先生以東林老矣不謂景遠先生再起家少司冠  
晉總憲而逆珰難作燭古亦致游內書院而尤注壽於東林承風  
者奉命恐後寸椽片瓦靡有孑遺猶道南祠格於邑志所載無可  
誰何先生不勝扼腕無何景遠先生亦不免先生哭之慟捐白殯  
以佐官族需索之費稍定乃謀之同志講學乃諸先生一段叔世  
苦心不虞羣小見忌如此然平波復天道之常不久當復興吾  
軍今日但肩後死之責為吾分所能為以待時可耳於是手築其  
一隅一隅冠國朝從祀四先生於首善以運陽啟新景遠三先生聖  
之敘述追感淵源步至東林遇步荒墟集同志於道南祠莊荆  
邱學相唁也而相慰未幾逆珰敗壞天子照見景遠先生沉寃  
卹典規下賜諡忠愍且以劉侍御言有表章書院之言先生喜不

能寐亟請於當道議復然景遠先生後人摧殘之餘力不能辨先  
生日曩者高先生見托雖力綿不敢任業許之況今日晦而復明  
忠憲之靈在上其敢忘諸於是同志安元智氏小築祠旁以節守  
祠垣數十丈以防斧斤牛羊之入而依庸堂則侯之當仁而大  
力者而書院復新當東林之毀也為丙寅五月適與京師馬街  
天變會而重建落成之日為己巳十一月又適值京師虎復罪  
之日先生所論平陂往復灼灼不爽自是學者翕然來集先生乃  
以往年所受錢先生易溫耳提面命開起鑄如醍醐灌頂聞者  
虛往實歸而於來學不便棄殯者皆於先生手館信宿宿友至  
如歸不減東林盛時光景凡歷兩寒暑上下經十稔俱備先生之  
說易也謂第一要明陰陽大分蓋陰陽非一亦非兩其質則有大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興 五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吳興 五  
小貴賤則柔動靜之殊其用則剛大所以主柔小而非柔小亦不  
成剛大柔小所以承剛大而離剛大便不成柔小故用九用六總  
是一用所以繫辭曰陰陽合德明得陰陽大分然後看八卦卦  
性情得然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從源發流條理脈絡一一  
分明而又有易中真血脉如程子禮出一原顯微無間邵子天機  
月篇張子一神兩化子錢子卦者掛出一太極掛出一箇天地根  
象於人身使戴天履地之人皆知有參天兩地之事又謂乾坤成  
列而易行乎其中坎乾來主坤也人心之誠也震誠之動艮誠得  
止也離坤順從乾也人心之明也艮以入之兌以說之自誠明自  
明誠非誠與明乾坤或幾乎息此皆先生獨得之秘論學則曰教  
字甚不易誠故先儒言主一又言無過無適之義非精心體認不  
得能真誠敬然後能真無事不言敬而言無事矣也故程子曰學

者須先識仁識字有無窮旨趣識仁則識敬矣曰覺一也從仁義禮智有覺真覺也此之謂性靈若曰穿衣弊飯運水搬柴此有生後之覺但形靈耳至於甘食悅色正遠而蔽此覺者曰唯聖人何即理理即心故與天爲一學者終日察識終日體識終日保任人心有已時謙說云平哉曰胸中絲毫有所爲必不足與識道曰格最難克惟有一段生意流行則怒不期消而自消矣曰欲念難清敬而依附於理者尤難清滯皆入微其論講學謂當今而有一言及學者幾於朝陽之鳴矣然言畢竟非學人第一義朱子曰處貴賤從貧賤上做工夫處富貴從富貴上做工夫此是學人第一義也又謂道學一脈於衰世大不便有三凡講學人於君身先閉逸樂門於權倖先開威福門於一世先閉附路門皆人所大不便則學人之不合時宜何怪其辨王學謂致良知自是千古獨解當時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論極完全無弊後人只認知字丟掉致字與本旨毫釐千里其辨神學曰不煩深辨只一言蔽之曰舍修齊而談性命論治曰治世無奇法只要邪正分明未有人心不正而能開太平者曰春秋二百四十年世道大壞其流毒皆生利之一字以此卜今日世趨豈不可畏劉念堂先生起家大京兆有方功利一疏謂中興第一疏可也皆是救世名言先生幼有主性方七齡給諫公璫仕河南彰德司理臨行繞膝哭者竟日十一齡給諫公見背哀毀若成人奉母嘗痛人愉愉色養事二兄如父事無大小果而行待季弟曲盡友于之誼遭喪從兩兄後所行一依文公體仿其制爲喪舉上下山阪輿輻無少軒輊卒已遭回祿僅存軀事數椽客往唁之見其手一編不報好行仁義每切已溺已饑之思而於親戚故舊注情尤篤或問其憂或恤其食終身不厭聞人急難客爲解紛不令知

且助以金錢有聞先生計而泣下沾襟者此非聲言笑貌可爲也其訓子姓多格言莊語庚午秋一家兩得偶以其步武庚午喜甚然不放世俗燕飲之樂第集子姓百餘人如同年會然儼一親執友談說書詩及忠孝大義將別先生爲知計日今日之會所親者惟是不隨末俗矯矯自立大要有三字曰讓曰忍曰厚而又曰居家凡子弟有過父兄必任爲己之責即父兄有過子弟亦必任爲己之責如此交相勸戒家聲庶能不墮問者皆爲感動晚年充養益粹粹益可把音咳和平於來學不問賢愚傾心開導學者有一言可採必筆而書之居平自奉甚非所食蔬一盂所衣布一縷充然有餘一二蒼頭雖賤于于了無俗態於宅旁覓小橋獨居其陳竹數竿蕭蕭有致自謂樂無倫此余嘗贈以八言先生和云家人問我樂何事踏遍空庭無處尋此其會心何如哉平日深居簡出即邑令下車止投一名刺千旃在浚有踴躍開門之風友至則登屋顧谷茗椀極香所談惟義理所証惟身心友退復局閑靜坐終年不寫一事獨於逃書變起戲韻幽擊謂刑餘何足貴獨恨其屈化爲陰耳都侯曹公力術忠憲與幾騎抗先生不勝感歎於其入親爲詩四章舉輟而送之今上龍飛茲而得登講聖天子宮有非常舉動已而賜環之命日下麟鳳滿朝乃舉手加額因復東林以爲致吹休明助謂老人從此得安衛必歌咏太平夫其關心世道如此已已有建古郡邑當徵一二者宿朝望講學費官報可適王峰非鳴何先生秉鐸吾邑得此豈異人任惟吳年伯先生手特借重寶鑑先生強起應之過會纂修嘉慶錄記下郡邑未取時學傳冠能黃君吾弟公賓來筆檢知先生應德人工固傳以待賓朝帶聘聘然爲一代國史之光云先生衡論朝朝儒宗於布衣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論出即邑令下車止投一名刺千旃在浚有踴躍開門之風友至則登屋顧谷茗椀極香所談惟義理所証惟身心友退復局閑靜坐終年不寫一事獨於逃書變起戲韻幽擊謂刑餘何足貴獨恨其屈化爲陰耳都侯曹公力術忠憲與幾騎抗先生不勝感歎於其入親爲詩四章舉輟而送之今上龍飛茲而得登講聖天子宮有非常舉動已而賜環之命日下麟鳳滿朝乃舉手加額因復東林以爲致吹休明助謂老人從此得安衛必歌咏太平夫其關心世道如此已已有建古郡邑當徵一二者宿朝望講學費官報可適王峰非鳴何先生秉鐸吾邑得此豈異人任惟吳年伯先生手特借重寶鑑先生強起應之過會纂修嘉慶錄記下郡邑未取時學傳冠能黃君吾弟公賓來筆檢知先生應德人工固傳以待賓朝帶聘聘然爲一代國史之光云先生衡論朝朝儒宗於布衣

中白從祀胡敬公外至吳聘君曰此翁真以聖賢自期待古今罕見又嘗言每見陳荆夫周小泉王心齋三布衣孫志處令人心脾踴躍此其所昇達矣何必服冕乘軒以為榮哉程曰素衣先生即以此秋可也先生之學其入門在窮經其砥礪在會友其實踐在踐履八德其妙悟在直見乾元其面養在終日乾乾一語蓋其藏趣高明壯茂即能灑脫功名二字歸併一路而過還錢高兩大儒交為夾輔故其一往深詣遂能登峰造極如此先生世愛尚書而旁通諸經至於易則性命以之書言觀象玩辭變玩占易之妙全在能玩愈玩愈無窮易方到得身上不徒口耳所著有像象述像象金針易說諸易隨問其大旨得之啟新先生而復引伸觸類關其未悉之與他者述不下百種如真儒一脈一斑錄書經說曲禮注釋春秋大全繫四書講義皇明開泰錄息齋筆記存寄草四

東林書院志

十

名家二妙果不可殫述其餘天文地理醫卜星曆之類無所不通貫而非其好也先生疾在肝肺二家一日讀程子未有好學致病之語稍加顧養病良已丙寅勸高先生復作旋發旋愈諱易不輟平生所見書無不讀讀無不纂纂無不手錄近年再書周易全文妙楷精工錦帙牙籤極其珍重蓋性所嗜也今年秋季喜景遠先生來子要書散而復合手不能釋猶恐學者不知摘者之旨取朱子全書按次對記命諸子曰先生此書各宜寫一部細玩方知人果如此做功夫未及半覺體中作惡然猶兢兢不休真有不知老之將至者焉一日屈指謂諸子曰吾病至仲冬朝恐有別症易黃前一日午刻忽呼熱水濯足晚命易一新單圍蔽至再就寢半夜作喘起坐呼蒼頭問暗星在何處蒼頭以復曰四更矣諸子環侍先生端坐如故少頃悄然而逝果以仲冬朔日此其去來抑何了了

殆庶幾通晝夜而知者乎至此而先生渾身皆易矣如先生者方聞之真學謂之真儒忠憲致先生肩後死之責先生沒誰其肩後死之責哉余蓋誌先生而不能無感也已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十一



華認卷先生傳

華允韶

萬曆甲辰間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講明程朱絕學以  
陵發敬新先生復就易東林直提人象舉若焚一時有志之士  
蒸蒸興起而卒成爲儒備者惟魏華吳先生從叔認卷先生兩先  
生並受易敬新師範精力大而識敏開性心胸勇進勤從學未易  
殫究先生遺約而思精深心密諸勿入性體其於易始伏食衣被  
其中終身爲勿教也蓋先生至性孝友事父靜養翁母爲儒人爲  
諸子慕弗思暫遠左右二十七遊庠三十五庚寅始就職館赴觀  
華五經會先生潛心大全設易每令人困解高先生並語曰所重  
不在講先生心識焉癸丑從錢師受易丙辰館伯兄燕超所伯兄  
白諸高先生不覺通身汗悚志升而暫降特延先生相與晨夕討  
論摩切身心季弟次立深信不疑卽肅拜受教庚申先生赴仲冬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三

夢會高先生特留靜坐徹夜旦覺神清穆數問先生如何先生茫  
無以應益覺然內省得靜坐說教陳几上如對神明久之始知平  
常常常然靜去是性體一毫意見着不得是戒備功夫雖熟處  
難忘而好惡惘然知所取舍辛酉三月赴仲丁祭祭前齋戒復閉  
靜座高先生事來卽應事不礙心應了復坐心無一事始知學問  
要約只是此性一性當然靜如是動亦如是無隱之教更切爾王  
成家季既第歸泊然榮進銳意向往亟師事高先生先生實介履  
焉於亥館應明述家高先生時相約道從微叩心得先生曰難念  
不能無以覺得差早高先生首肯示立本兩字乙丑書院毀丙寅  
二月赴觀華家會高先生在生復語以擇善立本善則生生濟前  
本則先心處着頂門下針不香鄭重三月難作高先生欣然委復  
痛悼深切莫可告語惟口勤教言奉奉弗失而已壬申冬觀華復

逝去先生與觀華志一道同處聚會必必爾相切磋觀華又善用  
易悠望遠改師型友澤肺腑相輪委至是益不勝孤之感來西

僧族弟家始祖專祠之議倡自先生家季彈心力成之祠成而觀  
華之道與焉祠是家居者累年口手一編悅心研慮體之身驗之  
家門以內誠積而感通更與觀華身之喻也癸未甲申復來舍下  
恒平日靜坐半日送難析疑得畢商上下經易義圖變後世清置  
羅先生所居幸僻遠知已靜集和風拂生清氣洗人然不敢出門  
一步矣大約先生之學三四轉手一受命高先生進深迥自得微  
顯融會益信聖賢之言字字句句日用所必需用則安不用則忘  
用則吉不用則凶一切逆順得失格地分定略不由人泰誠惟且  
若勿格分別界分清楚義理尤著殊便取用自怡悅爾故尋恥研  
整或竟日不舉火而孔顏樂意食風滿懷病甚履竹支牀想觀勿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三

敢委體瞭然後已父母喪國瘁幾不勝辛艱學力堅純憂難詳述  
無纖毫貽悔於厥心生萬曆丙子卒今壬辰年七十有七丙申葬  
卽邑中同志友奉主道南祠儼然與吟音諸君子並俎豆一堂鳴  
呼先生可以無憾論曰古道衰莫甚於師友如先生於忠憲於觀  
華若寐心師形神在友古人哉一脈梯接以迄家季又何淵源貼  
合不與也憶甲子冬慮解職還里先生微問曰鄉人士有識先  
生者否曰未也惜矣人在天中不見天先生則邇矣忠憲微笑曰  
弟遠世非邇也相親莫逆若此哲人云亡先生時同家季閉門掃  
軌兀坐斗室先生收視返聽凝神不分家季整齊履肅肅若無思  
爲者而胸次渾微天宇如洗先生恒望而喟歎一之至矣家季  
之得統於忠憲也唯先生實教之豈偶然之故歟

安貧說爲華初卷作

吳桂森

春日同志會集偶談及安貧樂道之可貴者愚曰近未易言也若貧而樂則華詞巷有焉爾騰襲君問之欣欣而舉願得華先生之樂也獨思請其說初甚至則舉斯語為爾騰襲君笑曰夫安貧者有違可樂也吾未知道惡能樂則貧又惡能安張子有云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營耳愚曰吾見食者衆矣惟先生之貌愉愉然鼻端栩栩然無時不自足者豈無道而能處之若是先生曰吾不知所以處貧也而知以貧處身愚曰處身何如先生曰貧無貪矣處之使有食吾惡乎能以無食處吾身而蓀菴等於膏粱矣貧無衣矣處之使有衣吾惡乎能以無衣處吾身而草帶等於輕暖矣故凡吾之所需求增之不能則以口減補之既減之不足則以自勤補之是以歲不入者屢矣計吾食未能半給也吾朝得粥一盞焉午得粥一盞焉則得之於減也粥又不可繼吾獨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五

之於勤也愚曰減之善矣如若而不甘何勤之善矣如勞而不逸何處貧之難正惟是勞與苦情有不可堪則何以處之先生曰吾以義處之慕焉何味曰吾義也咀之有餘味荷鋤何趣曰吾義也操之有餘趣故凡一切世味中所必不可已與必不可堪者吾以義處之而不可已者不覺自己不可堪者不覺能堪是以人於貧或起而出之吾於貧常穴而入之也倘得為善吾自費桂森曰噫嘻至哉言也先生自謂以貧處身實以貧處心也心得其處矣則境遇之順逆難易若浮雲之變遷而太虛常定夫安得而不樂是故人皆求出於貧之外先生能入於貧之中求出於貧者日勞而日拙能入於貧者日逸而日休是道也無入不自得之適也無入不自得道有妙於此者乎請以是為爾騰襲復

于景素先生傳

明史稿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人為禮部主事尋遷禮部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諡忠恪因請諡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諡而諡爵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狗內孽之情而搖主忠之器遂收諫之臣天下萬世不識明陛下何如主申生廢而晉國亂楊廣立而隋祚亡古人覆轍後代承鑒且貴犯一時之孤甥雖能遠至而陛下他年必受既施必與怨艾奈何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復罪申時行使仲復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欽其復來共成危國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致掌將來進君必巧謀教無期申生楊廣耳見於今此宗廟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明年正月有疏章封三王孔兼與貝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待中宮產子必宮闈中有簪釵之樂若文王之於后妃而後發斯之慶可望陛下當自知之昔陛下正位東宮年前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嘗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通則兼生禮殊則分定順收還新論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既疑羣臣諫誦又謂朝綱倒持遂欲生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無禮於君者若輩膽諸人足也胡並封可行達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若輩膽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正盡之請啟於光母康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五

臣未有不覲人君之際而逢迎以遂其奸者蓋至後日而追尋賜  
初錫爵之而諭並擬其負國俱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  
爭而不得雖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若陛下聽斷  
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愛錫爵感乎之未至若姑云徐  
徐至視君父之過舉錫爵縱不為宗社計猶不為身名計乎會廷  
臣多諫者其事竟寢亡何考功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來  
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安吉判官泰來使平典史孔兼投牒  
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本

丁慎所先生專 明史稿

丁元薦字長需長興人父應詔江西會事元薦舉萬曆十四年進  
士南宮歸家居八年始謁選為中書舍人甫期月上封事萬言極  
陳時弊言今日事勢可寒心者三飢民思亂也武備積弛也日本  
封貢也可浩嘆者七征款苛急也賞罰不明也忠賢廢錮也輔臣  
邪橫也議論滋多也士習敗壞也褒功恤忠未備也坐視而不可  
救藥者二則紀綱人心也其所言輔臣專斥首輔王錫爵元薦座  
主也二十七年京察元薦家居坐浮議論調閣十有二年起廣東  
按察司經歷移憲節主事南抵官值京察事竣尙書孫丕揚力清  
邪黨反為其黨所攻副都御史許弘綱故共掌察見舉小愆甚畏  
之累疏請竣察典語頗示異羣小藉以文丕揚察疏猶未下人情  
忼慨慮事中變然無敢言者元薦乃上言弘綱持議不宜前卻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本

蓋發諸人惡狀黨人惡之交章論劾無虛日元薦復再疏辨賄竟  
不安其身而去其後邪黨愈熾正人屏斥殆盡至有以六經亂天  
下語入鄉試策問者元薦家居不勝憤復馳疏闕下極詆亂政之  
後高皇邪說之叛孔子者疏雖不報黨人益惡之四十五年京察  
遂復以不謹削籍天啟初大起遺佚元薦格於例獨不召至四年  
廷臣交訟其竟起刑部檢校歷尚書少卿明年朝事大變復削其  
籍元薦初學於許孚遠已從顧憲成遊慷慨負氣遇事奮前屢頌  
無少撓通籍四十年前後服官不滿一載同鄉沈淮召入閣邀一  
見謝不往嘗過高攀龍所給事中魏大中至攀龍請與交歡辭曰  
吾老矣不能涉嫌要津遠別去當東林浙黨之分浙黨所彈射東  
林者李三才之次則元薦與于玉立

華燕超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華氏諱允祿字汝翼號燕超無錫人年兩齡冠洗滌塵襮  
登東精廬于世傳庸章波靡之習一毫不染萬曆庚子登賢書壯  
遊東林奉教於儀虞新先生與先忠憲公一見汗出浹背覺從前  
多俗情用事竟夕不寐盟心自誓屏習心遠習氣非濫洛關河之  
著不讀非孝弟忠信之言不言尤潛心易理凡卦爻靡不體諱于  
身心天啟壬戌振鐸于揚之寶應日與二三同志研求性命之學  
心誠口苦聞者莫不慨然諸生中有爭地終歲不解者至是化其  
教各讓不取先生即其地築室三楹顏曰典讓車諸生有志行者  
講習其中立規條以約束之皆真切到而尤以正人心辨是非  
爲急曰是非明而好惡公好惡公而賞罰當賞罰當而勸懲從  
善去惡近正易邪之念決矣南蒞任即請沉劉駕郭靜之先生于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大

學官五選賓延推劉學博者字翁一人徐不瀟舉也先生嘗謂翁  
允誼曰學者稍若科第官爵一念即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一  
生功力左旋右轉終成無父無君種子允誼佩服先生之教亦流  
名儒先忠憲嘗稱先生之爲人純然若赤子退然若處子至其  
而趨義然若勇夫猛士誠知先生所圖維者皆千秋事也年至中  
歲遂卒先忠憲志其墓學者稱燕超先生

余振衡先生傳

高世泰

余公諱王節字聲子號振衡大冶人公自幼卓異博覽羣書十歲  
應童子試遂以荅策該雅見重於有司簡業詩經能通大義於國  
鄭之外以自名家尤留心世務年未三十膺貢入長安足跡所歷  
必詢其風土考其得失丁酉科登賢書辛丑捷南宮榜放日開雕  
公石工翕訃物絕而蘇軾窮就道艱苦吸粥深以不及令程爲計  
天恨自燕入楚奔走凡三千里無一人識其新貴也服除授戶部  
主事差權廉清閭稅公處脂弗潤惠南來香僅求及類秩滿旋里  
憂無豐貲守先人田廬曾無少益衆清慎以訓諸子收寂味淡者  
數年強起歷刑部郎時瑞鼎方張刑獄多濫公引法不曲平反必  
寬保全善類咸有徐社之目焉尋求補外得吉州下車之日嚴採  
民困知吉所苦者馬驢漕艘爲甚乃竭慮講求祈爲盡一令甲所

卷之九

大

出大族無侵至今便之未幾會瑞有學書院之議且所在讓廟  
公當政暇嘗與儒生講學驚洲念先儒遺跡不忍忍廢力圖存之  
古人揭其嚴正遂無敢以詞瑞請者及瑞敗而豫章士夫乃交口  
頌之蓋遇事無激烈之跡居官無苟濫之羞履境人高張之日而  
能潔身守正毀譽不及可爲難矣崇禎御極方期大用適妖賊狂  
逞橫北撫按請以公留參藩之任時小民承累既久聞風股栗又  
兵弛將備皆目未按旌旗耳未聞金鼓者當事深以爲慮議將主  
撫公曰如彼綠林小醜不能賊此朝食異日大敵在前何以御之  
獨毅然主剿車馬就道訓兵練將清野足糧凡城守片舉覽令實  
問方略所布如宿帥然不數月而民有固志士多壯心遂擊斬賊  
鋒踴躍遠宣詳具所者佐虔制勝諸欽中捷聞特服食都御史巡  
撫南贛已巳以勞得疾卒治後事惟據吏數人單簡微荷中袍服

聞者以外皆無長物屬官入謁者莫不嗟嘆公收身惟謙抑對物  
不揚才及決滯欲詔巨戎暫俾人驚相還謝向非古今儼要未期  
於哀胡爲定變應卒若濟安流如此矣奉古名臣也哉

東林書院志

李之九

三

劉念盛先生傳

明史稿

劉宗周字起東山陰人父坡爲諸生母章氏姓南五月初敗公既  
生宗周家賸貧攜宗周育之外家後以宗周大父之疾歸事之析  
薪汲水持藥糜餉息望顏三年未嘗少惰宗周少穎稍長即志  
聖賢之學然體厚甚母憂念不遺遂成疾以貧故志而不治萬曆  
二十九年宗周成進士母卒於家宗周奔喪旋里爲聖室中門如  
日哭泣其中服闋還行人講養祖父母週喪居七年始赴補而母  
以節聞於朝建坊旌表光宗在東宮久被譴宗周抗疏言之帝不  
省時中朝有艱黨宣黨戚與東林爲難宗周上言東林樹憲成講  
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輩皆賢人于王立丁元薦亦  
較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  
可也黨昆宜必不可黨人大祥御史孫光裕上疏力誅帝不問乃  
東林書院志

李之九

主

諸告歸天啟元年起僊制主事抗疏言魏進忠導皇上舉射獵  
而奉聖夫人客氏出入自由無以閤內外且一舉逐諸臣三人  
一人皆出中旨左右將日進屬大澤色指鹿爲馬生殺子奪國  
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閣壘乎進忠者即魏忠賢  
也帝大怒欲重譴之大學士葉向高等力救乃停俸半年尋以國  
法未伸請殺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殺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殺  
滿李如顏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殺高出胡嘉棟  
應乾牛維曜劉國綽傳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進李三才爲兵部  
尚書錄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許臣楊廷樞重慶等以作故  
節削幾之氣帝切責之罪德光祿丞尚寶太僕之卿未幾移疾歸  
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已逐東林殆盡宗周因辭忠賢責以  
矯情朕世遂削奪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辭不許明年九

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速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者非兵事乎蘇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來甲者而陛下銳意中興刻期出師當此三空四虛之秋竭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因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憫然痛癢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議求者皆指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以雜派科罰不足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釅朴日變道路哀聲小民至賣妻鬻子以應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振糾人人拘之不振拘於是名實素而法令滋煩者特嚴賦

東華書院志 卷之九

三

吏之諫自辛義以下生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威導之以德將人入有士君子之行而無徇競之心所謂禁之未然也今一切誅漢及指稱賄賂者即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誣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衰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多奔走集事之人以適其爲精明以告許爲正直以便給爲才諳又安得賢者用之即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慕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有勸進譴諫已耳陛下所樂嘉勳出諸臣意求不免有自前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譴諫者因而聞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守一人之聰明而使臣下不得盡其忠則耳目有時壅塞一人之失斷而使諸太

夫國人不待衷其是則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而今猶焉蘇未了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君子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醞醞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然遠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曰歸於堯舜矣帝謂宗周詰疎罔而嘉其忠盡下所知之未幾掃城戒嚴帝不脫朝章泰多留中不報傳旨擬布囊八百中官脫獻馬驛又令百官進馬宗周曰是必有動上以還幸者乃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陛下出御皇極門廷見百僚明言宗周山

東華書院志 卷之九

三

使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早決廟謨俯伏待報自慶茲暮中官傳旨乃退又造內閣言之諸閣臣唯唯而已帝用蒲桂爲武經略使中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宗周言蒲桂不勝任而宦官典兵必誤國不報已而桂果敗時逆黨雖定其遺黨猶在朝衆國家多事謀傾東林去之大臣韓爌錢龍錫李邦華喬允升曹于汴張鳳翔胡世賞朱世守一時並斥順天巡撫方大任夙附東林亦疏誅逆學宗周言廣于汴立身無玷鳳翔胡世賞有才世賞世守端謹以時艱誅誤方至望賜環而思者鼓掌稱快且朝夕倡黨論以肆羅織夫兵禍亟正臣子臥薪嘗膽時何暇立論還報復至如大任者謂非一馬道學無以自脫於東林而不知立論之弊所聞世道人心不淺也疏亦不報蒲桂既死帝出馬世龍於獄命爲總選任假鳳真總督御史吳阿衡監軍宗周劾三人不足用已復進廟天

承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誅漢重者杖死輕者簡去朝者中牛柴薪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厥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銀鍊爲忠直蒼鷹乳虎虎踞於天下矣願皇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斯天承命之一道也夫歲貢征節節迫追呼閭閻餓殍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瑛以行李被計於監司延方黠賈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述於天下夫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傷力則斯天承命之又一道也然陛下天之宗子而黜臣宗子之相也陛下蒙上求賢參大政者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已排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功導人主以富強職天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三

下土崩之勢周廷儒溫體仁見疏不釋以時方澇雨而崇周釋疾指爲僞寒澈帝恚疑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宗周條畫以對廷儒輩不能難京尹爲卿重遷轉之階無舉其職者宗周政令一新迎衆家尤力聞人言事輒不應或相詬誶宗周治事自如武清伯蒼頭殿諸生宗周痛捶之枷武清門外嘗出見侵人龍體焚之通衢囑恤單丁下戶備至居一載諸病婦都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嚴慎行林鈺及宗周名上詔所司教趙宗周周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與鈺同入朝帝問人才兵食及漕稅宗周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

人心當先寬宥有司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帝又問兵事宗周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則遠人自服帝舜羽舞而有苗格願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對畢起出帝頗溫體仁迂其言宗周輔政宗周他周旋授工部左侍郎輪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開多未得要領者首局意於還功而罪咎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已巳之役謀圍無良朝廷始有贊輕士大夫心自此耳日參于近侍腹心背于干城治術尚刑名政體歸寬濫天下事日壞不可救厥術司議察而告奸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仰成獨斷而詭謀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維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如生之德意泯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三

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衰疎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銳殺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通敲朴繁而民生瘁嚴刑重飲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遠而封疆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備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廢於督撫朝廷勤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便生靈益重炭一且天廟聖衷微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雄奸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流心溝壑以聯奉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卑辭報能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懇坐辜使朝寧無吁咻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鮮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繼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至輕改作必法堯舜之恭已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

而治以忠厚培國脈并法三王之登廢施仁至誠相循以收天下  
浮渙之心世而且還內廷擇降之役杜後世宦官之弊正情帥失  
律之陳杜人後世無簪纓之憂備天潢改授之途杜後世宗藩之  
臣齋內帑巡行郕國爲招撫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遠  
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謀策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矣  
特於觀兵或載入帝怒甚問閣臣擬屠豎不稱令再殺擬擬上帝  
輒斬其魂甫間起行數周已而意解但降旨詰問謂當虛心酌處  
且獎其孝直宗周感激遂釋陳人心道心之辨勅帝統中以下皆  
大僕姚鼎價有詔願崇者乃禮體仁人心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猶  
助又謫罷明年朝魏宗周以輸貨免親爲大學國帝雖不悅心最  
其忠益欲大用禮仁體道慕山陰人許朝統論宗周道學有餘才

美

謂不足帝以明同邑知之真遂以其秋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督被兵遂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已之變誤國者衆矣猶一人小人竟憐門戶之怨思已者概坐以崇煥黨人造蜚語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廢文法日繁照同日甚朝政日隳遼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已已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滿載中樞也而倖之專征何以服王治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遠也而責之義非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逆勦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追遠案詰實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八縣之生靈結一飽暖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輕輦張鳳翔科王邦華諸臣之夷貳或去豈者爲與已驅除今不難以同已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罔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韋諷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辟

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覆斯言爲萬世辨奸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奸進陛下鋒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陛下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尚絲繁而臣下出屑吹求以爭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以忠之類究其用之類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所不覺矣天下即乏才而至爲用出中官而下陛下每當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連通當臨德復有道又重其體統等之總督中官總督將五總督何地總督無機將置撫按何地是以對觀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周以相引重而君子獨孑然自異故自方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選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復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君子也

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即不

東林書院志

卷元 制傳

主

年

用其言何三拜頓其入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廷君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弊者成德傲更也而所以賊成何以蕭應寶之令申鄭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其須有無貲則何以昭抑懲之典至鄭芳久于鄉誼而杖母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慶孟引繩批根即向彈除異已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生厲陷至今爲梗隱臣之謂也號荒帝大雅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士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遂推不稱言帝臨朝而嘆謂大臣到宗周消正故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肅治化凡數千言所以規切君身者甚至帝優旨報之明



年八月未至權左都御史力辭有詔駁延踰月入見文華殿帝問  
都察院職事安在對曰在正已以正百弊必存諸中者上可對野  
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有弊則而衆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  
抵肅職掌在是而責成恕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  
遂帝曰卿力行以付朕望乃列建道授員法守崇國體清伏奸慝  
官邪簡吏治六事以獻帝褒納焉俄知御史詹士獻嚴雲京薦袁  
愷成勇帝並從之其後上獻受李自成竊職卒爲世大禍中書王  
育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行肅宗周上疏自劾二人並獲罪京師戒  
嚴請旌死事虛象昇而進戮譴國奸臣楊嗣昌建狀尼督將左良  
玉防閑以備及攻防潞以備誘誘防通津臨德以備南下帝不能  
盡行問十一月召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珠熊開元以言事下詔  
獄宗周約九卿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宗周愕然謂規曰今

東林書院志

卷九

劉傳

三

日當空暑爭必改發刑部始已衆皆許辭及入對御史楊若橋應  
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宗周曰邊臣不諳戰守屯戍之法  
專恃火器近來陷城被邑豈無火器而然我用人之制人人得之亦  
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若望作奇巧惑主心乞放還  
本土永絕異教帝曰火器乃中國長技若望特令監試耳宗周曰  
火器終無益成敗國家大計以法紀爲主大帥號尼援師還遼奈  
何反茹恩爲此紛紛無益之舉帝乃令議督撫去留宗周請先去  
督師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  
原禍始更較易職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目前弊端非常治之道  
也帝變色曰前不可追今善後安在宗周曰今日第一議在陛下  
問諸布公公天下爲奸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  
天下更始帝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成壞已極當如何宗周

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帝曰賢者  
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  
平斯言今日誠切也論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劾張綱曰才望取  
過事敢前軍士畏敵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劾張綱曰才望取  
內位則有餘實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帝曰濟變之口先才後  
守宗周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  
帝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宗周曰他不具論如范  
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  
操守爲至帝色解曰朕已知之敕宗周起時吏部尚書鄭三俊以  
病不入戶部尚書傅淑訓申救姜珠熊開元帝不納宗周出奏曰  
陛下下方下詔求賢二臣遂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官下詔獄者有之  
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如臣宗周屢以狂妄寬貸須臾詞臣黃道

東林書院志

卷九

劉傳

三

周亦以意直復原職臣等何幸蒙便遇之典二臣何不幸不遵法  
外恩帝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宗周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  
朝廷待言官有善言可用用之不可量之即有應得之罪亦當付  
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帝怒曰法司錦衣皆謂官何公  
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  
可問乎宗周曰掌錦衣者皆胥吏子弟未必盡善知履義每聽寺  
人役使仰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不可不付法司也帝  
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詞色甚厲宗周附罪諸輔臣乞有倚  
書林欲得張國維徐士麟范景文侍郎馮元祿皆申救帝曰開元  
此疏必有主使疑即宗周食都御史金允宸爭之力帝益怒并命  
譴處五府助臣亦出班求帝帝不聽命宗周附罪諸輔臣乞有倚  
貶三快遇用諸輔臣持不替仍至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責其復得

偏迂竟斥為民廷臣先後請留者至數十雖帝堅不聽歸二年而京師陷宗周勸吳徒步衛戈前杭州實楚撫黃鳴駿與袁討賊賊以鎮靜為言宗周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明外不思枕戈泣血敬屬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選避計耶鳴駿雖明日復馳之鳴駿曰發喪必待哀詔宗周曰噫此何時也安所得哀詔哉鳴駿乃發喪吳臨宗周謂師期鳴駿以甲仗未具封宗周知其不足有為乃與侯待師米大興敗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宗周故官宗周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其年六月疏陳時政四事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號中都東院徐淮北按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勇

辛

不遠請以臣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禦壓淮陽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潯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慎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師封賞執當軌道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雖不當封者武臣既溫文臣隨之外臣既溫中隨之惡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修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偽官而叛者有受偽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重官分別定罪為戒將來至於偽命南下徘徊願逆之間實賈有徒必且倡為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官爵

賊人秦流晉浙過畿南遠近河海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北陷北陷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問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殲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圍之策都兵權於關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聖覽一介問道北進檄燕中父老起舉上名王哭九廟屏梓官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關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謀共奮事或可為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豈從昭雪自應援先帝遺詔及之今乃藥用新恩誅閔定策前後臣書暢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臣不職者始詔新其官宣付史館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劉勇

辛

中外為懷勳而馬士英高傑劉澤清深疾之宗周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寶子之乃有冠屨傲勢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庶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俊言定策挑派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家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翻翩起矣矧知兵之名則逆黨可以燃灰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閑部諸臣且次第言去矣中朝之黨論方興何暇圖河北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匡匡攬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乘若騶子浸有尾大之憂淮揚失事不難遽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策焉則亦恃士英羽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舊汎地而置若奕棋洵洵為連雞之勢至分剖江北四鎮以謝之安得不啟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倡之也京督自祖宗以來皆熟臣為政樞武佐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兩臣當九德之命則士英有

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自古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制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辦陰陽消長之幾出土英仍督屬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亦當自准而北歷河以南別開兼府與士英相衡角京營提督獨斷廢之書之史冊為弘光第一美政王便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伴兵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莽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其私人朱統繼進勅宗周請接應鳳陽蓋以鳳陽商榷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據立潯王其兵已伏丹陽營為備初倚東林極重宗周至是恨甚遣客刺之條亦遣人行刺時宗周居丹陽佛寺危坐終日前後所運判者詢其生平俱不敢加害而去會黃鳴鑾入覲兵抵京口與防江兵相擊關士英以統制官為信亦震怒頃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之澤清勉就至言宗周勸往鳳陽為謀不忠料事不智抗稱草莽孤臣無難陰懷復不義欲誅臣等激變士心召生靈之禍不仁劉良佐亦疏言宗周力持三案為門戶至盟倡義親征圖吳鑑之自為居守司馬鑑之開城拒君陛下既不為諸將所容莫若順成其志暫幸鳳陽疏未下澤清復草一疏署傑良佐及賁得功名上之言諸人往以挺擊紅丸謀害皇祖母皇考今處迎立時又力載求澤誠誣聖德非臣等與馬士英朱國弼飲血訂盟跪書約史可法初載則天位久屬他人宗周等謀危聖躬已見于駐鳳陽一疏鳳陽無城郭止有高牆陛下新承大統欲安置于烽火凶危之地此必非宗周一人逆謀乃妾曰廣吳姓合謀也曰廣心雄胆大行偽言堅不快陛下之得位故當通死黨宗周先誘除內外甥戮諸忠然後迫劫乘輿遷居別都耳乞遽曰廣等三奸付之法司明正

其謀危君父大罪如姓宗周入都臣等即渡江赴闕面討其奸正春秋討賊之義疏入舉朝大駭乃傳諭諸人和衷集事宗周不得已以七月十八日入朝初澤清疏由遣人錄示僕僕曰我輩武人乃預朝事耶得功亦馳疏明不預聞士英尼之不上可法不平遣使備詰諸鎮咸云不知可法遂據以入告澤清聞之即言疏實已草而夏佐等知狀可法駭議公疏臣不知其何心宗周既入都士英不使人入對給事中陳子龍以為言不忤宗周而視事即引董仲舒官請正心以正朝廷會設東廠給事中袁彭年爭之被論宗周復力言其冤尋爭阮大鍼必不可用皆不納九月遂抗疏乞休歸許乘傳給登極恩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毋以近娛忽遠敵國家不幸遭此大變今紛紛制作似不復有中原志者土木崇矣珍奇集矣俳優雜劇陳矣內豐充廷金吾滿座戚畹驕閹矣謹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夫昌言路拒官常亂矣所謂拒近娛而忽遠圖也一日振王綱無以至恩傷臣紀自陛下即位中外臣工不日從龍則曰任命一推恩近侍則左右因而秉權再推恩大臣則問部可以兼柄三推恩勳舊則陳乞至今未已四推恩武弁則疆場視同兒戲表裏呼應不自天子出所為義至恩而傷臣紀也一日明國是無以邪鋒危正氣朋黨之說小人以加君子隴國家空虛之禍先帝未遑可鑒也今更為一元惡稱冤至諸君子後先死於黨死於徇國者若有餘戮朕所由止以一人進用起無限風波動引三朝故事排抑舊人私交重君父輕身自樹黨而生他人以黨所謂名而殺機先動於溫體仁殺運日開怨毒滿天下近郊貪吏之誅不經提問遽

丹罪名木科罪名先追贖罰假令有焉好善之巡方借成德以相  
推相又執辨之又職方戎政之奸弊道路賈有煩言雖衛臣有不  
敢問者則厥術之誤何為徒令人主虧至德傷治體所為急刑名  
而忘教化也一日聞邦本母以外幕陳內憂而准揚告變未幾  
而高黃二鎮又治兵相攻四鎮類兵各三萬不用以殺敵而自相  
屠毒又日頃朝廷購和今日這一使明日這一使何為者夫以十  
二萬不殺敵之兵索十二萬不殺敵之餉亦必窮之術耳若不稍  
裁抑惟加派橫征需一二蒼鷹孔虎之有可以天下徇之已矣所  
謂橫外募而陳內憂也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京不守六月壽王  
降杭州亦失守宗周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有勸  
以文謝故事者宗周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田里  
倘有望于中興也南都之變至自上棄其社稷倘曰可以死可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九

墓

無死以俟暴起有人也今吾越又降矣老臣不死倘何待乎若曰  
身不在位不當與賊為存亡獨不當與土為存亡乎此江萬里所  
以死也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  
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  
與門人問答如平時竟以閏六月八日卒年六十有八

奉水春先生墓誌銘

高榮龍

夫人子弟樂與善人居必善人也吾嘗以此驗人百不失一近世  
名家子吾得一焉曰奉水春先生其所廷於家北而旅事者為吾師  
澄泉茹先生吾同年業參之吾友露季思吳子往四君子深謀法  
度他子弟貌影匿避秀熙獨山岳崇之芝蘭親之非見善不及者  
哉季思子往至余水居秀熙亦時時來靜生一日問余余曰子以  
何者為心曰方寸是也余曰未也特其位耳曰思慮者是也曰未  
也特其用耳曰舍是尚有心乎余曰子以眼前虛空者何物曰虛  
空則無物矣曰何者為天曰穹然上覆余曰皆非也無之而非天  
無之而非人心湛然無欲一腔六合一物也秀熙躍躍喜曰久  
矣哉欲封之矣一日問情余曰人心之迷常在至近如子之族大  
族也飢者與者日當吾前而漠然視之是其心猶而不生又何言

東林書院志  
卷九

墓

修秀熙又躍躍喜曰念之素矣嘗欲嗣吾宗雙孝子以南畝三百  
畝近崇之園者而未述也凡秀熙之可與語類如此其人孝悌人  
也事所後母諄痛人所生母吳孺人交盡其力吳孺人嗜菽菰人  
亡終身不忍食與兄震玉公弟華玉公自飲食至產殖必共必均  
秀熙其不愧其先矣自奉甚朴食不求珍衣不重綺每冬寒歲飢  
病憊者聚凍者進碎者以為常吾嘗謂秀熙之可使為善如水之  
赴於堅火之赴於薪不可便為不善如取火之不可於方諸取水  
之不可於陽燄可使善人如耳如師曉之音口入易牙之味不  
可使就不善人如刺之不容於目如臭之不容於鼻歸至則一息  
萬曆丁未十一月廿二日余居水居秀熙令人逆余歸至則一息  
如縷令諸子拜床下張目視余端坐舉手而吸嗚呼若秀熙者全

歸矣又何難焉亦熙字也名爾載別號水庵亦熙沒記其大及所  
齊與薛者如此銘曰已乎彥熙使其達耶登賢選良與吾人乎初  
朔即其第耶載誦載勝偕幽人乎徜徉孝悌可植家人之坊慈惠  
足貽祭人之康天獨不令其年之長已乎彥熙湖山蒼蒼湖水澤  
泮大蓋為字大鬼為床三十三年旅寓者皆億萬斯年永完者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五

宿仁賓先生傳

高世泰

丙申仲春泰舉業於東林之燕居廟同志會集迎主入道南祠者  
三一為仁賓宿先生一為勸養華先生一為幾亭陳先生三先生  
皆與先忠憲交契而仁賓先生交最久忠憲命三子師事之者十  
有六年砥礪相質者三十餘年瑣瑣起先生從松陽桂冠隱居者  
述以八十一終邑之後學皆知先生為端人為進學為循吏為異  
中奮偶人無間然茲舉非有阿好也先生諱慶龍字龍古別號仁  
賓少年為名諸生丙午魁南畿先忠憲序其稿有無不讀之書無  
不了之義不持一刺不取一文等語顧巡陽薛玄臺先生輩俱以  
畏友目之六上公車不第以親老就蘇令松陽問民疾苦先卸勾  
軍因上兩臺請得三大忠及平田六大議諸廢具舉浙中噴噴誦  
卿君時同志在朝將以卓異發先生會藏造監李貲附魏忠賢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五

疏殺六君子株連黨禍時先生亦幾為松陽分生所陷乃有鳳凰  
琴其隄謀泄而解先生得歸歸而杜門不出惟取周易一編向裏  
先忠憲及敬新毅先生魏華吳先生輩所探索淵玄者益朝夕羣  
思得給約歸年而易纂全書成若謀見說苑詩經春秋諸註五經  
百家類纂古今類書皆生平抄記不輟食以飽口息以為枕者也  
八十餘夕夢瑞文先忠憲共聯不睹聞義勇有黃冠告以九九  
歸至八十一而逝先生之去來真有關於斯道也已

姜同節先生傳

明史稿

姜志履字立之丹陽人萬曆十七年進士歷建昌衛州推官八為大理評事三十三年以因多疾死疏言狂狷之間一日斃十五人積日而計亦何紀極又況海內小民罹災饑而轉死溝壑及為礦稅所羅織紹瑞所獲嗟合兇畢命者又復何限乞運為矜宥勿久淹繫且盡除礦稅毋使宵人竊弄冠禍感庶蒸黎不報歷刑部員外出為泉州知府遷廣東副使並有聲進山東布政使分守登萊瀋王封國河南紹陽田二百萬畝跨山東湖廣境及既之國道中貴徐進督山東賦勢甚張志履抗疏曰臣所轄二鄉民不聊生且與倭鄰不宜有藩府莊田以擾茲土也明甚且自高皇帝迄今累十餘世封王子弟多矣有賜田二百頃延運數十郡者乎繼此而封尚有瑞惠桂三王也倘比例以請將予之乎不予之乎不予則東林書院志

李元

李元

賀亨陽先生傳

高正生

先生姓賀氏名時泰字叔文湖廣江夏人平時慕交遊與同里郭郭伯文數諸公同學齊名文義貴顯立節于朝先生隱居明道子野難家貧日甚仍與然自如嘗遇成除不能具一杯羹以二母為豆二升易三日禮慶歲賦詩自勵曰清苦丈夫志風霜善自持陽和非不愛義命貴安之是時長君文忠公尚幼風度蕭整屹如莊士先生目顧而心許之自是益樂侃談子遠長君貴仰大書廳事云當年錦豆未忘念此日兒孫勿妄思以故長君自釋褐及授命成仁一惟奉先生教不敢忘先生規風矩雅素為鄉黨模楷比子郭有道卻安樂年二十七思耳聾自念奉親遺體易由全歸一日兄先忠憲公依府堂取道不意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辨析凡數十條先大夫視學老中時東林書院志

李元

李元

汪鵬舉先生傳

張夏

汪康謫字淡東南直休寧人精研理學以崇陽爲宗弱冠舉於鄉  
高層癸丑成進士授諸暨令摘奸剔弊不避權貴胥吏部郎監草  
場盜防有功司庚陽清值白蓮煽亂爲捐俸籌防禦賊知有備從  
他境去遷郎中出守漳州嘆曰是崇陽舊治也一考故憲中之爲  
自約者八約屬者三又有八禁五不侵者爲今皆實心實政數載  
積獄全活多人有汎海遭颶風者七十四人鎮將及僚佐利其金  
誣坐爲寇獨廉其實盡釋之漳故有洋餉上供外歲募數萬亦織  
毫舉染舉草第一推漳南麥番適獲匪徒惟爲同門友嘗授  
意招致潛裏不從守漳三載迄不通一字推銜之大中丞周起元  
坐罪數萬下漳州籍沒士民洶洶泣訴漳哀泣謝之乃開其事不  
累漳一人益忤璫意惟性疏上遂矯旨削奪閩命通行窮甚至累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四

臧曇以生行李去漳三載民思其德奉祀朱文公祠額曰新安兩  
夫子崇顯改元權福寧兵憲時閩海多事爲之廣什伍集亭庫嚴  
接濟嘗以元旦馳師賊不及備斬賊無算且謂使功不如使過海  
并有戰勇絕人者重囚有謀勇出死力者破格用之屢奏奇功犯  
平以疾告歸日講學天泉還古兩書院精治術書原本朱子之意  
而爲之莊簡諸兄弟立約按季出錢用資貧乏名曰信與會宗黨  
類之自初仕以至宦成從未至郡邑干謁歷官二十餘載清貧如  
故見地靜定過死生利害絕不以動其心年六十八卒所著有書  
傳刪補萊蕪園集問諫後紀行於世學者稱鵬舉先生

李元冲先生傳

陳鼎

李復陽字宗誠江西豐城人萬曆癸未進士授無錫縣令蒞任總  
役最均惟科有法戊子己丑歲凶加以疫癘捐俸出錢以蘇民困  
循行阡陌訪問疾苦鄉老莫不樂親焉向爲江右李見羅門人傳  
止修之說至是與顧憲成講學貴官時高攀龍年方二十五往聽  
之躍然喜曰吾學其有與耶後乃相與開講席立文會朔望紳士  
畢赴三年四境大治陞吏部與意成同佐計事以考功郎趙南星  
降調同憲成上疏略曰頃者皇上切責吏部專權結黨趙南星降  
調外任臣等與南星生平以道義相期許及在同部又以職業相  
切劇惟茲內計之興始而諮詢繼而商確臣等皆與焉今南星被  
罪臣等獨何辭以免伏惟皇上擴天地之量垂日月之明念南星  
自謀則拙謀國則忠還其原職以示任事者之勸無徒快彼察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四

人之心倘始終以爲專權結黨乞將臣等一併罷斥無令南星獨  
戴其實不報其切直如此歷選通政司左叅議卒學有稱元冲先  
生後復繼以其疏致南星斥爲黨人削奪崇禎立乃復

周懷魯先生傳

高世泰

周公諱孔叔字懷魯江西南昌人也登萬曆年間進士初令臨海以循卓敬入爲御史通越考功劾鄭論時事忤當路有客諷公紆之公不應更奉常王池應召而北公時爲督學約王池偕許京兆少微啟諸執政請行東官三禮久之執政謀欲先大婚而後册立公又與王銓都澤生力言其不可當三殿之災也諸公率稱俸佐大工有所知請公行實及臺省矣公曰是何薄待吾君之甚也且再待吾君以好貨則稱俸假令薄待吾君以好色將何捐所知勉然而去其立朝大節卓卓如此及更無江南遠類端文公與先忠憲公典復東林書院公情督學楊公觀察蔡公過東林率諸士大夫議正心修身之學遂與顧端文先忠憲訂爲石交每事咨詢疏稿多屬兩先生鑒定而公之善政亦滿江左如舉劾各屬賢否備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聖

歐陽宜諸先生傳

明史稿

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母病嘔血踰而食之舉於鄉縣令謂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舉萬曆十七年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詣賑於上官不應遂自廬於朝生幾寒停俸然竟如所請稍遷南京刑部主事劾祭酒馮夢龍兩廣總督侍郎陳大科不檢兩人遂罷去進郎中稍遷平樂知府撫諭生徭皆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猶漸知禮儀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以才兩常州布推瓦器胥吏不能率一錢爲奸人劇盜且盡憲成庫講學爲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于家其後閩人曾標知常州府事役與東林無錫人合祝東鳳率標曰三公祠

東林書院志

卷之九

聖

東林書院志卷之九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

列傳四

魏郭國先生傳

明史稿

魏大中字孔時嘉善人自爲諸生讀書砥行從高攀龍受業家酷貧意豁如也舉於鄉家人易新衣冠怒而毀之第萬曆四十四年進士官行人數奉使秋毫無所授天啟元年擢工科給事中湯壽潛李如楨既論大祥以食都御史王德完言大學生韓爌違授有減死大中憤抗疏力爭詆德完脫節不振盡喪典刑語并侵襲帝爲詰責大中而德完意甚言棄不舉李三才爲大中所惡兩人互譏許疏屢上熈亦引咎辭位御史周宗建徐揚先張捷徐景源溫學璜給事中朱欽相右德完交章論大中长期而後定明年偕同官周朝瑞等兩疏劾大學士沈淮諸侵魏進忠客氏及議紀九事力請東林書院志卷之十

卷之十

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二

列事輪實爲監生用計或齊楚浙三黨舉東宮伴讀王安賢而知書傾心結納與談當世流品尤熙之際外庭倚劃一燈而安居中書以次行諸善政文官交關力爲多魏忠賢既殺安府丞邵輔忠遂勒文官覓其監生既出都復逮下吏得木減益游公卿間與馬晉張溫戶外大學士葉向高爲內閣中書大中及韓爌趙南星楊選左光斗與往來頗有連會給事中阮大鍼與光斗大中有隙遂與允備定計囑魏劾文官并劾大中親陋心險色取行連與光斗等交通文官肆爲奸利疏入魏忠賢大喜立下文旨詔獄大中時方遷吏科上疏力辨詔許履任御史袁化中給事中甄淑等相繼爲大中光斗辨大學士葉向高以舉用文官亦引罪求罷獄方急御史黃尊素語與魏劾劾曰文官無足惜不可使糾糾禍由此起備領之獄詞無所遺文官廷杖魏職率及者復覓大中乃遵旨履任明日鴻臚報名面恩忠賢怒矯旨責大中互訐未竣不得赴辭任故事鴻臚報名狀無批諭旨若舉朝駭愕魏亦言中言不宜擢出大中乃復覓事未幾楊選魏劾忠賢大中亦率同官上言從古君劉之弊非遠能禍人國也有忠臣不惜其身以告之君而其君不惜乃至於不可救今忠賢擅威福結黨與首殺王安以樹威於內繼逮劉一燈周嘉謨王紀以樹威於外近且號三戚冤家人以禍威於三宮深結保衛客氏伺陛下起居廢布傳應星陳居恭傳趙敬章通朝中聲忠人怨於下天怒於上故達不惜粉身碎首爲陛下力陳今忠賢擅權罪狀陛下悉引爲親裁代之任咎忠賢陛下得溫旨即出忠賢手而連之疏陛下且未及省覽也陛下責爲天子致三官列煩盡寄性命於忠賢客氏能不寒心陛下謂官禁嚴番外庭安知枚乘有言獄人弗知莫若弗爲未有爲其事而能

人不知者又謂左右屏而聖躬孤立大陸下一身大小臣工所  
據術何藉於忠賢若忠賢者氏一日不去恐禁庭左右忠忠賢者  
氏之人非陛下之人陛下真孤立於上耳忠賢得疏大怒矯旨勿  
議尚有以罪也大學士魏廣微結納忠賢表裏為奸大中每欲  
糾之會孟冬將軍廣微僥倖後至大中遂抗疏劾之廣微憤益與  
忠賢合忠賢勢益漲以廷臣交攻詔示敘職且曲從諸所奏請而  
除伺其隙迫吏部推辭應祥巡撫山西廣微遂舉所親陳九疇劾  
大中出應祥門推舉不公貶三秋出之外盡逐諸正人吏部尚書  
趙南星等天下大權一歸於忠賢明年逆黨聚聚復劾文官再  
下詔獄黨黨許顯純白劾廣微以上南星趙光斗大中和李若星毛  
士龍袁化中穆昌期鄧維翰漢化龍蘇士晉夏之令王之采  
徐夏彥熊明遇周朝瑞黃龍光顧大章李三才惠世揚施天德黃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三

正賓筆無所不牽引而以進光斗大中化中朝瑞大宣為受佛錢  
無延弼師大中坐三千塢自供述下詔獄鄉人聞大中逮去號泣  
送者數千人比入獄撫司顧純庵刑拷訊血肉狼籍其年七月獄  
卒受指與進光斗同夕斃之故遲數日始報大中死屍腐敗至不  
可識莊烈帝嗣位忠賢被誅廣微施九疇等環並罷逆案大中贈  
太常卿諡忠節

楊大洪先生傳

明史稿

楊進字文淵廬山人為人磊落負奇節萬曆三十五年成進士除  
常熟知縣舉廉吏第一擢戶科給事中轉兵科右給事中四十八  
年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遂偕諸給事中御史四十  
學士方從哲御史左光斗起從哲問安從哲曰帝諱疾問左右  
不敢傳進曰昔文路公問宋仁宗疾內侍不肯言路公曰天子起  
居汝曹不令卒相知將身有他志遂下中書行法公減日三問不  
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事自濟公更當宿閣中曰  
無故事遂曰路公不可史志壞此何時的問故事耶趙二日從哲  
始率廷臣入問及帝疾亟太子尚踰講官門外進光斗遣人語東  
官伴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常慈當力請入侍帝果龍顏薄  
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八月丙午朔光宗嗣位趙四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四

不張都人宦官鄭貴妃進美姬八人又使中官崔文昇投以利劍  
帝一晝夜三四十起而是時貴妃據乾清宮與帝所寵李選侍相  
藉貴妃為選侍兩皇后封選侍亦請封貴妃為皇太后帝外家王  
郭二戚晚稱禍朝士泣怨官禁危狀謂帝疾必不起文昇藥故也  
非誤也鄭李交甚同包藏禍心廷臣聞其語憂甚而帝果薨禮部  
封貴妃為皇太后進光斗乃倡言於朝共詰責鄭養性令貴妃移  
宮貴妃即移慈寧進逐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且曰外廷  
流言謂陛下與居無節侍御盡感必文昇藉口以掩其用藥之奸  
文昇之黨煽布以預杜外廷之口既預聖躬又斷聖德罪不容死  
至貴妃封號尤乖典常尊以過母若大行皇后何尊以生母若本  
生太后何請亟疑前命疏上越三日丁卯帝召見大臣并及選且  
宣縮衣官校眾謂進東許官必廷杖獨從哲為解從哲勸進引罪

建抗聲曰死師死耳連何罪及入帝溫言久之數目連語外廷亦  
信流言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再召大臣皆及連連以小臣損顛  
命感激誓以死報九月乙亥朔昧爽大臣皆入詣大臣問蕭  
李復推連曰由是豈可託幼主者請見備皇即呼萬歲擁出乾  
清門居慈慶語未畢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燾韓爌至連趨諾大臣  
共趨乾清宮閣人持挺不容入連大罵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受  
駕若曹不聽人欲何為閣人却乃入昭華臣呼萬歲肅於初六日  
登極而奉駕至文華殿受羣臣謁呼萬歲市中官內暨從從閣出  
大呼拉少主何往主年少少畏人有挽衣欲牽匿者連倍而河之曰  
殿下羣臣之主四海九州莫非臣子復畏何人乃擁至文華殿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五

早奉駕入慈慶宮當是時李選侍居乾清一暖床日殿下暫居此  
侯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官羣臣遂退議登極期諸紛紜未定有  
請改初三者有請於即日午時者連曰今海宇清晏內無過庭之  
嫌父死之謂何令飲未畢哀寃臨朝非禮也或言登極則人心安  
連曰安與不安不在登極早暮處之得宜即朝委矣何害議定出  
過文華殿太僕少卿徐養量御史左光斗至責連誤大事唾其面  
曰事朕不濟汝死肉足食乎連為嫌然乃與光斗從周嘉謨於朝  
乃言選侍無恩德必不可同居明日嘉謨光斗各上疏請選侍發  
官初四日得俞旨而選侍聽李連忠計必欲與長子同居惡光斗  
疏中式諸議皇長子加光斗重譴是日連逃內監於麟趾門  
內登備言承連正色曰殿下在東宮為太子今則為皇帝選侍安  
得召且上已十六歲他日即不奈選侍何若曹輩身何地怒目張

之其人退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張漢入東宮門張州告曰選侍欲  
垂簾處光斗汝等何得晏然連曰無之由皇極門九卿科道議上  
公曉未決初五日傳聞欲緩發官期連及諸大臣畢集慈慶宮門  
外連語從哲題之從哲曰選亦無害連曰昨以皇長子就太子宮  
猶可明日為天子乃反居太子宮以避宮人乎即兩宮聖母如在  
大死亦當從子選侍何人敢欺藐如此時中官往來如織或言選  
侍亦願命中人連斥之曰諸臣受顧命於先帝先帝自欲先顧其  
子何者先顧其嬖孽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若曹豈食李家祿者  
能殺我則已否則今日不殺死不去一燈臺諫助之詞色俱厲聲  
徹御前皇長子使便宣前乃退復抗疏言選侍陽託保護之名陰  
圖專擅之實害必不可不移臣等言之在今日殿下行之在今日  
諸大臣贊決之亦惟今日其日選侍遂移居仁壽殿明日庚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六

景宗即位自光宗崩至是凡六日連與一婦嘉謨定宮府危疑言  
官惟光斗之餘悉聽連指連發奏盡白帝亦敢稱忠臣未幾連  
兵科都給事中御史馮三元等極疏熊廷弼連疏論其事獨持平  
旋勅兵部尚書黃嘉善八大罪嘉善罷去當選侍之殺官也連即  
言於諸大臣曰選侍不殺官非所以尊天子既殺官又當有以安  
選侍是在諸公調護無使中官取快私讐既而外廷惡流言謂選  
侍備受逼迫御史賈繼春上書內閣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之  
立極曰孝未有當新君御極之初首勅主上以違侍先帝遺疏庶  
母表裏交指羅織不休如李選侍之事者先帝彌留之時親諭諸  
臣選侍曾產數胎育有幼女欲厭厭情事草木感傷而玉體未寒遂  
不能保一姬女願委曲調護令選侍得終天年皇幼女不虞意外  
于是光斗先上疏述移官事而帝遂降諭言選侍氣數盈母及要

與傳封皇后與卽日欲垂簾聽政詔又言今奉春李氏於殿覽宮  
尊嚴不敢忘大學士從首封還上諭帝復降諭言廷侍過惡而自  
白肅者便厚得廷臣知未幾慶賞與帝論內閣言廷侍暨皇八  
林無恙而是時給事中周朝瑞謂繼春生事繼春與相謀謀乃復  
上書內閣言當日移宮立刻舉逐伶仃之皇八林入井誰憐嬌寡  
之未入人嫌無其孫先帝一妾一女遠不能庇通國嗟憤泣下需  
衣朝瑞與辨駁者再連恐繼春說逐亦上敬遣移宮始末疏且  
言還侍自裁皇八林入井並語何自臣安敢無言臣寧使今日許  
還侍無辜使後官不逮不幸而成女后獨賢文書桐制垂簾之事  
帝優詔褒述志安社稷復降諭備述宮掖情事繼春及其黨益忌  
進詆詭結王安圖封拜進不勝憤冬十二月抗章乞去即出城候  
命帝復褒其忠直而許之歸天啟元年春繼春按江西還抵家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七

帝諸論乃具疏陳上書之實帝切責罷其官連繼春先後去獲官  
論始息天啟二年起連繼科都給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明年冬拜  
左食都御史又明年春進左副都御史魏忠賢用事羣小附之懼  
衆正盈朝不敢大肆遊益與趙南星左光斗魏大中並放揚風機  
勢直善類抑檢邪忠賢及其黨衛大骨遂與汪文官獄將羅織諸  
人事難獲解然正人勢日危其年六月連達抗疏力攻忠賢列其  
二十四大罪言高皇帝定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祇供掖廷澆掃  
進者法無赦聖明在御乃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如東廠太監魏  
忠賢者致刻其罪狀為陛下言之忠賢本市井無賴中年浮身貴  
入內地初猶謬為小閣臣自忠賢擅權多出傳奉或傳自內批壞祖  
宗二百餘年之政儼大罪一劉一燝周嘉謨顧命大臣也忠賢令

孫保論去急於聽已之忌不容陛下不改父之臣大罪二先帝賓  
天實有嚴禁孫慎行鄭元標以公族誅諸忠賢悉排去之顧於黨  
護還侍之沈淮曲在劉綎終始如婦王親亂賊而智悉我大罪三王  
紀德羽正先年功在國終終如婦王親亂賊而智悉我大罪三王  
修如魏忠賢構黨斥還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首推之孫慎行盛以弘  
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大罪五爲人於朝莫重  
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皆用附推致一時名賢不安其位顛倒  
銓政極弄機權大罪六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文苑孟熊  
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陽等抗論稍忤立行貶謫歷歷  
思典竟阻賜置長安謂天子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測大罪七繼  
繼以外廷臣子也去歲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良

卷之十

八

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託言急病置之死地是陛下不  
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旌得封中外方  
爲慶幸忠賢惡其不附已矯旨勒令自盡是陛下不能保其妃處  
矣大罪九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輕成舅乃忽焉告頒傳聞  
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是陛下且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先  
帝育宮四十年所與護持孤危者惟王安耳卽陛下倉卒受命撫  
衛衛維安亦不可謂無勞忠賢以私忿矯旨殺於南苑是不但仇  
王安而實敢仇先帝之老奴況其他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  
不知幾千百也大罪十一今日獎賞明日禍報要挾無窮王言止  
幾近於河間設人居屋起建屏坊樓鳳雕龍千雲插漢又不止  
坐地屠脫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今日陰中書明曰廢錦衣金吾之  
空口皆乳臭諸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良

孔及其甥傅應星等監製歷歷表越朝常大罪十三用立枷之法  
威曉家人斬首畢命意欲誣陷國戚動搖中官若非問臣力持言  
官糾正椒房之戚又與大獄矣大罪十四良鄉生員李魁坐母  
某寵託言開礦而致之死假令盜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  
可爲馬忠賢謀可爲礦大罪十五王恩敦等牧地御事貴在有司  
忠賢乃曲置僱耕恣意撈掠視士命如草菅大罪十六給事中周  
士模執糾織監忠賢竟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專銓除言官不敢  
司封駁大罪十七北鎮撫劉衡不肖殺人媚人忠賢以不替銀鍊  
遂致削簪示大明之律令可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  
十八給事中魏大中遵旨佐任忽傳旨詰責及大中回奏臺者交  
章文再發王言毋論玩言官於股掌而煌煌天語朝夕紛更大罪  
十九東廠之設原以誅奸自忠賢受事日以快私習行傾陷爲事

東林書院志

九

擬野子傳應星陳后恭傳繼教車投匾設阱片語稍違駕帖立下  
勢必與同文館獄而後已大罪二十邊警未息內外戒嚴東廠訪  
緝何事前奸細韓宗功潛入長安實主忠賢司房之邸事露始去  
假令天不悔禍宗功事成未知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  
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奸相沈准創立內操數匿奸宄  
妄知無大盜利客爲敵國規伺者潛入其中一旦變生肘腋可爲  
深慮大罪二十二忠賢進香涿州晉驛傳呼清虛塾道人以爲大  
駕山幸及其歸也改駕四馬羽輦青蓋夾復環遮儼然乘輿矣其  
間八幕劾謀叩馬獻策者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哉  
大罪二十三夫能極則驕恩多威怒聞今春忠賢走馬御前陛下  
射殺其馬貸以不死忠賢不白伏罪進有微色退有怨言朝夕既  
防介介不得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不可收拾奈何

饗虎兇於肝腹間乎此又寸斷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  
比此連珠昭然在人耳目乃內廷長禍而不敢言外廷結舌而莫  
敢奏問或奸狀敗露則又有奉聖夫人爲之屬說甚致無恥之徒  
樂附夜乘依北門牆更相表裏悉爲呼應橫威所切致被廷之中  
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內亦但知有忠賢不知有陛下  
即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一切政務必星夜稟請待其既旋詔旨  
始下天顏咫尺忽漫至此陛下之威靈尚專於忠賢否耶陛下春  
秋傳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名磨小醜令中外大  
小端端莫必其命伏乞大奮雷霆集文武勳戚收刑部職訊以正  
國法并出奉聖夫人於外用消隱憂臣死且不朽忠賢初聞疏極  
甚其黨王體乾及客氏力爲保持遂令魏廣微調旨切責連先是  
連疏就欲早朝面奏值次日免朝恐再循機洩遂於會極門上之

東林書院志

十

忠賢乃得爲計連愈憤擬對仗復劾之忠賢謂知過帝不御朝者  
三日及帝出羣閣數百人襲甲夾陛立數左班官不得奏事連乃  
止自是忠賢日謀殺連至十月吏部尚書趙南星既連廷推代者  
連注籍不與忠賢婚官貴連大不敬無入臣禮僭更部侍郎陳于  
廷食都御史左光斗並削籍忠賢無不已再與汪文官欲將羅織  
役連五年其黨大聖丞徐大化劾連光斗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  
逮文官下詔株鞠之許顯純嚴劾文官使引連窮無廷賜賄文官  
仰天大呼曰世豈有貪賊楊大洪哉至死不承大洪者連別字也  
顯純乃自爲獄詞坐連賊二萬連逮連士民數萬人擁道攀號所  
歷府市悉焚香建醮祈祐連生還比下詔訊鞫結法拷訊體無  
完膚其年七月遂於夜中斃之年五十四連索賄入官不及千  
金母妻止宿譴優二子至乞食以養復賊令急鄉人救出賈助之

下至賈萊備亦爲輪助其節義感人如此崇禎初贈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蓋忠烈官其一子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十一

周夢洲先生傳

明史稿

周順昌字景文吳縣人舉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授福州推官補治稅監高宋爪牙不少貸米激民變劫辱巡撫袁一驥質其二子并質副使呂純如或議以順昌代順昌不可純如以此術順昌擢吏部稽勲主事天啟中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力杜請寄抑僕倖清操嶢然乞假歸順昌爲人剛方貞介疾惡如讐巡撫周元忬親忠賢削籍順昌爲文送之指斥無所諱魏大中被逮吳門順昌出饒與同卧起者三日許以女聘大中孫旂尉屢進行順昌嘆曰曰若不知世間有不畏死男子耶歸語忠賢我故吏部郎周順昌也因戰手呼忠賢名罵不絕口旂尉歸以告忠賢御史倪文煥者忠賢養子也誣劾同官夏之令致之死順昌嘗語人他日倪御史當償髮御史命文煥聞大恚遂承忠賢指劾順昌與罪人殆且誣以贖賄忠賢即矯旨削奪先所忤副使呂純如順昌同郡人以京卿家居挾前徵數譖於熹造中官李實及巡撫毛一鷺已實追論周起元遂誣順昌請賜有所乾沒與起元等並逮順昌好爲標榜鄉有冤抑及郡中大利害輒爲所司陳說以故士民德順昌甚及聞逮者至衆咸憤怨號冤者塞道至開讀日不期而集者數萬人咸執香爲周吏部乞命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等前謁一鷺及巡按御史徐吉請以民情上聞旂尉屬罵曰東廠逮人風草敢爾大呼囚安在手鄉鎮鑄於地聲琅然衆益憤曰始吾以爲天子命乃東廠耶遂擡擁上勢如山旂尉射東西衆縱橫毆擊斃一八餘負重傷踰垣走一鷺吉不能語知府寇慎知縣陳文瑞素恃民曲爲解諭衆始散順昌乃自詣吏又三日北行一鷺飛章告發東廠刺事者言吳人盡反謀斷水道劫漕舟忠實大懼已而一鷺言縛

得倡亂有類似幸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等亂已定忠賢乃安  
然自是親騎不出國門矣順昌至京師下詔獄忠賢喉許頭純數  
錄坐賊三千五日一酷掠每掠治必大罵忠賢頭純推落其齒自  
起問曰復能罵親上公否順昌哭血唾其面罵益厲遂于夜中潛  
斃之時六年六月十有七日也明年莊烈帝即位文煥伏誅實下  
吏一寫吉生建忠賢祠純如生頌瑞並薦逆案順昌贈太常卿官  
一子給事中翟式邦訟諸臣竟稱順昌及楊連烈大中清忠尤著  
詔謚忠介

東林書院志

卷十 列傳

三

穆西溪先生傳

明史稿

穆昌期字當時江陰人爲諸生有盛名舉萬曆四十年進士改  
庶吉士年五十有二矣有同年生志之楊言爲于玉立所薦自是  
有東林之目張差挺擊事劉庭元倡言風竊劉先復知之疏謀殺  
奸者謂不當罷之爲奇貨居之爲元功昌期嘗語朝士曰奸徒狙  
擊背官此何等事乃以風竊二字庇天下亂臣賊子以奇貨元功  
四字覆天下忠臣義士哉廷元輩聞其語深疾之給事中劉文炳  
劾大學士吳道南遂陰誅昌期時方授檢討文炳再疏願攻昌期  
即移疾去既而京察廷元輩復思中之學士劉一燝力持乃免天  
啓元年還朝一燝以次輔當國其冬首輔樂向高入小人間一燝  
于向高兩欲沮其末向高不悅會給事中孫杰承魏忠賢指劾一  
燝及周嘉謨忠賢避傳旨允放昌期急詣向高力言二人顧命重  
臣不可輕逐內傳不可奉向高憐然曰上所得何敢不奉昌期曰  
公三朝老臣始至之日以去就力爭必可得也若一傳而放兩大  
臣異日天子手滑不復可止矣向高嘿然昌期因備言一燝實重  
無他腸向高意有解會顧大章亦爲向高言之一燝乃得善去兩  
人放向高門下士也昌期年邊左贊善進諭德楊廷勅忠賢疏上  
昌期適過向高向高曰楊君此疏太率易其入於上前時有匡正  
鳥飛入宮上乘帶手覆之其人挽衣不得上有小童賜緋者叱曰  
此非汝分雖賜不得衣也其強直如此是疏行安得此小童謹憚  
之人在上左右昌期愕然曰誰爲此言以誤公可斬也向高色變  
昌期徐起去語聞於連進怒向高亦內慙密具揭請帝允忠賢辭  
忠賢大慍向高懼思所以自解乃揚言此非我意門生穆昌期迫  
我也曾有言送疏乃昌期代草者忠賢遂深怒不可解及向高去

韓廣梁政忠賢逐趙南生高舉龍觀大中及建光斗續皆具揭懇  
肅忠賢及其黨謂昌期左右之而昌期於諸人去國率送之郊  
外執手太息由是忠賢益恨昌期知勢不可圖其陳乞假遂落職  
閒住五年春以汪文言獄詞連及前職提問忠賢慙不置明年二  
月復於他疏責昌期已削籍猶冠蓋延賓令縱騎連問踰月復入  
之李寶疏中下詔獄昌期慷慨對簿詞氣不撓竟生賊三千五妻  
備至昌期不勝刑四月晦斃於獄莊烈帝卽位贈詹事兼侍讀學  
士錄其一子詔并子諡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節論雅不善左  
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逮并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  
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諡福王時始諡文山

東林書院志

卷之

五

陳中湛先生傳

明史稿

陳于廷字孟雋宜興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歷知光山唐山秀水  
三縣徵授御史南拜命卽論敕給事中汪若霖議大學士朱唐世  
力坐奪俸一年頃之劾廢及王錫爵常斥已言論德順天竣素相  
私人不宜處要地又劾廢及王錫爵常斥已言論德順天竣素相  
清議不宜久居詞林諸皆峻切視經河東劾杜使張忠橫鹽政正  
陽門與樞陳時政闕失父喪歸服除起按江西時稅務已屬有司  
而中官潘相欲覲督湖口稅于庭幼具竹肯虐民淮府庶子常洪  
作奸論盡之法改按山東光宗立察太僕少卿徙太常議紅丸事  
極言崔文升李可灼當斬尙書王紀俊斥特疏申救再進大理卿  
戶部右侍郎改吏部進左侍郎尙書趙南星既逐于庭署事大學  
士魏廣徵傳魏忠賢意欲用其私人代南星且許罷于庭總憲于  
庭不可以喬元升焉從晉汪應蛟名上忠賢大怒謂所推仍南星  
遺黨矯旨切責并楊漣左光斗盡斥爲民文選卽張可前御史食  
化中房可壯亦坐貶黜自是清流盡逐小人日用事矣榮祿初起  
南京右都御史與鄧三俊吳京察盡去諸不肖者南御史差接側  
聽北考于庭諸先考於南報可召拜左都御史以巡方責重刻上  
糾大吏薦人才修荒政覈屯鹽禁耗羨清獄因訪奸豪罪寇盜入  
事請於同道日核實謀功優詔褒納給事中馬思理御史高傳余  
文繼生事下吏並抗疏救之秩滿加太子少保三疏乞休不允兩  
浙巡鹽御史視徽廣西巡按御史屢在周並擅提指揮非故學事  
聞帝方念疆場多故徵尙武臣旨下參廢于庭等言軍官起世習  
率不備法度榮利彈章將不勝擾故小過薄責以懲凡御史在外  
者盡然不自二臣始且巡按代天將命而敢徇境於武弁何以抑



驛悍帝以指揮殊崇非御史得杖令會兵部稽典制以開典制實無杖指揮事乃引巡撫勅書提問四品武職語以對帝以比擬不倫責令再核于庭等終右御史所授引悉不當帝意疏三上三却竟削籍歸家居二年卒福王時贈少保于庭端亮有守周延儒嘗國于庭其里人無所附麗與溫體仁不合故卒獲重謫去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陳傳

七



王軒錄先生傳

明史稿

王家顏長垣人萬曆三十五年進士天啓五年歷官右倉御史巡撫甘肅松山部長銀定友成擢西鄙二十餘年自家顧受任三犯三却之先後斬首五百四十顆戶部右侍郎轉左崇禎元年二月擢部事邊餉不以時發至七月追求兵鼓諫巡撫平白肅自益死帝大怒制家顧籍等叙甘肅功復其冠帶九年七月京師被兵起兵部左侍郎未幾總理盧象昇入衛命家顧以本官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南湖廣山西陝西四川江北軍務代象昇討賊會河南巡撫陳必謙罷即命兼之中州賊爲象昇必謙所破勞少衰及兩人去諸將左貝玉陳永福羅岱等彼此觀望馬進忠等復變南陽家顧督將士會勦賊不放大逞而楚人在朝者言家顧高臥斥梁置全免度外帝下詔切責乃遣兵救襄陽大賊牌樓關亦不能大創其冬家丁放謀燒開封西門家顧暮夜自外歸慰諭加犒賈往南陽討土寇楊四乃定楊四者舞陽劇盜也與共黨郭三海侯馭民等降於陳必謙既而復叛大爲南陽汝寧患南陽同知萬年策與監紀推官湯開遠諸將貝玉及年文毅等連破之四焚死馭民三海亦爲參將陳承福副將龍在田守備劉洪起等所破擒土寇畧定是時流賊盡趨江北劉都震驚良玉既平四往援擊走賊湖北給事中羅志儒言家顧奉命討安慶賊未嘗一出中州帝以家丁之變已心輕之而給事中鍾士亦上疏請更總理家顧遂稱病帝難其代不許至四月以總理授熊文燦令家顧專撫河南文燦未至會安慶告警詔遣貝玉赴援家顧以中原危急守便宜不遣其秋劉國能等犯開封裨將李春貴等賊歿家顧拒守賊乃去敗書聞令所司議罪文燦亦已至軍乃落職開仕十七年李自

成南京師造兵據長垣設爲官家訓練舉兵蘇之未發爲賊所獲  
與子元煥並自經死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王傳

天

蔡雲怡先生傳

明史稿

蔡德符字維立崑山人初受書卽志聖學篤好王守仁書舉萬曆  
四十七年進士授杭州推官山東白蓮賊起浙中奸人亦假長興  
知縣面是時調浙兵援遠兵不樂行謀爲變皆賴德符盡其事乃  
定天啓五年行取入都里人顧秉謙劾欲用爲吏部蔡德不與  
通秉謙怒都擬給事中而旨改禮部儀制主事吏部尙書崔景榮  
請仍用德符等爲官官旨復不許進祠祭員外郎都城建魏忠賢  
祠尙書率諸司謝賀獨德符與同官翁鴻業中道託疾歸崇禎改  
元由至客耶中出爲江西提學副使獨守仁拔本寒源論於諸生  
自著實見臆說數千言發明良知之學士多興起遷浙江右叅政  
分守嘉興湖州劇盜屠阿丑衆千餘出沒太湖當事議勦之德  
曰此可討擒也悉召湖河豪家把其罪簡壯士與同發遂擒阿丑  
當事以德符爲知兵尋遭內難去服除起并陞兵備久旱德符  
卽雨他邑爭迎以禱又輒雨兩三月以遠東懸撫方一漢薦調官  
宰遠祖大壽久鎮遼部下頗不戢德符之大壽爲申約東中官  
高起潛倨甚德符導以謙恭亦稍折節以守松山及修臺堡功數  
叙資會災異求去德符上省過治平二疏規切君相一時成哭爲  
泣被旨切責楊嗣昌亦惡德符言其清修弱質不宜邊地乃改濟  
南道濟南新穀破大吏多缺人德符攝兩司及三道印招流移安  
反側恤凋瘵諸廢舉與遷山東按察使河南右布政司田荒聚賈  
吏日急權科而賂流言先服者不輸租民日望其至德符嚴檄  
縣停徵上疏自劾詔錫七級仍視事十四年十二月擢右僉都御  
史巡撫山西召對稱旨賜酒餼銀幣明年春抵任大盜王見等爲  
亂討平之總兵許定國援河南潰而歸德符定其亂十月京師戒

嚴即統兵入衛詔守龍泉關關一開而賊已陷河南將犯平陽  
境德德重馳河上禦之數月至十六年冬賊入運關陝西盡陷  
蒲州北抵德德二千餘里悉與賊鄰特與黃河為限窮冬米谷咸窮  
得長驅德德遠告急請崇旅及保定宣府大同兵馳赴河干合  
拒中朝亦以西為憂廷臣請防河者甚衆然無兵可援總兵周  
遇吉鎮卒武備得自顧宜大總督王繼漢奉命防河亦不至德德  
以疲卒三千當數十萬強冠日奔走平陽汾州間猶摩挫之大慶  
風陵吉卿諸渡十二月肯風保德俱告警太原洶洶晉王手書趣  
德德還德德不得已分兵守二鄆以十八日去平陽還三日賊即  
渡河副使李士規知府張嶸然等棄城先遁後復還越二日李自  
成至嶸然迎降平陽遂陷十七年正月巡按御史汪宗友劾德德  
不待水泮遽還太原致名城淪覆詔奪官候勘以劉景昌代之德

東林書院志

主

德先遣兵禦賊而屬賊盡陷反拒官軍德德乃與布政使趙建極  
諸監司毛文炳蘭剛中畢拱辰太原知府孫康周著陽曲縣事長  
史范志泰等大集城中人誓以死守德德哭衆皆哭聲震原野羅  
官命適至或請出城候代德德不可曰吾已辦一死矣景昌即至  
言亦與俱死是月晦賊游騎抵近郊自成知德德曾遣使招諭曰  
提軍若降吾且大用德德憤立火其散帳使人頭懸城上二月五  
日賊悉衆潰城遣部將牛勇宋孔訓王承魁出戰俱敗殺明日自  
成具函薄皆衆力攻城上發砲擊之賊多死又明日晝時大風板  
木飄瓦終夜不息守者皆仆德德知不能支預草遺表時德德謂  
陽和兵三千歸守剛中慮其內應移之南關外果叛降賊而謂雄  
張雄者守新南門與賊迫德德召中軍副總兵應時德德將調雄  
守大南門未幾雄絕城出降語其黨曰城東南角樓貯火礮火藥

我下即焚樓樓焚守者悉走賊乘勢登城德德北向再拜出跪表  
付友人收刀自刎為麾下所奪時盛請下城巷戰遂扶德德上馬  
時盛持矛突後殺數十人至炭市口賊騎充斥時盛呼曰且擲公  
出西門德德遽下馬曰我當死封疆汝輩可自去衆復推德德上  
馬至西門德德此曰汝輩欲陷我不忠耶復下馬據地坐時盛  
已出城還顧不見復所門人語德德曰請與公俱死遂偕至三立  
祠德德就縊未絕時盛釋甲加諸肩乃絕時盛再拜訖即取弓鏃  
自勒死建極危坐公堂賊擁至晉王府見自成欲授以官叱曰我  
天朝方伯乃仕賊耶自成令曳出新之下塔連呼萬歲何不受官  
建極厲聲曰我呼當朝皇帝寧呼賊耶大罵自成立殺之文炳欲  
執誘以官不從抗馬數日被殺妻趙妾李亦投井死于兆夢甫數

東林書院志

主

歲被掠去士民以忠臣子賄而歸之剛中被執說之降大罵曰豈  
有箇旦生屈膝求活者乎賊殺之首既望復躍起丈餘賊皆停易  
拱辰被執賊通得新刀拱辰視之問何脫曰欲得此所頭耳賊  
遂取斬之康周率死士巷戰被執說降不從乃見殺志泰不食死  
王時議德德不守河為失策乃諡忠襄賜祭葬建祠不予贈廕  
徐陽卿有差

黃形齋先生傳

明史稿

黃道周字初平漳浦人天啓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爲經筵  
展書官故事必膝行前道周獨召魏忠賢目擊之未幾內閣修書  
初二年起故官進右中允三疏救故相袁詔錫貶三秩調他曹龍  
錫得減死五年正月方候補遺疾求去潁川上疏曰臣自初學易  
以天道爲準上二載稽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亂百不失一陛下御  
極之元年正當師之上九其爻云大有命開國承小人勿用  
陛下思賢才不遽得恐小人不思絕蓋陛下有大君之實而小人  
懷干命之心臣入都以來所見諸大臣皆無遠欲動厚詩細治朝  
守者以督責爲要談治邊疆者以姑息爲上策序仁義道德則以  
爲迂昧而不經奉刀筆簿書則以爲通達而知務一切磨勘則爲  
廢終年一意不測而株連四起陛下欲整頓紀綱斥攘外患諸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道周

用之以憲章法令權折縉紳陛下欲剔弊防奸懲一警百諸臣用  
之以借題修除欲怒市權且外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利登  
守文之上而在權力謬巧之人內廷諸臣敢誑陛下者必不在筆  
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叢之大惟陛下起然省覽旁稽載籍自  
有迄今決無數米並薪可成遠大之欲吹毛數捷可奏三五之治  
者使小人見無事每短於事前言每多於事後不救凌圖而謂凌  
威必不可築不理島民而謂島衆必不可用兵逃於久頓而謂亂  
生於無兵餉虞於滿厄而謂功銷於無餉亂視榮聽浸淫相欺馴  
至極壞不可復挽臣竊危之自二年以來以祭去弊而弊愈多以  
成制頤而威益殫是亦反申商以歸周孔根柢細以崇悖大之時  
矣帝不憚摘葛藤株連數語令具陳道周上言曰邇年諸臣所目  
營心計無一背爲朝廷者其用人事不遇推求報復而已自前

以春月以後盛談邊疆實非爲陛下邊疆乃爲逆璫而翻邊疆也  
去歲春月以後盛言科場實非爲陛下科場乃爲仇隙而翻科場  
大此非所謂爲藤株連乎古聖賢所經營不過兩事外患未弭科場  
君父而大臣自處於惟科比較之末行事而事失則曰事不可爲  
用人而人失則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謂科也三十年來釀成門戶  
之禍今又取縉紳稍有器識者舉網投阱即緩急安得半士之用  
乎凡絕倒而去者必非鯢魚鱉復而來者必非駿馬以科祿察士  
則所察者必嗜利之臣以盡楚驅人則就驅者必驚駭之皆今諸  
臣之才具心術陛下備知之矣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矯之則  
小人之媚益熾知其爲君子而更以小人參之則君子之功不立  
天下總此人才不在廟廟則在林藪臣所知識者有馬如蛟毛羽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黃道周

信任贊化所聞習者有惠世揚李邦華在仕籍者有徐良夢曾幾  
來大興塵夢龍鄭嘉生皆卓犖俊傑使當一面必有可觀陛下必  
欲振作人才當效尚風節則作人之道得矣語皆判大學士周延  
儒溫體仁帝益不悛責以樞采還臆斥爲民九年用薦召復故官  
明年閏四月久旱修省道周上言近者中外齟齬爲百姓請命而  
五日內繫兩衙書未聞有人申一疏者安望其戡亂除凶贊平明  
之治乎陛下焦勞於上小民展轉於下而諸臣括囊其間猶有人  
心宜不至此又上疏曰陛下寬仁私宥有身任重寄至七八載罔  
放權權自若者積漸以來國無是非朝無枉直中外臣工率苟且  
因事誠可痛憤然其視聽一係於上上急催科則下急賄賂上樂  
浸淫則下樂峻險上喜告訐則下喜誣陷當此南北交紅奈何與  
市井細民申勃谿之談修弊職之隙乎時體仁方招奸人搆東林

復社之獄故道周及之旋進右論德掌司經局疏辭因言已有三罪四恥七不如三罪四恥以自責七不如者謂品行高峻卓絕倫表計不如魏至性奇情無愧純孝不如倪元璐湛漢大慮遠見高雅博學多通不如華布衣陳繼儒能溪舉人張發奎園士鼎係之臣朴心純行不如李汝來傳朝佐文章忠氣坎何磊落不如錢謙益鄭鄤方被杖母大詬帝得疏駁異其以例置是非令陳狀道周回奏語復多獲護帝益怒嚴旨切責道周以文章風節高天下嚴冷方剛不諧流俗公卿多畏而忌之乃請不如鄭語為口實其冬擇東宮講官體仁已能張至發富國損道局不與其同官項煜楊廷麟不平上疏推讓至發言鄭杖母明旨煌煌道周自謂不如安可為元良輔導給事中馮元慶詆至發後至發兩疏辨道

血請就近推補乃忽有并推在籍守制之旨夫守制者可推則開喪者可不去開喪者不可不去則為子者可不父為臣者可不子即使人才甚之奈何使不忠不孝者連色引棄種不祥以載天下乎嗣昌在事二年倡益地之談飾樂天之說其才智亦不可貽矣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裏陛下孝治天下籍紳家庭小勃窣猶以法治之而冒戾教倫禍爾無禁臣竊以為不可也其論新甲官其守制不終走邪徑託捷足右有忠臣孝子無請於艱難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乎功名道德之門者也臣二十躬耕手足胼胝以養二人四十餘前籍徒步荷擔二千里不解屏屨今雖踰五十非有妻子之奉婢僕之累天下即無人臣願解清華出管綏綸何必使被疎負望者放不祥以玷王化哉其論一深則力詆和議之非帝疑道周以不用怨望而縉紳劾發語欲為鄭鄤脫罪下吏

東林書院志 卷十 賈傳 周邊事疾乞休不許十一年二月帝御經筵商用人之法道周請培養人才且言勸懲賞罰形勢說甚具判和尙書鄭三俊方下吏議官黃景昉啟之帝未許而帝適論舊講官姚希孟嘗請補儒臣全折以為非道周雖未嘗謂帝將寬三俊念希孟也因言故補臣文震孟一生幾直未蒙帷蓋恩天下士生如三俊妓如震孟希孟求其影似未可多得帝以所對失實責令回奏再奏再詰至三奏乃已凡道周所建白未嘗得一俞旨近則顧言不已六月廷推閣臣道周已充日講官選少詹事得與名帝不用用楊嗣昌等五人道周乃草三疏一劾嗣昌一劾陳新甲一劾方一藻同日之上其劾嗣昌謂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臣之術閣方不省其親管仲竟比之穀何李定不畏艱難母未世其指為入衆今遂有不持兩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宜大督臣盧象昇以父殯在途道心飲

東林書院志 卷十 賈傳 部行薩嗣昌因上言鄭杖母飛走不如今道周又不如鄭何用說綱常為且其意徒欲此凶徒遮前言之謬立心可知因乞罷免帝優旨慰之七月五日召內閣及諸大臣於平臺并及道周帝與諸臣語所司事久之問道周曰凡無所為而為者謂之大理有所為而為者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廷推不用時果無所為乎道周對曰臣三疏皆為國家綱常自信無所為帝曰先時何不言對曰先時猶可不言至簡用後不言更無當言之日帝曰清園英德但不可做物遂非且惟伯夷為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時道周所對不合帝屢駁道周復進曰惟孝弟之人始能經綸天下發育萬物不孝不弟者根本既無父有後稷嗣昌出奏曰臣不坐空桑豈不知父母顧念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君臣固在父子前況古為列國之君臣可去此遠彼今則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

地之間且仁不遠親義不後君難以偏重臣四疏力辭意詞臣中有如先朝劉定之羅倫者抗疏為臣代請得遂臣志及抵都門謁逆周人品學術為人宗師乃有不如鄭鄤疏臣始歎息思帝曰朕正擬問此事嗣昌又言道周自謂不如鄭安知綱常息絕帝曰為嗣昌解道周即奏大臣聞言義當退避未有御前爭辨不容小臣盡言者嗣昌伴奏臣為綱常名教不容不辨實非體道周清品人望所歸願納其言放臣還里帝曰道周疏亦不為等情古時人心多無所為今則各有主所以孟子欲正人心息邪說古之邪說別為一教今則直附於聖賢經傳中保世道人心更大道周曰臣平生臨言人過今御前爭辨亦非體但為天下後世謂此綱常名教天理人心而已帝復難辨久之問嗣昌言不如鄭鄤何也對曰臣章見棄道周孟子不失禮貌臣言文章不如劉帝曰章子不得於父

以偏偏稱示教抑後開闢有操守旋復官不圖忤時乃爾本當按問念列諸官姑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臣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帝曰爾一生學問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曰臣敢將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獨立敢言為佞豈在君父前謹諂諛而為忠耶忠佞不別邪正不明何以致治帝曰非輕加爾以佞但所問在此所對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嗣昌奏道周所行著經微臣所行者權乞賜優容帝曰此非專為卿近來人心偷薄朕欲正人心故特召面諭念卿申救今俟處分嗣昌復懇優容帝曰朕已優容多矣乃召文武諸臣咸聆戒諭而退是時帝愛兵事謂可屬大事者惟嗣昌故格用之道周守經失帝意及奏對又不遵帝怒甚欲加以重罪俾其名高未敢決奪劉同升趙士春亦劾嗣昌將子重誣而部擬道周隨順輟嗣昌惟道周輕則論已者將無已時也亟購人勸道周刑部主事張若鵬者素附嗣昌謀改兵部遂言道周及其黨造設奸言漸損聖德舉古今未有之善言盡出道周而凡可歸過君父者無不至倘不頒示前日名對始末則背公死黨之徒或效顰以惑四方或私記以發後世致聖天子正人心息邪說至意悉為掩沒帝乃傳諭數百言戒廷臣毋為道周劫持相朋黨貶道周六秩為江西按察司照磨而若麒果得兵部久之江西巡撫解學龍薦所部官推舉道周備至故事但下所司帝亦覆問大學士魏熙來者惡道周擬旨責學龍罷薦帝遂發怒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獄責以黨邪亂政並廷杖八十竟與欲實之死詞連編修黃文煥吏部主事陳廷秀監生徐仲吉收之亦繫獄向書李覺斯獄輕嚴旨切責再擬隋虎烟肅

帝猶以爲失出除雙斯名殺獄鎮撫京府者四乃復還刑部逾年  
 尚書劉澤慶等言二人罪不至死止矣過此惟論死論死非封疆  
 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者道周無封疆貪酷之罪而有建言案竊之  
 名於道周待矣非表聖王覆轍之量也夫陛下所於者黨八黨者  
 兄廣朝廷大法官且陛下豈有積恨於道周萬一聖意轉圜而臣  
 已論定傷之何及仍以原擬請乃滿成虞西時楊嗣昌已死周延  
 儒再當國方參用公議欲爲道周地也十五年八月帝召輔臣問  
 及故庶吉士張溥延儒因言溥與黃道周爲人皆偏正因事讀書  
 人多借之帝不吝爵德察曰道周家皮極感聖恩但家貧子幼實  
 爲可憫黃景昉陳寅吳性復相繼言帝頗頗察明日傳旨復故官  
 道周在途疏謝因極稱解學龍葉廷秀賢請釋歸田里不許既還  
 東林書院志 卷十 傳 元

朝奉以病歸屬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馬士英迫入  
 諫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從史可法擁立潯王耶道周不得已乃  
 趙朝主則陳進取九策優旨報聞其年九月拜禮部尚書協理詹  
 事府時朝政日非劉宗周姜曰廣高弘圖徐石麟輩皆去國道周  
 亦有去志明年三月乞祭告禹陵潁行又陳攻取之策時不能用  
 事竣將旋里會南都覆沒唐王聿錫至衢州遂奉表勸進及下監  
 國命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學士參贊機務王素重其學行禮徵備  
 至時召何吾驤蔣德璟等未至道周爲首輔一日賜宴鄭芝龍以  
 侯爵徵位其上道周與爭衆譏抑芝龍文武大不睦有諸生上書  
 詆道周廷不可居相位王知出之龍意下督學御史捷之然昇時  
 國勢衰微兵食俱乏政歸鄭氏諸大帥選候觀望不敢出道周憤  
 白請督師乃以七月二十二日啓行僅齋一月糧以虛聲震動忠

義士待卒九千餘人從廣信山衢州所至撫安遺黎聯絡聲勢遠  
 近頗響應十二月進至婺源遇我  
 大清兵敗收被獲一軍盡覆幸至江華幽於別室從容著詩文數  
 卷附當刑書絕命詞衣帶間遺東華門坐不起曰此與高皇帝陵  
 寢近可死矣監刑者從之幕下士兵即主事趙士超等四人皆死  
 道周學貫古今詩文敏捷所至學者雲集講論不倦所居銅山在  
 孤島中有石室道周自刎坐臥其中故學者稱爲石齋先生精天  
 文曆數皇極諸書所著易象正三易洞璣學者窮年不能通其說  
 而道周用以推驗治亂後家人得其小冊自推終於丙戌年六  
 十一始信其能知來云

東林書院志 卷十 傳 辛





江震正在講筵最嚴正嘗請君使臣以體章反製規諫帝印出前書允升侍郎即世實於獄一日進講見帝足加膝應請五子之歡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敢以目視帝足帝即袖掩之徐爲引下時得真諸官既恃權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使歸還不復出五年即家推官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啓時諸儒先宗實錄禮部侍郎周炳謨襲神宗時諸位範亮及妖書挺擊諸事重筆無所阿其後魏忠賢盜國柄御史石三畏劾炳謨職忠賢使其黨重修是非倒置震孟摘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帝特御平臺召廷臣議議卒爲溫體仁王應熊所沮炳謨字仲說無錫人萬曆三十二年進士三畏劾時炳謨已歸卒於家矣崇禎初炳謨部向書論交安其父子義嘉靖中庶吉士萬曆中至吏部侍郎卒論之帝父子皆以學行稱於世八年二月賊犯呈陵震孟陳致亂之源言陛下初御

東林書院志

重

極廣諸諸臣集征而謀國罔效致聖衷懷憂憂憂憂何際治至於今魁魁獻舞於明明狐鼠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堂陛之地疾衛愈深朝廷之間克削日甚繙繙蹙蹙驍士千曉東瀾萬民失業商旅怨咨此又致亂之源也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有可憐功令之嚴日取爲形爲同之赤子苦之格之冤痛之聲下徹於地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調將徵兵而兵無紀律淫污殺掠慘不可言民間有賊兵如棟官兵如櫛之語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不日增此又致亂之源也當事諸臣不能憂國奉公一號之朝雖分吟城加膝望淵總由怨怒數年來振綱肅紀何事推賢用能有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陛下宜齊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案正快國之舉行撫綏之實政寬問之積

連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財源之瘠毋徒瑣澤而漁盡斥忠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濟乎帝優有報之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秋帝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震孟春秋名家體仁慮其諱切時政或當帝意受眷知隱不舉次輔箕子升指及之體仁伴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大稱帝有震孟乃兩疏辭疾不計六月帝特增置閣臣召廷臣數十人試以景振震孟疾不入祭酒倪元瑄無疾亦不入明日命取姜逢源陳子壯張至發及震孟等九人履歷又命廷推在籍者體仁方得疾在告帝以七月特擢震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執政兩疏固辭不計閣臣欲命即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震孟獨否掌司禮者冒化淳故王安從奄推震孟令安從于官中書者屬震孟卿人選其意震孟卒不往震孟既入直體仁疾愈

東林書院志

重

亦人每擬旨必商之震孟有所改必從吾謂人曰溫公處僕何云好也同官何吾謂曰此人機最深胡可信震孟不謂然越十餘日體仁寢其疎所擬不霄操令改不從則徑抹去震孟大慍以諸體仁前體仁亦不須細給事中許崇卿者故劾忠賢有聲震孟及吾輩欲用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仇直諫吏部尚書謝陞勅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語侵震孟體仁擬察干法紀當貶謫度帝欲重疑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舉卿爲民紹芳提問震孟爭不得有憤言及舉卿疏排侵體仁體仁因進擬旨始末且言陞改擬時士升以陞故重而進吾輩震孟意謂當行勅也今回奏臣以家臣所糾復推勘遂批削籍震孟喟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陛下勸懲天下止賞罰大權如震孟言是朝廷賞罰不足爲勸懲以股肱心膂臣爲此管理誠法語臣不如其

何心欽曰以來聚謀授草欲爲舉卿攻臣者實繁有徒臣身可殺  
心不可移也帝果怒責孟孟御私提亂二人麻辨不聽遂罷  
吾黨落度孟職開任方震孟之拜命也即有旨召還諸邊鎮守內  
臣不知者遂謂震孟力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在直者止震孟及張  
至發忌者謂震孟爲之由是有諸震孟居功者帝意遂移其在閣  
止兩月則震孟剛方自介有古大臣風扼於權奸不竟其用歸半  
歲會勞希孟卒哭之慟未幾亦卒廷臣屢請卹典不許十二年詔  
復故官十五年贈禮部尚書賜祭墓官一千福王時追諡文肅二  
子秉乘俱有學行秉遠國變死於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傳

壹

金翁菴先生傳

明史稿

金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  
顯名汀州知府鉉有大志少以聖賢自期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  
年宗廟改元成進士不習爲吏改揚州府教授授口進士部主事中  
正學無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  
官張彝憲奉勅總理戶工二部將別建公署鉉恥爲屈抗疏言建  
署非體恐諸曹奔走承順羅交結之條屢廢恥之節忤旨不納署  
既成彝憲檄諸曹謁見視堂官禮鉉憤然曰是欲屬吏我耶復抗  
疏曰彝憲監視錢穀未嘗有掌屬相臨之體今乃遽陞下勅諭乘  
祖宗典制抗鼎昧心妄自尊大以聖朝過簡之臣子令帶折傷倭  
強抑刑餘下不亦應朝廷辱一世之士耶況從此奔趨納帑彼日  
鑄此日詔千恩典壞士風弊胡可勝言臣自矢無死生殺予奪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傳 美

歸至尊決不敢創舞憲之庭犯交結近侍律疏入益忤旨責以  
沽名鉉乃約兩部諸僚有私謁者索唾共向舞憲愠甚鉉當權稅  
杭州諸疾請假募憲乃撫火器不中程劾鉉落職杜門謝客環堵  
蕭然躬爨以養父母學日益遠有詢以宗旨者正色曰日用躬行  
未之有得何宗旨爲朝士仰其賢薦章屢上十七年春始起兵部  
主事起視皇城京師陷鉉慟哭急趨人朝見宮人任奔出知帝已  
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金水河從者力挽之鉉怒奮臂躍入死母  
堂妻王弟綜竝同日死順王時贈太僕少卿諡忠節  
本朝賜諡忠潔

馬素倫先生傳

明史稿

馬世奇字君常無錫人祖謙進士桂林知府世奇初穎異嗜學有文名舉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座主周延儒世奇同郡也當國世奇引大義非公事不以告十一年帝以頻歲用兵海內旁若遺朝臣分論諸藩世奇使山東湖廣江西諸王府所至都視還還進左諭德父憂歸服除會廷儒再相世奇遠權勢不入都及還朝進左庶子則延儒已賜死親聽者率避去世奇力經紀其喪時冠帶日聞帝數召廷臣問計世奇言弭亂以人心爲本國獻二賊除獄易除國難獻專刑戮人所畏聞作不殺人所附也今欲取人心在勸督撫鎮將嚴束伍都令兵不虐民人心親附賊勢乃孤常憐善爲下詔申飭已賊薄都城諸大臣無能盡一策世奇太息泣下曰事已不可爲吾死而已城陷世奇方早食投鋤起問帝東林書院志

李生

李生

吳震舟先生傳

張 廷

吳鍾麟字鑾輝一字峻伯南直武進人初讀陽明傳習錄悅之繼讀程氏遺經及聞養生家言又皆悅之弱冠奉父教受業端文顧公公亟賞其文時四方來學者衆每試必列第一載從忠憲高公游聞其講論始悟向來所悅之皆非學術一軌于正一時名頌若孫文介張清惠學文貞馬文忠相得甚歡而李忠毅應昇借兄應良北而問業幾于無言不悅當忠毅獨瑤後逮親成父游俱避匿不敢送縱騎自江陰過郡城輟輟乃出適于適舍之家論學數日訂婚燭然後去此忠毅就徵像死輟其前後詩文書札爲瑞友集以表之其後鍾輝以貢試至都門石齋黃先生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達恨不得見今見先生如見仲達矣相與飲酒竟日而別鍾輝二十補諸生至五十八崇禎甲戌始歸尤州東林書院志

李生

李生

月二日積薪自焚於文廟左廊下年七十五辭得骨作十願齋  
 說以教子孫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  
 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好釋典之靈西竺其末則曰吾願其見危  
 授命不顧其命生事仇其示開亦嚴矣居海外時親友有以書招  
 其歸者作止歸說謝之吳之先本無錫人洪武間始祖肇以徵辟  
 官御史建文遜位某家從亡後遇赦還托醫藥爲業戒子孫勿入  
 城市三遷至武進之橫林鎮卒葬其鄉及繼得歸骨從葬墓側論  
 者謂吳氏祖孫忠節與明代相終始學者稱霞舟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十

墓

陳幾亭先生傳

明史稿

陳龍正字易龍嘉善人父于王福建按察使龍正遂高第龍正崇  
 禎七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尚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  
 龍正諫事尤允溫十一年五月榮恩守心下詔修省有哀懇上帝  
 肅龍正諫之泣上登和好生二疏翌日四天在好生好生無地遂  
 死奉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  
 隱人命至重故不責專信而取兼發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  
 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白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  
 罪案一成立就誅嘆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紫紫臣願陛下  
 愍帝舜之純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報之愆蓋陰指東  
 廠事也越數日果論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已復進特  
 簡按察二疏語刺執政大學士劉宇亮擬溫旨帝令改擬他輔遂  
 東林書院志 卷十 附錄 甲  
 幾亭自帝留中不下其冬京師戒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  
 兼給驛舉龍正久之刑部主事施奕昌請訪求天下真賢才太平  
 可立致帝令奕昌自舉亦以龍正對帝帝不用龍正居冷曹好言  
 事十二年十一月彗呈見是歲冬至大雪雷雨雹十三年二月京師  
 大風天黃日告淡旬不解龍正皆應詔條奏大指在聽言省刑十  
 五年夏帝復下詔求賢且云拯困甦危不知何道龍正上言拯困  
 甦危以生財爲本但財非折色之謂以折色爲財則取於人而易  
 盡必知本邑爲財則生於地而不窮孔子言足食不言足金孟子  
 言師行而糧食不言師行而金從孫武子言因糧於敵不言因金  
 我果爲本金銀爲末約然易見今持籌之臣日設處日搜括日加  
 派皆損下之事聚歛之別名也民日病國矣由足臣謂宜專意寧  
 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饑饉河

南山東我粟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糴或拜爵或中鹽國家命脈不專倚數千里外之轉運則民間加派自可盡除故曰生財以救粟爲本誠要務也翌日復進用人探本疏青皆優答焉然是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得耕龍正儒者執常理而已給事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古僞而辯又以進退荒議爲廢穀帝不問時議欲用龍正爲吏部御史黃澍以僞學誅之十七年正月左遷南京國子監丞南詠家南京師貽福王立於南京用爲祠祭員外郎不就南京不守龍正已得疾遂卒門人私謚曰文潔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聖

華鳳超先生傳

明史稿

華允誠字汝立無錫人曾祖舜欽瑞州知府祖啓貞四川參政允誠早有志行受易於同郡錢一本天啓二年歲試對策極陳奇詆旨至者不敢進呈貶於二甲乃從同里高攀龍請學首善書院已與攀龍先後旋里遂受業爲弟子傳其王靜之學四年春從攀龍入都授都水司主事攀龍去官允誠亦乞假歸宗順改元起詹繕主事進員外郎明年冬京師戒嚴分守德勝門四十餘日不稍懈帝微行察知之賜白金及叙功復加俸一年久之改職方員外郎謝絕請寄門庭肅然五年六月憤溫體仁開洪學亂政疏陳三大可惜四大可憂言三四年來天子焦勞於上群工執掌於下夜夜日不暇給而法令滋章臣民解體人才竭盡根本受傷夫以天子聖德加之屬精何難坐躋至治乃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舞文筆斷之術倚皇上綜核而聘其持籌握算之能遂便和恒之世競尚刑名清明之躬變成叢脞以聖主國治之盛心爲諸臣圖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臣趨事赴功止此精氣今但以覘觀微旨爲盡心指摘細瑣快意大僚驚現於同奏諫臣奔命於守科直指風裁徒數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遂使官守言責止歸傳臬之煩吏治民生成鈞較之務以多主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趨承之能事可惜者二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府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版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念意見互勝議論滋擾遂使能勤能撫等干策舍忽用忽舍有若舉茲以興邦啓聖之盛時爲卽算從昧之舉動可惜者三人主所以聽一天下者法令也張師快國之王化員何以與楊錫異經流已愛民之余大成何以與孫元化並遠甚至一事偶悞一言偶拂執訊隨之反使輟指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聖

者不以得綱爲難而矜矯者且以對吏爲難刑罰不中鈇鉞無威一可憂也國家所恃以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竭立斥指仗厲賢之章非奸則黨不惟不聞其言又加之罪逐使人入相戒嗜默求者是非共蔽忠譏互消二可憂也國家所賴以爲防維者廉恥也今大臣握重權而有徒隸之心小臣占風氣而鮮特立之樂近者中使一遣妄自尊俯鮮與抗衡祥事阿諛皇上以爲近臣可倚而不知伴實已開以爲可惟吾操縱而不知其陷辱士大夫已其貪競成風差惡盡喪三可憂也國家所藉以進賢退不肖者銓衡也古者丞相之職實兼今之閣部權太重而易以爲奸國朝罷丞相以用人之權歸吏部而閣臣不得侵焉今大輔體仁與蒙臣洪學以同邑爲朋比惟異已之舉除閣臣兼提吏部之權吏部惟阿閣臣之意造門請命夜以爲常統均大臣甘

東林書院志 卷十

聖

作承行之吏黜陟大柄祇供報復之私而且遍布私人脈暗通乎南北封疆重寄憂獨遺於君王甚至庇同鄉則逆黨可公然保舉而白簡反爲罪案排正類則謫官可借題逼逐而薦劾遂作愛憎陛下惡諸臣之欺欺莫大於此矣惡諸臣之擅權莫專於此矣欺諸臣之黨黨莫固於此矣威福下移舉措倒置四可憂也臣區區之心願陛下尙德綏綏刑罰去依勿以至神至聖之資爲臣下所誤勿以治人治法之大爲奸邪所牽勿過於嚴致士氣人心日趨頑懦勿偏爲任致名流善類永絕清時使臣言得行即治臣以出位僭越之罪臣有餘榮矣疏奏朝士共危之允誠亦處家人以身後事帝疑其受指他人責令回奏允誠乃列上洪學徇私數事言山東巡撫徐從治南京刑部尚書沈演南京右都御史唐世濟皆洪學鄉人其錮衣世廉乃雲南冒功所得并宜追奪且日體仁生

平於胥室類廉隅地陛下排衆議用之意其倖宜寡諾或可倚仗豈知一顧撓路薰灼頓張又有如洪學者爲羽翼必收盡天下之私人哉盡天下之善類兩年來無一人敢犯其鋒者臣忠孝自顧豈肯受人指使帝褒體仁純忠亮節而摘其疏中捏定機關語再令陳狀允誠復上言二人表裏朋比朝端共知年來政尚紛擾凡外廷一事之悞一言之訛政府無不扶掖小者引罪大者奪官乃兩月以來何獨洪學事事盡善一無可挾搗乎洪學之言每過缺員必干請不至者方登啓事也體仁之言曰門生不令推舉也乃溫育仁銅臭小人文義不識部考之卷滿堂掩口而哀然首級狎矣論沈演而諱誰不知體仁私意而其劾繼喻義止以左右非人一語爲所深恨遂遭斥逐此非事之章明較著者乎帝亦惜兩人同里有私乃奪允誠俸半年而洪學亦旋罷去其冬以省親歸

東林書院志 卷十

聖

事母色養備至母年八十三而終哀毀骨立服既闋未及還京而京城陷福王立起驗封員外郎落官十餘日見劉宗周尚弘圖徐石麒等悉去位即引疾歸允誠踐履篤實晚年涵養益粹不以功名利祿動其心周延儒之再召也遣人以京卿啗之拒不應及赴南都馬士英亦先詣卒不報謝國變後屏居墓田不肯雜髮與從孫尚廉同被執至南京伏法

龔佩齋先生傳

陳鼎

龔廷祥字伯典號佩齋無錫人家貧歲獲微俸以奉二親父居喪盡禮事母至孝嘗遊馬世奇門甚敬其為人曰吾所貴者不獨以文也孝廉勞未成進士受知於房考劉理順深器重之未選國史館劉公及馬公俱列難京師廷祥設兩公位為文以祭北面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罷失聲哭一如謝翱祭文信國狀自以未得死所不敢死福王立補選授中書謂所親曰吾半生食貧今又冷署不能具肥甘輕煖之奉少博老母歡奈何或答之曰古人以孝養不以祿養廷祥曰父母以此教子則可人子惡得為是言聞者歎服已得封差候廬郡銀屏未給米出都北師渡江廷祥痛哭面言曰吾今得死所矣且曰吾不死恐負劉公及馬先生時有解之者曰子官不過中書任不過月餘子未有死實且家有老母未可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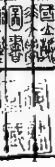
聖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

龔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一



龔經畬先生傳

先生姓龔名期字公寧無錫人性至孝讀書攻苦年三十始為諸生屢舉不售經年乾乾摩崖制義偶於尊書中得王文成集諸文清粹言愜然曰讀書有向上路沾沾章句無為也既從顧遜陽商景逸兩公講學東林每尋格致之義頗有所得一日從高公言及靜坐先生曰調息亦頗有益高公曰不居也先生聞之愜然又一日問操存法高公曰平日功夫何如先生曰好看書高公曰此處正好用功乃從先儒操存諸法過泰之最後獨心肯高公所論觀未發功夫一觀而用寂一語大率謂觀未發之學以主靜為訣以主敬為宗以禮經之九容為把柄九容條件停當身心內外一齊收斂則終日研求經義亦是栽培本體之助至此始悟看書靜坐原非兩截無事時他念不生非復往來憧憧之擾臨事因而屈之主張自在不至錯亂此真學問得力後証語也先生嘗云聖賢下語如化工肖物一字不虛改其說書最解人頭弟子日益以進當其棲息玄宮問字屢滿斗室不能容復徙徙之後又不足以容乃就文昌閣下開軒二架以居之度可容百五六十人如是者歲半以為常特著為文行社約三章以繩束之諸負挾邪僻者影去自是春秋二術科必有人金門玉堂聯鑣並進壇坫之盛前此未有後因吳君親華於東林廣址建麗澤堂為之左右提揭每歲聚學者說書堂中風雨寒暑無愆期欣議席得以不虛其造就後學如此平生實心學問尤留心於絕學告策皇明洪範經世要籍及名臣言行錄並鑒鑒可若廟廟為人嚴氣正性雖身列京

越而心憂禍。天啟間三案議起。不勝憤激。長歌短咏。以鳴不平。題曰委巷諸崇禎初政事一類。有擬請復林疏。斥阮瞻言。赦袁宗誠。目人心論。并田賦告一。時石畫情未有推而行之者。御史折公彪往巡按。其中其蓋不見題。題額曰聖學昌偏後。柴翁見之。方正復不出。安貧樂澹。雖艱窮不絕口。惟玩易一。二卦或漏舛見。聞一兩行。以當湯飲。飽食而已。壬午卒。年七十六。學者稱經翁。先生門人嚴毅等謚曰懿長先生。

東林書院志

11

鄒忠餘先生傳

先生諱荆相字公實號忠餘吾祖號長公諱期楨胞弟也與懿長公開澤洛關關之學其學以無欲爲宗慎獨爲要邑人稱二徐夫子先生弱冠郡縣試皆第一與懿長公同補博士弟子員嘗讀著湖濱集巨人有夜夢緋衣人謝曰願有以報公天啟辛酉中副車需次將貢崇禎十三年春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舉賢良方正一人補州縣正缺先生以同邑浙江道監察御史張公繼曾薦授廣西奉議州去交趾二百里無城郭官室先生除荆棘蓋草舍一二椽聚土人講鄉約立記善惡薄人知智化兩廣制臺張公憐君才賢委署義利武緣所至稱仁康庚辰升浙江布政司經歷擢雲和縣事有東陽縣生員許然率其徒數百人來雲和先生怪然踪跡用好言遣之然去日然兄許都反全華報至先生戒城守夜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三

東燭蕭衣冠獨立屢事日蹙來願以身殉國賊退乃罷其然之來雲和也將爲都內應寧陽不至康燭先生力也甲申聞國變掛冠歸寄居錫山雅陽廬俯偃舍每向人談及國事鳴咽流涕有哭國難詩二首有句云推胸欲報無由報空使孤臣血滿中有辨楚時和文信國正氣歌一首作詩後絕粒數日死時甲申八月二十日也享年七十先生未仕時設教洞虛宮弟子恒數百人與懿長公

過主東林講席自號曰三勿居士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33



張泰嚴先生傳

泰 彌

先生諱雲鸞字羽臣別號泰嚴無錫人幼爲學湛於經術有聲聲序間久之以經師教授里中士出其門者甚衆顧先生之學其故序中最優於講當其南而施講惟所詮說與時師異考之古今精晰無遺學者率疑滿腹衆論塞胸得其一言若然立解迭起問難酬答精敏四座厭心聞者以爲有積果獲其北氣象故事直指文宗按部及邑令下車率詣文廟擊講學官必以先生應先期教超之至期歷階而升一揖就位容止肅然講畢傳會時政問及邑中利弊問間侃侃當事爲之動容昔唐亮臣以上堂獻茶聽講得悟先生以言論風旨悚動上官賢於堯臣遠矣邑堯山祠春秋宜講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和主齊盟遠近四集先生儼然就座宜明聖學危言微論令人汗下又不減象山白鹿一會聽者揮扇時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一 張

邪詭誠坐此輩耳故其善口經正面是時東林兩先生方開明性善力開無善與二王相低昂先生之言實與東林相表裏夫其苦心術道彰彰如是而或以爲訓詁而已者則已誣矣彌少也蓋嘗執經侍先生云先生講論既畢必及時政得失咻吁久之或聞朝廷用一正人行一正論則欣欣喜而相告雖其身不離於鄉校而謚思已宏遠矣先生於壁經爲諸門之學其於談訓督命之大尤盡心焉使其所施設得行於時當不令天下嘗講學之儒爲無用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張

五

黃日齋先生傳

張夏

黃原原名伯英字冠龍南直無錫人先世常熟人建文朝忠臣叔楊公執之後避居蜀西胡康代有耆儒冠龍幼敏且恪隨父塾游涇里四登顧端文尚寶兩先生之門初命題中庸何爲而作也何千有立就端文奇之及長從於東林乙丑丙寅間書院毀瑯琊燒日趨書院舊址講習不輟會忠憲赴止水有司欲焚其子旋奉有突漏洩因上臺責保狀急高氏四顧無施者慨然受華孝廉園才同署狀極陳罪不及孥之意獲免嘗奉部檄修神光憲三廟實錄有史法以貢餘鎮江即博台兩岸士訂三山社入義箴宣公天神書院攝令安遠甫任指倖設賊工初邑有重囚董傳羅江譚應瑞鍾世修者獄辟候決忽流冠至新獄釋囚脅之曰從行者實否則誅董傳等數囚伴從之中塗始以家近翠妻子仍奔赴獄明年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六

竟再至數囚復請願出死力守城城得不潰當事者未有以請也至是部移適下數囚在決中爲力請於郵部曰囚雖法恩也不從賊志也守城功也謂罪必不可贖乎何以勸後郵部就題得開釋其誠時勢達經權類若此居二年卒於官

秦藩綠先生傳

錢肅潤

先生姓秦名重秦字原博別號清綠無錫人向書端敏公玄孫少好濂洛關閩之學萬曆庚子舉于鄉得山東鄒城牧諭鄒當白蓮兵燹後骨所爲毀先生至倚寓民間怡然甘之楊一聯於座右云祿薄而君恩實厚毋自薄以負其厚位卑而師道宜尊毋自卑以喪其尊其志趣不苟如此居四年士子愛戴如安定先生在蘇湖時尊以臺司交馬遷福建長樂縣令長俗放多狹雅耽念服毒草國命者先生廉知之令鑿毒草地爲渠毒類之風以息諸如黠奸胥惡豪視平反疑獄崇儉公費嚴緝寇賊海之濱鯨波不作境內以安一邑士民建祠祀之性素不耐攀奉曲器時適伏陽一上臺稍稍失度竟以此忤當事論調先生欣然束裝不少顧距任僅三百日時論以公之長樂縣八十日之彭澤令差多三之一云及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七

歸放懷詩酒杜跡城市縣堪有筵不赴間共故令許公同坐放棹祠庭卜築乾元觀徜徉林壑者九年以崇禎丙子冬疾卒年六十

五

陳並源先生傳

高崑

先生姓陳氏諱正卿字並源無錫人父太傅筠塘公東林之舊者也先生為人敦孝謹防厥隅有父風學亦如之中萬曆乙卯舉人學上公車不第退而閉戶讀書深求理學之奧緣筠塘公與先忠憲公同登薦層已丑進士素以道義相切劘先生亦嘗訪道於先忠憲與之語卽大有領會先忠憲甚器重先生亟稱之曰筠塘有子又從茲公啟新學易而易理以情其所交惟馬君常先生爲最相許者必攻舉之見有未當登除而以窮使存者必指擿之不通私臆於公門不銜聲援於貴戚色之人莫不敬而畏之曰此真道學家風也先生家故貧田數畝僅供饘粥時值飢饉指其園語家人曰吾欲出此以贖桑梓則苦不給飲自食之則不忍獨飽奈東林書院志

八

顧庸寧先生傳

錢肅潤

先生姓顧名樞字所止別號庸庵瑞文公長孫幼襲重步趨不苟追就塾父愛州公廷馬文廟及吳儀部霞舟錢太守疑暮輩先後授尚書以書經名家已而從高忠憲公講求性命慨然欲并帖括從事最上特不敢重違父意倪首據軀天啟辛酉舉鄉試爲書經名魁後屏居涇皋深自歛跡不問生產不事干謁亦不入城市不赴聘會閉戶讀書於五經無不淹洽真微所極深研者周易一經反復潛玩曰易之學格物知至之學也號爲易稿折衷諸家之說大約主理不主數嘗言程朱易至矣近世若孫文介明龍表倪謙賈兒易黃石齋易象正皆吾所不解又言吾祖於易理最精獨無著述僅仍舊解略爲去取而已後生小子可妄肆穿鑿乎其於易不尚文辭益心體而躬行之矣先生之爲學原本家庭以性善爲宗以無欲爲括而敦行以復性踐履以克欲則其自主之階津也嘗臨明儒衡服膺薛文清胡敬齋二公而謂白沙陽明朱兄一線之差又曰端文主無欲二字益丹一粒點鐵成金忠憲主格物二字蘭絲牛毛滴水不漏並直接宋儒其議論醇正若此

九

施廣知先生傳

高世泰

憲副施公諱元復字奉先別號順知世爲無錫人成而不茹履豐碩廣額爲文章精敏沉鬱萬曆戊午舉於鄉已未成進士年二十有四爲選得台州司理台負山頂源好民往往墳聚公至兼攝郡家調和軍民寇氛以輯移疾歸於多病京街武學教授下外艱服闋除南京國子助教會恩宗登極僅視供奉而一時瑞華未瑋公懷就上封事如劉公宗周文公袁孟旅公布孟等皆昌言宜大用時論重之遷刑曹旋權職方司協理司事員外郎時都城有警環畿內外千里罕有振甲死紱爲朝廷効力者公日夜警備兼稽督捕偵一十八營天子嘉厥績特旨加服俸者二賞銀幣者四除武選司郎中武選向多請囑公蒞事其弊一清絕盜亂當事議保障南服擢公湖廣按察司副使時賊已歸承天距麻城僅三百里公疾驅至麻麻有虎頭關巨盜實爲賊援公督兵先禽之賊失其援退而走蜀三楚復寧丁內舉起補福建按察司副使兼布政司右叅議而閩中復亂賊掠興泉漳福聞公請勦於撫軍率兵駐仙邑以三部軍並進而復以一兵蔽其歸路賊不支放軍行七日而賊賊殆盡前後擒賊無算南歸後遂閉戶隱居飄然世外公初受業於本孺劉先生登第後乃遊先伯父忠憲之門忠憲一見稱爲任道之器自此益勵進修言動必以忠憲爲法研求義路聞遠書務在躬行心得不爲矯激奇特之行以釣名嘗有言曰凡事要高人一着即足私意未淨自流俗觀之似高挾之聖賢之中道無當也斯言洵得師心印面亦善於自道矣當忠憲殉殫難公既周旋烈廟尋得追卹復爲補疏請諡後忠憲家日困止水方塘至不能守行路太息余以購復商於公公慨然倡出公議堅申大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十一

義而余得以貴嗣之卒歸舊業即池上老屋改爲祠追官各焉通國莫不手額以白首門生爲此昔人居場制服不而美於前矣公雖托於逃陣往往入名山桑古德好講出世法而水嘗暫忘東林先賢之教甲午乙未間督學使者及郡邑大夫有過問講席者爰採物望首以舉比推公公執卷登座或演書問或出新見能令人人悅服書院自拆毀後雖未獲復舊觀而仲丁釋菜歷數十年不廢公每祭必至登降有秩濯獻有恪遠邇少長屬目心儀禮成福飲公入座輒長喟穆然情深稱說古先臨切後學客無不聳聽者邑中同善會倡自啟新錢先生暨忠憲原以分財敦善非行當年有會即有講議即有刻甚鄭重也歲久不無磨廢得公應行之余幸從公共事接緒給散計已舉八十一會公又深譏同善之旨恒以此教訓於家且親課諸孫長孫某登庚子賢書公稱鄉先生幾六十年得見玄孫錢高者終時年七十八端坐拂拭登遐而逝

周仲賢先生傳

明史稿

周鍾字仲賢金壇人父奉時雲南布政使錫舉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惟覺黨羽以憂歸服闋授南京禮部主事抗疏極論內臣言官二事言張彝憲用而高弘圖金鉉罷王坤用而龔元綱罪趙東職斥鄧希詔用而曹文衡罷周李曰輔崇禎元罪且每賈即報牛屬內侍溫給自今銀錢臣子妄奏天官蘇徇中貴之心臣不知何所極也言官山爾賈賈道周麟臣處賢不效而惡世揚劉宗周勿獲進華允誠諸臣堪奸無濟而陳子廷姚希孟鄭三俊皆家諱且每求嚴前率皆重臣封豕自今擢棄忠良獎成宵小厥快奸人之計臣豈不知何所極矣帝怒斥為民鍾自是名聞天下初鍾世父尚書應秋叔父御史淮持以附麗此輩竟遷進來鍾深恥之通籍後即交東林矯矯樹名節及被

東林書院志

主

放與宜蒙沈韓民讀香茅山是非不少假廷臣多論薦之十五年起歷部主事進郎中為吏部尚書鄭三俊所倚用鑒言察無異揚陽知縣張明男時論議其薄而鑒極稅藝湖時不能持康還物議為入奸名頗飾偽給事中韓知愈承論之罷歸顧王立于南京馬士英既逐呂大器以鑒及雷橫祥會至立路王議今朱統續鄭曰虞固言鑒續祥等皆曰廣私黨請悉置於理復指鑒權聞事王今刑部逮治而士英劾周鍾從逆并及鑒鍾亦逮治鍾叔父維持鍾弟南蕭山知縣銓因言鑒與鍾有隙私刻縣中紀事圖變錄諸言偽俱勅進奏下江南策誣鍾為之致臣家臣邑不能洗從逆名且鑒伯美謀罪在社稷詔所司并勒配大獄居金陵時諸名士劉果等山留海防亂公為討之主之者鑒也大彼以故恨鑒鑒獄急風御史陳丹求解於士英為辯事者所獲丹衷由為長沙知州

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希大鉞指上疏痛詆鑒且謂鍾東林謂已與大鉞張孫振有雅歡功詔并下所可究問明年三月未欽伯大悲御史王樸因言斬首大退不如斬鑒鑒辭夫真王任出海內帑然乃今日冒皇子明日冒皇后山二人議論新成故諱言鑒與不立斬二人恐魚腹狐號乘間禍發米力須統領大鉞及劉澤清朝士皆觀其言而光祿卿祁達吉鑒同邑人見人稱鑒遂得為戶部侍郎何左良玉稱兵檄討士英罪言引川大鉞指鑒續祥報案周內士英大鉞並怒而鑒友人桐城左國樸黃初沈士柱皆曾列名防亂公揭建大鉞各具玉所大鉞謂鑒召良玉兵王乃賜鑒續祥自盡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一

附錄

主

成賢慈先生傳

明史稿

成勇字仁有安樂人天啟二年會試答策稱言宦官之禍彼放又三年成進士同年生邀謁魏忠賢持不可授使州推官謁鄧元傑於吉水師事之中使至知府以下俱郊迎勇獨不往止詣督其從人中使將慰之忠賢會敗獲免丁內外服歷開封歸德二府推官流賊攻歸德乘城守擊敗之崇禎十年行取入京時變考選例優者得爲翰林公論首勇而吏部尚書田唯嘉爲任清地抑勇及他幕後者二十三人爲部曹勇得南京吏部主事與論大譁勇恬然不數日即辭朝去明年二月帝御經筵問講官保舉考選得失顧德黃宗枋訟勇及宋天麟屈講官攀和之帝親策諸臣天麟得翰林浴亦得御史而勇以先赴南京不獲與尋用御史徐必弘言授南京御史楊嗣昌奪情入關黃道周何楷林蘭友劉同升趙士本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高

成傳

五

其爲父同年陳行讓坐何薄於親而厚於親之友耶疏入帝大怒命削籍提訊刑官疑杖徒不許嗣昌疏救亦不納乃擬遣戍命諸王使姓名勇獄中上書言臣十二年外吏數十口南臺無權可招無貽可納不知有黨帝怒切責竟戍寧波衛中外罵者十餘疏皆不召最後用劉宗周張璠言命吏部覆議久之孰或合詞請擢用命則部核奏請復故官帝以勇有罪方新不當復職命以他官用而聞命而京師陷福王時起御父不赴後被緝爲僧越十五年而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成傳

五

刁家吉先生傳

高世恭

先生姓刁氏名包字家吉別號用六居士北直祁州人自惠先生諱克俊之子幼負異才能日讀千言有黃冠相之曰鳳目獅鼻山項虎背亭亭岳峙非凡相也迨涵養日充剛方厚重見者有泰山巖巖氣象持身不苟見義勇為生平力學要在謹言行閑程朱一脈之傳舉天君丁卯鄉試再詣春官不第因慨謝公車一意聖賢之學構壽曰潛室學曰肥遯置五經四子性理綱目謙洛關閩諸書其中讀之忘寢食遠邇慕之來學者履涪戶外著希聖學規十二條以相砥礪甲申閏變設思廟至服衰朝夕哭臨及僞命教趣七發書拒斥之幾及於難會聞敗得解自後肥遯志益決日惟杜門立課考驗身心案頭置一册名潛室劄記有得雖夜半必錄燈灺焉取古文之發明正學者彙為斯文正統以授學者嘗曰道之不明顧學者之也釋何與於吾學借禪以混於儒者害之也爰作辨道錄端辨姚江傳習錄之非先是聞容城孫鍾元先生闢夏知之學以子靜直捷孟子陽明直捷陸子心竊向之後乃折以羣儒析其純駁衡量謹嚴絲毫爽不爽歲戊戌始得先伯父忠憲遺書讀之喟然謂此聖學真派也吾尊之若天地親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乃所願則學高子也置至奉之順積樓一如泰山惠體自檢或有過差或工夫稍不精定即詣兩至前長跪自訟久之方起每推先忠憲為朱子後一人欲以遺書續近思錄朱子節要之後明儒自嘉隆後統緒日岐得先生論定始有薛胡羅高之稱復上書燕山王大宗伯謂河津餘干已從祀奉和梁溪當補祀其服膺先忠憲如此事父母至孝父歿三日勺水不入口哀毀月餘鬚髮盡白治喪一倣古禮既葬廬於中庭三年不葺潛入內母年九十三

而歿先生年已六十有大競勸幾絕軀血數升病卧猶席衾加絰不數月病革肅衣冠起疑神正坐命子濂告辭家廟母柩及忠憲至前從容而逝學者私謚為文孝先生  
石星遺氓曰昔孟氏未得為孔子徒竟以私淑居尼山之統先生屹起伊祁紹衣正學迹其心師先忠憲事死如事生云時地雖隔朝之梁溪見知可也先生屢會寓書東林與余往復論道而余徒負淵源無能效麗澤之益先澤未斬願學在人世之間先生之風者可以興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列傳

七

陳子聚先生傳

高世泰

先生姓陳氏諱振字子聚浙之嘉善人也少善病絕意進取專心經史多所發明父幾亭先生故先忠憲門人方有明萬曆甲辰重建東林書院其時四方學者觀海來遊執經請業於先忠憲者皆趾相錯而幾亭先生寔稱入室弟子先生淵源家學晚歲研悅性理冥輟幾亭全書人之讀幾亭書者會謂幾亭有子先生為人謹防端重虛已下人以余為先忠憲從子執子姪之體維謹其生平學問所發作而見之文字者甚多而八德齋戒二篇尤為探天根而躡月窟備載余紫陽通志余服膺先生宸切而先生亦謬以余為知道凡函丈應對羊牯往來所商確皆聖賢甲裹事故余以為東林自先忠憲而後壇坫久虛若得先生尸之庶幾老成典型於是乎在因欲徵朱韋齋公命其子文公師事劉白水與胡籍漢劉東春書院志卷之十一

本

高彙庵先生傳

熊賜履

先生姓高氏諱世泰字彙庵號號石屋遠近無錫人明倡道東林忠憲公碑舉龍從子也贈公諱士鶴於東林復建之歲生先生生而凝重如老成人性孝友與諸兄弟讀書必雁序軒窗讀記誦公每於夜臥嗾呼背誦日所讀書更難聞他卷中句字輒琅琅不失一字少侍東林講席忠憲公即以遺器許之年十五為邑弟子員崇禎丙子舉應天鄉試第六明年中會試廷對第一以當恩東林者憐之初重二甲第一故例同年序齒錄參憲年先生曰父母生身之年可忘則何所不忘具以實書投禮部主客清吏司主事已卯奉命主廣東鄉試先是忠憲公以建言請廣東揭陽縣典史迎中發憤進道往返三時若有三時記先生至是携以為法庚辰陞本部司員外郎郎中旋有湖廣按察使司命事提督學政之命先生初拜命疏言鄉飲監屬優劣失實請申飭有司得優旨獎勵分別遵制明道宗經習史敦行適用舉才薦賢之條廣厲學官者真偽偏全邪正三者之辨爾入門一誤遠徑遠差生心害政由此而致楚人士無不悚息自新者江夏故有濂溪書院因下令修葺遴選省學者二百餘人祇稱其中立會規五則有收兩精神慎爾威儀調兩性情等語凡初入為弟子員者必令謁賈香陽先生家求入模樣一冊以示矜式時武書山太和宮有內監司香稅者謁以文廟賜諸生讀書明倫堂諸生非之稅監怒寢居諸生數十人為毀拆宮坊入告奉嚴旨著學臣回奏先生疏言內監僭虐罪狀為諸生辦理甚力得旨撤回竟諸生微慕三楚文獻刻楚衡述風俗錄南雅諸書琴木任滿回籍自是家居事父母盡孝養而無日不以東林先緒為己任其子嗣履澤堂更建燕居廟再得草廬



三公祠備祖豆飭威儀集一時同志恪遵忠憲遺規春秋會講四方學者相率造處問道祁陽刁先生包篤信忠憲為師與先生往復論學朔南相望若有南梁北郭之稱休寧汪學聖參先神先往復二十年間先生講道東林野服進門而請先生與首後學宗派惟程朱程朱宗派惟孔孟開發程朱是為正宗嚴馮程朱是為亂宗世之談性者既荒唐於神宗之徒尤荒唐於援儒入神之徒必欲堅持三教一家之說惜誤用其精神矣留語數十日而學聖遂悟從前所學之非聞中李顯學尚姚江特造東林會講先生因稽之曰言滿天下無口過其惟紫陽朱子乎六經皆我註脚是陸象山之口過也滿街都是聖人是王新建之口過也顧因答云陸王矯枉救弊其言如粟中大黃巴豆疏人胸中積滯未可輕施之虛怯之人先生所慮極是退而語其從遊譚宜奉為典型新安汪知縣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高傳

陳二典胡周汪佑吳曰衡朱弘施璣輩講朱子之學于紫陽書院因汪學聖遊先生門相次問學於是更定紫陽通志錄以廣新傳又以中庸一書與紫陽諸子答問往復著中庸問答先生之學近守忠憲達宗朱子而尤以朱子大學格物補傳為聖賢切實要領工夫謂朱子早慮後人認作空知但說靈明知覺而於事物都不能貫通故提出一理字以實知字再提出求稟精粗以實理字蓋人心之靈猶如火火必有所附麗而後見其光明物乃知之耐歷處格則推致廣遠所以用而不窮之法也雖物言心遠為二氏之勸傳舍格物而卑提良知終非聖門之正的確為其與致知在格物之旨不符耳故講大學者或提致知或提修身或提誠意頭緒愈紛不知仍本聖經明文在格物為大定同邑歐川張夏嘗贊之曰必先格物必讀補傳不雜二氏嚴辨無善於紫陽為聞知於忠憲

為親兄胞肫乎孺慕之終身撫恤乎葵藿之餘慈侃侃乎勃瑣之節節矯矯乎挂冠之卓拱循循乎院規之博約秩秩乎家法之節燕實錄也先生主東林書院三十餘年攝止水祠祀忠憲纂高子節要輯年譜應行忠憲祠書會八十六次率尊為守忠憲之遺以待後之學者故學者莫不知有葉所先生其教也上距萬曆甲辰東林之建蓋七十有三年云先生督學吾楚先公愛知實最深書後置泮溪書院命主講席先公咸先生之教遺訓家庭必毋忘東林一脈然則先生之教思不私吾楚而吾楚之被澤亦弘且遠矣

東林書院志 卷十一 高傳



熊新公先生傳

錢肅潤

熊新公字新公湖廣孝感人幼莊重寡言笑弱冠補博士弟子下帷攻苦厄麻肯立長老省服其精進嘗曰聖門唯顏淵好學不幸早卒曾子獨能大聖道之傳于是莫集曾氏生平行編為一帙曰布曾錄朝夕展玩亦亦趨末常小違孝事父母色養兼至母病為割天請代處友重然諾見義勇為四方學者造門請益則謂之曰聖學無過求仁仁道至大其體無方其川不息學者求仁誠非弘毅不為功彼二氏之謬妄百家之支離正生不弘不毅耳爰作弘毅解示學者學者稱為弘毅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自經史外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禮制樂律一切經緯靡不洞悉淵委而尤究心當世之務然坐澹觀等度尚不與毫髮居恒每自比管葛而顧不輕於一試故人亦莫之識也崇禎甲戌流寇大起鄉里震動先生避地白雲山將終老焉諸父老請於先生謂公邦人領袖信義素為所服若義旗一舉四方響應相與戮力保障以待官軍咸宜可辦也且多出眾言激之先生不得已同眾出山糾集義旅布部伍申約束立營寨整器械旬日之間軍事大備賊聞之遁去相戒勿犯熊公里如是者數年鄉人安堵如平時先是有勸先生應制舉者先生曰子將效魯仲連蹈東海死爾何應舉為至庚辰辛巳間無錫高公彙所督學政與復謙漢晉院修明正學先生躍然起曰吾聞高公係忠憲公從子為東林嫡傳安可當吾世而失之始携弟許永同山應試高公閱卷益加嘆賞拔冠一軍待以殊禮遂入室考道研精高子遺書得東林先賢各圖一脈歸而策家衡鄉里如故邑何為里左豪惡所忌勾引賊眾大至為亂乃號召義旅若干人與賊交鋒會大風寇奮勝士卒相失先生僅

從十餘騎遇賊大隊於水田中田淤馬足陷竟被執因仰天嘆曰予老達掖不知兵且平昔服膺陶氏教誨深履薄兢兢惟阻越是不幸遭世亂竟落賊手顧省生平有非全歸之義誠無面目見先賢於地下既乃曰成仁取義孔孟訓也衷心如皎日更復何恨言已罵賊不絕口遂被害時長君賜履方九齡能讀父家藏諸書守之勿失順治戊戌成進士入翰林累官武英殿大學士兼刑部尚書康熙庚戌以覃恩贈其父如子官其後賜履歸里讀書下學堂作學統全書及閑道錄皆明先生之學也大君賜璫丙辰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一室砥行並能復先生之教云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室

譚遜菴先生傳

高 差

先生姓鄭名曰初字升武進人初爲名諸生現後社得維斗錢吉士諸公角藝論文即以天下爲已任聞其師劉念臺先生楚鉉元爲位以哭甲午拜劉先生墓於下將其子均棠平生著述成全書排次事蹟爲年譜曰初訂正并爲先生作行狀其末云曰初之得從先生學也以清惠張公故清惠從先生所歸命曰初亟往見曰劉先生今之周濂溪也後數年先生罷中執法乃始就弟子禮謁見先生於都門因待問客請先生既直舉原本視之又責以經緯近裏一日先生視以未裝與陰陽動靜一砂之妙曰初曰此理在心體之自見而求之書冊者不信也如中府末吉上天之數無聲無臭又何居先生曰正中庸一書歸宿也不徒曰天而曰上天之真分明有主宰是者此主宰非耳目見聞所及故曰無聲無臭亦書院志卷之十一 譚

與吾人行止起居寢飲食無非此消息卽至萬事萬化闢關縱橫未嘗動著纖毫乃所謂無聲無臭也豈求之官有冥冥莽莽無歸者哉曰初聞教增悅復進曰中庸既明道之所自由又從夫人之所大同者指出中和若曰天命之性非他也卽此喜怒哀樂是也子思辨繁爲人於此最切首從天命起末歸天命結中間就日用人倫天下國家章王其大用極之聖神功化而一本於天德之理不得有幾微增損夫子謂一書歸宿悅在是乎先生曰今日所言毋已太高更須自己反觀得力安在曰初曰條備病坐不知若使知而不行與不知何與程子曰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所以慎獨爲千聖傳心之要劉先生頷之其爲狀大略如此一日携狀過果溪并劉先生平日所著書示余祖學德公且曰先生壬子赴官道謁忠貞相與講正有問學三書皆儲宗問德劉先生之學

卽忠憲公之學也因作高劉兩先生正學說略曰忠憲先之得之於先生祖重修持會稽翁先生得之修求後五稱解悟忠憲先生以格物爲宗成乎形之謂物本乎天之謂則會稽先生以擴得爲宗一於位之謂獨居於性之謂誠要以窮理主敬用各有當而進實指於孔門之博約也虞廷之精一也兩先生所由有接其傳學者惡容以偏廢也宗仰高劉窮理主敬之學非合如此學者稱廷菴先生

東荷書院志

卷之十一

傳傳

聖

孫麻門先生墓誌銘

湯斌

康熙十有四年乙卯四月二十一日前萬曆庚子舉人故君孫先生卒於輝縣夏峯之居第一時監司邵孫之大夫與方數百里鄉大夫士哭乎屬路不絕城內外市者罷市者廢未里老嗟嘆子弟輟誦結墓學使檄郡邑列祀百泉書院其冬十月十六日葬夏峯之東原距生萬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享年九十有二矣追夏之傳自蘇路閣閣諸大儒後莫盛於明之河東姚江先生幼嘗慕漢吉水諸學都門之日與鹿忠節公一堂默對以聖賢相期許忠節既沒獨斯道者四十載年愈高德愈劬其積力久篤實輝光四方學者不謀而合曰夏學今之可東姚江也兩朝徵聘十一次總肩責於嚴谷守令敢趨就道者數矣先生堅卧不起故天下稱爲微君焉先生諱奇達字啟泰號鍾元係定之容城人高祖端曾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碑墓誌

墓

祖廷寶首有隱德祖臣嘉靖辛酉鄉薦任河東鹽運司運判以清慎稱父丕振率貢授儒官孝友著聞母陳贈人兄弟四人兩兄奇儒奇過皆庠員弟奇彥以貢士任武城知縣先生少年懷慨有大志十四歲誦榜尚寶補庭補庭間設在園城中內無雜物外無敬畏當知之何先生應聲對曰效死勿去補庭曰此足下子生平志補庭者忠恕公子也十七舉於鄉叔第不蓄一錢兩居父母憂治喪一準古禮僦兄弟特廬墓側飲食必祭風雨霜雪哀音動人管輅人曰少年矣意功名自雙親見背哀傷窮苦中証取本來面目覺何來氣質之偏蓋學問實得力於此云居京師見曹員子公學仁禮以告性然此心與天地萬物相通時桐城左忠毅嘉善魏范節長洲周忠介以氣節相高見先生皆傾益定交高陽孫文正公甘師開門鹿忠節爲監軍約先生同遊塞上編覽山海形勝指畫

如掌孫公留共勦軍事急辭歸語孝元儀曰將相不台未有能立功於外者公信不愧吉甫如時不可何天啟末年逆閹竊柄左魏周三君子相繼逮繫過白溝從騎孫布先生與門人張果中拊捥謂護其家體且告之曰雷霆雨露總是君恩諸公若思諸公指據其子弟僕從嚴衛嚴緝莫敢令者先生與鹿太公爲之寄頌左贊寧督學三輔又屯田有惠政時坐熊經帝威者按備至先生與鹿太公謀設嚴建表於門曰願輸金較左督學者聽於是鄉人投匭者雲集左既考定則又按籍俟散去京師不二百里舉婦孺敢不畏聞知闕亦竟不知也當事急時進弟奇彥同鹿公馳門喧傳公書高陽公求援公即具疏以違事請陞兄奇達機宜都門喧傳公與晉陽之甲關夜統御床而泣公抵通州亟降旨勒回公前諸君子不可救矣蓋正人爲國家元氣非但危急友難也事之不成則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碑墓誌

墓

天也而世徒以節飲視之遊矣客氏第先以時煇半寵士大夫企所知送名馬以家貧不能具芻秣辭致易秣之需以病難不能乘辭持小人惡而嚴頒如此崇獻戊辰督學御史李公藩舉孝行奉官建坊庭表給二丁侍養丙子容城被圍土垣將圯第七晝夜爲攻具先生指示方畧士民協力捍禦城賴以全事定巡撫鄒祥史恤刑部郎交章聞於朝特詔褒嘉兵部尚書范公景文聘贊軍務回許不就時危氣漸逼都城携家入五峰山結茅庵等親識從者數百家修武備嚴教條所以整齊約束之法甚具更日與其徒講學習禮賦詩倡和絃歌之聲相聞常兵戈搶攘時產客難盜賊睥睨不放犯嗚呼先生之不用於時豈先生無意於世蓋亦知天意之不可同也國朝順治初祭酒特舉長成均以許文正相擬中分大臣推敘曰至先生純意任進移家共城闢兼山堂講

易其中率子孫畔緣自給單瓢爰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求學者甚衆有大俊歸老於家北面稱弟子者有千里遺其子從遊者公卿侍使前過衡源不入公署屏驛從以一二先生爲快先生涵養益進自強不息剪髮起爲先祠畢退居一室虛心端坐即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空問隨人淺深晝夜不憚子孫甥姪數十人批議進退皆有成法出門內外肅穆穆穆移寂若無聲而諸事似有調理嫻放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親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發覺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卽兒童牧豎亦知歡喜尊敬至於事變之來衆人震懾不知所抵者處之裕如未嘗爲微動於中也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諸墓第

天

倫常爲實際管言七十歲工夫家八十而落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又曰生平所見有時而遷而獨知之地不敢自欺藏得天理二字是千聖真脈非語言文字可以承當故言心卽在事上見言已卽在人上見言高遠在卑邇上見言上達在下學上見藏就功勳不敢將就冒認慎是慎獨而已所著有理學宗傳四書近指演易大旨書經近指聖學錄兩大案錄甲申大難錄成案居文集各附目錄叢輯人物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室家乘四體酌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共若干卷嘗嘆世之學者不務心得株守藩籬物我未化先生真見道之大原無建矣無背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證天命原初之體可謂千聖同堂崇化與遊者矣程子曰世無真儒天下買買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自先生講道山中公卿大臣四方學士聞風而起皆知聖賢之可爲異端邪說不足

以亂孔聖之真其有功於斯世斯人大矣若其自得之深精微之蘊非學問有得於心者烏能測其所以然乎誠何敢謂知足以知之然奉教有年竊觀其語默動靜元氣渾淪全體大用光明洞徹其斯爲發道之君子何疑歟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諸墓第

完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二

列傳六

泰大首先生傳

高 崖

先生姓秦氏諱鑑字大首號弱水先忠憲公高第也父水菴故事忠憲爲入室弟子并率先生拜忠憲於講壇誠之曰自今以後一言一行必以吾師爲法先生遂受業焉強學力行克成父志崇廟丁丑又與余祖彙新公同登進士文章氣節互相砥礪旋筮仕江西清江既又補山東遂萊後以考選擬授龍曹委公曰廣在探磨屬官衆中泰某清品真才他年公輔器也乃擅河南道監察御史居未久見國事日非遂力求去歸隱於東林之南坂曰千休館歲時朔望祀祖祠外終不一至家也先生幼有孝行非父母竭盡色養無二弟友愛特至且以道義相劇切居官公物仁恕所至輒有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善聲去清江時上官徵僅門稅甚急乃捐俸三百金應之謂父老曰以此爲汝曹別已卯分校秋闈所得多名宿巴縣令王錫以兩節終者其首薦也考先生生平孝友型於家忠信播於鄉惠愛施於民靖獻著于國讀聖賢書行聖賢事與忠憲之學如符節紫居千休館後一以造就人材爲念錫之人士爭學焉年六十五而卒門下私謚曰文孝先生且立祠於千休館猶祀忠憲於止水之臺也繼復公請從祀道南祠水菴先生旁父子同事一師復同祀一堂豈非古今所希觀者哉

胡慎三先生傳

高 瞻

先生姓胡名時忠榜名時亨字伯昭別號慎三無錫人幼孤力學即心慕先忠憲之爲人崇禎丁丑與余祖彙新公同登進士第在來問道最厚謁選授南昌府推官南昌省會察劇民風刁訟宗室賈陵先生仁明清簡具有風裁會妖賊張善微亂定策會斬首從百餘賊遂解散悍宗五閭王等肆橫揭院題去地方以安及饒州寇叛用以盜攻盜之策悉平之時民侃侃起數出方畧定進賢萬年金雞諸邑變矣未春上寇李肅十等僭號通楚獻賊巡撫張公鳳嗣會皮撫林公一柱檄行監軍道事先生出奇用間以撫爲躬不越月八獻奇功悉斬元兇大書荷戈爲賊荷鋤爲民二語以安反側又念難民未赴登賑賑濟清遠于女收養枯骨時歲更生奉新靖安安義三縣各立生祠及陞任去閩郡士民有像祠于東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胡講堂後祀于名宦祠南都考選授福建道監察御史江西按臣周燦追敘平寇功特加一級所奏如清言路正綱常收人心陳軍功清屯清折諸疏皆侃侃大計惜不能用先生性至孝父偉有還金體德早喪前釋褐即疏其母處太夫人苦節得旨旌表居官更忠節崇道義如修孫許二公旌忠祠議留清臺子祠祖復梅子東祠皆有闢風化者平時究心理學著有聖學源流錄及先忠憲續近思錄序癸巳秋常郡守宋公之普與先學憲公講道東林先生舉先忠憲教學東林之語以示學者一時群推正學云

高若谷曰聖學之有源流由來尚矣先生迥而窮之而源流以清至先忠憲之學得之考亭先生謂新近思錄一編可闡朱子之集成即可闡公之願學是深知考亭即深知先忠憲者也先忠憲之學于是有宗矣

嚴佩之先生傳

嚴毅字佩之無錫人別號生軒弘治壬子鄉薦仕至安吉州知州  
 月廿公桂五世孫公負至性孝友絕倫弱冠補弟子員旋食饌受  
 業於鄉總俞馬素修兩先生門家貧屏息銀應邑長以其貧或分  
 清俸亦未嘗走謝訓授生徒以資養親弟姪妹高第多出其門  
 一生篤學好古手不釋卷凡經史百家靡不精究尤潛心於易復  
 攻春秋嘗課其弟教日讀書以理學為主昔自得高子遺書方知  
 有歸宿處既而與鄉先生講道東林高學意乘興推為至席作實  
 修近前祠祀又相與輒高忠憲公年譜高子節要東林志諸書公  
 於功名兩字絕不真念日甲申後遂承謝試拔推於理學是荒江  
 窮學志嚴能鱗其各賜以額曰力扶正學致杏林門終不一朝  
 其孤介高遠類如此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四門

王敬哉先生行狀

汪 珏

公諱崇輔字敬哉其先家河間府之任工自公曾祖光祿府君始  
 來京師贊於晉故遂為宛平縣人家高微落不知其族望所自始  
 凡再傳而家始大錦承府君性孝友讀書知大義掌東廩太監陳  
 矩賢之欲援府君為理刑力辭不就布政府君舉萬曆中進士初  
 仕潯安府推官以清節著一府人稱之曰王青天但供潯安水耳  
 自後歷官皆有聲績殿而董文敏公其昌表其墓府君無子錦承  
 府君生公甫即印以子府君為之子伯長善屬文方及詩歌古文  
 辭皆優為之相塾受知於因子監司業張公彙校學御史左公先  
 斗二公素名知人每見公文輒歎曰此公輔器也年二十六果於  
 鄉又十六年舉進士知公者欲引之入翰林公方請假營撫大人  
 葬未暇仕也而值流賊倭京師遂舉其家播遷東南久之始歸順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附狀

治三年 世祖皇帝徵簡文學之臣以儲後用公家有選印授  
 內翰林國史院庶吉士特免教習與諸詞臣一體辦事與修明實  
 錄並除秘書院檢討歷侍讀選國子監祭酒入為弘文院侍讀學  
 士還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如故以疾請告十二年刑部左  
 侍郎戴公明說薦公可用吏部難之世祖素知公道遂部議  
 而起公於家其明年以原官兼弘文院侍講學士還國史院學士  
 尋以 太宗皇帝配天 節加一級進吏部右侍郎兼學士如故  
 如故尋轉左不數月遂拜禮部尚書又明年加太子太保公自為  
 諸生即致力於學日誦記數千言自經史諸子百氏無不貫穿每  
 考論古今治亂興廢之故輒慨然有忠憤世益務為經濟有用之  
 術在弘文院 諸學明李殉難諸臣始末公即疏言在內如東閣  
 大學士范景文以下二十有三人在外如山西巡撫都御史蔡懋

德等五人或以其身使節死或父母兄弟婦子相隨死或家八閨門大小俱死其忠烈相同宜並賜褒揚以廣作忠之典疏既上時論悉以爲允及在臚部感上知遇益盡心於職掌會御史乞更定帝王廟祀典公疏言廟祀自前明迄於本朝皆經定皆祀從來開廟帝王功業顯著者至於守成令王業不及與中間如商之中宗高宗帝周之成王康王其行事具見詩書漢之文帝史稱其節用愛民方內安事家給人足宋之仁宗亦儉仁聰明之孝宗亦與仁宗相類憂勤惕厲終始不渝此七君者宜百世祀不當以守成見格又言宋臣潘美不當在從祠劉炎凌三命爲將凡三致敗一敗於富平則關陝遂陷再敗於淮西則鄆境叛命三敗於符離則中原遂不可復且勅李綱殺曲端與岳飛議不合於其積慮在於併兵雖爲南渡各臣而初無灼然可見之功亦當罷其從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五

詔議給祭禮公疏言宜奉肇興景賢四祖及太祖前向大宗東向又詔議大享殿合祀禮疏言本朝所封歷運山宜附中岳壇天在隆東二山宜附北岳壇如前明附祀創有聲議請祀周公於孔子廟者公獨以爲不然疏言周公制作前代其諸帝王今既祀享武王於廟禮數隆重若復祀諸文廟之中於禮爲贅若尊崇之得也議者謂北岳恒山立廟曲陽非是公以先儒言考之曰按曲陽有三地里志上曲陽屬常山都在恒山北谷下曲陽屬鉅鹿郡鉅鹿少陽亭晉荀爽滅鼓其處也今之曲陽既非鉅鹿又不北谷距恒山絕遠遂疏言宜從議者移祀澤州爲便是時天下大定朝野又安天子銳意興興禮樂公既鉅儒問學淹洽爲上所委任而又身居禮官之一切制度治章必皆援古證今侃侃述自雖或廷議糾紛亦皆俟公一言而決

上亦必從公言由是眷注日厚公有賢長子曰胥庭先生熙光與公同爲學士至是亦以考績加禮部尚書父子後先同列海內榮之以爲國家興數王氏盛事晚近數百年以來所無有也顧天子方需用公而公且以疾請告矣疏凡再上優詔皆不許會世祖皇帝奇策羣臣公治大行之喪及議上不得已于告公雖里居士論益翕然推之康熙三年疾良已人咸望公復用或私相告語曰天子且旦暮召公而公於是歲亦甫年六十有三勸止嚴章如少壯者故事當赴補公程不肯走遂以老乞致仕自是迄公之歿凡十有五年終不復言出矣一時有識無不爲公惋惜亦無不服公進退大節以爲仕宦者所難公交游滿天下少門所親密者率多文章意氣之士既購貴賤引不少息雖卑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六

復進輩行淵絕無到門投高必相與握手款曲凡被公禮遇者人人色喜謂王先生親我也諸所獎借其後率皆成名性清慎不苟於財嘗貨前明中貴人何某金百兩何死於盜公無所歸金遂令諸僧寺且設位爲文以告曰吾用賞故人冥福有同年生宋君某者寓赤金百兩白金千兩於公其家不之知也宋君歿公促其子至如數與之金其子大驚願以其半奉公爲壽公笑曰如是則與乾沒有異乎竟悉予之平居無聲色博奕之尚晚歲益嗜澹泊惟潛心先儒義理之說以躬行心得爲主至於諸儒論難不強爲異同及其贊之於文原原本本下筆輒數千言而悉根柢乎六經其論辭風雅正變則謂論正變以體不若論之以聲蓋體由聲而定也三代以上詩與樂出於一古人以聲詩樂之樂是故詩在聲孔子刪詩得其聲則存不得其聲則不存或謂詩有正變聲何以



有正變不知官商角徵羽正也變宮交徵皆變也後儒補六生詩又補肆夏詩皆未達乎聲之義者也論春王正月則謂春秋之作孔子尊王之作也因魯史之文遵周代之制舉乎無可述者使以夏時冠周月是倍王非尊王也是故孔子所書春者即周之春所書正月即周之正月也其說悉有裨於學者至其他碑銘之文尤見重當世于若孫欲榮其祖父者往往數千里推公之歸其辭皆與核有則令翰林侍讀學士葉君方萬斤公集曰色黝然而光味神然而長蓋寶錄也聞名賓從子姓與之觴咏及雙遊山水間所賦詩清新整麗見者爭傳頌之有青箱堂詩十卷續詩十二卷文集十卷家譜年譜各一卷雅著述若干卷以其年月日遺疾卒於正寢以其年月日葬於西城關外坊畏吾村之西

孫北遊先生傳

錢惠潤

先生姓孫名承澤字退谷別號北海順天大興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主吏部侍郎生平博學嗜古著書甚富共有關正學者尤莫如五先生學約及考正晚年定論二書序學約云學非博不足窮理非約不足明要博而寡要則汎濫無歸聖門所不貴也宋朱子集周程張國先生書最為近思錄近錫山景遷高公取朱子文集語類微近思錄為要兩書精粹以實余讀之不必釋手誠願原本本十四類每類中諸各集一處或語意重複及全集中有可入者間有損益名曰學約益天下之理約於五經四書經書之指約於五先生五先生之學約於近思錄節要二書雖卷帙不多而全體大用備焉此聖道之真傳也其片晚年定論云陽明有朱子晚年定論一書或謂其一生脈絡朱子晚年作定論其極心之藎而會東林書院志

莫震西先生傳

高 時

先生姓莫名廷履字玉臣別號震西本富之武進人自湖干徙居  
 蘇錫熙春里順治壬辰成進士除湖州府推官治績見李蒼平  
 錄時上官有以振黨陷手人者先生不可上官怒爭之益力乃罷  
 職歸家后好讀書早暮手不釋卷凡天文地理諸子百家靡不  
 類以編覽益潛心考道由先學憲公講學東林書院至老不衰者  
 有願學編理學醇雅辨諸儒語錄諸書而自記留耕室有云予祖  
 業二頃北年災於勝吳於暖復災於更子曾不介意予所憂者食  
 泉禍水溺心猶潔焦思燥性偏虐驕陽三彭二醫俱恨最賦子願  
 以仁為穀種義為時措禮嚴經界智析秀苗毋欲速而回宋人助  
 長劫不然而譏莫裨弗如遜志時敏以當終歲之勤勤德鄰仁輔  
 以承雨露之灌溉樂道進修以為逢年之銓獲彼以耕為耕者夫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九

子所謂假在其中以學為耕者孟子所謂假乎仁義也以田為田  
 者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倉不過數年之計以心為田者  
 若耕之課吾子耕之吾孫與曾孫耕之斯為百年之計也夫為百  
 年之計則所耕者既深所留者不亦多乎斯言也當耕而耕始終  
 無一計功程效之心夫是之謂純心之學

汾陽巷先生墓誌銘

汪 璣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某日工部尚書雅州湯公斌薨於位年六  
 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遣滿漢學士以海  
 奠公惟命其孤號驛設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計聞於吳先  
 是公嘗駐節吳中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怠為公建生祠於學宮  
 至是會喪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職謂數百年來自周  
 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建撫未有如公者也而公巡撫江南者  
 方枋用世錄張甚忌公聲望出已上又嘗以事徵庸巨萬於吳有  
 司有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可違衙公削骨公既去吳還朝  
 上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虞公於 上前必欲擠死地相  
 上神聖檢知公無他故得保功名以終建公捐館舍未逾月而  
 忌者事敗跟踉出都門凡都人士說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已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十

氏姓名與手相詭言以其嫌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  
 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上  
 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既嘗與公同  
 史官又焉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閣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  
 公字孔伯別自號荆峴晚又號潛菴先世由潯州之來安以軍功  
 為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雁陽衛遷家於淮後又以功世襲  
 揮食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張州衛守備諱某者公高祖也曾祖  
 諱某縣丞諱某祖州學生諱某考州學生諱祖昇以公貴封中憲  
 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奉人被執不屈死  
 疏書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習弄槍長願以學自  
 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朱諸大儒書年甫臨冠舉順治戊子  
 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弘文院庶吉士授國史

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不花之義  
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未達天心抗節以死  
者似不可棄以叛書之須寬宥之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  
甚政府見公疏不悅世祖顧召至南苑慰勞其四於是聲譽大  
著居無何詔遷翰林官任監司俾得知民事以需大用公典在  
選中出為漣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王師方下滇黔關中皆  
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芳午頗踰橫不戢民閭苦之以差徭煩  
重相率竄走山谷公成局吏毋苛取民財毋忘用罪大兵來吾自  
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束約未幾三年流民歸復業者  
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保中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義  
砲石監至即以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盜賊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謝枋得

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領北道參政公治所在賴朝西  
省上游地倚山深箐大盜窟穴共間時時出肆焚劫惟海寇犯江  
寧額入驍然各洶洶思亂公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人誅漸  
上謀者一人及城中森長與盜謀者又一人而賈其餘黨賴人以  
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  
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  
相委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回葬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賢壘  
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重稱之歸而所得益逮所行亦益力  
屹然推中原巨儒學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 御試  
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珣輩同入史館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侍  
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總裁官既又直經筵纂修 兩朝憲  
訓公在 上前進退用雅徵陳詳盡深辨 上意超擢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史巡撫江南陞辭之日 賜鞍馬綵  
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  
類此江南放習豪倖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喜播博博  
戲歲時婦女爭效妝服服趨山水間以為常而市井無藉子率  
向拳勇用關毆恐傷民財事悉仰恃勢豪為黨案不可完詰其尤  
無良者則鬻身旗下借以修葺數公悉禁止不少貸索多誦祠事  
傍仰山五通神尤嚴盛集劇者載鼓以牲帛往賽禱者絡繹相繼  
致巫覡閣入園闔號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  
至五通祠取土偶投諸湖中衆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為政簡靜然  
下令期於必行賦吏盡背悉搖手屏足相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  
朝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為崇勸數親詣  
學宮命諸生講孝經俾切親悉得列生以舉相循細民若惟恐傷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謝枋得

之若吳俗自是大變雖窮鄉僻壤莫不感頌其政里巷因公之姓  
至以謠語呼公清湯云公屢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重徵積逋為  
分年帶徵請捐十八十九兩年吳人疾苦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蠲  
明神宗朝所加九厘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州縣賦部議或從  
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五年春有 詔擢禮部尚書掌書  
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阻阻公行又  
不得則遮道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  
已思者規知之愈益德公 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  
何公亦感 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疑不挽忌者方  
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道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  
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  
閣擬 旨下部究正使 上乃命九卿更議求成欲抵漢臣罪忌

者逆祖公幸勿倡異論公曰彼應前言事耳大臣不言將愧謝之不暇而恐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慙且憤所以誣毀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示恩千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爲謗言所中而有補導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欲藉是加罪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嘆廷臣交章劾公乃薦前道臣耿介介得皇太子講與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復嘆廷臣勸公所薦非是部議卒成上特寬其罪錫五級留任猶不愜思者意羣謀中傷益急公也聞太夫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上遣使齋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母老萬不能來奏上有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上怒將隸公籍旗下得旨猶秘之急召詣閣中公以病狀披上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源流錄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源流錄

與道路詳傳漸向書入旗矢皆泣下而簞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並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閣公遺始散是時徵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已而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先生果病至此耶越數日命改工部尙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與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卒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請諸公若聞俾解者公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向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末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爲難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探而一以誠正爲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一以忠孝爲先所撰洛學編一書補摩州志五卷詩文若干卷現在史館出入必循藉公泮蠟講者甚至不知公爲程朱何如以視真疑許姚諸儒則當出其上矣說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

與而公欲薦璫爲明史副總裁自江甯被召又欲以宮祭薦璫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共退不願與公同共進也璫長於公三歲於今猶視顏人固而公不可作矣每憶公慷慨濟濟彼何何怨孰筆銘諸然璫惟以直諫爲公所許倘不能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譴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自吾死友哉銘曰倚湯屢遷舉與離陽建公之身瀟久益昌爲國純臣爲世儒瑯道續洛閭志宗授益繼吾世祖披公鈔年起家內院付以大器翩然引身潛蜚閭里世祖儲之遺教聖子入登侍從出指江淮帝念歲歲往哉汝詣再期或成述蒙節席適彼含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暫於坎出險斯艱風雨露雷閭非帝德帝心簡在寧虞臣測生榮沒哀公矣懷焉天可必乎人定勝天黃岡之邱不驚不圯瘞然銘詩以誌良史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源流錄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源流錄

熊嶺修先生傳

高正生

先生姓熊氏諱賜履字青岳一字敬修號愚菴楚孝感人其先南昌人也由順治戊戌成進士入庶常歷官東閣大學士既歿而朝廷隆禮師傳易名褒寵賜諡文端學有淵源則附敬修先生云先生生而老成端垂垂時贈公弘毅先生先生先忠憲遺書一編授之曰東林爲道學正宗吾少幸出學憲鄧山高公門高公於忠憲爲猶子以得諸親家者數迴後學得粗有聞如見曹能廉膺是編便是聖賢路上人也先生受簡再拜曰謹受教嗣後歷官禁近諸所請述一本東林首趣爲宗其在閣學也上嘗命講大學首節經中庸性道教等義先生敷陳悅切條對曲暢毋贅一言上未嘗不點首稱善後先生掌院事入直經筵首舉尚書人心道心爲對其於理欲前長辨析老茫一時感動當宁同刻成嘆弗如曰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五

萬世者自有 國史在  
贊曰先大夫之督學三楚也嘗建瀟溪書院首拔贈公弘毅先生得至講席歸里後不遠千里時以所學相質證後遭流寇喪亂以守正不屈死曰吾不敢負梁穀之止水也非學有源本而成就如此乎敬修先生稟承家學以相 天子論道經邦弘濟萬物可謂有體有用矣其與贈公相繼重祀於東林也雖顯晦不同而後先濟美有以也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去

陸稼書先生傳

王村佐

國家重道崇儒德教期洽端人正士後先輩出其粹然一出於至正為東南道學之宗有陸稼書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諱隴其唐辛相宜公後浙之平湖人生而粹清端嚴莊重不苟言笑孝友其天性也幼讀春秋傳過目不忘稍長博通經史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於四子書章句等復不厭不啻故絮之於口被服之於身故其生平所成就皆本諸躬行實踐而其文章政事表見於外者又為士大夫所共知宜東南學者咸以爲朱子之後斷推先生也年三十七舉於鄉又四年成進士授嘉定知縣縣頗廢靡治先生深已愛民力行節儉抑吏胥黜豪右民俗不變去官之日小民遮道攀號聲徹數十里不絕既不得請開刻木爲王尸而祝之會左都御史許州魏公環極薦廉吏第一復原官再授嘉善縣先生力行東林書院寺

卷之二

七

聖恩寬大曲爲保全歸田之後江南學臣欽

皇上御念先生又欲起而用之而先生已不能待矣

先生之遭遇可謂盛矣夫天不假之年未竟其施此又士君子之所共惜也昔子清端公嘗告人曰天下清官惟陸稼書許州魏公亦謂余曰昔陸稼書云州縣親民之吏民間瑣細當爲分理者爲大吏惟推公廉靜總大綱嚴責成其於事也多不如少不如無與民休息而已迨余巡按直隸詞訟紛如見有愾非可惡者受而理之及按其事無一字實者而文殺上下曉諭時日兩造之身家保不可問然後知稼書之教我者誠至矣余在吏部澤州陳公爲眾宰告同官曰今有志於學者必自虛心培塿斷如此陸稼書之言也願諸公共勉斯語耳夫三先生者海內所謂大賢也而居恒東林書院寺

卷之二

本

吳徵仲先生傳

施劉曾

吳徵仲先生諱曰貞就敬甫徽州歙縣人也生而穎異少好學未弱冠補弟子員始而從事舉子業江左文壇名望素著繼而潛心經學家資甚豐金匱問業家有高第病先生從繼顧高第先生手授講學於東林書院四方來歸因在遊寓從東林諸君子後虛心請益研求下學上達之旨析疑問難時出議論藹之紫陽通志後返故園益向學紫陽遺古兩書院中會講不輟時則有胡鮑屠汪楊若江點菴施虹玉諸先生其相討論悉守白鹿洞學規而學緊則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究其得力處尤在一敬字因自號敬菴學者宗之群稱爲敬菴先生蓋先生天資高過於書無所不讀而其尋繹把玩終身不厭倦者則惟小學近思錄四書六經及漢洛關圖諸書迄今紫陽遺古之間學者者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九

起知所指歸者先生引之力居多大中五考勸張公當今理學宗主也平日所傾心折服者惟先生簡汪點菴施虹玉兩先生著述且有殘編斷簡不可輕置之語嗚呼觀張公所折服於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所以爲學業可知矣予愧鈍後俗質狃於中外三十餘年未暇講求性命之學今老而歸田時與東林諸會道南遺規猶在令人慕之念不輟也嘗讀先生書竊嘆其義理淵深其足以分衆儒一席所著有周易粹言大學章句翼中庸章句翼已行於世其餘若周易翼四書翼周子太極圖翼西銘翼三十餘種因貧不能刻向藏於家歲終已後學同人公舉先生至崇祀東林書院道南祠祀宋儒楊文靖公龜山先生永馨祀典云

汪然菴先生傳

陳延年

文學汪先生諱璵字文儀號默菴新安之金城里人也系出周晉成公子汪侯而分派則自唐開國鐵佛公始代有間人歷傳至文學賴傳過人十齡通經史大家然不屑事俗儒章句而惟於書之原道年十六卽手錄理學諸書潛心體認可謂問道甚早矣性孝友色養其尊人鄉賓惟聯公繼志守身貽說令名丁內外艱哀踣骨立行道傷之以弟歿憂勞成瘵血症歷四十餘年復爲其季病且歿兩發瘵疾幾憑人服其至性近世希觀少道喪亂家中落菴治生以佐甘旨騰仲季而一燈午夜雖那寒暑而終其身弗稍懈中年僦居漢陰因占籍中楚文譽日噪不十年聚去淡如也惟力於躬行一言一動必秉成法身修教成庭內肅然生平樂業而不妄交所師友若錫山高彙旃先生吳趨徐侯喬先生及同里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十

汪石燕葉蘭桂數會友而已故高榮翁先生青詩有曰遠矣撫手皆奇士還里謂心有碩儒蓋紀實也於憂患中以讀易求寡過之旨故所著有質疑二十卷凡八易業而研究愈精考呂熊文端先生亟稱之曰足下辨志既勤衛道復力立言端以浴閭爲宗而其才又足以發明之故詞旨明晰發前人所未發大有功於四聖近大中丞潯川張公序之曰力學篤行道宗孔孟理本程朱其實地發明處都從身心體驗吾知大易真詮自伊川紫陽而還汪子分一席矣其見重於有道如此又有語餘履錄文集卷然草詩集儒典堂文錄大學章句釋義周易補註便讀月課問答各若干卷其他校錄評選前賢書甚富或行於世或藏於家皆可垂諸不朽者年七十四卒疾瘳之前數日仍手答吳門秦九賈論格物致知之義蘭吳說闢正學妮妮數千百言則生平之所養可知也已有十

名鈞字騰石食餽有年能世其家學

贊曰予少與騰石同庠得拜先生于漢高寤寤儀範嚴肅望如山  
嶽及聆其聲咳談論如晷日生春風中不忍去也尤善言易勢與  
予及覆於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道不啻三致意焉後予令西安  
猶寓書教勸進予以古之循吏意氣固已動懇矣今先生歿名愈  
尊道愈顯雖未少見諸設施而著述弘多皆大有關於名教開示  
來學蓋彬彬質有其文醇儒之業不徒稱獨行君子云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墓傳

主

施虹玉先生傳

蔡源克

先生諱璜字虹玉號誠齋徽州休寧人幼蒙重寡言笑望師即心  
異之年舞勺已過孝經小學四書稍長事制舉業應試過郡見  
紫陽書院中有諸學者先生諦聽心悟事也遂結誼遂恍若有見  
得啗口中學若當如是矣舉業非吾事也遂絕意仕進發憤潛修  
卒以理學者稱云其爲人以古道自處而一生得力尤在誠信兩  
字每謂吾儒以誠守身以信應物自然內外交修而學始立業爲  
學以朱儒程朱爲的兼于濂溪橫渠及明河津餘干泰和諸子之  
說無不日夜精研晰其同異辨其源流而得其指歸所在其講學  
也在新安紫陽遠古兩書院每月會講省省推先生主講席先生  
必先期齋戒肅衣冠欽容止危坐正論儼然以一身當嚴師益友  
而於先儒語錄尤多所發明能使聽者盡發總倦以故四方學者  
東林書院志 卷十二 墓傳 主

爲然宗之其來遊錫山也以康熙壬子歲時劉先生前楚學憲  
解高公以忠憲公猶子主持東林書院先生負笈遊學歷吳越邇  
梁溪登東林講堂慨然有吾道復興之志以稟賦先生實得忠憲  
公家學淵源遂執鞭行師事禮高公同雅重先生每會輒推爲祭  
酒先生亦重任不辭其立法引掖後進也尤容以容其外九思以  
養其內九德以要其誠而所尤淳切者惟以修身立誠深相策勵  
學者佩服景行一如在斯文時其所著有思誠錄每日以存何念  
接何人行何事讀何書吐何語五者自勘座右大書毋自誣罔人  
毋自欺欺人以示警更有小學發明五子近思錄發明兩書皆行  
世最著者先生功在理學五十餘年而沒後十餘年諸同人公  
舉祀先生於東林道南祠先生之學益以大顯余雖不復見先生  
而少時猶及事內祖學憲高公即耳熟先生名學憲公諸孫而三



切仰侍東林講席習見先輩典型心折先生未謂先生既已經  
會先儒矣不可無傳因續述平生品概而屬予傳之如此抑又聞  
之東林故老云先生始來會議也臨別時與高公約以某年月日  
必赴講及期高公設榻以待或謂公曰遠隔千里安能必施者  
之果如約耶公曰不然施生萬行君子也如失期不來者吾不獲  
交天下士矣言未竟先生果携其子豫囊而至論者謂非高公不  
能信先生非先生不能取信於高公以此兩賢之至今傳爲講堂  
佳話嗟乎重然諾矜期許此風今已泯然矣必誠必信如先生者  
真古人哉與古人數

東林書院志

卷三

三

宋牧仲先生傳

顧棟高

宋公名聲字牧仲自號漫堂文康公權子年十四以大臣子入衛  
衛從

章皇帝渡桑乾水水潤數丈公躍馬以過

常見大喜 賜雕翎箭五輪年分第諸在衛者隨其文武擢用公試第  
一當改文資文康公以年小力辭又三年臨文康公歸里力學致  
古所切劇詩古文詞皆一時者宿泊公暇服除過倉有錄在官百  
判尋權輿閣內陞刑部福建司郎中於律例過倉有錄在官百  
五十人負米萬石詞連本管部抵衆立斬而官免責公學之強聲  
坐衆僨負而官亦奪俸時論建之累遷山東按察司公在都久積  
績法比及轉外任慶平及寬獄而作奸犯科者投治嚴明不少會  
擢江蘇布政使奏出前司庫空閱銀三十六萬兩楊報清糾

聖祖

東林書院志

卷三

三

奇其才未踰年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舟抵江寧而  
要達龍之亂時賊連破斬黃左右二十餘城避兵者聚江下鄉  
人西者衆懼議緩行公曰兩省地聯一江無撫臣彈壓慮且生變  
疾抵至湖口偵知會破遣撫標兩枝出師托言無備不發意願區  
測立檄稅庫銀千兩委道員往諭之省中標兵羸弱人情惶怯公  
至鎮以無事有告變言激軍李美玉袁大相爲謀衆應賊將公  
伴不省而陰投逆舉起承吉方略夜縛二渠至立斬之縣其有  
江廣潤兩門餘悉不問衆乃大定會髮逆亦於江省素稱嚴又新  
遭變驚公先終除病民者十數事熱貪吏之甚者宿賊巨猾皆名  
捕正法江西連安三十一年命仍以故官調撫江蘇江南承平久  
士民愛仰文雅公道遠近咸以清靜無爲爲治吳破有蘇子與  
吳公至章其遺趾暇日招文士觴詠其中修無錫道南廂一切

初務循章治之無所更作而下亦莫有犯者在職十有四年

聖祖南幸

溫語褒獎至解所御冠袍賜之屢次乞身不允最後抱小疾命遣御醫診視隨召爲吏部尚書公少侍文康公於京師熟練掌故到吏部人不能欺無敢亂法者四十七年以衰病乞歸臨行慰勞再四并諭江南盜賊事公對愚民無知惟早具獄可免株連

聖祖是之五十二年三月

聖澤

六旬公赴闕恭賀以先朝舊臣誥授光祿大夫特加太子少師公自歸田後治西陂老圃日與故人子弟分韻賦詩故歲又自號西陂居士云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三

詩時卷先生傳

高 盛

先生諱汝霖號時菴浙之海寧人也康熙辛未先生視學江南教士習弘文教悉以實心行實政其校士也謂國家設制義取士上以闡聖賢大義徵言下以覘士人立心制行成科試靡非體認傳誼精實談理者悉屏不採故事學使下車輒集諸生學宮命講五經四子雖循例奉行咸爲具文而先生與子言孝與弟言窮經學之淵源漸諸儒之同吳尊復指歸無少厭倦而大江南北沐先生之教愈以經師人師目先生獨東林之在錫也實爲東南講學一大區會自先忠憲公於前明萬曆脩涇陽顧端文先生昌明正學天下響應沿至先生視學株宇之弗治久矣諸生之習禮闕如先生再臨講舍兩捐俸金新坐廡以安先賢延者宿以遠後進慨然欲重振斯席以繼往哲而開來學導以任滿還例而罷士林翕然自爲諸生師以文章學問推其鄉宗酒年四十餘登第入詞館其視學江南也以黃善出最後爲大宗伯子告家居以康熙庚子冬卒於海寧之里第計開三吳人士皆爲位哭越明年辛丑諸於學憲鄭公以某年月日配食朱龜山楊先生祠成公志也故故先生扳補博士弟子方今觀察刁公邑侯胡公增志東林諸生拾萬一爲先生傳不勝泰山榮木之感焉

張孝先先生傳

華布四

張清裕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敬菴河南儀封縣人天性樸茂少即  
潛心理學愚守瘞未成康熙乙丑進士初授中書舍人丁外舉  
籍茂育長大雨水泛溢募民夫糞沙築堤邑頽以安遂舉相張公  
督河惠公効力河工監修兩岸堤工護馬家港東壩修高家堰  
易溝河並若勞績再以河督疏薦授山東濟寧道漕運河渠兩旺  
水北注更計稱最遷江寧按察司使蒞任數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召見特擢石食都御史巡撫福建時福建歲歉斗  
米錢四百公至遣官買米平糶又多置社倉以備積貯米值驟  
闕人咸飽公德永安大田等邑無賴窺伏深山中煽惑愚民公設  
法撫其衆餘黨遂散福州向多謫貳悉除去賄貨家女配爲尼若  
數百人撫標舊多盜懷爲衆衆地悉募丁壯補足之建寧峰書院

東寧書院志

卷之二 人物

七

學舍百二十位祀有宋五子遊閣士之秀者肄業其中教誨書院  
最諸生以正學士子燕燕向風尤以襄慶史料金墨爲最旋發  
江蘇首選東林書院躬詣講學制論宋陸異詞婉婉不佞江甯  
歲災侵上疏請賑高郵等十三州縣暨徐州之食軍民多所全活  
又請暫緩江蘇等屬帶徵災漕上發帑平糶疏皆得旨允行江  
甯人之戴公者較閩更甚會江督噶禮與公素不相能辛卯科場  
事起劾總督督私壞法督勢震甚馳疏互劾遂寧相以司農奉

記實

聖祖慈得其情特諭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着留任噶禮幸職江南  
士民莫不手額相告時奉旨會祭戰艦條陳分別養贖南漕舟  
楫立差數奸無所容尋以張今濤一案遂寧相以家宰再至江南  
質訊達解公任案成人告衆俞旨着公隨家宰赴京信見

待命若理新場總督事務越二年奉旨管理錢法尋青戶部  
侍郎仍兼倉場總督

今上元年以公老准解倉場專理部務八月陞禮部尚書歲  
皇太后稱廟禮定耕藉禮儀進封先聖五代諸大興多出公手乙巳

二月既望公卒

上聞軫悼命鎮國公奠茶酒賜祭葬贈太子太保諡清恪公生  
平時已極嚴待人甚恕見之者如坐春風中素慕平湖陸侍御隱  
其推爲敬軒整葺以後一人雍正二年廷議從祀孔廟公實主之  
嘗定大學改本所著有正誼堂文集居清一村田學錄公既歿之  
三年河督田公疏請特祠東林學子請於江撫張公從祀書院之  
道南祠

東寧書院志

卷之二 人物

天

張敬川先生傳

李松齡

張敬川先生傳  
字秋銘常之無錫人也隱居敬川之上因自號敬川少  
有至性篤孝友力學馬文獻公見而慕之遂爲入室弟子焉有文  
名郡守山左宋公會五色土于於龍城書院被置第一屢試自下  
敦育不替乃棄舉子業潛心理學學以朱子爲宗旨高忠惠周敦  
淵諸公並推爲人目東林爲畏途而先生信道食焉守道愈  
嚴治平 耶代定鼎後學愈高衆稱先生賢家弱水先生始議修  
東林學舍四方之士來遊者雲集聲應春秋稔耒舉入講堂與  
吳徵仲汪然庵施虹玉諸君子次第講學自往推先生倡首先生  
升堂即席容止肅穆衣冠儼然每影一議必原本六經參以心得  
往復回環極盡理趣易晉恭撫吳至東林會講與先生上下議論  
無首領之因延至吳郡學宮講孝經小學一時環衛觀聽者無不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元

人人感動玉峯趙公繼之復設講座以禮請折節致事會講東林  
有人益東林自葉旃高先生卽世三十餘年講座不盡廢者以先  
生爲尊雲光也按先生平日東躬勵行重規疊矩篤守恭敬躬經  
之學不爲他岐所淆亂讀書靜坐老而不衰接引後學先經後史  
條理秩如於經尤精易詩春秋自湯中丞延講孝經旋有孝經解  
義共說一遵先儒而旁通曲暢使讀者悠然有會於訓詁之外小  
學則有論証復生齋讀習焉於十七史俱精熟而諸家記載亦博  
覽強記凡先代典章沿革前賢軼事家世譜牒歷歷道之如賓衆  
如指掌近修通志郡邑三志莫不受成焉尤覓心先儒遺著於宋  
元明清賢庸不考其師承採其要旨若洛閩源流錄有功聖學在  
大茂編載簡牘聚訪東手取親抄平多秘本邑中藏書家不遺也  
爲文淵博詳解成一家言爲詩真率可喜不似粉澤四方簡乞有

臨至倚倚立應未嘗厭倦嘗書座右云治此心須是刮垢磨光潔  
潔淨淨生斯世要如露深履薄戰戰兢兢又云思在思惟思中行  
最怕落他鄉愿一徑戒色戒聞戒苛得常防過此物欲三圖此可  
以知先生典概矣卒年八十有六著述甚富不能盡刻其五經四  
書述朱子孝經問業小學論証洛閩源流錄悉行世云

卷之十二

三

高榮超先生傳

顧棟高

先生姓高氏諱愈字紫超忠憲公諱榮龍之兄孫也父諱某先生資稟異凡兒五歲聞兩兄讀書聲即率云請入塾授書便成誦十歲讀忠憲遺書慨然有志於聖賢之道年及壯補弟子員旋食餼試輟舉其曹而先生居恒絕不作帖括文字日從事聖賢遺經及程朱性理諸書五十外足不踏有門閤然以明經老邑中士大夫至不敢以字稱咸稱之曰先生云先生行完氣和充養有道內行純篤其自處極潔一毫不以取于人及與之居退然而溫以和雖庸夫小童莫不自謂先生親已也先生父晉侯公性素豪爽于飲先生事之委曲承順食必具酒肉及與人飲先生道俸使往侯已則屏伏路側俟與主人接別則趨迎扶攜以歸數十年不易母歿泣血三年不飲酒食肉內寢連晉侯公年八十九以終先生年五十餘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三

不問家有無所得輒錄手書晚年因益其書如粥七日先生方擊其子登城眺望若有所得超故有過者見先生貌益充鳴呼先生之所養可知已儀封張大中丞撫吳撤無錫縣延先生王東林講舍先生方病瘍不時往邑令愧以參餌謝不受先生為學不尚謙論惟致力干謔言慎行躬躬踐履問嘗舉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為訓謂貧士自立必從此始故其生平自少至老字此不易邑人有以道學相笑侮者至先生獨無訾訾咸呼曰君子君子云年七十有八卒先生和易中有幾介信道其篤家不用所服治喪不作浮屠佛事一子痘瀕于危家人咸請于神李往竟亦無恙完養極盛盛終不裸體跣足與人食不越簋下箸終日晏坐一室于禮証及小學纂註字母諸書藏于家

林平華先生傳

陳鼎

林平華字德衡福建漳浦人萬曆辛丑進士授無錫縣令蒞任後適東林方興講學遂指復講堂其後重建道而祠成又爲之記其略曰幸維吳地自讓王輩路而來季子歌風言游勝樂賦賦就文學之園矣中更六朝五季剝蝕於談塵條蕪於戎馬非先生正學而來五百年重緒何以昭茲來許顧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幸茲先生策蕪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慮內示外金人內斂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嚴至於三鎮不可重和議不可從責金人收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不盡肯綮諸情形事絕深於兵家者之言此真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涉功責者埒也或又以其辟應蔡京爲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議行權濟時正善學二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於靖康建炎間則女直可無兩淮一帶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偏安江左泰之何屈於權奸不究其用以殉此諸君子所謂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歟自東林復振後每月至會過當道憲長四方賢哲皆一軌於禮其有心衡道如此至先後試士拔馬世奇華允誠爲第一稱水鑑云其加意人文又如此凡民間有事剖斷如流按律得情吏胥不得上下手去任後民思之日安所得林青天哉其得人心又如此官歷部曹至南京兵部侍郎卒諡稱平華先生後遭讒毀書虎見卒碑記定入東林榜中削奪崇禎改元乃復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三

曾一雲先生傳

明史稿

曾一雲字仲含峽江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乞假歸師事鄭元標久之授工部主事歷郎中天啓二年稍遷常州知府詔御史巡鹽倉江潛及提學屯田者皆操舉動權文牒日下檄縣南京都察院約他方守令齊命一巡按撫南畿奔命數巡按請一切戒飭罷約勤取贖諸陋習都御史熊明遇爲申約東爲檄符身廉爲政惺惺公平不畏強禦屯田御史索屬吏應劭者姓名櫻不應御史以危言恐之櫻答曰儼屬已盡無可糾止知府撫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罪然按巡懸留乃起視事繼室中官李賁勦罷巡撫聞起元魁知府官屬體微獨如故賁怒移檄以爾汝傷之櫻亦報以爾汝卒不屆終蜀高舉龍江陰穆昌期李應昇後遷櫻助昌期應昇貨而經紀舉龍死後事出其子及僅僕於獄爲文祭之宜興毛士龍生梓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三









官祭緣起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士員施揚曾顧弘烈高聲升華燦張翼等呈爲大道欣逢中天先儒再得此日公懸憲頒官祭以崇理學事竊惟吾道南來前賢知正學之有歸斯文在茲後代卜天心之未喪豈廟貌千秋不毀而官祭一日未遑幸逢開闢之代與永勳春秋之崇祀伏觀宋明楊文靖公龜山先生道南祠在無錫縣城東南係十八載流寓之舊區爲五百年講習之公所載在志書稱爲古蹟自顧高兩先生繼講席而虔修禮獻得歐林諸守令因共事而敬薦恭嘗是則當日之私祭即當日之官祭也遠觀瑤拆殿書院惟此祠不改舊觀然沿至今日而官祭竟湮矣恭遇 太宗師老大人心契西銘道隆北學三才合契典禮崇以輔佐太平八代起衰立德功而並垂不朽所以吳風丕變窮鄉習衍義之書因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三

六

之宋應再新下士識崇儒之要不悞同風千里洵稱曠代一時今有文靖十八世孫生員楊惟樞德行允孚于閭里孝思彌篤于家庭捐產葺祠備員奉祀朝夕瞻依且明對越詠世祖清芬之澤傲忘天育化之隆但念有尚祠無官祭未免愆慢且謂後常郡凡錫山尚爲缺典伏乞 太宗師老大人表章先儒興起後學批指昆陵道南祠事例令有司春秋致祭著爲令甲庶幾風高立雪國家無不舉之禮文兼且化洽橫渠草野有圭修之經術矣爲此連名具呈須至呈者 順治十六年二月二十六日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爲大道欣逢中天等事家 欽差提督江南淮揚蘇松等處學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批發本學生員施揚曾顧弘烈高聲升等呈詞前事奉批開龜山先生有尚祠而無官祭殊爲缺典仰學照例速議詳奏等因奉此遵依查得宋儒楊

文靖公龜山先生流寓錫邑十有八載紹興末公之孫航以樞密院編修轉常州添差通判遂占籍錫之垂慶鄉子孫世居焉其祠于茲土宋元以來尚未其地尙爲庵僧侵沒賴顧高兩賢出善價購贖而祠得復存後爲魏璫據據幸忠憲義僕執志書力爭而祠得不毀當講學之日撫按分司頻來拜謁郡守邑侯共事趨謁此官祭之所以不待請也自哲人云亡廟貌寂寥近有文靖公系孫奉祀生員楊惟樞棲止祠旁勉修講習邑中子弟莫不欣慕固本生淵芬咏烈之思寔皆憲臺一道同風之效不有官祭何以待此生員施揚曾等之所以公請也龜山先生之宜有官祭既予待言而錫邑道南祠係十八載講習之故宮尤千百年精氣之所聚森秋禮祭又何疑乎祠中諸從祀皆宋明以來大儒或受業于及門或私淑于後世各有羽翼之功無忝發春之祀并合開列姓氏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三

七

同祭文粘單報明江南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爲大道欣逢中天等事承准本縣故牒該家 欽差督學道張批發本學呈詳生員施揚曾顧弘烈高聲升等呈報楊龜山先生官祭緣由奉批開道南祠應官祭以崇祀典仰縣查照典例行此繳等因到縣奉此行文牒學印便遵照經批事理查照典例具由呈縣候覆施行等因承此該本學會集生諸議得理學宗風不墜惟賴表揚先賢敦澤常新敢弛報祭故因元公之祭于濂溪祭于九江與宋文公之祭于婺源祭于建陽一而足皆地方之光而典章增重者也今東林之有楊龜山祠亮與元公文公各處崇祠相埒宜遵昭本邑崇正書院祭品禮儀兩丁奉祀擬撰祭文一篇恭候核定施行

維

廟治歲次 月朔 越 日丁 知無錫縣事黃之

府等謹致祭於

宋先儒楊文靖公龜山先生之神曰先生之學繼程洛朱先生之  
文超軼軼蘇惟是東林神靈所都一十八年來誨吾徒未發氣  
象無欲功夫吾道南矣其在斯乎茲當恭丁敬行禋享謹以  
仲素羅先生 德輝胡先生 玉泉喻先生 遂初尤先生  
小山李先生 汪齋蔣先生 二泉邵先生 筠塘陳先生  
啟新錢先生 涇陽顧先生 靜餘許先生 涇凡顧先生  
玄臺薛先生 閒適葉先生 茲所張先生 景逸高先生  
我素安先生 觀華吳先生 經會鄒先生 木菴劉先生  
仁賓宿先生 水菴蔡先生 詒巷華先生 素修馬先生  
幾亭陳先生 鳳超華先生 仲取周先生 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三

配商

東林後學錢肅湖高蘭生頌曰龔等呈為祀典遺批屬正後學承  
緒生成懇賜申飭振新以復舊觀以彰文治事東林書院道南廟  
崇祀龔稱天文靖學統特著夫顧高前賢倡而後賢隨講會開而  
文會起月旦既本大古典章遂舊制肅湖等上年十一月十六  
日具呈憲轅蒙批與同學先進諸儒共相討論擬定上調等咸佩天  
恩約同郡縣先達公同議得在祠諸賢久經附祀難分彼此自應  
一體補復位次如江右南阜鄒公為東林前輩金沙景素于公為  
道南功臣並當增入以光正學已擇本年正月十一日迎進二月  
十一日仲丁釋菜顧高後裔相同講習如初理合報明又上年九  
月先家大憲臺給示內開前賢絃誦之區如有師儒生徒銳志聖

府不妨講習其中因于講會之外復聯文會勤行楷諱司索書院  
荒頗多就傾圮會逢大憲臺內召總憲若來此日振新洵是千秋  
盛舉伏乞憲恩批飭通屬所司及時修葺加意護持庶棟宇煥新  
成仰作人雅仁規模整舊群瞻衛道洪承祚將自一邑而徧三吳彬  
彬開文治之盛且由一時而傳千古永承頌今德之昔先儒叨庇  
賢深後裔沾恩亦靡量矣為此上呈 康熙二十三年三月

計呈

道南崇祀先儒位次

主位 宋文靖龜山楊先生 諱 龜山 字 明甫

仲素羅先生 諱 南 字 子 德輝胡先生 諱 人 字 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三

玉泉喻先生 諱 人 字 遂初尤先生 諱 人 字 延

小山李先生 諱 人 字 實齋蔣先生 諱 人 字 延

二泉邵先生 諱 人 字 涇陽顧先生 諱 人 字 延

涇凡顧先生 諱 人 字 啟新錢先生 諱 人 字 延

以身薛先生 諱 人 字 我素安先生 諱 人 字 延

本齋劉先生 諱 人 字 懷魯周先生 諱 人 字 延

元中李先生 諱 人 字 玉池史先生 諱 人 字 延

簡餘許先生 諱 人 字 慎所丁先生 諱 人 字 延

景逸高先生 諱 人 字 少城馮先生 諱 人 字 延

開適葉先生 諱 人 字 筠塘陳先生 諱 人 字 延

宜齋歐陽先生 諱 人 字 淇澳孫先生 諱 人 字 延

念臺劉先生 諱 人 字 葉旂高先生 諱 人 字 延

伍登王先生	宜興人	張所張先生	無錫人	西溪穆先生	無錫人	湛詩吳先生	無錫人	觀華吳先生	無錫人	鳳起華先生	無錫人	素修馬先生	無錫人	愛舟吳先生	無錫人	席恭顧先生	無錫人	大音秦先生	無錫人	補祀	南阜鄭先生	無錫人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三	景素子先生	無錫人	幾亭陳先生	無錫人	蘇門孫先生	無錫人	寶慈成先生	無錫人	狷巷金先生	無錫人	經俞邵先生	無錫人	石齋黃先生	無錫人	廓園魏先生	無錫人	大洪楊先生	無錫人	燕起華先生	無錫人	振衡余先生	無錫人
仰駿張先生	無錫人	仲駿張先生	無錫人	仁駿張先生	無錫人	水恭泰先生	無錫人	藏山虞先生	無錫人	復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三	景素子先生	無錫人	幾亭陳先生	無錫人	蘇門孫先生	無錫人	寶慈成先生	無錫人	狷巷金先生	無錫人	經俞邵先生	無錫人	石齋黃先生	無錫人	廓園魏先生	無錫人	大洪楊先生	無錫人	燕起華先生	無錫人	振衡余先生	無錫人												

宋喻玉泉先生	龜山門人
宋尤遂初先生	玉泉門人
宋李小山先生	遂初門人
宋蔣寅齋先生	遂初門人
右喻允李蔣四先生由龜山一脉遞傳故以之配享蓋元儒處	
薦發所定而邑人稱爲五賢者也	
宋羅豫章先生	龜山門人
宋胡德輝先生	龜山門人
明邵二泉先生	
右羅胡兩先生係萬曆甲辰三十二年顧涇陽先生重建道南	
祠時所補祀復增入邵二泉合前喻允李蔣爲七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三
明顧涇陽先生	士
明顧涇凡先生	
明錢啟新先生	
明薛以身先生	
明安我素先生	
明劉本儒先生	
右六先生係天啓六年丙寅二月高景逸先生將殉止水而躬	
進者有告祠文	
明高景逸先生	
明葉開道先生	
明陳鶴塘先生	
明許靜修先生	

明吳素衣先生	明鄭經畬先生	右六先生崇廟年間所進	明張汝所先生	係崇廟年間所進	明烏素修先生	明華鳳超先生	右兩先生係順治六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周仲馭先生	係順治九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泰永菴先生	係順治十二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東林書院志	明宿仁憲先生	明陳幾亭先生	明華詡菴先生	右三先生係順治十三年高世泰等公送入祠	明鄭忠餘先生	係順治	明陳並漁先生	係順治十六年	明黃日齋先生	係順治十七年鮑鳳來等具呈邑令黃公從祀	明張泰巖先生	係順治十八年鄧胤祺等具呈邑令黃公從祀
												卷之十三												
												主												

明孫淇澳先生	明禪遜菴先生	係	明刁蒙吉先生	係康熙九年高世泰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宋虞薇山先生	係康熙十一年高世泰等置主補祀	明泰瀟菴先生	係康熙十年	明史玉池先生	係康熙十二年高世泰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東林書院志	明嚴佩之先生	係康熙十二年	明施贍如先生	係康熙十三年龔延歷等具呈儒學公從祀	國朝孫北海先生	係康熙十五年高世泰龔延歷高芷生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國朝龔震西先生	係康熙十七年王仁液等具呈邑令韓公從祀	明成寶慈先生	國朝陳子衆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年張光庭高首生高芷生等具呈邑令會公從祀
											卷之十三											
											主											

明余振衡先生	明周懷魯先生	明李元冲先生	明馮少墟先生	明丁旗所先生	明歐陽宜諸先生	明劉念臺先生	明高彙庵先生	明王儉齋先生	明華森超先生	明楊大洪先生	東林書院志	明繆西溪先生	明魏廓園先生	明文湛持先生	明黃石齋先生	明金猗菴先生	明吳霞舟先生	明孫蘇門先生	明顧庸菴先生	右十八位先生係康熙二十二年賴貞觀等具呈撫憲余公從祀	明秦大音先生	係康熙二十一年孫秉宋等具呈邑令吳公從祀
係康熙二十一年高蓀生高芷生等具呈邑令會公從祀											卷之十三											
											南											

明鄭南舉先生	明于景素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三年錢肅潤等具呈撫憲余公從祀	明賀萃陽先生	明熊所公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三年高蓀生錢肅潤高芷生等具呈撫憲余公從祀	明汪鶴先生	明胡慎三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五年施壻等具呈邑令徐公詳道憲劉公從祀	明蔡雲怡先生	東林書院志	國朝王敬哉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二十五年高芷生錢肅潤等具呈邑令徐公詳道憲劉公從祀	許道憲劉公從祀	國朝湯潛菴先生	係康熙二十六年孫經武等具呈邑令徐公通詳各憲從祀	明嚴佩潛先生	係康熙二十七年門人王列星等具呈邑令詳府轉詳學憲李公批行從祀	明王軒篴先生	係康熙三十三年許之漸高蓀生高芷生等具呈撫憲宋公學憲許公從祀	明周夢洲先生
										卷之十三										
										北										

國朝吳椒仲先生

國朝施虹玉先生

右三先生係康熙五十二年楊慶徵高正生高桂等具呈邑令  
徐公詳撫憲侯封張公批允入祠

國朝張敬修先生

國朝張款川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五十二年高正生泰源寬高應等具呈邑令  
徐公詳撫憲侯封張公批允入祠

國朝陸稼書先生

國朝汪默菴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五十二年高正生高大酉高嶠等具呈邑令  
徐公詳撫憲侯封張公批允入祠

東林書院志

明陳中湛先生

係康熙五十六年周朝銓吳雲棟高嶠等具呈學憲林公批允  
入祠

國朝宋牧仲先生

國朝許時菴先生

右兩先生係康熙六十年祝昇平高桂高嶠等具呈本學李公  
詳請學憲鄭公批允入祠

國朝張孝先先生

係雍正三年王雲錦高桂華希開高桂朝漢等具呈撫憲張公  
批允入祠

明姜同節先生

國朝高紫超先生

右兩先生係雍正七年孫義仁等具呈邑令王公詳請學憲侯  
公批允入祠

卷之三

添設牲牢緣起

江南常州府金匱縣為願洋捐設牲牢永光南道祖豆車宋城紳士蔡源寬杜詔王澍高祥華希閏高隆許猷高躍龍秦伯龍高廷珍鄭鳳城高文生及羅豫章以下計先賢共八十八人雖異代此心此理皆同道出一源其人其品無二有明萬曆之季顧高繼起大振儒宗迄今隆盛之朝熊許諸公有功講席一堂共祀千古為昭但神祠三間正中一龕係奉楊龜山先生神位旁列四龕係宋元明以至本朝諸賢從祀之位每逢春秋二丁行祭止于龜山龕前側備猪羊一副而從祀如羅豫章以下四龕向來祭品開如幸遇師畫學道愛人景行先哲每于文廟行香之後願認無虛更集諸生文課其中薰陶有藉本年二月初十日親行致祭于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三

太

祀四龕之前特捐設猪羊四副將瓣香之益燕亦血食之愈隆大匠人僕堪為定例伏懇倩文申 憲贊之祀典永垂無窮則配食登崇其僕諸賢之勝饗倍著牲牢不缺少物道南之祖豆彌光將後學之薪傳炳于星日而先賢之道統浩若江河矣等情具呈前來據此當經具詳 各憲在案今奉 署督部院尹 批開仰蘇州布政司查明飭遵繳又奉 署撫部院喬 批開仰布政司查明議詳核奪仍候 部院批示繳又奉 布政使司白 批開遠詳道南祠旁祀諸賢捐倩牲牢致祭足徵留心祀事既捷通詳仰候 各部院批示具報繳又奉 按察司刁 批開道南祠正中一龕向備猪羊崇祀旁列四龕諸賢岳峙昌明聖學均有功于世道人心羽翼龜山威宗主于分殊理一此誠先後同好所宜薦獻一體者也今春秋二祀祭品開如該縣親行致

祭於從祀四龕之前捐設辦香牲醴餼所未備祀典從新詣紳士崇賢念切恩隆祖豆之光而該縣縣道情殷大煥蒸嘗之典詢稱盛舉爰協輿情據詳仰常州府轉飭悉如所請永著為例仍候各院憲批示繳又奉 本府正堂魏 批開先賢從祀例設祭品或編款不敷添餼以光祀典誠當永遠照行仍候 各憲批示繳各等因批行到縣奉此該卑署縣從祀先賢祀典宜飭凡遇祭時捐設牲牢應請承為定例以昭祀典選舉批飭議詳令行詳覆仰祈 憲臺俯賜轉詳為此卑署縣合行具由另餉書冊謹申伏乞照詳施行須至申者雍正十年六月初十日知縣胡公 慎署江南常州府正堂李 為額詳捐設牲牢等事七月十五日蒙布政司白 憲牌內開奉 署撫部院喬 批本司呈詳該府詳覆金匱縣道南祠旁祀諸公捐設牲牢一體致祭詳請承為定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三

十九

例緣由蒙批如詳飭遵繳等因到司奉此合行轉飭仰府即便轉飭遵照毋違等因到府蒙此合就轉行為此仰縣官吏查照奉文即便遵照毋違須至牌者雍正十年七月二十三日知府李公 振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三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四

公議

會友議學求以明道諸賢退藏者事也然其意實非以明道為名而重承者與  
誠如景逸先生云非藉寵靈不足以樹風聲而垂永者與  
况嗣後諸賢不作遺緒莫有當路之力其所維繫又曷可少  
哉志公議

請復東林書院呈辭

前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生員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等呈為與  
復先賢遺蹟以延道脈以維士風事竊以道炳日星恒歷久而逾  
著學淵淵必有藉以更新故範俗要在作人而興教必先止學  
茲邑有陽龜山先生書院創自政和之世昇孫嘉靖之初從游一  
十八年喻工部以親炙而躬承正派興起二三百載邵文莊縣私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故而力障狂瀾一時明道法之宗瞻依孔孟邇邑洗與端之習  
法程朱詎期習與時移教隨人息招提在望僅開演法壇湯書院  
久墟無復譚經卓比嗟往詰之儀形既遠恐將來之趨向漸岐久  
議修復未行究且棟無誰開今日者斯文有幸有道將興高山勤  
仰止之思倡明絕學魯國值多賢之會共翼其傳化益溥於莠莠  
士式歸其鼓鑄類拓昔時之遺址創殿重光更還異代之芳規育  
馨不朽伏乞念士風之宜振憐習俗之久汚亟賜主持弘敷教澤  
俾升堂入室豁然開道術於東南而玉色金聲卓爾邇真嘉於沐  
泗下情無任懇企之至萬曆三十二年二月初七日呈

縣牒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與復先賢遺蹟等事據生員馬希尹等呈  
名具呈前事到縣擬合牒送儒學眾議果否與諭允乎即查動發

學錄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為與復先賢遺蹟等事奉准本縣取錄  
前事承此遵依行帖查勘去後隨據本學原增附生員顧麟顧鎮  
敦俞宰等結稱會同該學查得龜山先生書院創有年修葺未  
果今欲振昔時之遺址復異代之芳規莫斯文大幸與諭允乎者  
但規制煩重費用不貲邑內縉紳先生已共集銀三百兩惟是加  
意正學興起人文以共成茲舉者尚有待焉為此連名具結前來  
卑學合行具詳牒呈伏乞照詳轉達施行須至牒呈者萬曆三十  
二年三月初二日教諭單有學訓導李從謙王景

縣申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與復先賢遺蹟等事據本府信譽前事仰  
縣查該縣原詳修造先賢龜山祠宇逐一估計明確申府覆議轉  
詳等因又業經批查堪勘錢糧該縣設處若干其少者本府指處  
家此隨行主簿張守善議估開撥聚信票差吏孔光旌齋發銀一  
百兩零五錢五分一盤下縣收貯縣庫候發外今准張主簿牒稱  
遵依會同顧高二宦及原呈生員馬希尹等前請應造祠宇處所  
公同酌議應用木石磚瓦釘灰等料并大工飯米共估價銀七百  
七十二兩零三分具數前來准此隨該本縣細加檢查庫有一項  
萬曆三十年解存各衙倉米折銀五兩一錢一分八釐七毫六系  
三十二年科貢項下類補進士四名每名牌坊銀一百零四兩今  
科止中三名存銀二百零四兩又本年許春元不受長夫銀二十  
九兩八錢二分八釐及有三十一年驛徒夫納差銀七十三兩七

錢四分一釐已上四項共該銀三百十二兩六錢八分八釐七毫六系查係無礙施以動用及業府發銀一百兩零五錢五分一釐原申邑內繕紳助集銀三百兩共銀七百三十三兩二錢三分九釐七毫六絲餘不敷銀五十八兩八錢九分二釐四毫四絲本縣另行設處完工合無候詳允日委官辦料刻日與舉係千動支錫根事理未敢擅便擬合具申伏乞照詳轉達施行萬曆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知縣林宰

府牌

直隸常州府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奉巡撫曹批發本府請詳動支官銀建造無錫縣龜山書院緣錄奉批府縣庫貯銀俱准動支委官辦料督匠興工不敷之數聽該縣另行設處詳報又蒙巡按御史馬批開該縣庫貯無礙銀兩准照動支為修復書院之費不

東林書院志

三

足之數於本院留充兵餉贖銀內支銷繳又蒙督管常備兵備道鄒批開無錫縣復龜山先生書院既查有堪動官銀准府發辦委廉幹官員飭材務工速完具報向少銀數另牌行助等因奉此宋奎先據該縣申詳前來隨該本府看得先賢楊龜山先生寓居昆陵錫山之間凡一十八年與鄉道鄉周伯忱兄弟互相切摩以故理學一脈至今猶存其淵源有自矣矣無錫舊有東林書院為龜山而創向未修葺俱已廢壞今該縣將紳議復舊址以表揚先哲興起後學風教所關誠盛舉也估該工料銀七百七十二兩三分及各官助銀三百兩尚少銀四百七十二兩三分相應官助奉據該縣查有三十三年科貢項下存判銀二百四兩又本年助奉元不受官認長夫銀三十九兩八錢二分八釐及三十一兩錫山驛徒夫納差銀七十三兩七錢四分二釐俱各堪以動支速前各

官助銀共有六百七兩五錢七分仍少銀一百六十四兩四錢六分隨查本府庫貯原發放存俸板等銀共一百兩五錢五分或係建年貯庫或係正項支存俱堪動支發縣添修合無候詳允日准支府縣庫前項銀各官銀兩給發委官辦料督匠興工尚少銀六十四兩四錢六分或批量助或聽該縣一併設處完工完報等因見由申奉批發前因擬合就行為此牌仰本縣官史照依備奉批詳內事理即將本府原發助修銀一百兩五錢五分并該縣科貢等銀三百七兩五錢七分及各官銀三百兩照數給發廉幹官員辦料興工動限完報完日備造某處用過工料逐項查明并取官匠結狀各五本申府以憑覆核轉報其不敷銀兩查照批示遵行毋得違悞須至牌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日

東林書院志

四

直隸常州府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蒙欽差提學御史楊批發本府呈請動支官銀建造龜山書院緣由蒙批修葺書院不敷准動本院賻銀四十兩給助之工完册報繳業此案查先蒙撫按追批詳前事已經備行該縣興工建造去後今蒙批發前因擬合就行為此仰無錫縣官吏查照原奉事理即便行委廉幹官員作速辦料修葺務期堅固不敷銀兩准于本院項下贖銀內支銀四十兩湊貯完日用過工料細數文册并管工官匠結狀各一様五本申府轉報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初七日

直隸常州府為學政事蒙欽差兵備道鄒憲牌該蒙欽差督學御史楊憲照得無錫舊有楊龜山先生書院日久湮沒今據該府縣申請修葺不敷銀兩即便轉行常州府將原批該府動支本院賻銀四十兩量助外具原詳六十四兩四錢六分尚欠二十四兩

四錢六分再予贖銀內給數支給發給工完造冊報家此擬合就行為此仰府即將本院助修龜山書院銀六十四兩四錢六分除批動支贖銀四十兩給發外尚少二十四兩四錢六分再予贖銀內給數支給發給修葺工完冊報查考等因案此擬合就行為此仰縣官吏查照先令事理即查建造前利不敷銀兩除本院批助贖銀四十兩外尚少銀二十四兩四錢六分再予該縣庫貯贖銀內照數支給如該縣庫無前項贖銀即俟差人赴府申請施行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縣申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案欽差蘇松兵備道鄒憲牌仰縣即將武進縣解到本道助修龜山書院銀六十兩回封差吏齊送鄉官吏部郎中顧涇陽宅上交收取回帖先繳仍置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五

園額一座令善書照式登寫完日上立具詳申等因案此遵使除將匾額做辦完日另文申報外原蒙助修銀六十兩照數回封奉吏齊送本官收訖取具回帖見在擬合先行申繳為此卑縣合行具申謹申伏乞照驗施行萬曆三十二年閏九月二十一日知

縣林宰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案本府信牌該案據按察院道批詳助支官銀建造龜山書院緣山前事情奉仰縣即將本府發下助修銀一百兩五錢五分原申本縣料頁等銀共三百七兩五錢七分及各官助銀三百兩照數給發應給官員辦辦興工動役完報完日補用過工料逐項查明造冊并取官匠結狀申府轉繳等因又結家兵備道鄒憲發助銀六十兩共銀七百六十八兩一錢二分案此隨行主簿張守善督理間有本縣顧卿官首

們在內經理還將前項銀兩照數發送本官估買物料建造去後各官又議講堂自備工本建造不費官銀將前助銀三百兩自行支用訖其官發四百六十八兩一錢二分額為建造祠堂之用除造祠堂并石橋開河築岸等費共銀三百七十三兩三錢五分造完工訖為照祠宇鼎成春秋之俎豆宜設講堂雲集眾月之供饗煩本縣會同各官所議務須置買祠田百畝計價銀二百二十餘兩每歲除聽聽薪外餘收米麥以供前費除本縣捐助銀五十兩外又查前項用存銀九十四兩七錢六分五釐尚少銀七十五兩四錢四分查前案按院批詳不足之數准於本縣開充兵備贖銀內支銷又蒙學院二次行助贖銀六十四兩四錢六分查縣庫本院項下只有贖銀五兩四錢九分五釐餘無可動另有一項廣徵學租銀兩堪以動支本縣未報請明撥難支用合候轉詳示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六

取送本官湊置祠田承為久遠之計本縣查造完祠宇用過物料細數造冊先行申送伏候學按院批示至日遵行為此卑縣合行具由謹申伏乞照驗轉詳施行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知縣

府票

直隸常州府為興復先賢遺蹟等事案巡按御史馬批發本府呈詳動支原批助銀建祠銀兩存剩置田緣由蒙批捐助銀准於本院新收聽支贖銀內照數動用其開充兵備係前院贖銀照舊存庫此繳案此案照先據無錫縣內前來該本府看有得無錫縣建祠山祠業已落成春秋之俎豆并講堂歲月會講之供應須置買祠田廣收米麥以供前費今據該縣議置田百畝該價二百二十餘兩除建祠用存銀九十四兩七錢六分五釐及該縣捐助銀

五十兩外尚少銀七十五兩二錢二分五釐議請原批助銀內動支合無俯從准將在于原批助銀內充兵餉銀銀內動支銀三十七兩六錢一分二釐五毫給發湊充少銀三十七兩六錢二分五釐俟詳學院批助找給等因具由呈詳蒙批前因撥合就行為此仰縣官吏查照批詳事理即于按院項下折收應支贖銀內動支銀三十七兩六錢一分二釐五毫給發置買祠田其留充兵餉銀銀照舊存庫俟少銀兩俟詳學院方許動找給置買完日備開田址四址并應收米麥數目册報查考須至票者萬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直隸常州府為典復先賢遺蹟等事蒙巡按帶理學校監察御史楊批發本府呈請動支存剩贖銀餘少支發學租銀兩添買祠田緣由蒙批准照數支送書院繳蒙批擬合就行為此仰無錫縣官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七

吏即於原申本院贖銀五兩四錢九分五釐及學租銀內支銀三十二兩一錢一分七釐五毫照數支送書院置買祠田取領狀二紙申府以憑轉報施行毋得違錯須至票者萬曆三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附前盛公收玄請復書院原呈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應試生員盛鑒等呈為修復書院以屬士習事竊謂士習係於風教風教由於倡率吳下士習久靡幸藉宗師伯明斯道聖教夜學凡在陶鑄敢不思奮類吾儒之道以學而敦猶百工之事修葺以成本縣東林舊有楊龜山書院業已頽廢茲址尚存理宜修復為諸生約束之地伏乞宗師老大人查明來歷批發該縣敘意興復以崇風化其一切工費諸生別當義助

為此連名具呈須至呈者隆慶元年八月具呈耿宗師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儒學學生員盛鑒等呈為懇加修復先賢書院以崇正學以維名教事竊念本縣人文之盛雖宜于延陵季子以來而理學大明實倡於有宋名賢倡於今城東有東林書院遺址乃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講學故地也萬曆一十八年從遊凡數百輩追南之澤不泯迄今具載縣志隆慶元年八月內鑒等具呈欽勒提督學校宗師耿老大人蒙批看得前項書院係名賢遺址所存義當修復況工費一切不知官府其事無容叨托者仰縣行學聽行各生修葺完日具中新院選取志行文文學為衆所半者主會于中率令原日本院實等童生朝夕觀摩毋徒文具也等因經今已越六年諸生心力不協迥邑緒紳先生慨焉其議修復竊念典舉廢墜雖受成于往年而作新教化端主張于今日伏乞宗師老大人備查來歷分查嘉靖年間欽勒提督學校宗師聞老大入興復事宜批發該縣嚴加崇闢銳意作興恢復久渥之一隅偶存名教之樂地仍令通學踴躍附生員公舉堪以主會者轉申詳奪則斯文有主盟吾道不孤托况今集修縣志理宜釐正入刻以垂不朽先賢後學豈不兩有賴哉事關風教所係非輕為此鑒等連名具呈須至呈者萬曆元年九月具呈謝宗師批本縣查議速報

卷之十四

八

縣申拆毀書院緣繇  
直隸常州府無錫縣為奉旨拆毀書院事天啟六年四月廿八日奉廷按徐憲牌前事內開昨接邸報欽奉明旨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拆毀期回奉欽此查得常州府無錫縣有原設書院一所擬合亟行拆毀為此牌仰該縣官吏即便督同該地方人等立

時拆毀拆下木料俱即估價以憑題解不許存留片瓦寸椽限即日具將毀過緣繇呈地申報等因案此即委本縣官報縣丞來推觀勘拆去後隨據本官呈稱親詣東林書院處所毀同匠作估計拆毀牌坊一座價銀六兩廳屋三間價銀十八兩川堂三間價銀十兩講堂三間價銀六兩廳屋三間價銀一十二兩共估價銀一百零六兩續據本官查於萬曆三十三年四月初九日該陸任林知縣具申兩院用價二百二十兩置買公田一百畝照原價召民買訖又鄉宦吳知州助公田一百畝亦始官價一百二十兩續回記又本縣鄉宦原任太常寺卿顧憲成奉置基地六畝園地十畝始官價三十二兩五錢召民買訖其田地畝數至今稅捐黃册以東林立戶委足二百一十六畝田屋二項通共該價銀五百八十一兩二錢俱已將數完庫分具勘估拆毀講堂等處各料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九

欽揭帖因縣開報前來據經備文造册于天啟六年二月十七日備文粘同收過前項田屋價銀數目申府轉報今奉憲牌遵查而項東林書院房屋牌坊匾額碑碣等項先經奉文拆毀易價貯庫訖見蒙守催擬合申稟為此卑縣合行備錄具揭謹申天啟六年五月

修復東林書院應票

巡按察院 奉 票仰無錫縣官吏即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護今應修復合該工料若干有無堪動錢糧明白具詳分原行拆毀文卷一分送院查閱毋違崇禎六年七月十二日

縣票

仰喚原管拆東林書院耆民談來泰即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護今應修復合該工料若干限次日內造册呈遞此保現奉按院應票

查復立待申報母違崇禎六年七月十四日

查議建復東林書院回呈  
者民談來泰呈為建復東林書院事遵蒙命量鈞崇禎泰即將東林書院逐一查護今查得書院舊式規址坐落城東弓河前有馬頭牌坊前道月河橋梁門道牆門明堂麗澤堂依席堂坊門聖殿左右共書樓兩側從屋迴廊樹木悉嚴整麗大啟六年全區屋宇剝期番毀慘無一柱寸椽基用者差役生提易價各季變賣得價一百五十六兩又公田二百畝基地六畝園地十畝始官價共易銀四百七十五兩二錢二項共銀六百三十一兩二錢奉文查解蘇州府協助祠工守候此回在卷前項屋宇價值較昔建造工程十僅得一蓋緣軟毀木極殘損過多求售無主故耳今奉前因隨啟各位鄉紳會集公議以舊式建復除麗澤堂三間先年係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十

貢生吳桂森捐資建造計費工料銀二百兩有奇外餘馬頭牌坊兩道月河橋梁坊門門道川堂依席堂坊門 聖殿左右藏書樓兩旁從屋迴廊樹木屋下裝摺椅桌鋪設諸項備富當年與舉設處輸助發糧得銀一千零二十三兩有奇陸續募造完局册籍具在今業建復合具圖式各節呈覽伏候詳示定奪施行崇禎六年七月十七日縣批准申憲批書院為有宋龜山先生講學之壇豈宜稱為茂艸使後學仰止無地本院量捐助公費銀一百兩候另撥解貯或建堂或贖田候銀至日該縣會同諸紳酌行繳崇禎十三年庚辰巡撫張公 勸助銀一百兩修復東林書院後文原基擬呈

請蠲書院基擬呈

無錫縣學生員高陽生高承厚高永清高蓮生高萬生高莊生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士

具呈為聖學從新儒林同慶懇恩永嗣書院基根事竊惟東林書院自經魏塘拆毀屋材地基公田俱已變價解助大工逐字算基地稅根十二畝零今經三十年仍在先忠憲公戶內輪納子孫貧弱力不能支竊念道南祠與東林書院雖有兩名實同一址道南祠載志書系得凡邑誌所載俱免起稅窮鄉梵宇皆然此舊例也況有別處升科 國課原額本無虧損伏乞 太宗師老公祖體臺批照免諭承為定典既異于良田美宅徒急貧室之催科庶得與梵刹琳宮均荷 國家之優卹 天恩荷道之功軫念之仁同為不朽矣為此激切上呈 本府太尊宋 批書院地基儒教攸關迥不獲與梵刹琳宮並邀 國恤良可慨歎仰將迷查別處升科急議除豁承著為例繳順治十一年十月十五日知府宋公各之昔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為聖學重新儒林共慶懇恩永嗣書院基根事蒙 本府批發生員高陽生等連名呈詞前奉批書院地基儒教攸關迥不獲與梵刹琳宮並邀 國恤良可慨歎速查別處陸科急議除豁承著為例繳等因蒙此遵查陸科一項案經于順治四年有化下二十四都六高四九里書朱德元陳炳煥册報交出化字號陸張平高低湯四則共田八十七畝九分共算平米十一石五斗二升八合除額玄于十六年二月間告抵補使字號平田三十八畝七分八厘除去平米七石五斗二升二合餘存平米合應清出抵補道南書院基根十二畝該平米二石三斗四升即應除豁其化下八戶錢根即應增補至于零星各戶陸續陸科亦應一併增入區畝輸賦但查陸科抵補增減錢根事宜係隸總書承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士

管擬合移付知會為此合付前去查照付文內事理即將原上高陽生等告減書院基根十二畝將化字號陸張田畝合算平米無虧照數抵補不得違錯實有攸歸須至付者

計開各戶陸科

周三益告陸墳墳七分八厘九毫

寶振龍陸智字號基地一分三厘

劉卿陸憶豐倉基四厘

孫瑞豐通字號基一分二厘

錢錫英陸墩根十三畝九分三厘

趙永字陸戎字號難蕩一畝一分

吳塘陸黃字號基一分

陸仲陸髮字號低田一分

黃道光陸重字號一畝二分八厘

高辰策陸毀字號平田五分一厘二毫

周詢陸河字號一畝

黃黃許患陸身敘字號河蕩六畝

王湖陸 字號陸地三分化下

石付總書准此

順治十二年十月初八日戶房一賜承

修復書院應牌

總理根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湯為修復先儒書院以崇正學事照得東林書院為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地明顧文高忠憲兩先生於此倡明正學斯道如日中天遠近名賢同時相應揹枉國是維持綱常世道人心匡扶寔參

本院東安書印切景泰今歲春初想請通南廟前拜拜講堂並諸生考德問業徘徊久之但見垣牆頹圯景象蕭條已而屬該縣加意整理今據 部文各直省督撫學臣查明所屬 先賢讀書之所所有領領者設法修葺令該地方官鼓鑄生講習奉有 諭旨 本院所屬 先賢讀書之所未打重於東林書院者典復目不存緩合給榜行仰司印務行無錫縣官親詣東林書院通行閱視如垣牆有傾頹門墻有損壞者即設法修葺務要處處堅固輪奐一新仍約集鄉紳耆儒循微顧高兩先生講學遺規定期舉行庶幾黃鐘盡出正學日明仰副 聖旨崇儲重道興起斯文至意毋得視為具文自干咎戾須臾

遵奉 部行修葺先賢祠宇府景  
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四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常州府正堂祖 為請 教修先賢祠宇等事蒙 布政司信牌開奉 督 撫部院憲票內開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三日准禮部咨前事等因到院准此除咨抄粘外合就飭行仰司查照抄粘事理即便轉行一體欽遵施行毋違速速等因到司奉此合行抄粘 部文行知為此仰府查照 遵行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一體欽遵施行等因到府蒙此合就抄粘行知為此仰縣官吏查照 遵行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即便一體欽遵施行毋得延延遲速須臾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行縣

縣詳

無錫縣詳遵奉 憲文內開准 部咨奉

旨內事理抄粘吏科汪 條奏歷代先儒讀書之所後人景慕前堪

建為祠宇春秋致祀有領領者設法修葺等因今查得無錫縣在城東林書院及道南祠係鎮內宋儒楊時十八年講習故區至明萬曆甲辰年係疏內本邑先儒顧憲成高攀龍所同興復一時講習最盛因分建祠以祀楊時諸賢者也天啟丙寅遇瑞難折壞院廢祠存厥後戊辰年有修復邑士吳桂森等於院址構屋深三楹而依庸堂燕居廟書室等處因工費浩繁未復重建

本朝順治甲午年有高攀龍嫡姪高世泰有祠及修履澤堂併於堂之後重建

燕居廟及崇器齋二室共為屋七楹三十年內春秋釋菜會講獨任修理亦不啻再三今逝世二十餘年嫡子高萬生並生等雖勤謹弗弗嚴講習而修葺無資祠院日就頹圯此地已於本年十一月先奉 恩奉重道崇儒行文倡修現在與工料理再查得祠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落成祠在惠山高攀龍祠亦在惠山又有城內止水祠係高攀龍拜表投淵之地俱奉 各憲頒行祀典理合報明其餘賢祠非抄疏列名者果不敢混列為此據實具覆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余為額憲給示以光盛典事據常州府學生員高萬生高正生呈稱切惟無錫縣東林書院建自宋儒至先忠憲公仰明正學先聖家

公世奉繼修講習行肩一淺迄今數載棟宇漸圯去夏得蒙 監院成捐俸修祠今秋有 閣學李躬瞻贈禮茲值憲節臨吳快

親斯文有主額賜給示兼勸府縣加意護持等情到院據此為照東林書院保有宋大儒龜山先生創始於前四百餘年而忠憲高

公端文顧公繼興於後其時海為承風名賢開作 先中丞公與

公端文顧公繼興於後其時海為承風名賢開作 先中丞公與

都憲南阜鄭公講學白鷺書院實與忠憲端文兩先生選相應和至今吳楚之地文章理學後先蔚起皆賴諸先生倡導之力楚學便葉蔣先生即忠憲公之嫡姪曾著三楚文獻錄先中丞公傳載其中惜傳聞異詞而與南阜先生講學白鷺及力阻不建瑯琊平澗南流冠諸大事未得備載也本都院受

命撫吳駐節金蘭去書院不過百餘里每思身至其地俯仰前轍得寄葵塲咀豆之思下車未久更無公便常慮講席久虛流風衰熄

聖訓首崇正學特與濬洛後裔世襲有司謀積必先教化東林典型在茲地方官自應加意護守據呈已經修葺合行給示為此示仰該邑士民人等知悉此係前賢絃誦之區如有紳儒生徒銳志聖學不妨講習其中該府縣據是報名本都院核其差戾定行優獎至于一切無稽棍徒及主客往來兵丁不請相入混擾倘有故違東林書院志

示 諸守院人赴東地方官立行拿解本都院以憑懲究毋得泛觀特示 康熙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示

整飭書院檄文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日講官起居注翰林院侍講李 為書院務急與修學徒尤宜整飭事照得梁溪東林書院為 顏高兩公講學之地崇祀先儒倡明聖學大裨人心風教方今 聖上首崇教化典學右文遍行直省修葺學宮清查詞宇繪音炳如日星震宇咸知向學矧此名區勝地遺風未遠堂講依然懇懇過往回景行共切規矩 撫都院親臨展祀查修與修該府縣方在經舊整頓力圖修復舊規重興講席本院奉司學政樂觀厥成但恐人心不古吟成多端未親齊表植模之風先達訓棘肅凌之習或

鏡分門戶或爭長枝流意見橫生是非講起陽借聖賢之名色陰行傾險之肺腸鑽營則無所不為排擠則不遺餘力開盈紆于權鵬較利若于錙銖名為孔孟之徒實則市井不若全無道氣一片私心致使見者惴惴聞之竊笑二氏為之鼓掌矧人莫不寒心豈不放壞聖門貽羞講席比之當時少正邪誠為聖世之匪人講學如斯不聖其已合行嚴示警告該處之日務延真誠學道之儒或任主持或輪司掌事樓母偽寧實母華一應徇名譽舉之人伐異黨同之輩不得連取虛聲致滋濫舉以玷儒風凡在學徒咸宜各慎實心掃除容氣但期真切為己以求不墮聖賢醇懿處尋得孔廟開口時矣爭未陸入幸出弟信堯舜人皆可為主敬致知在洛聞止此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四 上 聖明重學之心下不幸吾黨切磋之力若其偽儒曲學黃鼓譟張假公濟私口是心非專工指摘于語言文字之間不顧猶被恣傾陷矯誣之術倘有斯人逆講席輕則鳴鼓而預斥重則按律以究懲必不令學非言偽之徒得肆行于大道為公之世各宜三省勿蹈叢愆須至示者

康熙二十五年正月二十三日示 整飭書院檄文

提督江南等處學政東宮日講官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許 為前賢書院整飭宜嚴事照得東林書院為 高忠憲公兩先生講學之地爾時道統伯明儒風振起雖樹戈矛者不乏合沙之射而勵名節者益多信道之儒羽翼聖經功堪不朽輝光史冊名



其仲簡良之保護讀書論道群推大雅之維持至基根一事現今  
根際已多伏乞批着該房查將新陞田畝循舊撥補或將前任重  
道美意捐俸代完在 老父盡一主裁閱則先聖先賢之靈俱賴  
以垂不朽而觀海來遊之士咸頌明德于無涯矣為此連名上呈  
本縣邑尊 批據呈向例應將新陞田畝頂補祠院基地之稅  
可垂永久前兩縣任內因無新陞可補是以議捐已俸代完本縣  
非不樂從但恐非垂久之計今既有新陞田地准循例撥補可也  
該房速妥議稟覆康熙五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知縣涂公名錄  
俊

至示者康熙三十二年 月 日示

請復行抵補書院基根呈  
無錫縣紳士楊慶徵高正生秦源寬等公具呈為尼山道脉當經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院基免報有側公體照舊通行以光理學事錫邑東林書院係  
宣聖燕居廟歲時致祭傍有歐林曾三公祠俱係本郡木邑守土  
之官其左有楊龜山道南祠自宋以迄  
本朝凡先賢之有功於東林者俱在祀享之列春秋仲丁行釋菜禮  
名重天下並非泛常祠宇可比素擬當道主持近蒙 撫憲張公  
直道崇儒俯修修親臨講學親臨聽講樹樹盛事其祠院基地  
向奉免稅將新陞田畝等數田根頂補在案康熙四十一年奉  
清查開墾荒田竟將祠院基地一併開報徵稅後因無人完納廢  
徵等具呈 陸任撫憲來公案批仰布政司確查報司行府府行  
縣前縣李父臺詳覆照舊免因無新陞可抵情願捐俸代完由  
府詳司詳院 接任撫憲于公批允遵行前縣林父臺仍照舊代  
辦註冊免徵在案恭遇 老父堂家傳錦繡學有淵源繼往開來

縣牌

無錫縣正堂加一級涂 為陞科填補祠基根額事案查東林書  
院祠宇基地坐落在城東北六等 逐字案共基地一十二畝歷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經免根至康熙四十一年開奉憲清查開墾荒田前任將祠院基  
地一分開報徵稅在案今據紳士楊慶徵高正生秦源寬等呈詞  
開列從前優免緣由前來據此合將現陞根地頂補祠基根額為  
此仰五十二年總書李元培遵照本縣陞科田地逐字註明細數  
科根額總分登該書驗入甲除去東林書院祠基原數毋得錯  
錯仍具遵依覆縣附查施行

計開陞科細數

早青下十二畝 銀字一千六百六十四號平田四分一厘  
北下五十二畝 銀字五百十九號平田一分三厘  
楊上廿五十一畝 銀字三百八十二號平田三分五厘  
付上十五五朱金字一千二百八十二號平田二分八厘  
天下五十二畝 銀字一千二百八十五號平田三分七厘

屋五毫	天上三七高寧市 字一千四十二號平田二分
元上廿二六鄒忠超字一千一百五十號平田二畝	
青下八五鄧文煥創字四百廿二號平田九厘	
元下廿一八穆道生一字一千二百五十一號平田一分三厘一毫	
元上廿三六王祥瑞在字四百十九號平田一分三厘六毫	
化下廿四八浦高商阜字一百三十七號平田二分六厘一毫	
景上五九二顧行號順字四百三十三號平田二分	
萬上十一三許永寧介字九百廿八號平田三分共四分	
新下三十二王以徵巷字六百九十四號平田四分三厘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元	
天下五三三周仲超受字二百九十四號平田四分	
元下廿一一吳仲常章字一千四百五十五號平田三分九厘	
青上九一鄭昆字號字二千一百十八號平田二分七厘五厘	
楊下西南 杜華華字一號平田一分二厘	
天下五二二陸惟新唱字九百八十二號平田一分八厘九毫	
景上五九二周孟侯順字一千五百四十九號平田一分三厘	
景上五九二周寧侯順字一千五百四十七號平田四分	
付上十五五王允清朱 青字字號字號平田一分二分	

共八分	景上五九二周寧侯順字一千五百四十七號平田一分七厘八毫
懷下四四二黃餘三今字二千九百八十八號平田四分	
懷下四七一劉仲如職字三千二百五十五號平田一分	
楊上廿六十一毛翼貞字二百十四號平田五分二厘	
化上廿九一許爾常廉字四百五十四號平田二分	
化下廿八一鄭世安能字七百八十二號平田二畝	
付上十六四虞智培慶字二百七十七號平田四分	
天下一七廉殷生洪字一千三百七十九號平田四分厘	
懷下五五九席城瑞兒字八百八十一號平田一分一厘	
已上三十一號共平田十二畝一厘二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辛	
計開祠院基根	
逐字六號平田一分五厘五毫	
八號平田四畝八分七厘二毫	
十四號平田一畝六分一厘二毫	
十五號平田六分三厘	
十六號平田一畝五分一厘四毫	
十七號平田九分三厘四毫	
十八號平田一畝七厘二毫	
二十號平田三分五厘	
二十二號平田八分六厘一毫	
已上九號共平田一十二畝現在楊上廿六八一甲高忠憲公戶內完糧	

附誌獨玉泉坐稅呈

無錫縣景雲東北五屆民喻儒喻文喻舉喻璋喻坤皮等呈為  
天憐先代名臣恩賜一坏坐稅事始祖玉泉公諱椿係前宋紹興  
間工部尚書員外郎抗節當朝著名青史功難筆執躬于才之  
功按教書帝語嘉提備之選崇正久磨祖豆道南率執躬于才之  
邵文莊題燭臺計猶新近者高學憲建碑道風不振猶葬一正坐  
落景雲區天授鄉一都三高追溯義徽職精銘陶似當與泰龍圖  
共垂封樹于歷山李忠定同表暨隆于膠嶺乃者本支影射墓道  
蘇荆野莫荒烟淚灑夕陽翁仲長林茂草心悲日落孤狸魏相之  
宮碑仆矣平公之峴首哀哉伏遇天臺人倫師表望學朝宗封墓  
旌賢修祠揚德枯骨為之再生往哲藉以不朽等係公十六世  
孫大馬私哀敢干龍輦伏乞 天臺電覽前朝御寶鑒念始祖遺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四

主

徽史傳不磨繪音可據所有玄字六百一十一號一畝七分四厘  
六毫墳根榜諭該房恩加蠲免求將新報增崇陞科田畝頂補庶  
君子之澤千秋不斲小人之墓百世聊休為此哀額具呈須至呈  
者康熙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呈 本縣正堂吳 批宋賢喻  
公文章事業刊載史書最為明著衣冠之藏幸其儼在道德之緒  
願以長存與其履歆而褒前賢易若封墓以彰 國典所有墳根  
應予蠲免准查新報陞科抵完前課可也等因于康熙九年四月  
二十七日行仰該區書照數蠲免訖

計開

將懷上四十六都四箇告陞優字一千二百六十八等號折  
平田一畝七分四厘六毫頂補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四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五

文翰一記

道德之著厥有英華性命之流斯為章末鴻裁與義作者自  
有大觀而東林源流與替所開招攝邦可闕也文以載道亦  
以載心誦其文可以得其心矣志文翰

重建五先生祠堂記

尤棟

寶祐戊午四明袁擇善從尹常之無錫創先賢祠附肅於學十九  
年時丁元二貳廟貌不如故自虞君薦發出而教授生徒乃酒掃  
蕪穢一撤而新已而增博論師長之員會孫君桂芬居之二人者  
皆鄉人也相與誼經訂禮為之言曰必得矣於其國之先師無先  
師則與諸國合國有人焉何庸取之其鄰我楊文靖龜山先生雖  
非吾錫之人而寓居於郡者十有八載今歲東精舍乃其講學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地是即鄉之先師也鄉者先生標表是祠居中間位會謂土崩  
解之勢我與受之然有不依形而立者參倚如見吾黨小子恐倍  
此而更師乎喻工部玉泉先生允文簡遂初先生李肅簡小山先  
生蔣忠文憲齋先生何莫非吾錫之人而起家於邑者相望百有  
餘歲今里中故宅尚有指為藏書之所非鄉之先生與玉泉遂初  
憲齋三先生已有秩祀而小山先生未及與享迎之致敬獨可遺  
乎若夫廣漠大儒非同宗河洛景定間已由此而陞從祀然猶  
不敢先之釋而江西顧門之派其師友父子視吾諸老先生之所  
學未能無頗漸之異伊欲借吾人之將無同之說以復其位庸詎知  
不見幾而作乎審厥象而儀圖之豈亦知所變置嗚呼職教者之  
能為是言是必有照契於心而無疑者抑慮夫斯道之無師無傳  
復質之鄉老藉公庶新以其規接前輩年幾八旬其尚論人品具

得之於耳聞目見之真公曰如吾五先生則有可言者惟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孟氏所傳之道至河南二程夫子而復傳而龜山先生蓋受學於二程夫子昔伊川自洛歸蜀稱揚湖長進使其學少變於湖洛之餘詎有是言哉慨思龜山載道東南十之游先生之門者甚衆玉泉亦能續程夫子之道小山登齋一公固不及登龜山之門又不及從玉泉學因龜山玉泉二先生論孟中庸大學之遺言而皆能續程夫子之道故玉泉得之而至紹興之正論途初得之而為乾淳之老簡小山得之而居慶元之學黨災齋得之而觀端平之著類自九京之莫作而國人之無所矜式也久矣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始吾學之祠諸賢吾見其於位者與先生並而果孰使之然哉近若潭之長沙有祠周元公先生而以胡子五峰張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子南軒朱子晦菴為配者而鵲山魏公了翁因其修祠傳為之記亦深嘉而樂道之今可法也曲禮曰群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易不即玉泉遂初小山是齋四先生而配我龜山先生乎讓曰然論定然後背其貌是茂垂光大荒落十六月乙亥展舍菜之敬周服殷冠魚雅就進校數先生之族子裔孫有渙乎無草稿幸尤氏翰氏薦氏文獻之存輯冠者五六人奔走與祭是之禮也救滅亡而扶壞彌望曰小補之救其初位欠未定繪事未索棟方卧疾未興虞君數四貽書俾識其事奈何不能守墳墓政懼夫無詞以自白其先人何敢表先儒而屬後進輒謝不敏監歸泉溪澤中值落其成固以請自揆愚隘無能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嗟子侍側語之曰二子之所云一老之所發揮是即記也吾笑以文為汝其敬誦所聞告之執事者雖然懷豈終無言耶夫祭不曰望魯可以祭泰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三

山楚不可以祭河惟人亦然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然終漢之世其廟皆不出闕里永平二年詔郡縣行鄉飲始祠周公孔子亦未皆立孔廟出闕里徧祠夫子距今載六百年由此觀之其在諸子非其鄉國而祭之俗也傳祭非古也不於其爵而於其古則竟遺黜異凡今日之所是正者庶幾解逐客之嘲棟不學妄論至此不能不為先生之罪人

疏學者宗祀龜山而以龜山先生配祀學於此

東林書院志

復五賢祠記 正德丁丑

邵寶

無錫縣儒學之有五賢祠肇自宋李其初四人樂或以意益至九  
人徽山處焉發氏實廬而正之損五人益一人是謂五賢五賢者  
爲龜山先生文靖楊公玉泉先生翁公才遂初先生尤公延之  
小山先生李公元德廷齊先生蔣公貴位則龜山中而南面四  
君子者東西列焉事其尤棟氏所爲記歷元入國朝以意益焉尤  
多且遂並列無配今考其人莫不節其章成而其道於龜山則有  
間矣君子之論焉可誣也成化中祠再葺武功伯東海徐公記焉  
於五賢之承傳履歷詳矣而他不一及此其意蓋矜大徽山也然  
而班遊如故弗革益加某少游於斯讀允徐之文嘗謂足祠一失  
則泛并失則維泛可裁也雖不可辦乎蓋重瞻而嘆而莫可告  
者正德丁丑夏督學御史安成張君汝立毀諸尼若女祠之居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四

修我學官人或以是爲言汝立乃問於其某謂之曰人之言然蓋  
亟圖之於是屬吾郡武守整屋范侯汝霖擇地尊經閣後爲堂四  
楹中龜山而從以四君子者如虞氏釐正之式復其榜曰五賢凡  
後所益者則於舊祠祀之謂之鄉賢邑博士唐德卿劉景儀鄭大  
節謂某寔先斯說不可無記乃率其弟子某等來請書解子樹求  
觀聖人之道者自孟子始孟子後千餘年而兩程子繼之今之求  
道者不啻自程子始乎龜山傳程子之道而南者也其在無錫久  
至十有八年說者謂其嘉泰伯延陵之風於是止而進修焉追惟  
其時及門若私淑蓋繁其人而四君子者深矣是祠足配其將自  
龜山以求程子乎其自程子以求聖人之道亦將于是乎在書曰  
升高自下陟遐自邇斯舉也其有之是故載泛以義昔之君子遠  
矣今之君子爲其難也而以名寔立辨焉亦昔之君子之志也雖

然非賢督學其孰與成之

抄五先生廟在明倫堂西此則改建丁寧經閣後協樂陽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五

兗陵道南書院記

邵寶

道南書院易爲而建也爲祀朱龜山先生文粹公中立而建也公南創人也常易爲祀之公學於程門還自伊洛至常而留焉謂泰伯延陵之墟也而鄭周三公又與有故故周旋延陵勾吳之間與諸生講道者十有八年其風流在士林功化在後學者博且弘矣是以沒而祀之比諸鄉先生越紹熙初郡始立祠紹定淳祐間繼祠益嚴至勝國時乃有龜山書院之報而其地也久矣國朝成化初嘗起廢焉而不像爲二賢祠者如故前郡守宜賓王侯欲改圖未果今郡守前監察御史瓊臺陳侯堯乃卜吉而別建之中祠公二周既仍佑坐今又益以道鄉而下七公禮也其謂道南何侯之志也侯之志也何以昔程伯子於公之行曰送而數焉曰吾道而矣則斯人之所在實斯道之所在也斯道之所在則地因以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六  
重刊者侯謂夫祠名以人不若直指其道表章標榜深切著明有以新學者之觀瞻而與其向往之心是之取耳然則於前乎易徵聖道絕塞自孟子沒至於有宋千有餘年矣南安之會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大振此斯文再成之源天地間一大機會也伊洛之遊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因之大成此斯文再傳之委天地間又一大機會也是二機會者人耶天耶其然也哉能與之是故君子謹諸南安有書院焉名之曰道源爲周程志也今是院也爲龜山志也名曰道南不亦宜乎矧道南云者實出大儒之言由今觀之於斯人斯地爲切侯之命名允矣祠有位列公南面位中餘則道鄉先生鄭忠公志完教授先生周公伯忱抗治先生周公伯溫秘書先生唐公彥恩並諸公符同門同志者也外此數公則左右分別編修鄉公後入中丞喻公子才皆公門

人也文簡尤公延之蕭簡李公元德忠文蔣公良貴皆一拜傳而私淑者也猶公門人也至於趙果謝公于蘭則聞風而興起者也師友之分至賓之儔於是乎辨然則諸公於龜山何如道鄉何矣二周兄弟氣質純明可與入道程叔子實嘗稱之秘書雅演師說爲當時重編修奏議炳炳能世家學中丞立王正論爲時師表文簡立初抗論老成典刑元德力解學禁辨忠爲國忠文抑惡揚善進退有守龜巢崇正闢邪扶植名教事戰國史郡志皆無愧於龜山者也雖然祠而無祀可乎私祀可公祀不可公祀何爲而不可也公祀在與龜山既列諸廟廷從祀矣諸賢者皆鄉賢也亦有祀於祠矣再舉則顯是以公祀不可也私祀何爲而可也以義起禮觀之梓萊郡守王之歲春秋一舉取諸田租以供出二百畝租若干石祭之餘以充修理之用不別科率何爲其不可也其贊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七  
出出某項爲白金若干兩墓與構居什之六田什之四是皆有司存焉不足記其記雖何斯文之機會非人力所能爲爲天下學者告也記師友之淵源與侯之志爲郡後進告并爲將來繼侯者告也屬記者誰郡諸君子自太僕寺丞白君晟以下凡若干人執筆書者誰南京禮部尚書邵許有疾調理後學邵寶亦郡人也

按前此郭邑已爲祠祀龜山先生而道南云後

城南東林書院記

王守仁

東林書院者宋楊龜山先生講學之所也龜山沒其地化為僧區而其學亦遂淪入於佛老訓詁詞章者且四百年成化間今少司徒泉齋邵先生始以舉子復聚徒講學於其間先生氣仕而拙復燕居於邑之華氏華氏先生之門人也以先生之故仍讓其地為書院用昭先生之跡而復龜山之舊先生則自述其廢興而以記廟之其當是時遠陽高君文彥方來令茲邑聞其事謂表明賢人君子之蹟以風勵士習此吾有司之責而顧以勸諸生則謂之何嗟筆其所未脩而亦遣人來請嗚呼物之廢興厥有成敗矣而亦存乎其人夫龜山沒使有若先生者相繼講明其間則龜山之學邑之人將必有傳者豈遂淪入于佛老詞章而莫之知求當時從龜山游不無人矣使有若華氏者相繼修葺之縱其學未即明其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八

間必有因迹以求道者則亦何至淪沒於四百年之久又使其時有司有若高君者以風勵士習為已任書院將無因而地又何至化為浮屠之居而蕩為草莽之野是三者皆宜書之以訓後若夫龜山之學得之程氏上接孔孟而下放羅李晦菴統緒相承斷無可疑顧世猶疑其晚流于佛此其趨向毫釐之不容於無辨先生必嘗講之精矣先生樂易謙虛德器溶然不見喜怒人之悅而從之若百川之趨海論者以為有龜山之風非有得于其學宜弗能之然而世之宗先生者或以其文翰之工或以其學術之邃或以其政事之良先生之心其殆未以是足也從先生游者其以予言而深求先生之心以先生之心而上求龜山之學庶乎書院之復不為虛矣書院在錫伯濱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周太伯之所從迹也方華氏之讓地為院鄉之人與其同門之士爭相趨事

若恥於後太伯之遺風尚有存焉特世無若先生者以倡之耳是亦不可以無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九

重修東林書院記

歐陽東旼

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與晉陵鄉道鄉諸先生講學東林之上此東林書院所由創也而地以人重至今歸然龜山非晉陵產也以上游寓也而故所講學處存之至今豈蘇子瞻所云以天下之所共  
有者而獨私以爲寵其尊德樂道有異他邦也歟而龜山者朱儒也余不佞鮮所覓測亦不願勦襲說論高談象罔以迷之乎竊察之外竊謂修道之教無非所以綱維世道而共載於生生敬學士大夫以道鳴者即其平居議論之間而端緒之引隄防之植入至於人心而讓爲世道治亂石泰恒必由之蓋春秋之亂幾無世矣吾夫子曉長夜而日中之而後天有維也地有紀也故曰聖人有功於天下萬世然而自夫子沒一傳而得曾子再傳而得子思三傳而得孟子達寂寂無嗣者歷秦而漢而晉以及於唐一統之厥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十

若存若亡蓋至有宋周程諸大儒出而後復一光也非獨大經大法章明較著即幾微纖悉亦一切稟於繩尺察乎莫或假借焉於是禮義廉恥之閑因以斬然於世而吾夫子之道益尊顯其時又莫之能用越我太祖高皇帝寔始表章朝廷里巷典則具備以此教下以此學賢者因而冥契於神明愚不肖者亦賴以有所持循而不至於蕩然二百年化醇俗美莫有陵陷邪遁奸於其間無亦斬然以開先者端緒確而隄防固也然則宋儒於當代稱功臣矣彼其言曰道苟可行何煩在我以俟百世何惑哉乃邇年以來率好爲忘筌跡無顧迹之談而托其身於不儒不狃不方不圓之地語及至敬窮理等說輒啞然笑之至顯微於國是民生遠不逮暫時長此以往其端益引而甚防浸潰世道之憂寧無瓜瓞慨予氣力微薄不能有所轉動而東林書院亦日就於圯其逢適

使然惟是晉陵尊德樂道有異他邦二三縉紳先生共起而修復

之工既成屬記於予予惟龜山者周程夫子所目爲道南者也晉陵之有宋儒學也自龜山始也其言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率性而已嗟乎世皆以新會之自然珠江之良知爲第一義而究其所以是非於人性上另添一物也至敬至此窮理窮此亦非於率性外另爲一事也何必曰千古秘密至今日始洩機微聞宋儒之統貲余爲此懼私心時時念之幸而有人焉超然反其所自始相與聯集同好恢弘遺緒此其尊德樂道又非第泛涉其涯而已倘宋儒之學固是以張於晉陵而大明於天下滔滔世道亦止因是以有綱維而不至如余前所服膺者其所補苴小小也故特著其說以俟書院經始於甲辰之四月十一日九月九日告成一千二百有奇皆諸紳士之所捐貲諸臺使監司登郡邑在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十一

者各分俸錢及贖錢佐之爲紳倡始者誰顧文選憲成禮部允成高行人華龍安封部布范劉職方元珍荆溪史泰常孟時而陳湖州幼學葉尚質茂才張孝廉大受同郡錢直指一本王孝廉永圖並有助焉經理其事者則涇陽仲兄光祿自成也萬曆甲辰孟冬鄧中歐陽東旼撰



重建道南祠記

林宰

宋儒楊文靖龜山先生故閩產第熙寧九年進士調官不赴師事  
二程子伊洛歸誠道而南至渠溪之濱邑子除令設學比于是先  
生上錫十八年爲闕人欲非性之旨立儒儒之防而錫始知有程  
氏學先生殉書院廢爲僧區四百年而卻二泉先生復之後百年  
復煥今選部涇陽縣公備諸同志諸當道復焉而侍御驥宇顧公  
憲捐厥址左爲祠祀先生祠之右翼以講堂丙舍集四方上問業  
其中爲規爲約亡懈亡懈辨經析疑昭若發覆而伊洛淵源不啻  
披雲霧而耀日月矣先是講堂成則太府歐陽公記之茲復屬不  
佞宰記先生祠嗣幸長茲邑且後先生而稱其鄉人也宰惟矣地  
自讓王筆路來季子歌風言游禮樂賦號文學之國矣中庚六  
朝五季剝蝕于謫虛榛蕪于戎馬悠愆理脈奄忽長夜非先生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三

學南來五百年陰緒何以昭致來許顧或謂南宋道學空談無用  
宰按先生策燕雲之師則云宜退守汴京不可虛內事外金虜內  
寇則云宜堅壁清野潛遣援兵追襲至于二鎮不可棄和議不可  
從黃金人敗盟問肅王使必復而後已種種石畫皆熟情形諸事  
變深于兵家者之言此真有用道學豈與爭機鋒而渺功寔者均  
也或又以其說應蔡京爲疑不知先生鴻才鉅識行權濟時正善  
學生一程而融之使其志得行于靖康建炎間則女直可無南顧二  
帝可無北狩一祖六宗之業可無倚安江左而奈之何阮千樵好  
不究其用以廢此諸君子所爲扼腕太息而欲宰之論其世也與  
宰于諸君子無能爲役第常讀東林會約詳諱以孟子性善之言  
司南學者正與先生人性上不添一物之說互相符券至諸君子  
立朝大節煥然炳然今且幸際熙明發長蒙他日衣履常而勒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三

舉知無錫縣事後學金浦林宰記

鍾鼎又不第如先生之偃蹇窮宋以老也學者由諸君之言以  
求先生由先生以溯河洛沐浴是則所爲莫煥先生矣是役也後  
先臺使監司守相者皆撫中丞獲鹿曹公嗣山直指御史鹽壽馬  
公起幸甘學御史餘姚楊公意白儒兵觀察使餘姚公龍望同  
安蔡公虛臺太府潛江歐陽公宜諸各捐俸錢以佐春鍊費金三  
百七十有奇其美九十有奇宰更足以金矢及毀滿之直共四百  
金費田二百畝供春秋祀及其學者餽經始于萬曆甲辰初娶成  
子是年孟冬而講堂則諸君子輸橐攜焉諸君子者顧選部公涇  
陽侯部公涇元高大行公景逸安封部公我素劉職方公本儒張  
孝廉公故所史太常公玉池及葉尚聖公國道陳比部公筠塘錢  
侍御公啟新王孝廉公儉齋也經理其事者則顧光祿公涇白而  
諸生馬希尹王純一孫之賢寔始具呈以請法得書萬曆丙午孟

重建道南祠記

方學新

宋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聞人也崇宣間來毘陵訪邵忠公憲與異  
陵之士講學于東林十有八年先生去而士心不與俱去卽其地  
建祠祀之歲久祠圯今去先生將五百年乃有顧公叔時高公存  
之輩諸君子興于其地修先生之業而是祠復建不敏學漸祠之  
下士辛亥秋浮江而下就正東林謁先生之祠而禮焉諸君子因  
屬余記之余惟廢與之由紀綱之役載在邑侯林公記中頗悉可  
無贅矣無已則先生之學脉乎自周元公以至靜立程程子受之  
靜觀自得遊其門者甚衆升堂入與惟先生及游允夫謝顯道三  
人而程子尤爲先生將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已先生之學果盛  
著于南方若或識之祠曰道南有以哉先生沉潛篤實調官不赴  
仕門節養淳滴涵浸人莫能窺者幾十年所自得者益遷一傳而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南

黃章耳傳而延平三傳而紫陽毋教學者靜中觀喜怒哀樂未發  
作何氣象率由此入道解爲龜山門下指訣史氏但知先生歷三  
縣皆有惠政入朝論列切中時弊熙熙安石之風卓非靖康之和議  
名聞四方取重外國以爲先生之勝事不知周程之學號守之以  
俟諸後而紫陽氏默坐澄心體認天理閤中而肆外流傳之而濫  
其源也夫道大矣廣矣乾之大始於專一坤之廣始於爲衆孔子  
之聖始于默識而溯之如愚曾之守約思之未發謂中聖賢學脉  
端在於此引一絃之緒而延之不窮宋儒之功不既大乎然則所  
謂指訣非龜山之訣而周程之訣亦非周程之訣而孔氏之遺指  
也或謂道無動靜恐有偏僻之處余解之曰所謂靜者主於理也  
靜而至於理則中之說也天下之大本也靜而不至於理將入空  
虛無用之府失其本心而天理滅矣欲尋學脉當辨似是之非於

毫釐微辨毫釐當然觀未發之本體世之逐事徇物者馳于數而  
不知有靜脫公守寂者又荒于靜而陷於天理其不悖聖學而流  
入異端者幾何吾願入斯祠者毋徒肅先生之祀而務求先生之  
學毋徒羨學于先生而反求厥脉于自心云萬曆辛亥九日皖桐  
後學方學漸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五

予友顧叔時歸里借高存之諸君子倡學於是間龜山先生東林故址而構焉焉堂顏曰依庸以書抵友人鄭子爲記意鄭子能悉府義鄭子遷按肅義有二庸恒有久而不變之義又平也有道中之義惟中斯平惟平斯常惟常斯不變周三先包萬彙錢九有和萬邦皆是物也易之恒卦剛上柔下震巽相與而取義於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曰常夫抱隨珠和璧終朝服朽不如菽粟之一飽也龍山龍火藻藍棲號寒不如搗袍之蔽體也千奇萬狀洞心曠目不如一庸之悠久也雖然庸依人乎亦人依庸乎有庸可依是二之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自少壯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如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友恭慈信自童稚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七

無經之歧向遠收曰不悔諸君子自信而自知之謹據愚衷爲記并係之銘以證來學

弟曰關閩之學萃於龜山淵源伊洛吾道以南近接周程遠宗孔顏流風既遠隱怪是奸既友中庸大道漫漫末路如斯斯實大觀繫我顧公力有正學泊諸君子奕奕先覺東林故區開成不怨不怍依庸如水不崇庸之一字義包玄邈精金在鐵真玉在璞洒掃應對即聖即神知者曰知仁者曰仁仁日用不知是曰凡民能造端端厥惟聖人聖祖神伏真樸散淳襲于古誰識其真遠我夫子發讀真修下學上達不怨不尤蔬食飲水則忘憂浮雲當貴性外何求心過萬古教垂千秋一心一德卒歲優游繼孔學者顏氏心齋草廬幽巷共樂無涯所立卓爾如梁初茲欲從末由撒手懸崖匪言可僣匪識可猜德由天運絕解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七

安排亦有曾氏號曰得宗真債力久默識心通一唯之下水盡山窮豐蔀盡撤旭日融融通相傳授忠恕爲功忠恕匪他吾性本庸彼耽奇者絕根務華瞻彼名園千葉萬葩朝華夕悴觀者徒嗟惟此常德宜身宜家窮是不損大行不加誰其直領以障狂邪標茲正宗與衆共馳熙熙穆穆坦坦怡怡游魚煦沫得鳥擊枝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我無君誰君無我疑勿謂無奇萬古如茲登斯堂者顧名思義人生泡影浮萍斯寄匪鐵且礪胡成偉器從茲豈立慎獨立志始信先覺呼醒群昧勿參以三勿貳以二吾道平乎真儒嘉設精光樂樂明珠在握放之六合欲之一拘敢告同儕自來多福一陽初動天心乃復景詰無象億萬交易易曆丙午吉水鄉元標撰

歐休會三公祠堂記 夏治乙未

黃家符

高學憲蔡旃既復東林之燕居廟以奉先師又聞再得草廬爲居業地傍構一楹將祠前太守歐陽公會公前令林公其中廟家符爲之記三公何以祀以三公之重有造於東林也當萬曆甲辰講院肇建在費謙錫施工庀材殫厥經畫歐陽公林公賈尸之既成而記其事記東林書院者歐陽公記道南祠者林公也及天啟丙寅逆閹盜柄群小構扇矢集東林燭百折毀符檄旁午伐屋撤垣勢如風雨又適當忠憲授滿時破巢巢取那恨廟者至欲焚忠憲公子上請曾公齊不顧身周旋艱險引大義折縱騎圍公子一室請以身當之始免株連三公與東林相爲始終若此雖然三公何私於東林哉舒生也雖然嘗聞之長者矣方端文忠憲講席初開守土大吏蒞鹿之式肅園楨之就正月無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太

盧日雨先生非公不正發憤非地方大利笑不入告外此即通租之訟未嘗一煩縣官至三公之爲守若令也不是強禦同不受吏胥耳語同不手一無名號同侃侃行意雖山斗在前無所迎避歐陽公治行第一僅權湖上備兵竟以同寺開臂老林公廳內召不預臺省選會公情執聞海內僉慕藩臬等中董語賴天子燭其明珠意以之諫以解拙宦如此豈借汝南月且爲游光揚聲彈冠敘事地者乎亦曰獨天之好高山之仰內結於心耳惟東林不惜地方當道重而後東林重惟三公不附東林爲重而後與東林交重於世水落石出事久論定由前言之自元禮門高太正道廣青蠅貝錦固有祇執贊爲身日捫天爲媒進者顧終不能黜及三公由後言之哲人其萎社稷爲墟野老道民俯仰於萬泰天崇閣閣運廢興史治盛衰之際唏噓太息痛端文忠憲爲燕寧之司馬

慶元之考亭卽亞思二公爲桑枝麥穗之燕陽金魚龍慶之燕燕試從衣冠典調下質衡諸卷議田夫牧豎之口碑數十年水鄉邑長自三公外其能以廉平慈惠稱清流同調名教干城者更有幾人今甘棠之頌與馨宗之祭相得金章縣歷復舉垣巨常新春秋盼雲旂風馬神之格思有不樂觀其祠鄉白鹿邦大夫常子之賢與體樂詩書絃歌揖讓之盛也哉夫名宦鄉賢分列學宮循名核寔人或意爲輕重焉瞻斯祠也非子孫之陳乞非門生故吏之推挽地關於閭楚陳章千里之遙而輿輦於人亡代易桑田滄海市朝陵谷之後駿奔者無聞言明理者無覓色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卽漁獵開闢諸賢當日正人心而端學衍行是非非守先待後追不越此矣忠憲端文有震定式恐之學宮此舉爲功於東林豈小乎歐陽公名東鳳楚潛江人林公名堂閩龍浦人曾公名樓江右峽江人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九

再得草廬記

嚴 穀

吾邑城東隅故有宋楊文靖公東林書院萬曆甲辰邑先章御端文高忠憲諸先生倡議興復其所章講堂前曰麗澤中曰依庸而燕居廟則室之焉稱廟所以尊

先師室燕居所以別學校也蓋諸先生當日退居弓河讀書談道以爲樂其事固屬于藏修者之所爲而其所告之地不在軒墀賁庭之間而在淵達之室明以示夫林下拜瞻不敢上擬於學宮之文廟而又有取於燕閒居息之義斯固隱而在下者學爲聖賢之志焉爾迨天啟之末嘗爲異學矯旨拆毀當是之時忠憲以晉水舊臣不特不能進而行其道於朝并其桑梓弦誦處亦已磨滅剝削爲邱墟是可慨也崇禎戊辰下詔修復聘吳素衣先生捐貲自延麗澤堂而燕居廢址如故越二十有八年爲今歲乙未忠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序

憲公之始子學憲築旂構而新之而又卽其地之東偏復構數楹曰再得草廬蓋咏文靖此日不再得之詩而興起者予惟廢而後復故其地爲再得而苟非棄乎不再得之日龍勉於茲廬之內則亦何以副此燕閒居息之勝哉昔劉公元城震晚閑居或問先生如何適日公正色曰君子進德修業惟日不足而可云遠乎夫今天下之處而不顯出者蓋亦多矣顧率留連於山水詩酒以此耗壯心而消餘年謂之適日則可謂之進修則不可予觀學憲自歸田來朝夕舍其歡比爾載丁內艱其哀而事其太公孺野先生孝謹益篤今乃又以其愛日之誠推而續忠憲之志惜其從兄季遠與羣子弟雅容習禮於燕居廟之旁嗟嗟其消道者耶其終日兢兢進德修業者耶抑予於是尤有所感也乘時惜陰之學古今人豈有異焉然忠憲自端文沒後以一身繫朝野之望而許小謫

詠卒胎顯祠斯其所處爲甚難顧其時海內賢士大夫猶存淳相望而愉愉然有倡和之樂則其所處又甚易學憲優游林泉無當世之責似較忠憲爲甚易而扶墜緒於一髮千鈞之際抑又其難學者推廢興之難與難易之故其亦可以慨然而長思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序

重修道南祠記

戴穀

竊嘗聞之程子得周子之道而北洛學於是乎有源龜山得程子之道而南閩學於是乎有委蓋朱四子聲自濂溪至朱子始集其成而我梁溪爲入是之門戶則濂洛之學所以昌明博碩於吳越數千里之地者實是楊文靖公龜山先生載道而還之日始矣方其北學於二程而還也純公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是渡江以來周旋於延陵句吳之間而鄉忠公及李忠定公又皆與有故故先生遂寓茲土識性善之學者十有八年厥後先生歸南敘重至紹興五年卒夫其在錫也喻工部玉泉先生親受業而尤文簡遂初先生辛寅簡小山先生蔣文忠實齋先生通和師承錫人始知有程氏之學及其在閩也一傳爲羅豫章先生行傳爲李延平先生三傳則爲朱子蓋宋祥院南自閩至吳極一時群教之盛而窮源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主

竟委則先生之所以聯屬於南北之際而垂徵文明之統者其功實首彼之吾邑學者安可忘哉入明爲鄧文莊公二泉先生爰繼餘元李蔣四先生而起然書院猶在城闕之外迨萬曆甲辰則顧端文公涇陽先生暨高忠憲公景逸先生直能光復故址先是嘉靖中邑侯鄭公已建龜山書院於弓河之上邑乘載之不久輒廢至是重建東林書院爲肄業之所而又因其地之東偏特祠以奉先生實榜之曰道南云蓋先生當日不遠歸南劍而久聚有於茲土者自宋政和間始也其在郡邑羅祠先生者自宋紹定淳祐間始也其道封將樂伯以上接乎伊洛而補廬庭從祀之缺者自明弘治九年始也其特祀先生於吾邑以報十有八年之功德而不私諸他郡邑之過祠者則自萬曆三十有二年始也當是之後歲舉春秋釋菜之禮肅宿致敬有嚴有儀東林之盛傾勸學內不意

天啟中書院尋有詔毀之厄而茲祠獨以格於邑乘所故得弗毀故修葺之役惟忠憲之從子學憲兼旂公主之既而先生之裔孫善嘉君亦慨焉任守祠之責至邇者數年之內典司宗祧弗懈孫虔迄今歲已酉茲祠漸爲風雨所蝕學憲與善嘉君適復捐金輸粟而協修焉經始於三月七日不面月訖工嗚呼學術盛衰之故難言之矣吾親熙齋中有王氏學蓋三經新義盛行游流海內以召靖康之禍先生排斥之不遺餘力至當日文士如蘇黃諸人又皆崇尚釋教未免流於異端雜說之陋而先生則惟力守師說故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傳至羅李以及於淳熙慶元之際蓋五十有餘年遠矣而朱子一出卒煥然有完經翼傳之盛維時孔孟以及程朱之道雖幽沉於北而卒能至顯於南者其誰之力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五

主

前然則後世而有學孔孟及程朱之學者其能不推先生爲守先待後之一人也與吾聞諸文莊公曰祠而不祭與無祠同祭不隸於官與不祭同計先生至今已六百有餘歲自始建祠之初至今已六十餘歲然當年闢祠之作書院毀而祠乃歸然獨存豈非有天焉以相之故葉翁公今已請於憲而爲官祭且與善嘉君修葺罔懈皆可謂善承天意者而要之學憲志賢善嘉志親親吾親於親親賢賢之澤不衰而益知先生所得於程門之學爲至善而無弊後之人雖百世不忘可矣乃系之詩詩曰揚州之域泰伯之墟立治精華於此踰臨漢唐以降哲人有作南產比來宗祿福維程門領袖誠道饒臨王鄉及李設絳東林人欲匪性片言未偶教匪一傳斯文有託五峰天柱瞻望言旋自吳訖越道化彌遠羅李承流考亭得派芒芒南服無遠弗屆周轍既東

孔集大成宋神雖南閣學益貞天降大任公闕其始覺慈城隅海  
化所起嗣有魁艾文莊主盟顧高接席金春玉鳴與應靡常公前  
不替親賢之澤延及百世爾修爾葺祠宇燦燦此日不再令談孔  
彭勗哉吾儕前修是力萬俎億豆分陰所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五

喻玉泉先生墓立碑得賜記

初時忠

有朱楊邇山先生學於程門載道而南留止毘陵及吾邑東林者  
十有八年後歸閩中吾邑人親傳其道者寔推玉泉喻先生子才  
云耳傳爲尤遂初氏三傳爲李小山氏蔣實齋氏謂之喻尤李蔣  
後人祠邇山奉四子配享稱五賢祠蓋開錫人東林之學尤李蔣  
也以錫人關東林之學者玉泉也玉泉墓在錫東彈溪溪里明宣  
德中巡撫周文襄公立水次東倉地當墓石乃命扁尚其墓以全  
墓道正嘉間邑先生邵文莊公謁墓下賦詩曰二十年來弔古心  
偶因勝日遂幽尋天留玉龍猶如舊地近蒼巖幸不侵百世簪纓  
遺跡遠五賢俎豆古祠深玉泉二字還須徧一東生易有嗣音玩  
其語意若悲墓之失塲而深致望於後人若此地去東林書院僅  
里許然自嘉靖丁亥文莊卒歷七十八年爲萬曆甲辰而東林墓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五

關文歷二十三年爲天啟丙寅而東林被毀居三年爲崇禎戊辰  
而東林奉詔復存諸先輩建復書院興起講席者前後有人不聞  
過是墓而弔之也飲水忘源良亦闕事吾友張子秋紹讀文莊詩  
而心慨之順治庚子秋言於麗澤堂講生中謂墓宜表錫宜刊詩  
畢遂具瓣香要諸同人出郭訪其處至則一墓荆榛亂坪地不  
可辨識不能成拜問土人無答者逡巡而返張子曰幸諸君訪其  
後人徐爲之圖不然萬一誤拜徒貽鄉笑耳久之爲康應葵郭二  
月果有喻氏裔孫七八人攜宋物家譜自各鄉來張子喜甚以其  
事告吾友高學憲彙旃學憲慨然任費相與募工礱石大書曰朱  
朝列大夫玉泉喻先生之墓併刻文莊詩於碑陰擇下濬之吉詣  
泰湖載碑至墓集學者數十人共立之時墓道已除春草未長諸  
喻指大家言曰此吾家玉泉公見者莫不肅敬將立碑工人舉銀

用陰陽家言諸暫避衆皆趨入旁舍中少頃忽工人輩曰掘地尺許得一白圓石大如盤高二尺上有篆刻衆悉往觀則橫刻玉泉二字篆法奇古迥非近代手筆見者莫不爲之稱異命移置新碑前若香案然於是諸翰林行祭禮學者行拜禮飲福而別余聞其事而竊思之是揭初立之年與埋沒之故皆不可攷顧久埋土中得文莊詩而復出文莊詩久作陳語得是揭出而益彰何其不相謀而巧相值也非吾張子以文莊之心爲心孰發其機誠耶昔建文忠臣黃太常公澄潛薤邑馬鞍山迨萬曆初有詔下訪而墓地適有訟子孫登祭之頃忽地中有聲如雷裂出一潭見有石誌前是子孫相傳家在此尚未嘗至此乃審二事頗相類意者張子方振起斯道猶玉泉以來授受之緒一誠所格于誠同室墓揭有靈亦應時而出乎一時同人和文莊韻者胡溪黃珍百同世呂獻東林書院志

卷十五

宋

之嚴佩之錢礎口嚴祖先輩得七人學慮已探入東林續志中詩皆先日成宋及後嗣事余同識張子於講壇引爲畏友於是役有所止故復爲之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東隱丁所

熊賜履

東林宋儒楊龜山先生論學處也明神廟時梁穀領運陽高景逸二先生倡道東南遂因其舊址構爲書院偕同志講肄其中四方之士多歸之於是東林之名滿天下天啟中魏瑞廟虐大誅戮海內正人特指東林爲黨籍書院以毀及瑞敗有旨修復而喪亂之餘傾圮如故僅遺南一祠頽然涼烟衰草間而已猶賴梁廟高先生繼起扶持勤修擇菜增築講廬若干年即景逸先生從子也今天子隆重師儒崇獎道術近特允官請諸各直省營建書院爲士子觀摩地於是東林公子昌生並生集甲中戚友申請於有司庀材鳩工廣行購募越井月而落成講堂學舍規制悉脩諸生以時誦習不異曩時昌生並生乃走書至金陵屬手爲文以紀其事予蓋俯仰今昔而不勝世道升降之感也從來書院之設本與學校相表裏晚近以來往往以講學之故致干時君時相之怒嗚呼此何爲者也夫學也者學爲聖學爲賢也講也者講明所以爲聖爲賢之理俾知所從事也因其迹以考其心豈非宇宙之常經人生之切務而君師天下者之所樂聞而亟許之者乎乃或者從而嫉惡之至設爲厲禁焉禁之不已遂不憚誅奪殲寬之加以流毒於當世嗚呼此果何爲者也與自削跡伐木而後吾黨之禍一見於宋紹聖載見於慶元嘉泰之間迨至前代嘉宗之世而其禍彌烈矣世道淪喪國事隨之覆轍相尋會莫之悟是可不爲之寒心乎哉雖然撫今追昔反而內求吾黨亦當有分任其咎者矣蓋小人之忌害君子也非必有深怨積恨皆不可並生於天地間者也惟是平居立身制行殊途皆馳不啻若薰蕕米炭之不相入而所爲君子其人者則又待之甚嚴絕之太過致若輩無地自容又



不幸吾黨之壽日隆交遊日衆一時標榜附和之子或未克名  
實乖違首尾衡決遂不足以服若輩之心而適足以可攻可讓之  
舉此同文黨錮之獄小人每悍然爲之而署無所顧也然則講學  
一事頗可以終廢乎是蓋有道矣方今

泰運六亨宇內壇席之盛蒸蒸蔚起嗚呼此誠斯道昌明之一大  
校會也則願吾黨有志之士以聖議爲真修以篤行爲至教勿口  
舌軋擊以務能勿意見紛爭以長傲尊賢容衆慕善矜愚俯遊於  
大道爲公之世而絕無所爲怙已愛人之弊開當世以雄黃我輩  
之端此則

國家化民移俗之至意而亦從古聖賢開物成務之極功也操斯  
術也以往將講學二字永爲千古美譚東林名勝直與天壤並存  
可矣予生也晚皆從先世遺書與聞梁穀之緒論茲幸逢是役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宋

宋

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康熙甲戌

宋 寧

宋楊龜山先生當政和以後爲萬公於毘陵十八年數往來梁穀  
故毘陵梁穀皆有先生書院在毘陵者曰道南在梁穀者曰東林  
道南廢已久東林則廢而屢興先是明正德間邑人邵文莊公實  
規復之王文成公爲之記按邑志東林在城東弓河文莊所復蓋  
非故址云尋亦廢萬曆間顧端文公憲成高忠愍公象龍相繼督  
今址重建書院麗澤依庸有堂燕居有廟廚祭器書籍有樓齋舍  
庖湫有所書院之左爲特祠祀先生以羅朝七君子配而揭其祠  
曰道南祠歲集友士爲會至者嘗千人東林講學之盛遂甲天下  
天啟間閹禍作忠意以不辱死而東林又廢自是屢議復而未竟  
者垂七十年矣

今上三十一年秋奉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五

宋

命移撫吳瞻拜祠下慨然久之會今大家幸孝感燕公學使海寧許  
公適有同志各捐白金若干兩以屬邑令徐君永言經始於癸酉  
十月訖工於甲戌二月水石堅緻丹堊有耀崇堂修櫺復廣觀  
既成以記請率親未聞道於諸君子無能爲役無已姑請所聞道  
者何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學者何四子六經是也講學  
者何以明道也其理至近其行至庸宜乎胥天下賢智思不肖之  
人無院自外於道學而究之道學之傳斷斷不絕如發則何以放  
蓋自利舉之業盛士爭習爲記誦佑俾碑版之學而馳奮於功利  
得喪之途當其童而就塾其師之所教父兄之所期未有不稟科  
名爲鵠以希倖其一得者既而以一切苟且希倖之心殺之官守  
於是商遜次之久逮計官階之崇卑管汲之脂章汨沒終其身耳  
矣其或老而知還則市田宅規園池以誦子孫書歌舞伎妾以自

操其賢者亦流連腸味慨心曇聘二氏之說休老焉耳矣彼其遠道也則宜顧其入自少而壯而老有未嘗誦習四千六經者乎有能外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者乎亡有也然則道之在夫人者猶未遠也第不著耳不察耳不著不察由不講焉耳語曰百工差肆以成其事夫書院因講學之肆也肆而不居與無肆同居焉而非其人人焉而不事事與不居同是故士之居是肆也必聖賢以爲矩師友以爲銘銘刀削孝弟忠信以爲材廉耻以爲繩凡而身以爲器以新底於成若是則書院之復爲不虛矣嗚呼方二公之倡學也海內清修之士厭風慕義以東林爲歸道約黨之獄興閣餒煥原諸君子至於拷掠刺剗骨填牢戶者相望而不悔而明亦繼以亡當其時東林一區盡爲瓦礫惟恐摧折拉羅之不盡也詎今六七十年姦邪之姓名詭言未絕而講席再新視二公時不東林書院志 卷十五 辛

異可以見道學之在天壤雖遭禁錮阨塞于一時如日月之晦蝕俄頃而復而士之有志者益可以自信筆不敏竊於代興諸君子有厚望也遂刻石以記

重修東林書院記 雍正辛亥

陳 聚

從來風土之美惡視乎人才才之消長視乎世教前有美盛而弗彰後欲觀感而無地司世教者必病之誠以高山景行發人向往非苟焉而已也衆自童叟入鄉校自劍先生長者步序間錫山東林書院爲名賢講學地生長山倅未獲游焉歲屆成歲之冬泰以學博承之錫山見錫之人士羽儀炳蔚蒼溪嶺嶺嶺曉曉人文化成之莫盛於斯也明年春仲丁東林之子姪以舍業請一時爲紳耆宿多與其禮王爵則大尹江公殷核有楚非蹤以從衆亦幸周升降之旌然後知先正風流不墜而錫邑人文之所從來者遠且大焉顧自燕居廟而下周覽四顧風雨漂搖牆屋漸壞墮從前當事迭有修葺而須賴後人之相繼者意矣既逾月庀材鳩工棟宇之歛者極之垣牆之缺者完之聖聖丹漆之漫漶而剝落者新東林書院志 卷十五 辛

之俾來游者類以魏煥之觀而增感發興起之念開離之功則前日之大尹舍業而至爵者也夫更治蒸蒸類能強勉於官守至國家興賢育才之地領之制詔布之令甲每視爲綏國應之亦不過文書之荷具兄格今之所不及如東林書院者哉維錫邑之學宮蓋葺於今守松江郡王公之率金閭時公更振興東林以風厲士習相與指聖賢之門庭入先儒之堂與而不徒儒翰幘以爲榮利人文之盛愈莫可量其功不亞於學非誠以世教爲重者能之乎夫鼓舞勸勵有人才以佐

天子學官責也聚方備儒體無以報稱故樂公之設我於不逮抑且垂之於後而其功爲君子之所可繼也是乎書公名曰容字涵萬寧國府旌德縣人書之者無錫教諭石埭陳聚也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五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六

文翰二序引 題跋

東林會約序

高攀龍

吾鄉故未有講學者有之自宋龜山楊先生始今東林其輩比處也自元以來蕪廢久矣復之於邵一泉先生王文成之記可致也嘉隆以來又蕪廢矣復之於顧涇陽先生於薛中丞則則山曹公直指則起幸馬公督學則意白楊公兵使者則龍望鄉公邵伯則宜諸歐陽公邑侯則平華林公皆曰郝時哉不可失各捐金構祠宇向邑顧侍御驟字公則出其所有地以爲祠址林侯復以其工之獎買田供盥鉢之餼涇陽先生而下同志者又各捐金買地構爲講堂書舍以爲講習燕居之所而先生復爲約指指示一時從遊者蓋攀龍讀而嘆曰至矣無以加矣古之君子共出也以行道其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六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六  
處也以求志未有飽食而無所事事者夫飽食而無所事事斯不亦樂乎又何多事而自取桎梏爲耶噫正以不能無事云爾夫人生有則有形有形則有欲有欲則有愛以欲去愛其憂愈大其憂然與憂俱生與憂俱死矣學也者去其欲以復其性也必有事以復於無事也無事則樂樂則生則久久則天天則神而浩然于天地之間夫八即至愚未育有舍其可樂而就其可憂然係而驚其寔卒未有不就其所憂而舍其所樂者嗚呼其亦弗思耳矣思之如何約備矣無以加矣謹刻以公同志者期相與不負斯約云

東遊紀小引

方學漸

子游自魯反孔子之教及吳矣千四百年楊龜山先生載道而南錫山乃有東林之勝自是文明之運盛於東南浙之東江之西樹赤幟而王齊盟者踵相接今昆陵諸君子連袂而起復修東林故事余私心仰慕已踰十年頃顧涇陽先生見余心字宗一輪不鄧獨亮而采之冠以片史公玉池亦爲之舟棹于陽羨而余遂附神交之末然未之親炙也辛亥秋唱然嘆曰余年七十有二馬齒頽矣十極猶未之見不以此時出遊訪吾所神交者而甲正之縮縮然焉于剡川聞觀自醒人生幾何安能更候河清乃放舟而東下安遊之江崇正吳畏之從行以八月上旬發廿有六日抵東林惟時涇陽及高公景道安公義素劉公楚黎張公弦所領公白俗諸君子寔至會畢下榻餘邑中諸名賢次第相見座計劇譚餐養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二

學風之所在著東林之學以朱爲宗而朱學之要領有超于傳註之外者考之往聖參之近儒未嘗不會而過也再越旬偕至昆陵會于經正堂錢敬新先生主之支郡名賢四集迭爲敷宣各吐心得會畢進玉池不至乃歸及玉池走書見招而舟已發矣惟是明道之錄拜而受之昔王子猷泛舟雪夜將及安道之門不見而返玉池其笑我爲子猷乎十月之望歸剡川爰稱問答之語覽之凡上一則心目間常若遊勝地侍諸君子而聆其聲款一則若諸君子時來一默之軒而百朋我也點厝辛亥臘日方學漸書

點朱餘味引

錢一本

癸丑冬仲五日余赴樂溪高存之吳叔英等以易相求之約比至  
輒棄泣冰堅聲曰存之曰此良會故天若作之緣也稍遲不得來  
矣逾十日遂長至余偶效巴人一吟若謠所聞地磚然未幾而辭  
玉至遂成集題曰點朱餘味夫易可易言乎世稱易道在蜀然僅  
露于錢史檮上未濟男之窮也一問當時伊川不能答噫嘻伊川  
于易有年一答豈其不能乃無以盡人有能心矣隨心易道之所  
不出也以夫子之聖猶待數年之假五十之學且僅云可無大過  
蓋以坎離爲中大過易之前半耳坎離中處漸上坎下男抑女下  
是之謂窮大過云無尚在半合半離間此夫子遑遑未濟之深心  
猶然憂之所謂窮也學者無數年五十之功而輕言易不淺如  
筆人說金窮相終身未免乎或再假年一倍由無大過迄無小過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三

遂爲富有濟矣免于窮矣夫子終身于易之言殆子與氏所謂引  
而不發踰如也願與諸友其求之時萬曆四十一年歲次癸丑冬  
仲至後之吉晉陵錢一本識

東林原志序

劉元珍

東林之有書院也以明道也龜山楊先生躬起於前溪陽顧先生  
繼起於後胡不介以字若是有善脉在耳夫善合古今聖凡而一  
亦合順逆陰陽而一一者何也善也茲脉從來遠矣自義遠割談  
厥中傳心已揭日月行中天孔子承之曰明善孟子承之曰性善  
善即脉也無善無脉也有朱諸儒通行茲脉而探河洛之源登紫  
陽之派者非龜山先生乎先生之言曰知仁則知心知心則知性  
又曰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亦只是率性所爲率性循天理是  
也味先生之言可見仁外無心理外無性即性即心是爲善脉雖  
翁朱夫子得其傳而謹守之雖以陸氏之學本於孟子而端緒稍  
殊雖危詞鍼砭不少假借誠恐擇善不精必至苟趨方便執善不  
固必至別出岐途惟是固清思防汲汲不容緩耳乃至今日而無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四

著無惡之說且泛溢于人心夫象山先生直指當下未至離性善  
之宗朱夫子猶汲汲防之不置况舉心體而操之以無惡虛蕩誤  
何所不至於是漸次而爲山陰爲盱江甚而爲姚安陽明先生豈  
虞其流弊至此而今人乃執告子已陳之芻狗爲先生不磨之律  
今名爲尊教而實以陰濟其私此涇陽先生所爲惕然懼也繼而  
思閑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於是反而求之依庸庸者何即龜山先  
生所謂不可添一物者是先生特爲拈出顯示萬平正直之規陰  
折影響楚唐之見期與同堂共識本心精求善脉以仰窺義蘊  
中之秘此書院所由復講會所由興也或曰追學之爲世語也正  
爲其有善耳盡少貶焉以泥於無噫嘻我固有之誰能去之去乎  
此而道義名節爲贅疣且將入乎彼而不追不義不名不節爲托  
宿矣人有安于不追不義不名不節者乎其所以不安者何也我

固有之也宋淳熙時有謂誠意正心之論上所厭聞者朱夫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及入對首以存理道微爲言迨至慶元黨碑樹矣貶竄盡矣傳學之軀極於兩天而崇中行應制獨白潛可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爲學如以爲傳不願考校蓋前賢罕爲時貶不肯自貶如此今當無忌諱之朝崇聖學之日家濂洛而人關閩庶幾直躬刺棘深入堂奧留此如綫一脉常存乎留間所謂無古無今無凡無聖無順逆無險夷無在可容出入可容委棄者其在此乎其在此乎志成後爲弁首以自觀策矢毋負涇陽先生明善同人之言萬曆甲寅孟秋東林居士劉元珍撰

天地大矣古今遠矣聖賢之生豈以一時一地爲盛衰哉程氏之學創於紹聖間朱氏之學顯於慶元間發乎身之不能保越百有餘年我太祖高皇帝成祖文皇帝大明其迥家諸其書人通其義春秋大一統諸子百家無得而好其間卽有邪說士得執所守而拒之嗚呼盛矣此何以故洙泗之學洛閩得其宗學者由是而入皆可不畔于道傳之萬世無微也龜山楊先生上承洛統下開閩傳其棲止於青霞泉溪間浮雲流水之迹耳而吾鄉至今言學不畔洛閩不惡曲學以阿世于是見先生之精神大而遠也先生於泉溪棲東林東林之廢久矣雖有復者而未竟顧涇陽先生始率同志告於當道而一新之使夫錫之士進則行其道于天下退則明其道于此如行者之有家耕者之有土也道合則進不合則退神龜乎有俸帶也夫世事成敗何常之有變易者存乎時不易者存乎道道之所在易乃不易也有易故不可無志涇陽先生屬志於劉伯先伯先志成以諗於予曰請言所以志乎曰道者人之神也述者神之著也故東林在而龜山先生在龜山先生在而洛閩夫子在洛閩夫子在而先聖在神一也一著而無不著今夫東林之志彙矣堂室則志什器則志圖書則志室敞可壽也器敞可新也圖書敞可更也人敞則漸滅矣何以使人之不敞也曰在學學非他也人還其人之謂也如目本明而還其明耳本聰而還其聰心本仁而還其仁四體本恭而還其恭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本親義序別信而還其親義序別信本來如是之謂性知其如是而還其如是之謂學不學而人敞人敞而神離如呼吸之離于體夫以千秋之神滅于一日衰後之君子親于志必有不忍于

一脉之誠而不精者斯脉也卽以一念續矣

東林景逸高夫子論學諸序

周彥文

我太祖高皇帝掃除廓清重開新運而爲一代文明之王開基之日有將朱諸大儒咸表章之設科取士經書傳註一身程朱故自取士以來真儒輩出確守程朱家法而不變者非曹月川薛文清呂涇野諸先生其人也自明悟之教熾而實修之學衰嘉隆以來學者信虛悟而卑實踐漸廢既久浸灌益深視居敬爲拘四日窮理爲學究惡言工夫杜之本體更不知操存涵養爲何物矣斯文未喪東林代興高景逸先生心程朱而脉孔孟拜官之日首闢世則張子之邪說使程朱之學晦而復明未幾龍官歸里三十年與涇陽顧先生董力扶正學前事疑修彥文不敏雖侍教有年常恨不能追隨左右故於己未春失志尚在東林就學先生每聆先生之教微言與古惡久而涇縣不自揣度記錄成帙請屬先生而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六

我正焉彥文藏之簡篋不敢輕以視人後待有力者梓之以公同志彥文以爲是役也有志斯道者觀之而於學之脉絡迥之源委知性復性本體工夫亦未必無小補云敬爲序天啟甲子歲季冬望日月陽門人周彥文頓首百拜書於東林心齋齋中

鄧翊棟

吳中子夢麟書者不曰讀書而曰念夫讀口耳也而直根之乎念  
念之一字最可思也至聖門之學不在口耳間明矣而仲尼以學  
之不講爲憂何也蓋嘗思之讀書而僅使中其吟嘯如小生之說  
夢呖啞了不會心即映耳聽之雪聚雲集之螢燈口讀非心讀也  
然則講之爲義其非口耳盡可思矣雲陽周子純游於吾邑景遠  
高先生之門所問先生緒論輒書之書連篇累牘大之包象宇內  
細之精析毫毛同志捧而觀之如侍依席而聆於先生之金聲玉振  
也說者謂季純所學盡在是不知此何足以盡季純所學夫先生  
佳道文章無行不與季純心解而力行之以須之親言之味者皆  
有以告詁識明故詮述亦其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  
徒剽記而已若區區剽記而已此夫讀于口不念于心去孔子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九

講學之意遠矣非季純之旨亦非先生之旨也時天啟甲子臘月  
錫山友弟徐期楨書

九

鄒斯相

客有叩高先生以孔孟宗旨者先生曰孔子之門以聖人所言皆易知易能而疑隱其高者美者孟子之門以孟子之道高矣美矣而欲示其淺者近者此義云何蓋夫子平曰只提一學字即說聖說仁總是說學世人不識學之一字卽極微妙之宗旨適以爲淺近孟子平曰只提一性字卽說孝說弟總是證性世人不識性之一字卽極平常之宗旨乃以爲高矣此宗旨云何卽所謂繩墨也

繩墨數率云何卽率吾之性窮吾之學推至至極者是也此理亘古亘今充塞天地無人不足無時不足信手拈來頭頭皆是特不許人輕視耳客聞躍然而退具以告諸朋相邀季純周子錄先生商語譯付梓則相更踴曰季純其以是爲繩墨哉率乎乎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六

十

義義廣大精微羽翼前聖發發後來究有不諱之語不諱之講蓋人以和風烈日風世以立懦廉頑則斯編也其途將先生之繩墨較率乎哉斯編而足以規先生之繩墨較率也則頗有傳習之季純在

—





十一

鄒期樹

攀手大

十 五

史 247-119

復興東林書院序

儲龍

不肯就游東林未三十年幾見書院之興而廢廢而復興矣其昔之興也興於涇陽顧先生景達高先生與錫邑之諸君子也其所以興者天理也易言乎天理蓋龜山之脉即濂洛之脉也濂洛之脉即涑泗之脉也此一脉之在千古無非天理不可或絕而不續故曰其所以興者天理也乃書院之方興也故新發先生獨憂心悄悄慮見臨于群小而不意前知之哲信若著蔡邕天啟丙寅忽見書院之興矣為忝離矣然豈天理也哉未幾而崇禎聖天子御極僅逾年而明有崇禎允復書院此教恩無窮振民育德之盛心也豈非天理也哉而三先生已往矣不覺令人且喜且嘆嗚呼天之未喪斯文也繼三先生者豈容乏人於此有人焉欲肩其任未果而商言于余余曰而忘高先生之托重者乎養背高先生應起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五

廢之詔而北上也應東林之擔荷無人特造而祝曰則指東林定屬君子是東之以四洋君亦應勉承當康不輟講不忍天理之一日雖雖孤島妖孽剝削膚而君已為碩果矣茲逢七日來復之期正當剛反量力而經營之不必嫌親舊跡之盛雖一門一堂亦復也且成其始當必有成其終者毋曰書院微羊也夫聖人有杏壇而後三千之徒有所集倘堂講落成則四方之士向道而來者朝斯夕斯雍容滿習於斯將斯文之興起殆未可量君不見龜山演脉後有孝亭乎此一役也為千聖繼絕學者此也為萬世開太平者此也為聖王宣教化者此也為斯民立生命者此也履歷誠重矣特其任非一人之任宜人人各自以為任而并力一心者第衰矣如不肯如華謹無豪帛之可裂義以助君但有此心但能助君以言耳朱子有云以其至切至急即今便當着力猶以為言

院之復在世道人心之最切最急者今聖天子聰明神知淵量及此也即今便當對揚天子之休命而量王命以稱任勞敬之敬之母聚乃力所謂屈指東林定屬君者非他魏華吳先生也崇禎二年歲己巳季秋朔宜興後學儲龍快觀東林之復而來也謹辱觀華先生與認菴先生之命謹序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六

東林原志序

戴 震

萬川中藏邑先華翰端文公涇陽先生屬劉本齋先生撰東林志而高忠憲公景遠先生爲之序時方屬藥未梓且謙始則備未及與廢大都也余小子誕生最晚既襲賡述泉陵谷之變而又窮搜往牒諸訪方聞於是東林之詳始繁以折因爲贊訂原藁附益成書志二卷附兩東林辨暨或問凡三卷序曰嗚呼東林之所從來遠矣古今道法宗孔孟子孔子之文取諸文王乃文王之諸父太伯賈始若勾吳伯二十傳而李札來延陵此又文王之文之遺而伯與札皆孔子之所爲論至德而書碑樹樂者也然則與地之有太伯李札不異文王孔子之在周魯固不得謂聖人多處西北而不生東南矣周衰學廢秦亡足論漢廣川遺氏唐昌黎韓氏稍闕孔氏門闕迨宋二程氏首振絕學聘於中州而未涉江以南自將樂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七

楊龜山先生師事二程道始駐吾邑之東林紹明程氏學以迄續平文王孔子而太伯李札之以文教廣東南之傳者蓋於是乎益振此東林之源而其祠所以迄今稱道南也越二百餘年國朝邵文莊先生學宗龜山舉某處亦名東林更百餘年則端文忠憲兩先生重能光復故址以詔來學計其時距龜山講學殆五百歲適值孔子接文王之數雖未學不敢以此有誤其鄉先生而要之數有通叶固可証者豈不奇哉由是道高疑積德立謗生萬曆中鄉增泮渠以東林爲質的幾二十餘載而釣索之禍遂至景廟之季而極會教廟奮起簪服手被巨如東林諸舊人差次稱用即不肯者未嘗不榮茅其間而以王鉄在御不復至有同文崇學之獄无亦皇極建而滿朋比德者屏也皇天不弔於我聖明甲申禪王既立更有一二遺孽忘國辱而理私怨適復執東林二字爲泥而揭

波者而廟祚且隨之以抵于盡或曰東林黨人之目幾與朝局相終始諸君子爲天下首功能不爲天下首過乎哉嗟陸諸君子皆學龜山之學而今顧以其所學爲越亡之具耶按元豐元祐間有王學有程學從程氏者龜山也於吾邑一傳爲曾王泉昇傳爲尤遂初三傳爲李小山蔣實齋於閩一傳爲羅豫章再傳爲李延平三傳爲朱孝亭朱雖南輪以是數公者推繫百五十有二年而亡若從王氏則章惇蔡卞諸人不數十年汴京灰二帝伏死矣是則程學之衰燁然可睹而謂學其學而趣亡者耶且諸君子不但無越亡之失而其功有三昔龜山立教以無欲爲宗而或者疑其流於禪王文成則謂吾邑邵文莊曰惟先生克辨及文成倡學姚江以致其知爲宗而或又疑其流于禪則亦惟端文忠憲二先生克辨其端文曰小心忠憲曰良知實發皆學崇訪於儒釋未陸幾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六

大

徽異同之間是功在學術天啟丙丁之交堅忠竊設幾於成莽移劉女堡蔡李賴東林多士爭先赴難而碩果尚存者又有汲黯制淮南之風於是九錫脩物之計遲而代却渭橋之典還此固九廟有靈亦孰非諸君子呵護之勞也是功在朝廷廉文忠齊楚孟氏進效死之策龜山先生以爲知命且謂言苟出於儀泰必知謀之私而非天命之正矣嗟我毅廟躬殉社稷非龜山所爲天命之正者乎至于兩京淪陷忠節輩出而吾邑馬文忠公華吏部公實異其師忠憲先生步武相望使異日謂東林明教以後其君則歸焉古未行之幸其下則奮一堂相命之忠君臣朋友知生知死是功在名教嗟夫悲夫諸君子勞苦功多如是而必欲生以不遷之名如韓非所謂人臣以爭事而亡其國者斯亦誣矣朋黨之故歐陽氏言之甚辯余亦不必爲諸君子贊今第窮源竟委輒成一篇俾

天下知東林者非猶甘陵太學白馬清流之類蓋其地爲吳太伯故疆而其學則由龜山以溯二程由二程以溯文王孔子所爲上不得無以政下不得無以教者也庶幾敷之吾聞此可據而邪之人或有聞風而興起者亦不愧生勾吳延陵之墟矣乎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六

九

東林原志序

姚宗典

梁溪之有東林書院其來舊矣在宋楊龜山先生初之我明萬曆中顧端文公高忠憲公重葺而新之而屬劉光祿伯先先生爲之志因米奇蹟梓弗傳今其鄉後學嫌子佩之慨然爲詮次本末詳列事蹟詳蹟先賢傳記立朝在野不行諸文辭藁然成大觀焉刻刻既竣走吳門問序於宗典余何人也蓋自少淪於庭趨見我先文毅通籍以前一章縫後起之士鄉翔於端文忠憲光祿諸名公之間以道義相期最厚既與忠憲光祿同朝與聞國家大計尤敦莫逆逮後端文忠憲兩先生易名大典實擬自先文毅吳先生不談之交老成典刑次第彫謝迨至今日風流盡矣記有之良弓之子必學爲其箴子知先文毅之於東林有干城好仇之誼而以析薪負荷庶幾望余余惟慙慙首家庭間一二舊聞蓋嘗曰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六

顧高齋公原本龜山以嚴室與非徒言古人之言肯能行古人之行者也其存心必依忠孝其律身必主無欲故凡遇是非邪正之際持之獨嚴不與當路不憚權權侃侃告君誓以七尺殉吾道是東林之楓樑在甍皆千常之松柏爲之後人不知嘆且以策施瀝蘭臭以蠶雞牧鳳皇何比擬之不倫哉又曰講學一事在先輩居心處尤不可及嘉廟辛壬之間遠左淪陷京師戒嚴士大夫日夜潛發其柙而還首風親望時關中馮恭定公吉水鄒忠介公特倡講社於羣毅之下一日公卿畢集互有路叩酒三行忠介發音譔王文成人心有仲尼之詩以脩之恭定又屬言於衆曰國家多事食君之祿莫知死緩抱頭鼠竄者難相接吾輩備員九列各宜興起觀上死長之念爲國人矜式今日講學何可已也由此觀之東林之仕學如是朋友切劘又如是我使三事大夫盡若諸公則

庭安危大勢豈無相焉而今世運傾頽河決魚爛有反顧數十年  
門戶之害肇自東林號號致致禍貽宗社如廟而後及之足以危  
漢清瀛白馬之竟以亡唐余曾不平此言夫顧高一時之東林首  
焉卿之選也諸公皆重名教仙綱常之人乃所謂賢者特異衣冠  
甚偉者也諸公豈得不待竟厥用若近之羊質而虎皮安自儻  
列翼東林而究至以權術殺其身以患得患失實國家者原未嘗  
廟足於講堂一典於鹽魚鵲雀之數而可以足病東林哉抑何不  
觀東林之鄉又有馬文忠華史部大帥兩然雖榮梓而非山河者  
若而人耶生有正學死得正命前孝後勸精神在天卓哉東林斯  
亦胡厭桑海中之魯靈光矣故此一志也或當懸諸日星以昭一  
代之冠冕俾天下萬世知真人品之在東林誠不堤開闢濠洛數  
子之功而在世道豈惟其利金不敵願執轡以從乎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一

東林原志序

吳興祚

道者天地之所以位學者聖賢之所從出也剖於義理而於見  
行於其地至宜聖氏以正心誠意格物致知約之而本體工夫易  
簡昭灼于是乎道學之號焉古中天矣四子既遠大義日外漢儒  
胡沽唐儒詞章譬諸土木夜文編全無血脉洙泗之緒斷焉無遺  
至宋之周程張朱始知返本先從戒慎恐懼立定脚跟而其揚以  
教人也則靡會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旨以為居敬窮理四言今  
學者試一居敬而其心有不正乎意有不誠乎試一窮理而知有  
不致乎心正意誠物格知至非仰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乎  
賢則由程朱以求洙泗由洙泗以求堯舜亦吾之農服其先嚆匠  
遠其想矩子孫守其祖父之傳釋印可謂之才也明也當繼述者  
也自後世私智者山或口誦而衷離或儒名而墨行高擢生安恥  
由困勉考其學敬義無所夾持推諸心理欲幾于無別而堯舜以  
來相傳之意遂不能無毫釐千里之差此守先待後者所以必誠  
就辨之也明之末李以道學為津途有東林黨人之號嗟乎東林  
何非哉稽昔宋賢楊龜山先生游寓梁溪時講學東林其名遂著  
同游若初德輝喻子才二賢俱能有功宋室其後尤遠初蔣賓齋  
李小山諸公相繼而起悉其淵源之所漸也明倫鄉二泉顧澤陽  
錢牧齋高景逸諸公追慕前役不泯其澤即其地創為書院以祀  
先生歲時率其徒講習于中相為砥礪其學問那存誠其行友朋  
賢賤靜則有聲訟動則有準絕而不取崇虛崇實新舊以從事于  
荒忽故其人心術光明操履堅卓雖擢大難不屈不撓以無忝乎  
天地之正理則其平居講學之功至此亦既矣矣區區福同君

子所不道也

皇清接統唐虞表章聖學以孝亭氏爲正傳錄業家有不違註者感  
烈勿違向使東林諸君子生常此時豈不皆我國家周召畢散  
之臣哉而惜乎其不遇也史稱孝亭之學得于李延平延平之學  
得於羅蒙章蒙章之學得於龜山而龜山則親炙二程之門者也  
血脈流通授受親切今東林諸公發明孝亭之道以溯之於龜山  
爰及于二程卽以是印心于洙泗就範于唐虞躋次相及若經緯  
之在天也流派相從若河漢之在地也試舉龜山姚江之統與爲  
衡量其果孰正而孰闕也耶由是觀之則東溪之在九則地止遠  
九則子無足輕重至于道學一脈始系龜傳文獻似可與漢  
洛關閭配五嶽而並峙于天地之間斯生也晚不得與東林諸君  
子同時而講道猶幸數十年後得以令於地而登其堂踞庭階繼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且三韓後學吳興祥記序

道南列傳敘 順治辛酉四月

高世泰

張子休紹有感於道南之緒羽翼既興而宗傳莫一也夫楊龜亭  
朱之爲大宗炳于千古矣在錫言錫則有喻允李蔣皆朱儒也考  
亭之爲大宗蔡西山爲黃勉齋勉齋世適則爲何王金許皆產於金  
華爲仁儒入明薛南先生之後惟東林居敬窮理之學守程朱  
而不變斯爲真且正故從祀之議推舉泰和之羅蒙章之爲道地  
漸等遠至祁陽燕北北平之閒久有正論而徒定章者徒飲抑地  
之泉不識龜山之面可乎張子乃追敘文靖門庭步趨如一者得  
十六人爲道南列傳又甄其疵癥在胸者弗與于溫良之列其意  
其盛命余序余乃言曰於戲古今之道有闕有廢一室之學有足  
有非顯晦者天命之所爲非人力所能及及依世治同顯世亂亦  
顯惟莫或顯之而至千載雖晦而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一日亡賜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固無損于顯也若乃所學一非則無所不非所謂本心不正原理  
皆邪天固界之以清明純剛之氣失學則散而爲昏汚雜亂心志  
習質莫知所之抑亦何所不至哉甚矣道脈爲一綫之微不可差  
也聞之文莊王氏曰在宋金分裂之時程學行於南蘇學行於北  
雖伊洛之問不復知有程氏學惟楊中立載道而南使楚魯尚湯  
文武周孔之道燦然復明于斯世此爲道南二字之義也然其說  
似衍于歸南歸北而非有道所樂聞或又曰文莊何以不言王氏  
學而言蘇學竊意維時新經行世扶勢候以背驅勢饒衰歇其毒  
亦遂消亡不至淪肌浹髓汗漫至今而未艾然則蘇果何學乎朱  
爲蘇氏讀尤議夫自蘇以後非蘇而學爲蘇之俗斯兩言也所以  
于時或詭譎其詞而出處亂封大其欲而棄闕失跌宕爲莫豪橫

魯爲藝秀寡學多能爲有力先從後呼爲知權其小售而趾高小  
不售而貴氣者皆浮動之俗趣也惟有能說者于朱子兩言之外者  
乎隨俗浮沉與時上下類非志上之所欣無如適遇于趨舍推衡  
之異類乎得喪憂患之殊如扁舟下濤洶遇風濤而失舵欲矯  
而自立也誠難故東萊呂氏曰惟不溺于俗學者始能求實學何  
也俗之所貴道之所賤也俗之所趨學之所覓也且夫世味移人  
體就甘苦難不宛轉應膏但以浸易之心入之多見其浸淫以諸  
虛之意持之則又中藏約而內守通達變化而外應蓋德成性安  
無往不得至理之所寓當年文靖立雪程門所得應不局此而何  
以君學東南之日蔡京則禁焚元祐書秦檜則斥之爲偽學官其  
禁之斥之而學政明者道之顯也至于吳或禁之焚或斥之而之  
跡久缺于廟庭之祀直至弘治年間王文莊特疏補入崇告郡邑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各有箇祠所以補典禮之闕失邇正學之淵源匪細故也前乎此  
者雖顯而猶晦也嗟乎孔子之後不應有邪說朱子之時不應有  
異問思其不應有者何以不能無則知岐路之羊不亡于路而亡  
于場理之不明初志之不篤也爲今之俗得毋有茲歟強而不能  
竊口佛老而不能醉者乎斯何足責焉獨怪夫謂習孔朱而誠  
不符竟治不力養虛悟矜捷獲我慢自高俗子爲其故習初之弊  
則大道通行無分于南北聖學空傳惟求一是而已

東林志後序

尹

初勿孤日侍先大父惠州公先外大父創觀察公避江安年家郭  
文毅門卽竊聞東林語迨躬經三十年閱歷四朝頻更變故益信  
東林有人歲歲辰辰已困類若君忽接治臺袁公臨侯一紙至稱  
東中學使得一正人爲高忠憲公謝玄也哀故業章鄉忠介同鄉  
人生年坎軻磊落摧折不磨丙戌樂集市者吾楚舊有漢溪書院  
武林葛水鑑師草莽丹艱亦復廢于乙酉年間及吾師秉憲流寓  
重新講席此道方如日月經天都人欣欣躍起而疇以是科方補  
更鳴事舉奇特頌說震中矣未春房座當朝倪師以門下門生儀  
引見馬文忠公是時同講在座八人復有門生見門下者文忠悅  
獨舉手疇云此龐眉暗髮者生耶地學憲書來稱文章德行今歲  
舉獨得子因與疇及君閣翼伯與兩先生商論拙選明文元阿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庚

及選中所紀學術事功當湖亦有吾邑顧疇自效形穠何敢周足  
東林然窮采十三年冰淵艱難苦恨誠懼以陷趙先大父者重  
疇于師門也頃自吾師從濟吳陵公後剪除荆棘恢復廟道南與同  
人修明遺業命之曰爾疇疇奉先教有年矣豈有一言乎疇拜稽首  
行惟三百年綱常之重自革除來員創其始是東林諸君子寢其  
復發吾似續炳明長夜近有以陽九之厄讓訶于數十年門戶此  
之莫忘宋明黨說國罵呼號耶轉葉于日月何傷夫朋黨惟李  
德裕達才暗無學術其黨無足論者若建寧元祐皆極一代端人  
吉士已不得與白馬明流並論何范東林兄孟博云劉善惡惡爲  
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然布天旋傾危言說激致使公卿  
側足履履到門東林之生徒無是也甘露無謀輕召事變致使南  
平北司互相矛盾宰相肘單一無所施東林亮節非是此也且臨

時皆以王閼國危奸人竊柄宗社從而顛覆若我毅廟在躬宵旌宸府非如桓靈之庸懦倍昭之聲騰徽欽之昏濁屬天降制然我國家乃以堯舜之至貽猷貳千千秋萬世諸史者定當掩焉淳寧而可以危亡清敗委罪東林門戶耶且以漢唐全盛之時新莽妖魁皆不崇朝而更制服色易天下如反掌若迷罔媚紛紛粉建立生祠稱頌功德諸君子奮百折不回之身爭一幾不絕之馬血肉復藉視死如歸卒之彼其鼠首顧畏兆祥真人逮夫燕京遺難大行身殉社稷情此時老成凋謝朝宇如晨星落落而碧翠隱地俄然仗此一老為日月爭光比于秦淮枯咽塢水金臺文謝聖廟兩朝惟李侍郎一人誰謂忠孝節義之維繫不于東林而誰屬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見遂于侂胄師事偏為犬學是知賢則為北地王不肯則為安樂公雖父子兄弟不能變化氣質又可玉石朱紫不分致貲于當時設科之心以為來者不拒耶昔韓侂胄使優人王喜與冠調袖泉大儒戴子朱韋御前因極言紫陽迂濶不可用殊不知投匭封事拿煙金石使當時不為權奸泥沮立朝僅四十六日豈不大有可觀李青蓮一代人豪為永王濟所迫逐不得與杜陵齊名至今惜其朝當備一詩幾與王喜同病是可為識道學者刀圭且夫東林合天下為廟非一鄉一邑而崇溪實為泰沮發源之所肇基于楊文靖左右于邵文莊而剗復大成於瑞文忠憲天崇兩朝旋毀旋復三十年來瓦礫烟銷有同禾黍今復拓廓于吾師之手是可見芝甘甘泉燈傳薪火青瑣如故後音不容闕譽也若夫道未墜地

振起在茲意節宗風廣永江漢未能舉人所不愛見聞者為所好但約略中外所及知一二事如折敗尼將軍而強禦欽察戒項更無化作軍容兩陞以主就靜震怒至尊一徹同一正法傲骨凌霜便是當年求正教日虎鋒剛大不回厥承家學至遭逢明聖得行其請功在三楚美歸一人則處勢得全快于忠憲有非人之所能為者矣然斯楚臣也請得言一二楚事以為吾道不孤之一助可乎吾鄉江夏賀文忠公分開熹廟壬戌給事易三房每為斯言日夕捧家封史讀書燈風興夜寐即一笑香上告冀感動后帝養一貞人以事天子已而相相起得一卷膽中機索此必貞人是年元亦出文忠門為吾鄉竟陵劉士微兄巧舉相慶恐即指劉文忠謂斯士微良不愧衙門而章而此中更有一上他日國家必當倚賴子識之因復舉前夢中語相示余以姓名請文忠曰子自有同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朝日子自曉蓋指鳳起華公也嗟乎文忠癸未成仁于楚又五年丁亥風起盡義于吳而以不負吾道者不負舉至此道良不孤也今濂院前祠光聯吳楚屋霜非舊俎豆時新今日吾儕亦有南歸其人即不必為文靖或不忝為和靖不愧程門目送者乎願以告今之同人以俟後之君子



東林學案序

黃宗羲

今天下之言東林者以其黨禍與國運終始小人既資爲口實以爲亡國由於東林稱之爲兩黨即有知之者亦言東林非不爲君子然不無過激且倚附者之不純爲君子也終是東漢黨錮中人物嗟乎此癡語也東林講學者不過數人耳其爲講院亦不過一鄉之內耳昔緒山二溪鼓動流俗江浙南畿所在設教可謂之標榜矣東林無是也京師首善之會主之爲南學小墟於東林無異乃吾國本者謂之東林學科場者謂之東林攻選聞者謂之東林以至言事情奸相討賊凡一議之正一人之不隨流俗者無不謂之東林若是乎東林標榜過於域中延於數世東林何不幸而有是也東林何幸而有是也然則東林豈真有名目哉亦小人者加之名目而已矣論者以東林爲清議所宗禍之招也予言之君子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无

題千里同聲卷贈方本德

顧憲成

余憲成私淑本巷方先生有年矣蓋嘗讀其會語數言皆教焉于今更喜得身教先生表章正學士類翻風憲成宜循牆竚竚附弟子之末尚隄未能乃先生不遠千里駕扁舟渡二三高足儼然而臨覲東林德愈盛心愈下萬頃汪洋宛見此憲成之所爲茫然自失者也憲成行年六十有二耳精力已銷亡盡矣又不能自愛時時善病先生加憲成十年而神甚王色若孺子行住坐卧酒酒自得非養深積厚何以臻茲時益此憲成之所爲惕然有省者也玉山陰羅野江並以妙悟推而輿論不大滿者只爲其襲傳食故事所至洞有司其門人且往往後而爲希耳先生至予邑且數日邑侯陳石湖聞而造謁始知爲憲成送一舟謝加之人以爲道從行汪崇正安遠之曰先生素守如是不可強余輩亦不之強也問者嘆曰可謂是師是弟矣此又憲成之所爲成然中心悅而誠服者也夫非先生之身教乎哉及憲成等朝夕侍先生則先生又時切提撕不一而足同志來見者大叩小叩小應不絕也而已而言別又作別語詞示玄珠叮嚀友朋令人即欲自棄而不得此又先生之心教矣憲成何幸坐而獲多益于先生爾爾爾退而記之置之案頭以爲但于此一展玩焉便如先生之臨其上也敢戲論并寫一通納之先生以爲先生誠不我忘但于此一寓目焉便死如憲成之在側常淵源而施鉞也先生詩之康幾千里倦倦始終其不虛也已于是酌厄酒爲先生壽送至昆陵赴經正堂之會而別萬曆辛亥九月顧憲成識

卷之六

手

敗點朱餘味

葉茂才

聖賢先生受易于江右名儒而心有獨得著像象管見窮極則與才受讀有年矣癸丑冬會友高存之偕二三同志延至東林隱易多士雲集匝月始竟各覓其量而去蓋曠舉也亦奇逢也先生始至適賞一陽始生意欲激昂晚學開拓心胸而後授以易學乃首倡雅詩而朋輩和之輒成一編因命才題其簡末才聞張子云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蓋性一太極極本無極謂之無則太極也謂之有則無極也有無俱泥爲物不配不可析而分也分則多岐一則其實故惟不言有無是名知性耳諸子見性未聞立言易說卑泥名相高涉玄虛陋就甚焉古哉張子之善言易也而因易以通于詩學異而理同始與而終同易不言有無而詩可知矣才病憤懣學詩與易一無所聞惟是有無之間偶窺一斑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六

三

諸先生載之蓋人之生也性所同而質所異故參也贊同也虛在聖門已不能無殊而一傳再傳愚之脉常近寔而見爲有賡之脉常崇虛而見爲無則源雖一而流漸分矣而况二氏九流分道而馳其相去不益遠乎吾夫子因性屬民循循善誘詩以興之禮以立之至于易則以爲天地鬼神之奧不可雅言直欲終身玩焉而不厭而性日溫陽先生設教亦每先日用而後深微其于講易猶謙讓而未皇也蓋性道難聞而不輕挾以示人意深遠矣由今日之會慶今日之建廟顧聞先生之易學而深有得焉始則自無而有不爲寔難則自有而無不爲虛終則愈有愈無愈無愈有而洗心于太極妙契于無極極則一矣一則無所能無所不能矣而詩于何有易不云乎天下同歸而殊途同歸云者太極也性也性無顯微無聲臭不可以有名不可以無名故大易不言有無誠獨窺

性真高古千古而非諸子所敢望也吾以此言易可以得張子朱登之音卽以此言詩亦可觸此通彼因往知來舉一而反三矣一斑之見如此惟先生終教之萬曆癸丑仲冬衆賢後學葉茂才參之前謹跋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六

三

跋點朱餘味

高夢龍

啟新賢先生之於易也蓋四十年動靜食息于其中矣當其精思力踐之幾一旦豁然見夫聖人畫乾畫以象天畫坤畫以象地合乾坤畫以象人故夫卦之而八重之六十四皆天地象也皆人象也保其象焉之謂人不乾不坤不復不巽不坎不離不艮不兌之謂匪人世人知易之爲象不如象之爲像象是人與易二之也說易者自程朱兩夫子而後先生可謂再闢乾坤之門而發其蘊矣然像象之書行于世理深文奧學者至不能句字有知其義者吾也吳叔美諸君謀于攀龍曰豈可當先生而不得其道一問于錫之士耶龍曰然于是迎先生說易東林先生欣然許之以十一月六日至又四日而日長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先生爲詩示學者閉關之義一時從游士庶而成集先生既序而刻之蔡龍復申其義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聖

跋東林景遠高先生論學語  
祝可久  
余自乙卯春三月問學宜興史玉池先生始得會先生登其堂清談無華手輒背古遵守朱夫子家法額曰居敬曰三畏而聯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每領教時見容問及他務僅一兩言而止惟譚學即諄諄然余初會聞僅識先生之品高先生之學正未識先生之如何下手如何得力戊午秋復來東林久住求學先生示之曰學以復性爲主入門最直截者莫若敬但人不識敬耳不識敬則敬只是散識敬則敬即是性此所以貴窮理也余求求不遇月夜全會中任希顏周季純二君辨勁靜令一之古師云大在人身春在木人若天內木涵春之詩余默思之獨坐時目視耳聽皆動也靜何常不動日用間于臣弟友皆靜也雖何嘗不靜理無動靜敬無動靜此所以蓋性乎抑豈數時忽於先生至教纔有入門今甲

卷之六

聖

東林書院志  
子卷開先生北上徵候行期就坐南先生之學會周季純蔣的便與余談甚歡遂以數年記錄示余余閱而輯之適新安適覺表程君一見心賞遂授梓人余敢謂得力有年要亦不忍虛先生之教也因述其顛末如此諸政德與門生敬于祝可久百拜書於末書

高景遠先生論學語題辭

吳杜森

儒家之有諸錄助于程門皆授業諸賢所錄耳授語也迄今而程氏遺書昭垂日星與六經並重使後之學者得邁伊洛之源以接洙泗之脉在此書也則諸賢之記錄力不易矣天之未喪東林代興故新發先生涇陽顧先生真儒輩出而天又鍾其脉于景遠高先生斯編也則雲陽李純周子所錄耳授語也先生之書又將與遺書並重矣季純亦知書中之宗旨乎先生之學本于復性而以居敬爲立本以靜存爲入門大惟以靜而入故讀書窮理步步有實證夫惟以敬爲本故致知默識步步臻實諸此所謂體用一原而微無間而爲性命真宗旨也是以東林之教標明古庸行之矩而後契居者未嘗不願心洽志于微言片語間景遠先生死然程伯子爾將後之學者由東林之脉以邁伊洛之源在此書也則今日季純之錄其爲力洵不易也夫洵不易也夫

東林書院志

重

東林書院志

華允誼

天下學人少而不學人多學矣知信正學者少而惑異趨者多故  
儒宗一脈孤行每有厄運朱信昭之季往往已然若吾邑之有東  
林書院宋龜山先生始也龜山學於程氏學成而歸淳公目送之  
曰吾道南矣既歸恒萬樂溪昭明程氏之學於是而有東林書院書  
院左祠祀先生曰道南志宗也書院久且廢國朝邵文莊先生學  
宗龜山議修復不果嘉隆以降則學衡蓋多岐矣姚江掃除格致  
軍羽良知其說深入人心體而程朱正脈幾虛問位於是顧端文  
高忠憲兩先生倡復書院開釋而救正之高先生之言曰止至言  
之學必錄格物入格物格至善也以善爲宗不以知爲宗辨性學  
心學幾微異同一一究晰端委專以居敬窮理而言一學者使  
不得迷於虛說於似浸淫於無忌憚之歸功于後學甚鉅然而則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六

重

東林書院志  
目東林者自端文時已葉芽其間蘊積日深浸成水火乃至群不  
學之人試講學者乘奸闖竊固狂走趨附鈞黨羅織禍始烈當是  
時書院毀廟貌尼先賢絃誦之席至蕩爲飛塵鞠爲茂草同文之  
往海內憤鬱而忠憲以蚤炳先幾取義汨羅之此東林厄運至此  
而極矣毅廟嗣興不動聲色而誅夷大慙於下明詔修復天下書  
院具素衣先生卜於龜山廟堂三楹爲之兆中西祠移宗社於  
湖載泣望帝魂消何所復舊思慮學憲高景旂先生既歸田始修  
環墻緒復建立燕居廟旁築精舍數楹額曰得草廬曰君子之至  
於斯也將茂明先業允復吾字後火前新似續一線在此日矣刻  
者滅沒于烟墟梗莽香不可得而幸乃得之發復愍愍忽忽此日  
其可再乎嗟乎景旂之志勤矣葉旂事其尊人聲野先生誠教  
至念忠憲先生一體手足之愛雍雍愉愉言容所益無時不感接



東林書院見於王文成公之記者不論矣嗣後哲學者三誠興復一見於閩人公名錄一見於耿公名定向一見於附公名廷傑徵文具在而皆不舉雖曾輩有祠堂三楹後竟毀爲他構良以其規制蕪陋始未嘗爲久遠之計也今藉老公祖在事以其時則可矣故倡之自涇陽先生二三同志和之已集三百餘金可爲堂擇訂而必上聞于老公祖且徵求轉申兩院及學臺者益以此舉爲多士所願因其願而重之以實達主持便可成風風則勸未必不爲流俗變化之機云耳公啟所未及敢私布之

答東林諸公書

曹

龜山先生講學貴已成就多賢遺訓相承於今爲烈則其英靈精爽必有洋洋此地若建祠俎豆以酬功德實天理人情之至誠徵舊址尚存而體以義起獨不宜踟躕於今日耶呈辭一至當即允行先此附復百惟照充是荷

東林書院志

高攀龍

東林之舉具如公啟所陳是役也涇陽先生倡之弟輩一二同志和之其公用寃具可以不煩官府所以以上聞於老公祖者念此事風化所關老公祖風化所自出非仰承明德則其事不重其傳不承即如嘉靖中會修復廟堂三楹不數十年毀爲他用今欲大其規制固以爲講習切磋之地不得不鑒於此公啟所未及弟敢私布之

答高景逸書

馬從聘

三吳風稱文獻之邦然經術氣節爲一時海內所推服者獨里渡爲最甚則賴有二三名德居高而爲之倡也尋前修復東林之舉以昭明往哲啟通後學其意甚盛不佞叨事地方欣逢盛事敢不

祇從僑完工之日不勝姓名得附紀石之末藉光不朽爲幸太夫肅此奉復統惟台照

上孫柏潭少宰書

楊廷筠

近聞涇陽老修葺楊龜山祠院此舉闢道興文真不朽盛事也門生初到據府詳工資七百兩除士民酬舉外尚欠六十兩有奇即批助本院項下銀四十兩尋又加助一十兩有奇以足前數但此上據府詳大駭恐土木浩繁未必七百即能告竣共聞劉委老師知之必詳果前佑不旋不妨再酌門生鄙陋表章先儒得與其事實遠有祖況老師主盟於上而門生敢少不從與焉此奉懇維惟台照幸幸

與林平華父母書

高攀龍

東林之政仰荷主持遂得微能於各位老公祖儼然賜命重之弘施慈想斯文實式降焉然而崇之辭衷尚有不能無而安者昔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七

三

聞邑先達文莊邵二泉先生嘗建尚德書院祀李忠定矣比部華補菴先生嘗建崇正書院祀七賢矣還按東林故事二泉先生嘗屬德庵先生重修改葺矣並不聞上頤公希下頤里中父老趙李也惟是愚山尊賢祠二泉先生實倡諸紳共新之則亦謀諸一邑而已平不聞上頤公希下頤里中父老趙李也與刑具在龍等何敢有違已而反覆思之祠堂之設主以龜山先生配以難明倫尤李蔣邵七先生崇往履來於是乎繁是一邑之公也至於會所之設廣麗焉也乃龍等之自求助耳書屋之設備嚴修也乃龍等之自求益耳是二三同志之私也其爲一邑之公也請得奉揚明德焉然與共仰止之思以無負表章至誼其爲二三同志之私也請得退而守固陋之外無容藉口談道之名祝顏非格之賜

以致處非其據貽諸代愷愷乞特賜鑒裁轉達於各位老公祖幸蒙許可錄刻有百倍于恒情者矣

會請東林書院公啟

顧應成

東林之役幸邀靈緣事遂惟千與之仁而求其輔會莫亟焉近惟茂叔之義而求其榮聚莫重焉下衷不勝大願敢屈道駕親臨主盟伏蒙惠然登堂惟某等實拜門下之賜會期卜于月之初九日

與歐陽宜諸郡伯書

高攀龍

伏聞台旌將發某等振駭無計去思何極東林之舉仰藉主持得以取成頗非名賢棟樑不足以昭宣其事而垂永久某等不揣敢以記文為請伏望台臺上念前賢之微緒寄遺跡而如存下念末學之向往特致辭而始實慨賜雄文以貫茲土譬如雷震而百發東林書院志

東林書院諸同輩

鄭元標

不肖西江僑寓東髮有志于道從事諸先達長者邇今老矣屏跡水田之均與樵牧為伍忽承恩兄及諸老先生委作依席堂記不肯不知學公以鄙見請正公道也學公學也倘有未當老先生不坊直教元標刺心以愛文發後偶得依席堂二楹聯其一云坐間談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常事即性即天又云先天下假筆人須尋者規矩矩短游地來有場事要識得喃喃繞繞管之唱聲連者人雖不佳佳其心可求有心者聞之亦悚然有起色乎食地四方之表從此普天皆鄒魯矣吾黨皆見逐於清時者不肖常自憂德薄寡陋不能見用於世即用於世亦無可用徒生榮端焉

從青山白石良朋勝地尋繹千古真脈方幸細之不垂不怨不尤下學上達是吾輩今日事故凡為人所制必其自銷者也

簡鄭南泉先生

高攀龍

敬色東林之建發於顧涇陽先生明道淑人之盛心伏蒙先生不鄙賜之堂額賜之堂記又賜之左右格言觸目警心莫非至教某等何幸四方之士來斯堂者何幸先生明德先被於茲土矣夫道者道也行處便是在人之知不知何如耳知之即人仰天即凡聖於此不疑者乃真悟也而真悟者鮮矣於此不違者乃真修也而真修者又鮮矣然而古之聖人真悟真修者不少而孟子必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何也其有在也故學者寧力之不至而正鵠不敢不設而不失于正鵠者抑又鮮矣當今之世于此三者非先生誰與歸耶某等既得涇陽先生為之仰歸又得先生指示則行將日夜夜焉真如明教所謂惟恐制之不固矣稍有入處尚當擬

公啟沈老師龍江

高攀龍

茲啟敬邑故有東林書院宋龜山楊先生講學處也歲久廢為僧舍先達文莊公邵二泉先生嘗復之并有祠堂三楹歲久又廢近者某與二三同志請於當道而復之於左建祠堂祀龜山先生其費則出於當道有司所捐於右建講堂友朋講習之所其費則出於同志所捐名曰東林書院某等竊惟東林之廢也久矣幸陽明先生之文在故宋輩得以尋其緒而續之文莊之聲廢也久矣幸陽明先生之文在故宋輩得以尋其緒而續之然則所謂不朽之盛事豈虛也哉今老師一身闢千聖未墜之統一言開千秋不喪之文表章先哲嘉興後進非老師其誰與歸伏乞賜之如錄進記其

事豈惟某軍將奉之爲圖昔號瑛惟老師之鄉二程夫子之靈謂老師之文南而道南矣謹奉敬上懇不勝倦切之至別以東林始末及二記文一會約奉覽備考

復沈龍翁老師

高攀龍

敬老師愛德手神時時在目一舉念一舉事惡辱老師輒自悚惕此某林居功課也將來使訊知老師起居清勝爲手願自慶東林記出老師手教此方奉以爲矩矱幾實講貫修一不敢假借自便爲聖人門牆羞竹老師化雨所被也拜師命謹再商求一二字以應例正顧遜陽先生出一書明李司徒保障東南之功而東林遂爲時局大慰然丈夫言動總屬千秋豈在口說間論世情顛逆也

附不敢詳及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六

東馮少墟年兄

高攀龍

鄙兒蒙老年丈印可何幸如之吾性天然完全具足無少缺欠無少汚染識得後於時保之而已弟雖辨得路徑稍知向往第苦少年缺家養之功壯年缺靜定之力至今學未成章年來幸時局側目東林弟得藉以入山屏跡天假數年未知得不負明教否耳何從張羅老處得大集日奉左右以爲嚴師令孫璋函再願過東林藏經閣成已珍藏其中令君子之至于斯者共相紬繹如在講席矣賦荷感荷弟之愚拙卽有竿削局未定之見未敢出之尚無以就正

東林書院

高攀龍

東林之事仰賴道丈其大諸賢知濟濟如昨也弟一路受恩超之

益整齊嚴肅若性成故居之甚安此天成道諸君追之幸也壬戌弟至都有治安之象無危亂之事今日反是在此殊無好況較之不能棄之不可且忍耐以觀之未敢下着也

東林在會諸友

高攀龍

別來道況何如想東林之會益津津有味也僕在此可喜者惟海內羣賢一時畢集僕介於其間所謂達在麻中也連日會馮少墟云我輩除卻鍛鍊心體更無別事其言簡而盡矣以天下之大知此事者甚不多此周子所以謂至尊至貴吾輩可不勉與此間無他惟以用賢人壯元陽爲事若得同朝諸公一年在此必有可觀若決不可爲便見幾而作耳

答朱平涵相國

高攀龍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七

年丈得旨超然于風波之外何樂如之世事壞矣他無足論可惜編諸相公破門戶二字壓倒竟令全局折而入於小人墜乎此是何等事一代安危千秋名實擲而不顧乃區區顧一時贊議得失耶要之氣運如此尙何言哉東林今年不敢以大會累人但從同邑相知作小學生規行矩步他邑同心者有便則過之恐是時樂當然老丈以爲何如

與東林諸友書

高攀龍

有人問我東林作何工夫吾拱手對曰只是這等大聖大賢也增不得些子愚夫愚婦也減不得些子莫輕看了這一拱手從前不知費幾許鑽研方計得這箇模樣從後不知費幾許施業方保得這箇模樣且莫說要看臘月三十日

簡徐按臺

高攀龍

東林書院拆毀事恭讀老公祖明文所以保護斯文一脈者至矣



以其草私疑東林者明旨所首及也重在拆毀變價又重在土田變價二項并辦助工而老公祖俱未之及仰見台臺苦心深心惟有鑄銘肺腑而已然某草則何敢以此區區幻泡之物上累祖墓乎書院變價當聽本縣公估時值土出變價則有府縣原申官價當一照價納仍須老公祖細入覆疏內明書院之價及土田之數皆有當日公文及黃冊可據庶幾諸公之意解而某草庖雞金魚或可稍延殘息也專此露封本縣公文上陳不一

復張秋紹書

高世泰

昨奉業師命謂告聖文內當去慎獨二字而易居敬稱有疑而未敢問繼得台教謂居敬便兼靜存動察而慎獨則向偏言之益沉疑於衷旅行應以講教正昔朱子立三株主敬法一伊川之整齊嚴肅一上蔡之常惺惺一和靖之其心收斂不著一物並未嘗分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七

勤靜而言之亦正不必合勤靜而言之蓋其三項工夫不可缺一主意則在乎過欲存理故程子又云主一無適主一者主於理也無適者無過於欲也忠憲嘗曰惟天理至靜理靜者理明欲淨胸中廓然無事而靜也亦並不以時候不以境界為言至於慎獨之義謂偏屬動者此乃時文講章以慎獨之慎無以異于戒慎恐懼之慎特粘註中幾則已動之動字強為立說以別於上交使人股之衆有靠傍耳豈知幾之動者為潛滋暗長離道之欲乎昔康黎問此兩節果是一為靜存一為動察否涯野先生云只是一箇工夫靜所以主動動所以合靜不暗不間靜失而戒慎恐懼便過濕此便是動了如大易閑邪存誠一般邪閑則誠便存故存養省察工夫只是一箇更分不得將道林云聖賢之學心事內外合一齊於一氏者在此惟其不落靜不落動故敬重義方進德修業一齊

俱到渾野又云慎獨只是無作好無作惡無纖毫私欲便是楊誠肅云所謂慎者非脅隱也亦有功用焉恐懼以先之修首以繼之修首者恐懼之功用也修其身首其過其所謂慎者如此由是言之兩節之要在註中兩簡所以以存天理之本然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此兩句乃中庸一篇之要領即千聖相傳之心法末有理欲不分而可談道者也未有理欲混雜而可言性者也朱子又云先且就賸閑處做了然後就不睹不聞處用力方能細察如今人每每跳過一層做事處與閑處原不曾用力卻便去不睹不聞處做可知是做不成且如屋漏船中如何便做得到此十日十手虛做起方得忠意與親華背云近來體驗復以口知所謂獨也不遠復所謂慎獨也獨者本體慎者工夫本體天道工夫人道入道下學天道上達然則慎獨之義尚偏乎哉何以大學慎獨中庸慎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七

九

獨參思無異詞也若曰偏也得毋居敬之義必合窮理而始全乎此此皆時俗之所不講敢先布於台翁而後敢請正於吾師也且此告聖之文是泰之罪言也非得已也泰生於鴻臚甲辰是為東林書院肇造之年惟時止有配位七先生今何其濤濤也固樂其多也尤虞其麗也麗則可以意為之為人情體面之事而不顧道南之一脈也近而之脈離宋之象山明之陽明白沙不得與也故自庚申之秋走兩函於南北為博訪朱子道統自黃勉齋後當誰掛練為嫡支北則家老之復音不可得矣而則楊老尚未見復已酉秋又寄陽老云道統一圖為五百餘年典理之荒緒豈一人一日所能整頓然欲合天下而言之則難就鄉國而言之則易其宜就近理其脉絡如金華四先生未聞借評於袁鏡白如越學如關學支派各自井井東林諸賢亦只就在祠之位而尚論之嚴其至正

高攀龍

近者黃門宋五吉老先生有憲臣議閣講學之囑國家應啟門戶之漸一疏指意歸車東休至欲以東林爲滅衛而不復講學此說一倡吾道之禍大矣天下國家之禍大矣職東休日中也即不言及於職何忍坐受東林之誣正欲具疏旋奉明旨如中天不復復奏以啟爭端故陳其揚夫黃門所言東林非東休也乃戊東林者之言也所言東林之禍非東林能禍人乃戊東休者欲禍東林也數年來職自分能理發人心同然何以言理義者輒曰爲朋黨而不

卷之十

4

容於世乎曰儼然曰王惟其同然也故以爲黨也國家用一當用行一當行去一當去必曰是東林之服也或有人言一當用一當行言一當去曰是東林之人也不論東南西北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苟出於此目爲一黨東林何幸而令天下之衆正何不率而受天下之群猜弓蛇虎豕鬼車皆非實事也卽如郭明府龍正或生平未嘗講學生平不識東林黃門講典禪惠成閭講東林卽此而觀他可例推夫亦黃門師生姻婭之間瀟瀟濯濯之久於時局之說不自覺其入之深乎不然何二三年來門戶之於人目依然運作當年口吻耶大時局何爲而攻東林耶方隅之相與入相之前首參之者吳廠所說也既入相之後首參之者錢衡谷春也故一時承迎相國者皆以攻東林爲職業摧殘善人貶害國脈率由於此此果東林所爲乎抑攻東林者所爲乎以爲

東林所爲東林能制其鄉里言官不參論人手昔程伊川先生講學於熙豐而爲蔡京諸人所攻朱晦菴先生講學於慶元而爲韓侂胄諸人所攻不以蔡京侂胄諸人爲戒而以伊川晦庵諸人爲戒可乎東林非程朱而習程朱之教者也不幸然是矣夫學者何人也人之性也性者何也天之道也之道則聞名錢穀實事者也知道則融染刑政者虛文也在此心迷悟間耳諸老從迷得悟不惡人之貌面而述故講以明之正使之卽事爲學非以學廢事也實門曰孰是仕優者乎乃可學不然勿言學職亦曰孰是學優者乎乃可仕不勿勿言仕審知如是可仕者寡矣字宙甚大不可以一見相礙釋老且不能廢況可廢儒儒者以明道者也非儒生咕括之謂也非哲學膠膠之事也收拾精神而非消耗精神者也人不知學世道交喪於是朋黨滿起相安則交安相危則朋交危故黨類之黨不能無是羣分之品也偏黨之黨不可有是亂亡之本也知黨類之不能無使之各得其所而勿相猜忌知偏黨之不可有使之各徇其端而勿爲己甚但得人人自反勿專尤人則無不可融異爲同化小爲大故有教則無類非黨類之黨亦可融之者其必由學乎惟學可消門戶願以學爲立門戶職未見立門戶者而可以謂之曰學也謹揭

卷之十七

東林三先生贊

吳桂森

涇陽先生之學以識仁爲主故其萬物一體之懷真有視天下  
家中國人皆吾其仁皇於後學引掖開導惟日不怠自東林  
倡道非粉飾言肅行爲矩矱以盡端緒世重儒輕道之弊然先生  
天資超卓頓悟神異當聚言紛雜之際徐出片詞俾衆無不挾  
微破的人人心厭悅澤也至其虛懷樂取與人爲善之意益於

容色使人樂就敬新先生嘗曰溷陽之虛景遠之公人所不能  
以至末年充養益粹景遠先生曰頃先生道德更在晚年益天  
挺之素獨遇之勇故其舍弘光大不啻汪千頃莫測涯涘宜  
其領袖羣賢冠絕一世者也至其文章名世特餘事耳  
贊曰濂洛關河脈運中渾捫精表微日月重新大心體物小心繼  
統任重東林仁者有勇

敬新先生於書無所不覽終日乾乾一編而於易則動靜語默起  
居食息無非是也其精蘊見於人象諸高景遠先生曰敬新先  
生以乾道坤道明人道其大有功於易乎又曰昔與先生談易  
數年來不覺其異忽一日乾元透露處處靈通此其功深力到  
之候也其教以孝心爲先一念之萌察其非幾則克之論行之  
嚴則名利之私一毫未萌以爲勿得與言學也其于山處之際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七

十一

允嚴輕出之介嘗曰此閣已閉自矢終身不開故一時朝野共  
仰如泰山喬嶽壁立萬仞云至末年載講入山惟玩心高明木  
石虛豕直與物移同遊神而明之遂從前知去來世以此稱神  
奇觀先生詩曰識得坎離升降義幽明何事不通知則所自得  
於已者益有素矣

贊曰先天一畫聖聖傳心人傑之爲開闢乾坤潛龍不拔陸熙常  
開通手晝夜煥然去來

景遠先生之學其功用從小學入手而宗古從大學得力修則實  
修證則寔證故凡所創折開明以開示後學如心性格物未發  
諸疑義皆能發前賢之蘊而折學言之精蓋其精微妙旨皆從  
身心得力處實實體貼出來故趣味不同而人心懽服也其應  
事接物無不從容中節雖極煩瑣紛劇而常自裕如人以爲先

生日無全牛故揮霍有餘而先生自以爲皆吾用功實地也其  
教導以存養爲主專對學者則言復性而以爲必從靜生入達  
主敬東林諄諄懇懇開導親切無非指點性體真所謂滿目行  
生活潑潑地正在勿忘勿助之間者也蓋先生資稟純粹實色  
兩關自幼不染而用功最早獨遵文公心法要訣故所造粹然  
如此洵天成道器而真儒的脈敬新先生曰聖賢生知安行只  
是能知學能力行如高景遠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非所謂生  
知安行之質手錢帥極稱許可其推服如此則見重于諸名碩  
者更可知已

贊曰程朱居敬實踐力行知命達天反身而誠主靜存仁格物精  
義以身御道義盡仁至  
又總跋云顧先生見地如周元公起超獨上而其倡道東南一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七

十二

段同人襟度則儼然楊龜山學者但見其高明廣大氣象不親  
其貼地工夫以爲顧先生得之天者獨多也錢老師方嚴峻潔  
矩度出程正公而精思方研銳往待諸則似張橫渠每言人生  
而其謹目坎耳兌口震足觀聽不以天便負天聰天明言動不  
以天便負天澤天動凡此皆謂之說不首出而坤不作成所謂  
終日乾乾乾形生無一息不爲天用也老師門庭既峻而功夫嚴  
密若此不知者徒苦而不甘焉高先生氣度雍容如程伯子而  
步趨立教一準文公先生其接引後學全用迎機引掖故其養  
風和氣不覺賢愚咸被而淺深同受者要之三先生一席並與  
真天爲斯文鼎峙而得高先生爲之集其成也末學儒之未能  
知百世論定當知其言不虛耳

東林十先生贊

辨明稿

顧澤陽先生 文燭斗牛氣凌霜雪融為道德金和玉節近沿關

閩道迎涿酒正 學中興為斯文慨 發殺新先生 易像人象匪徒以畫惟心體之渾身是易知諸知

然知存知亡其 庶幾乎密察我皇 高景道先生 名世與儒出類拔萃九龍人物古未有二修悟兩

到証登於岸泰 山其頤百世所嘆 薛玄臺先生 鉅錚者金溫溫者玉道德為刑聖賢為鰥一廉明

月兩袖清風廉 頑立儒百世之宗 顧渾凡先生 浮泉片地崛起二維龍臨平津氣蒸雲寒貞離邪

熾力扶其幾吾 道之衛士風之維 許靜餘先生 士習才靡始於發解天挺清標不受世橫左高右

辭終身臭味隨 巷一瓢聖門所貴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陳筠堂先生 稽惟所駐人歌來暮登乘經術以經世務學彌經

肅雨露昭蘇漢之渤海宋之龍圖 安我素先生 玉樹臨風丰神映帶出入經史能見其大直道不

容得危早歲膺 拂州賞裳携碎荔 劉本橋先生 天生周軼有佞必指任瀾滔滔如杜斯祗剛腸鐵

面嚴於清霜 藩衛吾道固若金湯 華燕超先生 身不勝衣言不出口義路體門出入無苟為名孝

廉為其士夫 一翰雖冷晚進師快 告揚龜山先生文 天取則實 高建龍

惟先生學道則 承柱門之正傳衛道則陶王氏之邪說理學氣節

參和不偏故在 宋室既培養羣哲在我邦亦興起多賢如足陵一

郡涇陽顧子涇 凡顧子叔新錢子玄臺薛子我素安子本橋劉子

進則正言直諫於朝退則明善淑人於野丹心矢竭於少壯素節

不改於暮齡皆先生南來千四百年之典範陳林一十八載之遺

教也今日講堂既設恐歲久事湮謹奉六子配享神靈於以明天

道一時生才之非偶聖賢千古傳心之不磨尚 祭告 先師孔子文 施 璜

自道之南有此東林群賢踵接衡宋迄今高忠憲氏再造功深猶

子世奉國寶家琛致會五季佩程四箴行衡粵楚萬里聞琴布席

勾吳四方蓋簪履學脈以正人心者言萬言扶陽抑陰重典廟

祠春秋展飲三十餘年獨力支任孜孜化乾陞晴是幸其逝矣

功不可沉林有岫廬風坐披襟顧曰再待楊氏所吟為位於斯靈

爽應歆用伸餘慕且勵嗣音敬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五

東林或問 或曰諸先輩之在東林講座者多矣乃吳素衣真儒一脈序獨推

涇陽顧公景遠高公啟新錢公何也曰涇陽景遠為開宗明教之

首而啟新則素衣之師也推三公志所本也曰東林屬吳地而素

衣乃以開中馮少墟繫之東林何也曰講壇有領袖之人因有某

地之曰自萬曆甲辰顧高倡學梁溪於是前乎此而講學者以東

林為應求後乎此而講學者以東林為宗主蓋不啻濬洛閩閩之

亦登衆心矣况馮公師事涇陽尤所謂聲氣同而道脈合者不棄

之東林而誰繫焉曰鄒南阜亦與梁溪倡和而必舍鄒而從馮何

也曰此素衣之定議也按從祀四先生薛文清公胡敬公朱派也

陳恭公陸派之漸王文成公則陸派之派者也自文成有無善無

惡之說學者相率而趨於禪者外派蕩然矣時宜以無弊者救之  
救之以南學不如其以少疑也觀南學太平山房續集有善念可  
稽及不墮分別想不落揀擇障之言其言居然與無善無惡等故  
忠憲批其簡端曰不可謂曰其好卻有弊是則聲界異東林而同  
道肅猶藉以東林救者南學也若少疑疑思辨學等集則曰吾儒  
論學只有一善字曰儒佛如薰蕕冰炭之不相入儒以理為宗佛  
氏以了生死為宗旨邪固不能兼正亦不能兼邪吾道本大何  
必掣二氏而見其大此蓋言言可以兼文成之弊而與東林性善  
之旨不啻如楚之勸編墾之印室者吾黨以息邪放淫為專鳥能  
不慎之又慎而惟少疑之從乎是故西北有關中之秦定山左之  
文清東南有梁溪之端文忠憲皆頌然為天柱地維而獨足焉與  
薛則步武相後先不若頌高之百里並與為尤盛耳曰如是則辨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七 去

之精而得之審宜登於中行而毋少偏矣乃其流則變而為李  
膺范滂之徒至于朋黨禍成而衣冠塗炭卒以亡國是宗文成者  
固有弊宗東林者亦不為無弊何也曰朋黨之故予所謂歐陽氏  
言之甚辨者是已今觀其論朋黨及唐六臣傳皆言公國之禍由  
於小人挾朋黨之說譬君子以欺其君而非由君子所致斯言蓋  
今古一轍奚待余言哉若謂李膺范滂為東林之學之弊余又  
何能以無弊也夫性善不可見而四端可見如忠君愛國為惻隱  
以忠愛故而不能則足小人之門呈身非類之族為羞惡惡讓足  
非若無善無惡則有統同而無廉隅即顧山農所為專致力于仁  
體而不暇及乎其他者也山農以玄術涉頑鈍本不正以成其  
讓無足非而其所為仁體者亦且玄虛渺茫頑鈍本不正以成其  
大不仁而無復忠君愛國休惕則隱之其性是其于文成猶鬼谷

門下之蘇張荀卿門下之李斯也即文成就料其至於足而無善  
無惡之說既倡雖欲不至是而不可得夫然後知東林性善之言  
為無弊也性善發於孟子就不謂老生常談然自無善無惡之說  
熾行之後忽拈此二字以正告天下遂鋒乎有迴禍障川之功所  
以薰而習之者知夫忠孝名節之為善而毀閑裂檢之為不善善  
者之為性而不善者之非性於是威不怵利不誘生死不顧而期  
以直達其側隱羞惡辭讓是非之端斯崩潰之往所以投遞而起  
也然忠憲臨難貽書華鳳起曰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或謂  
此諫詞耳烏有性善若忠憲而區區負氣尚節知元禮孟博云爾  
者愚則謂狂狷之視中行而實墮為小人為元禮孟博即不得為中行而  
不失為狂狷安見忠憲之中行為性學崩潰之為狂狷而不為小

人者偏非性學乎是故東林之中有以涵養兼氣節者有純任氣  
節者而均之其為性善為無弊明矣曰如是則東林宜有君子而  
無小人乃胡廣馮道之徒亦或不免何也曰斯不足以責東林也  
吾性善之同即古今之通可以收之於同聲同氣之列語氣稟習  
俗之異即家庭之近而不無舛錯不齊之倫如卜壺之二子一門  
婦節父子同也異則有父擊韓嫣而子降匈奴如李椒李陵者矣  
江萬里之弟萬頃以罵賊支解兄弟同也異則有兄歸漢室而弟  
仕偽朝如諸葛亮諸葛瑾者矣親微之後有魏晉祖孫之直諫同  
也異則有叔之後有荀彧陳璋之後有伍胥胥祖其能逆料之乎  
陳瓚之家有文龍叔姬之精忠同也異則王導之家有王敦柳百  
之家有柳藥宗族其能預制之手抑非獨此孫惠或變而為茅百  
鍊或化為為柔如伍彼謀淮南而卒與反謀沈文阿抗霸先而終

投東至其人蓋往往不乏是一人之身且前後反覆一事之跡亦初終各異乃必欲盡千百里外之交難健黨惟我是聽而無一二之敗舉亦不難歟且今之致疑於君子小人之律者謂假道學之貽誦士林耳夫假道學不待攻東林者言東林先已應之甚久而防之甚嚴也邵文莊曰願爲真士夫不願爲假道學文嘆其深遠而淫凡先生則謂今人講學在縉紳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是傳食諸侯一句蓋道高天尺者處高天尺入我門者壞我法諸君子方且累啼三嘆覺於勢之無可如何而意欲以登壇提命者顧天下之盡爲真而無事乎假人乃因東林之不幸有假而假謀其真豈所謂有過中求無過耶如必求其過則熱腸輕信所謂不知人之蔽諸君子亦誠有之然古之號知人者無如蘇老泉之於王荆公要亦荆公違首垢面不近人情故因其太煥而下其陰邪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六

若欺誑東林之輩則言論動作必求似乎東林之所爲我忠信彼亦忠信我廉潔彼亦廉潔我謙何事彼亦謙何事我讀何書彼亦讀何書比雖絕識如眉山亦恐墮其雲霧中而況識蓋遜此一轉有不至如歐陽之延舉荆公趨鼎之游楊道繪者哉而亦可以概連移坐否耶故曰斯不足以資東林也曰如是則東林信無可譽而或又疑其空言而無用與拘俗而可厭何也曰觀林公平華進南祠記及愚序謂東林有三大功則非無用明已而今且申言之如昔人議南宋道學之廣嘗謂全人入寇正不知楊龜山坐在何處愚謂天心之悔禍不早朝廷之信任不篤卽李綱趙鼎坐在中書帥府卒不能濟蠻帳以還二帝之車而獨責龜山可乎且學末有不講而能致用者如綱於七十餘日間爲中興名相而後則嘗以易春秋疑義與吳元中許棡老輩反覆辨難其亦以是而嚙綱

爲無用可乎至拘俗之說愚尤見其不然夫手容恭足容重之類乃孟子踐形之教非道學創爲之而可厭也如不啻茶不觀舊昔人已辨程子無是言抑學者亦未有不沾沾從事於啐茶觀舊昔言無味耳若講學諸公在萬泰天崇之間皆侃侃侃侃不減魏徵張九齡之儔而識者延望平采方謂鄭公之斌斌復出曲江之風度如生譬之論詩正如古人所云遠猶辰告更韻於楊柳依依之什而今乃等之爲厭棄之抑何說也夫人情之與厭反者愛敬感而而已可愛莫若晉人風流而陶靖節曰結義相與析則講學之詩也可敬莫若方孝孺十族之誅楊椒山見殺鄉南阜廷杖而三公則皆以講學起家也可感莫若王陽明之功一奮而獲學庶人之變俾宗社易危爲安生靈轉成爲苦庶福就甚而陽明則終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元

身講學人也可頌莫若李崆峒之文孫文介解其棉麻者遠古遺山泉激發刀斗精明品格在韓柳間而崆峒則又常與吾邑邵文莊公講學許下嗚呼吾孔子講學一言醴醴千百世魁奇傲儒之人物亦復何限而或者以可厭相譏此非無所用心之昏愚卽閒居爲不善之桀黠而已矣雖然厭道學之拘俗以爲不便於任情恣慾而迷之其弊猶易知也厭道學之平常以爲無關於生死微性命而迷之其弊則難知也今天下此弊亦披猖矣夫顧高齋先生嚴心學性學之辨又常與管公東溪錢公漸庵輩力排佛學之非而今日吾黨之士必望而草附焉則何者若見其弊又有不止於此昔人問羅軒江曰何謂異端軒曰今日秀才們便是孔子之異端今日和尚們便是佛之異端試問吾黨之迷儒歸佛者果能斷緣息想六根圓通以證性耶果能平等無諍忍辱行持以

待人耶果能六度萬行隨順無礙以濟眾生果能離苦無生了本無速以究生死耶能如是庶不負此一逃若猶未也則是和尙易秀才既為孔子之異端以假禪學易假道學恐又將為佛氏之異端嗟嗟何如亟反初服以守吾東林之教之為愈乎

兩東林辨

嚴敬

吾邑兩東林其可復有三東林辨道曰龜山先生書院久廢隆萬間有庠長盛君鑒銳圖興復具呈請之耿宗師宗師嘉允下其事於諸生食請以僧區言則保安本也東林文也馬君贊陽山志云各有所歸故東林名也東林寺也東林院也東林書院也東林寺下院以爲保安之別號也以書院言則東林之東林本也保安之東林支也茲欲修復盡專於本焉圖之一微也孫少宰柏潭先生東林卷紀略曰考邑志龜山講誦故在東林禪院右偏而王文成所記東林書院在伯漢之上東望梅村二十里而遙此則又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序

與月河之東林相去遠絕二微也高先生撰輿論文公行狀略曰楊先生令蕭山歸來依鄉忠公志完於兗陵忠公尊李依李忠定公伯紀於梁溪凡十八年往來毘陵梁溪間棲止東林閣伊洛之學後廢爲僧舍邵文莊公圖修復之不果曰不果則文莊講學止在保安東林矣三微也由是觀之兩東林不可得而混也然歷觀諸序記中在文莊之東林而或援龜山以爲重在端文修復之東林而或援文莊以爲重毋乃近於輕歟曰非也援龜山者示嚮往也援文莊者推先志也地固不可混而同道尤不可析而異也然則道不擇地今天保安之東林其亦可以勸爲初而旅春欲釋菜之儀歟曰非也管洛告豐祭川先河與有訓矣苟支與本並建管支子不祭之謂何是致子欲明兩東林之辨正以表此一東林之爲重也

重建東林書院解

柳期貞

伏以往哲匪遐則宮廟而勤仰止後學有待敬置字以示周行朝福夕茲只了師儒本分吟風弄月豈治朝市穢名教惟知植名教之防閑何意逃奸邪之摧折權傾里陌禍將城闕南人幾洗之清實後人莫諉之責幸明王表章爲重首與中天下而當事聚衆推勸實行超乘茲有耆儒吳某及諸賢後裔某等或接先賢之衣鉢起其墜而維其衰或承先世之箕裘繼其志而述其華舉同方合志之伍首倡於前因得聲應氣求之聲協助於後撫東林虎趾齊書院遺規未議依庸先圖應澤文華千尋塔長虹而獨供春霖百樂帶吉水以迎環前流引二泉而儲秀源源活水之建錫龍擁九峰以呈祥隱隱東山之望雖無鳥革羣飛之雄雉以壯巨觀亦有土階夾道之微悅聊存舊貫足蓋道不墜地義不衰天以故復見天心泰旋地軸道南祠香火幾冷仍看泉巖紫春風燕居廟落暫久沈再聽鏗鏘明夜月杏樹存寸餘明藥他年應復成林碑文理藹丈光芒今日還驚射斗燈爲門義爲路往來三益之朋左於闔右於史俯仰千秋之友獎藉將衰先賢精爽如存勿碌碌磨末學依歸有託敬抒拙承以寄遐綜

東林書院志

卷之七

主

東 雲旌樓日麗晴空從今掃盡人心翳萬聖乾坤一鏡中  
南 天光雲影一溪涵離明照徹無今古獨立三才觀參  
西 塘高直與斗山齊危微介處嚴毫末咫尺虞廷永不迷  
北 遙望祥雲拱斗極化日悠悠帝力處春風沂水從新讓  
上 數仞宮牆今古仰懸崖直上如等閒當仁由己無庸讓  
下 潛底一聲聽牛夜春來生意滿乾坤靜存息養銓皇殿  
伏願上果之後德自成卿文章會友聞已過道人善勿聽謠習之





月是弓楊子談經還有地生公說法總歸空江門恩精大龍語千載斯文感興同

和韻

王同

題蔡湖上錫城東曾是先生講學宮性善已開排孟子道明端爲廟中肅春生終輟橫經坐果壓橋門立雪從遺址久蕪今復振令八千戴仰高風

和韻

泰果

龜山講學郭門東野蔓荒烟鬱祝宮卻慙空門崇興教祇令吾輩望高風陳溪水淨蓮花茂伊洛春生雪色融興復斯文在今日精慰先耳他林中

和韻

王果

題在南今亦在東萬方民物性相同修文德易銷羣敵主敬功難忘在書院志

卷二十八

二

格九重十八年來虛夜月二三門下領春風周流孔教原無定須豆於今只學宮

和韻

馬一龍

題今乾坤孰異同賦將吾道問窮通地靈人傑逢時起奎壁圖書在此中終徑百年歸幻迹門牆今日振家風荒林賸復儒林舊雲樹森森倚水東

和韻

孫世熙

昔年遺址在江東千載猶存伊洛風魚躍鳥飛常日在行雲流水總心融天花散雨葉林外壘香舍春八生中遷勝是誰能繼往斯文興起屬羣公

東林書院成進德先子

盛淳

先子坡玄門下士追和文玄子好古博學文章行誼卓然

於時爲四方名公所需重會耿宗師倡明斯道先子冠勉以從因念吾錫東林爲楊龜山先生講學處遂聞修復於

隆慶丁卯萬曆癸酉兩具呈學院蒙批先行將會同志鳩工聚材斯竣厥業不幸於成寅之三月先子即世修復雅

意竟成虛願能無埃後之君子乎垂三十年甲辰顧汪陽高景遠諸緒紳先生更緣未就之緒經紀其成左復道南

祠右建堂率賢時至遠近交樂而龜山講學之風復振一如先子所志焉九原有知良足慰已聊次東字韻以叙今昔感興之感云

道南遺澤在茲東先子殷勤克往載遠控江門盟至定近遊朋車衆心同文壇倚蘭疑殘雪講席依然振古風莫謂數奇功未就倡之必和在羣公

東林書院志

卷二十八

三

東林書院落成步楊龜山先生此日不再得原韻

卷二十八

三

此日今還得重明雖扶桑厭初赤子心懸象並穹蒼無端浮雲遮翳卻杲杲光勢力事拂拭依然露元陽理欲別微覷規矩成圓方

塵埃去復集其氣消滅芒日新又日新何用而不城規矩成圓方

仁義孝廉成無爲復欲惑吾道椰批樑大哉費孔易洗心奮志廉不致淺薄子爭妍等羣芳天地人偶立至大亦至剛復仁斯仁至

安所庸勞後先生既南來道脈東林長守先典待後此如康莊念我瑞五十從懸圖素章從前所繫絆不脫名相易何當一奮躍

德決失羸羊日知其所亡月能幸無忘果能此道矣惡聞名元可治渴還誤汲一草白晷航流光不相負迅速轉無常朝問夕元可

仁者壽不亡苟非及時勉老至空悲傷中行未易幾必也備與狂

東林新復龜山先生祠堂會講一首

許世卿

宋世儒風傳明時祠廟新虛堂開講席廣集名人見敬玄機淺  
談深道脈真淺衷懇懇悟全真彼詩尊  
道以多言辨知從無障新試看傾耳若盡盡會心人口說都成假  
躬行却是真未能識道味貌貌貌貌

讀東林社中齊景公有馬千駟章溝義偶成 許世卿  
古來曾見幾賢豪獨有夷齊一飯高扣馬孟津披胆諫辭封狐竹  
潔身逃一時生死宛探微焉古綱常登頓半誰漢景公千駟富秦  
山應不比鴻毛

癸丑至日麗澤堂即事 十一首

錢一本

吳叔美遜子講易東林區月始竟予以十一月六日至又  
四用而日長至其夕相與飲酒而樂之因為詩不學者聞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八

四

閑之義

勿使曾不俱霜嚴况復長隨一線添涉世未虛都是灰徒躬無柄  
復何謙家泉涓滴貞初筮孚錫和鳴慎考占干故後先今券合閑  
閑時幾好常拈  
即心即學家師嚴毫髮無容自外添遇雨獨行爲夫大達川必涉  
是謙謙同人有笑俱關臭觀我無生蓋簪占七日天行唯當念雷  
聲夜夜爲人拈  
子夜先幾甚有嚴深根那畏雪交添一陽此月初來復千古同恭  
更好謙人道自兼天地道易占久泥郭京占復禽鶴上原無得聊  
爲川戲一拈  
寒極陽生輒解嚴化工生意若爲添復閑有閑方成豫制定能安  
亦用謙淵林之蘭俱自樹巖祥妖孽不著占一室和氣爲其易受

氣無分屑拈

我盡無文示象嚴文周爻象並非添天如澗水由衷於地亦旋山  
向裏謙興至互廉剛後韻靜餘全露盡前占人間萬物知多少  
不成功便枉拈

一園獨我敢無嚴子半回生法不深冥向天行觀到復當於已意  
獨張謙深心步步開貞卜快口言言入爻占此日得來真不再一  
番新在一番拈

理欲天入介甚嚴消來是滅長非添澤唯辦下爲知履山必處高  
知到謙動變清前都得象居安無在不成占般旋註卿何時了衷  
欲忘言盡弗拈

舞季三兩豈幾嚴定性何人受滅添學不頗今俱遠復狂和點也  
是知謙清研屯馬離牛變更考需雲膠雨占到不省方機入手任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八 五

從拈與不爲拈

伯識溫克叔尤嚴樂玩精神似日添兄弟氣求乎兩允游楊雪立  
服三謙地雷合順天雷動伊洛同符河洛占宋致獨隆今亦盡一  
班恭爲大明拈  
冥爻然象靜壯嚴習見消除新意添無首尋龍更山震不盈大應  
盡添謙足常步目隨時合主必還家至日占十八變成歸五十能  
無大過始其拈  
門戶幾呵厲禁嚴嚴嚴見樂石願加添玄黃酣戰故多剝好惡難平  
亦少謙無矣無驚牛背光中孚永喜鶴鳴占只將此事終吾老任  
有花枝不再拈  
四聖指針針芥履不容參補不容添家人咸履同人益小畜但需  
大畜謙隨隨終非爲履決是歲機是洗心占同生忘無端已晏

其性操也自若  
六合潮漫一息散時似滅辰時添一天星十名其貴焉古心則  
豐至代立泉原成君子務生者那為小人占覓花水月非無在牌  
未能探手莫拈

至後七日聽啟新年兄壽易本和次韻 二首 史孟麟

霜寒未散佳冬嚴律轉寒灰暖氣添動不以天終用矣止無實地  
豈成疎耶明自識者前聚心容寧須變後占誰是太和三十六宮  
宮景色待君拈  
落與御無指視履行生者在幾曾添化成觀體人文貴喜世勞  
君子謙元遠乾坤寧俟此形知上下治能占往來消息還誰識且  
向章對信手拈

和錢敬新先生麗澤堂即事 十首 葉茂才

東林書院志 卷八 六

談經不覺曉窗庭濟濟朋來樂事添數闌先天家自解功開未學  
履編謙乾坤開卷深深死既未從頭細細占沈沈遇開闢元始復顯  
隨陽長及時節不再來此與同志者之占也時乎時乎  
學易須知獨處嚴性中無波亦無添一私未淨還立損萬有兼收  
又資謙屈爾有虧非實際彰象無愧是心占從今悟得開邪法靜  
閑玄閑自在拈  
陰老都寒不久嚴微陽脈脈漸加添天行既滿難更益神理陰浩  
定屬謙泰華不辭率不小藹藹亦微聖人占甚知流澤常虛納萬  
壑爭歸任汝拈  
客將重陰令正嚴一陽生意暗中添人心消長須休復造化推移  
亦用謙庭草未春還欲翠野梅逢臘已堪占床頭一卷先天易閑  
真洽翁對雪拈

酒力驅寒漸解嚴一般春意滿枝添折梅兒冤堪觀象野老村童  
尚識謙河上有圖勒把玩書前無事香難占相期說到忘言處日  
聯雲花帶笑拈

獨坐虛齋內省嚴本來無物強加添常愁涉世多還聖不迫持盈  
黃守謙還逐徒勞休若想憶憶枉問吉凶占不如拋卻還無極嚴  
子難須把釣拈

聚賢聚坐滿聲嚴浩真機靜裏添四聖併泰方備易六爻全吉  
獨歸謙道號元始天心見管測飛灰地脈占俯仰兩間求不罷須  
將交乘反身拈

舜跖初分一髮嚴利根差去善苗添學顏苦卓變方解似且多才  
應更謙莫放緊閑開別實只從丹府覓靈占乾坤則立非容易百  
尺竿頭努力拈

東林書院志 卷八 七

講席初開冷作嚴笑將春服術冬添圖書共闌人文真童冠相隨  
塵數謙竟日欣霽時雨化一時通應德星占清朝林下真堪贊漫  
把金鑪贊象拈

動物惟謙最聚嚴如消冰雪水平添常懷掛朝交徐信莫假溫恭  
下士謙鶴在陰鳴聲自和脈從乎格理宜占心真感應如影響好  
把中交仔細拈 謙中孚卦有應 占此

按先生和麗澤堂即事此三詞最顯最後與定存焉十首都

和韻 高攀龍

風寒寒空天地嚴雷聲半夜一陽添相期勝友為休復更失虛中  
受益謙有慮已從歸處盡一元只在動中占人人自有圓闔在此  
日先生為一拈

和韻三首 嚴大受

伊席高決立雪嚴紅爐點後若為添六座盡處堪觀復一線生時  
得益謀妙陳聖非墨守直探玄典是心占先生象像恒于占好  
共吾僑細細拈

師無常住得心嚴腔子掌容一物添盤盤三才機在香簾香四壁  
柄出謀持危履虎防川涉履健龍龍動吉占學易數年無大過惡  
君五十為人拈

易簡功夫屋漏聲滿前文畫更何添天時無往而不復人道惡盈  
而好謙爐扇忘年心上易均簾垂辟象先占雨花滿却早比座且  
自焚香任意拈

和韻二首  
案衝孤棹氣方嚴入坐陽和頓覺添道重師資真聚萃年忘少長  
各竭誠乾坤欲探千秋秘亥子先問七日占自恨早比恭侍晚從

東林書院志  
前妙著乞重拈  
潔淨精微易教嚴紛紛未免面蛇添重蒙初盤真求益先覺無差  
過自謙一念慷慨應有辨六爻凶吉莫徒占不知未盡義意意

下何如信手拈  
和韻五首  
字宙堅牢氣自嚴一陽來復本無添滋心先發還須震爻益同人  
利用謙未悟畫前原有易諱知言下吉先占應機秘訣今全到

虞圖舊信手拈  
閉關明則家猶嚴復何須管氣添壽慶一聲來自異豪華萬事  
總歸謙當風勁節尤防晚入土靈根好自占靜對哲人餘愧作六

爻精義為誰拈  
陰陽消長界長庚亥子先天不用添逢復有災輪未濟得與攸往

安希范

八

劉元珍

更崇謙從來庚申隨時轉到底乾坤有吉占造化不尸傾否力微  
茫一線任人拈自復時

地城山插戒烟嚴返觀無事復何添已從夷里等遺跡更何幸編  
聖前謙折盡老梅春自到射餘輝鳥銀先占紛紛過眼吾何有碩

果甘來喜自拈  
聞道明夷入室嚴卻從眼處得朋添閑家那得戚知吉遇巷猶疑  
枉道謙矢口喃喃母失節懸孤張說自相占離中兌巽從高下有

物交關不二拈  
和韻四首  
從來易旨最精微俗學難將聽見添久晦斯文應有復重撻吾道  
可容謙抱獲須向畫前悟凶吉還於念裏占試取諸家和藪粉先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勤幾活潑靜方嚴動靜交修學日添三月不違非遠復數年無過  
見其謙誰言吾易休論易須識心占是玩占領略先生觀象談乾

坤何處不堪拈  
車比講論正冬嚴環應橋門口日添白簡得持皆聚寒先出以  
草編新絕尚謙謙語文然象時時易修吉達凶事事占認得乾

坤真面目天機月窟任君拈  
朝來威發令方嚴曉德潛雷線已添始信天開異在子亦知陽進  
本由謙文周孔義皆我書慘吝凶文盡吉占三十六宮撇弄燕超

起玄著目前拈  
和韻二首  
潛底雷聲一震嚴俄傳畫漏線旋添吉先始信幾由動益處還知  
道不謀同畫以前原有易卦爻之外豈無占千言萬語縱橫觀

鄭期相

新天根匪浪沽

身心體段向來嚴講易功夫今更添易理須臾皆電馳斯文千古  
在謙謙吉山傳客皆由動衆象文辭總示占透得先天消息後乾  
坤只當一九沽

和韻二百

吳桂森

消長機城既孔嚴箇中着力更須添天心可見惟來復地追能行  
只一課指出盡前元有象會來言下盡成占從今得扶義皇極易  
簡工夫處處沽

讀易三更夜氣嚴星星活大地爐添望洋海若驚師有仰止山高  
得友謙月色中庭言外象梅香一點眼前占義皇恩惠君君莫  
負天花滿座沽

和韻

張雲鸞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十

四聖圖書示象嚴紛紛足不須添削終果從復艮止坤與  
豈貌謙商不出途聲動息后無遺省只心占常將此意從容玩未  
盡玄機恍惚沽

和韻

華貞元

丈夫何日不羈嚴但怕今朝員發添既得介心成地像還將實意  
証山謙斯文一脉馬謙稍吾通千年就此占舉北岸柳華玉屑  
緣早向箇中沽

和韻四百

黃廣

盛衰談經雪色嚴喜遂長至日初添一陽段管天還復三絕華編  
聖亦謙鳴和鶴陰言下合飛潛龍德象中占聲聞轉覺如河漢那  
得參前自在沽

諸泰太極自精嚴千古憂心一晝添開闢有功唯憂楚持身無咎

是謙謙貞元每向先天更剋復還從子夜占鬼我閉闕疑木質月  
將根扇靜中沽

義盡無文一字嚴天心欲洩泉文添崇謙氣脈剛成復克復工夫  
總是謙河洛有靈通世解龍無意任人占管貌不及千秋敢取  
乞筆端日口沽

誰人識得自心嚴各義津間學添牛世輪中唯好惡三冬各勝  
足鳴謙朝懸秘笈由心悟久敬藏書與象占大道古來無捉摸從  
今指點可常沽

和韻

錢學禮

今人寬處古人嚴一日工夫一日添原始閉闕方有復契終伐已  
乃成謙又爻會變還非易念念尤幾幾得占洗到退藏真是客却  
將何義向人沽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十一

李林院望東林聽講後用鹿游翁韻代講者述意

李林院

許世卿

後生懵懵未聞道先覺應須一傾倒大學規模極治平小學工夫  
筆酒掃講理講帳非潦草同盟同社言歸好楊柳風來梧月暗高  
談細吐胸中抱朋來速友投鑄造謠行不倦何知老指與真心令  
自保揭出倫常令自討大公一念達矣吳乾乾夜夜嫌未早聚樂  
能無求友生人當試聽鸞鳴鳥

東林智靜有感

劉元珍

三簡經營計獨周誰知身世一浮鴻若桑迭換頻史景輝頭初分  
萬古愛看劉壺頭機口息證通來厭體全休人人共有共歸何  
事紛紜角斗牛

同諸公集東林送吳叔美丈北對大廷一首  
高攀龍



龜山舊址百年荒千聖椅靈開此堂池里城南暮聲猶在昔年  
豈能忘

典農都歸桑數中園匡厄蔡末為窮但須護得光明地海潮天空  
豈是官

登壇第一戒言鐘磬聲中接古賢講席不須爭作教習躬旭日  
麗青天

城隅片地絕風烟柳隨花信半株試問世人肯欲栽菜根三寸  
有何愈

肉食難扶廟社安暗維名義佐當官無端難起桓司馬不使官猶  
寸瓦完

樓臺防落上微車旋點青蛇一旦祛壇宇不妨誅前蓋吾心原自  
有安后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使者承風設講臺知邊兵異倭成灰祠前二杏依然在好護遺樞  
柁後來

一壘荒墟一樹心先賢遺澤繁思深善建日月重開齊紫氣西來  
照此林

丁卯元日詣道南祠懷高昇遠先生

每逢元日生春風筮得行藏共折衣底事舍中來驛鳥忽驚天外  
雷穿鴻童狐正輪三朝債孟博遺忠一網空爾龍先賢重惆悵友  
朋相對思何窮

元旦詣道南祠用去歲韻

平地何人起颶風風恬白日見民表從天霹靂聲虎猶野玄蟻  
會騰鴻廣度優游備彥扶搖祠蕩掃依臣空古來門學望王業過  
行淵源定未窮

同顧子方謁道南祠過東林廢址詩以懷之  
同展道南祠而傷東林址東林何負闢草色已及紀不見世經時  
金碧連雲起幾幾九千歲遷繁安所倚萬古此東林子無忘所始  
同來尾作

秋陽暴東林巍然道南峙先帝重賢者折毀不及此講堂遺荒蕪  
斯道亦已矣小人秦忠奸君子難怒著朝野學漸絕吾汝乃奮起  
一二同心人往往隔千里春秋相過必求是非理庶幾化黨同  
他日能不倚悲風自南來哀草滿基址垣牆昔誰勤何以爲後延  
已巳春得表章書院之旨志喜

中天旭日照荒林洗盡乾坤一片陰千古斯文原不墜六經遺訓  
尊容使春風沈沈當年錄歲月重聽此日鼓吹休明在吾黨  
須須見聖賢心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直槍祁公世崇典復東林

勾吳片地時乾坤飽食風雲道轉尊天上忽逢驛使至人間如見  
馬圖容堂間麗澤延三益恤表依庸示一源旭日中天紅鶴舞翔  
壁寂寂敢誰望

蔡田密海爭何常只有斯文萬古光三載表章勝特旨一朝典復  
青廬方青天標出一輪月未學咸陽數仞樓無限教思須共飲可  
容奔走利名場

吳叔夫重建東林麗澤堂賦此志喜

作廬仍舊舊青毡麗澤輝輝澤露鮮鳥革一朝成向曉斯文千載  
復經天時過秦火經求壁近沐春風卦講乾爲問東林家鄭君何  
如元祐洛中賢

復麗澤堂次劉東果韻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重傳新刻書中兇虎猶疑吾道窮雲樞初成新氣象賡賡何滅

可開天

日觀林影見江烟符訓道鄉真勝緣何若修明方不負蹉跎對面

即過意

與家黨劉佛長安書院戈不到官官在昔平蕪心寄久於今輪異

報祖完

歸翁廟親又燕居平旦肅心靜相對光天多靜信微雲可嘆

樹烟疎

道嘶先登百尺臺維時天地自恢恢只今數畝荒烟裏日有儒流

結駟來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歐陽七日見天心簪席重開灑澤深門外擬栽桃李樹東風花發

又春林

乙未新復燕居廟成敬和忠憲先師廢院詩呈高學憲十首

龜山嶺紫陽翁脈演梁溪日再中三十年來興廢事追南祠畔

轉春風

昔年朝士惡東林世道凌夷遂陸沉一畝故宮今尚在誰人認取

不獨心

憶昔門牆廣八荒先人舊學早升堂自從黜黜音中絕遺訓書紳

未忍忘

鳳澤堂中與聖證歸然遺構仰前賢切灰未燼看來復消息無多

四時天

與鄭憲文

浮海居夷到處安只緣主宰是心官要知名教無成茂厥輝乾坤

節自完

儒門淡泊自堪居與學紛紜且未杜絕愛此鄰祠院靜門前車馬

到來疎

燕居不日

舊東林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追和忠憲先師東林廢院十咏為栗翁表兄復遷燕居廟感

得大何須問

封章朝奏夕投林

彈淵心

寶鑑難將

靈光石室化飛烟  
魚腹君恩托後緣  
急難還恐萍草中  
寂寞危邪

幸無冠  
升階蕭蕭步趨安  
昔日威儀嘆漢官  
領取同游後刻句  
九原題首

紀天完  
浩氣未銷猶壯  
天完  
清波古堤映曲居  
道服橫經好脫袪  
不借寒風種桃李  
數竿修竹

伴蕭疎  
殿祠行宮盡廢臺  
始知天制本恢恢  
道前遺築今如昔  
龍虎見孫

掩面來  
開來繼往就同心  
家學淵源傳服深  
步兵不死阿咸在  
肯但風流

比竹林  
東林廡院詩和韻  
十首

指居識得主人翁  
未墜斯文慘憺中  
不為等閒耽唱和  
一般枯山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子

舊家風  
致我冠朝嶺山林  
文獻中州未陸沉  
祖福不排千載位  
兒孫猶慕

九原心  
忍見苗裔是處荒  
雕謝一空堂  
從教刻削門庭限  
定性書中

說南志  
十二樓頭明月中  
舞香片片未應窮  
應知風雨黃昏後  
收拾塵心

到故宮  
石鼓無聲妙不詮  
相逢班草坐諸賢  
高山流水遺魂在  
華負西風

立雲天  
一線清流一縷烟  
書牕絕筆惜因緣  
雲人死去留元氣  
不怨君王

遊數忽  
此心危處向誰安  
役役行休物亂官  
大好樓臺圖西裏  
先生薪木

未完全  
猶有聞知近聖居  
苔碑荒澤襲衣祛  
等普樂地塵緣外  
歌咏春風

次第第  
今寂三書講臺網  
羅今古尚依稀  
實亡名在知典復  
此道人間

無主來  
今日方知上古心  
星源直接見遺深  
千秋典庫開事失  
漫新詩

把入林  
和韻十首  
周茂蘭

身經離亂忽成翁  
不負平生只此中  
人物衣冠都改舊  
猶存廡院

仰高風  
淵源理學若東林  
北面清池身不沉  
歷盡繁霜風雪後  
方知勁節

歲寒心  
小作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子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子

思竟忘  
典廢存亡在眼中  
蕭然四壁不悲窮  
難鳴漏盡披衣起  
猶憶光朝

待學官  
與余  
學大興  
空談忠孝豈言詮  
身荷綱常賴大賢  
自古丹心留汗史  
長隨旭日

星中天  
悠悠獨坐對蒼烟  
雅境清融近道緣  
但教子孫能率舊  
總然千祿

也無冠  
閒看車馬逐長安  
幾穴何曾見棄官  
壯士每從名利失  
古來貞操

幾人完  
市廛宜避下山居  
佇望高人共執紼  
嚴並荷鋤今日事  
詩書筆硯

自生來

當年會講聚樓臺前昔規模何日慨荒草廢林堪渺茫山間惟有  
白雲來  
復來七日見天心陰盡陽回氣自深一旦鳳凰霄漢舞梧桐生意  
鬱成林

和韻六首

榮光輔

鳳披龍起與此翁清標熟讀父書中忠孝行狀爲父手筆自能同空自漸不  
及門前柳曾侍先生刻下風處生處東  
盛衰興廢一箇中痛哭歧途處處窮窮斷碑橫人去後傳言是處  
有深宮

平林分得一溪烟不向塵埃縈世緣心地孤明如皎月也無功績  
也無行

年來無夢到長安肯與優作禁官寂寂草堂深閉後一編玄草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人

三

註初完

塵勞應不到山居鳥弄庭花草自祛風過松吟清勢起雨餘竹靜  
風來疎  
從來不死是人心十首疊詞唱和深東坡詩爲先司寄語斯文後  
死者良知不昧即東林

和韻十首

秦坊

講堂遺址儼文翁廿載荒荆細雨中悵望閬河非在蹟欣逢俎豆  
舊清風

燕居初建擬楠林百代威儀嘆座沉何幸再栽梁木起兩楹餘真  
嚼同心

洪紀經營一旦荒高山企仰僅空堂舊基廢宅園綠竹冠朝依舊  
敢盡忠

午過難言日再中狂風吹影斷無窮絲綸待狀輪傳日觀依然  
聲位宮

六經紛雨失其詮講席橫開俟後賢誰寄典聖型誰終酒重勝麗日  
歡經天

石壇零亂古松烟時見山猿向木緣元祐碑豐臣罪小白知名姓  
動無窮

痛發長沙策治安一時雷電自中官湘沉七尺悲忠忘最善溪流  
節愈完

古深清池有道居百年塵土此中結東南一畝閑離黍莫謂興亡  
料理殊

樽俎何煩更築臺幽人掃地白雲臥酌泉自薦斯文主誰祀商家  
祭器求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人

三

緝搆依然萬古心風聲嚴伏新愁深渠渠不盡淵源水力砥狂波  
在此林

和韻八首

華廷獻

垂碧負箋此門中樂度滄桑嘆路窮雲緒已隨炎那散辦烟猶逗  
寒離宮

興亡根蒂平蕪外人物殊途事照中翻幸却灰飛得早絲轉不受  
暮雨風

力不遑年也不荒枯藤爲座草爲堂三都竟日誰堪賦底是乘灰  
未可忘

師弟君臣沒處安殘碑何日續神官桑田不爲賢奸蓋若個彫零  
若個完

高果能指佞人心一代玄黃血未沉貢國修書多曲筆大端與廢

尼東林  
廬山白鹿已忘齡，薪盡燈傳在後賢。縱使幾番風雨夜，朝來仍見舊蒼天。  
穢兒已壞大家居，隻手荆榛儘自祛。留得箇中方寸地，獨風雨其殺疎。

一練東林是孔林，潏天聲氣水雲深。疑鍾隱隱荒烟裏，與陸千年學士心。

和韻十首

左國棟

端文忠憲暨吾翁，功罪死生在此中。訪舊偶來尋故址，婆娑荒草起悲風。

當時詔獄遠東林，惟有汨羅先自沉。草就遠天三路表，空留向日百年心。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詩

龍劍閣訓諱院荒先皇有詔復書堂，諸臣雖死應含笑。聖主深恩不可忘。

坎壈悲吟九辨中，並知天遠竟終窮。龍蛇正擬興遺殿，麥秀那堪問故宮。

先朝何能救初論，在原猶幸有高賢。爲修石室藏書處，但見靈光夜燭天。

抱滅水氣萬家烟，倘得登堂便足緣。議殿上書諸殿子，至今清夜可無愆。

難言廿載舊長安，爲借東林博好官。試問南京失守日，幾篇忠孝幾人完。

茅齋蔬圃儘堪居，三徑蓬蒿盡掃祛。獨有竹梧供鳳食，新栽一院影疎疎。

時雨春風覆舊堂，荒涼爲待後人憐。欲留一鏡於今日，霜雪難禁撲面來。  
蒼桑至此莫傷心，回首草堂歲月深。笑殺桃花盡朝露，何如松柏得芳林。

和韻六首

姚宗典

寥寥後死又昔翁，慨仰無慚清壘中。縱有元興塵撲面，一亭涼月自清風。

把臂同聲易入林，莫因桑海漫浮沉。吾儕鐵板交風雨，今日猶懷松栢心。

由來寧綠敢山荒，何況孤師模舊壘。堂忠孝豈隨陵谷變，辭香一練自難忘。

詩書不是假名詮，一線孤明賴衆賢。推魏水山鍾伯化，東林懷抱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八

五

自憐天出處窮通安不夫，只須清夜問心官。諸君致命高忠憲，七尺身名萬古完。

先生大節與寧心，猶于連時雲臥深。仰止親型看世世，千載何患不如林。

和韻十五  
數載歸家出令翁，興思往事悶其中。幸融瑞文天末喪，中流有柱砥狂風。

從來治亂已如林，不堪回首訝升沉。相看莫道乾坤改，萬古當然一片心。

吾道南來喜不荒，往時先哲競升堂。當年遺範猶如在，茲謂今朝大雅忘。

天地運生大道中一開一闔轉無窮運會難經制齊盡誰知候忽已還宮

此事原來不落詮凡心靜淨即其賢休嗟離塵處聚久無言轉足

辨先天一縷篆清烟稽首前賢誰再緣閣洛淵源危似綫欣傳家學

得無怨千戈粉起地無安不問山林不問官涸水風光依舊好千秋得組

復能元草萊初蕩落新居程門雪滿有人貼坐得春風羣共醉放年修竹

喜扶疎昔年整張並登臺唱和雍容笑語飲幾載靈光全寂寂風清猿

聲重來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牛由天

桃花含雨柳含烟青草池塘了俗緣閒笑曉天無久計空餘遺蹟

掛前窓時有詩文遺蹟一肺不得蓋頭安中言多傳出縣官時有詩文遺蹟劉後故知徐有復

只今草創皆垣完行人指點聖人居滿目風塵志欲往為問當年禁學者伐樹應根

計謀疎兀然孤望一荒臺今日丕基已漸微肩鼎轉從眠石起一陽原是

五陰來辨從講易見天心柳色池塘帶雨深松柏耐寒霜雪後依然顛木

又成林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東林書院志卷之八

和葉空堂誰敢安青蔬猶見送園官道南祠左鄰僧舍龍象鐘魚也自完

荒院猶堪靜者居神遊太古百家往每持之酒酬三益竹外人來月影疎

小構茅堂未築臺先賢留與後賢依舊陳樽俎講席重登有進來

結構如斯易懷心此中山水自高深燕來遮莫巢新屋鳳應能無寄舊林

和韻四首

郭陸

閒閒十畝舊池林鐘鼓聲傳杖未沉此日再新堂構遺從君講易見天心

蕭條竹石景都荒見雀平分舊講堂珍重脂謀留世澤前賢鼓吹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天

梁能忘泊羅抱石此身安浩氣何曾繫一官脩竹茂林仍足懸先生原付後人完

會從吾祖謁亭臺坐聽談經旨味飯餐長若知三徑改夜深應向月明來

和韻四首

郭陸

蓬蓬蕭艾任渠荒休論依庸麗澤堂三徑有人心似水清冷滋味獨難忘

雨昨蕭蕭雨濛濛烟寒心堪共白雲緣求羊續舊盟何日且學從先頭不覺

散步來虛問月居閒階如水習塵往春華好雨堪憂似覺街生許轉疎

出世依然入世心倘留遺跡沒苔深東林有地還栽樹猶鳥將恩返舊林

和韻六首

錢肅潤

千年堂構大開翁古木蕭森萬象中就料重游講學地見衰燕麥動春風

滿朝蕭艾已如林蘭芷雖芳氣自沉試看白雲吹散處悠然獨抱歲寒心

江漢長流日再中此間講道復何窮總然林本都荆豈猶有靈光不夜宮

人世如同弱草烟唯公燭燭卻塵緣好修自方彖為宰東奧諸君各負愆

正氣曾懸御史臺誰知天網亦恢恢覆瓿死後真儒見斯道千秋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天

任去來復先同道亦同心之草根長隨澤深昔日廢典今自復東林依舊說東林

偶拈和聲對閑翁千載修名唱和中止水淵源今有屬轉接遺蘇家風

和韻六首

張夏

宮牆再闢作錦虎釋萊行香有此堂曾汎沅湘採蘭正泰山梁不倍難忘

先天理數起環中剗復相因道未磨不似煙瑣香火院玄明無地弔殘宮

遺書百卷見心詮是處絃歌及象賢世恭師門私淑早城南分與一方天

戶外高峰九點烟窗中靜坐七朝綠春來伐木支風雨懷宇新成  
泉不怨  
吾道常南天地心君家世業益高深精誠便是真石教藏否無須  
到竹林

和韻十首

施丹

再三珍重主人翁  
野花黃瘦領春風  
玉露凋傷風樹林  
三徑無人已自荒  
此世惟君性亦忘  
坐指浮生一夢中  
東林書院志  
李十八  
重登青山繞故宮  
一官如幻底須除  
忽看庭樹換風烟  
天青水碧本無愁  
教人氣盡意長安  
每見青山憶舊居  
百年多病獨登臺  
手携門前修刺孔  
不勞金僞更降心  
天外山惟玉壘深  
欲爭靈均能賦否

三

東林書院志  
李十八  
重登青山繞故宮  
一官如幻底須除  
忽看庭樹換風烟  
天青水碧本無愁  
教人氣盡意長安  
每見青山憶舊居  
百年多病獨登臺  
手携門前修刺孔  
不勞金僞更降心  
天外山惟玉壘深  
欲爭靈均能賦否

東林書院志

李遜之

當年血碧痛吾翁同志捐軀一榻中  
宵人指日是東林  
即良心  
先人遠澤未全荒  
詎能忘  
聖道原如日正中  
半畝宮  
左黃齋  
東林書院志  
李十八  
夕陽四望滿寒烟  
永無愁  
那堪回憶舊長安  
再得應成好隱居  
生計疎  
為尊往蹟一登臺  
樂朋來  
每於市占見人心  
又成林  
耳得草廬成與同志共  
葉王官畔綴吾盧  
左屬賢祠總舊餘  
雞鳴曉曉鳴終日  
靜待飛修竹

當年血碧痛吾翁同志捐軀一榻中  
宵人指日是東林  
即良心  
先人遠澤未全荒  
詎能忘  
聖道原如日正中  
半畝宮  
左黃齋  
東林書院志  
李十八  
夕陽四望滿寒烟  
永無愁  
那堪回憶舊長安  
再得應成好隱居  
生計疎  
為尊往蹟一登臺  
樂朋來  
每於市占見人心  
又成林  
耳得草廬成與同志共  
葉王官畔綴吾盧  
左屬賢祠總舊餘  
雞鳴曉曉鳴終日  
靜待飛修竹

三

當年血碧痛吾翁同志捐軀一榻中  
宵人指日是東林  
即良心  
先人遠澤未全荒  
詎能忘  
聖道原如日正中  
半畝宮  
左黃齋  
東林書院志  
李十八  
夕陽四望滿寒烟  
永無愁  
那堪回憶舊長安  
再得應成好隱居  
生計疎  
為尊往蹟一登臺  
樂朋來  
每於市占見人心  
又成林  
耳得草廬成與同志共  
葉王官畔綴吾盧  
左屬賢祠總舊餘  
雞鳴曉曉鳴終日  
靜待飛修竹

一庭虛王維別業多臨水楊子玄亭只著書却笑編虛猶泥泥及潘

龍無悶竟何如

春林櫻菜城東雨壓青草草自叢組豆猶存三代制兒童俱前

四朝風冷吟琴瑟生柯朝隱隱鐘魚出梵宮鐘魚出梵宮

道廢興天已定難尋亦水何窮

詩人何處可追隨心放能求即是師與鹿借遊常落洛聞聲而起

隱時時此中山澤林交翠昨夜風雷爭山薩關戶十年忘得喪前

賢精力繫吾思繫吾思

山他龍戰自南寧一室圖書左右銘老圃臨諸時抱甕諸兄待酒

每溫經昔年立雪傳河洛此日問風賦性靈家學有源探未得時

來三益敬吾稿

再得草廬和韻再得草廬和韻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張維賢

人何處復何思

平生鹿鹿幾曾寧手自職規口白銘洛蜀未分時見道嘉隆以後

亦諱經黃親畢比聞宗匠敢肅千崖防巨靈新幸來林晉木在畫

艾兼來復誰屬

再得草廬和韻再得草廬和韻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 汪學聖



史 247-159

皇情嘆望銀管孝慈文不特北山銘掃除節主間精舍蘭蕙晴窓  
寫道裡心在江湖成逸老地依祠廟遺靈何存得此半求侶三  
徑逢君不掩扇

萊陽內叔新構得草廬謹次原韻

李逸之

百年傳說道南廬此日重經劫火餘時有古今分旦暮道無同異  
旋空傳聖堂舊列文公訓燕室今應楊子書好向黃牆動點對不  
須歎賦學指如

開門窮窺水西東三徑幽花遶物籬日月猶存君子澤衣冠無恙  
古人風流留詩史和空谷休休則襟滿故宮我欲登堂期問道卻  
忘逢世術先窮

典型在草共追隨仰止官端得所師前哲道規傳奕世後賢繼美  
重當時陸朱吳派須分租儒釋岐途好護籬悟得個中消息在更  
窮林書院志

卷之八

共

於何處寄遐思

世自波翻心自寧閒來開卷見箴銘只今論友惟三益風甘傳家  
有一經陶令田園居可樂馬融終帳教九臺堂前玉筍成林早獨  
倚虛窗敬復扇

次和再得草廬詩奉贈葉翁先生

陳瑚

遠俗優游此一廬獨留絕業却厭帝皇王霸無千古雪月風花  
有大慶白虎觀中同異席茶陽洞裏詩論書十年去得惟餘字白  
領玄談嘆不如

間尋精舍到端東生竹荷花踏草堂靜挹微君千頃水春生茂叔  
一堂風走西荆疎吳道館直北塵沙香政官幸有道南存組豆可  
知吾道不終窮

半生踪跡效天隨茶甌書牀自得師浩劫正逢天寶日忠風難見

永和時問奇寂寞先生宅  
酒清條處士誰誰道此春軒對字壁  
關絲竹繁人思

世事無言學管寧但看鹿  
亦有崔銘雨滋靜徑迎三益月上松窗  
注六經追服龜山如授受  
承風止水肅精靈鶴香不到涪龍地峨  
峴雲間庶用扁

題高靈廟先生再得草廬次龜山天子韻

嚴福孫

此日還再得維然僕猶秉  
力悲我生晚已驚雙髮若側聞明盛時  
東林道同光緒賢振絕學  
力志扶陽窮理崇實功居敬依直方  
行專物自凝堂在吐焰  
辛癸典固有時人謀頂未滅煥燁及清流  
廟園乃自成大道昭日月  
幸逢明聖君赫焉奮乾剛奉職典三禮  
學憲起名家奎修廟前芳  
達明聖君赫焉奮乾剛奉職典三禮  
風夜嘗獨徑三楚及百尊  
卓敷教澤長拂不返故林志業馳康莊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文獻猶足徵學言循舊章  
豈期文物區復為戎馬場微榮戒既南  
補半登亡羊斯文誠在茲  
任重安可忘先諾有遺訓及時責自強  
致道先居肆來學藉梯航  
經約理一轍汚隆道有常勉使河清  
大雅即云亡再得志草廬  
中心還自傷短言述所聞敢獻小子狂  
壬春葉翁高先生會兩東林釋菜禮成即事賦贈

東林書院志

卷之八

重開十日講壇新  
愧我遲來祇淡憂下榻對談娛永夕環櫺親  
樂俗春反身規矩從先聖  
兩世推衡起古人最喜象賢型範在一  
門師友屬天親

和韻

高正生

講席須從故得新  
何修不負此嘉辰交來勝已師兼友會南將  
秋復春禮樂無非很自性  
望賢風是學為人還思屋漏加莊鶴元

和韻

高正生

講席須從故得新  
何修不負此嘉辰交來勝已師兼友會南將  
秋復春禮樂無非很自性  
望賢風是學為人還思屋漏加莊鶴元

弟相期無芥親

和韻

王沈高

林木欣欣化雨新  
羣英來集鼓鐘晨  
孔庭宵鎮千秋月  
馬帳重開十日春  
山水知音章屬我  
烟霞會意且隨人  
薄淡風範今相遇  
草色當念道倍親

和韻

楊慶徵

南來迫派新關微  
心源基可展離離  
仲丁求在野會連  
上已氣全春家庭  
追問斯成教樓懷  
留看是諸人多少  
為魚呈上下當  
南指點性情親

和韻

高連生

重提無欲自彌新  
夜氣常存在及晨  
去盡已私還自性  
融成天理即同春  
儒珍滿庫須求友  
家學探源敢讓  
人俎豆林間處  
對趣尼東林書院志

山一脈覺堪親

和韻

高芸生

欣蘭訪道客來新  
為致趣庭侍十晨  
南學再逢楊子日  
西堂還聚謝家春  
此心此理原通聖  
庸德庸言不遠人  
願得執經當受益  
一身修處合賢親

和韻

高芸生

丁巳二月十九日恭送葉勝高夫子神位入再得草履勝成  
會講賦呈楚老先生教正

和韻

施瑛

追南祠昨草廬新  
位置天然祀哲人  
手築當年開戶福  
神存此日薦繁  
頻追思僕覲今何在  
幸與趨瞻儼若親  
再得光陰應重惜  
林間花鳥不勝春

和韻

高芸生

丁巳二月十九日恭送葉勝高太老師神位入再得草履勝成  
畢會講蓮蓬堂僧施子虹玉賦詩紀盛呈楚翁世叔先生

敬政

汪師純

勝日林間氣象新  
濟蹕對越集同人  
書詒再得光珠玉  
陶奕千秋潔藻  
穎振羽鴻儀觀  
說止學飛燕  
子幸來親堂前  
並坐揚微緒滿  
目行生次第春

和韻

梁佩蘭

共望免車度碧  
綠花柳萬枝垂  
經譚東觀人  
文萃悲鼓南風  
月令應七子  
爐香傳道案  
七先生口誦  
後明三公祠  
火報功時  
即同春儒珍  
滿庫須求友  
家學探源敢  
讓入俎豆林  
間處對趣尼  
東林書院志

和韻

高大有

類年訪道對清  
酒師友相資麗  
澤垂何處絃歌  
難試割使君車  
到雄偏隨尋常  
便欲觀神化分  
寸還當惜日時  
祖祝儀慶需拂  
拭過更吾愧舊  
聞詩

和韻

高大有

宋代儒風箭水  
涓先人經業此  
中垂當年立德  
真堪久術道同  
心會不隨一體  
得自修廟享又  
逢烏府禮賢時  
趨陪灌蘇神人  
悅歡

和韻

高大有

東林紀事  
乙丑三月十有  
四日撫憲湯大  
中丞經臨錫邑  
特詣學宮旋蒞  
東林書院謁燕  
屏及道南祠諱  
諱官師宜勤講  
習

和韻

高大有

越三日高子節  
培楚培敬約邑  
侯徐公莊雨學  
博會講再

和韻

高大有

得草廬同人成集蔚然不爾師而爰賦便言二律用紀盛

事

幾見鸞新泮水同俄傳紫氣向東來中丞訪道崇先哲百戰承風  
忝後陪境內絃歌由倡率林間猶李倚栽培野人扶杖草履化為  
有賢星映上台

曉道亭空壯漸渾朝來講席喜重新門前造立千年雪座上相逢  
一月春已嘆灰寒還遇劫誰知火盡復傳薪老成遺奕道型在祀  
得歸天正此辰

和韻

是日為忠憲公殉

任文煒

迢迢佳氣昔昭同從遇於今賦昔來組豆春秋豐廟食趨瞻先後  
提進陪我笑英止蒸風殘多士殷盛化雨宮聽得清兩其妙歸歸  
家何必說天台

東林書院志

卷之廿八

四

爾德從來原未淫欣逢後起已增新瓊門倚瞻看花雨講帷弘開  
正當春往海波遇吾有遺儲燈灰爐此添薪傳衣幾度於焉覓莫  
笑烟蘿負景辰

和韻

二

高崑生

千里照騎帶月回殷勤防道過南來載時侯柳輕特寓歷指得由  
潭歌陪在制先儒一詳先集恭呈希鑒定先學高第下第三  
開春事院志

自注

後人子立藉扶培親承也笑於賦訓此會

文光燭上台

昆劫餘灰得未望共承節鐵道彌新空堂暇日同人樂綸恨開時  
滿座春南北同歸車一徹淵源有舊火傳薪卻復止水剛遇甲空  
莫報榮嘆不辰

和韻

是日為忠憲公殉

方將

蒼天雲漢共昭同為有人文親化來復穆魯侯歌辰止裁裁髦士  
樂趨陪已將繞殿薰風拂更取隨車甘雨培一望東華飽氣象中  
階此日麗三台

和韻

二

秦

和韻

二

秦

一城陪迢遠關回籍籍中丞問道來理雖非嚴辨析人兼長幼  
各道陪雲山盡有儲風被桃李無須春兩培屋圯板崩方再建  
壯人文字浮動接三台

莫愁千載離堂渾借古思今在事新儒以得人兼學道點非三千  
獨遊春愧難出類龍稱馬漫道成材琴即蕭先正游厥羽後算無  
進款榮及思辰

和韻

二

孫繼武

龍吟已視五雲回鹿洞還聞千乘來以與與藥橋通病絲不妨韋布  
東林書院志

卷之廿八

四

效趙陪風承應讓官同格道寄絃歌士宜培款動草茅思進賦忽  
晴實氣似天台

和韻

二

張

夏

自是傳庭澤未淫仍聞歌酒綠陰新周公禮樂光昭代  
人東曹點沂等適英春冠蓋集時都偃阜品題經處就翹薪臨風  
莫神靈均則道運占典歲通辰今乙丑六十一年矣陳集舊院以滿  
庭建堯日幸得餘閑樂點春四座清言筆似玉千年寶矩孰為新

和韻

二

吳廣培

元臣倡始行學吏吾道昌明在此辰

和韻

二

高正生



易朝乾恐不如

潛龍一去水流東數畝荒祠付草叢已爲斯文開益徑更傳絕學  
振家風悠悠函文尋韻樂穆穆端居傍聖宮此外來柏何足戀高

歌一室意無窮

一束圖書每自隨窮年相對只求師天人有辨能精別得喪無心  
正學時把書讀成虛短懷避喧村僻養陳雜難全型未遺餘風在傳

仰展脊有所思  
故爾潛修似管寧弟兄師友即銘銘幸遊祖澤容雙膝不負家傳  
抱一經但庸衣冠禮道每從篇什藏積蠹由來後學津梁地再  
得虛成宜用爲

東林耆賢讀先學意再得草廬四詠懷焉追和

高僧

東林耆賢院志

卷之十八

聖

乾坤何處是吾廬棲息東林意有餘龍園結基達戶靜松林映月  
夜窓虛壯行未振中霄翻幼學靜想補架書今日據梧函文裏青

壇不負定何如

古廟寥落錫城東遺烈難忘開草廬今日一塵留勝地當年紀學

續高風衣冠俯仰思前哲帳座追嚴刻故宮從此道南綿道脈開

來繼往正無窮

孤懷肯與世相隨屏跡衡門古是師榮辱無心觀幻化祿祿有地  
樂當時城邊翠色園青草屋角青陰護短簷俯仰此間聊自得清

龍無罔有遐思

一室端居即泰寧高歌不讓古時銘十年靜力閒中得曠代聯吟  
此日經城謂其來能繼業好惡書卷答先靈由他門外荆榛滿芳

力報華且固屬

東林志成詩以紀之用楊文靖公詩作起句 胡 慎

欲爲君子偏至道在講習東林數弓地倫常賴以立綱維文靖公

成物本成已伊洛得正傳道南從此始羅李及紫陽綿緒衍宗派

天未喪斯文賴有東林在顧高兩先生東林稱中興學者盛一時

於今猶昌明恭達

聖

明世千載際昌期那陽觀察公本爲東林支大儒振文教已見風

俗役先人久從祀俎豆千秋垂是以按臨日下車必駐謁方諱廟

貌新又惜前志闕爰以命諸生博考稽故籍道文廣搜羅部序盡

秩秩上干千百輩吾道欣維持此多觀察功又尋觀察知不敢辭

回陋簡求書無詞

附 諸論玉泉墓

邵 寶

四十年來玉古心偶因勝日遂幽尋天留玉壘嘆誰補地近嚴倉

東林耆賢院志

卷之十八

聖

幸不使百世善繼遺塵遠五賢俎豆古祠深玉泉兩字遺須揭一

東生勢有嗣音

和 韻

高世泰

二泉能見玉泉心遺蹟曾從馬覺尋伊洛有源師自得江淮可障

淺難侵勒背零落誠猶在著作搜窮窟最深片石墓旁今再勒敢

云末學是知音

東林耆賢院志 卷之十八 聖 東林耆賢院志 卷之十八 聖 東林耆賢院志 卷之十八 聖

此 題 作 而 於 明 文 卷 末 通 之 法 先 學 實 觀 成 之 後 復 復 復 復

和 韻

嚴 毅

野步迴溪共素心前賢舊迹尚堪尋東林地近神應變南渡年追

風雨侵南渡出師籌策遼東郊戴號歲年深從前虛榻今朝何來  
學誰云辭 嗣音

和韻

錢肅門

早古相傳祇此心前人尋處後人尋始知荆棘終難沒且尋風霜  
未易侵兩字玉泉碑已立千年伊洛水逾深初來墓下羣驛拜空  
名驚聞有足音

和韻

張夏

野步廻溪共素心前賢墓道尚堪尋東林地近神應戀南渡年邊  
飯登侵已志吳越遺跡古家藏宋勃舊思深邵公詩意今殘合千  
鼓有齊鼓貨音

東林書院志

卷十八

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八 樂

東林書院志卷之十九

典守

澠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況詩書禮樂之具乎遵豆琴瑟與  
簫之類器也不離乎器而道存焉欲習禮樂而無其器有志  
好古而不得經史子集之富以爲搜討將孰從而求之志典  
守

祭器

遵叁拾貳箇 豆叁拾貳箇 簠陸箇 簋陸箇

古樂器

琴壹張 瑟壹張 頌壹枚 笙壹枚 簫壹枝 笙壹枚 鐘  
拾壹口 磬拾陸面 搏拊壹面 架壹座 祝壹件 敔壹件

鐘架壹座 磬架壹架 瑟柱貳拾伍箇 絃全 琴轅七箇 絃全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九

琴足貳箇

典籍

文公家禮壹部 註壹套 朱子冊議壹部 註壹套 朱子年譜壹部 註壹套  
朱子註解楚詞壹部 註壹套 朱子註釋韓文全集壹部 註壹套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

著述

歐陽子所見唐四庫書目散亡唐滅百不一二存萬譽之坤  
木榮華之飄風若偏先之造道而有德者其所著述自與日  
星並遠然數有幸不幸焉作者亦不能保其必存也臚列其  
目可按而稽志者述

楊冠山先生著

文集 語錄 三經義辨 日錄辨 字說辨

羅仲素先生著

春秋解 毛詩解 語孟解 中庸說 春秋

指歸 台衡錄 遊義錄 議論要語

胡德輝先生著

通義錄 易義 玉泉講解語孟大學 四書性理篇

喻玉泉先生著

玉泉語錄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

尤達初先生著

遂初小稿六十卷 梁溪集五十卷 周禮辨

義 內外制三十卷 全唐詩話 老子音訓 遂初堂書目

一卷

李小山先生著

小山文集 小山奏議

蔣賓齋先生著

蕭山文集二十卷

盧微山先生著

容春堂前後續別四集 簡端錄 日格子

邵一泉先生著

容春堂前後續別四集 簡端錄 日格子

定性書說

左編 勿藥集 潛政學要錄 杜詩集註

顧涇陽先生著

歷泉藏稿 大學通考 大學衍旨 還經錄

桑梓錄

虞山商語 小心齋劄記 東林會約 東林商

語 詮注編

當下釋 南岳商語 仁文書院商語 經正

堂商語 昆陵商語 荆溪商語 志矩堂商語

高景遠先生著

高子遺書 周易孔義 春秋集註 毛詩集

註

古本大學 正蒙集註 朱子節要 四子要旨 就正

錄

東林論學語 高子藏稿 邵文莊公年譜 高子詩稿

天完錄

顧涇凡先生著

小辨齋仙存 朱子二大辨 俳言

錄

錄 顧涇先生著

錄 象管見 象抄 詩抄 說衍 服編 匯

編

安我素先生著

餐心日創 讀書日箋 虎政報要 武備私

考

野族錄 名山紀遊 文獻題考 朋

葉開過先生著

典至吟 旁觀止言錄 見聞摘錄 八貞女

傳

陳鴻英先生著

四書正刪正 四書罪罪知 禮樂考 欽恤

應

應 治湖實政 三方應斷 救荒全書 中平水利 苦

堂日錄

續錄 百將傳摘抄

薛以身先生著

浮心集 續應章錄 泉上雜語

劉木菴先生著

侯庸齋語 湖時逸農遺稿 三畏堂素業

東林志稿

從先文訣 文衡

張汝所先生著

東林商語 蕭稿笑拈 庭學愛日 索君小

咏

許靜修先生著

露類編 中解編 太玄玄旨 詩果

王儉齋先生著

儉齋文集

史玉池先生著

亦為堂集 明道附言 語錄 奏疏

鄒南泉先生著

宋儒語略 存真集 廟學集 奏議

馮少城先生著

文集二十一卷 元儒考略 開學編 辨學



錄 疑思錄 會約 語錄 訂工稿	孫洪澳先生著 田思抄 玄晏齋詩集 周易明雅義 慎初	吳觀華先生著 周易像象述 像象金針 易說 談易隨問	書經說 曲禮說 註釋春秋大全 真儒一脈 皇明閣	泰錄 息齋筆記 一班錄 東林或問	華詠菴先生著 易意四書 問尼抄筆記	丁惟所先生著 學齋先生著 余叔衡先生著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語錄 奏議 文集 雜著 錢	劉念臺先生著 子全書 語錄 奏議 文集 雜著 錢	趙經傳 古學經 家語考次 古易鈔義 讀易圖說 論	語學案 會子章句 十三子 古小學集記 古小學通記	人譜 孔孟合璧 五子聯珠 聖學宗要 明儒道統	氏祀典 劉氏族譜 年譜	泰水巷先生著 前仁貢先生著 易纂全書 課兒說死	姜同節先生著 智章陽先生著 思應錄 人模樣 女戲 三世事小錄	江寧張先生著 書傳刪補 恭濟園集 問津漫紀	李元冲先生著
-----------------------------	---------------------------------------	---------------------------------------	-------------------------------------	---------------------------	-------------------------	---------------------------	---	--	---	--------------------------------------	------------------------------------	-------------------	----------------------------------	---	--------------------------------	--------

周振魯先生著 待旦堂漫談	歐陽宜諸先生著 晉陵先賢傳	魏廓園先生著	楊大洪先生著 燈餘集 年譜	周夢淵先生著 從野堂集	穆西溪先生著	陳中洪先生著 遺稿 疏集 退居瑣言	王軒錄先生著 遺稿 疏集 退居瑣言	蔡雲怡先生著	黃石齋先生著 洪範明義 月令明義 編衣集傳 儒行集	黃三易洞璣 易像正 孝經百種 大條函書 榕樞問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集	文湛持先生著 文策	金伯菴先生著 狷菴語錄	馬素修先生著 濬寧居詩集 忠鏡錄 濬寧居文集	吳賈舟先生著 周易卦說 大學衍註 霞舟隨筆 十願齋	陳慶亭先生著 幾亭全書 皇明儒統 程子詳本朱子語類	朱子經說高子遺書陽明要書俱出先生手集	華鳳超先生著 高忠憲公年譜初編 四書大全求補 春秋	虞佩潛先生著	鄭經會先生著 一草軒文集 經會先生遺集 易象 尚書	一草軒解略 孝經集 二程全書摘要 朱子節要稿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陳子衆先生著	省心日記二編	高贊病先生著	紫陽通志	東林書院志	中庸問答	三
朱子全書偶摘	小學偶箋	宋名臣言行錄	國朝名臣言行錄	東林諸賢言行錄	一筆軒御記	補遺
皇明洪範	經世要語	居官寶鑑	兩龍廟言	救荒心	廣龍疏	一筆軒隨筆
字義偶箋	見聞偶述	國朝文章	正宗	春蒙詩	錫山近事紀實	醒夢吟
李卷語	鵲湖小味	詩稿	四書筆言	李終筆言	小學講義	孝經
張泰岩先生著	四書經正錄	東林講義	小學講義	孝經	尚書說苑	五經總類
四書說苑	四書說苑刪補	青	先生著	禮樂合編	續史五編	承天紀世覽
玉詩集	錫山史逸	秦漢錄	先生著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五
陳並源先生著	西峰日抄	悅心錄	明盛編	倣近思錄	蘇端文要語	高子語要
施嘯如先生著	東林講義	周仲馭先生著	程易發	春秋五傳釋疑	十三經註略	西
成實慈先生著	程易發	春秋五傳釋疑	十三經註略	西	解	皇朝洞語錄
刁蒙吉先生著	潛室制記二卷	易酌十四卷	麟酌	四書	聖註十六卷	斯文正統十二卷
用六集十二卷	辨道錄	八卷	陳子衆先生著	省心日記二編	高贊病先生著	紫陽通志
東林書院志	中庸問答	三				

楚文獻錄	纂高子節要	易悟	東林講義	熊新公先生著	弘毅齋集	纂劉子節要
孫遜巷先生著	聖學宗傳	秦大音先生著	易救圖說	周子通書半解	參全閣文集	清江縣志
秦疏	先儒四編	皇極內篇小衍	講錄二卷	淮海年譜	初慎三先生著	懷古堂文集
聖學源流錄	歷代廣輿說	鑑所集要	冷香齋集	洪李乘略	嚴佩之先生著	生軒易說
屬比直書	東林書院志	王敬啟先生著	冬夜夢記	青和堂	十卷	續詩十二卷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文果十卷	六	孫北海先生著	五先生學約	四先生學約
道統明辨錄	考正晚年定論	益智錄	湯潛菴先生著	理學醇疵辨	李君平說錄	張叔川先生著
洛學編	補睢州志	義明史	朱子全書	學統	開道錄	下學堂制記
學	語五粹	陸圖解	些餘集	經義齋錄	渠修堂集	開道
堂集	蘭臺簡錄	懷因存稿	古文校	古詩校	明文校	明詩校
十家文校	三尺堂文集	困池錄	纂雜四子			

大全

陸稼書先生著

讀朱隨筆

三角堂文集

問學錄

松影講義

困勉錄

吳復仲先生著

汪默菴先生著

施虹玉先生著

宋牧仲先生著

許時恭先生著

張孝先先生著

高紫超先生著

老子解

曾一雲先生著

正誼堂文集

困學錄

居濟一得

周禮註

小學纂註

薛胡羅三先生

字母

薛胡羅三先生

字母

字母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一

軼事一

列傳既哀次成編而講壇諸賢言行之不載者往往而

遇也茲而觀之愈知所法矣至東林軼事原本舊志而十增

其八焉要亦期于文獻有關云爾志軼事

東林軼事

楊龜山先生東林道上閒步詩有寂寞蓮塘七百秋之句蓋咏廬

山東林也先生或愛廬山東林之勝而移以名吾邑講學處亦未

可知

國初王耐軒在東林庵一夕成梅花百咏或者稱其才艷而錢塘

徐一夔氏則曰非寡怨之士不能至此知言哉抑耐軒又有筆端

及天游集二書姚江孫立峰先生謂其折衷於聖婁東陸之策氏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又謂其為濬洛關閭之流按是時高皇帝文治事闕而耐軒心精

學問乃獨即東林講堂猶未闢然異日者群公並起以結國朝三

百年文明光大之局未必不兆於茲而或疑靖難禪位詔出耐軒

手故不秋祀典則王守溪吳匏菴二先生已辨其無事久矣

隆慶元年督學耿公定向萬曆元年督學謝公廷傑曾允別玄盛

公鑒之請累議修復不果前此嘉靖十三年督學閩人公詮已有

光復故址之議

東林之復延馬文忠公父涵虛先生希尹也先生孝友廉讓與高

景迎薛玄臺業開通三公為忘形交比黨禍起則皆棄公性名用

脚即謝林下耳已核其品當在管寧寧容之間而其初又勇於任

事如此

萬曆八年庚辰張江陵柄國議毀天下書院無不殛命者即賢守

令保護勿毀而必更其名如白鷺洲書院改爲胡西公署之類是也按是時盛公敷玄章已議復東林因未舉行故幸免此劫若二泉書院在九龍山麓鳳爲海內所稱式不知何以察相令下猶得雖然獨存豈前賢有靈不欲使不祥之徵形乎盛世故於吾邑留餘年之遺耶

萬曆乙巳丙子間講席方盛每月三日大會之外復有一小會高先生門人秦彥熙氏爾敷主之約同志數人每於月之十一日赴院講論有所得輒記以就正先生先生平生著述甚富惟朱子節要一書尤爲有功效後學彥熙刊之以行又並刊近思錄先生爲之序曰於今之時有能讀小學近思錄而斤修日用齊倫之間以爲學者吾必謂之曰聖人之徒矣未幾奉以疾天先生哭之慟曰吾未見好學如某者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萬曆甲辰吳受監毀東林之役書院拆已弁欲及道南祠時有太學沈君翼明洞同忠憲公僕執錫山志祠廟一册力爭曰講堂爲鄉紳所建或不得不毀若楊龜山祠乃數百年遺蹟現數邑志是獨不可免乎役遂殺

萬曆甲辰公自湖邑令吳繁公長子世儒至毘陵郡伯曾公櫻驚謂吳曰若欲使忠臣子孫必爲豺虎所魚肉耶遂匿世儒不使見越數日官旗受吳門義士顏佩章等之厄微少衰白是過梁溪遂不敢大恣需索而去皆公力也已而奉旨勘問瀾漫根因撫院道勒皆有舉龍與上年被逮諸臣同惡相濟之句府詳獨以同朝共事四字易之而已而石公萬程繼任益守檄郡時避瑯辱而掛冠者甫下車即允吳素衣之請與復書院此兩郡伯不可謂忤閭之強吏術道之功臣哉

崇禎二年己巳麗澤堂初復有二白雀集依諸堂基舊雀隨之飛鳴良久而去

以上九條本嚴氏舊志

取初元年楊龜山先生年五十九歲三月四日初寓麗陵之龍巢巷四年十一月遂徙居毘陵至建炎三年先生年七十六歲乃自麗陵還南劍之將樂前後共留十有八載有講舍在錫邑城東隅弓河之上地名東林

魏湖九公錫志補遺謂倪靜奇先生名峻遣使占城歸講學東林黃日齋錫山史述亦載先生講伊洛之學於東林十餘年節二泉序先生文集亦稱其以正學教後進者凡十餘年蓋錫山東林有宋五賢而後明初皆絕續之介其得中延一錢者非無出也

萬曆癸卯鄒澤陽與高昇遠議復東林書院因商諸同志經營規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度併集來歲鳩工庀材之費至冬局始定先是一江右人善煥燻與主邑東吳三畏家每日味爽潛起望氣指東林地謂三畏曰後數年天下名賢當聚於此其語果驗

甲辰十月朔定道南祠配享位舊奉喻尤李蔣四先生配享澤陽先生以羅豫章爲聖學大宗胡德輝曾留寓受業至明則邵二泉道南世嫡也增入配位稱七先生有請及某某者公皆不許

東林每會設先師繪像行禮至萬曆庚戌正月始建燕居廟奉先師神位廟止一楹顏曰燕居書院即不設學宮也

運陽先生兄弟皆鄉居每人賦即不設書院內書室多爲學人分寓乃復於院旁拓地爲之歲有增蓋今縣家巷有數櫺即運凡小燕居也萬曆乙巳運陽先生移遷里同入堂於麗澤堂月課多

士未進者得拔第一支譽立著輒青其矜故士皆爭自奮起所獎成孤寒甚眾公喜作三變說以勉之而諸生聞請自爲會分自爲約公益善示黃伯英曰友不服少貴其精會不服多貴其示就元升曰諸友之會爲事業設耳能斤斤交砥一行惟恐少有愆戾以辱東林此卽曾子所謂以會友友以輔仁也如馬希尹鄭期積矣往森張雲鸞及陳奇齡輩皆東林諸生之有聞者伯英後更名廣

已酉仲秋十九日吳子往邀余入東林社時溼陽先生爲會主而高劉諸公翼之予與子往及一方外楚人爲客列東西坐生定溼陽先生講孟子首章析義利之旨自是互相送難及盡心天命諸義講罷一人從東席趨下正立揖出所書魏莊渠先生勸學語讀一過聞者悚然能會設筆黍供客酒數巡各散去微言久絕此會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爲東南領袖風動四方真千古一事矣武林胡壽龍記 陽年詩  
桐城方本蒼先生學漸倡道桐川築崇楚之館以待四方全志之來會者所著心學宗性善釋顏溼陽高景遠兩先生爲之序萬曆辛亥命舟東遊時先生年已七十有二以九月朔會講東林著有東林會言與溼陽景遠輩問答語凡三十三條九月既望先生將歸復作東林別語一篇溼陽爰有誦會語讀別語兩跋復題千里聲卷以送之

東林聚首諸賢當年曾共圖一小像未知雲散何處今惟葉開週

自著小像賦併序文一首有可徵其文云人生宇宙間第以形論與動植之物均耳惟有超乎形者在乃能參三靈萬不死不生與造物相終始然形可像超乎形者不可像區區蜩蟻聽其自來自去可也奚以像爲乃社友高存之謂吾黨聚百數十人所謂習者六籍之遺言所昭明者錢顧兩先生之遺緒非尋常微近交也宜乘松柏之末凋各圖形影之彷彿以俟將來者有像於無窮其意良厚會有持先賢遺像至者遂命工倣而圖之予懼發眉徒具至道固聞軀殼如存性靈靡著異日無面目對諸友於東林也爰系之像以自勸焉歲曰爾貌甚醜爾性易蔽志在被愚業因病廢甲子既週望洋未至何以圖終風夜自艾日暮問途難容緩餐饌渴飲勿等兒戲龜山一脉法門不二俗學浮塵入趨爾避思過省營涵泳道味友朋切劘日新月異造次類涕必止於是壽考福澤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惟天所界恭教溫文惟爾自治形匪委形天性乃備庶其全歸無忝厥志  
景遠先生作洪平仲傳贊有云余與平仲同稱東林人東林人行輩不一如造確齋中立陳思同嘉訓丁慎所元薦劉本橋元珍與公爲一輩此六人者絕不相類而相懷何也朋友同於道也  
高景遠先生與馬君常手札云承示忠鏡錄已作小序但恐不足

以光大刻耳君常忠孝著今世事如此僕已矣桑榆晚景合君常其誰收之前見大作挽溼陽句有先生與士夫僕卽以與士夫室君常也吾輩著十五本煩收藏之後日一展玩間如與僕相對談心耳書不盡言統祈心照  
沈人知先生忠孝著今世事如此僕已矣桑榆晚景合君常其誰收之前見大作挽溼陽句有先生與士夫僕卽以與士夫室君常也吾輩著十五本煩收藏之後日一展玩間如與僕相對談心耳書不盡言統祈心照

倪鴻寶先生元璐論東林疏畧云臣從邸報見諸奏凡攻崔魏者必引東林爲對案曰邪黨夫東林人焉邪黨將以何名加崔魏崔魏而邪黨矣若勛忠賢恭提呈秀者又邪黨乎哉夫以臣虛衷論之東林者天下之才數也其人太都秉清勤之標而或繩人過刻樹高明之幟而或持論太深此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獨不可也其所引援爲用者亦多氣曉之儒才幹之傑其間卽不無非類要可指數耳而其中又有泊然無營偷乎自遠謝華靡其如辰付黜涉於不聞此尤純於君子者也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已寧存矯激而必不可不準於廉隅自後人以假借矯激坐之於是虎彪之徒公然起而背名流毀廉隅連篇頌德固地生祠矣而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以忠厚之

東林書院志

六

心曲原若輩而獨持已甚之論奇黃吾徒亦見其忤也  
趙南星 高攀龍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標 趙南星 高攀龍 楊 漣 左光斗 魏大中 周朝瑞  
袁化中 顧大章 汪文言 周順昌 繆昌期 周宗建  
苦草萊 丁胤學 吳裕中 萬 燦 吳懷賢 劉 鐸 周  
起元 夏之令 李應昇 熊廷弼 廖善繼 呂維祺 孫承  
宗 賀逢聖 汪喬年 范景文 焦源溥 侯震賜 賀 根  
蔡懋德 惠世揚 李 玄 顧宗孟 魏光緒 練國事  
蔣允儀 解學權 劉 懋 趙洪範 吳爾成 劉宗周 萬  
古揚 陳子延 朱國相 孫 鑑 王 紀 黃公輔 徐世  
榮 李希孔 湯兆京 章鼎勳 王象春 孫居相 孫鼎相  
喬允升 錢謙益 曹于汴 黃正賓 鄒維禔 孫慎行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七

方可壯 曾 櫻 丁元薦 游士任 王之柱 崔昇榮 劉  
德儒 程正巳 涂一棟 方震儒 王允成 徐憲卿 陳必  
諫 馮從吾 鄭三俊 文震孟 鄭 鄒 毛士龍 李爾恭  
李邦華 史紀事 夏嘉遇 甄 淑 劉思海 許譽卿  
熊 渭 郭士膏 章允儒 熊德揚 歐陽調律 劉 瑛 張  
復言 馬鳴起 江秉謙 李日宣 喬可聘 劉 芳 薛敷  
衣 沈思孝 顧允成 徐石麒 周嘉謨 劉一燝 翟學程  
王 洽 王心一 李宗廷 倪思 張鵬雲 程 註 趙  
世用 方貞度 沈維炳 朱欽相 姚思仁 胡良機 楊  
姜 蕭 基 李遇知 霍守典 汪應蛟 楊維新 蔣大中  
姚希孟 胡承順 麻 倍 魏應知 王時熙 陳士元

李孔度 李仙品 周道登 朱世守 楊一鵬 陸完學  
陳良弼 陳言 李玄 王祚昌 霍錫 楊新期 錢  
自省 馬孟順 韓奇象 方有度 金世俊 朱萬鍾 王鑑  
讓 李思誠 方大任 陶明先 陳熙昌 張國純 何如龍  
薰 忠 馮 琦 劉元珍 姜士衡 于格霖 耿如鑑  
區九倫 梅之煥 姜習孔 金士衡 陳一敬 劉  
應昌 江東之 宋 燕 錢龍錫 姜逢元 陳一敬 劉  
策 陳子壯 黃道周 王叔汴 滿朝薦 沈 演 劉鴻訓  
成基命 王國典 張國紀 楊嘉祚 汪康謹 史孟麟  
安希范 李復陽 林 宰 張永順 劉起膚 陳新芝 朱  
顯 劉憲章 韓鍾敷 周孔教 黃毓毓 賀王醇 趙德  
逢 孟稱光 劉斯陞 戴 垣 陳仁錫 劉弘化 吳道坤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張道濤 李守俊 劉子之 劉之鳳 王鍾麗 公 龍 吳弘濟  
劉士章 張經世 徐遼陽 侯 恂 徐緒芳 蕭近 彭  
汝南 沈應時 薛文周 陳邦瞻 趙清衡 何吾騶  
陳前示 天下生十二月乙亥朔壬子歲次庚申南  
林有九人不過數年而陳邦瞻者已絕于其間矣  
則此也 公余不遇其初也夫美惡相攻惡與善  
不善矣 然思所以自立立於善者得與諸君子同  
也 益其逸先生別東林諸友啟行至京以會講事  
葉開道吳觀華主盟再拜囑曰畢竟此事為吾輩究竟弟此行原  
列君親二字可歸即歸不使東林神深也蓋前此巡陽先生未發  
巡陽主之巡陽既發景逸先生主之景逸之出開道觀華兩先生  
主之歟後東林再復觀華主之觀華之繼景逸猶子梨齋先生主

之云

澤堂先生應起廢之詔將北上是年適父親華先生甲子六袞先生特造而祝爲賦詩一律云同樣艱坤同氣分就中何者號超羣心通太極無形理目昭然豈有復文一片虛靈昭日月六角塵跡等浮雲過山此日誰能得屈指東林定屬君

澤堂先生應起廢之詔將北上是年適父親華先生甲子六袞先生特造而祝爲賦詩一律云同樣艱坤同氣分就中何者號超羣心通太極無形理目昭然豈有復文一片虛靈昭日月六角塵跡等浮雲過山此日誰能得屈指東林定屬君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九

先生講學處也年遠顏圯止存荒基萬曆間涇陽陳先生景述高先生輩俱以言事請居林下留心學問謂不可無講習之所園邑志得東林遺址乃請之當道護役一時上同及府縣倉然響應合邑則賴高二先生外如涇凡顧公我素安公本孫公開通業公鈞塘陳公弦所張公儉齋王公各捐資建講院一所員北向陽前爲門爲麗澤堂川室中爲依庸堂堂後門一座爲先師燕居堂奉先師神位其中額爲中和二字摹宋文公筆堂左右書院各廿間燕居左右有箭樓室中鐘一磬一尊文堂門前月右書院一架以木梁居左一直至箭樓石牌坊一座前額觀海來遊後額洛閭中樞講院左爲道南祠自講院門首東至桐栢樹成林祠前爲門爲殿廡隱後門一座爲祠上設龜山先生神主左右列羅仲素先生喻玉泉先生尤遂初先生胡德輝先生李小山先生蔣登齊先生邵

二泉先生有祠田百畝每歲春秋仲丁燕居堂行釋菜禮過山祠行祭禮卽於是日講學始餘月俱於十四十五十六三日四方來學者遠近不全是三吳士紳爲多皆諸先生遺生之裔始於萬曆甲辰東隅片地遂成溪澗自王子巡陽先生下世景逸先生爲政不并擬時奏丑冬特選錄敬新先生過東林講易凡兩閱月開闢啟奮人人會心壬戌景逸先生應詔起光祿以東林無主則屬之吳觀華先生而華初養與一二同志左右之一粟二先生遺訓乙丑丙寅間遊瑤祠起有金沙臺中途其意旨請毀海內書院尤注毒東林當事者奉命唯謹立爲拆毀寸椽片瓦靡有孑遺只遺南祠一區以志舊所載原不在講院內得免此丙寅五月初旬也丁卯冬時局一翻戊辰景逸先生竟得大白卽與屢下有塾中請復書院者報可吳觀華先生與二三全志謀爲興復乃亟請之當事

字使不可矣余兄弟聞之不覺心服一日讀文莊公所遺生無窮死無憾之簡言張子厚卒關中問謚於伊川伊川復書謂古者生無窮死無憾孔子孟貞履爲比其尊之也苟若以孔子爲比乎此至當之論然孔子有爵矣諱而無謚國之缺典也非弟子之失禮也故爲尊子厚之道公諡可私諡不可此語與敬新先生先後全符後來吳叔美卒其門人亦有以私謚商於子者引此語告之議遂定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時郡守石公萬程守藏郡時避瑤始而樹冠者也立報可于是安無咎先築祠旁以館守祠者而觀華先生則獨捐貲百餘金構麗澤堂二楹墻門一座額曰東林精舍於是來學者復得所依歸云會期亦以春秋仲丁行釋菜禮於道南祠間講每月只朔望上午祠中奉巡陽顧先生啟新錢先生玄臺薛先生選凡顧先生我素安先生本橋劉先生皆景逸高先生將被逮時所奉而入者也遇則奉景逸高先生及開適葉先生入焉葵酉復進吳觀華先生甲戌復進陳筠塘先生丁丑復進許靜餘先生已卯復進張茲所先生

乃迎而祀焉 藍屋李中孚先生順重時雅慕高忠愍公每遇吳人卽訪其履歷之詳及所著書而卒無從得康熙庚戌季冬郡守駱公鍾麟迎先生至郡辛亥仲春初二日薄暮至錫次展展謁燕居廟道南祠畢卽趨忠愍祠瞻禮道像徘徊故池不覺泫然次日與葉蔭先生會講於東林書院賢達環集得各贊所疑而去 康熙二十四年九月錢肅潤高晉生孫緯武等曾將理學與氣節俱行前賢賴後儒繼起公講樂紀道南以製道統以勵儒修事具呈列學周公顧眉左公光斗周公社建姚公希孟李公應昇楊公廷樞李公若愚胡公時忠趙公玄社華公允陞十人事不果行今惟周夢洲胡慎三兩公入祠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協濟菴先生爲江蘇巡撫時東林後學於道南一祠議山議入  
各持意見泉訟紛紜先生批請禮部道南呈詞有云東林書院  
山先生講學地故當時從祀皆其門人相傳卽忠定南軒象山慈  
湖之賢猶如蓋正蓋朱之儒之慎如此類高諸先生皆與復東林同  
室講習其祀於東林同宜敬視以役號東林者幾遍天下其間宜  
節清修力排閹豎扶植綱常者皆可與顧高諸先生爭烈然此可  
謂之東林黨人而與書院無與也若蓋崇當年號東林君子者而  
以拒之矣爲今日計當儆前人釐正忠定諸先生遺意而爲之亦  
紹述前賢之一端也且遊此地者要當講求龜山端文忠憲之學  
想見當日林下寂寥其修然虛而不必於諸先生之應入應出紛  
紛聚訟以啟門戶之爭可也仰縣抄送書院仍具文報查繳藏者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以爲不刊之論

山志

士

清潛菴先生撫吳時以大宗伯內召北上於康熙丙寅四月十七  
日駐節東林書院先謁道南祠題伊洛正宗匾額香案設供行四  
拜禮旋登講堂拜燕居廟坐再得草廬是時官僚雲集府廳縣學  
及遠近紳士皆來親禮侍講席者有引大哉聖人之道一章次引  
尚書全部大旨講畢先生乃徐申其說講語載湯子遺書語錄  
中先生前後凡三至東林必屏呼騶緣內有燕居廟至甫道卽步  
行而入  
宋牧仲先生筠廊二筆云孫退谷先生承澤嘗言東林書院甚爲  
云有明盛時各省俱有書院自張江陵當國始行發崇江陵歿復  
稍稍建置一時著名者徽州江右關中無錫而四天敬中京師始  
有首善書院然人不知各處書院而統謂之東林又不知東林所

自始而但借東林二字以爲寄諸君子之名曰益東林乃無錫書  
院名也宋楊龜山所建後廢爲僧寺額運陽先生自吏部罷歸購  
其地建先生祠今志者相與講精舍居焉至甲辰年始與高忠憲  
數公開講其中與諸公立爲會約一以孝孚白鹿洞規爲教  
然躬行講席者僅數人時運陽先生已辭光祿之召不赴於新進  
立朝諸公漢無與也適忠憲起爲總憲風裁大著誦發御史崔呈  
秀之職呈秀遂父事魏忠賢曰魏忠賢曰東林欲殺我父子忠賢  
初不知東林爲何地東林之人爲何人輒曰東林殺我既而楊左  
諸公文章劾璫益信諸人之言不虛也於是有意於諸君子者  
牽連羅織以逢逆黨之惡銀鑄大獄慘動天地遂首毀京師書院  
而天下之書院俱廢矣余撫吳重葺書院釐正祀典  
附東原配位羅仲素胡德輝喻玉泉尤遂初李小山蔣楚雲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二泉

志

明 顧起陽高景遠敘啟新薛玄臺安我素劉本藩顧涇凡葉困道  
陳鈞塘吳素衣許靜餘鄒經會

兩廡從祀姓名開列如左

元 虞山

明

史王池孫洪渠余振衡張宏所華鳳起馬素修陳覺亭成寶惠  
秦大音周懷魯李元冲馮少墟丁慎所歐陽宜諸劉念臺王檢  
齊華燕超楊大洪穆西溪魏鄭園文選持黃石齋金獨巷吳暨  
舟柳南阜于景素宿仁袁秦水菴華初巷同仲駁鄒忠餘陳道

漁張奉最黃日齋秦潘綠智亨陽熊祈公汪鶴嶼蔡雲怡胡俱  
三龔佩潛王軒錄

國朝

孫蘇門顧庸林高東旂陳子衆孫北海施曠如龔震西嚴佩之  
刀蒙吉俾遜巷王敬哉陽潛巷

僕封張清洛公以江蘇按察赴福建巡撫之任邑侯李繼善率百  
二十金爲臨公辭之固請因命以登東林書院可也逾二年移撫  
江蘇飭令修葺開講訪實行之儒以主講席得高紫超先生名委  
員詣門敦請庚寅四月躬謁東林道南祠與諸生講學依庸堂諸  
生繼有疑義相質而公以意授在幕諸子令各爲條疏纔答焉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十四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一

軼事二

諸賢軼事

楊龜山先生

伊維淵源錄云明道在穎昌時先生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  
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質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  
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州林志寧出文潞公門下求教潞公云  
此中無以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志  
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于是同行時謝顯  
道亦在謝爲人誠實但聰悟不及先生故明道每言楊君聰明  
謝君如水投石然亦未嘗不稱其善伊川自治歸見學者凋落  
多從佛學獨先生與謝丈不變因嘆曰學者皆流於異端矣惟  
有謝楊二君長遠 謝上蔡云舊在二先生之門者伯淳夏竦  
中立正叔嚴愛定夫觀二人氣象亦相似 先生嘗言官司設  
法賣酒所在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爲害教而必爲之辭  
曰與民同樂豈不誣哉夫引誘無知之民以瀾其財是在百姓  
爲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爲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爲政之過也  
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與之愛情不與之愛情而巧求賂取  
之弊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爲有甚于鞭笞者矣余在潭州瀏陽  
方官散背苗時凡酒肆茶店與夫俳優戲劇之門民財者悉有  
以禁之散錢已然後令如故官賣酒舊常至是時亦必以技樂  
隨處張設頗得民利或以請不許往征民間得錢遂用之有力  
又言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饑者  
余爲瀏陽日方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路于道者隨所在申賑

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于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 胡文定公與楊大諫書曰大諫初承詔命果論有疑安國獨以爲以明道先生之心爲心者製策義足不俟議而在途也又與宰相書曰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公時追養深遠燭理其明混迹同塵知之者鮮知者不察公無恙不知者以爲憂民所行年八十志氣不衰精力少年殆不能及上方勸意儒學日新聖德延禮此老置之經席朝夕容防裨補必多至如裁決危疑經理世務若燭照數計而龜卜意雖祖祢祿程不以爲免

胡文定公撰墓志銘云自孟子沒道經僅在而聖學不傳所謂見而知之與聞而知之者世無其人則有西方之傑發見開陳

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二

遂入中國舉世傾動巋然從之予是人皆失其本心其知所止而天理滅矣宋嘉祐中有河南二程先生得孟子不傳之學於遺經以倡天下而升堂觀奧號稱高第在南方則廣平游定夫上蔡謝顯道與公三人是也 公資稟異甚入歲能屬文熙寧九年中進士第調汀州司戶參軍不赴杜門積學淳涵浸人其能測者幾十年久之乃請徐司司法丁繼母憂服闋授慶州司法公燭理精深曉習律令有疑獄衆所不決者皆立斷與郡將議事守正不傾權外艱除喪還漳州防禦推官知漳州劉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以客禮待之清使胡師文惡公之與張善也慮餽方賑濟勸以不能積火坐衝替張公入長諫垣薦之除判南牧授 公天資爽曠濟以問學充養有道德器早成積于中者純粹而宏深見於外者簡易而平淡閑居和樂色笑可親

臨事義處不動聲氣與之遊者雖羣居終日略然不語飲人以和而鄙薄之態自不形也推本孟子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有欲知方者爲指其攸趣無所隱也當時公遊大夫之賢者莫不尊信之熙寧初代余典教所官始獲從公遊三十年間出處險夷亦嘗觀之熟矣視公一飯雖蔬食肥甘若皆可於口未嘗有所嗜也每加一云雖孤獨繩程皆過於體未嘗有所擇也平生於處雖敝廬屋若皆可以托宿未嘗有所羨而求安也故山之田園皆先世所遺守其世業亦無所營於畝區之入也老之將至沉伏下僚尼窮遺佚若特終身焉子孫滿前每食不飽亦不改其樂也然則公于斯世所欲不存果何求哉心則達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三

生每從潛議增以先生爲附太守雖已及潛去後守林某議不持平先生力與之爭方知先生能有守也 知漳州劉陽縣安撫使張公舜民雅敬重先生每見必設拜席與均禮知杭州餘杭縣簡易不爲煩苛遠近悅服蔡京方相貴盛母弟輩餘杭州日者之言欲浚湖湖水爲形勢便利托言欲以便民事下餘杭縣先生詢問父老人人以爲不便即條上其事得不行 知越州蕭山縣蕭山之人聞先生名不治目化人人圖畫先生形像就家祠焉 先生天資仁厚寬大能容物又不見涯涘不爲處異絕俗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終始如一性至孝幼喪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歷寧中既舉進士得官聞河南兩程先生之道即往從之學是時從兩先生學者甚衆而先生獨歸閑居累年沉沒經書推廣師說窮探方索務極其達通普廣大

而不意輕自肆也 本中嘗聞于先哲長者以爲明道先生溫然純粹身無疾言遠色先生實似之  
晉陵先賢傳云先生以程門高弟倡道東南所與相友善則有  
鄒道鄉周伯忱兄弟故居昆陵最久流寓獨多一傳而得鄉德  
久喻于才再傳而得尤延之三傳而得李元德蔣民貴迄今綿  
延學脈代不乏人先生之功大矣

學統云先生嘗謂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  
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會着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  
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問聖賢所得之道若只尋得通  
古今文章作忠信愚懦不爲非義之士而已古來如此等人  
不少然以爲問道人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  
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貴以聖賢之道畧無毫髮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四

學統相似何也以彼子道初無所問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  
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  
通今古爲文章或志于忠信愚懦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  
問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問道猶不學也 先生語仲  
素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  
點會于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于書言象意之表此蓋其所  
爲者如此

年譜補編云宣和五年龜山先生自婺州還昆陵時蔡京父子  
專國乘政元祐之政盡師張臂字泰直閩人登進士爲小官師  
道嚴毅忽謂京子日汝曾曾學善走乎子弟問故歸曰天下  
事而翁族盡矣日夕亂賊兵必先至汝家何不學善走逃死乎  
弟以告京乃就請計歸曰今天下多故事至此必敗宜至引

曹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耳  
京聞其入齊以龜山先生對遂薦之會飲差路允忽傳墨卿使  
封高麗因國主問龜山先生何在答以現召赴闕二臣還其以  
奏聞因得召召赴都堂審察先生以足疾辭不行六年傳墨卿  
再薦十月召爲秘書郎仍令上殿十二月先生始自昆陵至京  
師入對

經義章先生

延平答問云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  
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  
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  
象此意不惟于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又云羅先生山  
居詩其記不全今只遺思得者錄去顏樂齋詩云山樂風光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五

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寒與暑堪笑賴有顏驥一味長  
池畔亭日濯纓詩云擬把冠纓挂牆壁等閒覓影自相嘲遊月  
臺詩云矮作墻垣小作臺時邀明月萬籟徹夜深獨有長庚伴  
不許庸人取次來又有獨猿溺白雲亭詩首忘記白雲亭坐處  
臺見先生母氏墳故名某向日見先生將出此詩邀月臺詩後  
兩句不甚愜人意皆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  
別云也知鄉關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  
康間也

延平答問後錄云羅仲素先生嚴毅清苦疎可畏 羅仲素都  
是著實字細去理令

理學宗傳云龜山以孟子仇者甘食渴者甘飲與夫人能無以  
飢渴之爲心嘗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令仲素思索且云此語

若易知易行而有無窮之理仲素思之數日旣其幾以呈趙山云更于心管上一着猛省仲素一生服膺此語故學問日新尤不可及

學統云先生作遵堯錄大要言堯舜之君不作也久矣自獲麟以來五代千五百餘年惟漢唐頗有足稱漢大綱正唐萬目舉然皆雜以霸道有宋隆興一祖開基三宗相逮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動見于紀綱法度者沛乎大澤皆足以追配前王之盛太宗仁廟皆知所紹述故終太宗之世無復改張仁宗之一子恭儉至熙寧元豐中甘心執法甲信乙和功利之說雖然並陳今皇帝悉剗熙豐獎法一以遵祖宗故事爲言四方企踵蓋太平矣因採祖宗故事四聖所行可以闡今傳後者以事相比類纂錄之曰遵堯錄其間事之至當理之可久則行而新之華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二

六

在可入而意或未明者則釋以發之以今舉古有不合者作辨微以著其事又自章聖以來得宰相李沆等及先儒程頤等共十八其言行之可考者附于後 朱子曰趙山倡道東南士之遊其門者甚衆然語其潛思力行任重難極如羅公蓋一人而已 陳氏協曰先生可謂有德有言之隱君子矣當徽廟時居鄉授徒守道尤篤而同鄉李公侗傳其學厥後朱子又得李氏之傳其道遂彰明于世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其端皆自公發之公沒之後既無子孫其遺言不多見于世嘉定七年郡守劉允濟始加搜訪得公所著遵堯錄八卷進之于朝 高景逸先生語錄云羅仲素先生從龜山居東林抄學庸半載

胡適碑先生

先生不鄙人迹遂開始以避地居無錫之甘露鄉

喻玉泉先生

昆陵正學編云先生少慕伊洛之學從楊龜山遊獨得其奧陸放翁入蜀記云十二日早謁喻子才郎中榜子才未謝以兩大符橋不持胡床手自授綢

尤達初先生

晉陵先賢傳云當僉有用事專說道學有陳御史者人言于朝曰正心誠意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自詡獨能之或考其行則不然此固小人所附之言然亦無其實而竊其名者項門之針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二

七

也使讓學者人人如尤達初字亭正氣造理行雖有褊心之人烏得而詆誣詆之而名愈尊崇之而道愈光所願諸學人檢抑宜嚴勿爲小人藉口則善矣 尤氏萬柳溪遺舊語云文簡公父時亭辛酉曾晉明爲相吳塘山之陽而塋之文簡公廬于墓者三年其始塋方十月日夜見萬燈滿湖叱聲震地文簡公懼與二三僮僕隱隱暮松之下室中聞曰此地發福三百年被人子有何德而昇之速令發去又聞空中高聲應曰尤勝乎異世積德矣又純孝之子也空中又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養之此紹興十四年秋事也文簡服闋即登上第子孫金紫不絕 文簡公造就門生殷盛即江南已有千人都已後進無不遵公之門如郡邑士胡寶慶錄李蔡酒齋蒲公詳詳狀元文忠公重珍丁寶謨常任督公簡給

而成者也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

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

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

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

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

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按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錫山遺著載先生送朱麻巷南歸詩云二年序手批瘡疾恩與生學業就長虹萬丈提待哺飢民偏慈德老翁猶作小兒啼楊誠齋序遂初堂書目曰延之每公退則閉戶謝客日記手抄若干古書其子弟及諸女亦抄書謂予曰吾所抄書若干卷將集而目之以代佩之肉寒之裘寂處之友朋幽憂之金石琴瑟也乃屬余序其書目余既為序將借而傳焉

丞相史彌遠遂告歸端平初彌遠死復召為秘書郎上言五事

累遷至集賢修撰見時事日非辭不就以刑部侍郎致仕

廣微山先生

錫山遺著載先生進士錫宴謝宰相詩云貢卿曾是鹿鳴賓湛

露光中拜賜新更使書生醉素志幸逢賢相轉洪鈞須來御酒

勤中使藏去宮花說里人被此恩榮無以報明時辱士屬元臣

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除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蠲

死有微堪濟伯夷貧伶行不去緣何事悲我他年首陽民

人焉敬鐸發勞今宰貢碑錢宋元載藉多公論伊洛門墻有正

傳安得掃清祠宇下好春一瓣拜先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九

年譜云公年十九歲即問學于江浦莊定山先生定山答書有

邵君一日千里之語在許州作守官箴以自警後作全官箴

以相勸守官箴曰何以守官曰敬與廉敬則不忽廉乃有嚴何

以守敬曰惟以畏國憲天彝罔取或墜何以守廉曰惟以儉我

用克節我休亦隨循是二者靜以待之可否在事喜怒易施民

曰父母君曰臣子勉焉風夜庶幾稱此全官箴曰全官為儉伊

何其同莫非王事惟時天功王事全義天工全亮惟私起爭惟

公生讓詩疎攻玉易贊斷金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事否則否事

可則可不必在人不必在我情義相全僚弟見勿或有間斯

愛斯惇德業相勸全僚朋友勿有間斯復斯久小子作箴告

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作品士亭于許之學宮襄與吳

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作品士亭于許之學宮襄與吳

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作品士亭于許之學宮襄與吳

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作品士亭于許之學宮襄與吳

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作品士亭于許之學宮襄與吳

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作品士亭于許之學宮襄與吳

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作品士亭于許之學宮襄與吳

諸大夫同寅協恭聖有嘉謨作品士亭于許之學宮襄與吳

大史記之公自書碑陰謂士之品二道德其上功名次之而官  
貴云者宜斥不與每貢舉必賜字以州其志後提學西江復  
以名于南昌分司之卒而自爲記 考績赴京以應對抗並作  
家宰王公或謂須屬李司能釋之公謝曰復有命見然敢不  
自宰司徒吾治已免藉其力不能免冠不能野服乎曰野服  
病徐背衰服見客或謂公力不能免冠不能野服乎曰野服  
者服也子病者非隱者也敢衰服不敢野服衰服情也不敢  
野服禮也 官京師日有憶母詩曰手線縫衣欲問與慈顏時  
向夢中看世間盡道爲官好天下無如別母難誰能家音添  
白書成國華刺心丹青燈自照磚河夜月江南路渺漫既致  
仕歸聞貴州巡撫之命具疏乞終養旋有戶部侍郎提督倉場  
之命再具疏乞終養不允供職一年復奏不允有詩云乞歸未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許崇親何帝里風光夢裡過三月春寒青草短五湖天遠白雲  
多客裏衣在健猶舊路書來字欲磨聖主恩深臣分淺百年  
心事兩塵跼是歲五月疏乞歸省得旨准省親九月又乞終養  
得旨准侍養聞命喜而有詩云五疏獲蒙一語命拜扶老母寧  
天除孤嫠節操勤勞外獨苦心情喜懼餘寬處裁花占月令靜  
中檢藥印方書東風吹綠長春徑不美潘家有板輿時正德七  
年至十四年八月除南京禮部尚書又上疏乞終養得旨准侍  
養過太淑人有疾先生齋居茹荼每夜具詞露禱至百拜移榻  
寢側躬視湯藥承候安否疾雖少間憂勤不衰世宗即位召起  
公南京禮部尚書再疏懇辭得旨云朕以卿才行走成新政起  
間特茲起用既累乞終養幸誠懇切勉從所請着有司以禮存  
問待親終之日來說後太淑人病劇公董之知不可念憂迫搶

惶百方求治無所不用其誠及卒哀慟不輟食寢俱廢或勸公  
老當節禮不聽凡送終之具一遵宋子家禮其所未備者更參  
儀禮用之 作燕居銘銘示如齋如尸天鑒在茲靈臺湛若吾  
得吾師勿忘勿忽勿慮何思披獲與僕無有之小子不敏請  
事于斯 作實侍亭于容春堂左亭中有屏作仲尼居曾子侍  
像以寓希官之志每晨興必謁拜 堂寢安嫗友僕助更校鄉  
史許公撤縣饋銀助修宮室皆辭之揭后山貧不受人憐之句  
于座且爲辭以對唱者云某病且老矣而乃罹此災變是天以  
警我郡以進吾德也德莫大于義利之辨辨莫先于辭受之際  
苟辭受以義而不以利視平生無改焉則吾德之進于是乎在  
若曰吾無至矣無衣服矣無器用矣不問可否至則受之不亦  
愧吾平生乎是天以成吾而吾自敗之也某雖衰病且老矣敢  
不自勵哉敢不自勵哉 晨起詣先聖及家廟步履如常退坐  
存一齋方與客談論忽舊疾復作瞶目不言至亥刻而終年六  
十有八訃聞于朝諭祭一壇官爲營塋禮部議公節行者于朝  
廷孝友問于鄉里化人有道傳後有者擬贈太子少保賜諡文  
莊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鄒經舍一草軒隨筆云容春堂集有官家天下論細釋其指乃  
是折衷大禮議論極正當而渾然不露其所著學史皆取前言  
往行有大關係者以已意爲之論斷鑿鑿不刊取而讀之凡國  
朝二百六十餘年以來大變故大危疑大是非無不可備爲定  
案昔王叔成子云徐偉長生平有所是非則托古人以見意當  
時無所憂貶文莊之意其在斯乎此可奉爲立言法  
按先生幼補學史二載復續學史江蘇所著日有所格明白值  
月久而以之論以是爲君子格物之義也日有所格明白值

方山書  
酒以下城江以上幸于是矣異日無忘老夫也丙申春公病  
門人史希麟來省至楊前日余病百藥不愈奈何孟韓因及  
諸上蔡謂余可以已矣之語後數日復召孟麟問曰吾輩豈  
言忘今試之忘正未易言耳孟歸曰此以無心爲忘也廼山先  
生令人看未發氣象一看志便有歸此不忘之忘也公領之病  
亦漸愈嘗對人曰看未發氣象自是儒家一服好藥公這就  
英才教育不能最先得史孟歸諸君以後四方從遊者多留學  
肄業萬曆甲申先生以選司給假旋里丁長孺嘗云薦受歲讀  
書選上公館而訓督之越二年通籍時留涇陽子視郕辰圖世  
尤盛宜興王永圖時年十四公攜歸教之妻以長女永圖卽世  
所稱脩齋先生丁酉家居弟子雲集都居梵宇就常都過至無

所容先生商之仲季各就溪旁近舍構書室數十楹居之省其勤勞資其乏絕率四方學者課之同人堂擇其中之可語上者朝夕號獨期於有成時則如經昌期當時馬拜者常輩並留之家室一丁娶梅莊山先生於崇正書院時而請曰孔子刪述五經垂訓萬世獨禮記純駁幾半似非原經二程夫子紹明孔緒何不釐正補此闕典先生曰已釐正矣曰何不傳先生曰何嘗不傳曰安在先生曰大學中庸是也覺而語涇凡公且曰大學中庸選爲禮經五經備矣周子之大極圖說通書朱子之小學竊以爲可羽翼論孟配爲四書涇凡公曰此事千古不易之業也次年制復東林賈文靖講學故地高存之兩選請致公曰是下行矣無以爲足下淵涉世之雜譬諸行路者然東西南北俄而易面不自覺也惟善學者能于不自覺之時與與醒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

耳高綠共語于小冊教傳之公抱恙聞劉永澄靜之至欣慰倒屣解之賓應人與吳門文起山陰劉起東皆公所以世道寄之者也後起東諒靜之曰兄嘗邀余謂顏涇陽子余以病不果後託九公紹介有日矣而兄病且卒涇陽亦卒此一段師友淵源天若有以限余而余終自恨鞭策之不堪以負知己梁溪山陰學脈靜之賓聯合焉

一簞軒隨筆記云偶與一友談程門立雪光景子曰此游楊二子之敬而伊川先生閉目端坐如泥塑至門外雪深一尺此是何等氣象友云生平惟見涇陽先生有此一日其與先生同舟甚小中設小提床二矮几一坐生一提床憑几先生懸空坐一提床時河水初發舟行不甚穩先生閉目端坐舟尾應動先生亦應動然終無從應偶有所問先生開眼答之荅已復閉



日自城至溪里終日如是予曰此一個活伊川也君亦可謂善狀先生矣

丁慎所傳先生云東林自丁未以前譽滿天下庚辛而後舉國騷動至以為朋于域中先生冲然穆然不競不沮身歿而精光更微

高景逸傳先生云先生闢東林精舍偕同志講明性善之首以濂溪無欲為宗表裏始終澹然不滓與之處者聞其卓見茲議如餐兼就其坦衷雅度如飲醇

高景逸先生

年譜云乙酉先生年二十四歲每日嚴立課程自臥榻至日逐經行處壁間悉粘一團期于觸目警心無令此心放逸壬辰調選到部寄繼成公書云稍聞生平惟守令耳來此年力教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四

山頭以後便可進刃而解嚴不至激和不至隨見自量力能為之愛民好士一介不取亦自量力能為之邑中先進雖多兒意所取法者郡文莊王繼山二公皆自州官起脚風志如此未嘗得遂頗名既而得行人司司中藏書甚多因恣意涉獵冬至朝天宮習儀僧寮靜坐錄二程夫子語錄癸巳謫消陽縣典史先是御史吳公弘濟有疏論列至是降補吳亦制精先生遺吳公書曰凡人行義非難所安為難人心清淨中一物不可着何處着一官若一念未融其遺不充矣此便風風期于千仞官舍優暇編集朱子要語先生自記連日編書稍覺忙更心便不定應事便有昏處以此知放教散閒養心發處之本也先生與吳子往等靜坐水居日記云日逐只是顧說明命為工夫又云一日覺氣在胸膈稍滯思謂息思微微若有若無誤

氣為息而調之大善事矣次日便覺多却調息一念只是誠無為些子不得也先生為光祿少卿書牘一聯于室云得閒且閑今日莫思明日事當做便做一年可作百年人初聞尚有中官詰擾先生事不己甚遂帖服不冀動先生在京一年汲引後進之賢充滿朝中言路中賢者稍動爭端便力止之不使玄黃之戰再見子起廢之後嘗謂然融融化乃是道理雖然調停即屬世情二者天壤不侔并調停之意一切泯之乙丑

東林既設有為先生危者以居易俟命謝之曰吾輩今日一切聽天一切靠天一日無禍即一日享福而已屏跡湖干自稱湖上老人不見一賓客不談一時事謂大臣見廢時義當然東相知子弟在此實有事做非浪擲光陰者

朱平涵撰墓誌謂先生念思閑邪存誠句覺得當下無邪渾然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三

五

是誠又覺得意誠即邪存之即是舊字套從因以改焉一日看大學或問見朱子說入道之要莫如敬懷然曰是矣一以整齊嚴肅為主久之見程子謂心要在腔子裏解曰腔子猶言身子耳渾身是心大學曰修身為本又曰知本更于何處索本即身即心會歸于一道不違人于斯可見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在燕都適南學鄉先生少墟為先生開首善書院講學每會先生必往焉餘日則習靜于雙塔寺之僧舍怡然自得嘗有詩云朝市得閒成大隱風塵何處不林泉可以觀先生矣先生謂學從格物而入其與坐陽先生則無善無惡之說謂樹此說者惡其著于善耳此亦坐物之末格若物格而理明則有善而無着片言居憂微盡言無善者又云語之以善千夫隄之而不足語之以無善一夫決之而有余可謂

痛切矣 啓新樓先生謂聖賢生知安行只是能知學能力行  
如算過二十歲外便步步程朱非所謂生知安行之實乎

見先生端坐于上几設一爐焚線香一注四書一部而已  
日記云靜坐自得神幾之意復體驗得天性與知覺運動若判

爲二物必使知覺運動皆自天性中出方是學問  
後先忠恕之說年日工夫甚詳自無窮而不遺矣其書曰以德

爲介紹半諸子北面棄業且欲遷致家塾弟欣然從之已而致  
宮遼謫里有慕二愷者篤行君子也雅慕重吾弟屈少弦張師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二 七  
東金謝曰吾庶幾是避俗還翫收拾身心不爲不受惡矣况

此若非有力者其以諸郎見屬實欲相與切磨于道義非頽頽  
爲文舉子聚取青紫計也吾奈何獨以利害乎 予兄行中居

三倅長弟四年而弟事予甚恭不減于事兩兄當歲乙未予病  
甚且瀕於危唐矣弟愛之寢食爲廢予一夕夢弟手捧書一卷

視之則金滕篇也覺而異之頃之復夢吾弟兩弟肅朗明伏而聽  
之即金滕篇語益異之詰朝以告吾弟弟默不答而察其色甚

喜因再三詰之乃曰弟頃者連父私禱于上帝願以身代兄不  
可願減算益兄算即內人不知也今既屢見兄夢上帝其必矜

而許之矣所以喜也惟是天機忌滯願兄舍之予曰有是哉已  
而余果無恙至于今日一紀而矣每蒙自衛省何以承此于

弟哉 吾弟端敏清渠不以私拘人人亦不敢以私瀾之對客

不作套語與朋友交表裡洞徹邇不狎遠不忘往來竿屨不作  
寒宦語高存之曰吾儔中藏有羅布手裁數十幅即寂寥數年

必有關係他如上許相國及典羅布衣等書一段正氣凜凜逼  
人足令頑夫廉懦夫立至今讀之猶有生意又曰李時真降魔

手今何處更得此人記得二十年前親恐權官謂予曰君家李  
公慆凡大是不凡自其來都數相過訊雖復聊且游戲率有趣

味可觀觀人必于其微吾以此得季公矣 楊龜山先生寓吾  
錫建有東林書院歲久圯壞高存之一日檢邑乘見之謂弟曰

叔時嘗欲得一讀書處舉二三友生切磨其中此殆造化留以  
待叔時也弟喜而告予時予方卧病聞之慨然而起遂偕安劉

諸君子請於富道而修復之  
錢序新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二 七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自初穎異受句讀時輒潛出而聽里  
中之說經者欣然有會與牛薦于鄉獨湛玩諸儒語錄五上春

官始第筮仕廬陵以廬陵爲王文成公造化地建祠講學其中  
林居杜門掃軌謂身已不列衣冠而跡或溷公府是不安無

民分即委君命于草莽故雖干旌在浚非迫不輕爲延接即報  
謝亦懷刺及門而止如是者三十年如一日 郡守歐陽宜諸

建昆陵先賢祠有傳是堂與起後學推先生主其教而衆溪道  
修復東林書院先生亦往會焉一時四方同志雲集景從未幾

朝宁間與東林爲難然先生不以其是生退心曰不見是而無悶  
不見知而不悔正吾輩得力處亦吾輩受益處往來講習如故

謂敬老可以興孝則同得會理皆可與仁則同善有會  
皆與二三同志爲之每歲數舉無倦 年七十有二自營一兆

兆左構數樣名曰寄高自號寄高適容作寄適長言數十首有  
云爾爾獨人不屬天小于一丘躬自兆又有云委運自來真實  
事即今了也信從容果于是年九月下世情事有通于晝夜而  
知者矣

安我素先生

高景逸撰先生行狀云公父食憲膠奉公江南世富公幼不爲  
嫡母所容育于周涇敗屋顏垣母子相弔成進士始歸膠山絕  
口不言膠舉公適著膠奉成進士日父柱坡給庚田三百膠奉  
扣其畝千畝以別墅記以碑曰吾子孫仕者與之養廉毋以贓  
辱吾家聲而任亦竟不與田而公待南佳歡甚力持其門戶教  
掖其後人無纖芥焉 公豐稔秀目玉標霞舉恬夷坦蕩質任  
自然生手無微者之事世上無切齒之人 東林精舍成公別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二

文

捕一室蘭竹初花讀書會友于中庚申九月東林會中開光宗  
皇帝之變公驚迷痛憤捉手頓足者終日作詩有執簡定應書  
趙盾舉朝誰請討陳恒之句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第時年甫弱冠耳官行人有倖望當  
八臺省而俗于年有諷以稍增其年者先生曰安生不以給事  
御史重也竟從選入授候部主事人又以銓部推先生先生念  
母請南言者曰盡少俟先生曰安生不以銓部重也竟得南司  
封諸老惋惜之曰都門一席地竟不能屈安生耶其高如此  
又云先生與諸君子周旋靡間而其大賓近道類于陳仲弓郭  
林宗其人人以此少寬之然先生亦以薦劾將及而先瞑耳令  
其不即死而從諸賢以起則先生之正色危言其不從高陽周  
獲諸君子之後也者幾希

葉開道先生

華鳳起撰先生行狀云先生篤孝人也對翁性狎其野一被章  
服即解去思從田間游先生仰體其意去官而家去城而鄉排  
徊山水間專視壹聽如恐傷之封翁設喪之毀無其弟玄字公  
友爰備至 先生之學以洛閩爲正宗以守己爲己爲分所  
得爲者不以萌諸心非躬所先勉者不以宣諸口自其爲諸生  
壁立矩矱防閑甚設嚴若處子至歲歷內外卒爲名公府猶然  
故吾也與同邑顧端文先生高忠憲先生一德相成終始無間  
要於各期信心不阿所好或此唱而彼和或曰否而濟可辨析  
爭論不能出一違心之語亦或終日危坐寂不妄發而一片真  
精神灑灑一堂映徹四座無不足令後學興起者昆陵錢啓新  
先師講易東林先生聞而旨之有得于心二三知己往復殷和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二

文

甚樂也亡何諸同志相繼淪亡先生慷慨孤峙于羣疑衆議之  
日操心益危省身顧益密每與吳興華先生漫面切砥繩責過  
動不少自寬假 自營生續附封翁左傍有詩曰父今母今同  
一室猶然赤子依懷抱開來敢拾行囊好遲速修短遇客吳可  
謂疾壽不就修身以俟者矣  
氣況開撰先生神道碑云庚戌奉命王過錫山謁高忠憲開有  
事于東林借馬世奇兄弟往觀焉羣公皆盛服公衣一絛衣舊  
矣猶修潔不甚鴛結解履服綠布袍樓而整襟袂楚楚楚楚知  
公之布素者行乎遽不得不約終不以美惡自標其貧更至知  
也 希孟以入都道過錫山開道葉公相顧舟中極脫時吏禮  
予而別日公行矣好語諸公宜思其大者諸信斯出閣諸學此  
今日本計也希孟謹識之尤成憂國片言扼要若此

錢謙益撰先生墓誌銘云先生面目清削不苟言笑體骨稜嶇若山衣表自爲詩生見者已改容異焉

典至吟有論學詩三首其一漸學初學安能微本源且從規矩定方圓休耕一握蠶星拜信作低昂萬物權其二頭學本體從來只一源散爲千萬顆珠圓須從一處參詳透萬變推移任我權其三通學尋得山中活水源規矩方也矩酒間悲君頭漸分途進物原來只一樣續靜坐吟一首宗門跌坐僧出定還入定寂寂歸虛無其樂無與並誰知孔顏樂酒九宸勝春風杏壇遺蘊水單豚境坦蕩全乎天行藏付之命浮雲任主來止水心常淨遙觀無窮境通所安在率性性定情弗遷居然有橫柄大聖與大賢千古可印證唐虞間心宗欽恭勃以敬元公繼絕學立極惟主靜微提道之樞紐養心之正誼靜則施匪靜敢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干

亦病敬與靜異名其歸全入聖吾儒慎斯傳勿向惡領倭自跋戎伎佛詩云世人仗佛者祇求福田利益爾千身心何有竊嘗妄謂吾儕自勿習儒用以修身以齊家以經世不可一日離而學佛者多半路出家驟獲真諦其入門工夫儒易而釋難釋欲斷緣離塵普渡無量而儒惟隨遇盡力順事恕施其入至工大亦儒易而釋難如其同也吾爲其易者而難者自該藉其異也吾舍其難者而專精易者庶幾道不遠耳惟是儒門悠悠戴胥及涵釋子刻勵彼岸立登無任千左儒右釋良可悼也

陳鈞塘先生

朱平涵撰先生誌銘云戊申湖州大水公跑雨中泣禱歎曰設官謂何回天救民正在今日少遇異人投有秘訣加之學問沉潛一味以皇爲主性定神清施于有政氣韻甚和精粹甚旺

力重大而不踈措置劇而不漏舉隨狂而不苛賦如于魯風鉄冷行于鬼瑣不讓也直爲何物趨承爲何事一意爲民爲而至于審度時勢操縱奸諛又有微權自信可以刑兵權大敵世亦不得而窺也自少家貧一日貸米僅得三十盞雪橋上墜水幾死收會金冠來劫岸而逐之幾死移居陋巷孤鬼縱橫至即絕跡確山遇豪宦幾贈兩政七年當行取不能得臺省一團幾難而湖州樓尤險勢尤劇奪其卓異升元於廟店公保持行且朝扶母老謝事羣魃和燎火口嫌而公談道講學衡義忍公孜孜常若不及

于正卿逸先生云爲孝廉時名家爭延致師壁獨江陵相欲致之堅却不在始成進士告假出都以討勘台告先生不欲以新進授驛進乘螺轎上冒盧席行路日中逆里短衣古貌不知爲貴人也守湖州日題其堂云受一文枉法錢胸有鬼神明有禁行半照虧心事遠在兒孫近在身晚年好讀易啓新發公親華吳公所詮易刻日翻凡上客至應酬不克顧諟輒呼一觴子背人處玩珠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

主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公生而奇類十歲能文章喜讀綱目至忠臣孝子之際必掩卷太息葉開道撰先生墓表云公生平以學問爲經濟以正心爲實事未第時靜修東膠攻苦茹淡有言之酸鼻者贈公課甚嚴公並不偷安所居秋窄取片布障口晝夜讀其中所不能擲世見公得千義它可知已惟忍人所不能忍故擔人所不能擔世見公獄渴之聲渾庭之手多畏不敢近不知公遇事四顧本之以公酌之以情上下之以見聞謙論然後信心而行非特偏見於客

氣也

張先生自云成進士其體成之暇門所屬寺習安宗小  
師經一其年集於其自勉門所屬寺習安宗小  
得先生之學事而自勉門所屬寺習安宗小  
生學同復東林學地而正行遠不及東林也  
相善有餘論其交而自勉門所屬寺習安宗小  
有張會諸老云不古躬行吾安有之則以爲乙丑再寒之  
間猶如嚴凍教不折其肱也

薛以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嘗於省試時諭同志曰人當勵志時  
中靜可絕一旦紛華在目不覺炫心服是不開名師處人以爲  
無傷而不知所傷實大所以便奪乘立定脚臥在丁初念先  
生出入不假肩輿止隨一老蒼頭或有所遊望望而去并蒼頭  
亦失之

高忠憲公日記云正月十七日雨雪與玄臺靜坐僧房玄臺云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五

吾輩修行譬如六軍在教場中寂然無譁點名即應方好今日  
但云不以一華成名然只是一個空營

劉本藩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明足燭奸剛能扶惡磨新錢先生嘗  
言吾輩不乏有心人至眼失膽決必推本猶識者以爲未鑑  
先生生而廣顧鳳麟頗有異骨貫頂迨耆長風度凝達見者肅  
然起敬甫受句讀即嗜學如成人七歲喪母哀哀猶泣不下粒  
者幾晝夜先生持身以嚴處身亦以嚴閨門之內肅若公庭  
謂嗚嗚終吉嗚嗚終吝故必以整齊家規爲第一著先生自  
號湖畔逸農居恒嘗以子路自任故爲東林衛道甚力先生  
嘗言人品鵷珠正爭真偽直偽懸殊止爭於險處遇過不得  
凡人素漬于隱微衷曲之際必勃發于危疑齟齬之微故覓入

必于險處着眼平地河談濟得德事又嘗論學術之弊樊于  
空言空言之弊樊于收理夫既以學自命矣却視理字如桎梏  
務脫落之爲快何也其中情誠有大不便者在也所以不便者  
何也溺於所便而離却本心之安于是跳越窮極更想一種  
無準繩無把柄荒唐謬悠之說以濟其放浪不羈之爲百般病  
痛皆從此出故有事學問者必欲察識本心體認天理務期如  
情歸性自痛自知自飯自吃並不從他人喉邊計氣息又安肯  
任自己身上斷生機也又嘗語知己曰吾輩策之念毋敢少  
弛恐行住坐卧悉成墮落近來掃盡虛氣杜門檢點靜中意思  
覺與平時差別也

先生有春日閑關咏意詩云塵緣種種去眉峯高枕吟學即  
龍千古眞儒留靜脈一川明月與君逢芝蘭已結義皇伯繼  
唐虞鹿羅斗室蕭然吾自足箇中滋味幾人同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五

張所先生

先生偶述自序云性緩者佩絃因號汝所從父教也甲辰下  
第歸同邑顧端文制書院于宋楊過山講堂故址故所謂東林  
也左右翼以楹舍六人爲築予其一也偃息其中以參訂道德  
性命之與暇則游讀筆硯草隨意知安吉州山山多田  
瘠甚歲輸不如額王計者遂殿予諫當謂父老安予不擾乎起  
上官諸留疏聞得不調賦歸以後却塵掩關樞心澹漠行且  
四年自維生平無他長然語及鮮衣怒馬窮者極欲弗與也天  
幸予我以淡素心性喜讀書自樂業家言古今名家詩文外  
愛先賢語錄若視官小史潘詞魏典鮮所涉獵天幸予我以  
心燕閒自娛惟書四兩者若琴棋蹴踘諸戲業所不習天幸

予我以拙樸心過快意能止過拂意能忘終身無疾言遠色天  
幸予我以鎮定心持論寧寬無刻施予寧溫毋吝事涉貨財出  
入寧漏毋密天幸予我以忠厚心自半向以及新知舊好終身  
無絕交者天幸予我以耐久心登降周旋即後生小子無敢或  
侮天幸予我以謀抑心性不樂輟苦無旋僕隸即公庭研鞠亦  
鮮用束濕天幸予我以慈愛心見可欲不作垂涎垂涎指想家則  
獨儋獨租官則獨羹獨飯天幸予我以廉節心

許靜修先生

高景遠祭先生文云先生墳學三十有四年始獲一舉于鄉亦  
既堅苦備嘗世俗悠悠之談謂人生得升日貴適意耳何不昂  
首而翔翔先生曰吁嗟人心如洪流如奔馬橫決從此始矣力  
挫其糧而堅其防不以一事非禮自縱不以一介非義自戕人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三

昔楊揚我獨戴故人昔綽綽我獨涼涼內不顧室家之交誦外  
不顧流俗之否載五十六年若處子之弗越于房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清苦自甘晚而益奢客有持棗金謂  
曰此物易公片楮耳公直視曰當謂客竟出門去不顧薛玄臺  
先生謂友人中伯勳與顧季時最為亮直然皆折節同學尤為  
難得世徒見伯勳與俗多忤不知其心胸一塵不染見地一物

不膠目尤炯炯寄人情世故不爽毫髮惜乎其不用耳  
先生有篤親交友二箴篤親箴云俗事勿與俗言勿聽彼與忽  
取彼取勿爭強遯勿赴強于勿刺及汲汲而來則開而應却後粉

筆守我寧靜泊然澹然何德何恨持此篤親永世無競交友箴  
云勿苟而合勿苟而愛勿利而誘勿勢而媚勿暫而離勿久而  
怠直諒者親邪妄者退局我達事謝彼怨益不怯不求何猜何

言持此交友終身無累

高景遠書却餘說後云先生生病大漸舉罷在觀之門口向者再  
子作靜餘說非吾意也吾所謂靜餘者凡吾父所以教我我初  
知讀書長知修檢以至今日皆吾祖教靜今之餘故也在吾祖  
下帷閭江吳氏挈吾往冬日采薪無薪孫具一絮行子耳吾祖  
日中則衣吾祖吾祖飲酒則以衣吾夜寒衣薄食未嘗緩相抱  
持貼貼不敢動辛吾中吾祖聚我自立語語若參入吾肺腑發  
餓吾家三日不舉火得一炊吾祖母見憐憫饒其分哺之吾祖  
從外入不得粥美然卧矣吾熟下貧故熟下若貧今子孫得一  
飽飯君之餘也子為我志之以示我後人

史下池先生

顧涇陽年譜云萬曆六年戊寅寅與史孟麟來問學于諸門人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三

中親親嘗言先生授經虞山及松陵諸李間余時以諸生從余  
故好稱儒賢則古昔先生意與券合日取魯鄒濂洛諸書商榷  
究竟蓋期許于驥黃之外云

先生記沈龍岡言行錄中有云萬曆癸未舉南宮時同郡周文  
恪公知貢舉余僅一二投刺未及兩也己余選讀中秘書庶師  
沈文端公師會文恪于館中言余公曰尚未識師退謂余曰爾

郡先輩知貢舉豈可不面謁亟往見之余曰諾及往候則文恪  
公館師命下矣又不果次日師復問文恪公曰某日某入見未公曰  
未也師復問余何故余曰昨命在候適見館師命下急當與爾

館候見不敢私謁耳師曰不謂君乃若此此心是做人根基爾  
後不可忘此一念不佞心切記之  
先生自記云余以萬曆己亥起奉常少卿時各衙門入京官畢

先捐俸余謂此殊非陳善閉邪之意獨不相

先生題時曾會約云余以上戊申立講會于明道書院從同

志諸也邇來海署則輟講歲凡四閱月用東林之約而吳生

之復舉時曾會以補其輟條規如明善書院云

先生撰宜典鑑儒學碑記有云世之宗宋氏者專言窮理遠文

成之學與而宗之者遂專言致良知言窮理而不知窮者何因

認理在物而外之言致良知而不知致者何物認知在心而內

之門戶分而外者泥于俗內者迷于禪均之差毫釐而移千里

矣余嘗謂朱子之窮理乃以致良知於物而文成之致知正欲

人窮理于心合內外而一之者也竟以執中授舜非指理乎舜

以道心明中非指心乎豈堯舜而有二乎離心言理不得離理

言心不得子臣弟友種種是物孝弟忠信種種是心心移物而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見物理即是天理理緣心而生天則即是物則是堯舜禹以

中間脈而湯之恒性文之天則孔之矩曾思之獨孟之同然

之有異名無別旨也無善無不善弟其寂可以爲善可以爲不

善弟其感有善有不善弟其習寂而觀其則感而觀其情習而

反其自然之才則一線之脈寂無而不能無感有而不能有習

移而不能移即理即心而性善之原歸如矣

鄉南阜先生

孫北海先生蘆智錄云先生居南阜之野談道自樂從遊日衆

建仁文書院學者稱爲南阜先生 先生嘗言人只說要收歛

須是有箇頭腦終日說話終日幹事是直收歛不然終日兀坐

絕人逃世外而是箇實理而是包事

康定九傳先生云先生論成都勾衛徒既就道數實托抵成所

進勾士講學從者日衆巡按御史至衙問兵必軍聚持戟徒色

中御史亟遣人謝對曰此君何也何謂爲 十二年春慈寧宮

災元標標言修省有保聖開言路而川板兩澤寬罪宗旗

宮女六事件旨朝士故揚言上怒欲杖殺卿給事元標令其檢

囊所服布袍白纈藥云余筋骨雖病然精神尚可杖五十若

綏騎來即徑去弟毋令老母知之會大學士中時有數請面

論南刑部照磨 初爲吏部時迎母之官過彭澤川人不集風

聲讓縣尉既而悔之曰此亦吾父母國也奈何以尉忘敬心卒

好言謝過不遑云

黃梨洲傳先生云天啓初陞刑部右侍郎轉左都御史建首善

書院與副都御史馮恭定講學羣小憚先生嚴毅恐明年大計

不利覓人兵科朱童蒙言憲臣議開講學之垣閣家恐啓門戶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之漸宜安心本分以東林爲戒工科郭典治言當此干戈倥傯

之際卽體樂聞色性命精微無裨短長先生言先正云本分者

外不加毫末人生聞道始知本分內事不聞道則所謂本分者

未知果是本分當否也天下治亂係于人心人心邪正係于學

術法度風俗刑罰清濁皆進賢退不肖舍明學則其道無由湛湛

湛空焉自乘魚自躍天自高地自下無一物不備亦無一事可

少珠官會館開日如林吳語新聲排耳如雷豈獨藏此學鬱則

古昔漢先王之壇坫耶臣竊冠從諸長者遊一登講堂此心浮

成既謝計偕獨處深山者三年嗣入夜郎元生忠難未嘗閑恣

沉南北樓是田畝又三十餘年賴有此學死生忠難未嘗閑恣

若只以仁等講學惟宜放棄斥逐之日以此澆其邪魂消其

夢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之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

性至命妙理亦親斯道人輕視諸林下臣太淺矣人生原過者自訓諸帖括外別無功課自青紫榮名外別無意趣惡聞學也實繁有徒蓋不知不問道即位極人臣効勞斯常了不本分事生是處死是處死若青山黃鳥發聲不知天與地昭者飄泊何所此臣所以束髮至老不敢退隱自甘者也前二十年東林諸臣有文有行九原已往惟是在青朝貢自岐意見一唱衆和幾付清流憑憑前覆轍不在臣等有言慰留先生自序爲學日年少氣盛時妄從先影中宛然自以爲覺矣不知意氣用事去道何啻霄壤又七年再調刑部雖畧有所人而流于狂語賴文緊郭公來而提解不敢放浪閱三年入計歸山十餘年矣之穆然又十餘年過于調停不無以神識爲家舍視先覺尙遠乎凡明應水落根見始知覺者學之有見也如人在夢既醒覺亦不必言矣學而實有之已亦不必言覺矣先生之學以識心體爲入手以行恕于人倫事物之間與愚夫愚婦同體爲工夫以不起意空空爲極致離達道無所謂大本離和無所謂中故先生于願學亦所不諱求見本體即是佛氏之本來面目也其所謂恕亦非孔門之恕乃佛氏之事事無礙也佛氏之作用是性則離達道無大本之謂矣然先生即離離爲衆說屢數方正之氣而與世推移其一規一矩必合當然之天則而介於有所不可者仍是儒家本色不從佛氏來也

釋鶴者吳先生傳云先生已丑成進士親禮部政謂士君子齋擇馮不可忘做秀才時書壁自警朝會多飯中貴家先生獨稱茶餅不與往也 是左抑御史與同官都南阜鍾龍潭潭是子

會講都城隍廟紳士庶環聽者至廟院不能容或曰登轍墮壇議之國也國家多事宜講者非一端學其已乎先生曰正以國家多事士大夫不知學抱頭鼠竄者踵相接也親上死是之義非講矣明鄭忠介曰馮子以學行其道者也毀譽禍福大夫願與共之十三道奏建首善書院院甫成而人言至矣先生與南阜後先去溫言慰留五請乃報先生自講學而外惟工書法不營產業不畜妾媵不赴宴會不喜飲奕印即亭園西之玩亦弗涉也四方從學至五千餘人

張秋紹博先生云先生九歲時父保定郡丞友于青陽明簡簡人心有仲尼詩命習字且命學其爲人先生即知向往服膺窮勉以思過入太學比歸許敬菴督學關中延入正學書院與藍田王秦關諸學有契登萬曆己丑進士選庶吉士應館謀不規規詞章曰文人何若聖人若做人說二篇惟與徐鏡淵無涉徐匡嶽諸公立會講學 命巡按宣太不拜請告歸與故友蒔茂才輩講學于寶慶寺者疑愚錄六卷起巡鹽長蘆清課革弊行部所至必進諸生講學者訂士篇輒與要人左用他言株累削籍歸道前村寺屬更供帳以候者不處也抵里日事講學者學會約若干條期于求益規過又著士戒以勉諸生者論俗以曉衆人讀者莫不感發未幾以忤仲處一十室足不至闕者客刺無得道親知無得入益精思默證辨疑似析異同因養力學者又九年而體漸復然後出仍會講寶慶號起問業者日益衆富道于寺東築關中書院以居之先生爰開天中閣詠關中四先生詩 是左抑御史與同官都南阜鍾龍潭潭是子講學而慮空言不足以倡率每刻厲開修躬示之謙管簡所知



曰近日學者多侈異說而畧躬行妄欲以身挽之而力未逮自歸山一切時事不敢問兩京精神書來一字不敢答其餘見任諸公非有書來不敢先以書往靜攝荒庄非公事不至但室非赴書院會講不入城市暫併日而食至人交誼而不敢以貧害人也 素衣吳氏著事儒一脈叙前高錢爲東林三先生而獨先生附焉聞者遂以涇陽景遂啓新少墟爲東林四大君子案論道不論地也

先生題善利圖云聖狂分足處善念是吾心若從中間立終爲

賈洪先生 黃梨洲傳先生云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前此恭祝于是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半

上傳改期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辦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鄉具公疏待命關下者二旬先生聲淚俱進遂于大內福清亦封還內降神宗爲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案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至酉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劉賢而盟者也至是焚于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 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參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此爲得儒者之道不從儒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闊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設靜存動察功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于視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嘗者凡數端云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以禮部侍郎署部事諸祀羅漢李李平于文廟千秋贖典一朝得補先生初喜諸佛氏書既而曰儒示破綻不可以袈裟補也遂一意宗儒日以五事自課一緯坐二玩易三文藝四書史五不厭陪池曉乃一切屏去爲求之尺躬一路歸于知止因以止躬顏其齋

吳觀華先生

先生一班旅云陽明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宜脩乎端也否則曰有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格物知善無惡是致知

于景素先生

高景道序先生願學齋刻記云于景素先生能以言事諸官歸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主

杜門讀書津梁也其言曰士君子極節大難非有禮義難持之人心甚危沒溺貴決而不自覺故其讀書取足以治心砥行自諸經諸儒諸史外一切弗好曰勿以吸吾意 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潛安吉別則一起浙便投跡歸就邑西郊建志知室築八卦亭偕士友講肄其中而時過荆溪至錫山與於東林講席其論學一軌若未諸新說與舊和蓋者塞耳不欲聞書曰學在不事空言無求頓悟惟下學上達躬行君子是儒門真傳其訓子曰上君子能於羣議衆試時立得腳定纔見堅貞能於卑官厚祿時回得頭早纔見知幾能於主少國疑時看得命輕纔見節概能於從容談笑時解得意難纔見才識能于淡泊寂冷時無欲想心機見志遠能於風波震撼時無驚恐心纔見器度汝曹識之

丁慎所先生

先生以萬曆己卯開學涇陽時甫弱冠故撰涇陽祭文有萬曆先生之門三十有二年生我者父母知我成我者先生等語先生萬曆丙戌成進士涇陽與書云開南宮之報甚慰近來士風茅靡云論患得患失如邵夫之爲也者卽如應對唯諾問以方之諸生之體大德矣始而以爲不得不然既而以爲當變久而不覺與之俱化進身之始不得不爲賢者勵破耳先生赴東林講會既別涇陽與書云東林之會風色蒸蒸座上發貧賤富貴一則尤令聽者踈起足下之功于是手大矣試播諸副墨傳爲其實不亦善乎願之

忠惠撰丁長孺高序云先生爲涇陽先生高第先生惡世之人以理學名節市富貴利達聞不若晝夜乞食者猶不與理學名節也乃真真目持師死而不倍者惟長孺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華燕超先生

東林諸賢言行錄云先生嘗謂今之學者稍着科第官爵一念便落利字將究竟無所不至蓋此念卽患得患失之根此根不除而一生功力左旋右轉總成無若無父種子其言痛切如此先生之學務勉然不妄希自然常謂人知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而不知心不妄動易身不妄動難也人知靜坐之以心簡身而不知靜坐之以身簡心也人知一暴十寒而不知焦芽腐種之不受暴也皆先生獨得之語繼先所未發景逸先生謂先生純然若赤子還然若處子至辨義而趨毅然若勇夫猛士千萬人而不憚人所信賴而發之者先生深愧之人士所眩服而遠之者先生深嗜之入嘲先生以爲迂以爲腐而不知先生

所圖維皆千秋之事也君子以爲確論

劉念臺先生

湯潛庵序載山文集云先生生文成之鄉而與忠憲端文遊其學以慎獨爲宗于天理氣靜在動參解之不服其詳而終以靜存爲要擇取中庸以復先儒之舊平生于寂突疑一中發其聖明智慮通籍四十年敵難穿楊蕭然布素其立朝也求養經難進易退自曹卽以至總憲前後章數十上大約志在振綱紀綱教學廉節重仁義而薄刑名更欲申明祖制寺人不得與兵預政廷杖諸獄悉當罷罷人見爲迂闊而不收貶逐以從時宜與執政相齟齬而不以怨容對阿世橫獨之學以之自修者如是之以之告君者如是之以之勉衆友誨門弟子者亦如是道際開草拜碑家廟絕粒空山其從容堅定視生死猶日用飲食也觀其語門人曰留中渾無一事浩然與天地同流蓋通微達性之學至是始得所歸宿焉極天經扶人紀固吾儒中庸之道非老佛之幻視君親與鄉鄰爲學依違附和者所可假借吾願學者捐成心去故智法先生爲學之誠而得其用心之所存由是上溯濂洛關閩以達于孔子則姚江梁溪皆可融會貫通而無疑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劉子全書云丙寅以後先生立意養晦屏居韓山草堂大抵平日靜坐半日讀書久之勿怠勿助頗見浩然天地氣象平日暇審功夫一旦水釋明然曰三十年獨外走今日始知道不達人揮日初序劉子節要云先生學先存退唯空文而務實踐樂以直儒自命矣後講于高忠憲馮卓定兩先生益研聖學之要鍵逆奄難作動忍之餘一日豁然卓見不惑自此先生豈以慎

獨爲功久之動靜語默皆與獨位不相畔援敬立而誠盡誠位而天通而先生之學進于知天矣

劉子節要云明年正月請旌良鄉教官安上達之旌節明道學稱成于大國固極言東林諸君子其畧曰萬曆之季先臣有願焉成高舉記者即宋儒楊時遺址講紫陽之學而世進以求林名意成既而卒舉龍曉年一出卒達達奄之禍以死陛下正位已蒙百表遺忠而近時言者猶指一二異已者推入舉龍之黨以爲世詬厲故舉龍當口以道自重未嘗輕進一人惟躬修力踐發明君父大倫以衛世道而獨不便於小人指爲黨魁必殺之而後快更誰爲之黨者試問今天下亦有開首善之堂講明聖學如駕從吾者乎亦有處統均之席扶植善類如越南星者乎亦有紀綱是司則君側之奸如楊繼者乎亦有昌言封駁以激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一

三

清自任如魏大中者乎則人才至今日而盡矣非徒無理學并其假理學而盡非徒無事功并其假事功而盡非徒無忠義氣節并其假忠義氣節而盡朝處一人焉生之曰竟棄去一人焉生之曰竟猶以爲未足待設爲四面之羅使天下之人不出于假理學則出於假事功不出于假忠義則出於假氣節人主又安得有用賢之路乎嗟乎居今之世而欲避假之名勢必出于至誠爲惡而後已足事天下之人禍仁義也舉龍之學陛下蒙賜表章請弗更以其地里名號設旂于天下使後之爲舉龍者不至覲左足而不敢前則世道幸甚

姜節先生

先生由泉州府入覲例得薦舉人材所薦延陵六人則錢一本于孔兼劉元珍高攀龍薛敷教陳敬中也疏畧云錢一本理學

發風憲之貪污而官邪有儆隨自掃徑讀易見義文孔子之心卷摘權貴之倖賈而場弊是有功場屋又有功序矣劉元珍憂國奉公憤計典之壞而以危言警相國之疵奸忠肝義膽不與日月爭光耶高攀龍崇正闢邪析支離之說而以會講鼓同志之興起月將日就不已酒漿純粹耶水玉貞操非他人必辭敷教何也一介不苟取與也廉頑立懦所關世道遠矣救水木救非他人必陳敬中何也以善養不以祿養也守身事親于陳博士見之矣延陵爲臣生長之地人才甲天下而臣所舉僅此茲亦舉爾所知之意

曾平陽先生

先生專功理學闡明人道一日見高忠憲公依庸室取道不違

東林書院志

卷之十二

三

人之義乃作人模樣一書自人之大體小體以及同體異體約數十條允堪做法湖廣提學葉旌公奉爲矜式時錄省郡新生傳示闕文則日各向先生家求人模樣書一本以遵古乞言之禮又重鵝板于東林書院中傳布來學

周懷魯先生

錢礎日傳先生云先生立朝疏言甚多其疏稿多屬願涇陽高拱遠兩先生鑒定詳見端文公集及高子遠書

嚴陽宜諸先生

高子遺書記畧云公以萬曆辛丑守常郡故事新守到任五歲餉供帳所值千金公至盡撤還之自製布帷足簪泔如也日費錢不滿百文積公用千金復龍城書院故址爲先賢祠祀二鄉

邦賢自延陵季子以下六十九人考其行事人者爲傳領袖士庶使知仰止每以春秋集五色神矜于詞制亦百傳是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至常州知府會樓見之淚潸然下先生所歸也繁室焉顏曰夕可杜門體道于中使友人問夕可之說

先生自序高橋別語云乙丑被逮以午日抵錫山厥明景露先生履端于高橋之游中以謗言謫臺臺次其畧用比草經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至常州知府會樓見之淚潸然下先生

顏色不變曰死于王事男兒常事何必爾爾樓有傳金百金先生堅却不受曰譬如嫠婦孀居數十年垂死日偶動一念便屬失節

楊大洪先生

涇臯藏稿常熟修學記畧云琴川楊侯之爲令也持已以廉教民以慈法士以誠懲暴以法不愧古之循良一口詣學目擊義奔退而捐俸金散饗金修專經開闢復祀典創置學田庠人士詣余屬予爲記予惟世之爲令者上之清筭庫勤聽斷規規書期會之間以見能下之盛尉傳都篋篋務稱貴人意以博一時之譽其于民之疾痛痼瘳猶然不暇問而又有于教化之事哉乃俟夜夜汲汲顧不在彼而在此耶是必其卓越之隱有以超出流俗之表又必其一庄精神周流灌注有以迫望人焉

人而爲一體通千百世之上下而爲一息始有此作用耳侯尤

是乎過人遠矣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令常熟時東林大典每遇講會必至無錫與顧憲成高攀龍諸君子探性理之要論治道之原或數日與邑之士子相勉勵講道論德無虛日每問民疾苦徒行阡陌問以是徧知閭里利病

周翠洲先生

殷蘇臣撰年譜云公號參洲蓋痛祿養之不逮志養我之永感也故題其書屋曰夢養而綴一聯曰咬菜留先澤焚香問自心弱冠補弟子員贈公家酷貧公藉館教養口吾嘗今日爲諸生束脩外卽無可取設他日爲宰官俸資外卽無可取 贈公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一開口而笑也偶偕予訪友館中其家出歌舞酒酒米三行忽念二尊人涕泗交下握予手促同歸得顧州司李便道還宗

予兄弟從德升盧王侯之許關其客有感訊之則曰遺思二人在舟中痛哭一場耳已聞兩尊人極痛拜不能起悲感行路時東林諸名公布列當途公皆與之膠漆予嘗訊公兄後進何隸述入東林公曰曩吾司李福州其人之與吾同調者皆東林一脈蓋臭味所投自有不謀之合豈眞捐指焉若建鼓而來于子以互相標榜乎哉 縱騎至時夫人諸孤皆相繼問絕公徐令喚醒正色諭之徑入書齋親知成憤旋泣下公意色愈聞日間爲僧者小雲棲三字命小奚攜盤盂寢寓焉  
述徐集載先生與文湛持書云朔日已渡江回首聞閣不勝然日來得素患難學問朝夕與虎狼爲伍亦覺無人不傳得

繆西溪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2.

議移登堂。二辛壬之際，廬山家居，見官府可異事，不勝憤慨。輒推棠老曰：「吾以請誅此奴，以報父讐，豈外之托少子乎？其執實獄老母，以行其矢志也。」奴不昂爲，江西事然疏之上也。相輔贊贊典之，而示幾微者，我表答非可草草。大弊內者，只爭片暖耳。一不中而國事隨之，況今日內無承外，無文義可親，幸乎柳城默然。又三月，過廬山，方法慧心疑之，疏上而道，知有今日也。昔天也。時號生入檻。書云：「讀勝勝舟，消然涕不禁面也。」事極哀，始悟風操深。一死無餘事。三朝未報心，尚枝應北指。南我貧園陰。又與高景遠，先書文。云：「知有今日矣。」與李靜庵，滂同遊地下。亦復何憾。聖翁志在，是不有弟子孫之幸也。弟過，不過一死，然平日學問，尙多欠缺。翁又有緊要語，爲弟歸去，藏遺者乎。所諒切示之。至堂至堂。

王軒錄先生

錢德曰先生云陽院廬山楊公以作瑤城達先生遺書獄中謂大丈夫獨行其志但要拿得定做得到利害禍福可置弗問也。上內閣魏公瑞海書云泰素情形台臺所必聞也河北又陷吾鄉有剝床以膚之勢奈何台臺高見然處當可奇策出情常測識之外者區區愚見不能抉難定宜矧難未卜台臺何定之出也讀是書公已早辦一死矣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无

淵源在是吾今而後知所宗矣故其文學也以致知格物爲爲聖  
王堯舜禹先生云方公爲舉子得文成傳習錄錄之歎曰聖學  
要在是誠爲歸宿而不知知仁守志格致禮學也惜級以登黃龍問  
澤達自得爲功夫而獨推尊文成謂之道傳由文成而湖米陸  
諸儒由諸儒而溯孔孟原流派別洞若指掌然後知公之歿期  
以不愧所學者不負吾父孔子所謂成仁孟子所謂舍生取  
義也

魏叔子傳先生云姚江王文成公以道學立事功爲三百年一  
人溯北宋以求儒者之趾又百數十年而崑山草廬真公起其  
學以姚江爲宗向紫陽之實蹟是以所履高明而學者不至于  
沉蕩而無簡 公七歲讀大學便立志學爲聖賢 公生平  
篤篤陳龍正山西將陷公家勿文未聘陳在京師走書臨公曰

盡知公必死欲得忠臣女為孫婦公許之而龍正亦于乙酉夏不食八日死

黃石齋先生

陳定九傳先生云先生在翰林時翰林多雍容養望乃作矯輮警惰文以諷之同列皆欽重焉

黃梨洲傳先生云先生補編修卽以終養歸鄉丁內艱負土築墓終夜吟

錢曉日傳先生云先生以抗節死于金陵之寓橋有中書額雍蔡繼襄從死未死前聞一室中絕粒不食有求其筆者輒書孝經一兩章予之人甚珍之

先生在獄中發願手書孝經一千卷每日止寫一卷出以售人定價二兩人爭欲得之衆受價止從中取用七八分爲一日供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學

給餘盡散與獄內無食諸四方爲未及六百皇上知而放出

文淵持先生

汪堯峯傳先生云先生弱冠登賢書居母喪哀毀廬墓竹鳩三年未嘗見齒有眞孝廉之目

金得巷先生

先生答陳幾亭書云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遂次兵荒所在見告兩地懸懸此心殊欠寧帖又未墜項肩之務弟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醒提撕在紛擾中不取忘改過遷善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口悟千聖之學咸本修身修身之學只在慎獨千變萬化無不始於此此亦是學問常談而弟却覺先向來未見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恨之鈍也意欲從此加功

日積月累將來可望有的實見處明服導師尙何以爲之難免也

孫菴門傳先生云

劉宗周爲少司空嘗就公論學與陳龍正史可法朱之馮道德經濟互相勸勉公貧約自甘所居不蔽風日中外有以起廢言者公絕不問誦讀之外輒靜坐每誦人曰人苦不學學則未有不日進者性至孝父病衣不解帶者數月

已父卒于丹陽號泣奔喪僅存皮骨卽葬于武進祖塋又云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予蓋在指者中行之神骨

未有不任不削而得成爲中行者也節義者理學之淵骨未有不忘不孝而得成爲理學者也但理學不以一節成名而時至

事起則一節亦足以見全體余初于甲戌識公公被放里居時也公每事思退普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而者問戶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一

學

二年讀書窮理甫起官卽以致命遂志人遂以爲節士不知理學忠節未始有二不窮理而甘蹈白刃者有之未有能窮理而

不能致命遂志者也

馬素修先生

黃家舒傳先生云宣諭諸王行萬里歷二十藩府啓辭賜金三千餘以風廟有位黃中綵林帽首腰刀出沒輪蹄間從者驚顧

無人色公爲言天子聖明開論禍福往往羅拜去已卽出典江右開學傳先生計一勝幾絕哀毀皆立髮髮顚白服除奉

編人交津下交順謂此行乞差不得當謙思親病若眞情入官承賦遂初至都冠冕輔遂不敢以私請申中聞經望閣再拜

復前向道拜夫人曰兒從此不得再侍高堂矣因泣下未半

二孺人與諸僕哭失聲公止曰無亂人意白登賢書至

字四知或如諸生時列詞林十餘年囊無贏財丐菜不滿須助餉輸銅鈔帶質林應之家房角中梯衣繩床竹架室不置那幾宣不聞絲竹歌舞聞關子孫不知紫綬綬爲何物嚴佩之傳先生云先生分較禮閣復典江西鄉試所鑒拔肯實世知名士或以金帛贊見輒峻拒曰進身之初安得以貨德爲禮願他日作第一派人則受貲多矣

吳震舟先生

陳定九傳先生云一時名彥如繆昌期馬世奇輩相得甚歡而李應升則從先生學者也迨應昇請選先生賦水竹居詩送之其詞曰有水有水亦云其清不四挽濁不陸夾行靜則照物動則資生之子之遠爾心是旌有竹有竹亦云其青于青王幹吳風金聲中以虛實師以方名之子之遠爾德是成有若右亦云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聖

其珍寵路不入錢舉不聞謠焉虛止超然寡倫之子之遠爾德維貞後應昇被逮抵鄰寓先生家乃與識論今昔又以讀易種本際之日毋亂方寸既以貢試入都門黃道周負重望在詞林一見喜曰吾雅慕李仲遠恨不得見今見復舟如見仲遠矣和與譚論竟日而別

呂高培云先大父言吳儀部遊東林時年甚少端文忠憲兩先生盛相引重而孫少辛相潭公讀其文以其甥女劉氏妻之亦具眼也哉至吳氏之門多節義先死瑞禱者爲江陰李侍御仲達同死海外者爲浙東錢員外希聲未仕而守死善道者爲君錫顧孝廉所止固不愧一脈也

先生初字峻伯伯手一扇請景逸先生教言先生爲書峻伯伯云今之讀書者未有志于求道者也以爲非是不得工文詞取

升第而致富貴人生貪賤成敗靡所樂則生不如死彼不可已也至于道得之不見其得失之不見其失凡世之讀書賢者解有求爲聖賢者行往以此固未嘗思百年有盡之身一旦而盡無論天下之物無一非吾所有即吾之形軀且如朽株塊壤與吾共與而吾之所以爲吾者何物乎不知吾之所以爲吾適所謂道也夫道非一日可獲而取也以聖人之資十五志之至七十始獲焉故種植不時耕耨無法至于日至之時無獲矣然則將舍吾今日所事者求之與曰非也無之非道如其道則道矣非其道則俗矣道與俗之相去如天淵而問不容髮然則何擇不爲曰不知也若知之當見其甚于水火飲食雖欲已焉得而已之

陳幾亭先生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聖

孫蘿門傳先生云先生從同邑吳志達遊遂及梁溪高忠憲之門好研經濟已而覺無所不及求諸身心曰學在是矣再過梁溪見得著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愛人庚午元旦聞鷄鳴胸中豁然無一事自是怡生之旨嘗曰念念愛人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又云予初識幾亭于魏廟園坐上衆指爲一時名士登第後人稱其學術甚正不落旁門後讀其集大段以萬物一體爲宗旨其言曰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則必旁通乎古今事物之變曹允大亦云先儒好學莫不以爲己立則至於專學人物爲己專學愛人爲己幾亭有心得焉張秋紹傳先生云先生少師事梁溪高忠憲先生後與同里魏忠節大中同學天啓辛酉舉京闈第三人乙丑當薦作忠節首被逮送之至錫山因謁忠憲證學者累日時喧嘩日張有疑其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計

成肇者先生科其必敗作大疑解以破之及崇禎收元天下想  
望太平獨微窺上意將焚外廷而向內臣憂之者定本貌言  
皆驗 嘗散家產于石以賑鄉人設莊田五頃以資族眾及微  
行同善會于邑中 已卯十月彗星見求言或問當言何  
事答曰言事止論一事不若格心疏竊曰語曰事天以實不以  
文臣請曰事天以恒不以吝勿謂實皇上今日求言恤刑之誠  
是也何謂恒願皇上歲歲勿忘此求言恤刑之誠是也疏上閣  
票該部知道而御筆于事天以恒不以吝及後設歲歲存之等  
語連加殊園楷筆批票曰此疏宜褒嘉改票 立冬日大雪  
兩屯上請正郊期疏謂先王以至日閉關而後出以至日郊天  
于禮殊辰孔子對魯定公曰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  
辛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為冬至之月明矣冬至月者則為  
冬至之日云日至者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疏四上卒格  
不行 開闢逆夜遠隔為詞佩表帶問云南其靜聽常依主北  
闕開居也致身甲申正月調南京國子監丞三月抵家懷想南  
皇求超致仕五月初聞國變驚悸絕遂得疾乙酉六月聞南  
都潰城聞劉念臺先生鉤節狀遂絕粒而卒 自忠憲忠肅三  
後與金樞部鉉劉官允理順墓中丞德德為學問友俱先後殉  
國解能盡義 嘗銘于座曰人前屋漏日裏雞鳴得於陸處體  
驗者至矣

李鳳超先生  
年譜云先生初授謬親于貴甸同學來問故先生曰吾每讀  
一字必熟思其點畫如一大字何以一畫加撇捺而成大思而  
不得下讀讀不去矣 觀都察院政取則聽講于首善書院時  
南學少墟上講而忠憲以縣寺分預一席燕超公偕先生往愛  
敬每會輒洗心靜慮馮先生有言身不妄動易心不妄動難先  
生當下自醒曰心不妄動不易身不妄動尤難蓋真實體驗  
也 八月乞假歸有以道策持千金乞居開要津者先生自矢  
進身伊始必打破義利一關立定脚跟方可望向上 一論急揮  
之曰毋若我既遣去謫巷在坐笑謂先生曰情不得理似亦無  
害先生曰若說人情便非天理天理不容毫髮 數年以來心  
師忠憲向未執贊因謂謫巷張于高先生私淑已久然不得其  
門而入所見終未親切幸翁介紹而北面先生說卷引謂忠憲  
忠憲授以至靜之學謂聖學入門無端靜坐靜坐非冥然寂守  
正是熒然根極 一日從步講忠憲揖別門外遇新貴乘軒過  
摘破先生衣露肘先生神色不變舉止自若忠憲私喜曰此  
天成道器也非心體潔淨那能若是 時副院楊忠烈公建疏  
論魏忠賢二十四大罪被重譴都憲左魏諸君子不安其位聞  
臣魏廣徵等乘間傾陷正類忠憲尤華奸所忌坐以黨寇先生  
義形于色有奮志除奸意忠憲曰吾子好爵此身待用不必盡  
入其網乃止 琉璃黑聖差額發布金歲十六萬先生僅一小  
冊出入自詎不假手吏胥遂科如式給量以時經費咸省代償  
前官之逋七千有奇復餘三萬金或勸以餘數入告當得不次  
擢先生曰若入告上或迫摘前任之多費或減額而累錢任以



不支耳可以今日之偶羸定前後之浮縉乎乃以美金給修城上黨塚及城外運備餘悉封貯司署先生官兵部時擬上崇祀並備議云帝王之致治本于道人心之事君本于學學術之邪正關係治亂甚大特懇聖明登祀真儒以明正學以醒人心事臣聞天下治亂始於人心人心邪正由于學術學者天地之心生人之命人心之所以不死綱常之所以不墜忠臣義士之幾所以常昭揚于宇宙而不為亂臣賊子所磨滅者皆此學以維之爾三代以前人君學道以出治三代以後人臣學道以事君自孔孟開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以開來學遂尊為萬世帝王之師孔孟而後明有宋之周程張朱為世大儒歷代崇祀而我朝古哲端薛瑄明居仁陳獻章王守仁茲數儒者皆孔孟遺教也今則臣師攸左都御史高攀龍為臣師之學遠宗孔孟近法程朱其大旨以復性為宗以知本為要以立志為基以敬讓為持為功以天人一貫為至居家盡孝所昭明者千古之學術立朝竭忠所挺持者千古之綱維至其一段愛君愛國之誠痛痒不忘終始無間皆其生平學問得力天下所共仰也觀其間述之曰蓋沐浴告天告君告祖宗從容詳審無暑不辭遺表數言義盡仁至迄今凜凜有生氣也人知其首勸奸慝聖呈秀獨病幾先見以為功在社稷而不知其四十年講求于孔孟程朱之學實踐于綱常名義之大成仁取義至死不二此等學術實賴聖祖神宗培養以至于茲方之本朝崇祀諸儒如薛瑄輩可謂後先輝映而世道人心匡扶不小往時論者多以學為諱甚至以東林為畔乃逆璫魏忠賢竊權專政以向來之攻東林者胥入下冊功頌德而後先死義若楊漣魏大中周實

昌李應昇左光斗等昌期諸臣皆臣師平日相與切磋砥礪共肩此學者也由此觀之東林何負于朝廷而誦學之功頗可概見茲講學一事似迂而無當實至切而不吝已自天子至庶人無一不成于學自修身至平天下無一事不根于學皇上以光祿之資樂堯舜之道工堯舜堯無不喜納典謨經傳無不博覽而所日夕永就者則又不在詩書政令之末而在幽獨隱微之地一則曰清心寡欲一則曰虛中無我即此兩言而臣有以規皇上之深于學也斯用人行政之本也雖然欲歲易明已見難化戒懼稍弛未必無竊發之貴聰明意用或反為偏蔽之端雖康公之未清或以混淆為公普上下之情微貽或以猜疑為精明康公二字殆難乎其言之而臣竊仰見皇上之心方兢兢焉日進而無疆也且皇皇焉若有求而弗得也嗟嗟使臣師而而在今日知必為皇上啓心沃心以孔孟之學而佐唐虞之治當無難者而惜乎其不遇也臣竊歎學問如臣師品識如臣師忠貞雖露其一端而經綸未顯其大用徒令為成仁之達此而不能為應運之畢茲此臣之所深痛也而亦海內人心之所共痛頃者衆恩優恤備至且特褒以孤忠遂學東師正於天降煌煌若揭日月臣師之身雖死而臣師之道亦幸不泯矣乃臣更比例薛瑄等以從祀諸君編謂國朝文明宏盛而理學一脈先臣曹端首開其始臣師攀龍則集其成宜與薛瑄諸臣並祀孔子廟廷使天下曉然知正學之所在以破除功利激發衆善其有補于風教有光于聖治豈其微哉至東林及各處書院亦宜並行修復蓋書院之來舊矣向毀于權相今毀于逆璫既已毀之為非自當以復之為是若不復于聖明之世恐留為千載

道讓如必曰學宮自是以講道明倫試問今之學宮果何如也  
模不模範不範所講者何道所明者何倫而謂書院無功于學  
宮乎而謂有學宮者無可無書院乎功利之習中于人心舉天下  
不知有聖人之學天下不知有聖人之學則聚于學宮者祇  
區區章句之習以之梯榮階進則可以之輔君治世則毫無補  
也于是先覺者出焉建書院相與講習而倡明之而世道人心  
幸以興隆則書院之設與學宮正相表裏以贊襄聖化何可  
一日備廢也伏乞皇上敕下廷臣會議如果臣言不謬衆論會  
同即將翠龍從祀孔廟并將東林書院及時修葺役役來後聖  
相與講習其中無負聖明之作養以無替先儒之準繩則學  
術可明人心可正教化可興大平可臻此皇上中興第一根本  
之要計也風厲世俗昭垂謨烈施美唐虞端在此舉伏望皇上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哭

出走靡不股栗而先生無極色既奉旨德勝門差可觀須實梁  
倉手領賀而先生無喜色 茲姓某與荆溪相親故遊于都司  
深謂曰汝家員外倘得趁司吾力易耳族某因來謁署門皆可  
羅陳地某一睦此吾習中常膳豐則一膳肉經月不市因微笑  
曰廷來當市牛肋復指几上羣書謂余肅清諸務晨夕對此較  
家居時學力頗進詰所至知由荆溪飯頃告以京師今嚴射影  
生齒貧富有命不宜離親遠出矣有所冀狂某稽顙越月而荆  
溪所囑竟不敢違分俸六金道歸 先生上直陳三大可憐  
因大可憂疏有兩僕隨京邸歸述先生草疏時乘燭獨坐披疏  
對勘中有一字不著落者即抹去以根據實之始奏上預知聖  
明必責令回語因即草第二疏而溫開辨疏進隨復草第三疏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哭

疏次第上呼兩僕曰天威莫測廷杖受刑是意中事治棺十二  
金足矣棺停錫山勿令太太風聞俟太太百年後扶我柩送墓  
過方掩予骨于塚上汝歸語小主不可有違先生曰小臣指斥  
閣部自分無生理而忠義所繫披肝瀝血有之死靡悔者孰敢  
離銜之卒當望恩寬宥焉 先生課子要令知敬憚飭行止嚴  
繩墨躬行以半不嚴而威者曰教子只宜盡心不宜着相未子  
云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必欲其如何則非也 太宜人  
年七十有七忽患心痛痛甚則一息若斷先生號稱前以氣腫  
之謂其呼吸漸乃來復恒臥床下伺卧起廿夜不交睫旦未辨  
色輒露禱于天所以身代如是者三閱月一夕太宜人語先生  
曰吾夢過危橋汝負我行遂得過太宜人果瘳 妹婦疾實不  
能療先生素精岐黃書診脈定方解所佩銀帶銷數金付藥而

疾以瘳里中有危症雖下賤得清按脈處方投劑多効 日借  
認養先生元坐一室或收視返聽靜對竟日或送難析疑重  
不倦時進諸子講學書義李季衣襟精神素弱謝當以平日  
讀書半日靜坐循循不已交資互益工夫緊則筋骸自束精神  
漸壯養心養身莫要于此 甲申五月哀詔至入邑哭盡不進  
膳解帶者五晝夜 先生有志感詩三首其一云細思古則企  
賢棄海上孤臣嘔雪毛眼底于戈方截路靜中消息不容毫髮  
無一事陰遊借愁有多端枕自高生色千秋青史在白餘誰數  
却勞勞 又有與仲兄訣別詩云振衣于初碧雲端妖壽由來  
不試看日月先華又旦春秋遠草歲方來每爭已髮留詩禮  
肯逐波流何處應盡只今期便盡不舉回首問長安 臨離  
謂謙曰心印大虛之心太虛中何曾有刀鋸斧鉞清其刀鋸斧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三

鉞不得加焉之心亦安往不得哉  
張光家云光家夙聞華夫子得高子之傳丁亥正月十五日偕  
弟先庭過焉湖奉家伯父書請執弟子禮夫子謙讓久之止齊  
受四揖仰見夫子肩背竦直目不旁瞬我冠修髮袍袖森然卓  
偉人也坐定首問靜坐之法夫子曰以定心氣耳勿思致馳  
閑目則游思易生只須垂簾爲是次問爲學之方曰高子遺書  
盡之矣問經學曰大易是聖人之體春秋是聖人之用近時易  
解惟官見說得親切因論賁事曰逆衆之定朝廷氣爲失着既  
知其理即當謙而不放矣放而不謙又存其衆則固法未伸徒  
以毒小人之心和而後日之衆甚無謂也留飯用五簋說傍說  
行情甚和洽時方半日程章節錄春秋義多主公羊說傍說  
告歸夫子曰遺書曾見二快即當簡出爲贈明晨將發則二書

已送至舟中矣其乘子引掖後進如此  
黃真潛先生  
黃家舒南忠記詠有詩云窮巷蕭然奉母身酒闌燈地倍離  
違傳采石騎鯨語猶記文忠將恨人公爲諸生食貧甘旨不繼  
酒後言及母氏輒流涕鳴邑最爲馬文忠所器重離難告人吾  
不死恐負馬老師遂自沉  
胡慎三年請云先生殉節金陵隨楓故里家貧無以爲養至順

東林書院志

卷三十一

三

治辛卯戚友飲資公于法孝等始充堯孔山之陽胡慎三爲賦  
輒詩三章其一云忠孝實間不兩酬求忠于孝是公優情孝少  
祀賜賜絕身托騎箕正氣留說義文章真不愧成仁本分總何  
憂淵源預造兒名孝代養能溫風母久殉社敢露將母過君面  
光平生悲臨此歸藏致身寧論得君久殉社敢露將母過君面  
滿應鼓室淚盡五月洞庭霜見明池上誰攜手道有南朝李  
待郎其三云誰云慷慨易如麻觸念難辭國爾來風許笑靈顯  
止水非閒心事怨懷沙山河慘結波間絮身世銷亡雨後花應  
有泰淮堤上月千秋照徹壁無瑕  
鄉經餘先生  
先生自紀學問一則云余自二十八歲時得交清文成二先生  
書符與尚友之志至辛丑年于龍山開望陽景遂請先生講

更覺有動申辰諸老先生開東林書院時偕家季任以館在歷山不能恒嗣後啓新先生講易吳氏五經會皆開一典焉癸丑以後設教宮中課文講書之外有隙日即邀東林則時時領諸先生之教一日談及靜生子曰調息亦頗有益先生曰不屑也于聞之翌然爾時不敢問而先生亦不指示心訣也又一日問先生操存之方先生曰平日何如用功子曰平日好者善者看書心有所寄否則便不免昏散矣先生曰此處正好用功子因舉在川之嘆以問先生曰這箇不合晝夜他本來如是不是着宵察念頭用功去不舍也意言高廷子時徒若有會然未盡領也退而從先儒操存諸法參之亦畧有人然當時自專功于舉業且館課亦多不能盡情擺脫晝下一段若功作輟半之閒有所見轉盼而迷自知于箇中全未有得時也悔恨自丁卯以來謝去青衿累心之物已去十之七八取景逸先生諸說細尋門路則于先生所詮觀未發謂一觀而用發矣一語大有入頭從來亦曾下觀未發功夫然謂觀其本體耳不知這觀即是本體此纔得程門主靜心訣若不觀此心尚蕩蕩蕩也于上教二字則禮記九容畧好九容條件停當便是身心內外一齊收故合此則無主敬之法此處畧有把握則終日研求經義亦是截站本體之助看書與靜坐不分爲兩截矣在無事時他念不生覺非復向者往來憧憧之體而臨事時因而應之縱有猝發之威主張自在不至大錯景逸先生云當下無邪渾然是誠不須另覓誠此說尤景時時見之而將未能一片妄取自足也抑程子有云有逆道之言有見理之言逆道之言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未見理之言只是參訂得極透于實踐間隔于自該

學以來聖賢義理無所不研窮當會講時言心言性言敬言求發非不體認而靜中默念還是口耳通山先生云學者但求虛信惡怨不爲非義之事古今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不可爲聞道道之未開與不學全然則學必開道纔不虛生一世非徒口耳之謂也敢不勉哉

鄒忠餘輯先生言行錄云公初受業于開道葉師下帷橫林師一見器之忘其新婦甚而始還已而處世舉目機械純以誠心應之嘗云任汝覆雨翻雲我只爾爾人亦漸爲所化 辛丑學期相赴端文忠憲兩先生龍山會兩先生一見悉之無殊橫林見葉師時

錢曉日傳先生云先生從涇陽顧公得讀書法從景逸高公得養生法復與葉開道薛玄臺諸公參論弗輟而學始成

張泰巖先生

先生久與東林講會爲高景逸吳素禾諸先生推重天啓乙丑景逸有小札貽先生云楊左魏之不免也的矣即弟輩後亦不放過此不足爲異天下事要稊稊衆漢據者正在此一本好戲文文試憑几觀之手札如此可見兩先生心腸間有契合處

施麟如先生

子瑞曾述先生云少就塾即端坐朗誦若成人塾師驚異年十二罷回蘇家人呼號奔走先大夫獨入書舍收書籍數册就座下讀不輟親知問候者未奇之官樞曹時悉來至公一介不荷嘗曰古人兩袖清風吾且渾身是債及官藩意水樂園失楚則有清徽寒潭之實錄聞則有只守三錢之民謠蓋衙門舊例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主

妻妾衣服飲食器用玩好皆所以求承此身也。至日不敢受親耳不敢受聽手足不敢受侍行。環環焉如對帝天如臨師保。則皆所以奉承此心者。奉承心至則不言。寧而美不多。面歡不膏梁而腴不文。摘而華不彘。金玉不諸高子。追書幾虛度一生何如耳。先生尤心服眾。溪樊曰。不諸高子。追書幾虛度一生。即宅後。隨地構樓三楹。曰順積。五公山人題其室曰行寸。設忠憲神主其上。每朔望。展拜報德祠。畢即登拜忠憲。垂簾靜坐。進其復。七規諸功課行之。先是。嚴立課程。黏白紙壁上。每日所讀何書。所接何人所言。何言所行何事。必一一實書紙上。八夜詳視。覺心下過不去者。用墨圈志之。以自戒。每臨卧必自問曰。刁包汝今年望六矣。德加進乎。業加修乎。今日書是。如何。語是。如何。說事是。如何。應心是。如何。求遠端靜考。一端度差或不精。

實詰朝即歸。員惠忠憲兩主前和罪自新。平生未嘗作一粧語。作一媚態。人有過正色諒之。不少譴。若恒木調。似不能言。及事至。當言或利害。關桑梓者。則議論風生。上下傾聽。故州有大事。不能決者。亦必待其一言為斷。流寇之擾兵臨城下。毀家糾眾千餘人。皆同固守。人皆感泣力戰。城得不破。時有二瑞。瑞張諸所設。施多不近情。每起而沮抑之。有偵役田青所者。馳報張呈。瑞處律以振威。軍心將行。臬示動色力爭。至脫懷屬。日必欲殺無知。平請先殺刁包。二瑞氣索乃止。州每行。二瑞直據上坐。無不人人希。望有疑。唯請惟謹。而目不一視。不交一語。二瑞睥睨謂若使居官亦楊左。擢耳故眾方押語。進上則一座寂然。其剛直起人畏憚如此。嘗值敵退。泥民載道。于西關設屋數區貯之。有疾。病刀傷者。給以醫藥。後近千人有出。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主

左難婦七十餘人。不能歸。命老成家人六人往送之。方啓行。八拜以重其托。家人皆感激泣誓。歷六府無一婦不得所者。山左人。像足尸祝之。居恒與北平趙谷孫永澤。蔚州蕭奇。魏來樞。韓為神。交各以所得。還相質。正。有疑義。必往復辨。論不有雷同。先生將革。瞑目端坐。二子再潸。再浴及姪。再難。侍側。聞後事。曰。諸所藏板。宜守也。問以田產。數百不答。徐曰。覺得百中無一事。

釋亭張先家傳先生云。先生為人。剛方。厚重。見理明。決。竊無滯。不克假于已。不苟同于人。其學原本六經。尤精于易。春秋。論諸儒。皆有以洞其本末。衡量謹嚴。錙銖不爽。折衷高子。以定其指歸。寓書東林。與高子之弟子。葉漢先生。往來問答者。垂數年。而先生之于葉漢。不啻親炙矣。

易黃之日。賜子再謙曰。我于忠憲受同極恩。生不得親炙。死當配食。我死可設主。侍忠憲。主傍不必另施也。

高樂庵先生

汪啓表傳先生云。居父母喪。築石屋山間。用菰蘆。烹之意。凡其耐祥。碑稿。奏時。薦一遵家禮。不事佛家。紙錢荒唐。

荆溪史良龍。撰碑陰記云。公放門內之行。竭天性之誠。太倉年暮。牀頭龍戶。鳴鶴初鳴。即整衣冠。抱火煮參。必精戒。翁力薦啓。終屏而公已。律參。脫問安榻下。不與時刻。十年如一日。

湖廣監察御史江諱承。謂將舉。盡職學。臣疏內有云。高。尺。斧。既。陽。試。卷。必。使。不。福。天。日。非。私。門。桃。李。是。樹。實。為。皇。上。甄。拔。重。才。仰。祈。知。遇。也。又云。修。復。舊。館。書。院。不。鼓。書。院。與。泮。溪。書。院。並。行。課。養。理。學。文。章。卓。然。為。一。時。文。衡。之。冠。

先生六十五歲之年作豫告一首云世泰人間事完了死運了

又嘗自念言兼告遠方諸同志曰吾得洗心一妙訣譬如我已

澆生無補于時死不求人誌增一訣詞增一壯然則曠可無

石石可無銘乎曰何可無也所重者主言所尊者故君之命教

制訂以長降於日月所不照者森猶濡之美生不奉一氏教

在不求僧道度銘誌止著字不許將舊舊墓前報報亦皆俱儼

此墓日不許用喪儀但遵家禮墓勿開於官亦勿開于遠祭只

一墓不用紙錢全銀錠尊親長賜弔卽以此刻敬送代誌石只

完日推說絕有之力勝貧誰勝勝禍慎勝勝滅勝滅此為人謀生

言日推說絕有之力勝貧誰勝勝禍慎勝勝滅勝滅此為人謀生

卷三十二

東林書院志

大業於歲歲新思之汝來圖之

美

熊新公先生

先生與弟許承同志好道於崇禎庚辛年間登高學憲之門入

瀟溪書院約多士勉問切指高子還書得東林先賢洛閣一脈

之傳

孫樸門先生

錢礎曰傳先生云先生南移中州道遇一客騎而北客謂其下

曰車中老人頗有道從者亦非市井兄可往問之門人柳容城

孫微君客寓而自喜下馬拜曰先生何在奇逢日失家將之

門居焉客曰吾有別業在柳縣去應門山十餘里願奉先生

大音先生

張有譽舉子于休館記畧云館故公隱居講學處自乙酉歸林

卽棲止于斯并歲時朔望有事于先祠足迹不踐東門外年如

乎日及庚草家人請歸公正色語曰吾雖老矣志亦事皇志之

一遠夕而終今及門之祀文孝於日休館則忠志于止水云余

誦公之學行高子之傳信矣然公之同于高子者人能知之公

之稍異于高子而究同于高子者人未必能知之昔人論為政

寬猛當如循環學問虛實亦然姚江以遺學者一掃階級無復

記調教高子以實教之及東林而後記誦詞章之網階深學者

徒襲門庭而窺宗旨故公以虛濟之因時修教各有從當人往

見公之出入于二氏與折衷于陳王以爲不能峻斷乃其衣冠

言動終其身一遵古禮抑何其斤斤然不失尺寸也非夫篤信

有學守死直道者其孰能之乎休者白沙有千休千處得之語

卷三十二

東林書院志

高子嘗言之友公取以顯其德也

美

孫北海先生

李安溪經考正歷年定論序畧云余茹讀昔爾林間舊人舊學

于師友間或告之曰此地北海孫先生前朝遺獻也年八十矣

而論道者皆不怠子其見之乎于是修後輩禮從環席觀公

見其神氣清健如五六七十歲獨兩耳偏聾然有所聞輒翻

如應響然所謂能以目聽者古之聖人歟先生在前代通友

下士所與深契則劉念臺黃石齋蔣入公數人輩顧明之季年

學無師法摘驚別驅議論大駭其宗指皆與程朱相戾排難

逢固辭已而副使馬光裕與之宅宅一區有田十餘頃四方來

簡曉于諸程皆有著述而簡斷然朱子是眞曰吾觀朱者所以  
翼孔也識內學者其後如魏伯鄉張武承普孫守本學伯鄉書  
讀宋人書而武承攝斥俗說不遺餘力其端皆自先生發之

何極三先生

錢稷曰偉先生云先生重忠節崇道義言操許一公旌忠烈  
相諸室子嗣相殺極于真利皆有圖風化先生究心理學上  
考亭下祭忠憲祭已秩常郡守宋公之善講道東林先生學處

忠教學東林之語以示學者一時羣推正學

勝佩之先生

錫山志云先生始爲名諸生中歲落拓無業進意暫讀書  
書數日否否是將誰與歸當江南立主時將上書陳於政會  
有禁不果既而京師湖山間東林修復之後時振講席

東林書院志

卷之二十二

三

東林書院志二十二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國朝高桂高隆高廷珍高陞許獻同撰桂等四人皆  
高攀龍之裔獻亦攀龍同縣人也其書分建置院  
規會語祀典列傳公移文翰典守著述軼事十門  
意在博搜廣採而體例冗雜頗甚所附諸人又多  
冒濫乃至孫承澤亦廁其間

東林書院志卷之二十二



增修雲林寺志八卷

〔清〕厲鶚等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乾隆九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增修雲林  
寺志八卷》提要

增修雲林寺志序



靈隱爲吾浙首刹前此之有志  
也始自昌黎白珩子佩氏近則  
仁和孫治宇台氏吳門徐增子  
能氏相繼重修

聖祖仁皇帝省方南幸駐蹕山中

序

二

御書雲林二字爲額則在徐氏癸  
卯輟簡之後

天文煥爛佛日重光曷可無紀前  
志雖三屬草脫漏尙多曷可無  
述茲幸巨濤和尙爲主席苦行  
宏願信於檀施舉七十餘年之

土湮木腐者一旦聿新旣落成  
從事於志請於予予郡人也素  
耽林壑畱意西山之勝也久何  
敢辭又得同學張君曦亮爲伙  
助謹撰次前志所未備者勒成  
八卷門類則仍舊焉書成題曰

序

三

增修雲林寺志其有缺略以俟  
後之君子

乾隆九年春二月旣望樊榭居  
士厲鶚書於雲林之面壁軒



增修雲林寺志卷一

錢塘縣舉人候選知縣厲鶚

仁和縣生員張煒恭紀

本山住持僧義果

宸恩

康熙二十八年

聖祖仁皇帝南巡

駕幸靈隱寺

御製飛來峰詩一首

雲林寺志 卷一 宸恩

巖岫峻峭洞壑奇懸藤古木半迷雕冷泉亭子清溪

上誰識源頭混沌時

御製靈隱寺詩一首

靈山含秀色鸞嶺起嵯峨梵宇盤空出香雲繞地多

開襟對層碧下馬撫烟蘿羽衛開來往非同問法過

又

親灑宸翰書雲林二字

賜名雲林寺三十八年

聖駕再幸雲林

賜金佛一尊香金五百兩及

御書禪門法紀額又

御題一聯云

禪心澄水月

法鼓聚魚龍

御製雲林寺詩一首

無爲幾事少問俗駐林邱  
衛時森嚴滅烟燧健浮  
鳥啼香界古花綴梵筵  
幽野徑春風引禪鋪細草柔

御製靈鷲詩一首

雲林寺志

卷一 宸恩

二

何處飛來一塊石嵌空巖實作玲瓏下臨巨澗深淙淙

冷上蔭長松謾謾風

四十二年

聖駕再幸

賜御書金剛經一卷心經一卷

御製再過鷲峰詩一首

愛此清幽一徑深馬隨泉響入雲林蒼苔古洞何年  
盤脉脉韶光自賞心

四十四年

聖駕再幸雲林

賜住持臣僧慧輅

御書金扇一柄石硯一方四十六年再

幸又

賜人參二斤香金四十兩

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二日

世宗憲皇帝恩頒帑金五百兩齋僧三千家監其事者

爲嚴州府知府臣蔣林

本寺無田惟有山地二十六頃臣等歲課無解准

雲林寺志

卷一 奏聞

三

正六年前住持臣僧智廣將寺內殿基園場地一

頃十四畝土山四十一畝歲該條漕銀六兩八錢

零并寺戶攤加鄉丁銀一十二兩零漕米五石五

斗零漕截銀一兩四錢零呈懇督臣李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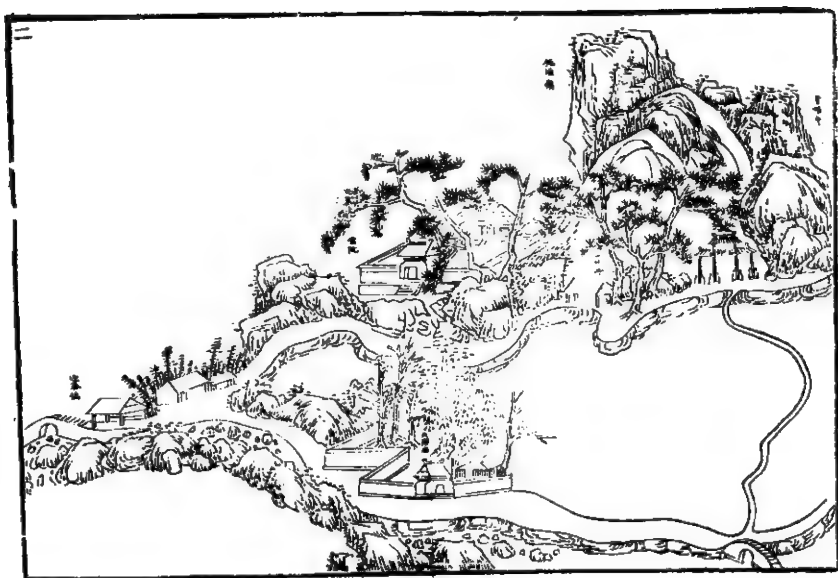
今上皇帝乾隆元年督臣嵇題准豁免乾隆二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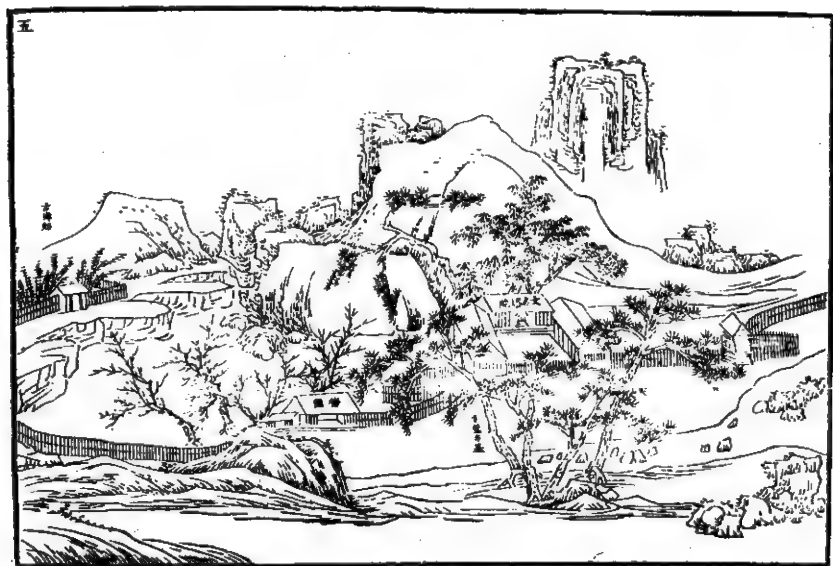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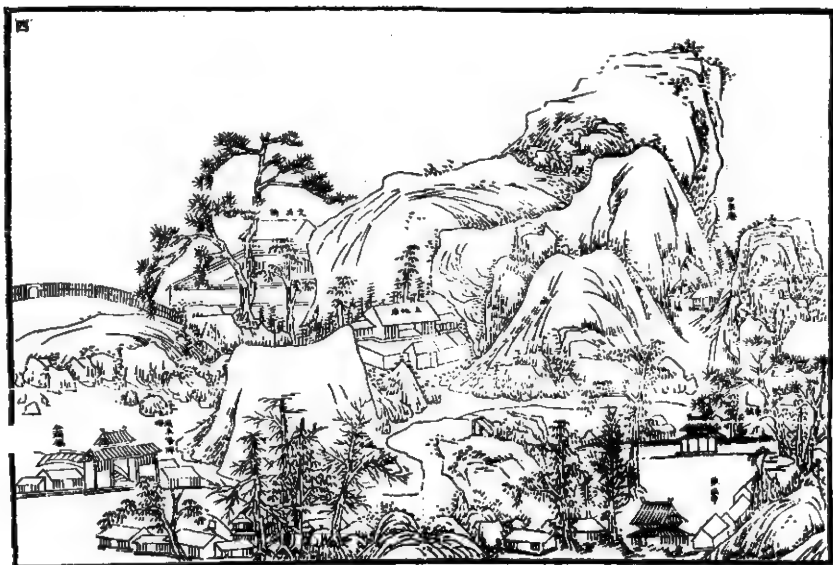
前住持臣僧明覺復將寺外官路并飛來峰亭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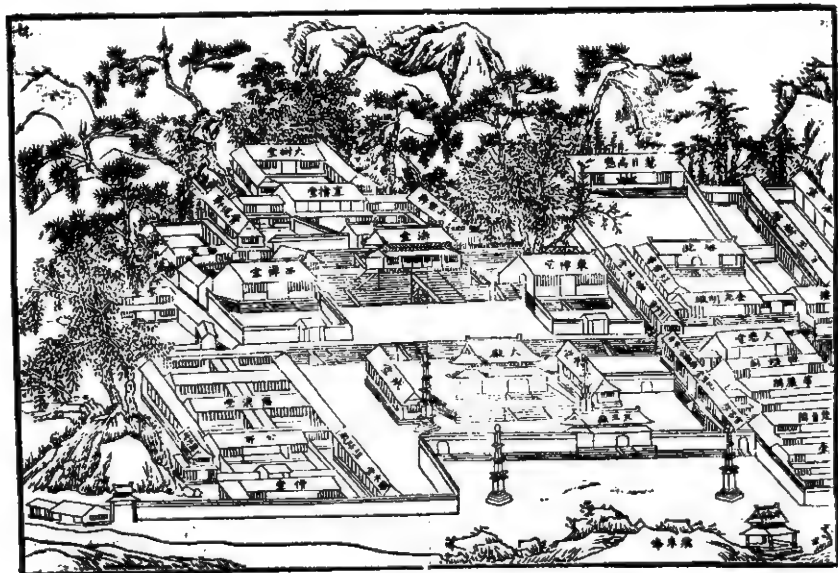
共徵地四十四畝零土山六十二畝零石山八十  
六畝零歲該條漕銀三兩七錢漕米二石四斗零  
漕截銀六錢續懇督臣嵇題免二次奉免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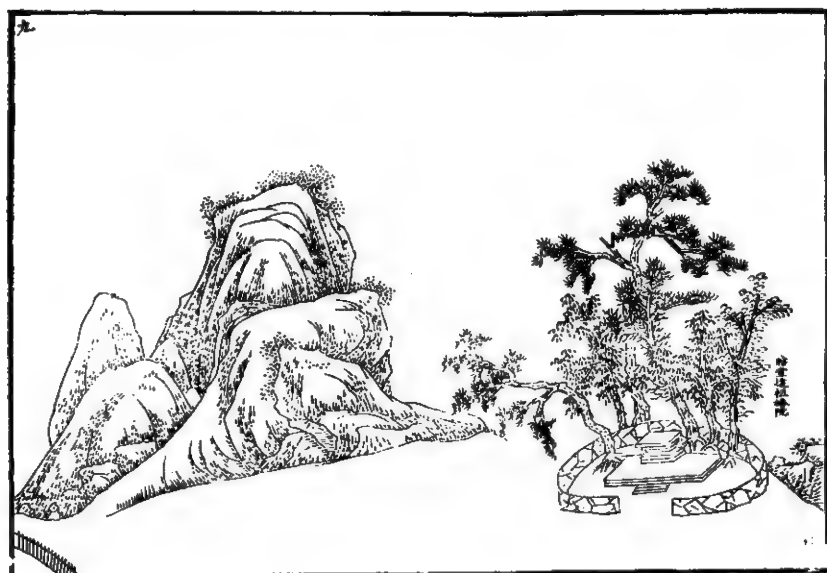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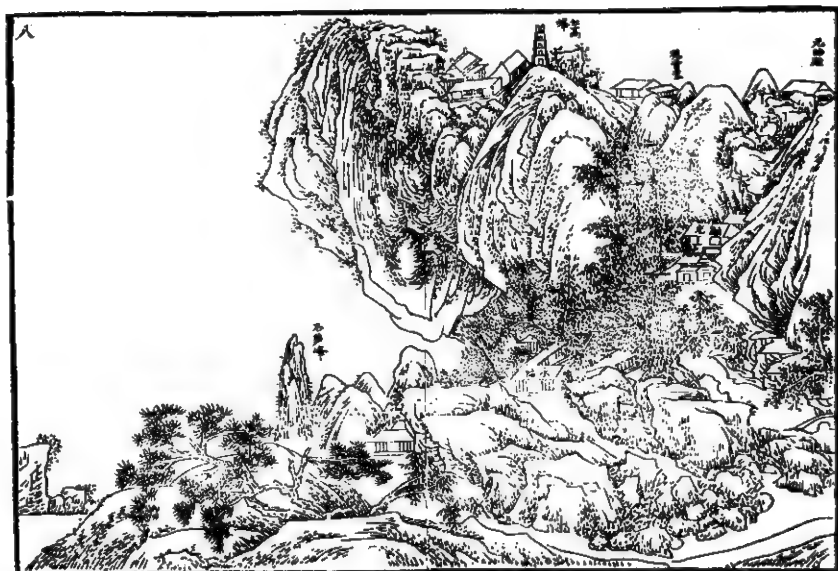
尚存徵地三十八畝零土山七頃二十四畝零中  
 山二十四頃零石山一十四畝零水蕩二畝零歲  
 該條漕截并徵銀三十六兩八錢漕米一十七石  
 零今住持臣僧義果監院臣僧德球德語于乾隆  
 四年呈懇前撫臣盧具題欽奉  
 恩旨准於乾隆四年爲始通數全免勒碑以垂永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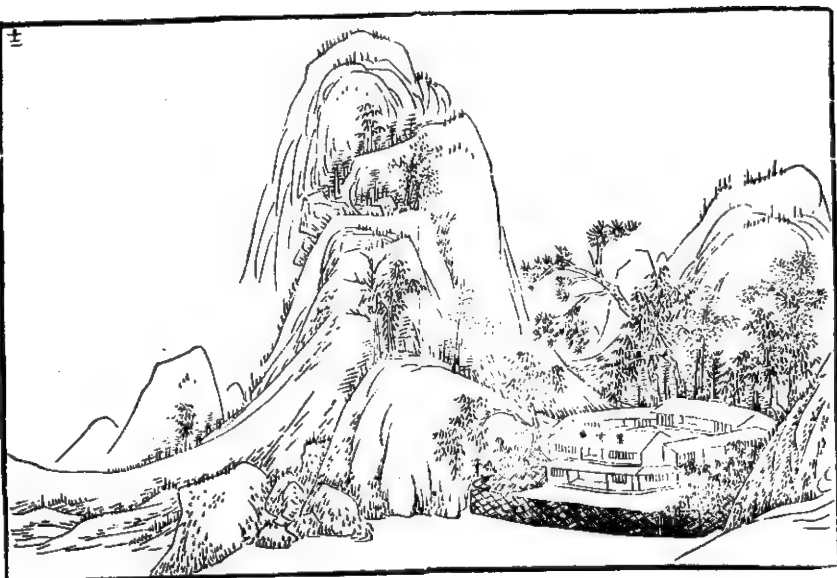












增修雲林寺志卷二

錢塘鵬鶚太鴻增輯

仁和張增職亮同輯

住持義果巨濤參訂

山水

武林山漢書地理志會稽郡錢塘注武林山武林水  
所出祥符圖經云在縣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  
廻一十二里又曰靈隱曰靈苑曰仙居也又按十  
三州記云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廻三十里在錢

雲林寺志

卷二 山水

塘縣西南十二里靈隱寺正坐其山之東西漢  
二水東龍源橋遇寺前即龍溪也冷泉亭在其上  
西曰錢源其流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橫坑橋  
入於錢湖蓋錢源之聚清也

稽留峰太平寰宇記云許由葛洪皆隱此山志遂故  
號稽留

理公嚴咸淳臨安志云在靈鷲院之右陸羽寺記云  
昔慧理宴息於下後有僧於巖上周回鑄小羅漢  
佛菩薩像慈雲法師所謂訪慧理之禪巖吊客見

之山館是也近主僧行果始作闢道屬之巖中以祠理公

白猿峰遺式白猿峰詩序云西僧慧理蓄白猿於靈隱寺詩云引水穿廊走呼猿繞洞跳

龍湫洞咸淳臨安志云在理公巖之北晏元獻公云

吳赤鳥二年葛仙翁於此得道後有人就洞兩所

鑿住世羅漢十六尊

王女巖咸淳臨安志云太平寰宇記靈隱山南一石狀似人形兩髻分明俗謂之女兒山顧野王地志

靈林寺志

卷一 山水

二

云靈隱山南有玉女巖

葛鳩晏元獻公輿地志云在靈隱山吳方士葛孝先

所居也陸羽寺記云晉葛洪亦居此

卧犀泉按鄭載靈隱天竺詩集序云若夫玉巖青壁

犀泉龍湧峰橫千疊松排萬蓋山之境也據此則

青壁洞卧犀泉皆在靈隱天竺之間

白沙泉咸淳臨安志云在靈隱寺西普圓院方丈之

西有泉自白沙中出

挾苓泉咸淳臨安志云在靈隱西無垢院半山古松

蔓安下有甘泉博物志云松脂入地千年化為茯苓因名

石人嶺咸淳臨安志云一名馮公嶺在靈隱寺西極

高峻有石人卧路傍故名

蓮花泉在飛來峰頂石岩無土清可啜茶見陳善杭

州府志

梵宇

大殿 天王殿 地藏殿 伽藍殿 金光明殿

祖師殿

靈林寺志

卷二 山水

三

法堂 東禪堂 西禪堂 嫩桂堂 南經堂 齋

堂 雲水堂 擇木堂 大悲堂 官客堂 直

指堂 法壽堂 羅漢堂

指南閣 聯燈閣 華嚴閣 青蓮閣

青倪軒 面壁軒

駐蹕軒

響水樓 看月樓 鐘樓

公務寮 浴寮 茶寮 打掃寮 值作寮 知器

寮 尊宿寮 山寮

冷泉亭

以上俱乾隆七年新安汪光祿諱應庚暨子寧波府知府諱起同本山住持僧義果重修

輪藏殿 梵香閣 春淙亭 延壽堂 庫房 總

管堂

以上俱重建

古蹟

袁君亭陸羽寺記刺史袁仁敬造

翠微亭咸淳臨安志云紹興十三年韓王世忠建

雲林寺志

卷二 山水

四

後廢乾道五年周安撫淙重建

石橋亭咸淳臨安志云在武林山中路近翻經臺

月桂亭咸淳臨安志云在月桂峰下

靈山海會之閣咸淳臨安志云在靈鷲寺淳祐十二

年理宗御書扁

普圖院咸淳臨安志云天福二年吳越王建舊名資

嚴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古跡有石筍白沙泉郭

公巷

法安院咸淳臨安志云在靈隱寺西天福三年吳越

王建舊額廣嚴唐長慶中有詩僧結菴於院之西

自號韜光常與樂天唱和大中祥符元年改今額

巢雲亭在寺內見咸淳臨安志

徐真墓在靈隱山石符院徽宗朝賜號冲晦先生

慕容妃墓在九里松唐家街東

周殿撰杞墓在九里松水岡場咸淳臨安志云杞建

炎三年知常州值苗劉之亂倡義勸王以功除石

文殿修撰

幽水亭舊在香林洞側一曰流杯亭有水臺盤爲梅

雲林寺志

卷二 山水

五

詢靈隱十詠之一

將軍教場墓在行春橋水竹塢內俗呼唐三寶墓銘

興末因廣教場此冢獨高大家欲去之方舉鍾聞

有黑蜂數百飛出不可向是夜戎帥夢一人高冠

朱衣曰吾錢王之子葬此已久祈勿毀方怪之詰

朝得本軍申遂畱此墓

靈隱天竺寺門在飛來峰牌門東俗呼二寺門又名

方外門慶歷八年太常博士元居中書扁知杭州

府蔣堂立至今不易

密因閣在迴龍橋萬歷辛亥方伯浮渡吳公捐俸建橋亭題曰覺路津梁上供準提佛題曰密因閣又爲複閣曲軒以對溪流扁枕石激流

方等懺堂在寺內萬歷壬子介如石公講楞嚴義海千寺尋葺此堂集三學精通禪者修方等懺法石佛菴在靈隱山直指堂後梁簡文帝所造迦葉維衛石佛二尊萬歷間僧如臨持準提咒夢披荒莽中見石佛像身如芒刺募資建菴後建準提閣前後皆竹湯煥古竹林精舍

靈林寺志

卷二 山水

六十一

錢和基在天竺靈隱西兩山之間吳越王之後仕至宜秘閣知荊南府

忠勇廟在九里松祀宋統制張玘

趙然臺在石筍普圓內方丈左右金漆板扉皆趙清獻諸賢稿秦陵黃開題及文與可竹數枝如張掇得父子吳傳朋等題字甚多歲久暗澹猶隱隱可見

宋理宗貴妃闕氏橫宮在顯慈集慶寺寺地舊屬靈

隆親永福院宋溫國陳夫人香火今廢永福寺隆國黃夫人功德咸淳九年建俱在靈隱寺西宜對亭在九里松葉紹翁書見名勝志

月波亭靈隱遺事云大松數圓正與月波亭對錢塘縣舊治水經注云浙江東迴靈隱山山下有錢塘故縣

杏園堯山堂外紀云錢塘莫維賢居靈竺間繞舍栽杏號曰杏園

白關錢塘舊志云明邵重生古菴建白閣於靈鷲山

靈林寺志

卷二 山水

七十二

呼猿洞祀許由及唐宋名賢爲樓三楹中祀其父經邦足不入城市遇節序祭祀歸家信宿已卽還山如是者二十年

附錄

湯莊在靈隱寺西舊爲明副使包涵所別墅原名青蓮山房倚蓮華峰跨曲澗臺榭之美冠絕一時外以石屑砌牆柴根編戶內則曲房密室行其中者宛轉不能卽出今猶稱包氏北莊爲前少宰湯公右曾別業自題有連峰紫翠看皆好喬木風烟畫

不如之句

白雲山房在飛來峰之西白雲峰下爲副使翁公嵩  
年建中有愛吾廬得樹軒環山樓流泉繞屋嵐翠  
在庭多植梅桂松竹剝啄罕到得靜最宜

增修雲林寺志卷三

禪祖

如壁禪師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  
丞相禮爲上客陳了翁諸人皆與之游往來襄鄧  
間始有婚宦意遇白堊長老與之語欣然有得嘗  
令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口守舍  
無所用心問鄰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  
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  
能何哉徑往白堊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

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壁僕名如琳徧泰諸方  
陳了翁關子東兄弟皆以詩稱美之至江浙樂靈  
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抱病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  
送終之義後主襄陽天寧夏均父爲請疏其畧云  
無復挾書更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  
先又云豈惟江左公卿盡傾支遁獨有襄陽者舊  
未識道安時稱其精當德操自號倚松道人所爲  
詩文皆高邁號倚松集

僧智融俗姓邢名沘世居京師以醫入仕南渡居臨

安萬松嶺號草菴那郎中官至成和郎出入禁庭  
賞賚殊渥年五十棄官謝妻子祝髮入靈隱寺諸  
公貴人挽之不可又游諸方徑山康廬經行殆遍  
聞靈山之勝遂投迹爲終焉計獨行獨坐或至移  
晷人不知其能書也山深多蛇忽作二奇鬼于壁  
一吹火向空一踞蛇而掣其尾蛇患遂除遇其適  
意嚼蔗折草蘸墨以作坡岍巖石尤爲古勁間作  
物象不過數筆寥寂蕭散生意飛動作詩不多語  
意清絕每自言若得爲僧三十秋瞑目無言萬事

雲林寺志

卷三 神祖

二

休紹熙四年五月日卒壽八十僧臘如師言

佛行道昌禪師俗姓吳氏湖州府歸安縣寶溪橫洋  
人六歲投鹿苑禮澄公爲師十三祝髮受具堅持  
淨節綽有成人風至十五擔包行脚不憚寒暑尋  
訪者宿究取上乘時妙湛師住湖州道場山道價  
擅一時四衆皈依師首和謁一日問妙湛曰不起  
一念時還有過也無湛曰須彌山你作麼生會師  
於言下領畧自後機鋒捷出有無礙辯罷參歸寶  
川士人莫倚施米麥豆六百斛懇令住持何山左

丞葉公寓卞山與師契厚每魚鼓相從伊蒲共饌  
爲方外忘形之交繼住平江瑞光移穹窿又遷四  
明住育王山皆創成法席一新寺宇先是妙湛住  
淨慈有大通所傳雲門大師摩訶已八代相授至  
是妙湛對雪峰大衆以此衣授師衆謂不失其宗  
人皆榮之葉公師建康時蔣山新經戒燼屋僅數  
椽公奏請師住此山不數年樓閣化城若自天而  
下寶公規制盡復舊觀羣華駐臨安靈隱方丈暫  
虛師被旨住持時丞相湯公喜師履踐神悅德臘

雲林寺志

卷三 神祖

三

俱高欲以激昂有衆奏授佛行大師時年七旬餘  
卽告老還靈泉幽隱爲出塵之所退居其間自號  
月堂杜門謝客以娛晚景值淨慈闕住持十方稱  
子懇府帥王公親入山敦請師不得已承命忽以  
辛卯歲正月上牀擊鼓辭衆遠近咸集無不泣留  
侍者宗本求語師曰吾平生拈古頌古其語已多  
尙何言哉端然而化師年八十有二僧臘六十九  
夏葬全身於寺之東隅松隱曹勳爲之塔銘  
寒巖升禪師建寧府建安人俗姓吳母游氏初生有

肉如環在其左乳人皆異之年十四依本府龍居寺出家肉環隨隱天資聰慧十九爲僧卽有遊方之志以父早世未忍捨母母歿遂之長樂會圓悟高弟佛智禪師端裕演法於西禪入其室言下頓悟自是機鋒迅發人莫能當佛智移杭之靈隱師爲首座佛智歸師亦還鄉後住支提承天石霜泐潭諸大利示寂於鼓山世壽七十九僧臘六十山陰陸待制務觀與師游愛敬之如師友周丞相子充爲之銘

雲林寺志

卷三 禪祖

四

臨安府靈隱剎叟如珏禪師婺州人天童穎禪師法嗣住後上堂云新歲擊新鼓普施新法雨萬物盡從新一一就規矩普賢大士忻歡乘時打開門戶放出白象王徧地無尋處拈拄杖曰惟有者箇不屬故新等閒開口吞却法身擲下曰是甚麼千年桃核裏原是舊時仁僧問如何是佛師云爛東瓜偃溪廣聞禪師侯官林家子母程氏世業儒從季父智隆於宛陵光孝十八得度受具初見鐵牛印少室睦無際派追隨甚久泰浙翁于天童針芥難投

自知未穩及再參于雙徑翁笑迎曰汝來耶一夕坐簷間聞更三轉入堂曳屣而蹶如夢忽醒翌朝造室翁舉趙州洗鉢孟詵師將啟吻翁遽止之平生疑情當下冰釋紹定戊子四明制闕胡公以小淨慈致之歷住香山萬壽雪竇育王淨慈靈隱徑塢八山開爐上堂舉趙州和尚示衆云老僧三十年前在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如今無人舉著師云森羅萬象明開色空日夜舉揚趙州古佛不是不知只爲貪程太速又上堂云一升三

雲林寺志

卷三 禪祖

五

合拄杖頭邊萬水千山草屨跟底未言先領誰家窼裏無烟掠起便是處井中有水莫道空來又空去許多途路不相孤又上堂云趙州喫茶去金牛喫飯來龍門多上客有人續得未後一句許你入阿字法門景定四年六月十四日示寂壽七十五夏五十八以上增補前代諸禪師以下續前志五岳清遊禪師後鄒堂正昂禪師金陵郭氏子明初始祖以軍功授杭州衛指揮遂家焉師生三歲穎異不凡有異僧見之曰是兒濁水半足尼珠也七齡絕齋腥母匿飼之



數曜十歲喪父依靈隱復初靜主即喜聞宗門語  
錄時葛屺瞻沈無回兩先輩講學湖上師執贊受  
業逆機通辨沈謂葛曰是子非浮屠將奪我席即  
彼法中亦透網金鱗也十三薙染十五謁無盡大  
師於天台復歸靈隱從古心律師受沙彌十戒次  
圓具慈山達觀二大師泊耶溪蓮茹並證法幢學  
流雲會師偏詰質疑所至避席三峰漢和尚開法  
淨慈師往見峰詞云此識解依通仰流轉生死根  
本師惘然自失苦心參究目不交睫者七晝夜倦

雲林寺志

卷三 禪祖

六

劇擬卧忽聞板聲通身汗下因地湛明即作頌以  
呈承蒙印可靈隱耆宿請住本山名利中類苦寮  
薛壁師顏其居曰破堂宴坐自如雲門具和尚駐  
錫廣陵延師首衆兩載佐鎚脫穎不一至片語解  
紛微言了義具公自以爲弗及也戊子冬仍歸靈  
隱以寺五刹之首而圯廢不振今日興起者非具  
和尚不可緇俗僉詣迎主法席師亦屢住大利最  
後駐錫淨慈煥然鼎新丙午夏忽罹無妄逮訊金  
陵事白釋歸退隱普寧村院庚戌夏徒衆堅請還

南屏歸不肯入方丈曰吾從此逝矣以七月二十  
日沐浴跣趺書偈而化師博涉儒籍理微詞秀所  
作詩文雜著頌偈共若干卷行世弟子奉全身建  
塔于慧日峰左

乾菴賢禪師具德和尚法嗣住靈隱三年

三目源禪師紹興某氏子具公法嗣住靈隱二年

碩揆原志禪師鹽城孫氏子具公法嗣住靈隱十三  
年著有借巢詩集及語錄行世詳見塔銘

證南參禪師杭州人三目和尚法嗣住雲林三年

雲林寺志

卷三 禪祖

七

匡瀑戒青禪師系出桐鄉徐氏八歲而孤即作出世  
想至十五懸母辭兩兄從師覺如于靈隱寺披剃  
得高峰錄讀之恍然有所得年二十忽省壽相匪  
堅冰偶遁去參具老人於邦清天寧看傳燈錄城  
東老母才見佛來便以手掩面及至十指無非是  
佛處豁然有省作偈曰眼花不少老婆婆平地無  
風自起波十指莫嫌都是佛祇緣避溺反投河復  
恭豁公于阜亭讀大慧錄中狗子佛性語不覺無  
字從口中出乃大悟如衣中珠亟入方丈陳所得

募公與師相視而笑乃陞座告衆付以衣拂後主  
湖州舟山法華寺二十餘年其終也告衆曰來時  
無心去時無日不作偈泊然而化

諦摩慧輅禪師吳興金田沈氏子也師生於前明天  
啟丁卯六歲而孤家毀于役及母李終師乃捨俗  
出家徧參諸方遊學至靈隱禮具德和尚拜直指  
堂下仰見直指二字慨然曰彼以直指我以直會  
忽聞戶外鳥鳴聲頓覺大千一時俱直時具公座  
下五千人惟師少年機鋒奮迅遂嗣法焉師秀眉

雲林寺志

卷三 禪祖

八

大耳儀觀偉然歷住諸刹學侶雲集後住靈隱最  
久

聖祖仁皇帝南巡幸寺

賜名雲林師曾被

顧問

賜有禪門法紀額及金扇石硯人參香金等物雍正三  
年三月二十日示寂春秋九十有九僧臘七十有  
四以佛法欽塔於飛來峰頂雲間張比部兼爲之  
銘

趙然聞言法師桐鄉費氏子幼不喜茹葷常學跏趺  
坐七歲父母捨入靈隱山中祇園菴禮仲也師爲  
弟子爲人淳朴受具於本寺碩揆和尚朝夕提策  
令勿放逸師曰某甲鈍根不善參悟惟知念佛耳  
和尚曰念佛亦可了生死師依教奉行精嚴戒律  
二六時中惟一句彌陀勿問他事海昌陳文簡相  
國會讀書菴中與師契厚後陳公撫粵西適菴中  
大士殿傾頹師不憚跋涉往謁陳公公欣然捐資  
重建師歸山後道力愈堅乾隆丁巳六月二日忽

雲林寺志

卷三 禪祖

九

名徒衆謂曰我行矣汝等念佛送我卽說偈曰吾  
年七十七世緣俱已畢坐斷兩頭關得箇真消息  
且道如何是真消息靈合堂端坐而逝

敏巖智廣禪師秀水馬氏子神儀挺特幼厭俗塵薤  
染于里中旃檀菴受具於資福靈機和尚遂投贈  
慶宜潔和尚座下學毘尼律二載後參請雲林諦  
公深得法要住吳江之長慶杭州之龍井于雍正  
三年繼席雲林凡六年修葺傾頹力懇當事奏免  
山稅爲叢林所倚重無疾端坐而化有訥菴語錄

行世

開竹上志禪師秀水人齡年卽辭家從鎮江趙岍寺  
宜潔和尚受具足戒與敏嚴友善同得衣鉢于雲  
林諦和尚主禾中天寧二載嗣受雲林事雍正十  
年秋餓寺僧絕糧爲海衆持鉢過瘁得疾順世世  
壽六十五僧臘四十九夏有忍菴刻語

晚山上峻禪師杭人王氏子少穎秀爲博士弟子過  
三十餘不第遂棄妻子入雲林禮諦公下髮習三  
摩提朝夕參究得其奧旨稱入室焉雍正十三年

雲林寺志

卷三 禪師

十一

秋住雲林方丈五閱月以歲餘鉢單蕭索讓于同  
門巨濟退掃先師塔院日以精進爲務示寂時世  
壽六十五僧臘三十二

元微明覺禪師山陰人俗姓屠幼學佛於杭之擊竹  
菴卽有志願了衲衣下事從雲林諦公得戒在寺  
服勤左右無倦色時時習禪定有所證入諦公年  
近期願寺衆苦饑多散去惟師三條篋束肚不以  
爲苦諦公稔其堅忍知爲法器因授記萌初主皇  
亭顯寧寺雍正十三年雲林虛席紳士請進院住

持三載告寂曾乞免飛來峰並寺基征稅至今賴  
之

且惟德傳禪師嘉興崔氏子元微禪師法嗣在寺守  
龕十月

山止高禪師嘉興陸氏子生三齡卽解趺坐念佛韜  
光尺王禪師過其門師見之合掌微笑師甚異之  
因丐其父爲徒下髮後常參究性宗性好文字遇  
名流游韜光者必乞其吟詠彙刻爲一編曰韜光  
紀游集雍正丁未立秋日沐浴更衣端坐念佛號

雲林寺志

卷三 禪師

十一

而逝世壽八十僧臘六十一

止安長老宜興人久居雲林公務寮爲人拙實操作  
勤苦每見常住之資糧住持終年走四方托盃不  
足供大衆棟宇傾朽無緣重新每當食與嗟忽于  
乾隆五年擇閏六月三日發願焚身聚薪坐其上  
與衆訣曰某甲去後願章天感應使雲構增輝香  
廚充滿遂擲炬自燔高聲念佛而色怡然無恐觀  
者如堵莫不讚嘆希有昔元漳州開元寺釋定世  
因峒賊之攻祝城不陷生焚以答僧恒白爲詩以

美之若止公者自恥素餐特發弘誓與夫食人之食而無尺寸之補者相去何如哉

巨壽義果禪師丹徒章氏子也年十一父母命出家于焦山日夕頂禮觀音像及長雍染操行清苦自名慕草行人陳太守滄洲甚器重之出叅諸方愛其于京師西山潭柘寺德彰和尚至杭侍雲林諦公執役九年無怠容師命叅三不是語禪堂中時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語未竟師打一竹篋因有省卽呈偈云一擊敲開海底天塵塵刹

雲林寺志

卷三 禪師

三

三

剝盡歸源當陽拈出無私句鐵馬嘶風躍九淵師領之旋受付囑敏岩廣主席任監院事雍正壬子繼席雲林未幾入長安於法門多所保護乾隆戊午復進院道風丕振咸注光祿萬松大捨淨財廢墜一新論者以爲靈隱至明季夷爲州隸國朝具和尚鼎建將及百年漸就推圯中興之劫非師其誰與歸

法語

清登禪師

靈隱清登禪師上堂示衆云十方諸佛常住汝前還見麼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

佛智端裕禪師

佛智端裕禪師被旨補靈隱上堂云盡大地是沙門眼偏十方是自已光爲甚麼東弗于逮打鼓西羅耶尼不聞南瞻部洲點燈北參卓越暗坐血饒向箇裏道得十全猶如光影裏活計撼拂子云百雜碎了也作麼生是出身一路柳下拂子云叅僧問如何是賓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語

三

三

中賓師云你是田庫奴曰如何是賓中主師曰相逢是莽叢曰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劍氣煉愁雲曰如何是主中主師曰敲骨打髓

瞎堂遠禪師

瞎堂遠禪師勅住靈隱乾道八年八月六日獨名入內觀堂延坐賜茶上曰前日睡中忽聞鐘聲遂覺未知夢與覺是如何師對曰陛下夢中底覺來底若問覺來底而今正是寐語若問夢中夢覺無殊教誰分別夢卽是幻知幻卽離離幻卽覺覺心不動所以道

若能轉物卽同如來上曰夢幻既非且鐘聲從甚處起師云從陛下問處起上復問前日在此開靜坐忽然思得不與萬法爲侶朕從者裏有箇見處師云陛下作麼生會上曰明鏡絕纖塵師太曰一口吸盡西江水又如何上曰亦未嘗欠缺

石鼓希夷禪師

靈隱石鼓希夷禪師上堂舉南泉公入鉢普賢昨夜三更相打每人與二十棒走出院了也趙州日和尙林教誰喫泉曰王老師過在甚麼處州首禮而出頌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語

十四

曰春風吹落碧桃花一片流經十萬家誰知畫樓沽酒處相邀來喫趙州茶

石田法薰禪師

石田法薰禪師住靈隱弟子師俊繪師像求讚有曰末後一句分付廚山衆頗訝之明日忽示疾退歸寶壽趣辦終焉計空全身於院之後山

癡絕道冲禪師

癡絕道冲禪師叅松源於靈隱源門庭峻絕筌棲八月不獲入室或以失士告源曰我以八字打開挂搭

渠自是渠當面蹉過耳師問其語口耳俱喪微見曹源於妙果龜峰時嘻笑怒罵皆爲人善巧方便自是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

東谷光禪師

東谷光禪師上堂云藏身處沒踪跡無影樹頭靈烏宅沒踪跡處莫藏身不萌枝上春光拆有來由誰辨的天曉西風拂拂吹松欵一徑爭拋擲

妙峰之善禪師

妙峰之善禪師晚住靈隱上堂云應物現形如水中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語

十五

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拂子擊禪床左邊曰者裏是獲湯爐炭擊右邊曰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著還知落處麼又擊曰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今不得妙

悅堂祖開禪師

悅堂祖開禪師住靈隱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曰閩中師曰彼處佛法何如住持曰儼卽喫飯困卽打睡師曰錯曰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

元叟行端禪師

元叟行端禪師元霄上堂云千粒萬粒從一粒生只者一粒從甚麼處生千燈萬燈從一燈起只者一燈從甚麼處起識得一粒千粒萬粒粒粒無礙三脚驢子弄蹄行踏破無邊香水海拈拄杖卓一卓曰頂門也少者一粒不得

東嶼德海禪師

靈隱東嶼德海禪師頌俱胝聲拈曰深深無底高高絕攀思之轉遠尋之復難

竹泉法林禪師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語

去

竹泉法林禪師至元四年主靈隱上堂云法是常法道是常道拶破面門點即到雪峰一千七百人善知識朝夕只覓三箇水毬趙州七百甲子老禪和見人只道喫茶去中峰居常見兄弟相訪只是叙通茶溫燒香叉手若是金毛獅子三千里外定消說

性源慧明禪師

性源慧明禪師住靈隱上堂舉香巖和尚曰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家中忽有箇漢出來問長老錯了也今朝

四月八是佛生日如何舉此公案山僧只對道住持事繁浴佛上堂舉葉山假禪師因違布衲浴佛次山問祇浴得者箇還浴得那箇麼遵曰把將那箇來山休去師曰者一個那一個一一從頭都浴過葉山布衲漫商量仔細看來成話墮成話墮將消說拍禪床曰武林春已老臺榭綠陰多

用貞輔長禪師

用貞輔長禪師晚住靈隱示衆云達磨一宗陵夷殆盡法等用力如救頭然可也百千法門無量妙義於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語

去

一毫端可以周知如知之變大地爲黃金受之當無所讓否則貽素餐之愧矣歲月流電向上之事汝等急自進修以上補前代諸禪祖法語以下補本朝諸禪師法語

豁堂正崑禪師

豁堂禪師住靈隱啟七期示衆師良久云夫心本無依境原非住心境雙忘脫體自在譬如空輪絕蹤隨器量以方圓海量無涯儘江湖而斟酌斯則無煩起作任意施爲弗假穿通了無礙隔自古及今超凡越聖法爾圓明不勞修學所以從上人活計步步絕行

蹤塵塵處所向萬人叢裏香標日無一人在千仞峰頭走馬度如歷塊幸有如是神通何不直前揮霍諸仁者但向衲僧衣線下薦取不欠絲毫若於故紙堆中尋覓還成糟粕雖然如是猶是時中受用未是劫外風猷直須獨奮全提二俱坐斷把住向上牢關截却從前蹊徑稍有參學氣息知或未然且向七尺單前究取

聞竹上志禪師

雍正九年二月初六日師住雲林進院山門云各各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語

大

從此中出入誰能踏着者裏可謂主中之主如何是主中主揮拂子云指揮自在韋馱云靈山付囑諒不敢忘輔正摧邪全憑主張伽藍云賓主相投事合節大衆慧命須藉着力祖堂云西天四七東土二三慧命相傳豈拂子云惟憑者著監齋云一日三餐事事具足清衆蒙恩諒須扶荷大殿云親面相逢無處迴避作麼生相見展具云理長則就便禮三拜據室云據祖父之室行祖父之令直饒臨濟德山到來必須一一驗過

敏巖智廣禪師

雍正三年乙巳三月二十六日闔郡紳衿本山檀護耆宿新舊兩序請師繼席陞座拈香畢乃云昔日大覺世尊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向靈山會上拈花示衆擊節宗猷可謂肝腸火焚曲爲今時新雲林亦爲此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向此靈山會裏撾鼓陞堂拈花豎拂發揚妙義可謂子續父機義難推委我思世尊所爲大事與新雲林所爲大事同別且置還有過於此段大事者麼有則請試比於大衆前也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語

九

遂呈起拂子云可有高高若此厚厚若此大大如此濶濶如此知得根源識得落處佛恩皇恩以及師長檀護之恩一時報盡且道報恩一句又作麼生以拂作揮香勢云所供是實

巨濟義果禪師

乾隆三年戊午仲冬下浣七日重住雲林織造部堂蘓赫訥大護法設進院齋請陞座師拈香云此一瓣香聖明逾日摩算同天恩被萬方量周四海祝延

今上皇帝聖壽無疆次拈香云奉爲當道宰官諸大護法同乘福慧共植菩提承作 皇家柱石恒爲佛法金湯復拈香云此一辦香奉爲織造部堂藉大護法德威福儲補袞調羹樂善培元台星朗照伏願綸音不次膏等松松次拈香云此一辦香奉爲本寺各房耆宿同扶慧命白業精修嘉會重逢真如共契復由香云此一辦香炎寒遍歷不憚辛勤末後知述承恩有地奉爲 欽賜禪門法紀上諦下輝先老和尚用酬法乳欽衣就座僧問若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誦

二

卽今因緣已具時節已至如何是時至理彰句師云山山煥彩進云如何是爲法爲人句師云物物增新進云畢竟以何爲驗師便喝進云恁麼則先師公案重拈出枯木花開大地春師云果上座慚愧問最勝覺場人天普集向上宗乘如何舉唱師云實無少法管人情進云恁麼則好音在耳人皆聽草偈風行得自由師云大眾證明進云或有箇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底作者來時如何相見師云不將語默對進云却將甚麼對師云仁義道中放過一着進云纔覺

東風添意氣梅花先已占春魁師云仙教註脚問慈雲迷六合杲日麗天衢如何是陞座句師云飛來峰點頭不謬進云眉間橫寶劍肘後佩靈符如何是爲人句師云冷泉水入耳無差進云千古慨祖胃一喝定綱宗如何是正令今提何師云風光普遍進云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切莫錯令問今日十方聚會請轉法輪未審這箇法輪作麼生轉師云春風正當令進云拈迷善巧處處間通則且止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枯木開花進云知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誦

三

命一機生生不息作麼生和尚示他個個沾恩法師云步步着實地僧打○相云謝師答話師云切莫動着乃云念爾心真華藏界闢於中有一句子光吞萬象氣絕諸塵識得者可以拈一莖草作丈六金身可以坐鐵座裏轉大法輪誠爲無量妙義中真寶義百千法門裏殊勝因本無來去不涉見聞祇在當人委悉直下翻騰如或未然慈雲拂云却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光動地去也現前諸兄一箇箇眉橫鼻直過脫根塵更須一條白練與千聖同途共挽頽綱勉成大



丈夫事方堪慶快生平若以威音王那畔檢點將來  
纖毫不動遍界春回何妨大家出手驅出巖前石虎  
收回陔府鐵牛纔顯得澄潭月皎枯木龍吟瑞彩盤  
空鸞峰起舞且道如是作畧種種嘉祥畢竟以何爲  
驗辨復擊拂子云堯天舜日暗無盡正法昌隆賀太  
平下座

乾隆六年四月十九日轉輪殿上梁

師云天上重施雨露恩巍哉寶藏轉金輪杵看慧日  
舒光處照耀靈山面目新大眾還見而日新麼如見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語

三

但有益莫憚勤勞爲梁爲棟架起雲霄功歸檀度  
瑞產嘉苗卓拄杖一下云更向這裏培因結果管教  
恒處菩提座不動須彌福壽高

乾隆六年十月十六日法堂重上梁

師云昔日祖翁建法幢於靈山顯靈義法叔和尚請  
法陞此一梁以聚十方龍象弘揚妙義開發綱宗只  
得天雨四花同聲讚歎其如年深歲久日致摧殘義  
果景仰餘光因緣補葺普請大眾齊出隻手共助無  
爲且現前一句作麼生道豎拄杖云利竿扶起天人

喜唱道重新第一枝

梵香觀音閣上梁

師拈拄杖云一番提起一番新草綠花香遍界春寶  
閣重開呈舊而莊嚴端藉箇中人卽今人天普集瑞  
彩雲臻梁棟橫空于祥拱照畢竟時至理彰一句作  
麼生道卓拄杖云恰喜善財齊着力不須彈指証圓  
通

庫房上梁

師卓拄杖云此一佳處久蘊於懷直至今日方能復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語

三

還舊觀重開生面從此寶藏興焉貨財殖焉取之無  
盡用之不竭且道畢竟是何三昧復卓杖云好日好  
時齊着力大家同唱太平歌

釋迦佛開光

師拈筆云佛身充滿于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恁麼  
會得何榮何辱誰苦誰甜王官與鸞嶺無正亦無偏  
入山又出山體性穩安然座說利說不墮言詮以筆  
點眼云卽今舊彩重新別炯炯光華照大千

彌勒開光

師拈拄杖云寬着肚皮緊收布袋天上人間獨稱尊  
貴山門頭逢人便笑內殿裏見佛不拜匡時濟物儘  
有慈悲跌足科頭了無罣碍以杖作點眼勢云賴有  
這點光明亘古亘今不壞既不壞因甚要山僧點出  
顧左右云摩醯照出塵沙界萬象從茲脫體新

藏佛同地藏菩薩開光

師云一明一切明一見一切見大覺與能仁光明皆  
顯現三教同源不隔一線普度羣生豈忘悲願拔濟  
三途頓超十善欽仰無窮愛戴無倦俱稱萬德尊榮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語

三

因甚麼又要重點光明寧不是奇特人難明向上事  
卽今事已現前如何是奇特一句咄光彩還他舊光  
彩發人眞信一番新

羅漢開光

師拈拄杖云法化報三身却從這裏薦得戒定慧之學  
豈更節外生枝遨遊四海習定天台圓陀陀光灼灼  
照徹十虛各顯神通同歸淨域澄澄爾湛湛爾萬象  
平吞般若鋒凡通身抖擻不盡西天東土異類心跡  
全降若然術法頓令法幢振起若然助福管教福慧

駢臻如許妙用縱橫畢竟以何施設卓拄杖一下云  
人間天上稱如意莫不承其正眼開

山門金剛開光

師云金剛正體普鎮大千保護靈山威而不猛若要  
放出光明重增精采須是山僧併力始得何也聲以  
杖指左云這一位同聲相應指右云這一位同義相  
親復卓拄杖云從此又添新氣象山門振起舊家風

章獻菩薩開光

師云三洲普護願力洪深六度齊修威權獨顯靈山

雲林寺志

卷三 法語

三

全賴以增輝古刹重新而現瑞以致摧邪輔正衛法  
安僧檀信皈依人天共慶得此種種嘉祥莫不向一  
毫頭上放出光明了也大衆且道卽今光明在甚麼  
處發現善遂以筆點云摩醯灼破乾坤濶海衆雲臻  
盡荷恩

觀音大士開光

圓通無礙遍界巍巍隨緣赴感誓願非違故得龍女  
獻珠善財奉禮心境雙融事無不喜妄執蠲除悟迷  
空矣遂舉筆云請看點出光明藏一片慈心普濟人

送止菴行人入塔

保宜興縣人庚申閏六月三日端生白焚其身年四十三歲

師云至真無相貌與古絕言詮覩破箇中意何曾有  
正偏止菴上座獨步超先一生惟勤行業不知着意  
求元欲圖歸隱六月炎炎杲日當午端坐怡然心無  
罣礙火化青蓮四十三年倏忽百千三昧周全沒騎  
驢子歸天嶺還請遨遊靈鷲邊大眾且道如何是靈  
鷲邊事遂舉靈骨云幢標金利千秋壯名著西湖又  
一賢

雲林寺志

卷三 法範

三

增修雲林寺志卷四

禮越

崔育材仁和人官職方員外郎天聖九年拾鹽橋住

宅爲靈隱下院

見咸淳臨安志人物表

李衛字又玠徐州人仕至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直隸

總督諡敏達公於雍正間開府兩浙多惠政去後

民多思之常捐俸倡修雲林大殿有募引載志中

張彙字容川華亭人官刑部郎中嘗捐金百兩爲諸

暉和尚造塔且爲之誌銘

雲林寺志

卷四 禮越

汪應庚字上章號萬松歙人僑籍江都從事夙沙之

業樂善好施其天性也如賑饑寒助昏喪修學舍

贈貧士諸事不惜重費無不舉行

世宗憲皇帝嘉其行義

欽賜光祿少卿銜以褒異之庚申歲返新安遊雲林寺

見棟宇將頽慨然修建壬戌秋日忽感微疾合掌

西向而逝家人皆聞白梅檀香徧滿室中子四明

守起克承父志捐金告竣

人物

李紳字公重無錫人中書令敬元曾孫號短李穆宗

名爲翰林院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武

宗時爲相居位四年出鎮淮南布衣時曾游靈隱

天竺二寺有追昔遊詩

沈亞之字下賢吳興人第進士太和初官殿中侍御

史有候仙亭詩

潘闔字逍遙大名人居錢唐人稱潘闔巷爲秦王府

記室參軍秦王繼恩得罪下獄捕甚急闔遂覓爲

僧而逃後事解授四門助教有宿靈隱寺詩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二

薛映字景陽蜀人進士及第累知制誥歷禮部尙書

集賢院學士分司南京卒贈右僕射謚文恭有曲

水亭詩

王令字逢原廣陵人王介甫愛其才以吳夫人之妹

妻之有遊靈隱寺詩

郭祥正字功父當塗人舉進士知武岡縣食書保信

軍節度判官以殿中丞致仕有錢塘百詠載靈隱

山水古蹟甚夥

劉一止字行簡歸安人宣和三年進士紹興中官監

察御史累遷給事中以直學士致仕有入靈隱寺

詩

蕭庠字養直丹陽人有隱操號後湖居士有宿飛來

峰下詩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登政和二年進士宣和中歷尙

書右丞高宗卽位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卒謚忠

定有遊靈隱寺詩

周紫芝字少隱宣城人年六十一始登第歷官樞密

院編修官自號竹坡居士有登北高峰詩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三

曹勣字公顯陽翟人以父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

試登甲科顯仁太后北歸有迎鑾功歷昭信軍節

度使加太尉卒有贈靈隱長老詩

周必大字子充廬陵人登紹興二十年進士召試館

職累掌內外制歷左丞相拜少保益國公以少傅

致仕卒謚文忠有佛游圖鑑二塔銘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累官吏

部尙書參知政事以病乞開進資政殿學士再領

洞霄宮謚文穆有冷泉放水詩

樓綸字大防鄞縣人隆興元年登第累遷中書舍人

翰林學士同知樞密院事進參知政事卒贈少師

諡宣獻有觀冷泉亭放水詩

姜夔字堯章都陽人布衣工詩慶元中上書乞正奉

常雅樂得免解訖不第嘗寓居西湖有寄鈺朴翁

靈隱詩

葛天民字無懷山陰人初爲僧名義銘字朴翁後返

初服有泛舟入靈隱山詩

王埜字子文金華人登嘉定元年進士歷端明殿學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四

士僉書樞密院事有登靈鷲新閣詩

高翥字九萬號菊圃餘姚人游江湖有詩名萬臨安

最久有靈鷲詩

方岳字巨山號秋崖祁門人紹定五年進士仕至吏

部尙書郎有避暑冷泉詩

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嘗登科旅寓湖山有冷泉夜

坐詩

周密字公謹自號弁陽老人四水潛夫寶祐間爲義

烏令入元不仕嘗居杭著武林舊事脩載靈隱山

水事蹟

黃嗣皋字靜傳杭人宋末棄官入道挂冠四聖觀著

西湖百詠有冷泉亭香林洞諸作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中統初授中書省詳定官

尋轉翰林修撰兼國子院編修至元五年拜監察

御史多所論劾權貴側目出爲平陽路判官進福

建閩海按察使召至京師擢翰林院學士大德八

年卒贈學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諡文定著秋澗

集有靈隱寺詩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五

曹伯啟字士開濟寧碭山人至元中薦除冀州教授

累遷御史臺侍御史出廉訪浙西遂引年歸鄉人

表所居爲曹公里天歷中拜陝西諸道行臺御史

中丞辭疾不起士論高之卒贈河南行省左丞追

封魯郡公諡文貞著漢泉漫稿有遊靈隱寺詩

傅若金字與礪新喻人家貧力學爲同郡范梈所知

得其詩法以布衣至京師蜀郡虞集廣陽宋裴以

異材薦佐使安南歸除廣州文學教授著清江集

有題李遵道畫靈隱道中二杉圖詩

余闕字廷心唐兀氏世居武威徙家合肥登元統癸酉進士歷翰林待制至正十八年守安慶屢敗諸寇陳友諒合兵來攻城陷死之贈淮南江北行中書省平章追封幽國公諡忠宣著青陽集有賦九里松詩

李孝光字季和樂清人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赴京召見於宣文閣明年陞文林郎秘書監丞卒於官著五峰集有靈隱十詠

張昱字光弼廬陵人左丞楊完者鎮江浙用才略參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六

雲林寺志

謀軍府事遷左右司員外郎行樞密院判官左丞死棄官不出張士誠禮致之不屈張氏亡明太祖徵至京師聞其老曰可開矣厚賜遣還因自號可閒老人徜徉西湖山水間年八十三卒著廬陵集有冷泉觀猿詩

錢惟善字思復錢塘人領至正辛巳鄉薦官至副提舉張氏據吳越臨吳江之筒川又移居華亭明洪武初卒自號曲汀居士著江月松風集有冷泉亭詩

凌雲翰字彥神錢塘人元末蘭亭書院山長洪武初以薦授四川成都教授著柘軒集有冷泉猿嘯九里雲松二詩

貝瓊字廷璽崇德人洪武初徵修元史除國子助教著清江集有靈隱十詠

高啟字季迪長州人洪武初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國史編修官擢戶部侍郎放還尋坐危法著竹塢集有次靈隱復見心長老見寄詩

張羽字來儀潯陽人居湖州元末授安定書院山長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七

雲林寺志

明初徵爲太常司丞兼翰林院同掌文淵閣事以事竄嶺外未半道召還抵京投龍江死著靜居集有寄靈隱長老詩

馬洪字浩淵號鶴窗錢塘人善詩賦清修苦節聲價益重嘗居九里松

陳賡字惟成餘姚人天順間官太常少卿致仕投老西湖嘗和董靜傳西湖百詠於靈鷲古蹟題詠殆遍

劉英字邦彥號賓山錢塘人景泰中郡邑交辟以母

老辭著湖山詠錄有同沈石田諸賢遊冷泉詩

程敏政字克勤休寧人成化丙戌廷對第二授翰林

編修累遷禮部右侍郎著篁墩集有公餞靈隱寺

詩

趙寬字栗夫吳江人成化辛丑進士官浙江提學副

使著半江集有登紹光過雨詩

沈周字啟南號石田長州人景泰中郡守以賢良應

詔辭不赴嘗游湖上與劉邦彥徜徉靈鷲冷泉間

傳有詩畫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八

史鑑字明古號西村吳江人嘗與沈啟南汝其通同

遊靈隱有詩

董涇字復宗海鹽人嘗從王陽明講學於姚江著從

吾道人詩藁有韜光詩

徐禎卿字昌穀吳縣人弘治進士官國子監博士著

迪功集有靈隱寺贈靜公詩

邵經邦字仲德仁和人正德進士官刑部員外郎以

嘉靖大禮建言廷杖發鎮海衛充軍著弘藝錄有

飛來峰詩

田汝成字叔禾錢塘人嘉靖進士仕至廣東提學副

使著西湖游覽志載靈隱寺事蹟甚詳

張時徹字唯靜鄞縣人嘉靖進士巡撫四川江西進

兵部尚書著芝園集有北高峰詩

茅坤字順甫歸安人嘉靖進士任廣西按察僉事歷

副使著白華樓集有訪响巖山房詩

徐渭字文長山陰人諸生入胡梅林幕府著櫻桃館

集有千佛閣詩

祝時泰字汝亨號九山閩人戶曹員外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九

高應冕字文中號穎湖仁和人光州太守

王寅字仲房號十嶽新安人庠士

劉子伯字安元號望湖仁和人庠士

方九叙字禹績號十洲錢塘人承天太守

童漢臣字仲良號南衡錢塘人江西憲副

沈仕字懋學號青門仁和人隱君

以上社友六人嘉靖間主西湖八社日紫陽詩社

日湖心詩社日玉岑詩社日月岩詩社日南屏詩

社日紫雲詩社日洞霄詩社其飛來詩社則靈隱

寺三天竺九里松北高峰集慶寺普福寺石人嶺  
韜光澗西冷泉亭呼猿洞諸勝屬焉童南衡主之  
周詩字以言崑山人著虛巖集有靈隱寺詩

王穉登字百穀長洲人國子監生著客越集有冷泉  
亭詩

樊良樞字尙默進賢人萬歷進士歷官廣西右布政  
使著三山二酉等集有韜光菴詩

程嘉燧字孟陽休寧布衣僑居嘉定著松圓浪淘集  
有北高峰九里松韜光諸詩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十一

文震孟字文起長洲人天啟壬戌賜進士第一授翰林  
修撰以言事錮級崇禎初復官後以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卒諡文肅著約圃詩藁有韜光  
詩

姚思孝字永言江都人崇禎進士歷官大理少卿有  
响巖山房詩

梁以樟字公秋錦衣衛人崇禎進士商邱令著叩否  
集有登韜光詩

陳繼儒字仲醇華亭人著眉公全集有青蓮山房詩

黃道周字幼元漳州人天啟進士歷官坊局謫江西  
布政司都事被逮下詔獄遣戍福藩時進禮部尚  
書南京既下督師婺源死之著大滌兩書浩然詠  
有韜光詩

陳子龍字人中更字卧子青浦人崇禎進士除惠州  
推官丁憂服除補紹興推官舉卓異天下第一陞  
吏部主事改兵科給事中乙酉死難著湘真閣詩  
彙有韜光詩

張遂辰字卿子錢塘人少穎異工詩文一游成均歸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十二

隱湖上晚以醫名游西山靈竺間詩甚夥  
吳偉業字駿公太倉州人前明辛未榜眼入國朝  
官國子監祭酒著梅村集有韜光詩

張綱孫字祖望錢塘人爲西泠十子之一著秦亭集  
有靈隱寺詩

曹溶字澹躬秀水人前明進士國朝官少司農著  
靜惕堂集有冷泉亭詩

周亮工字元亮祥符人前明進士國朝官少司農  
著賴古堂集有韜光詩



王士祿字子底山東新城人順治進士官考功郎著  
西樵集有韜光詩

朱彝尊字錫鬯秀水人康熙己未召試官翰林檢討  
著曝書亭集有松霭山房雨宿詩

嚴繩孫字蓀友無錫人召試官中允著秋水集有韜  
光詩

秦松齡字對巖無錫人順治進士官試官翰林著芥  
峴山人集有韜光詩

潘耒字稼堂吳江人召試官檢討著遂初堂集有韜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五

光詩

陳祚明字引倩仁和人著采菽堂集有冷泉亭詩

吳農祥字星叟仁和人著澄觀堂集有斑衣園詩

趙吉士字天羽新安人官農部著寄園集有韜光詩

厲士貞字烈士儀真人康熙進士官有韜光詩

汪懋麟字季用江都人康熙進士官比部著百尺梧

桐閣集有冷泉亭詩

柏古字斯民華亭人有韜光詩

陸繁昭字拒石仁和人著善卷堂集有韜光詩

宋曹字射陵鹽城人官中書舍人有靈隱詩

徐延壽字存永閩人著尺木堂集有靈隱詩

湯右曾字西厓仁和人康熙進士官少宰翰林學士

著懷清堂集有韜光詩

繆彤字敬起長洲人大魁官翰林有韜光詩

龔翔麟字天石仁和人官御史著川居集有石筍峰

詩

王式丹字方若寶應人大魁官翰林著樓村集有韜

光詩

雲林寺志 卷四 人物 五

查嗣琛字德尹海寧人康熙進士官翰林著查浦詩

鈔有韜光詩

顧嗣立字俠君長洲人由進士官翰林著秀野堂集

有雲林詩

沈元澹字麟洲仁和人官文昌令有韜光詩

吳焯字尺鳧錢塘人太學生著蒔園集有冷泉亭詩

沈廷瑞字樛厓宣城人眉生徵君之孫著東鄉集有

雲林詩

增修雲林寺志卷五

藝文

重修靈鷲興聖寺記

宋樓秋

靈隱前天竺後名與天壤齊介兩山間一藹若曰靈鷲資石澗泉散空合流中分而兼有之考諸志實維晉瑤法師卓錫之始理咸和初自西天來見茲山而驚曰是中天竺國靈鷲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佛在世日多爲仙靈所隱今此亦復爾耶迺披荆棘逖闢梵廬地以人而顯至今巖以理名訪其塔猶在更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一

唐表章至吳越尊尙至國朝駐蹕隱竺之價日增是刹幾蕪廢不治猶齊魯之邾莒縑素愴焉聞於神阜嘉熙元年春妙選吳僧行果主之始至喟然曰吾少長茲境目擊而心憫之院無大小也人無古今也是山則前日之舊也吾其勉行之越明年作山門易向而南明年兩廡成又明年觀堂成位置合宜事可則而物皆可久也雅覲遠修丹碧奪目規畫一出其手內外脩矣始欲築丈室建寶閣盡挹乎四山之秀不求諸人而聞者樂施不知其役而見者興敬於是實

驚復繁榮余愛山水成癖坐冷泉憩香林屢嘗造其廬月異而歲不同難矣哉修鱗泳波茂樹當道徑竊橋橫真使人意消於烟霏空翠之表吁顯而不扶危而不持聖門之所嘆孰謂浮屠氏其專如果哉果北峰暮年之法子兄事古雲晦昂邇其源已不凡兼而有常其心休休然士之寓者客而游者入出一待之以衣食察其色久不倦視其案匪有餘此蓋有大過人者起廢細行也願力宏固有家法在遂書

重修靈隱寺記

明張瀚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二

吾杭自錢氏有國南宋建都兩山諸刹依然勝概其間勅於先朝如虎林山之靈隱寺尤爲冠絕東晉咸和梵僧慧理建後析而兩之東靈鷲西靈隱宋景德四年復合爲一啟覺皇殿彌勒閣高宗駐蹕數臨幸賜金額莊田以後興廢靡常迨洪武中住持惠明恢復如舊永樂初善才增塑三世金身宣德間災住持良玠重建隆慶三年復燬於雷火止餘直指一堂時海寇紛擾寺僧德明等圖復力不贍萬歷壬午陸司寇光祖知僧如通足任斯役令僧衆坐迎比至首築

墮跌坐其上說楞嚴法華諸經遠邇諦聽罔不來助於是棟梁椽桷之材斲砌礫壤之石金甌丹堊之飾覆塹碑甃之需智士運謀壯夫輸力不三數年大覺殿巍然中峙就彌勒閣舊址爲藏殿後爲直指堂又後爲方丈左爲妙應閣右爲遠佛齋壯麗周匝雅飾莊嚴數十年瓦礫之場輪奐一新落成之日宜記其本末以垂永久僧家相率請余余遂次第其事系之銘

紫竹林記

四朝陳元龍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杭州湖上諸山名勝甲天下而靈鷲峰爲最面峰卽古靈隱寺也

聖祖仁皇帝南巡御書題

曰雲林因遂稱雲林寺入寺稍折而西百餘步有三摩地焉曰紫竹林上接輦光下臨靈鷲蒼松左峙碧澗右繞桂竹交加翠陰茂密雲林之勝槩盡是矣中供大士像寶色莊嚴迥異諸相有禱焉輒應歷來住持皆清修苦行如古尊宿海內聞風而瞻禮者南自閩越北至燕齊不遠千里重趺襄糧殆無虛日以大

士之靈棲絕勝之境於是毘耶十笏之地爲雲林增重登紫竹林者如身遊佛國也元季楊廉夫遊靈隱寺詩有俗住栴檀紫竹林之句前明黃貞父李長蘅諸公亦嘗橫經于此蓋山川之靈秀佛乘之高深自古與文人學士結世外緣也予弱冠時奉先君子命率仲叔兩弟偕許時菴大宗伯俱以諸生鍵關於此者數載親見仲野溯岷二禪師修葺整齊入天擁護之盛迨迺籍居京師與山中遙隔者二十餘年旋以養親假歸會一過之而二禪師已辭世仲野之徒趙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四

然克守清規禪板梵音肅焉如昔喜山門之不替雷連憶舊者久之及于出撫粵西超然遠道來謁以重新殿宇告且屬爲之記予許之而未遑屬草也自後予再入國門出守

山陵歸參綸閣踪跡如雲顛毛似雪迴念讀書山中時甲子重新紫竹林之名勝渺乎若隔世矣今年春超然復貽書曰憶公與二先師結方外交時山僧以小沙彌侍側今公壽逾八十山僧亦將七旬俯仰今昔一時主賓俗俗惟公山僧在耳紫竹林之蘭若與公

似有宿緣可無一言以示後人乎予老矣退食之暇蒲團趺坐輒神遊于祇園甘露之境頌以

聖恩深重未敢乞身形枯心瘁學殖荒落安能繼鐵甍黃李之後以文章翰墨爲湖山佳話而追邇生平遊歷之處惟紫竹林夢寐不能忘則洵有宿緣未可知也異日者倘能蒙

恩放歸買艇湖頭與超然師扶杖同行結香火之社豈非予之大幸乎姑書此以俟之是爲記

重修雲林禪寺碑記

大中常安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

南浙聲名文物爭雄天下而名山巨浸亦甲秀東南唐宋之際蘭若琳宮羣坡壘谷其在錢塘者至一百二十七所而靈隱寺爲五山之一枕倚岩壑吐納烟雲敞麗幽奧真如所隔自晉咸和中僧慧理飛錫於此始建道場游歷五季隋唐遙有興廢逮吳越武肅王敬禮延壽禪師恢宏雲構遷界華新南渡後高孝兩朝屢臨幸焉元末燬於火明洪武初主僧惠明光復如舊嗣此住持善財長珩德明如通等相繼興修迄乎季世龍象潛靈漸就頽落

國朝順治己丑具德和尚來主法席道風丕振學侶雲從遂乃廣締勝緣經營十有餘載千楹蔽藥百栱穹隆雖曰重修其功實與開創者等康熙己巳恭逢聖祖仁皇帝南巡

駐蹕茲寺

勅改今額

天章飛藻鸞嶺增輝其後

翠華四幸

宸翰屢頒又有金佛香檀之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六

賜而主僧諦暉亦蒙

寵錫誠異數也

今上皇帝御極念茲寺爲

聖祖臨幸之地

勅免本寺山場地蕩征稅若干使緇褐之徒得以定息

繩床身心無擾蓋我

朝之加恩雲林者深且厚矣自具公以來更歷七十餘載不無摧創今主僧巨濟爲諸公法嗣開法是山概然以興復爲己任適光祿少卿廣陵汪君諱應庚

字上章來遊武林一見契合大啟毘尼之壇度僧六  
百三十九衆旋捐淨財次第興修自大雄寶殿外爲  
殿者五爲堂者十五爲閣者五爲軒者三爲樓者二  
爲亭者二爲寮者八他如玉樹林獅子窟塔院梅園  
以及庖福庫園之屬無不崇飾若夫繚以周垣固以  
肩基鐫千僧之銅塑天龍八部及五百應真之像此  
煥燁之見於寺內者而寺之外則梵宇以便遊侶築  
堰以蓄飛流凡合淵興隆之橋龍湫之洞驚峰之徑  
咸作而新之有加於舊經始乾隆六年十月落成於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七

九年十月費白金二萬兩有奇皆光祿君偕子震潛  
同爲喜捨而鳩工役財則巨公獨力所任也夫給孤  
長者以祇樹而布金波斯匿王以栴檀而刻像要皆  
破虛至之怪證香身之果歲壬戌余奉  
帝簡開府兩浙適當茲寺鼎新之會寶坊金容華樓  
玉砌與疊嶂秀峰輝映於翠微之表知其于過去劫  
中修無上慧未來劫中植無量福行見塗毒之鼓常  
鳴龍潭之燈永續幽祇協讚海岳崇瞻雖劫盡恒沙  
而淨業終以無毀矣工既竣巨公請予文爲記爰疏

其顛末勒之翠珉以告來者

雲林寺重建輪藏殿記

鄭江

佛氏之有輪藏自梁傳大士始也嗣後叢林效之且  
徧天下俱供大士像於中雲林輪藏殿具公始建於  
順治庚寅迄今幾及百年棟宇頽廢所爲輪藏者亦  
被傾摧剝而不能轉乾隆庚申新安光祿少卿汪君  
上章來游茲山慨然以重興爲已任而以是殿爲之  
首落成之日于適過寺見夫保栴翔空若地涌出入  
門神聳則如天樞激而地軸動月駕旋而風馭行瑤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八

窗寶網眩金碧於無定天龍帝釋儼生氣以飛空徐  
而察之則集衆有力負之而趨且聆夫大聲起於足  
下又如良霄歌鐘之擊窟室袁氏鼓角之鳴地中偉  
矣哉象教之力宏矣檀護之施廣矣主僧巨濤和尚  
謁予文以爲記予惟傳氏之設輪藏轉經也然三藏  
十二部卷帙繁而重茂之於輪非數百人莫能轉今  
所供者諸佛菩薩像則數人能勝其任况轉佛即轉  
經乎且佛氏所重者以心轉境不以境轉心故云能  
轉法華不爲法華轉若夫成住壞空大地山河皆太

虛中一微塵耳何有於輪昔村婦驚夫財少而輪自轉則其能轉有不係於輪者惟此心之精誠歷劫常新亦歷劫常轉汪君之輪財巨公之集事可云轉大法輪將有不與土木丹青俱敝者矣於是乎書

梵香閣記

張煒

雲林漸山啟基神構輝煌楹繡拱布其高曠大殿東西隅齋堂後爲梵香閣順治丁酉其德法師重興茲寺所建雍正甲辰鬱攸弗戒欽焉燬毀乾隆壬戌住持巨公纂修堂宇新都汪光祿應庚普願樹緣一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九

切莊嚴爰及茲閣煥爾再新於是禪窟圓成遠近馳仰瞻肩軒之聿崇悟離垢之妙諦矣夫法界真靜斷滅五根宣芬散馥常參鼻觀諸天與人同止厭氛濁之上升和難各捨本住持旃檀而歸命故佛法中香爲佛事騰異香於波利則逆風而聞表殊迹于龍池則撥沙而出無量無邊烟雲滿於十方非空非木根枝列夫三品若乃虔供養而塗身澄神慮而結願從聞思修發戒定之秘粉依定入慧證密圓之醴醴足則發明無漏熱一座而具足豈必合境有異擣萬劫

而爲珍哉然起滅生乎現境沉水可作桑根之想淨名顯乎法相靈芬還升頂穴之中印度之女散花而禮識普達之王傳芳而福應帝釋所摩石上猶餘郁烈兜婁所沐壇前頓爾猛熾要以心無染着多摩因之靜起體不受觸陀羅常在應身是故曼殊氣氤能使衆欲清涼伊蒲掩冉可除一切熱惱受牛頭之嘉產火不能然猊象藏之微薰疾不能害至如奉石鹽於兜率資青棘於終南濡螺貝而却敵燦薰陸而拒邪西天印土縷縷成穗毘耶城邊徘徊滿鉢塵氣焚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十

滅一鉢而普薰三千世界天樹開敷四布而周徧五十由旬斯皆青山之廣運王舍之神機惟幻翳之全消乃融貫其真理今巨師解脫知見作大德之苾芻光祿識精元明效伽羅之焚濯故能結此冥慈共成善果修櫬宵霽共烟縷以浮空清風韻響偕天花而飄拂凡我道衆信翻高翔胸無滯疑乘香象而截流心有劑和置淨器而浴佛則茲閣之建洵乎功提無外也予居近名藍情皈禪慧眷言靈宇合讚修植爰焚平等香息心了義而微妙典以記之

五百羅漢殿記

杭世駿

在昔涅槃經義謂有五百商人採寶山海值盜攘去并剗其目商日夜號痛欲向無所或告之曰靈鷲佛氏能救汝苦與我重寶引汝見之商且行且舍至大林精舍佛爲說法各證阿羅漢果夫所云阿羅漢者大論云阿羅名賊漢名破一切煩惱賊破復次阿羅漢一切漏盡故應得一切世間諸天人供養又阿名不羅漢名生後世中更不生是名阿羅漢法華疏云阿處經云應真瑞應經云真人皆無生之義也或言

雲棲寺志

卷五 藝文

十一

名舍三義無明糠脫後世田中不受生死果報故云不生九十八使煩惱盡故名殺賊具智斷功德堪爲人天福田故言應供要而論之修六度之梵行標三乘之通號均爲超越凡倫優入聖域者矣後世寶坊琳宮偏閭浮提界然非名蓋巨剎則五百應真之宇時或缺焉雲林向爲五十剎之一百棋千櫨實開烏菴承梵繞甯虹拖蛇垂其西禪堂之下爲羅漢殿創于何朝未詳所自具德大和尚來主法席中興締構實建今處時順治戊戌也逮今乾隆癸亥八十餘

年檣栢頽瘁法身兩立主僧巨濤慨焉矧睇廣募植施精心建立幽祇協贊欽人汪光祿應庚獨獎勝緣爲布金之須達一切興作咸委巨公於是百廢修舉而羅漢殿工未竣道光祿奄逝令子明州守起踵成之像設闕安四周列坐妙相莊嚴奕奕有生氣飛梁八維環楹交峙寶壇回互殿如田字之形俗因名曰田字殿吾杭梵宇以百數有此殿者惟淨慈雲林今淨慈悉已弛頓而雲林金碧丹雘慈容統序東西向背毗接偶居嚴飾之工常畱花窟大佛示像法因垂

雲棲寺志

卷五 藝文

主

像教故金姿寶相月面蓮眸皆無爲之寂不盡之靈之所託也今五百應真困苦願力普攝無邊散處山林分形顯化作人間福田亦所以示人從生有貪因貪受苦因苦得報則凡見形而入道者於茲殿之興廢所係豈不重與殿既成巨公乞言於子余肅瞻靈儀敷具頂禮契正覺之冥得儼法相之常住敬刊樂石而爲之記

清繞橋新建春淙亭記

厲鶚

清繞橋當鷲峰之陰跨北澗之上對理公巖之口橋

舊無亭乾隆癸亥巨公重新雲林寺飭餘材賸甃成之登斯亭者仰挹山翠俯聽泉聲炎曦陰霖有所託而物色之奔赴若天造而神輸也巨公問名於予余以合澗橋舊有春深亭蓋取藕文忠兩澗春深一靈鷲之句見貝廷臣清江文集中今亭廢久矣宜移其名於此巨公曰昔亭之澗合而今亭之澗分昔亭廢而名存今亭新而名舊天下耕耨起滅之幻有如是乎然其爲春深則一也當夫天根見於秋潦斯澗也若斷若續涓流如縷其聲滴瀝幽咽或有時而涸四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主

顧林谷萬籟悄然此非君子之潛德未施而吾宗之懋寂入定時耶若夫土膏脉動山澤乃通斯澗也如風雨交作震動巖岫又如奏洞庭之樂五音繁會琤琮激盪自遠而近此非君子之乘時利見而吾宗之當機倡導時耶以是名斯亭也意深矣遂書以爲記乾隆甲子春正月二十二日郡人厲鶚

蒲菴文集序

元 歐陽元

由唐至宋大覺璉公明教嵩公覺範洪公以雄詞妙論大印其道於江海之間一時老師宿儒若我先文

忠公及韓琦藉賦莫不欽衽嘆服皇元開國若天隱至公晦機照公倡興斯文於東南一洗咸淳之陋趙孟頫袁桷諸先輩委心而納交焉晦機之徒笑隱訢公尤爲雄傑其文太史庾集常序之矣訢公既寂叢林莫不爲斯文之慨翰林修撰張翥家示豫章兄心復公所爲文以敏悟之姿超卓之才禪學之暇發爲文辭抑揚頓挫開合變化萬乎若春雲之起於空也暖乎若秋月之印於江也邇而上之卓然並驅於嵩璉諸師無愧也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十四

銅佛讚頌序

矩公住持 盧愿

元 釋天如

至正甲申夏錢塘照菴矩菩薩大會緇素於寶石山作佛事者四十八日以慶銅彌勒佛及觀音勢至像成亦以張其化使益廣而益遠也原其造像之始約化四十八人各施銅錢一而念佛千聲以爲例如是四十八人人各轉化四十八人遞遞轉化積四百八十萬錢治以範佛佛身長一丈六尺二大士稱之相好纖悉具倫既又梯山以登之營大殿以安奉之乃有今會於是四方士頌贊交集謂其可贊者有三錢



唐佛剎巨細千萬計而未始有銅像一也募施之法取少而化廣異乎常二也合衆善以爲會高下之機普攝三也錄頌成卷待余序余於三者之外容有說焉初像之未成也全佛是銅及其既成也全銅是佛曰佛曰銅二名一體蓋佛不自佛從緣而生也推緣生而類通之令悟世間萬物皆佛也此外復有說焉凡一人一念之興一錢之施則其全體銅像已隨念而應之矣一念既爾念念亦然然則應念而成之佛又何止四百八十萬哉此外猶有說焉以多人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

念佛之心展轉流布自今世後世以達乎無窮則佛隨而應之亦復如是而無窮也橫應之廣既如是豎應之遠又如是其數量可思議哉是由然善宗性具之學而得其旨將使人人同悟是心作佛是心是佛之說以至重重無盡互互無礙曰理曰事周法界無一而非佛故其一機之發一條之成遂能致廣遠之化者如是以余知照養之化如是故序其贊頌之卷如是

倡酬禪偈序

明徐一夔

偈者詩之類也佛說諸經必有重偈以伸其義觀於吾書春秋列國大夫之聘中國既修詞令以達事情未復舉詩明之蓋亦此類偈或五言七言惟便於誦讀而不叶以音韻詩多四言而以音韻叶蓋被之絃歌故也詩自漢變爲五言唐變爲七言頗嚴聲律爲釋氏者出言成偈大畧亦近於詩吾鄉佐上人字東州處靈隱禪窟還台省親有密心嚴師者爲偈一首以贈其行其言七言其句八句詩之類也上人姿敏慧叅扣直指其同袍之友慮其愛親之心不勝求道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六

之志更相提掇擊斲振祖道而非世俗嘲風咏月之具故不曰詩而曰偈上人徵余題辭因筆於首簡

送填上人歸四明序

徐一夔

豫章復禪師唱道靈隱山中合儒釋以爲教從之者甚衆有填上人者氣冲而守恬且有志於道事禪師有年將歸四明造門言別且請贈會予亦以被徵赴京師未暇執筆又介其師之友大淵禪師以爲言余謝之曰吾與上人所趣異塗所習異業今茲之別余方違親戚棄妻子以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而上人

之高踪變跡如孤雲野鶴以翱翔於太虛之表其情又不同也其何以爲上人言哉然余聞之古先哲人有深於佛者謂佛之道與易論語合其言非欺我也上人之師既合儒釋以爲教是宜不以我爲異而有所請也豈余知有未深乃反以爲異耶上人行矣四明雪背層峰疊壁巔絕空青傳聞異時多古佛化現上人歸卧雲壑益仰其道所造當益深余老且病得請而歸卽將絕滄江而東過上人之廬而叩其所以同者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十七

韜光紀遊集序

國朝常諱安

西湖北峰之勝惟靈鷲最奇遊者至冷泉亭仰瞻林木下視流水愁思徘徊興盡而返不復知寺中西折有曲澗縈紆層巒綿衍遠深幽寂之巢塢也巢塢有菴名韜光唐代宗時蜀僧韜光卓錫於此與郡守白公善往返酬答地以人傳而韜光之名以著迨後蘊子瞻趙閱道與寄烟霞題名唯石踵其遊者日盛昔人典型續而不墜自唐宋元明至我

朝天下名賢鉅公碩士高僧登臨憑弔撫景留題者

多矣皆散漫無紀惟禪鐙一焰至今耿耿豈吾道之不若彼哉無人焉爲之棄而集之俾鴻篇藻句湮沒於古昔荒草中供山僧耆若具耳斐東顧菴王太史西清學士東海名儒敦好古之雅懷輯人文之炳蔚可謂收拾明珠還之合浦極一時之美事已丑歲予會至浙一跡其巔垂今三十餘年宦遊四隅時遇浙之士大夫劇談韜光欣然神往壬戌春來莅兩浙偶偕彭少司農石源尋幽討勝入竹逕循欄而西巖岫嵒窳覓泉滴瀝白雲滿衣裾殊不知有人間世歎曰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六

此真可以韜光矣啟窗眺江海始信駱丞樓觀門對之句爲不虛俯視四山排闥入檻飄飄乎如列子御風佳處任人自領而已因更得汲泉啜之縱觀所藏卷冊數十餘年來遊者咏者又若而人輯而藏之亦復哀然成集想當年白傳韜光同此樂趣遂賦詩一篇付山僧冀附作者之林山僧復請升集首是爲序

武林山辨

明 邵重生

武林杭之名山因以名郡而古今皆朦朧未有直指的名爲某山者舊志以武林門右土阜俗稱祖山者

當之爲其山先名武林以避唐諱改稱虎林成化志引楊正質虎林山記爲錢王時祖山在郭外有異虎其山自名虎非避諱也又引宋樓攻媿詩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無乃是且宋淳熙志明載武林山爲武林水所出安有又避唐諱之說決非城內無水小山明矣與薛公通志同惜偏而未全一統志列武林山當矣下曰一名靈隱一名靈苑一名仙居乃以武林山飛來峰二山爲武林山是矣特認而未的至沙門契嵩武林山志與四水潛夫武林舊事直以飛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九

來峰爲武林似矣又局而未廣近田公西湖遊覽志陳公萬歷志皆不列武林山而以靈隱山一名武林山豈惟輒語不明而名言更不正今余爲辨者三以俟質之君子凡郡邑之著稱者必以郡中佳山水祖山蟻垤不足以當固矣特靈隱之名發於東晉先秦兩漢厥名伊何愚意凡謂之山者以其全體而言也高聳者曰山峰如春者曰山嶺至岡陵正阜皆有分別而一山字足以舉之故武林之名乃靈隱天竺諸峰之祖名也自慧理既來之後有飛來之名焉有靈

隱之名焉有靈鷲之名焉有天竺而後有三竺之名焉至於蓮花佛國白雲白猿獅子香爐皆繼慧理發之而爲武林之支名至於南高北高五雲雙桂乳竇月桂諸名又後人濫觴也其曰形勝烏石靈苑仙居龍門楊梅西源善住興正瑞雲慶化集慶泰亭又土人之私諱也自有諸名而武林反以無專主而晦如子姓衆多而又著則祖父之名遠而晦久而亡此常道也如羅浮有七十二峰皆謂之羅浮山黃山有三十六峰皆謂之黃山武夷有六十三峰皆謂之武夷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十

山是可辨者一也羅處約靈隱碑曰浙水之右有山曰武林盧襄西征記杭地北環靈隱國朝楊太守開西湖疏曰杭州南跨吳山北兜武林觀前人之文曰右曰環曰兜三字則非一二山之指其可辨者二也且武林山者必當求武林水杭南北二山之水孰有大於三竺靈隱之溪乎南則從門壁嶺水出嶺合雙桂永清月桂諸塢北從石人西源合白沙韶光諸塢正與舊志合曰武林山有二水南出者曰南澗北來者曰北澗若惟以靈隱寺山爲武林山則惟有北澗

而無南澗若惟以飛來峰爲武林山則飛來峰無水不出澗若以靈隱飛來二峰爲武林山則南澗從天竺諸峰來發源不全况舊志云西湖滙武林山水秦時名武林水至漢方有金牛明聖之號南北二山凡有水流入湖者皆武林山其可辨者三也質高人之偉見稍形勝之現存吾於武林也矣疑

九里松說

國朝孫治

袁公仁敬之樹松也左右各三行行九里起行春橋至靈隱而止及下竺焉是爲九里松也萬歷志載九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里松之見在者下竺路十一本靈隱集慶一百一十九本共一百三十本邵虎菴之爲山志也相去十餘載所記行春橋至張家亭八本至黑觀音堂五十一本至飛翠亭七本至飛來峰二本題龍橋至靈隱門十二本下竺路十本共九十一本其末年已十亡其五余爲童子時猶見有二十餘本及於今日所存者不過十數本矣嗟乎松盡而九里又何有矣無其實者以名存之千載而下得與泰山五大夫並傳者則猶賴乎此耳

賜佛照禪師宸翰

宋孝宗

禪師所奏菩薩十地乃是修行漸次從凡入聖夫復何疑方知腳踏實地十二時中曾無間斷以至圓熟雜染純淨俱成障礙任作止滅脫此禪病常如禪師之言常揮劍刃卓起春梁發心精進猶恐退墮每思到處兢兢業業未嘗敢忘今俗人乃有以禪爲虛空以語爲戲論其不知道也如此茲事至大豈在筆下可窮也聊叙所得耳

靈隱觀老奉勅住天童疏

樓 鑰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海內名山最說天童法席禪林的派還須臨濟當家詔旨一頒人心俱嚮其神鋒峻發正令全提西湖水不抵辨口瀾翻北高峰未如道行高聳一光一造都成陳迹三章三要正賴舉揚豈惟祖師槃可供作證明直得衣冠巢許同伸勸請呼猿洞口任他葛整爭流宿覺亭前便看一錫飛下

靈隱翻基僧堂疏

釋居簡

未除滲漏可容一日安居既已揭翻豈怕七間開却倘有併幪之託遂無風雨之虞行住坐卧在其中哀

君五福造次顛沛必於是還我三椽

靈鷲修造疏

釋居簡

千年箕裘得人則成住一日鐘鼓失度則壞空擬控衡三竺之雄冀復還兩晉之舊補其罅漏首法堂翼兩廊扶持顛危襟連峰帶雙澗便便惟謹爾誓將以就緒爲期受受其難哉豈敢言信緣而已

請印鐵牛住靈隱茶湯榜

釋居簡

玉虎何知先動山中消息雲龍早直首膺天上平章俱雖重於連城產獨珍於雙壁恭惟其寵光五葉一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杯分萬象之甘彈壓羣英數水劣諸方之勝方圓制度清白華滋笑鴻源春夢不到池塘春老圃秋容尤高節操頰牙騰觀四河衮衮無邊襟袖生涼兩腋颺颺未已洞庭君子封下邳箕裘不墜洛誦孫父事副墨文采難藏試從師友淵源欲起烟霞沉痾恭惟其覺難毒海設醴奚爲開甘露門飲河而止直拈單傳其來有自俱收並畜待用無遺荐醍醐一味之醇韻芝朮衆芳之助行精進定是上藥草起一生成佛於青盲見善知識如優曇花慰千載得賢於季孟

靈隱修前後兩殿榜

釋居簡

入雲表利化成南度莊嚴倒影浮圖彈壓北高巍峭桂子從廣寒飄下蓮花自天然飛來一衲長放光明誰名彌勒孰是彌勒兩地平分風月有是文殊卽非文殊欲策勳輪奐之餘忍袖手顛危之際扶持得起同享泰山磐石之安蓋覆將來遂有陵雨震風之託

船光菴修造榜

釋居簡

喚新光歸舊隱安用草北山之移思白傳詠甘棠尙可明南國之教花偈曾煩招隱白鷗終不寒盟掛圖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送青來知何日了問春從此去更幾時回宜速加鞭未堪勒駕把茅欲墮隻力奚爲萬間倘遂軒轅一盞盡歌藜藿飯猿臺畔起四三椽栗之翁布地圖中須百萬撐補之手

淨慈瀨翁住靈隱方外交疏

元 釋天如

惠遠送修靜過虎溪神交方外妙喜招子龍來徑塢機契室中悠悠古人實勞我思濟濟多士復見此老其人通身手眼貼骨爪牙斥宗教似是之非得佛心不傳之妙一筆萬言雄辨仲靈覺範愕爾於前五年

三跨大方寶掌永明睦乎其後別利器於盤錯先鞭策以馳驅登見山堂誦東澗詩修乃祖盛時之舊好掬冷泉水洗許由耳振先民絕世之高風三轉法輪一貫吾道

石賦

飛來講徒聚石作供爲之賦

釋居簡

石奇而怪今有惜不惜眠人兮猶人眠石夫二三子悠然會心攀高陟遐隱搜細尋捫蘿鳥輕籬雲景沉俯闌欹欹側行吟登磅礪巖阿表回欄陰洗濯雨餗摩挲辭侵獸駭始蹲鸞回欲升介如其質鏘乎其音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十五

如考琮璫如擊球琳如獲大貝如致南金室邇兮其何能及石遠兮蓋無備直屹如林兮若拱而揖百夫視兮無用其力若夫坡陀兮盤峭峙兮桓王佐才可就而不可數權奇兮巧玲瓏兮小市鄴隱可致而不可馬俯踈簷而巍傾挂綺疏而環植立中不倚凜姿淡如却步欲前僂僂反趨匪卑嫫尊匪親簡踈匪璞貴雕匪瘠貴腴蔭之以綠蕉密葉之涼友之以青琅方寸之虛澤之以金莖沆瀣之清鑄之以石鼓斷缺之餘堅不可鏘頑可澤與將爲僧叟之堅乎抑爲替

叟之頑乎哉或曰是石也皆有飛來之一體始焉飛來終焉飛去固蕩誕謾給兮不可復據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吾恐昧者不知兮防之不預因作而言曰小子識之庶乎一得兮有補千慮

靈隱釋寶達傳贊

宋釋寶寧

印沙牀者何通曰有道之士居山必非資器疑其範築江沙巧成坐榻歟照佛鑑者何通曰仰鑑燈耳以其陸鴻漸貞元中多游是山述記記述師節儉而明心之調度也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十六

靈隱千佛贊

宋理宗

一佛不二千佛奚別如處處水現在在月無去無來不生不滅梅花開時前村深雪

永明壽禪師畫像贊

釋居簡

客吟燈殘猿啼月落衲帳蒙頭千岩萬壑指破凡夫爲等覺妙覺齊大小乘於錢索并索縱大辨于談笑寄虛懷於冥莫所謂百軸宗鏡之文如泰山之一毫芒巍巍堂堂煌煌煌煌非心亦非佛破鏡不重光

嵩禪師贊

宋釋惠洪

歐陽之學宗師於世其徒喧闐攻我以喙童首儒林  
氣索力屈公於是時粹然一出天縱之辨武庫縱橫  
瑣瑣捍我如護目睛義如串肉理如析薪一時名舉  
聲動縉紳世尊舉身毛孔俱笑如公語言筆下皆妙  
六物不壞未易致詰豈其踐履明喻之力宗教之衰  
河壞山摧冠巾緇稱其寒如灰地地摩翳見冰雪容  
拜起而喟涕落無從

長老端裕真贊

宋孫觀

龜指牀鶴巢肩鵝百結芋火然貌堂堂入中天師子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七

吼遍大千

杲和尚書讚

宋王庭珪

磔磔矢矢如祝融太華高不知其幾千丈軒軒轟轟  
如驚雷喉鶴聲徹乎九天之上道在真空空即無相  
以相求之如百摸象乘機應物河嶽震響眼如掣電  
舌如奔浪轉大法輪說無盡藏當恁麼時有識之者  
箇是徑山和尚

大慧禪師真贊

宋陸游

平生嫌惡老子說法口巴巴地若是靈利阿師參取

畫底妙喜

佛照禪師真贊

陸游

名動三朝話行四海撒手歸來雲山不改人言大覺  
同龕師云老僧掩彩

龍安主僧仁遠出德光頂相求贊

周必大

靈隱山前口說喃喃龍安寺前目視耽耽彼一此一  
前三後三語息則默學人更參

夢觀法師遺像贊

元釋溥洽

石街三考左街昇跨則龍基只一僧遍界光明藏不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天

得又分京浙百千燈

跋佛智與升菴書

宋陸游

此一編佛智禪師與其法子寒岩升公書也議論楚  
卓殆非世所及三復嘆仰淳熙己亥三月九日建安  
雙清堂書

跋德光與梁世呂頌

周必大

大慧禪師住世時杜撰長老人人謂得其道今四十  
年電滅無餘惟佛照禪師真朴實頭之的嗣既壽且  
康續佛慧命徵斯人吾誰與歸梁光遠得此頌藏之

二十年若識本來面目是名參禪不然千復替名故  
紙之後是結兩重公案也嘉泰壬戌八月

題迦絕禪師書山谷煎茶賦後元釋大新

魯直謫居瀘戎雖瀕九死而怡然自得效蜀人法事  
茗飲愛其風致作賦紀之後百餘年當宋季淳祐間  
蜀阻兵革如絕禪師蜀人也思歸其鄉而不得讀魯  
直賦悲之書以寄所感焉由淳祐距今皇元天歷改  
元之秋又八十六年矣而蜀再罹兵亂比吾服順然  
不無傷殘也予雖非蜀人視如絕所書能無感慨併

言世界衆生悉由宿業流轉惟有道者特以定慧之  
力能安行而順適彼外之貧富夷險無一毫加損於  
我也魯直知道故謫居異土如享廊廟鐘鼎之樂如  
絕悲蜀禍之慘知宿業之不可逃惟修定慧足以勝  
之然則作賦與所書爲後世貴重者以其道也金華  
樞要堂篤志於道得而甚秘惜之或者玩其詞之超  
勝而議其書之工拙者無取

題趙孟頫書靈隱寺碑

明方孝孺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

緣紙礪石攻木範金植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

宜其可久採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  
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託其傳  
於易毀之物則豈其所託之人爲足恃耶錢鼎佛寺  
最鉅麗者曰靈隱寺當元皇慶壬子改而新作之距  
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  
燬燬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  
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  
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人

天下之可恃以永久者果安屬哉亦可慨然而有感  
矣石堦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  
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  
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  
文詞翰墨之外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于  
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修撰練君  
子寧以此卷示予子寧多學而其文必以予言爲然

募修雲林寺引

國朝李衍

嘗聞佛教之興由於西域寶剎之建盛於西湖蓋秀



氣乃結名都而異境多歸淨土如雲林者創由晉代  
唐自 熙朝海負江環久擅東南勝槩山奇水冷素  
稱吳越禪宗飛來鷲嶺之峰俗塵難到散下蟠宮之  
子佳話常留伏念

聖祖仁皇帝幸浙省方每荷

翠華暫駐研雲染墨曾叨

御筆親題香雷重其氣氤瑞照增其明耀近因蓮臺歲  
久蘭若年深燦爛焚燎漸被彫剝落惟巍嚴宇旋  
驚風雨飄搖維茲名勝之區可無中興之侶適有佳

雲林寺志

卷五

三

持智廣者虔思補葺立願增修將用舊基以維新永  
護

宸章於歷久但頽垣廢瓦早須布施之金綺井丹楹端  
賴發心之士用是卯祈植越廣種福田多寡隨緣工  
程計日高僧勸善諒非藉此營私君子平施或可因  
而成事

靈隱寺題名

國朝 朱彝尊

靈隱寺晉咸和初沙門慧理建前有飛來峰理公屢  
冷泉經其下西出合澗橋分流入僧房叢篠中巖上

下多鎔佛像土俗相傳謂是元僧楊璉真伽所鑿蓋  
本於夏時正府志非也象教自漢孝明帝時流入中  
國終漢之世凡宇內墓門石闕刻鏤先聖賢孝子烈  
女未有鎔及佛像者至晉始有之潛說友撰臨安志  
在宋咸淳年此時楊璉真伽未至浙中行省志中載  
寺有梁簡文帝石像記又據陸羽靈隱寺記稱理公  
嚴慧理宴息其下後有僧於巖下周迴鑄小羅漢佛  
菩薩像然則飛來峰石像唐以前已有之審視厥狀  
戊削奇古望而知爲六代遺跡今烟霞洞羅漢六石

雲林寺志

卷五

三

屋羅漢一百一十六要非吳越以後工人所鑿土俗  
流傳之謬由未見咸淳志爾康熙辛巳三月同遊長  
洲顧嗣立俠君秀水朱彝尊錫鬯杭州馮念祖文子  
吳陳琰寶厓顧之延擢王周松層巖期而不至者蕭  
山毛奇齡大可也

故靈隱普慈大師塔銘 并序 宋 釋契嵩

法師諱幼旻信陽王山人也本姓葉氏童時即有出  
族之意告父母得命遂入其邑之興教蘭若師僧省  
單出家既納戒乃訪道四方來虎林見惠明禪師頽

然有道審卽服膺執弟子禮盡學其法法務無難易者備嘗之矣久之惠明命師監其寺事未幾會其寺大火蕩盡方根其所失其同事者危之皆憂及嗣師謂之曰我總寺事罪盡在我吾獨當之爾曹不必懼也更果不入寺問師第坐其起爨者耳此豈古所謂臨難無苟免者耶其後惠明告終畢其喪師卽帥衆以監寺輔之戮力相與復其寺不十年而葺屋廬疑然千餘間益偉其舊慶歷中朝廷用其薦而錫之章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服其後又賜號普慈及惠照謝世師方大疾亦力疾治其喪事始惠照垂終遺書奉師自代官疑其事不與以靈隱更命僧主之師事其僧愈恭無毫髮鄙倍心見于聲彩而人益德之當此知府龍圖季公知之乃以上天竺精舍命師以長老居之及觀文孫公初以資政大學士蒞杭特遷之主靈隱始其演法之日孫公大帥衣冠貴游不超百人預會薰香聽其所說而道俗老少貴賤摩肩而趨來者萬計是日人聲馬跡溢滿山谷法席之盛其如此者鮮矣師天性寬平

慈愍與人周而多容而人亦頗美之故居其寺方六年寺益修衆益靖度弟子二十三人嘉祐乙亥仲冬初忽感微疾而卧先終一日與衆語將授寺與今知禪德語氣詳正如平不衰十三日雞鳴起漱洗問時辰乃安坐而盡世壽六十一僧臘四十一以是月二十九日入塔于呼猿洞之直北寺垣之內塔已知師以其行狀求篆文而銘之然在古高僧傳其法凡吾人於其教有德有賢及其有功者乃得書之若今靈隱最天下名寺固我佛法倚之張弛也嗚呼普慈于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其寺平生如此之效豈不曰于法有功乎予故不讓乃引其事而書之也銘曰 惟功在法惟德在法法既不生其勝緣豈有熄耶惟師之盛善常然不泯不墜斷可見矣

靈隱佛海禪師遠公塔銘

宋 周必大

師姓彭氏名慧遠眉山人先世儒業父寧母朱氏師年十三因其兄從釋氏問曰欲何爲乎兄曰求解脫耳師曰然則我可爲也願與兄偕父母許之事棄師院僧宗辨問質所疑辨察其異語之曰吾不用汝

侍奉也其往叅叢林度有成而歸吾猶未老也卽祝髮走成都習經論學於大慈寺雷四年乃遊諸方叩請甚衆復還我相靈巖寺依黃龍南公之孫徹禪師兩歲若有所悟徹可之翼日卽告行同志挽留不聽曰師以爲可而吾終未釋然也聞圓悟勤禪師住成都昭覺造焉一日圓悟普說師豁然有得仆於衆中衆掀起之乃曰吾夢覺矣至暮與圓悟問答無滯圓悟大喜以偈贈師有奮鐵舌轉關捩之語衆曰爲鐵舌遠自此機鋒峻發常屈其上首紹興乙卯春眉守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延居象耳山不赴是歲圓悟去世嘆曰哲人云亡繼之者誰乎迺扁舟下峽初抵淮南住龍蟠山壽聖寺一年遷琅邪山之開化又移婺之普濟侍卽蘓伯充一代之德日與師談論俄徙衢之定業時妙喜杲公謫梅州有傳師偈頌往者妙喜駭曰老師暮年有子如此因以書寄法衣逮其歸相遇甚惟妙喜極口稱譽之自是人益歸重俄徙光孝閱十年安定郡王趙表之侍郎曾天猷俱爲世外交後過南嶽住南臺有龍王璉方廣行皆月菴高弟道行湖湘竊謂曰此間

壁立萬仞初遠將何所置足乎及聞其議論趨諸始大嘆服璉率其屬環拜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未幾過天台歷住護國清鴻福三寺乾道丁亥沈尚書德和守平江以虎邱比不得人力邀師至則接物利生無倦戶外履滿綱素悅服名達闕下五年有詔住高亭山崇先寺六年遂開堂於靈隱賜號佛海禪師惟聖上神曜得道虛心應物屢召師入內相與問荅而其道益尊明年夏有日本僧覺阿通天台教果頗工書能道諸國語初來謁師氣甚銳師徐以禪宗曉之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覺阿留三年作投機五頌而去他日因海商附其國圍城寺主者覺忠詩書來謝其爲遠人所教如此淳熙三年閏九月旦師上堂說偈數十句末云相喚相呼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都下喧傳而疑之師有弟曉林亦出家且得法於師方往因清至是招以來若有所屬明年感微疾果以上元安坐而化龕置十日顏色不變是月二十五日葬烏峰之塔壽七十四僧臘五十九後事實林主之傳其道又有了宣齊已了乘師王靖紹鴻如本尼法真皆住大刹云某始識

師於虎邱晚乃見之靈隱愛其辨而有宗峻而能通故樂與之語師既薨而林數以銘爲請且曰吾師遺言也久之乃爲銘曰

禪有頓門 無言爲宗 世或待喻 假言以通  
惟其善鳴 譬如雷風 言而非言 以開羣弊  
猗歟遠師 心傳大雄 如應響谷 如待問鐘  
既得其承 龍象影從 明詔再錫 又彰其達  
發明正宗 摧折妄庸 法席屢遷 道獎九重  
於古有光 爲譽益崇 順緣而歸 自昔所同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明月攝彩 浮雲無踪 我爲銘詩 刻劃太空  
如彼戲論 記其初終

圓鑑塔銘

法不孤起道不虛行續佛慧命必有其人其人謂誰  
佛照禪師其人是已師諱德光姓彭氏臨江軍新喻  
縣人曾祖崇善祖堯調父衍皆樂施喜釋氏嘗藉鄉  
里貧戶計口給錢宣和辛丑歲母袁氏夢異僧入室  
有孕生師骨相奇麗伏犀貫腦袁州木平山有妙應  
大師伯章者善相謂此子他日空門梁棟也初入小

學讀書十行俱下父母繼亡依伯父循以居一日延  
僧追修師視佛書若素習然紹興辛酉大慈禪師宗  
杲南還過邑師年二十一望見曰此古佛也吾安得  
事之自是有意出家後二年師拾光禪院受業爲足  
菴普吉研究宗旨日以精進吉還闕命從月菴善果  
於東禪服勤三年是時妙湛佛心圓覺乾元越山諸  
禪利名僧相望師一一咨叩問江西百丈道震嚴冷  
寶峰擇明峭拔俱入其室一日見饒州天寧應菴雲  
華送化主頌歎曰此真臨濟種草叢住依之雖箭鋒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宋

相直然碍膺未決復從果老千馮山果入寂還江西  
謁典牛天游於雲嵒見萬菴道顏于圓通會雲華移  
廬山之東林娶之雙林師皆從之丙子歲聞大慧住  
四明阿育山喜曰緣法在茲矣已而果大徹慧示以  
贊畧曰有德必有光其光無間隔名實要相稱非青  
黃赤白慧歸徑山明月一堂師奉事益虔遇其說法  
坐下爭執筆抄錄一歷耳根終身不忘有問輒舉其  
慧解蓋天資也慧入塔分坐仰山乾道丁亥台守李  
侍郎浩延住鴻福閱五年徙孝光郡城大火寺亦焚

蕩師念災餘財施必艱航海過泉州入境喜捨厚載而歸殿宇一新師自號拙菴曰我平生多得拙力孝宗皇帝雅聞其名淳熙三年詔開堂靈隱寺遣中使賜金是冬召入觀堂畱五晝夜數問佛法大意師敷奏直捷上大悅賜佛照禪師之號贈以御額明年再對進宗門直指以都下勞應接丐閉山林七年夏上用仁宗待大覺禪師懷璉故事亦以育王處之遷移御重華趙令入覲漏下十刻乃退紹熙四年收菴徑山師力辭孝宗曰欲時相見耳慶元元年許還育王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

歸老東菴盡鬻錫養物直數萬緡置田歲增穀五千石助堂住費詳見陸待制游記中師常曰佛經有大報恩七篇謂釋子當由孝以竭其力乃卽水陸堂東偏設位歲時祀其祖福云嘉泰三年仲春忽語云我將行矣三月十七日手寫遺表及遺書常所厚者二十日晨興集衆叙別敘衣收足說偈而逝三日入龕容貌如生塔全身于東菴之後請諡于朝勅特賜普慧宗覺大禪師塔名闡鑑僧臘六十爰嗣法者遍滿四方得度者一百二十餘人名公貴卿多從師遊海

東國人往往望風歸敬初璉六十歲自汴京來育王壽八十三師始終適同茲其異也八月侍者正瓊持遺書來謂先師與公幸接鄉隣同受阜陵異知以塔銘見屬其行述則同里兵部章侍郎頴爲之子聞時節因緣錢芥吟咏從上諸聖不能強爲吟筏刻劍徒增我慢又况對御法語世已流布得道源流接物機要雲林門弟各存語錄姑叙佳世大畧如此銘曰我聞萬生各具佛性人有未見或見未盡偉哉光公宿習成定煩入悟門遂傳心印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四十一

福慧兩足	行解兼進	巍巍孝宗	見聖由聖
與師晤言	謂發深省	晚歸東菴	不倦接引
八十三年	報緣已竟	勿云明鏡	昔見今隱
一物本無	何用照映	勿云空谷	有叩誰應
十方皆空	何論銷殞	摘葉拈花	繁風捕影
持問塔中	解顏微哂		
松源禪師塔銘		陸游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于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羣處尊兒中未嘗嬉宕稍

長聞出世法慕向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塔服受五戒於天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爲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幾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狗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卽以扣應菴應菴舉世尊有密語仰業不復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厲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我道隆興三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白是徧歷浙江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四

海入聞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斲木菴欲往黃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裂破木菴云瑯琊道一堆爛柴寧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祇是未在他日佛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趨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體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于衡之西山隨問卽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師切勿明道至忘寢食

密菴移住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口頭上自是機辨縱橫不可觸木菴遷靈隱遂命師爲堂中第一座旋出世于平江澄照爲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爲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邱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納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使告以昇師號聲如潮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四

居六年道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爲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卽上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不少廢倡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爲甚麼捺脚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山光光睦雲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臂轉元關佛祖措跡跌示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塔於北高峰之原塔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道孚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卧

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沿實問道於應菴蓋與密菴同參李德遠每與其談忝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峭崿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昆陽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知師與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真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吞金圈栗達晚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叅禪于一笑中疾雷破山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四三

坐入道場衆如濤淵金鐵脫手碎首裂肝彼昏何知萬里鐵關後十大劫摧山湮川法力所持此塔巋然

靈隱悅堂禪師塔銘

元黃晉

至大元年七月二十四日靈隱四十八代悅堂禪師告寂于丈室遺戒送終如常僧勿循故事建塔仍不得用世間法服衰麻之衣既爲書徧別交遊及其法嗣遂書偈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置筆右脇而卧入于涅槃龜畱七日顏色不變天方連雨閣維之日霽色朗然灰燼中得五色舍利大

如菽其徒相與謀以爲師之光明後偉如此雖治命不可違然不宜無以表人天之瞻依慰四衆之推慕靈隱所度弟子希清既捐私財造塔且置田若干畝歲度僧一人爲永久計而未有以昭示來者塔成後三十有七年希清及希白等若干人以狀來謁銘按狀師諱祖閻自號悅堂族南康周氏母夜夢一老僧來借宿既覺而孕師遂以生宋端平元年八月一日也師幼不茹葷骨氣清偉家故業儒七歲就學殊非其志年十有三母病危甚禱于觀世音大士而判股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四四

和藥以進病隨愈母以其與佛有緣乃語其父俾出家依同郡嘉瑞寺偃上人尋視髮受具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卽往見正叟心公于東林見別山智公于蔣山智問云近離何處師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師云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師卽拂衣去見靈叟源公于焦山見斷橋倫公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師云是又問因甚大愚脇下築拳師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顧左右云再來人也倫示寂謂師曰吾必不起

汝宜自勉師泣日和尙滅度後當依誰倫曰柏山介石和尚妙喜三世孫其往依焉倫逝而介石適來補其處一日室中舉柏樹子話師方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師言下頓悟即延入侍司翌日陞堂白衆曰先師之追喜得人矣介石將終囑以宗門大事乃遣馳書於徑山假谿開公聞與語而笑嘆曰介石雖往賴有吾住在師歸廬山東巖日公在圓通請師分座衆五百人莫有契其機者九江守錢公眞孫以禮聘師出世于西林游香醴恩歸於介石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四六

國朝至元十二年取宋之師至江右居人咸避匿山谷間師獨晏坐一室軍士挾刃以臨之刃及頸問曰懼否師曰吾無生死有何懼乎軍士乃投刃而拜且遺師以白金師亦弗顧宅軍士皆驚服散去一境之內賴以無恐二十五年遷開先法會益盛名聞于上二十年被命遷東林東林大刹而恒產素薄屋壤弗治師以所受施資置田若干畝葺殿堂門廡使之一新謂廬山以匡先生得名聘寺傍道宮之地築室而禮祀焉元眞元年奉詔赴闕入對稱旨賜璽書號通

慧禪師并金襴法衣以榮其歸大德九年靈隱虛席行宣政院俾師主之師嘗勸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地僧因措師便喝又勸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師便打一僧新到師問何處來僧云闍中師云彼處佛法如何住持僧云饑即喫飯困即打睡師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師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其機鋒峻峭多此類居四歲而逝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四坐道場三十六年惟以紹隆祖道爲已任至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四六

於崇屋室以安其居廣土田以足其食皆末事耳得法弟子東林住山宗廓等得度弟子慶哲暨希清等若干人有語錄若干卷行於諸方師自髫年父學于馮先生去非先生爲時宗工師重炙之久間出緒餘施于世諱文字多奇作師嘗刻先生之文于東林後人遂以師之文並刻以傳始予徒玩師之文而敬慕焉茲覽狀所述乃見其深造自得卓焉過人坐鎮叢林荷擔大事末後一着照映古今竊媿世之知師者淺也庸采狀所述序而銘之曰



惟通慧師一世偉人少遵魯誥長探竺墳游戲如幻發爲至文曰是瓊瑱匪道所存朝夕咨訪直拈心源刊條落葉洞見本根乃受智印乃啟度門乃膺帝眷道譽彌尊蔭注所及如彼大雲隨緣會散以返其真勿豐吾終厥有餘言罔極之報在其後昆金瓶寶篋巍巍眞身表以靈塔勒以貞珉飛聲焯實垂之無垠

元叟禪師塔銘

菩提達摩以摩訶迦葉所得無上正法來至中土直接上根其後支分爲二而心印獨付於曹溪派別爲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四七

五而宗風大振於臨濟至大慧而東南禪門之盛遂冠絕於一時故其子孫最爲蕃衍徑山元叟禪師大慧四世孫也師諱行端元叟蓋其字族臨海何氏世爲儒家母教以論語孟子輒能成誦雅不欲汨沒於世儒章句之學十一從族叔父茂上人得度於餘杭之化成院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能通而其器識淵遠夙負大志以斯道自任宴坐思惟至忘寢食初泰藏叟和尚於徑山問汝是甚麼人師云台州叟便喝師展坐具叟又喝師收具叟云放汝

三十棒叅堂去師於言下豁然大悟一日侍次叟云我泉南無僧師云和尚聾叟便捧師接住云莫道無僧好叟領之卽延入侍司是時泉滿萬指莫有契其機者叟旣告寂師至淨慈依石菴公卽處以記室相與激揚此事與虛谷陵東嶼海晦機熙東州永竹閣眞爲莫逆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師嘗自稱寒拾里人橫川珙公在育王以偈招之曰寥寥天地間獨有寒山子師竟不度江而謁覺菴其公於承天復叅雪巖欽公於仰山巖間何處來師云兩浙巖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聖大

云因甚語言不同師云合取鼻孔巖云獼猴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師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巖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卽送師歸蒙堂居三歲而巖逝乃還浙右虎島伏公時住徑山請師居第一座旣而退處楞伽室擬寒山子百餘篇皆眞乘流注四方衲子多傳誦之大德庚子出世湖之資福伏公加盛禮親師唱其道師微笑而不答未幾解香卒歸于藏叟居五載學徒奔奏名聞京國至大特旨賜師號曰慧文正辨行宣政院尋舉師主中天竺師嘗久廢

之餘爲樹門榜而正鄰剎之侵疆治殿宇而還叢林之舊觀延祐丙辰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會於金山命師陞座說法竣事入覲於便殿從容奏對深契上衷加賜佛日普照之號陞辭南歸即拂衣去養高於長清之西菴至治壬戌徑山虛席三宗門衆咸謂非師莫能負荷其任相率白於行宣政院請師補其處事聞於朝泰定甲子降輦書作大德持師至凡三被金襴袈裟之賜二十年間足不越閫而慕其道者鱗萃蟻集至無所容歲饑皆裹糧而來以得見爲幸徑

野所推服薦膺命賜人以爲榮而師未始自炫意漠如也暇日以餘力施於篇翰尤精絕古雅石田林先生隱居吳山不與世接獨遺師以詩曰能吟天寶句不廢嶺南禪其取重前輩如此師生於宋寶祐乙卯二月十六日以至正八月辛巳終於徑山之丈室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其先五日示微疾問侍僧云呼之曾未休歟之尚未含試問請苦源來者不來者如何是來者不來者侍僧無語師良久云後五日看越四日夜分沐浴更衣別衆趺坐告偈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冰河發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龕前七日顏貌如生以是月某日奉全身窆於寂照塔院而分爪髮建塔於化城幻有精舍四會說法語有錄行於世所度弟子若干人嗣其法而同時闡化于吳楚閩越蜀漢間者若干人其上首靈隱法林中天竺祖銘等狀書行業俾潛書之茲碑潛奉從章甫達掖之後未能於宗門中嗅薝蔔之香嘗醍醐之味罔知所以措其頌美之辭庸脩著狀所述而銘諸庶幾不失其實來學得以瞻承夫遺範云爾銘曰

大雄唱滅宗途肇分不有單傳就開我人魏魏大慈垂陰四葉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普震裂地轟天據師子座四十二年被遇三朝便蕃異數王臣順風有嚴外護大法棟梁一夕而摧本無生滅焉有去來寂而常照碧潭秋月散爲千光非同別徑山蒼蒼上與雲齊真身常住大慈焉依梵迹虛空非愚則惑而書其文刻此山石

碩揆和尚塔銘

王澤如

天童密雲悟公得法十二弟子而三峰爲最三峰漢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

五

月藏公得法十四弟子而徑山靈巖爲最徑山具德禮公得法六十七弟子而靈隱爲最靈隱於諸兄弟如中條一峰秀出霞表卽今拈椎豎拂者徧天下棒喝錯互魔外橫行而師以一座當軒如雷發聲如日馳照非惟震耀徑山之聲光卽三峰東顧喘與不惜觸犯忌諱起臨濟七百餘禪一絲九鼎之綱宗歷一紀二紀三四紀以迄於今求其繫以弗墜不得不以師爲中流砥柱矣師旣示寂之四年庚辰春弟子練忍二公遵遺命將歸塔靈隱徒步三千里至京師以

狀乞銘嗚呼哲人徂謝末法艱危彼利竿相望者寧復有聞直指堂塗毒鼓聲而死盡偷心移所寶惜歸之無礙光者乎是則可慨也已師諱原志字碩揆鹽城孫氏子父陞字至庭母趙生三子師其長也入性孝友不樂嬉戲稍長豪邁不可羈勒七歲就外塾塾師講大學致知格物語牽合師笑曰此曾子致人誠意一個方法耳不明則疑疑則誠意去疑得明非誠意不能也塾師大驚旣而講毛詩凡書義兩騎處師出一語如斬綬絲舉座嘆服及其爲文滾滾不精思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

索如夙構人皆以科名期之而不知其爲宿根秉願中人也師父玉庭公尚氣任俠以明末四方變亂結客梁宋齊魯間加意老成凡伍諸徂諸徂怒常欲死公順治丁亥公卒爲諸徂所害師泣血遙荒數年而後得還於仇手刃之迺還鄉里告祭父墓部置其母與弟得所然後辭去庚寅師年二十三至通州佛陀寺去氏祝髮師事元聖老宿未幾投靈隱具公受戒辛卯具公結制阜亭佛日寺師從叅萬法歸一無夢無想二公案七日傍僧問威音王劫前如何是學人

自己公曰麻三觔乾矢橛僧曰不會公曰初三十一中秋賞月師豁然有省因呈偈曰夜來消息枕頭傳報道火燒木底天喪盡毒龍哮石虎爪牙實在萬人前具公深肯之自是橫機無議法門有識之士莫不嘉嘆矣已亥命居座元代公唱明三峰之學蹴踏龍象鼓鑄洪爐師握一竹篲勘辨方來未嘗不電激雷奔當之者震慄也康熙壬寅具公上堂手書付囑首提三峰爲淳沲正宗別開生面機先一句是汝諸人安身處先機一着是汝諸人立命處其間左右伸縮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

是汝諸人踏脚處末後一句是汝諸人出頭處此四則語於四卽一全一卽四乃楊岐之正脉隆祖之確睡虎也三峰常云三十年後此話大行今碩座元悟處機語一一符合楊岐正脉斯得人矣是年師住楊州上方癸卯住泰興度雲所至諸上善人莫不羅列香花傾城爲供座下數千指環繞數萬衆一切興壞起廢不假思議而成皆若順風揚塵之易師過山水爲妙聲化樹木爲寶網東南法席未有盛於斯者也丁未具公示寂揚州之天寧寺戊申住徑山庚戌造

塔徑山之天開嶺奉藏具公衣鉢爪髮遂過靈巖候繼起儲公既退靈巖喜而不寐願謂西堂不蕃歟曰碩姪知我喜則知我平日之憂也今見碩姪始終不與世心和合一意以從上法道爲已任千百年後知三峰老和尚有孫如此具兄有子如此退翁早不失却一隻可喜也靈巖門下率多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之人而期望於師乃如此則徑山囑付六十七人臨化獨諱諱在師者總皆以三峰全副擔荷楊岐正脉者委之也是年母年八十師買地梅谷靜室供養所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

謂正續道人也蓋先受戒具公法名濟燈云壬子住三峰初進院聞靈巖計上堂曰徑山先師見背小子痛哭哀毀不至滅性以吾靈巖猶在我先師同心同眼同佛口出之分身也思先師而不見兒老人如見先師老人耶我輩我提獎我自不問於先師今何以報其深恩良久拈膺曰只有者一着隨顧衆曰會麼復拈膺曰更有何人知此心師以重興三峰爲已任披肝瀝胆傾倒於清涼一席至則責負如山征徭似火墻不歲苦庫無宿積時師中寒病已七閱月扶杖

覺覽四顧茫茫廡下數百衆無以餬其口不三日遠  
遷義極輕齋陸續成辦供衆之外以其羨爲修造資  
雖規模草創而氣象一新已未應鎮江五州之請庚  
申應揚州善慶之請辛酉住靈隱一切鼎新莊嚴整  
肅雲水如歸凡夙根道妙者靡不就其鎚錘丁卯師  
年六十和碩康親王命天來和尚袈裟鉢到山請  
師說戒一時戒子千餘人座前繞禮者幾三千餘衆  
焚香塔觀撫軍率官屬齋筵聽法咸謂具公五千衲  
子下揚州惟師繼其盛已已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

車駕南巡二月既望

幸靈隱問答稱

吉賜

御書雲林二字

命易寺額

賜帑金二百兩當是時朝野歡騰而師以爲法門慶  
不自以爲喜也師住靈隱十二年辭院去縉素板蘭  
至於涕泣師皆不顧於是空三峰之人迎之境上師  
曰周老僧未可事也癸酉再住三峰蓋師之去三峰

已十四年矣山中地氣高寒風雨發作無時昔之修  
葺者今已圯壞師告於介衆叶於神謀身編厥務昔  
負枿枿夏雨冬霜瘡膚灌頂師不避也舊者新之闕  
者補之惟大殿未成師猶惡焉丁丑師年七十師以  
四月十七日生誕彌之後殿前古樹忽斃一枝六月  
二十四日示微疾七月七日有白鶴東來盤旋飛舞  
由法堂轉方丈長呷數聲而去是晚師夢造林泉勝  
境樓臺殿閣儼古梵王刹麗眉秀頂數百人請師說  
法遂陞座曰鳳翥九霄鵬生六合偶去偶來有何儀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

式心向何生性成何色遂拈香云日月有窮天地無  
極寤卽舉似開顯等亦不知其木壞山頽之識也七  
月中元午刻沐浴更衣說偈偈曰昨欲行時月不圓  
今遲一日月嬋娟從今要見三峰面劈破乾坤作兩  
邊書訖開顯等又問封龕舉火誰屬復索筆書曰三  
峰之龕誰敢來封若不封却宗說何通大書八字貼  
在當中當中當中久坐無功萬仞峰頭行大道增一  
把火看真龍書訖退筆與侍者生脫而去世壽七十  
法臘四十七遺命歸塔靈隱師前後開法三十六年

入住道場鍛鍊學徒真誠愷切說法自關絡徑如蜀道初開如泰山日出不求合古法皆自與古法合非復千百世之眼目非灼然足當楊岐正脉未有能挽回末法者也仕宦至其地者餐風味道遠請無虛席寶坊所坐川搖撼震有自來也梓行八會語錄雜著尺牘詩傳如千卷借集詩篇自吐胸臆論者謂在寒山柏堂間翰墨似顛平原握拳透爪師皆不以措意也嗣法弟子拈薪溥隱嵩顯燈傳輝攝水月宗楷證爾獄潮練飛量雙乾勃蒼際隆拈梅問夢持鑑自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

五

諸惺忍修梁嵩巖耀青雷震崑潮發脫二賢雪舟度明巖照逸岸融笑拈印轉菴正在釣延川回望七來寶根受潤鯢化誠確三傳雪蒼遇七來復凡三十人剃度弟子開和開如等若干人暨得戒弟子萬數師氣宇高朗稷度等夷坦無邱陵不立唯听其於祖父一言一語不敢背違路馬詩田不少假借持身衛道如冰履霜而愈堅如金煅火而愈榮衆聚請而不恤犯衆怒而不顧諱所當諱辨所當辨孤行獨往雖貴育不能奪矣不菴寄與師書曰山頭老師曰吾兄不

求合於古而自無不合於古是真實語是滿腹語是沒定語從其口出者不敢於語外復置一念惟默而祝曰凡今之得座披衣號爲入天師者無問先一葉同一葉後一葉及二葉三葉以至多葉如是如是獨淳沲之統持以不墜即諸宗亦多榮藉之幸不菴靈巖高弟一杖遠引萬盡一世惟於師深所心折由斯觀之即師之生平可知矣比二公來乞銘而不菴亦已化去金湯無人誰爲楮挂俛仰法門嗚呼是真可慨也已銘曰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

五

徑山之予三峰之孫楊岐正脉終古乾坤心心相契一線無痕三十三世道行彌尊寶坊高踞縑素雲屯挽回末法電掣雷奔茫茫漠漠款款崑崙維水有源維山有根如星中月如風中幡冷暖自知何恤人言悠悠螭姑十里聲喧龍豈羣遊鳳實孤鶩歸骨越山藏鉢吳門亡則俱亡存則俱存三十弟子誰報師恩誦碑和尚塔銘

張 榮

寫法則亦可銘和尚諱慧輅以明天啟七年丁卯十月初八日得四大於吳興金川沈氏父濟母李以雍正三年乙巳三月二十日舍四大於錢塘雲林古靈隱寺春秋九十有九僧臘七十有四余與和尚游遠之契垂三十年乙巳三月十一日夜示夢余從京師走書江南告弟奕山和尚將入涅槃地矣果以是日示疾頂指二十日午時為報年之限及期命鳴鐘自升繩床趺坐默首三而滅遺命坐日人龍門人智廣等以佛法敘丙午九月十三日于飛來峰側起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五九

塔安神和尚秀眉大耳步律音鐘六歲而孤家碎於役及母李終乃檀那身命自拔人間遍求諸方以求止泊順治己丑二月遊學至靈隱禮具德和尚一日拜直指堂下仰見直指二字憬然曰彼以直指我以直會又聞戶外鳥啼聲一時大千俱直時具德和尚弟子五千人碩德圓戒林植山宮而師以年少依位而立寶身突兀常住不遷乃嗣法焉歷住興福妙濟師林天竺龍井諸寺終於靈隱初

聖祖仁皇帝賜寺額曰雲林因為雲林寺後

南巡輦舉

賜和尚

御書曰禪門法紀又別

賜御書黃金佛像白金等物和尚三身八勝面六時一真露地白牛無得無捨常造余終西草堂行梅花下花千餘樹如雲香動心魂和尚行未嘗一仰視至草堂坐謂侍僧曰聞梅花香乎曰聞曰爾等看花去及返終亦不視九十後便不酬不對一以師子音接十方佛當機者不踰則曰和尚矣語不可曉俱落六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六〇

通則曰和尚昔云然今果然銘曰  
醍醐味醴蘆荷香衰斑其相紛羊啞狐哈和尚智度七十四年縣解尻首草腐入天一佛既無千佛乃有演暢宗極下足撒手峰昔飛來師今飛去無去無來導師常住

祭佛照禪師文

宋釋居簡

嘉泰三年三月二十八四川兩浙兩廣七閩江淮東西荆湖南北泰學比丘某與諸比丘眾注香煮茶奉微供于鄧之東菴佛照禪師拙菴大和尚之靈於戲

師之所自立亦難矣哉方其升應菴之堂則登東山而小魯晚入雙徑之室然後登泰山而小天下安庸醜正獻羣困折不可奈何而後已卒能橫擲出縛虎兇鞭龍象搏扶搖跨閭閻阜陵英主也曰兢兢業業常如禪師之言史真隱帝者師也謂其氣雄萬夫陸放翁山陰著舊也贊其語行四海非有大過入一聖二賢易以若此他日行革鼎立更迭而逝師則歸然獨殿諸老紛紛晚進競爭春妍秋新露零一掃而盡於是時也方擘阮之木蘭洲之宿芥凌霜厲雪以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自怡收卷波瀾一菴至樂忍死不取寧居逸體今亡矣夫昧者謂其果亡矣有法門名無盡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則師常在而不亡尚何悲焉

祭元叟和尚文

元 釋大訥

公與先師齊驅宋季潛子器之震動一世後七十年惟公獨在趙州汾陽高出行輩如見先師床下受拜策我驚蹇簞我狂隘我來金陵不阻書誨我奔茲山翠華所屆倚公之重雄冠海岱累請於朝待命不至胡以計聞德音未沫濟北之宗藐焉孤寄承乏何人

化爲異類所恃惟公庶幾知畏公復往矣而我何恃如舉九鼎昇之孺稚胡力之任不賴以躋孰云潢潦可接巨派孰云焦壤可沃濡濡猶不遐遺置我鑑鍾有赫其靈光吐虹霓尚聆後訓遂刻魘厲平生幾何萬古長喟吾宗是慟匪私我涕

雲林寺志

卷五 藝文

三



增修雲林寺志卷六

詩詠

候仙亭

唐 沈亞之

新創仙亭覆石壇雕梁峻宇入雲端嶺北嘯猿高枕聽湖南山色捲簾看

宿天竺寺寄靈隱寺僧

張籍

夜向靈溪息此身風泉竹露淨衣塵月明石上堪同宿那作山南山北人

翻經臺

見咸淳臨安志

白居易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一會靈山猶未散重翻貝葉有來由是名精進纔開眼巖石無端亦點頭

杭州天竺靈隱二寺頃歲亦布衣一遊及赴鎮

會稽不敢以登臨自適竟不復到寺寺多猿狖

謂之孫團彌長其類因追思爲詩二首

李紳

翠巖幽谷高低寺十里松風碧嶂連開盡春花芳草凋徧通秋水月明泉石文照日分霞壁竹影侵雲梯暮烟時有猿狖擾鐘磬老僧無復得安禪

人烟不隔江城近水石雖清海氣深波動只觀羅刹

相靜居難識梵王心魚鳥盡鎖龍宮寶雁塔高摩欲

界金近日尤聞重雕飾世人遙禮二檀林

遊靈隱天竺二寺

徐夔

丹井冷泉虛易到兩山真界實難名石和雲霧蓮花

濕月過樓臺桂子清鵬路同橋巡像設羅穿曲洞出

龍城更憐童子呼猿去颯颯蕭蕭下樹行

題靈隱寺院公院

鄭巢

寒山葉滿衣孤鶴偶清羸已在雲居老休爲內殿期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嵐昏鳴磬早果熟飯後遲未得終高論明朝更別離

界石守風望天竺靈隱二寺

釋清晝

山頂東西寺江中旦暮潮歸心不可到松路在青霄

賜靈隱住持德光

宋孝宗

欲言心佛難分別俱是精微無碍通跳出千重縛不

住天涯海角任西風

潘闕

宿靈隱寺

遙寺千千萬萬峰滿天風雪打杉松地爐火煖黃昏睡更有何人似我慵

曲水亭

薛映

臺盤疏石渠激流環四面夏屋有餘清羽觴隨意轉  
賓告醉言歸主稱歡未倦雖非複飲辰豈謝蘭亭讌

翻經臺

姚鈺

康樂悟元機寂寥此棲息經翻貝葉文臺近蓮花石

鍊丹井

舊志所遺

梅詢

仙翁道未成棲神在巖石酌彼山下泉窮年鍊金液  
洞陰春始綠苔甃秋涵碧緬莫不可則凭欄望見鳥

翻經臺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靈運曾此臺冥心住幽寂重繹葉上書深藏林中跡  
遺文傳竹素野蔓侵苔壁登覽殊未休暮山日將夕  
北高峰塔

高塔列道夾亭亭幾百載鈴聲答夜風輪影落滄海  
閒雲伴危級曙日平烟彩欲下生暮愁千山閉輕霧

遊靈隱寺戲贈開軒李居士

蘇軾

推倒墻垣也不難一軒復作兩軒看若教從此成于  
里巧歷如今也被誤

同顧保之遊靈隱

王令

閉門不見春色到出城始見江梅開行探幽泉至高  
絕共坐巨石聊徘徊時逢天風吹過客還有野鳥驚  
人來林間巧惜所未歷歸鳥空載斜陽回  
和鄒溫伯內翰九月七日約遊北高峰

韋驥

幸奉清游入翠微陰雲漏日照旌旗登高預整孟嘉  
帽訪古閒尋白傳詩桂子正傳飄零客菊英先喜泛  
琉璃公歸留宿湖山暮恐誤郊關竹馬兒

遊靈隱遇雨呈普慈及二詩翁 楊蟠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四

山老未容山客去故將雲陣鎖山門雨催晚色凝諸  
嶺雷送春聲落後邨今夜青燈妨月上古人白首把  
詩論來朝山水終瀾汎策杖相隨討澗源

隋真觀法師塔

東岡人不識野寺在樵漁葉落年年滿春風爲掃除

白沙泉

不見泉來穴沙平落細聲夜高寒月漾銀漢太分明

北高峰塔

郭祥正

翠出諸峰上湖邊正北看夜深雲霧散獨卧斗杓寒

石門澗

啟閉何人見滿流一澗分仙家無路入空鎖石樓雲

靈隱浦

有靈何所隱深浦老菰葭漁父一舟泊却疑秋漢槎

合澗橋

兩澗飛來處雲深合一橋更無歧路別從此入烟霄

呼猿洞

隔澗白猿子呼來驗是真一從滄海別啼嘯不知春

葛塢

雲林寺志

卷六 詩歌

五

二葛既成仙猶存煉丹處有時化鶴來徘徊不知去

韜光菴

逢人寂無語結草自樓禪但見岩花笑龐眉不記年

西菴

契嵩禪師

釋子能儒言退出思遠上菴中閑遣編光簇高萬丈

卧犀泉

有角翻害身沉泉避刀剞故依金地慈非憚滄波遠

青林洞

青帝留行蹕岩前春不歸儘從霜與雪君看碧依依

白沙泉

幽泉出白沙流傍野僧家欲試清甘味須烹石鼎茶

翻經臺

盥手天池水熏毫海渚香翻成多少帙臺石尚輝光

靈隱寺

邵肅

松蘿擁翠入雲間雅稱高人養道閒自是紅塵飛不

到一溪流水遠青山

老木森森小逕斜淡烟橫鎖兩三家晚來欲寫蕭疎

景舉目遙岑望更賒

雲林寺志

卷六 詩歌

六

冷泉亭

徐渭

畏日炎炎燦太虛倚欄冰雪冷生膚百川萬壑非無

水洗得人間熱惱無

宿飛來峰下作

蕲庠

吳中未歷佳山水湖上懷思去惘然雲去雲來兩峰

寺鷗飛鷗沒夕陽天客愁官渡落花雨歸夢下湖春

水船想到對床成夜雨何須龍月向人圓

入靈隱寺

劉一止

石泉苔徑午陰涼手顫山花辨色香度嶺穿松心未

厭好閒翻爲愛花忙

靈隱寺

李綱

我昔曾遊飛來峰白猿晝掛峰上松  
突然靈光如彩虹鐘磬自響金仙宮  
官游漂泊西復東離欲再到無由從  
帝居鈞天陌瀛蓬螭坳載華侍重瞳  
逆鱗聊試摩龍龍墮劍浦山重重  
征鞍來此尋舊蹤恍如夢落桐霞中  
朱樓寶殿飛玲瓏寒泉幽石欣相逢  
門前池館虛令風一洗塵慮清心胸  
明朝南去隨征鴻惆悵勝遊回首空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七

次韻葉兵部九日不出十日登北高峰

周紫芝

登臨一笑與誰同  
此事人間未易逢  
莫恨清尊負重九  
且看黃菊笑西風  
江連北海潮初上山  
近丹霄路欲通向晚歸來得新句  
便知雲夢落胸中

贈靈隱長老

曹勛

一咲相逢語上方  
水雲踪跡覺清涼  
未論丈室葛藤話  
且喜齋廚蔬筍香  
閒拄瘦筇隨意立  
却愁款段入城忙  
宿山更作他時約  
枕簟茶瓜冷不妨

冷泉亭放水

范成大

古苔危磴著枯藜  
脚底翻濤洶欲飛  
九陌倦遊那有此  
從教驚雪濺塵衣

觀冷泉亭放水

樓鑰

冷泉淺瀉使人愁  
開板橫坡去不收  
野側細泉穿亂石  
始知別是一清流

夏日寄朴翁時在靈隱

姜夔

風吹松樹枝  
懷我松間友  
雲從北山來  
令我屢回首  
山雲夜夜起  
山雨夜夜人  
衣遙知竹窗裏  
自吟新雨詩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八

靈鷲寺

高翥

靈鷲名山萬古名  
幾回無事繞廊行  
殿前流水晴猶急  
塔上春雲晚自生  
鶴傍經牀聽梵語  
鳥窺齋鉢候鐘聲  
我來偕得團蒲坐  
歸去閒眠夢亦清

靈鷲寺二首

湯漢

靈鷲古道場  
穉乎大因開  
一日忽暈飛  
四顧無覓顏

又

引泉已成治  
對石宜啟窗  
他年澗上橋  
爲子書春淙

取東坡兩調春  
宗一靈鷲之句

又

南淵靜者徒小試扶顛手期畢棟宇工拂衣入岩岫

登靈鷲新閣

王 埜

山從西域來寺自東南有林泉既奇秀岩穴更深巖  
住僧奮空拳經始亦已久俄然幻傑閣丹碧照林藪  
相輝靈隱前更勝天竺後理公坐屋下歲骨已朽  
坡翁昔曾遊遺句今在否洞猿不待呼清晝時一吼

次趙貴方九里松獨行韻

杜 範

道機已熟絕閑閒縱步來尋興裏山殘雪點衣清酒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九



醉晚風吹鬢帶詩還妙年羨子歡悰足宦步愁千樂  
事豈安得相從塵網外快將如意碎青珊

避暑冷泉

方 岳

火雲散鱗甲萬瓦如炊燂東華車馬塵襪穢不自禁  
誰能半日閒脫身此窺臨百錢買漁蓬橫截南北岑  
追隨二三子未害山水淫邂逅十八公俱作笙鶴吟  
頗聞彼上人振策萬馬瘠試讀沒字碑往聽無弦琴  
空堂無枯秀焚我回向心清涼一味禪揮王開煩襟  
笑指亭下泉杉竹涵幽深薛橋橫三關龍怒飛山林

奔雷吼春壑晴雪生午陰人間正炎熱去作三日霖

西湖泛舟入靈隱山

葛天民

晴嵐漠漠水溶溶落葉遮船翠益重秋色盡爲漁者  
占山光多向道人濃雲連合抱前村樹樹欄遠飛來小  
梁峰送罷夕陽迎素月樓臺高下自鳴鐘

禪喜天竺山靈鷲過冷泉

張 蘊

降香天竺去淪若冷泉來新徑石間過危亭木杪開  
烟山晴若畫霜葉濕如灰點檢經行處今年未見梅  
月夜遠上人游方過靈隱

薛 喈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十



一點靈光在月生滄海深此中難著語何處可相尋  
野寺齋無定窮冬日易陰聽松行九里却坐冷泉亭

九里松

鄧 林

松是山靈一手栽竟天長就棟梁材龍髯怒起春風  
急似怪遊人喝道來

冷泉亭

徐集孫

山遠源深絕市聲許由因此隱方成一坐獨喜桃流  
好萬事無如酌水清野衲洗心滋味淡騷人照影利  
名輕軟紅塵裏渾如醉誰識斯亭可濯纓

挽靈隱僧珏月窗

秋月只清輝窗明人不歸  
心成宿病蛻骨悟前非  
書偈解禪院藏衾寄母闈  
猿啼泉石冷客淚爲君揮

冷泉凭欄

陳起

此山泉石勝還思日日登  
那知三生前不是住山僧

靈鷲寺手中鳥啄食

潘說友

靈鳥渾覺不相猜啄食翩翩  
手上來自笑老軀頑似  
石破果認作出生臺

題靈鷲

黃初菴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十二

屋畔危岑聳佛青客歸僧定掩雲扃  
洞猿窅窅循牆過几上偷翻貝葉經

贈北礪

許棐

天下名山行脚過依然形影瘦伶仃  
支吾寒暑袈裟耐變眩烟霞筆墨靈  
對客敬如堂上佛讀書通似藏中經  
石頭路滑終難到不是詩禪莫扣局

冷泉亭

俞桂

步入侵雲嶺亭高路恰平池邊幽樹古  
水底細沙明無友詩難詠遂倩話轉清  
此中真勝地林寂鳥無聲

香林洞

董嗣杲

日月岩頭古翠埋綿雲深隔洞門  
閒蒼藤隨石無根活靈杞何年有  
種栽氣凝野烟野嶺過暖薰山雨  
誤峰來空亭誰領幽芳坐雪鶴同  
行損綠苔

石笋峰

異種休番玉板禪巖然一角立  
崩頭遠尖自抱雲根壯壺誰疑  
雨簪纓夢裏三生空過眼前中千  
畝漫流涎此龍難入寧僧請出  
土摩霄是幾年

隋觀法師塔

釋遵式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十三

五六百年內金軀亦化塵  
方知新塚土盡是古人身  
白髮爭名急青山送骨頻  
除師靈塔外一一好沾巾

游靈隱山

釋智圓

峭拔侵宵極靈踪不厭尋  
閒思曾有夢歸隱豈無心  
絕壁烟霞歷幽巖洞穴深  
那堪思悲理殘日白猿吟

冷泉亭

亭幽無俗狀清景滌煩襟  
砌壓寒流淺簷分積翠深  
晚花明照影古木冷垂陰  
凭檻不能去澄澄發靜吟

鍊丹井

仙去遺踪在冷冷翠岳邊冷光涵碧甃暗脉洩寒泉  
月映冰壺淺秋澄古鑑圓羽人居止近閒汲灌芝田

冷泉獨賞寄冲晦

釋契嵩

南風掠波溪水滿山中游人來洗浣獨立溪傍清興  
敦更愛泉流芳草短平生幽討貴蕭散世道紛紜何  
足算人間五月夏雲煩相約歸來君莫緩

香林洞

釋惟政

香林接幽洞香乳無時滴日暮白雲歸壁之不可得

鄴公菴歌

釋雲知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十一

呼猿澗西藏石筍丹桂蒼松達驚嶺幾年陳迹絕纖  
埃一旦佳名出清景山家時喜來五馬相携款曲空  
巖下遂許誅茅結小巷異日功成伴瀟灑菴成可以  
資靜觀目前直見江湖寬鄴公政簡每頻到試茶笑  
傲浮雲端物外似忘軒冕貴此中深得林泉意野人  
陪著病維摩游戲自同方丈地芳猷從此流千載且  
得而今光勝槩

謁嵩禪師塔

釋惠洪

吾道比孔子譬如掌與拳展握固有異要知手則然

晚世苦凌夷講習失淵源君有投跡者紛紛等狂顛  
韓子亦儒衣倔強稱時賢憑陵作詭語到死不少悛  
後世師韓輩穴攘尤可憐走名不自信遂隊工語言

諱然皇祐間飛蚊鬧喧聞田衣動成羣怒瘦空自懸  
縮頭不敢息兀坐如踣猿堂堂東山公才大德亦全  
齒牙生風雷筆陣森戈鋌隱然湖海上長庚橫曉天  
作青肆豪猛揮斤莫敢前羣兒雖覩敬瞻論已不專  
書成謁天子一日萬口傳坐令天下士欲見嗟無緣  
功成還山中笑語蒼雲烟我來不及見山水自明鮮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十四

入門寂無聲修竹滿空軒永懷儵然姿骨目聳清堅  
僮奴豈知此住此亦彌年指余以石塔草棘北山巔  
再拜不忍去聽此遠澗泉吁嗟未運中那復斯人焉  
文章亦細事清苦非所便但愛公所守遠相諸祖肩  
遲延哦公詩落日滿晴川願攜折脚鎗結茅西澗邊  
歲時遷松檜來此掃頽碑

靈隱山次超然韻

君亦工詩苦入神冥搜物象故應貧客兒亭下鏡相  
見巾子峰前便卜降夢裏筆期生蕊芳胸中鏡嬾拂

塵埃何當銚斧住山去要看青原一角麟

訪船光祐公不遇

釋如璧

紫葢伸拳笋破梢楊花飛盡綠陰交道人閉戶不知處黃栗留鳴鴉在巢

次韻靈隱小軒

小軒容膝趣清深只有溪風夜月侵絡石靜移春後蔓陵寄危露雨中心松窗舊草秋蛇帖幾几誰疊雪子吟他日幽人問佳致茂林修竹似山陰

題靈隱集句

釋紹嵩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五

五

古刹藏幽勝山門九里松飛空花片片落礪水淙淙

葉積池邊路雲生戶外峰幾回畱我宿吟到五更鐘

張鑑 賈島 徐夬 曉雲 鄭谷 靈一 簡長 誠齋

韜光菴

釋斯植

石澗長松行十里杖藜從此得遲畱青霄望去山河遠白水看來日月流老樹葉殘霜鬼哭嘶雲冷洞猿愁船光名在人何在千古茫茫幾白頭

元旦領客登北高峰

釋始簡

雲繞簷楹端不開欄杆直下是飛來笑看白王芬陀

利領畧風烟又一回

冷泉亭放闌

截住冷冷透碧沙放開袞袞怒飛花石疑初裂蓬婆麓鯨擬橫奔海若家殷地鼓餘韻霹靂噴巖川壯激谿呀惡關小住觀流止不獨揚瀾一笑譁

靈隱方丈新闢

鄉來屋老捐畚稊欲上石山湖不能衡跨半天開複道直從平地到危層上方近聽嬰兒語前塔過分竺寺燈昨晚亂雲收急雨惡高如夢海潮崩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六

月夜遊冷泉亭

釋永頤

地靈泉上寺松鑿定深清獨聽子規叫況逢山月明樹藏春洞黑石擁夜泉鳴日出喧車馬終非隱者情

冷泉亭

元方回

寺門不須入林磻瑩清襟老樹幾前代冷泉如我心繚羅猿接果龕石佛添金別有真天趣月寒秋夜深

飛來峰

尹廷高

湖山獨愛飛來峰孤烟長嘯寒烟中丹霞赤壁藏梵宇布襪草履來仙翁松根詰曲絡山骨水光雲氣相



冥蒙傳流來自天竺國機奪造化開洪濛吾意此語  
特虛幻豈有重濁能淺空山川大地太始莫何假從  
援述西東詩人好奇故踵襲眩惑千古欺盲聾是耶  
非耶姑勿論且坐挹此亭間風

靈隱寺二首

王惲

山緣松竹烟光潤寺倚峰巒地位雄凭檻忽驚靈鷲  
上世間真有化人宮  
旋開僧牖觀山罷閒逐遊人看市回買得錢乾果  
子步穿深洞引猿來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十七

游靈隱

曹伯啟

岩巖巖嶺梵王城秋氣平分寶界清火宅久居心獨  
苦雲林初識眼增明禪關已破後參透仙洞誰教鬼  
鑿成慚負半生泉石約暫來偷暇濯塵纓

冷泉亭

周權

昔人來自天竺國縹緲孤雲伴飛錫天風吹落礙不  
去化作奇峰聳空碧至今裂峽餘雲籠桂冷松香流  
未已翠光圍住玉壺秋不放晴雷度山趾道人宴坐  
無生滅炯炯胸膈照冰雪夜深出定汲清冷寒猿啼

斷西巖月

古杉行題陳兵曹所藏李遵道畫靈隱道中二  
杉圖 傅若金

靈隱道中古杉樹上與雲霧相膠葛李侯一見爲寫  
真霜雪蕭蕭起毫末此杉蒼茫幾百年見物扶持人  
所憐貞心豈容蟻蟻使老幹或有蛟龍纏山靈萬里  
那得致見者皆驚棟梁器暗壁尋常度雨聲晴窗彷彿  
佛生秋氣吾聞大夏衆力持此杉誰能久棄之君不  
見道邊不材木擁腫百圍安所施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十八

賦得九里松送吳元振之江浙左丞

余闕

結驪向青郊松陰九里遙言從天竺寺自度小春橋  
偃蹇成芝蓋蕭瑟蔭蘭橈相送將何贈期君保後凋

靈隱寺

黃鎮成

路入西山窈復深法筵應有聖僧臨兩峰塔影天垂  
蓋千佛林光地布金牛笛僅逢圓澤語龍宮還見閻  
仙吟空中更上藏雲洞水樂冷冷奏八音

靈隱十詠

李孝光

雲隱寺

南洲崇西極大山樹崇闢經營編齊梁宏麗自吳越  
王水生虹蜺金樞孕初月稍高得縱觀川流淨如髮

冷泉亭

寒澗亂方樹倒景盪晴宇盪觴側江海盈縮見寒暑  
下土方早曠神物閟霖雨水上有住人不得與之語

蓮花峰

怪石蟠厚地神功謝琢飾水深王井東風多日車側  
空聞涉江詠尚見嘉樹惜匪石有遺誠我心不可易

雲林寺志

卷六

十九

飛來峰

石室藏素猿丹穴養元鷲刻畫鬼力窮疏鑿禹功舊  
貝葉多蟲魚漢玉泯螭紐棟宇何王作後人遂奔走

鍊丹井

人生百歲期乃欲此金石鬼神守丹火龍虎泛元液  
寒泉石已凍繁露秋易碧往者汲井生高峰有飛鳥

呼猿洞

猿靜不自操棲宿有常處朝飲旣在澗暮止俄在樹  
冥冥青楓林上有飛鳥路思爾不可見去隱南山麓

水臺盤

幽幽南山下中止有鼓石窪尊絕制度曲流泛醪液  
自鑑魏濯足臨深懷衽席惟應洗心者能使百慮失

翻經臺

高臺亦荒蕪雲氣久已寂伊人樹白業後來念遺跡  
蟲魚出華言科斗藏壞壁嗟然不可見風雨日易夕

高峰塔

地勢傾東維華岳持厚載靈戶俯河漢孤標拔江海  
初日謝芳暉蜿蜒貫華采揚舲情吳粵遙見出庵窺

雲林寺志

卷六

二十

龍湫洞

陰風肅然至神物在洞府電火走石間虎氣上幽處  
泄雲無時出積雪白太古蝸蟠泥塗塗作解致雷雨

冷泉亭觀猿

黃玠

俯石瞰寒泉飲之不盈升照影忽自笑相看面如冰  
搖搖松樹枝山猿呼欲應漸老筋骨疲愛爾解飛騰

遊冷泉亭

錢惟善

綈綌生涼坐酒醒暫於樹底弄清冷煮茶博士那知  
味覓句賓王尚有靈石上白雲終日濕洞中瑤草四

時青我來不宿空歸去夜夢廬山漱子亭

懷靈隱朋獨孤書記

葉頤

每憶湖山下烟嵐半有無西風肥芋栗細雨老菰蒲  
世事秋雲散禪心夜月孤輕包連瘦策吾亦夢江湖

閏三月四日夏仲信太守邀遊飛來峰和顧子

經照磨韻

陳基

千巖萬壑響奔雷分得西天小朶來雲氣滿林山窺  
玉松陰繞舍桐生苔煙霞遠蹟何當遂猿鶴畱人未  
擬回今日使君憐白輩醉歸城路近三台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王

冷泉亭觀猿

張昱

舊從巫峽看猿挂此日山中復見之點與樵薪爭墮  
果捷於風雨下高枝月沉夜澗魂先斷風攪霜空叫  
轉悲應記往年梅嶺事玉環付與老僧知

和僧遊西山

張雨

我愛飛來與靈鷲空洞嵌岩爭穴穿壠衲深依蕭寺  
住老猿寒抱白雲眠百年山中皆樂土二月江南惟  
漏天遲晴一過繡經室肯爲挈壺從幻仙

至正十五年五月十三日翰林學士黃公晉卿

福建廉使貢公泰甫訪子靈隱通峰堂泰甫有

詩因次其韻

釋至仁

蓮華峰頭梅雨晴聞老聯鑣尋友生衣冠慣識烟霞  
舊龍象爭看奎壁明海上兩衣韓子意山中沽酒遠  
公情詩成珠玉寫崖石山林一吹天風清

絕句五首答靈隱竹泉和尚并簡徑山古鼎禪

師

昔別中峰下江南春雨時每思相送處黃鳥嘯高枝

二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十載不相見浮雲無定居荆吳千里意鴻雁一行書

三

佛日峰頭沒真風劫外吹千年甘露味總在木瓜枝

四

鷲嶺宗風盛龍門道望尊不知滄海月還照春令原

五

梅花如白玉江上吐寒香南國驚春至思君空斷腸

次韻送智西堂歸靈隱

釋清珙

一榻平分鑑古軒熏爐相對坐忘眠山林禮樂無今

昔時節因緣有變遷樹影高低深夜月俱靜長短五更天兩冬不得梅花信又約梅花到冷泉

冷泉亭

釋德淨

佛國煙霞境飛來不記年山空靜自苔樹密影相連屋裂藤垂澗峰高塔近天幾番鐘鼓動驚起定僧禪

九里雲松

羽凌雲翰

九里閒雲萬樹松經行記得片時蹤黃金曾飾宋儒字蒼狗豈知秦代封風露橫陳鳴鶴鵲波濤澎湃舞蛟龍我來朗誦靈山句清氣飄飄欲證胸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三

冷泉猿嘯

飛來峰高多白雲野猿啼處夜將分三聲忽向嶺頭渡一箇真如峽口聞哀雜澗泉遙歷歷清和蘿月白紛紛亭中白傳曾留記明月重來看刻文

靈隱十景

貝瓊

蓮花峰

亂雲交澍雪孤石竦峩地識金仙隱岩看玉女朝香爐分秀色太華並高標恐有義眉雪千秋尚未消

龍泓洞

遙巡羅刹國近接梵王臺海客然犀入山人採乳回林間無日月地底有風雷聞道蜿蜒去寒潮自往來

葛洪井

洗藥源頭路通人有石門水涵青壁靜雲與紫霞奔鼓翼朝飛鳥連肱夜飲猿仙翁今不見濯足弄潺湲

合澗橋

橫水東西落幽人日夜過宛宛龍赴壑隱隱鵲填河緬想赤城路潛通滄海波遠公不送客芳草澗邊多

連岩棧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三

危棧梯空上人行杳霭中險應踰鳥道幽已出龍宮日月三天近風雲一徑通何時倚飛翠極目送孤鴻

飯猿臺

猿父議猿性身與羣猿居應同友通馬豈識狙公狙共息貝多樹時分香積厨黑衣今不至長嘯意如何

夢謝亭

相傳謝康樂曾寄杜明師此客今爲土何人更解詩山空黃葉墮歲久綠苔滋日暮高亭坐悠然動我思

理公岩

山僧住上方高處更蒼蒼不雨雲煙滿長春草木香  
削成看小朵幽絕擬空桑漫議跣跡處白猿今亦亡

題名塔

雁塔高千尺東南遠建標江山雷過客日月記前朝  
鐸受天風震梯經劫火燒門賢誰復繼千古意寥寥

呼猿洞

白猿呼不至洞口白雲重洞落經霜果唯留桂月松  
相傳來萬里獨嘯應千聲碧玉環猶在何人議舊蹤

雪蓮小朵歌送全方舟還靈鷲

雲林寺志

卷六

三十一

蓮婆雪嶺高崔嵬橫絕青天飛鳥回山中小朵更奇  
峭石作蓮花千葉開巨靈擘山斷山脈一峰夜雨東  
南榔千金乾空有名萬里蛾眉盡無色橫青疊翠  
分西湖洞口白猿猶可呼咸和之年有慧理卓錫尚  
愛飛來孤木杯高僧兩眉雪身如濁水青蓮潔繡經  
石上不知年桂子年年落秋月

次韻靈隱復見心長老見寄兼簡泐禪師

高敬

高堂鐘鼓毒龍驚曾布袈裟海上城虛岳禪師傳法

印道園學士許詩名幾越北關曉天近獨坐南屏對  
月明書到喜聞雙徑老雨花新散滿瑤京

送僧恬歸靈隱

遊方應未久柳色變新年在路逢春雪還山訪冷泉  
鐘催投寺錫燈照泊江船去意休多問無言即是禪

寄靈隱良泐二長老

張羽

兩禪相對一燈懸鷲嶺龍宮地悄然七百年來無好  
句泉聲空繞寺門前

寄靈隱寺不虛上人

卞榮

雲林寺志

卷六

三十一

禪窟儒流得妙傳千番貝葉寫詩篇前身不是韓京  
兆今世相逢賈浪仙花氣滿湖熏曉酌雨聲連日惱  
春眠明朝候我來靈隱掃榻焚香石供前

理公巖

陳贊

難龕曾結傍山根間有於菟爲守門施食臺荒花自  
落翻經人去石猶存雲遮湖上山千疊月照巖中像  
一尊隣寺今餘幾僧在數聲清磬送黃昏

合湖橋

綠樹層層怪石重東西欄遠梵王宮橋間流過雙溪

合雨後聲喧萬鼓雄遊客乍閒成久立老禪無聽似  
眞聲碧闌我昔曾來倚俗累都教一洗空

閻文振方伯王景端都閫諸公公餞靈隱寺

程敏政

錢塘門外日初紅萬頃湖光一境空白塔蒼松山向  
背畫船垂柳路西東放生宇識唐遺碣行在名傳宋  
故宮弔古有情詩不述一林啼鳥自春風  
飛來峰下舊祇園勝覽平生第一番方丈雲深疑伏  
虎洞門風冷罷呼猿天開圖史丹青筆水滌游人笑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語喧相對東皇須盡醉一時那得聚高軒

偃蓋松間載酒行才驚飄泊過清明五年別向茲山  
會兩月春無此日晴石古誰參圓澤偁井枯猶帶葛  
洪名酒酣又是分攜處情比江湖晚未平

登韜光巷遇雨

趙寬

層層林樾繞羊腸千仞迴盤入上方城市紅塵應洗  
盡更教疎雨動新涼

送祥公歸靈隱時劉完菴作古感慨有作

沈周

飛花送酒春三月芳草畱人雨一川蠟燭未銷香炷  
在舊遊如夢話前年

韜光菴

史鑑

韜光古精舍遠迹西山岑圓岫屢迴複雲嵐香深沉  
流泉激修竹綠蘿被芳林密葉翳朝陽芳柯承夕陰  
杖策遵微徑迺將支遁尋行行木易卽遙聞鐘磬音  
徒倚絕塵想冥思諧道心來芳詠拾隱松風和悲吟  
冷泉亭口號與劉邦彥別

君去我獨爾持杯勸君酒明日虎跑泉還來看山否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題靈隱祥禪師所寄扇

山月窺人色皎皎松風振瀑聲冷吟匡牀醉倚忽驚  
起老僧時誦楞伽經

韜光次白香山韻

董澐

磬道盤迴上菩提自一家竹分泉過嶺藤附石開花  
閒臘看松樹休糧倚巖芽瓦鎔明月夜木客爲煎茶

靈隱寺

朱朴

合洞橋頭水飛來洞口山鳥盤蒼壁影僧掩翠微開  
松露晝還滴巖花秋更斑一年嘗一到一到一忘還

靈隱寺贈靜公

徐禎卿

間有千年寺長松信許深冲虛半樓閣落日更登臨  
舟楫宵中小藤蘿天際陰江流明暮靄石澗響空林  
蟠據雄都會風烟異古今幽真余有慕詩義爾能尋  
雲翼無言健澗魚本自沈終期白蓮社來就王山岑  
飛來峰同楊凡川玉碧巖侍御宴

邵經邦

靈鷲山峰擁世尊諸天子女似見絲空山石竇移雲  
足響谷巖風斷雨痕聽馬動搖初出郭錦帆羅列駐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无

深村不辭迂遠隨流水細酌松花月滿尊

繡經臺

張芬

南本繡經處風流謝客兒明霞傳繡語止水澹須眉

河岳歸雄伯塵沙禮導師崑臺有遺跡千載見殘碑

北高峰

張時微

複嶺盤青漢危峰峙碧空頽霞標海樹日月走江虹  
桃片千巖落松陰萬壑重紫微真可到脫屣會相從

游飛來峰

張瀚

長松十里晝陰重引入飛來第一峰洞裏紫霞明日

月天邊青靄擁芙蓉小橋不斷橫溪路古寺先聞隔  
樹鐘戀賞顧忘城市遠歸途幾處暮雲封

訪响屨山居

茅坤

將軍少擊劍恥與世浮沉獨著黃冠去言依青嶂深  
林中看虎嘯花外聽猿吟誰謂閑關久猶逢空谷音  
飛來峰

王世貞

高聲不斷舞蒼虬忽爾嘖嘖萬玉抽坊盡修羅侈佛  
十願深阿育湧南洲懸崖宛轉疑龍藏森嶺奮騰盡  
驚頭自有真如飛不去幻軀天地任沉浮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千佛閣

靈山高閣迴千佛一燈傳萬古西湖月年年照冷泉  
响屨山房客至畱飲

李元昭

峰巒開霽景洞壑飲春陰螺粉霏花面蛛絲繫草心  
青霞飛醉盞白雪汎鳴琴且盡山陽賞無勞問解簪

游靈隱寺夜宿澗西房

飛來社詩帖

祝時泰

九里入松陰山門隱雙樹南北兩峰高驚嶺英靈聚  
茲遊詰夙期年光暢春暮僧筵飽圖葵隨雲散幽步  
石橋度鳴泉荒苔澗西路別構烟霞深巖巒迴迥護

茶鼎分龍圖八窗訪春霧日夕映晴嵐月明濕華露  
萬賴此中寂能使初性悟黃梁夢已醒白髮心何慕  
明發期復來山中有真趣

又

高應冕

宴游道山阿珠林開遠嶂橫空聳絕壁兀突奇千狀  
與客窮攀躋迢遞得前賞掃雲坐巖石嘯歌出天上  
覺物脊彌重撫化心超曠曲徑既窮窈窕中亦疎放  
日落峰迴陰谷空泉迥響月升澗西樹水光同蕩漾  
愛此佳景幽穿林復長往鳴鐘老僧候聽經鳥相向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握蘭徒結勤此志孰與亮禪關止莫閉分燈同偃仰

又

王寅

朝眺靈山遊慕適澗西住別構分禪關仄徑引叢樹  
瀑泉奔積梁時雷倒飛雨崖峭綴軒窗地偏利幽趣  
谷氣嚴春寒月明徹秋素蔬酌良夜催蘭襟嘉朋聚  
何必遶道林高談盡元度詞社振希音烟霞本深痼  
任性矢終年勞生戒所誤塵網既近人還當縱遐步

又

方九叙

賦讀摹幽棲借陰曉夕憩梵宇枕山阿層巒延遠睇

水石互清華松篁紛蔽翳綠澗蔭芳椒依巖指禪砌  
嵐翠垂簷牙靈籟響雲際暖曖日將頽淒淒風且噎  
稍覺朝歡闌還因宵賞滯高閣謝塵囂流泉澄夢寐  
況復偶羊何寧須狎支惠尚了欣遠遊藉康甯作吏  
苟非賢達人詎知身似寄

又

童漢臣

哲朋遽良晤琳宇托深寂鐘磬激冥雷松牀挂禪寂  
高澗駛雙流層峰峙千石唱誦傲維摩莊嚴仰帝釋  
雲龕試龍鉢月皎呼猿夕沙界儼三千根塵界八百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展榻乞伽單茹齋咲芝栢丈室羅廣座普願參十力  
吁嗟畏途于俛仰迅駒隙真理苟不悟魔輪安可息

冷泉亭

王群登

暮瀑流花急春流飲鹿渾游浚一片雨終日在山門  
自王岑逸行入靈隱次秦冰玉山人韻

黃汝亨

愛此長林好相携朝爽行流泉清瀝瀝遠樹綠盈盈  
乍展秋容媚微窺午影明深山惟鳥道古路有松聲  
取徑非新得探幽覺妙生勝遊矜道侶靈境儼曾城



便倚雲峰卧徐將竹葉傾醉餘譚未已初月澹前楹

八日同匡山諸子集韜光菴分得山字

樊良樞

春回雙樹欵柴關勝日同人一共攀風引磬聲花外  
轉雲依泉響竹間還僧窺蘿月禪心冷客醉梅花吏  
事閒清興坐深忘漏永相將良策更登山

黃貞父孝廉講授靈隱山中寄訊

錢希言

學士題詩處山阿直待君驚詩窗外鶯鶯嶺幔中雲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雲

取水猶剗木炊烟只飯芹客嘲何必解行有薦雄文  
靈鷲看紅葉期沈無回不至伺吳伯霖鄒孟陽  
方回嚴印持聞子與小飲冷泉亭解后邵古菴  
江邦申分韻得山字

李流芳

故人紅葉下頻期來此山經旬始載酒惆悵不同攀  
邂逅愜心賞歡焉開客顏寒巖愛晚氣移席臨溪灣  
泉光照酒白木葉上衣斑況接隱者論暫令人意閑  
同聞師兄鮑駱父登北高峰宿絕頂僧舍卽事

程嘉燧

雙峰徑轉石林蒼携客捫蘿宿上方澗飲斷虹明積  
翠湖飛片雨亂斜陽東來鳥嶼吞江郭西去雲山指  
故鄉夜久禪心同寂歷松風諸嶺一何長

九里松

水流花落竹陰迴石路人稀空翠來元是游春看松  
客共穿香店摘青梅

入韜光

灌木夾修篁泉聲緣澗長自同簷舉入更喜酒甌香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雲

笋切雲根白瓜淘雪乳涼老僧宜野性敝倒共繩床  
坐月金蓮池

竹根松月白冷冷暗石荒藤坐小蛩却笑林僧也歸  
去夜泉何事不同聽

靈隱夜歸二首

桑路沙中盡峰陰松杪多稍香明露葉溪雨颭風荷

又

靈靈夏雲裏僧窗殊可謂前山有飛電催上採菱舟

庚午冬游韜光

文震孟

斜陽竹樹影蕭蕭獨有幽蛩破寂寥萬境不波心似  
水滿庭紅葉映山椒

題龍橋

錢千秋

驚嶺東來跨石梁冷泉飛濺定中香橋邊曾作靈山  
會小閣長焚佛火光

响雙山房

姚思孝

披戶無人至如探書半綠竹香容我飽雲液許君廉  
浪語何妨韻幽囊隨意添仙凡俱是障坐此即安恬

登韜光

梁以樟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上

四山青欲下衆樹密難名時有竹光入遠聞泉水聲  
題拜石子落猿挂翠微行對境忘言說幽情去復生

青連山房

卽包莊

陳繼儒

名園極華麗反欲學村莊編戶甯柴葉結墻帶石甬  
梅根常塞路溪水直穿房覓主無從入裴徊走曲廊

又

主人無俗態築園見文心竹晴常疑雨松吟自帶琴  
牢騷寄聲伎經濟儲山林久已無常主包莊說到今  
借倪鴻寶朱美之卻先之施營方陸夢文姚有

僕何壽平遇西泠抵玉泉同入靈隱韜韜光有  
作 黃道周

茲岑久不到重到倍喜覺慧力歸真宰頑心獨老樵  
村烟未破面野竹尚尊腰欲就此中宿聽松試當潮

上韜光道

陳子龍

澄氣發層徑午峰秀披扶孤亭喬木下散曠存清娛  
水澗溪尚靜雲巖山復殊廣堂鬱朱草別洞生青蒲  
懸輿攀絕巘逐杖送輦途迭迭映狹樵路虛折限人區  
幽篁疊娟姿飛泉歷虛無鳴鳥谷中怨巢脆松際俱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上

高閣抱雲氣迢遞開江湖四山聞無人秋響相奔趣  
物應勞光采還心適可符

响雙山房翠雨閣

汪姬生

就僻幽人構此樓峇峴怪石澗西頭寒生六月疑飛  
雨短葛輕綃未可謂

號尋响雙山居

張遂辰

寺右响雙宅厓盤路不窮穿林人踏葉響地水連筒  
草閣寒雲半石橋秋磻中阜看蘿上月一片墮松風  
靈隱磻中坐冷泉亭作

靈隱由合磻橋而北巖洞窮究屈曲通明峭壁玉  
削雜木壽藤倒懸斜倚根懸石外紅碧蒙幕一路  
抵寺門爲佳絕寺門翠屏環列下臨溪水冷泉亭  
踞其上波澄黛蓄淡然意深

靈鷲最幽隱翠壁寺門前磊砢百千石一一青蘿懸  
石邊殘雨晴新綠洗新泉衆香發深磻山氣瀟靜專  
况彼長松外涼影何蕭然鳴禽不知處忽爾下空煙  
我欲理古曲遺音誰與傳恍逢白若上亭上方醉眠  
從磻西上韜光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十一

韜光由瀾西盤折而上徑仄谷寒窅泉潺湲多藥  
灌蘿薦承翳日光每踞石小坐迴風墜雨幽不可  
禁昔以樓觀海日門對江湖爲勝蓋勝在攀躋不  
在眺望

驚宮已深隱古路尚密茸乃復更西上屢折得奇踪  
斷橋接空磻泉竹響淙淙我來晝孤冷境清難久從  
山風下橫照石雨壓幽松蒼蒼不可極時聞隔湖鐘  
卽此正迴絕還心迴且重詎矜江海觀何地無高峰

冷泉猿嘯之一  
西湖八景

無名氏

冷泉亭下北山隱曾見雌雄共引兒慣聽山僧朝說  
法能隨木客夜吟詩松坡日暖人遊後蕙帳風寒鶴  
怨時惆悵遺音無處覓竹雞啼老野棠枝

虛白亭

釋來復

洞然一室生虛白包括須彌百千億卧遊恍訝玻瓈  
宮幻出諸天帝青色常作清靜觀廓達含太空水晶  
寒映座上月玉氣晴射窗間虹神光同照徹中外萬  
物朗融無隔礙空明一色鏡涵天觸目如居篋摩界  
我坐此室依靈光闊淨大樹多陰涼門閒冷泉境路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十一

入無何鄉道人不起那伽定夜明簾捲當銀漢扶過  
毘耶城越出摩竭方身本無來亦無往安用三千獅  
子牀可知有相皆非實明暗色空誰辨的莫教童子  
竄習禪誤作水光投瓦礫瑞除聖解并凡情純清絕  
點汎見精忽驚叱率海天曉紅輪碾破琉璃青  
虞僧孺辟穀靈隱山賦寄 釋如愚  
不飯凡僧飯聖僧若爲辟穀碧山竹洞雲溪水皆相  
食却道人間飽愛憎

癸酉同僧彌游韜光已丑初夏重來遇慧光禪

師屈指十八年矣爲賦此詩竹彌已亡不勝今

昔之感

國朝 吳偉業

峰斷江天豁樓高海日紅  
鬚眉千丈雪衣被五株松  
扶杖孤雲裏開窗暮雨中  
聽泉還洗鉢好作淨名翁

宿靈隱贈晦公

侯 沄

古亭鳴澗記來真忽見澄潭映碧新  
劫火再興靈鷲寺儒宗今現法王身  
松臺印月知何夕禪榻移燈話  
昔塵私愧支酬難足老浪拋二十二年春

再過靈隱寺贈三日上人

張綱孫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雲門夙昔透禪機又向蓮峰崖尾柳座下不驚狂象  
舞潭邊常見毒龍歸殘鐘石語三車法涼露香生七  
寶衣白喜陶潛來入社登樓重宿白雲扉

冷泉亭

曹 溶

寺門羅衆嶺邀我入盤雲天地深無象溪山綠未分  
遙空飛磻坼清梵老松開幽意何人覺沙邊聞鶴羣

上韜光

十年重作冷泉遊絕頂依然架竹樓輪與道人閒坐  
穩春晴天濶數江鷗

獨過韜光

周亮工

寺裏登山去韜光景色偏空林無垢葉絕嶺有清泉  
此地真岑寂看人自往還蕭然茶話後吾意已逃禪

遊韜光用關六鈴韻

王士祿

岩崑靈境恆探尋徑轉時聞谷鳥吟  
厨漚引泉衝澗過齋鎮山寺到山深  
飛飛戲蝶拈荷葉颯颯鳴蟬散  
竹林司馬遊來成倦客一棹還擬寄幽岑

遊韜光

竺重光

探幽策危磴石頂得寒泉坐對不知大身世兩悠然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四

偕諸君過靈隱寺雨宿松霤山房限韻二首

朱彝尊

湖雲乍合山雨微平岡細路風吹衣  
過橋幾處懸塔湧到寺一道巖泉飛  
斬新白花蕊照眼依舊青竹圍  
開扉攀蘿捫葛信公等我與僧獨暫息機  
正喜餘霞射東谷何期簷溜滴階頰  
且貪是夕翦燈話判作來朝著屐人  
慧遠消遙能與興周顒肉罷詎  
生嗔貓頭之笋一飽足况有青青鴨脚芹

松霤山房六咏

四松逕

松子落五粒松釵橫十尋我來凡幾宿夜夜警臯禽

山茶院

二十四春風一百五寒食自開雪中花至今好顏色

清嶺居

一夜雨鳴樹不知雲幾重推窗看曉色對面北高峰

西廂

山僧斲茯苓洗此西廂水宛轉流樹根涓涓鳴不已

栗園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望

布裘密如棟結實小於榛時有芻尼至翻飛不露身

竹筧

流泉半嶺來續以青竹管穿過白花籬忽注僧厨滿

韜光

嚴繩孫

遲識韜光路幽修候晚尋竹分諸院水林合數峰陰

風雨丹楹古莓苔綠字深靜看前輩語遠愧百年心

有吾鄉尚  
忠憲公詩

重隱寺

舊知靈隱寺此日足幽尋自昔傳飛錫于今尚布金

江流清劫火山響各潮音桂子丹堦古蓮花碧殿深

到來惟瀑水近處卽長林夜誦聞猿語朝參見虎心

未能捐慧業已是異塵襟落日荒荒去春烟細細沉

祇應掃花雨息影驚峰陰

遊韜光菴

秦松齡

復與諸山異藤蘿一徑通鳥歸孤寺外人在百泉中

竹密亂生緣林疎閒落紅坐來殊自失何處置微躬

雨宿韜光

潘耒

山行晴復雨小住亦爲佳瀑忽欲崩屋雲寒時壓懷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望

難松便靜坐蒼巖稱清齋豈必吾盛好巖樓願始諧

冷泉亭和蓀友樂天雷仙

陳祚明

峰插蓮花峻泉猶德水清石從天上墜蘿掛鏡邊生

澗響孤亭逼松風列岫橫來游軒冕客遂有掛瓢情

癸亥五月三日同次谷過韜光雷題

沈受宏

我從此地尋精藍幽勝最愛韜光菴泉聲竹色轉西

磴絕頂一望窮東南湖作杯盃孟江作帶諸峰雲氣相

吐含顰嶺却在山脚下濃青萬樹浮烟嵐快哉高閣

豁窗漏仙竈遺蹟同禪龕菴中上人我舊識彈指十載過門三老者修得致瀟灑少者豈雅頰足談我來蔬荀飯具飯所喜煮茗多芳甘空囊那得金布地破費香積應懷慙此別勿勿適聞粵炎天遠道愁難堪回思靈山隔塵外清景月嶂兼風潭明年定期襍被到生計十日依瞿曇

丁巳嘉平遊箱光

王撰

崇巖探絕勝高視極長空海色晴嵐外江流宿霽中竹深千嶂靜寺遠一泉通輪與樓觀客清吟思不窮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四

班衣園懷古二首

韓世忠別墅

吳農祥

夾峭芙蕖合陰巒薜荔疎角巾依石室高枕倚雲廬故園多戎馬將軍仰蹇驢清涼老居士問訊更何如

又

尚見思陵記樓臺有御題威儀開華道曲折向丹梯導騎還持蓋高僧共杖藜名園有勝賞日日醉如泥

夏首登箱光

趙吉士

湘水依山曲層陰失晝天一樓浮海日百雉接江烟篠簜留春意松杉結大年此間樓託好聚石與談禪

箱光夜坐

厲士貞

曲磴隨溪折巖高衆勢供泉聲不斷聲樹影若連峰石靜留雲宿樓虛待月封清心忘就寐松響入山鐘

坐金蓮池上二首

汪懋麟

春去才逢一日晴深山四月喜聞鶯忽來小閣驚飛雨却是山泉滴澀聲

箱光絕壁好禪關今古游人自往還何事題名畱片石高吟只數白香山

冷泉亭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四

此亭不厭百回坐一杖還從四月來遊女漸稀山寺靜清禽初下夕陽開泉聲雨後響尤急梵唱晚來心欲灰忽憶新王舊時事跨驢攜酒亦悠哉

箱光呈晦公

柏古

靈鷲萬峰頭踈鐘出寺樓江湖烟外渺巒嶂檻前收泉亂晴疑雨松深夏欲秋天空飛野鶴振翼遠滄洲

晨步箱光道中示移暉上人

陸繁昭

吾徑凌晨步籬花帶露垂溪雲流不盡海日起何遲往事每多悔他生未可期不如歸白社杖履日相隨

靈隱寺

王又旦

碧殿金鋪十二重，講筵坐繞百芙蓉。  
道人不解風旛論，獨愛門前六二峰。

晚過靈隱寺訪晦山和尚

宋曹

曳屣夕陽動疎鐘，晚寂然黑猿窺古佛。  
紅樹鎖飛泉，道氣千山外。秋風一杖前，不須復登眺。  
飯罷學安禪，宿靈隱妙香上人房。

宿靈隱妙香上人房

徐延壽

雲藏孤寺迥北，面見高峰。石色埋蒼蘚，泉聲戰亂松。  
泥香花下屐，月冷枕邊鐘。僧恐明朝雨，呼歸鉢底龍。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王

王

霜光

湯石曾

洞橋徙倚老松根，肅肅岩扉晝不喧。  
坐覺清風生石壁，行窮修竹見山門。  
依依烟郭江光繞，黑黑林鴉海氣昏。  
却怪白沙春漲潤，遊人指點說潮痕。

遊霜光贈山止上人

王原祁

捫蘿歷磴倍添幽，乘興還須到上頭。  
竹樹平分雲外山，江湖一望閣中收。  
山僧欲語當年事，刺史空傳昔日遊。  
爲愛嵐光應惜別，愛君佳句更淹留。

霜光看泉

繆彤

潭影當窗靜，泉聲入竹幽。  
晴時長帶雨，夏日竟同秋。  
花有金蓮放，魚多赤鯉游。  
香山詩句好，讀罷向林邱。

冷泉亭

李德

一脈西山水，分流過此亭。  
凭欄諸念冷，倒影衆山青。  
花落憐春色，人來是客星。  
乾坤餘我賴，白眼爲誰醒。

同邵官詹靈隱寺觀說戒

袁翔麟

前游詩債未曾勾，又向湖邊上釣舟。  
靈隱寺前天竺後，緣肥紅瘦麥初秋。  
寶馬香車赴道場，華鯨法鼓震僧廊。  
風流二老開相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四

翠也赴聚林灌佛忙

石笏峰

石笏牙勢分明走，籊龍欲排霄漢上。  
時有白雲封卓筆，誰相擬采芝人未逢。  
再來猿已熟，拄杖得從容。

九日飛來登高

張孺懷

良朋九日共相招，一徑攀躋倚碧霄。  
滿浦霞明當落照，海門風急上秋潮。  
重巖細菊開樽得，絕澗飛泉出樹遙。  
歸路上方鐘磬晚，松陰竹色冷蕭蕭。

靈隱訪諦暉和尚

邵錫中

六橋遙遶虎溪深三竺名巖龍樹陰石湧樓臺排漢  
出湖迴鐘鼓帶星沉高僧廬阜開蓮社才子魚山賦  
梵音借問西來何所道洞門閑鎖白雲心

上北高峰

譚宗

登山便不慵攪起北高峰曉塔眠雲鳥春泉養洞龍  
海風朝影殿天樂下疎松一自西陵別那知此地逢  
癸巳孟夏游韜光巖還坐飛來峰下作呈山公

開士

王式丹

層巖岑岑俯清流驕目登臨占上頭近郭烟橫不斷

雲林寺志

卷六 詩

四

樹隔江山入最高樓窗搖竹色精廬近門聽潮聲古  
刹幽坐玩奇峰不歸去欲移家具住杭州

甲申九月廿七日宿韜光作

查嗣琛

夜氣初澄萬里秋尺吳寸越兩悠悠忽驚紅日當窗  
起天外金光海一漚

靈隱寺

顧嗣立

高峰勢挿天北有青蓮舍石橋俯碧溪澗草青可藉  
入門寒飈颺陰鬱類長夏江聲走雲根湖光流樹罅  
荷聲梵王宮仙居誰與亞魚鱗排屋簷薜蘿任凌跨

佛殿敞以宏講堂清且暇徐行入佳境悠然如歌蘆  
穿厨繞曲房石上寒滿瀉山春草木香嵐氣爭變化  
巖半一聲鐘飛墮石梁下

遊雲林寺

大中 常安

武林山水自天開牽率遊人往復迴石笋楊梅爲輔  
翼迴花月桂是與臺泉多啣砌供猿浴松老雷雲任  
鶴偃慚愧香山白太傅政閒數數入山來

秋日與程風衣坐冷泉亭

寺門臨石漸秋葉響楓林嵐氣變朝暮溪光自古今

雲林寺志

卷六 詩

四

危亭面峭壁偃松羅清陰接飲有山猿對啼多野禽  
日影不得到烟靄空蕭森冷態異河流塵囂任浮沉  
鑑茲寒碧色寫我清曠心與子成舊侶閒坐發幽吟  
憶登釣臺上懷古寃知音

飛來峰尋理公飯猿處

秋雲壓徑山木秀清霜點苦石痕瘦老樹垂藤百丈  
懸瀑飛寒玉環峰走白猿何處叫西風夕陽洞口烟  
濛濛聞道當年僧慧理齋餘香飯施猿公飯猿有臺  
飯壁立我來不見衆猿集巢於月夜得聞聲不似巫



山韻悲咽理公理公導禪津頑石點頭猿亦馴驚峰終古不飛去花龕深處四時春

壬戌秋日偕程風衣陸虛舟遊韜光庵

金天氣森爽晴光媚秋容西流大火盡百卉零露凝幽興自然發遠欣二客從登舟復攬轡遙循高峰雲林暫休駕驚鷺頓插肩空言尋古巢塢紆迴一徑通松篁飮眼碧楓構染未紅捫葛叩禪室澗泉響淙淙老僧具袈裟迎我蓮池東趺坐嗅妙香清涼心地融小蛇名蜥蜴出沒未化龍與語多微諦潛心南北宗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五

相邀登傑閣恍若跨蒼穹四望渺無際肯惜目力窮江濤與海浪如聞聲洶洶衆峰見孫立湖水一孟同亭午日色淡古梵鳴寒蟲老僧呈詩籍始自香山翁沿革六七代畱題盡名公就中論佳句頗覺時賢工蒞浙斯遊最所嫌太匆匆回瞻杳烟霧落日已下春率客返歸路林鴉噪夕風舟中仍小酌擬咏繼前蹤

觀雲林寺竹竿引泉

山腹流泉漫浩浩穿雲絡石縈蘿島琮潺聲落梵王家錢源龍湧東西抱林坡肇碩寺後斜山僧競把泉

源討截竹剝心曲折通挽得銀河落晴踰跳珠走玉響冷冷不與溪流爭故道涓涓滴滴入香厨餘波猶得濯瑤草漢陰老人憎枯槔此方更比枯槔巧試看齋鉢溢清泉海衆不愁生熱惱

秋日同程風衣遊飛來峰

秋霜拂拂製衣寒靈鷲峰頭木葉丹浮世易隨駒隙過與君同作畫圖看山空四而皆通徑泉冷終年不起瀾莫謂宦途多逸興良朋好景欲并難

秋日登北高峰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五十

虎林最高峰勢欲摩青蒼衆峰如兒孫羅列侍四旁分星侵斗度占位居坎方火雲秋不收海氣騰朝光瀾流汨汨響野草霏霏香探幽性所便陟嶺復緣岡攀環三十六拾級褰衣裳須臾臨絕頂極目高鴻翔慈塢廢已久禪扉亦荒涼殷勤懷古意四望空茫茫舍策坐園蒲安所得壺漿路遙恐莫致悔不理游裝宦遊四十載寓目皆難忘斯地愜素心信稱雲水鄉小詩聊記事但愧不成章

冷泉亭

峰下流泉泉上亭泉聲亭影關清冷石危長倚松根  
護澗響難收俗耳聽月照洞中猿浴子葉飛嶺畔鶯  
梳翎我來倚檻觀魚樂時有天風語瑤鈴

早春陪彭少司農石源遊雲林寺

北峰之麓靈鷲前龍宮丹碧護冷泉清半一聲集細  
信法螺香梵傳諸天幽境四時宜探討當春巖壑鋪  
芳草花綴柔條爛熳紅鳥鳴高樹間吮好我有嘉賓  
佐大農書林武庫羅心胸自是西清著作手曾持玉  
尺衆所宗臘日浙東有疑獄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詔命我公理直曲片言初讞稱平允賓筵乍啟悵歸  
促請公秉輿作閒遊問水亭邊上小舟九里松陰迎  
節蓋行行直到澗西頭古寺稽年始晉代雲林

宸翰輝朝采海氣遙升日氣中江聲時雜鐘聲內懷古  
登樓思渺然延清佳句至今傳延清宋之問字試憑鏡檻觀

魚樂不覺塵氛盡棄捐共言此遊乃良覲道合心同  
情更適公如有意記長篇山靈應喜有朋錫

癸亥仲春八日陪少司農彭石源重遊韜光

白香山植東坡韵二首

我來曾叩此禪門秋葉春花景自分冰泮蓮池分淨  
水光生佛頂覆慈雲離離雪影當窗見隱隱松聲微  
耳聞同上羣峰最高處頓將摩慮釋糾紛

紆迴竹徑疑無路掩映杉扉却有家束縛久如轅下  
馬登臨暫去井中蛇野鷺日暖爭修羽仙杏風和漸  
著花嘉客莫嫌生活淡冷泉亭畔酒帘斜

重九前一日偕友游韜光

沈元洽

翠竹丹崖仄徑通昔年曾宿此山中寒泉聲裏三更  
月晚桂香邊一笛風不待逢仙悲往夢久思投社作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三

禪翁吟牋茗枕消閒日未識高人許我同

題雲林寺

張卿雲

六朝金粉屬蒼茫驚嶺巖巖直指堂不足五丁輸鬼  
斧何由千佛剎靈光猿聲實帶湘江雨桂子終留月  
地香百劫紅塵飛不到欲將心印問空王

同巨觀游韜光

景星杓

初從雲林登俄就石橋轉曲磴屢迴互叢篁倏隱顯  
攬衣徑烟綠穹然造絕巘不知天復高下視羣峰淺  
孤庵栖一泉南檻面雙筍小甬巖桂側翻經談奧典

止從麗肩僧苔龕午供飯

冷泉亭看水

吳焯

陡覺寒聲起翠陰  
隔溪銀竹映森森  
茂桫石齒鎖巖脚  
萬簇雪花飛水心  
雁蕩成秋通海尾  
魚山有梵聽潮音  
不知此地頻來往  
使我中宵日雨時

寧峰院晤清朗君兼看徐杉亭畫壁

偶爲聽泉向夜行  
寺門未啟客知名  
年來竹徑坐孤閑  
聊共龕燈話半更  
風雨滿寥詩一軸  
雲山駘蕩壁雙清  
頻年我慣游吳會  
裙屐徧教此處迎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五

癸亥春日錢塘明府王

諱

緯借張司馬過金沙

港時行童進茶茶品不一坐客評之明府戲曰

雨前雨後總名茶囑主僧作出句

美果

以雲外

雲中皆是客應之坐客甚喜明府復借

美果

遂

聯成律

禪關靜掩在金沙爲訪桑麻暫駐車

美果

雲外雲中皆是客

是客

美果

雨前雨後總名茶

先春滴露成團風

美果

微笑迎風落講花

轉慚愧山僧清供薄一甌嫩色泛晴霞

美果

秋日小憩白雲山房

汪 坤

乳竇峰前路秋聲入徑聞  
寒泉千澗落翠竹半窗分

石痕堆黃葉山深貯白雲  
結廬塵境遠趺坐到斜照

白雲山房

陸 秩

卜築依靈鷲軒檻在翠微  
竹聲聞石几僧影到山扉  
白髮人真滄青山願不違  
一枝如可借願息漢陰機

白雲山房

杭世駿

白雲深處掩蒼苔  
文練窗面而面開曲水  
暗流花徑去奇峰多抱小樓來  
愛晴拭几頻看萬樹霜黃漫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五

舉杯最好萬竿修竹上一層青翠飯猿臺

冷泉亭

桑調元

適從絕壁來如漿翻白汗  
少憩面清涼沁骨不待盥

潭潭虛白光一鏡  
涵止觀清極少竈魚石髮風漪散

春淙雨後盈落澗  
飛龍悍喧靜本同波對境發三歎

今晨游屐稀孤影漾泉畔  
山林其許我徜徉桐浪漫

飛來峰

造物娛畸人墮此嵌空石  
幽涼一滴寒春苔幾重碧

洞陰小沮洳正可度  
臘展霽散雪寶烟四鄰天光圻

探奇思逸夜破碎穿月魄點猿攀蘿窺識我非生客  
陰房透底虛衍徑削面窄靜聽冷泉飛倒磬聲崩澗  
老樹蟠巖根棧雲掛孤策荒彼脚板塵艱於鳥頭白  
新夏同沈方舟陳懶園翁允人屬樊榭游靈隱  
過冷泉亭遇雨時方舟自金陵還期而不至者  
家兄靜山 蔣宏道

老友還故山良會成小訂買舟發湖西酌極幽勝  
披翠充靈峰窅冥猶可認樹老雲氣封泉冷雨聲應  
接藤坐空亭曠言得心印彷彿竹溪遊缺一興未盡

雲林寺志

卷大 詩詠

五

歡笑復流連永日同一瞬再期踏清秋但恐踈雙鬢  
西顧霽景微林中響烟磬

坐冷泉亭

鮑鈐

雲林何限好亭古近招提石澗泉猶澀春山綠未齊  
梵聲松影裏樵唱寺門西借問呼猿處空巖鳥亂啼  
題阿嘯山人舊隱 釋正品

幽心懷蕙草春晏撥餘芬山色深不見谷聲如有聞  
唐虞今邈矣巢許事空云欲識當年意茗名望白雲  
過雲林訪巨濤和尚 沈廷瑞

橫棹行經葛塢松松陰拄杖憩遊踪雲林突兀前朝  
寺梵唄高寒清曉鐘法席重開皈淨侶香臺遙映叢  
靈峰老夫久矣息塵慮白社流風樂景從

冷泉亭

孤亭時徙倚萬象縱流觀對此一泓淨令人毛骨寒  
影垂霏濕翠響激激危湍我亦忘機者欣欣魚鳥歡  
止宿雲林丈室與巨公話別

山房隣絕巘一榻枕雲眠涼沁深秋後燈明古佛前  
心清聞定板鼻觀溼香烟泮水孤蹤客禪棲別有緣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五

題新修雲林寺圖爲巨濤和尚作一百韻

厲鶚

擅秀明湖曲鍾祥竺國鄰湧分龍塢巒聳鷲翔翺  
洞古聽猿嘯巖迴得虎馴覓流空際雨花界定中春  
菽宇原依晉綺經漫數秦駱丞吟海日達吳弭滿神  
樹藏西天栗叢標北戶筠崇基先葦草表刺屢揚塵  
兜率英規在嗜聞異跡陳  
聖朝恢正教尊宿導迷津誦具德和尚白業鍵椎妙青霄結  
構新金繩除劫燼寶網闢荒榛舊異翔霞外亭相揖

水濱禪棲何眇眇信鼓更替驚億眾持芳饌丞徒侍  
簪巾郅隆當繼治

皇豫歷時巡雉扇松門轉鸞鑣奈苑邊

奎文通八解

唐藻照三身空迥吹仙籟雲深拱紫宸傳燈誠有數想  
錫亟需人獅座安逾甲鯨鐘叩過申芬檠隨窅落丹  
粉共霜泯嵐暗諸天像山快禮塔民中興看慧命大  
事問前因一鉢來京口雙騰駐澗游丹徒人經營閣  
腰臘檀施款酸辛洪願匡緇侶清修感上宸萬公延

雲林寺志

卷六

李

杖履至誼本慈仁

謂汪光祿萬松

發斐書函倍登階覺地親

李官今世現長者夙緣伸須達應同號伽陀更不磷  
橋家金罔各和氏璧非珍廣度毘尼戒宣揚如意輪  
荆襄輪梓杞吳越名陶甄九孔雄樓峻千香傑閣勻  
辟容臨丈六紺殿淵由旬締造蹤仍舊莊嚴力與均  
朱薨舒鳳起雕砌蜚蚪鱗拱畫拖虹彩檻形麗燭銀  
風琴鳴綺篠岫映映紛網白岳尋靈驗高堂拜應眞  
屋琅田字樣材藉匠師掄劉塑形疑活曹衣摺似拈  
攝儀齊儼肅列坐若鶩第相好唐兼梵魔推喜復頤

雲林寺志

卷六

五

以上叙度戒僧六百建神藏殿鐘樓梵香  
閣重修大雄寶殿田字殿聖五百羅漢像僧坊閣並  
歸靜院陳重初剝腐燼植具傾欹板築頽圯開藍傘  
菜膺庇睦州薪浴勝朝初換齊庖午鼓振孟嘗畱取  
獲子散拈餘因改範勞良冶精銅聚令辰飛廉欣得  
炭屏翳怒融銀爐啟圓穹益泉投苗斛頻湯蓮炊漱  
灑王粒漲璚瑤法食充虛腹聲聞動佛脣精乾寧委  
土米汁可行輪以上叙修禪堂寮舍  
功尚未竣遽進鋪澀路次第補埋論听峭幽深駛橋  
堅幕需屯鏡儼搖緇栢波底而華快望景眸爭鸞朋

遊趾集膚到遲尋月桂去便詠汀蘋婦孺瞻彌切焚  
修浴倍淳魚王方溯湖蛇種赤歸閣核果供摩勒笔  
望獻屈胸浮圖楊街記酒掃米雲論以上叙初寺外  
與及修冷泉亭新慨彼稱懸薄惟知巧算縉涼軒淒  
建迴龍橋春淙亭路築石門調所  
象簾煥館燄貉茵么鳳偏教舞妍蛾雅試翬膳夫殫  
瑣瑣酒史棄諄諄龍勢謀攀寶賢名肯友荷霍奴驕  
使氣鄧析訟連嫺輦脂與溝壑輸資謝主臣竟令空  
室殿豈植福田的智讓生生鳥心慙趨趨魏渡江誰  
弭緝旋里有紆紳粟濟翳桑餓囊落底葛貧膠庠庭

洲餉襦袴連垂鵝稅代償逋戶財堪慰厚寵榮加卿  
寺秩譽借比問詢社稷機辭歛陵蘭通守郭時光祿令開山

字四善根簪綬盛淨域煥魏臻震旦傳無盡恒河永

弗涇中丞揮巨筆太史榮貞珉常公撰碑文侍前

生青丹先璞貝須遺哲壇幃岑此晨還將東絹滑細

寫素毫純小李堆濃綠迂倪暈淡皴碧頭翠碧潤石

腳濱蒼嶂點綴格甯獨微茫帝釋留郭再推界畫范

綬出闌梢影盡琉璃道烟橫舍衛闌四圍羅夕牖百

丈倚秋旻八部楞迦宵珍池長壽輪面巍休類覓腕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无

一

勁欲揮蕤繞磴森梧竹周塲雜鳥符徐熙赤鸚鵡韓  
幹白驥驕絢合驚懷陳澄觀止日矚絨珠過笠澤耶  
錦送淮浪險韻差肩陸奇思直尾釣憑增武林事久  
久歲踰椿

癸亥秋游雲林訪巨公於面壁軒

去年秋山葦蕭颯而壁軒中寄禪榻曉起推窗失四  
山白雲正滄神尼塔今年秋霽風灑然鑊頭重舉舊  
因緣隨時喫飯看山坐不是諸方五味禪

巨公重建春淙亭於清繞橋詩以落之

高僧能復古華構樹陰閒倚檻宜聽水登橋好看山  
魚隨落花由龍帶吸雲還只在斯亭下來春贍占閒

春淙亭次樊榭韻

陳章

翼然亭子影忽照迅流閒倒汲三春雪平臨小朶山  
酌時証識味聽久竟忘還晚共品僧語交頭拄杖閒  
冷泉亭圖題詠附錄

三月十八日石田西村二君招予遊西山予與  
汝其通先行憩冷泉以俟少焉二君至予詩適  
成諸君續作石田仍寫圖甯爲山中故事俾予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无

一

錄於上藁霞倚王媿不稱也 鏞 英  
雨晴林壑淨朝暉一路看松入翠微芳草似曾畱客  
卧黃鸝渾欲近人飛相逢巖叟收茶早久別林僧會  
面稀同在冷泉亭上坐賦詩題畫澹忘歸

次韻

沈周

入林兜子送斜暉酒而風清色漸微白髮再來渾覺  
老青山久住不重飛老僧古寺相逢熟故國遺蹤欲  
見稀千箇長松卧房近吹燈還照鶴羣歸

同作

史鑑

久圖山澤遊苦爲風雨欸驚雷破重陰及晨陽已顯  
遙遙入幽深屬揭渡清淺靈山傳飛來合澗互回轉  
蘿垂手可捫松高蓋惟假陽厓丹霞凝陰洞蒼雪滿  
秀色如可攬絕巘竟誰棧衆窳因風號羣芳遲春衍  
追念平生歡歷歷猶在眼幸逢新相知已少舊遊伴  
老僧久見招相携集閑館解衣任盤礴覽物適蕭散  
形忘慮則消情至心莫展寄言同盟人對酒歌勿緩

又

汝泰

肩輿侵曉別春城路繞西湖宛轉行滿眼青山曾識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全

面倚雲高樹不知名同遊喜有同鄉客勝日還尋舊  
日盟忽聽奔雷鳴澗底問人才道是泉聲

沈徵君冷泉園真蹟舊爲靈隱僧房物監秀才

謝青購得之爲先大夫壽在余家二十年矣鄰

踴軟紅言歸未遂對此恍置身故山林壑間不

覺神往因和鐫汝二君詩并記得圖始末

冀翔麟

曾倚孤亭送落暉雲林風景記依稀泉聲咽石奔難  
住嵐氣侵衣濕不飛歲月漸催塵跡老鄰山久別夢

遊稀吟詩看畫生惆悵白髮滿頭猶未歸

扁舟自別錦軍城日日銅街信馬行畫裏青山逢舊

識眼前烏帽笑浮名秋風縱爽尊鱸約烟水終尋鷗

鷺盟記取歸時携卷軸先來亭上聽泉聲

次鐫賓山先生韻

吳焯

晨生高齋竟落暉祇緣讀畫語兩微聽來單靜水生

響看到出神峰欲飛往事重題真感慨昔遊如夢記

依稀回思羣展經行處空樹耕烟閣筆歸葉田始先

石谷臨  
摹此本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全

又

沈嘉轍

卧看詩畫兩相暉遐想當年結思微古木三秋猿已

去寒泉六月雪橫飛風流往蹟誰能結墨滿猶香知

者稀曾憶晚來成醉後一亭烟雷坐忘歸

又

鳳 鴉

石瘦林香起夕暉風中似有磬聲微好山招隱貧難

買妙畫通靈久亦飛題字尚畱前輩在聽泉今見解

人稀頻年不踏松陰路卧以遊之却忘歸

又

施 謙

石翁乘興寫春暉三百年來古意微雲氣未隨蒼狗  
化泉光猶作翠蛟飛依然照眼林巒秀淩絕聯吟者  
舊稀笑指孤亭留戲語投閒曾見幾人歸

趙先生

又

趙昱

飄蕭落墨染晴暉幻出靈機思入微流水縱橫秋影  
澹亂峰點刷白雲飛興乘野趣僧過早夢破花香客  
至稀我獨烟霞已成癖團圓結得便忘歸

又

趙信

翠書一榻挂清暉坐展淋漓畫入微花逐泉聲來掩

雲林寺志

卷六

詩

外寒侵木葉傍簷飛相過笠屐三生舊此景湖山半  
壁稀觸撥心情思往事老僧曾約有雲歸

又

丁敬

清詩直比謝元暉寫入丹青更入微林影尚如翳石  
瘦泉光渾覺抱亭飛山中故事看誰續畫裏高流得  
見稀片紙真堪敵瓊玖幾經遊鶴憶人歸

又

陳章

明湖翠岫逗清暉冷燭他鄉夢境微對雨會心泉不  
斷聽風閉日葉都飛家山無那悲常隔殘楮如斯見

亦稀塵土行勝能借我客中展處當身歸

又

姚立德

山僧有約占餘暉拈取松花一笑微院靜幾時參佛  
去泉喧終日礙雲飛小亭風景常如舊此際流傳見  
亦稀好與安心聊位置荷蕢拾句似將歸

又

趙一清

詩情真似謝元暉畫裏探幽思入微流水有時鳴汨  
汨棲雅不定故飛飛孤亭延賞襟懷得古老行吟歲  
月稀攜向松間少投憩未妨斜日聽催歸

雲林寺志

卷六 詩

六

坐冷泉亭作

符之恒

寒松韻長吟吹落風前句幽子忽自得晚影一亭聚  
遙見破衲僧擔筇入深塢山空擁春雲商略中霄雨  
靈隱寺贈諦輝禪師

鮑鈺

三年曾一到雲水素相親僧老頭鬚白山空花草春  
午齋奉玉版香界轉巖輪舊識梅檀味從師證法因

冷泉亭

馬曰璐

鐘韻一星星幽尋獨此亭山從入寺好泉欲過時聽  
冷氣怯春服清暉隱翠屏我來畧下坐刻石記曾經



和樊榭春淙亭卽用原韻

張四科

誰復斯亭舊風泉礪戶間清寒徹危檻幽響答空山  
宿鳥驚仍下浮花去不還明湖徒夢想眺聽愧君閑

春淙亭和樊榭作卽用原韻

閔華

重構此亭古潺湲一水間帶花流別澗和雨響空山  
目送行雲去心期飛鳥還我來憑檻久清話與僧閑

雲林寺志

卷六 詩詠

七

增修雲林寺志卷七

遺事

明僧大善西溪百詠序云北高峰塔唐天寶年建中  
藏古佛舍利初建塔時有一花大每隨工匠銜輓  
石置塔所至頷吻流血於荒榛間得一石佛缺左  
耳犬卽跑古寺基出耳湊合又一僧夜坐塔下虎  
欲噬之忽大蛇從塔頂噴霧作雨虎卽吼而去按  
此事出太平廣記

李翱來南錄云元和四年二月戊子至杭州己丑如

雲林寺志

卷七 遺事

一

武陵之山臨曲波觀輪春注曰卽靈隱天竺寺吳  
虎臣云按杭州無武陵山當是筆誤恐是林字育  
書地理志吳郡錢塘縣武林山武林水所出當時  
錢塘屬吳郡又見前漢地理志

太平興國八年秋詔通慧大師贊寧撰大宋高僧傳  
三十卷王內翰元之贈詩有詔修僧史浙江濱萬  
卷書中一老身之句

東坡鎮餘杭遇遊西湖多令旌旗導從出錢塘門坡  
則自湧金門泛舟絕湖而來飯於普安院徜徉靈

隱天竺間以吏牘自隨至冷泉亭則据案剖決落筆如風雨分爭辨訟談笑而辦已乃與僚吏劇飲薄晚則乘馬以歸夾道燈火縱觀太守有老僧紹興末九十餘幼在院能言之當是時此老之豪氣逸韻可以想見也

政和中僧惠雲於冷泉亭前又作小亭郡守毛寶文友命去之爲詩并序云昔人以爲冷泉水極其妙因加小亭其上然冷然水光滄然山翠以故去者過半予以謂不必加工但去其尤贅者斯善也如

雲林寺志

卷七 遺事

一一

明境中而續畫非不美好所以爲清明者逝矣拂拭舊翳舊觀復還詩云而山取勢俯山中亭外安亭自蔽蒙眼界已通無礙物胸中陡覺有真空試尋椅聲驚時變河中却聽猿啼與舊同白猿萬事須臾成壞裏我來閱世一初終

宋丹陽葛澧作錢塘賦中有云傍西深入巖谷益秀上下天竺雲隱靈鷲爭出奇巖互獻重岫烟籠黛染澤通雲覆九里之松徑陰陰萬脉之冽泉瀟瀟數語簡而能該

周益公玉堂雜記云嘗自德壽官後坦趨傳法寺望見一樓巍然朝士云太上名之曰聚遠而自題其額仍大書東坡賴有高樓能聚遠一時收拾與開人之詩於屏間靈隱寺冷泉亭臨安絕景去城既遠難於頻幸乃印宮中鑿大池植竹筒數里引西湖水注之其上叠石爲山象飛來峯宛然天成某作端午帖子云聚遠樓頭面而風冷泉亭下水溶溶入間炎熱何由到真是瑤臺第一重

高宗既居德壽時到靈隱冷泉亭閒坐有一行者奉

雲林寺志

卷七 遺事

三

湯若其謹德壽語之曰朕觀汝意度非行者也本何等入其人拜且泣曰臣本某郡守得罪監司誣劾賊罪廢爲庶人貧無以餬口來從師舅充粥延殘喘德壽惻然曰當爲皇帝言之數日後再往則其人尚在問之則云未也明日孝宗恭請太上帝后幸聚景園德壽不笑不言孝宗再奏亦不答太后曰孩兒好意招老夫婦何爲怒耶德壽默然良久曰朕老矣不聽我言孝宗益駭復從太后請其事德壽乃曰如其者朕已言之而不效使朕愧見

其人孝宗曰昨承聖訓次日卽以諭宰相宰相謂  
賊汚狼藉免死已幸難以復用然此小事來日決  
了今日且開懷一醉可也明日孝宗再諭宰相遂  
復原官子大郡數日德壽再往其人口臣已得恩  
命專待陛下之來謝恩而去

宋楊郡王取無著禪師塔爲寺地遂啟其塔乃陶甃  
容色如生髮垂至肩拈爪皆繞身舍利無數雷三  
日不壞僧肇淮海有詩云一定空山五百年不須  
惆悵啟顏輒路邊多少麒麟家過服無人贈紙錢

雲林寺志

卷七 遺事

四

南宋時有僧於額光菴降仙請至釋子蘭以下十八  
凡七士三釋皆唐人能詩者各書一詩語極奇絕  
曲盡其景見武林舊事惜其詩之不存也

紹興中韓郡王既解樞柄逍遙家居常頂一字巾跨  
駿騾周遊湖山之間纔以私童史四五人自隨時  
李如晦晦叔自楚州幕官來收秩而失一舉將憂  
撓無計常春日同邸諸人和率往天竺李辭以意  
緒無聊賴皆曰正宜適野散悶可也強挽之行各  
假僦鞍馬過九里松值暴雨衆至逃避李奔至冷

泉亭衣袂沾濕愁坐長歎遇韓王亦來相顧揖矜  
其憔悴可憐之狀作秦音發問曰官人有何事憂  
心而悵快若此李雖不識韓但見姿貌魁異頗起  
敬心乃告以實韓曰所欠文字不是職司否荅曰  
常員也韓曰世忠却有得一紙明日當相贈命小  
吏詳問姓名階位仍詢居止處李笑謝感泣明日  
一吏持舉牘授之曰郡王送來仍助以錢三百千  
李遂陞京秩修箋謝韓王欲展門生之禮不復見  
秘監陸放翁嘗問松源曰心傳之學可得聞乎源曰

雲林寺志

卷七 遺事

五

既是心傳豈從聞得公領解獻偈曰幾度驅車入  
帝城逢僧一側眼雙青今朝始覺禪家別說有談  
空要眼聽

放翁西湖春游詩云靈隱前天竺後鬼剎神劍作皇  
岫冷泉亭中一尊酒一日可敵千年壽此翁之耽  
玩鷺峰幽勝可謂極矣  
乾道初臨安靈隱寺後山苗一草圓徑二尺寺僕見  
之喜其光明潤澤採以納長老長老驚詫以爲目  
所未覩謂之曰我固願食異味然合院三百人今

不過能及十之一非我法平等意也於是費餉楊郡王楊亦訝其大曰是嘗以奉玉食乃奉獻於孝宗詔以賜靈隱蓋初不知其所從來也迨復持至寺已經日盤內頗有汁沾濡兩大在側爭舐之俄頃間皆跌足若狂眼突毛顛仆地死諸僧乃悟爲毒物使之入天庖寧不大爲咎累亟應請深坑而不暇窮其根本惟萬乘所御自足神物護持楊王亦大貴人長老不私口腹故皆脫於意外之禍瞻堂禪師舊畜一猿頗馴因衣之命曰猿行者淳熙

雲林寺志

卷七 遺事

六

三年正月十五日遷化至期諸王卿相皆至師陞座祝聖遂入方丈扃閉久之衆窺窗隙並無聲歎惟見猿持卷侍側亟入師已化矣猿書乃辭世偈也

臨安靈隱淨慈上中下三天竺皆宋朝祖宗功德寺也淳祐庚戌爲貴妃閻氏建功德寺於九里松迎靈隱寺前名顯慈集慶寺土木之工過於諸寺人名之曰養靈隱寺

閻妃以特旨奪靈隱寺某園建功德寺住持沖號凝

絕退院示衆云欲去不去被去礙欲住不住被住礙渾不礙十洲三島鶴乾坤四海五湖龍世界

宋理宗取靈隱下某園爲閻妃建集慶寺內司分市材木於郡縣旁緣爲姦望青採斫鞭笞追逮雞犬不寧雖勲臣舊輔某皆不得自保或作詩諷之曰合抱長材卧壑深於今惟恨不空林誰知廣慶千斤斧斲盡人間孝子心閻妃之卒也卽葬寺後寺中存理宗御容一幅燕游岡一幅明監司陳邦佐詠詩云黃袍前領紫袍隨樂事官中此一時春色

雲林寺志

卷七 遺事

七

錢塘渾似昔御街芳草正離離

九里松左軍教場內向有馬三寶墓至元十五年六月內有軍廝名狗兒者因樵采墾土得一鐵券上有字云雁門馬氏葬於橫衝橋後又有十字云至元十五六狗兒壞我屋蓋古人知數者耳始知橫衝橋本橫衝橋云見武林舊事

明初夢堂聖公叅元叟端公於靈隱機鋒交契命掌內記聖公嘗游越中詩人劉孟熙唐處敬輩集賈娥祠見一僧敝衣坐船尾衆方分韻賦詩殊不知

顧忽作禮有剽韻乞布施一箇拈蕉字與之聖即應聲賦詩云平明飯罷促高梢撐出五雲門外橋離越王城一百里到曹娥渡十分潮白翻晴雪浪花舞綠弄晚風蒲葉搖西北陰沉天欲雨卧聽蓬韻學芭蕉衆驚曰公非靈夢堂乎遂邀入社

永樂七年閏四月一日王希範遊西山記云西經行春橋逾集慶蘭若始至飛來峰下蓋西山第一佳處也其高不逾五六十丈巖石瑰怪特異若猿駭若阜立若鳥象若豹躍若蛇趨若基置劍植衡從

雲林寺志

卷七 道事

八

偃仰益玩益奇上多異木枝葉碧色不假土壤根出石外冬夏常鬱鬱然丹徒翠綵蒙聯格種種殊異不可名狀其下巖洞若曲室玲瓏相通中外鑿佛像泉自石脉出滴石上作鏗然鳴隱隱出洞久而始散有寺在山趾曰靈隱有亭曰冷泉澗經其下始出沸激久乃徐流白礫布底坦然平瑩跋石漱波毛骨爽徹同遊者余弟淵執役者黃郎阿總約而不至者張懋升秀才也

增修雲林寺志卷八

雜紀

題名

碑碣

李谷題名

在飛來峰頂

治平甲辰五月七日趙郡李谷客之從男侑奉命

謹題

正書

元國書

在飛來峰書分七首後題至元二十五年八月口日建力德生石僧錄流沙里兼持摩羅

理公塔石刻

開寶八年募衆重建塔題詩略

天削芙蓉四字

在理公塔見舊志

雲林寺志

卷八 雜紀

一

周伯琦理公巖記

在理公巖

理公巖昔高僧慧理師嘗燕坐焉在錢塘虎林山天竺招提之東玲瓏幽邃竹樹岑蔚至正九年上人慧首居觀堂起廢緝敝爰開是巖竊窺榛復甌如堂皇雲涌雪積發洩靈蘊後七年左丞綏寧楊公之弟元帥伯顏清暇游快奇樂靜捐金庀工截鑿巖石刻十佛及補陀大士像金碧炳赫倪跡西上真邀福惠壽我重親利我軍旅冰釋氛氤承莫方岳巖之異勝誕增於昔爲虎林奇觀實甚公

軌行精懇有以致之居吐號曰菩薩蓋非夸益天

竺和尚允若師臘已八十與荳同志徵文示久乃

篆諸石浙省參知政事番陽周伯琦伯溫記并書

篆書

龍泓洞三大字在洞

龍泓洞 金華王庭書正書上三字徑八寸今已刻去傍放存

龍泓洞三字在洞門元江淮釋教都總統所經歷郭

龍泓洞鑿佛題名在洞內廟額元年歲次辛亥四月

烏重儒題名在龍泓洞

雲林寺志

卷八 雜紀

二

泉州刺史烏重儒寶歷二年六月十八日口口過

遊此寺正書

孫覺等題名在龍泓洞

孫覺張徽戊申十一月晦同來正書

蘇頌等題名在龍

蘇頌子容蔣之有頌叔來象求歲起李杞堅甫熙

寧壬子正書

高荷題名在龍

子勉游行書字熙寧丁巳小行書

李琮等題名在龍泓洞

李琮朱明之楊景畧黃頌胡援林熙元豐二年五

月四日游靈隱洞正書橫寫文在行摩崖

胡宗師等題名在龍泓洞

陸德輿載之趙與磨致道與言中書淳祐戊申中

伏後一日避暑同來正書摩崖

潛說友題名在龍泓洞

潛說友君高父柳葉篆字徑八寸咸淳乙丑閏月

正書

雲林寺志

卷八 雜紀

三

亢氏也先帖木題名在龍泓洞

皇元至王庚寅春吉日副崇教亢氏也先帖木正書

字德三

郝濟等題名在龍泓洞

太平興國二年戊寅十二月二日郝濟與知府正

郎范轉運使副劉杜巡檢太保翟戶部判官杜通

理孟同至此正書摩崖

查仲道等題名 查應辰等續題二刻在

江右查仲道錢塘周世科西蜀曹山口口口庭訓

□ 後百有四年兵部查公曾孫朝散大夫提舉

兩浙常平等事應辰蔡推周公仲孫承議郎通判

越州軍事種復同遊此洞敬觀遺刻實崇寧改元

歲次壬午四月二十有八日也俱正書 摩崖

胡承德鑿佛題名 在青林洞

弟子胡承德伏爲四恩三有命石工錫盧舍那佛

會一十七身所期來往觀瞻同生淨土時大宋乾

興口口四月日記正書 摩崖

錢德範等題名 在青林洞

雲林寺志 卷八 雜記

臨安錢德範前陽僧貽孫同游皇祐二年六月一

日 正書 摩崖

沈立等題名 在青林洞

立之中行伯敷子雍子明熙寧辛亥九月廿三日

同游 正書 摩崖

晁端彥題名 在青林洞

晁美叔熙寧八年七月八日題 正書 字徑 三寸 摩崖

趙善郊等題名 在青林洞

浚儀趙善郊國安嗣夫子美必愿立夫成紀李劉

公甫宛陵奚杞和甫開封向士逢吉市古枯朱方

叔君猷嘉定十有五年未伏日避暑來遊正書 摩崖

石景衡等題名 在青林洞

石景衡叔平杜僕升陽同游小字 正書 摩崖 無年月

道宗等題名 在青林洞

道宗川晦行甫已未三月三日遊正書 摩崖 無年月

射旭洞鑿佛題名 在洞門

清口弟子陸慶并妻李氏一娘造觀世音菩薩一

尊乾興元年四月日記 行書 摩崖

雲林寺志 卷八 雜記

冷泉亭碑 在亭上 吳越寶大元年 吳越 吳越經幢 在寺門

吳越經幢 在寺門

大佛頂陀羅尼經 左 大隨求即得大自在陀羅

尼咒經 右 經文 俱不錄 新建佛國寶幢願文 蓋聞

慧炬西然法雲東被眷言興建寶煥簡編我國家

裂壤受封帶河礪岳既勤王而繼世諒荷寵以乘

時言念真宗聿懷多福於是旁搜勝景廣闢宏規

築湖畔之山岡構城西之佛閣莫不遐森杞梓妙

選楨枏營率漢之基矧列倚天之像設釋迦化主

中尊而高儼辟容慈氏彌陀分坐而淨標妙相仍於寶地對樹法幢雕琢琅玕磨蕤琰琬隨求之梵語刊佛頂之秘文直指丹霄雙分八而伏願興隆霸祚延遠洪源受靈祝於祖先助福祿於悠久軍民輯睦疆宇肅寧宗族以之咸康官寮以之共治四十八願永符法處之良因八十種好更備臺摩之圃智得大堅固不可稱量凡在舍生同躋覺路天下大元帥吳越國王錢俶建時大宋開寶二年己巳歲閏五月日 二幢同並正書

雲林寺志 卷八 雜紀 六

經塔 在寺內殿舞下  
大佛頂陀羅尼經 二塔經文同並正書無題款  
梁簡文帝石像記 舊在寺中至道二年正月承奉師守將作監丞梅詢撰寺僧刻石見  
成化杭州府志  
景德靈隱寺記 舊在寺中羅處約撰見錢塘縣志  
重修靈隱寺記 舊在寺中宣統四年編明報學上朝請大夫尚書禮部侍郎李汝撰見成  
化杭州府志  
三十六般篆書金剛經 舊在寺中宋寺僧莫卷通開見錢塘縣志  
司空相國書 舊在寺中見與地碑記

嵩嶽大師影堂記 舊在寺中與地碑記  
張奎等題名 在靈隱山  
太常寺太祝張奎拱微太常寺太祝張觀經臣進士口文安口口康宅辛巳口夏十日同游謹記 正書  
王兢等題名 在靈隱後山  
王兢皇甫彥李開王慎修俞俟同游宣和四年三月十一日 正書字徑三十文右行摩崖  
沈遼等題名 在靈隱後山

雲林寺志 卷八 雜紀 七

睿達善述素道與炳之來癸卯重午 正書摩崖  
物產  
唐時靈隱寺多海石榴花白公詩云宿因月桂落醉為海橋開  
八面松舊在寺門外乃迤北高峰塔時瘞街導犬於松下許太平廣記  
贊寧律師嘗著筍譜有云木竹笋出靈隱山中中堅亦通小脉笋堅可食採竹作杖可愛新婦竹笋出武林山陰其竹圓直韌可為篋筍則三月而生可



食扶竹筍今武林山西舊謂雙竹院中所產修篁  
嫩條皆對抽並引鶴藤竹出靈隱山節密而內實  
畧如天壇藤間有突起者又記天日僧詩云我本  
無根株只將笋爲命此可備山中故事也  
方竹格古要論云山西蜀杭州西湖飛來峰下亦有  
之

田子藝品泉以龍泓武林爲第一

陸次雲湖壖雜記云晉理公至靈隱謂飛來峰自靈  
鷲飛來人不之信因就洞中呼黑白二猿爲証二

雲林寺志

卷八 雜記

八

猿受記而隱數千年不復見矣順治己丑秋夜一  
僧於月下見一白猿立於峯頂皎如白雪映月逾  
潔辛卯冬青連閣下一黑猿戴笠而趨衆皆見而  
呼之猿却顧微吟越溪而去

林洪山家清供云一日過靈鷲訪僧蘋洲留午粥甚  
香乃醅釀花也

著述 題額附

武林山七志一卷明仁和邵穆生汝宣著穆生後更  
名重生隱居靈隱山中因著此書

靈隱寺志八卷明昌黎白珩子佩撰萬歷壬辰太子

少保吏部尚書元洲張瀚序

冷泉亭三大字舊在亭上冷泉二字白居易書亭字

蘇軾續書見武林舊事

冷泉亭三大字舊在亭上盱江左贊諫書見西湖遊

覽志

冷泉亭對聯圓機風與溪相答妙義人同石共談

世宗憲皇帝御製華亭刑部尚書臣張照書

面壁軒堅覺寶成園斐水大學士王揆書

雲林寺志

卷八 雜記

九

春淙亭三字海寧大學士陳世倌書

石叟塔院慧日舒光匾華亭大司寇張照書

面壁軒直指心宗匾華亭大司寇張照書

圖畫

沈周飛來峯圖見真蹟日錄

沈周靈隱山畫卷自題做大癡道人見江村銷夏錄

程嘉燧冷泉亭圖見名山勝槩記

李流芳西湖卧遊畫冊冷泉紅樹圖見檀園集

增修雲林寺志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厲鶚撰。有遼史拾遺已著錄。是編成於乾隆

甲子。以靈隱舊志脫漏尚多。且

聖祖仁皇帝省方南幸。駐蹕山中。

賜名雲林寺。不宜仍用舊名。故因前志而增輯之首紀。

宸恩次山水。次禪祖。次法語。次檀越人物。次藝文詩詠。而

以遺事雜記終焉。

# 宋東京考二十卷

〔清〕周城撰

上海圖書館藏清乾隆六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東京考

二十卷》提要

一事一蹟之在當時絕無足異惟後之人憑弔往事往往考其城郭宮室之制圖範之觀美及渠洫關梁之望置以至一閭一墓無關政治風俗之大而尋其遺蹟慨然如見當年事而發歎泣之情於無窮或所傳聞異詞則不惜近徵博討以求一當昔人謂讀書得真字為快夫人情何快於誤倘亦好學深思從疑索信而懷古之情有不能自己焉也梁因宣武軍之舊建都於汴五代干戈相尋視國都如傳舍無復創制顧庸之志遂一切因陋就簡以至於宋而始稱漸備宋祖鴻開國之模倣世因之海內太平百姓豐樂無事工築營繕之興墜事

宋東京考

一

增華靡不窮極其盛盛極而衰蕩焉無存什一於千百亦其天時人事相環之理不得不有如是也獨是宋之距今未遠也漢晉以下之蹟往往見於故都可道說而宋近在數百年內其賢君相之德業士大夫之文章悉於今為烈而獨東京已事忽湮泯靡存至求其故蹟而不可得豈不惻哉此亦有由矣汴濱大河河水數以決告而又衝東西南北為戎馬四出之地無險阻絕塞之可憑故名區真境半沉沒於洪波巨浸之中而燁燁之餘跡躡墟燬問其故老而杳無復有存者斯東京之微信為倍難景物之留而可稽者不得與他都會齒豈

非地勢之遭不同所致而然哉夫政治裁於史風俗裁於志其繁簡文質之翫然青簡不變也不變者無庸考惟是陵谷之遷後境遇之顯晦或蹟是而名非或名在而蹟去非實有得於見聞之餘則名與蹟相謬謬與謬相傳非但如魚魯帝虎之訛可以心揣而得也後雖有博古之君子其何所從而正之周子石匱客大梁三載隨境討搜凡書之所有必求信於目目無可信則訪之者舊以求信於耳至耳目無可信則仍參之稗官野史覆證其見聞之所得俾其城郭宮室園苑渠洫關梁閭墓及他蹟之非一而足無不纖悉臚列而東京一百七

東京遺蹟

序

二

少年間遂州然若目前事難問及於前不過邇其沿革之原或偶及於後亦不過推其沿革之委其意總求覈乎宋之東京而止故曰宋東京考也誠於此得其沿革之故以想其時之盛衰而政治風俗之大亦未嘗不略見於此矣且吾則更有感也宋祖欲留都洛陽晉王諫止之謂國家之因在德不在險夫其始之興也因以德而其後之亡也則以無險之可恃有國者觀前之所以興與後之所以亡修德而無忽於險則雖以此書為得失之休可也雍正辛亥夏太原王琇拜序

凡例

一建隆已前東京非宋靖康而後宋不東京東京考者考宋一百七十年遺蹟也蓋自河湼兵燹東京之陳蹟無存代往星移憑弔之聞見皆非或訪之故老或證之典籍曾不得什一於千百寧止曰討索故實亦聊寓盛衰之感云爾

一蹟大而城郭宮室小而關梁井竈隨境搜羅罔不備載至若因蹟而有事實因事而有論斷則皆采輯百家諸子之記載而各附於蹟之下俾觀者務得其詳且以見蹟之顯晦然有所關非等烏音丹

東京遺蹟

凡例

一

色之過耳目也

一蹟之聞見別條者不復再見本條之下如樓閣之已見於宮城亭館之已見於艮嶺者悉皆略而不載以避重出汲古者錯綜考之庶乎其具焉

一蹟之創置沿革偶有溯源循流前後並載而後止及乎明代者蓋以

本朝或於宋之遺蹟間有興壞增華則其因仍改易自有志乘可稽無復多贅

一採摭事蹟或有字句隱僻疑義難解悉為援引曲證附註本句下庶使覽者無遺焉

一事蹟各以係撫之書冠於其先乃復彙群書並註  
撰著姓名列諸卷首凡備稽考

一事蹟有證諸釋官記乘而異同互見無可折衷者  
則爲之徵信於聞見而祇以按字冠之或雙行注  
於本蹟下非敢妄有臆說

一考證務核其實纂言貴提其要故凡採諸事蹟既  
不漸旁羅尋索而又每多刪繁削冗較訛正詬期  
於簡當無訛至考核未周引據未備管蠡之見遺  
憾實多不能無俟世之博洽云

宋東京考

凡例

二

卷之二

目錄

卷之一

京城

四京

宮城

卷之二

宮城

殿閣

卷之三

諸司

宋東京考

目錄

六

卷之四

三省

卷之五

三省

官治

卷之六

官治

卷之七

官治

卷之八

官治	卷之九	官治	卷之十	壇 臺 池 園	卷之十一	苑 樓 閣 館 門 亭 堂 宅	卷之十二	宅 宮	卷之十三	東京考	宮 觀	卷之十四	寺	卷之十五	寺 祠 廟	卷之十六	廟 院	卷之十七	山 嶽	卷之十八
										目錄										
										二										

河渠	卷之十九	河渠	卷之二十	溝 洫	同 堆 坡 坡 隈 閘 洞 潭 渡 泊	關 梁 井 墓

太平御覽	李昉等	三朝實訓	呂夷簡
三朝聖政錄	石介	兩朝實訓	林希
四朝國史		兩朝志	
聖朝職略	熊克	九朝通略	熊克
聖朝政略		建隆遺事	王禹偁
聖宋振遺	余靖	國朝會要	章得象
續會要	虞允文	中興會要	梁克家
神宗實錄	呂大防	哲宗實錄	蔡京
東都事略	王偁	皇朝事實	謝枋得
宋東京考		宰輔拜罷錄	范冲
宰輔編年錄	徐自明	職官分紀	孫汝古
文獻通考	馬端臨	續通鑑長編	李燾
通鑑長編	李燾	宋史地理志	
宋史	脫脫等	宋史別徽傳	
宋史河渠志		宋史拾遺	
宋史任伯雨傳		戰國策	
水經	桑欽	史記	司馬遷
陳留風俗傳	周勃	皇覽家墓記	
水經注	酈道元	東觀漢記	劉珍等
兩漢博聞	楊炯		

西京雜記	葛洪	夷穀子錄	王鼎
續述征記	郭緣生	遊名山志	潘衷
唐書	魏徵	元和御國志	李吉甫
翰林志	李肇	朝野僉載	張鷟
寰宇記	樂史	括地志	魏王泰
地形志	魏徵	清異錄	陳敏
翰林續志	蘇易簡	金坡遺事	錢惟濟
禁林燕會詩序	李昉	萊公雜說	寇準
晉公談錄	丁謂	乖崖語錄	寇準
僧史略	釋贊寧	澠水記聞	司馬光
宋東京考		溫公詩話	司馬光
訓儉	司馬光	歸田錄	歐陽修
溫公續詩話	司馬光	王魏公遺事	子素
六一詩話	歐陽修	韓魏公別錄	王履文
韓魏公家傳	子思彦	王沂公言行錄	弟準
王沂公筆錄	王曾	楊文公談苑	宋庠
呂中公家傳		聞見雜錄	蘇舜欽
景文筆記	宋祁	東齋記	范鎮
張洎集	范鎮	東坡集	蘇軾
宸奎閣記略	蘇軾	仇池筆記	蘇軾

伊川文集

家塾廣記

呂氏日記

傳講雜記

孔氏雜說

讀先

新讀新論

錢氏私誌

陶子雜錄

聞見近錄

續聞見近錄

甲申雜記

元城語錄

通氏客語

龜山語錄

南遊記

隆平集

紫微詩話

紫微雜記

墨莊漫錄

宋東京考

三

名臣言行錄

湘山野錄

王盡清話

永南翰記

細素雜記

王氏畫苑

洞天清錄

延濁錄

國老閒談

閒中今古

龜氏雜說

青箱雜記

演繁露

繼古叢編

意閒記

默記

洞微志

儒林公議

圖書見聞志

遺史紀聞

嬰然集

冷齋夜話

三餘贅筆

鐵園山叢談

宜春苑詩注

劇談錄

昨夢錄

風月堂詩話

曲洧舊聞

清波雜志

蠡海錄

鼠璞

北轅錄

畫墁錄

至正集

寶章集

侯鯖錄

東京記

亦明退朝錄

話腴

宋東京考

四

行營雜錄

視園筆志

玉照新志

揮麈前錄

揮麈後錄

輔軒雜錄

師友談記

止齋集

雲麓漫鈔

趨朝事類

趙若漫鈔

老學菴筆記

老學菴續筆記

能改齋漫錄

文昌雜錄

暇日記

抑菴編

國老談苑

墨客揮犀

後山談叢



後山詩話 <small>陳無已</small>	西溪叢語 <small>施寶</small>
朝野雜記 <small>李心傳</small>	可談 <small>朱熹</small>
溪園雜記 <small>江休復</small>	海語 <small>曹泰</small>
海客錄 <small>徐樸</small>	寓簡 <small>光作誌</small>
盛事美談	道山清話 <small>王時</small>
暖林山筆 <small>徐允</small>	施水燕談 <small>王開之</small>
東軒筆錄 <small>羅泰</small>	貴耳集 <small>張鑑義</small>
捫虱新語 <small>陳善</small>	朝野類要 <small>趙鼎</small>
嘉謀錄	夢筆錄 <small>孟元老</small>
白鑿編 <small>李若瑛</small>	程史 <small>心珙</small>
宋東京考	五
懷邦錄 <small>孫正</small>	物理論 <small>呂蒙</small>
蓼花洲閒錄 <small>高文虎</small>	孫公談圃 <small>劉延世</small>
塵史 <small>王得臣</small>	地理通釋 <small>王應麟</small>
困學紀聞 <small>王應麟</small>	樞密小牘 <small>袁震</small>
燕翼詒謀錄 <small>王珣</small>	避暑錄話 <small>葉夢得</small>
石林燕語 <small>葉夢得</small>	石林詩話 <small>葉夢得</small>
海錄碎事 <small>葉廷圭</small>	錦繡萬花谷
字訓 <small>沈括</small>	夢溪筆談 <small>沈括</small>
通鑑輯覽 <small>沈括</small>	聞見前錄 <small>邵博</small>
聞見後錄 <small>邵博</small>	舊堂野史 <small>林希</small>

初製貝殼記略 <small>蘇軾</small>	良徵記略 <small>張</small>
雲谷雜記 <small>張</small>	華陽宮記 <small>程祖秀</small>
海獄書史 <small>朱希</small>	二老堂詩話 <small>月必大</small>
揮塵錄 <small>楊萬里</small>	容齋隨筆 <small>洪邁</small>
容齋三筆 <small>洪邁</small>	容齋四筆 <small>洪邁</small>
容齋五筆 <small>洪邁</small>	容齋續筆 <small>洪邁</small>
俗考 <small>洪邁</small>	資暇高議 <small>劉斧</small>
竹坡詩話 <small>周少隱</small>	清溪冠軌 <small>方夕</small>
野客叢談 <small>王楙</small>	委巷叢談 <small>四汝成</small>
泊宅編 <small>方夕</small>	林水錄 <small>彭年</small>
宋東京考	古
水滸 <small>王固</small>	歸叟詩話 <small>王直方</small>
江行雜錄 <small>廖世中</small>	宜和書譜
傳獻簡公佳話	賓退錄 <small>趙鼎時</small>
林靈素傳 <small>趙鼎時</small>	中吳紀聞 <small>龔明之</small>
麟臺故事 <small>程俱</small>	茅亭客話 <small>黃休復</small>
厚德錄 <small>李元綱</small>	水衡記
厚溪詩話 <small>陳有慶</small>	括異志 <small>張師正</small>
德遊錄 <small>張師正</small>	遜齋閑覽 <small>陳正敏</small>
京籍妖化錄	研北雜志 <small>陸方</small>
蜀志紀談 <small>周遵道</small>	成都今古記 <small>王剛中</small>

花洛志樂	新邦奇	稽古定制	宋東京考	一統志	癸辛雜識	志雅堂雜鈔	愚見紀志	歲時廣記	月令廣義	宋史筆斷	太平治迹	天中記	治河通攷
新舊官制論	費瑋	日格類鈔	書目	辛賢等	周密	周密	王輝	陳元龍	馮應京	宋史筆斷	彭百川	陳耀文	吳山
省括編	姚文蔚	秘笈新書	雲烟過眼錄	齊東野語	歲時記	月令通考	輟耕錄	禪通紀	宋學士集	說楷	田居乙記	說略	
碧湖雜記	謝枋得	鶴林玉露	雲烟過眼錄	齊東野語	歲時記	月令通考	輟耕錄	禪通紀	宋學士集	說楷	田居乙記	說略	
五侯鯖	彭徽	靖康朝野僉言	雲烟過眼錄	齊東野語	歲時記	月令通考	輟耕錄	禪通紀	宋學士集	說楷	田居乙記	說略	
元亨涉筆	王志達	柳文敬詩話	雲烟過眼錄	齊東野語	歲時記	月令通考	輟耕錄	禪通紀	宋學士集	說楷	田居乙記	說略	
閨中今古錄	黃濟	四六談麈	雲烟過眼錄	齊東野語	歲時記	月令通考	輟耕錄	禪通紀	宋學士集	說楷	田居乙記	說略	
名賢詩話		南州異物志	雲烟過眼錄	齊東野語	歲時記	月令通考	輟耕錄	禪通紀	宋學士集	說楷	田居乙記	說略	
有宋佳話		方輿勝覽	雲烟過眼錄	齊東野語	歲時記	月令通考	輟耕錄	禪通紀	宋學士集	說楷	田居乙記	說略	
九域志	王存	辛氏泰記	雲烟過眼錄	齊東野語	歲時記	月令通考	輟耕錄	禪通紀	宋學士集	說楷	田居乙記	說略	

資治宋元通鑑	王宗沐	震澤長語	宋東京考	康史傳	農田餘話	金堂紀聞	堯山堂外紀	世史類編	續文獻通考	鴻苞集	升菴詩話	丹鉛餘錄	可如堂集
世史正綱	邱濬	路史	書目	黃汝水	真遠	陸深	王世貞	王世貞	王所	屠隆	楊慎	楊慎	
關言長語	曹安	埤雅廣要	康史傳	黃汝水	農田餘話	金堂紀聞	堯山堂外紀	世史類編	續文獻通考	鴻苞集	升菴詩話	丹鉛餘錄	
書論	湯星	國相寺記	康史傳	黃汝水	農田餘話	金堂紀聞	堯山堂外紀	世史類編	續文獻通考	鴻苞集	升菴詩話	丹鉛餘錄	
兩山墨談	陳文	函史	康史傳	黃汝水	農田餘話	金堂紀聞	堯山堂外紀	世史類編	續文獻通考	鴻苞集	升菴詩話	丹鉛餘錄	
焦氏類林	焦誠	真珠船初什	康史傳	黃汝水	農田餘話	金堂紀聞	堯山堂外紀	世史類編	續文獻通考	鴻苞集	升菴詩話	丹鉛餘錄	
七脩類稿	郎瑛	廬陵集注	康史傳	黃汝水	農田餘話	金堂紀聞	堯山堂外紀	世史類編	續文獻通考	鴻苞集	升菴詩話	丹鉛餘錄	
資治通鑑注	胡三省	翰苑群書	康史傳	黃汝水	農田餘話	金堂紀聞	堯山堂外紀	世史類編	續文獻通考	鴻苞集	升菴詩話	丹鉛餘錄	
新增格古要論	王佐	山堂肆考	康史傳	黃汝水	農田餘話	金堂紀聞	堯山堂外紀	世史類編	續文獻通考	鴻苞集	升菴詩話	丹鉛餘錄	
山堂考索	李如愚	芝田錄	康史傳	黃汝水	農田餘話	金堂紀聞	堯山堂外紀	世史類編	續文獻通考	鴻苞集	升菴詩話	丹鉛餘錄	

異林先生集

汴京遺蹟志 李鼎

墨林快事 安世思

眉公筆記 陳繼儒

書畫史 陳繼儒

書畫 陳繼儒

群碎錄 陳繼儒

智囊補 馮夢龍

棟宇篇 沈自前

湯幢小品 朱國瑛

繡門崇行錄 釋林宏

藏書 李贊

初澤集 李贊

六研齋二筆 李日華

紫桃軒雜綴 李日華

紺珠閣錄 葉昌綸

考古類編 葉紹楨

冬夜箋記 王崇簡

麗緩軒雜述 朱朝瑛

分甘餘話 王士禛

宋東京考 書目

九

居易錄 王士禛

葑廬偶筆 宋榮

日知錄 顧炎武

楊州鼓吹詞序 吳騷

天祿識餘 萬士奇

妙賞堂餘譚 袁君弘

宋鐸類鈔 潘永明

史學提要箋釋 楊鶴治

河南通志 鄭午芝

開封府志 錢綱

祥符縣志 朱天麟

無錫縣志 徐永言

太上律科

太上三尸中經

宋東京考卷之一

嘉興石匏周 城錄

京城

按宋史地理志東京汴之開封府也五代朱梁為東都

晉漢周皆為東京藝祖仍周之舊為都亦曰東京舊城

周理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東二門北曰望春門舊名

和南曰麗京門舊名南三門中曰朱雀東曰保康西曰

崇明門舊名西二門南曰宜秋門舊名北曰開闔門舊名

門中曰景龍門舊名東曰安遠門舊名西曰天波門舊名

各門初皆仍梁舊名至太平興國四年改新京城周迴

宋東京考 卷之一

五十里一百六十五步大中祥符九年增築至聖元年

前築京城舊置宣司軍營城隍廟於其城內其城四十

里二百二十三步十二門周世宗顯德三年以其土城

之倍呼為開牛城南三門中曰南薰東曰宣化州

西曰安上門東二門南曰朝陽門舊名北曰含輝門舊名

平輿國曰西二門南曰順天門舊名北曰金祥門舊名

四門中曰通天門舊名東曰長景門舊名次東曰

永泰門舊名西曰安肅門舊名南曰宣澤門舊名

上水門南曰大通門舊名北曰宣澤門舊名

門皆曰大通門舊名北曰宣澤門舊名

初名廣濟河上曰普濟下曰廣利廣濟河

十年始分名之

宋十一年後惠民河水門上曰普濟下曰廣利廣濟河

水門上曰成豐下曰勝利舊名成通熙寧十年改上南門曰永順

熙寧十年後復於金輝門南置開遠門即舊勝門舊名通

熙寧十年即名天聖初改今名恒舍輝通城濠曰護龍河

天大通通津等門雖改而又復舊名也

濠十餘丈濠內外皆植楊柳粉牆朱戶禁人往來城門

皆甕城三層屈曲開門惟南薰朝陽順天通天四正門

皆直門兩重以通御路也

北轅錄 東京春秋衛陳鄭三國之境古大梁城也

國朝會要 自宋梁建國以汴州為東都皆因舊鎮舊

制但改名額周顯德初始廣新城周迴四十八里二

百二十三步

宋東京考 卷之一

畫境錄 周世宗展汴京外郭登朱雀門使太祖走馬

以馬力盡處為城也

保鮮錄 舊城周迴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即汴州城

唐建中二年節度使李勉重築國初號曰開城亦曰

襄城新城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別築新城周迴

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號曰外城又曰羅城亦曰

新城元豐中裕陵命內侍宋用臣重築之

蒙苑洲間錄 太祖將展外城幸朱雀門親自規畫獨

趙韓王普時從幸上指門額問普曰何不祇書朱雀

門須著之字何用普對曰語助上笑曰之乎者也助

得甚事

東京記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詔京城四面別築羅

城三年正月發京畿滑鄭曹之民命薛可言等督之

仍命韓通總其事王朴經度凡通衙委巷廣袤之間

皆朴定其制踰年而威神宗熙寧中始四面為敵樓

作甕城及諸治濠塹

癸辛雜識 汴之外城周世宗時所築宋神宗又展拓

之其為隆天堅壯雄偉南開外有太祖講武池周美

成汴都賦形容盡矣梁王鼓吹臺蔡宗龍德宮舊址

尚存

宋東京考 卷之一

程史 開寶戊辰藝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

蚓曲焉者老相傳謂趙中令鳩工奏圖初取方直四

面皆有門坊市經緯其間井井繩列上覽而怒自取

筆塗之命以幅紙作大圓紆曲縱斜旁注云依此修

築故城即當時遺蹟也時人咸因循多病其不宜於

觀美熙寧乙卯神宗在位遂欲改作覽苑中牧豚及

內作坊之事卒不敢更第增障而已及政和間蔡京

擅國亟奏廣其規以便宮室苑囿之奉命宦侍董其

役凡周旋數十里一徹而方之如矩墻堦樓櫺雖甚

藻飾而蕩然無曩時之堅樸矣一時近功第實後其

中至以表紀兩命詞科之題概可想見其張皇也特  
康戎馬南牧粘罕幹崗不揚鞭城下有得色曰足易  
攻下令粘砲四隅隨方而擊之城既引直一砲所望  
一射皆不可立竟以此失守蔡祖沉幾達賄至是始  
驗

藝華錄 新城每百步設馬面鐵棚密密至女頭旦暮修  
整望之儼然城裏牙道各植榆柳成陰每二百步置  
一防城庫貯守禦之器有廣國兵士二十指揮每日  
修造泥飾專有京城所提總其事

慶更 哲宗陵曰永泰陵京師永泰門福州永泰縣皆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以仇名避之龍圖閣待制豐稷亦曰四明有永泰神  
乞改廟額詔從之

都城內非執政大臣宗室並不許張蓋然宗室之宗  
乘車比至乳保輩乘馬皆張之熙寧間因內璫馬首  
以小扇障日後士大夫悉用夾青練為大扇或加以  
青囊盛之用范其景至從兵有不能持之者詔聖初  
詔禁止

退朝錄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絹涼織大中祥符五年  
九月惟許親王用之餘並禁止六年六月始許中書  
樞密院依舊用織出入

愚見紀志 汴之外城門名各有意義如云鄭門以其

通往鄭州也酸棗門以其通往延津即舊酸棗縣也

其固一作子門未知其義近聞宣和遺事內載上清

寶籙宮成後漆水深三丈東則景龍門西則天波

門橋二橋之下益石為圍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往

來不覺又鄭城沿革云西面門從南曰順天門俗名

新鄭門次曰利澤水門汴河自此入城次北曰開遠

門又名萬勝門次北曰金輝門俗名園子門歐陽公

歸田錄亦云飲於園子橋然則以疊石為園而名其

橋因以名其門也周禮掌園之職掌修城郭橋梁之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五

固以為園所依阻故曰園或曰園作顧視也汴城固

牛之形北視黃河為子而子不敢來害其母此臆度

之說無所據

栢異志 天聖明道間京師市井凡物之佳美者即曰

曹門好物之高大者即曰曹門萬景祐初仁宗冊曹

王孫女為后

孫公談圃 元豐元年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

千為儲直元祐初公為御史按圖視開發屬來山乾

艮側皆發掘得至震地即上言民庶之家猶有禁忌

況天子衆大之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濬時土

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怪得及昇去之人皆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

開封府志 今省城即宋之舊襄城創於唐德宗建中

二年節度使李勉歷宋金元皆上城明洪武元年重

築始內外苑以甃石周迴二十里一百九十步高三丈五尺廣二丈一尺池深一丈濶五丈門五東曰麗

景南曰南薰西曰大梁北曰安遠東北曰仁和外建

月城三重上各設樓其西舊名望京又建角樓四敵臺八十四警舖八十三東西南甕城內皆有漢壽亭

宋東京考

卷七

六

侯廟而北門甕城內則元帝廟也崇正十五年李自成攻開五閏月不克乃決黃河灌城蕩為泥沙矣

四京

按地理通釋東京開封府舊城即汴州城唐建中初李

勣築周迴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本朝曰開城亦曰襄

城新城周顯德三年韓通築周迴四十八里二百二十

三步本朝曰國城亦曰外城大內據開城之西北宮城

周迴五里即唐宣武節度使治所梁為建昌宮晉為大

寧宮建隆三年遣使畫西京大內按圖修之乾德三年

導五丈河通宮城為池而京河南府開寶八年修洛陽

宮室九年幸西京四月有事南郊京城周迴五十二里

大內據京城之西北宮城周迴九里三百步南京應天

府高辛氏子斟伯所居商邱也周為宋國漢為梁國隋

唐為宋川太祖以歸德軍節度使即位定有天下之號

曰宋景德四年陞應天府祥符七年陞南京正殿曰高

宗即位於此北京大名府漢屬魏郡後周置魏州唐置

天雄軍後唐建都曰興唐府晉建都曰廣晉府後

漢曰大名府慶曆二年陞為北京正殿曰

宋史 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以應天府為南京國初因

五代之舊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

宋東京考

卷之一

七

府後以太祖舊藩歸德軍在宋州改宋州為應天府

至是建為南京作鴻慶宮以奉太祖太宗御容

仁宗慶曆二年五月以大名府為北京契丹聚兵幽

薊聲言南下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曰此子囊城郭

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聞契

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未易服也宜建

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之建大名為北京

即真宗駐蹕之所城馬識者建之

石林燕語 唐都羅洛陽在開東故以為東都本朝都

汴洛陽在西故以為西都皆謂之兩京祥符七年真

宗謁太清宮於亳州還始建應天府為南京慶曆二年契丹聚兵幽州遣使蕭英劉六等來求開南北地始建大名府為北京

北京舊不無河北路安撫使仁宗特以命賈昌朝故昌朝薦程瑋代已只領大名一路後昌朝再鎮固求無領乃從命之迨昌朝罷則不置熙寧初陳升之守北京遂以昌朝故事兼領

東都事略太祖幸南京有遷都意李懷忠來間言曰

汴都歲漕江淮米四百萬斛贍軍數十萬計帑藏重兵在馬陸下遷於都洛臣實未見其利會晉王亦

宋東京考

卷之一

八

以為言太祖曰遷洛未久又當遷雍晉王叩其指太祖曰吾將西遷者無它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晉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太祖不應晉王出太祖謂侍臣曰晉王之言若從之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乃不果遷遂還京師

震澤長笈初藝祖欲都洛陽太宗沮之藝祖曰未也且欲都開中據天下之上游至哉見也使當時從之豈有靖康之禍哉宋世諸名臣亦皆徂於治安未有為無疆之慮者惟范文正屢言之謂西洛帝王之宅

負關河之固宜以朝陵為名漸營兵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可運而上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便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其後又請修京城謂天有九關帝居九重王者法天設險以安萬國其為慮遠矣

燕翼詒謀錄真宗東封西祀思願先烈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乙卯詔陞應天府為南京建行宮正殿以額德為名以聖祖殿為鴻慶宮奉太祖太宗像侍立於聖祖之旁其後遂開高宗中興之祥此正殆非偶然者矣

宋東京考

卷之一

九

仁宗景祐元年四月癸酉詔改河南府學為西京國子監置分司官以為優賢之所其後南京北京皆援為之崇寧四年七月丙午詔罷三京國子監官各置司業一員視京師則具體而微矣

雲谷雜記初太祖生於西京夾馬營開寶九年西幸還其廬駐蹕以鞭指其巷口朕憶昔得一石馬兒為戲群兒屢竊之朕堙於此不知在否劇之果然太祖愛山川形勝樂其土風有遷都之意李懷忠為雲騎指揮使諫曰東京正得皇居之中黃汴環流漕運儲庫可仰恃萬不煩飛輓况國帑重兵宗廟禁掖若秦

山之安根本不可輕動遂寢太祖拜安陵莫哭為別  
曰此生不得再朝於此也即更衣服張矢登闕臺望  
西北鳴鑼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此乃朕之皇堂  
也以向得石馬埋於其中又曰朕自為陵名曰永昌  
是歲果夢駕

考古類編 宋仍五代周之舊即亦開封府為都曰東  
京皇居莫馬命河南府為西京而山陵爰都祥符中  
建應天府為南京應天者故宋州也為封國之所自  
起慶曆中以真宗常蹕大名制契丹於幽薊為重鎮  
建以為北京

宋東京考

卷之一

六一詩話 京師華嚴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  
事役良辰美景罕獲安遊之樂其詩有賣花擔上看  
桃李拍酒樓頭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宗  
神御殿蓋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拜官吏  
常若晨興而留守達官饋賁每朝罷公酒三行不交  
一言而退故留守錢文僊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  
言語處響三盃語雖淺近皆南京實事也

韓魏公別錄 太宗真宗嘗獵大名之郊賦詩數十篇  
賈魏公刻於石公留守時以其詩藏於班瑞殿壁中  
客有勸公摹本以進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為韓

絲來進逆之公問之嘆曰昔豈不知道耶願上方銳  
意武備不當更導之耳

溫公詩話 熙寧初魏公罷相留守北京新進多凌慢  
之魏公鬱鬱不得志嘗為詩云花去曉叢蜂蝶亂雨  
勻春園枯棹閒時人稱其微婉

宮城

按楓憲小牘宮城本五代周舊都太祖因之建隆三年  
廣皇城東北隅命有司畫洛陽宮殿之制按圖修之周  
理五里南三門中曰乾元初仍晉之舊曰明德太平  
八年改正陽明道二年改東曰左掖西曰右掖東西掖  
宮建隆無元年改今名

宋東京考

卷之一

門曰東華西華 舊名寬仁神武闕實三年院今名熙寧  
北一門曰拱宸 舊名元武大中祥符五年改今名乾元  
門內正南門曰大慶東西橫門曰左右昇龍左右北門  
內各二門曰左右長慶 熙寧間改左右長慶左右銀臺  
東華門內一門曰左承天祥符大中祥符元年正月天  
書降其上詔加祥符西華門內一門曰右承天左承天祥  
符門內道北門曰宣祐 舊名光天大中祥符八年正南  
門內正殿曰大慶東西門曰左右太和初曰日華月華  
改今 正衙殿曰文德常朝殿也初曰大別初曰元年改  
熙寧初曰左在 兩掖門曰東西上閣東西門曰左右嘉福初曰左在



東東京考

卷之一

十三

名宮中又有延慶行宮七年改安福觀文舊名集賢  
八年改今名清景慶雲玉京等殿壽寧堂舊名清景明  
延春閣舊名壽春閣福華殿舊名延慶閣東面有門曰  
左右昭慶觀文殿西門曰延真其東真君殿曰積慶前  
建慈真閣又有龍圖閣下有資政崇和宣德述古四殿  
太常閣下有群玉崇珠二殿後有寶文閣即壽寧閣慶  
閣東西有嘉德延康二殿前有景輝門後苑東門曰迎  
聖即宣和門明苑內有崇聖殿太清樓其西又有宣聖  
成通元年改金華西涼清心等殿翔鸞儀鳳二閣  
章名翠芳瑤津三亭延福宮後有穆清殿福寧殿北有

西有皇儀殿開通元年賜名福福又次西有集英殿御  
宴及試舉人之所也開元合武大中年祥符八年曰明  
明政元年十殿後有需雲殿舊名玉華殿改今名東有  
平樓宮中觀晏之所也舊名紫雲閣明宮後有崇政殿閣  
事之所也舊名商賈講武太平興國二年改殿後有景  
福殿殿西有殿北向曰延和便坐殿也建後苑東門曰  
明道元年改明二年改今名凡殿有門者皆隨殿  
東東京考

東東京考

卷之一

十三

基春殿在玉華殿後唐思殿熙寧八年承極殿元豐三  
崇慶隆祐二宮元祐元脩成宮神宗所居東宮也紹聖  
賜宣和殿在睿思殿後紹聖殿東側別有小殿曰凝芳  
其西曰瓊芳前曰重熙後曰環碧元符三年廢崇寧初  
復作大觀三年撤宗製刻石寶蔡京為之聖瑞宮皇  
太妃所居因以名宮顯謨閣元符元年建藏神宗明  
後玉虛殿初建玉華閣大觀初建在觀德宮后宮也政  
和元年燕寧殿在延福宮北奉安仁宗延福宮政和三年  
建北橫街門外後舊宮在後苑之西南今其地乃司  
庫廩之所北內務府後遷院油藥柴炭等庫悉移  
東宮焉作新宮焉

柔儀殿初有顯無名嘉祐太后名曰柔儀明柔儀殿北  
有欽明殿舊名天聖二年改寶祐二年改今名延福宮北有廣  
聖宮天聖二年改名口內有太清玉清沖和集福會祥  
五殿明神宗元祐八年八月修文德殿殿是夜中火延禧崇  
相里典與春福宮內使樞密副使楊崇勳副之榮宗  
庫房錦綉二十萬物東西兩廡工匠約役內出乘輿物左藏  
庫實以藏珍物後苑有流盃殿又有慈德殿楊太  
后所居也景祐元年賜名觀稼殿觀稼殿又景祐二年延禧閣在  
政和三年賜名通英閣與延禧閣同為侍臣講讀之所  
三年賜名隆儒殿皇祐三年賜名慈壽殿皇太后所居  
也治平元年慶壽宮保慈宮皆后宮也熙寧二玉華殿在  
東東京考

珠有亭曰碧琅玕東門曰晨暉西門曰麗澤宮左復列二位其殿則有穆清成平會寧府謀凝和崑玉群玉其東則有蕙發報瓊蟠桃春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假蓋翠葆鉛英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其西則有紫英雪香披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萼穠華綠綺瑤碧清音秋香薰玉扶玉絳雲十五閣會寧之北疊石爲山山上有殿曰翠微旁爲二亭曰雲歸曰層巖和之次閣曰明春其高踰一百一十尺閣之側爲殿二曰玉英曰玉潤其背附城築土植杏名曰杏岡覆茅爲亭修竹萬竿引澆其下宮之右作二閣曰晏春廣十有二丈舞臺四列

宋東京考

卷之一

十四

山亭二峙鑿圓池爲海跨海爲亭架石梁以升山亭曰飛華橫度之四百尺有奇縱數之二百六十有七尺又甌泉爲湖湖中作隄以接亭隄中作梁以通湖梁之上又爲茅亭鶴莊鹿岩文禽奇獸孔翠諸柵蹄尾動以千數嘉花名木類聚區別怪石岩壑幽勝宛若天成西抵麋澤不類塵境既成帝自爲文以記之其後又爲村居野店酒肆青帘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徙市民行鋪夾道以居縱博群飲至上元後乃罷初蔡京命童貫楊戩賈詳監從熙何訢五人分任宮沒爭以華靡高廣相誇尚各爲制度不務沿革

故號延福五位東西配大內南北稍劣其東直景龍門西抵天波門宮東西二橫門皆視禁門法所謂晨暉麗澤者也而晨暉出入最多尋又跨舊城修葺濬水作二橋東曰景龍門橋西曰天波門橋二橋之下疊石爲園引舟相通而橋上人物外自通行不覺也名曰景龍江後又闢之東逼景龍門至封邱門江北有龍德宮初元符三年以懿親宅潛邸爲之及作景龍江夾岸皆植奇花珍木殿宇比比對峙中途曰盡春堂絕岸至龍德宮歲時次第展拓後盡都城一隅焉名曰擲芳園山水美秀林麓暢茂樓觀參差猶畏秋延福也政和三年初月作保和殿殿三楹楹七十架兩掖閣無采繪飾落成於八月而高竹崇檜已森然蔚鬱矣此特大概耳其雄勝不能盡也

宋東京考

卷之一

十五

國朝會要 今大內即宣武軍節度使治所宋梁建都遂以衙署爲建昌宮晉天福初又爲大寧宮但改名號而已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合古制建隆三年發開封浚儀民廣皇城四年五月太祖命有司書洛陽宮殿按圖修之自是皇居始壯麗矣  
聞見前錄 東京唐汴州梁太祖因宣武軍置建昌宮晉改曰大寧宮周世宗雖加營繕猶未如王者之制

藝祖受禪即遣使圖西京大內按以改作

日格類鈔 建隆三年五月詔增修大內時太歲在戌

司天監以興作之禁後有司毋繼而北陽藝祖按視見之怒問所由司天以其書對上曰東家之西即西

家之東太歲果何居焉使二家皆作歲且將誰凶司

天不能答於是即日撤一新之又按嘉祐中梓潼

歲在庚不可犯仁宗其奏曰東家之西乃西家之

東西家之東乃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共興工勿忌

石林燕語 京師大內梁氏建國止以為建昌宮本唐

宣武節度治所未暇增大也後唐莊宗遷洛復廢以

為宣武軍晉天福中因高祖臨幸更號大寧宮今新

城是也其增展外羅城蓋周世宗始為之太祖建隆

初以大內制度草創乃詔圖洛陽宮殿展皇城東北

隅以鐵騎都尉李懷義與中貴人董役按圖營建初

命懷義等凡諸門與殿須相望無得輒差故垂拱福

寧柔儀清居四殿正重而左右掖與昇龍銀臺等諸

門皆然惟大慶殿與端門少差爾宮成太祖坐福寧

寢殿令闔門前後召近臣入觀諭曰我心端直正如

此有少偏曲處汝曹必見之矣群臣皆再拜後雖嘗

經火屢修卒不敢易其故處

大慶殿初名乾元太平興國祥符中皆因火改為朝

元天安景祐中宋史載明改今名有龍輝沙堦凡正

至大朝會尊號則御馬廊祀大禮則駕宿於殿之後

闕百官為次宿於前之兩廊皇祐初始行明堂之禮

又以仁宗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每行

禮則旋揭之事已後去文德殿在大慶殿之西少次

舊曰端明後改文明祥符中因火再建易今名紫宸

殿在大慶殿之後少西其次又為垂拱殿自大慶殿

後紫宸垂拱之兩間有柱廊相通每月視朝則御文

德所謂嚴殿也東西閣門皆在殿後之兩旁月朔不

御過殿則御紫宸所謂入閣也月朔與誕節郊廟禮

成受賀契丹辭見亦皆御紫宸文德遇受冊發冊明

堂宣赦亦御而不常用宣麻不御殿而百官即庭下

聽之紫宸不受賀而拜未稱賀則於東上閣門闕忌

未赴景靈宮先進名奉慰則於西上閣門亦即庭下

拜而授問門使蓋以閣不以殿也惟垂拱為日御朝

之所集英殿舊大明殿也明道中改今名每春秋大

燕皆在此太祖嘗御策制科舉人故後為進士殿試

之所其東廊後有樓曰昇平舊紫雲樓也每大燕則

宮中登而觀焉皇儀殿舊名滋福咸平中太宗明德

皇后居之以為萬安宮后崩後舊明道中改今名故

常廢而不用以為治后養之所

東華門直北有東向門面與內東門相直俗謂之

門而無勝張衡東京賦所謂闕門曲榭者也薛綜注

曲榭屈斜行依城池為道集韻字或作藉以為宮

室相連之稱今循東華門牆而北轉東面為北門亦

可謂斜行依牆矣凡宮禁之言相承必皆有自也

唐書前代宮室中有諸門蓋取張衡東京賦謂門

曲榭也說者謂水室門又按字訓諸別也東京賦但

曲榭非有定處也

書後錄 唐宮城兩橫街今西京內事也大明宮太極

殿與宣政正街相直宣政後是第一橫街直紫宸後

延英後第二橫街方是後殿每朔望宣政排仗而入

謂之入門今東京內城一重橫街文德殿正街與大

慶殿排行殿後即是橫街仗入而無所屬故未即鳴

仗皇祐中求入門故事謂之入門儀以至開策貢

士久之不決一日仁宗因問長安圖指內次第翼日

喻執政始判然初以謂入門自是一儀也

文德殿祖廟儀鸞司於蕭屏上以皮條繫一牌上刻

行案二字

慶史 舊制文臣京官方許乘馬出入皇城門其幕職

官以下悉自門外步入熙寧間選人既習學檢正

又有領編修令式之類者或稟議中堂於是亦聽乘

馬出入皇城門

文德殿門外為朝堂常以殿前東廡設幕下置連榻

冬夏夏席謂之百官幕次凡朝會必集於此以待進

班然後入近年則不然多幸於文德殿後以至尚衣

庫紫宸垂拱殿門外南廡其坐於幕次不過十數人

而已

嘉祥 車駕每出至大慶殿前三館職事官就彼起

居太宗幸佛寺塔廟禱雨至大慶三館起居因駐輦

問曰天久不雨奈何或對以天殺或對以至誠必有

應一綠衣少年趨次對曰刑政不修故也上領之而

行歸復駐輦召綠衣者問狀對曰某土守臣犯職法

當死宰相以親則不死某土守臣犯職不當死宰相

以嫌卒死之翼日上為罷宰相天即大雨綠衣者冠

象公準也

溫公續詩話 文德殿常朝所也宰相奏事畢乃秉押

班常至日射守堂幸好以厚朴湯餽朝士朝士有久

無差遣厭苦常朝者戲為詩曰立殘階下枵枵影喫

盡街頭厚朴湯亦朝中實事也

凍水記聞 唐日御宣政殿設細仗兵部旗旛等於廷

宋東京考 卷之一

十八

宋東京考 卷之一

十九

朝官退皆賜食明皇意欲避正殿遂御紫宸殿與仗入閤門遂有入閤之名本朝御文德殿行入閤之儀熙寧三年沈括被詔修閤門儀制為文德入閤非是當與仗御紫宸殿請下兩制與太常議沈請如唐御宣政禮量設仗衛御之詔可今朔望御文德殿始此閤門有舊入閤闕頗約其禮而簡便之凡文武官百

宋東京考

卷之一

二

太祖常見小黃門損畫殿辟怒曰豎子可斬此乃天子解舍耳汝豈得之耶

三朝聖政錄 太祖躬履節儉常服澣濯之衣寢殿設青布綠葦簾常出麻屨布裳以示左右曰此我故時所服者也

宋東京考卷之一

宋東京考卷之二

嘉興石鈔周 城緯

宮城

儀輿錄 唐東京宮城東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迴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高四丈八尺宋東京宮城周迴五里

退朝錄

本朝視朝之制文德殿曰外朝凡不釐務朝

臣澤差之官不

理政事也 日赴是謂常朝番拱殿曰內朝宰相

以下要近職事者升武班日赴是謂常起居每五日文武朝臣並赴內朝謂之百官大起居是謂三宰蓋

宋東京考

卷之二

一

天子坐朝莫先於正衙殿於禮群臣無一日不朝者故正衙雖不坐常參官備立班俟放朝乃還

通英閣講讀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特小王原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至為隆儒殿學士

隆儒殿在通英閣後叢竹中黃山谷詩隆儒殿角對橫經是也

海錄碎事

唐制天子日御前殿見群臣曰常參朔望

薦會陵寢有恩慕之戚則御便殿見群臣謂之入閤前殿即宣政殿若今文德殿便殿即紫宸殿立仗必

於前殿奠仗則自東西閣而入故也

升銘總錄 唐之朝制宣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杜詩所謂春旗簇仗齊紫宸便殿也謂之閤別墅不御前殿而御紫宸謂之入閤杜詩所謂還家初散紫宸朝是也宋歐陽公去唐未遠入閤之制已不明問於劉貢父而後知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藝錄 學士竇儼嘗指明德門謂楊盧二校書曰此門相次變爲大宮關兵漸銷僭天下太平幾乎似開元天寶間耳然京師人却漸逼迫二校書將來富貴皆見之也盧雖甚貴其如壽不及楊尋世宗祥位太祖

宋東京考

卷之二

二

改明德門爲乾元門宮闕壯麗書執混同多遜爲相取朱崖而楊徽之爲尚書享年皆如其言

傳獻簡公佳話 太祖少親戎事性樂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無爲於崇政殿說書至今講官所領階衙謂之崇政殿說書云

避暑漫鈔 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鑄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書慢蔽之門鎗封閉甚嚴勅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定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勅上詣室前再拜陞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

門鎗封啟鑰先入焚香明燭揭幔垂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讀訖復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列聖相承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漏洩靖康之變兵入入廟悉取禮樂祭祀諸法物而去門皆洞開人得縱觀碑止高七八尺潤四尺餘誓詞三行一云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蓋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一云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一云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宋東京考

卷之二

三

文獻通考 宋因唐與五代之制文武官每日赴文明殿正衙常參宰相一人押班五日起居即崇德長春二殿中書門下爲班首其長春殿常朝則內侍省都知押班率內供奉官以下

建隆遺事 太祖時以寢殿梁損須大木換易而材無適中者三司奏開恐他木不堪乞以橫枋截用太祖批曰截你爺頭截你娘頭別尋進來其愛約如此所公筆錄 舊制文武群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御極之初親總庶務常驛召一邊臣入對將授以方略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入見左右或奏以未道正衙太祖

意不平之乃令自今皆先入見辭謝畢方得詣正衙  
遂爲定制

補筆談 祥符中禁中火時丁晉公主營復宮室患取  
土遠令鑿通衢取土不日皆成巨壑乃決汴水入壑  
中引諸道竹木簾後及船運雜材皆自壑中入至宮  
門事畢却以斥棄瓦礫填實於壑中復爲街衢一  
舉而三從濟計省費以億萬計

語腰 真廟朝寢殿側有古柳秀茂不群名御愛憐然  
橫礙殿簷真廟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捩其枝時以  
爲瑞

宋東京考

卷之二

四

歸田錄 皇祐二年嘉祐七年季秋大享皆以大慶殿  
爲明堂蓋明堂者路寢也方於寓祭園丘斯爲近禮  
明堂顧御篆以金填字門牌亦御飛白皆皇祐中所  
書神翰雄偉勢若飛動余詩云寶墨飛雲動輝金權  
日晶者謂二牌也

仁宗退朝常命侍臣講讀於通英閣賈昌朝時爲侍  
講講春秋左氏傳每至諸侯誅亂事則略而不說上  
問其故賈以實對上曰六經載此所以爲後王鑒戒  
何必諱

一老堂詩話 歐公詩云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

報班齊或未解其事今朝殿爭門者往往隨仗而入  
及在廷排立既定駕將御殿閣門持牙牌刻班齊二  
字候班齊小黃門接上先生後轅黃門復出揚聲  
云人齊未行門當頭者應云人齊上即起方轉照壁  
衛士即爲鞭然此乃是駕出時常日則不同

朝野類要 孔毅父談苑云駕頭者祖宗即位時所坐  
也相傳寶之皇朝類苑謂之正衙法座按舊法座  
即古曰正座  
也應制之虞猶古法宮法駕之香木爲之金飾四足墜其角其前小  
假纖藤冒之每車駕出幸則使老內臣馬上抱之謂  
之駕頭駕頭至則宣贊唱引迎駕者起居也又沈存

宋東京考

卷之二

五

中筆談謂是中貴官捧月樣杌子於馬上今係閣門  
宣贊舍人

本朝殿名最多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次起居則  
垂拱殿遇忌前假及祠祭日分則御後殿正旦冬至  
聖節稱賀大禮恭請致齋則皆大慶殿賀拜瑞聖壽  
賜宴則紫宸殿宴對蕃使則長春殿試進士則崇政  
殿若賜宴則集英殿郊祀稱賀則端誠殿諸般若直  
堆垛子則射殿之類又有內殿如萬歲後古巡聖藥  
珠藏華福寧府思等殿今上皇幸建儲殿及北宮後  
宮之類不一也

宋稗類鈔 蔡祖御筆用南人為相教諫官非吾子孫

刻石東京內中雖人才之出無定處其後王荆公變

法呂惠卿為謀主章惇蔡京蔡卞繼之卒致大亂聖

言誠如日矣

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帝問之曰甲言貴賤

在命乙言由至尊帝默然即以二小金盒各書數字

藏於中曰先到者係奏給事有勞推恩封爵甚嚴先

命乙携一往東門司約及半道命甲携一繼往無何

內東門司係奏甲推恩問之乃是乙半道傷足甲遂

先到帝歎曰信有命哉

宋東京考

卷之二

六

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

在翠芳亭北歲收實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

所其一在太清樓東得地顯曠可以就實而未嘗著

一實於陵堂指而嘉歎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

明年此木遂花得實數斛上大悅命晏太清以賞之

仍分頒侍從

楊待制安國通英閣講周易至節卦有慎言語節飲

食之句楊以語朴仁宗問質魏公曰慎何言語節何

飲食魏公進曰在君子言之則出口之言皆慎入口

之食皆節在王者言之則命令為言語無樂為飲食

君天下者當慎命令節燕樂上大喜

錦繡萬花谷 仁宗景祐二年置通英延曦二閣祿與

嘗上無逸圖帝命施於講讀閣至是詔蔡襄寫無逸

篇於屏通英在迎陽門之東北向延曦在崇政殿西

南向賈昌朝以經進進針為二閣記注錄命章得象

等接續帝學

景文筆記 予昔領門下省會天子排正仗吏供洞案

者設於前殿兩犄角間案上設燎香爐修注宣夾案

立子詰吏案何名洞吏辭不知予思之通朱漆為案

故名曰洞耳

宋東京考

卷之二

七

鞠堂野史 治平中修福寧殿築基址殿心數尺地隨

築隨陷乃穴所陷處深丈餘得一石上有八字不可

辨時御書院有能解者詔令密解之云歲在中酉洪

都不守其後累更中西皆無它虞不知其何祥也

青瑣高議 仁廟時後苑有水亭將壞方議修整帝以

記年月日詔苗遼而問馬遼乃籌於上前奏云若人

則其人見病必恐不起如物則將壞之兆帝甚喜賜

束帛以旌其術

行營雜錄 神廟一日行後苑見牧豕者問何所用

牧者對曰自太祖來常令畜之自雅養至大則殺之



更養稚者累朝不改不知何用神廟沉思久之詔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復畜月餘衛士忽獲妖人急欲殺血跪之禁中卒不能致方悟祖宗遠略使後畜之蓋假血能解術云

山堂肆考 仁宗慶曆四年上於通英閣出御書三十軸凡三十五字

慶曆五年仁宗幸通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既之金鵝帝曰老子謂治大國如烹小鮮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

哲宗時程頤侍講奏通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

宋東京考

卷之二

寬涼殿講讀給事額臨以殿上講讀爲不可有言修展通英閣

咸平二年爲皇太后建萬安宮萬安殿治平元年以

皇太后所居爲慈壽宮慈壽殿熙寧二年皇太后居

保慈宮又建寶如徽音二殿

志雅堂雜鈔 宣和殿所藏殿玉錢長三尺餘一段美

五文藻精甚三代之寶也後歸大金今大元每大

朝會必設于外廷

癸辛雜識 京師有八卦殿八門各有樹木山石無一

相類石皆嵌空石座亦穿空與石竅相通上欲有所

往與所幸美人自一門出宮人仙衣壯士扶輪一聲水霹靂則仙樂競奏雲霄間石竅中騰膚烟起如霧玉虛館階前以玉石甃之殿上椽柱一色皆金炫耀奪目每上元上必於此館三官殿燒香禁中錦莊前有射梁太祖始受禪即暫坐於此有茅茨不剪之風焉

汴梁宋時宮殿凡樓觀棟宇應宇往往題燕用二字意必當時工匠姓名耳及金海陵修治燕都擇汴宮殿戶刻鏤工巧者以往始知興廢皆定數而燕用二字乃先兆也

宋東京考

卷之二

九

容齋三筆 自漢以來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唐明皇之華清連昌已載史策國朝祥符中奸臣導說爲玉清昭應會靈祥源諸宮觀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爲戒然未有若政和間蔡京所爲也京既柄政招權璫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斯分任其事於是始作延福宮而極其工麗矣

世史類編 淳化二年太宗修正殿頗施采綺石正言

謝泌因對陳其事即日命代以赭堊

皇祐元年後苑刈麥仁宗御寶殿政觀之謂輔臣曰

朕作此殿不欲植花卉而歲以藝麥庶知稼穡之不易也

工氏畫苑 徽宗建龍德宮成命侍詔圖畫宮中屏壁皆極一時之選上來幸一無所稱獨顧雪中殿前柱廊拱眼斜枝月季花間畫者爲誰實少年新進上喜賜緡褒錫甚寵皆莫測其故近侍嘗請於上上曰月季鮮有能畫者蓋四時朝暮花葉皆不同此作春時日中者無毫髮差故厚賞之

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結實喜動天顏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畫院衆史令圖之各極其思華彩爛然但孔雀

宋東京考

卷之二

十一

欲升藤墩先舉右腳上曰未也衆史愕然莫測後數日再呼問之不知所對則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舉左衆史駭然

碧湖雜記 宣政間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真軒軒內有玉華閣即安妃殿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妃爲九華玉真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畫妃像於其中心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時群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檎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

晏於保和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見安妃命京廣補成篇京即題曰保和新殿麗秋輝恩許塵凡到綺幃暖更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以詩謝奏曰玉真軒檻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裡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真已而至

閤妃出見

楊林玉露 蔡攸嘗賜飲禁中徽宗頗以巨觥勸之攸懇辭不任盃酌將至顧階上曰就令灌死亦不至失一司馬光也由是言之則上之尊光而薄攸至矣然光已死不免削奪而攸近被寵眷是可歎也

宋東京考

卷之二

十二

金華紀聞 世所傳張仙像者乃蜀王孟昶挾彈圖也初花蕊夫人費氏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携此圖遂懸於壁且祀之謹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致詰馬夫人答曰此我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

雲麓漫鈔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仍如常制

書畫史 岐陽石鼓宋東都時嘗鑄金填其刻文移置宣和殿金人入汴剔取其金而棄之故自靖康土宇

分裂之微損本絕不易得好事者以銀一錠購其十紙國朝既取中原乃肇至京師置國學廟門下

愚見紀志 前代夜俱五更惟宋朝則用六更馮深居

詩云春風吹送笑談香玉盞銀燈破夜涼歸去東華

聽更漏杏花落盡六更長又云三十六聲更點長汪

六雲序宋亡事如云亂點傳壽域六更風火庭燎滅

還明侍臣奏罷降元表既安燕名謝道清謝后名道清降元表

後 陳明中詩云羽袍士尚傳三漏餘憤人誰報六

更蓋內帳樓五更絕柝鼓便作謂之六更亦謂之蝦

蟆更嘗疑五更古今通用何宋時獨用六更耶近考

宋史自太祖建隆庚申受禪至理宗景定元年歷五

庚申又十六年而宋亡蓋符太祖卜世於陳搏膳則

五更醒時再來問之說庚更同音以此結中常打六

更而外方則謂之撥點也

間中今古錄 宋太祖受禪後開陳希夷只怕五更頭

之言命官中轉六更方嚴鼓鳴鐘意恐有不軌之徒

竊發於五更時故終宋之世六更轉於官中然後鳴

鐘也

約隱紀談 楊誠齋詩云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內樓五

更絕柝鼓便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

謂六更也

俗考 漢書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學刁斗自守師古

曰夜有五更分而特之唐六典太史門有典鐘二百

八十人掌鐘漏故詩云促漏遙鐘動靜聞其漏五五

相過凡二十五點故李邦詩云江風微曙不成睡二

十五聲秋點長韓退之詩雞三號更五點是也至宋

世國祚長短識有寒在五更頭之忌於是宮掖及州

縣更漏皆去五更後二點又并初更去其前二點以

配之首尾止二十一點今猶沿之故曰一更三點禁

人行五更三點放人行太祖以鼓多驚寢遂易以鑼

宋東京考 卷之二 十三

鑼此更鼓之變也或謂之鉦即今之雲板也陳履常

詩殘點連聲殺六更汪元量詩亂點傳籌殺六更今

報更鑿鑿鼓將盡則雲板連敲謂之殺更

四鼓 各置大學士

觀文殿 即延恩殿也按宋初有文明殿學士慶曆七年

改額乃改為文明殿學士稱呼同真宗時無禁中無此

殿思殿改名觀文殿皇祐元年詔置觀文殿大學士

任宰相乃得除授

歸田錄 丁文簡公度罷參知政事為崇文殿學士即

文明殿學士也文明本有大學士為宰相兼職又有

學士為諸學士之首後以文明為真宗諡號遂改曰

紫宸近世學士皆以殿名為官稱如端明資政是也  
丁既受命遂稱曰丁紫宸議者又以紫宸非人臣所  
宜稱遂更曰觀文觀文乃階端帝殿名理宜避之蓋  
當時不知然則朝廷之事果不可以不學也

西溪叢語 觀文資政二小殿橫列禁中宰相出鎮帶

資政殿大學士執政無大字蘇易簡出鎮被過獨厚  
遷紫宸之目以稱呼不便更用觀文因此宰相出鎮

優遇者則除之

堯山堂偶得 宋朝百官致仕宰相換東宮官歐陽公

始以太子少師帶觀文殿學士致仕示特恩也其繼

宋東京考

卷之二

十

孝曰道愧師儒乃泰春宮之峻秩身居貳叢猶無玉

殿之清名自是以爲例

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真

欽若罷參政資政殿學士以罷之班在翰林學士下

今無罪而罷班在下是貶也真宗特爲置大學士

退朝錄 真宗優待王冀公景德中罷參知政事特置

資政殿學士以命之宰相趙鼎公願抑之令班翰林

之下乃命爲大學士冀公請鑄印不許遂尙尚書都

省以卿省自有印也

宋稗類鈔 王冀公欽若罷參政真宗朝夕欲見擇便

殿清近惟資政爲優因以公爲資政殿大學士公奏

曰臣雖出於寒賤不能獨寢乞除一臣僚兼之選以

陳文僖彭年並直一夕忽中人獨召公謂陳曰請同

院不須相候至行在上與公對飲飲罷持茶燭送歸

繁若列星陳危坐伺之已四更公笑曰尚未寢乎曰

恭候司長豈敢先寢公喜笑倒載解襪帶幾不能

袒腹自矜曰某江南寒生遭際聖主適主上以巨觥

歡飲抵掌笑語如僚友之無間已而遂寢迨曉陳

相揖覺夜歸數談頗疎漏自言夜來沉酒殊不記歸

時之早晚無乃失容於君子乎陳曰無之但殿勸優

宋東京考

卷之二

十

謝既而同出殿門執陳手曰夜來教談止是同院一

人間之文僖歸謂子弟曰大臣慎密體當如此

端明殿 初名承明殿明道二年改端明殿

歸田錄 端明殿學士五代後唐時置國朝尤以爲貴

多以翰林學士兼之其不以翰林無職及換職者百

年間纔兩人特拜程戡王素是也

燕翼詒謀錄 政和四年八月詔改端明殿學士爲延

康殿學士改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學士恩數品秩

並依舊中興後端明復舊而述古與樞密直皆廢矣

退朝錄 後唐明宗以樞密使安重誨不通文義置端

明殿學士以翰林學士馮道趙鳳爲之班樞密使之  
後食於其院端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本朝程侍郎  
羽爲之後隨殿名改爲文明殿學士李司空昉嘗爲  
之慶曆中以同永定諡號改爲紫宸殿學士丁文簡  
罷參知政事爲之何右丞知時爲御史言紫宸非人  
臣所宜稱又改爲觀文殿學士未幾賈魏公以使相  
中政承明殿爲端明殿會先公自南都召歸特置學  
士班翰林資政之下與舊職名同而立位異矣

保和殿

東京考

卷之二

十五

六閣皆系朝建以

龍閣閣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

文集及典籍閣書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

宋史真宗景德元年冬十月置龍閣閣奉太宗御製

文集及典籍閣書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

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

新增格古要論龍閣閣真宗大中祥符中建在會慶

殿西以奉熙陵御書

宋史拾遺真宗嘗幸龍閣閣閣書指西北架一漆函

上親署諸書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函也已而

愴然久之

漢錄真宗慈一日於龍閣閣諸侍講學士待制

直閣環侍問九經書并疏其多少老教侍講即易尚

書而下俱不能對

山堂肆考真宗景德二年幸龍閣閣太宗御書又

觀諸閣閣書謂侍臣曰朕退食之暇無所用心即此

圖書以自娛耳

路史龍閣閣學士世謂之大龍直龍閣爲假龍直學

士爲小龍或有得直閣久之不遷而卒因曰死龍

秘笈新書將樞密之奇爲淮潛求字於徐守信徐書

東京考

卷之二

十七

龍字而關三點將曰何書之不全也曰他日常爲足

此是歲寒計稱古除龍閣閣直學士及回持前字見

徐徐索筆爲作三點未幾遂堪老龍

長編孔道輔論廢后事天下聲聞其風采近臣獻詩

十首執政請以爲龍閣閣學士上曰十首詩豈如孔

道輔一言乃拜龍閣閣學士

天章閣天禧四年建在會慶殿之西龍閣閣之北明年

物國史宗正寺所進屬籍閣書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

康殿中以提花文爲爲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

符名曰天章取爲章於天之義天聖八年置待制處

學士直學士

東齋記 仁宗嘉祐間召群臣天章閣下觀書并閱瑞

物親作飛白書令措筭以觀歐陽修爲記王珪爲跋

名臣言行錄 仁宗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因問天下利

病事時參知政事宋元憲公庠獨進曰臣等願至中

書條上既退草數千言奏之後皆施用

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既而

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

以紙筆使疏於前

寶文閣 在天章閣之東西序辟玉梁珠殿之北即天禧

英宗初所建清昌閣也慶曆初改曰寶文閣嘉祐八年

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寶文閣命王珪

撰記立石治平四年神宗御集始置學士直學士

宋史志 卷之十一 十一

四朝志 龍圖天章寶文閣主管四人以入內侍充

掌藏祖宗文章及符瑞寶玩之物謂之閣長

退朝錄 治平二年予爲知制誥夏六月夢丞相遣朱

衣吏召命草某人爲遠清殿學士制明年五月丞相

遣朱衣召當制舍人呂縉叔除卻不疑爲寶文閣學

士後數日得承旨張公所作詔云乃親屬構遠在西

清記去歲之夢與詔文相合若符契焉

顯謨閣 元符元年曾布與海仁各申請建閣詔翰林學

士以顯謨閣爲名藏宗室中清閣元年詔以顯謨閣爲

閣直寶文閣直天章閣祕閣修經集英殿修撰凡九

山堂肆考 徽宗崇寧三年國熙寧元豐功臣於顯謨

閣乃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確之輩

湧幢小品 近見嘉興一刻謂宋有顯謨閣直學士問

中所貯乃熙寧元豐寶錄正新法用事之時以爲顯

謨則用人行政兩失且以名官是明爲士大夫立黨

其說甚摯考宋朝諸帝多優文事燕長書畫每易一

朝必立一閣貯其著作曰龍圖曰天章各自爲名各

置直學士顯謨爲神宗而立非爲新法亦非爲寶錄

也

藏獻閣 大觀二年建藏書閣集賢閣曰君子有藏藏是

士 卷之十一 十一

石林燕語 祥符中始建龍圖閣以藏太宗御集天禧

初因建天章書昌兩閣於後而以天章閣藏御集虛

壽昌閣未用慶曆初改壽昌爲寶文仁宗亦以藏御

集二閣皆二帝時所自命也神宗顯謨閣哲宗藏獻

閣皆後追建之惟太祖英宗無集不爲閣

燕翼詒謀錄 舊貼職止於直龍圖閣直祕閣右文殿

修撰三等政和六年九月手詔天下人才富盛趨事

赴工者衆不足以待多士可增置直藏獻閣直顯謨

閣直寶文閣直天章閣祕閣修經集英殿修撰凡九

等

數文閣藏宋御製五學

錦繡萬花谷 太祖太宗宸翰所藏之閣名曰龍圖取

龍馬負圖之義真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天章取雲漢

為章之義仁宗英宗藏宸翰之閣名曰寶文取寶書

為訓之義神宗曰顯謨 神宗大新政事故以哲宗曰

徽猷徽宗曰敷文此六閣之所建也

却掃編 國朝創立諸閣以藏祖宗御製每閣皆置學

士直學士待制謂之侍從官然學士直學士例以閣

名為官稱惟天章難以為稱初置時嘗以王贊為直

宋東京考

卷之二

學士其後不復有止除待制而已初諸閣唯龍圖有

直閣館職之久次與帥臣監司之有勤勞者乃得之

然初無班級也其後諸閣例置始編入雜歷與諸修

撰通謂之貼職為之者衆矣 按雜歷以官職泥序進

位其列 還也列以定品秩為下

秘笈新書 元祐中蘇轍奏祖宗御集皆於西清建重

屋以藏為不朽計

宋東京考卷之二全

宋東京考卷之三

嘉興石匱周城碑

諸司

內諸司 按朝野類要自內侍以下在京禁中

按內諸司皆在禁中如皇城司 舊名武衛司 詔改今名皇城司 大興

入引進司 四方館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本使京官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通父老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州進奉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事使副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南外庫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掌文武官進止

東東京考 卷之三

器軍國之用 以供備庫 太平興國二年改為內物庫 掌

科軍器什物庫 宣德樓什物庫 掌軍器什物 掌軍器什物

司即茶酒 內侍省 國初有內侍省 掌茶酒 掌茶酒

入內內侍省 內侍省 國初有內侍省 掌茶酒 掌茶酒

親近通侍 內侍省 國初有內侍省 掌茶酒 掌茶酒

信通通侍 內侍省 國初有內侍省 掌茶酒 掌茶酒

其人物出入 內侍省 國初有內侍省 掌茶酒 掌茶酒

有月信 內侍省 國初有內侍省 掌茶酒 掌茶酒

來國信所 掌茶酒 國初有內侍省 掌茶酒 掌茶酒

庫掌內之 景福殿使延福殿使殿中省 掌茶酒 掌茶酒

殿及諸後廟神主六尚局曰尚食之掌膳蓋尚藥掌和  
是太廟供其饌有尚醢之事尚衣之掌衣冠尚舍之掌次舍尚輦  
之事諸閣分內香藥庫後苑藝雜飾以俗遊幸造作  
之事天子器玩之妃服輪林院經天文書藝圖書斷  
所掌文錯彩工巧之事官等局凡使使以事  
上者守龍圖天章寶文等閣掌藏祖宗文章圖書及符  
在馬明堂頒朔布政府

太平治迹統額宋太祖別置封樁庫密諭近臣曰

石晉苟利於已割幽薊以睦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限

境外朕甚憫之彼俟斯庫所藏滿三五百萬即遣使

於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即當盡此金帛充其

史東京考

卷之三

二

贖直如日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爾會

晏駕不果

石林燕語太初平諸偽國得其幣藏金帛以別庫

儲之號曰封樁庫凡三司謂鹽鐵戶部度支也歲終國用奏贏

之數皆入焉嘗論近臣欲候滿三五百萬即以與契

丹以贖幽燕故土不從則爲用兵之費蓋不欲常賦

之外橫斂於民故不隸於三司今內藏庫是也又曰

內香藥庫在詔門外凡二十八庫真宗賜御製七言

二韻詩一首爲庫額曰每歲沉檀來遠商景朝珠玉

寶皇居今看內府初開慶充初九丘史筆書

資治通鑑太平興國三年置內藏庫帝幸左藏庫語

薛居正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

以經費爲念何其過也詔改爲內藏庫并以封樁庫

屬焉

容齋三筆神宗嘗憤北狄崛強慨然有振從幽燕之

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國儼仇孔熾

藝祖肇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期以募士魯孫保之

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揭之儲積皆滿

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於上曰每歲夕惕心憂

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安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因

史東京考

卷之三

三

家督藏之富可知

文獻通考乾德三年置封樁庫國初貢賦悉入左藏

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羨始於講武殿別爲內

庫號封樁以待歲之餘用帝嘗曰軍旅饑饉當預爲

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置此庫太宗又置景福

殿庫隸內藏庫棟納諸州上供物嘗謂左右曰此蓋

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稅於

民耳朕終不以此自悅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

兵及水旱賑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

其數以貸於內藏俟還賦有餘則償之淳化後二十



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

神宗謂輔臣曰比聞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服真珠鬻於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鈎致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局鑰望聽瞻以爲固密安能鈎致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戶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鐵園山叢談 奉宸庫者祖宗之珍藏也政和四年太

上始自攬權綱不欲付諸臣下因踵藝祖故事檢察

宋東京考

卷之三

四

內諸司於是乘輿御馬遍歷內中諸司大駭懼經數日而止因併奉宸俱入內藏庫時於奉宸中得能延昏二疏謂古玻璃母二大筐玻璃母者若今之鐵滓然塊大小猶兒拳人莫知其力又歲久無籍且不知其所從來或云崇世宗顯德間大食所貢又謂真廟朝物也玻璃母諸瑣以意用火煨而模寫之但能作珂子狀青黃紅白隨其色而不克自必也看則多分賜大臣近侍其模製甚大而外視不甚佳每以一豆許藝之輒作異花氣芬郁滿座終日不散於是太上始奇之命籍被賜者隨數多寡復收收以歸中禁因

號曰古龍涎爲貴也諸大端爭取一餅可直百緡金玉爲穴而以青絲貫之佩於頸時於衣領間摩娑相示以爲誇炫由此遂作佩香馬今佩香蓋則古龍涎始也按南州異物志蘇門答臘今大食國之西去南波波國每至春間龍涎能安藏於上而遺涎沫於洋水則國人爲得木舟何龍涎出沒隨而採之其涎初則如黑雲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膽中取出如牛大塊之清香可食名曰龍涎其品有三其水者爲上澄沙者次之魚食者爲下每香一觔值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枚罕中國之貨貨九千丈有公筆記 奉宸庫有玻璃母二筐初不知其美諸瑞分去後襲之作有花香氣清郁可愛詔收集之此大食國所獻即于闐古名也今產不見志

宋東京考

卷之三

五

暇日記 仁宗諭曰奉宸庫有外國所貢良玉一塊廣尺厚半之此希世之物可作一寶因命梁適撰名曰鎮國神寶宰相龐籍筆文劉沆書牌

避暑漫鈔 政和初上始躬攬權綱不欲付諸大臣因述太祖故事御馬親巡大內諸司至內後拱宸門之左對後苑東門有一庫無名號但謂之苑東門庫乃貯毒藥之所也典掌官吏三十餘人於是親筆爲詔稱自建隆以來不曾有支遣顯屬虛設此皆前代用以殺不廷之臣者籍使臣下果有不故之罪當明正典刑豈宜用此可廢其庫將見在毒藥焚棄瘞於遠

却仍表識之母令牛首犯馬馬呼上聖至仁大哉竟舜之用心也

四朝志 內東門司主管四人以入內侍充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幾察之謂之門司

朝野類要 唐以來翰林院諸色皆有後遂效之即學官樣之謂也如京師有書藝局醫官局天文局御書院之類是也

陳水記聞 李建在翰林時仍歲早蝗國用不給一日歸沐忽傳詔對內東門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後

出入財用數問何以濟公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後

宋東京考

卷之三

六

西北故土及以支山荒令遠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上曰今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公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下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上悅

癸辛雜識 庫前有葦林太祖初受禪時用葦爲火把葦樹成林後大內焚葦雖燒盡復茂云

韓魏公家傳 公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諸令三司取入內侍侍省并御藥院內東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自比附的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

甲申雜記 祖宗舊制後殿引公事則軍頭引見司皇城司殿前司三司祇應殿前統制諸班皇城統制親

事官引見統制馬直步直兩指揮人料錢五百文熙寧中併馬直入雲騎步直入虎翼引見司兵遂廢矣

智囊補 陳晉公怒爲三司使真宗命具中外錢穀大數以聞怒諾而不進久之上屢趣之怒終不進上命

執政詰之怒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

省括編 李允則嘗晏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息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

宋東京考 卷之三 七

戎甸軍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報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燬火甚廣

方晏而焚必奸人所爲若令晏救火事當不測

御史 禁中有宣索多內臣指科請復舊制傳宣合同司爲檢防每銅運至遣內臣監視乃收受銅運物往往暴廬下內臣故延緩不視燥濕不時以敗壞責償

韓忠獻琦請罷內臣無違從之外諸司

按外諸司左右金吾衛仗司六軍儀仗司掌清道儀巡使以副禁衛兵儀多以明修飾法酒席樂凡祭祀五齊

王恩善造酒因法酒中得酒工內酒坊鑄酒法  
科之三年滿以牛羊司祀之牲壯孔昭院宰供而食乳  
從相國之用備牛馬之用都鈺院酒造麴以於儀駕司帳  
藥庫宰受鹽賣藥房用都鈺院酒造麴以於儀駕司帳  
藥供也之車轎院宰供奉庫雜物庫雜貨務  
市百物市買司平千與國中改令時納貨雜賣場市易上  
界民用者不貨賈於市易下界宰錢給泰都提舉  
市易用宰根照買賣東西作坊權戎執之珠玉下綬錦院  
廟繕修文思院上下界上界造膳餼竹木料科  
字織經錦織以供乘輿及此服制染院宰常造裁造院  
字織初平獨得錦匠百人治置染院宰常造裁造院  
字織造大綉院御及賓客祭札之用軍器所旗幟衣祿

東東京考

卷之三

今之政東西八作司掌宗城內外上下竹木務宰受諸器  
柏其簡版竹場宰抽算竹木以事材場掌計度材物  
樁以經營造交京展築之用升粉所掌燒煨丹粉選  
造麥麵場相對以待枲埭木極其長短皮剝所割過  
材場掌受京城內外造枲埭木極其長短皮剝所割過  
牛諸畜皮角場宰批皮革箭筒之用上監馬病估馬司  
宰賜諸州所車營致遠務牛宰駕車驅騾坊宰駝養  
字馮平其直車營致遠務牛宰駕車驅騾坊宰駝養  
衆院宰養馴象一作坊物料庫宰收沒錫錫用東西  
密務掌陶土為甄瓦以供外物料庫宰給皇城外諸宮  
酒醋掌塗油瓶藏以供和京城守具所鞍轡庫宰典  
暨及給左右驥驢院左右天駒監宰養國馬以供興  
暨及給左右驥驢院左右天駒監宰養國馬以供興

東國位給納  
吏部置之川  
左右天廐坊河南北石炭場  
藥局和劑局惠民局  
見司之事及馬房兩直軍員之  
庫課店宅務掌印官房  
利茶店寄計司  
蔡河上下鎖  
實以官錢  
賈取諸教  
訟之事及糾過夫而違之  
賜予左藏東西庫南北兩庫  
物庫大觀元豐宣和等庫  
宋東京考  
卷之二  
九  
諸米麥等自州東虹橋元豐倉順成倉東水門裏廣濟裏河折中外河折中富國廣德萬盈永豐濟遠等倉  
陳州門裏麥倉子州北夷門山五丈河諸倉約共五十餘所  
日有支納下却即有下却指揮兵士支造即有袋案每人肩兩石布袋過有支造倉前成市近新城有草場二十餘所  
每過冬月諸鄉納粟桿草牛車關塞道路車尾相啣數千萬輻不絕場內堆積如山  
文獻通考  
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衍  
第三曰萬隆第四曰順濟  
萬隆利景德中成大順成德中成濟達德中成  
中祥符山治第二

富國凡十倉皆受江淮所運謂之東河亦謂之裏河  
曰永濟永富二倉受懷孟等州所運謂之面河曰廣  
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外河曰  
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  
之租者謂之稅倉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  
右驛驛天驛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廩坊倉受  
京西諸縣中有義豐倉大大廩右天廩二倉受京南  
諸縣及商人入中者謂之折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  
有茶庫倉或空則燕受和般倉斛斗草場則汴河南  
北各三所驛驛左右天廩坊天驛監各一所以受京  
畿租賦及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  
糴和市芻粟並採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專  
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  
券抵江淮給其茶鹽每一百萬石爲一界祿仕之家  
及形勢戶不得輸入粟  
神宗熙寧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艱升  
之矣所因宜出內藏庫錢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  
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值二十萬緡於權  
場貿易至明年終償其值從之元年二年改名平準

務

元豐初作元豐庫歲發坊場百萬緡輸之大觀時又  
作大觀東西庫崇寧後蔡京爲相增修財利之政務  
以役庶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  
愛惜財賦減省者必以爲陋至於土木營造率欲度  
前規而後後觀元豐官制既行賦祿視嘉祐治平既  
優京更增供給食料等錢於是宰執皆增京又專用  
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緡  
進御以京城所主之於是費用浸廣其後又有應奉  
司御前生生活所營綠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  
名紛如大率皆以奇巧爲功歲運花石綱一石之費  
至用三十萬緡年取無藝民不勝弊時用度日繁左  
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行爲一百二十  
萬緡  
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賣場以主禁中貿易景德祐中嘗  
詔須庫物有缺乃聽市於雜買務是祐中帝謂輔臣  
曰國朝德唐宮市之弊置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  
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擾人甚矣乃  
申景祐之令使皆給實直其後內東門市民間物或  
果歲不償錢有司請自今悉開雜買務以見錢售之

內出金帛。易錢者舊付雜賣場至是又悉請送左藏庫計直易錢詔皆可之至嘉祐中復詔金帛付雜賣場以三司判官監視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權貨務掌所博耐米金帛之偽以朝官諸司使副內侍二人監太平興國中以先平領南及交趾諸國入貢通關市議於京師置節易院大中祥符中併入權貨務。

雜買務舊曰市賣司太平興國四年改至道中廢咸平中復置以京朝及三班內侍三人監掌貨市百物凡宮禁官物所需以時供納雜賣務景德四年置掌

宋東京考

卷之三

十三

受內外鑿餘之物計直以待出貨或準折支用以內侍及三班二人監後亦差文武朝官。

文思院織工部掌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及絲織裝紉之飾凡儀物器仗權量輿服所以供尚方給百司者於是出焉。

左藏庫國初左右止一庫置使領焉太平興國二年分為二庫淳化二年分置左右藏各二庫四年廢右併入左政和六年修建新庫以東西庫為名。

職官分紀 大中祥符二年召近臣觀書龍圖閣上閣元和國計閣三司使丁謂曰唐自江淮歲運米四十

萬至長安今江淮歲運米五百餘萬即如今府庫充實倉廩盈衍上曰誠賴天地祖宗國儲多備然亦自計臣之功也謂再拜。

夢溪筆談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法欲其習山川勞苦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外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東若令赴城西倉營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不許備輓車脚皆須自負營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勞力制其驕情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易使。

宋東京考

卷之三

一三

後山談叢 太祖置竹木務於汜上市竹木於秦晉由河入汜有卒千五百人出材於汜納材於場置事材場於務之側有卒二三千人凡興造者受成材焉其法曰有敢請生材者徒二年今故聖院乃其材也已百年矣梁桀之際尚不容髮自置八作司以供雜物而領以三司修造矣。

熙寧中作坊以門巷委使請直而寬廣之神宗以太祖創始當有遠慮不許既而衆工作苦持兵奪門欲出為亂一老卒開而拒之遂不得出捕之皆獲。文思院奉帝后之私凡物必具宜后當國九年不索

一物

陳水記聞 建隆間竹木務監官惠所積材植長短不齊乞剪截俾齊整太祖批其狀曰汝手足指寧無長短乎何不截之使齊長者任其自長短者任其自短歸田錄 京師諸司庫務皆由三司舉官監當而權貴之家子弟親戚資緣請託不可勝數為三司使者常以為患田元均為人寬厚長者其在三司深厭干請雖不能從然不欲峻拒每溫顏強笑以違之嘗謂人曰作三司使數年強笑多矣直笑得面似靴皮士大夫聞者傳以為笑然皆服其德量也

宋東京考

卷之三

十四

慶史 神宗留意軍器設軍器監命侍臣董之前後講究制度無不精敏率著為式合一百一十卷蓋所謂辨材一卷軍器七十四卷什物二十一卷雜物四卷添脩及製造弓弩式一十卷是也

東京記說八作司之外又有廣德城作今東西廣

備隸軍器監矣其作凡十一司所謂火藥青堂猛火油按海猛火油桐津也一名泥油出佛打泥國大油類轉輾能磨人肌肉然置水中充弱愈熾以制火器其炸也又接炸藥猛火油皆開出於高麗之東數千里盛夏日出於地不松然則出於地物遇之即為火雖真猛火油亦可貯之於城庫地作大池深積丈餘以蓄之不聞月池上皆赤黃又別為金火大小木池而儲之不如是則火自盛柱短燒矣

大小墻皮作案作密子作是也皆有制度作用之法俾各誦其文而禁其傳

雲麓漫鈔 本朝有糧料院按韻略料字平聲解云量也乃是量度每月令支糧食之度作剛聲呼非是蓋俚俗以馬食為馬料誤矣

陳相伴房使問隨行儀鸞司緣何得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鸞集於供帳庫屋因名文思院使亦不

宋東京考

卷之三

十五

知從何得此名或云量銘時文思索或說殿名聚工巧於其側因名文思院

棟宇篇 考工記臬氏掌攻金其量銘曰時文思索故

今世攻作之所號文思院按銘曰時文思索見錄其

器庫則

聞見近錄 張融自樞密直學士守蜀歸監在京總院

後為樞密副使建第差壯麗太宗一日語融曰聞卿

建第甚雄朕方需一庫未成可報之即日遷居佛寺

今新衣庫是也

朝野類要 上自三司下及倉場庫務皆為百司或謂

之有司又謂之京局

案書詳註 宋初軍器領於三司中案官無專職熙寧六年廢曹案乃按唐令置監擇侍從官總判元豐正名分案五設吏十有三總局五字繕治兵械什物之事凡製器以法式授衆工其弓矢干戈甲冑諸戰守之具則因其能而分任之量用給財旬會其數以考其程課而輸於受藏之府若知規創裁制工作之利者聽其自言以類參驗令殿前馬步司覆按可否以聞

山堂肆考 太祖以五代時監牧多廢官失其守同馬

宋東京考

卷之三

十六

不得蕃息時但有左右飛龍院帝始置養馬二務歲遣中使詣遼州市馬自是閑廐始充矣

太宗既平太原逆觀兵范陽得汾晉燕趙之馬凡四

萬二千餘匹國馬增多詔於景龍門外新作四廐名

曰天駒監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

閑廐使為崇儀使內廐既充初始分置諸州牧養羅

熙初禁邊臣於遼外市馬勿得虧直改天廐院為駉

驤院天駒監為天廐坊

真宗咸平二年群牧司總內外馬政其後歲遣判官

一人巡行諸監取羣生駒二歲已上者點印之左右

駉驤院六坊監止留馬二千餘匹餘皆三月出就牧秋冬入廐其御馬準供用者在京師

會要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賜宗正寺殿曰玉牒殿堂

曰屬籍堂

燕翼詒謀錄 國初宗室尚少諱宗正寺仁宗景祐三年以宗室衆多特置大宗正司以皇兄寧江軍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仍自今於祖宗後各擇一人為之尚賢而不以齒糾正違失凡宗室奏陳先要詳酌而後聞不得專達其後又以宗室出居外州於西京置西外宗正司南京置南外宗正司

宋東京考

卷之三

十七

宗室年五歲則官為廩給此祖宗舊法也皇祐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三歲廩給仁宗以太過三月甲辰詔宗室三歲以上官為給食今又復以五歲為限矣

可談 本朝置大宗正寺治宗室禮制最親嗣王最貴

於屬籍最尊世世知大宗正事自宗晟迄宗漢皆安

懿王子兄弟相繼宗子益故諸孫仲字復嗣爵判宗

人人謹厚謙敏宗子率從其教論崇寧初分置教宗

院於三京以居疎冗選宗子之賢者往治院中或有

爭行治之者願以為難今却初除南京教宗院登對

上問所以治宗子之略對曰長於臣者以國法治之  
幼於臣者以家法治之上稱善進職而逆之即既至  
宗子率教未嘗擾人京邑甚有賴焉

治政雜志 大觀東庫物有入而無出只端硯有三千

餘校張滋墨世謂勝李廷珪亦無慮十萬觔

湯體小品 包孝肅為三司使凡幾庫供上物舊皆派

之列郡積以因民公為置場和市民得免其擾

宋碑類鈔 大觀間京師和劑局一日請得內帑藥厚

百數中一株大絕常屏因不敢用從納上朝廷命工

解以為帶工觀之極駭歎以為聖德感召所致蓋倒

宋東京考

卷之三

十一

遼中反成正透面猶黃蠟中有異雲一朵雲中几榻

一金龍飛盤擎空角爪俱全遂為御府第一號瑞雲

盤龍御帶

宋東京考卷之三

宋東京考卷之四

嘉興石鑑周 城緝

三省

中書省

按文獻通考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面北廊宰相之所  
駐紮東府馬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堂諫章疏群臣  
奏請興創改革及中外無法武事應取旨者凡除省臺  
寺監長貳以下及侍從職事官外任監司節鎮知州軍  
通判武臣遊郡橫行以上除授皆掌之

新舊官制論

國朝以侍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

宋東京考

卷之四

一

事為宰相乾德二年始置參政為宰相副貳初以薛  
居正呂餘慶為之宰相所居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  
所出焉

燕翼詒謀錄 乾德二年太祖已相趙普慮其專權將

擇官以為副而難其名稱召陶穀問曰下丞相一輩

有何官授以唐有參知政事參知機務對曰參知府

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預

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徽使廳視事殿庭別設

觀位於宰相後勅尾書銜降宰相教字月俸雖給半

之曾不思唐朝宰相名色最多若僕射若內史若納



言若參預朝政若同二同三品其為相則均也而為  
同平章事乃資歷之最淺者自天寶之亂多以資淺  
者為之而此名一定不易矣穀以儒學見重於太祖  
而不考前代典故如此此官之設幾於宰相之屬至  
至道元年四月戊子更制令升政事堂知印押班一  
同宰相仍給班為一其後為相者漸多而參政之權  
漸輕不得有所可否矣

石林詩話

京師職事官舊皆無公解雖宰相執政亦

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  
吏徧持於私第呈押既稍緩又多漏泄元豐初始建

東東京考

卷之四

二

東西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為四位俗謂之八  
位裕陵幸尚書省迴嘗特臨幸駐輦環視久之時張  
侍郎文裕以詩慶幸執元參政厚之和云黃閣按野  
談三公黃閣前史無其是按禮記士驛與天子同公  
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驛與君同不與也宋門詞故  
當陽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體扶相亞故費其間以  
示雖蓋是漢制張起與梁公時黃閣特有日是也  
勢連東鳳閣紫樞光直右銀臺蓋東府與西閣相近  
西府正直右掖門崇寧末蔡魯公罷相始賜第於梁  
門外大觀初再入因不復遷府居自是相繼何丞相  
伯通鄭丞相達夫與今王丞相相明皆賜第援魯公  
例皆於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多虛位或為書局官

指射以置局與元豐本意稍異

元豐既行官制準唐故事定宰相上事儀以御史中  
丞押百官班拜於階下宰相答拜於階上時王禹  
玉除左僕射蔡持正右僕射神宗命即尚書省行之  
二人力辭帝不可曰既以董正治官不得不正其分  
於始此國體非為卿設也二人乃受命時元厚之已  
致仕居吳以詩賀禹玉有前殿聽宣中禁制南宮者  
集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階下桃李陰成四海聞之句  
時最為盛事自是相繼入相者皆不復再請此禮信  
不可常行也

東東京考

卷之四

三

舊中書尚書省開有晏元獻題詠上竿伎一詩云百  
尺竿頭象鼻身足騰跟掛駭傍人漢陰有叟君知否  
抱甕區區亦未貪當時因必有謂文潞公在樞府一  
日過中書與荆公行至題下特遂留誦詩久之亦未  
能無意也荆公他日復題詩於後云賜也能言未識  
真誠將心許談陰人枯槁俯仰何妨事抱甕區區老  
此身

五代王仁裕知貢舉王丞相溥為狀元時年二十六  
後六年遂相周世宗猶及本朝以太子太保罷歸班  
年纔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猶致仕

無恙嘗以詩賀溥云一職文場拔趙旗便調金鼎佐  
無為自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勒按前  
人到少禁沙隄上馬歸邊立班始得還相見親洽爭  
如未貴時溥在位每休沐必詣仁裕從容終日蓋唐  
以來座主門生之禮尤厚今王丞相將明憲侍郎端  
友勝南省奏名時知舉四人安極密處厚劉尚書彥  
修與今鄧樞密于常范右丞謙叔吾亦泰熙樞試卷  
官鄧范不惟及見其登庸可以繼仁裕且同在政府  
則仁裕所不及也

聞見雜錄 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

奉東京考

孝之四

四

日執政登殿上曰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

密遣中使徹其坐執政立奏事自此始

筆錄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

從容賜茶而退其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巨細

並熟狀擬定進入上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

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

所謂坐而論道者歟國初范魯公質王宮師溥魏相

仁浦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臣

且憚太祖英睿乃請具劄子而取進止退各疏其事

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焉從之自是奏御寢多

或至盱晨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今遂為  
定式自魯公始

魏林玉露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

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於通衢李文靖為相

同年馬亮曰外議以公為無口魏公笑曰吾居政府

實無補萬一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卿以此報

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徇所陳施行一事

則所傷多矣

退朝錄 唐制宰相四人首相為太清宮使次三相皆

帶館職洪正字紀宣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集賢錄

奉東京考

孝之四

五

大學士以此為次第本朝置二相昭文修史首相領

馬集賢次相領馬三館職惟修史有職事而頗以昭

文為重自次相遷首相乃得之趙令初拜止獨相領

集賢殿大學士續兼修國史久之方遷昭文館薛文

惠與沈某惠並相薛自參政領監修拜相仍舊而沈

領集賢畢文簡與寇忠愍並相而畢領監修寇領集

賢王太尉獨相亦止領集賢近時王章惠龐莊敏初

拜及獨相悉照昭文修史二職非舊制也

宰相三八者趙中令太祖朝初相太宗朝而入呂文

穆太宗朝再相真宗朝一入呂許公張鄧公仁宗朝

皆三入

雍熙四年文德殿前始置參政魏位在宰相之後至  
道中魏萊公為參知政事後與宰臣輪日知印正衙  
押班其職位遂與中書門下一班書勅齊衙街衛並  
馬宰相使相上事并有公事並非都堂及萊公罷遂  
詔只令宰相押班知印參政止得輪制祭行香正衙  
魏位次宰臣之下立凡有公事並與宰臣同升都堂  
如宰臣使相上事即不得升開寶六年六月勅參知  
政事薛居正呂餘慶於都堂與宰臣趙普同議公事  
是月又勅中書門下押班知印及祠祭行香今後宜

宋東京考

卷之四

七

今宰臣趙普與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輪知既而  
復有變革

國朝宰相趙令虛相文潞公四十三登庸魏萊公四  
十四王沂公四十五賈魏公四十八參知政事蘇侍  
郎易簡三十六王沂公三十九國初范魯公王祁公  
魏侯射三相罷趙令獨相始置參知政事自是一相  
或二相至咸平中始有呂文穆李文靖向文簡三相  
又至至和中文潞公劉丞相富鄭公三相

東都事略 神宗元豐五年六月丙辰詔自今事不以  
大小並由中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

同得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日輔臣有言中書  
省獨取旨事體太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而議  
之門下省審而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有不當自  
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制

張士遜上章請老就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  
謝事自士遜始也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餘號退傅  
朝野雜記 丞相秦官也自漢末改為大司徒歷代不  
能正國初循唐制以三公至則曹侍郎同平章事為  
宰相首相帶昭文館大學士亞相帶監修國史末相  
帶集賢殿大學士神宗新官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

宋東京考

卷之四

七

尚書二令虛而不除以尚書左右僕射兼門下中書  
侍郎為兩相然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  
承而行之則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矣元祐初司  
馬公相乃請令三省合班奏事分有事事自紹聖以  
後皆因之時議者謂門下相凡事既同進呈則不應  
自取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蔡京以  
太師總領三省號公相乃廢尚書令改侍中中書令  
為左輔右弼亦虛而不除改左右僕射為太宰少宰  
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何文顯特拜相復夢人持弓  
矢射中其僕乃先乞復太少宰為僕射吳正仲當制

請更為丞相不從建炎三年呂元直初相議者請併三省為一於是元直解中書侍郎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乾道八年孝宗稽古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去侍中而令之名遂為定制云

平章軍國事祖宗所以優待元勳重德之意非他相比也正文正呂文靖所平章重事之日不可得而考文潞公所謂重事則大典禮大刑政侍從管軍三京尹三路帥臣以上乃與聞之比呂中公文重字則政事無所不開第省常程細務而已

國朝宰相自建隆至嘉泰凡一百有二人蓋自建隆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八

元年至元祐五年一百三十年凡五十八人自元祐五年至紹興六年四十六年凡二十八人兩倍於前矣自紹興七年至今嘉泰二年六十六年其間宰相或席不暇暖而僅二十有四人蓋秦檜獨相十八年故也

朝野類要 宰相入堂前有朱衣乘騎對引若無常朝

之日則入府第入堂治事謂之宅引入堂

客齋隨筆 因初以來宰相帶三公居位及罷去多有

改他官者范質自司徒侍中改太子太傅王溥自司徒

空改太子太保呂蒙正自司空改太子太師是也天

禧以前惟趙普王旦乃依舊公師仍復遷秩天聖而後恩典始隆張士遜致仕至以兵部尚書得太傅云

客齋三筆 太祖登基仍用周朝范質王溥魏仁浦三

相二年皆罷趙普獨相越三月始創參知政事之名

而以命薛居正呂餘慶後益以劉煦古是為一相三

參及普罷去以居正及沈倫為相盧多遜參政太宗

即位多遜亦拜相凡六年三相而無一參自後頗以

二相二參為率至和二年文彥博為昭文相對沈為

史館相富弼為集賢相但用程戣一參惟至道三年

呂端以右僕射獨相而吏部侍郎溫仲舒兵部侍郎

王化基工部尚書李至戶部侍郎李沆四參政前後

未之有也

客齋五筆 嘉祐中富韓公為宰相歐陽公在翰林包

梓肅為中丞胡翼之在太學皆極天下之望士大夫

相與語曰富公真宰相歐陽永叔真學士包老真中

丞胡公真先生遂有四真之目歐陽公之子發崇等

叙公事迹載此語可謂公言

慶史 異時執政在私第皆僦屋熙寧間徽南北作坊

起東西二府八位

韓魏公為相日曾魯公為丞相趙聞道歐陽永叔為

宋東京考

卷之四

九

參政凡事該政令則曰問集賢該典故則曰問東廳文學則曰問西廳大事則自與決之人以為得宰相體

唐丞相乘馬故詩人有沙隄新築馬行遲之句裴武之遺愛而晉公獨以馬逸得免至五代則乘轎子矣莊宗間呵殿問之乃宰相轎子入內也本朝近年惟潞國文公落致仕以太師平章軍內重事司馬溫公始為門下侍郎卒卧疾於家就拜左相不可以騎二公並許乘轎子皆異恩也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十

宗日亦無蓋轎母也

歸田錄 國朝宰相最少年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俱在人在以為榮今富丞相獨入中書時年五十二太夫人在堂康強後三年太夫人薨有司議贈卹之典云無見任宰相丁憂例是歲三月十七日春晏有司已具前一夕有旨富某母喪在殯特罷晏此事亦前世未有

談圃 真宗一日哺時宣兩府於崇政殿眾疑今日別無奏事少頃乃賜食比暮召入禁中每人設一小閣子令易衫帽上曰太平無事與卿等飲酒為樂左右

列宮人上曰卿等家亦有之否獨王旦對曰無有上以二人賜之及罷又賜香藥皆珍寶也宮人解紅銷金項帕繫於袖中拜賜而出

後山談叢 國朝宰相趙普呂蒙正張士遜呂夷簡皆三八王旦為相十一年王珪十年趙普沈倫韓琦曾公亮九年薛居正向敏中八年王曾章得象七年盧多遜李流富弼六年李昉五年

觀國筆志 本朝宰相從容進退享有高壽者太傅張

文惠公堯佐八十二富韓公弼八十一杜祁公衍八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十二

十李文定公昉七十七龐穎公籍七十六文潞公彥博雖九十二而晚節不終士論惜之

宋史 張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世罕其比

秘笈新書 國朝三公之官尤重太師趙韓王以勳文潞公以舊方得之自此贖年不拜

編年錄 本朝韓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公著相哲宗謚曰正獻從祖蒙正相太宗謚曰文穆父夷簡相仁宗謚曰文靖一族之中為宰相者三人而公著父子又皆以三公平章軍國夷簡尤器公著曰他日必至

公輔然夷簡舊任智而公考則特正以成天下之務  
賢於父遠矣

治平二年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  
門下省對移且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  
宰相之任莫有高焉者也今乃左省在西右省在東  
此不可不易也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為東西臺此  
又明不可不易也從之

長編 康定元年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議選事遂置  
廳於樞密院之南

名臣言行錄 歐陽公在政府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  
東東京考 卷之四 十二

一 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

資治通鑑 元祐二年以公著以老懇辭位乃拜司空

同平章軍國事詔建第於東府之南故北扉以便執

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

至都堂其出不時蓋異禮也

政和六年詔蔡京改都堂為公相廳命京總治三省

正公相位

漫笑錄 元豐中王岐公珪位宰相王和父安禮尹京

上春甚渥行且大用岐公乘間奏曰京師術者皆言

王安禮明年二月作執政神宗怒曰執政除拜由朕

皇由術者之言他日縱當次補特且遲之明年春安  
禮果拜右丞珪曰陛下乃違前言何也上默然久之  
曰朕偶忘記信知果是命也

聖宋徽遺 文富入相百官郊迎時兩制不得詣宰相  
居第百官不得間見范鎮言隆之以虛禮不若間之  
以至誠乞罷郊迎而除謁禁以通天下之情

仇池筆記 元祐元年介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惠本省  
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黨籬禁同省往來余曰

諸公應須簡要道通何必載籬棟棘諸公笑而止明  
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

東東京考 卷之四 十三

種竹開窓東通駢省與李常侍定下飲酒作詩乃知

唐時得西掖作窓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

可歎也

著史 三省銀印其篆文皆反戾故用束無一宰相不

被罪雖沒猶貶中書仍屢絕省公卿名完則朝廷安

也

揮麈前錄 本朝狀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

宋元憲故石楊休詩云皇朝四十三龍首身到黃扉

止四人王文安覽之不悅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顯

亦以延魁至鼎席

揮麈錄 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王文獻趙韓王  
薛文惠王文貞丁晉公馮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忠  
獻魯壹堦富韓公文潞公呂正獻蔡師垣泰師垣陳  
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近日惟張魏公自外以  
少傅再拜右揆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呂文  
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而不克有終本朝  
自外拜相者文潞公韓康公章子厚近年陳魯公亦  
曠典也  
國老閒談 魯宗道為執政於一小室屏畫山水退朝  
獨坐謂之退思巖雖妻子不許入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十四

廬山語錄 王魏公在中書冠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  
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  
吏人呈奏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  
行遣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  
他不是

王魏公遺事 中書嘗有事關密院違詔格寇萊公在  
樞府特以聞上以責公公拜謝引尋堂吏皆遺責罰  
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格堂吏得之欣然呈  
公公曰却送與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

可敦 祖宗故事宰相呼相公節度使帶開府儀同三

司元豐官制前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亦呼相公謂  
之使相三公正真相之任呼公相尚書改令竊為公  
相廳蔡京首以太師為公相其子攸自淮康軍節度  
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時傳公  
父子入侍曲晏按朝野類要言有省內從留臣下賜上  
晏謂之曲晏與大宴不同之義也  
云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際遇之盛如此  
宰相禮絕庶官都堂自京官以上則坐選人立白事  
見於私第選人亦坐蓋容禮也惟兩制以上點茶湯  
入脚牀子寒月有火爐暑月有扇謂之事事有庶官  
只點茶謂之事事無

宋東京考

卷之四

十五

青瑣高議 本朝丞相呂公蒙正丞相吳簡一門二丞  
相居政地二十年鈞陶群品運翰元化四國畏服天  
下以和終始一節王立無玷曳青紫者盈門丞相賈  
黃中丞相昌朝一門二相公在鈞軸自廢條舉卿士  
大夫各安其職天下稱為賢相美哉

玉壺清話 徽宗內侍童貫性巧媚善測人主微情以  
故得幸為太傅封涇國公蔡京與貫內外相倚人稱  
京為公相貫為婦相

宋稗類鈔 太祖親書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  
堂上自王文穆大拜後吏輩故壞壁回移石他處後

沒不知所在既而王安石章惇相繼用事爲人竊去云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秤印匣而後開蔡元長  
東坡一日印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曰  
不須致封今日不用印匣携歸私第翌日入省秤之  
如常曰校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曰是必省吏有  
私用者偶倉卒未及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  
張皇耳

尚友錄 熙寧中蘇頌贈梁燾石硯曰留爲異日玉堂之用後頌拜相燾在翰林草制用此硯也

東京考  
著者 田

上

堯山堂偶集 張天覺商英既相謝表有云十年去國  
門前之雀可羅一日歸朝屋上之烏亦好徽宗親題  
祈御扇焉

時目爲三青宰相以上殿進呈云取聖旨帝可否訖  
 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也

六硯齋二筆 丁謂既導上以神仙之事爲玉清昭應宮使又自謂化鶴之喬喜言仙鶴事時稱爲鶴相

震澤長語 宋初承五代三省無專職臺省寺監無定員類以他官主判三省長官不預朝政六曹不釐奉

務給舍不領本職諫議無言責起居不注記司諫正

言非特肯供職亦不任諫諍以登臺閣陞禁從爲顯

宦不以官之遲速爲榮滯以差遣要劇爲貴途不以

黜陟爵邑爲輕重名之不正未有如宋之甚者也至

元豐開始以唐六典而定官制

宋以三六章軍國事皆四人呂正學公著與父

知者二宗韓文定忠孝與父忠烈碑文之清父子也

人公亮已

不夜城

100

十一



宋東京考卷之五

嘉興石鉉周 城耕

三省

門下省

按門下省初在廣祇門外學士院北明道元年改爲祿院而徙舊省於右掖門西掌受天下之成事審令駁正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寶印凡中書省畫黃錄黃樞密院錄白畫旨則留爲底及尚書省六曹所有法式事皆奏覆審駁之凡文書自內降者著之籍章奏至則受而通進俟頒降分送所隸官司宋初循舊制以中

東東京考

卷之五

一

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之職復用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制行始釐正焉

雲谷雜記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

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

朝野類要 三省者門下中書尚書省也中書擬定門

下進畫尚書奉行紹興十五年門下併而爲一

謂之制勅院

而遊記舊 中書門下班分東面而西謂之班自王

溥始王溥罷相歸班班制始廢

名臣言行錄 官制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旨之地

門下尚書奉行而已呂公著曰三省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乞事于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遂定爲令

石林燕語 本朝沿襲唐制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

書省者但受成事行之耳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爲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爲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令是也既又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爲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互相無矣然左右僕射既爲宰

東東京考

卷之五

二

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右僕射又爲之長則出令之職華既身行尚何省而遷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之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既以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

燕翼詒謀錄 唐朝職掌因五季之亂遂至錯亂或廢

而不舉給事中掌封駁不可一日無國朝淳化四年太宗推考廢職始於唐末乃命魏庠梁成務同知給

事中未幾錄銀臺通進司爲封駁司真宗咸平四年七月知封駁司陳恕乞鑄印命取門下印用之因改其名爲門下封駁司

### 尚書省

按文獻通考五代時尚書都在興國坊今梁太祖舊第太平興國中徙於利仁坊孟昶舊第頗爲宏麗中設都堂左右司左右丞郎中員外郎廳東西廊分設尚書侍郎廳事二部中員外廳第六掌施行判命舉省內綱紀程式受付六曹文書聽內外辭訴奏御史失職改百官府之治以昭廢置賞罰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皆隸焉凡天下之務六曹所不能與奪者總而決之

### 宋東京考

#### 卷之五

#### 三

可談三省俱在禁中元豐間移尚書省於大內西切近西角樓人呼爲新省崇寧間又移於大內西南其地遂號舊省以建左右班直或云舊省不利宰相自創省至廢蔡確王珪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蘇頌章惇曾布更九相惟子容居位日淺亦請罷餘不以存沒或投竄廣南或貶削散官

甲申雜記 陳刑部鎮公密云嘗與元豐官制局初尚書省圖局官與宋用臣凡三進皆不稱旨其後御

筆親制一圖出元豐尚書省是也既成帝親幸過覽悉如初制詔有敢易一門一窓以違制論劾者皆遷官

寓簡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於廳壁蘇子容謝表云二朝漢省已叨遺轍之恩六典周官願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 石林燕語

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於外而中書門下省樞密學士院設於禁中規模極整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紙糊尚書省及六曹皆用官兩省

### 宋東京考

#### 卷之五

#### 四

及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爲尤工後兩省除官未嘗足多有空間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竊毀盜取徐樸之爲給事中時有竊其半屏者欲付有司會竊處有刀痕議者以禁廷經由林連所及者多遂止然因是毀者浸多亦可惜也

筆談 國朝沿唐故事尚書令侍中書令爲三省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元豐官制行皆如故獨改平章事爲尚書左右僕射所璣新論 尚書與尚食尚公主同而世俗相承以平

聲誤矣

朝野類要 尚書省樞密院屬官於八月日分持所議  
事上都堂稟白宰執施而行之謂之過堂

三歲大禮于預行事官皆質明赴尚書省受誓戒祿  
後致齋

編年錄 元豐五年十二月上稽古重正治官既復尚

書二十四司職事创建新省其規模區處詳密曲折  
皆出青裁定壯麗雄盛近世未有也又以舊中書東

西廳爲門下中書省都臺爲三省都堂徙建樞密院  
於中書省之西以故樞密宣徽學士院地爲中書門

宋東京考

卷之五

五

下後省列左右常侍至正言廳事直兩省之後都承  
旨司直樞密院之後由是三省樞密院位置官儀煥

然一新矣

元豐五年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皆尚書省檢

具條例上中書省中書門下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

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施行著爲令又詔尚書省得

彈奏六察御史失職官制行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

事門下審覆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

事各行其職而政柄並歸中書

拜罷錄

初神廟正百官名以三省爲政事紀綱之地

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宣和

七年復於尚書置令詔曰政和初建議者以爲尚書  
令僕之名易之公相凡三省之務悉總治之復復以

公相廳爲都廳而領三省則未之革使神考岳松不  
刊之典奪於權臣自營之私自今並依元豐成憲

退朝錄 尚書省舊制尚書侍郎官不得著繫鞶

袞子袞數襪三代皆以皮爲之禮云平底曰履重底  
曰舄朝祭之服也始聖二年遂以蒲爲之名曰屨

過都堂門唐兵部吏部侍郎郎官巡限內不朝今  
官東西院三班院皆預內朝而流內銓止趨五日赴

宋東京考

卷之五

六

觀鄭錄 祖宗朝造命之地本曰中書門下制勅院在  
焉自元豐分三省中書取旨門下省審尚書奉行而

其職始分故熙寧以前士大夫所被受賞帖多此中

書省劄子而官制後始歸之尚書非沿襲之誤也

今世爲尚書者尚字皆從平聲都省之名亦然珂嘗

竊疑其義有所未解考之宋書百官志而後知其訛

志之言曰尚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即其

任也周官司會鄭康成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府遺

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

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

已有尚衣尚冠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過書丞則尚書之稱尚書從去聲而非平聲亦既明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周官之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据了不知其義之所由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徽宗朝後殿中有有六尚今內省品秩猶有尚官等稱謂益無可疑云

按耕錄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就其音者有失音雖說而義則不說也如尚書泰官也秦世少府遺史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食尚醫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

東東考

卷之五

七

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說為辰羊反陸德明亦音平聲韻書遂兩取之僕射亦秦官僕猶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中人說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射反下惡意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說今人但見諸尚書之尚作時亮反僕射之射作神夜反便非咄之不完其義故也

委巷叢談 元豐間置尚書省役二十四曹繁簡絕異京師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禮祠主膳不識判現兵職駕庫典了撥慘刑都比門

總是冤魂工屯廣水白日見鬼

湧幢小品 靖康元年尚書省火延及各署折省中石碑擲火中遂息隆慶元年南城縣治火倉庫張社往視至令人拔石碑入火中亦頓息張蓋熟宋事投而試之果驗豈氣有所制石火亦不免抑事之偶值者耶

官治

樞密院

按樞密院在開門之西南中書省之北稱西府焉與中書省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二府東府掌文事參政佐之

東東考

卷之五

上

面府掌武事副使佐之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為一院但行東院印元豐改官制徙建於中書省之西議者欲廢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付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制何可廢也遂止然以密院聯職輔強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置職事亦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遠機軍政為職而兵

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馬

中與會要 樞密使國朝首命趙韓王普為之與中書號稱二府禮遇無間每朝奏事先後上言兩不相知祖宗亦頗此以間異同用分宰相之權

新舊官制論

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太宗朝

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淳化三年以張

遜知院事龜準溫仲舒同知院事治平中郭遵以檢

校太保同簽書院事故樞密有使副使知院同知院

簽書院員額與中書號爲二府

石林燕語

樞密使唐書五代史皆不載其創始之因

蓋在唐本宦者之職唐中世後宦人使名如是者衆

殆不可勝記本不繫職官重輕而五代時因唐舊名

益增大之故史官皆不暇詳考據馮繼緒事始云代

宗永泰中以中人黃秀管樞密因置內樞密使

東坡志林

卷之五

九

樞密院既非總兵柄宰相非兼領殆不復預聞慶曆

初元吳用兵富公爲諫官乃請宰相如故事無院事

時呂文靖爲相不欲兼富公爭之力遂無樞密使自

是相繼爲相者初授除皆帶兼使八年文潞公自參

知政事相始不帶兼使於是皇祐初末呂公龐穎公

相皆不兼蓋元昊已納款故也

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食樞密

院每文德殿視朝則升殿侍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

乃與學士皆爲職名爲直學士之冠不隸樞密院升

殿侍立爲樞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

圖閣學士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

之密學

而漢叢諸官制以在內官不當有使名盡略之無樞

密使只云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舊制樞密使屬班

同知院并參政用拜命先後爲立班之序

老學菴筆記

祖宗時有知樞密院及同知簽署之類

治平後避諱改曰簽書

文獻通考

宋興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

二府雖曰掌兵亦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景德四年

中書命知書丞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命之掌

東坡志林

卷之五

十

內有藥庫兩府不相知宣勅各下乃詔自今中書所

行事關軍機及內職者報樞密院樞密院所行關民

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事

也又足年命宰相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

若陳亮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可

以預文史之事也至慶曆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

及元豐官制行欲各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釐其事

大小大事三省與樞密院同議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

院同奉聖旨三省官皆同簽付樞密院行之小事樞

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先同對樞

密行於殿廡三省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為定制

歸田錄 國朝之制大晏樞密使副不坐侍立殿上降而退就御廚賜食與閣門引進四方館使列坐廡下親王一人伴食每春秋賜衣門謝則與內諸司使副班於垂拱殿外廷中而中書則別班謝於門上故朝中語曰廚中賜食階下謝衣蓋樞密使唐制以內臣為之故嘗與內諸司使副為伍自後唐莊宗用郭崇韜與宰相分秉朝政文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自此之後其權漸盛至本朝遂號為兩府並權進用祿賜禮遇與宰相均惟日趨內制侍晏賜衣等事尚循唐舊其任隆彌獨之崇而雜用內諸司故事使朝廷制度輕重失序蓋沿革異時因循不能釐正也

宋史

卷之五

十一

年錄 國朝執政以樞密使並位宰相恩禮悉同其次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其名稱雖多要之均為一等執政官惟知院為長恩數差別武臣權預政事只除同簽書耳至元豐五年肇新官制乃專立知院同知院遂廢使副之名

熙寧二年四月甲辰上令中書樞密院開門通天章閣蓋欲與兩府坐而論道也

家範廣記 郭崇韜安重誨為樞密使始分領政事不由中書直下行者謂之宣如中書之勅小事則簽頭于殿旁也至今樞密院用宣及簽頭

常事密院自行至涉邊事則三省聚議謂之開南廳退朝錄 本朝置樞密使副或置知院同知院然使與知院不並置熙寧元年文潞公呂宣徽為使而潤州陳丞相自越州召為知院前一歲陳丞相為副使位在呂公之上故也

文臣自使相除樞相罷節而還舊官景祐元年王沂公自使相帶檢校官復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慶曆七年夏鄭公自使相入樞仍帶節度使非舊制也

宋史

卷之五

十二

文臣為樞密使皆帶檢校太尉太傅兼本官院與元年錢文僖以兵部尚書為樞密使不帶檢校官有司之失也

景德四年六月勅臣僚自外到闕及在京主執如有公事並日逐於已時以前中書密院聚廳相見其後復分廳見客慶曆八年禁止之如景德之制

燕翼詒謀錄 樞密使拜罷與宰相恩數等皇祐五年高若訥為樞密使執政時仁宗惡其奸邪特令舍人

草詞罷之以示貶黜其後悉以前宰相為之皆帶平章事罷政宣麻如故而自執政拜使者罷政不復宣麻謹若訥故事也

韓魏公別錄 慶曆中公與范希文富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三人相善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夢溪筆談 舊制中書省樞密院三司使印並金近制三省樞密院印用銀為之塗金餘皆鑄銅而已

續聞見近錄 馮當世為樞密使三司大神宗御右板

東東京考 卷之五

十三

門視之顧近璫曰急促馬步司就近差兩指揮兵士救之當世奏曰故事發兵須得樞密院宣旨內臣傳宣發兵此事不可放上深然之即於欄前出宣付近璫而去時論以為得體

名臣言行錄 太平興國八年王顯充樞密使上召謂曰卿代非儒門必寡學問今在朕左右典掌萬機國無暇博覽群書命左右取軍戒三篇賜之曰讀此則可免面牆矣

揮塵錄 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言邊事係國安危初范質王洙以宰相兼參知樞密事今兵興宜

今宰相兼領仁宗然之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呂許公時為首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時諫官亦論中書宜知兵事遂降制以宰相兼判或曰二府體均判字太重於是復改兼樞密使

神宗朝詔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以都承旨張誠一提舉誠一武臣也乞差編修官二員詔以王正仲翔完夫為館職令燕之是夕忽御批提舉改作管幹該朝執政啟上所以云已差館職編修豈可令武臣提舉而樞密院編修官創自此也樞密院舊皆武臣如都承旨亦用武臣熙寧中王荆公起李詳罷去命

東東京考 卷之五

十四

會令緯為都承自是始更用文臣矣  
慶史 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國因役器入長宿密有干屬館職者王曰以君進士登科所薦應合格矣然禁武人素不閱書若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為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當為色叫也

春齋隨筆 樞密使之名起於唐本以宦者為之蓋內諸司之貴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職遂與宰相等自此接於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為樞密明道中

王沂公自故相召為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為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曰樞密太師相公于家藏此帖

舊制樞密有使則置副使有知院則置同知院及王繼英為使馮拯陳堯叟乃改蓋書院事而恩例同副使王欽若陳堯叟知院馬知節蓋書及王陳為使知節遷副使其後知節知院則任中正周起同知惟熙寧初文彥博呂公弼為使韓絳邵亢為副使上以陳升之三至西府欲稍異其禮乃以為知院事於是知院與副使並置矣

宋東京考

卷之五

十五

容齋四筆 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為之與他使均稱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遂同執政按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惟樞密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過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此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久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回參之儀自宰臣至於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宋稗類鈔 陳文忠堯叟為樞密一日薄暮忽中人章

召引入禁中列一小殿先後至者凡七八中使乃奏班齊惟記文忠丁謂杜鎬三人鎬時尚為館職良久乘輿出晏具甚盛奏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如常人賓主之禮堯叟等皆惶恐不敢就位上曰本為太平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宮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上語笑極歡膳具中各出兩綵囊置諸臣之

宋東京考

卷之五

十五

前皆大珠也上以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不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雖過此物助卿等燕集之費堯叟等欲起謝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天子請客真宗東封命樞密使陳堯叟為東京留守馬知節為大內都巡檢使駕未行宣入後苑亭中賜宴出宮人為侍真宗與二公皆戴牡丹而行續有旨令陳蓋去戴者召近御座上親取頭上一朵為陳簪之陳跪受拜舞謝宴罷二公出風吹陳花一葉墜地陳急呼從者拾來此官家所賜不可棄遂懷袖中馬乃戲曰今



日之晏本為大內御廵檢使陳曰若為大內御廵檢使上何不親為太尉戴花耶二公各大笑衆人皆以為榮

宋東京考卷之六

嘉興石匏周 城緯

官治

宣徽院

按宣徽院在嚴祇門外尚食局之東掌總領內諸司及三班內侍之籍郊祀朝會晏饗供帳之儀一應內外進奉悉檢視其名物其史則有都勾押官前行後行其給使則有知客押街道引行者之屬舊制南北宣徽使共院異廳南院使資望比北院使稍優然事皆通掌止用南院印開寶九年以潘美依前山南東道節度使充

宋東京考

卷之六

一

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此始又以樞密副使楚昭輔權宣徽南院使以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權宣徽北院使至和元年趙普言近非次除宣徽使節度使頗為煩數今後文臣須曾歷兩府德望為人推服武臣曾經遣鄒建立功業者方許除拜兼宣徽使從之

却掃編 宣徽使本唐官者之官故其所掌皆環細之事本朝更用士人品秩亞二府有南北院南院資望

比北院稍優然其職猶多因唐之舊焉

文獻通考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之職官志

及會要略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肅代以後特設此二

官以處宦者初亦無甚司存職業故史所不載迨後宦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尊自五代以迄於宋皆以大臣為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繁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備宣徽位尊而事簡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勳舊大臣之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愈覺贅疣故遂罷廢云

故事宣徽院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事以先後入叙位熙寧四年詔位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下著為令九年詔今後遇以職事侍殿或

宋史

卷之六

二

中書樞密院合班問聖體及非次慶賀並特叙二府班官制行罷宣徽院以職事分隸省寺而使號猶存初王拱辰治平中知宣徽院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明年檢校太傅改宣徽北院使尋遷南院立班序位視整樞元豐六年拱辰除安武軍節度使再任自此遂罷使名不復除獨太子少師張方平許依舊領南院使致仕哲宗即位始遷太子太保而罷使名元祐三年復置南北院使儀品恩數如舊制在京人從視禁樞六年以馮京為南院使而張方平亦復使名中書舍人韓川言祖宗設此官禮均二府以待勳舊未

嘗帶以致仕且宣徽武官也官保文官也不宜混升不聽方平亦固辭不拜七年馮京亦以使致仕紹聖三年議者言官名雖復而無所治之事乃罷之

沂公筆錄 宣徽使舊亞樞密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上咸平中周瑩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下先帝從之遂為常制自瑩始也

甲申雜記 張文定前參知政事後為宣徽北院使神宗嘗使張承旨誠一密問宋龍圖敏求不知前兩府有賜方園笏頭帶倒否宋公報曰非前宰相無賜例及文定改南院使知南京辭日始被賜為異恩也後

宋史

卷之六

三

王宣徽知西京引例以為言遂亦被賜王宣徽實王相禹玉座主陰有力焉

登聞檢鼓院

按登聞檢院在左承天門外初仍唐制為知樞使雍熙元年改置為檢後改曰登聞院又移置鼓司於丹鳳門外南街北廊以達下情至道三年命太子中舍王濟勾當鼓司用朝臣勾當自此始真宗景德四年詔改鼓司為登聞鼓院登聞院為登聞檢院命樞密直學士張詠判院判院之名始此仍差內臣監門不得開預公事諫諍大夫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

失公私利害軍期機密陳乞恩實理雪冤濫及奇方異術皆受以通達凡進狀者並先詣鼓院若為所抑則詣檢院

能改齋漫錄 按資治通鑑魏世祖懸登聞鼓以達冤

人乃知登聞鼓其來甚久第院之始或起於本朝也

雲谷雜錄 文昂雜錄登聞鼓院未知起於何代因讀

唐會要顯慶五年有抱屋人賣鼓於朝堂訴遂令東

西都各置登聞鼓自此始予按世說元帝時張闔私

作都門晏開曉開群小患之詣州府訴不得理槌鼓

公車上奏其表又晉范堅傳邵廣二子槌登聞鼓乞

恩又後魏刑罰志世祖開左懸登聞鼓人窮冤則槌

登聞鼓又隋刑法志高祖詔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

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仍不理乃詣關中訴有所謂

振聽槌登聞鼓是則登聞鼓其來已久非始於唐也

呂不韋春秋竟置欲諫之鼓繫于禹治天下門懸鐘

鼓鐸磬而置鞀為銘於箕簋曰教寡人以獄詞者揮

鞀二事當為登聞鼓之始

文獻通考 古者朝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所以通治

道而來諫者也本朝曰鼓司以內臣掌之鼓在宣德

門南街北廊景德四年詔改為登聞鼓院掌詣上封

而進之以達萬人之情諫司諫正言凡文武臣僚闕門無例通進文字並先經登聞鼓院進狀未經鼓院者檢院不得收接

隆平集 景德中改登聞院曰登聞檢院鼓司曰登聞

鼓院自此匪亟遂廢天聖間復於檢院為檢院凡言

大事以朝政得失或訴冤未辨者悉令檢院以進即

言涉奇邪無得通聞置理檢院使之

伊川文集 伊川差判登聞鼓院上言入談道德出領

訴訟非用人體再辭不受

慶史 鄭穀大嘗說藝祖朝聲鼓司求亡豬者上手詔

忠獻趙公曰今日有人聲鼓司求聞朕寬亡豬朕又

何嘗見他豬耶然與卿共喜者知天下無冤民

山堂肆考 淳化中京畿民牟暉聲登聞鼓訴家奴朱

玃豬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謂宰相曰似此細事

亦訴於朕大可笑然推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

矣

堯山堂偶雋 李丞相綱罷京師士民伏闕槌鼓乞復

用綱欽宗遣內侍宣諭衆尚未退暨召綱入仍令綱

面諭遣之乃退汪藻有啟賀曰士訟公冤號舉首而

集閣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蓋用故事以配

令事汪書舉以朝人作四六要當如此

### 待漏院

按待漏院在左掖門南百官早朝聚集位次之所也朝野類要內宮之前待漏院所以候宮闈門及閤子呼報排班則穿執而入也又名待班閤子

可談早朝辨色始入前此集禁門外自宰執以下皆用白紙糊燭籠一枝長柄揭之馬前書官位於其上欲議馬所在也朝時自四鼓舊城諸門放關放下都下人謂四更時朝馬動朝士至者以燭籠相圍繞聚首謂之火城宰執最後至至則火城滅燭大臣侍從

宋史

卷之六

宋

官及親王駙馬皆有位次在皇城外仗舍謂之待漏院不與庶官同處火城每位有翰林司官給酒果以供朝臣酒絕佳果實皆不可咀嚙欲其久存先公與蔡元度嘗以冬月至待漏院翰林卒前白有羊肉酒探腰間布囊取一紙角視之內鬻也問其故云恐寒凍難解故懷之自是止令供清酒因傳知諸同官云談錄徐左省鉉職居近列每親待漏院前燈火人物責肝夾粉粥來往喧雜即皺眉惡之曰真同塞下耳天祿識餘王元之待漏院記相君至止煌煌火城按李肇國史補正旦曉漏院已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

樞燭擁馬謂之火城

### 瞻親院

按文獻通考仁宗景祐中詔度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合宗室十位聚居賜名瞻親院於祖宗後選一人為宗正以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皆令掌之奏事母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

初諸王邸散居京師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時會見仁宗立瞻親院以壽春郡王允讓知大宗正事總領輯睦甚有恩意務以身先之教養子孫崇向義學不率則正其罪故更相責勵莫不勸服故事內朝謁宗婦不預因曰記姻皇屬而不得一望禁閑非所以顯禁之也奏通其籍

宋史

卷之六

七

### 官話院

按秘笈新書國初於右掖門置院四司詰身案並集於此以備中書除改本司郎官各主其事淳化五年始專置官司於省內凡官話各以本司詰身印印之文臣用吏部武臣用兵部王公命婦用司封加勳用司勳掌文武官持校詰身及封贈官話院提舉一人以知制誥充判院一人以帶職京朝官充元豐五年行官制文武詰身屬吏部舊官話屬兵部封贈及命婦詰身屬司封加勳

并得校誥屬司勳官誥院四部誥身案及史人隨事撰本部七年并司封司勳誥身案入吏部預書庫收掌崇寧四年吏部專置造官誥局五年罷令尚書右選主管大觀元年復置尋改為官誥院仍隸左右司三年復屬歸吏部政和三年六月詔依舊置官誥院差官二員主管少府監鑄印記吏部製造誥身案記為文中典以衆因仍不改

驛駿軒雜述 唐宋拜官即給告身大約如今之誥勅大小皆然蓋先核其可否而後用之既用之即授以階爵而訓戒之誠重之也

宋東京考

卷之六

人

審刑院

按文獻通考淳化二年八月己卯始置審刑院於右掖門以樞密直學士李昌齡知院事並置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先由審刑院印訖付大理寺判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詳議中覆裁決訖付中書當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開始命論決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按視開封府司錄司左右軍巡及四推司繫囚因督促之有寬滯者以聞

燕翼詒謀錄 大理寺奏案刑部審覆奏而行之太宗應刑部大理寺史韓文巧誠特置審刑院於禁中以

李昌齡為之中覆下丞相必又以開始論決淳化二年詔行之謹重人命如此自官制改并歸刑部不復有中覆矣

野客叢談 筆談云景祐中審刑院斷獄有使臣何次公具獄主判官方進呈上怒曰此人名次公何義主判官不能對是時龐莊敏公為殿中丞審刑院詳議官從長官上殿乃越次對曰臣嘗讀前漢書黃霸字次公蓋以霸次王也此人名慕黃霸之為人上領之僕謂龐謏既迂其說無義不若曰臣讀漢書蓋寬饒字次公魏丞相所謂次公曜而狂者是也寬饒為人

宋東京考

卷之六

九

公廉鯁直無所迴避此人必慕寬饒之為人此說為得凡前漢書所載四次公又有張次公桓次公者奚獨霸哉莊敏想倉卒間偶記得黃霸字次公故以為對耳僕考漢人字次公之意為其兄弟間居其次者如云仲卿次君耳龍謂霸次王鑿矣

御史臺

按御史臺在右掖門東澄清街北臺門北向取陰殺之義云

石林燕語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自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為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尚書省便

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非而取肅殺之義未知孰是然今臺門上獨設鵠吻亦非他官局所有也

唐三院御史謂侍御史與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也侍御史所居曰夢院殿中曰殿院監察曰察院此三公字之號非官稱也侍御史自稱端公知雜事則稱雜端而殿中監察稱曰侍御史近世殿院察院乃以名其官蓋失之矣而侍御史復不稱臺院止曰侍御端公雜端但私以相號而不見於通稱各從其所沿襲而已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

歸田錄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勝臺中今後御史有所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

文昌雜錄 通典詔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入武冠絳鞬執青儀囊題云宜官告以受辭訟一人緇衣執鞭仗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至階一人執青儀囊不唱國朝故事御史中丞准官呵引至朝堂門西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嚮之比也

燕翼詒謀錄

仁宗重臺諫之遼景祐元年四月癸丑

詔御史臺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又詔舉三丞以上皆歷知縣入除御史裏行二年除御史又二年除三司開封判官自清要而歷繁劇選任既重一時號稱得人

按宋初雖因唐制然以大夫為無官不治臺事以中丞為臺長以郎中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以貳中丞以太常博士以上為三院未至者則為御史裏行監察故事內察尚書六曹外巡按郡縣久之浸廢至真宗增置言事御史神宗始歸大夫職以侍御史治雜事罷御史裏行而復六察官按唐百官志監察御史其一察官人著焉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一

其二察戶口說賊役不均其三察農桑不勸農桑其四察奸猾盜賊不事生業其五察德行孝弟其六察宗族非親豪貧弱冤苦不能自申其七察分守既定乃相官府蓋御史臺建於宣化坊舊開大夫廳事踵鄴都制度闕門北鄉取陰殺之義乃命置大夫廳事開門東鄉舊宗即位以大夫廡員姑省營築闕門北鄉仍故不改

御史 御史臺印左戾史字倒原入用來少有中丞得免者

東都事略 建隆初劉溫叟拜御史中丞一日晚歸道由闕前太祖方御明德樓溫叟行至樓側下馬入奏

按故事非肆大青印不御樓今陛下無故而御之軍  
庶或聞則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敢却導從者不欲  
驚彼耳目也太祖選還給內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  
罰

廉吏傳 劉溫叟字永齡建隆間拜御史中丞憲府舊

例月賞公用茶中丞受錢一萬公用不足則以贓罰  
充溫叟惡其名不取太宗在晉邸知其清介遣吏遺  
錢五百千溫叟受之貯廳西舍中令府吏封署而去  
明年重午又送角黍統翁所遣吏即送錢者視而舍  
封識宛然還以白太宗太宗曰我錢尚不用况他人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一

平太宗侍晏後苑因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叟前事

太祖再三賞歎

高簡 國朝舊制御史員闕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  
雜選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開監察殿中兩  
員舉者未上內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  
姓名用之後皆以道德功業為賢宰相英宗可謂知  
人也哉

三朝聖政錄 許王為開封尹被中丞彈奏太宗正勅  
之王奏曰臣為天子兒今犯罪被中丞推鞠上曰朝  
廷之制孰敢違之朕有過臣下當亦糾擿汝為開封

府尹豈可不舉劾乎罰之

筆談 禁中惟三官得告宰相告於中書翰林學士告

於本院御史告於朝堂皆用朱衣吏謂之三告官

慶史 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劾輸金以佐公用  
謂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  
有所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鵝拜囊封象佇聽  
以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庖造膳誤有遺髮於其  
間者詞云是何穆若之容忽翹舉然之狀御史皆以  
才舉所議如此而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

予在開封南司會侍御史初入臺而亦令皆赴公泰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一

開封縣仍呈汴州杖其杖長三尺二寸五分上圭其

半潤一寸二分厚七分下殺而圓長一尺徑七分於

圓處火印汴州杖印四字大約與今之所謂小杖者

不相遠凡決人未嘗用常貯於庫御史中丞侍御史

初入臺即呈之按梁開平元年以汴州為開封府此

杖殆唐所製也

御史俸薄故臺中有聚廳向火分廳喫食之語熙寧

初程顥入臺為御史裏行則反之遂聚廳喫食分廳

向火

洛人李寶景真熙寧初入臺為御史久而未有所言

時鄧綰文約任南牀按宋時內御史最為御劾臺中  
謂李曰當亦有折言否李曰蓋特言耳然未知何  
等事鄧曰如果人皆可言也李乃曰願教言人不善  
耶其長厚如此

沂公筆錄 條參政持為御史中丞薦唐介與吳中復  
為御史或問曰聞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薦之何  
也孫答曰昔人恥為置身御史今我豈為識面臺官  
耶後二人皆以風力稱孫晚年執政者歎曰吾何功  
以輔政惟薦二臺官為無愧耳

東軒筆錄 御史臺有開史諫臺中四十餘年號咥時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四

每以所執之槌驗中丞之賢否賢則橫其槌否則直  
其槌凡為中丞者惟恐其槌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  
望甚峻一日視其槌直驚問曰爾槌忽直豈親我之  
失耶史曰昨見中丞召客諭庖人造食持槌者數四  
後教誡者數四大凡役人者當授以法而觀其成詩  
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之繁若此使中丞宰天  
下如此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自覺其槌之  
直也范大笑慚謝明日視之槌復橫矣  
魯公亮自嘉祐東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高而  
精力不衰故嘗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不可作

詩曰老馬池邊導不去飢鳥臺上禁無聲公聞之即  
求去按宋時以丞相為老馬喻休學  
士為大馬紫微舍人為小馬

諫院題名記

按仁宗明道元年七月辛卯陳執中為諫官奏請置院  
乃以門下省為諫院而別創門下省於右掖門之西蓋  
朝臣皆有入局之所獨諫院無之故也宋承五代之弊  
官失其守官職差遷變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  
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方為諫官亦有  
領他職而不與諫諍其由他官領者帶知諫院以兩省  
官充掌供奉諫諍凡朝廷闕失大則廷議小則上封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五

涑水記聞 慶曆初歐陽修余靖王素俱除諫官蔡襄  
以詩賀之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  
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良得路難好竭謀猷禪帝右  
直須風采動朝端世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  
看三人以其詩薦於上尋亦除諫官  
宋釋額鈔 仁宗慶曆初急於用賢當時有聲望者王  
兵部素歐陽校理修余校理靖魚工部周詢並除諫  
官朝野相慶時惟魚望不及三人蔡襄時為校勘以  
詩賀之曰御筆親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魚聞  
之乃曰予不與士論何顏復當諫列遂乞辭職朝廷



從之乃遷臺御史即除蔡知諫院號稱得人魚在臺亦稱職

墨客揮犀 包拯自御史直諫院危言正議傾動朝野仁廟常溫顏優納近侍以為難上曰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蓋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大聖之度慈厚若此

名臣言行錄 包孝肅公拯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劾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鑑

慶曆中增諫員取敢言士歐陽文忠公首被選以本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一

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

韓魏公家傳 公為諫官三年所存諫稿欲缺而焚之致古人慎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集七十餘章為三卷曰諫垣存稿自序於首大略曰諫止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

職官分紀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禄言今修起居注直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紐而不與非明職分勘官守之意詔令綴小兩省班

長編 天禧二年右正言魯宗道多所論列上頗厭其數宗道因對自訟於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守臣職

也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餐之辱乎臣切愧之謹願罷去上慰諭良久他日念之因題殿壁曰魯直

宋奇蹟筆 嘉祐元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詰中書略為宰相韓公言其古韓公攝饗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開洙問諫院與司馬舍人甚熟洙答以頃年曾同為直講又問近日曾聞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資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七

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劉器之梁況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罷黜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省合為一府居同門止同幕與故事異

任伯雨傳 任伯雨字德翁性剛毅持論動直為諫官僅半載所上一百八疏皆係天下治體號曰趙章藏書 劉安世為諫官累廷諍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俟怒稍解後前抗辭旁侍者遠觀皆蓄編牒汗目之

曰發上虎

田錫天資骨鯁遵諫議大夫上經史中治體之要三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每見錫色必莊嚴嘗曰是朕之汲黯也

可知 徽宗居端邸時藝文之暇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即位紹興承奉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院聞之力諫上悅即日詔內璽畫縱之勿使留惟一白鵲畜久而馴不肯去上以鹿尾逐之迄不離左右乃刻公望姓名於麈尾以識其諫

湧幢小品 勒石始於李斯題名始於漢文翁禮殿三

宋東京考

卷之六

十八

碑止題姓字唐建中二年京兆府有同官記碑則署爵里官方而司馬溫公諫院記則用文矣

朝集院

按朝集院在朱雀門外咸平四年四月創建以待士大夫之聽除授者

燕翼詒謀錄 真宗咸平四年四月癸丑詔以朝官注

擬於堂貧者留滯逆旅無以為資乃置朝集院於朱雀門外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闕並館於院中官給公券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司至廟堂省卻餘曹官廳而已雖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

陟朝官以上造朝則先匿於觀威故舊之求侯所幹置悉備方敢報問門被見蓋問門即日關報朝集院開封有人馬即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情如兄弟或商確文字或彼此詢問風土或因而結交互相推薦其況味與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京祐二年十月辛亥詔置以士大夫之束者日多故也

湧幢小品 漢時郡國守相置邸郎長安所有進奏院宋有朝集院國朝無之惟私立會館然止供鄉紳之用其遷除應朝者皆不堪居也

宋東京考卷之七

嘉興石匏周 城綠

官治

太常寺

按退朝錄太常寺舊在興國坊今三班院是也景祐初燕侍郎肅判寺廳事畫寒林屏風時稱絕筆其後為判寺好事者竊取之嘉祐八年徙寺於福善坊其地本開封府納稅所英宗在藩邸判宗正寺建為廨舍既成而已立為皇子遂為太常所請焉

宋東京考

卷之七

中置博士二員後加至四員今若置判寺一員同判

寺二員則合唐之卿數矣天聖元年改同判院為同知院即博士也

文獻通考 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

續會要云皆以

兩制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大中祥符中符瑞繁

縟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知制誥為知院天禧末

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兼

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近有至六七

人者元豐正名始專其職馬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

遠陵寢之事少卿為之貳丞參領之元祐初除呂純

禮為太常少卿御史論門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

皇祐中宋祁乞增置一員勾檢在寺文書及掌出納

遂除胡瑗後省不置元豐正名初除王子奇建炎三

年省紹興十年復置

闕幾雜誌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閒慢

差遣俄除太常禮院因巡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

閒慢差遣耶

聖朝職略 治平中修禮書成百卷名曰太常因革禮

初歐陽修同判太常寺奏禮院文字散失請差官編

修至是書成

宋東京考

卷之七

九朝通略 崇寧中朱芾為太常博士奏詔以黃庭堅

小楷書作千字文以獻

苑洛志樂 建隆初用王朴樂太祖謂其聲高近於哀

思不合中和詔判太常寺和峴考兩京表尺令下一

律比舊樂始和暢

補筆談 宋景文子京判太常日歐陽文忠公乃景純

同知禮院景純喜交遊多所過從到局或不下馬而

去一日退朝與子京相遇于京謂之曰久不肩至言

但聞走馬過門李即鄂獻臣立談間改杜子美贈

楊次公家皆一時名流雅謔予皆曾借觀筆跡可愛

學士院

附翰林院

按學士院在樞密宣徽院之北表其深嚴密故謂之北扉又云北扉者謂其在浴室名殿之南便於應召也至和三年詔學士院從官兩員掌管勾編錄國朝以來所撰制詔文字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

石坡燕語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

以詞臣持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垆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於翰林

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後劉稹之元萬頃之徒時宜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相直因勝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退朝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學士院正廳曰玉堂蓋道家之名唐李肇翰林志末言居翰苑者皆為凌玉清適紫霄止於公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為學士院之稱而不為勝太宗時蘇易簡為學士上嘗語曰玉堂之設但虛傳其語未有正名乃以紅羅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宇賜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即扁額置堂上每學士上事始得一開視最為翰林盛事紹聖間蔡魯公為承旨始奏乞摹就杭州刻榜揭之以避英廟諱去下二字止曰玉堂云

祖宗用人多以兩省為要而翰林學士尤號清切由是登二府者十常六七杜正獻公以清節名天下然一生多歷外職五為使者編典諸名藩在內惟為三司戶部副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遂至為樞密副使范文正公自諫官被謫召還以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遷知開封府後謫晚乃自慶州亦入為樞密副使二公皆未常歷兩省而文正之文學不更文字之職世尤以為歎也

俗稱翰林學士院為坡蓋唐德宗時學士召對浴堂書移院於金鑾坡故亦稱鑾坡唐制學士寓直無常

宋東京考

卷之七

五

處寓在大內則置院於明福門寓在興慶宮則置院於金明門不專在翰林院也然明福金明不以為稱不常居之爾

國朝經筵講讀官舊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請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中公王荆公為翰林學士吳中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韓持國刁景純胡完夫為判院是中公等言蘇子容龔鼎臣周孟陽及禮官王汾劉放緯忠彥以為講讀官曰侍養侍天

子非師道也且講讀官一等侍讀仍班侍講上今侍講坐而侍讀立不應為二中公等議遂格今講讀官初入皆坐賜茶惟當講時起就案立講畢復就坐賜湯而退侍讀亦如之蓋乾興之制也

夢溪筆談 唐翰林院在禁中乃人主燕居之所至堂承明金鑾殿皆在其間應供奉之人自學士已下工技群官司隸籍其間者皆稱翰林如今之翰林醫官翰林待詔之類是也惟翰林茶酒司止稱翰林司蓋相承國文唐制自宰相而下初命皆無宣召之禮惟學士宣召者蓋學士院在禁中非內臣宣召無因得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六

入故院門別設掖門亦以其通禁庭也又學士院北扉者謂其在浴堂之前便於應召今學士初拜自東華門入至左承天門下馬待詔院吏自左承天門雙引至開門此亦用唐故事也唐宣召學士自東門入者彼時學士院在西掖故自翰林院東門起召非若今之東華門也至如挽鈴故事亦緣其在禁中雖學士院吏亦止於玉堂門外則其嚴密可知如今學士院在外與諸司無異亦設鈴索皆文具故事而已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惟內外制不給楊大年久為學士

家貧請外表詞千餘言其間兩聯曰鹿豕甘泉之從  
臣終作若敖之餓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飢欲死  
京師百官上日惟翰林學士勅設用樂他雜宰相亦  
無此禮優伶並開封府點集陳和叔除學士時和叔  
知開封府遂不用女優學士院勅設不用女優自和  
叔始

### 金坡遺事

學士院有雙鵲常栖於玉堂後海棠樹上  
每學士會食必徘徊翔集或鳴聲必有大詔令或宣  
召之事因謂之靈鵲公詩云都聞靈鵲心應喜

玉堂之設密通紫閣每夜漏既下宮鐘並入有大號

### 宋東坡考

#### 卷之七

#### 七

令大除拜邊境急奏惟天子與學士知之雖戴鵲之  
士充滿千廬典司翰墨一人而已居是職者豈不貴  
重乎哉

### 文獻通考

學士掌內廷書詔指揮邊事院達機謀天  
子機事密命在焉不當預外司公事蓋防機密間或  
漏省中語故學士院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藝祖  
以來籍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開寶  
二年以李昉盧多遜並直學士院直院之名始此六  
年以知制誥張洎權直翰林院權直之名始此翰林  
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

俱闕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宋率以從官兼直院  
若左右史少監之類止稱權直天聖元年詔學士遇  
隻日至晚出宿蓋故事以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也  
按院機密之謂也  
士撰麻皆如此

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召入院上日勅  
設會從官侑以樂元豐中始命佩魚執政議事則繫  
鞋蓋與侍從異禮也

按唐翰林學士只取六學之人隨其官之崇早入院  
者皆為學士廷觀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學士  
本嘗有一定之品級也故其尊貴親遇者號稱內相

### 宋東坡考

#### 卷之七

#### 八

可以朝夕召對參議政事或一遷而為宰相其派遠  
新進者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或  
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五  
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  
直於是真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貴可以比肩臺長  
舉武政路矣

避暑錄話 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其南廡與樞密  
後廊中分門乃西向玉堂本以待乘輿行幸非學士  
所得常居惟禮上之日得略坐其東受院吏參謁而  
已其後為主廊北出直集英殿所謂北門也學士僅

有直舍分於門之兩旁每鎖院受詔乃與中使坐主  
廊余為學士時始請開兩直舍各分其一間與北門  
通為三以照壁限其中屏間命侍詔絕詢畫花竹於  
上與玉堂郭熙春江晚景屏相配當時以為美談後  
關王丞相將明為承旨太上皇眷愛頗厚乃旁取西  
省右正言廳以廣之中為殿曰右文則非復余前日  
所見矣

翰林續志 唐學士院深嚴非本院人不可遽入雖中  
使宣事及有文書必先動鈴索立於門外候小判官  
出授授訖轉授院吏院吏授學士自五代以來其制  
久廢易簡因召對上言上可其奏自是學士院復置  
鈴索焉

太宗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玉堂東西壁延袤數丈  
悉畫水以布之風濤浩渺擬瀛洲之象也修葺時鐘  
悉圖廊廡奇花異木羅植軒砌每外宣已寂內務不  
至風傳禁漏月色滿庭真人世之仙境也新學士入  
院上事宜徽告報勅設儀鸞宿陳膳幕大官脩珍饌  
設上尊酒若悉至赴是設者止臥閣舍人餘不得預  
坐居是職者苟能節用以安貧杜門以省事探真如  
之旨養浩然之氣來者瞻望其出處侍者優假其類

色道遙卒歲非神仙而何  
宋公白賈公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禁禁又云鼈宮  
鼈島焉

元城語錄 玉堂兩字人多不解太宗嘗飛白書玉堂  
之署賜蘇易簡此四字出漢書李尋傳玉堂殿名待  
詔者直署在其側李尋待詔黃門故云久汗玉堂之  
署至英廟時撤去元豐中有學士上言乞摘上兩字  
復榜院門以為臣下光寵詔可是以殿名名其院也  
不避甚矣

會要 淳化二年十月承旨蘇易簡獻翰林志二卷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

太宗嘉之賜御詩二章又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  
賜謂宰相曰卿可召至中書授之令榜於廳額永為  
翰林美事易簡請以二詩刻石帝為書真草行三體  
命待詔刻石以賜十二月易簡於本院會學士等觀  
飛白及三體書上聞之賜上尊酒大官設饌各賦七  
言詩宰相參政亦各賦詩易簡悉以進呈翼日帝曰  
朕誦讀數四可知儒墨之盛學士之貴也

繼古叢編 昔人論玉堂乃前漢殿名迨後翰苑則名  
玉堂之署嗣又因避諱直曰玉堂是以殿名榜直廡  
矣余考玉堂之名不止漢殿也楚蘭臺之宮亦有玉

堂按宋玉賦詞中庭北上玉堂東漢文翁講授之室亦名玉堂

天上神仙辭記之地亦名玉堂名山仙人所居之地

亦有玉堂至唐人梅花詩有云白玉堂前一樹梅今

朝忽見數枝開又如古樂府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

堂則又皆非翰苑之玉堂矣然則玉堂之名不始於

漢不專於殿云

七修類稿 三輔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殿各永傳損

柳椒房玉堂之盛麗註玉堂嬖幸之舍李尋傳久汗

玉堂之署註玉堂殿在未央官是知實嬖幸之虛故

宋太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蓋待詔者有直虛於

宋東京考 卷之七

殿側故曰署元豐中學士請摘上二字以名翰林故

翰林亦名玉堂繼古叢編謾言翰林亦名玉堂之署

無着落矣又口後避諱直曰玉堂尤非也

泚水燕築 玉堂上東閣永吉居之西閣第二廳居之

玉堂後東西各二閣第三廳而下分處之玉堂後東

北一室二閣大中祥符中王相居之入參大政宰相

廨又自此閣拜命其後入者多永居之此室常不空

前簷有大槐樹意以為祥

說格 宋學士院第三廳閣子當前有一巨槐素號標

焉舊傳居此閣者多至入相學士爭視廳至有抵撤

前人行李而強據之者

說史萬言 太祖謂宰相曰翰林深藏之地當使宿儒

處之范質等奏曰實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

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當論以朕意勉令就職即

日復入翰林太祖嘗召儀草制至官門見太祖魁岸

跣足而坐儀却立不肯進太祖遽索冠帶然後召見

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

體太祖微容謝之

國老談苑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

獨直上行與語引入寢殿因指所仰青絲帳紫綾褥

宋東京考 卷之七

謂多遜曰爾在外意朕豐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陳彭年在翰林燕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日時謂其

署衙為一條冰

續通鑑長編 開寶二年太祖命李昉盧多遜分直學

士昉昉前在翰林堂吏因事至者每拜堂下事已即

遣未嘗與坐至是拜堂上更展叙中外無復曩日之

禮昉愕然詢同列則云數年矣

談錄 盧相多遜在朝行時將歷代帝王年曆功臣事

述天下州郡圖誌理體事務沿革典故括成絕詩一

百二十章以備應對由是太祖太宗每有所顧問無



不知者以至踐清途登釣席皆此力耳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儒學之士初未甚進用及卜郊肆類備法駕乘大輅翰林學士盧多遜攝太僕卿升輅執綏且備顧問上因數儀物之盛詢政理之要多遜占對詳敏動皆稱旨他日上謂左右也作宰相須用儒者盧後果大用蓋兆於此

談苑 陶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俾其黨因奏對言穀宣力實多微窺上旨太祖曰頗聞穀草制皆檢前人舊本改換詞語所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聞之乃作詩書於玉堂之辟曰官職須由生處有才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三

能不管用時無堪笑翰林陶學士年年依樣畫葫蘆太祖以其怨望決意不用

舊制學士朱衣吏一人引馬所服常用金而無魚至入兩府則朱衣二人引馬謂之雙引金帶懸魚謂之重金世傳館閣望為學士者賦詩云服前何日赤腰下幾時黃及為學士又作詩云服亦何時兩腰黃幾日重

翰苑群書

故事學士在內中院吏朱衣雙引太祖朝李昉為學士太宗在南衙朱衣一人前引昉因去其一往時學士入朝于不著姓但云學士某盛度丁謂

並為學士違著姓以別之後皆著姓

歸田錄 陶穀為學士嘗晚召對太祖褻服御便殿穀至望見將前而後却者數四左右催宣甚急穀終傍徨不進太祖笑曰此措大索事分顧左右取袍帶來上束帶竟殺乃趨入往時學士衛唐故事見宰相不具靴笏繫鞋坐玉堂上遣院吏計會堂頭直省官學士將至宰相出迎近時學士始具靴笏至中書與常參官雜坐於客位有移時不得見者學士日益自早丞相禮亦漸薄蓋習見已久恬然不復為怪也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四

嘉祐八年上元夜賜中書樞密院御宴於相國寺羅漢院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雖兩府見任使相皆不得與是歲昭文韓公集賢魯公樞密張太尉皆在假不赴惟余與面廳趙侍郎樞密副樞朝諫議宿吳諫議奎四人在席酒半相顧四人者皆同時翰林學士相繼登二府前此未有也因相與道玉堂舊事為笑樂遠皆引滿酌飲亦一時之盛也

青箱雜記

前世有翰林學士本朝咸平中復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楊徽之夏侯曄呂文仲為之又置翰林

侍講學士以邢昂為之侍讀侍講學士自此始

職官分紀 學士院玉堂太宗嘗親幸至今惟學士上

日許正坐他日皆不敢坐故事堂中設視草堂每草

制則具未遑據堂而坐按翰林志唐至德後天子召

御宸翰報學士於禁中草書知書

沂公筆錄 太宗嘗晚坐崇政殿召學士竇儼對上時

燕服儼至屏樹間見之不進中使促不應上訝其久

不出笑曰儼儒以我燕服爾遽命袍帶儼遽趨出祥

符中子初為學士一日真宗承明再坐召對按承明

之南無乘改後聽朝至北第亦方燕服對面至院

宋東坡考 卷之七

忽中使傳宣撫諭曰適忘袍帶卿無怪否予惶愧降

階特謝中使復稱有旨曰上以是為愧勿俾稱謝及

具奏求他日亦不可面叙二聖優禮侍不亦至乎

按宋故事引今人以下即燕

亮山堂外紀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

歡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

心上悅以所御金器盡席賜之又嘗夜幸院中易簡

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乃自窓格引燭入照之

格上有火燃跡後不復易以為玉堂一盛事

亮山堂偶傳 學士院壁間有題云李陽生指李樹為

姓生而知之久無對者楊大年為學士乃對云馬援

死以馬革裹屍元而後已

楊文公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鄙壤文歡草既入

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鼠壤糞壤大年遂改為隣境

明旦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改為不稱職當罷

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億不通商量真有氣

性

廬陵集注 太宗時賈黃中宋白李至呂蒙正蘇易簡

同時拜學士承旨扈蒙贈詩曰五鳳齊飛入翰林其

後呂為相賈李蘇參政宋為尚書

宋東京考 卷之七

補筆談 熙寧三年召對翰林學士承旨王禹玉於內

東門小殿夜深賜銀臺燭雙引歸院

麟臺故事 淳化七年九月詔翰林學士承旨李昉翰

林學士鹿蒙等閱前代文集撮其精要以類分之為

文苑英華續命學士蘇易簡等共成之凡一千卷

道山清話 大參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凡有

顧問無不知者其在北門因便殿賜坐對甚從容上

問墨允墨智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

書曰春秋少陽節令秘閣取此書既至彭年令於第

幾板尋檢果得之上喜自是注意未輟執政

暖妹由華 學士蘇平仲經筵日講書不行跪禮太祖  
欲罪之對曰臣執古聖人書對今聖人講故不跪  
錢氏私誌 王岐公珪在翰林時中秋有月仁宗問當

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名對因命於小殿對設二位  
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童小樂引步聲至  
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禮上云天下無  
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文若正要  
席則外廷賜學正欲略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請不  
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又出御製  
詩示公公歎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扶持不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七

今下拜榻下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  
帶或團扇手帕求詩內侍舉牙牀以金鑲水晶硯珊  
瑚華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略不  
停輟都不謂前人所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  
美觀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云  
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選各取頭上珠花一朶簪  
公幞頭解不盡者置公袖中宮人旋取針縫縫聯袖  
口晏罷月將西沉上命撤金蓮炬令內侍扶掖歸院  
翼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列玉堂不  
解帶便上牀取幞頭於面前抱兩公服袖坐睡恐失

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明年中秋公已參政禁確  
為學士上講故事命宮嬪求詩蔡絛才思短流酒再  
行而止左右不悅曰這個學士上何須鍾愛

盛第美談 量文元公迴在翰林以文章德行為仁宗  
所優異帝以君子長者稱之天禧初因草詔得對命  
生賜茶既退已昏夕真宗頗左右取燭與學士中使  
就御前取燭執以前導出內門傳付從史後由晏宣  
春殿出牡丹百餘盤千葉者十餘朵所賜止視王宰  
臣真宗額文元及文僊各賜一朶又嘗侍宴賜禁中  
名花故事惟親王宰臣即中使為揀花餘皆自戴上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八

忽顧公令內侍為戴花觀者榮之  
參齊隨筆 翰苑故事今廢棄無餘惟學士入朝猶有  
朱衣院吏雙引至朝堂而止及景靈宮行香則引至  
立班處公文至三省不用中狀但尺紙直書其事末  
云右謹具諸報尚書省候候裁旨後題年月日押字  
謂之諸報此兩事僅存  
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翰林罷  
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以後乃始為  
龍圖紹聖以來愈不及矣修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  
其次及辭不為者乃為待制趙康靖馮文簡曾魯公

司馬溫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闕則次補或為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為樞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襄擢者僅得侍制王時亨是也餘以善去者集賢修撰而止耳

揮塵前錄 蒲宗孟在翰林因入對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低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為令故東坡謝入翰林表曰玉堂賜策仰淳化之弘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

隨手雜錄 子瞻為學士一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

宋東京考

卷之七

十九

時子瞻半酣運命汲水以漱已而入對授以除目呂公著司宣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承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對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對曰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學士曰何以遷至此曰遭過陛下口不問老身事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問官家事曰無庸大臣為諉耶曰亦不問大臣事子瞻驚曰臣無狀不改對有平請曰久待要學士知之此是皇帝之意先帝嘗飲食而傳著看文字則內人心必以此為戲文字也先帝每稱曰奇才奇才

但未及進用學士而上仙耳子瞻失聲啜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學士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子瞻親語余如此

後山詩話 熙寧初荆公王安石東政范蜀公鎮議事不合自翰林學士致仕元祐初起公曰而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或憚勤公固辭不至其素衣云六十三而致仕益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豈云知禮時文潞公年八十餘一召而來覽之笑曰景仁也不看脚下

宋東京考

卷之七

二十

禁林燕會詩序 學士今日之盛事不七新學士謝恩日賜紫衣金帶寶鞍名馬一匹十月朔改賜新樣錦袍二也特宣草麻利物三也改賜內庫法酒四也月俸並給見錢五也特給說事官隨從六也勅設供帳之盛七也凡此七事並特出異恩有以見聖君待文臣之優異也

宋東京考卷之七

宋東京考卷之八

官治

嘉興石堯周 城編

翰林院

朝野雜記 國朝自建隆至熙寧在翰苑者一百八人而入端樞者二十一人太祖九人一相太宗二十三人四相真宗十五人四相仁宗五十二人九相神宗十人三相學士久次者是文元迺十六年王文恭珪十三年王文忠堯臣十二年宋文安白章文獻得象趙清獻并楊內翰修皆十一年同尚書殺丁文簡度

宋東京考

卷之八

十一

皆十年扈尚書蒙蘇參政易簡賈參政黃中李昌武宗諤孫文懿作胡文恭宿皆九年徐常侍鉉楊文公億皆八年歐陽常侍迺宋宜獻緩歐陽公修皆七年梁給事周鼎宰相組晏元獻殊馮章靖元皆六年熙寧後學士一二年即遷久次者三四年而已錢文僖公記父子入院一家李文正昌武兄弟入院三家二寶可象望之二李文靖相州二錢希白師聖以為極盛矣其後父子入院者又有四家錢希白子飛梁仲素莊肅蘇儀甫子容洪忠宣景伯景嚴景獻兄弟入院者又有九家二陳文惠康肅二宋元景景

文二吳正肅正憲二韓康國特國二蘇文忠文定二曾文肅文昭二宇文仲理仲通三洪文惠文安景獻然洪氏父子兄弟入翰苑者四人古今未有也

退朝錄

學士三人李文正劉中山子儀

翰林皆侍從昭昭成也宋景文范景仁四入李卿

鄧五人而一不拜

麟苑雜誌

劉子儀侍郎三人翰林意兒入兩府頗不

憚賦詩云矯矯三竊成何味上盡龍頭跡轉孤發疾

不出朝士問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八中立

在坐云只消一服清涼散謂兩府始得用青涼繼

宋東京考

卷之八

十一

也

玉壺清話

李翰及第於和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

士會擬作相翰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

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詩於欄云座主登庸歸

鳳閣門生批詔立龍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面齋

潤筆不入笑其疎縱

續會要 政和三年強淵明請以前後所被旨及案例

修為本院勅令格式五年御書揭文堂榜賜學士院

墨莊漫錄 崇寧三年邦基伯父文簡公竄老自翰苑

拜右丞而伯父倪老後除內相宣和八年宇文粹中

自翰苑拜右丞而其季塵中除內相皆兄弟相代於北扉亦盛事也

四六談塵 熙寧初韓子華發拜相其弟特國維在翰苑神宗前期諭令草制注意厚矣特國辭兄弟之嫌得請元符末魯子宣爰立其弟子開直北門特命草庶示眷寵也

震澤長語 宋時兩制皆文學名天下者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召試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有盛名者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以其曾試於外也

宋史

卷之八

三

玉堂漫筆 宋制以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謂之內制以他職帶知制誥謂之外制

天祿識餘 宋學士王珪召對崇珠殿設紫花墩命坐

崇文院

即三館

按青箱雜記梁祖都汴庶事草創正明中始於今右長慶門東北設屋數十間為三館蓋昭文集賢史館也本極湫隘繞蔽風雨周廡按兩漢博聞室衛徽道環於其側衛士騎卒朝夕喧雜每受詔撰述輒移他所成之太宗太平興國初車駕臨幸顧謂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以著天下圖書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規度左昇龍

門東北舊車輅院地別建三館命內臣督其役晨夕蒸作不日而成輪奐壯麗甲於內庭尋下詔賜名崇文院而序啟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實之院之東廊為昭文館書庫南廊為集賢院書庫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為史館書庫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奉冊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文獻通考 建隆初三館有書萬二千餘卷乾德元年平列南盡收其圖書以實三館三年平蜀遣右拾遺孫逢古往收其國籍凡得書萬三千卷四年下詔購募亡書三體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皆詣闕獻

宋史

卷之八

四

書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詔分置書庫等並賜以料名閏八月詔史館凡史民有以書籍來獻當視其篇目館中所無者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史理堪任職官者具以名聞開寶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馬呂龜祥就金陵籍其圖書得二萬餘卷悉送史館於是群書漸備而浙錢俶歸朝又收其書籍太平興國元年詔中外購募自是四方書籍往往間出端拱元年詔分三館之書萬餘卷別為書庫曰曰秘閣淳化二年以史館所藏天文曆算陰陽術數兵法之書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圖書一百十四卷悉付

秘閣三年上製賢親書并蔡額勒石立於閣前

祖宗藏書之所曰三館秘閣在左丹龍門北是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錄總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館閣火移寓右掖門外謂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樓本補寫既多損壞更命繕還天聖三年成萬七千六百卷歸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館閣復而外院廢時已增募寫書史專事完緝景祐初命翰林學士張觀知制誥李淑宋郊編四庫書判館閣官覆視錄校二年前上經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萬二千三百六十六卷著賜官吏器幣就晏輔

宋東京考

卷之八

五

宋東京考

卷之八

六

萬卷其後平定列國先收圖籍亦嘗分遣使人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尚衆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並許上館閣圖書卷文絹一疋五百卷與文資官明年冬奏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賜安如景祐自是編寫不絕收獻書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總目除前志所載刪去重複訛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寧四年集賢院學士史館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廣收典籍所以備人君覽觀以化成天下今三館秘閣各有四部書外經史子集其書類多訛舛累加校正尚無善本蓋逐館幾四萬卷校讎之時務存速畢每帙止用元寫本一冊校正而已更無燕本照對卷數既多難得精密故藏書雖富未及前代後乞先以前漢書藝文志所載者廣求其本今在館供職官校正畢然後校後漢時諸書竊緣戰國以後及於兩漢皆是古書文義簡奧多有脫誤須得他本參定乞依昨來十七史例於京師及下諸路藏書之家借本牒寫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晉次及宋齊至唐則分為數等取其堪傳者則校正之庶幾

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雖不行然補寫校定訪求闕遺未嘗廢也七年命三館秘閣編校所看詳成都府進士郭友直及其子大亨所獻書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閣所無者五百三卷詔官大亨為特作監主簿自是中外以書來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豐二年改官制廢館職以崇文院為秘書省刊寫分貯集賢院史館昭文館秘閣經籍圖書以秘書郎主之編緝校定正其脫誤則校書郎正字主之歲於仲夏曝書則給酒食費諫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畢赴元祐中詔秘書省見校對黃本書籍可添一員以選人秦觀充黃本書郎嘉祐中寫印正本紹聖初罷不復置崇寧中詔兩浙成都府路有民間鏤板奇書令滑司取索上秘書省大觀二年詔大司成分委國子監太學辟雍等官校本監書籍候畢令禮部覆校四年秘書監何志同言漢著七略凡為書三萬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萬卷唐開元間八萬九千六百卷慶曆間帝命傷臣集四庫為籍名曰崇文總目凡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慶曆距今未遠也按籍而求之十幾六七號為全本者不過二萬餘卷而脫簡斷編亡散缺逸者浸多且及今有所搜求

視舊錄有未備者類其名數於天下選文學博雅之士求訪總目之外別有異書並借傳寫或官給剞劂其家傳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從其請政和七年校書郎孫觀言太宗建崇文院為藏書之所景祐中仁宗詔儒臣即秘書省所藏編次條目所得書以類分門賜名崇文總目神宗以崇文院為秘書省釐正官名獨四庫書尚循崇文舊目頃因臣僚建言訪求遺書今累年所得總目之外凡數百家幾萬餘卷乞依景德故事詔秘書省官以所訪遺書討論撰次增入總目合為一書乞別製美名以更崇文之號乃命觀及著作佐郎倪濟校書郎江崇劉若通撰次名曰秘書總目宣和初提舉秘書省官建言置補寫御前書籍所於秘書省稍易天下之書以資校對以侍從官十人為參詳官餘官為校勘官進士以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詔曰朕惟太宗皇帝宸寧區宇作新斯文屢下詔書訪求亡逸策府四部之藏庶幾乎古歷歲浸久有司玩習多致散缺私室所聞世或不傳可令郡縣諭旨訪求許士民以家藏書在所自陳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中提舉秘書省以聞聽旨進可備採錄當優與支賜或有



所秘未見之書有足觀采卽命以官議加崇授其書  
錄竟給還若率先奉行訪求最多州縣亦具名聞庶  
稱服表章闡釋之意又詔曰三館圖書之富歷歲滋  
久簡編脫落字畫訛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遺甚非所  
以示崇儒右文之意乃命建局以補全校正文籍爲  
名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  
置秘閣伴提舉秘書省官無領凡所費用悉出內帑  
毋費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詔同日而下四方奇書  
自是間出五年二月提舉秘書省言有詔搜訪士民  
家藏書籍悉上送官參校有無纂工繕寫藏之御府

訪求者情哉  
太平興國二年始建崇文院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皆

總爲崇文院及端拱初建秘閣擇三館書籍真本并  
內出古名畫墨跡等藏之亦在崇文院中淳化元年  
詔秘閣次三館秘書省仍隸京百司凡邦國經籍圖  
書悉歸秘閣而秘書省所掌常祭祀祝版而已元豐正  
名以崇文院爲秘書省既罷館職盡以三館職事歸  
之

東都事略 因史院編修韓絳論唐室龍正史官之局  
並在大明華清宮內太宗肇修三館更立秘閣於鼎  
龍門左親飛白題額刻贊閣下景德中國書寢廣又  
益以內帑四庫三聖數書臨幸親加勞問人人力道  
術究藝文知天子尊禮而名臣高位歸此選也  
資治通鑑 端拱元年夏五月辛酉詔就崇文院中堂  
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  
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澹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  
外則姦佞無自而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  
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  
書閣下帝必遣使賜晏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玉堂清話 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選三館書  
以置焉命參政李至專掌一日李昉宋琪徐鉉三學  
士扣閣求書一觀至性畏慎曰倘編誡某所掌藏函

巾屨嚴秘難啟余諸君非所職窺不便三人笑曰請  
無慮主上文明吾輩苟以觀書得罪不猶愈他咎乎  
因強拉秘鑰啟窺至密道間使聞奏上知之亟走就  
閣賜飲盡出圖籍古書賜昉等縱觀昉上言諸陞秘  
閣於三館之次從之仍以飛白閣額賜之及賜草書  
千字文至請勒石上曰千字文本無籍梁武帝得鐘  
繇破碑愛其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怪無足取夫孝  
為百行之本卿果欲勒石朕不惜為卿寫孝經本刻  
於閣以敦教化也

退朝錄 唐兩京皆有二館而各為之所所以逐館命

宋東京考

卷之八

十一

修撰文字本朝三館合為一並在崇文院中景祐中  
命修總目則在崇文院餘皆置局他所蓋避象人所

見太宗實錄在諸王賜食廳真宗實錄在元符觀祥

符中修冊府元龜王文穆為樞密使領其事乃就宣

徽南院廳以便其事自後遂修國史會要名曰編修

院又修仁宗實錄而英宗實錄同時並修遂在慶寧

宮史館領日曆局實修撰二員宰相為監修自置編

修院以修撰一人主之而日曆等書皆析歸編修院

書史 我太祖秘閣圖書之印不滿二寸圖文皆細上

閣圖書字印亦然仁宗後印經院賜經用上閣圖書

字大印森文若施於書畫占紙素字畫多有損於書  
帖近三館秘閣之印文雖細圖乃鑄如半指亦印損  
書畫也

石林燕語

太宗留意字書淳化中嘗出內府及士大

夫家所藏漢晉以下古帖集為十卷刻石於秘閣世

傳為閣帖是也後禁中被火鋒入清師旦取閣本再

摹藏於家為緯本慶曆間劉丞相沆知潭州亦令僧

希白摹刻於廟為潭本元祐間徐王府又取閣本刻

於木板無甚精采建中靖國初曾丞相布當國命劉

燕取淳化所遺與近世出者別為續法帖十卷又為

宋東京考

卷之八

十二

下矣

元祐初用治平故事命大臣為士試館閣多一時名

士率論實考次選皆有滯留之歎張文潛龍元咎俱

在其間一日二人問朝報見錄子由自中書舍人除

戶部侍郎元咎意以為平緩曰子由此除不離校為

如果之粘核者文潛遽曰豈不勝汝校頭乾乎聞者

大笑按東坡有果如子由然不得揭覆便

洞天清錄 淳化秘閣帖版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真跡

皆藏御府至徽宗朝本皆以御府所藏真跡重刊於

太清樓而參入他奇跡甚多其間有蘭亭者是也名

曰太清樓帖

揮麈前錄 四朝承五代捨藏之後三館有書僅萬二千卷乾德以後平諸國所得浸廣太宗鄉儒學下詔搜訪民間以開元四部為目館中所闕及三百已上卷者與一子出身端拱二年分三館之書別為書庫目曰祕閣真宗咸平三年詔中外臣庶家有祕得三館所少書籍每納一卷給千錢送判館看詳委是所少書數及卷帙別無差訛方許收納其所進書及三百卷以上量才試問與出身又令三館寫四部書二本一置禁中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便觀覽

宋史

卷之八

十一

八年宋王宮火延熾三館焚燒殆遍於是出禁中本就館閣傳寫且命儒臣編類校勘校理之官始於此嘉祐五年又詔中外士庶許上所圖書每奏支絹一疋及五百卷特與文資元豐中祕書省三館併歸省中書亦隨從元祐中重寫御前書籍又置校對黃本以館職資淺者為之又置重修書局不久皆罷去宣和初蔡攸提舉祕書省建言置補先御前書籍所再訪天下異書以資校對以侍臣十人為參詳官餘為校勘又以進士白衣充檢閱者數人及年皆命以官未畢而國家多故靖康之變諸書悉不存太

上警蹕南渡屢下搜訪之詔獻書補官者凡數人秦熈提舉祕書省奏請命天下專委守臣又有旨錄會稽陸氏所藏書上之今中祕所藏之書亦良備矣一揮麈後錄 太平興國中諸降王薨其舊臣或宣慰言太宗盡收用之置之館閣使修群書如冊府元龜文苑英華太平御覽廣記之類奏帙既浩博并厚其廩祿賜給以役其心後多卒老於文字之間云

圖書見聞志 太平興國間詔天下郡縣搜訪前哲墨蹟圖書瑞拱元年以崇文院之中堂置祕閣命吏部侍郎李至為祕書監點檢供御圖書選三館正本書

宋史

卷之八

十四

萬卷寶之祕監以進御退餘藏於閣內又從中降圖書并前賢墨蹟數千軸以藏之淳化中閣成上飛白書額親幸召近臣縱觀圖籍賜宴又以供奉僧元龜所寫御容二軸藏於閣又有天章記圖寶文三閣後苑有圖書庫皆藏貯圖書之府祕閣每歲因暑伏曝襲近侍暨館閣諸公張筵縱觀圖典之盛無替天祿石渠妙楷寶蹟矣

琴溪筆談 前世藏書分隸數處蓋防水火散亡也今三館祕閣凡四處藏書然同在崇文院其間官書多為人盜竊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嘉祐中置編校官入

員雖警四館書給吏百人悉以黃紙為大冊寫之自  
此私家不敢輒藏校讐累年僅能終昭文一館之書  
而罷

密齋四筆 國朝儒館仍唐制有由曰昭文館曰史館

曰集賢院曰秘閣率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

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只兩相則首應燕國史惟秘

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謂之館

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為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昨

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為館閣校勘當遷校理宰相龐

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秘閣司馬公作

宋東京考

卷之八

十五

詩賀之曰延閣屹中天積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謂

七 宗國士比為仙玉樞勾陳上丹梯北斗邊帝容曉日

角宸翰照星躔職秩尊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

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賈夢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

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秘閣只為貼職至崇寧政

宣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

大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饗

趣見在三館者晏集秋日暴書晏皆得預席若餘日

則不許至

寶章集 元符中秘閣後以至道後建紹聖間所購書

摹石寶章閣盡作硬黃紙次第布足

麟臺故事 咸平三年十月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

修續通典以秘閣校理舒雅等為編修官直秘閣事

杜鎬為檢討官四年九月咸平二百卷上乃詔付秘閣

先是淳化中太宗命學士蘇易簡與三館文學之士

撰集此書易簡等各推他務尋罷其事至是復詔成

之

寶元二年仁宗嘗集天地辰緯雲氣雜占凡百五十

六篇登三十門為十馬號寶元天人祥異書名輔臣

於太清樓出而示之命發於秘閣

宋東京考

卷之八

十六

熙寧八年六月尚書都官員外郎劉師旦言今九域

圖涉六十餘年州縣有廢置名號有改易等第有升

降而所載古跡有出於俚俗不經者詔三館秘閣刪

定後又專命太常博士直集賢校理趙彥若衛州獲

嘉縣令館閣校勘曾肇刪定就秘閣不置局彥若免

刪定從之以舊書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賜名曰九

域志

聖容揮犀 館閣新書淨本有誤處以雌黃塗之常校

改字之法利洗則傷紙紙貼之又易脫粉塗則字不

復塗數遍方能漫滅唯雌黃一漫則滅仍久而不脫

古人謂之鉛黃蓋用之有素矣

研北雜志 宋次道為修撰日言館閣四部書猥多舛駁請以漢藝文志目購尋數本委直官重複校正然後取歷代至唐錄所載第為數等擇其善者校留之餘置不用則秘書得以完善也

宋稗類鈔 文潞公為相日赴秘書省曝書晏令史視閣下芸草乃公往守蜀日以此草寄植館中也因問芸草之辟蠹出何書一坐默然蘇子容對以魚鱗典略公甚善即借以歸

水南翰記 內諸司舍屋惟祕閣最宏壯閣下旁墻高

宋東京考

卷之八

十七

殿相傳謂之木天

言如天之穹隆故云木天今以翰林為木天蓋起於此

通史 太宗初即位創崇文院建祕書閣於其中以古書遺逸尚多謂侍臣曰是教化之本治亂之原也微是何觀乃詔求遺書書大集命史館鈔四部書為太平御覽一千卷求諸經史切治道語為御屏風十卷日畫一卷以為常宰相以勞奏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

世史類編 太宗詔纂中休有必書奉上及三百卷當議錄錄其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

說略 宋初有書萬餘卷其後削平諸國又詔求散亡

三館之書稍復增益太宗於左昇龍門北建崇文院徙三館書實之又別為書庫曰祕閣又禁中龍圖閣後苑太清樓及玉宸殿四門殿亦各有書萬餘卷仁宗新作崇文院命學士張觀等編四庫書為崇文經目四十六類三萬六千六百六十九卷史館一萬五千餘卷至徽宗時總閣圖以來所撰集之目為印六千七百有五為卷七萬三千八百七十有七靖康之難蕩然靡遺南渡以後復加集錄館閣書目五十二類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至寧宗時續目又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其後至宋亡史又續載之凡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

宋東京考

卷之八

十八

震澤長語 前世藏書分數數處蓋防散逸水火之虞也宋時三館祕閣藏書凡四庫然亦有盜竊之患士大夫家往往得之古今一也

知錄 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祕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絳寫校勘以參知政事一人領之書成藏於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

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來以來  
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  
史三史之科又皆傳廢天下之士於是乎不知古史

宋東京考卷之九

嘉興石匱周 城緝

官治

集賢院

按集賢院在左昇龍門裏太平興國二年與昭文館史  
館同建總賜名為崇文院又謂之三館紹聖二年勅改  
集賢院為直秘閣集賢院學士為集賢殿修撰

石林燕語 集賢院學士故事初不分高下但以爲名

而品秩自從其官故吳正肅公以前執政資政殿大  
學士劉原甫以從官翰林侍讀學士皆以疾換授蓋

宋東京考

卷之九

一

不為要職也然在學士之列視待制則為優故元厚  
之以天章閣待制知南京仁宗即位亦特換授是廣  
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廣州蘇子容罷知制誥知亳州  
再遇赦遂復此職嘗請別其品秩不報故其謝表云  
惟麗正圖書之府盛開元禮樂之司在外館之地則  
為開正學士之名則已重先朝若今或自二府公台  
而踐更近例還官皆由兩省丞郎而無領

夢溪筆談 集賢院記開元故事校書官皆稱學士今

三館職事皆稱學士用開元故事也

燕翼治謀錄 今之右文殿修撰舊為集賢殿修撰政

和六年四月奉御筆集賢殿舊無此名祕書省殿以右文殿為名可改為右文殿修撰

寶退錄 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久次者為之近歲

有自常僚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亦除修撰時人遂

有冷顯熱擢之日近世士夫以集賢為熱擢右文秘

閣為冷擢非也右文即集賢政和六年改

東都事略 宋綏年十五召試中書真宗奇其文聽於

祕閣讀書久之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阜同

在館閣世以為榮

談苑 國初選人不得乘馬入宮門天聖中選人為館

宋東京考 卷之九

購始歐陽永叔輩皆自左掖門下馬入館時號步行

學士

文獻通考 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

諫卿監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

校理以京官以上充皆無常員掌同昭文館凡昭文

史館集賢亦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

判之

容齋隨筆 熙寧以前待制學士致仕者率遷官而解

其職若有疾就閒者亦換為集賢院學士蓋不以近

職處散也也帶職致仕自熙寧中王素始後改集賢

學士為修撰政和中又改為右文云

翰林續志 徐諤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鈔意群

集不復問家事嘗言集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曰此

寄宿之所爾

國史院

按國史院在宣徽北院之東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

修院俗呼為史院天聖初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勅宰

相為提舉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

殿閣學士已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祕閣校理已下及

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厝隸國史院無修前

宋東京考 卷之九

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

士已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

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

祐後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

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祕書省

老學齋筆記 太宗時史官張洎等重撰太祖史凡躬

承聖鑒及史官采摭之事分為朱墨書以別之此國

史有朱墨本之始也元祐紹聖皆嘗修神宗實錄紹

聖所修既成契元祐舊本有取私藏者皆立重法久

之內侍梁師成家乃有朱墨本以墨書元祐所修朱

書紹聖所修稍稱傳於士大夫家紹興初趙鼎提舉再樞又或以雌黃書之目為黃本然世罕傳

玉照新志 元祐初修神宗實錄東華者極天下之文人如黃泰最張是也故詞采繁然高出前代紹聖初

節聖求蔡元長上章指以為誇史乞行重修蓋舊文多取司馬文正公涑水紀聞采引甚多至修新史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且究問從前史臣悉行遷斥蓋取王荆公日錄無遺以刪修馬號朱墨本

齊東野語 紹聖中蔡卞重修神宗實錄用朱黃刪改每一卷成輒納之禁中蓋將盡泯其跡而使新錄獨

家東京考 卷之九

甲

行所謂朱墨本者世不可得而後見矣及累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願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溫秦湛之徒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為諸人道之諸人幸其書之出因曰此亦不可不錄也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揚以復江遂傳於世

哲宗實錄 學士王珪奏中丞賈黯前以學士修仁宗

實錄自領筆憲不復入院望令依舊供職從之黯乞以實錄就崇修撰有議事即三五日一赴院認令三

五日一赴院修撰

蒙求 太宗時與宗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

先進御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此始也

石林燕語 國史院初開史官皆賜銀絹筆墨紙已開而續除者不賜

進朝錄 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鄧陽夏李卽郭黃唐卿為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李嘗

戲為句曰王貌閒如鶴黃吟苦似猿

聖朝職略 蘇頌以為五朝正史二聖編年皆出宋敏求父子手筆亦儒者盛事

翰林續志 宋綬字公垂仁宗朝同修國史後其子敏求為史館修撰父子繼世掌史世以為榮

家東京考 卷之九

辛

麟臺故事 天聖末國史成始於修史院續纂會要明

道二年命參知政事宋綬看詳修纂至慶曆四年四月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一百五十卷

宗齊三筆 本朝國史凡三書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

仁宗英宗曰兩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曰四朝雖各自紀事至於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類不免煩複

元豐中三朝已就兩朝且成神宗專以付曾肇使合

之羣奏言五朝舊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學朝廷宗工所共準裁既以勒成大典宜輒議損益詔不許

始謀纂定會以憂去不克成其後神哲各自為一史



宋史考

卷之九

六

紹興初以其是非褒貶皆失實廢不用淳熙乙巳遷承之修史丙午冬成書進御遂請合九朝為一書皇即以見屬書奏云臣所為區區有請者蓋以二百年間典章文物之盛今見三書倉卒討究不相貫屬及累代臣僚名聲相繼當如前史以子系父之體類聚歸一若夫制作之事則已經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据作不容妄加筆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後來史官知所以編纂之意無或輒將成書擅行刪改上曰如有未穩處改削無害遺既奉詔開院亦修成三十餘卷矣而有未思撰官之役總歸即去國尤

宋史考 卷之九 六 家以高宗實錄為辭請權罷史院於是遂已祥符中

王旦亦曾修撰兩朝史今不傳

湯幢小品

宋太祖晏駕錢若水監修實錄有剔大號

叫不食詔遣使送陵寢參知政事欲若水書其事遺

之詩曰白麟朱雁且勿書勸君書之德浮俗若水不

從後奏若水成書不列監修官呂端名以為掠美若

水後唐故事有實錄不書監修官名象不能屈

彙書詳註

丁謂初與孫何齊名王禹偁延譽於帝曰

謂與何可使白衣充修撰由此聲名藉甚禹偁嘗與

詩曰三百年來文不振直從翰柳到孫丁而今使合

教修史二千之才似六經

太學

宋史考

卷之九

七

按太學在南宮城之蔡河學建隆中立後為國子監真宗以書庫迫隘易其肆吳越王錢俶所居禮賢宅中隙地十步以廣之設齋二十每齋各有櫺亭元豐三年增置八十齋崇寧元年命將作少監李誥即宮城南門外營建外學賜名辟雍外園內方為屋千八百七十二楹太學專處上舍內舍生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舍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舍員祐開改築汴城監當城所經壞而徙之東南城下至元改為汴梁路明洪武三年改為開封府儒學永樂五年遷府學於麗景門內西北而以宋太學諸碑刻移置其中

燕翼詒謀錄 國初凡事草創學校教養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足止

百人為限其簡如此元豐二年十二月乙巳始命革

仲衍蔡京范鎮張瑄詳定於太學創八十齋三十人

為額通計二千四百人內上舍生百人內舍生三百

人外舍生二十人崇寧元年創立辟雍增生徒共三

千八百人內上舍生二百人內舍生六百人教養於

大學外舍生三千人教養於辟雍廢太學自詒齋太學之不率教者穆之碑難以祭酒總治兩學辟雍別置司業丞各一人博士十人正錄各五人分爲百齋講堂凡四所其後王黼反蔡京之政奏廢之而辟雍之士太學無所容矣

文獻通考 周顯德二年以天福普利禪院建國子監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

慶曆四年刊國子監王拱辰等言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八

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乏財費多而虜使

錫晏之所不可圖乃復以太學爲錫慶院

太祖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從祀賢哲先儒並命當時文臣爲之贊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下貢舉人謁先

聖先師命官行釋奠之禮皆如舊典

熙寧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庖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廡數十間生員才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爲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爲右學上以擬三王

四代膠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盡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諸生齋舍官掌事者直應昭具而太學棟宇始僅足用矣

聖宋徽宗 慶曆四年春仁宗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改錫慶院爲太學有司請下湖州學取教授安定先生胡瑗所著教規爲太學式至今著爲令

國朝會要 國子監仲保舊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戴其更易之端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司業蔣靜之

宋東京考

卷之九

七

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繪國額之天下郡邑其孰主立議並從王者制度

盡增錄 仁宗慶曆初改錫慶院爲太學都下舉子稍稍居之不過數十人至暮出歸不許宿以火禁也至

嘉祐中祿復胡瑗領教事乞弛太學火禁惟小三館秘門令脫有不成願以身任之自爾諸生方敢宿留

四方學者稍稍臻集熙寧之初猶不上五百人今乃千數人矣

慶史 安定胡翼之皇祐至和間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子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

當世之事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以剛止居也已  
乃言及中令趙公相蔡祖日上令擇一諫臣中令具  
名以聞上却之弗用異日又問中令復上前劄子亦  
却之如此者三乃碎其奏拂於地中令振懷歸他日  
復問中令仍補所劄劄子呈於上上乃悟卒用其人  
麟幾雜誌 胡璣率罪至京錢公補學士與太學生徒  
百餘人詣興國成慶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  
日近時無復此事

東軒筆錄 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  
學諸生幾及三千人又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之業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

虞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以為試中上舍者朝廷  
將以不次升擢於是輕薄書生矯飾言行生作康樂  
奔走公卿之門者若市矣

癸辛雜識 汴學曰文學武廟即昔時太學武學舊址

文廟居汴水南面城背河柳隄邊池尚有泮水遺意

太學與首善門五大字石刻皆蔡京奏勅書先聖之

右為孟左為顏作一字位置不可曉北方學校皆然

先聖先師各有片石鐫宋初臣所為贊獨先聖贊太

祖御製也講堂曰明善藏書閣曰稽古有石碑數種  
如宋初翰苑題名閣封教授題名九經石版堆積如

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蘇林快事 袁正己所書摩利支天及陰符二經立於  
乾德在京兆國學以太學刻二教之經不必論宋初  
徐以篆夢英以雜體袁正己以楷皆得郭忠恕之一  
端而此袁得意之作古澹閒雅尚有李氏之遺風馬  
摹襲稍為變調繼以蘇黃各出新意改易至於顏老  
古法埽地盡矣余於宋初猶有取焉爾

風月堂詩話 元祐間哲宗皇帝幸太學宰相呂微仲  
有詩云再拜新儀瞻魯壁一篇古訓監周王謂是日  
謁先聖初行再拜之禮及祭禮堂復講無逸也然繼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十

道之廢州孔子廟碑云自天子而下北面跪祭則廢  
以來行之矣豈本朝偶未舉此禮也耶不然安得謂  
之新儀哉或云本朝雖曾行而止於再拜遂著之禮  
典乃從當時曲臺之請也

捫虱新語 崇觀三舍一用王氏之學及其弊也文字

語言習尚浮虛千人一律嘗見人說當時京師優人

有數語云伏惟體天法道皇帝總時立本相公惟其

所以秀才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者禁人也於

時觀者莫不絕倒蓋數語皆當時之弊也  
止史約 仁宗皇祐四年以胡瑗為國子監直講瑗居

太學其徒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衍士瑗  
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  
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為瑗弟子也時與孫復同  
為直講後教養不及瑗而治經過之然論見多不合  
常相避不見

山堂肆考 神宗元豐二年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  
十人外舍生二千內舍生三百上舍生一百總二千  
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間歲一會試補  
上舍生上舍之試其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  
等免解試

東京考 卷之九

十一

考古類編 宋朝凡學皆隸國子監國子生以京朝七  
品以上子孫為之太學生以八品以下子弟若庶人  
之俊異者為之及三舍法行則太學始定置外舍生  
二千八內舍生三百八上舍生百人始入學驗所隸  
州公據試補外舍其後復試其行藝以次第升於內  
舍若上舍上舍分三等上舍取旨投官中等俟殿試  
下等俟省試崇寧建辟雍於鄆以處貢士而三舍考  
選法乃徧天下於是山州郡貢之辟雍由辟雍升之  
太學而學校之制益詳仁宗時命諸郡皆立學時安  
定胡瑗設教蘇湖間以身先弟子置經義治事齋使

之服習道藝科係其具朝廷乃下湖學取其法著令  
為太學程而召瑗為國子師訓導諸生率以有立程  
願請太學就瑗學瑗異之命分主教事神宗尤銳意  
儒學遂頗用三學法罷科舉

開封府治

按開封府治在京城內浚儀街西北即唐舊汴州也五  
代梁都汴號為東都置開封府後唐復為汴州晉漢周  
皆為東京開封府宋因之元改為汴梁路以府治為河  
南道肅政廉訪司明初罷司改路仍為開封府治  
皇朝政略 尹以親王為之號判南衙凡命知府必帶

東京考 卷之九

十一

權字以翰林為之翰林學士及雜學士若待制則權  
祭遣而已所選皆人望蓋四方取則之地也  
清異錄 本朝以親王尹開封謂之判南衙羽儀散從  
燦如圖畫京師人歎曰好一條軟繡大街近日士大  
夫騎吏輩繁者亦號半里嬌  
秘笈新書 五代都汴為開封尹國朝牧尹不常置太  
宗真宗皆嘗尹京後親王無繼者權知府一人以待  
制已上充掌尹正幾命之事中都之獄訟皆受而聽  
焉小事則專決大事則稟奏若承旨已斷者刑部卿  
史臺無敢糾察建隆以來為要劇之任崇寧三年蔡

京乞罷權知府置牧尹各一員專總府事故以皇子領尹以文臣充

老學菴續筆記 太宗自京尹嗣位秦王繼之秦王復但命近臣攝之開封百餘年間非東宮親王不去權字意謂京尹師祖宗魯為之故人臣不敢居猶唐以太宗嘗為尚書令三百年間遂無敢為者雖郭尚父之勳業亦避之也

憲問記開 唐印文如綠楚今印文如鈎開封府三司印文尤森猶且歲易以此可見事之繁簡也

談苑 范仲淹字希文知開封府事決事如神京師

東坡志林

十

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每奏事多陳治亂歷誠大臣不法言者以仲淹離間君臣落職知

饒州

歷史 范文正好論事仁宗朝有內侍怙勢作威傾動中外文正時尹京乃抗疏列其罪狀上之數夕環步於庭以善其事家有藏書預言兵者悉焚之戒其子純佑等曰我上疏言斥君側小人必得罪以死我既死汝輩勿復仕宦但於墳側教授為業既奏神文嘉納為罷黜內侍聖賢相遇千載矣

國朝會要 范百祿知開封府園囿空虛僚屬欲百祿

言於朝百祿曰千里之圻而無一人之獄此上德所格豈尹功耶

魏鄭錄 按本朝親王為南衛故實有四建隆二年七月太宗以晉王為開封尹同年章事開寶九年十月魏悼王廷美以齊王為開封尹雍熙二年十月昭成太子元僖以陳王為開封尹無侍中淳化五年九月真宗以壽王為開封尹東宮為南衛故實有二至道元年八月真宗以皇太子判開封府宣和七年十一月欽宗以皇太子為開封牧歷考二端親王為尹東宮為判為牧自有明據然則周必大所作制詞有所謂肆考南衛之故實二新大尹之多儀及名稱未至者皆誤也

東坡志林

十五

西朝國史 梁子美權開封府尹入謝上言曾祖顯祖適皆嘗領府事今臣復獲攝尹懼弗克荷負徽宗曰卿三世尹京綽綽盛事也

東坡集 張方平知開封府府事繁為尹皆皆書板以記公獨不用默記數百以次遺毫髮不遺吏民大驚以為神不敢復欺

東史 包孝肅公極知開封府極峭嚴未嘗有笑客人謂其笑比黃河清

開封府志 包孝肅公知開封府剛嚴不可干以私立  
師語曰關節不到有閭羅包老閭里大小男女亦知  
其名直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  
吏坐門收訟牒謂之牒司按令大開衙門人皆徑至  
前自陳曲直吏民不敢欺

宋釋穎鈔 歐陽公知開封日永包孝肅政猛之後一  
切循理不事風來或以包之政勸公者公答曰凡人  
材性不一各有長短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  
政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爾聞者服其言

醉義雜志 京師西門外立尉專決鬪競事城裡外墓

宋東京考 卷之九

府尹主之每三大節他官皆有休假惟府事愈多節

日清明尤甚闕兢日至數百件

宰相在翰林日嘗差知權開封府二十七日請僧在

家設七晝夜道場懼冤濫也

癸辛雜識 開封府有府尹題名起建隆元年答居淵

而晉王荆王以下皆在焉獨包孝肅公姓名為人所

特指痕甚深

續志 呂夷簡真宗時提知開封府為治嚴所有登

子公綽公弼公儒皆相繼知開封府

月令通攷 開封府正月夜放燈則籍惡少年禁錮之

歲以為常陳文惠公堯佐為守召少年諭曰尹以惡  
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  
悉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者

焦氏類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

事棟三兩件記之至其日間人不測如神

智囊補 李孝壽知開封府有舉子為僕所凌忿甚具

牒欲送府為同舍勸解久乃釋職取牒致孝壽押書

判云不用勘案決杖二十僕翼日持詣府告其主傲

尹嘗判私決人等壽即令追至具陳所以孝壽幡然

謂僕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決之時舉子會省試於

宋東京考 卷之九

部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戰無敢肆者

祥符縣志

按祥符縣治自戰國後皆為浚儀縣梁惠王都大梁開

溝池引北浚水遂置邑曰浚儀是也舊在域內宣化坊

晉天福元年徙崇仁坊周顯德六年徙從城北封郎門

外路東京乾德六年又徙安遠門外旗竿坊街西景德

五年正月天書見於承天門上有大中祥符三篇遂改

浚儀縣為祥符縣金李兵燹元至治間徙治雲老寺西

明洪武初後置懷柔司東向以元稱曰提舉司遺址改

建三十二年淪於水復徙於天漢橋北

文獻通考 建隆元年詔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繫

上中下五等四千戶為望三千戶已上為緊二千戶

已上為上千戶已上為中不滿千戶為中下五百戶

已下為下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凡戶口賦役錢穀賦

濟給納之事皆掌之有孝弟行義聞於鄉閭者申州

激勸以勵風俗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三年

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

稽古定制 宋制凡公宇棟施瓦獸門設楷板諸廊正

衙門及城門並施磚尾不得施拒鼓

細珠間錄 縣治門樓唐制為勅書樓淳化二年六月

宋東京考 卷之九

癸未詔曰近降制勅決遣頗多或有釐革刑名申明

制度多所散失無以講求論報踰期有傷和氣自今

州縣所受詔勅並藏勅書樓著於籍受代者以籍稽

查今俱改為更鼓樓殊失先代之制

六研齋二筆 唐時節度使入境州縣立節樓迎以鼓

角稱鼓角樓宋淳化二年六月詔州縣監所受詔勅

並藏勅書樓即鼓角樓也

賈耳集 熙陵書戒石銘賜鄆縣曰爾俸爾祿民膏民

脂下民易虐上大難欺蓋用蜀檣柎中所載孟昶文

也文云朕念赤子肝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思緩政

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憤為規寬猛得所風

俗可移毋令侵削毋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

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

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凡

二十四句區區愛民之心為可稱也但語言皆不工

後經熙陵表出詞簡理盡遂成王言

真珠船 戒石銘乃宋太宗擇孟昶頒令箴之語而書

之俾天下郡邑刻石立廳事前以為守令警至今尚

然

群碎錄 宋太宗立郡國戒碑云爾俸爾祿民膏民脂

宋東京考 卷之九

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乃景煥野人閒話書中語也又

云摘蜀王孟昶之文按歐陽集古錄戒碑起於唐明

皇待不見其詞耳

雲林 郡邑戒石銘乃蜀檣柎所載蜀王孟昶文宋熙

陵摘其四句樹石今固而不廢

按郡邑戒石銘始於蜀王孟昶宋太宗擇取銘中爾

俸爾祿四句爾行爾職不克於公等之前覆以永

享長吏受則正對之謂之戒石孟昶與六年六月

月獲蜀王孟昶所書檣柎於蜀王孟昶所刻石座右

明太祖因命刻於前而謂之戒石三字以為戒或

謂之戒石

節廟

按文獻通考大中祥符元年置京新城外八廟真宗以都門之外居民頗多舊例惟赤縣尉主其事至是特置廟吏命京府統之天禧五年增置九廟熙寧三年五月詔以京朝官會歷通判知縣者四人分治京城四廟其差使臣凡民有關於事輕者得以決遣從知開封府九月詔許留後使臣一員分左右兩管分十一月臣僚言逐廟一月之內斷決事件不多欲止令京朝官二員分領二廟決斷所舊來四廟使仍舊存元祐四年知開封府謝景溫請於新城內外左右置二廟通為四廟尋罷紹聖元年復置

宋東京考卷之十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壇

南郊壇在南薰門外東三層七十二級壇面方圓三大北曰午門設壇墻三重其側又有南

文獻通考 宋初作壇於國城之南薰門外依古制四

成十二陛三壝設燎壇於內壇之外西地高一丈二

又設皇帝更衣大次於壇外東壝東門之內道北

南向

淳化三年禮儀使言皇帝親郊故事在京并去國丘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十

十里內神祠及所通橋道並差官致祭而獨遺太社

太稷文宣武成工等廟今請自出宮前一日遣官致

祭從之

神宗熙寧七年中書門下言準詔參定南郊青城內

殿宇門名請大內門曰泰極東偏門曰承和西偏門

曰迎禧正東門曰祥曦正西門曰景曜後三門曰拱

極內門裏東側門曰寅明西側門曰肅成大殿門曰

端誠大殿曰端誠殿前東西門曰左右嘉德便殿曰

熙成後園門曰寶華從之先時青城殿宇門名多聖

命學士院撰進至是著為定式學士吃不復撰進



通朝錄 太祖建隆四年南郊改元乾德是歲十一月

二十九日冬至而郊禮在十六日何也乃檢日曆其

敕制云律且協於黃鐘日正臨於甲子乃避晦而用

十六日甲子郊也及修實錄以此二句太質而削去

之遂失其義

皇祐二年當郊而日至復在陽宗哀

元宗

建隆至天禧每朝廷大禮二府必進官天聖二年南

郊呂許公懇言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

每南郊大禮循唐制命五使宰相為大禮使學士為

禮儀使南郊使御史中丞為儀仗使知開封府為橋

東東考

卷之十

二

道領通使而禮儀使本太常卿事尚書兵部主事圖

南簿使是其職也儀仗使排列之而南簿使督攝之

其職事頗相通真宗時東封西祀奉祀皆輔臣為五

使南郊則用學士而下

滌水燕談 舊制郊祀禮成駕還闕門有勛箭勛契之

儀其制以竹為箭長三尺錢金飾其端絨以泥金絳

費金吾掌之金塗銅為鏐長三寸其端所以合符者

貯以泥金紫囊為箭掌之駕至端門闕吏闔扉以問

曰南來者為誰駕前司告曰大宋皇帝奏請行勛箭

之儀跪交勛奏曰勛訖又密曰是否贊者齊聲曰是

三審乃啟扉列班起居駕乃入契刻鏐為魚金符鑰

釐別刻櫃板為坎足以容魚駕前掌魚殿前掌板駕

過殿門合魚乃啟扉其制如勛箭之儀熙寧中詔罷

其制

筆談 大駕鹵簿中有勛箭如古之契勘也其壯謂之

難壯肅北者謂之闕伏箭熙寧中罷之

書境錄 熙寧已前凡郊祀車駕還內至朱雀門外忽

有綠衣人出道中蹣跚登倒如醉狀乘輿為之少泥

謂之天子避酒客及門兩扉遽闔門內抗聲曰從南

來者是何人門外應曰是趙家第幾朝天子又曰是

東東考

卷之十

三

也不是應曰是開門乘輿乃進謂之勛箭此近司門

符節之制然蹈襲鄉俗至是果命罷之

夢華錄 駕銜玉輅詣青城舊宮所謂青城自來止以

青布幕為之盡砌贊之文旋結城闕殿宇宣政間悉

用土木蓋造矣

燕翼詒謀錄 國初三歲郊祀士大夫皆遷秩真宗即

位孫何力陳其濫乞罷遷秩之例仍命有司考其殿

最臨軒黜陟咸平四年四月方頒行自後士大夫循

轉頗艱

真宗欲以太宗配天於南郊而太祖之配不可改乃

奉太宗並配仁宗郊天又益以真宗則是以三帝配一上帝矣嘉祐七年因楊岐力諫乃定以太祖配之今南郊又以祖宗並配矣

呂中公家傳 英宗自太廟赴南郊問今之郊與古之郊何如呂公著對曰古之郊貴誠尚質今之郊盛儀衛事物采而已

六一詩話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成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蓋四年

宋東京考

卷之十

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六等告謝於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誤乃傳者誤之耳

讀苑 江陵幾云南郊賞給舊七百萬今一千二百萬官人俸皇祐中四千貫今一萬二千貫合同司歲會支左藏庫錢八九萬貫近歲至三十五六萬貫緣今皇太子料錢千貫無公主料錢例宋次道云李長生

千貫

在宮中歲十千晚年增至七千千福康出條後月給

研北雜志 宋乾德二年南郊陶穀為禮儀使法物制

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穀穀曰梁正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穀嘗見而記之其人甲以布為裏黃絕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綠青純為下裙綠畫為絲金銅鈿長短至膝前膚為人面二目背連肩纏以紅錦騰馬地具裝蓋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膊及後鞞爾裝入悉已焚毀質即令有司如其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立意造之至今用焉

宋東京考

卷之十

五

紫桃軒雜綴 宋三年一郊官無大小皆蔭子其各自轉考必蔭蔭授之官又行蔭典凡一官出身子孫弟姪以及外孫與甥惟不及甥耳兩制大臣平生有頻死之疾遇醫得起者有恩可推亦准本官陳乞噫何其濫也

考古類編 太祖乾德初詔有司遵行故典合祭天地於圜丘奉宣祖配大赦改元太宗太平興國初郊奉太祖配雍熙中從禮儀使扈蒙請以宣祖配天太祖配上帝淳化四年蘇易簡復請親郊祀奉宣祖太祖同配常祀則分主從之仁宗景祐二年詔以太祖太

宗真宗萬世不遷南郊以太祖定配二宗述配親祠  
三聖皆備嘉祐中改以太祖定配神宗熙寧初詔令  
詳定今年冬至常親郊否學士王珪曰王制喪三年  
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為越綽而行事不敢以早廢尊  
也請行之元豐六年冬至郊始罷合祭不設皇地祇  
位是時群臣議郊祀分合言人人殊至哲宗元祐七  
年親郊詔今歲闋丘宜依熙寧十年故事設皇地祇  
位以申始見之禮候親祠北郊依元豐六年五月八  
日指揮亦以廷臣從違未決也徽宗建中靖國元年  
主曹布之說詔罷合祭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六

北郊壇在封邱門外式如南郊壇其北又有北

文獻通考 宋制夏至祭皇地祇孟冬祭神州地祇並

為大祀南郊親祀昊天上帝則併設皇地祇之位南

郊四祭冬至國丘正月上辛祈及感生帝皇地祇神

州地祇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太祖親郊者並以宣

祖配太宗即位其七祭但以宣祖太祖更配方丘在

宮城北十四里常以夏至祭皇地祇別為壇於北郊

以孟冬祭神州地祇

真宗景德三年四月太常寺言神州壇壇中有阬塹

及車馬之迹又兩壇步數迫隘不合禮文望令改擇

壇位及依令式封標諸壇外壇禁人耕墾樵牧泰可  
即徙壇於方丘之西焉

元符元年帝幸瑞聖閣觀新城北郊齋宮故事郊宮

悉設以幕轡其費不貲上命緣營不日而成曰三歲

一郊次舍之費繼帛三十餘萬工又倍之易以屋室

一勞永逸省費多矣

政和四年五月丙戌夏至日帝始親祭地於方澤詔

以其日為景龍節

設國 南北郊牲用犢取其藟栗者角之形如藟牽特

時必先引其母然後能行及殺時其母哀鳴人不忍

宋東京考

卷之十

七

開攝祀者多避之

四六談塵 太祖郊祀陶穀作教文不以選豆有楚對

黍稷惟馨而曰豆選陳有楚之儀黍稷黍惟馨之薦

後山談叢 故事郊而肆赦奉祠不敬不以故論治平

中郎中易知素貪養賜食大官醉飽失容御史以不

敬聞韓魏公請論如律謂不行後將廢禮英宗不許

曰寧以他事坐之士以飲食得罪使何面目見士大

夫乎

天祿識餘 宋陳襄郊議云祀必以冬至日者以陽復

也故宮用夾鐘於震之宮以帝出乎震也而謂闕鐘

者取其形以象天也祭必於夏至日者以陰萌也故  
宮用林鍾於坤之宮以萬物致養於坤也而謂函鍾  
者取其容以象地也

居易錄

江隣幾雜志載宋時一郊費六百萬後至一

千餘萬今每歲南北郊 駕必親祭亦無冗費而昭  
市之誠通於神祇最得禮意不知宋時何以所費不  
貲乃爾

感生壇

在南郊高七尺廣四丈四出陛兩道每

霽壇

在南郊壇之左每歲孟夏大雩祀昊天上帝壇高

一丈

廣四丈四出陛兩道每歲孟夏大雩祀昊天上帝壇高

宋東京考

卷之十

高禘壇

在南郊仁宗景祐四年祭每歲春分日祀上帝

四出陛

壇高九尺四出陛兩道每歲春分日祀上帝

三丈

壇高九尺四出陛兩道每歲春分日祀上帝

文獻通考

神宗元豐四年天章閣待制羅拯言高禘

壇在南郊制不甚廣上設神位三皆密列祭器執事

之人殆不容足祀官奠獻或側身拜於樽位乞令修

展以叶禮制詔太常禮院詳定以開禮官言高禘壇

高九尺廣二十六尺上以青帝為主伏羲高辛配侑

高禘設位壇下壇上神位三陳設祭器樂祭實為狹

隘酌奠拜跪及執事進退不可觀禮按祀儀青帝壇

廣四大高八尺今柯高禘既以青帝為主其壇之舊  
廣請如青帝壇之制從之

太社太稷壇

在新廟門外西北太社壇廣五丈高五尺

其土培其下

石為基其形如鉅瓦五尺方二尺刻

五方帝壇

在南郊壇之左每歲春分日祀上帝壇高七尺方六尺

六步二尺

每歲孟夏大雩祀昊天上帝壇高七尺方六尺

丈七尺

每歲孟冬祀上帝壇高七尺方六尺

四方壇

在南郊壇之左每歲孟冬祀上帝壇高七尺方六尺

先農壇

在南郊壇之左每歲孟冬祀上帝壇高七尺方六尺

文獻通考

神宗元豐二年詔於京城東南度田千畝

為藉田置令一員

徙先農壇於其中建神倉於東南

取卒之知田事者為藉田兵

權管鈴藉田王行等言

請以南郊鑾麥殿前地及玉

津園東南災地

八百四十餘畝并民田共千一百畝

充藉田外

以百畝建先農壇兆開阡陌溝洫建神倉

齊宮并耕作人牛廬舍之類

繪圖進呈從之

先農壇

在東郊從祭生之義真宗景德三年祭壇二

先農壇

在東郊從祭生之義真宗景德三年祭壇二

文獻通考

徽宗政和元年四月詔就先農壇之側度

地祭公桑盤室嚴養其以供祭服其親舊殿可以無

數為名

壽星壇在南郊高三尺東西長一丈二尺南北長一丈二尺四出陛一壝二十五步餘歲歲於日享壽

星及角

朝日壇在城東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日月壇

在城東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五步壇

在城東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風師壇

在城東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雨師壇

在城東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臺

東臺

在城東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西臺

在城西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南臺

在城南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北臺

在城北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東臺

在城東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西臺

在城西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南臺

在城南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北臺

在城北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東臺

在城東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西臺

在城西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南臺

在城南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北臺

在城北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東臺

在城東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西臺

在城西廣四丈高八尺四出陛

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中出蘭蒲築王增築之以為鼓吹臺

方一百步許晉世喪亂乞活馬名割隨故基遂成二層上基猶方四五十步高一丈餘世謂之乞活臺天中記水經注睢陽城中有掠馬臺臺東有曲池池東有一臺謂之清冷臺北城憑隅又結一池臺晉灼曰或說平臺在城中東北角亦或言兔園在平臺側如淳曰平臺離宮所在今城東二十里有臺寬廣而不甚高俗謂之平臺按漢梁孝王傳稱王以功親為大國築東苑方三百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東出揚州門左門陽即睢陽東門也連屬於平臺則近矣屬之城隅則不能足知平臺不在城中也梁王與鄒枚相如之徒歡遊於其上故亦一時之盛事按統志謝惠連於此賦雪又名雪臺夫謝居江左賦假相如安得云於此賦雪耶通志固之俱誤元和郡國志汴城東有繁臺本吹臺也倉頡與師子野所造後有繁姓居其側因名繁臺

林水錄西園多士平臺盛賓鄒馬之客咸在伐木之歌屢陳是用追芳昔娛神遊千古故亦一時之盛事今也歌堂淪宇律管理音孤臺堞立無復曩時之望矣

遊名山志 吹臺有萬桐皆百圍曙陽派桐方此為劣

青箱雜記 東京記天清寺繁臺本梁王鼓吹臺梁高

祖嘗閱武於此改為講武臺其後繁氏居其側里人

乃呼為繁臺則繁臺之名始於此也

名賢詩話 國初王仁裕幕春與門生五六人登繁臺

飲酒題詩抵夜方散詩云柳陰如霧繁成堆又引門

生上吹臺淑景即隨風雨去芳尊宜命管絃來漫謔

鼎食鳴鐘貴寧免朝烏夜免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

教空放馬頭則知繁臺乃吹臺也

升鉅餘錄 吹臺即繁臺本師曠吹臺梁孝王增築班

東漢書考 卷之十

史稱平臺唐稱吹臺又因謝惠連嘗為雪賦名雪臺

分甘餘話 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側故名按繁姓蒲禾切音婆漢有繁延壽魏有繁欽

唐有繁知一臺以繁姓得名當作蒲禾切今讀作符

艱切非是

總臺 在繁樓

蘇臺 在免園中梁孝王繁樓續建征

蘇臺 在免園中梁孝王繁樓續建征

蘇臺 在免園中梁孝王繁樓續建征

蘇臺 在免園中梁孝王繁樓續建征

蘇臺 在免園中梁孝王繁樓續建征

蘇臺 在免園中梁孝王繁樓續建征

蘇臺 在免園中梁孝王繁樓續建征

臺圖經云昔魏王造事霍山神築此臺橋於其上因

以為名

獨樂臺 在陳州

硯臺 在陳州門外都人九

晏臺 在城東十五里春耕藉田於東

觀耕臺 在城東十五里春耕藉田於東

迎秋臺 在國子門外後唐莊宗時

百花臺 在國子門外後唐莊宗時

拜郊臺 在城南十里具東

沙元臺 在城南十里具東

東漢書考 卷之十

玄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蓮池 在汴中梁王吹臺一名繁臺以繁姓家於臺

文獻通考 太祖乾德初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

以注之造樓船百艘選精兵習水虎捷習戰池中開寶六年詔賜名講武池七年將有事於江南是歲凡五臨幸觀習水戰

東都事略 太祖嘗幸講武池劉銀先至賜以卮酒銀

疑其醜泣曰臣承父祖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得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取而自飲之別酌賜銀銀大慈願首謝

宋史

卷之十

子

辛氏系記

宋太祖即都城之南鑿講武池始習水戰

將有事於江南

金明池 在新都門外西北隅凡聖廟周顯德四年欲

幸其地開日水戰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

幸其地開日水戰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

幸其地開日水戰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

幸其地開日水戰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

幸其地開日水戰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

幸其地開日水戰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

幸其地開日水戰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

幸其地開日水戰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

幸其地開日水戰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

幸其地開日水戰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

幸其地開日水戰殿以習水戰太平興國七年太宗嘗

又獻通考 開寶九年太祖幸金明池習水戰御水心

殿命從臣列坐以觀戰艦角勝鼓譟以進往來馳突為迴旋擊刺之狀頗謂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復用但時習之不忘武功耳迨真

宗朝歲習不輟

石林燕語 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車駕上池

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於前亦號工

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初成壇林賜晏蔡魯公為承

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報墜木幾不免相繼哲宗臨

幸是日大風震其池水盡波儼衛不能立竟不能移

宋史

卷之十

十五

註步自後遂廢不用二事適相似亦可怪也

老學菴筆記 故老言大臣嘗從容請幸金明池哲廟

曰祖宗幸西池必晏射朕不能射不敢出又木工楊

琪作龍舟極奇麗或請一登哲廟又曰祖宗未嘗登

龍舟但臨水殿略觀足矣後勉一幸金明所謂龍舟

非獨不登亦終不觀也

補筆談 國初兩浙獻龍船長二十餘丈上為宮室層

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廢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

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

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汴水入澳

引船當梁上即車出澳中水船乃莞於空中完備訖  
後以水浮船散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  
永無暴露之患

退朝錄 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盡  
圮廢文宗覽杜荀詩云江頭宮殿鎖千官細柳新蒲  
為誰綠因建紫雲樓覆草殿時賜晏又詔百司於  
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中有臺榭以閱  
水戲而士人遊觀無存角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  
館即踰曲江之感也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十

談圖 神宗時早一西僧呪水金明池雲氣蔽水如墨  
僧曰羅叉神突刻重戰退天神不令下雨但可於某  
日內東門降雨數點而已果如其言

歸叟詩話 王荊公有詩云却憶金明池上路紅裙爭  
看綠衣郎歐公云謹厚者亦復為之耶

湘山野錄 退傅張鄴公士遜晚春晏安攀出南薰綠  
繞都城遊金明抵暮詣宜秋而入閣奉捧門牌請官  
位退傅書一闕於牌曰閒遊霽沼遊春回閣吏何須  
苦見猜八十衰翁無品秩昔曾三列鳳池來  
月令廣義 宋太宗得吳越錢氏龍舟城西開金明池  
每歲二月敬池

名山記 金明池在府城西周世宗時鑿宋太祖幸此  
觀習水戰前賢題咏甚衆

歲時記 每歲三月一日開金明池御史出榜曉示許  
人遊賞

有宋佳話 元符中上巳日賜燕從臣命御新龍舟蔡  
元長忽墜於金明池萬衆喧駭蔡得浮木憑出遂入

次舍方一身淋漓將頤叔言曰元長幸免瀟湘之厄  
蔡笑答曰幾同洛浦之遊

紫桃軒雜綴 宋太祖時或謂司天監苗光裔卜苗為  
右叢成兆日將有遷徙曰損丁千日無妨也苗疑之

宋東京考

卷之十

十七

執其褊陋為何物其人不待已對曰我金明池龜也  
今朝廷廣池將及我穴恐見殺故來問耳苗領之即  
以奏聞已而掘池果有龜殆踰萬數下令無傷擊送  
他水

凝祥池 在紫雲樓門西北有雲觀側真宗時鑿夫岸金  
時每歲清明日放萬  
姓燒香近觀一日

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道補  
時常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  
伶官於理



翠莊漫錄 京師五嶽觀疑祥池有黃蓮花甚奇

蓮花池 有二一在城東北時和

碧池 在城西北永和保

後山詩話 太祖夜幸後池對新月置酒當直學士盧

多遜應制賦詩韻限兒字詩曰太液池邊看月時好  
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開新鏡露出清光些子兒  
上大嘉盡以坐間飲食器賜之

開見後錄 宣和殿聚殿周鼎鍾尊等數千百種城

昭金人盡取之其下不禁勞苦半投之南僻池中後

世三代發器皆出於大梁之墟云

園

梁園 一名梁苑或云即老園在城東南三里許世傳為

梁孝王遊賞之所按史記梁孝王漢文帝太子

景帝之弟也孝王實太子少子太后也實太子少

子也孝王實太子少子太后也實太子少子也

西京雜記 梁孝王好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宮燕兔

園園中有百靈山山上有膚寸石落猿岩極龍岫又

有雁池池間有錦洲是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

里奇果異樹珍禽悅獸畢備王日與宮人及賓客弋

釣其中

太平御覽 園經曰梁王有修竹園園中竹木天下之

選集諸方遊士各為賦故館有節校之號又有雁鷺

池周迴四里亦梁王所築又有清冷池池有釣臺謂

之清冷臺

芳林園 在城西北園子門內太宗皇帝時太祖賜為

三年帝幸其池謂近臣曰昔尹京東園無事書飲池上

今池邊之樹已成春木矣國朝創設坊使郭守志等曰

後乃公本心李留計中亦地實矣何先除易過如是

畫壇錄 太祖北征群公祖道於芳林園既授綬承旨

陶穀牽衣留總堅欲致拜上再三避穀曰且先受取

兩拜回來難為揖酌也

瑞聖園 在通

王津園 在城南門外內有方池園

朝野類要 殿前馬步三司輪差借觀察承宣之官環

衛四廂之職以伴蕃使射於王津園勝則有金帶陞

轉官資之賞

山堂肆考 王津園在開封府城南哲宗時文彥博致

仕令有司備冊禮餞送於王津園仁宗時契丹使者

邪律防至王德用與之較射於王津園即此

西史 太祖嘗幸王津園晏群出醉旁仰明日謂侍臣

曰河涵非令儀也朕昨醉蹈之甚自悔

下松園在新縣門外

含芳園

藥榮一作園

壹太師園俱在城西小門外

蔡太師園

王太宰園俱在新鄭門外金明池南

養種園在城西水門外金水河側時花木繁盛可觀

王太尉園

一丈佛園俱在城南

宋東京考

馬季良園在東城

景初園在城西即教坊使孟景初園也

奉靈園在陳州門內西北

靈禧園在陳州門外東北

同樂園在園子門內

王家園

晏家園俱在新

李駙馬園在空春門外

宣化所俱廢久無存

裴非錄 上元收燈畢都人爭先出城探春大抵都城

左近皆是園園百里之內無非開地並縱遊人賞觀

嘉興石苑周

城鎮

苑

瓊林苑在祈禱門外呼為西青城苑德中述為嘉興苑  
先帝嘗與同列宴苑中其間有樹松樹松上  
有白鶴松樹下有白鶴松樹下有白鶴松樹下有白鶴  
石林燕語 瓊林苑金明池宜春苑玉津園謂之四園

瓊林苑乾德中置太平興國中復鑿金明池於苑北

導金水河水注之以教神衛虎翼水軍習舟楫因為

水嬉宜春苑本秦悼王園因以皇城宜春舊苑改為

嘉興石苑

卷之十一

十

富國倉遷遷於此玉津園則五代之舊也今惟瓊林

金明最盛歲以二月開命士庶縱觀謂之開池至上

巳車駕臨幸畢即開歲賜二府從官燕及進士聞喜

燕皆在其間金明水戰不復習而諸軍備為鬼神戲

謂之旱教玉津半以種麥每仲夏為幸觀刈麥自仁

宗後亦不復講矣惟契丹賜射為故事宜春谷但稱

庶人園以秦王故也荒廢殆不復治祖宗不崇園池

之觀前代未有也

朝野類要

在京則賜及第進士晏於瓊林苑中興以

後就於貢院

文獻通考

元豐七年詔舊制薦新米麥之屬皆取於

市今後宜令玉津瓊林宜春瑞聖諸園苑及金明池

後苑供其所無者乃索之雜買務

宋稗類鈔

洛公出鎮西京奉詔於瓊林苑燕饌從列

皆預賦詩送行王禹玉時為內相詩云都門秋色滿

旌旗祖帳容陪醉御危功業迴萬元祐日精神如皎

貝州時匣中寶劍騰霜鋒海上仙桃壓露枝昨日更

聞褒詔下別列名姓入周煥時以為驚絕

山堂肆考

太平興國中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

人於崇政殿始分三甲錫晏於瓊林苑進士及第一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二

人校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為定制帝謂侍臣曰朕

親選多士殆若飢渴召見臨問觀其才使而用之庶

野無遺賢

宜春苑

有二一在園子門外疏而開一在苑門外

苑苑一名宜春苑初為晉進士之所每歲地各

宜春苑詩注 宜春苑在舊宋門外即東御園

山堂肆考

麗景門外有宜春苑宋人號東御園王安

石詩云宜春舊營沼日暮一登臨前帶行蒼蘿後接

坐綠陰樹疎啼鳥遶水滄苔花深無復增修事君王

惜費余

景華苑 在景龍門外與湖芳名

容齋四筆 崔德符坐元符上書邪黨因於崇寧後監

洛南稻田務密送客於會節園是時冬暮梅花已開

明年春監修大內閣官容佐取以為景華御苑德符

不知也至春晚復騎瘦馬與老兵遊園內坐梅下賦

詩其句曰去年白玉花結子深枝開小慧藉清影低

聲啄微酸故人不可見春事今已闌絕對尋履跡空

餘土花斑次日佐人因見地上馬糞知為德符是時

府官事佐如不及而德符未嘗謂之佐即具奏劾以

德入御苑作踐有奇勒停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三

老學菴筆記 凌霄花本有不依大而能生者惟西京

富鄭公園中一株挺然獨立高四丈圍三尺餘花大

如杯旁無所附宣和初景華苑成移植於芳林殿前

畫閣迤御

牧苑 在城北東橋東北故

樓

景華苑 在城北東橋東北故

寶津樓 在舊都城外金明池內中架有

明月樓 在城內入其橋南街東明武

長安樓 在城內高樓街

紅翠樓 在城內

玉樓

狀元樓 在城內

登雲樓 在城內

癸辛雜識 汴城樓閣最高而見存者惟相國寺寶聖

閣朝元宮閣登雲樓寶聖閣雄麗五層滴水廬山五

百細羅漢在馬國初曹翰所取者也朝元宮閣即舊

日上清儲祥宮移至者岩巖半空登雲樓俗呼為八

大王樓又稱譚樓蓋初為燕王元儼所居後為巨璫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四

譚積有之其音安雄麗皆非東南所有也

和樂樓 在城內舊

得勝樓 在城內舊

慶豐樓 在城內舊

鐵屑 在城內

楊樓

玉川樓

欣樂樓

潘樓 在城內

會仙樓 在城內

熙熙樓 在城內第三

豐樂樓 在城內第三坊名禁樓亦名豐樂樓也或宗建

樓之 到子罕時有地得水平多樂事夜間火上焚

夢草錄 宣和間更脩三層相高五樓相向各有飛橋

欄檻明時相通珠簾繡額燈燭晃耀初間數日每先

到者賞金旗過一兩夜則已元夜則每一瓦甌中各

置蓮燈一盞內西樓禁人登眺以第一層下視禁中

也

揮麈後錄 艮嶽成詔翰林學士王安中登豐樂樓望

而賦詩云日遠高樓瑞雲深萬井喧闐已下臨金碧

宋史京考 卷之十一

樓臺雅禁藥烟霞岩洞却山林巍然通階千齡運仰

止常領四海心此地去天真尺五九宵歧路不容尋

宋釋類鈔 京師東華門外景明坊有酒樓人謂之笑

樓或以為樓上之姓非也本商賈鬻簪於此後為酒

樓因名簪樓一名白簪樓

朝樓 在角東門 外西南

清風樓 在城內第三坊名禁樓亦名豐樂樓也或宗建

看午樓 在城內

宣威樓

班樓 在城內

蜘蛛樓 在城內

劉樓 在城內第三坊名禁樓亦名豐樂樓也或宗建

八仙樓 在城內

集賢樓

蓮花樓 在城內第三坊名禁樓亦名豐樂樓也或宗建

曼簾樓 在城內

退朝錄 京師街衙置鼓於小樓之上以臨昏曉太宗

時命張公洎製坊名列牌於樓上按唐馬周始建議

置六街鼓號曰禁鼓惟兩京有之後北都亦有禁

宋史京考 卷之十一

禁鼓是則京都之制也二紀以來不聞街鼓之聲此

後金吾之職遂廢之矣

閭

資聖閣 在府治東北相國寺內唐天寶四載先閣上有

聖人夏月於此避暑及唐牙等凡有齋供服者方開

癸辛雜識 資聖閣登雲樓覆壓歲久今其地低陷甚

多魯記滿書言山河大地凡為城邑宮闕樓觀塔廟

亦是緣雲架重所致

鳴苞集 恭魯公帥成都一日於禁市中遇一婦人多

髮如嵩自指毛女謂蔡曰三十年後相見言訖不知

所在蔡後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居京師一日在資聖閣下納涼一村人自外入直至蔡前云毛女有書蔡接書其人忽不見做封大書東明二字蔡不曉其意

後延長沙卒於東明寺因就葬焉

熙春閣在景龍江橋旁開中統和三年建

研北雜志汴梁熙春閣舊名壹春堂徽宗稱道君時居之在擲芳園中俗呼為八滴水閣汲郡王暉仲謀

有熙春閣遺制記

圖象徽調閣政和六年房士王任普以九鼎神符不可為臣元武宮房永安校令

為為臣元武宮房永安校令

宋東京考卷之十一

館

信度館在城內館設

同文館在國門外西北安州縣建

磨堂館在宜侯門外北以待

班荆館在封門外北東即陳

玉照新志陳橋驛在陳橋封邱二門之間唐為上元驛朱全忠縱火欲害李克用之所也後改班荆館為

虜使迎餞之所至宣和五年國曾譴一建言遂命明

流居之錫號曰鴻烈觀徽援之後又不知如何耳

禮賓館在國門外西北安州縣建

柳林館在城內北廣神廟側人遊安之所後演於水

門

夷門在安進門內

水經注漢文帝封孝王於梁孝王以土地下濕東都

雖陽自是置縣以大梁城唐居其東城夷門之東夷門即侯贏抱關處也

史記大梁城有十二門東門曰夷門魏有隱士侯贏

年七十家貧為夷門抱關者為公子無忌盡計厚遺之不受

宋東京考卷之十一

賓退錄侯贏為夷門監者按大梁城門東曰夷門則

夷門者乃大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為夷門非也

林水錄郭緣生曾遊北邑殿夷門升吹臺終古之迹

編馬盡在

高門在國門外西北二里即梁惠王故城之門也門

沙門在城內東南和錦坊南

小陡門在城內西北永安保堂

亭

倉垣亭在城東北二十

信陵亭 一名公子亭在府治東北相國寺前大

太平御覽 國經曰後儀有信陵亭在城內即魏國公

子無忌勝概之地

清浪亭 在城內十里一名清浪城漢張良令

新亭 在城內十里一名新亭城漢張良令

看街亭 在城內十里一名看街亭城漢張良令

汴河亭 在城內十里一名汴河亭城漢張良令

大梁亭 在城內十里一名大梁亭城漢張良令

迎驛亭 在城內十里一名迎驛亭城漢張良令

龍氏難說 仁宗時作亭名曰迎驛已乃悟為英宗名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改之曰迎旭又以為未安復改曰迎恩皆符英宗御

名也

延福錄 仁宗晚年不豫漸復康平忽一日命宮嬪妃

主遊後苑乘小輦東向欲登城堞遙見小亭傍曰迎

曙帝不悅即時回輦翼日上仙而英宗登極蓋曙字

乃英宗御名也 二說互異

蝦蟇亭 在城內十里一名蝦蟇亭城漢張良令

流石亭 在城內十里一名流石亭城漢張良令

以上諸亭俱

堂

明堂 舊宋殿和五年八月始立明堂於太內之西

文獻通考 蔡攸言明堂五門廡廡蓋以素瓦而門堂

則以瑠瑤其地則隨所向而砌以五色之石榴楸柱

端以銅為辟邪之象而飾以五方所向之色八憲八

柱則以青黃綠相間堂堂柱門欄槅並以升龍塗之

堂為三級每級崇三尺共為一建改火球為雲龍之

象階庭植松柏楹之木宮門不設戟而殿隅並垂鈴

云詔以玄堂祀聖祖之諱取乎在朝易之義改為平

朔門亦如之仍改敷佑門曰左敷佑左承天門曰右

敷佑承天門曰平扶更衣大次曰齋明殿其明堂青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陽總章平朔太室五門並御書勝之

資治通鑑 元豐間禮官以明堂寓大慶殿別請建立

以盡嚴奉而未暇講求政和五年內出圖式宣示於

崇政殿且以明堂宜正臨丙方近東以瀛福德之地

乃從秘書省於宣德門東而以省地營之命蔡京為

明堂使開局興工日役萬人

繼聖堂 在府治東太宗

東京記

年閏二月真宗臨幸宰臣請以繼聖為名許之

講武堂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於西和九月大興上與從官

資善堂 在府治正廳之後即所謂後堂也後改為公生明堂

海錄碎事 大中祥符九年二月詔皇子就學新堂宜

以省善為名

東都事略 天禧四年詔中書樞密院及諸司非大事

並委皇太子資善堂裁處以聞

燕翼詒謀錄 大中祥符八年仁宗封壽春郡王以張

士璠崔遵度為友講學之所為資善堂此資善之名

所由始也自後元良就學之所皆曰資善

石林燕語 仁宗初為皇太子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

少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參政王曾樞副錢惟演兼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賓客謂等因請師傳十日一赴資善堂賓客以下雙

日互陪侍講學從之

繼照堂 在府治正廳

麟幾雜志 學士周起知開封府聽斷明審庭無留事

以真宗判南衙聽事之所為繼照堂泰云陛下昔日

居此臣不敢坐自爾遂空不復居焉

迎瑞堂 在府治正廳

萊公雜說 哲宗朝常創一堂過繹萬幾學士進名皆

不可意乃自創曰迎瑞意謂迎事瑞而治之朱幾微

宗由瑞邸即大位

梅花堂 在府治正廳之後即所謂後堂也後改為公生明堂

學辛雜識 開封府後街有瓊梅一株人以為奇遂創

梅花堂北人言河北懷懷孟二州號小江南蓋太行

陸其後寒稍殺地暖故有梅且山水清遠似江南云

汴京遺蹟志 今開封府猶稱古南街其後堂稱梅花

堂皆襲宋之舊也

拱奎堂 在府治內錢源戶

清虛堂 在府治內東角門內

三槐堂 在府治內東角門內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東都事略 旦少好學父祐器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

吾之後必有為三公者真宗即位旦為翰林學士嘗

奏事下殿真宗目送之曰與朕治平天下必此人也

是年遂除同知樞密院事

石林燕語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嘗推其善用兵知大

名十餘年有告以謀叛者亟從之原期而以王晉公

祐為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當以趙普所居

位命汝面授吉徑使上道且謂祐曰此卿故鄉所謂

畫錦者也祐到彼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

固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從祐知棄



州彥卿竟亦無他後祜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為越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為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至其家問其子弟言之

大正公遺事 先晉公知公遠大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因手植三槐於庭以為識其槐今老蔭茂可愛

燕友錄 王祐字景叔太祖命使魏州曰卿還當與王淳官職及還得謫或藏之曰意公作王淳官職矣曰

李東京考

卷之十一

十三

枯不做兒子二郎必禁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天下謂之三槐王氏

函史 王旦字子明大名華人也父祐事太祖為知制誥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命祐行察之以百口

保其無他且曰五代之世多猜忌殺無辜故亭園不永願以為戒太祖深納之又嘗按獄金活數百人因

罷官歸手樹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所以志也

東坡集 銘曰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

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射利惶恤厥德庶幾倖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感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桂籍堂

學內

山堂肆考 太平興國中進士中第賜題名於桂籍堂此題名之始唐人題名於慈恩寺乃進士自題也

九龍堂 在城南隅景祐坊大中祥符四年賜名晉濟乃塞其池後廢

三聖堂 在城門外百步許即舊西晉祠以侍而西阿士義勇武安王清源公趙真君也漢豐平鏡云魏齊而驛在寶相寺之東相國都城北宋兵廢開洪武

李東京考

卷之十一

十四

寶錄堂 在金梁橋西新徽宗建為曹仙姑所福之廟後三十二年去遂為女冠所居又名曹仙姑廟明洪武

宅 吳祠堂記碑移置建慶觀內今亦無存矣

禮賢宅 建隆初吳越王殷實奉加帝亦厚養之今寶宅開寶八年第於南宮城太學東邊且數坊名禮

宣和書譜 開寶八年初廷將舉兵平江左李煜密賜香於徽口今日無我明日豈有王一旦明天子易位

嗣勞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微表其書宋上藝祖嘉貝

忠江南平與其子惟濟妻孫氏來朝藝祖遣皇子至  
睢陽迎勞對見禮皆從異等賜禮賢宅以館之而宅  
之結構宏壯什物種種畢具俟至如歸焉

楓憲小牘 余即寓於錢氏之舊鄉蒼山碧樹想見未

錦風烟因念昔家京邑每過南宮城大學左方禮賢  
宅未嘗不欽仰忠懿之賢雖喬木垂楊朱門雕砌宛

若猶在而於時子姓貧寒至有衣食不周者嘗請而

朝供奉錄太祖太宗雖所賜優異然忠懿歸國之初

舉朝文武闕寺皆有餽遺蓋有國已來所積一空矣

御史 太祖開寶中吳越王俶來朝賜禮賢宅以居觀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十五

幸晏之命與晉王為兄弟封其妻孫氏為王妃

朕親宅 即王清昭應宮舊址也景祐二年仁宗以東族  
殿處都城或曰然集詔以王清昭應宮舊址作

以處之

東都事略 仁宗建睦親宅乃命知大宗正寺宗子有

好學趨義則褒勉委曲進之於善若不率教始勸諭

之又糾戒之至不悛則正其罪而上聞故人人莫不

畏愛而心服

慶曆五年三月己未詔太宗正寺曰朕思古之人君

莫不厚親戚以輔王室治邦家而化天下宋興八十  
餘載宗室蕃衍宜令睦親宅諸院教授官課經典文

詞以開

神宗實錄 吳申字景山英宗擇官教導宗室以為睦

親宅都講初宗室生序爵仍自為賓主講官位主席

之東隅申不肯坐且曰宗室當以親族尊卑為序若

講官分賓主至再移書大宗正宗正不能決因內朝

出二書英宗是之宗室正講席自中始

臺書詳註 至道元年太宗將為皇姪等置師傅執政

謂環衛之官非親王比當有等降乃以教授為名咸

平初遂命諸王府官分燕南北宅教授南宅者太祖

太宗諸王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北宅者魏懷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王子孫處之所謂廣親宅也

舊唐宅 在天波門西第中  
街故宗諸王居之

王魯公宅 在宮城北隅奉寧坊即  
樞密使王德用居第

編年錄 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而頰以下白哲人皆異

之其第在奉寧坊直宮城北隅開封府推官蘇紳嘗

疏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希匿其疏不下御史中

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德用得志不宜又

典機密罷為武寧軍節度使赴本鎮德用尋以居第

獻詔諫芳林園給其瓦

丁晉公宅 在保樂門外水橫街  
即宰相丁謂居第

野客叢談

丁晉公謂治第保康門外楊景宗所以役

六荷土築基丁後籍沒而景宗貴即以其宅賜之其

正寢乃向日所築之地也

景宗章帝太后弟也

初潭集

唐待制肅與丁晉公為友宅又相對丁將有

諧粥之命唐遂遷居州北或問之對曰謂之入則大

拜鼓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謹避

之

東京考

卷之十一

十七

宋東京考卷之十二

嘉興石鏡周 城隍

宅

李文靖宅

在封邱門內即丞相李沆居第

訓儉 公為相治第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

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

為太視奉禮之官廳事則已寬矣

自著編

李文靖公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頽垣敗壁

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故勿葺以試沈沈

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問之笑謂其弟繼曰豈可

東京考

卷之十二

一

以此一動我念哉家人每勸治第未嘗答繼因語次

及之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橐亦可以治第

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

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

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王文正宅

在望春門外即太尉王旦居第

長編

旦性冲澹寡慾奉身至薄所居至陋上欲為之

治旦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

宋修撰宅

在城東南隅宋明坊即宋敏求居第

初潭集 宋次道家書皆校讎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

道家為善本住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就居其側以便借置故當時春明宅子就直比他處當高一倍陳叔易歎曰此風豈可復見耶

劉道原就宋次道家觀書采日具酒饌為主人禮道原不受閉閣鈔書旬日而畢

研北雜志

宋宣獻公縱楊徽之外孫徽之無子盡傳以家所藏書後與父舉同孫餘闕每賜書必得二本

子敏求敏脩並以文學見稱於世其藏書之盛有以也

蔡太師宅

在宣武門外府治而南即宰相蔡京賜第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二

上

老學菴筆記

蔡京宅有六鶴堂高四丈九尺人行其下望之如蟻餘悉宏敞過甚老疾畏寒幕帶不能禦

遂至無設牀處惟撲水少低閣架亦狹乃即撲水下作臥室

正史約 徽宗時乘輕車小輦頻幸京第命坐傳觴略用家人禮京謝表有云主婦上壽請酬而肯從稚子牽衣挽留而不却蓋實事也

宋碑類鈔 譚振言蔡京當國一日感寒振與數親客

同疾見之後堂東閣中京令小鬟焚香久之鬟白香已滿間近北窗簾聲則見香氣自他室而出其蓬煇

蒲室露若雲霧濛濛坐客幾不相親而無烟火之烈京謂客曰香須如此燒乃無烟氣既歸衣冠芬馥非數十雨不能如是之濃也

朝野僉言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初八日夜遺火焚蔡京宅火光亘天隣屋無所犯明旦士庶觀之咸謂國家召禍造端乃蔡為首宅焚無片木而不及隣實本天意

王丞相宅

在宣武門外即太師王黼賜第

編年錄 初黼既得東國念無以中上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以梁師成副馬四方珍異悉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二

王

入於二人之家而入尚方者才什一帝待過日隆恩數異於他相名其居間為得賢治定後帝幸黼第始

悟其與梁師成交結狀由是黼眷稍息

資治通鑑 宣和五年十一月丙寅帝幸王黼第觀芝蘭專結梁師成既為相賜第於城西間徑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來乃託言家之屏風生玉芝上為臨幸觀黼之室間張設寶玩山石倖擬宮禁喟然而歎

其富樂因大醉不能語夜漏下五刻間龍德宮後道小門以還晝夜諸班禁從皆嚴衛達旦翼日猶不御

殿殆半日人心始安祖宗以來臨幸未之有也

實耳集 王黼宅與一寺為隣有僧每日於黼宅旁溝中澆取流出雪色飯洗淨晒乾數年積成一囤靖康城破黼宅老幼絕食僧即以所積乾飯復用水浸蒸熟送入賴之無飢

### 宮

太一宮 有四一在城東南蘇村為東太一宮太平興國中建一在城西南八角鎮為西太一宮天聖六年建一即五嶽觀舊址為中太一宮熙寧初建一殿和開張祀德宮為北太一宮俱廢久矣

退朝錄 太宗時建東太一宮於蘇村遂到十殿而五

福君恭二太一殿前殿冠通天冠服絳紗袍餘皆道

冠寬衣天聖中建西太一宮前殿殿五福君恭大遊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二

四

三太一亦用通天絳紗之制餘亦道冠寬衣熙寧五

年建中太一宮內侍主塑像乃請下禮院議十太一

冠服禮院乃具兩狀一如東西二宮之制一請畫服

通天絳紗會有言亳州太清宮有唐太一塑像上遣

中使視之乃畫服王者衣冠遂詔如亳州之制

石林燕語 太平興國中司天言太一式有五福大遊

小遊四神天一地一直符君恭臣恭民恭凡十神皆

天之貴神而五福所臨無兵疫凡行五宮四十五年

一易今自甲申歲入黃室吳宮富吳分請即蘇州建

宮祀之已而復有言今京城東南有蘇村可應姑蘇

之名乃建東太一宮八年宮成合千一百區凡十殿四廊圖三皇五帝九曜七元天地水三官南斗三台二十八宿天曹四司十精太一五嶽諸副佐命十二山神八卦六丁五行四直本命等神及四直靈官三十六神特像五百二十四軀

中吳紀聞 太平興國六年方士言五福太一在吳越

分太一天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故令

蘇州建太一宮後以地遠不便於祭祀遂於京城蘇

村建之今天慶觀乃其舊址鄉人尚有以宮巷宮前

稱者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二

五

國朝會要 天聖六年司馬言五福太一自漢元年

甲申及今四十五年太一行恭當入蜀郡之坤宮曰

黃庭可於都城西南建祈宮於是詔得八角鎮地建

西太一宮前後東西凡四殿又建齋殿塑像自內出

始鑄印給之

文獻通考 熙寧初即五嶽觀舊址營中太一宮蓋自

天聖六年至熙寧五年壬子四十五年五福太一行

恭自黃庭宮移入真室之中下臨京都之中故也

太常禮院言中太一宮冠服依東西太一而東西太

一惟五福君恭冠通天冠大遊以下皆冠道冠按史

記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者五帝又方士言十太一皆天之尊神請並用通天冠絳紗袍從之

太一星在紫宮門右天一之南號曰天之貴神其佐日五帝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饑饉疫疾災

### 宮之事

漢武帝時亳人繆忌奏祠太一方置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曰太一其佐曰太禁司命之屬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後然後入

國巫為主人關飲食所欲言行下神所從言又置壽宮北宮張刑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受書其名曰畫法謂其書之法也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無殊

### 宋東京考

#### 卷之十二

#### 六

絕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

### 夢溪筆談

十神太一一曰太一次曰五福太一三曰

天一太一四曰地一太一五曰君基太一六曰臣基

太一七曰民基太一八曰大遊太一九曰九氣太一

十曰十神太一惟太一最尊更無別名止謂之太一

三年一移後人以其別無名遂對大遊而謂之小遊

太一蓋誤加之也京師東西太一宮正殿祠五福而太一乃在廊廡甚為失序熙寧中初營中太一宮下

太史考定神位予贈額太史預其議論今前殿祠五

福而太一別為後殿各全其尊深為得禮然君基臣

基民基避唐明帝諱改為基至今仍襲舊名未嘗改

### 正

### 客齋三筆

熙寧四年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據太一經

推算熙寧七年甲寅歲太一陽九百六之數至是年

復元之初故經言太歲有陽九之災太一有百六之

厄皆在入元之終或復元之初今陽九百六當癸丑

甲寅之歲為災厄之會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

以消災為祥竊詳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歲入東南

### 宋東京考

#### 卷之十二

#### 七

興宮故修東太一宮於蘇村天聖己巳歲入西南坤

位故修西太一宮於八角鎮請稽詳故事崇建宮宇

迎五福太一於京師詔度地於集禧觀之東於是為

中太一宮時王安石擅國盡變亂祖宗法度為宗社

之禍蓋自此始雖太一照臨亦不能救也紹熙四年

癸丑五年甲寅朝廷之間殊為多事壽皇聖帝厭代

泰安以久疾退處人情業業皆有憂榮恤緯之慮時

無星官曆筭考步推驗庸詎知非入元復元之際乎

宋史劉敞傳西太一之役倭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有福近歲自吳穆蜀信如新陳之說西南坤維接

者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降者相繼  
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  
而後悔方士之謬雖其悔之弗早稍愈於終不知悔  
者也

山堂考索 漢立太一祠即甘泉泰畤也唐謂之太清  
紫極宮宋謂之太一宮宋朝尤重太一之祠以太一  
飛在九宮每四十餘年而一從所臨之地則兵燹不  
興水旱不作在太平興國中太宗立祠於東南郊而  
祀之則謂之東太一在天聖中仁宗立祠於西南郊  
而祀之則謂之西太一在熙寧中神宗建集福宮而  
祀之則謂之中太一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二

八

宋稗類鈔 京師太一宮道士房有楮結子如楊梅樹  
宗車駕臨觀題曰擬梅軒李似矩吳正仲皆有詩正  
仲詩云陰陰綠葉不勝垂著子金多欲壓枝却得君  
王留一顛故應雨露亦饒滋

河南通志 襄城楚芝蘭初習三禮忽自言遇有道之  
士教以符水六壬遁甲之術屬朝廷博求方伎請闕  
自薦以占候有據權翰林天文授樂源主簿還司天  
春官正判司天監事占者言五福太一臨吳分當於  
蘇州建太一祠芝蘭獨上言京師帝王之都百神所

集且今京城東南一舍地名蘇村若於此為五福太  
一建宮萬衆可以觀謁有司便於祇事何必遠趨江  
外乎衆論不能奪遂從其議

鄧州張虛白通太一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真人得秘  
訣徽宗聞其名召管太一官恩賚無虛日官太虛大  
夫金門羽客出入禁中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曰  
朝廷事有宰相在非予所知也  
景靈宮有二在城內端禮街之東西大中祥符五年十  
五月  
朝獻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二

九

文獻通考 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  
宮天聖元年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御容榜曰  
奉真治平初就景靈宮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華嚴  
別殿曰寧真齋殿曰迎慶名宮之西門曰廣祐凡七  
十年間神御在宮者四其他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  
豐五年神宗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在京宮觀寺院  
神御悉皆迎奉入內盡令帝后而奉以時王之禮  
元符二年詔特置景靈西宮奉安神宗於顯承殿為  
館御之首昭示萬世尊崇之意建哲宗神御殿於西  
以東偏為齋殿  
資治通鑑 元豐五年八月庚申帝以先朝御容多寓

寺觀乃作十一殿於景靈宮凡神御皆迎入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

朝野雜記

景靈有東西兩宮蓋祖宗以來帝后神御皆

寓道釋之館元豐中始倣漢原廟之制漢原廟在魯哀帝時有司

立原廟唐古曰原重也先已有廟即景靈宮之東西

今更立之故曰重也謂高帝廟

為六殿每殿皆有館御前殿奉宣祖以下御容而後

殿以奉母后各揭以美名崇寧初以景靈無隙地乃

於駝道之西立西宮以神宗為館御首哲宗次之號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一

十

舊宮為景靈宮建炎改元之二日即命有司建景

靈宮於江寧帝后異殿然不克成渡江後自聖祖以

下神御皆寓温州天慶宮以祠部郎官燕知州若官

使相則兼景靈宮使典奉神御趙忠簡為相議築繕

臨安以奉祖宗神御而留聖祖於永嘉後不果紹興

十三年始遷於臨安然但通為三殿以奉聖容無復

東都之制矣

揮塵錄 乾德六年即都城之南安陵之舊城建奉先

資福院為慶基殿以奉宣祖藝祖則太平興國之開

先太宗則啟聖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建景靈宮天

興殿以奉聖祖其後真宗之奉真仁宗之奉嚴英宗之英德皆在其側又有慈孝之崇真萬壽之延聖崇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后章獻明肅在崇真之傍曰

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後曰廣孝章惠在延聖之後曰

廣愛在普安者三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

豐中神宗以款響先後失片地偏且遠有曠世不及

親祠者乃詔有司神御之在京師寓於佛祠者皆廢

撤而遷之禁中由英德而上五世合為一宮凡十一

殿以世次列東西片帝殿一門列祔七十二殿之西

庶繪畫容衛公王名特羅立左右內有燕寢溫清之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二

十二

宣玩好畢陳而母后居其北改慶基曰天元后曰太

始開先曰皇武后曰儼極永隆曰大定后曰稱德泰

真曰熙文后曰衍慶孝嚴曰美成后曰繼仁英德曰

治隆其便殿十一曰來寧曰燕娛曰雲遊曰凝神曰

天遊曰冷風曰太靈曰丹臺曰靈晷曰昭清以五年

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於新宮大赦天下給侍臣像

於後元祐初即治隆之後宣光殿以奉神宗紹聖初

開宮之東隅為顯承殿以宣光殿故址為徽音殿以

奉宣仁聖烈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承介於一偏廟

號未稱於是度駝道之而東直大定南北廣袤地勢



併撤府寺剝為面宮建大明殿以神宗為館御之首  
涓日遷奉親祠為不祧之廟以示推崇之意曲故四  
錄錄功臣後如元豐故事云

慶史 神宗廣景靈宮為原廟列朝帝后前後各一殿  
皆有名見於國史元祐初神宗神御殿曰宣光紹聖  
初內相林希言宣光乃元祐時發號非所宜名詔更  
為顯承後改曰議者以為祖宗時凡建一事施一令  
必下侍臣博議蓋審處之也或曰此執政寡聞之過  
也

神宗就太原廟取祖宗以來將相功臣像各繪於兩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二

十二

庶因推思官其後予在開封南司閭頗見黨進家狀  
元私家無祖像令城南什物庫土地像乃是遂取圖  
之

圖畫見聞誌 治平甲辰歲於景靈宮建孝嚴殿奉安

仁宗神御乃鳩集畫手畫諸屏展牆壁先是三聖神  
御殿兩廊圖畫創業數定之功及朝廷所行大禮次  
畫講肆文武之事游豫宴享之儀至是又兼畫一應  
仁宗朝輔臣呂文靖以下至節鉞凡七十二人時張  
龍圖壽主其事乃奏請於逐人家取影貌寫之為行  
序列歷歷可識其面於是觀者莫不彰其盛美

間見前錄 元豐中神宗倣漢原廟之制增築景靈宮

先於寺觀迎諸帝后御容奉安禁中涓日以次備法  
駕羽衛前導赴宮觀者夾路鼓吹振作教坊使丁仙  
現舞望仁宗御像引袖障面若揮泪者柳人父老皆  
泣下嗚呼帝之德澤在人深矣  
退朝錄 文穆王冀公天聖初再為相既拜命謝恩即  
請詣景靈宮奉真殿朝謝真宗皇帝冀公仍以五百  
千建道場託先公為齋文其略曰奉諱之初謝病於  
外臨西宮而莫及企南狩以方遙自後二府初拜恩  
入謝即詣景靈宮蓋踵冀公故事也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二

十三

朝野類要 四孟之月駕詣景靈宮朝獻自神廟建如

此在恤制內則權止

東萊詩話 正獻公知揚州賀景靈宮成表有云即上

都之福地再廣真庭會列仙之眸容益嚴昭薦又云

迴廊曼衍圖拱極之近條秘殿重深列儀坤之正位

上清儲祥宮在新宋門裏街北至通元年上清宮成慶

子孫之祥也因賜名上清儲祥宮以官之所在為國家

宮命蘇軾撰碑文以紀其事

東京記 端拱元年二月太宗詔取晉邸時太祖所賜

金帛建上清儲祥宮至道元年八月宮成帝御書額

金填其字賜之慶曆三年十一月火燬宰元豐間靈

惠法師王太初再營之元祐初宣仁太皇太后出妝粉錢重建

設園 上清儲祥宮太宗建之為民祈禱神宗以其地

屬震欲斷之至元祐初落成宦人陳衍領其事凡需用黃金縹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

至正集 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外作內不五十年而

火以其地為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

修故也又三十七年復事修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

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幾誣以失

實毀之今蔡京別墅馬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二

雲烟過眼錄 米老自作自書上清儲祥宮碑川紙上

大書甚佳舊在向若水家後歸賈秋壑今歸王子才

乃與東坡同所作米意極自得然非為彼文壓倒則

此老必叫屈

續文獻通考 鄭榮本禁軍戍辟州還夜過神人謂曰

汝有道氣勿火食因授醫術教人大中祥符七年賜

名自請度為道士居上清宮所傳藥能愈大瘼民多

求之皆刺臂血和餅以給焉

居易錄 侯鯖錄載紹聖中貶東坡踰上清宮碑今蔡

京別撰有人過臨江驛題二詩不書姓名或云江隣

與或云張文潛作也其二云晉公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膽喪不知世有段文昂此詩因坡公而發特以還之淮西事為譬非元和間人作也其言吾唐者是時黨禁方嚴故託之前代云爾以為真言淮西事者誤要豈以為東坡詩尤誤矣

125

玉清昭應宮 在南薰門外宮跡而大中祥符元年詔營是宮安置天書有司料工須十五年乃就

修宮使丁謂令以夜繼晝每給一餅給二燭故七年  
而成凡二千六百二十楹制度宏麗屋宇少不中程

七年六月丁未夜大雨雪內火起至曉宮室燬

宋若有警者預除其地屋諸禱祀以答天起乃下解

一小段改為萬壽觀

王清昭應宮丁酉公釐其役土木之工極天下

工絲畫魚不用黃金因方召名畫皆取置屋簷底

以其餘材建五嶽觀世猶謂之太沃則玉清之安

可知玉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玉清五嶽

日焚獨道院在耳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旦

為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為見任宰

相蕪臧天聖元年呂申公夷簡為相時朝廷崇奉之

稍緩因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

李康靖公谷齋參知政事臨京師以資政興大學士

制誥皆得為是舉因以為慶開不仕弗之職無害

行在打馬山，在作道二十里之暇，忽

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齒多疲老不可倚委

之則傷思留之則玩政遠承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潤

霄宮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勾或提舉

官以知州資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

便

景靈會賢堂三宮親以學士舍人管勾康定元年

李廉靖公罷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宣

觀自後學士皆為提舉至和初晏元獻公以舊相為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而武臣今致政李少師

不東京考  
卷之十三

端愿為觀察使止得管勾祥源觀自陳於樞府宗袞

乃加以都管勾今朝官亦云提舉非故事也

大中祥符元年作玉清昭應宮奉天書也知

諸王魯胡虔候張晏皆上疏諫不聽

不便者五條以陳情段其制其餘論事甚衆皆刪其

稿惟此疏偶存

錢若水悞昭應宮碑成上賜玉帶令服

之而謝三日乃止至今被賜者閉門以為例

按祥符中治昭應宮用李廷珪墨為染筆

100-405488-1

今人問所有皆其時餘物耳

筆談 溫州雁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謝靈運為大寺亦未嘗遊歷因昭應宮採木深入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龐氏客語 造玉清昭應宮隸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中吳紀聞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參政之孫慷慨有大志工為古文聲名與歐陽公相埒天聖七年玉清昭

應宮災子美以太廟齋印請登聞上疏謂天以此鼎戒願陛下恭默自省語甚切直時年方二十登景祐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三

元年進士第後有詔戒越職言事者子美又上書極

論其不可時論題也

厚德錄 天聖中玉清昭應宮災太后曰先帝營奉此

宮極天下之力今一旦灰燼皆守衛者不謹所致詔

付御史臺推勘皆欲戮之御史中丞王晦叔上疏曰

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常毀也漢遼東

高廟及高園陵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那

國便殿不當居陵旁故災今玉清之興不合經義先

帝信方士邪巧之說靈耗財用無紀今天災之乃戒

其侈而不經也上與太后感悟遂薄守衛者罪

客齋三筆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剝地材至關中役

徒七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

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履摩火出乃鑄鐵為

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資較隨而易之盡

日不逾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工大

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真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

以為道宮玉清昭應之建丁謂為修宮使凡役工日

至三四萬所用有秦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柏運

衛道永甯古之徐枏楷溫台衛吉之檣永豐慶之槐

樟潭柳明越之杉鄭澗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萊州之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三

白石絳州之斑石吳越之奇石洛水之石卵宣聖廟

之銀朱桂州之升砂河南之轄土衛州之朱土梓信

之石青石碌礪相之黛秦階之雌黃廣州之臘黃玉

澤之槐華號州之鉛升信州之土黃河南之胡粉衛

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宛澤之墨歸歙之漆萊蕪興

國之鐵其木石皆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

於京師置局化銅為鑰治金薄鍛鐵以給用凡東西

三百一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鑿於京

東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四

月至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二十區不及二

十年天火一夕焚燹但存二殿是時役徧天下而至  
尊無窮兵黷武聲色苑囿嚴刑峻法之舉故民間  
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代萬萬不侔矣然一時賢  
之士猶為盛世惜之國史志載其事欲以為夸然不  
若掩之之為愈也

王氏畫苑 大中祥符初上特營玉清昭應宮勅劉文  
通先立小樣圖然後成昇丁朱崖命後寫道士呂拙  
鬱羅蕭臺仍加飛閣於上以待風雨畫畢下匠氏為  
準謂之七賢閣者是也天下目為壯觀

大中祥符中玉清昭應宮成召張昉畫三清殿天女

宋東坡考 卷之十三 五  
奏音樂像勝不假朽畫簪筆立就高皆文餘

琴亭客話 大中祥符六年綿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  
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舄纖縷悉  
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崇言遂繪事奏聞詔令津置  
赴闕送玉清昭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奉之

田居乙記 仁宗天聖七年玉清昭應宮文太后泣對  
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竭力成此宮今一夕延燭幾  
盡惟長生崇壽二小殿存耳何以稱遺旨哉樞密副  
使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燬之也太后詰其故雍對曰  
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運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

所有又將修葺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乃下  
詔不復繕修以二殿為萬壽觀罷諸宮觀使

續文獻通考 大中祥符元年作昭應宮貯天書初帝  
議即宮城乾地營昭應宮以奉天書召丁謂問之對  
曰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以奉上帝且所以祈皇嗣  
也群臣有阻陛下者願以此諭之已而王旦密說諫  
帝果如謂所對答之且不敢復言

大中祥符五年詔建康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神  
像以丁謂為奉迎使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帝率百官  
郊謁

宋東坡考 卷之十三 六  
宋稗類鈔 真宗建玉清宮自經始及告成凡十四年

其宏大瓌麗不可名似遠而望之但見碧瓦凌空覺  
耀宗國每瞻光上浮翠彩照射則不可正視其中諸  
天殿外二十八宿亦各一殿榱桷杞椳榑窮山谷玃  
題金榜不能殫紀朱碧藻繡工色巧絕覺拱梁楹金  
以金飾入見驚悅視曉迷其方向所費鉅億萬雖用  
金之數亦不能會計天下珍樹怪石內府奇寶異物  
充勿裝積窮極後大餘材始及景靈會靈二宮觀然  
亦足冠古今之壯麗矣議者以為玉清之盛開闢以  
來未之有也阿房建章固虛語爾天聖咸六月中有

暴雨震電咫尺語不相聞俄而光照都城如晝黎明  
宮災無餘大像穿碑悉墜煨燼見者無不駭歎明肅  
皇后垂簾對兩府大臣而泣追念先志罷宮使王曾  
柄相點判官翰林學士歸西垣授夏竦以修宮使力  
期興復議論喧然言事者競進諫乃止

孫何孫僅俱以能大名僅為陝西轉運使作驪山詩  
二章其後章有云秦帝基成陳勝起明皇宮就祿山  
未時方建玉清昭應宮有惡僅著錄詩以進真宗閱  
前章云朱衣吏引上驪山遽曰僅小器也此何足誇  
遂棄不復閱而陳勝祿山之語卒得不聞人以為幸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三

七

也

玉堂鑑綱 大中祥符七年真宗親謁宮奉刻玉天書  
安於寶符閣以御容立侍於側

史學提要箋釋 真宗嘗言夢神人傳玉皇命云趙玄  
朗為人皇九人中一人帝之始祖奉為司令真君號  
聖祖說言降延恩殿有異香黃光建玉清昭應宮奉  
之七年乃成

山堂肆考 祥符中飛蝗過京城上詣玉清宮焚香祈  
禱禁音樂三日翼日執政有袖死蝗以進者請示於  
朝宰百官賀王旦曰蝗出為灾灾明幸也又何賀焉

乃止

天禧中內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在京官觀及外  
州名山聖跡之處面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  
背文曰永鎮福地諸郡道正副掌之

九成宮 唐高祖元年方士魏謩請諸百物之像鑄九為  
之安各以項上龍牌觀變以中太一宮之土外龍牌以  
之安各以項上龍牌觀變以中太一宮之土外龍牌以  
大初紫用黃藥用紫藥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  
北日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  
玉龍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  
方日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  
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  
飛車用素藥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白紫其色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三

八

資治通鑑 九鼎成奉安於九成宮以蔡京為定鼎禮  
儀使加魏漢津廬和冲顯寶應先生帝幸九成宮行  
酌獻禮

容齋三筆 政和七年帝用方士言又鑄神霄九鼎一  
曰太極飛雲洞判之鼎二曰蒼臺祀天酌醇酒之鼎  
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洞淵之鼎五曰天地  
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  
靈光晃耀鍊神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  
明年鼎成奉安於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  
繼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

寶成宮 大觀三年方士劉漢津汲於京師瑞號嘉成樓

寶成宮以祀禹之地作寶成宮殿屋七區中置殿曰神堂以祀禹帝東廡殿曰成功以祀夏后氏西廡殿曰持盈以祀周成王及周公旦召公奭虞夏商周昭應以祀唐李良及魏漢津詔歲八月二十五日宋祀手祀唐李良及魏漢津詔歲八月二十五日

殿二殿為中祠常用日

在堂為小祠並用素饌

文獻通考 按三代之九鼎未聞有神司之而列之祀典也崇寧時用方士之說鑄九鼎而各以其方色祭

之抑不知司禹者何神歟至於因采首山銅之說而祀黃帝因黃金九牧之說而祀夏后因定禹都之說而祀成王周召然此數聖賢之所以當祀者固不以禹也若魏漢津則當時獻言鑄鼎之方士耳乃亦

宋史考 卷之十三 九

尸而祝之俾備食於數聖賢其甚慢不經甚矣

玉清神霄宮 在宮城內稱奉徽宗皇帝誕生之地也徽宗三年建初名玉清和局宮七年改今名

世史類編 政和六年九月辛卯徽宗奉玉冊玉寶如

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

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

塑造聖像

迎真宮 在宮城內稱奉徽宗皇帝誕生之地也徽宗三年建初名玉清和局宮七年改今名

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

迎真宮在宮城內稱奉徽宗皇帝誕生之地也徽宗三年建初名玉清和局宮七年改今名

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

迎真宮在宮城內稱奉徽宗皇帝誕生之地也徽宗三年建初名玉清和局宮七年改今名

玉清和陽宮上玉帝尊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詔天下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

上清寶籙宮 在景龍門東與景龍門對殿和五年建

宋史 徽宗因林靈素之言建上清寶籙宮密連禁署

宮中山包平地環以佳木清流列諸館舍營閣多以

美材為楹棟不施五采有自然之勝上下立亭宇不

可勝計又作仁濟輔正二亭於宮前命道士施氏符

籙徽宗時登皇城下視之由是開景龍門城上作覆

道通寶籙宮以便齋醮政和七年徽宗幸寶籙宮命

林靈素講道經自是每設大齋輒費緡錢數萬謂之

千道會許士庶入宮聽講令吏民詣宮投神霄秘籙

朝士之嗜進者亦靡然趨之

宋史考 卷之十三 十

宣靖妖化錄 寶籙宮之建也極土木之盛糜金碧之

輝危殿傑閣瑤室脩廊為諸宮之冠云

林靈素傳 政和五年宮禁多怪命靈素治之埋鐵簡

長九尺於地是怪遂絕因建寶籙宮宮前建仁濟亭

施符水開神霄寶籙壇詔天下天寧觀改為神霄玉

清萬壽宮無觀者以寺充

宋稗類鈔 相傳徽宗親臨寶籙宮一日啟醮道士

至醮壇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答曰適至上

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方畢始能上其章上歎訝問

曰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曰所奏不可知此宿乃本

朝蘇軾上大駕先是崇觀間以黨籍禁蘇公文辭并  
墨跡而毀之政和中不惟弛其禁且欲玩其文辭墨  
跡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為是故也

朝元萬壽宮 在城內汴河之側金兵燬之後建

癸辛雜識 朝元宮殿前有太石香鼎二製作高雅開

熙春閣朝元宮元有十餘座徽宗每晏熙春則用此

燒香於閣下香烟蟠結凡數里有臨春結綺之意朝

元宮座皇堊亦上清後宋者下有青石礎二刻龍鳳

園花極工巧舊時是朱溫椒蘭殿舊物堊上有拜石

方廣二丈許光盤如碧玉四畔刻龍鳳雲霞環繞殿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三

十一

留品字三方素地云是宣政內際時徽廟立於中林

靈素王文則居兩旁也

觀

建隆觀 在開闢門外西北周世宗建初名太清觀太祖

於大中祥符元年以唐秘書監賀知章七代孫遺

士其住持是觀加尊昊天上帝殿後皆燬於金兵

條遊錄 陳搏隱居華山太平興國初至闕求一靜室

休息乃賜館於建隆觀局戶幾尋月餘方起

談苑 呂蒙正方應舉僦舍建隆觀緣幹入洛鑲室而

去自冬涉春方回啟戶視之牀前槐枝叢生高三三

又蒙芽合抱是年登科十年作相

畫論 任從一待詔畫龍比之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

稍加怪起建隆觀胡教院玉皇殿後是其真跡崔白

所圖又得其要玉皇殿中羅睺邊有一龍頭是其真

跡

續文獻通考 藝樓真字道淵單父人幼舉進士不第

遂入建隆觀為道士年七十五遇許元陽許可學仙

因授煉形養元之訣漸返童顏步履若飛後尸解去

樓真自號神光子與隱人海蟾子以詩往還論養生

秘對目曰還金篇凡二卷

宋之十三

十一

河南通志 王懷隱睢陽人初為道士居汴之建隆觀

善醫診太平興國初詔歸俗命為尚藥奉御三遷至

翰林醫官使初太宗在潛邸時留意醫術藏名方千

餘皆皆嘗有驗者至是詔翰林醫官各具家傳經驗

方以獻命懷隱與副使王祐等校正編類每部以隋

太醫令巢元方病源候論冠其首而方藥次之成百

卷御製序引名曰太平聖惠方

會靈觀 在南薰門外東北普濟水門西北大中祥符五

以奉靈寶天尊二聖殿則奉中聖小聖真君東西則

五嶽聖帝五殿左右二聖殿則奉中聖小聖真君東西則

名山聖帝五殿左右二聖殿則奉中聖小聖真君東西則

名山聖帝五殿左右二聖殿則奉中聖小聖真君東西則



二  
於  
金  
兵

重建改名曰集禧

東京考

朱子

五

祥池水

直言斯盛德也

未至爾

王氏畫苑

伏跼踧踖旁沙，使人驚賞。後卷入禁山。

慶觀命

神呪也。

生天尊

又祕有

一、前、

考其  
其也



後皆燬

國朝會要

同。

又處通老

漢樂府

海鏡石事

疾詔就其地建觀以祥源為名

平陽觀

在宜秋門內  
楊六郎宅址也

佑聖觀

有二一在宣化門  
一在府前街橋之西觀前有清水源

若童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玉仙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萬壽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存長生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崇壽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后御容殿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天聖七年七月

玉清昭應宮災上

以所存長生崇壽殿為萬壽觀

宋史考

卷之十五

燕翼詒謀錄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為火所焚

惟長生崇壽殿存

殿有三像聖祖真宗各用金五千

餘兩吳天玉皇上

常用銀五千餘兩仁宗天聖七年

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

以所存殿為萬壽觀蓋明

肅太后尚有修營之意

宰臣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

示不復修營也

真宗朝盛禮縉儀屢舉費金最多金

價因此頗長人以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

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

省其九至今惟實用金餘皆金塗也

元符觀在城內

壽星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祥祺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南山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延慶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世世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萬壽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存長生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崇壽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后御容殿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天聖七年七月

玉清昭應宮災上

以所存長生崇壽殿為萬壽觀

宋史考

卷之十五

燕翼詒謀錄

萬壽觀本玉清昭應宮也宮為火所焚

惟長生崇壽殿存

殿有三像聖祖真宗各用金五千

餘兩吳天玉皇上

常用銀五千餘兩仁宗天聖七年

詔玉清昭應宮更不復修

以所存殿為萬壽觀蓋明

肅太后尚有修營之意

宰臣猶帶使領至是始去之

示不復修營也

真宗朝盛禮縉儀屢舉費金最多金

價因此頗長人以為病仁宗明道二年正月癸未詔

冊寶法物凡用金者並改用銀而以金塗之自此十

省其九至今惟實用金餘皆金塗也

下之石能幾何哉

鴻烈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四聖觀

在府前街橋之西  
初改為大正宮

西五嶽觀在南薰門外街西史奉五嶽之碑

延真觀在南薰門裏西南始

玉霄觀在南薰門外始建

以上諸觀皆

文獻通考 宋自真宗崇道教置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使以宰相為之副使判官都監及集禧觀

醴泉觀東西太一宮提舉則以兩省兩制丞即及防

禦諸司使副為之掌奉齋醮之事又有譯經潤文使

亦以宰相為之熙寧後增置祠祿之官以佚老優賢

而時相欲以宮觀之祿處不奉行新法之人遂無限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三

員亦無執事而釋老之事則如歷代領之祠部郎官

又屬鴻臚寺至徽宗時以道教改隸秘書省

洞源觀在宣武門外寶相寺西西仁宗景祐二年當平

八十門改為道觀賜名洞源後燬於金兵

宋東京考卷之十三 全

宋東京考卷之十四

嘉興石鏡周 城緝

寺

相國寺在府治東北大街坊本北齊建國寺天保六年

創建後廢唐為相國寺明宣宗時以舊址相王初即位

慈雲塔後唐高祖一丈八尺值唐宗以舊址相王初即位

普濟西塔曰唐順宗時建寶曆四年東塔曰

建東西兩塔又立八院東曰寶嚴寶光寶覺聖林西

曰定慈廣慈普慈智慈金元寶嚴寶光寶覺聖林西

十院院額為崇法華寺累經黃河入城廟廢合

被焚相國寺樓門唐人所造國初木工喻一作浩曰

宋東京考 卷之十四

他皆可能惟不解奏序爾每至其下仰而觀焉立極

則坐坐極則臥求其理而不得門內兩井亭近代木

工亦不解也寺有十絕此為二耳

琴溪筆談 相國寺舊舊琴乃高益之筆有畫眾工未

樂一堵最有意人多病攪琵琶者誤撥下絃眾皆皆

發四字琵琶四字在上絃此撥乃撥下絃誤也余以

為非誤蓋管以發指為聲琵琶以撥過為聲此撥梅

下絃則聲在上絃也

熙寧中予察訪過咸平是時劉定子先知縣事同過

一佛寺子先謂予曰此有一佛牙甚異予乃齋潔取

視之其牙忽生舍利如人身之汗輒然湧出莫知其數光明瑩徹爛然滿目後有人迎至京師神異之跡不可悉數有詔留大相國寺創造木浮圖以藏之今相國寺西塔是也

王氏畫苑 王溫不知何處人善畫鑾彩畫其精功妙技為古今絕手先是唐中宗神龍二年有汴州安業寺沙門慧雲往濮陽成寺得彌勒瑞像樣高一丈八尺後歸寺鑄成欲於安業寺安置乃為本寺僧衆嫉而拒之慧雲乃於安業寺東偏別營建國寺而安之府宗延和初建國寺被毀其像將遷入安業有瑞光

東東京考

卷之十四

二

會官吏敷奏尋勅改建國寺為大相國寺後賜御書額乃省安業寺屬焉則今之京師左街大相國寺是也寺之大殿彌勒瑞像則慧雲所鑄者也其金像彩畫則溫所鑒者也消觀其金像彩畫聖容能具種種大慈大悲瑞嚴相好誠得當來下生善現救護之意又觀頭上肉髻髮維琉璃色於身圓光中有千萬億堅束迦寶以奉莊嚴則溫之功不可謂不至矣識者曰夫鑒鑒塑像之羽翼是即是矣故得預十絕之一而勤於寺之碑者正謂是也

神宗勅為益畫相國寺廊壁會上臨幸見益寫有

王師像詔問卿曉兵否對曰臣非知兵者命意至此止善之後畫崇夏寺大殿東西二壁善神雖長於大像但稱其筆凡畫坐神則用意最善

相國寺高益畫壁經時已剝上惜其精筆將營治之詔高文進曰丹青誰如益者對曰臣雖不及請以蠟紙模其筆法後移於辟臺較較益當無差失遂與李用及李象坤翻傳舊本於辟畫得益之骨氣文進自畫後門裏東西二壁五臺城召文殊普賢變相及後門西辟神大殿後北方天王等以其能遷待詔仍賜沂居

東東京考

卷之十四

三

園畫見聞誌 治平乙巳歲雨患大相國寺以汴河勢高溝渠失治寺庭四廊悉遭淤沒圯塌殆盡其牆壁皆為文進等畫惟大殿東西岐馬廂相對門廡不能為宮東門之南王道真畫給孤獨長者賈祇陀太子園園緣東門之北李用及與李象坤合畫半度又闕聖變相西門之南王道真畫誌公變相十二面觀音像西門之北高文進畫大降魔變相今並存之皆奇迹也其餘四兩廊壁皆重修後復集全時名手李元濟等用內府所藏副本小樣重臨倣者然其間作用各有新意焉

東京考

卷之十四

四

大相國寺碑稱寺有十絕其一大殿內彌勒聖容唐中宗朝僧慧雲於安業寺鑄成光照天地為一絕其二睿宗感夢於延和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改故建國寺為大相國寺御書牌額為一絕其三匠人王溫重裝聖容金粉肉色并三門下善神一對為一絕其四佛殿內有吳道子畫文殊維摩像為一絕其五供奉李秀刻佛殿障日九間為一絕其六明皇天寶四載令匠人造思順修建排雲閣為一絕其七閣內西頭有陳留郡長史乙遠令狐為功德主時令石抱玉畫護國除災變相為一絕其八西庫有明皇先勅車道

東京考

卷之十四

五

處兩廡可容萬人凡商旅交易皆萃其中四方趨虛師以貨物求售轉售他物者必由於此太宗至道三年命重建三門為樓其上甚雄麗宸墨親填書金字額曰大相國寺  
歷史 都城相國寺最據衝會每月朔望三十八日即開技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異之物悉萃其間因號相國寺曰破賦所  
演繁露 世傳相國寺門舊扁題云相國之寺凡四字或以之字為贅遂命除之別添大字其文曰大相國寺於體既該於文無贅最為可傳然扁題字數寺不偶者往往皆增之字不知起自何時漢武帝太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色尚黃數用五故印文必五如丞相之印章則是四字外添一之字以應五數下及諸卿守相印文凡不足五者亦皆加一之字以足之後世但見太初增之字遂倣效之凡印文以及門堂扁額概增一之字以求合於古殊失本意  
鐵圍山叢談 藝祖始受命久之陰計釋氏何神靈而患苦天下有欲廢其教之意一日微行至相國寺持昏黑俄至一小院戶旁望見一髡大醉吐穢於道左右方惡罵不可聞藝祖陰怒適從旁過忽不覺為解

燕翼詒謀錄

東京相國寺乃瓦市也僧房散處而中

物莫非精妙

髡擄胸抱定曰莫發惡心且夜矣懼有人害汝汝宜  
歸內可蚤去也藝祖默心動以手加額而禮焉髡乃  
舍之去藝祖還內密召忠謹小璫爾行往某所覘此  
髡在否且以其所吐物取求及至則已不見小璫獨  
爬取地上所吐狼藉至御前視之悉御香也釋氏教  
因不廢

歸田錄 太祖初幸相國寺至佛像前燒香問當拜與  
不拜僧錄贊寧奏曰不拜問其何故對曰見在佛不  
拜過去佛贊寧者頗知書有口辨其語雖頗俳優然  
適會上意故上微笑而頷之遂為定制至今行幸禁  
寺東京考 卷之十四 七

香皆不拜議者以為得體  
聞見後錄 太祖下南唐得李廷珪父子墨同停復付  
主藏籍收不以為貴也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  
墨漆取墨於主藏車載以給皆廷珪父子墨至宣和  
間黃金可得李墨不可得也

燕記 李後主手書金字心經一卷賜其宮人喬氏喬  
氏後入太宗禁中開後主墓乃自內庭出是經捨相  
國寺西塔以資冥薦且自書於後曰故李氏國主宮  
人喬氏伏遇故主百日謹捨昔時賜妾手書般若心  
經一卷於相國寺西塔院伏願彌勒尊前持一花而

見佛云云字頗整潔而詞甚愴惋所記止此其後江  
南僧持歸故國置之天禧寺塔相輪中寺後被火相  
輪自火中墮落而經不損為金陵守王君玉所得君  
玉卒子孫不能保之以歸甯鳳子儀家

國老談苑 王嗣宗為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  
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  
任當風忌詎敢廢職乎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  
自罰由是北門不常閉

石林詩話 元豐間嘗久旱不雨裕陵禁中齋穡甚  
一日夢有僧乘馬馳空中口吐雲霧既覺而雨大作  
東京考 卷之十四 七

翼日遣中貴人道夢中所見物色於相國寺三門五  
百羅漢中第十三尊略彷彿即迎入內視之正所夢  
也主丞相禹玉作喜雨詩云良弼為霖華宿望神僧  
作霧應精求元參政厚之仙驥驚雲穿仗下佛花吹  
雨匝天流蓋記此相國寺羅漢本江南李氏時物在  
廬山東林寺曹翰下江南畫取其域中金帛寶貨連  
百餘舟私盜以歸無以為名乃取羅漢每舟載十許  
尊獻之詔因賜於相國寺當時謂之押綱一作羅漢云

鶴林玉露 五代時扈載有文名嘗遊相國寺見庭竹

可愛作楚鮮賦題辭問周世宗命小黃門錄進覽之  
稱善王朴尤重之薦之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  
然薄命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  
職何言命耶乃拜知制誥為學士居歲餘果卒余謂  
穀言陋矣不幸而中若朴者真宰相之言也

癸辛雜識 相國寺佛殿後僻有咸平四年翰林高待  
詔畫大天王尤雄偉殿外有石刻東坡題名云蘇子  
瞻子由孫子發泰少游同來觀晉卿墨竹申先生亦  
來元祐三年八月五日老中一百一歲又片石刻坡  
翁草書峭迤石色皆如玄玉

宋東京考

卷之十四

八

說格 東京相國寺乃魏公子無忌之宅宋時地屬信  
陵坊寺前舊有公子亭丁謂開保康門對寺架橋始  
移亭于近東

智叢補 王荊公柄國時有人題相國寺僻云終歲荒  
蕪湖浦焦貧女戴笠落拓條阿儂去家京洛逆驚心  
寇盜來攻剽人皆以為夫出婦憂荒亂也及荊公罷  
相子瞻召還諸公飲蘇寺中以此詩問之蘇曰於貧  
女句可以得其人矣終歲十二月也十二月為青宇  
荒蕪田有草也草田為苗宇湖浦焦水去也水旁去  
為法宇女戴笠為安宇拓落木條剽石宇阿儂乃吳

言合之為誤字去家京洛為國寇盜攻剽為賊民蓋  
言青苗法安石誤國賊民也

宋東京考

卷之十四

九

之東郊寺在塔亭存焉

續文獻通考 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舍於  
相國寺每察脉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脉而能  
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熙寧中王韶  
諫取青唐上言番俗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五部甚眾  
請智緣與俱至遣神宗命智緣入番中說結吳叱臘  
歸化而他族皆因歸款召還以為右街首座  
康定元年仁宗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是何經  
曰仁王經帝曰既是朕經何在卿手僧無對  
東京慧林宗本圖照禪師無錫管氏子元豐中詔開

相國寺六十四院為八禪二律召師為慧林第一祖

後塔於蘇之靈巖山

無錫縣志 神宗開相國寺召宗本主慧林對延和殿

有司使習儀而後入既見賜坐盤足跣跣侍衛皆驚

變色上問受業何寺對曰承天永安上更喜其直哲

宗即位加號圓照禪師

筠廊偶筆 汴梁相國寺大雄殿相傳建自北齊明末

沒於河順治中撫軍賈公重建見梁木精堅色深綠

遂易以他木而取為長几儼然青玉案也又寺內舊

有葡萄一株沒地下二十餘年近發生原處蔓延數

宋東京考

卷之十四

十一

大結實紫紫往來遊人賦詩紀異者甚衆

上方寺在城東北隅安遠門東夷山上師簡寶寺之東

明德坊名曰覺淨院從信間認遷於豐美坊初建於

隋瑤瑤塔八角十三層高三百六十尺收上方院建魏色

松瑤瑤塔寺舊有法胎菩薩五百尊并轉輪藏風

洞洞前有白玉佛後殿內有銅鑄文殊普賢二尊

亦大其處矣明洪武十六年僧祖全

募緣重建天順間修葺初改稱國寺

癸辛雜識 光教寺俗呼為上方寺有琉璃塔十三層

銅普賢獅子像甚高大座下有井以銅波斯蓋之泉

味甘甜通海潮旁有五百羅漢殿又云五百菩薩像

皆漆胎波麗金碧窮極精妙

汴京遺蹟志 上方寺塔前有行書碑一題曰大宋東

京右街重修等覺禪院記乃咸平戊戌尚書職方郎

中賜紫金魚袋王嗣宗撰隴西彭太素書字體疏暢

顏類西安聖教序汴城石刻惟此為最

開寶寺舊名覺居寺在安遠門東上方寺西北齊天保

二年太師開元三年改曰開寶寺重建於唐初建

建塔極其麗麗初建佛舍利塔在杭州佛壽所

阿育王七寶塔也及吳越王錢俶歸宋太宗遣供奉

官趙範取置寺內及龍地應之時木工喻浩有巧思

土木之宏壯全碧之炳耀自佛法入中國未之有也

宋東京考

卷之十四

十二

歸田錄 開寶寺塔在京師諸塔中最為高而制度甚精

料料匠預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勢傾西北

人怪而問之浩曰京師地平無山而多西北風吹之

不百年當正也其用心之精蓋如此國朝以來木工

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浩為法有木經三卷行於

世世傳浩惟一女年十餘歲每則則交手於胸為結

構狀如此踰年撰成木經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楊文公談苑 帝初造塔得浙東匠人喻浩浩性絕巧

乃先作塔式以獻每建一級外設帷幃但聞推鑿之

聲凡一月而一級成其有梁柱榱桷未安者浩周旋



視之持巨槌撞擊數十即皆牢鑿自云此可七百年無傾動人或問其北面稍低浩曰京城多北風而此數十步乃大河潤氣津浹經百年則北隅微墊而塔正矣浩素不茹葷求度為僧數月元世頗疑其異玉壺清話 郭忠恕畫樓閣重復之狀梓人較之毫釐無差太宗聞其名詔授監丞時將造開寶寺塔浙匠喻浩料一十三層郭以浩所造小樣末底一級折而計之至上層脩一尺五寸收殺不得謂浩曰宜審之浩固數夕不寐以尺較之果如其言黎明扣其門長跪以謝

宋東京考

卷之十四

十三

儒林公議 太宗志泰釋老崇飾宮廟建開寶寺靈威塔以藏師舍利臨臻為之悲涕興國寺構二閣高與塔侔以安大像遠都城數十里已在望登六七級方見佛像腰腹佛持大皆合抱觀者無不駭愕兩閣又間通飛梯為御道麗景門內創上清宮以尊道教殿塔相空金碧照耀皆一時之盛觀自景祐初至慶曆中不十年間相繼災燬略無遺焉欲為之福如是其效乎

輟軒雜錄 端拱中造開寶寺塔藏佛舍利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踰八年始成付御史田錫上疏曰象

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霧血帝亦不怒行營雜錄 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開寶寺塔表裡通明徹旦禁中夜遣中使齋降御香寺門已閉既開寺僧不知也寺中望之無所見去寺漸明後二日宣仁上仙

筆談 開寶寺塔災得舊慈舍利迎入內廷傳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靖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哉上從之

宋東京考

卷之十四

十三

誤苑 余不脩飾作諫官乞不修開寶寺塔時盛暑上入內云被一汗臭漢黃綬噴唾在我面上

燕翼詒謀錄 太平興國二年正月己巳晏新進士呂蒙正等於開寶寺賜御製詩二首故事唱第之後輒錢於曲江為開喜之飲近代於名園佛廟至是官為供帳歲以為常

續文獻通考 康定元年仁宗一日幸開寶寺問僧是何人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為何卿作主僧無對

尚友錄 張九哥慶厝初居汴京雖盛冬單衣流汗浹面燕王奇之嘗召見與之酒歲餘見王曰將遠遊故來別有小技欲以悅王乃索黃羅帶剪為蜂蝶狀隨

剪飛去莫知其數少頃呼之蜂蝶皆來復為羅王曰

吾壽幾何曰與爾寶寺浮圖齊後浮圖災王亦薨

天王寺

在安遠門外創建無考後敕書糾乃張世

寶相寺

在正統門外世傳古錫和尚遺果之處五代唐

有萬壽宮與額勒那大像俗名大佛寺又有羅漢洞

及羅漢像

癸辛雜識

寶相寺俗呼為大佛寺有五百羅漢塑像

甚奇古又照水石龍鵲刻甚精皆故宮物也

惠明寺

在望春門北周太祖廢

顯靜寺

在陳州門東周顯德二年

宋東京考

卷之十四

十

顯聖寺

在開國門外西北白溝河之

歸田錄

世俗傳訛惟祠廟之名為甚今都城而崇化

坊顯聖寺

者本名蒲池寺周顯德中增廣之更名顯

聖而但俗多道其舊名今轉為菩提寺矣

冷齋夜話

黃魯直元祐中晝卧蒲池寺時新秋過雨

涼甚

與一道士褰衣升空而去望見雲霧降天夢

中問道士無丹不可濟且公安之道士曰與公遊蓬

萊即機而履水魯直意無行強要之俄覺大風吹鬢

毛骨為戰慄道士曰且飲日惟聞足底聲如萬壑松

風有狗吠聞日不見道士惟見宮殿張開千門萬戶

魯直徐入有兩玉人導升殿主者降接之見仙宮戲

玉塵尾仙女擁侍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魯直極愛其

風韻顧之忘揖主者主者色莊故其詩曰試問琵琶

可聞否靈君色莊伎搖手頃與予同宿湘江舟中親

為言之與今山谷集語不同蓋後更易之耳

無慈寺

在城內安業坊

安業寺

在城內安業坊

乾明寺

在城內安業坊

顯寧寺

在城內安業坊

泰聖寺

在城內安業坊

宋東京考

卷之十四

十五

華嚴寺

在開國門外西

仁王寺

在安遠門東

乾寧寺

在望春門外

奉聖寺

在城內西南

奉先寺

在城內西南

開見近錄

仁宗初徽徽曉政一日遷出諸奉先寺啟

李太后柁視之其顏如生上恟而後改卜由是群疑

悉解

一軒寺

在城內

雲老寺

在儒林街北端元末兵燹其遺址後為祥符縣儒學

孝嚴寺

在城西北隅舊金水門內明太尉楊崇家廟也

明福寺

在儒林街北端元末兵燹其遺址後為祥符縣儒學

慈安寺

在儒林街北端元末兵燹其遺址後為祥符縣儒學

惠安寺

在儒林街北端元末兵燹其遺址後為祥符縣儒學

廣福寺

在儒林街北端元末兵燹其遺址後為祥符縣儒學

觀兒寺

在儒林街北端元末兵燹其遺址後為祥符縣儒學

惠安寺

在儒林街北端元末兵燹其遺址後為祥符縣儒學

宋東京考

卷之十四

六

宋東京考卷之十五

嘉興石袍周城編

寺

天清寺在宣化門外繁榮前周世宗顯德中創建世宗初度之日曰天清節故名其寺亦曰天清寺內有觀音塔與慈德塔塔名繁榮太平興國二年重修元末兵燹寺塔俱廢明洪武十九年僧勝安重建

然記藝祖初自陳橋推戴入城周恭帝即衣白纈乘輅子出居天清寺天清世宗節名而寺其功德院也

虞溪詩話靖康間遊京師天清寺於僧房僻間得一絕云空餘綠綺琴懶把新聲寫不見臨邛人誰是知音者不題名氏想有感而題之也

國相寺在天津東南即天清寺之前樓也明洪武十七年僧勝安因樓廢址改建佛殿名曰國相寺

白雲寺在天津西北即天清寺之白雲閣廢址也明洪武十九年僧勝安因真於其址重建殿宇仍其名曰白雲寺

國相寺記國相寺繁榮前寺也豈有三寺後曰白雲中曰天清塔斷而中立有館巢其上憂憂鳴按夢華錄繁榮寺一耳亦不言其地之盛嘗聞之長老曰寺一耳而三其教中教之講僧玉色補衫後教之禪深褐補衫前教瑜珈後褐補衫而寺達三後有白雲閣於是號白雲寺中有天清殿於是號天清寺前有園相門於是號國相寺國初削王氣塔七級而去其四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五

一

馬

興國寺 有二一在馬軍衙營東北本唐說興寺也太平

王府明法武初為宋國公馬勝宅一在城西南閣底

保始建宋詳金本兵燹元初僧滿講主擊木魚化募

國朝會要 興國寺乃唐龍興寺也開寶二年詔重修

太平興國元年賜令額

遺史紀開 汴都太平興國寺舊龍興寺也周世宗廢

為龍興舍國初寺僧憂聲鼓司求役為寺太宗怒遣

中使持劍以諭之曰此寺前朝所廢為舍殿以時軍

備汝何故煩漬帝庭朝命斷取汝首且戒曰倘復突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五 二

怖畏即斬之或臨劍無懼即未可也既諭神色自若

引頸就戮中使以聞上為之感歎即日如其請復改

為寺

楓憲小牘 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興國寺牡丹紅紫

盛開不踰春月冠蓋雲擁僧舍填駟有老妓題寺壁

云魯越東風有幾巡冒霜開喚滿城人殘脂剩粉嬌

猶在欲向彌陀借小春此妓遂復車馬盈門

鐵佛寺 有二一在新鄭門外西近金水河之南始建

巴婁寺 在城西金水河之北始建

鴻福寺 有二一在城西金水河之北始建

重修

地湧佛寺 在陳州門內之南草場

法雲寺 在鹿泉門外雲騎橋西神宗

續文獻通考 東京法雲寺法秀國通禪師龍城辛氏

子初住龍舒四面後詔居長蘆法雲為鼻祖神宗崩

宣就神御前說法賜號圓通善本大通禪師顯人

仲舒之後哲宗詔住上都法雲寺賜號大通大觀三

年寂有異禽翔集鳴於庭而去法雲惟白佛國禪師

有諸燈錄三十卷徽宗親賜序白靖江人

旌德寺 在城東北南神同上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五 三

十八聖寺 在封師門外之東國有白塔又

清鐘寺 在城西北永安

普求寺 在城南白墓

崇夏寺 在鹿泉門外之東始

景德寺 在鹿泉門外北東周顯德五年以相國寺僧云

竹坡詩話 大梁景德寺峨眉山院學院一作三

賓題字寺僧相傳謂時有蜀僧號峨眉山道者戒律

甚嚴不下磨者二十年一日有布衣青裴昂然一偉

人來與語良久期以明年是日復相見於此願少見

待也明年是日方午道者沐浴端坐而逝至暮傳人果來問道者安在曰亡矣傳人歎息良久忽復不見明日書數語於堂側壁間絕高處其語云落日斜西風冷幽人今夜來不來教人立盡梧桐影字畫飛動如翔鸞舞鳳非世間筆也宣和間予遊京師猶及見之

歷史 余少時同伯氏從學於里人鄭毅夫假館京師景德寺之白土院皇祐壬辰是歲伏試鄭與余兄皆舉國學進士時已差考試官矣一日院僧德珍者言昨夢院內南忽有池水中一龍躍而起與空中龍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五

四

闕池龍勝而歸其時旁院書生有曰某當作狀元毅夫微笑曰狀元當出此院於是伯氏書僧夢與日月在於寢室門時八月也明年癸巳春殿試鄭公果狀元予自東華門迎鄭歸白土院坐定僧乃取所記夢帖子曰果驗矣

一統志 志言落髮東京景德寺相觀奇古語笑無度時從屠酤遊飲噉飯所擇衆以為狂然事多前知仁宗嗣未立熙寧內侍至志所志言書有十三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三子入繼衆始悟河南通志 志言本姓許氏自壽春徙居東京景德寺

為人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字體通勁初不可曉其後多驗有具齋薦饗者則并食之臨流而吐化小鮮群沐而去洵客遇風舟且沒見僧操纜引船而濟客至都下志言謂客曰非我汝奈何客猶記其貌真引舟者也後卒仁宗以其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

南大黃寺

在城東北母寺保張耳家之西始建本詳元末兵燹明洪武十五年僧本受重建併於相

寺園

北大黃寺

在城東北陳橋保南仁宗曹太后幼修元末燹於兵明洪武二十年僧法正重建併於相

宋東京考

卷之十五

五

景福寺

在城東北馬尾橋保始建本詳元末兵燹明永樂十年僧福寶重建併於相國寺

保福寺

一名母寺在城北母寺保元子二名修建後淪於河

天祿識餘

宋呂申公素喜釋氏之學及為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多得從遊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進禪寺隨僧齋粥談說理性觀

以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打瓦尼寺

在城內土市子街東北惠和坊始建本詳元末兵燹明洪武二十年尼僧義果將重修

兩浙尼寺

在城西余金水河側始建本詳金季兵燹

十八壽聖尼寺

在城西余金水河北始建本詳金季兵燹

僧史略 初僧尼受戒同壇太祖惡之開寶五年二月

丁丑詔曰僧尼無間實素教法尼有合度者只許於本寺起壇受戒蓋自此始別立尼受戒壇也

祠

桂香祠 在太學內祀文昌司祿安仁帝君左右桂籍二諸士子祈禱有應

三餘贊筆 梓潼神祠在處有之而學宮事之尤謹按梓潼為四川屬縣上直參府參有忠良老謹之象其山水深厚為神明之所宅或謂斗魁為文昌六府主

賞功進爵故投科之士往往事之或謂神為張宿之

宋東坡考

卷之十五

七

精詩所謂張仲孝友是也其說不可深考

關言長語 天下學宮皆立文昌祠奉之以主可也而

人其像春秋祀之以牲世俗相傳謂其神為周時賢

士張仲死後為之搜神記又按清河內傳為吳會間

人張戶老之千名亞又有七十三化之說近又刊七

十九化書使人可驚可畏而儒者亦信之不知北斗

之前有星曰文昌史謂其理文司祿但一星耳有是

星則有是神祠而奉之在禮雖未之有亦崇文之義

焉

藝海錄 梓潼文昌君從者曰天聲曰地啞蓋帝君不

欲人之聰明盡用故假聾啞以寓意耳夫天地豈可

以聾啞哉 真武祠 在紫雲東南開寶初有人於此見龍蛇相逐是祠天禧二年泉湧祠側瘡痍愈乃改建為祥

源觀而祠遂併入焉

關言長語 按曲禮曰前朱雉而後玄武玄武乃北方

七宿之象而傳記所謂龜蛇也宋有天下尊崇聖祖

熾名玄朗改玄為真道家者流謂神有名字里居真

武經又有披髮跣足世遂製黑衣翩翩披髮按劍而

坐脚踏龜蛇一何悍耶宋祭酒訥宋學士瀛皆嘗辨

之

宋東坡考

卷之十五

七

續文獻通考 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蓋真武神也真

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

也武蛇也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名

後乃以玄武為真武而作龜蛇於下靖康初詔加號

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志乃云真武為靜

樂國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

虛元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山

脩鍊功成白日飛昇奉上帝命往鎮北方披頭跣足

皂纓玄旗統攝玄武之位則此道家傳會之說殊為

誕妄

異林 世真武像俱有龜蛇相傳以龜蛇為狀真武服之非也武當志謂北方七宿成形為玄武武者龜蛇也玄之色赤而黑龜蛇則皆鱗甲武之象也真武北極之神龜蛇亦以象形云微此則所傳者或以為真矣

細珠開錄 真武即玄武宋避祖諱改玄為真大玄武乃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位居北方屬水故祠祀之以厭火災如漢武帝柏梁殿飾以蚩尾蚩乃海獸水之精也水能克火因置此像又如徐州黃樓黃土色土所以勝水也

東夷考 卷之十五

赤帝祠 在城內安樂坊祀祝融之神一名大神廟歲余神止於此祠不知創於何時未詳

小龍祠 在城上

鐵園山叢談 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奉中淮水暴漲汴口橋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出附運網之舟尾有舵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置之則又緣枕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舟船七百餘隻皆自相撞擊俱碎死者幾十口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賑卹焉會發還使上計小龍夜出大漕窘懼乃使香祝之曰願

與王偕上計入覲天子可乎小龍即作喜悅狀因舉身入香匣中不動大漕遂携之入都華以示魯公得奏聞上遣使取入內為具酒核以祝之龍輒躍出匣中兩爪據金盃飲幾醕於是天子異之取大琉璃盒貯龍親加封識焉降付都門外汴水小龍祠中一夕封識宛如故視龍已變化去矣上喜加封四字敕其祠宇焉

嘉應侯祠 在城外東南隅縣署前自姓共立祠傳神姓州郡往往有祠所謂張太尉是也又稱舍人元豐中北獻太皇太后祈請有敕封嘉應侯後廢許真君祠 在清湖祥宮內真君百人也為縣令

東夷考 卷之十五

君以所遺詩一百二十首書之竹簡藏之廟中今人擇取以成休咎名曰聖籤祠後廢

朝野僉載 西晉末有旌陽縣令許遜者得道於豫章西山江中有蛟為患旌陽沒水劍斬之後不知所在續文獻通考 許真君名遜字敬之南昌人生而穎悟從兵征得神方秘法以修煉為事晉太康初為蜀旌陽令尋棄官東歸遇諸姑傳以道術遂斬蛇誅蛟悉除民害應豫章為浮州蛟蟠所穴乃於牙城南井鑄鐵為柱下施八索勾鎖地脉由是水妖屏息周遊江湖諸郡殄滅毒害乃歸舊隱精修至道寧康二年一百三十六歲忽一日羽蓋龍車自天而下遶登車與

其弟子家屬四十二人同時昇天雖犬亦隨焉

昭靈夫人祠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夫人漢高祖母后也昭靈夫人祠設於河水水於平後人仰其地建祠詳見後

後昭靈

紫微雜記 麗伯禹載之學問精確少見其比嘗作昭

靈夫人祠詩云殺窮分我一杯羹龍糧由來事青真

安用生兒作劉季墓年無骨葬昭靈

李衛公祠在城西向開店作祀店背李靖

尉遲公祠在城南記店

三賢祠在城南三里許吹基上二姑廟後舊有三賢祠

三賢祠在城南三里許吹基上二姑廟後舊有三賢祠

東東考 卷之十五

賢祠按唐書高適李白酒杜甫又贊中黎穎來問其

賢祠按唐書高適李白酒杜甫又贊中黎穎來問其

包孝肅公祠公名拯字希仁嘗尹開封有異政厥後注

包孝肅公祠公名拯字希仁嘗尹開封有異政厥後注

廟

倉王廟在新鄭門外金水河

倉王廟在新鄭門外金水河

泊宅編 今州縣獄皆立皋陶廟以時祀之蓋自漢已

然范滂繫獄史俾祭皋陶滂曰皋陶賢者知滂無罪

將理之於帝如其無知祭之何益

武成王廟在雷家橋西南金季展城設廟

臺書詳註 建隆二年藝祖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所

書名將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豈宜受享命去

之乃詔張昭賈餗萬錫等取歷代謀臣名將功業始

終無瑕者配享按唐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尚父廟

以留侯張良配春秋二仲上戊祭之牲樂之制一如

文宣出師命將日引辭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為十

哲配享肅宗上元元年尊太公為武成王以白起韓

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列於左張良田穰且孫武吳起

東東考 卷之十五

樂毅列於右仍以張良為配建中二年詔史館考定

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范蠡等六十四人圖其形馬

皇朝事實 太祖建隆四年詔曰武成王廟從祀神像

齊相管仲宜塑像升於堂上西河守吳起宜畫像降

於廡下

秘笈新書 慶曆三年詔置武學於武成王廟以阮逸

為教授未久議者以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等

豈專學孫吳哉遂罷武學以立學無謂故也熙寧五

年樞密院言古者出師受成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

也仁宗嘗建武學極議中輟識者悼之乞復置武學



以造成先朝之志詔從之

山堂考索 武學置於慶曆三年以阮逸為教授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請康之變不聞武學有聖侮者

歸田錄 王禹玉乃余為校理時武成王廟所解進士也至此新入翰林與余同院又同知貢舉故禹王贈余詩曰十五年前出門下最榮今日預東堂余答詩曰昔時叨入武成宮魯看簿毫氣吐紅夢寐聞恩十年笑譚今日一尊同喜君新賜黃金帶願我宜為白髮翁

宋史

卷之十五

十二

呂氏日記

仁宗朝胡瑗嘗上書請興武學講論語使

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知制勝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略者教習之必有成效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

吳起廟

在府治後金季廢

二相廟

在城內祀于游子受廢久莫識其處

皮場公廟

在城內東北隅

燕翼詒謀錄

京師試於禮部者皆禱於二相廟二相

者于游子夏也子將為武成宰于夏聘列國不知何以得相之名也今行都試禮部者皆禱於皮場廟皮

場即皮剝所也相傳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徵

宗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詔封為靈貺侯其後累封明靈昭惠王今廟在萬壽觀之最華館與貢院為隣不知士人之禱始於何時館因何而置廟也

汴京遺蹟志 相傳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或曰皮場公即鄭大夫子皮也代父子展為上卿執國政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父命饑國人粟戶一鍾鄭人德之立廟以祀而汴城距鄭不遠故亦廟祀焉二說未知孰是

宋史

卷之十五

十三

之晨華館建中靖國元年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

不治者詔封為靈貺侯不知何義今浙省皮場廟亦以神靈活人為示顯異神像以神農為主俗傳是明太祖廢治監吏剥皮場恐非是然瘍醫何以誤為場

宇宋置廟何以與貢院為隣士人試禮部者皆禱於廟更不知何取

二相廟

在南門外一里許即中道口二相神也始建中靖國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即生口最為靈

盛初賜額神像觀則正統十四年四月汴京折衝有應如神符錄未崇重修按成都今古記奉昭王以李冰代蜀師守擊離堆臨沫水之宮宰二江成都中於是沃野千里號為陸海民思其惠立廟於灌口可談 駱馬都尉李遵勗最驍恭慎親失明猶戒屬子

弟故終身無過時京師號傳二卽廟出聖水治病  
愈李素不事鬼神一日其子含有病雅家人竊往請  
水李聞大怒卽杖其子曰日使爾子果當死二卽豈  
肯受枉法賊故活之耶若不能活又何求

旗二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皆別為堂號節堂每朔望之次日祭之號衙禮蓋有旌節則有神祀今節鎮重此祠節堂衙禮廢矣

宋東京考卷之十六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廟

東嶽廟 在城內東北隅祀泰山之神一名泰山廟大中

祥符元年十月詔封為東嶽天齊王聖王四年

五月尊稱帝號明聖正祀

典詔稱東嶽泰山之神

謝言長語 東嶽泰山之廟徧天下肇於宋中葉唐光

天開元間封爵為王宋大中祥符間加曰帝廟之爵

之像之皆非當理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

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廢縣於其方嶽

而不徧於天下爾雅祭山曰庭縣謂瘞牲幣挂儀物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六

陳北溪曰泰山營鎮惟魯邦之所得祭而立祠於諸

州何謂臨然而峙者山之形而人其貌何為立寢殿

於後者又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也惟高皇帝改正

嶽鎮海濱城隍廟號詔止稱東嶽之神於禮方正搜

神記據東方朔謂虹氏即東嶽帝君一何悖耶

異林 張南軒論祀嶽當崇一大壇於山下望山而祭

今立殿宇已為不經塑為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襲

瀆甚矣

立帝廟 在府治西南隅即佑聖觀後殿

風伯廟 在城東北祀風師也大中祥符間建無歲於立

蓋此北為其星位次

王 亦北為其星位次

玉皇廟 在南薰門外官路西相傳為王清顯應宮遺址

聖廟 天聖七年夏六月宮殿於火僅存長生崇壽二

殿詔不復修改為萬壽觀乃以崇壽殿更名太清殿

奉玉皇銅像後殿於金兵明成化丁酉道士董道靜

崇修與建玉皇廟於此地又移五嶽觀五嶽四嶽像

於中殿建五嶽觀於教場之西當遇此地洪武已貢

為帝大所廢止存講像

董道靜因移置於是廟

五龍廟 在城內東隅與慶宮北設壇常以仲

元年祀

神神報

文獻通考 大觀四年詔天下五龍神皆封王爵青龍

神封廣仁王赤龍神封嘉澤王黃龍神封孚應王白

龍神封義濟王黑龍神封靈澤王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六

三官廟 在城內有殿始建俱未詳其

孔氏雜說 劉馬傳有張陵者即今俗謂張天師是也

真誥有張生白亦是也本傳注張脩為太平道張角

為五斗米道法亦略同為人禱病為書三過一上之

天着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謂之三官真誥有被

考於三官者是也

宋學士集 按漢熹平間漢中有張脩為太平道張角

張魯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魯為尤甚蓋自其相

陵父衡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制鬼卒祭酒等號分

領部衆有疾者令其自書姓名及服罪之章作三

通一上之天者山上一埋之地一沉之水謂之天地  
水府三官而三官之名實昉於此夫至高者天至厚  
者地水縱大亦雨間一物耳何得與天地抗哉今並  
稱之為三吾未知其何說也

三尸廟在律康門外祀三尸神也始沈木詳後廢按休  
寐時有木人形過太廟上帝或稱令上尸名彭矯  
中尸名彭微下尸名彭矯每過庚申日守夜不寐則  
得上奏

玄微詩話 道家言人身中有三尸又謂之三彭每庚

申日乘人之寐以其過惡陳之上帝故學道者過是  
夕輒不寐許邳州詩云夜寒初共守庚申是也柳子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六 三

厚集有罵尸蟲文元吳淵頤有三彭傳則儒者亦以

為有是物矣

芝田錄 朝士夜集終南太乙觀拉道士程紫霄同守

庚申紫霄曰不守庚申亦不疑此心良與道相依玉

皇已自知行止任汝三彭說是非

太上三尸中經 人之腹中各有三尸九蟲為人大害

常以庚申日上告天帝記人之罪分毫錄奏欲絕人

生籍滅人祿命令人速死死後魂昇於天魄入於地

惟三尸遊走名之曰鬼四時八節企其祭祀祭祀不

精即為禍患三尸分居人身上下為人之孽上尸名

彭偃在人頭中令人眼暗髮落口面齒病中尸名彭

質在人腹中代人五臟少氣多忘令人奸作惡事下

尸名彭矯在人足中令人下關搔擾五情勇動淫邪

不禁其尸形似小兒或如馬狀長毛二寸人死即出

作鬼如人生時形像衣服長短無異其九蟲類多如

烟蟲白蟲之類踰人五臟多致殺人令人多病種種

動作亦有人身少者養道之心欲調去之凡庚申日

晝夜不卧守之如疫少伏其醺熟此尸即不得上告

天帝

太上律科 庚申日北帝開諸罪門通諸鬼神訴訟異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六 四

類併集善惡之業賞賞不遺經曰三守庚申三尸震

恐七守庚申三尸長絕五神長靜不惑不淫真靈衛

佐與天地相畢每夜臨卧叩齒三七以左手撫心上

呼三尸名即不敢為害

城隍廟在城內西北隅

淵言長語 城隍之名肇於古史之造字其用者於周

易之繫爻城隍之有廟殆亦以核配合者之靈祭城

隍於配食之廟猶明堂之祀帝云爾此儒者之正論

今多塑像設殿立配又置兩廡之獄如東獄七十二

司之設可供一笑傷者察之

紺珠聞錄

郡有土地廟曰城隍以其在郡城之下也

古者鑿土以築城而城下之地曰隍有水曰池易曰

城復於隍謂泰之上六極則必反逆倒轉為否之初

六亦猶城圯而其土復填於隍也蓋有城則有隍爾

冬夜殿記 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記

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堯也蓋蜡祭

八神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

始

二姑廟在城南三里許吹簫上舊名二姑臺都人建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者翬翬以祀二仙姑明弘治中改為曾霞元君祠好

能為怪人或過之多稱魯校書或云石押衙

院

福田院在望春門外東北唐太宗

皇建院觀宮為皇建院遺沙門清興居之元末兵燹

畫論 畫龍惟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觀其

體則筆墨道爽善為蜿蜒之狀皇建院法堂屏風是

其真跡

萬歲院在望春門外東北明顯

道者院在新鄉門外五里許建隆初建僧殿中元符十

月朔設大會道場焚燒山祭陣亡祭神金季兵

火

師友談記 五代時有僧某卓著道左藝蔬丐錢以奉

佛事一日晝寢夢一金色龍食所蔬萬莖數畦僧寤

驚曰必有異人至已而見一偉丈夫於所夢之處取

萬莖食之僧視其狀貌凜然遂攝衣延之飽食甚勤

頃刻告去僧囑之曰當貴無相忘因以所夢告之且

曰公他日得志願為老僧只於此建一寺足矣偉丈

夫乃植祖也既即位求其僧尚存遂命建寺賜名普

安都人稱為道者院

定力院在蔡河東水門

江行雜錄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

定力院在蔡河東水門

江行雜錄 太祖之自陳橋還也太夫人杜氏夫人王

氏方設齋於定力院聞變王夫人懼杜太夫人曰吾  
兒平生奇異人皆言當極貴何憂也言笑自若是日  
太祖即位契丹北漢兵皆退

曲清舊聞 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討至陳橋為三軍  
推戴時杜太后以下眷屬悉在定力院設齋有司來  
搜捕主僧令登閣而固其肩鑰俄大搜索僧給云皆  
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且發鑰見蛛網布  
滿其上塵埃凝積若累年不曾開者乃相告曰是安  
得有人遂皆去有頃太祖已踐阼矣

清異錄 太祖陳橋時太后方飯僧於寺院懼不測主  
僧嘗以身蔽上受禪賜的乳三神仙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六 七

王氏畫苑 京師王雱奉詔於定力院寫宣祖及太后  
御容梁祖真像亦在焉又於大殿西壁畫水月觀音  
及於景德寺九曜院殿西壁畫彌勒下生像末年與  
東平孫夢卿畫開寶寺大殿後文殊閣下東西兩壁  
夢卿以東壁讓之尊霸聲迹識者以為當然所畫南  
方毗樓勒叉天王像尚丈餘及金槍道菩薩相皆筆  
力精邁思慮端竭來世之譽自此而已  
故聖院 在宣武門內街北本晉茂聖營太宗誕生之地  
元地 太平興國六年建院嘉熙二年成賜名嚴聖

東京記 故聖院本晉護聖營天福四年宣祖興禁兵  
太宗誕聖於其地興國中建院

石林燕語 故聖禪院太宗降誕之地太平興國中既  
建為寺以奉太宗神御太祖降誕於西京山子營久  
失其處真宗朝嘗遣人訪之或以驍勝營旁馬廐隙  
比有二岡隱起為是即其比建應天禪院以奉太祖  
天聖中明肅欲置真宗神御於其間而難於言仁宗  
因以殿後齋宮並置二殿曰三聖殿慶曆中始名太  
祖殿曰興光太宗曰帝華真宗曰昭考

退朝錄 列聖神御殿始咸平初真宗令供奉僧元鎮  
寫太宗聖容於故聖院後玉清昭應宮範金祖宗像

餘多塑像  
戒壇院 在雷家橋西北本慈孝寺固寶元二年僧  
佑聖院 在魏州二隅街  
寶聖院 在魏州北元末兵燹  
寶相院 在魏州北元末兵燹  
維摩院 在魏州北元末兵燹

等覺院 在宣武門外西北元末兵燹  
聖林快事 等覺院記宋初所建惟時書學未經諸名  
宋變體尚習唐五季之餘字以清健秀拔為上太素

之名雖未大諱於世亦一時之彥也。想帝京繁華高  
良奔集弘利豐碑時立相望何如其盛不旋踵遭金  
元之亂僧散於飢寒石碎於砲火荒榛砂礫勝蹟一  
空今日之汴梁雖稱雄於千里之內視昔日之光燿  
逝其遠矣余居在近邑攬古之餘不勝悽惋幸所收  
碑記原揭蓋可追憶錄於古帖之後聊以志盛衰之  
感

旌孝院 在安遠門外西北天聖元

三學護國院 在龍門外西南慶曆

鴻禧院 在龍門東北端拱

東東京考 卷之十六

報恩院 在龍門東咸平三

法雲院 在龍門東金水河之西南

開化院 在龍門東金水河之西南

淨居院 在龍門外西南寶

淨慧院 在龍門外西南唐主李煜歸宋

開聖院 在龍門外西南唐主李煜歸宋

觀音院 在龍門外西南唐主李煜歸宋

續文獻通考 東京觀音院巖後柳師邢基庶氏子嘗

經鳳谷深林忽親珍寶捨去不顧謁投于子門昨夜

宿何處曰不動道場子曰既言不動易由至此師曰

至此豈動耶投于默許之周太祖世宗潛龍時每登  
方丈施禮及即位特賜紫衣號淨成大師

四聖院 在龍門南

淨因院 在龍門外金梁橋

宸奎閣記略 皇祐中有詔廬山僧懷遠住京師十方

淨因禪院召對化成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

大覺禪師仁宗與遠答問親書頌詩以賜之凡十有

七篇至和上書乞歸老山中不許治平中再乞堅

甚英宗留之不可賜詔許自便遠遂歸老於四明之

阿育王山廣利寺四明之人相與出力建大閣藏所

東東京考 卷之十六

賜頌詩榜之曰宸奎時京師始建寶文閣詔取其副

本藏焉

崇行錄 懷遠漳州人皇祐中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

成殿稱旨賜號大覺禪師遠特律甚嚴上嘗遣使賜

以龍腦鉢盂遠對使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鉢

食此鉢非法宜無所用使者回奏上嘉歎久之

續文獻通考 明州育王山懷遠大覺禪師龍溪陳氏

子嘗燕坐室中見金蛇從地出須臾隱去人以爲吉

兆後仁宗詔住淨因禪院賜以龍腦鉢謝恩畢曰此

非吾法宜焚之中使以聞帝悅賜號大覺常賜御頌

英宗時歸本山

淨因院道臻淨照禪師字伯祥古田戴氏子開法之日英宗遣中使降香賜紫衣袍慈聖上仙神宗召至慶壽宮賜對甚喜神宗上仙又召至福寧殿說法賜號淨照禪師

六研齋二筆 東坡書畫記烏絲界紙字方一寸用李泰和行法而雄毅振掉慶稍涉閒筆欵元豐三年端陽月八日眉山蘇軾於淨因方丈書之

妙貫堂餘譚 大覺通禪師仁宗朝留住淨因院既久乞還山作偈進呈云千嶽雲山萬壑流閒身歸老此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六

十一

峯頭殷勤願祝如天壽一炷清香滿石樓又云堯仁

況是如天潤乞與孤雲自在飛

興德院

在金牛門外

揮慶錄

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治平二年戊

齊州為興德軍熙寧八年八月詔潛邸為佛寺以本

鎮封之賜名興德禪院仍給淤田三千頃

印經院

太平興國八年置印經院熙寧中廢其院

傳法院

太平興國五年詔於太平興國寺大殿西度地

經七年改為傳法院

續文獻通考

太宗太平興國中詔立譯經傳法院於

東京如唐故事宰相為譯經潤文帝製前序詔普度天下童行為僧不限常制自即位至是凡度二十七萬餘人

汴京遺蹟志 按隋有翻經館唐初亦有翻譯之事元和後廢太宗置傳法院亦隋翻經館之遺意也

圖書見開志 大中祥符初有西域僧覺禪來館於興國寺之傳法院其僧通四十餘本經論年始四十餘歲丁晋公延見之嘉其敏慧後作聖德頌以上文理甚富英宗問其所欲但云求金襴袈裟歸置金剛座下尋詔尚方造以給之覺稱自言酷蘭左國人制帝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六

十二

利姓善畫嘗於譯堂北壁畫釋迦面與此方所畫絕異

淨齋夜話

景祐中光梵大師惟淨住京師傳法院以

梵學著聞景靈宮鋸備解木木既分中有蟲錢文數

十字如梵書狀因奏進仁宗遣都知羅崇勲露潤經

文夏英公諫詣傳法院開堂導譯冀得祥異之語以

識國淨梵音審視通刻乃曰天竺無此字不能辨譯

右瑞惠曰大師宜領上意若稍成文譯館恩例不小

而英公亦以此意諷之淨曰幸若靈文稍可變譯誠

教門光也異日彰謬妄萬死何補富鄭公每遇客曰



此人誠可謂佛弟子也倘使立朝必能盡節不苟同於人孰謂異教中無人耶

退朝錄 翻譯新經始以光祿卿湯公悅兵部員外郎張公洎潤色之後趙文定楊文公龍文莊李尚書繼皆為譯經潤文官天禧中宰相丁晉公始為使天聖三年又以參政樞密為潤文其事寢重每歲誕節必進新經前兩月二府皆集以觀翻譯謂之開堂亦唐之清流畫在也前一月譯經使潤文官又集以進新經謂之開堂

湘山野錄 真宗嘗以御製釋典文字法音集三十卷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六

詔僧二十一人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註釋院事製中有六種震動之語一僧探而箋之暗碎繁駁將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二句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如此

華崖語錄 陳晉公恕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長編 天禧三年以宰臣王欽若為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相明佛學者兼領之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欽若乃因譯經僧法鏡等請

為使議者非之

覺照院 在東水門外

燒朱院 在相國寺內

畫壇錄 相國寺燒朱院舊日有僧惠明善庖爨猶肉尤佳一預五舫楊大年與之往還多率同舍共食一日大年曰爾為僧遠近皆呼燒猪院安乎惠明曰奈何大年曰不若呼燒朱院也都人亦自此改呼

以上皆僧院俱廢  
興國院 在大寧坊第五巷即得軍節思之佛堂旆舍為元寺明永樂元年尼僧義和重修已廢  
崇真院 初在東初坊後以地隘徙城西隆安坊即舊公主院是也初太宗女新國長公主惠顯出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六

湘山野錄 太宗第七女衛國長公主平生不茹葷茹拱初詣延聖寺願捨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髮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築外館以尚天姻嗣先帝之愛也汝獨願出家可乎衛國曰此先帝之願也堅乞之遂允進封吳國賜名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

都城之西額曰崇真院藩國近戚及掖庭嬪御願隨出家者凡三十餘人普度天下尼僧詔兩京送於寺賜齋餅傳宣各令作詩惟陳文僖公彭年詩尚有記者云畫出花鈿散寶津雲鬟初剪白殘水因驚風燭

難留世遂作池蓮不染身貝業乍翻疑軸錦梵聲繞  
學誤深塵從茲點質歸空後湘浦應無解佩人

宋東京考卷之十七

嘉興石執周 城靖

山嶽

夷山

按一統志夷山在安遠門內以山之平夷而名也

汴京遺蹟志 夷山在裏城內安遠門東以山之平夷

而得名一名夷門山古有夷門乃侯嬴監守之廢太

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

之東門也而安遠門乃城之北門今北門內地勢頗

高似是夷山而司馬氏乃云東門意者古今城垣改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徙不 今莫可考矣

艮嶽

按艮嶽在京城東北隅景龍門內徽宗登極之初皇嗣

未廣道士劉混康建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倘形勢

加以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為教何岡阜已而後宮

占熊不絕上喜甚由是崇信道教土木之工興矣政和

七年十二月命戶部侍郎孟揆於上清寶錄宮東築山

以象餘杭之鳳凰山號曰萬歲山周十餘里峯高九十

步上有介亭分東西二嶺東有夢綠華堂書館八仙館

紫石巖樓真際攬秀軒龍吟堂山南則壽山嵯峨雨峯

並峙下有雁池雍雍亭西有樂葵西莊巢雲亭白龍潭  
濯龍峽端秀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有萬松嶺嶺  
畔有樓曰倚翠上下設兩閣閣下有平地鑿大方沼沼  
中有兩洲東為蘆渚浮陽亭西為梅渚雪浪亭西流為  
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  
巢鳳閣三秀堂東池後有揮雲廳復由磴道至上至介亭  
亭左有極目蕭森二亭右有麓雲半山二亭北俯景龍  
江引江之水流注山間西行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鍊  
丹亭疑真觀團山亭下視江際見高陽酒肆清虛閣北  
岸有勝筠菴躡雲臺蕭開館飛岑亭支流別為山莊為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二

迴溪又於南山之外為小山橫亘二里曰芙蓉城窮極  
巧妙而景龍江外則諸館舍尤精山之西北有老君洞  
為供奉道像之所其北又因瑤華宮火取其地作大池  
名曰江池中有堂曰蓮臺東盡封邱門而止其西則自  
天波門橋引水直西殆半里江乃折南又折北折南者  
過閭闔門為獲通通茂德帝姬宅折北者四五里屬之  
龍德宮既成帝以山在艮位更名曰艮嶽而自為記初  
朱勳於太湖取石萬廣教丈載以大舟挽以千夫鑿城  
斷橋毀堰拆牖數月乃至以是年為宣和五年會得燕  
地因號昭功教覺神運石立於萬歲山其旁植兩檜一

天矯者名曰朝日昇龍之檜一偃蹇者名曰卧雲伏龍  
之檜皆以玉牌珎金字書之徽宗御題云拔翠琪樹林  
雙倚植靈園上梢蟠木枝下拂龍鬚茂撐擎天半分連  
秦虹南負為棟復為梁夾輔我皇構巖曰玉京獨秀太  
平巖峰曰御雲萬態奇峰又作絳霄樓勢極高峻夏出  
雲表其後群閣興築不已於是山林巖壑日益高深亭  
臺樓觀不可勝紀四方花竹奇石悉萃於斯珍禽異獸  
無不畢有矣宣和六年詔以金芝產於艮嶽之萬壽峯  
又改名壽嶽一曰壽山嶽之正門曰華陽故亦號華陽  
宮迨靖康北狩金宣宗展築汴城命取艮嶽之土為北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三

面城垣改景龍江為城濠而池沼悉平遺址無存矣  
御製艮嶽記略 傳曰為山九仞功虧一簣是山可為  
功不可書乃命太尉梁師成董其事遂以圖材畀之  
俾按圖度地庀徒僦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  
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沐慮靈祥芙蓉之諸山最瑰奇  
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松明越之堪荆楚江湖南  
粵之野移批把橙柚橘柑荔枝荔枝之木金城玉蓋  
虎耳鳳尾素馨梁那茉莉含笑之草不以土地之殊  
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於雕閣曲榭而穿石出磴岡  
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濠而傍

龍連綿瀾澗吞山懷谷其東則萬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永跌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夢綠華堂又旁有承嵐菴雲之亭有屋內方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旁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清泚連消危雁浮泳水面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嘯猿北直絳霄棲峰嵒嵒起千疊萬極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蓋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把菑黃積翠霧被山爾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杭秫藥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聚雲高出峰岫下視群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白龍游濯龍峽瑞雲練光跨雲三亭羅漢巖又西畔山間樓曰倚翠青松巖密布於前後號萬松嶺上下鼓兩閣出閣下平地有大方沼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雲浪沼水西流為雁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聚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像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崇岡巒石而上既以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

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巖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巖巖巖巖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水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為湫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窺真觀園山亭下視水際見萬陽洞林清虛閣北岸萬竹蒼翠翳鬱仰不見天有勝筠簞露雲蕭蕭開館飛空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迴溪自山蹊石蹊蹊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邑空曠坦蕩而平夷也又不知郭郭環會紛華而填委也真天造地設神謀鬼化非人力所能為者此舉其梗概焉爾

華陽宮記 政和初天子命作壽山艮嶽於禁城之東版詔閩人董其役舟以載石與以輦土驅散軍萬人築岡阜高十餘仞增以太湖靈壁之石雄拔峭峙功奪天造石皆激怒舳舨若踞若齧牙角口鼻首尾爪距千態萬狀殫奇盡怪輔以蟠木鬱藤雜以黃楊對青蔭其上又隨其輪旋盤曲之勢斫石間徑憑陰則

設磴道飛空則架棧閣仍於絕頂增高謝以冠之禮  
遠方珍材盡天下良工絕技而經始焉山之上下致  
四方珍禽奇獸動以億計猶以為未也鑿池為溪澗  
疊石為隄捍任其石之怪不加斧鑿固其餘土積而  
為山山骨就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  
峯高於雄蝶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  
接其餘岡種丹杏鴨脚曰杏岫又增土疊石間留隙  
穴以栽黃楊曰黃楊嶺築修岡以植丁香積石其間  
從而設險曰丁香嶂又得赭石任其自然增而成山  
以椒蘭雜植於其下曰椒崖接衆山之末增土為大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七

坡從東南植側柏萬數枝幹森密探之不斷葉葉結  
為幢蓋鸞鶴蛟龍之狀曰龍柏坡循壽山而西移竹  
成林復開小徑至百數步竹有同木而異幹者不可  
紀極皆四方珍貢又雜以對青竹十居八九曰斑竹  
麓又得紫石滑淨如削面徑數仞因而為山貼山卓  
立山陰置木櫃絕頂開深池車駕臨幸則驅水工登  
其頂開閘注水而為瀑布曰紫石屏又名瀑布屏從  
良嶽之麓琢石為梯石皆溫潤滑滑曰朝真磴又於  
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洲壽山之西別治  
園囿曰紫雲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綠

霄樓等綠華堂紫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拾顧遠  
碧虛洞天萬山塚之閣三洞為品字門以通前後苑  
中央建八角亭檠椽窗檻皆以瑪瑙石間之琢其地  
為龍礎導景龍江東出安遠門以備龍舟行幸東西  
顧景二園西則湖舟造景龍門以幸曲江池亭後自  
瀟湘江亭開開通金波門北幸傾芳園隄外築臺街  
之湖水時綠桃海棠芙蓉垂楊略無隙地又於其旁  
作野店麓治農園開東西二關尖懸崖磴道絕險窄  
石多峰稜迤邐者騰戰收果凡自苑中登群峰所出入  
者此二關而已又為勝遊六七曰羅龍洞漢春陵桃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七

花園雁池述真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  
名之曰華陽宮然華陽大抵衆山環列訖中得平蕪  
數十頃以治園囿而闢官門於西入徑廣於馳道左  
右皆大石林立百餘株名曰神運昭功敷慶萬壽峰  
獨神運峯廣百圍高六仞錫爵臺固侯居道之中東  
石為亭以庇之高五十尺御製記文親灑宸翰碑高  
三丈附於石之東南隙其餘衆石或若群臣入侍惟  
極正容凜然不可犯或戰栗若敬天威或儼然而立  
或奮然而起或翼然起群或竦然危峙或若僂僂趨  
進布危言以示庭諍之姿其怪狀餘態娛人者多矣

上既悅之悉與賜號守吏以奎章書刻於石之陽其  
他軒榭庭徑各有巨石棋列星布並與賜名惟神運  
峯前巨石以金飾其字餘皆青黛而已此所以第其  
甲乙者也乃命群峰其略曰朝日昇龍望雲坐龍矯  
首玉龍萬壽老松栖霞捫參銜日吐月排雲衝斗雷  
門月窟躡端坐獅堆青巖碧金龜玉龜壘翠獨秀樓  
相輝雲風門雷穴玉秀玉寶觀雲巢鳳時龍雕琢潭  
成登封日觀蓬瀛須彌老人壽星卿雲瑞靄溜玉噴  
玉虛玉琢玉積玉疊玉叢秀而在於渚者曰翔麟立  
於渚者曰舞仙獨踞洲中者曰玉麒麟冠於壽山者

東東京考

卷之十七

八

曰南屏小峯附於池上者曰伏犀忽覩儀鳳鳥龍立  
於沃泉者曰留雲宿霧又為藏烟谷滴翠巖博雲屏  
積雪巔其間黃石仆於亭際者曰抱嶺天門又有大  
石二枚配神運峰異其居以壓衆石作亭庇之置於  
衆春堂者曰玉京獨秀太平巖置於萼綠華堂者曰  
卿雲萬態奇峰括天下之美藏古今之勝於斯盡矣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大梁陷都人相與排牆避兵於  
壽山艮嶽之巔時大雪新霽邱壑林塘榮若畫本凡  
天下之美古今之勝在焉祖秀周覽累日咨嗟驚愕  
信天下之際觀而天造有所未盡也明年春復遊華

陽宮而民廢之矣元老大臣所以圖書詩頌名記人  
厭之悉斧其碑委諸溝中至於華木竹箭宮室臺榭  
尋為民所薪同宇宙而長存獨壽山艮嶽以耳目之  
眩蔽堯舜之明為王者一尤物耳昔三代以璧色取  
禍泰隋以奢靡致失自竇傳之作聖賢莫不以斯二  
者為先誠也自我藝祖以上聖之資定區宇既克玉  
祀閭宮中物有寶裝溺器遽命碎之乎劍領廢媚川  
卻速禁采珠蓋奢侈者禍之媒孽剝業之君所諱也  
於庫富有天下美味珍服莫敢以資其身雖土階三  
尺茅茨不翦亦知其可也崇寧之際泰默求治是時

東東京考

卷之十七

九

非無賢能也而蔡氏先據要途祖宗之法去民久矣  
自是崇大苑囿結怨四國皆出於此不然一夫不臣  
天下族之彼外患安得而內侮之耶噫天下之士聞  
壽山艮嶽者舊矣孰親觀其興廢後使後世惡何圖  
記以考之與因括其大略作華陽宮記云  
良嶽記略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  
東北隅地協堪輿似形勢稍下俯少增焉則聖嗣  
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於舊而果有多  
男之應自後海內又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  
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十

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廳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數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覈視稍不謹則加之罪斷山攀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卒四指揮盡以充艮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有不待命但進物至都計會貢者以獻者大率竄僻太湖諸石二浙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植之皆生而異

朱珍苞則以健步捷走雖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

也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

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技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

為萬歲山奇花異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

雄偉瑰麗極於此矣越十年金兵至汴大雷盈尺詔

令民任便所伐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千萬人臺

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頃讀國史及諸傳

記得其始末如此

楓窻小牖 艮嶽周圍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

有介亭分東西二嶺直接南山山之東有萼綠華堂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十一

家大夫承命作頌曰玉皇御天金母嫁女羽翬成車載瑛作塵龍馭羣仙邱鳥祭玄圃笑月光徹香雲色阻荷露添華柳烟生嫵九重歡春六宮通歲乃構椒房用當金字碌碌宜階瑟琴為戶碧落森沉霄霞墮堵小臣獻頌庶叶萬舞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十一

容齋三筆 萬歲山周十餘里最高一峯九十步亭堂

樓館不可殫紀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

詔由是力役稍息靖康金兵圍汴詔取山禽水鳥十

餘萬投諸汴梁拆屋為薪鑿石為砲伐竹為笆籬大

鹿數千頭悉殺之以敬衛士

容齋續筆 宣和間朱勔採艮嶽花石之名以固寵利

東南部使者郡守多出其門如徐鑄應安道王仲闢

輩共濟其惡豪奪漁取毛髮不償士民家一石一木

稍堪觀者即令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識持為御

物或未即取而微視微不謹則重譴隨之及發行必

徹屋拔牆而出人或有一物小異即拊指為不祥惟

恐受夷之不免楊戩李彥綱汝州西城所任釋彥李

士渙王潛毛孝立之徒亦助之發物供奉大抵類勸而又有甚焉者徽宗患其擾屢禁止之然復出為惡不能絕也

五侯鯖 良嶽初成今近山多造油絹囊以水濕之曉張於絕嶽危巒之間既而雲盡入焉遂括囊以獻名曰貢雲每車駕所臨則盡繼之須臾湧然充塞如在千巖萬壑間

程史 良嶽初建諸巨瑞爭出新意謂土木既宏麗矣獨念四方所貢珍禽之在禦者不能盡馴有市人諱翁素以拳擾為優場戲請於董費願役其間許之乃日集與衛鳴鳴張黃屋以遊至則以巨梓貯肉來肥朱翁微禽鳴以致其類既乃飽飲游泳聽其去來月餘而在籠者四集不鳴鳴而致益狎玩立鞭扇間不

卷之十七

十三

復畏矣遂自命局曰宋儀所招四方籠畜者置官司以總之一日徽宗臨幸遠而清道聲望而群翔者數萬焉翁報先以牙牌奏道左曰萬巖山瑞禽迎駕上大喜命以官資予加厚靖康圍城之際有詔許捕馴獵者皆不去民徒手得之以充餐云

癸辛雜識 前代累石為山未見顯著至宣和間良嶽之役興運輻輳致不遺餘力其大峯偉秀者不特候封或賜金帶且各圖為識然工人皆出於吳興謂之山匠蓋吳興北連洞庭多產花石而升山所出類亦旁奇故四方之為山者率於此中取之嘗聞汴京父

老云良嶽之取石也其大而穿透者致遠必有損折之處乃先以膠泥實填衆竅外復以麻筋雜泥裹之令固混日曬極堅實始用大木為車致於舟中俟抵京然後浸之水中旋去泥土則省人力而無他慮此法奇甚前所未聞也

愚見紀志 良嶽舊址無存久矣問之皆曰三山兒坡是也其誤甚矣考之宋史徽宗於宮城東北起景龍門樓道禁中每歲放燈自東華門以北並不禁夜又於次東建寶籙宮後累石為山以其在良方也號良嶽又稱壽嶽華錄云京城北僻其門有三從東曰

卷之十七

十三

舊封即門中曰景龍門乃大內城東南寶籙宮前也次西曰金水門近見汴之城池沿革一帙云北面三門中曰景龍門太平興國改今名俗名酸棗門東曰安遠門俗名舊封即門西曰天波門又號太安門至正間汴人拒守不及遂築塞諸門止留五門無徽宗命侍郎孟瑛於上清寶籙宮東築山以象餘杭之鳳凰山周迴十餘里其最高一峯九十步上有介亭其良嶽的在宮城東北景龍門內以東之地明矣後金宣宗命尚書木虎高琪展築汴城就取良嶽之土般築以為北面城垣其景龍江改為城濠諸池沼悉皆



填平止有龍德宮前土嶺猶在俗名三山兒若以  
為良嶽遺址實為大謬龍德宮徽宗潛邸也在景龍  
門西離寶籙宮遠矣

雲烟道眼錄 錦川石長五丈餘蓋在宣和後苑門所  
謂良嶽前河梁也石色紫碧相間皆成文理近世罕  
得

清溪龍軌 徽廟繼統蔡京父子欲圖其位乃倡豐亨  
豫大之說以惑盛威重貫遂開造作局於蘇杭以製  
御器又引吳人朱勳進花石綱上上心既修歲加增  
馬舳艫相銜於淮汴號花石綱至截諸道輾運綱旁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十四

羅商舟楫所貢暴其上連檣接檣日夜不絕篙工桅  
師倚勢貪橫凌轡州縣道路以目其尤重者清河弗  
能運則取道於海江南數十郡深山幽谷搜剽殆遍  
或有奇石在江湖不測之淵百計取之必得乃止程  
限修刻無間寒暑預是役者多帶田宅子女以供其  
須焉

辰田餘話 汴京良嶽元朝嘗有回回人於內取雄黃  
數千觔瀝甘石數萬觔蓋雄黃築於巖穴地道間可  
以辟蛇蝎瀝甘石雨過之後日久之則有濕氣蒸蒸  
然以象風霧故於中築二物焉

異物彙苑 政和間靈璧縣貢一巨石高二丈餘周圍  
稱是舟載至京師毀水門樓以入千夫舁之不動或  
奏云此神物也宜表異之上親灑宸翰云卿雲萬態  
奇峯仍以金帶一條掛其上即遂可移省夫之半頃  
刻至苑中

宋稗類鈔 林靈素間講於寶籙宮一道者怒曰立於  
前靈素問爾何能道者曰無所能靈素曰無所能何  
以在此道者曰先生無所不能何以在此徽宗異之  
宣問實有何能道者對曰臣能生養萬物遂下道院  
取可以有種者得苗香一掬命道者種於良嶽之趾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十五

仍遣衛監送於道院中是夜三鼓失所在翼日視良  
嶽苗香已成林矣

宋史筆削 初朱勳因蔡京以進上頗垂意花石動初  
致黃楊三四本上已嘉之後歲歲增加遂至舟船相  
繼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每一發輒數十  
百萬故花石至京師者一花費數千緡一石費數萬  
緡此花石綱之始也既而作萬巖山運四方花竹奇  
石積累二十餘年山林高深千巖萬壑鹿成群棲  
觀書殿不可勝紀此花石綱之中也又令苑圃為白  
屋不施瓦采多為村居野市之景及聚珍禽異獸以

實其中每秋風夜靜禽獸之聲四徹宛若山林波濤  
間識者以為不祥之兆此花石綱之末也徽宗於是  
盡棄國政乃與蔡京等酣歌達旦以燕以遊將為終  
身之樂焉故太學生鄧肅進詩諷諫備述花石之擾  
其末句云但願君王安萬姓國中何日不東風詔屏  
逐之至於舟兵苦之群聚為盜方臘稱亂浙土騷然  
然後罷花石綱使般運糧道於時雖有罷之名而  
實無絕之之意蓋冀盜息而即復之耳

堯山堂外紀 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善  
作詠江仙詞末章必用唐律兩句為諷以寓嘲笑蓋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十六

宗置花石綱石之大者曰神運石大舟排聯數十尾  
僅能勝載既至上大喜置艮嶽嵩巖山令俊臣為  
江仙詞以萬字為韻末句云崑崙萬丈與天高物輕  
人意重千里送鵝毛又令賦陳朝檣以陳字為韻檣  
亦高五六丈圓九尺餘枝覆蔭幾百步詞末云遠來  
猶自憶梁陳江南無好物卿贈一枝春上客之弗怒  
書蕉 艮嶽八芳曰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菜  
莉含笑

妙賞堂餘譚 泊宅編紀崇觀以來天下珍異悉歸禁  
中四方梯航殆無虛日大則龍以爵祿其次錫賚解

是宣和五年平江府朱勔造巨艦載太湖石一塊至  
京繫城壕橋以千人舁進是日役夫各賜銀稅并官  
其四僕皆承節即及金帶勔遂為威遠節度使而封  
石為磐固侯鹽官縣安國寺雙楹唐師悟空手植勔  
亦遣使臣李綱取以供進大者由海道舟過風濤檣  
皆碎折小者自漕路入既獻綱轉二官知縣鮑慎好  
賜論者謂石雖大不能鎮四海之安檣雖古不能  
延八方之命貴此何用而竭民力費貲財至以官賞  
下逮與臺榭獲而取之耶名器濫而進奉繁宋德之  
所以頹衰也書曰不寶遠物又曰所寶惟賢有國家

宋東京考

卷之十七

十七

者曷其念諸

宋東京考卷之十七 全

宋東京考卷之十八

嘉興石龍周 城銘

河渠

黃河 按物理論河色黃

按宋史河渠志河入中國自太行西曲折山間不能為大患既出大伾東走赴海更平地二千餘里高途既漚河并為一特以隄防為之限夏秋霖潦百川奔會不免決溢之憂然有司所以備河者亦益工矣自周顯德初河決東平之楊劉宰相李穀監治隄防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為赤河乾德二年遣使按行得治古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一

隄議者以舊河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但詔民治逕隄以禦衝注之患五年正月帝以河隄屢決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府大名府鄆澤滑孟濮齊泗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隄使蓋以謹力役而重水患也開寶四年十一月河決澶淵泛數州官守不時上言通判司封郎中姚恕棄市知州杜審肇坐免五年正月詔曰慮緣黃汴清禦等河州縣除準舊制種藝桑柘外委長吏課民別樹榆柳及土地所宜之木仍按戶籍高下定為五等第一等歲樹五十本第二等以

下遷城十本民欲廣樹藝者聽其孤寡憐獨者免是月

澶州修河幸賜以錢糶役夫給以茶三月詔曰朕每念

河渠潰決頗為民患故畧使職以總領焉宜委官聯佐

治其事自今開封等十七州府各置河隄判官一員以

本州通判充如通判闕員即以本州官充五月河大決

濮陽又決賜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州

團練使曹翰董其役翰辭帝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

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於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

延於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

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二

不為災六月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洊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濟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湮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弗弭凡縉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諸闕上書附驥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請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吉者集萬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是

後又決辱命樞密直學士張齊賢翰林學士宋白乘傳  
祭白馬津沈以太宰加辟而黃河之患終宋之世迄無  
寧歲潁河之民田廬荒圯役調孔亟可謂困苦之甚也

已

退朝錄 唐時黃河不閘有決溢之患唐書惟載薛平  
為鄭滑節度使始河溢穀于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  
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從事裴弘泰往請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  
以他地既導二十里以殺水悍還墻田七百頃於河  
南自是滑人無患此外無所紀蓋河朔北天寶後久  
未東京考 卷之十八  
屬藩臣而事不聞朝廷也

三

水議 古者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川澤之禁而  
後世修之未嘗廢也由秦漢以來使任其事而為之  
水官則莫若都水之職其主灌溉陂池保守河渠自  
太常及三輔皆任其官至武帝時尤增重之於是又  
有左右使者使統其任而居其事者莫不明於禹貢  
之學而習於知水之性故劉向以治書為三輔都水  
都尉平當以明禹貢領護河隄是以秦漢之際言水  
事於書尤著而魏晉以來至於隋唐其官亦未嘗廢  
於魏則有都尉水衡之號晉宋齊皆曰都水丞或為

水衡令及梁天監中始改曰大舟卿主治舟航河隄  
隋唐之特又皆為都水使者或改曰監而舟楫河渠  
二署隸之然於水事或領或否矣

賈治通鑑 自開直河水勢增漲田廬益壞熙寧十年

七月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  
梁山張澤滌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  
清河入於海凡澄州縣四十五而濮齊鄆徐尤甚壞  
田逾三十萬頃遣使修開判大名府文彥博言河勢  
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而都水止因襲東流  
北岸希省費之實未嘗增修隄岸今者之決溢非天

未東京考 卷之十八

四

災實人力不至也適年決口豪詔改曹村壩曰靈平  
徽宗時都水使者趙寔得兩首龜於黃河獻以為瑞  
蔡京曰此齊小白所謂象圖見之而霸者也鄭居中  
言首豈有二人皆駭異而京獨主之殆不可測帝命  
棄龜於金明池

治河通考 古自陽武北新鄉西南入境東北經延津  
汲胙城至北直隸滄縣大伾山北入海即禹貢導河  
東過洛汭至於大伾據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  
東北直達於海疑即禹之故河也周定王五年河徙  
則非禹之所穿漢文帝十二年河決酸棗東南流經

東東京考

卷之十八

五

封邱入北直隸長垣縣界至山求東昌府濮州張秋  
入海五代至宋兩決鄭州及原武東南陽武南流經  
封邱于家店祥符金龍口陳橋北經蘭陽儀封入山  
東曹縣境分爲二派其一東南流至徐州入泗其一  
東北流合會通河國朝洪武七年至十八年二十四  
年陽武原武祥符凡四度淤沒築城毀又決陽武西  
向東南流經封邱陡門祥符東南草店村經府城北  
五里東過焦橋南過蘇村至通許西南分九道名九  
龍口又南至扶溝太康陳項城諸州縣境入南直隸  
太和縣合淮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  
張秋入海今皆淤爲平地其自蔡陽築隄至千乘海  
口千餘里名金隄自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  
抵袁郡爲平岡西北抵黎陽觀下東北抵東郡津北  
西北至魏郡昭陽又自汲縣築隄東接胙城抵直隸  
滑縣界西接新鄉獲嘉縣界東南接延津縣界名護  
河隄在蔡陽東南二十里中牟東北境名官渡即曹  
操與袁紹分兵相拒處築城築營皆名官渡在汲縣  
東南境名延津置關亦名延津又置關名金隄在新  
鄉南境有八柳渡皆因河徙而廢

丹鉛總錄 宋太祖曰夏后治水但言導河至海隨山

東東京考

卷之十八

六

濟川未聞力制滿源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埋塞故  
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與歷代之患弗  
弭神宗曰後世以事治水故常有礙以道治水無違  
其性可也如能順水所向遷徙城邑以避之復有何  
患雖禹復生不過如此歐陽修曰開河如放水河決  
爲失火又曰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河流已棄之道自  
古難復文彥博曰河不出於東則出於西利害一也  
今營夫修治徒東從面何利之有自古治河之說多  
矣若宋二帝之見二臣之言可爲百世法

水衡記 黃河水隨月異名正月解凍名凌解水五月  
瓜延蔓名瓜蔓水六月名攀山水十一月名嚴凌  
水冰斷後結嚴起成層也

歲時廣記 黃河水二月三月名桃花水顏師古漢書  
音義云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花始華蓋桃方華時  
既有雨水川谷渾渾洋洋衆流盛長故謂之桃花水老杜  
詩云春岸桃花水又云三月桃花浪浪注曰峽以二月  
桃花發時春水生謂之桃花水王摩詰詩云春來到  
處桃花水歐陽公詩云桃花水下清明路五月名瓜  
蔓水瓜正蔓也東坡詩云河水渺綿瓜蔓流

續文獻通考 按當時黃河隨時漲落故舉物候爲水

勢之名自立春後東風解凍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為信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花始開水泮兩積川流俱集波瀾盛長謂之桃花水春末蕪菁花開謂之菜花水四月末龍麥結秀罹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朝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水堅晚泮遶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礫腥併流於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礫山水七月菽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莢亂花謂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陽紀節謂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復其故道謂之復壩水十一月十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七

二月斷水難流寒復結謂之盛凌水水信有常準以為準非時暴漲謂之客水其水勢凡移幾橫注岸如刺毀謂之割岸漲溢踰防謂之抹岸壩岸故朽潛流激其下謂之塌岸浪勢旋激岸土上墮謂之淪樑水侵岸逆漲謂之上展順漲謂之下展或水乍落直流之中忽屈曲橫射謂之經竄水猛驟移其將澄廣望之明白謂之拽白亦謂之明灘滿熱略浮勢稍涓起行舟值之多溺謂之薦浪水水退淤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舊制歲歲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築塞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八

之物稍芟薪柴槌板竹石芟索竹索千餘萬謂之春料詔瀕河諸州所產之地仍遣使會河渠官吏乘農隙率丁夫水工收采備用凡伐蘆荻謂之荻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辦竹糾交為索以竹為巨索長十尺至百尺有數等先擇寬平之所為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稍稍荻相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雖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既下以樑果園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

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過河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壘亦不能過其迅湍又有馬頭鰐牙木岸者皆以盛水勢護隄馬祥符縣志黃河應天漢而出崑崙焉導之自積石歷龍門至華陰始入於中土其勢洄深激湍不可測制古今以神目之高時入北海至周徙於南故道寔失而宋元以來入於淮今去汴城四十餘里自西北汜水縣入境東至虞城縣下達山東濟寧州界洪武二十年河決汴城自安遠門入滄浸官民廨宇甚衆二十四年河決原武縣黑陽山下東南流經汴城東北

五里遂成大河下達於淮而故道遂淤洪武三十二年復決衝塌土城水從封邱門流入襄城官廨民廬淪沒傾圮而城內之水久積不涸水樂九年乃於城之西北三十里自大河北岸復開新河導其水於中澤東入黃河故道正統十三年河溢仍循陽武故道直抵張秋入海歷歲滋久今皆淤為平地矣天順五年復決衝入汴城宗藩皆避水隄邑而官民悉移居城上以俟水消自是之後隄防有法黃河不入汴城百有餘年矣

日知錄 黃河載之禹貢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北過海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九

水至於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於海者其故道也漢元光中河決鉅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武帝自臨幸數萬人塞之築官其上名曰宜防導河北行復禹舊跡而梁楚之地後寧無水災自漢至唐河不為害幾及千年五代史晉開運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決侵汴曹濮單鄆五州之境環梁山合於汴水與南旺甯山湖連瀾漫數百里河乃自北而東宋史熙寧十年七月乙丑河大決於澶州曹村北涯斷絕河道南徙東匯於梁山張澤澤分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河又自東而南

吳元豐以後又決而北議者欲復禹迹而大臣力主回東之議降及金元其勢日趨於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奪汴徐州以下奪泗清口以下奪淮凡三奪而後注於海今歲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

汴河

按汴京遺蹟志汴河在今縣治南三十五步即浚儀渠也源出滎陽大周山合京索須期四水東經京城內合滎河名荻水注作滎一作浪蕩渠又名通濟渠自隋大業初疏通濟渠引黃河通淮至唐改名廣濟渠宋都大梁諸水

宋東京考 卷之十八

十

其此為重其淺深有度置官以司之都水監總察之每歲自春及冬常於河口均調水勢止深六尺以通行重載為準歲漕運江淮湖浙米數百萬及運東南之產百物衆寶不可勝計又下西山之薪炭內外仰給焉然大河向背不常故河口屢易易則度地形相水勢為口以逆之遇春首輒調數州之民勞費不貲役者多溺死吏又侵漁為奸而京師常有決溢之虞建隆三年十月詔緣河州縣長吏常以春首課民夾岸植榆柳以固隄防淳化二年六月汴水決浚儀縣常東步輩出乾元門宰相樞密迎謁帝曰東京營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天

下轉漕仰給在此一渠水脈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餘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叩頭懇請回駁遂捧簏出泥淖中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肝水勢稍定帝始就次大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淖沾衣知縣宋災亡匿不敢出特赦其罪至道元年九月詔問侍臣汴水疏鑿之由令參知政事張洎講求其事以聞後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自汴城迤東至陳留杞縣汴河及隄皆為所淤而水入蔡河洪武二十四年黃河改徙而蔡河亦淤塞矣今省城延慶觀前有小觀橋汴渠故蹟微存俗名吳河兒

宋東東考

卷之十八

土

水經注 大禹塞蔡澤間之以通淮泗即經所謂蕩蕩渠也漢平帝之世河汴決壞未及得修汴渠東侵日月彌廣門閭故處皆在水中明帝永平十二年議治汴渠上乃引樂浪人王景問理水形便景陳利害應對敏授帝善之乃賜山海經河渠書禹貢圖及以錢帛後作隄發卒數十萬詔景與符作謂者王吳漢書作吳治渠防築隄修埽起自蔡陽東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景乃商度地勢鑿山開洞防遏衝要疏決壅積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灌注無復潰竭之患役費以百億計明年夏渠成帝親巡行詔濱河郡國置河隄員

史如西京舊制景由是顯名王吳及諸從事者皆增秩一等順帝陽嘉二年又自汴河口以東緣積石為堰通古淮口曰金陵靈帝建寧中又增修石門以遏渠口水盛則通注津耗則輟流

汴水出陰溝於浚儀縣北注陰溝即蕩蕩渠也派受潞水丹心亂流於武德絕河南入蔡陽合派故蕩水之稱河沛水斷派承潞然而東自王貴灌大梁水出縣南而不遇其北夏水洪汎則是濱津通故渠即陰溝也於大梁北又曰浚水矣故陳留風俗傳云浚水通其北者也說水經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蕩蕩渠東而南至潁為通水又東南至

宋東東考

卷之十八

十二

下邳漢縣

縣入於淮

地形志 汴水在大梁城東分為蔡渠

張治渠

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東至砥柱

又東至於孟津東過洛汭至於大伾即今成皋是也或云黎陽山也禹以大河流泛中國為害最甚乃於貝邱疏二渠以分水勢一渠自歸陽縣東引入潞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疏畎引傍西山以東北形高敞環隄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於渤海書所謂北過涿水至於大陸潞水即濁漳大陸則邢州鉅鹿澤播為九河河為逆河入



於海河自魏郡貴鄉縣界分為九道下至滄州今為一河言逆河者謂與河水往復相承受也齊桓公塞以廣田居惟一河存焉今其東界至莽柘河是也禹又於蔡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至大梁後儀縣西北復分為二渠一渠東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為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郡謂之鴻溝後漢渠出自蔡陽五池口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荥溝渠漢明帝時樂浪人王景謂者王吳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漬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為名靈帝定寧四年於敖城西北疊石為門以遏渠口

東東京考

卷之十八

十三

故世謂之石門渠渠水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澤澤東注至敖山之北又無邛之水即春秋晉楚戰於邲邲又音汲即汴字古人避反字改從汴渠水又東經蔡陽北而濟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蔡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惟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鴻流奔注兩岸舊漬塞裕更疏鑿而清運焉隋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丁夫百萬開汴水起蔡澤入淮千餘里為通濟

渠唐初改通濟渠為廣濟渠開元末河南採訪使齊澣以江淮漕運經淮水有波濤沉損遂浚廣濟渠下流自泗州虹縣至楚州淮陰縣北八十里合於淮既而水流迅急行旅艱險尋乃廢停却由舊河德宗朝歲漕運江淮米四十萬石以益關中時叛將李正已田悅皆分軍守徐州臨渦口梁崇義阻兵襄鄆南北漕引皆絕於是水陸運使杜佑請改漕路自浚儀西十里疏其南涯引流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潁水是秦漢故道以官漕久不由此故填淤不通若吹流培岸則功用甚寡不復經淮之險朝廷特行而

東東京考

卷之十八

十四

徐州順命淮路乃通至國家膺命以大梁四方所湊天下之樞可以臨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惟汴水橫亘國中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財賦并山澤之百貨悉由此路而進  
變然集 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入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大概皆自河入淮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達於冀也今據後漢書則

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  
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  
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  
溢為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  
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為鴻溝下  
疑其為官渡者恐未得其要官渡直黃河也故袁曹  
相拒沮授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  
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  
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東漢華談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

東漢京考 渠之十八

十五

沒祥符中閭門祗使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  
借浚汴夫自是後三歲一浚始令京畿民官皆無溝  
洫河道以為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  
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淤澱異時京師溝  
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入渠南  
入汴水是也自汴流堙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邱冢  
邑河底皆高出隄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隄下駁  
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余嘗因出  
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並至泗州淮口凡八百  
四十里一百三十步京師地勢比泗州凡高十九丈

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大  
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之幹尺量之不能無  
小差汴渠隄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為一堰  
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濶則又為一堰相齒如階  
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  
高下之實

沂公華錄：汴渠派分洪河自唐迄今皆以為莫大之  
利然逆其事實抑有深害何哉凡梁宋之地吹澮之  
利湊流此渠以成其大至隋煬帝得幸江都逆折黃  
河之流發左右隄三百餘里舊所湊水悉為橫絕散  
漫無所故宋亳之地遂成沮洳卑濕且昔之安流今

東漢京考 渠之十八

十五

乃滿悍覆舟之患十有三三昔之漕運冬夏無限今  
則春開秋閉歲中漕運止得半載昔之汴汴兩無礙  
阻今則逆流而上乃重載而行其為難也甚矣治泥  
而下即處舟而往其為利也背矣矧自天子建都而  
汴水貫都東下每歲霖洩決溢為慮由斯觀之其利  
安在然歷世沒遠詎可卒圖異日明哲之士間悟積  
惑言復疑迹始信茲言之不謬也

退朝錄 唐時汴河不開有疏通之事惟鄭敬集載為  
相時汴河淤塞請令河陽節度使於汴口開導仍令

宣武感化節度使張幘州縣封閉公私鬥門感化即徐州也

開寶八年十一月江南平留汴水以待李國主舟行盛寒河流淺涸詔所在為埧開濬水以過舟官吏暨涼將役稍穽則皆何校甚者劾舉以次被罰州縣官降勅而杖之者凡十餘人

東齋記 錢俶進犀帶於太祖太祖卻之曰朕有三條帶與此不同俶求宣示太祖笑曰汴河一條惠民河一條五大河一條俶大愧服

宋東京考卷之十九

嘉興石匏周 城鉅

河渠

汴河

談圃 隋開汴河其勢正衝今南京至城外迂其勢以避之古老相傳為留趙灣至藝祖以宋州節度使即帝位乃其識也

玉壺清話 周顯德中遣周景大濬汴口景知汴口既濬舟楫無壅將有淮浙巨商輻輳萬貨臨汴無委泊之地諡世宗乞令許京城民環汴栽榆柳起臺榭以

宋東京考

卷之十九

一

為都會之壯上許之景踞汴流中起巨樓十二間方運斤上蓋輅過因問之知景所造頗喜賜酒犒其工不悟其規利也景後邀巨貨於橫山積波委歲入數萬計云其贖貨同上如此

文獻通考 神宗熙寧十年提舉汴河隄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濇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通廣濟河為利甚大今請通津門裏汴河岸東城裏三十步內開河一道及置斗門上安水磨下通廣濟河應接行運從之

聞見近錄 汴河舊底有石板石人以記其地里每歲

輿夫間導至石板石人以為則祿有常役民未嘗病之而水行地中京師內外有八水口泄水入汴故京師雖大雨無復水患昔人之畫善矣偶張若平論京畿南京宿患陳頌蔡等州積水以南京言之自南門二隄直抵東西二橋左右皆積澤北漁舳鳴榔如江湖君平請權借汴夫三年通泄積水於是諸郡守令等始帶溝洫河道三年而奏功凡猶積之地悉為良田自是汴河大借充他役而不復間導至元祐五年實七十年又舊河並以木岸後人止用土筏棧子謂之外漆裏補河身奔騰即外補之故河日加淺而水

行地上矣

宋東京志

卷之十九

二

南京去汴河五里河次謂之河市五代國初官府罕至舟車所聚四方商賈孔道也其盛非宋州比凡群有晏設必召河市樂人故至今俳優曰河市樂人者由此也  
止齋集 本朝定都於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紅南淮南浙東西荆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閿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五大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為最重

擇慶後錄 汴水湍急失足者隨流而下不可從活舊有短垣以限往來久而頽圯民側以為浮屠元祐中方遼源為御史建言乞重修短垣護其隄岸疏入報可遂免淪溺之患

東都事略 徽宗時京師大水汴且溢或請決汴水南岸以護宮城者戶部侍郎唐恪曰水漲而決是無可奈何今決而浸之是棄民也乃止恪泛小舟歷覽水之源委而求所以利導之乃決金隄導而注之河踰旬而水平

兩山墨談

宿州至靈璧縣循古岸而行問之乃汴隄

宋東京志

卷之十九

三

下即汴河也煬帝鑿此以幸江都世代變遷故道湮塞宋濬之以通運餉而東南舟車之赴汴京者必由於此宋帝所謂船頭出浪翠屏間益指此河也今歲久復湮且種競成廠矣隄間多卧古峯石空散秀溜當翠可掬亦有莖茨者相傳謂宋營民掘取石於霞餅網運未訖而汴都被兵遂棄於此千載尤物撫之可勝浩歎云

一統志 汴河舊自滎陽縣東經汴城內又東合蔡河名黃岩渠又名通濟渠東注泗州下入於淮累因河決其蔡河湮沒無跡而汴河自汴城中年縣入黃河

矣

蔡河

按祥符縣志蔡河舊在縣南九十里實注汴城為都人所仰兼閘水清水渠水以通舟楫閘水自尉氏歷祥符合於蔡是為惠民河清水自許田注鄆陵東南歷扶溝合於蔡渠水出鄭之大隗山注臨賴歷鄆陵扶溝合於蔡凡許鄭諸水悉會焉猶以其淺濶故植木橫棧為水之節啟閉以時建隆二年命中使浚蔡河設斗門節水自京師距通許鎮三年詔發畿甸陳許丁夫數萬疏浚南入潁川其自尉氏北流至汴京戴樓門東由廣利水

宋東京考

卷之十九

四

門入城名西蔡河接閘水緣城內其從陳州門西普濟水門出城流經通許鎮後接舊蔡河名東蔡河即所謂惠民河也又至陳州東南蔡河口入沙河以通陳蔡汝穎諸州之漕運元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祥符之義唐灣而西蔡河上源湮塞其汴河下流亦皆淤塞而不能東遂淮泗水亦入於蔡河後以水淺不能行舟乃立閘以積水洪武初自京城東南置小木閘一十有九處以通舟楫洪武三十二年黃河泛溢而河及閘俱被湮廢今南薰門內東西有河積水弗涸不復通舟楫矣是以河之上有東西二橋見存東曰小橋直對南薰門西

曰雷家橋在今南察院前即巡撫治所也

國朝會要 惠民河與蔡河一水即閘河也建隆元年始命陳承昭許丁夫導閘河自新鄭與蔡水合貫京師南歷陳賴達壽春以通淮右舟楫相繼商賈畢至都下利之於是以西南為閘河東南為蔡河開寶六年始改閘河為惠民河

九域志 浚儀縣之琵琶溝即蔡河也

資治通鑑注 蔡河古之琵琶溝在浚儀縣杜佑曰漢運路出浚儀十里路入琵琶溝至陳州而合宋白曰

宋東京考

卷之十九

辛

入琵琶溝經蔡河至陳州合類是秦漢故道自隋開汴河利涉揚楚故官漕不復由此道佑始開之楓憲小牘 汴京河渠凡四曰蔡河自陳蔡由西南戴樓門入京城緣繞向東南陳州門出曰汴河自西京洛口分水從東水門入京城繞橋御路水西門出曰五丈河來自濟鄆由新曹門入通汴河曰金水河自京城西南分京索河蔡隄從汴河上川木槽架過從西北水門入京城夾牆遮擁入大內灌後苑池蒲先是詔折金水河還橋回水入汴北引洛水入禁中賜名天源河然舟至板橋頗妨行舟乃自城西起平

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小遂入禁中而槽廢

### 金水河

按一統志金水河在鄭州西南二十五里宋時引入汴

### 京故名

汴京遺蹟志

金水河一名天源本京水導自蒙陽黃

堆山其源曰祝龍泉建隆二年春命左領軍衛上將

軍陳承昭率水工鑿渠引水過中年名曰金水河凡

百餘里抵都城西架其水橫絕於汴設斗門入浚溝

通城濠東匯於五丈河公私咸利馬乾德三年又引

宋東京考 卷之十九

六

貫皇城入後苑內庭池沼水皆至焉開寶九年帝步

自左掖按地勢命水工引金水由承天門繫渠為大

輪激之南注晉王第大中祥符二年詔供備庫使謝

德權決金水自天波門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繞太

廟入后廟皆甃以甃甃植以芳木車馬所經又甃石

為閘梁作方井言寺民舍皆得汲用復東引由城下

水竇入於濠京師便之元豐五年金水河遠水槽阻

礙上下汴舟遠來用臣按視請自板橋別為一河引

水北入於汴後卒不行乃由副隄河入於蔡以源流

深遠與永安青龍河相合故賜名天源先是舟至鼓

槽頗滯舟行既導洛通汴遂自城西起宇坊引洛水由咸豐門立隄凡三千三十步水遂入禁中而槽廢然舊惟供洒場至政和間容佐請於七里河開月河一道分減此水灌漑內中花竹命宋昇措置導引宣和元年後命蓋從熙孟揆等增設岸置橋槽壩隔潞潞水導水入內內庭池藥既多患水不給又於西南水磨引索河一派架以石渠絕汴南北築隄導入天源河以助之自金元以來淤塞無存矣

### 大黃寺河

按大黃寺河一名塢頭河在城東北三十五里即黃河

宋東京考 卷之十九

七

之支流也

### 五丈河

按汴京遺蹟志五丈河在安遠門外唐武后時引汴水

入白溝接注湛渠以通曹兗之賦因其廣五丈故名五

丈河即白溝河之下流也唐末漕塞周顯德四年疏汴

水入五丈河自是齊魯舟楫皆達於汴六年浚五丈河

以通漕運建隆二年正月遣使往定陶規度發曹單丁

夫數萬以浚之歲漕上供米六十二萬石太祖曰勞民

奉已朕不忍為今浚河不獲已也三月幸新水門觀放

水入河先是五大河泥淤不利行舟詔陳承昭於京城

之西夾汴水造斗門引京索蔡河水通城壕入斗門俾  
蔡流汴水之上東進於五大河以便東北漕運公私咸  
利三年正月遣陳承昭發修五大河車駕臨視賜承昭  
錢二十萬乾隆三年京師引五大河造西水礮太平興  
國三年正月命發近縣丁夫浚廣濟河其河自汴城西  
則名白溝由善利水門東北則名五丈其實一河也後  
更名廣濟河金元以來累經黃河泛溢淤塞

沂公筆錄 國初方隅未一京師儲廉仰給惟京西京

東數路而已河渠轉漕最為急務京東自維密以西  
州縣賦悉輸沿河諸倉以備上供清河起青澗合

東東京考 卷之十九

東河歷齊鄆涉梁山樂濟州入五大河達汴都歲漕  
百餘萬石所謂清河即濟水也而五丈河常苦淤淺

每春初農隙調發衆夫大興力役以事開濬始得舟  
楫通利無所壅遏太祖素知其事尤所屬意至歲中

興役之際必與駕親臨督課率以為常先是春夫不  
給口食古之制也上惻其勞苦特令一夫日給米二

升天下諸處役夫亦如之迄今遂為永式

道山清話 元符二年十二月一日水開五大河數處  
波浪湧起亦有聲如潮水高丈餘數日而止

碑難廣要 宣和元年五月有龍見於京師茶肆備展

興見大犬蹲踞傍近視之則龍也軍器作坊兵士取  
而食之逾五日大雨如注歷七日而止京城外水高  
十餘丈帝懼甚命林靈素治水不驗遂命戶部侍郎  
唐恪決汴水下流入五大河起居郎李綱言國家都  
汴百五十餘年矣夫變不虛生必感召之災望求直  
言採而用之以答天戒詔與一官為縣去

六丈河

按河南通志六丈河在城北封邱門外世傳宋時惡河  
水為患故開此河以殺其勢

祥符縣志 諺云爾有三大水我有六丈河即是河也

東東京考 卷之十九

洪武二十四年及三十二年兩遭黃河泛溢淤塞馬  
伯俞河

按伯俞河在城西南三十里八角保伯俞村漢孝子韓  
伯俞居此故名下流南經木魚寺北合汴水至通許清

水口入黃河蓋其河自中年界東流至八角保則名伯  
俞河下至新倉則名安家河至鄭店則又名營溝河隨

地而異名其實一河也

祥符縣志 韓俞字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  
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笞常痛知母之  
力猶壯故受而不泣令母之力不能使痛知母力已

表受而輒泣乃以母老將至也今縣西南八角保有  
伯俞河南有伯俞村即所居之廬此河亦以孝而得  
名也

### 掣水河

按祥符縣志掣水河有二一在城南戴樓門外其流東  
一在城東揚州門外其流南二流奔至東南相合為一  
南至赤倉保鍾家岡達於黃河其河之名古未有也至  
永樂二年因河水為患城之內外積水不涸有司督率  
軍夫始開導以利民是後河雖溢流而水不復入城故

名

宋東京考

卷之十九

十

### 沙海

按一統志沙海在城西北十二里隋文帝既鑿舊跡引  
汴水習舟師平陳後立碑其側以紀功累經河水淤平  
莫詳其廢

戰國策 齊欲發卒取周九鼎顏率說曰夫梁之君臣  
欲得九鼎謀於沙海之上為日久矣

升菴詩話 戰國策暉臺之下沙海之上九域志有沙

海孟浩然和張三自穰縣還途中遇雪詩風吹沙海

雪來作柳園春正是梁地事

### 牧澤

按牧澤在城東南吹臺北一名遂陵累經河水淤平真  
宗時即其地鑿為池曰凝碧池

陳留風俗傳 故儀縣北有浚水像而儀之故曰浚儀

縣有倉頭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北有牧澤中出

蒲蒲土多雋髦今帶牧澤方一十五里俗謂之蒲關

### 澤

### 湛渠

按一統志湛渠在府城外唐載初元年引汴水注白溝  
以通漕運久經黃河泛溢淤為平地矣

### 白溝

宋東京考

卷之十九

十一

按汴京遺蹟志白溝無山源每歲水潦甚則通流幾勝

百斛船踰月不雨即竭至道二年內殿崇班閻光澤因

子博士邢用之上言請開白溝自京師抵彭城呂梁口

凡六百里以通長淮之漕詔發諸州丁夫數萬治之以

光澤護其役議者非之會宋州通判王矩上表極陳其

不可且言用之田園在襄邑歲苦水潦私幸渠成遂罷

其役咸平六年用之為度支負外郎又令自襄邑下流

治白溝河導京師積水而民田無害熙寧六年都水監

丞侯叔獻請儲三十六陂及京索二水為源倣真楚州

開平河置楫則四時可行舟固廢汴渠帝曰白溝工料



易耳第汴渠歲運甚廣河北陝西資焉又京畿公私所用良材皆自汴口而至何可遽廢王安石曰此役苟成亦無窮之利也當別為清河引黃河一支乃為經久馮京曰若白溝成與汴蔡皆通漕為利誠大恐汴河終不可廢帝然之詔劉瑄同叔獻覆視八月都水監言白溝自離河至於淮八百里乞分三年興修其廢汴河俟白溝畢工別相視仍請發穀熟淤田司并京東汴河所隸河清兵赴役從之七年正月都水監言自盟河峽導汴南諸水近者失於疏浚為害甚大於是輟夫修治而白溝之役廢初王安石欲罷白溝修汴南水利帝曰人處

宋東京考

卷之十九

十一

以白溝不可為而鄉獨見可為安石曰果不可為罷之誠宜若可為即俟時為之何必計校人言也政和二年十月都水監丞玉昌齡言開濬舍暉門外白溝河開堰放水仍舊通流

溝洫

按汴京遺蹟志汴都地勢廣平賴溝洫以行水潦景德二年五月詔開京城濠以通舟楫毀官水墼三所三年分遣入內侍八人督京城內外坊里開濬溝渠先是京都每歲春疏濬溝洫而勢家豪族有不即施工者帝聞之遣使分視自是不復有稽遲者以至雨潦暴集無

所廢通都人賴之大中祥符三年遣供備庫使謝德權治溝洫導太一宮積水抵陳留界入亳州渦河五年三月帝宣示宰臣曰京師所開溝洫雖屢鈴輪仍令內侍分察吏擾天聖元年八月東西八作司與內殿承制閤門祇候劉永崇等言內外八廂創置八字水口通流雨水入渠甚利處所置處豪富及勢要阻抑乞下令巡察從之凡溝洫上廣一丈底廣八尺其深四尺地形高廣或至五六尺以此為準二年七月內殿崇班閤門祇候張君平等言準勅校視開封府界至南京省亳諸州溝河形勢疏決利官凡八事詔令頒行熙寧元年三月都

宋東京考

卷之十九

十一

水監言畿內溝河至多而諸縣各役人夫開濬十繞二三須二三年方可畢工請令府界提點司選官與縣官同定緊慢工料據合差夫數以五分夫役十分工依年分開濬提點司通行點校從之二年間十一月詔以府界道路積水妨民輸納命都水監差官溝畝元豐五年詔開在京城濠濶五十步深一丈五尺地脉不及者至泉而止大觀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導是月又詔自京至八角鎮積水有妨行旅轉運司選官疏導修治橋梁毋使病涉河南通志 張君平字上衡涇陽人以父承訓與樊丹

戰沒補官遷右班殿直擢閤門祇候管勾汴口建官歲開汴口當擇其地則水滿駛而無留沙歲可省兵百餘萬從之夫聖中君平以京師數罹水災請委官疏鑿近畿諸州古溝洫久之稍完遂詔畿內及近畿州縣長吏皆兼管勾溝洫河道君平有史材尤明於水利自議塞河朝廷每訪以利害河平君平卒論者惜之

宋東京考

卷之十九

古

宋東京考卷之二十

嘉興石匏周 城緝

岡

奉聖岡 在城南南十里許以其地有奉聖寺故名金章宗時有二源風車諸鳥麋集於此人遂解為鳳岡亦曰

青龍岡 在城南南十五里一名杏花岡

牟駝岡 一作毛駝岡在城西北十五里天駝駝牧養御馬駝駝之所後黃河衝駝城塌平夷矣

世史正綱 靖康元年春金將幹離不統鐵騎南馳攻

岡汴京屯兵於此

望牛岡 在城西南十三里汴城形勢如望牛狀登是岡以望之則居然可見故名秦月都人遊賞於此

宋東京考

卷之二十

一

牛尾岡 在城南南門外東一里許俗以汴城為牛城而此岡則牛尾之尾也

百岡 在城東北三十里有土坡百餘岡名世傳宋文帝元嘉中饒道清與北魏戰於此而退魏軍饒道清之見之果退道清全師而還

狼城岡 在城南南三十里

侯家岡 在城南南十八里

霍赤岡 在城南北二十里遼主耶律德光滅晉於此

藥局岡 在城南西二十里舊藥局

樊子岡 在城南南六十里

井家岡 在城南南十五里

七里岡 在城南南七里故名

八角岡	在城西三十里
白墓子岡	在城南二十里
萬龍岡	在城南五十里一名望龍岡
祝岡	在城南五十里
蘇村岡	在城南十里岡下有蘇氏聚族而居因名
獨樂岡	在城南十五里岡下
汴京遺蹟志	相傳有一富翁居此男女婚嫁已畢不同家事日邀故舊飲酒為樂徽宗微行見之笑曰斯人其獨樂哉後因名其岡
毛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宋東京考 卷之二十一	
鵝村岡	在城南五十里舊名鵝村
黑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其土黑色故名
太平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沙窩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長腰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仙遊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鐘家岡	在城南五十里
亦倉岡	在城南五十里
東家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南村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縮頭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角礪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遠村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殷家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白石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胡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傅家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楊子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槐苑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兔白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宋東京考 卷之二十一	
蘇家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獅子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樊家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廟兒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按沙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奉神岡	在城南二十五里
齊堆	在城南二十五里
申家堆	在城南二十五里

大營堆 在城南

王家堡 在城南

坡

暮天坡 在村門外李綱舍敗金

胭脂坡 在城北後為河水淤手

坡

夏候坡 在城南十五

好草坡 在城南十五里朱仙鎮保衛武營

傳講雜記 都城西南十五里有地名磨槽陵土人惡

之自易其名曰好草陵

朱東家考 卷之二十

華義陵 在宋門外田水中多生華義

寒陵 在城南

牧兒陵 在城南

練子陵 一名留子陵一作劉子陵在村門外

青頭陵 在城南

院

夢院 按一統志自城東至歸德三百餘里世傳漢

金陵 按地志一名千里陵漢順帝陽嘉中

續文獻通考 按金陵古樓自開封府蔡陽縣東經大

名所清豐南樂縣界由東郡至于乘海口千有餘里

歷代禁以禦河患通謂之金陵鳴呼循金陵之遺跡

積黃河之故道合諸賢之卓見踵之懋功推古

驗今灼灼可行者但世習樂因循而憚改作此在全

日勢尤難行後世哲人有作破拘孿之見或有取於

吾言爾矣

隋陵 一名汴陵在汴河上按隋煬帝大業三年命尚書

山堂肆考 隋煬帝自板渚引河達於淮海謂之御河

河畔築街道樹以柳名曰隋隄計一千三百里

智囊補 熙寧中睢陽界中發汴隄淤田汴水暴至隄

防頗壞陷特毀人力不可制時都水丞侯叔獻泣發

相視其上數十里有古城急發汴隄注水入古城

中下流遂涸使人急治隄陷次日古城中水盈汴流

復行而隄陷已完矣徐塞古城所決內外之水平而

不流瞬息可塞眾皆服其機敏

揚州鼓吹詞序 隋大業初開邗溝入江旁築御道樹

以楊柳謂之隋隄隄今不復可考然記稱一千三百

餘里則江河一帶皆其故跡矣但柳花飛落無復青

青空有長條繫人亡國之恨耳

落黎隄 在固子門外西北

落黎隄 其地主落黎故名

金村隈隈在金村之剛故名

漫

杏花營渡 在城西南十五里路通中平縣

八角渡 在城西南三十里路通中平縣

白墓子岡渡 在城東南十五里路通中平縣

赤倉渡 在城東南十五里路通中平縣

梁家渡 在城東南十五里路通中平縣

以上五渡即通中平縣

陳家口渡 在城東南二十里路通中平縣

善善李渡 在城東南二十五里路通中平縣

清水河渡 在城東南三十里路通中平縣

以上三渡即通中平縣

東東京考 卷之二十

刺史泊 在城東南鄭店保南四里路通中平縣

楊岡泊 在城東北種草於此故名

楊六郎宅水泊 在城內西北本楊六郎宅外湖泊故名

龔家泊

冉家泊

牛家泊 在城西南八里路通中平縣

以上諸泊

關 在城東南亦合保周顯德中渡關河入蔡河今水平焉故也治通入蔡以成南蔡宜關於此今

平關 在城東北馬尾橋保境頭河同塘池四年疏汴

通津關 在城東北馬尾橋保境頭河同塘池四年疏汴

橋梁

天漢橋 原名州橋在府治東南一里許正對大內御街

通津橋 原名州橋在府治東南一里許正對大內御街

也 原名州橋在府治東南一里許正對大內御街

桑辛雜識 汴京天漢橋上有奇石一大片有自然華

商圖山青水綠河黃路白粲然如畫真異物也後聞

移置文廟中作拜石

東東京考 卷之二十

沒儀橋 在府治西南

興國寺橋 在府治西南

相國寺橋 在府治西南

龍津橋 在府治東南紫

觀橋 在府治東南紫

宣泰橋

橋橋子

西保康門橋

太平橋

龍泰橋

第一座橋

宜男橋 已上八橋俱在陝州門東蔡河上

四里橋 在城外門外七里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

虹橋 在東水門外七里其橋無柱皆以巨木虛架

上土橋

下土橋

順成倉橋

便橋 以上四橋俱在東水門內外

太師府橋 在府治西南至相蔡家宅前同名

東東京考

金梁橋 在東水門東

雷家橋 在府治南蔡河上觀津橋西

小橋 在南薰門內蔡河上

宣化橋 在府治南

西浮橋 在正秋門外舊以船為之用木石版造

小橋

廣備橋

藥市橋

青暉橋

染院橋

朱雀橋

白虎橋

五王宮橋 以上諸橋俱在宜秋門外

念佛橋 在曹門內諸司軍安皆在曹門從東上直有碑者在橋上念經求化故名

板橋 在新館門外於北

洗馬橋 在新館門外

得勝橋 在城內

雲驃橋 在嚴景門外

白鶴橋 在園子門東

駱駝橋 在門外

東東京考

陳橋 以上諸橋皆在京城內外汴蔡二河故道上

玉照新志 陳橋在京師陳橋封邱二門之間蔡祖敬

運立極之地也始蔡祖推戴之初陳橋守門者拒而不納遂如封邱門抱關吏望風啟鑰遂即帝位斯封邱而官陳橋者以旌其忠於所事馬

井

花園井 在府治西南朝元萬壽宮相傳謂楚項羽即花園井

閤門井 在文德殿左教東上閤門之東其水絕佳山谷

空誤

相國寺井 有二在聖容殿前東西丈二寸許地有

海眼井 在安遠門裏上方寺內相傳最遠通

八角井 在城南水寺不可飲對殿前有準鑿八角井

永平之井 在安遠門外口一

義井 在東水門東金梁橋南相傳元時邑民劉道源因

汴京遺蹟志 國朝洪武中即宋故宮遺址建周王府

乃太祖第五皇子益定始分封之國城中井水悉苦

鹹難飲惟周府太廟前井水甘蓋宋大內舊井也

宋東京考 卷之二十

陵墓

倉頡墓 在城東北二十里時和保俗呼為倉王墓旁有

而莫判葬路史云今開封之祥符故陵舊縣即春秋

之陽武高陽鄉也或曰利鄉疑即時和保之墟也

真珠船 述異記倉頡墓在北海俗呼為藏書窖一統

志倉頡墓在陝西白水縣又大名府南樂縣河南祥

符縣山東壽光縣並有倉頡墓白水即古之衡壽光

即北海地然未詳孰是也按方輿勝覽倉頡墓在

頃宗在禹州府祥符縣南通濟橋西

梁王墓 在城西八角井高三大層百餘步無碑文可考

段干木墓 在城西北

信陵君墓 在城東南揚州門之南

朱亥墓 在城南隅呼為屠兒墓原蘇軾詩有昔日朱公

屠史 朱亥墓在都城南邊所謂四里橋之遺左旁有

祠垣宇甚全木亦茂呼為屠兒墓園清明則聚屠具

酒有祀之出於人情也

老學菴筆記 王荊公素不樂廢元發鄭穀夫目為廢

屠鄭昭然二公天資豪邁殊不病其言穀夫為內相

一日送客出郊遇朱亥家俗謂之屠兒原者作詩云

高論唐虞儒者事責交貞固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

陋却是屠酈解報恩

宋東京考 卷之二十

尚友錄 朱亥大梁人勇俠隱於屠肆侯嬴之魏公

子無忌使奉辭謝秦秦王怒使置之虎園亥髮上衝

冠睨目視虎虎不敢動遂以禮遣復使亥袖四十觔

鐵椎擊殺晉鄙奪其兵符還秦存趙

扁鵲墓 在國園門外西北墓後有東原在子城內唐元

傳四餘止可以為藥諸 而水之或得九如外割

張儀墓 在城東北七里儀魏

趙王墓 在城東北母寺保

昭靈陵 在城東北四十五里唐尾唐張儀漢高祖昭靈

平水



輕檢嘗自言頭骨常珥貂蟬今則髡髻亦不蓬鬢矣

文於第中築室塑像晨夕仲函大之檀刻石為記

幾德辛

李留後墓 李留後名諱馬處焉子也官至奉遠軍府度觀察留後新羅王父也墓在

宋祥顯鈔 李端懿同卜人李易簡曰富貴吾不要但

問壽幾何易簡曰君大長公主之子生而富貴窮者

極欲又求長壽當如貧者何造物如此無乃太不均

乎遂不與卜

王旦墓 在城東大遼州旦本大名華縣人父祐知開封府國家為幸蓋此

容齋隨筆 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官觀祭祀起幸祥

瑞頌聲之事王文正公旦實為參政宰相無一不預

公知得罪於清議而固戀患夫不能決去及臨終乃

宋東坡考 卷之二十

欲削髮僧服以驗何所補哉魏野贈詩云西祀東封

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可謂君子愛人以德矣歐

陽文忠公作公神遊碑悉隱而不書蓋不可書也公

持身公清無一可議然獨有此者功名之際人所難

耳

廟設錄 魏野咸平景德間隱士和易通俗人樂從之

遊王魏公當國尤愛之亦數相聞天禧末魏公屬求

退不許野寄以詩曰太平宰相年年出君在中書十

五秋西祀東封俱已了好來相伴赤松遊魏公亟袖

以聞遂得謝

資治通鑑 且臨終遺令削髮披緇以驗蓋悔其不諫

天書之失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康吏傳 旦疾甚遺戒子弟我家盛名清德當務儉素

保守門風勿為厚葬以金寶置櫃中帝親視疾賜白

金五千兩旦作奏謝之臺未復益四句云益懼多藏

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殃咎即昇至內閣詔不許

湯燼小品 無垢居士言讀書攷古人行事既已信其

大節若小疵當缺而勿論蓋其間往往有曲折人不

能盡知者如歐陽文忠公誌王文正公墓言寇準從

公求使相寇公正直聞天下豈向人求官者若此類

宋東坡考 卷之二十

宜慎言之余謂世間如此類甚多若宋子京為晏臨

舊門下士晏公罷相制有廣營產以殖貨多役兵而

射利等語亦未必遂真也

丹陽伯墓 在城南八角保大營舖南丹陽伯葛景先墓此

呼延贊墓 在城南來仙鎮東土原上咸平三年呼延贊

高友錄 呼延贊太原縣人累功績官至康州團練使

有膽勇徧文其體為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孽僕使皆

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為國臨陣忘死為

主

周令公墓 在城南

永泰縣三墓

在城南

祥符縣志

永泰縣主宋太祖從孫女杜慈孝勤循女

誠年十四歸右班殿直梁子才克競婦道事舅姑孝

謹夫亡時年二十二哀毀幾殞諸族欲奪志永泰以

節自誓終身不渝初封共康郡君元豐中加今封以

褒榮之

向太夫人墓

在城東北二十里向文簡公報中祖塋美北

宋祥符縣志

向文簡公父欲葬其母時開封府城外有

地識曰綿綿之岡勢如奔羊稍前其穴后妃之祥

者以穴在一小民菜園中恐民不肯與因夜葬其地

宋東京考

卷之二十

十一

民以向橫訴於府尹尹令重與之價仍不廢其菜次

年遂生文簡公欽聖后文簡孫也

曹仙姑墓

在城南開店徐按仙姑葬通冲字号之其

姑仙則靈山縣主簿石氏五代香之後初國公

幸聖時和戎有勳賜第都城因居仙姑自扶也龍

宮使辭文字五歲就封屬文十五歲古令載籍所說

極傳家人為其弄翰墨即登屋賦詩書過萬言洞徹

諸教皆得其要妙曹河陰遷居家均在樊籠不願嫁

適脫身還去二十歲隱於少室山不事婚姻神學

氣者十餘年家人踪跡之則完悍潛蹤弄人張公踐

師知其異度為女冠因遣詣京州求足藏體食徑无

康康而受錄於開山院入京師求足藏體食徑无

初摩多所不納其故口無他故其從者而日

止延見異觀與倫比詔加清虛文惠大師初名者  
盛至是始賜今名又加進真仁靖先生並為起第乃  
祝君壽如名其室為寶籙堂又為管保慶泰寧宮於  
其側將為成而尸解止為之  
慨然對號帝元觀地先生

宋東京考二十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周城撰城號石匏嘉興人是書前有雍正辛亥  
王璠序稱城客大梁三載隨境討寇以成此書其  
凡例有云建隆以前東京非宋靖康而後宋不東  
京蓋專紀汴都一百七十年之遺蹟而作也每條  
皆援引舊書列其原文蓋仿朱彝尊曰下舊聞之  
體然多引類書其博瞻殊不及彝尊又多載雜事  
務盈卷帙如所引宋稗類抄二近侍爭辨貴賤由  
天一事因首有仁宗御便殿一語遂列之宮殿類  
中然則一代帝王何事不在宮殿內豈勝載乎他  
如造字臺吹臺繁臺卷中所引各書皆謂一臺而  
數名乃於繁臺則併入吹臺又別立造字臺名之  
類多彼此抵牾無所考証其精核亦不及彝尊也

# 鵝湖講學會編十二卷

〔清〕鄭之僑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乾隆九年述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鵝湖講學

會編十二卷》提要

## 鵝湖講學會編序

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誠以天地間義理精奧而是非得失所在爭毫釐間此審問慎思明辯之功不爲綏圖則講學尙矣漢唐儒者功在註疏大約訓詁之學居多至宋跡洛關閩始以道學著淳熙中晦菴朱子倡學建安而金谿則有陸子靜之學其時議論各持其是東萊呂氏欲通二

鵝湖講學會編

序

述堂

家使歸於一由武癸取道信州相與會於鵝湖此講學所由昉也及會所論不合遂罷去其後兩家弟子因而成之由元入明草廬一派金華一派竟劃然立兩門戶嗚呼道一也講學以剛道亦一也何啻啾焉各標赤幟以相非訾如此講學又何非聖人之所憂哉之僑學術淺陋不知朱陸之所以異又安能測朱陸之所以同但思理

道之會稍隔針芥之微先賢所不敢不辯析致詳者蓋恐疑似之見流禍於世道人心不小隱然如孟子好辯深憂孔子之道不著其一片憂道苦衷正欲向頁友前一剖素心耳不然尊德性道問學無精粗無內外豈陸子之尊德性也不致功於學問朱子之道問學也不以尊德性爲主耶朱子知南康軍時立學規於鹿洞以教學者

鵝湖講學會編

述堂

延陸子靜講義利章卽爲避席稱謝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夫鵝湖鹿洞一講學也以爲同則皆同以爲異則皆異矣呂枬有言曰聖門教人每因材變化如顏子問仁告以克己復禮仲弓則告以敬恕樊遲則告以居處恭執事敬蓋隨人之資質學力所至而進之未嘗規規於一語也善哉其卽考朱陸異同之謂乎學者須備

先諸書勿揣揣圭角以私意自生畛域底就其往覆辯難處推究其功力之精詳并微會其用心之邃密則南海北海可以共贊異同之見化而講學之道得矣易曰鹿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曾子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僞之以講學會編名四賢書者取此意而已矣是爲序

鵝湖講學會編

序

三

述堂

告

乾隆玖年歲次甲子臘月上澣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書於鵝湖之述堂

凡例

一四賢文集語類甚極浩繁凡修已治人之理無一不該而是編俱從刪節僅採登彼此酬答之書蓋以此書獨存其講學也故於包顯道項平甫周子充等諸酬答概不載入者凡以守鵝湖之會訂而已

一鵝湖會講語無可考據酬答諸書妄指爲異同之辯似屬鄙陋不知兩地往來之書語多同異總欲割斷至理歸於一是務使後世學者有傳燈耳故講學之編其類可推昔于異中求同今不必于同中求異若誤以謂立彼我較勝負焉識當年之心事哉

鵝湖講學會編

凡例

述堂

一是編四賢問答俱是辯疑難詞與理具於喫緊處亦應節次固點以顯前賢下手工夫然恰當道理正生人所共見其間初聞之似異論雜出而靜觀之自是

同條其貫故不敢僭加圈點評論者尊前賢也一纂輯是編凡有關理學淵源者十之八九其爲國計民瘼與夫儀禮制度亦兼收其一二良以羽翼聖經與夫救弊維時俱是讀書本領必倡化有實蹟斯不徒爲影談也

一是編雜著不錄內却又附四賢詩序記跋并行狀祭文等篇以其悉屬彼此酬贈并先賢梗概所傳故不

忍遺究非揭西山藏成點鬼簿以爲學者一時儉服之邊笥也

一書院之設所以培養人材也不有條教以約束其心志則學術不明謬妄日滋將正誼明道之所漸治爲浮蕪奔競之場矣茲纂四賢講學編而并載入鹿洞揭示陸子講義呂子學規俾學者先立品行次及文章立體致用於鵝湖之學庶幾日興云

一先賢條教簡而能該學者之精華莫備於此之偏學術弁淺而猥以俚語附載是編亦誠不自知其鄙陋也然其之於心宣之於口言之而是則聽之言之而

鵝湖講學會編

凡例

述堂

非則改之理道非一人之私勸善實生平之志故衍爲學規說并示以法戒總期其相切磋以不負先賢講學名義

一書院係四賢談道之所後人瞻慕遺風數百年於茲矣謁祠之下或依原韻續貂或另有新篇感慕志興香之誠矣帝萬水朝宗哉且附院左右山川因鵝湖名境偉人覽勝慨多連類咏歌之詞亦均畧有採者存表微之思也

一鵝湖書院一曰文宗書院一曰會元堂又一曰四賢祠廣凡兵燹屢修屢廢至康熙五十八年閻黃州而

慨擴之旁列號房以爲士子肄業之所而規模至宏厥茲載入歷代藝文雖於道學無與然披閱之度廢昭然俾知捐貲修葺者其功亦不可沒也

一有書院必有書田垂久遠也相傳前租共有四百餘石而邑乘不載故藏垣匿毀并叩其租之從來而亦茫不可考茲載田畝山塘土名坵股四止并畝數多寡佃戶姓名開於講學編末雖零星難記而總使後人有所稽考不致湮沒而已矣

之僑識識

鵝湖講學會編

凡例

三

述堂

鵝湖講學會編

受業門人姓氏

溫朝榮 宛齋 石城

周北從 白亭 寧州

葛天中 仁山 貴溪

蔣旦 黃級 鉛山

張紹果 篁聖 鉛山

李天植 厚山 峽江

劉世寧 退菴 新淦

張映霖 文光 鉛山

鵝湖講學會編

門人姓氏

黃子淳 孕堂 廣昌

裘應奎 宿亭 吉水

鄧錫禮 梅菴 萍鄉

虔詢岳 政和 鉛山

李時敘 禹書 瀘溪

徐錫穀 穆軒 奉新

李宗海 朝子 鉛山

張蓮展 良元 鉛山

熊瑞龍 亦騰 貴溪

魏之 嵩山 奉新



辛廷芝	嘯堂	萬載
楊驊鵬	步衢	鉛山
張汝虬	飛鶴	鉛山
周天球	守箕	鉛山
周鼎鴻	石溪	安福
章亦燾	滄洲	弋陽
葛天寶	翠山	貴溪
帥家駿	冀良	奉新
楊錫毅	紫章	清江
詹兆辰	及山	鉛山
把湖講學會編 門人姓氏		
楊鴻舉	登達	鉛山
王輝	濯南	鉛山
彭良壽	晉生	南昌
龔含光	協渭	貴溪
李榮	昔勛	鉛山
鍾維瑞	魯屯	鉛山
葉向榮	木人	上饒
李上晉	詠六	寧都
魏元棟	文淵	鉛山
路直升	履道	弋陽

詹之棟	宇資	鉛山
萬雲臺	瞻星	鉛山
黃開雲	力山	瀘溪
鄧熙載	亮工	臨川
祝元祥	瑞三	鉛山
暨之森	伏金	鉛山
韓履祥	考之	鉛山
張蘭渠	貞元	鉛山
黃道明	義明	鉛山
彭履祥	旋吉	鉛山
把湖講學會編 門人姓氏		
祝海亭	一清	鉛山
方心誠	四港	鉛山
周曰頌	詩元	鉛山
劉鐸	發坤	鉛山
李穆	揮漢	貴溪
劉道成	坤佐	貴溪
詹大鵬	雲騰	貴溪
徐士凝	九山	鉛山
楊龍標	官璧	鉛山
鄭先登	文遠	鉛山

溫鵬達	雲翔	石城
查克樞	汝中	鉛山
姚學煉	淳夫	鉛山
邱白	延輝	武寧
陳聖瑞	魯來	鉛山
孫霖	濟臣	寧都
方心是	志上	鉛山
侯亮因	寅工	鉛山
萬雲梯	階丹	鉛山
葛天麟	澤山	貴溪
余居相	鶴汀	貴溪
張大本	榮士	鉛山
李讓	遜齊	貴溪
彭立木	有原	貴溪
方明	上東	鉛山
張時杰	謙光	鉛山
張汝鯤	鵬化	鉛山
陳寶鐸	先上	鉛山
貢鼎銓	北園	鉛山
張尙珣	璧華	鉛山

四  
述

鄭彥士	廷偉	鉛山
查韜	鴻儒	鉛山
劉永謨	含英	鉛山
劉晃	敦三	鉛山
萬方	映奎	鉛山
黃滿	流涵	鉛山
黃淮	達川	鉛山
盤檀	炳麟	鉛山
貢淮	長源	鉛山

揭湖講學會編

門人姓氏

五

望堂

鵝湖講學會編目錄

卷之一

鵝湖書院圖并說

鄭之僑

四賢本傳

鄭之僑

四賢贊

鵝湖倡酬詩考

鄭之僑

卷之二

答呂伯恭書十五

朱子

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朱子

卷之三

鵝湖講學會編目錄

答呂伯恭書二十三

朱子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朱子

跋呂伯恭日記

朱子

跋呂伯恭書說

朱子

祭呂伯恭著作文

朱子

卷之四

答陸子壽書二

朱子

祭陸子壽教授文

朱子

答陸子靜書六

朱子

答徐子融書四

朱子

鉛山縣學記

朱子

卷之五

與朱元晦書二十九

呂東萊

卷之六

答朱元晦太極圖質疑

呂東萊

與朱元晦中庸集解質疑二則

呂東萊

答朱元晦所問

呂東萊

與朱元晦白鹿洞書院記

呂東萊

與陸子壽墓誌銘

呂東萊

卷之七

鵝湖講學會編目錄

與朱元晦書四

陸象山

與呂伯恭書

陸象山

祭呂伯恭文

陸象山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陸象山

卷之八

白鹿洞書院規

朱子

論定程董學則

朱子

讀書法

朱子

滄洲精舍論學者

朱子

童蒙須知

朱子

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呂東萊

乾道五年規約

呂東萊

乾道五年十月闕諸州在籍人

呂東萊

白鹿洞講義

陸象山

卷之九

鵝湖詩說

雷鉉

朱陸異同論

鄭之僑

鵝湖學規說

鄭之僑

辛酉成諸生八則

鄭之僑

壬戌示諸生十要

鄭之僑

鵝湖講學會編

目錄

三

述堂

卷之十

鵝湖書院朱陸韻

費宏

遊鵝湖書院次先賢韻

雷鉉

鵝湖書院和先賢原韻

鄭之僑

鵝湖和先賢原韻

楊人傑

前題

蔣垣

鵝湖書院次先賢韻

葛天中

鵝湖書院和先賢原韻

溫朝榮

鵝湖步先賢韻

劉祖年

謁四賢祠感作三首

吳世良

謁鵝湖書院

王翰

謁鵝湖詩

夏正夫

謁鵝湖書院

費榮

謁四賢書院

沈思永

謁四賢祠

沈以寧

謁四賢祠

鄭之僑

謁四賢書院

溫朝榮

春日臨鵝湖書院

溫朝榮

遊鵝湖書院感作

劉昔蕃

鵝湖書院

張仲明

鵝湖講學會編

目錄

四

述堂

前題

前題

高明

謁鵝湖書院

費宏

謁鵝湖書院

甘京

擬鵝湖講學詩

丁道達

鵝湖祭嶂

詹如鈞

鵝湖登翠

李奎

鵝湖山

鄭日奎

鵝湖懷古

費元象

鵝湖道中

紫經



鵝湖書院六經圖序

鄭之僑

鵝湖書院課文序

鄭之僑

卷之十二

鵝湖書田志

鄭之僑

鵝湖講學會編

目錄

七

述夢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一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鵝湖書院圖

鵝湖山館之東北鎮山也諸峯聯路石獅象岸視最高  
三峯挺秀鄱陽記云山上有湖多生荷菰名荷湖東晉  
人樊氏居山畜鵝其雙鵝育子數百羽翮成乃去更名  
鵝湖唐大厓中有禪名智字者極錫山中雙鵝復還山  
麓有仁壽院亦禪所建今名鵝湖寺宋朱子與呂伯恭  
陸子壽暨子靜三先生於此講學遂建有鵝湖書院

鵝湖書院圖

一

卷之二



山川之不朽也以人人顧有因山川而愈不朽者道鑒  
之耳古之小西山石穴中有書帙奈人心賞於斯遂爾  
焉吳萊謂人曰眼中無天下寄山水其爲文亦兒女語  
然則名理之關心者人名人之勝日者境瑋雖不以山  
川勝要非山川之勝又何以爲古人地于儒考豫章名  
區賜湖舫巨觀焉竊恨未得躬覽其勝迨庚申春奉  
命來給下車時即訪先賢祠宇雖具晉後之圖岫嶠百千  
丈東望懷玉西瞻象山巖秀整趨草木榮葩始不減傾  
長康之容人言者昔賢之聚斯講學詎無意歟夫峯頂  
似冠幘直而峻石升之水似醴淡而遠蒙龍於流峙間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一

一 圖說

三

述堂

者境之參差異致也而道寓焉自秦焚以來尼山泗水之脉幾不克延一錢宋代周濂溪出得不傳之妙於道經作爲太極圖說易通等書屏離畔別履真歷較如黑白特衍釋多而精義微言未易得其津涯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大道中之奇疑實折舍友不爲功因先生鑑與杖藜以擁席茲土琢切之下均以斯道爲己責故其論多峻直意更深遠峻直而小所徇以發淡遠而多其類以形此所以百轉千迴若草木蒙龍霞蔚雲興而不一其態異同之說所自來矣卒之衆巖戴秀脉自同衆壑爭流源自同巖壑之衆相森森根自同因

四賢本傳

朱子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一

一 傳

四

述堂

朱子名熹字元晦後改仲晦婺源人居紫陽山下父松遁宦入閩居建州故爲建人少讀孝經一闕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既孤僑於崇安十九歲成進士主同安簿之任徙步謁李侂於延平往來從之者累年精思實體所造益深孝宗卽位應諱上封事首言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深淵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事物之變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夫言修攘之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誤之也願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數年之後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費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三言斯民休戚係守令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今之監司無非宰相臺諫之親舊顧陞無從知之耳明年召對人見復陳三劄大抵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授武學博士待次乾道元年促就職可利去三年除樞密院編脩待次明年崇安大饑民奪食幾挺變朱子乃假官粟六百貸之人賴以濟其後歲一畝散貸者出息什二小歉減半息甚則盡蠲之行之十有四年贏益多遂歸元粟於官而用所廩爲貸資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不復取息以故數十年邑無饑饉患所謂社倉者也三促就職力辭尋丁內艱自始死至祥禪皆酌古制行之用成喪祭禮因推之冠昏作家禮復



召改宣教郎主祠四辭逾年始拜命淳熙二年除秘書郎  
再辭居武夷遂召伯恭於信州鵝湖陸子壽陸子靜劉子  
澄及江浙諸友皆會焉後人號四師之說五年差知南康  
軍四辭逾年始拜命復自鹿書院歸休沐輒一至諸生簪  
所疑誨誘不倦立學規俾守之明年有旨監司郡守條具  
利病朱子上言郡縣賦重由於世守請嚴兵籍廣屯田練  
民兵以省坐食之軍使郡縣事力稍舒然後可禁其苛歛  
責以寬恤卒復極論近習竊柄援引交通之弊疏入上不  
悅乃乞罷黜又以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祠者五皆  
不報除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待次尋錄林荒勞苦直視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一 傳

五

述堂

闕以南康所募納粟人未受賞義不獨被恩命三辭不拜  
會浙東大饑調爲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事即日就道且乞  
奏事之任及至闕納粟實行乃受直秘閣人對延和殿所  
奏七事辭皆剴切其二事言災異之由與近習之弊則  
手繕以防宣洩因乞推行社倉上爲下其法爲諸路方拜  
命時即檄旁郡募米商爲錫其征及至部客米已大集乃  
單車屏從按行存郵鈎訪指問所至人不及知官吏憚其  
風采至自引去所部肅然凡丁錢和買權酷役法有不便  
民者悉釐革之於括荒之餘隨事經畫爲經久計猶以前  
後所請多見抑幸而從者率稽時後事發憤抗疏言之且

移書政府曰朝廷愛民不如惜我明公憂國不如愛身然  
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  
一傾不可復振九年以賑濟勞苦直徹闕閣辭知台州唐  
仲友者宰相子淮州戚也遷江西提刑未及去朱子行部  
至台按得其姦黷劾之時久旱疏出而大雨淮既不以聞  
朱子中章益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新命以授朱  
子不拜請祠去淮大憾乃用陳賁鄭內協力以攻朱子遂  
準僞學之禍於是朱子作武夷精舍奉祠不出者七年當  
時海內學者尊信益衆十四年除提點江西刑獄辭不許  
值淮龍相達力疾人奏首言刑獄輕重失宜甚至于涉人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一 傳

六

述堂

倫亦從流者則天理民彝幾何不至於戕賊卒乃極言陸  
下天理未純人欲未盡故便使得被腹心之寄采邪得竊  
廊廟之權公議有時而不容議說有時而誤聽欲報親脫  
而不免苟安欲養生靈而未免愁怨願於一念之頃謹而  
察之果天理耶則敬以充之而不使有牽閤苟人欲耶則  
敬以克之不使少有凝滯是行也有要於路謂正心誠意  
上所厭聞戒勿言者朱子曰生平所學惟此四字安敢回  
互以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嘗不稱善除直文寶閣奉祠未  
臨月復召初入奏時迫於疾作口陳未盡乞具封事以聞  
未及上至是再辭遂併封事投匭以進凡數千言大要言

天下大本在陛下一心而其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  
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已疏入  
夜漏七刻上就寢遂秉燭讀之終篇除主營太乙宮兼崇  
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意爲燕翼謀益加御用會執政  
詆道學者遂力辭除祕閣脩撰奉外祠光宗立除江東轉  
運使辭改知漳州之任卽奏除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經總  
制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誨諸生又揭示喪葬嫁娶之儀  
嚴禁男女傳經之會俗爲一變迺朝議欲行漳泉汀三州  
經界朱子常病經界不行間命卽訪事宜擇人物及弓量  
之法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說三將必至於不能行之說一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一 傳

七

述堂

旣而寓公蒙右果競沮之遭嗣子喪馬祠除祕閣脩撰子  
祠去而漳州經界竟報罷矣三年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  
經界安撫辭四年使者自金還言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乃  
差知漳州荆湖南路安撫辭不許會長沙有峒獠之擾遂  
拜命至則遣人曉以禍福皆降之巾教令嚴武備戢衆吏  
仰蒙民湖湘士子放知學爲之崇獎教厲四方人士畢至  
孝宗升遐朱子慟不自勝趙汝愚以太皇太后詔尊上爲  
太上皇而奉嘉王卽位主喪遂爲相薦朱子先是彭龜年  
爲嘉王直講因講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  
其母御僕從王稱善問爲誰說對曰朱熹也自後每講王

必問朱子說云何而趙善黃裳亦嘗言於光宗曰欲嘉王  
進德脩業追踪古先哲王當求天下第一流人光宗問爲  
誰以朱子對故王之知朱子也久至是遂召名奏事除煥  
章開待制待講朱子行且辭於道聞南內朝禮尙闕近臣  
已有用事者遂因辭章微箴以諷諫疏再上不許乃乞帶  
元官奏事首言天運艱難國有大咎然有可護者陛下前  
日未嘗有求位之心今日未嘗忘恩親之懷而已充未嘗  
求位之心可以盡其罪引應之誠充未嘗忘恩之懷可以  
致溫清定省之禮次言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又在於居敬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一 傳

八

述堂

而持志旣對而辭職名不許翌日又辭待制乞改說書上  
報以手札乃拜命每進講務積誠意以平日所論著數陳  
問經旣數次講則復編次所講成帙以進上亦開懷容納  
時太上意未釋然上未卽還大內將昇東宮居之朱子具  
四事以諫不報又議承重之禮以爲子爲父嫡孫承重爲  
祖禮皆斬衰自漢文短喪天子遂無三年之服爲父且然  
則承重可知壽皇至性自天獨執通喪宜著方冊爲世法  
程問者陛下以世嫡承大統一時倉卒遠服漆紗淺黃使  
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痛痛之請將來成殯喪引仍  
用初喪之服及孝宗將附詔集議進喪之次初太祖尊位

順聖宣四祖之廟實本僖祖爲始祖治年間議者以僖祖無功德世數衰遠遷於夾室未數年王安石復之是時趙汝愚並不以熙寧中復祖僖祖爲然復議祀之而奉太祖爲始祖朱子乃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且擬爲廟制又援伊川程子之說以爲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其本故自僖祖安得謂無功在狀上幸相持不以開徑創別廟以奉四祖上頗聞朱子有狀召問內殿朱子具劄及圖以進上然之命即檄前撰內批直罷其事朱子乞再令集議而於是朱子之議竟不行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府朱子辭且乞追還新舊職名詔仍懷章閣待制子祠朱子既去明年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一

九

述堂

韓侂胄遠罷汝愚謫永州朱子自以身事四朝難退閒猶帶侍從義難苟默乃草疏萬言極論奸邪蔽主固以明汝愚之冤詞旨痛切諸生交諫不能奏元定請以冤決之遇避之同人朱子嘿然退焚諫草自號遜翁因六辭職名詔仍祕閣脩撰是時侂胄勢益張大典偽學之禁益嚴爭承風旨排詆萬端至欲擠之於死二年遂落職子祠報至朱子方爲諸生講論畧起視復生講論如初於是繩趨尺步從游之士皆夙伏仰整依阿選懦者更名他師甚至變易衣冠以自別非黨而朱子方講學不休或勸以謝道生徒者笑而不答是冬竹林精舍成率諸生行舍菜禮於先聖

先師以周程張邵司馬延平七先生配五年以年伯懸車致仕六年三月寢疾猶日爲諸生講太極西銘及爲學之要辛酉訂大學誠意章句甲子後殿中堂諸生入問疾曰大子之疾革矣萬有不諱當用書儀乎不允用儀禮乎亦不允然則參用之乎乃頷之遂正坐整衣冠揮婦女勿近就枕而逝是日大風拔木洪流崩崖時年七十一嘉定二年追諡曰文淳祐元年上半年學詔以周子二程子張子及朱子從祀孔子廟

呂成公

呂先生名祖謙字伯恭右丞相好問之曾孫也先爲河東人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一

十

述堂

自好問始居婺先生之學本諸家延有中原文獻之傳小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遊既又友朱子及張南軒講學益精初以廕補官本上登隆興元年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母艱居明格山墓側四方之士爭就之開除大學博士添差教授嚴州時張南軒爲嚴州守也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嘗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乞麻授英爽使確陳經畫先後之實然後與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而張南軒亦自嚴陵召歸爲郎因得同卷而居名試館職先生平日喜陸九淵之文而未識其人比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

小陸也揭示果然人服其精鑒丁父艱歸諸生復集劉子登陸子壽朱淳熙元年移居明招山墓側五月如三衢陸子靜自臨安來是年服闋主管台州崇道觀二年如武夷訪朱子留月餘朱子送之於信州鵝湖陸子壽陸子靜劉子登及江浙諸友皆會時先生以朱陸議論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所適從及會議論不合止旬日而罷今鵝湖書院並祀之三年復會朱子於三衢召爲祕書郎重脩徵宗實錄書成進對曰治道體統內外上下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兼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悉爲上所侵而今不能行於其下

大之計勿疑於近而忘聖教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進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倣援艱危之後駐蹕東南逾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吳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殘則事功之不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維持遷著作佐郎尋兼禮部以未爽丐祠除直祕閣主管建寧武夷山中佑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不就添差湖東帥議亦不就淳熙八年卒於家年四十五諡曰成先生之學以關洛爲宗心和氣平不立崖異一時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得有自足意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福急後讀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猛然有省一時意氣皆平自是終身無暴怒朱子每稱厚如伯恭方爲變化氣質嘗與朱子論學曰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原凝聚靜畜方始收拾得上又曰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功夫常少又曰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隨於悠悠又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

可大又曰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其論史以爲論一時事紀傳不如編年論一人終始則編年不如紀傳二者皆不可廢至觀史之法於事之利害時之禍患必掩卷思所以處之乃爲有益朱子常述其言以教學者其所講盡將以開物成務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建豐澤書院以爲會友講學既臥病猶作日記不輟與朱子編近思錄同止寒泉稿舍分類抉微一月而成又嘗脩讀詩記大事記本及成考定古周易書說圖說官旅辭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於世學者稱東萊先生

陸文達公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一 傳

十三

述堂

陸先生名九齡字子靜號復齋撫州金谿人與弟九淵互爲師友追球講貫和而不同當時稱爲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爲章句訓詁惟孔孟是崇迷信當秦檜時無道程氏學者而先生獨尊其說成進士調桂陽軍教授以親羌道遠復與國本上會湖南茶經劉廬陵鍾粟徵本先生主義社以備寇門人不悅先生曰古者征伐公卿卽爲將帥文事武備一也遂領其事調度屯禦皆有法及至興國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眾緩勸引慰士類興起丁繼母憂歸既閑除全州教授未上得疾卒年四十九諡文達

陸文安公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一 傳

十四

述堂

陸先生名九淵字子靜九齡之弟也生而穎異四歲時問父賀天池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事角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日宙大覺悟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聞人誦伊川語輒深自省以爲若傷我者與兄和爲師友切磋琢磨獨尊二程之學成進士調靖安主簿丁繼母憂歸既閑除爲崇安主簿以史浩薦召審察不赴待從復薦之除國子正轉教令所刪定官先生少間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乃訪求智勇之士與議大畧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人物短長未幾因輪對陳五論詞旨甚美上皆稱善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主管台州崇道觀以歸貴溪有山形如象先生登而樂之結茅其上自號象山翁四方學徒大進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者老杖杖觀聽嘗謂學者曰道外無事事外無道平時雖號爲士人其實何嘗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求然與草木俱腐之恥於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澹養磨礪之方見善則遷有過則改無不有益者又曰千慮不博一實吾生平學問只是一貫又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

弟本無欠缺不必他求要在自立而已大抵所以誨人者只是令人求其放心其有志於學者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嘆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性情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或勸以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於是朱子方知南康軍修復白鹿書院聚學徒教育其中先生過訪之朱子率僚友迎登講席先生乃講喻義之旨懇到敷暢聽者莫不悚然動心朱子爲之避席稱謝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焉光宗立差知荆門軍荆門在江漢間南界江陵北接襄陽東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一

十五

述堂

之召集義勇侵給庸直躬自勸督役者樂應力竭工倍二旬訖築自是邊防益固因罷關吏議察而減其稅商賈里集稅入口增其爲政凡訟訴無並暮皆直造廳下令自持狀以退被訴者無不應期至其有干渎人倫輒使自毀狀以厚風俗於境內官吏貪廉人民善惡靡不周知有所益竊還訪者吏民驚以爲神每早出輒輒而郡人異之期年政行令修民俗丕變諸司交薦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見有志天下竟不得施而歿今吾亦將死矣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而卒年五十四諡文安初先生與兄九齡

皆與朱子會於鵝湖辯論所學以歸於一其後九齡深知舊見之非幡然求益惟先生終始自信持論不移於太極無極之說與朱子往復頻數而卒不合學者得爲象山先生今鵝湖書院

四賢贊

贈崔朱子

道若大路曲折萬端辯析毫釐用力甚難上積伊洛昭哉可觀考亭遺規百世不刊

東萊呂成公

偉歟東萊氣象融離相門事業元祐申公益闢以大問學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一

十六

述堂

唐鑑其學伊何萬折必求

復齋陸文達公

復齋之德碩人以寬其儀如鳳其良如蘭弟兄床席惟承所安此意寂寥令我心酸

象山陸文安公

即心是道勿助勿忘愛親敬兄易簡平常煌煌昭揭神明無方再拜象山萬古芬芳

鵝湖倡酬詩

鵝湖之會呂伯恭以朱陸議論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所適從及會伯恭問陸子詩別後新工子詩誦其所作

詩曰

我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案室未聞無址焉成空當特傳註翻條纂著意精微神陸沈珍重

友朋勒切琢須知至樂在於今  
元晦領伯恭曰子詩早已上子靜胎了也此即子靜子靜曰草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

歸莫與莫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沿流積至滄海水奔石崇成秦華容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更浮沉似知  
目下升高處與他先須猶只今

元晦問之色變人不釋而罷後往南康元晦延人曰鹿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一 淵淵詩 十七 述堂

講說因講君子喻於義章元晦再三云某在此不曾說到這裡負愧何言後乃和詩以寄懷云鵝湖之會淳熙二年朱子知南

東學序

德義風流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藁杖出寒谷又杜盛興度遠琴舊學商量加蓬密漸知培養轉深沉却恐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之僞譚按鵝湖辯論其言不傳今觀倡酬三詩則異同之見從此始也但芳淳熙二年朱子年四十六陸子儔三十七一日之意見未足為終身之定論止異於鵝湖者何獨同於白鹿洞耶後之紛紛監喙者試於往來酬

答諸書及復尋繹之則自異而同道理可以默會矣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一 淵淵詩 十八 述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一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二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朱子

答呂伯恭書

竊承進學之意甚篤所望於左右至於見屬過勤則非  
區區淺陋所限然不敢不竭所聞以塞厚意茲舊讀程子  
之書有年矣而不得其要比因講究中庸首章之指乃知  
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者兩言雖約其實入德  
之門無踰於此方竊洗心以事斯語而未有得也不敢自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二 述堂

外輒以爲獻以左右之明尊面行之不爲異端荒廢許誣  
之談所遷就不爲世俗卑近苟簡之論所拘牽加以歲月  
久而不舍竊意其將高明光大不可量矣承喻所疑爲賜  
甚厚所未安者別紙求教然其大概則有可以一言舉者  
其病在手略知道體之渾然無所不具而不知渾然無所  
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紊者是  
以其言常喜合而惡離却不知雖文理密察纖析毫分而  
初不害乎其本體之渾然也往年見汪丈舉張子敬語明  
道至誠無內外之句以爲至誠二字有病不若只下箇中  
字大抵近世一種似是而非之說皆是此箇意見惟恐說

得不慙笑真是慢人自慢誤人自誤士大夫夫無意於學則  
恬不知覺有志於學則必入於此此意之所以深憂永歎  
不量強弱而極力以排之雖以得罪於當世而不敢離也  
注中改字兩說皆有之蓋其初正是失於反助凡例後來  
却因汪丈之說更欲正名以破其惑耳然謂之因激增怒  
則不可且如孟子平時論楊墨亦千千耳及公都子一爲  
好辯之問則遂極言之以至於禽獸蓋彼之惑既愈深則  
此之辯當愈力其擒縱低昂自有準則蓋亦不期然而然  
然禽獸之云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之也來教又謂吾道  
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亦非鄙意之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二 述堂

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皆不得許多異端邪  
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  
之道若和混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  
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  
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爲詳密豈其未知  
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  
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氣無窮而初不害其爲無對  
也兄意則說已白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  
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康節所著漁樵對問  
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



如此說故伊川纂之今欲分明即更注此段於其下如何  
科舉之教無益誠如所喻然謂欲以此致學者而告語之  
是乃釋氏所謂先以欲勾牽後令人佛智者無乃枉尋直  
尺之甚尤非淺陋之所敢聞也 伊川學例固不必一二  
以循其跡然邵學以私試分數較計師授尤爲苛削似亦  
當罷之苦新除已下則上說下授使先生之說不遂終廢  
於時乃吾伯恭之資又不特施於一州而已也

答呂伯恭書

示喻曲折深所望於左右顧其間有未契處不得不極論  
以永至當之歸至於立彼我較勝負之嫌則意雖甚陋豈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二 朱子 述堂

復以此疑於左右者哉持養欲歲之誨敢不服膺然有所  
不得已者世衰道微邪說交作其他紛紛者固所不論而  
賢如吾伯恭者亦尚安於習熟見聞之地見人之說經誣  
聖肆爲異說而不甚以爲非則如茲者誠亦何心安於獨  
善而不爲極言發論以曉一世之昏昏也使世有任其責  
者豈亦何苦而謗譏若是耶設使顏子之時上無孔子則  
彼其所以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決不退然安坐陋巷  
之中以獨抱其身而已故孟子言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惟孟子見此道理如楊子雲之徒蓋未免將顏子只做箇  
塊然自守底好人看若近世則又其焉其所論顏子者幾

於釋老之空寂矣蓋竊謂學者固當學顏子者如克已復  
禮不遷怒試過不伐言施勞之類造次顚沛所不可忘但  
亦須審時措之宜使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若用  
有所不同則所謂體者乃是塊然死物而已豈真所謂體  
哉觀伊川先生十八歲時上書所論顏子武侯所以不同  
與上蔡諸武賢處便見聖賢之心無些私意只是畏大命  
循天理而已此義與近世論內脩外攘之說者亦相貫大

吾之所以自治者雖或有所未足然豈可以足而遂廢其  
討賊之心哉示喻蘇氏於吾道不能爲楊墨乃唐景之流  
耳向見汪丈亦有此說蓋竊以爲此策不替夫理者大文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二 朱子 述堂

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爲文者可以肆意妄言  
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文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  
於道爲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深淺耳屈宋唐景之文意舊  
亦善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修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  
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升經  
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  
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  
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况今蘇  
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  
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

潛溺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村敗風俗蓋不少矣  
 伯泰倘欲左右之豈其本之思耶其受而置之唐景之刻  
 殆欲賜榜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  
 淳淳輩口之而令人丈所著章崇訓則論詩文必以蘇  
 黃爲法常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  
 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本  
 論其它至於家學亦可謂藏於道而達於遠矣更願思之  
 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誤而復誤人也前書奉問謝公之  
 說正疑其不能無病能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  
 學處莫不以正未冠肅客貌爲先蓋必如此而後心得所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述堂

答呂恭伯書

所喻閑先聖之道端謂只當如閑邪之閑方與上下文意  
 貫通若作閑習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或使不如是  
 說則閑習先聖之道者豈不辯析是非反復同異以爲致  
 知格物之事若便以爲務爲排斥無礙持卷之功而不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敢爲則恐其所閑習者終不免乎毫釐之左也若顏子則  
 自不須如此所以和無此痕迹耳此事本無可疑但人自  
 以其氣質之偏緣情立義故見得許多矛盾若大其心以  
 天下至公之理觀之自不須如此回互費力也所謂智仁  
 勇之意則甚精密然過山之說亦不可廢蓋以其理言之  
 則所至雖不同而皆不可闕如左右之說是也若以其所  
 至之地言之則仁者安之知者利之勇者強焉又自各有  
 所主如過山之說矣然此兩說者要之皆不可廢經籍以  
 觀其意始足如何動靜陰陽之說竟本了然何耶豈非向  
 來本答者未得其要有以致賢者之疑乎比再觀之方以  
 爲病故別爲說以今報今以未喻所引者推明之似却更  
 分明也人謂人生而靜是也然其感於物者則亦豈能  
 不動乎今指其未發而謂之中指其全體而謂之仁則皆  
 本離乎靜者而言之至於處物之宜謂之義處得其位謂  
 之正則皆以感物而動之際爲言矣是則安得本有陰陽  
 之體用動靜實上之分乎故程子曰仁體義用也知義之爲  
 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語道矣世之論義者多外之不爾則  
 混然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此意極分明矣且體用  
 之所以名政以其對待而不相離也今以靜爲中正仁義  
 之體而又謂中正仁義非靜之用不亦矛盾恍惚之甚乎

意者專以知覺名仁者似疑其不得爲靜恐當因此更加  
究察所謂仁者似不專爲知覺之義也

答呂伯恭書

昨自叔度人還之後一向不得奉聞豐勝問仰比日冬溫  
伏惟道味有相尊候萬福嘉杜門如昔無足言者昨附去  
中庸大學書如何未相見間便中得條示所未安者幸幸  
近稍得暇整頓得通鑑數卷頗可觀管寄未有別本俟來  
春持去求足正也聞老兄亦爲此功夫不知規摹次第如  
何此間頗若難得人商量正唯條例體式亦自難得合宜  
也如溫公舊例年號皆以後改者爲正此殊未安如漢述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述堂

答呂伯恭書

便中兩辱詩示感慰之深即日雨寒伏惟尊候萬福嘉正  
初復至鄧武還走富沙上崇安四句而後歸將爲葵源之  
行未及而韓丈名還道出邑中奇聲晉叔必欲相見不免  
又出一巡疲曳不可支矢極欲一到三衢哭汪丈之喪

而未敢前未知所以爲決旦夕上道却徐思其宜耳叔昌

寄示所作贊文曲盡其爲人之梗概讀之令人隕涕也何  
見誌文語病誠如所喻前此固已疑而改之矣它所更定  
尙多慙慙未暇錄呈草本告收毀之也子澄已對未所說  
言者想已子細較大祇今日發口欲其盡已而不失時  
義之中此爲難口尊嫂夢事想已畢自此無事以次整頓  
諸書以惠後學私善然亦願早下手也豈所欲整頓文字  
頭緒頗多而目力不足今又方有遠役念未始一日去  
心也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  
以訓戒至彖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述堂

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  
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爲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  
達於日用之實類皆奉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  
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  
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託卦象爲此艱深隱晦之  
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  
詞義之所指以爲言固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  
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  
民庶所以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爲如此求之似得  
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疑

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假爲高深微珍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觀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爲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伐伐只是卜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因來幸以一言可否之禮書亦苦多事未能就緒書成當不俟脫藁首以寄呈求是正也示喻令學者兼看經史甚善此間來學者少亦欲放此按之但少通策之姿只看得一經或論蓋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九

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已處便中得數段見寄幸甚然恐亦當令多就經中兩意爲佳蓋史書開熱經書冷淡後生心志未定少有不偏向外去者此亦當預防也如何李通行言久未能辦近復有同母兄之喪且夕或同過婺源然後人調攝之已去今想到彼久矣到邑中擾擾臨行作此書不盡懷子約兄不及別狀意蓋不殊此筆蒙收教舉家知感恐其懶怕未能頓草更望痛加懷策千萬幸甚餘惟爲道自重

與東萊論白鹿書院記

當是時士皆尚質實則入於中尚擇老而不自知祖宗

盛時風俗之美固如所論然當時士之所以爲學者不過章句文義之問亦有淺陋駁雜之弊故當時先覺之士往往病其未足以明先王之大道而議所以新之者至於程張諸先生論其所以教養作成之具則見於明道學制之書詳矣非獨王氏指以爲俗學而欲改之也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十

連筆

明道程先生止卑忠信而小之也世固有忠信而不知道者如孔子所稱忠信而不好學者伊川所譏篤學力行而不知道者是也然則王氏此言亦未爲失但不自知其不知道而反以知道者爲不知道此則爲大惑耳其以忠信目明道以爲卑明道而小之則可以爲卑忠信而小之則不可蓋以忠信對知道固當自有高卑大小之辯也

關洛緒言

止 蓋思所以反之哉程氏之言學之本未始終無所不具非專爲成德者言也今此語意似亦少偏兼於上文無所繫屬

或使止於章句文義之間 三代之始終也

三代之教自離經辯志以後節次有進步處是以始乎爲士而終乎爲聖人也今但如此言之則終於此而已恐非三代教學之本意也

自有此山以來 亦君子之意也

所謂與日月參尤者不知何所指更望批喻其曰區區海之者又恐聖之已甚有傷上文渾厚之氣如馬伏波之論杜李良也兼此役本爲發明先朝勸學之意初不專爲濟之今但得多說此邊意思出來而畧帶綴其風景之意則事理自明不必如此焉被也 鄙意欲如第一段所論引

鵲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十一 建堂

明道制了後即云不幸其說不試而王氏得政知俗學不知道之弊而不知其學未足以知道於是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實雖新學制領經義難詩賦而學者之弊反有甚於前日建炎中與程氏之言復出學者又不考其始終本末之序而爭爲妄意顯等之說以相高是以學者雖多而風俗之美終亦不迨於嘉祐治平之前而况欲其有以發明于先王之道乎今書院之立蓋所以究宣祖宗典化勸學之道澤其意亦深遠矣學於是者誠能考於當時之學以立其基而用力於程張之所議者以會其極則齊變而魯將變而道矣此語草略不文而其大體規模似猶平正

久遠無弊微乞顏采此意文以俾辭不審尊意以爲可否若只如所示却恐不免有抑揚之過將來別生弊病且將盡變秀才而爲學究矣蓋此刻之金石傳之無窮不比一賜之間爲一兩人來說西語隨宜說法應病與藥也

答呂伯恭書

欽夫之過忽忽半載每一念之未嘗不發啗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自向來人還至今不得定叟書今日方再遣人往致燕食臨風哽噎始不自勝計海內獨尊兄爲同此懷也援筆至此爲之落淚痛哉痛哉祭文眞實中有他人所形察不到處敷服今此人去亦有一篇謄錄呈蓋欽夫

鵲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十二 建堂

向來嘗有書來云見嘉諸經說乃知閣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也因此略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嘆吾道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盛文所敘從善受言使言者得自盡施於偏狹所警尤多平日亦知敬服樂此一節而不能學今老矣而舊病依然未知所以藥之也不唯如此近日覺得凡百應接每事須有些過當處不知如何整頓得此身心四亭八窗無許多凹凸也耐煩忍痛之海坡間命矣今大綱固未嘗敢放倒但不免時有偷心以爲何爲自苦如此故事有經心而旋即遺忘者亦有不甚勞心力而委之於人者亦有上說不從下教不入而意

愚聞囑因循廢弛者此兩月來既得不允指揮不敢作此  
念又爲狂妄之舉準備竊請尤不敢爲久計身寄郡舍而  
意只似燕之巢於幕上也言事本只欲依元降指揮條具  
民間利病亦半意思過當遂殺不往不免索性說了從頭  
徹尾只是此一箇病根也獄訟極不敢草草然人就亦多  
過處乃與菓子所論諸烏政刑相似然欲一切姑息保養  
意內以授良善而治流俗一時之舉則平生素心深竊恥  
之亦未知其果如何而得其中也所論荊州從遊之士多  
不得力此固當深營然彼猶是他人不得力今自循省乃  
是自已不曾得力此尤爲可懼也不知老兄看得此病合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述堂

答呂伯恭書  
愚一出兩年無補公私而精神困憊事業荒廢既往之悔  
有不可言者自去年秋冬災傷之後不能求去以及今春  
遂有江西之命又俟代者至閏月二十七日方得令行而  
歸以四月十九日至家雖幸息肩又若人事紛冗老幼病  
患本能有好景然大概已是入清涼境界中矣道中看  
漸覺得舊說有費力處界加脩訂稍從勝前計他書亦須  
如此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求之言語之間尙乃不能無差  
況體之身見諸事業哉稍定從頭整頓一過會須更略長  
進也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述堂

渠台下有禪底意思又是主張太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喻陳正已亦其所詞以爲滿於禪者最未識之不知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攝處從上聖賢無此樣極方擬湖南歸途過之再與子細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佳俟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敬夫遺文不曾磨得俟旦夕略爲整次寫出却并寄元本求正也所體仁荷得新刻欽夫論語來比舊本甚不干事若天假之年又應不止於此令人益傷悼也

楊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十五

述學

與呂伯恭書

嘉六月初始得離後源扶病嗣然幸免化度到家未幾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爲然向年所叨累恩已是朝廷感勞惠養之意見今又兩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尙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懇辭當以力請必得爲期耳昨日得書云書遺賻未有足說然見人說韓文嘗於榻前復及姓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言受恩命已是辭却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此既是朝廷人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

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况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其爲聖斷無復廉恥雖有子貢之辯亦不復能自明矣有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今日韓丈又豈忍必破康之邪况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偽託公濟私者方爲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避而得半餘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無實不忍以身敗此弊爲後世嗤笑已作韓丈書慰之幸因書更爲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爲罷罷不便蹤跡布露反取譏訶則拙者之幸也又况如老

楊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十六

述學

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力乃未敢用而使此荒拙棍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已資益之樂爲無窮何時復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傷不能自己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辯不甚痛說此固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主之此利害不小豈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誠力救此弊乃是吾

賞之責耳

答呂伯恭書

久不問問積有馳情元善歸來書少慰其後曾丞經錄亦道有問之意爲感然久不致問誠難開選進之龍曾不能一致賀領此亦未足以其慰所望云爾此日刺書伏惟尊候萬福來書諸喻差強人意更願益以其大者自任上有以正植弊之源下有以振久衰之俗則區區之望也今服恥之藥屢進未効其他小小溫平可口之劑固無望其有補矣不勝欲私憂軀復及此惟尚明深念之也敬夫北歸私計甚便近收初夏問書云其子病繼聞音耗殊悲果鵲湖講學會編卷之二 朱子 述堂

兩味可念也林仲到必已久子重時相見否叔度兄弟久不得書不知爲光如何詩說所欲修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略及之此亦得開判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脫此策自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畧脩舊說訂正爲多向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綱目近日重修及之一條例整頓視前加密矣異局須求一爲堅括但恐不欲入此千古是非林中擔當一分然其大義例意已執其咎矣但恐微細事情有所漏落却失眼目所以須明者一爲過日耳文海條例甚當今想已有次第但一種文勝而義理乖僻者恐不可取其只爲虛文而不說義理者耶不

妨耳佛老文字恐須如歐陽公登真觀記曾子固仙都觀

葉間記之屬乃可入其他其邪害正者文詞雖工恐皆下可取也蓋此書一成便爲永遠傳後司去取之權者其所應當亦不減綱目非細事也况在今日將以爲從容說論開發聰明之助尤不可雜異異端邪說於其間也欽夫寄得所爲近思錄來却欲添入說軍策數段已寫付之似不知果已去彼能了此書否耳近時學子有可收拾者否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却自給前日偏見之說不知果如何會承說劉醇要者欲來相訪而久不至豈不成行邪近有論孟等書儘更有平高就低處恨未得從容面論耳子約昨鵲湖講學會編卷之二 朱子 述堂

間欲過湖秀今已歸否塾等拜起居正遠千萬爲翁白重區區至禱

答呂伯恭書

便中厚書感慰信後已經新歲伏惟君子履瑞多納福祐意免喪不死無足言者去冬以舅氏之喪奔走先溪過歲方歸而目前俗冗事狀殊迫猝無佳思舊學益荒蕪矣同所附呈諸說幸反獲痛箴棄之區區猶有望也立論相高吾人固無此疑然只要得是當亦良不易耳論治固有片然體用亦非判然各爲一事無今日言此而明日言彼之理如孟子論愛牛制產本末雖殊然力器其說於言談之



間大抵聖賢之旨隨機應物初無理事精粗之別其所以格君心者自其精神力量有感動人處非爲恐彼遽疑吾說之迂而姑論無事之理以嘗試之也若必如此則便是世俗較計利害之私何處更有聖賢氣象耶愚見如此更惟精思而可否之區區之論所以每不同於左右者前後難多變其歸宿只此毫釐之間講而通之將必有日矣奉爲伏誥感發良多愚意向恐其詞有未達者此人古俟未暇詳叩臨書領想無已正遠惟益進德業自愛並是所願

答呂伯恭書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十九

述學

學校之政名存實亡後以陷溺人心敗壞風俗不若無之爲愈聞嘗有所登正而苟且放縱者多不悅其事亦可想而知矣然當留意於立教屬俗之本乃爲有補若課試本流小小得失之間則亦不足深較也向見所與諸生論說左氏之書極爲詳博然遺詞命意亦頗傷乃矣恐後生傳習益以流薄重爲心術之害願亟思所以反之則歷者之辛也前書所引文理密察初有得不了細述詳考之似以需爲祕密之密察爲觀察之察若果如此則似非本指也蓋密乃細密之密察乃著察之察正謂毫釐之間一一有分別耳故曰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只是一事非相反以相

成之說也若道理合有分別便自顯然不可掩覆何必潛形匿迹以求之然後爲得邪大抵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存生秋殺過化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庶無差失若如世俗常情支離巧曲瞻前顧後之不暇則又安能有此氣象邪不審高明以爲何如

答呂伯恭書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二十

述學

不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因太淺少合諸然篇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自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玄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雖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格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假今人漠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何所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邪故今日之古比之古人誠爲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綱得名義稍分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摩喚來作西爾若不貫下恭敬有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却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授過學者用功地步明

者試一思之以爲如何似不必深以爲疑也自己功夫與語人之法固不同然如此說却似有王氏所論高明中庸之弊也須更究其曲折略與彼說破乃佳

答呂伯恭書

泰伯夷齊事部意正如此蓋迷父非正但事須如此必用權然後得中故雖變而不失其正也然以左傳爲據使爲泰伯未嘗斷髮文身此則未可知正使斷髮文身亦何害也

富而可求以文義推之恐只得依謝楊說伊川說雖於義理爲長恐文義不安貼似硬說也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二十一

述堂

上蔡本說學詩者不得以章句橫在胸中因有堯舜事業橫在胸中之說然則非爲有其善之意矣竊疑此乃習忘養心之餘病而堯書中上蔡所記亦多此等說話如玩物類此恐須更有合商量處不可草草看過也

誰毀誰譽一章所論得之但只說得三代直道而行意思更有斯民也之所以六字未有下落疑斯民也是指當時之人而言今世雖是習俗不美直道難行然三代盛時所以直道而行者亦只是行之於此人耳不待易民而化也諸儒之說於此文義殊不分明却是班固景幹引得有意思注中諱得亦好大抵聖人之意止是說直道可行無古

今之異耳言舉而不及毀之意來喻亦善但毀譽兩字更須細看譽者善未顯而亟稱之也毀者惡未著而遽貶之也諫亦恐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聖人之心欲人之善故但有所試而知其賢則善雖未顯已進而舉之矣不欲人之惡故惡之未著者雖有以決知其不善而未未常遽貶之也此所以言舉而不及毀蓋非全不別白是非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貶之惡是則聖人之心耳

周教授語解誠如所喻愚意其篤實似尹公謹嚴過之而純熟不及高明以爲如何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二

朱子

二十一

述堂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義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朋友說晁景迂亦有此論乃如前輩意已及此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經是近本實也

答呂伯恭書

嘉僊易拜問台眷伏惟上下均安子約賢友不及奉狀前書所講必有定論因奉幸示及兄子久累請督春來不得書不知爲學復如何向令請問題錄古文之意不知曾語之否此間與時文皆已刊行於鄙意殊未安也近年文字竅巧之弊熟矣正當以渾厚樸素矯之不當崇長此等推

或以助瀾也明者以爲如何尤川新學二刻令兒子持納求教幸爲一觀記文之謬千萬指示也

答呂伯恭書

便還奉教感慰之深即日春和伏惟孝履安福已經解祭迎墓何窮然俯就朱王之制誠有望於賢者茲再讀未報揚忠後命未知所以爲計也承問感衝溫文字幸早當以當及橫槊文集此有一寫本此所增多數篇偶爲朋友借去俟取得寄呈可作別集以補此書之闕也所喻講學克己之功良多益宜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於此須事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日俱到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三

三十三

述堂

無偏倚之患若如來喻便有好仁不好學之微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辯而後漸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後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功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真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昨答敬大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彼此病近有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矣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之類乃爲聖人之言止願登其言之有味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因復附此不盡所懷餘惟節抑餘哀千萬保重

卷二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朱子

答呂伯恭書

奉八月六日手教開警其深信來踰月秋霖爲冷不審候復何如伏惟德業有相起處後廟嘉前月至昭武見端明黃丈旬日而歸幸粗遣目無足言者黃文端莊渾厚老而不衰議論不爲詭激而指意懇切亦自難及見之使人不覺心服益自愧其淺之爲丈夫也伏承論簡受之說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三

朱子

述堂

甚許蓋一出于忠誠義理之心非世俗欣厭利害之私所能及三復玩味使人心平氣和恨共聞之晚也然中間亦嘗妄意出此及被不許之命則臨事又覺有怵怵處遂復以狀懇辭而甚婉其說但昨以書謝韓丈及此并懇廟堂則已頗盡其詞蓋來教所謂不當廢者悉已陳之矣諸公悉其狂妄必相垂念萬一不然則意亦不爲有隱於今日行昧一行蓋非所惜但恐所處亦不能如來教之所謂者則反有所激以爲身世之害未可知耳昨日得伯恭書道其所聞於周子正者則行止又似別有所制非復諸公所能斟酌矣然月未再狀已行度旬月間必有決語亦泰以

俟命而已復何說哉儒釋之辯誠如所喻蓋正所當極論明辯處若小有依違便是陰有贊助之意使人不能不贊歎而不知者遂以迷於向背非小病也自今切望留意於此豈可退託以廢任道之實幸其哀憫而忽防微之戒哉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喪禮兩條承疏示幸甚或更有所考按因便更望批報也偶有便人夜作此附之末及寃所欲言臨風觸惻子約兄末及別狀近讀何書所進何如有可見語者願聞之叔度向欲刻近思板昨波昭書來云復中輟何也此人行遠亦未及作書此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述學

重爲禱

### 答呂伯恭書

人至辱手書得聞春來尊體益康健放杖徐行又有閒花隨柳之樂甚慰記文定本辭約義正三復嘆仰已遠山間屬黃子厚隸書到卽人石矣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蓋緣初得疾時誤服轉下之藥遂致虛損一向不可扶持從初得疾又緣奏請數事倒遭譴却而同僚無助之者種種不快而然雖云天數亦人事有以致之此尤可痛耳雷頤失威之喻敬聞命矣諸喻皆一一切當謹當佩服但小序

之說更有商量此人亟欲違請祠者不欲稱銜之別得奉扣耳懇求收拾兼訓感幸不可言望更賜程旨文字之外因語及檢束身心大要幸甚幸甚子壽學生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淳者亦佳兄來此相聚云子靜却教人讀書講學近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皆濟事也急思作此未及詳唯爲道珍重

### 與呂伯恭書

再察敬夫之文語意輕脫筆亦覺之則已不及改矣悔竊之意微婉深切第佩何敢忘也弘大平粹四字謹書坐隅以爲終身之念察賦之偏前日實是不曾用力消磨豈敢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述學

### 答呂伯恭書

便中伏奉手疏伏讀感憤不能已且審反虞之久又憾不得從執紼者之後也卽日霜寒伏惟哀慕有加孝履安福意窮陋如昔比復遭叔母之喪憂悴之外無可言者舊學雖不敢廢然章句誦說之間亦未見一安穩處所欲相與講評反覆者非吾札所能寄也不喻深知前此汗漫之非幸甚比來講究必已加詳密矣累得欽夫書亦深欲伯恭更於此用力也別紙數事求教幸一一批誨比日讀書此類甚多少冗不能詳錄當俟後便耳祭禮略已成書微俟

之一兩年徐於其間察所未至今又遭此荇費勢須卒哭後乃可權宜行禮考其實而修之續奉寄永訂正也因何附此復因韓丈致之木由承昭千萬以時節哀爲遺謝自愛幸甚幸甚

答呂伯恭書

所論孟子論二子之勇處文字似未然蓋賢字只似勝字言此二人之勇未知其孰勝但孟施舍所守得其要耳蓋不論其勇之孰勝但論其守之孰約亦文勢之常非以爲二子各有所似而委曲回互也且二子之似曾子子夏亦豈以其德爲似之哉直以其守氣養勇之分淺深爲有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朱子 述堂

答呂伯恭書

前日因還人上狀不審達否苦氣浸劇伏惟道養有和尊候萬福易轉六册今作書託劉鶴州達左有此書今數處有本但皆不甚精此本雖正稍精矣須更得一言喻書肆令子細依此磨寫勘覆數四爲佳曲折數條別紙具之或老兄能自爲一讀尤善也前書所稟諸錄案若欲之令大取尤幸近世道學衰息售偽假真之說肆行而莫之禁凡見發中所刻無斯日新之書尤譏幻無根甚可耻也已事未明無力可救但竊恐懼而已不知老兄以爲如何因書幸語及前此附便所予書至今未拜領也未嘗承教萬望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朱子 述堂

與呂伯恭書

子壽云云深可痛惜近遭人爵之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欽夫遺文見今抄寫其間極有卓越不可及處然亦有舊說不必傳者今便不令抄矣每一開卷令人憐然只俟解印徑往哭之小洩此哀也遣人迂子重草草附此此亦是小三昧矣未即承昭惟千萬爲道目重不宣

答呂伯恭書

便中伏奉近書筆蹟輕利視前有異深以爲喜比日春寒伏想日益佳健嘉疾病幸不至劇譏氏亦幸未至流徙

食想可支吾比連得兩雪麥秀土膏人情似有樂生

矣子重不來可恨吳宇度閏月初可到到即合符而兩

去年之早非常幸賴朝廷蓄意得早諸庭奏請悉皆應副

廣得不致人戾狠恨此於國計所損幾何而其利甚博此

間即是周察政調護之力爲多也欽夫遣文俊抄出寄去

子前到此數日所作子壽里銘已見之彼速發明此極有

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款款服了靜近日講論比

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

也詩說人事記便中切幸垂示子約不及別書意不殊前

正遠切冀爲道自重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朱子

答呂伯恭書

述堂

前月未及此月初兩附便拜狀不知達否府中轉致近教

獲聞比日春曉尊候萬福感慰深矣烹好居如非近出展

墓遂登廬山小庵在孤峯絕頂之側少留旬日舉目雲山

盡數百里足以消滌塵垢無足言也懇辭未報若不消

上則不若不報之爲愈今幸如此且爾備安耳示喻專心

寶志之功發發昏情爲幸甚矣但年來浸益多事雖書策

功夫亦不能得相投讀此爲可懼至於朋友亦正自難得

人大抵氣質已偏而志力不顧妹未有以慰人意者門牆

之下未亦有其人乎誘接之道雖各不同要是且今於平

易明白處漸加功夫時加警策而俟其自得此爲正法耳

弟子職女戒二書以溫公家儀條之尤淺欲刻未及而漕

司取去今已成書網去各一本初欲遍寄朋舊今本已盡

所有只此矣如可付書肆草刻以廣其傳亦深有所於世

教或更得數語題其後尤幸也外書淵源二書頗有緒否

幸早留意兒子荷教海東家成刻昨深感其經義疏闊今

得略有條理甚幸甚新茶二十客設到左右同他附此

草草不宣

答呂伯恭書

昨平杜過得兩月之款齊講之深感發多矣別去無意兩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朱子

述堂

月向仰不少忘便中奉告亦已稅駕欣慰之劇信後秋氣

已清伏惟尊候萬福意還家數日始登廬山之頂清曠非

復人境但過清難久居耳至彼與李通方謀計正之行忽

得來教爲之惘然却悔前日不且挽留或更自鵝湖追逐

入使至深山坐數日也損約收歛此正區區所當從事日

前外事有不得已而應者白水警詩甘損四五矣自此到

裏漸漸整治庶幾寡過但恐密切處不似外事易謝絕也

細日草草略具候寫校淨本畢即且休歇數月向後但亦

作功程即亦不至勞心也向來之病非書累人乃貪躁自

發而然今當就此與作節度庶幾小規耳汗文文字已

寄之矣韓文近得書問滿議二字所出何書殊不省記但  
憶劉元城語耳因書告見教唐裴之說此亦多知其誤宋  
官制此欲收其小而不知其一于大者之過也專人奉問  
未究所懷惟千萬爲道自重不宣

答呂伯恭書

前書所論仁愛之說甚善其善但不知如何立言可使學  
者有所向望而施誦誦玩索之功又無容易領略之弊耶  
因來喻及幸甚幸甚劉門上志文得之幸甚此類文字此  
間所已有者且夕錄呈切告採此以訪其所無異時成得  
一書亦學者之幸也近得毗陵周教授數篇論語令兒子  
鵠湖講學會編

卷之三

朱子

八

述聖

帶去試一讀之以爲與程門諸君子孰高孰下也以一言  
語及爲幸長沙此兩三月不得書仰武有孟子說不知所  
疑云何預以見告俟得本考之也然此等文字流傳太早  
爲害不細耶見人抄得節目一兩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  
全書復如何若沐浴言仁則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  
蓋版行也吾人安得數月相攜於深山無人之境共出其  
書一商訂之以求至當之歸乎更有數條又具別紙幸早  
垂教也

答呂伯恭書

承達訪幸數日歎論開弊良多別忽五六日雖在道

途不怠向仰午晴漸熱快哉世萬萬萬十二日早達  
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所不能免更一兩日過溪山間  
慕歸亦不能久留也道與季通議論因信向來誦發功  
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深必取等流逐下之弊推類以求  
衆病非一而此源皆在此恍惚白失似有頓悟之功若保  
此不懈庶有曉於將來然非鄰近日諸賢所謂恰之機  
也向來所問論語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將合無疑大  
抵前日之病皆在二性陰陽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而  
前之弊耳自今改之與明相見字兄臨其進否而警策  
之說近思錄道中語之仙多脫根已改正定叔度處橫渠

鵠湖講學會編

卷之三

朱子

九

述聖

諸說告早稍定即刊爲佳此本既往無以應朋友之求似  
但日望印本之出耳千萬幸留意甚精義可補處亦聖  
補足見寄只爲所補數字精義或以屬景望刊行如何意  
書中已言之矣昨所問趙公時曾有敝使到闕事想已得  
上此人回幸批示前日過拜石門桑下其使僕也因便  
托狀草草正遠惟爲道自重爲禱

答呂伯恭書

久不奉問向來微恙計已平復矣著庭議幕之命相繼可  
下外不可曉不知果略起承上意否愈覺病日益昏托  
不堪辦事日下民間雖未告饑然盜賊頗已有擄日夕

就不知所以爲計惟望同情之果遂耳昨曾丈報甚的確而役不然造物之意果難測也陸了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如此也趙景貽官滿過此甚缺意思甚佳今日如此等人亦難得也孰到復何如近得叔及書似未許其歸此番破戒差人借前席費公私不少事不成行不惟枉費向後恐亦無人可轉見費力幸爲一言及此令其早歸爲望元範歸偶述口完甚夜作此書未暇他及惟千萬爲道自重

答呂伯恭書

前日專人拜狀云達偶至建陽竊聞新除不勝慰喜而臣鵲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述學

區私亦遂從欲尤以欣幸諸公早知出此則無如紛紛矣若兄憂時之切惓惓不忘竊計製裳莫兄不候履而就途矣所願超然以身任道無所回應因上心之開明及將進說以慰善類之望千萬幸甚往者同愛刻自明之舉莫之或繼其爲安危禍福之機有不答息者今得賢若進爲少寬缺畝之受矣意亦未知差勤在甚處想諸公必已發來或尙當被告爲早取附便也大兄方幸依託不知今當如何欲使進入取之又以懇叙處催早親事更俟其報書以此處哀而未能使喚歸也然若婦之病日益進深以此事爲憂得并爲一言達之千萬幸甚同貴想行附此

草草自此不欲數以名姓人都音問不得數通矣千萬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書

自發鉛山後一向不聞動靜殊以爲懷到此始得叔介書知已出都門體候益輕快喜可知也且日清和伏惟尊候萬福休養既久計日覺平復矣蓋去月之晦已交鄰事違負夙心俯仰愧歎重以疾病精力昏耗驟從吏役尤覺不樂向幸施疾人稀獄訟絕簡少然猶治事終日不得少休亦緣乍到不知事之首尾綱紀又皆廢墜諸邑無復稟長極費料理民貧財匱不得不不少勞心力更有一二日後如何若更如此則住不得便須告歸若能少定期或推遷至夏末也始至首下書訪聞和公端簡劉毅之周先生諸公道跡教授楊元範已作劉祠因并立周像配以二程先生尙未成也四五一到學中爲諸生訓說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其他不能盡報藥必能略道之或有未當幸口授子約細條盡見教爲學千萬至懇虛早絕勝相慰鄙懷漱玉三峽皆已一到簡寂亦深秀可喜也每至勝處輒見向來鵲湖之約爲之恨然今殊未有遊遊之日但願早脫此羈絆敢往問訊庶獲教耳未聞千萬珍重

答呂伯恭書



前云兒子行拜狀矣即日天氣不定不審尊候復何似竊  
惟斯文有相益同平復喜到此初不日料欲小立綱紀爲  
民整頓一二久違弊兩日米覺氣象殊不佳已足介諸親  
父却有小事拜懇學中元範教授立得離溪祠堂拜以二  
程先生配食又立得兩靖節劉凝之父于李公擇陳了翁  
祠通傍曰五賢蓋四公此間人而了翁亦嘗謫居於此而  
周制在講堂西五賢在東周祠已求記於欽夫矣五賢之  
記意非吾伯恭不可作本欲專人拜懇而小郡寒陋之甚  
不敢多遣人出入只令人都人附此於汝貽兄弟處書到  
切望便爲落筆却恐傳文借一介送來或恐嘉已行即從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三 朱子

送得最校處可也陶公衆里只在歸宗之西三四里前日  
略到令人嘆慕不能已已廬山記中載前賢題詠亦多獨  
祖康公一篇獨不主事尤令人感慨今漫錄呈想已自見  
之也極知老兄體候木平不當有此兩然恐已清安不妨  
迎思故敢以爲品耳韓丈不暇拜書蓋此所避正韓丈同  
來所請謝岳之流甚恨失計輕去山林蹤跡於此如半釘  
壁之上也相見頗爲說及此來不曾了得公家一事但假  
得此祠堂看得廬山耳然非暇日不敢出出又有所費初  
亦不敢數數今覺日子無多不免每旬一出也能書才到  
卻行走各庵轉山北拜源溪書堂之下而歸亦足以少復

鴈門之騎矣今日周先生之子來訪令人慨然明日亦與  
與俱游山也東遊人所欲言者尙多皆未暇及惟千萬莫  
變爲禱不宣

答呂伯恭書

昨已具前幅而使信差池便中又辱兄書慰感亡量聞攜  
書入山本勝處想謀學之餘日有佳趣小兒亦得從行荷  
意愛厚矣感刻何敢忘也所論吳才老之經之意切中其  
病然在今日平心觀之却自是好語也學記深造自得之  
語初亦覺其過欲改之則已刻石不及矣以此知人心至  
靈只自家不穩處便須有人點檢也李習之在唐人特然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三 朱子

知中庸之爲至亦不可多得然其所論實本佛老之說故  
特於序文發之蓋不遺其善而抑揚之間亦不爲無意似  
不可謂不足而略之也袁公問政以下數章本同時答問  
之言而子思刪取其要以發明傳授之意鄙意正謂如此  
舊來未讀家語嘗疑數章文章相屬而未有以證之及讀  
家語乃知所疑不謬耳大斯貽昭之多以下四條皆論似  
以天地爲積而至於大者文意頗覺有礙不知當如何說  
幸見教他所欲讀者甚衆臨書忽忽忘之韻未有而論之  
日茲爲恨恨耳

答呂伯恭書

久不開動靜不勝懸仰比日秋涼竊計尊候益輕健矣意昨懇求盛文以記五賢祠事想已蒙念得早示及爲幸恐慮去不及刻矣又嘗附陸興書挽子約併稿義補足橫渠此定本欲與隆興刻板亦乞爲子約言早付其人或徑拜與彼中黃教授可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今日釋奠處見楊教授說有便解作此不服他及亦不暇作叔度昆仲書幸爲致意冀亦不及書只乞喚來以此示之餘惟爲道目重爲禱

答呂伯恭書

月未入還承書具審比日冬寒尊候萬福感慰之劇進長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朱子 十四 述堂

著廷行磨獻納之選吾道爲有望矣竊所請不遂諸公意則其勤但私計爲甚不便私義爲甚不安加以近求疾病益衰前日欲畧入城將就車而病作兩日不能起今方粗支然尚未敢出門戶也未論其他觀此氣象豈復更堪遠官今亦無可奈何且一面呼逐兵爲與病獨往之計萬一臨行不堪勉強又當別致情懇日前後誨諭之意非不詳悉亦竊自念一向如此實於大義有所不安又思今日致身事主以扶三綱者世不乏人決不至以意故遂使大論至於廢闕故願乞其庸繆衰殘之身以偷安自適盡此餘年且萬一不免復有新兩全仗老兄力爲主張使不至大

段狼狽也子約得書否亦甚爲嘉愛此行蓋此理灼然現今又甚於前日那便中寓此不敢他及惟以時爲道自愛

答呂伯恭書

便中屢拜狀當一一關徹矣比日清秋伏惟尊候萬福但久不開動靜懸想不可言向來所苦今當洗然矣願更加意飲食起居之節以壽斯文區區之病非獨朋友之私情也庶在此不樂求去不遂無以爲計近因輒用劉子奏鈞相事爲廷議所折已中省自劾矣祠祿不敢冀只得罷逐而歸亦爲幸甚也郡事得同官相助近却稍不費力但所治無非米鹽蠶絲之事殊使人厭苦得早去真如脫免也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朱子 十五 述堂

草草附此

答呂伯恭書

慰問之誠謹具前幅比日中夏久雨伏惟純孝威格體力支勝熹自泉福間得侍郎中丈教誨蒙以契舊之故愛子甚厚比年以來闊別雖久而書疏相繼獎厲警飭皆盛德之言感激銘佩何日敢忘區區尙冀異時得奉几杖於寂寞之濱以畢餘誨豈謂不淑遽至於此間計悲咽不能爲懷而山居深僻無發女之便以故至今不能致一書以道

此懷且候左右來款以來與蘇之狀往來於心如食物之不下也不審能亮之否左右孝誠切至何以堪此然門戶之寄朋友之望實不為輕千萬節抑以慰遠懷人物眇然伏紙增涕

答呂伯恭書

伏奉近告竊審已經祥祭追慕無窮尊體神相多福買茶人書尚未領當是已經之府中矣謝遺學徒杜門自治深為得策所造諸想日深矣恨未有承教之期為恨恨耳但為舉子輩抄錄文字流傳太多稍其所做似亦有可議者自此恐亦當少誦其出也如何如何應運以五帝之世為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朱子 述堂

大道之行三代以下為小康之世亦略有些意思此必相有來歷而傳者附益失其正意耳如程子論堯舜事業非聖人不能三王之事大賢可為也恐亦微有此意但記中分裂太甚幾以二帝三王為有二道此則有病耳胡公接引太深誠似未察也鄙見如此高明復以為如何

答呂伯恭書

自冬來五被誨示出入多故復苦少便都不得奉報豈勝愧仰昨聞幼弟之喪復遭功哀之條伏惟悲痛何以堪處而督治喪事亦不能不勞神顧區區尤劇馳情比日疲窮伏惟尊候萬福冀碌碌粗安無足言但叔京自冬初與邵

武朋友三兩人來與泉相處旬日既歸即病十一月未聞手書來告訣得之警駭即走省至則已不起數日矣朋友間如此公者不易得極可傷痛然其病中極了了語不及私所以教子弟者皆皆可記所與嘉書并令致意諸朋友今錄去一通度其意於當世之處不無望於伯恭常亦為惻然也然不必以示他人為幸蓋開正當復往為料理某比來甚覺衰憊不暇奔走然不得不為一行也兒子蒙收教極感於念更望痛加豫策千萬幸甚昨所獻疑本末倒置之病明者已先悟其失不知近來所以開導之際其先後次第復如何因來見告為幸機仲振之來肯未相見竊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朱子

之過此日真往邵武未歸但爾書云老兄有所見教一二事甚恨未得聞也其間略說道書不須刪定與來書似不相照不知果如何然榮開正須復來此當細扣之便中亦望批喻也渠託於縣宰之館誠似未便聞老兄亦嘗告之并俟其來細與商榷令去請教也脩定書說甚善得并程書詩外傳等節次見寄甚幸前書託求本政書領湊回子論事錄等望留意近桂林寄本政書後更有一二種文字已屬其別寄老兄處或可并補足成一家之書也欽夫書來及其為政之意甚美令作脩辭廟碑文題目不小勉強成之不及求教為恨今亦未暇錄呈它時常見之耳聞

更欲脩堯廟此其勢必當屬筆于老兄也蓋近讀易覺有味又欲脩呂氏鄉約鄉儀及約冠昏喪祭之儀削去書過行罰之類爲貧富可通行者若多出人不能就有恨地遠無山贊正然旦夕非定亦當寄呈俟可否然後改行也所懼自修不力無以率人然果能行之彼此交警亦不爲無助耳季通昨欲出漸竟不能行今復欲謀之亦未定旦夕相見當致盛意應仲書亦未有報也今日歲除鄉人有告行者草草附此未究所便願言爲道自重以對大來之幸區區至望不宣嘉頓首再拜

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三

朱子

十八

達堂

詩自齊魯韓氏之說不得傳而天下之學者蓋宗毛氏毛氏之學傳者亦衆而王述之類今皆不存則推衍說者又獨鄭氏之說而已唐初諸儒爲作疏義固詆踵陋百千萬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區域至於本朝劉侍讀歐陽公王丞相蘇黃門河南程氏橫渠張氏始用已意有所發明雖其淺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後三百五篇之微詞奧義乃可得而尋繹蓋不待講於齊魯韓氏之傳而學者已知詩之不專於毛鄭矣及其既久求者益衆說者愈多同異紛紛爭立門戶無復推讓祖述之意明學者無所適從面或反以爲病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

不遺羣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大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記未嘗敢有輕議前入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子者其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羣可怨之旨其庶幾乎雖然此書所謂朱氏者實嘉少時淺陋之說而伯恭父誤有取焉其後歷時既久自知其說有所未安如雅鄭邪正之云者或不免有所更定則伯恭父反不能不置疑於其間嘉竊竊之方將與反復其說以求其是之歸而伯恭父已下世矣嗚呼伯恭父已矣若嘉之哀頹泯沒其勞又安能復有所進以獨快此論之是非乎伯恭父之弟子約既以兄是書授其兄之友正侯宗卿而宗卿將爲板本以傳承久且以書來屬嘉序之嘉不得辭也乃略爲之說因并附其所疑者以與四方同志之士共之而又以識予之悲恨云爾淳熙壬寅九月己卯新安朱嘉序

跋呂伯恭日記

觀呂伯恭病中日記其繙閱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虛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內省盡非有血氣所能移者矣比來不得復見伯恭父同爲深恨然於

此得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誨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淳熙壬寅新安朱嘉書

跋呂伯恭書說

予往年送伯恭父於鵝湖知其有此書而未及見也因問其間得無亦有闕文疑義者乎而伯恭父曰無有予心固竊惟之後數年再會於衢州伯恭父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闕所疑也予乃數伯恭父之學已精而其進猶未已然其後竟未及有所刊訂而遽不起疾則其微詞奧義無所更索而此書不可廢矣今伯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朱子 述堂

祭呂伯恭著作文

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于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耶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誰使之誨耶氏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醫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而不使我失聲

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辯而守之若齔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護

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計求義以防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欲然而未嘗以自人也蓋其德宇寬洪誠是閭廓既海納百川澄堂澄清而抗濁矧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而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 朱子 述堂

之化進位于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宜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所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衆亦注目其敷施何遺時之不遂遽蒙疾而言歸慨一臥以三年偃左圖而右書問道造以曳杖恍所上之風零衆咸喜其有瘦羸卒聽其素蘊不惟傳道以普書抑亦後來之程卓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遊講席深切情義綱繆粵前日之枉書尙粲然其手筆始言沉痾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簡編之大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騰而

日月之幾何不旦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速死耶吾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嗣歲之有問尙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三終

二五

述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朱子

答陸子壽書

先王制禮本緣人情吉凶之際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耐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衰而以事生之禮事之至三年而遷於廟然後全以神事之也此其禮文見於經傳者不一雖未有言其意者然以情度之知其必出於此無疑矣其遷廟一節鄭氏用穀梁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朱子

述堂

練而遷廟之說杜氏用賈逵服虔說則以三年爲斷其間同異得失雖未有攷然穀梁但言毀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練新主邪至於禮疏所解鄭氏說但據周禮廟用由一句亦非明驗故區區之意竊疑杜氏之說爲合於人情也來諭考證雖詳其大槩以爲既吉則不可復凶既神事之則不可復以事生之禮接爾竊恐如此非惟本言深考古人吉凶變革之漸而亦未暇反求於孝子慈孫深愛至痛之情也至謂古者几筵不終喪而力諷鄭杜之非此尤未敢間命據禮小斂有席至虞而後有几筵但卒哭而後不復饋食於下室耳古今

異宜禮文之變亦有未可深放者然周禮自廣至廟曾不旬日不應方設而遽徹之如此其速也又謂終喪徹凡筮不聞有人廟之說亦非也諸侯二年喪畢之祭魯謂之吉禘音謂之禘祀禮疏謂之特禘者是也但其廢亡而士大夫以下則又不可攷耳夫今之禮文其殘闕者多矣豈可以其偶失此文而遂謂無此禮邪又謂壞廟則變昭穆之位亦非也據禮家說昭常爲昭穆常爲穆故書謂文王爲穆考詩謂武王爲昭考至左傳猶謂畢原鄭邠爲文之昭昭常應韓爲武之穆則昭穆之位豈以新主廟廟而可變哉但昭主廟廟則二昭遞遷穆主廟廟則二穆遞遷爾此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 朱子

述堂

今者所論之急但說言之又謂古者每代異廟故有廟於祖父祖姑之禮今同一室則不當專廟於一人此則爲合於人情矣然伊川先生嘗議關中學禮者有殺文之弊而呂與叔以守經信古學者庶幾無過而已義起之事正在盛德者行之然則此等苟無大害於義理不若且依舊說亦夫子存羊愛禮之意也蓋於禮經不熟而考證亦未及精且以愚意論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然亦不特如此豈常以爲大凡讀書處事當煩亂疑惑之際正當虛心博采以求至當或未有得亦當且以闕疑問殆之意處之若遽以已所粗通之一說而盡廢已所未究之衆論則非

推所處之得失或未可知而此心之量亦不宏矣開併及之幸恕狂妄

### 答陸子壽書

衆喻及併禮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審然猶謙遜博謀及於淺陋如此顧豈何足以知之然昔禮喪禍亦嘗攷之矣竊以爲衆言淆亂則折諸聖孔子之言萬世不可易矣尙復何說况期而神之之意於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周禮則有儀禮之書自始死以至祥禫其節文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蓋其意謹於闕疑以爲既不得其節文之詳則難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 朱子

述堂

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從者耳程子之說意亦甚善然鄭氏說凡祔已反於殷練而後遷廟左氏春秋傳亦有特祀於主之文則是古人之祔同非遂徹凡筮程子於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詳也開元禮之說則高氏既非之矣然其自說大詳徹靈坐之後明日乃祔于廟以爲不忍一日未有所歸殊不知既徹之後未祔之前尙有一夕其無所歸也久矣凡此皆有所未安恐不若且從儀禮溫公之說次序節文亦自曲有精意如棨弓諸說可見不審尊兄今已如何行之願以示教若猶未也則必不得已而從高氏之說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凡筮或遷廟直俟明日奉主祔廟

然後徹之則猶爲亡於禮者之禮耳鄙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 蔡陸子壽教授文

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  
見不少不致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綱緦念昔鵝湖  
之下實云誠而之知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折  
衡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  
顧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猶坐於竹次幸紛紜於  
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  
遠邇而旋返恨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寃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 朱子 述堂  
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遠予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宿  
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  
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向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僚尺書  
之兩通期杖履之會頓或慰滿予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  
床亟函書而問訊并裹藥而攜將付往使之未返何來音  
之不祥驚失聲而阻涕沾于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  
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書黨之深嗟惟兄德  
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  
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惘然無倚可登  
情忤就泄予衷一慟寢門緘辭千里情此一尋

### 答陸子靜書

來書云漸聞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  
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  
鄙哉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悍戾如此亦可憐也  
嘉謂天下之理有是有非正學者所當明辯或者之說誠  
爲未當然凡辯論者亦須平心和氣子細消詳反覆商量  
初求實是乃有歸著如不能然而但於匆遽急迫之中肆  
支蔓躁率之詞以逞其忿懣不平之氣則恐反不若或者  
之言安靜和平寬洪悠久猶有君子長者之遺意也

來書云人能洪道此致悉布之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 朱子

五

述堂

愚按此段所說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  
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爲的  
當嘉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  
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責踐其言  
也

來書云古人質實止請平條之

嘉詳此說蓋欲專務事實不尚空言其意甚美但今所論  
無極二字嘉固已謂不言不爲少言之不爲多矣若以爲  
非則且置之其於事實亦未有害而實昆仲不見古人指  
意乃獨無故於此創爲浮辭累數百言三四往返而不能



已其爲達然亦已甚矣而細考其間緊要節目並無酬酢只是一味暢鳴虛喝必欲取勝未論顏目私象只子貢恐亦不肯如此恐未可遽以此而輕彼也

來書云曾兄未嘗止固冒不同也

意亦謂兄正爲未識太極之本固極面有其體故必以中訓極面又以陰陽爲形而上者二道處見之實見其言果不同也

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詳也

意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謂子細者眼本可容易識

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

更請詳看意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

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

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爲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耳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

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此義猶明白是意於未應更不暇考上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爲萬化之上然其得名自爲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待名也

來書云以極爲中止理乎

老兄自以中訓極意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

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

意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爲實字至爲虛字兩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

字上重而下輕若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爲

虛字至爲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

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爲主極者又皆不相

似請更詳之

來書云直以陰陽爲形器止道器之分哉

若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意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爲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偶之屬皆陰陽所爲之器獨其所以爲是器之理如日之明耳之聽父之慈子之孝乃爲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

知尊意以爲如何此一條亦極分明切三累加思案便見  
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

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  
字者而其言頗與中庸相及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  
就氣象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  
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爲中也哉來書引經  
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獨截自中焉止矣而  
下此安得爲不誤老兄本自不信周子或使誤引通書亦  
未爲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爲不改之過乎

來書云大傳止類古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 朱子

入

述堂

大傳法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爲中也先儒以此  
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爲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  
中釋之蓋亦未爲正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爲中則又不識  
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  
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據以爲古又况其間但有以極訓  
至以嚴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爲中乎

來書云又訓周子止道耳前又云若謂

無極而太極猶曰失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爲  
之爲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向見數大在此說  
使得善方知致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

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  
何達致而不肯追乎上天之載是就自中說無無極而大  
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  
妨礙今必知此拘泥強生分別曾謂不尙空言專務事官  
面反如此乎

來書云大乾止白反也

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人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  
於禪學中認得箇賂貽案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  
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亘古亘今顛撲不  
破者也迥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 朱子

九

述堂

應儒者反當回避况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  
禪家道理非如它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  
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嫌之又曰寄此以禪  
其義又曰變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  
可當此語蓋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

來書引書云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此聖言也敢不承教但以來書求之於道而本之見但見  
其詞義差舛氣象粗率似與聖賢不甚相近是以竊自安  
其淺陋之習聞而未敢輕舍故步以追高明之簡見耳又  
記頃年嘗有平心之說而前書見論曰甲乙乙諸方各自

是其說甲期曰顯乙平心也乙亦曰顯甲平心也平心之說恐難明白不若據事論理可也此言美矣然燕所謂平心者非直使甲操乙之見乙亦甲之說也亦非謂都不論事之是非也但欲兩家始暫置其是非彼之意然後可以據事論理而終得其是之實如謂治疑獄者當公共心非謂便可改曲者爲直改直者爲曲也亦非謂都不問其曲直也但不可先以己意之同背爲主然後可以審察兩意之辭旁求參伍之端而終得其曲直之當耳今以粗淺之心挾忿怒之氣不肯暫置其是非彼之私而欲評義理之得失則雖有判然如黑白之易見者猶恐未免於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朱子

十

述堂

謬也哉

來書云書尾止支耶

中間江德功封示三策書中有小帖云陸子靜策三篇皆親手點對合款封納先欲作書臨行不肯作此語是德功不知朱喻何故乃爾此細事不足言世俗毀譽亦何足計但賢者言行不同如此爲可疑耳德功亦必如是諸生所當付令寄燕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尙有說未盡處大抵是兄是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天資實運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盡言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朱子

十

述堂

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它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倒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况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遂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樂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辯取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燕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見亦不敢不爲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爲如何如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萬

幸察 近見國史謙溪傳載此圖說乃云自無極而爲太極若使謙溪本書實有自爲兩字則信如老兄所言不敢辯矣然因渠添此二字却見得本無此字之意愈益分明請試思之

### 答陸子靜書

十一月八日嘉禾首刊拜上致子靜崇道暨本老兄今夏在玉山便中得書時以入都旋復還舍疾病後故又苦無使不能即報然懷想德義與大象山泉石之勝未嘗不西望太息也比日冬溫過甚恭惟尊候萬福諸賢兄令子姪眷集以丈康寧來學之士亦各佳勝嘉雨年兄擾無補公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朱子

述堂

十一

述堂

私第深愧歉不謂今者又蒙取名額前所獲已極叨喻不敢冒進以速楚斷之議已遣人申堂懇免矣萬一未達所當力請以得爲期杜門竊原溫釋隨學足了此生所服上恩深厚無路報塞死有餘憾也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竊竊謂言不難擇而理未易明者於理實有所見則於人言之是非不翅黑白之易辯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爲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也况理既未

明則於人之言恐亦未竟有未盡其意者又安可以遽納古書爲不足信而直任胸臆之所長乎未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前詩文然以盡觀之伏羲作易曰一畫以下文王演易曰乾元以下皆本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嘗易曰太極以下本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又何至若此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况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衆不諱而教之意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朱子

述堂

述堂

有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謂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輪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皆爲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謂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

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又入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虛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與剛善剛惡未善未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何本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為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其理乎今來論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約見道體，迥出常情，不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述堂

之而而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

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賦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是太極之語，則是又以道上有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而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同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將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非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疑，則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述堂

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調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爲紛紛更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達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刊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爲如何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朱子

廿六

述堂

寄陸子靜書

矣篇垂示得聞至論慰沃夏深共規模宏大而源流深邃豈篇獨斷生所能窺測不知對揚之際上於何語有領會區區私憂正恐不免萬牛回首之難然於我亦何病語固意語渾語流轉有以見所造之深所養之厚益加款服但向上一路未曾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懸嶺帶來耳如何如何一笑豈衰病益侵幸叨福祿逢希夷直下諸孫良以自慶但香火之地若教未加不能不使人慨歎耳

答陸子靜書

耶以爲事外之請而復未達今定何如莫止宿留否謹

諸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語兄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若事雖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皆痛與砭磨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外是非黑白即在前而此而不察乃欲別求玄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豈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畧可支吾然精神耗散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淵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其股本得從吾而論未知異時相見尙復有異同否耳

答陸子靜書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朱子

十七

述堂

說鵝已久諸兄想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此矣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齟齬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舛根柢將有人爲吾道之害者不待他時未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爲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文義異同恨相去遠無由而論徒增耿耿耳李了甚不易知同學但亦漸覺好高節意且欲其著實有得目前道理事物分明將來不失將來之荷庶幾有用若便如此說玄說妙却恐兩無所成可惜懷却天生氣質却未必如乃

翁模實頭無前多勞報耳

答陸子靜書

學者病痛誠如所論但亦須自家身得个正深密方能藥人之病若自不免於一個惡醫來醫去反能益其病也所論與合見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等語或恐實有此病永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竊心以後幸因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若上見速斷來幸也

答徐子融書子融名熙然號湖上先生從朱子講學朱子稱其志趣操守非他人所能及之所論語氣甚善其善大率子融志氣剛決故所見亦如此竊恨直截無支離纏繞之弊更願益加詳審專就平實觀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朱子述堯

以處難求體認久富有以自信不為高談取見所移奪也見正叔說向得會參多一唯之句深有契合此正是大病今且一唯尚且理會不得如何欲更向他頭上過去也

答徐子融書

子融志趣操守非他人所及但苦從初心不向裏放難獨人處坐閉着合眼而實有裕能異衆之心非不讀書講義而未嘗潛心默究剖析精微但炸一時所見粗淺意思便上議論說來說去都無意味枉費筆墨如同來所謂難抱頭事才解便取借言以為至當而不究彼之所事與吾不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朱子述堯

離憂衍但言雖不合抱卵而不知檢點其所抱之非卵凡皆類此全不子細只向外走自己分上了無所得故中謂數為賢者言之所謂向外非謂子融不能閉着合眼也想子融自恃有此便謂已能向裏而人不知故心不服而不北門之辯至于詞氣但屬殊駭聽聽然味其言如所謂無鬼神無釋氏者皆無義理大鬼神二字著于六經而釋氏之說見行于世學者當講究識其真妄若不識得縱使細口不談豈能使之無邪子融議論粗率不精大率類此若是果能向裏思量分別詳細豈至此耶今詳來書所謂觀書先義反身順理攻其惡毋攻人之惡者依舊是錯認語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朱子述堯

頃若只似日前做功夫即所究之義所順之理所攻之惡皆恐未真實也且講論是非正為自家欲明此理不是攻人之惡若理會得是於自家分上儘有得力處若看錯了即終日閉口不別是非刻地不是矣此蓋日前窮理未精便自主張得重又為不勝已者妄相尊獎致得自處太高將義理都低看淺看了今若覺悟須日虛心退後審細辯認令自己胸中了然不惑庶幾有進步處耳

答徐子融書

有性無性之說殊不可曉當時方叔於此本自不曾理會率然瞞等揀難底問着若紹嘗得到則於此自合不答也

只教他子細熟讀聖賢明白平易切實之言就已分上依  
次第做工夫方有益於彼而我亦不爲失言却不合隨其  
所問卒然答之致渠一向如此狂妄此意之罪也調不及  
吾雖悔矣追然既有此話頭又不容不結本今試更爲詰  
若言之若猶未以爲然則亦可以忘言矣伊川先生言性  
卽理也此一句自古無人放如此道心則知覺之在人而  
其此理者也廣渠先生又言縣太虛有天之名縣氣化有  
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其名  
義亦甚密皆不易之至論也蓋天之生物其理固無差別  
但人物所禀形氣不同故其心有明暗之殊而性有全不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朱子

全之異耳若所謂仁則是性中四德之首非在性外別爲  
一物而與性並行也然惟人心至靈故能全此四德而發  
爲四端物則氣偏聚而心昏蔽固有所不能全矣然其父  
子之相親君臣之相親間亦有僅存而不昧者然欲其克  
己復禮以爲仁善善惡惡以爲義則有所不能矣然不可  
謂偏是性也若生物之無知覺者則又其形氣偏中之偏  
者故理之在是物者亦隨其形氣而自爲一物之理雖若  
不可論仁義禮智之彷彿然亦不可謂無是性也此理甚  
明無難曉者自是方叔貽昧膠固不足深責不謂子融亦  
不曉也至引釋氏識神之說則又無干涉蓋釋氏以虛空

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論則識神乃  
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又謂枯  
槁之物只有氣質之性而無本然之性此語尤可笑若果  
如此則是物只有一性而人却有兩性矣此語非常醜陋  
蓋雖不知氣質之性只是此性散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  
而自爲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  
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况非獨周程張子之  
言爲然如孔子言成之者性又言各正性命何嘗分別某  
物是有性底某物是無性底孟子言山之性水之性山水  
何嘗有知覺耶若於此看得通透卽知天下無無性之物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朱子

述堂

除是無物方無此性若有此物卽有此性卽如來喻木燒  
爲灰入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既有灰土之氣卽有灰  
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又如狹其性而遺之以下種  
種惟說尤爲可笑今亦不暇細辯但請虛心靜慮詳味此  
說當自見得如看未透卽且放下就平易明白切實處玩  
索涵養使心地虛明久之須自見得不須如此信口信意  
馳騁空言無益於已而使取易言之罪也如謂不然則論  
子融方叔自立此論以爲宗旨亦安能必二公之見從  
耶至於易之說又別是一事今於目已分上見成易曉底  
物尙且理會不得何服及此當俟異日心虛氣平萬理咸



微露得世同文字言說無不通達始可細細商量耳此等  
若理會不得亦未妨事且關所疑而徐思之不常便如此  
咆哮無禮也

### 答徐子融書

嘉今年一病幾至不可支吾今節後方能強起比前一二  
年幾似爭十年氣血矣老境如此無足怪者亦有朋友十  
數人在此相聚絕少得頃悟愚切者前日病中猛省亦不  
可全責學者深自恐懼今幸稍蘇更當益加策勵庶幾不  
負所以來之志但憾相去差遠不得子融爲之表率使相  
親而善耳前書所論方叔之說大槩已是但末云性有昏  
明又將性作知覺看矣試更思之何如

### 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爲堦東鄉既諸生以  
夫子不南而於禮爲不稱乃徙寢縣東山下然其費皆出  
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度地而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  
若師生具員而絃誦輟習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已  
亥之春義興時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息而  
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買地鑿山度材  
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君靈以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  
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業焉門觀瀝瀝宮廡宏敞神位清

鉛山縣學會編

卷之四

述學

述學

聖學用事簡略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爨檢  
除之類無一不備既又爲之名遷田立儲舍日給弟子員  
二千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父兄相與聚觀頌  
嘆言曰合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伊後  
之人無傳焉於是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之具  
而諸生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困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謂  
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今古之異蓋古人以鄉三物教萬  
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禮義中和其行六曰孝友  
睦睦任恤其藝六曰禮樂射御書數於是學者日用起居食  
飲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羣居歲脩游息之地亦無學  
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  
爲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  
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  
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  
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設恣睢而不知所以學  
其羣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詞袞褒貶以爲能而莫或知  
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  
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傍行  
力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理之所以然也是以其  
流常何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

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鳴呼吾道之亡特氏之秉彙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足以既習賄侯之事又因雷君之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大學於此者以爲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至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村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激激不窮蓋嘗有意督兵萬里爲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辦一邑固常有餘力惟其不以切治理爲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秋九月丙寅具位朱熹記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四 朱子 述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四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呂成公

與朱元晦書

某特効粗遣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親迎之後途復未果俟至秋本當謹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論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鈔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爲善子澄之書云尔今於賓之丈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却得而納也迫行凌遽姑以輒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五 呂成公 述

與朱元晦書

某官次相安學宮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詰問難於習察矯警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餘少進益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邈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搭度領解敏帶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放闊能妄意或庶幾焉苟有以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誦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而量處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尚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

與世俗校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非因其  
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論激揚振厲頗多廣大溫  
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爲  
蘇軾不知以諸公側書名而蓋正之耶或者因辯論有所  
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於  
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樣用但邵康節  
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  
如何有外末載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  
託之伊川不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  
出太極圖解近方刻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五 呂成公 述堂

不必特揭堂名也婺州易傳已畢工今先用草紙印一部  
拜納告更爲校視標注示及當令再脩也吉州士人劉德  
循懷實有志於學自著專往鹿掃門牆幸與之進舉與郡  
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健步之駛後此書三兩日到亦未  
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與朱元晦書

某前日復有教官之除方俟告下乃行而張丈亦有名命  
且夕遂聯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書之任雖  
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  
必真此所以夙夜皇恩而未知所出者也聞示涵養進學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五 呂成公 述堂

之要俾知所以人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似以歲月  
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人極所疑重衆一一  
講誦不勝感激所論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實主  
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誠爲至論善合惡離之病從  
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有尚未論者復列於別紙所以喋  
喋煩瀆者政欲明辯審問恐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  
我較勝負者也人同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  
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摘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  
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  
做工夫如矯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

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較同摘錄低昂之  
川爲持養敬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  
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辯  
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旁類舌較勝負耶某氏  
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辯邵氏義  
康節一暨意主於稱康節而謙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  
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論自此當求之高闊矣易傳  
差誤處且夕便通在金華讀厚士人趨正頗喧和且怡  
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  
徑附置末臨安侯刊改斷手即摹印數本拜納次目與叔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成公 述堂

與朱元晦書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習故之  
久陋陋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有所未至不敢諱

其責於人也開論累幅仰見萬人不倦之意其問亦有尙  
欲語請處但以吳晦叔問妻父之計匆匆牽歸又某轉對  
適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當別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  
記吳晦叔口陳不復縷縷某更數日遷居致與張文相鄰  
又得朝夕講肄錄以爲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盡奈奉  
所展亦直如來論之意也

與朱元晦書

月初吳晦叔歸嘗拜起居問計已呈微即日秋暑未艾泰  
惟尊俛動止支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盡心但學  
力淺薄齟齬者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成公

述堂

五

述堂

諸外也張丈又復連騎得朝夕講論但恨几席在遠不得  
咨扣爲恨耳李教授問進學甚力其餘有志趣者當不乏  
人此道孤微惟不佞訪掖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某上  
旬輪對對劉謹錄呈請教有未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問  
疎遠問答甚詳所懷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盡值無以感  
動耳易傳問妻父刑正已畢以相去道不能一一如某  
整者皆未已令印數本俟到上納次晦叔必當相飲本欲  
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尙未歸語次望道區區適今日往  
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裝遽馳此拜稟問者未  
聞教條依前按堵常科致曲幸甚也

其官下布道學漢力薄淵源其增說曰雖不敢苟備自  
恕然係未能大有所履正耳至於區區試之末則固未  
嘗深較也張丈鄰牖日久相過講論士子有志於此者亦  
有一二輩切摩工夫初不事滅所須又時問來誨業屬  
省者殊多但書不盡意終不若待坐間難疑答問爲親切  
耳邪說誠行辭而闢之誠今日任此道者之口實皆謂異  
端之不居山正學之不明此盛彼衰互相消長莫若盡力  
於此此道光明盛大則彼之消鍊無日矣孟子所謂吾爲  
此思聞先聖之道舊說以聞爲閑習意味甚長楊墨肆行  
鵠湖講學會編 卷之五 呂咸公 述堂

鬼然之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乃中正仁義之體而萬  
物之一源也中則無不正矣必並言之曰中正仁則無不  
義矣必並言之曰仁義亦猶元可以包四德而與亨利貞  
俱刻仁可以包四端而與義禮知同稱此所謂合之不渾  
離之不散者也昨所云文理密察蓋亦如來誨初非以爲  
祕密之密觀察之察也謂如易傳中以形體謂之天以主  
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  
乾等語條分粒剖各有恆常而未嘗有割裂恍惚之病精  
理精微如此乃可謂之文理密察耳陰陽仁義之說鄙意  
未達終覺未安當更潛思玩味賴得求教也中庸不可不  
讀不達入兩章反覆思之過山之說誠爲奇險非了思不  
指向日不覺其非省政錄爲程文時攷觀新 在 在 在  
在者故耳所與諸生講說左氏語意傷巧病源亦在是自  
此當力掃除也發本易傳納三本去不敢加裝治讓字皆  
已改但計畫粗細行數疎密之類不能如人意悉屬正工  
遺書建本未到之前已用去冬所寄本另板故其間一兩  
段更易次序處姑仍其舊餘皆以建本爲正聞且夕亦舉  
工矣二程先生集欽曲亦常令後人刊之然新添伊川二  
子所爲序引殊無家風恐適足爲先生之累欲削去之耳  
望一報見所寄家丈所論時事一一幫當不勝歎服此

所共講者亦十八九同也知言往在機談時與張丈參閱續常咨請也其餘已見於張丈書者更不重出之去之遠惟祈因便時賜教將不惜語言痛加砭治乃所望

與朱元晦書

某以六月八日離章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尋陰晦陽氣漸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脩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恃彼也間以清泉漫澗尚滿滯蘇常間今常已近江南下矣某既畢亡婦稍事即還妻女城中脩書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成公 述堂寓舍而夫人亦歸自廬陵前此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便養本報而有名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倘得如志閉戶為學殊為僥倖或致屯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培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為得也同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不為學工太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章索居無從待生質正耳易傳復納三本去告檢取此乃附闕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問當皆問漕便或遁足可往來而推也同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誠要論大抵根柢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正當澹之又澹耳太

德淵解非與張丈商量未定而每多分節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間游從者為誰月工夫第有可見教者可惜此論

與朱元晦書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做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出賦之類猶謂此固為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且先務恐當放寬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築建正以為輔助待上下等信之後然後為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倘人心未孚信譽欲更張則眾口華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為有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成公 述堂

與朱元晦書

某可祠兩請而堂帖要下電勉復為此來昨日方條對姑置區區之心敢恐古理處多相定當錄往求教矣荷尚當此暇日自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鄉不相近者又不敢輕括出塊然索居殊以為愚第當時於書尺中請益耳

與朱元晦書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丈旬日前得京口書想入已近江矣今歲喜類湖喪特甚王芮劉三公田繼下世殊令人短氣陽氣微薰如縷其將奈何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警教言語以藉口而

行則不損焉。嬖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媚傷吾道。格與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辯。况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 東宋元晦書

某祖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糊口。復爲兄妹索費耳。示下太極圖四銘解。當朝夕玩弄。若猶有自。不遑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人之說。非敢同說。但真有未安要須反復講論。空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問仁。留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人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

起湖講學會編 卷之五 呂成公 十一 進學

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後發齊王之良心。至語意淡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宋字信之時。遲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遲疑其迂。而吾說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爲如何。知言疑義亦跋後便益。七八日來。孟享及讓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耳。對策議錄。呈本是處。因便乞批海。

### 與小元晦書

某官矣。劉造爲學。固不敢荒廢第微言。淵奧世故。雖瞭益知進步之難。倘蒙時賜方藥。不勝幸願。曾子答孟敬子一章。竊謂上蔡所解。與二先生之意。不異其曰人之應事不

過顏色。容貌辭氣三事。特樂所養如何耳。此可見其平日涵養之功矣。其曰動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處。此可見其臨事持守之力矣。語意頗似完備。恐難以臨事作主。聚斂之惟是遠自達也。一語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細密耳。知言疑義。此與張文訂正者。既已附去。今復有政商。指諸詩。蓋於後來論以道生一爲太極。太極動而生陽。陽恐不可指爲一。既曰陽。則有對矣。安得謂之一乎。好惡性也。一章誠如來論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也。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若泯滅。而實本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

### 起湖講學會編 卷之五 呂成公

進學

之。爾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文設問。不相應。來論以盡心爲其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爲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爾字却似斷定耳。若云六君子出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釋氏直曰。吾見是性。此述釋氏之詞耳。非許釋氏爲見性也。若後章釋氏見性。而不盡性之類。則誠有病夫婦之道一章。雖指釋氏之病。然讀者或不察。當刪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蓋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氣感於物。一章來喻。謂不見平日涵養之意。竊謂涵養致知爲學者。固當並進。然吾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謂不見。

章發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可謂不見致知之意也若此類不可舉舉知言本文却便無病大義性乎一章所謂類指一理而言者猶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之一也但理字下得未穩若謂一理之外別求天命之至却恐此章無此意也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若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問不容忌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平居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利欲之問而一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問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起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氏公 十一 述堂

之心置不復問乃候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是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漢文顧命章說得人重惡須刪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竊觀所講諸章有云淺迫不安汗湯無守有云一何輕試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有云蓋不由前良先要知識故須至如此強探力取方始窺見彷彿若此類惡氣未和而語傷易孟子說楊墨許行陳相並皆直截道斷至於論孟施舍北官賜則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

守約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丘言聖門先達其取輕剖判乎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頗似有陽復之漸但出入無疾朋來無咎兩句大索至意耳

### 與朱元晦書

某官下粗造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思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更益覺精微內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尚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疑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起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氏公 十三 述堂

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創圖義太了了恐不著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今批示本以愛爲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并呈批教

### 與朱元晦書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間倉皇奔歸七日未復至家先人既以已午間易質體痛宛毒貫徹肺虧求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自處極安浴面髮飲食皆勝往時連侍旁未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羶疾不舉藥餌設不即愈命不幸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營辦以五月十六日發終



喪事皆終永隔葬葬推裂哀慕無窮致力布陳辭辭氣無不能多達喪禮無恙時妻戒飾令一遵典制毋參以歷禮今不敢有違祭禮數年米尤勤儉行竟不及裁定煥暑退亦微猶請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早付下或有暇更為參酌令使可遵行尤幸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粗有困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湯之非但意緒荒寒未能詳求謹益耳憂居年遇便今復屬韓文附達遲速未可料

與朱元晦書

某哀苦日深奄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困心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五

呂成公

十四

述堂

衡慮始知前此雖名為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湧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顛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絲承誨語的實下手處因便告詳指示自度今必稍能信受奉行非如時昔草草領略也尹和靖錄見令抄宋深當導遣人往求教所欲言者非此能究它所為斯文偉術

與朱元晦書

某罪逆不死復見收殘孽號推慕無復生意為學固不放怠棄但終少師友策厲之益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若不續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慰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覺頓收敏即易入於着力從容涵泳又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堅生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智趣不置則略為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資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優於忠愛亦不慮於觸駭機也太極說瑛有高安便當屬于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却不聞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即當如來輪作沈清普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說以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五

呂成公

十五

述堂

與朱元晦書

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誦誨傷厲者其備玩復數四如親坐隅但歲前及販書人所附兩函則猶未之領不知其間別無他說否即日春序過半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罪逆不死奄奄經緯祭時序流遺迨茲靡顏殊無生意也示諭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有請者政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閱理熟寧心平者一出鴻臚或

有濟耳苟堂帖出於舉行前命則其意誠然修選更許時  
而忽復出於義誠無當也或改命當趨則基厚信之意加  
於前日矣勉爲一行以致吾義焉謂前意而猶不合春而  
使之進退固有餘裕也不識高明以爲何如別撰此論一  
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之異及漢儒訓詁不  
可輕此真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者每得言  
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并無來歷意思猶竊意鄭  
氏特傳樂著語未必真有所見耳良昔之用前說誠過高  
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操存戒思實從事於上于  
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後可造安止之地耳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五 呂誠公 十一 述堂

仁說克齋記及長沙之往來論議皆嘗詳閱長沙之論固  
疑其太寬如來示雖已明指其體猶疑侵過用處分數稍  
多更僕深恐熟看當以所本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速不  
能俟也令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者得親炙因扣過  
庭所問其益良多但與十日糧其它皆不須辦蓋此間有  
同年潘景嵩教授者篤信力學用工著實兩弟意鄉亦皆  
不凡近來兄弟素奉卒歸心於講創前此眾欲通書而本  
敢問令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伙食極極之責矣所居相  
去甚近往來爲便而其家自餘亦非勉強且爲人介甚  
與之處者只有責善迫切之過而無寬緩客食之病諸頃

歲執父喪極毀瘠如禮今免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訓官  
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丈知其實有慕用之誠而初非內  
交要譽之徒耳不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楊帖幸檢至義  
烏刊稿義初不曾下手也所欲咨諸者皆俟後便

與朱元晦書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稿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畢而  
本疑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數日須得  
允也然委本例貴高蓋紙箔之費重非貧士所宜勢必不  
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守止亦不足慮若令官司行下  
却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問酌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五 呂誠公 十一 述堂

月足可商量也然尚有所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  
間有本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爲  
根本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爲心之  
正既而以難獲之費用度之之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  
於自勉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痒蓋吾徒講學  
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爲親切故欲以本達處請  
教耳觀其生志本平之義亦當深玩也

與朱元晦書

某待盡尚處哀苦日刻爲學固不敢自意然現處寧若無  
師父益明之益殊自愚耳仁說及往來議論要皆玩澤所

謂愛之理蓋猶曰動之端生之道云耳固非重愛令也然學者隨語生解却惡意思多般過用上舉其用而其體立言者雖未有此病而異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再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情能愛一段剖判明白而命辭却無病大子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頗詳思之薛上龍白胡歸溫程復相聚半月其款渠甚願承教而無出也今寄書人告歸略此附承起居度其到遲速未可前期故不暇詳悉劉贊大集諸書有之否或未有告批示當納上卷僧楊帖

與朱元晦書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五 呂成公 十八 述聖

某聞戶待盡奄奄僅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之益日用間視向來稍不甚廢怕收斂持養雖未免有斷續却無漸養計功之病每取聖賢書平心玩誦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 揣摩之失儻家時賜教督俾得警省不勝厚幸魏元履不赴甚可惜後事種種想皆出調護某有其子懋善故望附達薛上龍歸途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覺磨一磨却甚知難雖向多當講書處然胸中坦易無機城勇於爲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其付工下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倦倦依鄉之意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許扣之云初無足言也

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開問也通監聞嘗有所是正亦既裂板果否恨未付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守經從云專欲求見匆匆附此是居他所厚爲斯文護重

與朱元晦書

某持盡倚燈哀苦日深它無足言者示喻愛之理初之端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端處者此本講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涉詠玩索之工其原始不可不謀也長沙近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定語孟諸說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有未達處旦夕因便當往商榷也合嗣猶未聞來音不知今箇留膝下或已卽路若遂成此行與渠中贊美勤苦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謂劉贊大集諸上內永嘉諸公遺事當屬薛士龍訪求士龍之賢並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耳

與朱元晦書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引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以事勢觀之恐未必得伸祠祿正陽周之則愛之義滿更未有官商量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宛官之者蓋多矣竊謂少遠迴而受之可也若縱然不同則名愈高而禮愈加

某時有難居者耳君子之謀始於魯舉之受爾等慮也  
嗣氣質甚淳已令就蕭叔度舍傍書室寢處不犯其家  
南者乃叔度之弟某愈字叔昌年三十餘甚有志趣有  
務實相處當有益叔昌亦曰工於程試足可商置五六年  
前嘗爲太學解魁進三兩歲來却都放下舉業專意爲學  
已立定課程令嗣當自寄程唯每日到某處則與某度兄  
弟怡來不許過它舍舍雖到某處亦不許獨來蓋城中間  
不得不如此過防又衆中人亦多端惡志不妄或易遷耳  
目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言少寬念也別紙疏論以不欲  
帶此介未得詳稟令嗣更置一兵在此俟半月諸事及課  
鵬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咸公 述堂

與朱元聯書

某家苦待盡無足言者日用間比向來頗似不甚急而工  
夫亦知可向前無銷沮徘徊之意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  
殊自思耳引辭曾得報否不爲已甚之義恐亦須玩索耳  
令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墨朝夕浦叔度相與切磨勢不

客懶某亦數數提督之兄令編書後訓誦名數盡覽治此  
經須先從此歷過飯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讀亦非全  
無跟徑但不曾入衆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久  
自熟矣凡百不須掛念慮周教授諸解有得平實有工大  
雖罕句間時有所疑要是有益後學如所謂學如登高勒  
勒放步及升其極成在口中無非實見凡此類樣懶殊不  
差也浙東諸郡秋早歲事甚可慮聞中不知復何似比間  
五夫旁近料理補助已有端緒不知其詳如何頗聞礮石  
間有旅拒者或不免封奔送郡之類此於時位頗似侵過  
惡更須於意必兩字上點檢伊川莊上散藥謂只做得此  
鵬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咸公 述堂

與朱元聯書

某家苦如昨令嗣在此讀書漸有片經書之類却頗能誦  
憶但程文未入律今且令破三兩月工夫專整頓蓋既欲  
赴試慙慙則卒難見上也此段既見涯海則當於經史講  
作長久課程大抵舉業若能與流輩相追躐則便可止得  
失皆有命焉不必數數然也劉子澄已改官部中以近夢

祀不給假尚爾臨安薛士權七月後只疾不起極可傷其  
爲人坦平堅決其所學專實有用春來相聚比舊甚處心  
可欲廣咨博訪不謂其止此也臨州士人陸九齡子誥爲  
實孝友兄弟皆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日亦甚  
有問道四方之意每思學者所以獨於偏見安於小成皆  
是用工有不實者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  
得處必悚然不敢安也

### 與朱元晦書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言者示論懇辭曲折謹卽作韓丈書  
繕錄如來示政恐諸公未必能相體察耳淵源錄外書皆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成公 述堂  
頃旦夕卽遣人往汪丈處借書永嘉事迹亦當屬陳君舉  
單訪尋當隨所得次第之淵源序錄本非晚輩所當涉筆  
然既辱嚴誨當試草具求教但服制中未嘗作文字須俟  
來春拜祭後乃可措思也祭禮間久已議定因便望錄示  
幸甚受之課程不輟亦每督趣之不暇自外也

### 與朱元晦書

某罪逆不死僉復前除追慕荼毒益無生意他不足勸  
記罷辭不知曾有報否政恐未必得通然以日下時義論  
之亦只得靜待順職也受之近一兩次作義方有意思更  
甚頓數月須見次第矣士子登門者想不乏亦有篤實可

### 與朱元晦書

某罪逆餘喘遠經除祥荼毒餘鮮生意今歲以尊丈來此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成公 述堂  
舊相聚士子頗多恐其間或有門戶詬訾之類自正月初一  
例謝遣掩關蕭然無復他事但與有志官爲學者數人過  
從遂得專意讀書入細點檢欠闕面奏處甚多向來悠悠  
真是爲已不切耳然既往者追計何益繼自今當勉自鞭  
策庶幾日用間不至虛過惟望時賜箴警乃幸比有胡文  
定春秋傳多拈出處運天下爲公意思錯寶之歎自昔前  
輩共疑之以爲非孔子語蓋不獨視其視子其子而以爲  
舜禹湯爲小康真是老聃墨氏之論胡氏乃夢言春秋有  
意於天下爲公之世此乃綱領本源不容有差不知尋致  
思石

與朱元晦書

某祥祭又復改月追慕來毒無復生喜數日前漏受之及兩舍弟過境効十數里至小卷中在瀑泉之下山水雄峻人跡罕到耳目清淨殊可稽問也自春初湖遣生徒應接既簡遂得專意讀書亦漸似京實但相違未得負正書諸爲恨耳所喻彼知克已不可偏甚吾前此多見友朋每枝量義理而於踐履處少點檢後發覺多益寡之論然要如來喻乃完粹耳吳林老之說就解論語上看則有味原其所發明渠平生生在記誦考究處夜凡見何必讀書之類辯之必力其發亦自偏也揀擇時文雜文之類向者特爲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成公 述堂

引指出高奇等飯極有益但李翱似不足言而袁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同時問答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有未然處望見教

與朱元晦書

某素毒不死遂經古祭摧傷之餘形神可想切擬少定可而今猶復病留也雖生業甚夥然比來伏臘調度損之又損所求於世者益寡若得免與之相聞則人善耳塊處爲學殊無進益差自慰者經歷向學之意頗似勝前而日用間甚知難亦却不至疑沮自此庶幾歲誨不爲虛辱游從間亦有三數人志尚資廣甚可望或半誦傳無以愛之用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 呂成公 述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五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呂成公

與朱元晦書

竊承進牘再上竟遂奉祠之請雖易退之風足以興起薄俗然吾類爲國長慮者蓋莫不愜然自矢也某屏居方幸藏拙諸公竟不見置真所謂舍蘇合而取蜚蠊之轉者但反覆思惟終不可解之說不免一往俱職往者歸安兩年遇事接物或踈率妄發而失於不思或委曲求濟而失於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成公

述堂

不直人抵誠意淺薄將以動人悟物而手躬脚亂出位踰節處甚多憂患以來雖知稍自懲艾而工夫緩慢向來病痛猶十存四五今復進從事役風夜自思未知所措素荷愛子教誨之厚敢望痛加砭治以警發不逮至望受之相處累年深愧無所裨益某既往歸安隨分有職事恐講論疎闊故不欲攜行只今遷過叔度書院不知今且歸侍旁唯復尙留養一聽財處也某近嘗到會稽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可復回其所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致之不詳耳報狀中見辭免文字謫然甚得告君之體聞上意甚倦倦且欲除職却赴諸

公不承領兩日後復將上則令少緩當時此命若下雖無可受之義但人主尊鄉賢者蓋盛德事惜乎不使天下聞之耳名高責深重之主眷此地位正未易昂惟觀深圖所以進德脩業慰答上下之望某旦夕爲之官計度郊前可到館下迫行作此留叔度處附達他未暇及

與朱元晦書

某到都館已將兩旬一番醢酢粗定但徵錄已遍進書而其間當整頓處甚多自此卽屏置他事專意料理所幸院長及同僚皆無齟齬但期限極迫幾能訂正其是非不至倒置而已其它繁蕪舛誤皆力所不及也諸公蓋有區區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成公

述堂

之意隨事補益亦時有之第於清原正本處欠工夫故每每倍費曲折而左枝右梧之不暇耳受之前書已嘗拜察不知且留叔度處及舍弟處或令歸侍旁惟所裁處也深居玩養想日益精速有可登樂望時賜誨示

與朱元晦書

某供職亦既踰月以史事期限迫促殊無少暇他亦不足言者中間受之之歸聞以尊嫂屬疾共行願速後來詢訪自建寧至者多云疾勢不輕方作書問范伯崇區區不能無憂不知已有退謫否前此使中辱書賜非忠告之深何以及此某自抵此於當途諸公無所親疎蓋鄙見偶與來

教所慮政令目前善類單寡若又揀退恐益孤危耳今因黃承行略此附拜起若未緣會晤敢乞厚為斯文護重

### 與朱元晦書

歲前黃仲本行既上狀矣是時雖聞尊嫂音問不佳而未得回報故不敢拜慰近令弟轉致詢子乃知所傳不虛累日悵悵不能自釋也示論明白勁正誠中近歲諸人之病蓋所謂委曲將護者其實夾襖患失之病豈能有所乎格到此兩月此等議論盈耳塞胸忽聞至論心自洗然為之開明也某輪對初謂在三四月間迨乃知所謂閣門令人亦輪對班序在下如此則須迤邐至五六月也鄭自明選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咸公 述堂

### 與朱元晦書

某官大粗遣自前月進書後頗有暇日館中無事亦可隨分讀書但浮沉眾中無能短長每自愧耳對班猶在七八月之間雖不敢不自竭政慮淺薄無以動聽耳有可微傷者因便因借疏示幸甚見應仲說比來復有族姻之患寄費料理而猶人舉地猶有所未定今莫皆就緒否人事行尚之類亦其可前省者否精神氣力衰頹要有眼不可

厚為此道保惜也匆匆作此轉託張元善轉致其遲速未可知故所欲言者不能詳布

### 與朱元晦書

某到官行且半歲雖職守所及不敢不勉然不過區區細輯簡牘外此無所關顧而隨眾碌碌自愧對班猶在南三月後有可樂事者乃惜詳悉批示不勝願望尊嫂想已得地不知安否有日否陰陽家說要不足信但得深岩處足矣日來書問人事亦少簡否悼亡之後氣血豈無耗損間尚茹蔬此殊非便切須稍肉食以自輔養也

史丞相來日渡江將迎又一番擾擾也日來可與晤語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咸公 述堂

者益少蓋在此風俗中立脚不牢者往往被蕩僅餘三數人又皆力弱不足為軒輊耳

### 與朱元晦書

某官大粗遣無足言者對班不出數十日問愚慮之所及不敢不展盡政慮誠意淺薄無以感動耳固互覆藏徒為嘲哂大無所命此病久已知之矣史事以文籍不備困遺處極多但非邪正所繫不敢草草也李儀甫所論文格竟為琴議所屈大抵習俗移人之深每事打格類如此殊可歎也舉地已有定十安厝莫須有則莫若隨分盡了為善近事即報中當得之章辰州歸偶值政有一番出入特



少暇略此開承起若它翁以時厚為斯文護重

與朱元晦書

某兄舍三館比又官著作之命益重愧長鈴華事業雖粗不廢但此旬無一毫補益耳日來善士間有一二選班列進對者亦時聞昌言但力微質陋終莫能有所軒輊此豈兩者之所深慮也桂林以其子病甚始力請去遂得回清遂可出嶺亦是一事到子澄近喪其兄甚可念亦嘗迴問石間清端度夏想為光甚適但或者傳者遽探索過苦要須廣令開暇從容為吾劉淳叟君從二陸學今釋蜀還鄉事往求教敢望不倦海謗蓋往歲某為學官與之游處甚鵲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成公 述堂

與朱元晦書

某官次祖遺謝水同舍側權郎偶占禮曹雖月朗文書極簡省然偶有討論便整禮典責任實不輕也長夏不知得息何地密菴去山近嵐霧蒸溽夢非可久處之地却是寒泉平贖於度暑為宜耳比得桂林書猶未開移清之命計今當出嶺矣書中具道所以為戒儆厲之意不勝感悚

去冬舍弟轉致教賜二二深中膏肓之疾朝夕既下女

忘獨所論永嘉文體一節乃往年為學官時病痼數年來深知其微繞狹細深苦心術故每與士子語未嘗不以平正核實為先去夏與李仁甫議文體政是要據此弊恐傳聞或不詳耳前此拜答時匆匆偶不及之其敢忽忘也人苦不自知離羣索居尤易得粗弛雖觀繼此貽賜秘治不勝厚幸石子重哀機仲時相見子重已請得暇家假七月初當可去此機仲輪對亦即在數月間日來輪對者亦間有正論雖塵務未必能裨益要且得氣脈不斷耳

與朱元晦書

鵲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成公 述堂  
某館下碌碌無足比數但史程限逼促又文海未斷手亦欲早送官庶幾去就可以自如以此窮日緝閱它事皆廢每思往歲所謂范淳大看忙時書未嘗不欣然獨笑也日前益復不強人意雖私竊懷慶不郵籍之慮在事者踪跡素疎既無餘與之深語從席一二公又復力不迫心滿懷惴惴無所紓寫徒以職在鈴索猶粗可藏拙然要非所安耳欽夫猶未得長沙書近有某知鄂渚之命鄂云欲請和猶未見文字到或傳已索還更未知信否今外郡猶可行志苟其子學畢罷力無它且往之官亦自無害也庶居必志去適可問想即小張繼如旋即下金漢後說已得舊香

方謂告欲還天台而有奉時之遷又須踐一番  
禮數了乃能就道也

### 與朱元晦書

某元食冊府已十閱月空餐亡補徒積愧負對班不出此  
月下旬雖愚廩所及不敢稍減但慮學識賤昧誠意淺薄  
不能有損益耳聞冀遠甚勤為調憂傷之餘且須休養自  
適使血氣完復不宜使形神太勞非特衛生之經應爾以  
進道言之亦須平行寬暢然後充大長襟也靜江近復喪  
偶甚可念諸嗣已不允若再三申請恐可得也

### 與朱元晦書

鵲湖講學會編 卷之六 呂咸公 七 述堂

某元食館上行已及非雖職業所及勉自鞭策粗不曠廢  
但日前可告諸者惟步雖私暇發不郵緯之憂無所展布  
惟竊愧負耳萬氏編期在歲暮長年其覺勉強但理不容  
已也靜江時待書喪偶後頗無兄求去見卻勢須中前

### 與朱元晦書

近因便拜書當既呈徹審分符南康雖未足大慰善類  
之望然溫積之久小見諸行事亦吾道興起之漸所繫政  
不輕也去就思有定論某竊謂起家為郡乃前常事而  
中興地望不高無辭早居章之嫌遠方事目如可另行

志非此間局促如轅下駒之比前後除日無如此穩貼可  
受况吾丈平昔倦倦君民之念至深至篤今幡然一起上  
可以承領朝家善意下可以澤一方之民而出處之義攷  
之聖賢亦無不合若謂今之州郡不可為則朋友間隨其  
身量得行其志者亦不少况學力之深德望之重又在僻  
陋之地亦何離離之慮耶堂帖專納上幸親至秋清不審  
香醴起居何似直遣書未耶它及劉樞之亡可為天下痛  
惜不知旅雁已至里中否張侯夫亦候其子即之官矣  
惟厚為道義自重

### 與朱元晦書

鵲湖講學會編 卷之六 呂咸公 八 述堂

山康兄任人趙彥逾已姓名張戒仲復祖乃是見大諸  
公所以斟酌以小量相處政欲可受切不須苦辭若意  
猶不能已只一辭足矣觀察時義非不可作卻之時至  
於再則似長往不來者之為非中道也

### 與朱元晦書

今早發南康堂帖行方拜書矣適右揆送勅令上納且俾  
作書教勉竊謂前後除日無如此除穩貼蓋軍機地望不  
高無辭早居尊之嫌遠方自如無掣肘率制之患吾丈平  
昔倦倦君民志念未嘗少忘輒然一起既可以承領朝家  
美意又可以澤及一方使世少見儒者之效所繫日不輕  
也某竊謂元氣磅礴稍有兩動政當扶掖養難如孔

吾嘗未有不學之者。然其所以能者則有在焉。在我也。目前相識。作事能行。志者不少。此學力之深。望之積。上下自屬。字信亦何。齟齬之虞。即若意未能已。猶欲自列。須令其辭。半釋若不允。則便受命。不可至於再也。苟然。則不已。紛紛者。便以長往。未見處甚者。將自離。當世之誤。使上之人貪賢。擊善之意。由此少息。亦可惜也。匆匆再此布。稟它。惟原爲道義護重。

### 與朱元晦書

某元日。信下秋毫。無補。口惟愧慄。不允之命。既下。又許徑之官。恩意既隆。厚而所以相處者。商榷亦得。曲盡揆又云。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六 呂成公 九 述堂

已自視作書。相勉甚詳。竊謂仲尼不爲已甚。恐須勉爲一起。以承領上意見。今陳相爲師。丁子章。潘德夫。皆素相慕。用主齊賢。顏魯子亦士類也。到郡想別無齟齬。若隨分可少。蘇疲察使。世見儒者之效於斯。文非小補也。苟雖然。不反却。恐似長往不來一偏之行。而異意者。轉益紛紛。切乞深入思慮。爲幸。近潘鹽劾南康。發判遷延不發。迂吏并乞。能起。起任皆得指揮。今再以堂帖拜納度。此事勢難雅志。倦於應接。恐須勉強到官。若果不可爲。則引疾可。利却是。若事甚易爲力。若或再辭。或道中候命。則此間未必有相。察者。轉見半懷也。想高明必深悉。此程秦之馬。貞圃如欲。

爲當一面。爲抄文。海近方略。成次序。止於南渡前。蓋不如。此則無限。顧也。俟去取得。當即以目錄拜呈。以盡中略。此拜稟它。祈爲斯文護重。

### 與朱元晦書

論語精義。近得本。日久玩釋。類聚皆在目前。工夫生熟。歷然可見。與分看甚不同。此間學者。多欲行而難得本。告論。取書者。令多發百餘本。至此爲佳。序引中說。魏晉及近世。講解此意。尤好。但中間說。橫渠及伊川。門人處。如伯夷。伊尹。與顏曾等語。却似筋骨太露耳。更潤色。令意微而顯。乃善。蔡子資。實在流輩中。頗醇厚。對策。病前此。固書面論。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六 呂成公 十 述堂

之矣。委曲之說。誠切於近日學者之病。計校。避就。真是私意。比看易無妄傳云。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益悚然。自失。因思去歲。給札管時。本意欲俟數月間。得對展盡底蘊。故事事未欲說破。釋此。回互却多。暗昧處。此政易傳之所謂邪心也。來教。藏頭露影等一教。語何句。的當。敢不虛心敬承。繼此。如有舊病。餘疾。切望不可一毫。放過。痛加硬治。乃幸。

### 與朱元晦書

危論駭世。清風激時。不記曾有此語。意與此用。近亦不可。若案傳。或轉了。語脈耳。然夫子所謂。尼行言。與夫。

以出之惡却須深留意蓋隨時如此則處之者如此乃易直之理與回互避就似不相干不知是否陳同甫近一二年来却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爲學其心甚虛而於門下鄉黨尤切但渠目下以家事勢未能出兩三年間必專注求益也長沙却常得書亦彼此時有所講論也

與朱元晦書

近麻沙印一書曰五朝名臣言行錄板樣頗與稿義相似或傳吾丈所編定果否蓋其間頗多合攷可商量處若信然則竊大往求教或出於他人則祇錄行於世者固多有所不暇辯也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成公

十二

述學

與朱元晦書

致知力行本交相發工夫初不可偏學者若有實心則講貫玩索固爲進德之要其間亦有一等後生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雖便略見彷彿然終非實有諸已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動謫之際類常存此意工夫教人亦有可以語上不可以語上之別如堅確有志實工夫者日常使之詞指毫芒精講細論不可留疑如初學乍入者似未可遽示之所見未到之理却恐其輕看了也然亦非謂使之得力行而後知爲疑但不之者當循循有日耳

與朱元晦書

語俗以自便有此病痛者滔滔皆是談空以爲高服前却不多見蓋異教築點者皆蓋而士人又墮在苟且委靡鮮有能自開戶牖者今所患者吾道之不明而異端則未必如何向時之熾然也

與朱元晦書

淵源錄事書案本復還納此間所搜訪可附入者併錄呈但永嘉文字要往督趣猶未送到且又陳君來當面督之也淵源錄共間鄙意有欲商榷者謹以求教大抵此書共出最不可早與其速成而闕略不若少待數年而粗完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成公 十二 述學 備也汪丈說高柳崇有伊洛文字頗多皆其手澤故子弟不肯借人已許爲宛轉假借若得此則所增補者必多推此類言之則毋惜更搜訪爲善只如語孟精義當時出之亦太遽後來如周伯悅論語橫渠孟子等書皆以印板既定不可復增此兩事之鑒也橫渠集續收者不欲便刊以近得張丈書復尋得一二篇俟其送至乃下手此亦開板太遽之失也

與朱元晦書

某病體委痺難無加損却無他拙爲尤亦甚安適也張五丈送至於此痛哉痛哉聞時適方便驚愕氣通手足咸

冷茂至委頓平生師友間可以信口而發不須揀擇只此  
一處爾祭文譜錄呈雖為中語言無次序然却無一字粗  
點微造也丐刻復不允勢難再進迫諸公又曰前亦無太  
細語可決去就莫若暫為小安計暫頓耶事為善其計曰  
授舍弟拜桌它乞厚為道義護重

與朱元晦書

前付後省之說必是虛傳此謂却不聞也尋常條陳利害  
文字乃送後省看計若深於此者有暇或宜付字執略看  
即復進入少有付外者似照撰及新熟皆常於榻前調護  
以近側視之縱使無人調護亦不至有它甚不相諒者不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六

謝居公

述堂

適以為好名耳北得徐正易氏書云嘗得來教微及有所  
建白之意如切氏之靜密固自無害萬一於其他親舊書  
亦復及之則非密贊聰明者以候命之意至於攝揚格獨  
各向所不論從此望深以為戒也交印之後既不過三季  
若郡中別無大醜端不若安心為之整頓郡計俟終更還  
家然後請祠品為穩當鄭孝望自寧國歸過此渠亦是本  
滿滿年歲間不曾通政府書直至細滿亦無問此洪自可  
用也保養氣兒以提善長因君子之所取要當無急疾之  
意乃善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須使人人境間俗便  
此氣未若霜雪勝平露則不可也謫子靜近日聞此

矣凡人若不自欺入細著實即能至微微存心自德

得來兄弟在今土中不易得若整頓門閭之事

受之所謂建家廟初不能備廟制但所居影堂在堂之西

幾位置不當又去人太近不嚴肅廳之東間有隙地前月

下手一間兩廂頗高潔秋初可斷手作主只依前所示祭

儀中制度時祭及朔望薦新之類亦隨力就其中約節耳

宗法春夏間嘗令諸弟讀大傳頗欲略見之行事其餘日

未堪傳家間與叔位同居向來先人以先叔久病之故畫

推祖業界之後來看得兩位雖然無係屬處今年商量

兩位隨力多少拾辦一項錢共祭祀賓客等用令子第一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六

謝居公

述堂

入主之今方行得數月須俟數年行得有序序條日始可  
定也受之近日漸解事性氣力亦減同舍同及渠求上下  
皆解之殊可喜也伊川和靖墨蹟已刊而開川康節詩四  
便求一本某近日看書甚少每早飯後却不復翻閱如詩  
力整頓到東或蓋每日只理會一章或兩章可見其少也  
新發問此士能宗族往時却不曾見士能說及不知其人  
如何周子充人參雖不能大有所正度亦必藉有微益尊  
常病中不曾特作臨安書快渠或有書來自當盡誠告之  
也定叟以喪事請嗣差慰人意因書望時有以設告之又  
兄擔子雖不易承當若隨分數點皆足少於渠門戶非小

補也王信伯集初謂印版所刊必多此數篇則舊因見之矣今復還去

與朱元晦書

丐祠雖未假難忘然諸公不欲賢者家食雖未必由衷然亦善意也但有畏不能容賢者之謗比之全不分皂白者亦有間矣張則州病中請祠亦有苦勸當察令從其請者亦以向來之嫌畏人議論不能容之遂堅不肯從但作師與小軍雖不同但須內外至誠相與首尾相應乃不誤事既非心相與則自有首尾衝突處如來教數條皆是也符節在身不得擅去此所以憂而至於病病而至於死每讀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日成公十五述堂

其他從游者何故乃如此蓋五十丈不能察人情虛實如某之尊愚母它其教誨乃有所施耳若胸中多端者雖朝夕相處未必能有益也中庸論盡己之性又繼之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工大無窮如此豈追往事亦要焉明深勉之耳五十丈所作濂溪祠堂記告莊嚴一本送不欲掛壁間觀者耳視舊間多相勉撤去書冊固知此理但舊所偏嗜未能頓去近亦十戒五六矣如時文却不會與人看受之在此作課亦只是舍弟輩爲之點檢也

與朱元晦書

某病體衰中粗無他難深風遠瘴非藥石所能料理然神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日成公十五述堂氣漸似完固杜門養靜亦錄有味也奏封出於忠憤懇切固不可遏上客受謫言亦不以爲忤但以鄰見言之不若於此誠意當其可而發乃深厚有力爾張五十丈祭文前月已見初本今又復節後篇精義至到讀之令人泣然不惟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以堯任道之志屹然益堅甚願口勉之使弘大平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爲後學模範吾道之幸也大抵家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事遇物此一分依前張三要須誠化得盡方可爾來喻

如何白鹿洞記摹刻精甚但淺陋無所發明依增愧作它  
石刻皆已領盛熱不能多作字謹口授舍弟拜稟他祈爲  
斯文崇重

### 與朱元晦書

情不上記政劇傾仰伏好手教并墨刻不勝欣憚早勢甚  
度不知封內近得雨衣荒政措畫次第無所不用其極等  
常小郡患於叫喚不應如南康今日事體則不然苟爲民  
而相至誠懇惻無疑外人細商推使彼可從自應有濟但  
恐辭氣勁厲在事者便謂欲獨爲君子愈打格不可入耳  
其他皆高明所洞達獨此說似可爲獻也再祭張五十丈  
鵝湖諸學會編卷之六 昌成公 述堂

### 與朱元晦書

受之日未儘解事雖是志鄉非它人所能與每相見亦未  
嘗不盡區區也某病體只如故但無永瘳望愈之心及歲

不覺費力省思慮之取事不假腹尤雅之說祭文播  
某蓋當時傷感之意多自葛迫切耳詩說止爲諸弟輩看  
稿得調詰其詳其它多以集傳爲據只是寫出諸家姓名  
管發生如出處雖太不信小序一說終思量不通也其它  
受之當能迫已詳諸之矣餘乞爲道達重

### 與朱元晦書

某病體稍不上狀倦倦第有領鄉放心荒政間極勞瘁然  
到得措畫不行求牧與易而不獲便有歸諸其人之義不  
必耗損神氣所繫殊不輕也一月前得原伯舅氏書政府  
許求祠已專奉報想久已入文字如不達請而郡中漸可  
鵝湖諸學會編卷之六 昌成公 述堂

### 與朱元晦書

某病不聞問政此領鄉受之來辱于數且能道近况之詳  
極以爲慰竊政既相可校格又諸公略相應調自無辭求

去只得爲民少屈以須終更也某病疾方安尊被除目不  
覺親作數字懇政府其覺疲倦所幸相諒既見詭笑但傳  
聞猶有參議官指揮病中亦何緣起得又須費一番苦札  
也陸子壽不起可痛爲學力行深知舊習之非求益不已  
乃止於此於後學極有所開鑒也痛痛張五十五丈遺文告  
趣郡中有筆力早寫一本見才極所渴見不必待編定亦  
不以示人方其無恙時謂相見之日長都不曾抄錄今乃  
知其可貴亟也言之涕下手倦不能多及向寒唯爲道義  
自重

與朱元晦書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六 呂咸公

十九

述聖

某方作書畢劉平父轉教賜語悉尋常雖未實領此事以  
吾丈之謦屬劉樞之賢敢不盡力但日前未有其人年歲  
間偏見有可者當闕白也近有建昌士人陳剛正已相訪  
種種皆與人合十年來所未見也工夫淺深日是某事大  
樂只是當耳某今冬來春爲五天之行如此等人方始不  
枉與說話也

與朱元晦書

某手凍未及拜書祠官幸已得前日此遂可焚燒矣解  
不遠至野趣子重來合符而歸最爲上策切不須求嗣惡  
諸公意不過別有陰政却是自引惹也

與朱元晦書

使中伏領教字錄以慰懷前日見邸報云兩之命聞尚不  
兩政闕足可優游求志想甚稱懷也某病體痿痺雖不可  
復料理然意謂日日增勝觀書亦粗有味傳來寬弛情  
之病似漸川落今方可奉求誨藥而疾病又銷而謂之徒  
藉風語數而已前歲問疾之諾日下雖非其時它年終親  
踐言也陸子靜留得歲月講論必甚可樂不知鵝湖意思  
已全轉否若只就一節一日上受人琢磨其益終不大也  
大抵子靜病在有人而不看理只如吾丈所學十分是當  
無可議者所議者只是工夫未到可在吾丈分上却是急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六 呂咸公

二十

述聖

先務豈可見人工夫未到遂并與此理而疑之乎某十年  
前初得五峯知言見其間滲漏張皇處多蘊不細看病中  
間取繙閱所知終是端的向來見其短而遂忽其長敢是  
識其小者耳子靜許相訪終當語之也長沙之行須寄徑  
新治不知不以爲嫌否定要書浸納去書中欲求五峯皇  
王六經及正蒙內篇若只遣人行亦乞附行也受之字家  
歸五天匆匆上布某近來漸解事性氣亦減已是人家佳  
子弟但志業未甚立此乃擇師不審之咎一味悚慙而已  
它新片爲道義甚重

與朱元晦書



某此因南康人行拜狀常說呈 祇承聞有令妹之成手  
之重何以堪任唯觀勉自開釋 至如至扣年還田應釋  
領之勞爲兄心甚安釋病廢無田陪侍猶特問疾之約賴  
以自寬耳毛祿所附于教已領此書舊難相從作舉業不  
登門久矣他祈爲斯文是重

受之乍別甚思念辱書及竹 執其收迴鑑編目且錄兩  
漢以上送小只要大字 注不 字數亦不多也

與朱元晦書

某不聞動止倦倦第劇尊仰代者必如期合符計程當已  
達五六通此梅雨敗涉亦不至勞頓否某病體雖不復可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六 呂成公 一 述堂

料理然自去秋稍稍勉習執七筋緊衣帶入夏未浸覺可  
牽強衣服飲食遂不須人亦病中一快也心閒無事讀書  
亦粗似有味但塊然索若無從贊正憂寡同族之語始以  
日爲歲耳張五十五丈遠文想已抄錄得付此介甚幸之要  
書不知已附便否匆匆布某它祈厚爲斯文俾坐

受之未及別書近日不知作何工夫通鑑編目只欲傳  
大字此便同先錄戰國西漢寄小字數亦不多也

與宋元晦書

某病體度著粗安前書所說著衣喫飯不復知人其實相  
人但是勉強積習僅能執提自病中言之則稍自如耳若

比平人不爲快便蓄萎痺已成沈痾非湯劑所能料理也  
所幸聞中沒有趣俯仰一室極覺安適度去死尙遠未爲  
師父憂讀書雖略有課程如詩解多是因集傳只寫出諸  
家姓名縱有增補亦祇果曉章家耳大事記以不敢勞力  
家故有時取編過者看百孔千瘡不堪點檢且欲住手再  
告顧若此歲以前須稍見頭緒是時當逐條錄數段行  
水救也鄉里望不起亦可痛吾須凋落如此奈何居體仁  
堂亦送榮軒論諸求此矣已本益復穩密以此尤欲見晚  
于論述川定畢并與元稹送示爲幸受之近日耕習稍勤  
否資質本明爽向來在外舍深居罕出所以悠悠今擇勤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六 呂成公 一 述堂

苦有志之士與之游處必須勉厲也仙洲增勝雖無出陪  
談實然年來左後化竹成陰隨分亦可自娛猶觀杖履  
臨之也文鑑以趣辦去取不當必多有大悟理處因筆望  
條示雖不可追改猶得以爲言爾匆匆拜某他祈厚爲斯  
文崇重

答朱元晦太極圖質疑

無絳無父而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余焉  
太極卽是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恐後示焉兩字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  
道也動而生陽誠之通也靜之者善萬物之所資始也

生陰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

動而生陽為繼之者善靜而生陰為成之者性惡有分  
我之湖通書正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  
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却自復全

太極道也陰陽器也

此固非世儒精粗之論然似有形容太過之病

太極立則陽動陰靜而兩儀分

太極無未立之時立之一字語惡未安

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

一其性則各具一太極而氣質自為陰陽剛柔又自為五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王成公 述堂

行矣

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已各其

太極亦似未女深詳立言之意似謂物物無不完其渾全

竊意觀物者當公完具之中識統宗會元之意

有無極二五則妙合而凝

二五之所以為二五者即無極也若有無極二五則似各

為一物陰陽五行之精同可以云妙合而凝至於無極之

精本末當誰非可以合言也

妙合云者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經緯乎其中

陰陽五行非離性而有也行為之主者又有經緯乎其中

其中者語意惡未安

男女雖分然實一太極而已

分而言之則一物各具一太極也

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其實一太極也

此一段前後皆料中間一段似未安

生生之體則仁也

體字似未盡

靜者性之貞也萬物之所以各正性命而天下之大本所

以立也中與仁之謂也蓋中則無不正而仁則無不義也

中則無不正仁則無不義此語甚善但專指中與仁為靜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王成公 述堂

却似未安竊詳本文云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是

靜者用之源而中正仁義之主也

五行順施地道之所以立也中正仁義人道之所以立也

五行順施惡不可止以地道言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亦

似不必加中正字立人之道就而言之仁義而已自聖人

所以立人極者言之則曰仁義焉文意不相襲

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

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

無極二五理一分殊

一分殊之語恐不當用於此

中則正無所取非仁則義無以行

陽也剛也仁也也也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也也之終也

夜章云太極之妙陰中有陽陽中有陰動靜相萌仁義不偏本有哉然不相入而各爲一物者也此語甚善似不必以陰陽剛柔仁義相配

與朱元晦中集解質疑二則

自其天地之位而以中言之自其萬物之育而以和言之區別固未有害也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蓋有不可析者予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氏公 二十五 述堂

論則氣象自可見矣與孟子論始終條理似不類至誠無息解云誠自成也非有假於物也而其動以天故無息而此蓋疑而其動以天一句下文云無息者誠之體也不息所以體誠也既曰無息者誠之體則其動即天也若下一字則已是不息所以體誠矣

答朱元晦所問

脩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則教字同否其說如何明道伊川說脩道自不同曰楊游其皆附明道說古注亦然但

言文不相屬又與明誠處不相貫不知如何

脩道之謂教設教者也自明誠謂之教由教以成者也教字本同但所從言之異耳天下皆不失其性則教不必言道不必脩惟自誠明者不能人人而然故爲此脩道也然後人始得由此教故自明而立於誠也使道之不解教教有所偏則由教者亦必有所差矣能自明而至於誠字二程諸家脩道之說或主乎設教主于爲此而設教其歸趣則一面已

仁字之義如何周子以愛言之程子以公言之謝子以敬言之三者孰近程子言仁性也愛情也豈可專以愛爲仁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氏公 三十六 述堂

又曰或謂謂人調覺者皆非也然則言愛言覺者皆非耶孟子曰仁人心也前輩以爲言仁之功無如此者其說安至且程子以爲性孟子以爲心其不同者又何如

指其用則曰愛指其理則曰公指其端則曰覺學者由此皆可以知仁若直以愛以覺爲仁則不識仁之體此所以非之孟子曰仁人心也此則仁之體也程子以爲性非與孟子不同蓋對情而言情之所發不可言心程子之言非指仁之體特言仁爲乎性耳

與朱元晦曰鹿洞書院記六月二日

歷六年南康軍秋雨不雨高印之用告爾靜字話安朱

侯巖有暇販糖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興  
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大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  
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創於南唐其事至鮮淺矣宗於汎播  
區宇且不暇給之際莫勸其維如恐常及里舉違矣中興  
五十年釋老之官見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  
相此地安於榛莽過者太息焉非吾徒之恥哉郡雖貧薄  
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旨下以  
繼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  
縣令王君仲傑並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  
諸公長者國初步民新服五季鋒鏑之院學者尙寡海內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成公 二十七 述堂

矣再造典刑文憲校還舊觀闢洛籍言稍出於毀棄鼎鑪  
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批師取友以講求川力之  
實蹟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闢程張之門庭而先有王氏  
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非  
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出與斯先儒淳固急實之  
徐風服大學離經辯志之始教由博而約自下而高以基  
揚熙陵開地樂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  
於攷方志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謹若李翁之遺跡固  
不得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  
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與廢始末具於當塗郡縣正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成公 二十八 述堂

所記者皆不書

### 與陸子壽墓誌銘

陸氏出鸞姓陳公子儼仲適齊別其氏爲田田氏有國豈  
王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卿又別其氏爲陸五代末有占  
名數撫之金銘者曰德遠孟唐乾寧宰相希聲之孫也德  
遠生有祥有祥生演演生儼儼生居士質以學行爲里人  
所宗有子六人先生諱九齡字子壽於父爲第五幼明暢  
端重十年喪母哀毀如成人少長補郡博士弟子員時秦  
丞相國賜居無道程氏學者先生從故編得其說獨委  
心潛入之新博士且至聞其雅以魏晉放逸自許慨然

此非吾所願學也。賦是程歸結。名傳講習兼晨夜不怠。先生年猶未冠。於取舍向背已知。所擇如此。吏部郎襄陵許公析直道清節。在中朝名論甚高。許公臨川門門少所寶貴。一見先生。亟折輩行。與深誼。恨相遇之晚也。日許公。鄧陽思與先生游。先生亦樂從其招。凡治體之。皆與章之。損益前聞人之律度。輒每學。學爲先生言不厭。所以爲之者厚矣。既歸益人。肆其力於學。廣搜博。各索觀。歎矣。如是者蓋十餘年。乃求書人。太學太學知名士。問。卒。願交。始則樂其可親。久則知其可事。射所挾北而面。鄉弟子者。甚衆。祭酒司業。附衆論。衆以爲學錄先之以身。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成公 三十九 述堂

而脩明之。晨昏伏臘奉盥。諸在鵝。日僮僕。門干指男女。以班各共其職。儉而安莊。而舒薄而均。禮俗既成。倡者不放。踴厲。獲者有所據依。願弟之風。復於鄉社。而聞於天下。其儀節。品式。江西士大夫多能道之。至於先生忠敬樂易。履而柔之。助而暢之。遂登茲者。則非言語形容之所及矣。先生兄弟皆志古者。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問問衍衍。和而不同。伯仲之。脂自爲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資取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球封植之功。與爲多焉。休暇則與子弟適場圃。習射。是固男子之事也。且是里中士始不敢。鄙乃矢爲武夫。夫本與歲。慈多剋。或欲睥睨垣牆。曹。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成公 三十九 述堂

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羣疑

羣胸料繆繆將雖善辯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啟告莫不渙

然失其疑而退非惟動悟字格固有所本亦其用力於自

治若既專且久之疲疾皆嘗折肱浮湛滑濇適中其病

象之者於其心有戚戚焉至于打格不入必寬養以俟其

可未嘗無益而難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困於其

編小道者既不足與讓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餘論者

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圓擬矩而作方雖或

似之而卒非也方先生勇於求道之時憤排在前蓋有不

由階序者矣然其所志者大所暴者實有宵禁之阻雖羣

鵠湖講學會編卷之六 呂成公 述堂

九仞之功不敢遂有蒙叢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

隱竝觀邦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屬鑑之

父與其昆弟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少焉正臥整衣

父理鬚頰恬然而終所謂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蓋於

此見之荆州牧廣漢張公棧與先生不相識晚歲還書相

與講學問人踞期以世道之重無幾何而張公沒又半歲

而先生下世矣豈道之顯晦果有數存乎其間邪雖然來

者無窮而義理之在人心者不可泯也先生之志必有嗣

之者矣楚有日其友呂某為銘二十九字識其志曰

亡嘗有死蓋其道而終焉幾希楚維宋陸先生之墓自

世之下尚永保之

鵠湖講學會編

卷之六

呂成公

述堂

鵠湖講學會編卷之六終

鶴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後學漢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陸文安公

與朱元晦書

黃易二生歸奉正月十四日書簡承改歲勅息慰院之劇不得副問候又經晦日深馳鄉間已赴門奈事何日對敬伏思大憲素靈爲明主忠言動輒調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開緒餘沃比頓渴外間傳聞留中講讀未知信否誠得如此望勝慶幸鄉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蔽廬如鶴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陸文安公 述堂

兩合面近實龍虎山之宗巨陵特起冠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間自爲原塢良田清地無異平野山澗合爲瀑流垂注數里兩崖有蟠松椎石却略偃蹇中爲茂林瓊瑤朱雪頓倒激射飛灑映帶於其間春夏流壯勢如奔雷木石自爲點綴可浴以觀佳處與玉淵風龍未易優劣往歲彭子結一廬以相延見亦自爲精舍於其側春間攜一簣二思讀書其上又得勝處爲方丈以居前把闔山奇峯萬疊後帶二溪下赴彭翁學子亦稍稍結茅其傍相從講習此理爲之日明舞雲詠歸千載同樂某昔年兩得侍教康廬之集加款於鶴湖然猶券幽淺陋未能成章無以相發甚自愧

也此日少進甚思一待函丈常有啟助以卒餘教問此本能登高臨流每用悵惘往處覽尊兄與棧山家兄書嘗因南豐使人督易致區區崇復書許以卒南不勝幸甚古之聖賢惟理是視堯舜之聖而詢於芻蕘管子之易贊益得於執燭之童子蒙九二曰納婦吉有當於理雖婦人孺子之言所不棄也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或尋理致難出古書不取盡信也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愚者千慮或有一得人言豈可忽哉棧山兄謂太極圖說與通書不類疑非周子所爲不然則或是其學未成時所作不然則是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辭也蓋通

鶴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陸文安公 述堂

書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曰一曰中即太極也未嘗於其上加無極字動靜章言五行陰陽太極亦無無極之文假令太極圖說是其所傳或其少時所作則作通書時不言無極蓋已知其說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見謂棧山急迫有人文字未盡盡破之情而欲速申己意是以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本必果當於理大曰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人無古今智愚賢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觀兄與棧山之書已不能酬斯言矣尙何以責棧山哉嘗兄向與棧山書云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

論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夫太極者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論使後人簸弄於頽古紙筆之間也其爲萬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不能不能豈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傳曰易有太極聖人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洪範五皇極列在九疇之中不言無極太極亦何嘗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耶太極固自存也曾見只管言來言去轉加糊塗此真所謂輕於立論徒爲多說而未必果當於理也兄說句句而論字字而議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確足以悟疑辯惑乃反疎脫如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陸文安公 述堂

朱子發謂謙溪得太極圖於穆伯長伯長之傳出於陳希夷其必有攷希夷之學老氏之學也無極二字出於老子知其雄章吾聖人之書所無有也老子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之宗旨也無極而太極卽是此旨老氏學之不正見理不明所蔽在此見於此學用力之深爲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辯何也通書中焉止矣之言與此昭然不類而兄曾不知察何也太極圖說以無極二字冠首而通書終篇未嘗一及無極字二程言論文字至多亦未嘗一及無極字假令其初實有是圖概其後來未嘗一及無極字可見其道之進而不自以爲是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陸文安公 述堂

也兄今考訂注釋表顯等信如此其至恐未得爲善祖述者也濬清逸詩文可見矣彼豈能知謙溪者明道伊川親師承謙溪當時名賢居濬右者亦復不少謙溪之說卒屬於濬可見其子孫之不能世其學也兄何據之爲乎棧山兄之言恐未宜急也孟子與墨者夷之辯明據其愛無等差之言與許行辯明據其與民並耕之言與告子辯明據其義外與人性無分於善不善之言未嘗泛爲料度之說兄之論辯則異於是如某今者所論則皆據尊兄書中要語不敢增損或稍用尊兄泛辭以相繩糾者亦差有證據抑所謂大氏今而後得反之也兄書令棧山寬心游意反



復二家之言必使於其所說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然後可以發言立論而斷其可否則其爲辯也不煩而理之所在無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說之非則又安能使之如出於其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哉若其如出於吾之所爲者而無纖芥之疑則無不可矣尙何論之可立否之可斷哉兄之此言無乃亦少傷於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謂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則於察理已不能精而於彼之情又不詳盡則徒爲紛紛難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論兄所解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一章非是兄今某平心觀之某常答曰甲與乙辯方各是其說甲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陸文安公 述堂

勢然耳向來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爲愧比者自謂少進方將圖合併而承教今兄爲時所用進退踴躍合併未可期也又蒙許共吐露愧寓此少見區區尊意不以爲然幸不憚下教政遠惟爲國保愛以書柄用以澤天下與朱元晦書二

伏自夏中拜書尋聞得對方深贊喜曰疾遽與重爲駭嘆賢者進退粹粹有裕所甚惜者爲世道耳承還里第屢欲致書每以冗奪徒積頓馳江德功入至奉十一月八日書備承作止之詳慰浣良劇比閱邸報竊知名命不吝辭免莫須更一出石吾人進退自有大義豈直避嫌畏讓而已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陸文安公 述堂

哉前日面對必不止於職守所及恨不得與開至言後便然可垂教否前書條析所見正以時昔負兄所期比日少進方圖自贖耳來書謙之諄視不勝幸甚愚心有所未安義當展盡不容但已亦尊兄教之之本意也近漸開一後生貽書見規以爲吾二人者所習各已成熟終不能以相爲莫若置之勿論以俟天下後世之自擇鄙說言乎此輩凡陋沉溺俗學悖戾如此亦可憐也人能漢道非遺洪人此理在宇宙間固不以人之明不明行不行而加損然人之爲人則抑有其職矣垂象而覆物者天之職也成形而此物者地之職也哉成天地之造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

民者人君之職也。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所謂行之者，行其所學以格君心之非，引其君於當道，與其君論道，經邦理陰陽，使斯道達乎天下也。所謂學者，學者從師觀友讀書，考古學問，思歸以明此道也。故少而學道，壯而行道，皆士君子之職也。吾人皆無常師，周旋於學官，治亂之中，斟酌參求，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若雷同相從，一唱百和，莫知其非，此所甚可懼也。何幸而有相疑不合，在同志之間，正宜各盡所懷，力相切磋，期歸於一是之地，大舜之所以爲大者，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吾人之志。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陸文安公 七 述堂

庸可求哉，惟其是已矣。嗚呼！明言善議，拳拳服膺，而勿失樂與天下共之者，以爲是也。今一旦以切磋而知其非，則棄前日之所習，勢當如出陷井，如避荆棘，惟新之念，若決江河，是得所欲而遂其志也。此豈小智之私鄙陋之習，榮勝脫負者所能知哉？弗明弗措，古有明訓，敢悉布之，尊兄平日論文甚取旨富豐之嚴健，而康爲別前，一夕讀尊兄之文，見其得意者必簡健有力，每切敬服，嘗謂尊兄才力如此，故所取亦如此。今閱來書，但見文辭微繞，氣味幽迫，其致辭處，頗皆遷就，牽合甚費，分疎終不明白，無乃爲無極所累，反困其才耶？不然，以尊兄之高明，自視其說，亦當

爲黑白之易辨矣。尊兄嘗曉陳同父云：欲賢者百尺竿頭，進取一步，將來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當得氣力爲漢唐分，疎卽更脫灑磊落。今亦欲得尊兄進取一步，莫作孟子以下學術，當得氣力爲無極二字分疎，亦更脫灑磊落。古人實實不尙智巧，言論未詳事實，先著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謂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以其事實覺其事，實故言卽其事，事卽其言，所謂言領行行，領言周道之衰，文觀日勝，事實湮於意見，典訓燬於辯說，量模寫之工，依放假借之似，其條畫足以自信，其習熟足以自安，以子貢之達，又得夫子而師承之，尚不免此多學而識之之見。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陸文安公 八 述堂

非夫子而之彼同安，然而無疑，先行之謂予欲無言之謂，所以覺之者，屢矣而終不悟，顏子既沒，其傳固在曾子，蓋可觀已。尊兄之才，未知其與子貢如何，今日之病則有案，於子貢者，尊兄誠未能深知此病，則來書七條之說，當不待條析而自解矣。然相去數百里，脫或未能自克，挽回舊習，則不能無遺憾。請卒條之來書，本是主張無極二字，而以明理爲說，其要則曰：於此有以約然，實見太極之真體，某篇謂尊兄未曾實見太極，若實見太極，上面必不更加無極字，下面必不更著真體字，上面無極字止是懸床，上之床，下面著真體字，正是架屋下之屋，虛見之與實見

自本同也又謂極者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之太極猶曰來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耳就今

又何必更於上而加無極字也若謂欲言其無方所

并則前書同言宜如詩言上天之載而於其下贊之

曰無聲無臭可也豈宜以無極字加之太極之上譬辭言

神無方矣豈可言無神言易無體矣豈可言無易老氏以

無為天地之始以有為萬物之母以常無觀妙以常有觀

震直將無字搭在上而正是老氏之學豈可語也惟其所

載在此故其流為任術數為無忌憚此理乃宇宙之所固

有自言無若以為無則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紀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陸文安公 九 進堂

矣楊朱未達無君而孟子以為無君墨翟未達無父而孟

子以為無父此其所以為知言也極亦此理也中亦此理

也五居九疇之中而曰皇極豈非以其中而命之乎民受

天地之中以生而詩言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豈非以其中

命之乎中庸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理至矣外此豈更復

有太極哉以極為中則為不明理以極為形乃為明理乎

字義固有一字而數義者用字則有專一義者有兼數義

者而字之指歸又有虛實虛字則但當論字義實字則當

論所指之實論其所指之實則有非字義所能拘者知元

有始義有長義有大義坤五之元吉屯之元亨則是虛

字專為大義不可復以他義參之如乾元之元則專實字

論其所指之實則立言所謂善所謂仁者元也亦豈可以

字義拘之哉極字亦如此太極皇極乃是實字所指之實

豈容有二充塞宇宙無非此理豈容以字義拘之乎中即

至理何嘗不兼至義大學文告皆言知至所謂至者即此

理也語讀易者曰能知太極即是知至語讀洪範者曰能

知皇極即是知至夫豈不可蓋同指此理則曰極曰中曰

至其實一也一極偏內一極偏外此兩極字乃是虛字專

為至義却使得極者至極而已於此用而已字方用得當

紀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陸文安公 十 進堂

尊兄鼓篋精通而謂文義者何為尙惑於此無乃理有未

明正以大泥而反之乎至如直以陰陽為形器而不得

為道此尤不敢問命易之為道一陰一陽而已先後始終

動靜晦明上下進退往來闔闔盈虛消長尊卑貴賤表裏

隱顯同皆順逆存亡得喪出入行藏何適而非一陰一陽

哉可謂用等變化無窮故曰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

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說卦

曰觀復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

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陽立地之道曰

乘與剛立入之道曰仁與義下繫亦曰易之爲書也廣大  
悉備有大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  
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今顧以陰陽爲非道而直謂之  
形器其孰爲昧於道器之分哉辯難有要領言辭有指歸  
爲辯而失要領觀言而迷指歸皆不明也前書之辯其要  
領在無極二字會兄解意主張曲爲飾說既以無形釋之  
又謂周子恐學者錯認太極別爲一物故著無極二字以  
明之其於此見得弟兄只是強說來由恐無是事故前書  
舉大傳一陰一陽之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兩句以見粗  
識文義者亦知一陰一陽即是形而上者必不至錯認太  
極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陸文安公

十一

述學

極別爲一物故曰光太極乎此其指歸本自明白而兄會  
不之察乃必見証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通書曰中者  
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故聖人立教傳  
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周子之言中如此亦不輕  
矣外此豈更別有道理乃不得此虛字乎所舉理性命章  
五句但欲兄通書言中言一而不言無極耳中焉止矣一  
可不妨自是斷章兄必見証以屬之下文兄之爲辯失其  
指歸大率類此盡信書不如無書其實深信孟子之言前  
書釋此段亦多援據古書獨頗不信無極之說耳兄遂坐  
以重難古書爲不足信兄其深文義大傳恐龍毛詩周

太極圖說孰古以極爲形而謂不得爲中以一陰一  
陽爲器而謂不得爲道此無乃小結古書爲不足信而微  
任胸臆之所哉乎來書謂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  
道體適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  
說出人不肯說底道理又謂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  
何力所與形狀誠令如此不知人有其不敢道處俱加之  
太極之上則吾聖門正不肖如此道耳大乾確然小人易  
矣夫坤墮然示人簡矣太極亦易嘗隱於人哉尊兄兩下  
說無說有不知漏洩得多少如所謂太極真體不傳之秘  
無物之前陰陽之外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迥出常情超出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陸文安公

十一

述學

方外等語莫是曾學禪宗所得如此平時既私其說以自  
妙及教學者則又往往秘此而多說文義此漏洩之說所  
從出也以實論之兩頭都無著實彼此只是葛藤來說說  
實不美者樂寄此以神其說不知繁雜多少好氣質底學  
者既以病己又以病人殆非一言一行之過兄其毋以久  
習於此面重自反也區區之忠竭盡如此流俗無知必謂  
不謂不違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諒在高明正所  
樂聞若猶有疑煩不懼下教政豈惟爲國自愛

與朱元晦書

存歲雜疑之除士類胥慶避殿以俟吾道之行乃復不究

起賢之說使人重爲慨嘆新天子卽位海內屬目然能行  
聖訓率多人情之所未論者卒小駢有而騁氣息拂然諒  
不能不重勤長者憂國之懷某五月晦日拜荆門之命命  
下之日實三月二十八日貴黃元章闕南三年半願有以  
教之昔在借其之還伏領賜報備承改歲勅息思沃之和  
惟其不度猶獻愚忠未嘗有察反成唐笑譏即非情旨過  
深矣不勝皇恐向蒙尊兄促其條析且有無若令兄迷斷  
來章之戒深以爲幸別紙所謂我日斯邁而月斯徂各登  
所聞各行所知亦可矣無復望其必同也不謂尊兄遂作  
此語甚非所望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一皆以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陸文安公 十三 述堂

與朱元晦書

外臺之除豈所以處者德始新政起賢之兆耳當今輔石  
平時亦有物草不應徒呼嗚於內庭外而己豈抑自此  
有意推賢耶金陵虎踞江上中原在日朝廷不忘春秋之  
義固當自此發跡今得大賢暫躬使官則輟車何肯九鼎  
中外倚重當附高衡斯人瞻仰爲之一新矣竊料辭章  
之章必本愈允願尊兄勉致膏藥俯慰輿情續筋力未嘗  
但力疾臥護則精神折衝者亦不細矣若乃江東其

更有養好惡知畏而行縣之餘或能檢校山房一領泉石  
此尤區區之私願也王順伯在淮間宣力其勤然不能無  
莫助之患倘得長者一昭映之爲益又不細矣

與呂伯恭書

竊惟說下聰明萬厚人人自以爲不及樂教導人樂成人  
之天近世鮮見如果疎愚所聞於朋友間乃屑知爲最深  
苟有所懷義不容默天下事理固有愚人愚婦之所與知  
而賢人君子不能無蔽者元獻晏公尹南京日文正范公  
姑母夫人憂元獻伯致教導諸生文正尊尊誨誘不倦僅  
之遊者多有間於時竊聞執事者儼然在憂服之中而戶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陸文安公 十四 述堂

外之機亦滿伯夷柳下惠孟子雖言其聖至所顯學則孔  
子文正雖近世大賢至其居憂教授豈大賢君子之所蔽  
乎執事之所爲標的者宜不在此執事天資之美學問之  
博此事之不安於心未契於理要不待煩說博引而後喻  
竊聞凡在交遊者皆不爲執事安諒執事之心亦必不自  
安也夫苟不安何憚而不幡然改之乎於此而改其所以  
感發諸生亦不細矣竊聞昔有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君  
子之過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伏願不憚改過以全純孝之  
心不勝至願

祭呂伯恭文

玉在山輝珠存川耀邦家之光緊人是寄惟公之生度越  
流巖前作見之靡不累待外樸如愚中傲解儼肅管致侮  
彰或招忌纖芥不懷惟以自治侮者終敬忌者終愧遠識  
宏量英才偉器孤寡無朋獨立誰配屬思紆徐摘辭綺麗  
少日文章固其餘事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  
益厲約偏倚平棄翫養粹玩心黃中處身白貞停滯行溢  
不見泯汰豈伊人家無乃國瑞往年之疾人已將貽速其  
向痊全安是冀詩傳之集大事之記先儒是禪麟經是嗣  
杜門養病素業不廢詩音一馳聞者隕涕主盟斯文在數  
君子繁榮奪之天乎何意荊州云亡吾兄既逝曾未期年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陸文安公 十五 述堂

輒復妄發宛爾故態公雖未言意已徧至方將俛前以受  
砒劑演池之兵警及郡界亟還親庭志不克遂先兄復壽  
比一二歲兩獲從款言符心契再疾頗天古有是比嗚呼  
天乎胡肯於是後齋之壘不可無紀幽錫之重豈敢他委  
道同志合惟公不二拜書乞銘公卽庠賜琅琅之音河奔  
岳峙嗚呼斯文何千萬祀我罔罷驚重以奔踰惟不自休  
強勉希驥比年以來日覺少異更嘗差多親省加細追惟  
曩昔麗心浮氣徒致參辰豈足酬義期此秋冬以親講肄  
庶幾十駕可以近理有疑未決有懷未既計音東來心裂  
神碎與二三子慟哭蕭寺卽拜一書以慰令弟惟是寢安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七 陸文安公 十六 述堂

新厠未竣繼聞其期不後口至躡蹻擔簦宵不能寐所痛  
其來棺藏轉徹誰謂及門締環已遺足跡塗泥追之不逮  
矯首蒼蒼涕零如霑不敏不武將以誰罪及其既虞几筵  
進拜觴酒豆肉哀辭以載聞乎不日神其如在

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

先生名九齡字子壽其先媽姓田倣仲裔孫齊宣王少子  
遷封於平原殷縣陸鄉卽陸終故地因以爲氏通曾孫烈  
爲大令豫章都尉旣卒吳人思之迎其喪葬於胥外亭子  
孫遂爲吳郡吳縣人自烈三十九世至唐末爲希聲諱著  
甚多後仕不偶去隱義興晚歲相昭宗未幾龍興隴華三

叛兵犯京師與疾遇難卒諡曰文文公六子次子崇生德  
遷德成以五代末避地於楚之金谿解囊中裝買田治生  
貧高問里德成之後散徙不復可知德遷遂爲金谿陸氏  
之祖六子尚祖有程爲第四子傳學於書無所不觀三子  
曾祖演爲第三子能世其業寬厚有容四子祖或爲第四  
子內兄弟蓋四十八先祖最幼初釋老不治生產四  
子先考若士君賀爲六子生有異稟端重不代完心典藉  
見於躬行酌先儒冠婚喪祭之禮行之家室道之藝者聞  
州里人先生爲第五子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  
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詩文安公 述堂

越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如成人十二歲進士舉爲文優  
瞻有理致老成嘆異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若上游時  
方積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  
簡意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待諸兄友冠講論未嘗  
懈弛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  
將至先生問其嗜黃老言脫略儀節慨嘆不樂賦詩見志  
歸里學齋從父兄講古讀書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  
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加嚴括使  
後可入先生多與歲評弱冠造吏部外郎許公忻許公慕  
聞久及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明年許公守郡賜旌延年

來居士君亦敏其四方之應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入  
之而東至臨江郡守鄧君子無先生於學臨江士人皆樂  
親之居半歲乃歸越數年郡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  
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貴者不苟至其所以禮  
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疏有云文辭近古  
有退之于厚之風道學造微得子思孟軻之旨推尊蓋如  
此先生覽書無滯礙補闕百家書後無倦於陰陽星曆五  
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  
歲在己卯始與舉送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  
名士閱實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謂得人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詩文安公 述堂

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大學故端明汪公實爲司業  
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狗程度不復求至  
當惟先生之文辨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  
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視久愈敬愛  
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  
舍丙戌爲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章之人  
不駭異嘗有小反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以  
先生問其人何先生之德不以爲怨丁亥升補上舍戊子  
館於晏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  
偶坐拱手與語講授且日不自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

子喪以古禮不用浮斂氏已丑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桂機軍軍學教授上辰當赴廷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親藥何先生以桂楊道逆風物不類江鄉難於迎侍陣乞不赴甲午授興國軍軍學教授明年夏湖之南有寇侵軼將及郡境先是建炎虜寇之至先生族子諤嘗起義應募是後寇復相次犯州境諤皆被擄保聚捍禦往往能却敵州里賴焉至是諤已死舊部伍願先生主之以請於郡時先生適在信之鈴山間警報亟歸抵家請者已盈門知之不去日益衆先生與兄弟門人論所以宜從之義甚悉會郡符已下先生將許之或者不說謂先生曰先生海內儒宗猶履規

鵲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雜文

安公

十九

述堂

矩講授經術一日乃欲爲武夫所爲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不答今先生欲身爲之乎先生曰男子生以孤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何不可折古者有征討公卿而爲將帥凡閭之長則伍兩之長也衛靈公宋國無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非吾人是尊社稷是計而張至問陳其類甚矣故夫子答以組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陳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爲安史來田則會計當牛辛苗壯長使靈公舍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逆少事屬奇難與台理矣或者又曰鵲湖雖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邊寄

復敢議此間里僻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之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顧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是社之初郡卒應募非有成法令備禦又務類以軍興從事郡縣欲平之集勢必假借士者或非其人乘是必取於閭里何所不至是其爲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爲剗切仁者忍視之故彼之所以必談我者爲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爲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

鵲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雜文

安公

二十

述堂

魯寇至則先去寇退則以修我靖寇我將反爲其爲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爲師儒之官而反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爲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爲師也今又泥夫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達剗切踐蹂類似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藉令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不屬之曾子而非宋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可得爲之事哉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稱



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賞寇雖不至而御驛倚以爲  
重內中夏四月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  
誠於人無衆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解張誦希閣  
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盡職舉措謹重規模雅正誠意  
乎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戾異而遠近願  
來親依者且衆富川學原素薄而又負重不輪藏人怪之  
曰石而比年不輪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義更點徒  
乾沒其間簿書錄絕莫不稽證先生爲發實惟理愛輪之  
法甚簡而便曰邪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無  
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庫充裕士人至者日衆不滿歲丁太

鶴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陸文安公 三十一 述堂

編人憂去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已亥四月服闋冬末到  
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疾熱之疾繼以脾泄  
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  
先生雖臥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嚴肅皆有節法乎之日  
晨輿坐於床問疾者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  
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學術人才爲念病中言語每每在  
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臥整衣食理最得楚乎服  
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漸先生道德之粹繫天下之望會  
本及旌一疾不起識與不識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  
深純浩博無涯莫可見視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

恩釋稱其善者往往各有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  
浩然慈祥和悌之風有以消爭競隙不漸漸刻畫而昭然  
簡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汗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辯折  
精微而能客愚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卑賤卜祝農圃  
城濮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爲師其於釋老之學辯  
之嚴矣然其徒苟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人而於  
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近遲從容敦折本  
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  
未可與語則不發或者疑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  
舌爭者言之激過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打格

鶴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陸文安公 三十二 述堂

軒輊之氣常消之不常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  
不可則止况泛然之交者乎又况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  
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來伸而躬交道  
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大小吾體所益者小所  
傷者大所爭者輕所貴者重故也然有時而遂言之盡言  
之力言之盜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毋  
使氏繼母郭氏淳熙三年以處詩恩封太孺人娶王氏魏  
公曾孫通州使君城之長女也通州君亦只是年八月卒  
先生臥病間計制服成禮逮遣祭職悉皆自經盡子良之  
年十三女人皆幼先生未及著書若場屋之文與朋友往

來節學之書則傳錄者頗衆其辭雜書古律詩墓誌青歌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二月乙酉舉于鄉萬石塘謀書其行實之大概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七

陸氏公

二十三

述學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七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八

後學潤陽鄉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朱子白鹿洞書院規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

有信

有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大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辯之 篤行之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八

鹿洞規

述學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辯問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意爲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

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  
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  
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有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然  
誦深思而問學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  
則大規矩矩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  
近世於學有規其背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  
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  
以教人爲學之大端齊列如右而揭之楮間諸君其相  
與誦明達乎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  
以戒誨而恭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  
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爲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  
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總論學會編

卷之八

禮制規

述世

朱子論定程重學則程名端家字正思重名錄  
凡學於此者必嚴朝寢之儀

其日昧爽仰日一人主擎板始擊成起盥漱總攝衣冠  
再學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率弟子詣先聖像前  
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獨立諸生之長者率  
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狀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  
又再拜師長入於堂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坐

陸學賢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學諸生升堂序立候師長出戶立定  
皆得大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  
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朝揖會講以深衣或涼衫  
餘以道服稍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  
壓指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書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闕毋跛倚

視聽必端

總論學會編

卷之八

禮制規

述世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許審重然諾虛聲氣毋輕毋誣毋戲謔誼諱毋論及  
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毋輕易放肆毋粗豪狠傲毋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毋爲詭異華靡毋致垢敝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  
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母貪味食必以時母恥惡食非節似及尊命不得飲酒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已有忌幹不得輒出學門出

必告及必面出不易方人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記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遍

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

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起湖講學會編

卷之八

程謹序則

四

述聖

勿草勿歌頌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篋衣笥必謹伺備

室室必潔淨

逐日誦口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去塵

埃以巾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有污穢悉

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者以兄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以字勿以爾汝

書問辭謂亦如之

見必有益

凡客諸兄師長生定值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

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

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遊藝以適性

習射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鄰事不宜觀

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謙應勤力者非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詞之甚

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慢果某師長遺之不許直行已意

起湖講學會編

卷之八

程謹序則

五

述聖

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之矣

進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人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

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家塾堂庠術序之

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誼言信學居終日德進

業修而恭敬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

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錄共為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

而作斯之蓋有古人不學之遺意矣余以為凡為庠序

之師者能只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

咸淳歷十四年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朱子讀書法

程端禮云問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序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如左

循序漸進

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何家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

淵源講學會編

卷之八

讀書法

六

進學

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殊易陸羅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趨著了則有猶不若也近方覺此病痛不足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腳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

熟讀精思

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誦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義獨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獨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獨數想百遍時自是強五十遍二百遍時自是強一百遍今人所共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

所以不如古人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計解成領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其熟讀精思之學如此

虛心涵泳

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便不得一豪杜撰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却將聖賢言語湊湊來湊有不合便穿鑿之使令如何能見得聖賢本意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

淵源講學會編

卷之八

讀書法

七

進學

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身人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面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各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已體察之說如此

著緊用力

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會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

如擇上水船一萬不可放緩其者緊用力之說如此

敬持志

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心不可放人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誠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檢合來說却然誠貫動靜此病不足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統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查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而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朱子滄州精舍論學者

鵲湖講學會編

卷之八

滄州學序

八

述聖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竟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而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朱子章學須知

夫章學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流涕涓涓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推細事宜告所當知今遂曰錄列名曰章學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

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為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襪履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此齊我先生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勝謂頭衣腹脚緊頭謂頭巾本冠者總髻腰謂以條或帶束腰此謂緊腰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為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膳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鵲湖講學會編

卷之八

章學須知

九

述聖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領放則不為塵埃穢穢所汚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滌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要完潔凡進而必以巾袖遮護衣領卷束兩袖勿令有所濕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汚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絮風不即脫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要費衣服矣十一軀裝三十身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事

語言步趨第二

凡為人子弟須見常低聲下氣語言謙遜不可高言謔嘲  
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大  
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默久却  
徐徐細意俟陳示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  
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此理自明至於朋  
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問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  
言常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踰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躍若父母長上有所  
喚名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八 讀書須知 十一 述堂

灑掃澆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淨文字  
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若常處取用既畢復  
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  
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儘量置簿鈔錄主名及  
時取還總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若寫畢云戾筆汚筆瀝  
子弟職書凡書硯自整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  
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

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  
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  
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熟讀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  
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  
子細心服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  
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變黃不可損污緝捐濟陽江蘇書讀未完雖  
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汚手高執筆  
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措著案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八 讀書須知 十一 述堂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  
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訛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誦閱爭鬪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博戲  
等事

最風尚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案但粥飯充饑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勿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襲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

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

丈

按稱名弟謂弟謂相次弟也某丈者如云張丈李丈某姓某丈者如云張三丈李四丈舊注云

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忘

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聲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八

家須知

十二

述堂

凡坐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廁必去外衣下必盥手

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

凡侍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

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用枕勿以衾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飭舉筋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筋於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槩具矣凡此五篇

若能遵守不違目不失為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

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

汝曹宜勉之

呂東萊乾道四年九月規約

凡預此集者以孝弟忠信爲本其不順於父母不友於兄

弟不睦於宗族不誠於朋友言行相反文過遂非者不

在此位既預集而或犯同志者規之規之不可責之責

之不可告於衆而其勉之終不倖者除其籍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八

規約

十三

述堂

凡預此集者聞善相告聞過相警患難相恤游居必以齒

相呼不以丈不以爵不以爾汝

會講之容端而肅羣居之容和而莊要嚴嚴何謂謹謹併謂之不莊

舊所從師歲時往來道路相遇無廢舊禮

母得品藻長上優劣告毀外人文字

郡邑政事鄉閭人物稱善不稱惡

母得干謁投獻請託

母得互相品題高自標置妄分清濁

語母褒母諷母安母稟稟言不極增加派人之類若此



語凡無益

母卯非類親戚戚或非同類

母親鄰事如賭博開賭飲酒肆此試代筆及目投兩關卷闕非何文字之類其餘自可推類

呂東萊乾道五年規約

凡與此學者以講求經旨明理躬行為本

肄業當有常日記所習子魯多寡隨意如遇有幹慢業亦

書于簿一歲無過百目過百目者同志共攬之

凡有所疑專冊記錄同志異時相會各出所習及所疑

互相商榷仍手書名于冊後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八 見新 十四 述堂

怠惰苟且雖漫應課程而全疎略無敘者同志共攬之

不修士檢鄉論不商者同志共攬之

同志遷居移書相報

又乾道五年十月開諸州在籍人

一在籍人將來通書正用一幅不許用虛應謂如學際天

用台候神相百拜過呼官職之類

一通書不許用劄目不許改名

一通書止許商榷所疑白敘實事謂白敘出入

一通書不許以幣帛玩物為信玩物謂如及凡案玩其

一在籍人將來相見不用名號門狀

一在籍人不幸有喪仰同州同縣在籍人依規矩巾慰仍具書弔便報知堂上道路雖遠無過半年

一在籍人如有不遵士檢玷辱齋舍同籍人規責不悛者

仰連名具書報知堂上當行除籍如其為隱蔽異時惡

聲彰聞或冒犯刑法同州同縣人竝受隱蔽之罰

右關諸州在籍人各仰遵相傳報遵守

年月日享儀位關

陸象山白鹿洞講義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拙學不

加進每懷愧傷恐辜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錙磨於四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八 講義 十五 述堂

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祿書至白

鹿書堂萃賢畢集瞻觀盛觀竊口慶幸祕書先生教授

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庸庸虛何敢當

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

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

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

於此當辯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平

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

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辯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辯也而今世以此則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者崇卑祿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有所喻頓悟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八 講義 十六 述學

爲博學審問謹思明辯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士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嘉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講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

動心焉寢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及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人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八

講義

十七

述學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八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九

後學潮陽鄭之簡東里福軒

受業門人同校

鵝湖詩話

雷 熙

乾隆八年七月余返自江南取道鈴山暫遊武夷而歸始由金仙江鄭君之僑余門下士也振興鵝湖書院躬課諸生余與俱至鵝湖瞻仰

聖

祖宸翰拜謁四賢畢諸生環侍鄭君請一言以示訓余曰

講學之書先儒備矣唯在心體而身驗之要容資難

然朱陸異同聚訟至今始于鵝湖之詩試與諸生言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九 詩章

述堂

之當日朱子發呂東萊先生至鵝湖東萊約陸子壽

子靜二先生來會子壽賦詩云孩壯知愛長知欲古

聖和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開無址忽成學

爾情傳註翻陸塞著意精微更陸沉珍重友朋勤切

珠須知至樂在于今孩提知愛猶長知敬此孟子指

出人人本心所固有使知察識而擴充即如築室之

有基成容之有址子壽此詩大何間然但以築室成

容正有結構實景之功非即以基爲室以址爲容也

望經賢傳竊別是非邪正以開觸人心胸正恐兩拳

涉復不得其精微之意耳願諸傳註可不留情精微

可不著慮乎當日潮情章句翻條義著意虛空更聖

況明得之子靜和云虛基與袁宗廟欽斯人千古不

磨心消流情至滄浪水空石崇成秦華易簡功夫

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

須辯只今子靜此詩首二句即子壽引孟子之意子

壽本說到功夫子靜管旋之故曰滄浪積至滄浪水

空石崇成秦華舉今諸人以一宗之流可成滄海一

拳之石可作泰山雖三尺童子亦不信之滄海不擇

細流泰山不辭土壤多識前言往行以著德集義以

生浩然之氣正如是也如謂自有易簡功夫則孔子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九 詩章

述堂

好古敏以求之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亦爲多事

殊不教人以易簡何也且易簡二字只可說道體說

不得功夫能以易知坤以簡能道體本如是人不盡

生安之質不用致知力行日積月累如何信得萬理

皆具于心唯當日切實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

沉則警切學者爲功不小蓋朱子之學非支離世之

學者徒務辭章記誦口耳之學實多支離浮沉一生

枉費心力真可惜也若奮然立志改求爲己則其德

之精明自下升高非一蹴可至正有多少功夫在末

子三年後乃和詩以寄懷云德義風流以所欽此指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詩說

三

述堂

子之心虛公處大所以爲萬世儒宗子靜曰鹿洞著義利朱子深取之謂其足以發學者隱微深鋼之前今若此關打不破尙敢開口辯朱陸之異同乎且陸先生兄弟之學固不可因鵝湖二詩定其生平朱子答呂東萊書云近兩得子詩兄弟書却自訟前日偏見之說東萊與朱子書云陸子詩前日經過留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又云陸子詩不起可痛窮學力有深知告君之非求益不已朱子祭子詩又尤深痛惜謂其降心以從蓋豈有一毫驕吝之私下詩與書挺之苦云學者且當大觀愚者平時雖流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詩說

四

述堂

上徹功夫竊非頓悟其不至師心自用魔見自逞者幾希我

聖祖仁皇帝頒賜鵝湖扁額曰窮理居敬示萬世學者奉朱子爲正宗我輩惟在脫去俗學如朱子所謂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已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面已矣卿君之爲令政行事舉人皆信服幸以此教諸生使鵝湖山下正學日興人才日出則豈特有功于

焉

朱陸異同論

鄧之倚

道學之聚訟惟朱陸異同爲始五百年來學者莫不  
 傳爲口實不知聖人之道其揆則一而學聖人之道  
 者或從知入或從行入及其知之一行之一則無有  
 異也學者多言陸子尊德性朱子道問學夫尊德性  
 道問學一理而已矣蓋德性者仁義禮智之謂也尊  
 之云者涵養擴充而而擇之一而守之非學問易山  
 盡其功焉故夫廣大而精微高明而中庸與大故與  
 新厚典禮皆德性之體也致之盡之極之道之其溫  
 其知其致其崇皆問學以尊夫德性也如此則知與  
 行合矣擇與純合矣戒懼恐懼貫乎其間矣夫舍德  
 性而言問學則失之支離舍問學而言德性則入于  
 空寂理無精粗學無內外又何有異同之可言即陸  
 子之學以求放心爲主而云不廢學問之事朱子言  
 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返躬以踐其實足朱  
 子之學未嘗失之支離陸子之學未嘗失之空寂且  
 正心誠意四字朱子自言生平得力在此學者誠由  
 此深思其有以異乎其無以異乎或謂章獻一派實  
 是尊陸者也金華一派實是尊朱者也兩家高弟因  
 而成之後來各尊其師遂至紛紛攻擊不遺餘力然  
 陸子之學盛于姚江朱子之學盛于薛敬軒胡敬齋

敬軒敬齋之學以主忠信爲主以求放心爲要而以  
 存誠主敬爲歸若姚江倡道于度自云從萬死一生  
 中悟出子與氏良知二字可謂超然自信獨往獨來  
 無所依傍而不得其師說者遂至流入禪宗因歸咎  
 於子靜之多偏夫禪宗之說棄人倫遺物理極其弊  
 必至流爲天下國家害苟陸子之學而果若是也謂  
 之禪可也今觀陸子之說謂同師克齋而所學之謂端  
 緒與堯舜不同即是異端又謂心有未明安能明經  
 實見夫誠意正心以至治家國平天下原本於致知  
 此正與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若合符節矣而姚  
 江之辯禪又以其遺棄人倫之常以求明其所謂著  
 心而不知物理即吾心有不可得而遺者至教象山  
 文集曰陸氏之學孟子之學也亦即學問之道無他  
 求其放心之言以證其心理合一之說而已矣朱子  
 云心者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朱子之學可  
 知陸氏之學亦可知而紛紛以禪詆陸子者尙得謂  
 之尊朱者耶即姚江致良知之說會其意其始亦未  
 可厚非蓋論人生之初渾然無物而其一設萬然其  
 機得之不應不學中來者即所謂良知也貴此而培  
 養之擴充之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其功不

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異同論

七

述聖

飲其序不紊師所謂教良知也再味其從萬死一生得來一語明明背後回頭勘破得許多人情物理磨鍊了許多人心世變千迴百折乃始得此學問中大覺悟此非一促倖至與空無寂滅者迥別所以當日經濟氣節文章三者兼備數百年來一洗吾儒半論近疎之謂者惟王文成一人而已文成之功偉矣哉雖然論勳業足爲功之首論聖學未免罪之魁蓋人心之虛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致知在格物聖經明言以示後學入德之序姚江高明不濟以沉潛大約聰明日用語無歸著胸中雖極乾淨而辭氣殊生幻誕一自無善無惡之說出而爲之從者若心齋若龍溪輩竟喜其圓融以爲易簡不務格致空談良知并不識良知徒弄精魄猖狂妄行一鳴百和率天下人心事業無一不歸於虛無寂滅其害可勝言者哉夫朱子萬世儒宗者也姚江之學亦可希心於一致而乃指朱子爲楊墨此不特無以謝天下後世之口面而可謂入我室操我戈以伐我者矣今再試考陽明之年譜謂其論龍場也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驚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

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異同論

八

述聖

覺呼躍從者皆驚是又未嘗不從念慮入也及經宸濠之變語人曰近來信得致良知三字直聖門正法眼藏往年尙疑未盡自多事以來只此良知無不具足他日又曰當時尙有微動於氣所在設今處之更不同是又未嘗不從事爲人也語又言陽明始發悟時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無不脗合因著五經臆說且致知二字揭自大學良知二字揭自孟子是未嘗不從文字入也一日題荏甘泉下原師嘗爲文作別自言少不知學已出入手釋老久之乃沿周程之說而求焉爰及乎仆而復興晚得文甘泉而後志益堅毅然者不可遏由此觀之其所向求印證得之朋友之助發當不少矣是又未嘗不從講論入也是則陽明之所致知仍不外朱子之所以格物也而陽明何貶朱子爲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顏子之問勿曾子之患恕何嘗鄙人只頓語上截後之拈良知爲宗旨者常使聰明好高之士得因此而輒命頓悟是拈宗旨教者之過也今至流朱陸異同之說輒取置喙至使學者之增闢爲鴻溝能善自得師者又何惡過分門戶若此且大門戶之說田堂與而後名也田堂而後有門有門而後有

戶門戶不一而光明正大之堂則一也聖賢之道始如堂然而或以知人或以行人此卽入堂之門戶也得一門戶以入堂雖有先後之異勞逸之殊而總足以覓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又何至如異端禪學舍大道而勞趨曲徑以至眞足荆棘成荒落哉再於入堂之後同得其道或以澤及生民或以教傳四方其分出之門戶又若一隨其入之所遇一因其資稟之所領而究之仍是堂堂正正一脈無分彼此此卽如聖門中或以知惜一貫或以行悟一貫推之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各隨諸賢材質聚一堂使如後人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九

述堂

一而已矣此言可定爲朱陸異同論

鵝湖學規說

鄭之僑

鵝湖書院先儒講學之所也登其堂者慕其風而思其德虔感奮奮起而實學出焉庚申歲之僑集生徒肄業其間勤懇懇日以實學望諸生者亦頗謂勉而切也諸生索求學規於僑以爲讀書準則僑曰學規者所以範其身乎抑所以範其心乎夫心者身之主也範其心而身可治昔朱子曰鹿洞規條諸生聞之熟矣僑又何敢贅及但人生讀書全在體認不在浮詞全在當境力行不在吟唔佔畢若口誦而心不在無論諸子百家難以強記卽目前四子書日過心忘於身心性命終無一點裨益如志道一章諸生誰不讀過試省及身而體察之則所謂學規者不在是乎

一日志於道

朱子云心之所之謂志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之僑謹按端其志向學人第一緊要關鍵蓋人禽之分賢不肖之別儒釋之異途道德功利之各出全在

念頭之初發出于此卽入于彼差之毫釐失之不容  
千里也昔孔子以喻於義者爲君子喻於利者爲小  
人聖凡之界判如霄淵而陸子說出人之所喻由其  
所習所習由於所志志于義則所習者必在義志于  
利則所習必在利釋心之論直破後人之迷塞學者  
先宜於自家心地上見得明白打得乾淨然後可與  
言聖賢之學近見世之學者初進書齋亦昂昂然頗  
知向上奈世途一染功名念切未免利慾薰心不日  
讀書效法聖賢止曰讀書博學富貴求富貴不得則  
搔首怨天噴氣尤人多方營求百般倖倖此卽得一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學規說 十一 述堂

蓋文所以載道也體乎道而爲文則言皆有物根之  
茂者其實遂有之沃者其光華所謂仁義之人其言  
萬如是也欲學時藝者倘有愛親敬長之真心遇父  
兄在前和其氣婉其容徐行後長不慢不放久之和  
順積中平戾之氣潛消由是發爲文章有雍容大雅  
之風無凌厲慘刻之習太和元音卽在此也本此以  
事君卽爲忠臣持此以交友卽爲良友功業彌綸天  
地仍是實行端在一己本實學爲科舉科舉亦何嘗  
累人入自負科舉耳諸生亦知取法乎上權得其中  
取法于中便爲下民伊尹致君于堯舜試思其耕莘  
樂道者是何胸次諸葛孔明扶漢張子旣假試愚庵  
中抱膝長吟者是何氣象古人德業何一不先於立  
志決之耶南軒張子曰學者當以立志爲先不爲異  
端惑不爲文末眩不爲功利汨庶幾可以言讀書矣  
此卽志於道之謂也

一曰操於德

朱子云操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也得  
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始終惟一而有日新之功矣  
之德謹按綱常之德德性所關人生最樂之事莫要  
於此試思古有君君能極其忠愛不必論其在朝在



野爲臣爲民而一團綿綿固結之意恍然太平景象  
業乎否耶吾有父母吾能極其孝敬不必論其或富  
或貧或貴或賤而依俛孺慕一堂和順其樂不可名  
言也吾有兄弟念同氣之親致手足之誼由此而和  
宗睦族饑寒相周疾苦相恤而刻薄寡恩可不設是  
念矣夫婦風化之始夫婦和則家道亨夫婦乖則家  
道喪吾能相敬如賓不狎不慢則情義正而德業成  
但見于此至於朋友之在五倫如五行之有上相助  
處正不可少總要從道義上推求不代同黨豈不依  
附聲勢則在朝可以同寅協恭在野亦可以相觀而  
善由此視之所謂躬行實得者莫切於此而已矣然  
躬行之道全要真實無妄夫真實無妄者誠也而以  
守此真實無妄之誠者敬也世間讀書者誠敬二字  
爲膚套不切之事卽或強歸又未免有束縛拘抑之  
苦不知人之一心萬化所出一念可欺何事不欺一  
念可放何事不放漸之物欲牽引邪雜紛擾返之身  
心全無實得將從前所讀之書不幾一失而俱失耶  
朱子曰爲小學者不由於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  
乎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數爲大學者不  
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乎明德新

民之功也然則存誠上敬學者切要功夫所謂誠者  
止欲念念皆實事皆真不敢昧己以欺人不欲爲  
名以敗德而所謂敬者亦止是整齊嚴肅收其放心  
使起於語默以及酬酢應事不失此主一無適之本  
體蓋誠敬之道修己治人應事接物莫不兼該聖學  
所爲敬始而敬終者此也諸生於誠僞敬肆之間屏  
之無不可體驗而自得矣  
一曰依於仁  
朱子云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  
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有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  
之流行矣  
之爲謹按事物當然者謂之道躬行此道於身心間  
者謂之德全體此德於無間者謂之仁仁者窮道德  
而立其體者也生人之初渾然無朕而其一體爲然  
真學處含有許多生意者卽謂之仁從此而培養起  
來便有妙用不窮卽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此  
自然而然無待勉強仁也由是而一堂和順同氣相  
關做出綱常名教道理出來非所謂道耶德耶再由  
此而推之由一己之愛其親亦欲使人之各愛其親  
由人人之各愛其親豈欲使天下後世皆行其所此

充之四海難盡此道之量而要何莫非浩然之仁所推暨也今世之人平日之氣雖是艱誠但求道而懷自利之心謀理而難勝利欲之念夫同一心也無所爲而爲者公也有所爲而爲者私也有所爲而爲則私意一萌知有己而不知有人即同堂視成之人亦且疎若胡越豈非不仁之甚哉昔孟子教人議仁體而舉生見孺子入井一事指點人皆有惻隱之心可見此心隨事而發見隨時而觸動隨人而體驗不假強爲不外他求即天地生物之心是也蓋仁是生之理譬如桃仁杏仁一處方其結爲種子生意內合充滿不露此時人亦忽過及加之以栽培漸而甲折漸而發生再漸而開花結實至結實後其仁猶是且以一仁可得數千百仁而是萬爲一之道理性然可見而仁不可勝用矣諸生求天地之心爲性即應體天地生物之心爲心隨其所做皆有不客已於天下之事隨其所遇皆有不客已於天下之人則南海北海同此心理疲癯殘疾各具生機由仁民而愛物而依仁之道不在此乎或者曰依仁者存心養性之謂也然吾儒存心養性與釋家迥不相入不可不辨釋氏因空見性不思善不思惡只悟本來面目曰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十五

述堂

爲定中生慧究之狀倫絕理心性亦枯寂而無用不曉得是度道德那認得是應仁若我儒則知我性中萬理備具必戒懼慎獨以養其性戒懼愈加性量愈充充之不已萬善出萬化行其道至於彌綸天地間成萬物此可見合天地萬物以成其身者其人乎處天地萬物而各當者其人之仁乎而主論今日求仁之功尤以強恕爲切要蓋仁天理也天理全從人情上推勘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疾痛癢癢返身可見以人之欲問己之欲則安全周恤因心自然此等心胸行之一人即可行之數千萬人行之一日即可推之數千百世理人所謂萬物一體先儒所謂滿腔皆惻隱之心即可於依於仁驗之也諸生其加意焉

一曰游於藝

朱子云游者玩物適情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缺者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極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之僞謹按養性附情古人合一功夫蓋古人德業文章根之於性而後發之於情當其未發而天地萬物之理森然其備而無朕兆可見者性也體也及其既發而天地萬物之理沛然形之於外者情也用也情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十六

述堂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學規說

十六

進堂

得其正卽爲性之無偏而取材千古陶鑄百家措之方州而咸宜施之民物而皆當此經世實學有體有用者此也乃近今學者既不能養其性情乃欲專工詩賦博涉技藝遂以爲名家此猶不務培養其根而欲枝葉之盛也其可得乎甚至佻達之輩忘却聖賢道理一味遊山玩水以爲放曠不羈而目之所接口之所吟無非一種淫詞艷曲自謂玩物適情不知此流蕩忘返真是放其情戕其性其於綱常名教豈可問乎又有一等過爲拘牽不省人事終日閉門靜坐不學得嘲風弄月亦不曉得筆法書名間以錢穀刑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學規說

十七

進堂

如今人逢場看戲尙能會出忠孝節義凜然如生處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勃發難已其於讀書本領未嘗無濟奈世人不識專欲於醉月偷花處尋却意味則情之溢者性必乖其行人行止者豈淺小已哉是以君子不貴無益之事亦不貴無用之文誠以治其情者正以養其性其爲人心世道風俗計者至深切也諸生其知所尙哉

朱子云此章言人之爲學當如是也蓋學莫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之備謹按古人讀書必以立品爲要而立品之道莫大於修身欲修其身又必涵養德性栽培仁心夫如是所學有得而又窮究於名物象數以廣其識而練其材則以聖賢道理處天下國家事而沛然裕如矣今世學者徒事口誦與一己身上全無干涉即沾沾學得八股文字却就功名迫身孜孜然苟可以應主司之貨足矣而於聖賢爲學之根本用功之大第不

以爲宰談卽以爲迂論此豈古人不可學哉又以世俗浮沉其志不立耳茲就這章書與諸生玩索之志於道句端志向以正其趨也據於德句主誠敬以存其心也依於仁句密探存以養其性也游於藝句博窮物理以盡應物之用也先後不厭等本末不偏廢大學之道卽在於此諸生誠能脫俗學之陋以求聖賢之理則四子書那一篇不足教人方法那一句不足現身指點何必虛求學規爲

辛酉戒諸生八則

鄭之僞

一戒因循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九 八戒

十八

述堂

爲學之難莫大乎因循蓋因循生乎苟安苟安生乎怠惰也曾子訓毋自欺而云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朱子謂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已不可從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此可見爲善去惡古人何等勇猛何等直截正所謂持志如心痛防過如猫捕鼠者乃近今之士口誦聖賢之書並不知聖賢之力緊做工夫處退縮因循日甚一日陷人則明照已則昏責人甚勇責己甚怯豈不可嘆陸子曰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嘗爲志聖賢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自振日月之過而有求然與

草木俱腐之恥昔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盲人便以聖爲志自爲不能者是自賊者也有志之士聞之能無省悟

一戒嗜利

利之一字其引人也最甚其害人也最酷至明之人遇之而昏至剛之人遇之而緩此一中乎利而心術世道日相沉溺而不可言者夫人生在世仰事俯育利亦不能免倘過矯焉則衰安可臥臥范丹可慷慨是亦不近人情之論但大易曰利者義之和也付子曰以義爲利此可見合義則利不合義則不利之甚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九 八戒

十九

述堂

朱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著事便劈斷學者打破此關頭勿貪求勿苟得則砥礪廉隅推而行之以利濟蒼生者是在是以義正萬民者是在是諸生試看古人造利字以刀立其旁始有深意放而行者多怨事而有者必爭象齒焚身誠千古之龜鑑

一戒如忌

刻薄者如忌之謂也如忌者攸求之所由生也同此倚賴視人如我視我如人在己之不足何妨在人之有餘借人之有餘正以補我之不足天地間至快至足道理莫切于此昔顏子有若無實若虛子路不伐

草木俱腐之恥。程子曰。言學便以道爲志。古人便以聖爲志。自爲不能者是自賊者也。有志之士聞之。能無省悟。

一戒嗜利

利之一字。其引人也甚甘。其害人也甚酷。聰明之人。遇之而皆至剛。之人遇之而皆此一。中乎利而心術世道日相沉溺。而不可言者。大人生在世。凡事俯仰。利亦不能免。倘過矯爲謂妄安可。雲臥范丹可餽。座是亦不近人情之論。但大易曰。利者義之和也。曾子曰。以義爲利。此可見合義則利。不合義則不利之甚。

初學語學會編 卷之九 八戒

二上

述堂

孟子曰。義如利刀。相似遇者。事便劈斷。學者打破此。端。勿貪求。勿苟得。即砥礪廉隅。而行之。以利濟蒼生者。在是以義止。萬民者在。是諸生試看古人造。利字。以刀立其旁。始有深意。放而行者。多怨。專而有者。必爭。象商焚身。誠千古之龜鑑。

戒如忌

刻薄者如忌之謂也。如忌者。枝求之所由生也。同此。倚賴。視人如蔑視。或如人在己之不足。何妨。在人。之餘。借人之有餘。正以補我之不足。天地間至快。至足。至切于此。昔顏子有若無。實若虛。子路不核。

不求何。不誠此心。大而百物皆通。心公而萬物皆

我一體矣。乃今世之人。聞人之善。則如之。見人之才。則忌之。卽不顯爲妒忌。而外借忠厚之名。內挾攻詰之術。背後排擊。隱微摘伏。直至其善不成。其美不濟。而此心。總與之乾淨。此刻薄之道。徇己乃以害人。而害人亦適以害己。幾欲生機。然害心。理總不肖。少爾。地。自處。子將見于門內。恩絕義乖。于鄉黨果叛。親鄰。不替。不可入於聖賢之道。而流至爲勸賢病國之小人。而已矣。於一己亦何裨哉。諸生亟宜戒之。

一戒銀營

初學語學會編 卷之九 八戒

二上

述堂

富貴得失。有命在焉。俗語云。有意栽花花不秀。無心插柳柳成林。此雖淺人之言。其實便是安命之說也。乃將於專尚鑽營。謂科名之得失。官資之榮卑。祿產之厚薄。必先依附權門。而後彼此照應。諸事可以稱心。嗚呼。如此存心。則一心爲勢利所役。其不至植黨行私。盜竊名器也。幾希。蓋性也。命也。二者合一。道理其求之而得也。乃命所固有。而多此一求。則我性已失。光明正大之體。其求而仍不得。乃命所本無。而又多此一求。則性更以求而多。非世之學者。諱水聲氣。消通關節。及一旦敗露。而身名與之俱喪。亦獨何哉。

至誠不可解也

一戒欺妄

忠信二字學者入門之始亦即學者造道之終蓋聖賢道理與真實莫非一段謊然懇切之處不容欺亦不容妄乃近今學者隨口詩張總以誑人之聽聞此有意欺人而人終不能為我欺則畢生所為祇自戒其虛偽而已即使無意欺人而捕風捉影相向猜猜將心測日浮穩性口快而人心風俗亦日波靡而不可返司馬溫公無事不可對人言後語劉安世以立誠之要則曰自不妄語始此欺妄之戒古人已於此兢兢也諸生立定上宰當無為不忠不信之小人也可

一戒賭博

賭博賤行乃市井無賴之所為讀書賢書以禮義自守諒不至放僻邪侈一同市儈余今日之士大夫輩打馬吊闖混江呼盧博奕每習之而好好之而萬不可解不知小賭博者即是大賭博之漸也偶一失足癡賭失事廉恥喪而人品失皆由於此矣夫士君子在一鄉一國見人與大賤隸間或有為於此者尚且引水之教化之以正人心而厚風俗奈何躬自蹈

之是堂堂正正之身於與夫賤隸之輩也是可耻也昔陶侃曰枵腹者收積奴戲耳願諸生絕不犯

此事為幸

一戒好訟

訟者不得已而為之事也學者讀書明理必須平心養氣方能真已恕人大凡橫過之來正可急求改過以謝之即不然亦必深思省察以求我所以被人不平之口則無訟事之大小諒亦化為烏有矣昔呂東萊論語至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猛然有省一語意氣皆下自是終身無暴怒朱子稱為能變化氣質好訟者知此則山忽爾以漸至其渾忘便曉得寧我容人毋人容我包全許多體面調養許多精神大子日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能內自訟則無訟訟人矣此言可三思

一戒肆談

便佞口給聖門所憎蓋人生各有難盡之職自問其不可以告人而徒患一日吾說人之是非計人之短長此不特已之行事有虧而其設心先有不可問者矣夫朋友之道尚須忠告而善道之見獨在外人其間門之隱父子兄弟之事以及謹密機防此亦何必

負及即或觀人論事亦必有一片平恕之心以全公正之道不爲己甚之詞昧失本心不爲過情之論人傷厚而乃空生閒談皮癢人之陰私損破人之體行造言生事而至污人行止而後逞此言爲人情所不堪而禍患已生於有睫矣嗚呼口舌之禍勝于刀鋸也

以上八則皆切今時之弊每用以自警因爲行說以告同堂其相砥礪庶俗陋遠而人道乃可有次

### 第六

壬戌示諸生十要

鄭之儔

講學會編卷之九

述

入道之方其綱著於大學其旨暢於中庸之篇家駁無知亦何能究其萬一但思四子書在在皆修身體道之要一句有一句之益一篇有一篇之益學者身踐而力行之則成已成物之道偏矣姑就所見覆和敬條以示戒同志

一學以知本爲要

讀書之道今在明善復初吾性中萬理具備而總以孝弟爲本蓋天性之初發最爲親切從此培養起來便有許多妙用孔子曰愛親者不厭惡於人敬親者不怠慢於人可見愛敬既積於中自有諸然與萬物

相關之處將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次第推行直至天下萬世方足以竟其量堯舜動舉事業仍是孝弟做出即其樣子也試觀論語首章學而時習之先論爲學之全功而大章即接以其爲人也孝弟可知明善復初之道莫切乎此此處若不吃緊認真纔是終日誦詩讀書亦歸無益何也以其無本也

一學以體認爲要

世人讀書全是口耳之學不肯反身體認如學而時習句人誰不忽過即誦諸家亦每以誦讀溫習知行分貼了事至問其如何致知如何力行是說古人致知還是說自己去致知是說古人力行還是說自己去力行無不茫然難解不知註云學之爲言效也人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九

述

述

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所以明善而復其初也云云可見吾性之初萬理皆備粹然至善但氣象容有或偏物欲有時而蔽必須克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使所知所行無太過無不及然後可以盡此身之理而全乎爲學之本量試觀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周子曰士希賢希聖希天此正效法先覺之所爲以盡我性所固有者學者從

聖在賢不肖之別只在天理人欲而已天理存則人欲泯人欲勝則天理亡君子小人無中立之勢天理人欲亦無其途之理學者須於此省察之使發念皆實無一毫之寬假無一毫之姑妄則人欲從此而絕天理從此而復矣但方寸之內萌每發於不及持此正人所未及知而已獨知之地耳夫既爲獨知則真情發見良心難昧不啻天地鬼神之環視父兄師保之臨於吾前昔顏子克復之功曾子無自欺之學不過於此處加之意而已矣諸生欲體認天理當問事之公不公欲知事之公不公當問心之安不安從此內照欲自欺而有所不能尤欺人乎朱子曰涵養本原之功誠易問斷然纔覺問斷便是相續處時時檢點則所謂省察也邢恕一日三點檢程子以爲可哀是以君子必慎其獨斯言誠可味也

一學以存誠爲要

聖賢之學以存誠爲第一事真實無妄已盡乎誠之義矣世間學者往往看誠字不親切一個外面強捉來的不勝其矯揉拘束之苦是以視存誠工夫一如釋氏間日靜坐空守一個念頭虛無寂滅於天下國家毫無干涉不知所謂誠者正欲把持一點懇切真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十要

二十六

述堂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十要

二十七

述堂

一學以益友爲要

師嚴道尊此不必說矣而相親而善相與有威者則莫如朋友蓋朋友之於我意氣相投凡是非曲直緩急甘苦在在可以心照孔子曰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易之隨曰出門交有功禮之學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其於朋友何兢兢也乃今學者多以浮夸相尚絕不以至誠相與凡遇二三友朋飲酒徵逐視之而知兄弟及至問其同甘共苦却視之若冰炭之不相入卽日用往來總是一片偏黨之私遂至



爭名奪利各分門戶不特不收朋友之益且有各受其害於無窮者不知讀書賢者只求爲善無過而已朋友有善相勸有過相規則成就無窮之學問求自我隱伏之德充諸書本領莫大於此諸生誠從綱常德義上細細體會則吉善現過一日有一日之益同寅協恭終身有終身之益彼此相關有非泛言聲氣者所可道矣語曰賢師不如益友諸生須宜留意一學以程課爲要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廿要

二十八

述堂

學有一定之候功有一定之節時有一定之序日有一定之程然後按節而趨依程而赴循序而行計候而進歷之終身而不倦工夫自然接續時日自不至虛擲今之學者不是姑待因循即是進銳退速爲學之功終歸於雜亂而廢弛今宜量才費之敏銳以定所學之多寡早間讀何書午後讀何書燈下讀何書逐步檢點逐步精進如或本日有事不得按刻完功則宜於夜間補之蓋夜氣之存即清明之根此時用功智不慳而神自清所以息人心之動而昭學人專功之地者此也昔袁了凡繪讀書圖每扇編十二月每月列三十日每日畫一方格方格內作三分如清晨修業無曠即用筆抹上一分午間無曠即抹中一

分薄暮無曠即抹下一分曠則空之諸生誠仿其法而各置一簿以爲日記功課則觸目警心工夫之勤惰各可自驗也倘或本不用功而妄自填抹是自欺以欺人也其於設誠致行之志安有存哉豈不可惜豈不可恥

一學以讀史爲要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廿要

三十九

述堂

十三經之傳也久矣孔子刪述後可信者惟六經國家制科試以經藝近來淹雅之士同多通經矣而至於史學不特泛涉焉而少貫通蓋且皓首而不解其何害夫歷代帝王將相各有經濟之猷詳內而略外非聖賢明體達用之學也中庸言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可見治天下非徒一修己了事而經世之術濟變之方實莫備於史讀史者驗古今治亂興亡得失之故以長一己之材識以贖一己之心胸如有渾水通鑑以及紫陽綱目有某帝畢即須從頭檢點記其大因革大得失宰相何人幾人賢而思幾人奸而後閉目思之如在目前然後再看他帝閔二十一史如有某入本傳畢亦須從頭檢點某人何時出仕做何功業終於何官歿於何年統計一人之終始如在前而後再

分薄暮無賴卽抹下一分賄則空之諸生誠仿其法而各置一簿以爲日記功課則觸目警心工夫之勤惰各可自驗也倘或本不用功而妄自填抹是日欺以欺人也其於設誠實行之志安有存哉豈不可惜豈不可原

一學以讀史爲要

十三經之傳也久矣孔子刪述後可信者惟六經國家制科試以經藝近來淹雅之士固多通經矣而至於史學不特泛濫焉而少貫通蓋且瞻首而不解其何書夫歷代帝王將相各有經濟之策計內而略外非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三

述學

聖賢明體達用之學也中庸言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又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可見治天下非徒一修己了事而經世之術濟變之方實莫備於史諸史者驗古今治亂興亡得失之故以長一己之材識以擴一己之心胸如有陳水通鑑以及紫陽綱目有某帝畢卽須從頭檢點記其大因革大得失宰相何人其人賢而忠義人奸而後閉目思之如往日而然後再右他帝閣二十一史如右某人本傳畢亦須從頭檢點某人何時出任做何功業終於何官歿於何年統制一人之終始如在眼前而後再

及他史如是讀其是非其相與通其時勢即不能熟記全史而於善敗得失之規模已可瞭然心目也至於

御纂性理精義簡約精粹尤足以佑廣後學誠於灑落淵閑讀書身體而心驗之則親切有味俱從自己身上理會竟輕命精微之理與脩身用世之學又同條共貫者矣他如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等書昔人謂其深遠雅置之案頭於心氣甚有裨補諸生常亦隨其才力之短長以爲誦讀之多寡也可

一學以儀度爲要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九

三

述學

士子讀書樂道潛泊寧靜相繼無華亦何必修飾衣冠以至驚外而鮮實然衣冠者所以攝其心志也衣冠不肅心志之惰慢可知矣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朱子註云文章威儀文辭皆是也可見一身威儀動關德性故威儀定命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乎試看孔子言仁說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小大祭又曰居處恭執事敬此中之齊莊嚴處一心目收斂而不放恭敬之道在是存心之道亦在是諸生誠體察於此以禮樂持身凡一行步必安詳靜重不至跳躍奔趨一待立必端莊靜足不妄動

例一衣履必潔清整亦不至辭讓過過一聽視必靜  
正安閑不至搖頭弄尾如此動靜語默無不端莊而  
有體平日所學俱知深沉不露矣詩云言訓是式威  
儀是力此正所重相期者也

一學以禮義爲要

文章一道隨風會爲轉移體格不同要不外醇昌黎  
所謂惟其是而已自制爲取士以來傳者甚衆而歷  
久不可磨滅者總惟此理法之兼備蓋文章如禮樂  
然音無高下中乎律文無煩簡中乎度故理衷其是  
雖神而亦醇法就其編羅變而亦正王惠崔薛教公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九

三十一

述學

阿同是一燈相傳即至夫崇五家可思雲湧如論  
生總不一語寄人筆下不一語勸美前人而字句意  
義却一一俱有來歷此奇幻悲壯之中仍寓光明正  
大之理所以可貴也今之爲文總不肯出自機杼其  
淺者陳陳上策觸目生厭其類知自好者又專讀冷  
稿與耳近似之古抄弄筆頭故爲險怪以欺人此以  
艱深文其淺陋故習舉業者或指西江派爲戒豈不  
可惜夫文章代理賢立言不獨理解宜根抵註疏即  
取材亦宜原本經術今日所作之文即爲異日拜獻  
之資其動達高遠者心地之俊傑可知其博大昌明

其氣度之宏遠可知昔王沂公賦梅花詩識者謂  
此人安排作狀元宰相後果充端太平功名與李文  
靖相埒其明驗較者如此也諸生涵養德性漸至古  
之立言者得之心而書之氣既和且平上鳴

國家之盛爲于此深有厚望也夫

之舊竊觀書院之設原以教育英才非以籠絡聲氣  
諸生讀聖賢之書自宜體聖賢之道蓋古人之一言  
一行皆爲我而設古人之所議所判皆中我之疾病  
也試一邊讀書一邊體認那一字一句不是與我相  
對照哉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處處皆淡到身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九

三十二

述學

上未備過久業強無以相長益祇舉目前之切近  
簡易者日相勉勵庶諸生皆知循理返欲不失鵝湖  
本來面目也已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九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

後學潮陽鄭之倫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詩

鵝湖書院朱陸韻

費宏

仰止鵝湖敢弗欽來遊因悟聖賢心一源活水通寒谷幾片閒雲度遠岑能向天機求動靜肯于世路較升沉誠明兩字難偏廢古訓傳流直至今

遊鵝湖書院次先賢韻

雷錄

學脉傳來只一欽揭掀事業總根心却緣含義難航海還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詩述堂

是悲階乃陸學萬派源同流浩浩三秋月朗夜沉沉古人往矣各山在仰止長懷慰自今

鵝湖書院和先賢原韻

鄭之僑

名儒風遠愈相欽百轉徘徊望道心除去荆榛通戶牖賞來花鳥度雲岑遙愛士成書癖寺近逃禪免陸沉不是千年宗一派緣何組立到如今

鵝湖和先賢原韻

楊人傑

敞開講席後人欽須識先賢辨論心鑑水有原涵太極潛雲無意度遙岑天機活潑為魚見理境晶瑩隱怪沉萬古光分長不夜考亭一燭照古今

前題

蔣垣

名賢事業後人欽性學傳來只一心看水有源終入海尋路無地不登岑草花堆徑香猶在風雨敲窗響未沉每過巍祠瞻道範余懷渺渺到於今

鵝湖書院次先賢韻

葛天中

道範千秋誰弗欽過祠泰謁慰余心臺前細草高低級門外青雲遠近岑滿室香多花隱隱千秋在月沉沉自從晤對美疇後不盡尋思直到今

鵝湖書院和先賢原韻

溫朝榮

講堂道脉代相欽入院追尋慰素心苔石繡開遺舊路煙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詩述堂

棲青散出遙岑湖平春雨流無限竹滴秋風響未沉勝境盡隨人領略山川良會古猶今

鵝湖步先賢韻

劉祖年

書冊千言敢弗欽還于靜處自捫心細蔓野草開幽徑挺立孤松掛遠岑子夜未分時息息黃鍾初動韻沉沉一從無極歸真宰古樹寒鴉噪至今

謁四賢祠感作三首

吳世良

風神水骨遺祠古曉陽春圃日破關懸澗源涵涵泗水振聲鎮擬岱宗山夢揮理窟交義且試透心齋會孔顏虎洞舊陽俱薜蘿平生節蹟動淒清

又

靜界紅鵝去不同悠悠千載白雲堆  
層巒馬塔連宗嶽院落龍章映上台  
江國迴回鄒魯脉山齋勝擬麓高臺  
臨風貧酒瞻遺像延輝憲梅春露培

又

飄洋南國成絲臂登升遺祠感典長  
堂倚雲限連鳳名院凉全壁煥龍章  
荷封斷徑經秋雨松陰賴坦掛夕陽  
千古溪山留勝會幾回夢裏論袁皇

謁鵝湖書院

王翰

池近鵝湖二舍通昔賢講道坐春風  
遺客瞻拜丹青裏鵝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詩述堂

址荒涼烟雨中水泛落花流古澗山  
排翠閣簞簞空行行徧讀殘碑罷滿  
樹輝聲夕照紅

謁鵝湖詩

夏正夫

紅鵝飛去碧湖空積翠高巖在腹中  
有木三間起書堂無香一瓣寫恩衷  
斯文下地未千載元氣在天真數公  
浩嘆出門來去馬蕭然林樹響悲風

謁鵝湖書院

費案

諸老高風迥芙蓉密光蒼翠水游梁  
乾坤一會存吾道祠宇千年重此山  
碧草春深猶自好紅鵝雲遠不知還  
擬示莫問當時事落殘碑半薛莊

謁四賢書院

沈思永

仰止鵝湖謁四賢千秋道貌尚巍然  
春風化雨歸沂泗魚躍書飛見性天  
斷碑半藏若草字餘香猶對御爐煙  
高樓更見龍章在挿起書籤紅日邊

謁四賢祠

沈以亨

嶺抱山迴綠樹風先賢祠宇仰宗工  
登堂默認談經處拱武神遊講座中  
功在註疏千聖合理歸德性一源通  
後人枉自分旗幟朱陸於今豈異同

謁四賢祠

鄭之儔

一代文宗百代傳登堂猶見舊山厠  
凌空廟勢千層巖鵝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詩述堂

底湖心一片天樓閣憑閣紅日近官  
塋碑老猶苔綠幾回奪取仙圃處風雨  
滿瀟古寺前

謁四賢書院

溫朝榮

千闕萬壑赴門墻相集名儒定有鄉  
疎樹啼鶯朋友在古湖寒鴈弟兄行  
餘來風氣花三徑分得秋光月一堂  
瞻仰魏祠今半載故山回首路茫茫

春日臨鵝湖書院

溫朝榮

蒼蒼水樹繞周居便到起湖興有餘  
魚種萍池經雨猪竹移皆徑補花疎  
曾催詩債寒谷內又扶酒魔煖閣初  
未議他年當此者登堂一望更何如

遊鵝湖書院感作

劉昔蕃

山行須另覓歸途宿約原期謁人儒行入荒祠餘蹤說  
來峻嶺盡鵝湖黃花未放看霜葉白鳥羣飛人畫圖廢寺  
尚堪留客坐與人爭報日將哺

鵝湖書院

張仲明

不到鵝湖又幾年溪聲山色尚依然捲簾淑景逢三月人  
戶春風仰昔賢盛世功名雙短翼平生心事片青天無情  
花鳥如相戀客裏行囊暫息肩

前題

高明

鉛山東路入鵝湖絕巘凌空勢最孤千載厚坤儲秀氣一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詩述堂

朝亨運集真儒特專功到活潑地往復詩談太極圖若使

九原今可作振衣願爲開茶壚

前題

費宏

一從無極分明後荒徑鋤茅見講堂自古乾坤惟此理至  
今山水有餘光庭空蔓草憑誰難滿香塵欲自將冠蓋  
追尋根運莽邱愁猿鶴笑人忙

過鵝湖書院

甘京

翠微山色點雲根萬木驚霜落葉繁祖豆古今崇聖學  
喬朝暮愧禪門一時持論多同異千載斯文幾廢存在昔  
趨庭嘗竊問至今空谷與誰論

鵝湖書院

丁道遠

義利分途幾最微鵝湖游導登天機開意納月花流影滿  
露研硃和葉衣才草不除穿澗瘦稻梁勤耕出田泥山光  
照耀文光煥塔頂懸燈接日輝

擬鵝湖講學詩

詹如錫

爲憶鵝湖舊講堂四賢遺像尙餘芳石頭似虎藏崖下松  
檜如龍列道傍性理深涵涵水心傳引躍現天光當年  
同異今猶耳一道宗風萬古揚

鵝湖壘嶂

龔敦

壘嶂雄開野水濱白雲生處少風塵丹崖翠壁偏宜晚竹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詩述堂

塢桃侯總是春韶鶴稻梁秋社節陰陰桑柘晚歸人烟屬

草樹真如畫一幅丹青萬古新

鵝峯聳翠

李奎

鵝峯聳翠插蒼冥曉日蒸霞映巖樹已達合千嶂碧湖  
光倒浸數峯青春生深谷幽蘭綻翠度修林好鳥鳴朱陸  
先賢曾會此令人千載仰雄名

鵝湖山

鄭日奎

一徑踏來幽意增山嵐迎客快攀登宛逢好友嗟遲暮似  
讀奇書得未曾溪流落花仍片片雲封古寺一付僧去留  
此際渾常事相較余深愧老僧

鵝湖懷古

費元象

崔嵬祠宇接天河，霜冷秋江落翠荷。  
勝地每因人倚重，名山從此亦稱鵝。  
月移松影穿簾入，風引荷聲繞座過。  
盡澤千年興仰止，登臨已覺倦人多。

鵝湖道中

蔡經

鵝湖山下春可憐，野梅含雨柳生烟。  
游絲細細駐林杪，浴鷺悠悠飛水田。  
物候催人如過客，朋雲回首忽經年。  
征衣尚拂紅塵路，振望鄉關落照邊。

鵝湖野眺

薩天錫

十里蒼松對寺門，四圍翠浦路紛紛。  
湖心水滿通銀漢，山頂鵝峯化白雲。  
玉井芙蓉天上露，瑤池雪浪月中聞。  
石床茶竈如招隱，還許閒人一半分。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

七

述堂

秋日費太僕招遊鵝湖

金光弼

平湖曲曲快登臨，况復秋風助客心。  
滿閣浮光懸島上，蒼山撲翠落波深。  
清霜未爛芙蓉暖，白菊猶垂栢樹陰。  
幸有窮交公輩在，龍峯千載此因尋。

瀑布泉出鵝湖山

朱統錫

正練飛懸鶴嶺迷，嵯峨勢自瀉前溪。  
拋玉尺千尋下一川，銀鉤百丈低絕壁。  
聲喧重嶺道茶倒，影落虹齊我來應識。  
潺湲意注盡根塵，任品題。

遊石井

吳開鵝湖山下三首

朱子

一窗陰風萬斛泉，新秋曾此弄清漣。  
人言瀑瀉深無底，只恐潛通小有天。

其二

聯倚君登泉上亭，黃塵雙眼想增明。  
鸞輿獨向溪南路，惆悵不成同隊行。

其三

泉聲側畔一川明，水石淙淙更有情。  
閒說近來蔬草好，想應仍是舊溪聲。

次韻擇之鉛山道中

朱子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

八

述堂

幾月高堂關問安，歸塗不管上天難。  
誦君兩愿思親句，也信從來取友端。

其二

行盡江湖萬疊山，家山猶在有無間。  
明朝漸喜登闕闕，水分流響環環。

次韻擇之登紫溪有作

朱子

明日振衣千仞岡，夜分起看月和霜。  
久知行路難如此，不用悲歌淚滿裳。

崇壽客舍夜聞子規得三絕句

朱子

空山初夜子規鳴，靜對琴書百慮清。  
喚得形神兩超越，不

知底是斷腸聲

其二

空山中夜子規啼  
病怯餘寒覓故衣  
不爲明時堪春熱  
只岐路不如歸

其三

空山後夜子規啼  
斗轉星移月尚高  
夢裏不知歸未得  
已驢黃犢度寒峯

鉛山立春

六言

朱子

雲擁山腰洞口春  
回楚尾吳頭欲問  
闔天何處明朝儘  
水南流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 詩

九

述堂

其二

行盡風林雪徑依然  
水館山村却是春  
風有脚今朝先到  
柴門

遊石井和朱子韻

夏言

山下靜通一脈泉  
幽花碧石映清漣  
半巖深黑幾無底  
知有神龍隱洞天

和先賢石井詩三首

鄭之儔

湧出雲腴絡石泉  
巖空一竇響風漣  
不從深處窺流注  
又信龍藏古洞天

又井畔有亭

石角盤空一小亭  
鵝峯削影尚分明  
誰人攜此清幽趣  
烏山雲落洞行

又題井布古寺

水歸深院月池明  
木石天然盡有情  
爲聽泉流登古寺  
牧童笛過舊江聲

石井和韻

葛天中

晝夜流聲山下泉  
澄澄玉洞濺清漣  
緣何深處空如月  
石井曾開一硯天

題鵝湖山

范巨卿

綠垣千尺秀峯環  
臺殿參差杳霭間  
更借西湖一千頃  
爲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 詩

十

述堂

君題作小孤山

鵝湖院

張濟

見說鵝湖昔未經  
入門山色競相迎  
誰知布襪芒鞋底  
只有青山不世情

登鵝峯

鄭之儔

北上峯高舉日齊  
峴幽難畫又難題  
回首城南十五里  
萬緣如燄望已迷

鵝峯

葛天中

羣峯高下浸春蘿  
雨後雲生石壁多  
入到名山羣勝境  
風不獨憶紅鵝



前題 周勉四十餘里音與民家此書

溫朝榮

漫天絕壁樹重六月寒生落翠峯四十里山樵客路草  
鵝下處白雲封

荷湖橋

周道欽

光透雲根分半鏡影涵波底結連環千年繫背堅逾老百  
尺龍門夜不關

荷湖

水面昔有荷生後因紅鵝浴此更溫朝榮

誰向天邊開碧湖秋水見花發紅鵝浴處香猶在負  
此荷風酒一壺

濯綫橋

距寺數武古碑刻名尚存

溫朝榮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詩

十一

述堂

不是橋邊扣寺扉客樓猶寄釣魚磯科頭愈覺風塵老髮

髮絲絲湖底飛

牛嶺亭

在鵝湖山腰去阜頂半里許

溫朝榮

一岫經過一岫雄孤亭壁立翠微中莫愁此去無路半  
橋停驂負老翁

章巖

在鵝湖西北

朱子

路隔天開宇豁然夜不扃閑雲任樓宿宿雨斷驪客破屋  
僧常住高軒客屢經古今題字處大半辭文青

次韻釋之章巖

朱子

驢馬倦長道投鞭憩此巖來疑六轡載跡是五丁創泉脉

流青潤林梢擁碧巉老禪深閉戶客子且征衫

題鵝湖

洪芻

萬松參嶺路千畝勸春耕不復紅鵝下空遺碧湖橫佛局  
傳經綽仙馭度崢嶸道釋分袂境與許我行

登鵝湖

王大卿

獨上最高處幾經著力攀遙哉千里應俯矣萬重山瞻息  
隔河外飛鵬羽化間層崖應可至此自優閒

遊鵝湖山

李壽陽

山到東南極溪鄰闔越分亂峯晴冒雪交水暮蒸雲石象  
空遺跡胡鵝尚作草古寺荆棘裏駐馬慟斯文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詩

十二

述堂

遊鵝湖書院

江阜

講席何年盛風流紀勝遊人傳南渡後地枕北山邱朗吟  
孤舉月疎檣萬壑秋前型猶未隱懸昂倚岑樓

和先賢章巖原韻

郭之倚

古洞何須整空門白不扃嚴深防雨密徑老蟻秋零冷石  
光搖鏡石鏡心有濃陰濕上經只緣山壓處煙起一樓青

和先賢章巖

楊人傑

剎巧天成谷撐空戶不扃長觀月皓潔莫應雨飄零拭鏡  
開珠匣磨是刻石經遙峯雲樹杪數點佛頭青

瀑布泉

溫朝榮

嗚呼天如兩臂登下碧濤一痕鐘霧散半湖草花繁風裏  
鳴趁急石邊碎玉寒何啻孤院生寂聽客心酸

賦

遊鵝湖山賦

以商臺遠甯塔深沈爲

劉翎聯

廿鳳遊兮朱鳥翔白鸞燦兮繡鶴黃一步百息今山之同  
千迴萬轉兮見湖光湖今湖兮綠波揚塵索萬緒兮恨不  
長中多赤鵲兮排鴈行自剝自投兮輝天章煙波離闊兮  
限無糧荷有美仙兮餉飼良朝華芝草兮夜刈菖菰米菴  
粟兮儲石倉雞乳耶育兮意倘伴上冲雲漢兮下滄浪至  
今踪跡兮付徵菰格之不采兮誰與商乃陽金微陽滿湘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

賦

述堂

尋壑峽泛天潢問娥女乞義舉覓當年之片羽望湖水之  
空洋輾轉求之而不可得陞友絕壁徒默默以思量乃爲  
之鬼歛斷心如醉沉陰暗割曉晦屬喉嚨聲殘疾喬喬  
竹翠翠頂峯飛背偃側銳雲觸石而透陰風洞浮光而  
竄幽達至若嶺寒絕石千尋屹立無敵可尋無隙可覓  
焉而奇涼天通旋之而雲極地開左建星樓右板石室架  
雕丹書屏藏祕笈仙人之奇篆難近陰符之神工罔識太  
古之渾噩不離至道之精微愈密則有頓悟奇俠語出齊  
諧一噓而千山響應一吐而萬木聲哀鶴和之而嘹唳雲  
虛之而徘徊小滄溟于一勺大卷石于崔嵬遊斯山也爲

之膽千古之胸臆築百壘之瓊塊又有沉潛性命結自仙  
胎心根月窟足躡蓬萊修真有祕作賦多才繞項刻之琪  
花造遠邇之玉醅翔步而舉龍起舞咳唾而飛瀑喧騰遊  
斯山也爲之會天姥于龍宮脫坐踞于形骸更有廟羅十  
宿掌握風雷白虹貫貫赤幟風聞萬湖波以習戰聚陣石  
以成堆前國之雲橫勢振後師之霧隱鋒理千峯戟壁刻  
玉將軍之武庫萬嶂圍合蠟漢諸葛之風臺遊斯山也爲  
之仰青天之潤澤種白榆以栽培若夫四賢一堂九野別  
壤書田豐腴心地平廣綠葦旋繞以爭鳴蒼巖排立以遮  
講紙鎖青蛙之聲憂斷野狐之想動問學以周行陶德性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

賦

述堂

以簡養其存心也活活潑潑而融古今懇懇切切而闢兩  
深山之高今道範嶙峋湖之青今性海靈明冰雪以淨雪  
霜走精躋尼山之絕轍今日是遊人之不登臨因而垂之  
曰赤鵝飛去入青冥石貌狎狎似老人手攜簾杖摘星辰  
少微移在紫微庭百丈光銀嶽帝京神封五嶽固邦寧萬  
世河山抵掌平雅調廣歌誰與聽虞絃一曲韻沉沉

鵝湖講學

卷之十終

起湖講學會編卷之十一

後學潮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記

會元堂記 章補庚戌賜名文宗里院 詹載采

書院舊創于鵝湖山四先生講道所也說一後假惠

人闢過其山風景逸靜如寄寥闊不能不以之興懷

會惟齊趙令尹獲聞大概謂舊講堂廢今遷之縣治

西北隅謂曰韓文公嘗守潮陽郡人思之廟于刺史

堂後元祐五年徙于城南七里予磨作記謂公之神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一 記

述聖

猶水之在地中無往不在然則堂之創要不過以記

後人之遐思耳蓋學無常師以道為宗道無定體以

心為主仰高鑽堅磨前忽後何莫非道之所有而可

以其地問之手先是鄉下竹達下市東有書樓鵝湖

對峙輝霞蒼翠在巔凡間高山仰止流風宛然皇慶

元年太守寶公下車之初泰先謁寶登斯堂也顧瞻

傍程大懼弗稱銳意新之時樂下黃謙為此由長偕

直學吳先生師道承侯之志鳩工庀材不兩月而堂

遂成危樓兩廡輪奐靈飛高明爽瞻視昔有加不陸

而斯堂有斯溪地租為豪猾所據侯微黃戶印發屋

入倍增外有一都亭遠用四百畝歲止收租百四十

侯核實而增之比常歲之所輸又益四十石焉繼自

今來遊來歌之士亦孔之厚矣侯諱汝舟燕山後保

定人也

修鵝湖書院記 補畧

劉曰寧

余行鵝湖山下拜謁四先生祠見祠宇傾圯以告邑

侯唐公相與捐俸創修祀春秋焉既竣慨然曰斯非

朱陸之墓耶耶年諸志唱和詩與論封序無甚相左

唯是尊德性道問學兩語若不相下後人遂以為壁

壘過矣夫紫陽未嘗離德性平居踐履學問無弊也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一 記

述聖

金龜傳註之說似公子獲臥內符入魏軍一何勁直

然而古者父象不四更卒編不三絕耶且夫人之能

間能學者又屬何物照非日隱非風邪即金龜未嘗

廢學問也不若計論學問無弊也紫陽九經諸疏學

者以為津梁為扁鑰過耶即耶晚年論定豈不靡然

見平生乎謂金龜取運慈嶺不無稱枉者譬亦水有

元珠至舍笑矣世有駭而去之爾兩人相與治舟楫

游江漢憤而出之一人猶猶無忘舟楫一人若不知

有舟楫嗟嗟驪龍之領赤水之藏千百年來無人探

取此兩人者功相埒也年諸志門人諸說不足深怪

此與東西諸侯不帝齊秦者何異呂氏于朱陸在隴  
獨幾爲調停大道何異耶在易有之不謀不介緣有  
天符不同之同所以大同自此義不明致踳然共由  
之路劃爲鴻溝不歸孟子道一之旨辯之不可不早  
辯也唐侯諱應和少有志學問仁明廉幹三年鈴山  
大治萬曆庚寅記

文宗書院記

汪偉

文宗書院者以祀晦翁朱氏東萊呂氏復齋象山二  
陸氏者也宋淳熙間四君子嘗約講學于鵝湖山皆  
不遠數百里至此相與極論不合罷去而繼以書劉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一

記

述堂

往復辯難動益卷後之人重四君子之道而仰其  
平生因即其地祀事焉皇慶淳祐間請于朝賜名之  
宗迄今中間廢興遷徙不一最後移于山之絕頂正  
德辛未冬十有一月投學副使關西李夢陽按縣非  
妄登謁險峻人跡殆絕屋日壞乃下葺彼並則  
已鞠爲荆榛久矣慨然興懷顧縣尹秦禮曰先哲遺  
蹟在是奈何去之而以奇險爲哉吾欲復舊觀何如  
秦侯曰此禮風心也乃畚去毀燬剪除宿穢爲屋若  
于摧仍扁曰文宗書院落成舍食如親親四君子周  
一室而給其膏款使來求記思惟胸臆告明道學

而上承伊洛東萊和之獨陸氏兄弟若自立門戶有  
終不能同者古人非好爲是紛紛也不肯苟同以承

公是而已今晦庵之書刻于學宮國家藏而人誦之

而陸氏遺言微旨亦並傳于世讀者以爲如聞震雷

驚霆焉則其所自得而自信要有不可泯沒者胸臆

言和陸氏學者多持守可觀而欲棄短集長以自立

則夫同異得失之際豈末學所敢輕議哉其合而祀

之久而不能廢者固亦人心之公也李公以節行文

學表見于時其督學江右專以存心窮理爲教化首

務而不拘拘文字尺度間于先哲過化之地表章尤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一

記

述堂

力所以開導風示後進意甚盛上之所好下必有甚  
者焉斯道其將復明乎敢敬記之以告登斯堂者秦  
侯舊有惠愛在民及再至益修前政是役也成于軍  
興諸益之遺囑嗟而辨民不知費其亦知急先務者  
歟

重建鵝湖書院記

李奎

大江以西南稱文獻之邦書院之建不知有幾惟鵝  
湖之名與白鹿並傳于天下自宋迄今彰彰如一日  
由道學之在人誦習景仰自不能一日而或廢也夫  
朱陸之在當時皆以性理爲學蓋陸氏重在存心以

簡易自高朱子則先致知而後存心鵝湖之會反復講論終不能望而合之無極太極之辯尤不免後世之公論厥後集諸儒之大成繼列聖之道統有功德於世者朱子也待氏得四明楊文元公袁正獻公推崇獎翼其學亦光大高明與朱子異趨而並立以西江二陸比河南二程東萊承中原文獻之盛親友朱子往來講辯造詣益深著述博議發明春秋嚴謹之旨殆無餘蘊蓋以聖賢之學自任有志于道統之重也然書院廢于宋季兵燹寥寥三百載間寒鴉古木荒蕪發煙過客與嘆莫有能創而新之詎不有符乎景

鵝湖書院記

胡夢泰

天生人以形即賦人以性而四德具焉學問者所由復性之路也有便捷之學焉則直從德性以人有積

累之學焉則謂隨事隨地不可輟功太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有赤子之大人有大人之赤子赤子始之大人終之如錦啼笑而後有言辭有舞蹈而後有拜跪即此口體不即此啼笑舞蹈此朱陸之學未始不一而實互相爲用今讀其詩曰處墓與哀宗廟欽是哀敬不自廟墓有也則德性之說也若竟將問學撤却則是臨墓可不哀入廟可不敬矣今鵝湖書院目擊頽廢而置之不修毋乃類于臨墓不哀入廟不敬與始甚憶天啟年間闕婆孕子盡任冠帶時怒臂與之角者無他人東林講學諸君子也闕怒諸君子力竊詔毀天下書院鵝湖書院亦在毀中吾鉛諸多士憤然羣起而爭之曰有四先生而夫子之道大明毀書院撤官贍之藩也是將驅天下士入蠶室有死不可時也父母屈于多士之議嗣得不毀四先生之像巍然今見此則諸生之德性常存而其從事于學問之功不可誣也思乾坤之所以久者德性爲之維也德性所以尊者學問爲之維也人四先生之祠瞻四先生之像討四先生之說思四先生之功恍然見德性焉修之與毀所係豈渺二月初不孝泰山唐縣行取至都門纔二日即聞先子之變扶服奔歸水

陸梗阻五月未始得抵里八月吾師饒都楊先生訪泰鶴湖山下瞻拜四先生像見階砌茂草益爲憂薪愴然久之曰曠安宅而不若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魯多君子吾昔忝聞拜衛四先生士之盛勇之甚豈不毀于譽而毀于怠泰愧謝曰幸生四先生講道之地不能討論體行于日用之間顧此茅塞不除刻以風雨令人廟者同施募哀誠不可廁身名教歸而謀諸邑父母邑父母亦以爲義之不可已但屢額于費之無從出也邇來軍興賦練里胥疲于催科祠中故有祠田六十畝大半皆石田棘榛里中奸黠者復以虛輒賄入其內自輸賦外不足供歲脩求諸庫儲又上下出人不可問乃與同邑文學張子公仇達心二難往謀學之三先生皆樂從若問梅余先生尤亟從更曰此吾風志也而此有風緣呂先司鐸于湖則君未安定先生之舊星比也今君任鶴麓爲四先生祠下韓氏曰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此實吾事故不率先多士共襄此舉昔者武城弦歌之聲達于四境蓋有言假之爲宰抑其時正當會子爲之師而且有澹臺藏明爲之士也聞之子羽賣千金之壁渡河河伯欲壁二壁夾子羽怒斬蛟沉壁三洗而河伯懼受以

壁子羽號壁而去可見古人于義之所在貨非所也始也却以威不可得既也服其義樂如擲而覘于夾分先賢榮衛道脉請多士之義當不後子羽可知也捐貨不期多寡視其貨之所有其于高山仰止之心則一也猶之入道不期頓漸惟其賢之所近其于證道復性之歸則一也然則豈徒是哉將與多士循墻造門升堂入室相爲質疑辯難切瑳琢磨求所以尊德性者一念之間一事之微懼流入于汙下而不可返也求所以道問學者一念之間一事之微懼趨夫邪徑就大榛塞而不自覺也行見性體浩然道力堅定原始要終不岐天人知行之言出則處貞才達利害邪正之圖諸多士頗有四先生與四先生相有諸多士與

蔡士英重建書院記

安燦

鵝湖一山自閩東走逆上三百餘里爲鉛邑巨壑東望懷玉西瞰象山北挾靈岫秀餐翠積萬浴水溪幽內之所推宗不惟中西江也昔賢呂東萊當宋學廢時首與朱晦翁陸復齋象山四先生會講于茲桑岡訂異往復辯難不一卷而足後儒席其風流景仰道止爰爲四賢堂以祀之然邇廢逆興時不一代

一人總之古聖薪傳先個道脉必有賢人君子維持  
繫屬其間如日月麗天江河亘地經剝復歷晦明越  
終古而常存也混一兵興皆殘人謝夜院鞠在荆榛  
間部臺蔡公以

皇上定鼎之四年假道人問過其山風景逸響如聆昔賢  
警然之聲慨然以修復興舉爲念會九年公節鉞豫  
章討叛服逆與憲考度雅歌被服之餘亟命吏庀治  
鳩工爲四先生重修壇宇焉凡書院租田清復捐創  
之計不遺餘力予以瞻歲祀資後學悉如舊憲而更  
增之其爲繼往開來興賢有德至不淺矣顧昔人謂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

記

九

述堂

晦翁倡明道學上承伊洛而東萊襲之陸氏兄弟不  
自苟同以求至是故其微言遺旨並傳于世學者以  
爲震雷驚霆焉則夫異同得失之際古聖相傳唯此  
靈光不掩耳今公以從龍之彥起自東北緒髮從征  
攻城掠地奕奕豐功固已勒所常鏡金策而敦詩說  
禮造次必于儒者雖倥傯于未釋卷其篤學力行總  
忠至孝與朱呂正心誠意致知存心之學若合符節  
而光明洞達宕鋤易簡則又陳同甫所爲推倒一世  
之智勇擴開萬古之心胸非耶先儒未同之論公殆  
將兼之宜其亟起而修明表章惟恐後也予謬紹東

樞樞來之晚然猶見鼎新之始嘉與屬邑諸員助成  
盛舉錫之金石垂不朽焉異時竹帛椒漿禮讓後先  
于其堂仰四先生之道詎掘四先生之容止將公之  
俎豆千祀教鐸靡窮者固已登瀛洛之庭入聖賢之  
域矣昔人云有世道之責者本其有聖賢之心有聖  
賢之心者宜先存諸士子之養若公者可不謂之有  
世道人心之責者歟是爲記

文宗書院記

李光地

鵝湖書院者考亭朱子象山陸子講道處也昔東萊

呂氏與朱子交善又于陸子有賜屋之知見二君子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

記

十

述堂

平日揆論有不同者故約爲鵝湖之會而朱子及陸  
子兄弟皆赴焉後人就其地立爲書院以祠四賢起  
于宋淳祐間賜額文宗延及前代屢有修舉或曰朱  
陸之異同五百年來以爲口實今同堂而祀千古著  
配祀之義何居余曰不然二子之相崇重者至矣朱  
門誨學者以持守每推服象山爲不可及及白鹿延講  
朱子爲之避席稱善陸之子朱則有泰山喬嶽之嘆  
故朱子有言南渡以來理會切實工夫者吾與子靜  
兩人而已原其講辯往復之旨一則慮玩心高明之  
失實一則恐著意精微之離真二者子未學誠皆有

弊焉雖朱子亦謂宜舍短集長庶無墮于一偏也昔  
游夏同師夫子而本末之論互爲警著二程張邵相  
與切劘者數十年然其說流弊程子猶有微詞今諸  
高第弟子則文學之科同配聖師朱子敘道統淵源  
竝以周程張邵釋奠精舍未嘗以其小不同者爲病  
然則朱陸之共相立下一堂也而又何病乎今

天子衡量道術一以朱子爲宗聖人有作萬世論定矣在  
學者誠宜莫皇極之彛訓奉一先生之言以講以思  
以服以行庶幾沿河入海而無斷續絕港之憂也而  
又當知張邵及陸之丁程朱其學雖微有異同而實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 記

述學

相成非若水火冰炭之不可人毋陷于精末者味聲  
之習以長夫晚出橫議之風是之謂能自得師矣  
歲逆潘變亂西江適在其衝兵燹之餘舊宇墜圯  
廢矣亥前令潘君士瑞曾一修之今又頽廢桐鄉施  
君德涵以名進士來尹是邦政修人和百廢具舉  
懷名跡力爲更新介諸上憲皆留意文事故請上觀  
報加以慰獎規撫既備落成有期適余以丐歸經過  
侯與邑之人士邀請瞻謁而以祠記相屬余惟恐政  
者者訪邦之明祀勝跡繼而修之古之君子皆然况  
夫羣哲論道之區學術源流移風百代而可以稽諸

荒榛乎且夫書院之建實與

國家學校相爲表裏李渤高士爾講院之廢朱子猶慨  
憾焉今使先賢遺址煥然崇修江右故理學地必有  
遊于斯而奮乎興起以紹前緒者昌明者之功于是  
爲大故不可以無書是役也施侯倡率任其勞費同  
力敦事則有舉人劉懋輝貢監生鍾如珏吳宗範  
志魁生員潘倫查士鵬韓心琦唐洪程遠許士龍張  
宗銓等例得葺書院爲記

鵝湖書院奏記

白 黃

康熙五十六年秋七月滿奉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 記

述學

命鼎撫西江

陸辭曰

特賜

御書鵝湖書院扁額一而楹對一聯額曰窮理居敬聯曰

章嚴月明中天鏡石井波分太極泉

州越明年夏四月賞至書院懸挂范太冠士庶扶鸞

未觀鳳翥鸞翔光騰霄漢西江之士誦爲文以紀其

盛

宸藻輝煌有目者共觀而窮理居敬一言尤學者所宜

玩也蓋理無形而著于事事至顯而紀于理大至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小而食息起居顯而禮樂刑  
刑微而鬼神性命莫不各有其理學者于凡事之來  
隨其大小微顯究其所當然更窮其所以然河南夫  
子所謂或讀書以講明義理或向友以鑑別是非或  
應事接物以審量當否皆格物以窮理之事也敬者  
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敬德之聚也君子莊敬日  
強安肆日偷靜時不敬則昏迷紛擾無以立天下之  
大本動時不敬則懈慢放肆無以行天下之達道故  
學以右敬爲其作室無基則棟梁何寄爲學無基則  
身心何依敬之不可須臾離也新安夫子所謂持其  
志則氣自清明學者常留此心則羣邪自息也大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

十三

述堂

哉

王言以四字統學術之全學者于此盡心焉士希賢實希  
聖聖希天參贊化育無難矣夫太平興國二年驛致  
九經于白鹿洞考亭東萊丞相之以爲德意良美惟  
恐隆失尤于我

皇上親覽宸簡揭爲學之要昭示學者其教化育材之意  
固有什伯于太平興國者乎此邦之士相與博窮事  
理以盡致知之方朝乾夕惕以端力學之基山博而  
約日下而高以答揚

聖天子樂育之德則無負于學矣歲幸躬際其隆爰因邦  
人士之請謹拜手稽首而紀之

序

鵝湖書院六經圖序

雷鎔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

十四

述堂

子所謂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  
無不明蓋徹內外貫始終而究極言之也知行並切  
如目視足履交致其功或者乃疑一旦豁然貫通而  
後誠意正心將終身無誠正之日可謂刻舟求劍拘  
墟之至矣繼後世類以記誦辭章誇多鬪靡爲事卽  
謂究經世之務而身心性命或反置諸膜外用心於  
內者遂矯枉而過正謂萬事萬物之理取之一心而  
自足將率天下而爲師心自用之人此學術之大弊  
也廣信學官原有六經圖石刻備學者窮經稽古之  
資吾門鄭君東里宰鉛山每至鵝湖書院與諸生講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

十五

述堂

論經學按圖指劃思其校訂未精說卦間出爻細加  
改正凡易象天文列國疆域一字稍差即陰陽異位  
南北殊方莫不釐然各歸其所明堂之制禘祫之禮  
積爲聚訟悉纂先儒成書折衷定論更融會六經之  
源流漢唐以來之著述小學皆以各經之大旨石碑  
雕製難於展閱易以梨棗刻刷荷上東里之用心有  
益於經學厥功鉅矣今之爲令者簿書錢穀日無暇  
晷東里之治鈴山政通人和成效不著復有餘力研  
奧剖蘊汲汲如諸生時官乎幕門陳中丞稱之爲西  
江第一賢令也東里以是書刊幾久屬以序余識見  
疎陋不敢授心學以自適願學者由經以求道體立  
而用行庶天下有真儒學術無歧趨也爰書所見與  
天下學者共贊之

鵝湖書院六經圖序

鄭之僑

六經皆經世之書也而實治性之書蓋治性體也經  
世用也大體立而後大用行易象四聖書備六王禮  
兼三代詩列四始春秋明三綱九法聖人之精蘊盡  
聖人之真性出矣見聖於經何如求經於性厥後莊  
列申韓之徒異味爭鳴而僞者奪真矣由漢及唐劉  
向馬融陸德明輩解詁博引亦未免附會支離千百

年來民氓焚勢六經之傳微而性道不幾幾乎墜乎  
道宋中葉局程開其宗朱子集其成明體達用而六  
經始大明於天下此後世六經源流萃歸朱子者謂  
其明善治性自有真也我

聖朝右文教經學大備

訓飭士子學術爲已由聖賢之言以體聖賢之心之篇仰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

十六

述堂

朱陸之同自諸生也諸生者信若疑問由所藏六經  
圖對叩其系華石於信州學舍披閱便渠編次上密  
位置井然先儒表章聖經發功鉅哉迺細按其奇偶  
之分日星之度疆域廟堂之制車服禮器甲兵之際  
殺以迄鳥獸草木之名舛錯頗多不知者竟以經僞  
誣其真本是誣賢以誣經也嗚呼僞之誣真漸可畏  
哉夫禪家之空心滅性儒者之存心盡性是真是僞  
辯之宜早備者端嚴敬慎隨事精察不放漫焉則心  
存而理得禪家寂滅無理屏絕其思慮使心不得出  
以致虛靜而已及羈制久而此心慣熟亦不覺作去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序

十七

述堂

心其萬理應萬事渾然皆備者性也反羈制如此此其所以歸於空寂不識陰陽生成之義不曉人心道心之別情性枯而不準儀威乖而失常至於微言大義又以爲非慈悲妙門其心死矣性滅矣而且以禪學爲妄誘絕天下後世之真性噫嗟之毫釐謬之千里僞爲心性受僞何得不爲經學憂乎爰公餘挑燈披覓水矩于自摹書於碑碣之訛者正之其疑缺者補之參益諸傑集說歷數寒暑而圖成以質諸生諸生以爲有裨初學請付開雕僞愧一物不知一器莫名何敢以浮夸者爲心性告而諸生曰勢之亂苗莠之奪朱以其相似也舊圖久傳訛於世亟正之以醒人心目況左有圖右有書古人遺意記曰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是同形制班然證解詳博於奇偶見陰陽之道焉於日星見天文之象焉於疆域見王制之均焉於廟堂見君臣之位焉於服飾見文物之盛焉於車旗見三年之勇焉於氏族見階賞之施焉於鳥獸草木見有物之仁焉誦之至再因鉅本以公同人唯相與因圖考象共曉然於本真之不可僞爲耳抑便更有進者焉陸子謂六經皆長注卿而僞謂學府論孟又爲六經注卿學者因學庸論孟以問夫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序

十八

述堂

天地鬼神之微禮樂教化之原人情風俗何以不非邪正何以不死依象數而人之微神髓而出之性之難治雖不言六經可也雖勿同六經亦可語曰得意忘言得言忘象僞可與共易也又曰治民之術無踰六經僞又可以自易也是爲序

鵝湖書院課文序 鄒之脩

文載乎道古今之離道者亦文質之亡也文斯外焉而已乃從乎內英華即驚質之流唐虞三代時淡不以文名者深於其道心之聲處皆文也自漢迄唐宋撫甄家馳驟變化跨躡百代獨董仲舒王通韓愈歐陽脩重人以道歸之惟其質也至濂洛關閩諸大儒其文粹然出於至正周似經得張似子朱集其成皆後人相窺本原之論說者謂道不文不著毛嫵之效脂澤而容亦詎有醜妍適其質者哉 僞本

命宰銓四載挹其人文風氣明宋之遺未墜囊金以抄固玉以璞戴珠以淵意其有先焉者全得發見於世而珠玉亦永庸於時矣乎鵝湖四賢祠宋代坊以文宗大豈獨爲文也坊者籍書之暇間與邑之神士講求斯道諸生膏火曠採義田不足仍捐德匪餘俸費之時時躬任督課蓋儲異人之質者大異人之文立

定有本也夫不朽其傳者道文不必其盡傳必傳不朽之謂文則月賦有嘲岳陽樓記非之在後又何能一乎人心者石則染翰腐毛何地無文矧西江風骨通上目之而焚筆硯者累累哉文之體式不一其品尚整齊氣任翔躍神色淡遠陸離索韻華香剪紅刻翠初未可一格準者要有道衡其中服聚千風絲絲萬繭期乎達意而止矧心懷日島瘦郊寒亦不以空疎俚鄙乖乎體製學者就筆業業乎恨董王韓歐洎周程張朱相間之道文亦與傳也備素有文辭墨庄苦吟半疎之政務適心則何能刻畫也爰於諸生之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一

序

述堂

文評閱付梓非敢必不朽庶幾多士存心本質不墜乎道他年沉盪相投上佐

孫綸嘗有質學以先

邦國其將爲一鳴之先聲也夫是爲序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二

後學鵝陽鄭之僑東里編輯

受業門人同校

鵝湖書田志

鵝湖講學會編悉先賢脩身體道之書而附以田畝租數得毋其類不倫乎非也書院既設而無歲租以贍之育士之意何此其義可知也其類不可忽也類租四百餘石久侵沒於豪民浪僧欲驟而奪其所有恐積久者殆不可復乎僑寒儉無力不能捐清俸置學田惟將存此作養人材之至意於爭壟不休者置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十二

書田志

述堂

於官於好義樂施者實於官贈以新產可計二頃有奇統合康熙五十一年以後大約得歲穀肆百肆拾餘石運貯官倉一以給本齋山長俸錢一以貸諸生膏火自是講學行禮多士日奮興也雖然世遠則易忘法久則弊生後之視今不亦如今之視昔耶爰附於講學之後俾知却尚有別者按籍可稽也東西南北有界者慮豪強兼併也載以佃戶姓名穀數者後人查察不至有名無實也後世有力君子能繼承而光大之庶斯文厚幸之倫之厚幸也已

田租

一田坐落四都一畝共四十八畝五分其土名有九一  
曰井亭塢南北路北止江姓山東止查姓山西止唐  
姓山計坵共一百有九計畝一十六畝三分個人郭  
隆認耕歲交租八石二斗五升一曰祠門前一畝共  
十坵東止祠墻西止塔地南止祠山北止祠路計官  
三畝四分帶租一石有五斗一曰寺門前大小十二  
坵東止水圳西止僧田南止路北止鍾李三姓田中  
有水圳帶租五石一曰鵝湖坪共十二坵南止張姓  
田北止蕭姓田東止路西止張姓田計官九畝七分  
帶租七石五斗俱個人郭隆耕納也一土名曰大湖  
庄一坵南北與西俱止鍾姓田而東則止暨姓田計  
官二畝個人鄭四九耕歲交租穀一石二斗五升一  
曰諸家門前分二股共九坵其上股東止鍾姓田西  
止港南止港北止陳姓田其下股東止鍾姓田西止  
港南止祠地北止水圳原額計官一十一畝四分內  
被水冲塞僅存一畝一分個人暨光正耕種交租止  
一石五斗又一名諸家門前一畝大小十三坵東南  
止港而北則止陳姓田西則止查姓田原額計官五  
畝九分被水寒塞成地個人董光鳳種蔗交地租銀  
八錢五分此易穀以稅也又一名曰潘家山底原田

三畝九分被水推塞地東止港及路西止祠田南  
止港北止陳姓田出僅可種蔗又一名四賢祠地計  
官一頃四畝一分內二塘計官六畝南止山北止路  
東止寺西止塔俱個人姜如珍認納歲交地租銀叁  
錢除納銀外統計歲費所人共二十五石此自康熙  
五十一年僧民互訟斷歸書院以平其爭也  
一田六十一畝五分坐落六都分黃泥灣社公背周家  
隴楊門嶺牛崗烏儒石嶺荒田塢塘邊塘口黃竹塢  
割茆塢十一處而黃竹塢又析分為五割茆塢析分  
為二承租之者則佃戶邱萬生楊正發辛必賢三人  
也邱萬生名下耕到黃竹塢田共一畝大小六坵南  
止路北止楊姓山東止祠田西止僧塘計官一畝五  
分又耕到黃竹塢田共一畝大小一十六坵南止彭  
姓山北止張姓田東止劉姓田西止本祠田計官三  
畝又耕到割茆塢田一畝大小共二十四坵南止盧  
姓山北止楊姓山東止魏姓田西止本祠田計官二  
畝共交歲租七石九斗楊正發名下耕到荒田  
田一畝大小二十四坵東南西俱止費姓山而北則  
止彭姓田計官四畝五分一耕到塘邊田一畝大小  
一十一坵東止楊姓山西止塘南止山北止路計官

一畝五分一耕到黃竹塹田一大畝大小一百有七  
坵東止僧塘兩止張姓山南北止張姓山北止楊姓山  
計官一十七畝五分一耕到福石嶺田一大畝大小  
共五十三坵東止陳姓山西北大路南止周姓田北  
止魏姓田計官三畝七分一耕到牛廟塢田一畝大  
小十二坵東南西北俱止虞姓山為界計官一畝五  
分又耕到社公底田七坵東南俱止張姓田西北止  
周姓田及大路黃泥灣田三坵東止路西止魏姓田  
南止詹姓田北亦止魏姓田黃竹塹田二十七坵東  
南與西俱止本祠田而北止楊姓田共計官一十三  
畝三分歲交租穀共四十二石也幸必賢名下耕到  
黃竹塹田一畝共四坵南北路北止本祠田而東西  
如之計官一畝二分又耕到周家壠田一畝共四坵  
東南止僧田西北止程姓田計官一畝五分又一耕  
到塘口田一畝一坵東止僧塘兩止周姓田南止周  
姓田北止邱姓田計官三分又一耕到劉塘塢田一  
大畝大小共三十二坵東止虞姓山西北止周姓田南  
止周姓田北及劉姓田及本祠田計官六畝又一耕  
楊門嶺田一畝大小二十四坵南止塘北止黃聚止  
拱姓山西北止彭姓山計官三畝歲交租穀共一十二

石合三個共租六十一石九斗此康熙五十五年歲  
吏假官誣田共田仍歸官也  
又一公置田坐落七都計官一十三畝五分上名有三  
一曰翁家壠南止余姓田北止秦姓田東止張姓田  
西止劉姓竹山合新開共七十五坵一曰丫家源南  
止胡姓山北止詹姓田東止陳姓田西北止胡姓田共  
計五坵又一曰丫家源之屋背東止詹姓田西止李  
姓田南止李姓田北止程姓田共三坵佃人余士章  
認耕共交歲租一十八石五斗  
一康熙五十八年清出三十五都十四都田共一十一  
畝二分有零者皆士民爭墾所致也三十五都之田  
土名曰穆家厂大小六坵東止詹姓田西止任姓田  
南北俱止周姓田計官二畝二分六釐七絲八忽  
戶鄭漢升認耕歲交租三石七斗三升六十四都之  
田土名曰油岸而油岸則細分為五一股一坵計官  
四畝東止大路西止本祠田南止祝姓田北止本祠  
田一股二坵計官三畝東止路西止本祠田南止本  
祠田北止蔡姓田一股六坵計官七分五釐東西俱  
止本祠田南北則止江姓田一股五坵計官七分五  
釐東西俱止江姓田而北則止本祠田一股一坵

計官五分東南俱止本祠田而西則止范姓田北則止空地佃戶親有旺認耕歲交租九石此一十一畝二分有零之用共交實租穀一十二石七斗三升一十四都之田又有歐陽奇首報屋契查出一十四畝七分五釐也亦一日油岸坂東南止水坑西北止周姓田計官二畝五分一日橫坂有二股一股一畝東止大路西北蔡姓田南北俱止本祠田計官三畝一股大小六坵東止范佃田西北止周姓田南止蔡姓田北止本祠田計官五畝二分五釐佃戶余輝生認耕歲交租穀一十四石七斗六升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

田賦志

六

述堂

一田坐落三十六都後原厝計田一頃七十六畝六分九釐其細分之土名一日烏泥坑東止下勘西止水坑南止社公廟北止虞姓田計官一十四畝二分五釐一日香爐坵共二股一股東止路及本祠田西止水坑南止本祠田北止山石嘴計官二畝一分四釐一股東止山及虞田西止山南止路北止山計官三畝一分三釐一日下坑日計七股一股東止山西止本祠田南止山北止本祠田計官二分一釐一股東止山西止水坑南止本祠田及水坑北止山馬計官九畝五分八釐一股東止水坑西止山南止山嘴北

至水坑計官一畝八分五釐一股東止水坑西止山南止山嘴北止水坑計官六分二釐一股東止山及本祠田西止水坑南止下勘北止本祠田計官一畝一分四釐一股東止本祠田西止本祠田南止山北止山計官二分五釐一股東止水坑西止本祠田南止山北止山計官三畝六分二釐一日堀前計磨一口田一十六股一股堀前之坂頭東止本祠田西止山南止山北止路計田二畝零七釐一股堀前之坂頭東止本祠田西止行義田南止行義田北止行義田計官二分五釐一股又堀前之坂頭東止行義田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一

田賦志

七

述堂

西止本祠田南止行義田北止本祠田計官八分六釐一股東止忠發田西止本祠田南止忠發田北止路計官九釐一股東止行義田西止行義田南止行義田北止本祠田計官二分二釐一股東止忠發田西止行義田南止行義田北止行義田計官二分二釐一股東止忠發田西止忠發田南止忠發田北止忠發田計官六分三釐一股東止行義田西止行義田南止本祠田北止路計官三分九釐一股東止山地西止行義田南止行義田北止本祠田計官九分五釐一股東止山及鵝西止忠發田南止忠發田北

止忠發田計官三分四釐一股東止山西止本祠田  
 南止塘北止忠發田計官三畝二分一股東止忠發  
 田西止忠發田南止本祠田北止忠發田計官四分  
 一股棚前之岡底東止山及路西止菜園南止行義  
 田北止路計官一畝一分七釐一股東止港西止忠  
 發田南止山北止路計官八分八釐一股棚前之對  
 門東止山西止本祠田南止路北止本祠田計官六  
 分二釐一股亦棚前之對門東止本祠田西止棚及  
 本祠田南止本祠田北止本祠田計官九分共磨則  
 東止本祠田西止本祠田南止本祠田北止本祠田  
 計官一畝二分也一日門前共二股一股東止路西  
 止本祠田南止本祠田北止水坑計官二畝六分九  
 釐一股東止本祠田西止山南止本祠田北止山計  
 官八分五釐一日社公前共二股一股東止山西止  
 本祠田南止本祠田北止本祠田計官二畝零三釐  
 一股東止本祠田西止水坑南止本祠田北止水坑  
 計官二畝零六釐一日磨鍋前共三股一股東止忠  
 發田西止忠發田南止本祠田北止水坑計官一  
 畝八分七釐一股東止水坑西止行義田南止行義  
 田北止行義田計官七分三釐一股東止水坑西止

本祠蕭田南止水碓北止忠發田計官五分三釐一  
 日後門塢共十股一股東止水坑西止山南止水坑  
 北止水坑計官一畝九分一股東止忠發田西止山  
 南止忠發田北止忠發田計官一畝一分四釐一股  
 東止行義田西止行義田南止本祠田北止本祠田  
 計官八分八釐一股東止本祠田西止山南止山北  
 止山計官一畝八分五釐一股後門塢之潄沿東止  
 山嘴西止本祠田南止塢北止山計官一畝一分三  
 釐一股後門塢之爛泥塢東止水坑西止水坑南止  
 水坑北止水坑計官七分三釐一股亦後門塢之爛  
 泥塢東止本祠田西止忠發田南止水坑北止忠發  
 田計官一畝又一股後門塢之爛泥塢東止行義田  
 西止山南止山北止山計官四畝一股後門塢之棚  
 邊東止山西止水坑南止水坑北止水坑計官一畝  
 六釐一股後門塢之棚邊東止本祠田西止本祠田  
 南止本祠田北止本祠田計官四畝六分三釐一股  
 後門塢之版上東止本祠田西止忠發田南止山北  
 止本祠田計官二畝一股亦後門塢之版上東止水  
 坑西止碓南止山嘴北止本祠田計官二畝八分七  
 釐一日槽碓塢共一股東止本祠田西止本祠田南



止水坑北止本祠山計官一畝二分一曰荒田塢一  
股一畝東止本祠田西止本祠山南止行義田北止  
本祠山計官九畝八分一畝東止忠發田西止忠發  
田南止忠發田北止水坑計官四分一曰大路柳背  
共一畝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山北止路計官四畝五  
分一曰橋頭竹山背共一畝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山  
北止山計官二畝五分一曰塢尾共一畝東止山西  
止山南止小路北止山計官七畝五分一曰末塢墘  
共一畝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山北止期計官三畝四  
分八釐一曰大荒坪二股一畝計田四畝七分一畝  
計田一十畝東西南北俱止山爲界一曰中央塢亦  
二股一畝計田五畝五分一畝計田五畝五分八釐  
東西南北亦俱以山爲界一曰細荒田塢一畝田一  
畝其東西南北亦以山爲界一曰茶山塢三大股一  
股東止本祠田西止本祠田南止水坑北止山計官  
一畝七分一畝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山北止山計官  
一十二畝一畝亦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山北止山計  
官九畝三分一曰南塢共二股一畝東止山西止山  
南止路北止山計官四畝七分一畝東止山西止山  
南止山北止山計官八畝三分二釐又一曰烏泥坑

外一畝東止路及山西止水坑南止山石嘴北止坑  
及山嘴計官二畝七分五釐此係康熙五十九年匪  
類產迫入官撥歸書院有閩民曾元魁熊招生等認  
耕歲僅交租穀四十六石或達而廉之或契而隱之  
未可知也  
一乾隆元年知府陳世璜斷謀娶民婦爲妾罰贖銀三  
百兩發買七都民田八畝五分地二分五釐二都民  
田一十三畝一分二釐五毫十九都民田七畝其七  
都之田一土名下塢大小十三坵東止程姓田西止  
葉姓山南止葉姓山北止葉姓山計官一畝五分一  
土名大塢七坵東止胡姓田西止程姓田南止山北  
止山計官三畝七分五釐一土名柿樹塢一坵東止  
程姓田西止路南止程姓田北止程姓田計官一畝  
五分一土名庵塢共三坵計官一畝五分南止葉姓  
山北止本祠田東止葉姓山西止本祠地其地東即  
本祠田矣而西則止葉姓山南與北俱止本祠田計  
官二分五釐佃戶余繼祖認耕歲交租穀一十一石  
五斗五升二都之田一土名峙田坂大小一十一坵  
東止廣姓田西止鄭姓屋基南止祝姓田北止潘文  
一土名魯家坑一坵東止祝姓田西止貢姓田南止

貢姓田北止鄧姓地共計官一十三畝一分二釐五毫佃戶王茂蓮認耕歲交租穀一十三石一斗十九都之田一土名西塢龐大小一十二坵東止山西止山南北傳姓田北止山計官二畝一土名羅六墩一近東止傳姓田西止路南止傳姓田北止傳姓田計官一畝五分一土名木袋隴田一坵東止坑西止傳姓田南止楊姓田北止楊姓田計官二畝一土名正官坂田一坵東止吳姓田西止楊姓田南止范姓田北止張姓田計官一畝五分個人張志英認耕歲交租穀八石四斗貌計價買田共二十八畝八分七釐五毫計歲租所入共三十三石零五升貌合前租則二百一十一石九斗四升而實田則共三百五十四畝七分二釐所謂舊租也至在錢碼所載者則已沒不可考矣乾隆五年三月鵝嶺茲土越五載或勸捐或折墾共得新租二百二十九石五斗其畝數都分佃戶姓名再爲細列于左

乾隆五年冬二十四都民人到序若遺失荒地上名曰鄧家港尾經詹承慶報舉互控訴歸書院以息其爭計丘段一十有二東止楊樹林西止大河南止大河北止大路內田計官一十五畝三分三釐地計官

四畝四分七釐原墾人詹承慶認佃歲交租穀二十石

乾隆六年查出漏稅田八畝坐落二十都三歸去處土名曰到底猶計五坵東止王姓田西止水坑南止山北止路個人蔣文遠認耕歲交租穀一十石。同都查出區墾田一畝七分五釐土名上西宕共六坵東西俱止山南北俱止田佃人傅九三認耕歲交租穀五斗。查出三十八都田七分土名池則泊東止李姓田西止水圳南止陳姓田北止李姓田佃人陳世堯認耕歲交租穀一石共田十畝四分五釐共入歲租一十一石五斗

乾隆七年軍丁許繼仁開墾二處願歸書院一處坐落四都一坵土名沙岡坡大小三十七坵東止大河西止軍田南止麻地北止大河計官十畝一處坐落十七都一坵土名馬橋頭大小四十四坵東止大河西止港洲南止大河北止高勸計官五畝紫溪佃人陳士元陳仲隱認耕共輪租穀一十四石。生員周仕鵬等奉舉歸公清丈出田四十九畝土名老港洲分二股一股大小九十九坵一股大小二十五坵東止小港西止大河南止乾港北止大河中有屋基個人

林信義吳國聚居之共認耕墾交租數四十九石○五月清出墾田二畝五分坐落九都土名紗帽石大小六坵東止王姓地及路西止八都六堡塢東止胡姓界田七止紗帽石佃人胡九嘉認耕墾交租數五石○又冬十一月查出燕格生曾元魁等墾實三千六都官田二十九畝三分五釐土名茶山塢前坪等處一賣與劉宗茂茶山塢田一十二畝東止水坑西止山南止水坑北止山及路即着劉宗茂認佃歲交租銀一十石一蓋賣與鄭重先田一十二畝土名赤日茶山塢東止山脚西止橫山南止水口大坑北止

周山及橫路仍着鄭重先認佃歲交租銀一十石一蓋賣與熊德華田二般土名前坪上般東止山南止水坑南止水坑及山北止山下般前坪之水口東止山西北止水坑南止山北止坑共五畝三分五釐仍着熊德華認佃歲交租銀五石蓋以蓋買者認耕杜欺隱也共得租銀九十三石

乾隆八年勸貢生范帝謨捐助書院田五十畝坐落十五都土名分十四處一曰社公背田一坵東止山西止程姓田南止山北止山計官三畝一曰鄭家壩田二坵一坵東止路南止水坑西止程姓田北止陳

姓田計官二畝一坵東止大路西止水坑南止山北止鄭姓田計官三畝一曰門前田一坵東止大港西止小港南止趙姓田北止大港計官二畝五分一曰瑞前東止山西止陳姓田南止水坑北止水坑計官三畝一曰沙亭嶺東止鄭吳二姓田西止大路南止鄭姓田北止高勦及李姓田計官三畝一曰楊家壩田二坵一坵東止俞姓田西止山南止俞姓田北止吳姓田及路計官一畝五分一坵東止鄭姓田西止山南止鄭姓田北止鄭姓田計官一畝五分一曰茶樹塢田一坵東止山坑西止山南止山北止水坑計官一畝五分一曰沙嶺雞巷并連童子山黃沙嶺共二坵東止高勦西止吳姓山南止水坑北止吳姓田計官共九畝一曰黃系橋田一坵東止屋基西止小港南止邱姓田北止陳姓田計官五畝一曰樹山背田一坵東止大路西止鍾姓田南止山北止高勦及大路計官一十二畝一曰虎背坑田一坵東止山西止山南止山北止水坑計官一畝一曰門口田一坵東止大路西止小港南止趙姓田北止大港計官二畝車盤佃人蔡元秀杜十三呂玉秀杜仲茂共認耕歲交租銀五十石○又勸歲貢生曾錫義助鵝湖書

院田一十五畝三分一釐并塘一口坐落四十七都  
土名一曰下塘塢分二股一股一十六坵東止姚姓  
塘西止姚姓田南止曾姓山北止姚姓田一股計六  
坵東止姚姓田西止姚姓塘南止曾姓山北止姚姓  
山計官一十畝五分內塘計官三分一釐個人郎元  
重耕種交租銀一十石五斗一土名曰仙人塘大小  
三坵東止五龍庵山勸西止大路南止曾姓田北止  
五龍庵田又一土名曰榜橋坵大小三坵東南西北  
俱止姚姓田爲界上下計官共四畝五分個人陳如  
玉耕種交租銀四石五斗。又白捐俸價買吳伯勝  
田共二十坵東止吳姓山西止本祠山南北水坑北  
止王姓山坐落十五都黃沙嶺去處仍個人杜仲茂  
杜十三認耕交租一石以其荒而輕之也合范會所  
捐則六十六石

鶴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二

書目志

述學

乾隆九年春撥大義橋田歸入書院共八畝五分五  
釐坐落二都土名一曰華家塢東止山西北止山南止  
劉姓田北止本祠田共五坵一曰祝家山又曰八口  
源東止葉劉二姓田西止劉姓田南止水坑北止水  
坑上下共六坵一曰天井塢二股一股東止劉姓田  
西止劉姓田南止水坑北止劉姓田一股東止山

鶴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二

書目志

十七

述學

止尹姓田南止劉姓田北止劉姓田共二坵一曰格  
公源二股一股東止尹姓田西止劉姓田南止劉姓  
地北止馮姓田一股東止馮姓田西止馮姓田南止  
馮姓田北止劉姓田共二坵一曰庄塢背二股一股  
東止萬姓田西止墳南止路北止陳姓田一股東止  
水棟西止劉姓田南止王姓田北止劉姓田共二坵  
一曰黃十五橋東止劉姓田西止劉姓田南止水塘  
北止劉姓田田一坵原個人王繼承認耕種交租銀  
二十石。生員丁植祖遺荒田被劉君佐佑墾墾  
書院可得田六畝有零坐落二十七都土名庵山底  
東北江姓田西止山南止劉姓田北止饒姓田大小  
共十一坵仍予劉君佐佑認耕種交租銀五石。民人  
江雲荷贖回舊賣丁校田丈溢五畝壹分叁釐應歸  
書院以資膏火坐落二十五都十堡土名一曰楊林  
洲大小六坵東止江有甸田西止軍田南止新港  
北止本祠田計官三畝四分九釐七毫五絲一曰倒  
港底大小八坵東止勸西止江姓民田南止祠田北  
止祠田計官一畝六分三釐二毫七絲零尚認佃歲  
交租銀五石二斗。同堡劉伯猷劉洪福於倒港承  
業田二股一股大小二坵東止劉姓田勸西止江姓

荒地南止港北止祠田計官六分伯徽認耕歲交租穀六斗一畝大小三坵東止祠山西止港南止祠田北止勘計官五分三釐洪福認耕歲交租穀六斗○又生員陳寶鑑與民人侯發生爭界似斷歸書院坐落五都上名下孖尾共二畝一畝東止陸家地西止祠田南止陳姓老田北止港計官一畝四分三釐三毫付陳鑑認耕歲交租穀一石五斗一畝東止祠田西止史家洲地南止水坑北止小河計官一畝二分二釐七毫付發生認耕歲交租穀一石五斗共計歲穀三十四石四斗合之五年以後所增則實田共二百一十四畝八分七釐七毫帶租穀則二百二十九石奇九斗也

山租

一山計官一十一頃一分一釐坐落岡都一崙上名大源坑產雜木東西俱止山分水為界南止山頂尖為界北止劉觀廟山為界歷木交租佃人郭隆有護郭隆即書院門斗也

一查匪類伊姓山計官一頃三十八畝一分撥入書院坐落三十六都去處土名一曰棚前共二障一障東止十六都界西止嶺南止大坑北止大嶺分水一障

東西南北俱止本祠山為界一曰烏泥坑東止廖姓山西止嶺分水南止棚前北止嶺一曰黃泥嶺東止石際水坑西止水坑南止荒田勘北止田一曰桃枯塢東止薛分水西止嶺分水南止塢坑北止嶺分水一曰雙坑口二障一障東止嶺分水西止港南止山北止田一障東止虞姓山西止水坑南止嶺分水北止水坑一曰光頭嶺東止上坊塢中西止水坑南止嶺分水北止港一曰南坑口東止夏姓田西止嶺分水南止乾坑門北止田一曰雙坑口西邊其二障一障東止薛分水西止水坑南止嶺分水北止坑一障東止嶺分水西止水坑南止祝姓山北止夏姓山一曰龍潭共二障東止山分水西止大坑南止路北止大降嶺下一障東止嶺分水西止水坑南止港北止水坑一曰上嶺共二障一障東止水坑及夏姓山西止嶺分水南止嶺分水北止塢口一障東止十六都西止港南止嶺地塢北止港一曰富地塢東止水坑西止墳山降南止夏姓山北止墳門此山雜木茂林界連官田佃人能招生曾元魁有護每歲僅交租銀三兩一錢

一乾隆八年捐買十五都吳伯勝民山一障土名黃沙

嶺東止吳姓墳山西止山嶺南止大水坑北止王姓  
山界個人杜仲茂杜十三看護竹木尙未交租

房租

一乾隆七年捐俸價買房屋一棟三間附于育英堂後  
暫歸入書院歲收租銀四兩

一乾隆八年同首士鍾 發等於橋之東北蓋造店屋  
五間內舖戶黃荷遠認租店屋三間歲交稅銀十兩  
舖戶張志學認租店屋二間歲交稅銀十兩於橋之  
西北蓋造店屋四間內舖戶丁天章認佃一間半歲  
交租銀五兩舖戶丁天章認佃一間半歲交租銀五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二

書問志

二十

述堂

述堂

兩其餘一間舖戶吳政先認租歲交稅銀二兩又於  
橋南之坊門內蓋建店屋東西合對共二間舖戶許  
登榮賴俊共租歲交稅銀五兩於橋上接搭蓬店二  
間馬日秀方老三租排雜貨共交租銀四錢橋東外  
之東蓋造店屋一間舖戶程元華認租歲交稅銀  
兩五錢橋門外之西蓋造店屋一間舖戶何其美認  
租歲交稅銀二兩於橋中舖戶譚以信認租歲交  
稅銀五錢共於劉官實店屋原非公產因移官基之  
碑以便已歷歲交稅銀二兩統計租銀所入共四十  
三兩四錢合之自捐房稅則四十七兩奇四錢也

以上增田二百一十四畝八分七釐七毫合前田共  
五百六十九畝五分九釐七毫增租二百二十九石  
九斗合前租共四百四十一石八斗四升也置店租  
銀四十七兩四錢合山稅地租共五十一兩而奇七  
錢五分也其田畝輸將之數俱載四都一荷文宗戶  
內歲額糧銀共二十三兩二錢一分三釐額徵米  
共七石九斗八升九合田多賦少者以開墾爲公物  
也故載之

鵝湖講學會編

卷之十二

書問志

二十

述堂

述堂

述堂

述堂

鵝湖講學會編卷之

一終

驚湖講學會編十二卷

江西巡撫孫蓮本

國朝鄭之僑撰之僑字東里潮陽人乾隆丁巳進上官至寶慶府知府驚湖爲朱陸講學之所今其地屬鉛山之僑官鉛山知縣時因作是編首卷爲之僑所作圖傳贊考二卷至八卷皆四賢問答諸書及學規條約講義九卷爲之僑及雷鉉所立條約十卷十一卷皆自宋迄今詩文之有關於驚湖者而之僑所作亦並錄焉十二卷則之僑所作驚湖書田志也書中大旨多調停朱陸之異同其意蓋欲附於講學然實則惟以書院爲主故題咏名勝諸作亦皆收錄今仍附之地理類焉





人者	全場傀儡	陰山七騎	小兒竹馬	蠻牌獅豹
胡女番婆	踏蹺竹馬	交衰鮑老	快活三郎	神
鬼聽刀				
清樂社	有數社	每不下百人	疑粗舞老番人	要和尙
斗鼓社	大敦兒	瞎判官	神杖兒	撲蝴蝶
姨池仙子	女杵歌	旱龍船	福建鮑老	一社有
三百餘人	川鮑老	亦有一百餘人		
車駕詣景靈宮	朝拜祖宗	外百司迎駕	中書省	尙書
省門下省	後省	樞密院	祕書省	御史臺
院吏部	禮部	戶部	兵部	刑部
			工部	太常
繁勝錄				
寺	太府寺	司農寺	大理司	宗正寺
				將作監
軍器監	國子監	樞密院	貨務	雜買場
料量院	審計司	勅令所	玉牒所	安樂所
司	臨安府	激賞諸酒庫	并三學學官	前廊諸僧及在
城寺觀僧	道兩縣耆老	各立起居幕次	香案花瓶	麻
爐香燭聖駕	起居駕頭	到兩邊各有	閤門一員	坐馬上
前有班直	喝班	到起居拜再拜畢	唱喏	平身立
閤門方行				
馬次日駕過	太一宮拈香	舉方回	沿路前後奏樂	駕頭用
朱紅圓几	一隻以繡袱蓋	閤門褥於	馬上二邊	各有從
人扶策	內諸司官吏引駕	早夜紅紗	梔子燈二百	梔照通

知閤門事	閤門舍人	閤門宣贊	閤門簿書	閤
門看班	閤門祇候	修內司	八作司	儀鸞司
林司	皇城司	軍頭司	內東門司	禁衛所
				御服
所	絲鞋所	軍器所	符寶所	日曆所
				講筵所
造作所	文思院	御馬院	車輅院	官誥院
				登聞
檢院	進奏院	驛驛院	御衆院	御酒庫
				左藏庫
內藏庫	南廊庫	封樁庫	閤子庫	祇候庫
				內
軍器庫	御機房	畫院	天章閣	太醫局
				國信所
追遙子須	用金龍內用	乾紅羅帳	金龍御座	百花搭檯
十六人	軍官擎	前有人員	招引兩邊	有等千欄
				前近有
繁勝錄				
三				
面子簇護				
諸殿屬	緡熙殿	垂拱殿	睿思殿	資政殿
				觀文
殿	皇后殿	貴妃位	淑妃位	婉容位
				美人位
才人位	婕妤位	後苑	閣下	
二十四班	行門班	殿前左班	殿前右班	內殿直
班	御龍直班	長入候祇班	金鉞班	銀鉞班
弓箭班	弩直班	骨朵直班	招箭班	新舊班
東一班	東二班	東四班	東五班	西一班
				西二
班	散直班	散祇候班	散真班	散都頭班
				禁衛
天武班	皇城司親從	官上一指揮	上二指揮	上

三指揮	上四指揮	上五指揮	親事官	下一指揮	下二指揮	下三指揮	下四指揮
揮	下五指揮	外三指揮	黃院子	皂院子	司園		
御筆院	正供營	次供營	下供營	御前中佐軍			
頭引見司	押番十將	內等子	環衛官十員	帶御			
器械四員	靜機警	步帥太尉	殿帥太尉	內知			
省太尉	平輩	步紅漆盤	真金銀龍釘鉸	前後卒金龍			
頭乾紅香羅搭蓋兩	把雨羅傘	二柄掌扇	紅門旗帳				
御九重禁衛	駕後官	中貴帶御器械四員	閣門				
執傘執掌扇三員	從駕官	單行馬	丞相	太師	吳		

繁勝錄

四

盈滿家人物如堵	以後每日酌獻	祠山張王生辰排	口上廟	七寶社	珊瑚樹數十株	內有三尺者	玉帶	玉梳
玉花瓶	玉束帶	玉勒盤	玉軫芝	玉條環				
玻璃盤	玻璃碗	菜玉	水晶	貓睛	馬價珠			
奇寶	其多							
香樂社	相撲社	川習社	過雲社	同文社	同聲			
社	律華社	錦體社						
梓潼	帝君生辰	蜀中士大夫	寄居都城	過年諸社				
陌上吳山	沖天觀梓潼帝君	觀酌獻設醮						

繁勝錄

五

霞山行祠	正養長生馬社	是諸王府第驕馬	或用	金鞍	銀鞍	繡鞍	養鞍	金勒	玉勒	烏銀勒
玉作子	碼礮作子	箱炭作子	透犀作子	七寶作						
子	玉作子	玳瑁作子	沿路迎引到廟上	露臺						
上相撲	擇正殿妓樂社	火酌獻廟前擁埃橋馬盈路	多有							
後生於霞山	之側放五色烟火	放爆竹廟東大教場內走								
馬打毬射弓	飛放鷹鷂	賭賽叫	老鷄打線	告天						
子	番吃噴	青榮	畫眉	賽諸般花蟲蟻	鵝黃百					
舌	白鴿子	白金翅	白畫眉	白青榮	白角全					
眉	白青頭	蘆花角全	蘆花畫眉	鵝黃相思	紫					

鷄綉眼 金肚細羹 泰吉了 倒掛兒 留春鴛 龍  
尤非細 社火內有魚兒活轎上有 金龜 金鱗 金  
蝦 金銀 玳瑁龜 玳瑁蝦 白龜 金鰲 金田螺  
之類

開煮迎酒候 所有十三庫十馬上馬 每庫有行首  
二人戴特髻著乾紅大袖選像生有顏色者三四十人戴  
冠子花朵著艷色衫子稍年高者都著紅背子特髻每庫  
各用了 養五十餘人執勸盃之類或用毫閣故事一  
段或用翠仙隨時裝變大公主知各反 稿賞官  
會銀碗正帛官員子弟沿路用人托諸色菓木蜜煎勸酒

繁勝錄

六

後因搭帶禁之

上真生辰 殿前司在京十軍各有社火上廟酌獻燒香  
諸處有廟唯殿前司衙內與遊奕軍廟燒香者人多士庶  
燒香紙不絕街市亦有社陌或遇望上出郊駕出錢塘門  
惟用禁衛人亦不棚巷客人親瞻即禁西湖或往集芳園  
或在聚景園 降旨 賈市 慕士 取索 進上 賞賜 金錢 銀錢 駕泛 御舟  
入四聖觀之看園內景物有瑪瑙坡 秦朝帽 六一泉  
和靖先生墓 賞既至晚方回 降旨 令諸門  
夜深方閉恐踏傷人之故

清明節 公子王孫富室驛 輻湊湖上開張趕經  
遊賞城西店舍經營 酒名 玉練槌 思存堂 雪映 太常 和酒 夾和

和堂 珍珠泉 有美堂 宣賜碧香 內庫流香 殿司鳳泉 供  
步司小槽 給酒 瓊花露 蓬萊春 黃華堂 六客堂 江山第

一 蘭陵 龍游 藩府 府第酒 清白堂 藍橋  
風月

起店 鋪羊 三鮮 炒雞 桐皮 澆皮 倉生 蝦

風月 起店 鋪羊 三鮮 炒雞 桐皮 澆皮 倉生 蝦

繁勝錄

七

燥三刀

基子 火煨 經帶 鋪雞 造羹 鹽煎

乾饅 混饅 帶汁煎 羊泡飯 生熟燒

食店 海鮮頭羹 三軟頭羹 江蟠柱 大片腰子

松花腰子 燥子決明 二色置兒 江魚玉葉 鯉魚

拖漂 羊頭龍魚 錦雞龍魚 奪真元魚 菊花饅頭

煎羊事件 草素簪 錦雞簪 雜菜羹 蟾蚌簪

典莢羊 盡羔羊 羊炙焦 大包子 羊血粉 龜背

大骨 乾京果 南京棗 番葡萄 巴櫻子 御棗

圖 松陽柿 蜂兒榧 藥滓魚 錦荔枝 大圓眼

頂山栗 蜂兒乾 蓮子肉 糖霜 梨花 梨條 梨

肉	桃條	大蝦巨	蟬乾乾	大鱈魚	人面乾	江
臘肉	芭蕉乾	大決明	沙魚綠	鰻魚乾	銀魚乾	
荳蔻花	索菓	餅菓	讀子	孔酥	時果	羅浮
橘	洞庭橘	花木瓜	餘甘子	賞花甜	亢堰藕	
青沙爛	陳公梨	乳柑	鵝梨	甘蔗	溫柑	橄欖
區橘	香根	海鮮	江蟪	青蝦	白蟹	香螺
辣螺	石首	蟪蚌鮑魚	烏賊	鰻魚	江魚	諸魚
蚶子	蛤蜊	淡菜	鮮蛤	白蝦	車蟹	水母線
蜜丁	比目魚	望湖魚	火珠魚	河鰲魚	河魚	
白魚	鱈魚	鯉魚	鯉魚	鯉魚	鯉魚	

繁勝錄

八

青魚 白白類 鮎魚 螃蟹 黃螃蟹 鱈魚 鱈魚  
肉食 入爐炕羊 窩棕驅鼓 雙條刺子 皮骨羅鼓  
豬舌頭 凍白魚 白燻雞 白燒肉 花事件 八  
糙鴨 炕雞 炕鴨 煨肝 肚肺 糟鮑魚 肥脯鮑  
醬 紅羊肥 影戲肥 弄條肥 皂角錠 線條兒  
肉瓜澤 雪團鮑 鱈魚鮑 春子鮑 黃雀鮑 荷包  
鮑 玉版鮑 桃花鮑 三和鮑 大魚鮑 旋鮑鹹鮑  
鵝鮑 削脯 甘脯 松脯 切鮑 飯鮑 茶果仁  
兒 棧子仁 括子仁 松子仁 橄欖仁 楊梅仁  
胡桃仁 西瓜仁 蜜煎 蜜金橘 蜜木瓜 蜜林橘

蜜金桃	蜜李子	蜜木彈	蜜橄欖	昌園梅	十
香梅	蜜根	蜜杏	龍纏茶果	糖煎尤多	擔技撞
木架子	香藥灌肺	七寶科頭	雜合細粉	水滑糕	
糕	玲瓏刺子	全錠裹蒸	生熟灌藕	水晶爆子	
筋子腰皮	乳糖魚兒	美醃羊血	澄沙藕子	天花	
餅	皂兒膏	宜利少	煎鴨子	醃栗子	蓮子肉
煙肝肉	望口消	蜜棗兒	兔耳朶	酥棗兒	重劑
東	糖壽帶	酸紅藕	寶索兒	玉柱糖	澤州餚
玉消膏	烏梅膏	甜梅膏	薄荷膏	香根膏	橘紅
膏	糖烏李	楊梅糖	法豆	輕錫	

繁勝錄

九

開接 螺鈿交椅 螺鈿投鼓 螺鈿鼓架 螺鈿瓶  
物 時樣漆器 新密青器 乳密樣碟 桂架合伏  
犀皮動使 合色涼傘 小銀槍刀 諸般斗笠 打馬  
象棋 雜綵接挂 宜男扇兒 土宜栗棕 懸絲獅豹  
土宜巧粽 杖頭傀儡 宜男竹作 錦小簾席 雜  
彩旗兒 單皮鼓 大小採蓮船 番鼓兒 大扁鼓  
道扇兒 耍三郎 泥黃胖 花籃兒 一竹竿 竹馬  
兒 小龍船 糖獅兒 簫前樂 打馬圖閣竹竿 有  
細用七寶鳳象椅成者趕趁船 賣客弟子 撮弄泥丸  
鹹酸蜜煎 旋造羹湯 唱耍令 學像生 弄傀儡

穀雜班 瓶撥酒 點江茶蔬菜 關撲船亦不少

寒食前後 西湖內畫船布滿頭尾相接有若浮橋頭船  
第二船第三船第四船第五船檣船搖船脚船瓜皮船小  
船自有五百餘隻南山北山龍船數隻自二月初八日下  
水至四月初八日方罷香潭木撥湖盆它郡皆無 節日  
大船多是王侯節相府第及朝士賁了餘船方貫市戶  
岸上遊人店舍盈滿路邊搭蓋浮棚賣酒食也無坐處又  
於賞茶處借坐飲酒南北高峰諸山寺院僧堂佛殿遊人  
俱滿都門閑夜更深遊人轉馬盡絕門方閉

春教 馬步軍都總管京尹節制本府兩禁軍副總管數

繁勝錄

十

員路鈴路分正將監押帳前統領撥發官隔官帳前使臣  
六局提拔二百餘員錢塘縣尉司仁和縣尉司城東都巡  
檢使城西都巡檢使外沙巡檢茶槽巡檢海內巡檢管界  
巡檢南蕩巡檢硤石巡檢精山巡檢許村巡檢黃灣巡檢  
東梓巡檢奉口巡檢各帶土兵一百人入都轄總轄緝  
捕各有鼓樂各用馬軍受宣軍員驍騎呈武藝大軍合教  
終日犒賞畢放教於路各施呈武藝正近遇發

除燒香都城自有百餘社各迎引

東嶽生辰 都城社陌甚多一廟建著諸社酌獻或在城  
吳山行宮燒香或在城南塢山燒香或在城北臨平

行宮燒香或在城東湯鎮行宮燒香或就城西法華山行  
宮燒香詣廟皆如此社陌朝拜錢旛社至日開正陽門獻  
錢旛三五十首高者有二丈長獻物在外 孟夏 車駕  
詣景靈宮朝獻同前

遇補年 天下待補進士都到京赴試各鄉奇巧土物都  
攜獻來京都貨賣買物回程都城萬物皆可爲信

混補年 諸路士人比之尋常十倍有十萬人納卷則三  
貢院駐著諸多士子權借仙林寺明慶寺千頃寺淨住寺  
昭慶寺報恩觀元真觀太學武學國子監皆爲貢院分經  
入試每士到京須帶一僕一萬人試則有十萬人僕計二

繁勝錄

十一

十萬人都在都城北權歇蓋欲入試近之故也可見都城  
之大

佛生日 府主在西湖上放生亭設醮祝延 聖壽作放  
生會士民放生會亦在湖中船內看經判斛放生遊人湖  
峰上買飛禽鳥龜螺螄放生諸尼寺僧門卓上札花亭子  
井花屋內以沙羅盛金佛一尊坐於沙羅內香水中扛臺  
於市中宅院鋪席諸人浴佛求化亦有男僧不佛 不  
入人家求化

天竺光明會 遞年浙江諸富家捨錢作會燒大燭數條  
如柱大小燭一二千條香紙不計數目米麵碗樣匙筋扇

子蒲鞋簾簾掃燈心油盞之類俱備齊僧數日滿散出

山

或遇進書 五府隔夜觀書次日習儀夜自祕書省前燒  
紙盆密布到內前至五更引迎前用香案綵亭法物儀仗  
紅紗梔子行燈二百盞兩行列親從禁衛兩侍中道數十  
朱紅匣盛書在內用銷金龍圖袱蓋百官從行五府在後  
入內進呈 聖上觀看畢午後方回祕書奉安

端午節 撲賣諸般百索小兒荷戴繫頭子或用綵  
線結或用珠兒結初一日城內外家家供養都插菖蒲石  
榴蜀葵花梔子花之類一早賣一萬貫花錢不啻何以見

繁勝錄

十二

得錢塘有百萬人家一家買一百錢花便可見也酒果香  
燭紙馬粽子水糰莫計其數只供養得一早便爲糞草雖  
小家無花瓶者用小瓊也插一瓶花供養盡鄉土風俗如  
此尋常無花供養却不相笑惟重午不可無花供養端午  
日仍前供養角黍天下惟有是都城將粽接成樓閣亭子  
車兒諸般巧樣開鋪貨賣多作勸酒各爲巧粽茉莉盛開  
城內外撲戴榮花者不下數百人每妓須戴三兩朵只戴  
得一日朝夕如是天寒卽上宅院亦買戴盆種者官員饋  
送諸府第嬌馬遇重午都戴合色頭簪荷花開納涼人多  
在湖船內泊於柳陰下飲酒或在荷花茂盛處園館之側

朝鄉會亦在湖中或借園內

過 少年當殿唱名麗正門喝出狀元來三人第  
一名狀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郎每有個各有黃旗  
百面相從戴差帽執絲鞭騎馬游街武狀元亦如此前名  
人黃旗亦有多騎馬迎引富者雖各項亦如此迎引名  
狀元遞入期集所狀元局執事尤多

福州新荔枝到進上 御前送朝貴遍賣街市生紅爲上  
或是鐵色或海船來或步擔到直賣至八月與新木彈相  
接

繁勝錄

十三

六月初六日崔府君生辰廟在湖上湧金門外顯應觀者  
是社火亦然有燒香者不少金橘團最盛  
諸般水名 槐梨漿 椰子酒 木瓜汁 皂兒水 甘  
豆糖 菉豆水 葵 蘇飲 縮脾飲  
酒 白水 江茶水 五苓散 大順散 荔枝膏 梅花  
盆種 荷花 素馨 茉莉 朱槿 丁香 藤  
白殼雞頭 美醋姜蝦 薤花茄兒 甜糯海蜇 椒醋  
犯子 紅蓮乾鏈 抹肉灌淘 銀絲冷淘 百花棋子  
蓮藕灌 薑油兩 麻脯雞 并辣蹄 紅薑鼓 栗

米粥 蜜薄脆 糖瓜蘸 寬焦餅 夜市賣七寶姜粥  
 殿司諸軍水教於白洋湖中各呈武藝如在平地御前軍  
 頭司內等子每晚演手相撲今有劍棒手數對打然明堂  
 年大軍修殿自太廟前器路至內南門大禮年直置那郊  
 臺下人之唱歌聲曲兩司不時搞設兩岸居民亦有稿賞  
 街市撲蒲合 生絹背心 黃草布衫 苧布背心 撲  
 黑傘 花手巾 涼傘 涼簾 涼枕 紫紗裙 涼鞋  
 暑月多於寬闊處避暑納涼  
 十三軍大教場教奕軍教場後軍教場南倉內前杈子裏  
 貢院前佑聖觀前寬闊所在撲賞并路岐人在內作場行

紫勝錄

十四

兒戴帽兒者牛郎織女撲賣盈市賣荷葉傘兒家家少女  
 乞巧 巧兒 飲酒  
 促織盛出都民好養或用銀絲爲籠 或作樓臺爲籠  
 或黑退光籠 或瓦盆竹籠 或金漆籠 板籠甚多每  
 日早辰多於官巷南北作市常有三五十火關者鄉民爭  
 捉入城貨賣關籠三兩個便望賣一兩貫錢若生得大更  
 會關便有一兩銀賣每日如此九月盡天寒方休  
 酥蜜黏食天下無比入口便化 撲賣時樣翻騰養喂促  
 織盆 諸般口葷 生餛飩頭 鴨鴨包子 相銀杏  
 炒椎栗 方頂柿 鹽官棗 玉石榴 紅石梅 晚橙  
 紅柿 巧柿 綠柿 櫻柿 雪梨 水晶蒲萄 太

紫勝錄

十五

七聖法切人頭下賣符少開依元接上雷鐵子吞劍取眼  
 睛大裏捉當三錢教魚跳刀門烏龜踢弄金翅覆射斗葉  
 糊孫老鴉下基蠟臂舞齋郎轎轎舞教熊使棒相棒王宣  
 弄繩打一丈方餅唱涯詞只引子弟聽淘真盡是村人打  
 硬底壁破鐵檣 辰家相撲獵戶 賣山風藥鋪虎皮  
 虎頭 虎爪 黃顯貴沒眼動清樂 林遇仙聖花撮  
 藥 天武張擊石桂 花馬兒接石墩 廓介酒李一郎  
 野呵小說處處分數別亦有促頭消息撲弄箇瓜漲上桃  
 婺州角兒 孟秋行幸全前  
 御街撲賣摩侯羅多著乾紅背心繫青紗裙兒亦有著背

原葡萄 木犀盛開 東馬腰西馬腰園館爭賞  
 或遇宣鎖全番快行脫膊或宣內輪或宣給事或宣中書  
 戴羞帽執絲鞭騎馬快行簇馬直到禁中  
 錢塘江 城內外市戶追旗與水手迎潮白旗最多或紅  
 或用雜色約有五七十面大者五六幅小者一兩幅亦有  
 掛紅者其間亦有小兒在湖內弄水  
 中秋日使府教水軍并戰船打陣子於江內安擺在浙江  
 亭上觀潮弄潮人各有錢酒犒設江岸幕次相連轆馬無  
 頭處錢塘知縣并城南都廂彈壓幕次官員亦有錢酒是

夜城中多賞月排會天氣熟宿湖飲酒待銀蟾出海到夜深船靜如在廣寒宮內 秋教迎新同前

外國進大象六頭駱駝二頭內有一雌象叫作三小娘子於蘆橋門外追象院頓之每日隨朝殿官到門前唱喏待朝退方回前有鼓鑼各數隊雜旗三四十面象背各有一人裹帽執纓著紫衫人從都著彩戴帽路中鼓鼓鳴鑼引入象院

大禮斗合用五格差五使提舉一行事務 大禮使 儀仗使 禮儀使 鹵簿使 橋道頓遞使 差帶御器械非環衛官權門外都巡檢便全裝衣甲內外巡警待 駕

繁勝錄

十六

宿太廟內六班戴帽子帽子上戴五指調乾紅羅頭裙馬帶甲著錦緞衫上著打甲包或緋或綠馬亦帶甲次班亦戴帽帽上有關五指紫羅頭裙著錦衫或有帽子有珍珠 姜芽帶者御龍直裹真珠頭巾瓜角兒尋常從駕製乾天角饅頭渾金紗 羅 金洗嗽 金提量 玉柱斧 黃羅扇之類 行門擊 靜鞭 騎御馬 教職 籠御應馬 御廚使 進御膳 後苑供進泣紫 五格 玉格 金格 木格 革格 象格 前一月讓車車上一人鳴鼓始初以一千斤鐵壓車添至一萬斤方往纔出玉格閱試格下拽索班直戴耳不開帽子

著青羅衫青絹襪頭袴著青鞋裹紫羅頭巾內著緋錦額彩金似大神手扶青繡索拽玉格 四格不進呈惟有玉格進呈內試至日絕早格下一行職事官率住車格院頭玉格直至太廟前諸職事官登格少立下格四人御樂於玉格上御座側左右侍立玉格復回入麗正門進呈立殿門外 聖上垂簾殿門上看畢駕輿玉格回車格院行禮日隔日有格於太廟前格屋下許萬民觀看來日駕幸景靈宮回宿太廟是夜自太廟前燒帊盆直至郊 臺沿路一作法物間執盆一箇兩件一般幕次不容針職事官往來盡著方心曲領法服都戴貂蟬冠次日主上乘玉

繁勝錄

十七

格至郊臺青城殿候三更上壇行禮事畢駕復回內至曉主上登門放赦近侍邀 聖駕禁衛簇擁樂官前引一派樂聲通至麗正門上登御座龍直捲簾擡起黃羅傘五府立內侍圍遶看十將抬金雞大理寺臨安府獄子押戴花枷罪人至內門下待閣門讀赦書畢獄子奏 聖躬萬福山呼謝恩了開枷放罪人罪人叫快活赦天下駕輿宰執退百官出一派樂聲前引禁衛駕回鑾 冬孟 駕詣景靈宮同前 駕出三日比尋常多出一日緣第三日駕過太一宮燒香太一殿謝禮畢賜花自執政以下依官品賜花幕士行門



快行花最細且盛禁衛直至潮巷官兵都帶花比之尋常  
觀瞻幕次倍增乾天門道中直南一望便是鋪錦乾坤吳  
山坊口北即北門望全如花世界

諸殿閣分 皇后 貴妃 淑妃 美人 才人 婉容

婕妤 國夫人 郡夫人 紫霞轅 紅霞轅大內樓

檐外約有五百餘乘轎到官先回入內於位次中待駕回  
看戴花

預賞元宵諸色舞者多是女童先舞於街市中瓦南北茶  
坊內掛諸般瑠璃子燈諸般巧作燈福州燈平江玉棚燈  
珠子燈羅帛萬眼燈沙河塘裏最勝街市撲賣尤多紙燈

繁勝錄

十八

不計數目清河坊至乘安橋沙戲燈馬駒燈火鐵燈進鏡  
架兒燈象生魚燈一把蓬燈海鮮燈人物滿堂紅燈燈火  
盈市撲賣到元宵小春盆花奇巧菓兒 享宗聖節金國  
奉使賀生辰畢觀江湖玉津園射廳射時二人叉手立於  
殿面前係招箭近急來祇應專一扶箭奉使以爲神人射  
射畢出山於錢塘門外西湖邊更衣亭換番裝緣奉使以  
下到郡都著本朝賜服著錦絳結錦盤領大袖帽子上亦  
用錦貼正伴使相伴中節人行並馬上用是班前行馬下  
用是班人行馬 遞之指點回頭看城內山上人家層層疊  
疊觀宇樓臺參差如花落仙宮下節步行爭說城裏湖邊

有千個扇面不曾說我北地草木都衰了你南中樹木尚  
青蓋江南地燠如此蔬菜一年不絕此月有臺心菜 黃  
芽菜 矮菜 甘露子 菠菜 芋頭 芋艿 山藥之類  
類甚非尤多

一陽節近 都城鄉風擲采覆淳大蝦栗子郎君黃之類  
多撲十淳三文一撲撲一隻開雞饒兩員會或饒一貫伍  
伯文足撈一錢饒三撲擲街開撲

遇雪公子王孫貧雪多乘馬被毆笠人從油絹衣氈笠紅  
邊湖岸駢駢湖中船內亦然人多南山大小院有三百餘  
寺諸剎鐘樓佛殿似粉裝酥飾園館亭臺如銀鑄玉碾深

繁勝錄

十九

冬冷月無社火看却於瓦市沿道  
瓦市 南瓦中瓦大瓦北瓦蒲橋瓦 惟北瓦大有勾欄  
一十三座 常是兩座勾欄專說史書喬萬卷許貢士張  
解元背做蓮花棚常是御前雜劇趙泰王葵喜宋邦寧河  
宴清鐺頭段子貴弟子散樂作場相撲王儉大撞倒山劉  
子路鐵板踏宋金剛倒提山賽板踏金重旺曹鐵凜人人  
好漢 說經長 嘯和尚 彭道安 陸妙慧 陸妙淨  
小說蔡和 李公佐 女流史惠英 小張四郎 一  
世只在北瓦占一座勾欄說話不曾去別瓦作場人叫做  
小張四郎勾欄合生雙秀才 覆射女郎中 陽瓶弄碗

張寶歌 杖頭傀儡陳中喜 懸絲傀儡爐金線 使棒  
作場朱來兒 打硬孫七郎 羅班鐵廟湯 江魚頭鬼  
兒頭菖蒲頭 背商謎胡六郎 教飛禽趙十七郎 裝  
神鬼謝興歌 舞香樂張遇喜水傀儡 劉小僕射 影  
戲尙保儀寶雄 寶嚀唱樊華 唱賺漢三郎扇李二郎  
郭四郎說唱諸宮詞高郎婦黃淑卿 喬相撲龜魚頭鶴  
兒頭駕鶴頭一條黑斗門橋白條兒 踢弄吳金脚耍大  
頭 談話話蠻張四郎散耍楊寶興陸行小關西 裝秀  
才陳齋郎學鄉談方齋郎分數甚多十三應勾欄不閑終  
日團圓

繁勝錄

二十

內有起店數家大店每日使猪十口只不用頭蹄血臟遇  
晚燒見燈擡刀饒皮骨壯漢只喫得三十八錢起喫不了  
皮骨饒荷葉羹歸緣物賤之故起每袋七十省二斤二兩  
肉賣九十省一斤城內諸店皆如此饒皮骨大酒店用銀  
器棧上用簍盤洗子銀筋藤菜槽藏甚多三盞後換  
菜有三十般支分不少兩人入店買五十二錢酒也用兩  
隻銀盞亦有數般菜  
城外有二十座瓦子錢湖門裏勾欄門外瓦子嘉  
會門外瓦 候朝門瓦 小環門瓦 四通館瓦 新門  
瓦 舊橋門瓦 菜市門瓦 艮山門瓦 朱市瓦 舊

瓦北關門新瓦 錢勝門外羊坊橋瓦 王家橋行春橋  
瓦 赤山瓦 龍山瓦 餘外尚有獨勾欄瓦市 稍遠  
於茶 中作夜場 街市舉放風箏輪車數樣有極大者  
多用硃紅或用黑漆亦有用小輪車者多是樂線前後賭  
賽輪贏輸者頃折三二兩線每日如此寬調處踢毬 放  
胡毬 闖毬 賣等身門神 金漆桃符板 鍾馗  
財門 有百餘家賣春貼子有十數般春旌春勝錦背曆  
日 夜市撲賣 狼頭帽 小頭巾抹頭子 細柳箱  
花環釵朵篋兒頭帶 銷金帽兒 羅木桶杖 諸般簾  
作 瑤瑤炮燈 銀絲合子 時文書集 猪胰胡餅

繁勝錄

二十一

掛屏頭屋兒 烏木花梨動使 行燈 香圓 查子  
畫燭 魚鮮 頭溜 煤藕 紅邊棧 蜂糖餅  
御街應市兩岸衛士有三百餘人設肆年夜抱燈及有多  
般或爲屏風或做畫或作故事人物或作傀儡神鬼駢邪  
鼎佛守歲飲酒須要消夜果兒每用頭合底板族諸般采  
果斗葉頭子其豆市食之類亦有中樣合裝者名爲消夜  
果兒乃京城鄉風如此  
雪夜貧家遣心服人以銀鑿成一兩半兩用紙裱夜深揀  
貧家窗內或門縫內透入濟人日間散絮胎或紙被散飯  
貼子無數 朝廷每歲常例散軍民賑濟不時以米賑濟

耀州府又散燈油於開張店舍安撫提領支稿賃舞者錢  
酒蠟 府主例散客店內錢 帝輦屬民常需聖恩不時  
皇后殿散新錢俱無科役保用之擾

諸行市 川廣生藥市 象牙玳瑁市 金銀市 珍珠  
市 絲錦市 生帛市 枕冠市 故衣市 衣絹市  
花采市 肉市 米市 卦市 銀朱綵色行 金漆卓  
凳行 南北猪行 青器行 處布行 麻布行 青果  
行 海鮮行 紙扇行 麻線行 蟹行 魚行 木行  
竹行 葉行 笋行 京都有四百十四行略而言之  
閩慢道業 履歷班朝 風箏藥線 膠礮斗藥 五

繁勝錄

二十二

色箭翎 銀朱印色 茶坊吊掛 琉璃泛子 粘頂膠  
紙 染紅牙梳 諸般纏令 修飛禽籠 修罕 恩  
骨 成套箭兒 接象牙梳 諸般要曲 札對斗 丁  
看膠 修砧頭 照路道 掃金銀 調轆紙 造翠紙  
乾紅紙 簡笏袋 幘頭籠 腰帶匣 讀書燈 筆  
硯匣 應子匣 丁事匣 黃草罩 修合部 淹猪文  
醫飛禽 接舊條 修破扇 醋碗兒 丁鞋絡 掩  
漆子 搭羅兒 面花兒 香菓合 截板尺 印香脫  
畫眉簪 造桃簡 開科套 教蟲蟻 剔圖書 起  
魚鱗 拳膊兒 手巾架 頭巾盒 蛤粉桶 花夾兒

肥皂團 淋了灰 茶花子 出衣粉 做彈裝 注  
水管 舊鋪帛 木仙宮 字牌兒 洗衣服 鑽真珠  
買花機子 解玉板 釘魚帶 碾玉蕊 買茶酒器

錦褥子 髮駝兒 煙夾帶 扇牌兒 織鞋帶 錦  
臘脂 七香丸 穩步膏 鴈牌額 開先牌 鴉鴿鈴  
葫蘆笛 牛糞灰 添商孫 細扣子 鬧  
城兒 消息子 揪金線 真金條 香餅子 香爐灰  
打香印 賣朝報 金蓮子 竹夫人 簪子筒 食  
罩兒 食辟子 白及末 解粥米 熟水草 選官圖  
批劇兒 嶼魚尾刷 供席草 賣插藥 寫文字

繁勝錄

二十三

紙畫兒 提茶瓶 花架兒 賣字本 笛譜兒 小螭  
蟹 蛇蚪兒 便橋 試卷 試卓 交床 試籃 柱  
杖 粘竿胡梯 水草 風袋 使綿 劈柴 炭鑿  
捉漏 担帶 釣鈎 緒底 拂子 扇粉 占坐 歌  
舞 歌琴 歌基 歌樂 歌唱 棕索 髮索 蠅粉  
金麻 蛸蟲 端親 四山四海三千三百衣山海衣  
南元卦山卦海中元南山南海上元人山人海下元

西湖老人繁勝錄跋

甲寅仲冬下旬六日辭數行都故事臣里遠聞桑海之餘獲觀祕籍益不能無盛衰興廢之感矣錢唐悔餘生識

右西湖老人繁勝錄一卷自永樂大典第七千六百三卷杭字韻錄出方言世語多有不可通者經吳子修先生校勘一過類多是正今爲注入當句之下加按字者統修覆校語也乾隆間館臣亦有輯本名西湖繁勝錄四庫附列存目惜無從覓得與此一校也宋時紀錄行都之書如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梁錄周密武林

繁勝錄

一

舊事皆有行本而此則僅存大典中著錄家見之者尠矣作者姓名闕焉不詳以書中慶元間油錢一條考之則其人當生於寧宗時耐得翁書据其自序成於理宗端平二年老人人生世當先於耐得翁也考高宗駐蹕臨安謂之行在乾道中周淙修臨安志於宮苑官署尙著舊稱潛說友咸淳志亦因之然官書稱謂雖守此例而偏安日久民間視爲定居行在之名習而忘焉此書止名繁勝錄絕無都城之稱其書當成於耐得翁之前夢梁舊事皆作於淄桑之後一二遺老徒以惓惓舊游流傳佳話惟老人此書得之目覩後來諸本踵事增華終

不能越其範圍宜其亡而不終亡也丙辰長至節無錫孫毓修跋

繁勝錄

二

西湖繁勝錄一卷

永樂大典本

舊本題西湖老人撰不著名氏考書中所言蓋南宋人作也宋自和議旣成之後不復留意於中原士大夫但知流連歌舞笑傲湖山故是書所述大抵嬉遊之事以繁華靡麗相誇蓋亦耐得翁都城紀勝之類而瑣屑又甚焉

廬陽客記一卷

〔明〕楊循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楊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廬陽客記

一卷》提要

廬陽客記序

廬江山水奇人物尤奇古名郡也然去蘇閭餘  
千里洪濤峻嶺隔限險阻豈閒居者夢想所  
到哉前歲太守馬汝礪以舊約來近感其勤至  
遂赴之留凡四月由夏涉秋始歸故於風土大  
略頗能記憶暇日因載之筆札今曰廬陽客記  
客者自謂也其書有則書無則闕所以作者不  
欲虛廬人之館教與謝馬君焉耳然予昔者猶  
有蓬之心在故於是行不能辭所幸放舟大江  
見見聞聞獲廣該謫雖乏移生之高而全於陵  
之志亦足以自快不悔矣馬君名金蜀西充人  
予同年進士博敏好文禮子良厚惟著書則鮮  
合云然亦安知非予之陋耶

正德三年夏五月前進士吳郡楊循吉序

廬陽客記

吳郡 楊循吉叙

姪可梓行

郡邑考

廬州府介江淮之間古廬子國也

國初洪武元年開設直隸京師

府親領縣三

合肥縣夏水出父城東西至此與淮合故

名合肥出前漢書與

舒城縣故舒國舒鳩姓子爵

廬陽客記

廬江縣本漢龍舒縣也

支郡二

無為州本巢縣城曰鎮宋始置州領縣一

巢

巢縣古巢伯國

六安州廬皋陶所封先領縣一英山增縣

一霍山

英山縣英布封

霍山縣漢武登封之山

形勝

漢合肥亦一都會受南北湖皮革絕木之須

南志地

魏南臨江湖北達壽春滿寵議

吳濡須重鎮山川險阻東開高峻險狹實守阨

之所郡縣志

陸有東關濡須硤石之既重以陂水之限最

為險要蘇氏論

晉舒六之貢利盡鹽越伏誥正雜論

唐淮海之郡廬為大羅珣集成碑

廬為淮西根本崔琳撰四廣廟記

廬陽客記

宋一道都會地大以要紫祖治三至堂記

淮西重鎮封疆王百戶鄭集文

殷采湖控瀾額廣濡須枕潛皖韓九吉風

淮右襟喉之地江北視為唇齒新誠記

淮甸沃壤王應麟地志考

元所治據淮西上游地大俗質吳汝暉

廬大郡其南沮澤之地大而有名者三十六

文獻

合肥之城江淮之巖邑也城隍廟碑

國朝淮西名郡楊榮卿學碑

畿內之地並湖帶江廣袤千里 王英序文  
畿內望郡江淮之衝 曹魯序文  
所謂福地 劉定之文

城

府城之建在昔莫詳其始當是廬子有國以來  
所築廬在春秋時屬舒舒為楚與國楚嘗稱霸  
而魯哀公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橐皋廬近地  
也在今府東當時宗盟會同之盛其東尚矣秦  
併六國置九江郡廬以列城為合肥縣漢與因  
之多屬王國東都以來食于徽侯自獻帝建安

廬縣志

五

五年曹操以劉馥為楊州刺史使安輯東南時  
漢料史治在壽春已為袁術所據馥顧合肥有  
空城乃單騎馳入建州治招來流亡為操居守  
及孫氏國江東數圍合肥操乃以張遼為將備  
之遼出奇計用八百人破權兵十萬威名震一  
時實在此城既而益增兵為重鎮明帝青龍元  
年以滿寵都督楊州諸軍亦鎮此太和六年寵  
以城近水城南至巢湖無五十里權兵往來許  
便表請退移西北三十里以弊之名曰新城今  
鷄鳴山傍近廢城是已在白石港北有二小山  
前帶肥水而雙壘宛然

廬縣志

甲

舊無考唐制合肥縣在廬州西北三十里即新  
城可知而州自為城不以縣附疑當時故城尚  
存初不廢也今新城在白石港者人猶稱然古  
城皆土築不甃貞元中路應求為刺史始加甃  
州城并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  
作郎刺廬州又見其城人不識者應求先以著  
常變城也 歷五代至宋皆州治高宗紹興四  
年立帥府梁金人名將張浚劉光世楊沂中劉  
錡相繼屯守光世嘗與劉豫子麟戰于城北藕  
塘沂中錡亦及兀術戰于城東柘皋悉敗之卒  
無所侵皆是城也高宗紹興六年六月張浚撫  
師淮上命劉光世屯廬州



十月劉豫賊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取兩  
 山由中路趨廬州先世集城引兵趨采石沒關  
 以備老世不測已遣駐廬州與揚州中兵  
 合兵禦之戰于藕塘賊自順州引兵與劉  
 平來拔銷與中渡及金人兩戰皆捷劉  
 宋石梁河而陳使兵士之元新塞河望日  
 進所中使萬人持長斧如城以斷賊馬  
 賊即走探崇金山賊望見驚曰此順昌  
 戰店肆歸等山崇勝西北復廬州孝宗  
 間郭振以奉國軍承宣都統制帥淮西始以鎮  
 大城小開展令大即今城是蓋已非復古遺規  
 也厥後守臣若王希呂陳規胡舜陟杜庶和繼  
 修葺度宗時以夏貴為淮西制置使知廬州俾  
 守楊羅堡備元將伯顏貴棄師還州城屢詔不  
 出竟降于元於是貴年八十餘矣文天祥作詩  
 詔之以為老而不死是為賊夏貴既失長江  
 此罪又恐孫虎臣以後進為將有功無出已  
 已為詔勸文公棄序如李以軍西合境獻北為  
 塞驛費當連朽薪出塞進南所而城以貴  
 疎懷水花笑白首還二疎使南海  
 厚倫於元者將百年至正末兵起城址甚倉卒  
 為木柵以守淮南俞李馬世德白其帥國族宜  
 讓王名揭敦封榮及憲使高昌公發公錢十萬

貫盡脩所圯未幾為左君弼僧據  
 天兵來征圖一月將下會陳冠軼境引而束於  
 是俞通海以巢湖水寨先詣和州歸附我  
 師隨收廬州弼棄城遁去時  
 國初歲甲辰就立江淮行省以通海為平章攝  
 省事既而獲君弼以為廣西右衛指揮僉事  
 開初功臣二十四人  
 號國公俞通海 蔡國公張瑄  
 永康侯徐用 安陸侯吳瑄  
 成安侯郭亮 宣德侯金朝興  
 武安侯鄭亨 六安侯王忠  
 楚國公廖永安 富陽侯李瑄  
 永嘉侯朱亮祖 汝陰侯高瑄  
 合肥男徐明 合浦侯陳瑄  
 芮國公楊瑄 東海侯陳瑄  
 永義侯桑世傑 雷春侯孫世  
 平江伯陳瑄 征虜將軍瑄  
 征西將軍郭雲 都督金斗帽  
 帳前都先鋒周顯 大將軍俞瑄  
 贊曰昔元氏末運天造革昧

真主與淮上豪傑景附雲從廬周近壤宜為幸  
先故一時功臣若甄公以水寨來歸卒下西

浙恢

王畿既昭顯矣其他宣忠效力者匪一而足莫

不依憑風雲有功當時而蔡國江上之殺故

老相傳與紀信類斯其為尤者耶既而羣陰

消而

太陽麗圭蟬煌煌咸列公侯斯蓋天啓

聖皇舉宇宙而汎之而疏附奔走誠不能無資

於鷹揚之衆焉顧茲廬士乃與有數人以用

廬舊家

集大勲千萬年永先史冊盛矣哉

牧守題名

廬江郡前漢已置而牧守不見班史東都明帝

時始有王景其後累見至數人然其時地蕪濶

皖澤陽之境與今疆域不同而合肥故在管內

建梁置合州始真設刺史歷唐宋至今雖地有

廣狹與夫官名之異而其治不易也然六安在

漢嘗為郡無為於宋以州與廬埒而元總管府

又轄和州則其分合又如此今擇吏胥之賢者

者于篇以見艱厥人云

漢 廬江太守

王景

羊續

華譚

韋叡

裴景暉

韓擒虎

李翔

朱敬則

馬仁瑀

劉錡

孫覺

劉錡

永平中  
大破黃巾

晉 廬江內史

平賊有功加縣令

梁陳 並合州刺史

輔國將軍鎮合肥

隋 廬州總管

平陳於此治所

唐 廬州總管

五代南唐 廬州節度使

宋 知廬州

政尚簡嚴

陳亮佐

馬亮包拯

孫覺

劉錡

趙葵

孫覺

劉錡

孫覺

劉錡

成帝時  
有清名

陸康 嘗督時小吏嘗通曉此安民  
語書策勢加恩特平

郗鑒 安西將軍領合肥  
州諸軍事鎮合肥

郗鑒 安西將軍領合肥  
州諸軍事鎮合肥

裴景暉 封都亭侯

韓擒虎 平陳於此治所

李翔 以顯稱

朱敬則 以顯稱

馬仁瑀 政廉平

劉錡 政尚簡嚴

孫覺 政尚簡嚴

劉錡 政尚簡嚴

孫覺 政尚簡嚴

劉錡 政尚簡嚴

孫覺 政尚簡嚴

劉錡 政尚簡嚴

孫覺 政尚簡嚴

劉錡 政尚簡嚴

孫覺 政尚簡嚴

劉錡 政尚簡嚴

宋 知無為軍

楚建中

陳瓊

朱芾

楊次翁

附司戶參軍一人

李公麟

元 廬州路總管

塔海

開慶軍錢鼎望

今制 廬州府知府

潘傑

洪武初任建府治

蘇敏

有惠政幾而見思

揭稽

簡樸官至兵部侍郎

朱鏞

有文修志克公

李嶠

清獻公人  
已上知府

許榮

國初任同知

廬州府志

九

論曰夫名得之則壽篋之則朽是以自古之士莫不務之夫好名豈足以病已哉傳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可見已廬有郡自漢迄元上下千載曳綬綰章者非不有人至於垂光竹簡指可屈數以此知立名之難然名有難有不難何也士當窮時抱聖賢道不得施自酬禽後蟻外力無能焉故曰難一旦依風雲躋霄漢積官至大郡心所欲濟千里几席故曰不難蓋名視功功視地其勢然也故士者得位矣不患無名患無志志之所在若大小遠近崇卑廣狹名必

與之俱其無志者卒亦無名然則位以行志也志以植名也二物交資而志為其尤古何人哉希之則是可不曷諸

官箴上 卷

禹畫九州淮海惟揚有郡曰廬實拱

帝鄉既粟既馬擅其雄強爰設守臣俾牧是方

厥重三輔弗與他諸矣同惟茲廬民有朴有勤

亦有情器轉俗移風在守一人故治水者求源

截木者培根苟正其身衆罔不遵矧茲同寅明

農清旅祥刑司廐泚慝靡常程式惟守守或匪

廬州府志

十

材四境貽咎然則下民雖愚乃有好憎昭昭口議恒以是為吏憑有去而惠利闕邪咨嗟久益致思有怨詈稱述厥咏不遺故政不可不仁民不可不畏奉公持平爾澤乃沛守臣司封敢告有位

官箴中 中

翼翼環衛設于

神畿人不能無奸

國不可不威或謂廬六並置地有陰易山林阻

深盜賊出沒咸在厥西六宜不遑寧而廬可恬

婦不知二師連環輔車相依古有格言安不忘危且鷹揚五千年餉歲直憶道途勞瘁靡息筋窮指碑尚忍措克蓋民不自生必衛以兵兵非民不飽民非兵周寧出粟効力表裡互成故秣馬屯耕列營如星寔以蕃民不以供使令撫綏愛養虞著

國程勿謂世吾役或可弗於苟乖其方樹脫蹶驚衛臣司武敢告執旌

官箴下屬吏

廬介江濱千里為封方州大邑各牧其邇惟爾

不盡書之

自挈合肥廬江舒城為廬屬惟遠界州果美南帶

廣津西控林丘文書往來日不停置郵蓋居上

難居下不易禮莫大於分刻于圖治設特險遠

以慢自貴匪特懲厥度抑爾有民且亦效類然

則應應疆土風氣懸殊有所非殊其情咸諭豈

曰我強幹以刑為拘豈曰我博愛流於墨徒惟

廉與公和乃克鋤而良苦以舒故立政在嚴急

事在寬毋惑眾口而講提妄言凡厥食祿大夫

郎官事崇臨卑攸責孔繁故臣司境敢告侍旌

山

府治環郭諸山

治合肥縣境已下序山悉本合肥

山總一十有九

有高峻有平遠特多流泉

鎮山一大蜀遠見二百里

名山一浮槎歐陽公作泉記

東萊縣境府東諸山

山總二十有六

茶薇觀秀麗類餘杭西湖

不盡書之

產靈藥有溫泉

名山一金庭洞天

又東南無為州境

山總三十有八

濱江皆山山竄多

州居山中民淳朴

古蹟一濡須塢三國時孫權築

府南諸山

南左偏廬江縣境

山總一十有二

山多深曲而類不甚高大

產礬

出美泉

名山一

治父

南右偏舒城縣境

山總一十有五

山高火產材木

有泉堰灌田萬頃

名山一

龍眠李仙喻有奇室

府西諸山

西六安州境

不產礬

王

山總一十有六

高峻險阻

多野獸林木

又西南霍山縣境

山總二十有二

或直起如華或曲折通水或黃或白或

並主水中

名山一

南嶽一名天柱峯高七千七百七十丈

奇境一

潛臺石山如臺有河冲波

又西南英山縣境

山總八

勢多尖峭奇險

亦有溫泉

奇境一

石險有太湖繞流而生三孔注水

水

巢湖周圍四百餘里納諸水而注之江自府以

南至東皆主之

其西北為合肥縣界

合肥之冰凡六其四源

肥水源自李侯山派河

其二輪

其七縣一縣

其西為舒城縣界

不產礬

布

舒城之冰凡四皆有源南漢桃溪七里河石

其一輪

其三歸

其西南為廬江縣界

廬江之水凡十一其八源會市河鍾馬槽山

其一輪

其三匯

其東為巢縣界

巢之水凡四其一源

其二輪

其三歸

其東南為無為州界

無為之水凡十五其二源東河縣青檀山

其八輸運河馬塘河三溪河直隸河其四

入東河縣直隸河其二後出與龍河其七

歸江

自府以西至南凡一州二縣水惟兩支

一支六安州及霍山縣水入淮

六安之水凡五其一源天柱山其五流三

霍山之水凡二其源其一歸白

霍山之水凡二其源其一歸白

霍山之水凡二其源其一歸白

霍山之水凡二其源其一歸白

一支英山水入新

英山之水凡三其二源英山縣其

一輪英山其一歸新

廬士問

廬士問曰夫郡以山為勢吾廬之山前修而後

約何耶客曰吾館廬未喻十旬而其山已歷歷

胸中夫大蜀廬鎮也郡既主之矣若夫諸山則

有廬江舒城列吾前而左無為右六安是為三

案皆不遠千里來為我賓所謂以寡制眾信乎

廬之美也於是有巢湖焉其容浩浩而惟中是

虛譬猶腹也能無裕如乎士又問曰雖然姑舍

是而談水可乎曰夫水必有源也而又有歸也

然後克利而無害不然不涸且溢雖禹不能為

功焉今是湖也其瀉之不及則匯而渟焉其得

道也則滔滔而往焉大槩不過之乎江而已耳

之江則之海矣夫壑莫大於江海而廬之水率

以是為歸豈非天地自然之道哉曰西三之

水如之何曰六霍注惟英注斷地勢則然固不

必皆攝然罔不朝宗于海焉抑可以見水之非

一而稱富矣士曰然則子之為志也願要何先

曰山先紀水先脈若是焉耳子毋庸詰士乃歸

而卒業以客為知廬之事

水利

田平用塘陂高用堰壩墪低用圩

是之謂三農

合肥縣前莫平陸凡百里左湖右山而後亦廣

野故有塘有圩

舒城縣南西皆山尤多美田山泉之利稱膏

腴獨不濱湖故無圩以近山故資堰以地蕪平



斧以昇估客至作筏數歲不一遇澗澁則不得  
 下然以其致之艱率不能挈全木鋸而編之其  
 長尋丈而已而其餘雜樹悉以為炭蓋東之利  
 水西之利山  
 府西諸山多產藤良又多著莛亦以名聞英人  
 善作紙搗楮皮為之六安多蜜多蟻蛇山產柿  
 廬山作礬三下釜而後良  
 舒城之竹節長皮細任作簞  
 郡城釀法用嘉平之月以秫蘖而注諸缸俟其  
 熱止澆而煮之泥以大甕可經歲不壞其味微  
 甘是為上醖矣次有一等尋常市醖色黃而苦  
 取應慶井逐旦夕之利早作暮酸飲之則泄然  
 別城皆用之又次校九藥為白醪又次以甌炊  
 糟粕澀其汗為燒酒性大熱焉  
 綿布無山澤皆種花農餘輒謀卒歲俗不工織  
 名僑工為之所至然也三冬墜戶亦足禦寒婦  
 紡而已惟天旱花儉則不免購諸市城然後衣  
 江南之縷  
 葛布出英霍有絕細者山所饒也  
 綿綵亦常有餘傳布出境

民間舊不付銅錢惟以銀為幣然固久亦益弊  
 惡故老言往年銀色十泰銅三猶未極也厥而  
 市井謀利之徒競為始欺至七其偽於是時宇  
 始大禁惡銀下令民毋過錢久之如故悉逮繫  
 羣僧捶楚荷校俾通良銀竟不變未幾守易其  
 年弘治十四年銀忽良好錢亦間有用者而貨  
 幣始通蓋出於自然也  
 物有珍異則志之不書其常  
 水禽 鶯鶯 翠 振鶯  
 野禽 錦雞 白鷗  
 不虞事記  
 蕪澤之鳥 天鷲 鴻鴈  
 林棲之鳥 鸛鷀 鴉  
 山谷所產 麋鹿 於菟 兔  
 玉面狸  
 欄檻佳賞 牡丹 芙蓉 薔薇  
 桂 鞠 葵  
 百合 木槿  
 蓮實果 枇杷 梨栗 棗李  
 柿榴 瓜 蒲萄  
 菜 蔓菁 菹



茹 諧疏

雜考

孔子回車開在萬家山南行適楚至而返

范增并在巢縣廳傍云是其故宅

曹公演武臺在郡城東門內高二丈餘

湯泉巢縣舒城廬江英山皆有之

朱芾洗硯池在無為州治內

李公麟讀書臺在舒城山中

包拯誥并笏一枚履鞋底二隻俱存其家

孔氏子孫二家一在舒城一在英山

木犀亭記

圭一

俞闕墨扁并宣靖王后蓮花盆俱在五里寺

許榮授同知 國初勅牒在舒城家藏

金朝興神像莊店埠金府家藏大帽纓子窄

紅蟒衣

張得勝像子孫家藏今世襲指揮同知

程頤子孫在英山

蘇軾子孫在六安

劉鷟塑老子像在白鶴觀又塑關王在府東

廟中

燕樓銅臺在十字街

廬陽客記

終

平鹽一處  
萬水壘一處  
銅荷葉三箇  
箭二十四枝

分天池一處  
水海一處  
銅學一處  
玉箭三箇

右書正德元年太守馬汝驥來請撰郡志

容其地凡四月竟以議不克合而歸又明

年始發舊稿作是書於家馬君名金蜀人

也 前族人東吳

揚州吉序

木犀亭記

圭

廬陽客記一卷

浙江汪汝璣家藏本

明楊循吉撰循吉有蘇州府纂修識畧已著錄正德元年循吉同年進士西充馬金爲廬州守請循吉修郡志以議不合歸後二月因採其風土大概述爲此編凡十一目簡潔古峭頗有結構蓋借此以馳騁其筆力然漏畧太甚不足以備考證也

閩部疏一卷

〔明〕王世懋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三年刻王奉常雜

著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閩部疏無

卷數》提要

閩部疏序

瑯琊次公以督學之暇疏閩部成  
畧一編寄僕吳門曰往余不嘗序  
足下荆溪疏乎蓋無言不離請受  
報於子僕文不足當瑯琊公下馬  
其曷敢以爲報然平生交於閩之  
人也夥故稍習閩事閩故多君子  
憫於辭又多佳山水饒物產海陸  
之珍甲天下每恨不能名取宦游  
其間其次客游無舌賈游無裝獨  
游又無濟勝之具聞人言荔子輕  
紅徒有瞪目垂涎安能縮地而南  
日啖三百顆令齟齬皆甘也夫督  
學使者行部坐轡帷中尊嚴如神  
明旂旄蔽天鼓吹震山谷衛尉督  
郵負黼矢而將迎者二騎遮道填

擁不得前卽有青巖墜馬首暗濕  
踐人面閉目俛首莫敢左右視既  
入臺寺藏鞋之鎖高其扉樹籬抑  
棘游微干楸而課諸生雖蟲之技  
雖黃甲乙有同嚼蠟惟恐一不得  
當仰屋搔首者幾矣何暇褰帷伏  
軾指麾顧盼而談游觀之盛哉次  
公此疏其模寫宛盡叙致曲折思

二

若凌雲言若霏雪述山川如以文  
之緇壁陳險要如伏波之聚米論  
風土如弘之之纂荊州陳詞賦綜  
名物又如推川之稌記西京事大  
要其旨簡以穆其才博以包其文  
靡靡以惹簡使覽之者恍似經歷  
跋涉武夷泥丸鯉陟七臺往來紅  
蕉綠袖之下聽秦吉了鸚鵡聲左

手摩丹荔右手拈碧觴啾螭居此  
蛭蝨與幔亭僊侶相拍浮耳聽其  
文非所謂翻瓶人羣丹青巖壑若  
耶若夫荆溪叢爾荒邑其視閩部  
曾不比於函谷一丸泥以儻疏若  
序而較次公之撰其相去亦猶此  
矣丙戌秋日王穉登序

國朝職志序

今天下內外官得行部通者直  
指著學而使者而已世懸東駿  
官遊多歷海內名山大川而恆以  
未識閩越嘆生荔枝爲恨歲  
甲申

詔起爲閩督學使者以是歲十二  
月入部過武夷山雨中醉先大夫

序

附卷一

初而去弗及遂以明年之正月從  
福州出校汀州始迄七月而畢八郡  
既已低首日夕校士而居恆慎儉不  
好市閩物不羅致珍羞餽飮然  
頗有楊子雲之盛時一簪筆從輿  
人問乃輅亭下低冕戴記赫蹄上  
久之成裘其言散蔓複雜都無  
銓次竊比於葛稚川動口言之

例云俞倦遊且歸鄉人父老從戎  
徵閩事者懶於口授手一編示之  
庶幾人得以遊後有宦遊於土  
者當知予言之非侈萬曆乙酉  
冬十月捐齋道人王世懋書於  
莆之念白齋



閩部疏

吳繩王世懋敬美著

門人 王湛 同校  
馬焱

天下堪輿易辨者莫如福州府登行省三重樓北視諸山羅抱龍從西北稍衍處過行省小山坐其中烏石九僊二山東西時作雙闕其外托則東山高大概虧日月大海在其外是謂鼓山朱元晦所書天風海濤處也西山

閩部疏

卷一

一

疏

迤邐稍翠狀若展旗曰旗山以配鼓其前則印山若屏爲南業似人巧湊泊而成者焚猶未觀水所經宿已登烏石山望則大小二水歷歷在目大江從西南蛇行方山下南臺江稍近城而行大江復從南稍折而東北南臺江水合之汪洋瀰漫東下長樂入海其山水明秀如此土人猶謂方山稍西俗名五虎追視有猛勢以爲微缺陷處焚予謂即東方山而平之亦終不能作天子都何者愈顯則根

愈淺愈巧則局愈小

省府之南山曰方山縣互數十餘里形甚怪偉俗名五虎山數之正淳志言九龍鼻索之入不足

布政司在山上堂後一大樹是榕樟二樹相樛結而生鬱然千雲因爲堂以嘉樹顏之余與並井俱有詩

福州府布政司前多梵甘泉土人初名曰第一泉第二泉每大比五魁多爲泉人所占以

閩部疏

卷二

二

疏

爲泉識也改顏曰一福井二福井文理殊未望焚每放觴泉士褒然如故

行省鼓樓高絕云是越王無諸建都處也古蹟多在建南諸罷稱越王臺者以數計而歎南平之王臺驛最顯驛以此名有越王古墓墓在第五知是何王耳閩王審知兄節度使潮墓在興泉間

由福之南門出至南臺江十里而遙民居不斷橋跨江中怒石踞立駭舟鱗次亦一勝處

也過此山行數十里間荔枝龍眼夾道交陰  
丹榴綠蕉疊斐間之令人應接不暇舟渡西  
峽浩渺洶湧望江勢滔滔赴海擊楫而生壯  
懷

去省城南八十里而近爲靈濟宮卽京師所  
奉二徐真人也本駐兵此地官亦勅建至  
今禱雨者往焉南十餘里爲大田驛其間有  
流泉水確豐原美植大是沃壤

由石竹山而北至常思嶺三十餘里間皆福

清縣

三

黃

清縣屬特多崇岡壯岳峰骨怒立巒岫皆欲  
飛舞五虎一臺陡懸數十里外皆奇觀也常  
思嶺以南山皆南向獸此嶺北拱遂爲閩縣  
屬水東北派矣二縣所由界也

諸谿合派至水口以東汪洋巨浸大似浙之  
富陽江經茅原西峽益濶流入長樂大海潮  
汐上下二百里何異錢塘江而名稱不盛一  
統志所云南臺江亦此水別支也以南臺一  
鎮辱之令人稱屈

省府北井樓門出爲連江羅源道與福寧州  
鄰多高山大嶺行甚欽崎連江踰有人才盡  
此境而北科甲寥寥矣福寧北與永嘉連西  
與建安接瀕海多魚鹽樺杭之利民富而勤  
知禮觀風督學二使者所不至也

閩中獨荔枝奇絕龍眼名荔枝奴真堪作奴  
耳次則佛手柑橄欖皆中原所無品亞荔枝  
又有山果名黃彈金扣子羊桃皆異產焚味  
苦不足登俎

閩縣

四

柚大而羣柑橘中敢下品也福延間多有之  
花亦奇大三月間開香氣甚郁余嘗有詩云  
最好南平三月景滿城微雨柚花香

橄欖在芋原上八十里間沿麓挺之蒼鬱可  
愛耳蔗洲猷多土人雖擔城市貨之頗不登  
羞

蔗有二種飴蔗節疎而短小食蔗節密而長  
大凡飴蔗搗之入釜徑煉爲赤糖赤糖再煉  
燥而成霜爲白糖白糖再煨而凝則曰冰糖

美人蕉福州爲多而無蕉實泉漳間始家樹  
大蕉小曰芽蕉皆能實實後所而絲之是爲  
蕉布其實大都如吳中所生甘露第彼佐辦  
有露無實此囊生囊囊可乾食耳然味甜無  
韻故不如美人蕉花可供玩蕉花歇盛余解  
中以盛冬發一紅瓣上抽綠苗三四月間齊  
放簇若朱蓮經月不敗大是佳卉

閩語錄

五

閩地氣饒花獨杏花絕產亦一異也  
陶方伯嘗言閩中海錯定虛得名耳余恠問  
何以曰蚌不四明蛤不揚州蠔不三吳余大  
以爲然蚌大而不種故不佳蛤乃車螯非蛤  
蚶也蟹之別種曰蚶蛸吾地名黃甲此名海  
蟬特多此種而蟬乃爲異狀不中食此又一  
種非真蟹也獸興化數里河中有蟬形味俱  
似吳中而土人不之重豈日厭海錯不能別  
味邪

海錯出東四祀者以西施舌爲第一蟬居  
之西施舌本名車蛤以美見謚出長樂海中  
閩俗重歲晉民間不問正戶慶節後即相率  
拜墓挂紙錢一如清明迎春日多陳百戲盛  
亭臺之飾坐嬰兒高梁上兒皆慣習飲散自  
若了無怖懼千夫百騎繞堂皇而出唱呼跳  
舞勞以曆書惡少輩多舞後覓求索尤甚即  
藩臬長無奈之何士女傳觀填街塞巷自茲  
春事日盛尤重元宵十三日始放燈數步一

閩語錄

六

立表一表輒數燈家聯戶綴燦若貫珠如是  
者至下弦猶不肯撤有司禁之縉紳先生不  
平見顏色是月也一郡之民皆若狂  
端午節尤重競渡所過山溪數家之市皆懸  
舟以待往往毆擊至殺人成獄禁稍弛復競  
其俗成不能革也  
興化古莆中景物亦大佳第國狹而貧耳江  
口渺漫漁舟宿步始見海氣東北多良田廣  
阪畝直三十金其陽皆山也二十里抵瀨溪



遺旁多古木穹碑皆 先朝大臣彭惠步贊  
賜塋之所令人肅然興仰止意

興化背太平山而城以壺公爲案兩山皆峭  
拔木蘭陂出壺公下登城北山望東南大海  
浮空檣帆皆見

從興化西門行可八十里至九鯉湖其地非  
獸以夢電著異也飛泉九疊下匯爲湖浸浸  
欲過蘇門百泉豈以環境故爲仙靈所託耶  
福清縣石竹山亦有九仙靈蹟其山亦宏麗

閩郡錄

在宏路驛大道傍土人祈夢者以櫬往九里  
湖以春往石竹山石竹山是九僊離宮爲行  
春治所耶

仙遊縣在楓亭西五十里非祈夢九鯉湖者  
不入縣

楓亭驛荔枝甲天下瀾山被野樹極婆娑可  
愛亡論丹實累累驛甚宏壯中庭六株荔子  
色皆參天

荔枝以興化府楓亭驛爲最長樂縣少之柑

橋以漳州府爲最福州次之

荔枝名以狀元香爲最然實不如長樂勝而  
肉厚而味甘當爲種中第一第乾之不能如  
狀元香風味

閩地頗畜蠱其神或作小蛇毒人有不能殺  
者獨泉之惠安最多八十里間北不能過楓  
亭南不敢度洛陽橋云蔡端明爲泉州日捕  
殺治蠱者幾盡其妖至今畏之以橋有端明  
祠而楓亭僊遊屬端明即僊遊人也土人之

閩郡錄

莊事端明如此

自惠安以南山漸培嶮以到海脉竊也而特  
多巨石林立基累多不可名狀或卧或起恒  
宕位置嘉木蔭之居然園林間景

洛陽橋一名萬安大江中五里石梁虹卧水  
上蔡端明真神人也近南岬一山皆大石倭  
亂時城其上而樓之扁輪甚固倭不能過洛  
陽之南晉江虎渡二橋亦稱鉅麗

吳中雖盛有石梁若令見萬安橋必吐舌亦

由閩溪中篙師不知吳楚間有萬石渡船也  
泉州城大於福北負洛陽江南面晉江倚泉  
山而城堪與家謂爲三台山入卦水故多摺  
紳去城東北五里一荒山鬱鬱諸墳本漏澤  
也而名曰官山以泉人發科第者其祖父多  
塋其上卜利後人遂今逝者體勢如厲

泉州城大而七曠士大夫皆散處余以六月  
行部人家多依原隰爲園林肩輿過其下嘉  
瓜四垂朱槿層燿綠袖扶搖於短垣之內丹

閩郡疏

九

嘉點綴於碧葉之上真令人目不暇給

泉之南止奇石尤多有名紗帽者有名馬頭  
者有名鼓者有名青蛇者有名蝦蟆者都如  
巨靈斧劈五丁負置四十里外一石龜聳坐  
磐石上宛若斷成遂以名郵

昔聞長老言唐人種綿花高六七尺有四五  
年不易者余初未之信過泉州至同安龍溪  
間扶搖道傍狀若榛荆迫而視之即綿花也  
時方清稊老幹已着瘦黃花矣然不可呼爲

木棉木棉花者高樹丹花若茶吐實蓬蓬  
中所謂攀枝花也楊用脩具載丹鉛以爲異  
曰雲南霑益州有之聞嶺南尤多不知惠安  
志已載此樹名爲攀桂花楊乃曰旺枝花與  
吳中攀枝花蓋三名一物也花品不當縣花  
僅堪絮襦耳

漳州羅萬戶良在元末守漳有功爲陳友定  
所殺其名甚著而一統志不載今載郡志余  
往來見巨石道旁皆鑿羅萬戶重生父母其

閩郡疏

十

爲漳人愛戴如此入泉境兩巨石亦有鐫書  
一曰攀轅石一曰臥轍石意字俱不雅問知  
是僉總兵大猷駐兵處其門下人侈而書之  
然僉亦近時名將也

漳州氣候最暖艸木皆先時華余以四月抵  
郡縣中盛有所植盤紆間頗不乏味崇蘭桂  
子茉莉薝蔔一時並開嘉子蕉黃舊猶新李  
同案而薦紫茹帶於陳根王瓜枯爲靡草誠  
閩中之異境也

荔枝在漳泉間以四五月熟厥名火山肉薄味酸驟食之能損側生聲價

鸞窩菜竟不辯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鷗所集銜之飛渡海中翻力倦則擲置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對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灣海人待之以貨大奇大奇

海味重於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瑤柱泉漳間皆有之而苦不稱美其它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名而最奇者龍蝦置盤中猶蠕動長可

閩郡雜

士

一尺許其鬚四繚長半其身日睛凸出上隱起二角負介昂藏體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榴芒真奇種也

泉漳間燒山土爲瓦皆黃色祀人以海風能飛瓦奏請用筒瓦民居皆儼似黃屋鷗吻異狀官廨掬紳之居尤不可辨

陶方伯景熙愛談堪輿家余偶爲言武夷山盆中景耳論奇故當以分水關爲勝景熙擊節賞歎以爲知言此公自論形勝耳然實入

閩一大奇也初余夜宿廣信而兩自鉛山行入車盤驛晴且二日矣忽望雲中挂數峰尖

皚皚作白色私自忤豈其有蔥嶺雪山而在此地問昇夫云此車盤以東入閩界也余猶疑之登紫溪嶺則已峴峴峻絕昇夫陟巖喘吁乍息而分水關正當面出其峰聳削天杪

白雲瀚之峰頂隱見頃刻萬狀或作函苞或作連環或作青螺或作金剪真天下偉觀也後以詢老妻稚子無不稱奇矣飯車盤易昇

閩郡雜

士

夫冉冉徐度背接踵接如是者十里許皆逆泉聲而上初視山巔松皆作蔚藍色已稍迫視故雪也然尚不自意爲殘雪中人稍上見民家茅舍滴水心始異之更上則積素鱗集山砌矣山中人言使君大福祿相昨度此雪擁不前且奈何分水關巡檢閩屬也遠逐頗言此山之秀能西發費相家抵關下輿回望峯尖尚在曉靄中雲氣勃勃始信前所見果身度之度不能到者此峯夫耳從此迤邐東

下山勢皆如龍翔鳳舞水從雲中下墜百十丈與逐之行玲鏘灌木間彌下彌淵是謂建溪源矣蓋以一水分爲二山以二山分爲二省人從空中作地界何必堪輿家始稱奇也一統志以東溪爲建溪大非且云合武夷諸水更誤東溪從浙之處州來何與武夷古人所詠建溪險者即西溪也今建陽有建溪驛可證

建寧西南邛有山曰鐵獅從溪南渡歷數招

十三

提始至其山左分爲赤芝石分爲雲際寺曰開元閣曰丹青雲際之上有泉曰陸羽泉之右折而上浮圖巔爲登山北望建寧城長虹跨水萬家鱗集建溪流其下作雷霆聲蓋亦粵壤也

建寧行都司是元陳平章有定開府極宏麗初以鼓樓爲門今移入二百步許猶朗朗可觀後園有竹樹池沼臺亭之勝細泉溝流溢爲方沼其源直從處州龍泉來抵此始入溪

園多大樟皆十許人合抱一樹中空可容五六人坐槎枒下垂儼如巖洞不知爲樹也朱元晦先生祠在建寧城東北甚敞麗以上命稱閩里其裔孫五經博士家焉青衿時有二十許人合建陽之族可得四百許人

建延之間有宋游定夫楊中立羅仲素李愿中朱元晦諸賢及胡康侯劉勉之蔡元定父子兄弟祠屋墳墓本名海濱鄒魯以此若乃化此文翁文似相如常丞相之爲名宦歐陽

閩郡陳

十四

博士之爲鄉先生閩東又首蕭地也建寧平政橋跨大溪遠望若不亭近視始見蓋施柱高其上覆視卑橋下石林立險甚與過其上轟轟恒若霆擊不辨人聲隆慶初溪漲橋崩復建爲費鉅萬

建溪之險黯淡灘稱絕去迤平五里而遙舟行者多登陸避之余性狎水凌晨直下灘苦無紆曲非長年所畏第水高數尺舟似建瓴波濤奔湧珠絲迸濺人衣亦一奇觀也灘之

上有神宇豈宋人疏鑿時所建耶

閩中諸郡邑大都依兩溪合處爲勝如延平府府之順昌建寧府府之建陽皆然建寧府治在東西大溪經城西而南東溪從東北來經南門而西會西溪直下建陽縣治在西大溪環其東而交溪考亭溪諸水西來流經南門而東會東溪直下大都如梓人尺左右用之耳皆會合有面勢順昌雖合流一從正東一從東北會於城之西南似少縈抱故不如

閩郡華

十五

## 二建

自邵武之建陽非孔道也然所過六十里間是閩西最佳麗地原隰夷衍竹樹田疇豐美饒裕巖落相望烟火不絕夾溪面衡人家時有數百於時二月將盡鄉燭始放梨花未殘海棠金爵盡以樊園山花野卉多不可名真令人應接不暇

自邵武至順昌溪人皆名爲樵水其實非也水名大溪從允澤以西來甚遠樵水出邵武

樵山下細流貫城中入大溪耳一統志又云紫雲溪今誌亦不載

將樂溪從邵武建寧縣來東流至順昌合邵武水又東合沙縣水經延平府城西又東合建溪而南下爲劍津舊傳化劍處也將樂溪甚大城南三華橋長與建寧平政橋埒溪不名故一統志失之第云孔子山突出溪中不知竟是何水沙縣水源從汀之寧化縣經清流城下逶迤至永安沙縣始出與順昌水合源是也

閩郡華

十六

邵武山多作石壁下映澄江然苦無奇瓊之觀

上四郡大都山郡路皆逐溪行溪中無石子而皆巉巖大石險惡百態故其地有怒舟而無怒馬舟多三板薄裝延津而下才有官舟經行予戰問有觸立碎而長年狎習終不令敗每當急灘一瀉目不及瞬亦一快事也

閩西諸郡大都兩山壁立中行一水亡間巨川細流中皆悍難怒石撞擊澎湃其飭隙地壅爲畎畝千塍百垆僅如盤孟久行登頓山麓忽開瞥見曠土漫川柳塘桃塢便似游子還鄉

福延之間建溪之陰爲尤溪口入可四十里有山童如銅鐵出焉其陽有民居十餘戶舟人云山眠鑿得鐵即渡水北鐵乃可爐經宿不還鐵不可煅余始不然再問知果爾政自

閩郡  
難解

閩中水碓最多然多以木櫃運輸不駛急溪中壅激爲之則佳順昌人作帑家有水碓至造舟急難中夾以雙輪如飛舂聲在舟余戲謂此洞庭賊楊么故製耶

山田薄無糞農家燒山茅候雨至流入田中爲糞以故入春則山山皆火舟中夜望山燒爲奇陸行遇燒山皆童而黑殊乏景趣

閩中大都氣暖春花皆先時放方二月下旬

已見躑躅每肩輿行山徑中喬松灌木互相掩映綠波外揚丹堦內聳鸛鵒啼畫眉弄舌殊不知巾車爲苦

西三郡水皆朝宗於福自長樂入海獨汀水南行入於潮陽水名從丁南位也故七龍鰲政統於福轉運而汀獨食廣鹽

汀州地大而交於粵省山川之勝多於建延自長汀以南上杭以東險惡多瘴聞裴太僕云其屬邑永定與漳之龍巖接壤處有洞奇

閩郡  
甚意此類尚多沒鑿落中不知耳

歸化故無縣成化間割郡之寧化清流與延之將樂沙爲縣至今生聚寥落然境內雅多

奇觀余所遊有獅子巖滴水巖而滴水巖爲最勝見余賦中其東接將樂則王華洞出焉西抵清流則王華西洞歸笑遺左蓋其地實

靈巧所鍾也

王華石出將樂然不產五華洞中近益艱得滴水巖大勝宜興善權洞所不如者善權下

有水洞耳玉華洞石色不如宜興張公洞而連邇可七八里中小洞幽巖無慮數十滴水成井溢井成河粵敵各遁無張公偏文之苦故爲勝之

汀砦小巖可遊者曰霹靂巖朝斗巖蒼玉峽是宗子相徐子與故宦遊處題詠頗多朝斗巖差遠而幽餘皆近城

汀人多種李二月時田園碎白滿野時間紅桃繽紛可喜入延境絕不見李而特多梨花

尤壯雅殊令人寄情閩中梨稱建陽爲佳產故當不作蒸食

余始入建安見山麓間多種茶而稍高大枝幹槎枒不類吳中產問之知爲茶油井蔡君謨貢品也已歷汀延邵愈益彌被山谷高者可一二丈大者可拱把餘以冬華以春實榨其實爲油可鎔可膏可釜閩人大都用之然獨汀之連城爲第一閩之人能別其品

自崇安周八都驛路三千餘里而遙路皆楚

石獨漳泉間稍因剝土耳一望盤紆脩潔可鏡擔夫行子僦迹不沾尺土爲工亦鉅矣若吳之白公堤杭之蘇公堤以兩公橫得名耳以數計之蓋萬尋方寸也

閩山之鉅麗者武夷九鯉湖而外邵武之七臺山漳浦之梁山福清之黃蘗山皆名山也余行部所不至殊以爲恨

閩地陸行惡無若漳之汀水行惡無若永安之沙縣余皆幸舟車不及

建地皆山也而多泉不甚虞旱建溪南輪福人賴之泉漳間山薄無泉海近易洩故其地喜雨而惡旱田中多置井立石如表轆水而灌亦云艱矣每遇天旱開府以下惕惕憂恐蓋漳民饑則易動也然民皆航潮米而食不專恃本土

凡福之絢絲漳之紗絹泉之藍福延之鐵福漳之橘福興之荔枝泉漳之糖順昌之紙無日不走分水嶺及浦城小關下吳越如流水

其航大海而去者尤不可計皆衣被天下所仰給它省獨湖絲耳紅不逮京口閩人貨湖絲者往往染翠紅而歸織之

閩山所產松杉而外有竹茶烏臼之饒竹可紙茶可油烏臼可燭也福州而南藍甲天下海錯鉛錫實稱利筦

延平多桂亦能作瘴福南四郡桂皆四季花而反盛於冬凡桂四季者有子唐詩所云桂子月中落此真桂也江南桂八九月盛開無

子此木樺也

延福以南有竹叢生涉冬袖萌慈竹類也而長刺雲大者拱把吳越慈竹迥出其下

粉竹春絲爲佳紙料者美於江東白苧

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青長汀以南雜處嶺之聲自福至泉缺舌彌甚南盡漳海不啻異域

矣然閩西諸郡人皆食山自足爲舉子業不求甚工漳窮海微其人以業文爲不貲以船海爲恒產故文則揚葩而吐藻幾埒三吳武

則輕生而徙鬪雄於東南夷無事不令人畏也

漳人既業文尤多習射民間僞童每大少歲都蛇集省下觀所謂大績這才者不得復留以就武試又材官多能操祿伸紙作經生語故陽出五十人大半是漳人也

福州以南橋皆不亭但以巨石壓之雖重不殺亭亦由水性不卡也不然洛陽晉江詎能施南北二虹

閩中橋梁甲天下雖山均細澗皆以巨石梁之上施檁棟都極壯麗初謂山間木石易辨已乃知非得已蓋閩水怒而善崩故以數十重重木壓之中多設神佛像香火甚嚴亦厭鎮意也然無如泉州萬安橋蔡瑞明名獎與此橋不朽矣

地氣莫暖於東南若福南四郡地居東南偏飛霜所不灑故生荔枝水口離郡城稍西止僅兩程許荔枝絕種矣余以盛冬入福州芭



蕉葉無凋者解中美人蕉頰紅鮮甚於出過  
延平已入春而蕉葉始放乃知二百里外蕉  
無冬葉矣然吳中蕉三月始抽萌視延津尚  
遲兩月

閩之南有木焉非檜非栢厥名水杉非竹非  
稷厥名桄榔皆美植也

榕賤木也材不中器爰不生焰至福州始多  
故以名城然至漳泉間更多而鉅扶疎旁出  
根如流蘇下垂着幹即抱負爲一輪囷連拳

閩雜錄

三

好作恠狀其根盤地峻嶒蚪卧恒畝許多根  
故易茂而難拔不才故寡伐而長壽其自處  
暗與道合者居民植之以當堪輿之屏翳行  
子賴之以爲憩息之嘉祚豈所謂無用之用  
耶

斷腸草一枝三葉葉大如菱食之輒死山谷  
中在在有之民罔闕不饒勝服之令妻子扶  
而之怨家死焉其妻子利之亦不其禁也怨  
家富而畏事厚償之去不者亦服以抵償官

惡其事爲下令服草死者不給埋錢第令致  
斷腸草十斤於官而焚之計久而銷然不能  
盡除也解此毒者首以蜜灌之已復灌羊血  
吐出可不死

鳥之異者曰白鸛鸛鵒八郡皆有之白鸛最  
有文彩土人不能馴每以釘鉅筴間鸛鵒斑  
而善啼可籠畜味美閩人爲之語曰山食鸛  
鵒聲海食馬鮫鰓若白鸛鵒五色鸛鵒秦吉  
了倒挂諸異禽皆舶海外而來偶一有之非

閩雜錄

三

其產也

黑羊皮能療杖創京師難得獨閩中盛產黑  
羊白者曠見耳八郡獸汀不產羊每遇祭祀  
貴價從它郡貨之其較餘輿肆皆棄而不食  
生不知有此味也

蠣房雖介屬附石乃生得海潮而活凡海濱  
無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余過莆迎仙寨橋  
時潮方漲兒童羣下皆就石間剔取肉去殼  
連石不可動或留之仍能生其生半與石俱

情在有無之間殆非蛤蚌也後漢書鰓魚  
註云鰓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  
或九即以狀鰓房何所不可南鰓北鰓故是  
造化介生別構

瀕海諸郡以鰓皮代杓歲省銀千餘斤以鰓  
房代友真石灰乃以配萐葉檳榔啖瑯若食  
品

鰓之爲物介而中圻厥血蔚藍熟之純白尾  
銳而長觸之能刺斷而置地其行郭索雌常

閩郡志

卷五

三十五

負雄觸苟而逝或得其雄雌亦就斃

由莆城東門而出此走海道也竟三十里間  
壺公挺其鉅麗萬玉標其餘秀黃石窮其曼  
衍塘下一鎮冠蓋所居陵水環迴如玦如帶  
真天下勝區也弘正之間人才甲於八都實  
鍾斯美嘉靖末城破於倭黃石巨家煨燼砂  
礫迄今未能盡復士多糊口四方人才從此  
衰焉二十年後休養生息當還舊觀矣從黃  
石東行六十里而遙爲平海衛從南行六十

里而遙爲吉了巡檢司皆負海而城平海正  
當大洋東南二面了無障蔽登城東望日下  
黯黯一點青爲烏坵倭夷所經行處也天清  
時小琉球亦隱隱可見云海風日夜吼山爲  
震動樹皆西靡殊令人難久居吉了多山戰  
艦可舶民居稍稠南日寨以收汛時託焉余  
行海上接視城壘殿最將士皆留信宿頗稱  
偉觀

莆人於海味最重鱸魚及寄生鱸魚即浙之

閩郡志

卷五

三十六

三十五

望潮也形雖不雅而味美於烏賊寄生最奇  
海上枯蠟殼存者寄生其中戴之而行形味  
似蝦細視之有四足兩螯又似蟹類得之者  
不煩剔平曳之即出以肉不附也炒食之味  
亦脆美天地間何所不有

莆田青山海濱產小白石狀似杏仁而擘兩  
瓣腹有文如虫向無知其異者兵人守青山  
於沙石中拾之隨試貯之鹽碟中兩石離立  
相對須臾能自動兩相迎合名之曰雌雄石

亦曰相思曾得四瓣試之果爾惟醞則行易  
它物則否竟不解所以志所不載也

海中蟬有冬春間生者蟬蛸類也而色瑪瑙  
斗殼作爭傳斑斕盡似帟頭五人名之曰虎  
蟬余以配龍蝦爲的對也

蘭以建名而福興四屬尤盛民家無大小皆  
傳種之然絕不生山間不知種所自來大都  
以玉鮑爲最四李聞者爲瑯又賽蘭蔓生樹  
蘭木本生其香皆與蘭埒

蘭部

二十七

蘭

興化城中有水從西來匯而堰之立石紀小  
西湖三字字適而有韻太守岳季方筆也岳  
以閣臣出守故能破文濫行已意然亦被謗  
書鼓惠安郡人也力明其無它僅得致仕  
山果中有枝葉略似鳳尾蕉者曰山龍眼結  
實纍纍視龍眼小而味酸山僧取以供佛  
天下山躑躅莫盛於豫章除干安仁境內紅  
有濃淡二色閩中不逮也然此地紅躑躅未  
盛開時有一種紫者先開多在泉石邊亦甚

麗豫章所無也紅殘後豫章復開一種黃者  
亦此地所間有

滇茶不實珠而色鮮好嬌於寶珠茶其大如  
盤瓣有重室交覆可當芍藥前人林大輅中  
丞宦彼帶一株歸今傳種家有之開時千朵  
艷發綠葉掩映大是佳卉

按余記閩部而默詳於莆以分守所駐地也  
故以終焉

蘭部

二十八

蘭

閩郡疏

無卷數  
總督採進本  
兩江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傳已著錄是書記閩中  
諸郡風土歲時及山川鳥獸草木之屬亦地志之  
支流蓋世懋曾官福建提學副使記其身所閱歷  
者也

淞故述一卷

〔明〕楊樞撰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道光間南

匯吳氏聽彝堂刻藝海珠塵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淞故述

## 卷二 提要

巧

史部地理類

南匯吳省蘭

泉之蟬

攸縣  
賀  
恭

望

### 湫故述

中央民族

楊

樞密子科舉人官江西臨江府知府

雲間九學隱寶爲二峯其土宜樹人爭取名貴種

癸亥歲置公時中擬以嶺山補之有九年補亡詩山頭

日月長吞吐山下石難名數小者臥伏如羣羊大者

武跡如虜牛林中矢因得名十笏天音稱祖土慈山

合和力卒亡後世視今應作古文以盤四石而石出王

卷之四

寶身尊、寶不爲四、嘉令有言、外易、留漢金之、所當作、

一曰祿之然八口蓋惜雲之會坊也苗天各小精口養  
 一曰祿之然八口蓋惜雲之會坊也苗天各小精口養

不計其數之方事

胡卯之下也當發原宋之六胡文每風曰西北天川不惠

清江之六昔登江預之二清古年居臣下之友貝入

之勢分則公無水患夏忠請公督武之矣正德辛巳冬

李司空充詞復俊三水郎三郎之契費三萬當寺願有

消費者十餘年來而無大患其力也司寇

井内工人

山東未息馬山西尙揮戈急起州縣兵北開白茆河海  
風裂面天雨雪山高水深不見月萬人鑿土如鑿山河  
邊死者誰收骨白茆河成如白虹百里直與昆城通將  
軍不待驅鬼工平地遂作龍宮問誰愛民如愛子華  
亭盛侯古莫比昔去今還悲復喜非汝身爲白茆鬼盛  
之德河之水千古萬古流無已此清江貝公瓊贈盛彦  
忠白茆歌也彥忠廣陵人元末年爲華亭丞

通海易雲海難請君反復思兩端雨陽德期致勞乾此  
與時政還相干人力回天亦良艱惟是築堤護圩田此  
榮若舉人心安舉躬寡從相周旋東西偏閱陌與阡舛

雲海珠塵

二

二

道便民省咎鞭低者增築令高堅破者補綴令完全可  
以蓄洩防未然道元水經有本源守敬議論非腐酸前  
元特設水監官仁發姓任號月山此老水利亦精專令  
君奇胸萬卷蟠取用不竭如淵泉縱橫曲直珠走盤但  
厚民力毋傷殘眼前活法人所便古人陳迹亦跡鑒吾  
君吾相聖且賢將與廢隆起岐偏和氣充塞位兩間堯  
水湯旱非所患側聞西澤過高軒移時不出更候門方  
日索我詩稿看感君西臺舊歲寒不惜千里披心肝此  
西澤陳公章寄祝水部詩也弘治甲寅工部徐侍郎賈  
治水江南議開白茆港洩水于海時西澤貳稱州聞而

寄之錄備一說

西澤公以刑部郎中調佐瑞州時太守尙縉縉滿任庫  
有餘銀趨至萬兩將自入公至守知不可隱乃欲以其  
半汙公公不可卽請于上官而附諸籍門人錢福說其  
不及此用表出之

命憲許公璘致仕日里人有被誣者以五十金託蒙古  
養氏子丐公白之公知其誣直于官得釋而養竟匿其  
金不以酬後里人以養面質於公公謝有之前輩厚德  
如此

宋太史潛溪先生嘗作松隱菴記有云今之細民竭三  
雲海珠塵

二

二

時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饘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  
皆坐而享之苟不力求其道無忝于大雄氏之教則因  
果之段然者甚可懼也其論甚正而足以寒竊流之心  
今志不載此碑當命其徒刻而傳之亦不爲無助  
王少參珪以戎船入金山學與羅義爲友並有暗名景  
泰庚午羅魁南畿有司表其閭珪誓不第不過其門哭  
西珪舉子鄉甲戌第進士人稱其有志性剛介成化中  
郡守有恣科罰者珪倅立券貸之守慙而止有縣令酷  
暴者珪使人持其杖歸暴亦少減前輩剛直之風今亡  
矣夫

府志稱布名吉貝按南史外夷傳林邑國吉貝樹其華  
成時如蓊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布不殊則知所  
云乃北方之詞而松人遂以爲布之名誤矣

西郊笑端集序有曰皇明初松江之善詩者御史袁景  
文爲最判官陳文東鄉貢進士陸宅之江西僉事董良  
史處士吳子愚輩亦相頡頏會稽楊廉夫鐘地而居松  
其才瞻氣雄震耀當世則一時才士皆宗之往往高古  
不逮詭怪層出又景文輩所不屑也自後漸入纖巧初  
學或之識者惟宗景文焉雪航稿序有曰顧謙中有四  
壤奇儔知高皇而有癡進無行世袁景文在野集之渾

藝海珠塵

松文

厚含著識者謂選過盛唐當時敏剏繁集之清麗優柔  
謂可與袁方駕他若張樞張篋吳乎愚輩亦各成家有  
足傳者按二序東海張公筆也雖爲良史公至言而國  
初淞江詩人之評則盡在是矣

鐵崖先生字彥夫則維慎字當從木而往往見其真蹟  
有作神字嘗以爲疑近偶以其所識歲月求之始得其  
意蓋國初諸王有諱慎者先生之從弟皆入國朝書也  
推此亦可以驗其書之真偽  
漳州府志有王源者字啓澤龍巖人同知松江府事壽  
罷重額糧三千四萬餘石通貢糧三十九萬餘石聚民

宋保等號五虎饒壽鄉里源以公繩之五虎害恩刁民  
藉路等誣奏二百餘家謂以左道惑民逮繫甚衆悉平  
反之以母老乞終養民遂留不可得留其靴以去今按  
一鎮志源以甲申應吉士歷職方郎知潮州府而不及  
周知前後松志止載源姓名而不著治績此獨見於漳  
志原以爲疑然松志宣德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初減本  
府稅糧共計三十萬二千八百八十五石茲固朝廷之  
德遠蓋亦必有先者且知府趙公像足年始任則此爲  
源所奏藏無疑及讀杜宗相所上周文襄公書謂兩奉  
詔書勸諭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悉皆停徵則源

藝海珠塵

松文

五

所奏能通貢之糧也夫源功在松甚大而今無有能道  
之者矣嗚呼世固有爲而弗傳獨源也哉  
浦江鄭珠字彥平元至正中任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  
大使嘉定華亭上海之交有田二十頃餘既隸所中而  
泐水使者及江淮財賦府復重賦之民日困甚珠爲聞  
于朝免之先是徵民無藝歲有羨糧萬餘斛上下共利  
之謂以爲常錄至叩命急還于民吏爭以無主名爲解  
弗聽乃計家口數分之墾門而拜者以千數稻田所素  
號米穀之府而爲之使者又撙撙其綱他人靡不思遂  
其欲而珠曰糴于市處之猶貧人宋晉溪先生銘其墓

載其事甚悉按元季籍沒米園珍管明之田以與丞相脫脫故立稻田提領所掌之而江淮財賦府則領故宋后妃之田以供太后者也噫處權門角立之下而能免復賦之田當貸利其餘之會而能守不貪之寶古之所謂能吏廉吏盡兼之矣可無聞也予

朱顯忠如阜人元季嘗爲張士誠守松江丙午冬俞通海兵臨大倉崑山嘉定等處皆附顯忠知天命有在以城降後守文州死節贈鎮國將軍見功臣錄而統志則繫于揚州按府志丙午年王立中爲守則所謂守松江者蓋閩帥之寄也

蘇松廉吏

朱

元末松江屢罹兵火經史子集無遺而教事幾廢矣甲辰王公立中來知府首務興學延五經師訓迪子弟頃購求十三經註疏等書藏于學士習一新自是科目人才甲江南立中三子連吏部主事汝玉春坊贊善汝嘉翰林侍講君子以爲善政之報

景泰中饒郡守賑濟多申而少給識者謂此人必無後已而果然孰謂天之視聽遠哉因並表之以爲良民者勸

唐陸宣公贄松故無專祀正德庚辰推官周公佐始興遊順宮爲之祠請祀于朝其畧曰臣正祀典國之大事

古先哲王生於其鄉沒則廟食于其土所以崇德報功風勵天下唐中書侍郎平章事陸宣公贄世傳嘉興人相之藏籍錢起送費弟擢第還鄉詩有曰鄉路歸何早雲間獨擅名華亭養仙鶴指日再飛鳴則贄之子于華亭無幾時縣方爲鎮隸于秀州故贄爲嘉興人而廟在吾元至元中縣始別置爲府且易今名而贄之祠在故郡者因弗從而唐以來殆且千載桑梓故鄉獨未有爲之祠者贄之郡興隆遷父子華達也翊戴孫吳而三賢有嗣春秋致祭贄之在唐學究天人志存經世偶遇過德宗屬時多艱謀謨帷幄剪除羣兇功在社稷文章節

嘉海求廉

蘇松廉吏

七

氣師表百世先正謂其功業赫然心行不展於聖賢之道其廟隆遷父子以智謀翊戴偏方不當祇秩之與美至一祀一否輿情未愜非所以示褒崇之道耶勸戒之方府治西南有曰靈順行宮乃郡人以奉五顯靈官者臣嘗因其爲厲毀其像設而廟固存遂上白巡撫改立贄祠尙像其中第祀典未昭有司無所承命以供祀事乞賜詳定犧牲遷豆視帛品數致祭永爲遵守疏奏下禮部部乃令翰林撰文官府于春秋祭丁致祭按松嘉二郡之士各以爲宣公生于其鄉而不能決局公此疏誠斷案矣



樂宗茂浙仁和人以進士同知府事嘉治戊申署上海  
事食河豚而美既微問有餘則侍存既食之矣更烹以  
進倉猝不熟下咽而死幸備從其屍繼廁中以自足宗  
茂政事有可觀者時以其自經也舉以食人觀政者之  
常目之亦寔矣

河豚之美惡前輩論之詳矣予都有周姓者與九人共  
食而死其八人竟然生夫松人每以遇毒歸罪于修治  
之不佳而不知人有厚薄體質之不同故有死有不死  
且人參藟之美者也而人亦有不勝者況毒人之物  
哉養大君子不食可也

書海味屬

人

定菴先生爲雲南僉事時分巡所屬必有題詩書畫周  
比反則屬和殆盡詞翰皆可觀先生南之始知爲優行  
指揮某也後某以罪謫當職先生特釋之及以爲歸  
某持三百金爲報先生卻之復持五百先生固已曰吾  
惜汝才耳豈有私耶竟不受

景泰中有以進士第二入翰林爲順自於炫後因歸  
西東海先生作文贈之其畧曰昔司馬相如拜中郎將  
歸蜀太守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鄙人榮之沂公王曾  
及第歸青州郡守軍師率父老具轎郊迎公乃從間道  
入謁不敢當禮論士者不必究其始終于一端觀之亦

可知其成就矣近時以僥倖一得往往效相如所爲以  
誇市寵媚吾嘗竊爲世俗歎今君賜告歸首若雲間之  
仕子朝者道衣錦之榮備矣予妄以沂公之事望之亦  
挽流俗之一機也觀此前輩直諫之風猶可想見

然易臺鳳山朱應祥讀易之所也應祥性近狂嘗謂錢  
文通公曰予在然易臺讀公詩之不善處恨不得長竿  
一擊公頭也應祥于文通公爲後輩而其放言如此  
夢菴陸潤玉之女名娟少穎異授以書史輒憶不忘  
長亦通敏不妄言動有索其父送行詩者父不在爲代  
作云津亭楊柳碧參參入面東風酒半酣萬點落花舟

書海味屬

滋叔述

歌

一葉微將春色過江南父歸賣之自是吟咏絕不及門  
外事及歸馬龍姑亡事舅至孝舅沒託以二女乃置淨  
室與之同寢處者十年既嫁始復夫室無出爲夫買妾  
而生一子將卒以所作稿悉焚之曰非婦人事也夫婦  
人事筆硯者恒有于天下而有難能之事如陸者豈能  
得哉夢菴之孫稔厚交于予故聞之詳

定菴先生西涯文正公門人也八月十五爲先生初度  
曰壬申歲先生壽八十一西涯寄詩壽之有曰八十一  
迴秋月圓自是每歲必寄有八十幾迴秋月圓之句且  
謂當另起例西涯旣歿松之士大夫猶循其例不廢辛

已先生壽九十而以初度前五日卒謂非讖歟

府學鄉貢題名石同知王源撰文知府徐季書篆按前  
後鄉志皆選徐姓名然與王同官則其官次當在趙公  
之前

韋亭丞俞仲璣志逸其名獨見於清江集之霜林說且  
曰仲璣蚤歲讀書藝文有聲吳越間其去而家于九峯  
也人且以其抑鬱無聊不能終日乃以霜林爲況則知  
動心忍性懲其所已悔而益所不能矣仲璣會稽人蓋  
亦因宦而居於松

鄉貢進士許璫府志止載姓名而他無所紀惟東海有  
藝海珠塵

松故迹

十

選計廷玉復任序按廷玉宰封邱縣潘泉皆考其廉愛  
以不能事權勢乞歸當道不許故復任則其人亦有可  
述者

成化末有顯宦滿載歸者一老人踵門拜不已宦駭問  
故對曰松民之財多被官府擄去今賴君返之敢不稱  
謝宦愧不能者

李宗伯至剛之子源舉進士其孫桓方巽亂出見客曰  
令尊新進士桓應聲曰家祖舊尚書客有戲之曰兩猴  
解木於山中小猢猻也會對錦桓應曰一馬陷足于沙  
內老畜生安敢出蹄時人稱爲李做對後領鄉薦仕終

知府

近見唐飭軒所藏黃汝申憲長手許宋仲疊陳東文書  
二條各與二筆法酷類畫學昌黎樊宗師墓志云

錢文通公嘗爲其先人築墳北山官沒民助之有界土  
失期者公怒詰之對曰方在黃廉使墳上取土來故遲  
耳公默然吁公之幸木今亦幾盡矣

松江學無專志而其因革附見于府志樞密欲輯記所  
闕未果也然廟學科目書器之類具有可稽而學之官  
選代無恒不可無述設具如左

學官表

藝海珠塵

松故迹

十一

松之守令咸有題名而學官獨缺焉豈不以其職之卑  
畧之耶然刑範之地其重於守令均可無監觀哉作學  
表官表

教授

分教

元 張夢應二十二年任

周因二年在任學正

元貞 馬允中二年在任

唐純二年在任學錄

劉蒙

薛鐵七年在任

延祐 沈德華元年在任

薛鐵七年在任

重紀 林聖亨

至元

至正

倪駿九年任

施璠宣州人

陳仲微

高志道通州人二十一年任

馬總字仁伯會稽人二十三年在任

錢璧字伯全華亭人十七年在任訓導

陶植錢塘人二十五年

張說海昌人十九年

在海珠塵

在任

在任學正

張庸松陵人十九年在任學錄

張節華亭人十九年在任直學

王文澤字伯雨華亭人訓導

邵亨貞字復孺淳安人占籍華亭以下訓導

人占籍華亭以下訓導

人占籍華亭以下訓導

人占籍華亭以下訓導

人占籍華亭以下訓導

人占籍華亭以下訓導

國朝 洪武

林洵字季文浙江台州人占籍華亭

貝瓊字仲鼎嘉興人至正二十四年任陞

國子監助教

楊基字孟威蘇州人歷陞山西按察使

全思誠字希賢上海人召爲文華大學士

兼左中允

邱民字克莊歷陞禮部侍郎

王叔字伯純維揚人十一年在任

張樞字夢辰上海人明經

曹唐字新民永嘉人占籍松江

王彥文華亭人陞嘉興教諭

興教諭

在海珠塵

在海珠塵

在海珠塵

葉原白錢塘人占籍

華亭

馬兼善會稽人占籍

華亭

楊斌華亭人官至清

紀郎

魏驥字仲房蕭山舉

人在任十二年歷陞

南京吏部尙書

韓陽字伯陽山陰人

嘉海珠塵

嚴政施

齒

歷陞布政

吳讓華亭人舉人

瞿遠元年任

王溥元年任

宣德

鄭興宗元年在任

孫鼎字宏鈔江西廬

陵人舉人九年以浦

江教諭陞任滿九載

荐爲監察御史總南

正統

王禮江西人九年在任

劉嶽

陳仲仁

徐景

江漢字朝宗建陽人

胡昇福閩縣人

周復江西吉水人

成化

葉榮江西進賢人九年

在任

因禮因高作周

弘治

朱仁和人五年任

陳惟卒慈谿人十年任

汪集餘姚人舉人十五

嘉海珠塵

嚴政施

主

年任

唐珪

朱鏐

陳新

聞與

楊齋

周瑄鄞縣人

趙儒

林江莆田人

孫濟

胡相浙江永康人

正德

宋隆趙州人已未進士

五年以同知陞任彭鍊

江西舉人六年以學正

陞任九年薨去

譚璋廣西桂林人舉人

十一年以教諭陞龍歸

王度臨海人癸未進士

二年陞南京工部屯田司主事  
高朋湖廣巴陵人

程節江西南城人舉人  
魏寶廣西桂林人

七年任十年陞鹽城知縣  
熊學錦山人

王儒甫山人  
王儒福建龍溪縣人

劉祖震湖廣華容人  
羅斯吉水人六年任

李文廣西馬平人舉人八年任

藝海珠塵

松故地

六

華亭學聚奎亭弘治辛亥縣令汪公宣所建也明年東江顧先生清魁南畿龍山張先生弘至第五人嘉靖壬午孫公豹葺而新之東江先生有詩云三十年前慶落成白頭重見此崢嶸江山不覺英靈氣星漢遙增日月以謨學德人歌在泮敢先周彥試吹笙天機未欲分明夢裡泥金有姓名先生嘗有異夢故及之明年徐內翰階賜及第  
府學天藻亭已丑郡守長沙熊公宇建以藏敬一歲教受程公廟書扁  
讀書堆舊有大樹成化初猶存九峯西先生泰有詩山

中古木長松樹剝落龍鱗大十圍涉歷冰霜心獨苦  
爭風雨勢將飛白雲留影落僧榻金粉團香點客衣  
四十年前曾見說于今飽看坐忘歸

九峯過黃浦詩月照黃浦水黃南飛鳥鵲夜茫茫  
晚潮天接海門近秋草城垣瀉演荒道上人家金井塌

中官酒玉缸香秋來直欲通宵飲消得先生醉幾場  
中二聯逼盛唐矣

顧利賓過松江詩吳淞三萬六千頃震澤與之俱渺茫  
鴻鴈一牌天接水兼葭八月露爲霜秋風漫引漁人笛

落日偏驚買客航三十年前此來往歷歷猶存未濕滄浪  
藝海珠塵

松故地

主

利賓鎮江人洪武中仕於朝

成化中有楊推官者素疾一吏常欲寘之法弘治庚戌

知府鄧陵劉公入覲而吏適役于吏部給劉曰銓曹有

言有司之不職者必曰松江推官人對宜慎及審官至

楊名而劉不能對遂至落職吏不暇較而責備之論亦

有歸矣

正德壬申流賊寇山東諸郡江南震恐松城四周故有

市廛有司悉命撤之復欲絕四濠之梁民甚不便龍因

成節有詩曰人情洵洵語字難腹裏千愁未易銷賊艦

未收河朔賊居民虛斷斷西橋天須向磨星初滅樹必

經秋葉始飄不似十年前涼況青樓明月嘆吹簫此詩紀一時之事而其命意亦不淺

衛文簡公專祀于崑山其祠堂記云墓在湖州今玉屏山之麓相傳有衛狀元之墓蓋後人附會云

東鄰酒西鄰茶從朝至暮笑呀呀布穀昨夜鳴村補桑麻不違農作時今年落秧早愛民如子縣令心無事擾民如此好夫撒秧妻採桑農事已興驚事忙大麥驚粍秀小麥舉奉長榮花半稀寺間黃今年縣官好民寧

藝海珠塵

藏故述

太

不下鄉田家得安業出入無驚惶日力豈敢嬉夜共燈燭光催了機上布便是囊中糗飢寒庶可免通負亦可償不患心頭損新肉只要眼前盤舊瘡此歐董良史所作不知賢令爲誰然國初松之吏稱民安可想

約菴陳公潮以乙榜受學職後陞知州致仕張鄧臺瑤其門人也正德乙亥御史來視學時松人欲入學者爭于於公千金可坐致也張就訪于家見垣壁不治意甚憐之公曰視做秀才時則已過矣張徐曰入學案猶未出蓋若導之言也公曰子所不敢預者有三壞名節一也驕惰人之子弟二也起奔競之風三也張起拜曰受

教矣公之介類如此而且始終不渝有足重云

一川張君其性東海之孫也厥考後樂公副憲廣西駐兵平樂而劾有通判某籍帳下得餘金四百兩勸性取之性曰父死而因以爲利可謂人乎臺釐無所取後從甘泉遊明理學爲盛德君子茲其一節云

頃曠字東曙松之老儒也博學能詩其弔朱端常墓曰玄堂千載寄崇阿石馬無聲墓草多故里尚傳前代事浮華應落逝川波野人夜黑偷金盃山鬼天寒泣翠蘿莫問人間興與廢夕陽回首自興歌東江先生以呈西涯公公曰不意山林乃有此作

藝海珠塵

藏故述

太

顧東曙能通數學嘗攷曆度之數纂輯成編毋未頒歷可預知來歲節候宜忌之詳一日出示客客曰此私歷也得無犯禁乎始懼而焚之老儒博學而不知世務如此

元伯頤盛曰上海有俞俊者賦清平樂云君恩如草秋至還枯槁落日殘星猶弄曉豪傑消磨盡了放開河海襟懷休教白鷗猜我是江南倦客等閒容易安排後仇家以其篇諷于宮厚貽復免而因以張家然則君子豈可易其言哉詳具報錄

尚龍大盈之間多荒田滿望皆蘆葦之場甚至數十里

絕烟火雖有召募之令無有應者正德中內江喻公來知府事銳意講求乃議分設賑治使民聚貨貨通則田易墾治田墾治則可以省閭郡包胥之苦甚良策也規畫已定而天不憖遺今未有續而終之者

尚書伍公文定嘉靖甲申以操江蒞松有昔推常郡此縣糧粟米陳陳盈十萬之句東江先生曰詩雖不工而當時儲蓄之富可徵也按伍公推郡時當是弘治末年也而猶有十萬之積況周文襄時耶今之所以無者其弊有二通貢也侵欺也通貢固奸頑之常態而亦有出于不得已者猶可言也若侵欺則極爲可惡何也起運

藝海珠塵

松故述

千

之外存留以備賑濟文襄之良法也自易銀之法行而濟農之倉虛設矣積年之舊手慣役之糧長每于領米易銀之際則虛開姓名報官名爲闕米大戶而實自入以肥家至有一人而侵欺至萬石者積弊相仍莫甚於此樂都計之其靡不億此與文襄之意相反甚矣我民君子苟憐此弊自足濟農何必爲勸借之令以速怨哉庚寅郡守長沙熊公宇頗究茲弊痛懲其尤者三數人時論快之然竟亦未盡革也

宋潛溪先生嘗爲上海夏宗顯作擴記夏蓋洪武中糧長也記稱其畏謹好禮田賦皆先時而集不煩徵索愛

惜細民銖兩無所取以長厚稱夫先生之文實錄也敢述之以告鄉人長賦者

藝文籍

自言游得聖人之一體而異是以有文學漸異之一隅也漢晉以降亦藝焉耳矣然興元一詔下悍卒之淚聞靡一疏寒好臣之心謂皆虛乎進于茲道不遠已作藝文籍

鄧天阿漢藝林太守陸績著

二陸文集晉平原內史陸機潘河內史陸雲著按志機著文章三百餘篇雲著文章三百四十九篇新書

藝海珠塵

松故述

五

十篇茲集所載無幾矣崑山片玉皆奇寶也惜乎

四川清論散騎常侍陸喜著借諸葛孔明以行

玉篇輿地志符瑞圖分野樞要續洞冥記玄家表外

集梁黃門侍郎顧野王著

宣公奏議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陸贄著

谷陽文集宋進士朱之純著

柳文音義進士潘緯著

洪範九圖九說進士陳伯達著

華亭百詠許尚著

靜庵集進士胡瑄著

雲間志迪功郎林明卿直祕書省林至尙書朱端常

同華亭令楊潛著

釋駱林至著

小醜集淮東提舉任藎言著

後樂集資政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衛涇著

禮記集說直寶謨閣衛涇著

學易踐德閣書說約田曉著

莊子註高子鳳著

楊齋詩集朱允恭著

秋聲集常州守衛宗武著

海虞

秘教

重

祛疑說儲泳著

通鑑筆義進士葉汝舟著

湖山汗漫集趙孟側著

讀易管見進士衛謙著

古木風飄集元凌昂著

王泰來集中庸管見聚疑原孟夏侯尚玄著

九峯清氣集陸朋著

百善百忍二圖邵天驥著

易象發揮易孟通言童子問知吳江州陳宏著

原俗篇知新喻州羅璧著

水利宣慰副使任仁發著

藝經畫斷餘諸莊肅著

水利論說副墨集東山高蹈集慶東橋教諭曹夢孫

著

乾坤闢闢天地生成陰陽變化山川流峙四圖贊周

之翰著

尙書制度圖纂自立齋詩文稿訓導王文澤著

松卿集安定書院山長任士林著

東白集任暄著

古漁唱陸厚著

海虞

秘教

重

史補蘭丹崖夜嘯金聲錄玉簫吟倚隱生著

田家五行陸泳著

醉漁集草堂集馬慶著

續松江府志韻府羣玉投遺國朝錢全象著

春秋叙事教諭曹宗儒著

五服集解盧子聰著

西郊笑端集按察僉事董良史著

蛾術稿訓導邵亭貞著

四書一貫錄五經鈴鍵春秋透天懶禮經約君子議

歷代史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歷則遺音樂



府上皇帝書勅忠辭平鳴瓊臺洞庭雲間祁上五  
集東維子文集前儒學提舉楊維禎著  
四書備遺書史會要圖繪寶鑑說郭轅耕錄陶宗儀  
著

在野集御史袁凱著

上海志訓導顧或著

雪齋明鑑錄潞州判官王熙著

論蟬集國子司業孫作者

雙清集紀行詩給事中杜璫著

八音圖彭溪橋王震著

藝海珠庫

獨嬰稿訓導曹審著

九峯一隻稿杜桓著

砥齋集紀善錢驥著

詩傳旁通教諭王彥文著

蠅蟻集長史管訓著

灌畦稿周彥才著

經進集太常典簿顧祿著

微庵集參政任勉之著

五倫詩孝經旁訓沈易著

滇南稿隨筆稿西清餘暇自樂稿翰林學士沈度著

律解辨疑副使何廣著

樓菴集太常卿夏衡著

慎齋集焦伯誠著

杏園稿張年著

鳳城稿尚書齋集封中書舍人金鉉著

讓東集教諭黃勳著

壯遊集按察使黃翰著

講餘集教諭錢復亨著

桂樓集范鼎著

夢菴集陸潤玉著

藝海珠庫

約庵集封監察御史張遜著

雪航集王恒著

大學說太學生張正宗著

瀛洲稿吏文錄歸榮集南京吏部尚書錢溥著

雲間志志承事郎錢同著

交翰類選長史李伯璵著

政監紀行集備遺錄交游錄史詠布政使夏寅著

定菴集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著

易齋學正張璵著

鳳山稿進士朱應祥著

九三子集進士曹泰著

調言長語教諭曹安著

雪鵲詩稿上洋吳爰著

鶴城稿天趣稿而稿稿清和稿慶雲稿東海手稿東

海文集知府張弼著

宜晚稿續稿宜晚文集按察司副使曹時中著

西潭詩集知府陳章著

學吟稿拙庵稿楚游錄滇南雜稿副都御史唐瑜著

雪岑集知府孫遠著

續道鑑綱目廣義訓導張時泰著

藝海珠塵

張敬述

吳

三江水學金夢著

鶴灘稿徐休修撰錢福著

東江文集松江府志南京禮部尚書顧清著

玉屏山顧廷儀先生家弘治中生瑞竹定菴有詩地鍾

靈秀幾絕年造化從來本自然出土一根元鑿玉凌風

雙聳欲參天木淪板蕩成臣節絕似夷齊讓國賢春雨

滿林還有作兒孫頭角看駢駢

袁方伯初依外家受其恩外家故軍籍也及舉進士不

忍貳之登科謾從其籍後竟以此隸籍戎伍不可解

黃憲長幼時曾以事干于邵守不聽拂衣出曰水上打

一棒耳守怒令作木上一棒詩徐吟曰誰把長竿杖碧  
流一聲驚破海門秋千層玉線開還合萬顆明珠散復  
收臨驚驚飛紅蕖岸驚驚驚起白蘋洲料應此處難垂  
釣急急收綸別下鉤守改容禮之

正統中松有兄弟進士顯仕者素不相能兄嘗題竹云

種竹不須多多則今人俗蕭蕭三兩竿清風自然足其

弟知之曰誰云種竹兩三竿冷澹蕭疎不耐看直須種

竹三萬頃搖動一天星斗寒其相激如此

松人烟火之技載在通志東江有詩萬變神奇火一絲

俱節當日未曾知寶王流落浮空下香女輕娟隔霧披

藝海珠塵

張敬述

王

明月上時雷礮發暗塵驚處火輪馳謂臣正覺龜山勝

為報嘉賓緩緩歸此詩殆盡其變矣

研江金廷柱嘉靖丙戌歲貢廷試第一蒙宰廖公紀以

其淵無賢範授東光訓導丁亥疏請學官由貢者乞微

會試例從所在鄉試許之遂著為令有御史學問其

名令無辭對曰願天下之為學官者皆無脫時論儼之

張鳴鶴字世和正德初會試高京時張文冕方黨逆瑾

官錦衣氣焰赫然燕鄉之與試者窮極奢侈以示得志

獨獨不赴試者向之任止金華推官

張文冕得志時有司立坊曰文武聯芳以其父衍豐第

進士既敗乃徙坊于府學文廟之南曰大成宮墓靖申  
申樞與長谷徐君獻忠午江錢君思周倡議謂以叛臣  
之故物而列於聖人之門非以妥神靈示瞻仰也請于

巡撫東湖吳公廷舉亟命撤之  
丙戌歲長谷徐獻忠宅上生瑞芝九莖郡守慎德何公  
盤扁其堂曰開光

慮墓割股古人謂非中道謀其志亦不失爲孝子但不  
可爲訓耳定菴先生嘗慮墓感白鳩之異西涯李文正  
公有贈言檜清陳泰嘗割股肉愈母之疾錢文通公爲  
誌其墓皆松之獨行也可混泯乎

藝海珠塵

天

松人屋後多植蔞房竹經幾年而茂密如簪可蔽風雨  
故名志稱喃喃雞竹誤矣

余山有黃巢洞凡十八所今多崩壞間存幾碑相傳爲  
黃巢之亂避兵者

費榮敏公墓在鳳山之陽東海翁墓與之鄰今張氏子  
孫以配享后土蓋義起云

雲間通志載木棉花詩爲熊潤谷作松江府志因之然  
此詩乃見于方正學遜志集中按通志爲正統間錢簡  
所修時正學文字尙有禁而集木行于世或謠之而  
託之熊歟必有能辨之者

一統志曰李象賢台州人徙鎔華亭明春秋鄉文詞洪  
武舉在本府訓導子至剛博學能文亦舉明經累官禮  
部尚書兼左春坊大學士預修永樂大典出知興化府  
卒于官又曰李至剛永樂末知興化德量寬宏吏民化  
服在任若無所爲而一郡之人翕然大治夫一統志本  
諸國史宜無不公而前後松志至于至剛之事皆畧之豈  
辭籍之評先入之歟然籍所評十人劉衢其最下者而

籍竟死節交趾得贈諡則籍亦不長于料人乎

海虞縣承命採訪江南華溪辭以詩有曰奉土豈無臣

藝海珠塵

彙

語工而意亦深婉

藝草詩話云張東海自謂文勝詩勝草書英雄欺人  
耳蓋不以其言爲然水東日記云前輩謂游藝當先有

迹者學文勝詩勝書勝圖畫則知此蓋古語而東  
海嘗稱以教人人遂以爲東海自許也不然則東海嘗  
有吾死草書增價之語而不及詩文曷又自相展也

神山舊名仲屈伏首引尾形自躍故名相傳是山歲出  
圓石一爲訛卵後人鑿石其首遂不復出今其麓累累  
多巨石云山之陽有崇真院院有神龜仙館其篇相傳  
爲呂洞賓書篆宗垂露篆法古雅而中款回昌書亦流

逆可愛神仙君子所不道校其裁固神品也真迹爲太守吳黃洲持去今榜蓋臨本云

跋

楊公諱西余祖母舅細林楊先生所撰也先生諱樞字迎之細林其別號云學窺二西文擅兩都親教其子中丞朋石及余父學憲公俱成巨儒博學雜文顯天下嘉靖戊子舉於鄉仕臨江郡丞卒於官後以子貴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生遺集頗多最述其一齋也述之詳其先生自叙中余王大父一山公與先生密戚並家九山間嘉靖庚寅五月子錄而輯訂之存諸簡中爲家藏

藝海珠塵

源跋述

手

書公字維敬官興國縣尉致仕家居杜門著述以博雅好古聞于時有樵唱集他纂書不下數十種是錄亦其一也周楊家多故中落向未付梓邇來吾鄉樂義之士不啻古人儻肯捐貲錢傳以補松志所不逮其有功于前修後進良不淺矣敬陳顛末敢告長者萬歷乙未八月周紹節識

修志備覽附錄

藝文

一山樵唱 江西興國縣主簿周禮著憲訓定卷曹公爲序 言史愼餘 湫故述 火餘錄著 雅歌譜

傳心數學 蒙養正訛 俱江西臨江府同知楊樞著 學道紀言 叔夜先生集 俱廣西提學副使周

鼎兼著

西堂日記 楊朋石遺稿 俱巡撫都御史楊豫孫著

墓

贈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副使楊博墓在蔡成涇之原子贈福建延平府推官欽附 汝南世德墓在蔡成涇蔡庭士周榆子江西興國縣主簿孫孫諸封工部都水司郎中雲鶴附太僕卿鳳峯沈公尙書孫文簡公誌銘

藝海珠塵

源跋述

圭

贈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前臨江府同知楊樞墓在蔡成涇之任淇溪之大理寺卿豫孫附少師徐文貞公誌墓萬歷辛巳三月提學御史斯水李公時成給銀立伯兩修墓委松江府推官范公守已府學訓導陳嘉學董其役 廣西參政楊銓墓在廣富林八曲里宗伯陸公誌墓 提學副使貞靖周先生墓在蔡成涇太僕卿鳳峯沈公憶前刑部郎中袁公福徵誌銘嘉靖丙寅正月巡按直隸御史昌邑孫公夢

手表之題其墓曰永豐 陽山縣廟在蔡成涇廟宇甚隘中奉大士像靈異鄉人

每於歲首一日竭誠齋禱拈圖以下歲之豐歉無不  
顯應

楊店萊壘與朋石兄弟競爽龍溪龍閣  
性豪一時

一山書屋公諱源字維敬號一山博雅好古以詩文自  
娛歸意山水之勝築室于周家草與同郡顧少宰東  
江門憲副定菴孫山人東學維社醵詠其間

無瑕和尚彈琴處在余山禪堂周學憲萊壘聽琴詩云

山寺人迹絕四花春正妍獨行入深山所求貴真詮

忽聞弦上聲使我心悠然此聲不在指彼聲不在弦

藝海珠塵

卷之五

五

聲聲無因不在絃指間思之若有悟惟與靜者傳

宋道人

不知其名唐行人初不識字嘉靖四十一年四月自言

忽於訪紗時性真發見到九月有童子報以示寂之期

在來年七月四十二年正月至今山禪堂謝去塵緣四

月間始露消息于人傳言漸廣七月五日周萊壘夏陽

前住見之問以輪迴之事道人云初外修行方免得不

過三性皆速事差寧可有足無眼不可有眼無足

意向心切不可靠他此是凡心若是性山廣大無邊

正是正路我從前若拜師與不是自去年忽然見性

之後方才曉得陽關問語未會曰問滿了問會打破

虛空否曰打破了問消息的當否曰的當明日恐不能

要曰決要丟棄豈問定心之法道人指其心曰這個怎

能丟不想在這裏做工夫怎免得輪迴因指其上曰

在裏面做萊壘問如何做得曰這箇那裡照不到正是

廣大無邊問何不在家脫化却到此曰有人言十方所

在有人相逐逐曰相逐大甚定不得心問夫後認得今

日眼前人否曰認認不得問火起時痛否曰就如燒

這木頭七月六日辰時沐浴畢登山拜謝天地放火白

雲安然而化時大眾萬人皆相顧驚異合掌禮拜而散

藝海珠塵

卷之五

五

王孝子節

居任淇浜業農嘉靖辛酉年父疾危甚節不告于家人

以刀割其左股作藥進之父疾旋愈楊公豫孫表其廬

曰白華遺簪

災異

正德己巳庚午歲北鄉大水湮沒田禾周一山作憫農

詩太息吳民當此剋迭罹凶歲肝腸裂去年七月禾將

成大雨翻盆盡傾沒水深半壁屋已摧男婦赤腳行淤

泥一冬柴米真珠玉留田售屋來充饑今春婦女翻鋤

遍又賣兒來時疎半誰知五月苦淋淋洗洗窮民無一

片九山乘雲欲化龍樹林積雨昏濛濛新漲滔滔渺渺無際周遭稼穡沉無蹤東家嗷嗷西家泣何求花線供耕織寂寞蓬門盡日局冷甕無烟米無粒紛紛餓草填溝河萬姓活少亡猶多總然勉強幾家在屋漏那有那來亂鶴髮鰥翁筋力竭睡顏老嫗泪垂血今秋滿擬慶豐登却變郊原河涸湖老稚車馬欲救南饑不足形容憔悴枯槁斷斜陽裏水衝坍岸徒爲勞荒郊漸覺人烟少落日空聞蛙鼓聞風生畎畝浪聲喧鬼燐焚燹相照耀嗟彼蒼生國苟延天意如此何由全寄聲憂國憂民相張爲疲瘵解倒懸

藝海珠塵

滌故述

著

隆慶三年僉事鄭公元韶奉勅文田均糧天游居

士朱大章作均糧篇悉中時弊附錄

均糧便願均糧當塗體國細平章皇初奴屬崇畿輔區畫宏規莫此邦夏公稱土定科稅開公籌算協高皇披籍魚鱗供指掌飛科升斗成邊疆民訟存摺近糾舛無賴皇土落何方法久弊滋思變法失調琴瑟待更張均糧他郡未均松引領願願望相公公歸來遮道訴乞贊監司奏九重九重軫念特監茲奏書論都鄭當時身絕分節督糧事起拜綸音降玉堦均糧得請慰蒼生久旱甘霖荷聖明從此兒童皆了了掃除隱射稅糧輕去

年禾黍半登入督責丈量星火急限步畝均二百念尺寸成規那不得弓樣新頒索價高就紙虛名供是實都人供役到村中爭辦酒肴遠迎接機織拋空明復來去婦相看有憂色奮鼓擊堂意揚揚小民束手如綿羊民間一草禁勿犯糧箱謀求竟不妨大牙假月在相抱町畦橫縱難較量稚朴農家那習算耳聽算子總茫茫熟民北方移暉獵由他毛穎變滄桑久佃官田重納價放牛河面亦收糧幕案飛籌調覈較吏曹假手尚參商報稱公正皆持正檢閱良民果苦良春來犁耨出東郊盡驅此輩入西廩廩中書算聚藏庫官府文彩森烟毛食

藝海珠塵

滌故述

著

指萬餘糜糜粟提編三載審丁徭徭銀徵盡册未造朝更夕改轉分撓敗筆成邱空紙鋪公私困弊日嗽嗽城西魚肉迹好賣可憐魚肉是民膏辛勤造冊值炎天往罵鄉民少送錢鄉里乘風那敢後摩肩揮汗道途遑遑走向廩門怕呵禁隔溪月落猶遲延補榜典傾稱月息耗糧歉損由田照前田額科增里愁嘆歸來夜不眠薪水荷鋤晨起早又聞下令點排年排年負裏更新公家最忌貧充役差點偏教富作貧賊獲千頭田萬頃一丁不役非王人坐衙數畝戶瓜分傍午追呼勒比鄰貼地霜飛餘勁草淺池水涸斷纖鱗海叟輸田應下淚石壕

東鄰不推問萬國貢賦松長健船橫江充轉酒惠  
 之元宜德意豈知鴟鵂告劬勞呻吟病口願扶床脈病  
 何精始配方果樹茂深幽毒藪郭駐憂爲病無傷君不  
 見青蓮法界迷洞房細柳軍營耳重堂列肆星羅休稅  
 課借樓蠅角應坊廂庭除不治尤蕪穢豁豁焉能剔垢  
 鄉君不見上中下等界三鄉一鄉肥瘠又三鄉里仇兩  
 鄉偏勝早中鄉平衍稍相當請向順均庭上坐更陳損  
 益與飲量君不見揚灰砂債債盡黃敗感沉被菱藕香  
 土猶有人重此地素封千戶若爲強君不見田聯海若  
 皆拋溝封藥陽侯混積荒平土植維皆納稅夜舟還察

藝海珠塵

漁歌述

美

豈尋常君不見團窠丁男不記場屯田卒伍半逃亡公  
 產役來空舊籍歲輸耗減苦迫償君不見吳淞吞泄貫  
 三江變作陂田半插秧青龍鎮通海船河流湮塞罷  
 耕桑肯爲吳興卑湖畝早疏禹績報君主福星一路照  
 江南問詢父母每停驂與除利病公私便簡策昭然共  
 可探明明天子大夫賢致效芻蕘奏短篇看取田疇歌  
 子產枉航經術笑臨川時隆慶己巳季夏望日懷古嘔  
 昨書子抱膝廬中

天游居士朱大章字南儒少司成文石弟也少爲博  
 士弟子博學能文章試輒高等及壯以貢自廢舉子

業讀書每情人誦之即強記至老不忘所撰詩文確  
 著不下千餘篇惜以無子俱湮沒無傳是篇洞悉利  
 弊亦其一端也

藝海珠塵 漁歌述

尾

淞故述一卷

兩淮鹽政  
孫蓮本

明楊樞撰樞字運之自稱細林山人華亭人嘉靖戊子舉人官至江西臨江府同知是書乃所述松江一郡遺聞軼事以補志乘之缺畧者松江本以吳淞江得名明初因地多水災故去水旁以禳之此書標目則猶仍其本名也書中於地理人物行誼藝能文字題咏以及詠諧瑣屑之事無不備載其藝文籍用宋孝王闕東風俗傳例載陸績渾天圖以下凡百餘種悉其鄉人著作可爲徵文考獻之資至於元楊維禎之名或從木或從示諸書參差不一樞以歲月求之謂字本從木入明後以諸王有諱植者始改從示其言殊臆測無據又李至剛在永樂時以善於附會深蒙傾險之譏而樞信明一統志之虛詞反目以德量寬宏惜松江舊志畧而不載亦未免涉同護鄉曲之私也



# 秦錄一卷

〔明〕沈思孝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秦錄一卷》

提要

秦錄

明 嘉興沈思孝繼山著

關中多高原橫亘大者跨數邑小者亦數十里是亦東  
南岡阜之類但岡阜有起伏而原無起伏惟是自高  
而下牽連而來傾跌而去建瓴而落拾級而登葬以  
四五丈不及黃泉井以數十丈方得水脈故其人稟  
者博大勁直而無委曲之態蓋關中土厚水深川中  
則土厚而水不深乃水出高源之義人性之稟多與  
水推移也

字海類編

秦錄

一

遊覽

南山謂終南山也脈自大散關而度左渭右漢黑白兩  
龍江注之其東出者自武功太白牽連而至商洛皆  
是南山如太行在燕代隨處異名耳太白極高上有  
積雪盛夏不消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山下軍行  
鳴鼓角則疾風暴雨立至今乃爲盜據而窟之游人  
莫到使山靈受汙武功亦北過太白與之並峙太華  
削成四方高五千仞自回心石以上仰蹻四十里少  
華三峰副之終南面亘藍田盤屋中對長安登者經  
樊川杜曲諺云城南章杜去天尺五章乃安石別業

杜則岐公墅而孫牧塋爲者二曲爲長安林泉花竹最勝今皆荒落自此入山走深谷大壑卽三四百里不能窮中多修道求仙人數百歲者雲水游人往往覓得之子午谷去城南百里路由南通北正對長安故名然止單人獨騎可行昔魏延請孔明出軍貴妃飛騎進荔枝皆此

長安爲周秦漢隋唐所都歷代位置亦非一處然皆不出五十里之外周后稷封郤在蔡城今爲武功縣其後不啻失百歲於戎狄則慶陽有不啻城公劉徙邠

學海類編

卷二

秦錄

二

遊覽

緊邠州太王遷岐緊岐山至文王遷豐始近今長安之境緊鄠縣豐水出其谷焉靈臺基趾尙存又東則爲鎬水武王都鎬緊與豐東西對峙相去二十五里名宗周也諸家皆言漢武穿昆明池鎬京故基淪入于池秦始皇保西陲至非子居大邱當是畜牧之地緊今興平始皇改名廢邱示周廢不復興也孝公始作咸陽築冀闕而都焉其地九壤之南渭水之北山以南爲陽水以北爲陽故曰咸陽然史記黃圖云始皇都咸陽引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則是跨渭水而都之漢長安城在龍首山上周豐鎬之東北也龍首來自樊川其初由南向北行至渭濱乃始折而東漢之未央據其折東高處爲基故宮基直出長安城上建章昆明皆在原西而秦長樂離宮漢修之亦東西時焉其後以居母后名東朝三秦記曰此山長六十里頭入渭水尾達樊川頭高二十丈尾低可六七丈色赤漢旣據其上立未央宮矣而山勢尙東趨唐大明宮又據其趨東之麓故含元正殿高平地四十尺也若此山方北行未東之時垂波東

學海類編

卷三

秦錄

三

遊覽

下爲龍首原原有六坡象易乾卦隋包六坡爲都城大興宮殿據第二坡應第二爻唐建都因隋無改正易宮名太極至高宗風痺惡太極下溼遂遷據東北山上別爲大明宮至山勢盡處引水以爲蓮萊山池因名大興爲西內大明爲東內又於別建興慶宮爲南內此五代都長安大略也咸陽有三秦城在本朝縣東三十里隋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唐城在渭水北杜郵館西鎬京東逕磁石門乃阿房之西門名卻門翼以吸人隱刃正在鎬水入渭之處漢都長安

其城在渭之南而秦咸陽之東南也故項羽自霸上而入秦都皆曰西上咸陽也隋都亦在長安實漢城東南十三里今西安府半龍首山南十里未央東南十四里則今城正當大興舊址

長安宮殿惟秦漢最盛想當時秦壘大木多取用不盡若今嘉靖開午門三殿災萬歷開慈寧乾清災動費四五百萬金府庫不足取之事例不足又取之捐俸不足又取之開礦一木之費輒至于金川貴山中存者亦罕千溪萬壑出水爲難卽欲效秦漢百一未能

學海類編

秦錄

四 遊覽

也始舉兩朝崖略秦始皇所造宮室多在渭北每破侯國卽放宮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以所得美人充之起咸陽而西至雍規模三百里離宮別館彌山跨谷複道相屬鍾鼓帷帳不移而具又三十五年別度渭南立上林苑中建阿房宮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上可坐萬人下建五丈旗車行酒騎行炙記其縣亘則關道八十里直抵驪山表南山之關以爲塞絡樊川爲池以木蘭爲梁以磁石爲門度魏象太極閣道抵營室也其他黃陽絳楊平陽囊泉長楊祈年

學海類編

秦錄

五

遊覽

東至河西西至汧渭之交東西八百里南北四百里離宮三百相望聯屬木衣綈繡土被朱紫宮人不移樂不改懸窮年忘歸猶不能徧漢畿千里內外宮館一百四十五所  
長安稱關中蓋東有函關西有散關南有武關北有蒲關而長安居其中其他如大震關之在隴右瓦亭關之在固原駱谷關之在盤屋于午關之在南山蒲津關之在同州豹頭關之在漢中設險守國皆在名義之內

余偕叔祥遊鴈塔問曩時曲江皆云相去僅一舍許今遺跡第若溝渠中又無水荒烟野草一望無際所謂江頭宮殿鎖千門者無復可求矣訊之故老亦不究所以比關賈氏談錄云天祐初因大風雨波濤震蕩累日不止一夕無故而水盡竭自後宮闕成荆棘矣今爲耕民蓄作陂塘資澆灌之用每至清明郡人士女猶有泛舟宴賞於其間者觀此則桑田滄海常自不虛若今日卽泛舟之處亦爲子虛烏有誰能問天寶全勝日耶

學海類編

秦錄

六

遊覽

陝田土二十九萬二千九百二十三頃八十五畝零

夏秋二稅共一百九十二萬九千五百七十七石 絲縣

三百六斤 絹九千二百二十一疋 縣花絨一萬

七千二百八斤 布一十二萬八千七百九十二匹

行太僕苑監所屬馬共五萬七千七百餘匹

洮州河州西甯三茶馬司課茶五萬一千三百八十

四斤漢中府屬及四川保寧府屬茶課易番馬四千

八百餘匹

稅課魚課鈔共一百七十四萬五千五百二十六貫

九百七十文零又小麥二千四百九十三石四斗

額徵工部四司銀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兩零

陝西鹽課司額重州一司潭縣西和二鹽井計行

州額辦鹽小引五萬九千三百三十七引課三萬八

百五十五兩西漳二井額鹽七十一萬二千六百八

斤該銀二千五十九兩內徑解蕭夏年例銀一萬三

千銀七千一百二十兩固原客兵銀二千五百九兩

銀爲江河金帛機械無所不備業已下鋼三泉然登

學海類編

秦錄

七

遊覽

陵望之正當渭水反弓之處卽以堪輿論固當二世

而已

陝惟西安鳳翔二府深藏三窟自西北汧隴一窟沿邊

城二窟外各鎮三窟三代前以王畿求中則居鳳翔

秦漢後欲就四方則居西安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

河北入爲正道項羽漢光武安祿山一自河南入爲

閒道漢高祖桓溫檀道濟劉裕一自蜀入爲險道漢

高祖諸葛亮關中雖號天險豈無可入之道第不比

他戰場可長驅而進耳

自秦入蜀有三谷四棧道三谷者其西南曰褒谷南曰駱谷從洋入東南曰斜谷從郿入其所從皆殊舊志謂駱谷儻谷同一谷褒谷斜谷同一谷非是其棧道有四出從成和階文出者爲沓中陰平道鄧艾伐蜀由之從兩當出者爲故道漢高帝攻陳倉由之從褒鳳出者爲今連雲棧道漢王之南鄭由之從城固洋縣出者爲斜駱道武侯屯渭上由之此四道三谷者關南之險阨攻取所從來固矣語見何仲默三秦志中然志稱同一谷者謂褒城谷北口曰斜南口曰褒

學海類編

卷八

人

遊覽

洋縣谷南口曰儻北口曰駱

華山與長河會處在潼關然河之南須得河南府新安河之北須得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烏嶺北有冷泉關蓋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烏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故在古人秦有函關陝西統平陽也

延慶平涼民悍勇若邊患臨鞏鄰接羌番鳳沔復多回種幸羌人仰茶利閉關絕市可制死命然河衾失守

莊浪棄地三邊懸隔

南山東西通接商洛汝鄧漢鳳襄沔山深谷密縣巨數千里內多巖洞盜易潛匿宜預搜索

靈韋甯夏之接蘭州河洮之接古浪涼州之接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苦

關中郡邑最遠者如鞏昌府成縣去府東南六百里兩當縣去府東五百六十里階州去府南八百里皆白馬氏所居武都故地延安府葭州去府六百里神木縣去府九百里府谷去府東北一百里皆周環河

學海類編

卷九

九

遊覽

套之內

余行漢中過禹廟問漢源因見大安河白略陽來其流尤大不知當時何以表漾爲源也心疑之及讀丹鉛總錄始知有東西漢焉今引而記之總錄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道漾自嶓冢山逕梁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輶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諸者其源出於西河州微

外經階洩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經大安利劍果合與浩水合入於江

藍田關即秦嶢關圖七賢過關者即此蓋是春雷初霽張說張九齡李頎李白鄭虔孟浩然共訪輞川王維也當時鄭廣文自爲圖有詩曰二李才名壓二張歸輞遙指孟襄陽

澄城縣山崩初爲一山至是東西分馳三四里遺搭平陷良爲一奇此嘉靖丁未六月也肅武后臨潼縣因風雷湧出一山初高六尺漸高至二丈因名慶山以

學海類編

秦釘

十

遊覽

此知古稱穀洛水關信乎不誣宋紹興十四年亦有樂平水關有司奏言河衡里田水中類爲物所吸聚爲一直行高平地數尺不假堤防而水自行里南徑氏家井水溢亦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壁破樓二水關於杉墩且前且卻十餘刻乃解正德中又有文安縣水忽僵立是日天大寒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亦如之中空而榜有穴後數日流城過人多避其中山川且然况人物乎以是知造物之奇無所不有

慶陽緣邊人善蠱術有爲稻田蠱者能使其人腹中有土一塊中出稻芒穿腸而死樹蠱者則出樹枝撐腸是亦挑生之類然則是術不獨粵中有之

寶雞以西蓋屋成以板用石壓之小戎曰在其板屋自古西戎之俗然也此地流渠走水依稀江南在關中稱沃土

自古稱棧道險今殊不然屢年修砌可並行二轎四馬其褒斜二谷俯黑龍江咸乾灘亂石不知漢張湯何以欲轉漕於渭堂古今陵谷星淵至是其站皆軍夫

學海類編

秦錄

十一

遊覽

以百兵爲殿置是軍無輿虞惟白種山田數畝而已今軍日消而往來之絡繹如故是宜有以處之入川如秋林富村古店諸站丁庶而富其氣象又與漢中別

會甯鮮流水源泉土厚脈沈泥淳斥鹵即鑿井極深亦不能寒冽居民夏惟儲雨水冬惟窖雪水而飲峨眉太岳頂上無水亦然

大隴首山牽連六七百里其上多鸚鵡行人過此困頓欲絕故樂府曰龍頭流水鳴聲鳴咽遙望秦川肝腸

蘭絕崆峒山有元鶴洞深無底中有三元鶴時出飛翔雲際遊者見之以爲瑞鳥鼠同穴山則飛走相爲牝牡此最異事烏曰餘鼠曰騷

無定河河名也此地浮沙善陷與人急走急換足不則陷矣故名

甘涼處原中國地昔涼州志云周衰其地爲狄後匈奴使休屠渾邪等王王月支以地降漢漢置張掖酒泉敬煌武威金城謂之河西五郡南隔距羌而斷匈奴

學海類編

天

卷

三

遊覽

餘國條支安息至於海濱四萬里外魏晉後通者不過二二國耳古燉煌今嘉峪外地也即晉之西海郡居延等縣元爲本集乃城蓋在肅州東北五百里瓜州蓋在今肅州西五百里即古西戎地漢爲玉門關沙州城蓋在肅西八百里漢月支地漢又有龍勒縣即壽昌地亦即唐陽關西北去又數百里爲伊州桑遠縣又西去數百里爲蒲昌縣又北去數百里爲唐安西府交河縣其地又遠而太宗所置伊西庭州高宗所置龜茲于闐四鎮總之在玉門之外而天寶

以後河西隴右始陷吐蕃耳本朝守嘉峪棄玉門以外大都甘州西去五百里爲肅州漢酒泉郡肅州不及百里即嘉峪若河西諸郡皆在甘州行都司之內甘州即漢張掖如甘州東北百二十里爲山丹亦張掖地東五百里爲鎮番東南三百里爲永昌五百里爲涼州南九百里爲莊浪皆漢武威東南一千三百里爲西甯乃古湟中即漢破羌縣屬金城郡古賢如張奐張芝索靖索綝父子咸燉煌人

學海類編

天

卷

三

遊覽

河套雖古朔方之地但漢唐來棄之已久起甯夏至黃甫川黃河北遠二千五百里即南自川至定邊亦一千三百里以圍徑求之當得縱橫各一千二百里餘其中皆蕪野荒原惟鹵可就水草住牧安得中國人居之即遷入實之從何得室廬耕作所謂得其地不足田得其人不足守幸而會議不成耳即成費國家金錢數百萬取之終亦必棄爲鹵復得惟是銑出身任事之臣一旦爲奸臣所構陷身首異處不能不令

志士髮上指冠也

固原本稱腹裏宏治中因火節入寇適當其衝始改縣  
原州卽州治爲鎮城以固靖蘭等衛隸之東甯三  
層衛稱重鎮焉鎮迤遞千餘里地當四衝資寇訟會  
及海濱生番諸部迭出剽侵不能制禦自臨洮設而  
西無海寇之虞聲援易及自松山復而北無靖邊之  
警城堡相聯藩籬既固堂奧漸安矣東起蘆溝抵甯  
夏石空寺界西至靖邊抵臨洮蘭州會甯界新疆東  
北大小蘆城地抵臨洮三眼井界

學海類編

秦錦

古

遊覽

臨洮衛舊屬固原鎮筆長難及萬歷二十三年始設專  
鎮蘭河洮岷階文咸隸之又拓松山地三百餘里屯  
戍相望爲金城以南保障東自會甯抵固原靖邊界  
西自宏化寺抵甘肅鎮莊浪界迤北至松山永泰川  
邊牆迤南由黑城子洮民二衛抵四川松茂界  
延綏舊治綏德撥千戶屯治榆林附近諸衛所官軍輪  
班哨守成化初設榆林衛余都御史子浚復廣衛城  
增東西中三路營堡塹山堦谷另爲一邊因移鎮爲  
東連牛心之堡西截河食之衝包收米脂魚河一帶

地三百里柘王旣多控扼亦要鎮東由黃甫川至定  
邊營接甯夏之花馬池計一千二百里柘馬池北抵  
橫城三百二十里橫城亦甯夏堡也而達諸黃甫川  
則本鎮邊境共長一千五百二十里皆在黃河之內  
邊牆外悉屬河套

甯夏邊境東接延綏西抵固原計一千八百餘里綵橫  
城堡渡河而西是爲鎮城綵鎮城之鎮遠關二百四  
十里中甯四百里是在黃河之外賀蘭紆迴繞之山  
之後皆住牧又綵鎮城渡河而東則入靈州以至

學海類編

秦錦

古

遊覽

韋州三百四十里韋州南接固原之預望城又在黃  
河之內矣黃河東自臨洮府蘭州經中衛南過峽口  
一百里峽口距鎮城四十里兩山相夾河經其中塞  
北一勝槩也河東修設始於巡撫徐廷璋而楊一清  
王瓊唐龍增築花馬池一帶邊牆鹽川東西三百餘  
里藉保障焉  
甘肅鎮所轄漢河西郡地也國初定河西棄燉煌晝嘉  
峪關爲界自莊浪歧而南三百餘里爲煌中地置西  
甯衛自涼州歧而北二百餘里爲姑臧地置鎮番衛



又設甘州等五衛於張掖設肅州衛於酒泉肅州衛於金城皆屯兵拒守全鎮幾二千里惟一線通渭西控西域南蔽羌戎北捍胡稱孤懸重鎮云東自松疆阿霸嶺抵臨洮雙墩子界西至嘉峪關邊長一千八百餘里境外北有松流瓦剌南有火水海

阿歹諸酋及諸番住牧

松山東抵黃河北抵賀蘭西巨莊浪南綴蘭靖延袤千

里國初置郡隔絕胡翼護羌夷實斷匈奴右臂自

款市招引賓館盤窟其中棄我三層墩亭就近築邊

學海類編

秦錄

士

遊覽

莊浪僅成一線萬歷二十六年出兵恢復割大小葫蘆塘等處屬固原紅水河三眼井等處屬洮岷阿霸嶺大靖域上門兒等處屬甘肅自黃河索橋至土門長四百餘里而蘭靖莊涼俱稱內地云

秦錄

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沈思孝撰思孝字繼山嘉興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兼兵部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多載陝西諸郡形勝風土間引經史諸書爲証其論復河套事極以會銑之議爲非未免有所回護云

# 晉錄一卷

〔明〕沈思孝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朱活

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晉錄一卷》

提要

晉錄

明 嘉興沈思孝繼山著

山西田土三十六萬八千三十九頃二十七畝零 夏

秋二稅共二百七十二萬四千二十二石 絲五千

斤 絹四千七百七十七匹 稅課太倉銀六百七十七

兩六錢 額徵工部四司銀一十萬九千九百五十

二兩四錢綾絹一千匹

河東鹽運司額解池東場西場中場三分司

學海類編 卷之二 晉錄 一 遊覽

懷慶 汝南 南陽 汝州 平陽 潞安 澤

額辦小引鹽四十二萬引 餘銀解太倉一千四十

代府餘糧四萬三千一百三十三兩零 本布政司抵

補民糧七萬四千二百五十九兩

山西號為內地然自 據東勝而南鴈衝據河套而偏

老震甯鴈入則由代崙而下偏老震則由保河深入

於是三關之防重矣偏頭關設在保德州迤北西鄰

延綏河套東連大同朔漠北衝東勝一帶甯武關設

在朔州西南其地名野豬溝搭達木河等處俱在關

西北相去一百六十里與偏頭關老營堡地方聯絡  
緊接緩會口要路鴈門關設於代州西抵甯武偏頭  
東連紫荆關馬逼近朔州威遠地之要害三關相爲  
甲乙而甯武據偏兩關之中爲東西應援外援入  
角堡內維奇嵐尤爲緊關故總兵初治偏關後移鎮  
於此東起北樓口抵大同并界西至娘娘灘過河  
抵延綏黃甫川界邊長二百餘里

山西地高燥人家蓋藏多以上窖穀粟入窖經年如新  
蓋土厚水深不若江南過夕卽涸爛惟隔歲開窖避  
其窖頭氣一時刻卒然遇之多殺人其窖地非但蓋  
藏粟亦以避虜人遇窖不敢入惟積草簾之然多其  
歧竇卽熏烟有他竅出不爲害第家家穿地道又穿  
之每每長里餘當與他家穿處相遇江南洞在地上  
皆天生塞北洞在地下皆人造

國初設大同府分封代王外分東中西三路北設二邊  
蓋虜南犯朔應諸城要路也東則天城陽和爲虜入  
順聖諸處之衝自北二邊虜達直抵鎮城是以總  
制毛伯溫設法修復五堡曰宏賜曰鎮川曰鎮邊曰

學海類編

卷二

遊覽

遊覽

鎮山曰鎮河其地皆在舊二邊之內去鎮城十里各  
添設守備而宏賜堡居中復添設參將屯兵戍守  
始不敢輕犯其境東連諸胡西接套東起天城抵  
宣府鎮西陽和界西至并界抵山西北樓口邊長六  
百四十餘里

魏王盛兵蒲坂平陽府蒲縣以塞臨晉蒲州韓信爲疑兵陳  
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西安府韓城縣以木罌渡軍襲  
之

廣河自西安府入本省界經大同府境入太原之保德  
奇嵐州興縣又經永甯州甯鄉縣至平陽府永和大  
甯吉州河津榮河達蒲州蒲在河之東從此歷芮城  
平陸垣曲經陝之潼關始入河南界

晉中俗儉朴古稱有唐虞夏之風百金之家夏無布帽  
千金之家冬無長衣萬金之家食無兼味飯以棗故  
其齒多黃食用羊故其體多肉其朔風高厲故其色  
多黯黑面少紅顏白皙之徒其水泉深厚故其力多  
堅勁而少淫鬱微腫之疾地有洞故其虜至可避商  
有件故其居積能饒惟五六月酷暑炎爍之時日則

學海類編

卷二

遊覽

遊覽

捉肩而搖夜仍燒炕而睡此不可以理詰也

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其居室之法善也其人以行止相高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計一人出本眾夥共而商之雖不督而無私藏祖父或以子母息勾貸於人而道亡貸者業捨之數十年矣子孫生而有知更焦勞強作以還其貸則他大有居積者爭欲得斯人以爲夥計謂其不忘死肯肯生也則斯人輸少忌於前而獲大利於後故有本無本者咸得以爲生且富者蓄藏不於家而盡散之爲夥

學海類編

卷八

四

遊覽

計估人產者但數其大小夥計若干則數十百萬產可屈指矣所以富者不能遽貧貧者可以立富其居室善而行止勝也

蒲解皆平陽名郡論州治則解不及蒲論屬邑則蒲不及解

河曲之地取義於黃河一曲也宋時爲火山軍以其地有火山巖石隙縫處烟氣迸出役之竹皮木屑則焦架之以高釜水米則熟其下似一團純火而山仍有草根株不朽事理之甚奇者

沁水出沁州沁源縣山之東谷經岳陽澤州穿太行出覃懷入黃河狐首諸經云界水則止太行縣巨龐厚非一水所能界故桑乾漳沱清濁漳皆穿太行而東常黃淮汎濫時當事者欲引沁水入衛以分河勢不知河入中國受涇渭澗洛汴泗諸水非沁一水之能分其勢也且沁出太行而南皆山麓險阻不能引而之衛若沁可入衛則河復禹故道當不難矣諸葛孔明曰識時務者在俊傑

太原縣十里晉祠蓋以祀唐叔而中有元君廟泉出其

學海類編

卷八

五

遊覽

下匯而爲池又前行數十步流漸盛東西分注太原清源二邑貫賴之水淵泓澄徹爲晉中勝景其西爲奉聖寺初不詳所始後得王明甫方伯碑文讀之乃知爲唐郭公尉遲敬德所建郭公英姿颯爽驍勇絕倫文皇創造戰功當爲第一晚乃悔悟前非棲心三寶遂建刹并州之南疏請臨軒敕名奉聖銷鷲氣以慈航救雄風於寂境蓋異人天資剛徹故能超出塵網完保榮名視信越諸人霄壤懸絕雖曰主德克終抑亦自全有道矣韓蘄王初不知書晚解兵柄策塞

驢西湖山水閒時作小詞點裝禪理與此頗相類豈俗所云大富貴者多自修行中來耶

大同右衛軍馬坤女年十七將適人化爲男子嘉靖戊申七月也後隆慶間又有儀賓生兒之異比聞之乃見客不羞今萬歷間又有儀賓生兒之異比聞之乃一神托胎於其腹中臨產輒自言欲得出其人懼求從穀道神嫌穢不肯再三求之請以香水數斛澡之乃從澡畢遂減形不知去向

路安府長子縣城堯長子丹朱築也故以名縣縣去府

寧海類編

卷六

六

遊覽

治僅三十里又當孔道車馬往來絡繹縣衙素有怪每中夜若衣冠出遊者或時至公堂胥吏輩羣然走避之以爲常近已絕矣

三受降城東城在廢東勝州北今朔州西北四百里漢雲中郡中城在今大同郡城西北五百里東去東城三百里漢九源縣西城在古豐東北八十里三城皆唐張仁愿所築以受北地之降人者也西城開元圮於河別置河東寶曆初又徙東城於綏遠峰南中城遼元置州縣今三城皆不守而邱富趙全等乃道僞

答爲板升以受中國之降人據之板升取可十餘萬中國工技藝無所不有趙全已爲俺答遣宮殿乃入住之日忽梁折俺答疑終身不敢入宮室仍舊守水草住牧全雖服上刑他日邊塞之禍終潛於此蓋南有香山北有板升此寇之所必資也

晉俗勤儉吉殖利於外即牧畜亦藉之外省余過朗陵見羊羣過者羣動以千計止二三人執筆隨之或二三羣一時相值皆各認其羣而不相亂夜則以一木架令跳而數之妓婦與肩酒殺者日隨行剪毛以酬問之則皆山以西人冬月草枯則麾羊而南隨地就牧直至楚中洞庭諸湖左右澤藪度歲春深而回每百羊息羔若干剪毛若干餘則牧者自得之

寧海類編

卷七

七

遊覽

晉錄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沈思孝撰所載多邊障形勝及防守扼要之處

其田賦鹽課諸條與明會典亦畧有同異至敘黃

河所經州縣及太原晉祠則大抵習見之文

長溪瑣語一卷

〔明〕謝肇淛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長溪瑣語

一卷》提要

長溪瑣語一卷 明謝肇淛撰  
肇淛字敬甫 長溪人 萬曆進士 官至太僕寺卿 有長溪瑣語一卷 乃其閒居時所著 瑣語者 瑣言也 其言多涉當時之弊 故其書出 輒為人所忌 其言多涉當時之弊 故其書出 輒為人所忌 其言多涉當時之弊 故其書出 輒為人所忌

長安瑣語



晉安謝



出福州井樓門外二十里許爲北嶺孤高險絕  
迥出雲表在蓮花峰之左郡城開元寺鐘聲

至此鐘表猶隱隱可聞云

過北嶺四十里爲潘渡僅有橋名惠政圯廢日  
久宋寶慶中忽中流有斷石湧出刻安利二  
字衆異之其後里人鄭逢辰募貲重造郡守  
黃巖王居安名之曰安利始符前識金華徐

澄爲之記金橋亦圯僅餘址存

連江縣陀市北十里許有朱公橋相傳朱公者  
織草屨爲生每艱於過渡取草一日掘地得  
窖金數萬遂造此橋橋下有石笋崛起如男  
子勢里嬾疋者取石子遙擲之中必生男也  
未至羅源縣十里許有白塔寺相傳歸水夫人  
子乘紙驢過此爲寺僧所辱怒而焚之寺迄  
今不能興塔僅存二級耳寺外有石突出如  
倒崖上鐫才翁所賞樹石六字徑寸許當是

慶曆間蘇才翁爲郡守時所題今半爲糞壤  
塞矣

羅源縣西有山九峰挺然秀色縣人鄭姓者墓  
其下同時兄弟九人皆爲顯官後有妬之者  
誑曰墓中有恠其中發視可驗也不信試聽  
之果聞壁內魚躍聲亟啟之得石鯉九枚自  
是破敗俱盡今改宅基及下馬橋尚存云  
過羅源縣之北爲三層嶺延亘十數里又有覆  
舟嶺巨石蹲道周若覆舟狀上有題刻皆漫

滅不可辨

白鶴嶺距寧德可十里高數千仞自羅源來者  
初不覺峻旣造其巔下視茫茫一氣海色際  
天孤城如斗四面羣峰伏而無敢實者其北  
有懸崖空洞容百餘人旁有龍湫焉

出寧德東北行可二十里有趙公橋宋淳熙中  
縣令趙善悉所造其時有扶箕者神書云趙  
公橋未成狀元何處生今旣成矣余復何言  
後紹興元年邑人余復果大魁天下



石馬橋在寧德縣十六都元時里民二女紡績聚財構石爲橋石長逾二丈厚尺許既成有道士過曰石長而薄恐易折衆笑之道士曰我試行石果折衆怒欲毆之道士以足挑石折者至今不墜行其上令人毛髮灑淅也西陂橫截海支廣六尺許長三百餘步每巨浪掀騰往來衝擊亦甚孤危下有數門通水故雖急而不崩潰按志是宋元祐間土民林奎與聖泉寺僧養譽所築

過西陂十里爲東埔渡二十里爲金垂渡又二十餘里爲黃崎渡又三十里爲虎灣渡然皆海支耳橫亘不能十里惟虎灣二十里而遙廻環山趾間直抵鹽田然無風濤之險也飛鸞渡從羅源縣東北三十里發舟一晝夜達鹽田過二海洋歷福安寧德福寧三境行旅多由之而間有覆沒

過金垂渡二里許爲界首嶺絕頂有闕隘云是寧德福安之界又過爲南浦嶺小梨嶺而大

梨嶺尤極險絕石級挿天三十餘層土人謂之磨鼻嶺此與白鶴最爲難度者也

黃崎鎮在海埂孤城數十家周遭巨浸至此適暮風雨凄然聲牙含燈火熒熒然耳畔惟聞波濤聲宛如東坡所云夜行迷道悞入田螺精家中景象也

楊梅嶺距州可五里許舊產楊梅故名烏道嶠崎不下梨嶺嘉定中知縣楊志始甃石砌道以便行旅因名楊公嶺云

溫麻晉名也長溪唐名也福寧元名也亦有名秦川者不知其由傳記諺曰未有秦川先有池林蔣薛唐末已有是名矣州地又有秦巢秦溪秦澳宋楊復亦自稱秦溪人說者以爲東南僻壤遊秦之人居之恐屬附會

白鶴嶺之半有井甚甘冽宋樞密曹輔爲縣尉荆亭於此議引澗水以飲行人忽地中有泉湧出遂覓爲井迄今大旱不竭人名曰曹公井

順濟夫人廟在州治西門外亦名順懿官夫人  
姓陳福之古田人也唐元和中嫁長溪民劉  
杞會天大旱有詔祈禱夫人方孕語婢曰吾  
當脫胎應詔慎勿泄也婢以爲狂竊視之其  
孕果殤遂登壇作法大雨如注有司以聞詔  
封順濟其事既泄竟以產難終臨死訣家人  
曰吾爲拯世被難死猶生也願後化生數十  
每歲清明州中嬾中踏青必至官初孕嗣什  
百爲羣悉掇嬰兒之首以去

元王薦州之赤岸人事親最孝父疾爲禱於天  
願以身代父絕復興曰適見神人傳語曰汝  
子孝上帝賜汝十二齡後果十二年卒母病  
渴思得生瓜時方盛寒適覓不可得行至溝  
橋俯天而哭忽見石巖上青蔓離披引之得  
二瓜以奉母母病立瘥 太祖皇帝御製孝  
順事實中有論并詩賜之

南峰卷在城南門三里詩曲徑欹欹跨澗爲橋  
橋旁二大榕樹懸根出地圍成門焉行人從

此出入後有小臺豁然北向龍首諸山障其  
前左梅嶺右松山城郭阡陌盡在目中第不  
見海耳一僧老病不可與語復無主人邀眺  
獨賞食雲而歸

雷聲聞雷聲而發者其味倍佳

水精魚俗名爛鮓類銀魚而大肉熟而不結如  
水精焉骨惟脊上一道嚼之鬆而不碎炙乾  
更佳

彈塗魚俗名跳魚常踰蹕泥中長二三寸味極

佳

土猪腸長二寸許狀如腸無面目鱗甲

土索狀如小蚯蚓

沙蟲殼小如箕而有尾極脆美稍大者名土飯  
匙

劍煙似煙而小殼白瑩如玉其形類劍故名又  
有馬蹄煙

蟻乳無甲狀如覆鐘紅綠相間亦有純紅者土  
人美而食之

崎乳大如指一端有小足如刺十數傳崖石上

取者出其不意刺之即落若觸之牢不可脫

且有白沫射人目立腫羞之脆美大者如粟

名崎肉丸

蠟甲蟲也一名老婆牙上有大殼如鰻魚面下

又有小殼簇簇然故又謂之簇末有小鉤如

蠟殼可燒灰土人以雜礪灰

大足蠟狀如蟬蛻而二螯長三寸許大過其身

有五彩文

泥魚似跳魚而大常在泥中

土箭亦似蛭蚓而短色紫肉脆

蝦蛄形似龜大者廣三指長五六寸味極佳寧

德頗多

七聖宮在朝天巷宋開慶間有自蜀奉香火至

者州人因爲立祠元至正十四年州大饑神

化爲賈附米舟至松山謂舟人曰此中米價

極貴可售遂以所持扇界之約明日來迓是

夕耆老咸夢曰米至松山矣衆咸往迓及視

舟人所持扇則神像手中物也今每歲二月  
朔日州人設香燈百戲賽詞焉

松山出州東可十里島巽如屏獨當一面扼塞

舊海水環注今則西向流涉湧合成路矣相

傳識云東去無邊海西來萬頃田東西沙徑

合朱紫出其間國初移烽火寨於山下有石

堡環繞居民數百家皆以捕魚爲業刺木爲

舟作女殿狀緣山左行涉際躑躑網如櫛繞至

山背大海茫茫一望際天火談一山屹立水

中而大金君竹長標短標嶺山諸峰浮沈波

浪若明若沒須臾潮抵山脚諸魚舟百數隨

潮歸集如鳧鷖泛泛棹歌容與亦一奇也山

右道出米畦間數百武爲三官祠又百武爲

宣贊二侯王祠無復人煙對岸則鳳皇山也

慶元間朱熹以僞學之禁避地至長溪相其山

川迴合臨危不危臨險不險遂主於武曲朱

氏託宗人之分爲題文章華國詩禮傳家一

聯於門又爲一農家書水雲長日神仙府不

恭豐年富貴家皆有石刻後爲一州守取去  
當宋元之季及嘉靖末倭亂他縣殘破州獨  
得完朱子之言驗矣

長溪宋元間名賢著述甚多屢遭兵燹無復了  
遺詞之士人多有不知其名者聊志於後以  
備遺忘

州有易詩書春秋論 韓柳辨疑 孟莊子內

篇已上俱宋 林推幹著 蔡隱集宋林 悅堂集宋楊 誨鑑  
著 五經講義 四書紀聞俱黃餘著餘字

門策府五十卷 易詩書解 中庸發題五

十卷 浩齋稿三卷俱徐調著 自觀文集楊

宗者與宗字似 易說 詩文二十卷俱王宗

之官湖廣提學 官朝散郎張叔振奏疏詩文集叔振字

四留銘 韓昌黎集音釋俱王伯大著伯大

事 五經解疑 梅穀集俱鄭君老著 王維倡

和詩集維字魯山任 金帝集黃鑑著 鳴琴

集元陳天錫著天錫字 四書附纂 時事直

紀元黃寬著 棟蓀集元陳陽至陽盈陽復

著樂天集元陳共著 五經蠡測五卷 家禮元本朝

福安有儀禮圖十四卷 祭禮十四卷 家禮

雜說附注三卷俱宋楊復著 易說十卷宋林

者子雲字實夫 墨莊先生文集宋張泳著 仲山

集俱宋 方叔官武德大夫 春秋講義 仲山

集俱宋 九威官福州教授論孟周易解題齋遺稿

四十卷宋劉自著自字 鳳潛集宋 山任教

藏書解五十卷 詩講義 存齋錄俱宋陳

字正甫官 春秋衍義十卷 左氏辨證六卷

俱宋謝鑰著鑰字君 晞髮集謝龜 諸經釋疑

諸史節略 宜拙集俱宋王士奇著士奇

寧德有律厝志解 和稼軒詞 默齋集俱宋

父者成父 洪範講義宋鄭師孟著 鵝溪叢覽

一百五十卷 詩集傳解三十卷俱宋高顯

東安縣 龔鄭雜著龔字 鳴和集宋李鑑著鑑

東提 四書句解鈴鍵 學庸百要 孟子纂

圖 四書五經講義 書傳補微 易經解

注 易說 渾天儀論 天象賦 咏史詩

斷俱陳普著 百將詩 出疆酬唱集

俱德時稱 石堂先生 東南銷患書宋高準

平景監官 右騎衛中郎將 宋王宗傳著 宗傳字

錄宋張翰著 論 江東十論 宋許叔度著 觀過

經類說宋余復著 復字子 翠樾集宋張安修

孟皇鑑前後集 源流至論宋林駟著 黃

履翁別集 二十卷 履翁字吉父以源流定齋

集宋鄭仕勳著 藝字 提年錄 燭廟詩 胖

軒集景仁官知慶州 韓氏遺書元韓信同

伯起與集元陳自新著 鄭忠家訓號南淵

西卷在龍首山之趾跨澗爲亭山泉奔流樹激

石鏽卷湫隘不可厠足稍上爲廬將軍別墅

泉林池館亦自幽致舊有泉瀉漫巖石上作

水簾狀廬塞而改注之入地無復天然之趣

矣廬名文鳴

由西庵折而上徑路巖嶮二里許爲龍王楊舍

人廟廟亦臨狹門外一亭南向下視村落推

襟歷歷可數大海從東來茫然無際之聖水

遊者恒於此憩焉

聖水庵在龍首山巔僧 所新建也新松夾

道綠篁成陰朱門碧瓦丹堦輝煥方丈雖狹

雅飭幽淨庵前有井甘而不冽相傳飲者可

愈疾故名聖水今僅堪烹茗耳庵雖修整然

苦爲四山所束無曠豁之觀遂從庵從攀磴

而上行荆棘中鉤衣盡裂又二里許越數峰

始達絕頂南面州城阡陌若撮米布沙南峰

大金諸山屏翰在前其最高且遠白雲飛起

如炊者爲洪山也迤東則長標短標宛在水

中海門斷圻沓無涯際而昨所登松山僅僅

水面一培樓耳東北爲赤岸爲江口人煙蟻

聚時從山隙見之斯爲長溪第一觀乎山椒

有煙墩承平日久荒草鞠之矣

玄妙觀在城北門外背梳一山翼然實州之主

山也嘉靖己未燬於倭萬曆初復建壯麗倍

昔

福緣庵俗名小庵在玄妙觀之左門徑紆折佛堂數楹亦自幽致

從小庵折而東百步爲石澗堂有澗一道從山脊直下山門一亭豁然南向舊堂已燬新構未就求所謂迎童亭芙蓉亭皆不可得矣堂右臺址猶存相傳即芙蓉臺云

城隍廟在城東參戎署之右按志以爲祀西漢御史周苛不知何據萬曆甲辰夏六月二十

八日地大震城邑簸動忽霹靂一聲穿廟屋而下碎城隍之首冠服俱灰而他物凡案俱不焦灼夫苟生爲將既遭烹死爲神復被震亦大不幸矣

資壽寺在城西南隅汗下迫近僧衆零落萬曆丙申吳興錢行道來訪州中錢士發寓此壁上有題詩云竹徑琳宮淨松城壁月孤向人空按劍無地可投珠髮以心勞白顏從肺病枯五湖歸未得魂斷杜鵑呼依人之不得意

一至於此近來遊客之困甚於叔達者多矣

龍泉庵出城東五里許居山之趾脩竹成逕翠諸參天而多橫斜及斷根枯蘗布地僧云去歲秋爲颶風所擊損其十九庵亦隘陋有泉瀾漫庵後薦茗亦不甚佳東西二小樓僅容膝耳

出龍泉庵而左卽上高岡嶺逶迤摩崖迴合五里始達瑞巖寺小橋流水松竹交加琳宮碧殿頗稱宏敞中堂以石爲柱金身輝煥後殿數楹漸就頽圯蓋已未壬戌之寇郭外禪官所不惟祝融者獨此耳寺後隙地百畝竹相萬竿一望如雲一巨榕樹翠之百圍其根中空可容十餘人坐枝梢寄生枇杷大皆合抱最爲奇勝詢山上疊石及仙人跡僧無知者蓋惡一開端遊人接踵爲累耳寺田七百餘畝而主僧俗惡殊甚食肉蓄嬖女卽榕行勝地皆以籬圍障游者不得時至非強之不開扇鑰亦此山之厄也

泰平臺在州城東南隅初城外有泰和橋倭至  
常趨橋下以薄城隆慶二年復有倭警知州  
陸萬垓同知王守中慮其難守也拓城址至  
橋外築爲臺廣百餘武以橋之名名之復建  
樓其上名曰籌邊綺聽四關山海阡陌城郭  
川原四顧皆在目中其東北西北二隅皆有  
敵樓而湫狹不足觀西北樓近爲張參將試  
火花所焚

關武安王祠在教場之左隆慶六年三月三日

神像忽自搖動遠近駭異聚觀三日乃止越  
歲虜寇直入境內大肆劫掠是其應也

自正月晦日抵長溪卽苦霪雨連旬面壁客况  
凄然一月望稍霽出城而雨作踉蹌返爲行  
人所笑歸邸中作詩詛雨旣二日乃大霽遂  
攜崔茂才徵仲周山人喬卿以十九日發過  
台州領稍巖嶮不可前午飯嶺下旣復輿過  
數嶺石磴紆迴不絕新晴困人膏騰思睡耳  
畔惟聞寒瀑颼颼風雨聲及鉤輻格磔雲中

響應耳旣過胡坪值畬人縱火焚山西風急  
甚竹木迸爆如霹靂輿者犯裂縫而馳下山  
回望十里爲灰矣日未落宿楊家溪與喬卿  
徵仲緣溪流竹徑中行窮於樵徑而返主人  
促客拒戶防虎也夜挑燈徵虎事十數聞山  
腰咆哮聲各咋舌就寢翌日度錢王嶺指路  
左岐路云是走天台道也至三佛塔稍憩張  
郡幕憲周追至相慰勞久之復度頭陀嶺望  
海上羣峰歷歷可數而泰輿一枝垂水面如

芙蓉走阪而下是爲大堞洋矣綠田騰踴澗  
而登嶺路陡峻幾不能步五里許達玉湖庵  
庵偏側就圯惟是檜栢參天日月蔽虧竹木  
幽翳石澗潺潺而四面羣峰千遭百匝固茲  
山一幽絕所也庵前舊有湖山僧墳塞爲禾  
畦菜隴遂令千年勝跡永絕意甚恨之時日  
未晡憲周銳欲至巖洞衆各有難色苦要而  
上二里許遂不得道廻大柳擒而返復從間  
道走國興寺寺崩於宋祥符故甚宏麗今其

遺址猶存旦日由玉湖右折過澗詰屈數里過彈穿石石上老梅迎暖盛開又百餘武爲七級浮圖石砌磴堆塞路已窮矣過從一懸石底穿入高二尺彊上蒸下漚過此豁然別一世界是爲巖洞石壁羅立平圍半畝窄堵樹片石上曰太姥墓似藏舍利所耳僧流以爲肉身坐化乃卒不知太姥何人墓何氏堯耶漢耶未可知也墓石穿石拱爲小龍井古藤如柱蟠蜿蜒絕壁井後一洞窅渾不可進窺

之似有微明命二小奴入焉墓後里許爲觀音洞竹徑蒙蒙無復人跡而石牀流水依然在也墓前越眠牛石度石門由小橋折入庵中石龜蟠蛇二峰東西對踞庵後竹圍石屋二小奴從此出云洞中軒豁有石級上下一線微明跡之至此余大咤爲奇事憲周爲余言是山幽巖秘壑甚多他僧率匿不言獨是庵僧如鏡者饒勝情可借也遂挾之出至半嶺巨石側立小徑尺許如鏡投杖先入衆從

之得一洞削壁夾立如巷長數十丈墜石半空塞之因名墜星洞云從墜石下匍伏出歷數石頂頗甚艱危石斷則編竹接之竹朽幾殞凡度三竹橋始達竹圍復由圍南升嶺道穿二石洞直出林杪海上島嶼歷歷可數矣衆僊據地稍憩復從墜星出二百步得大盤石廣數十丈下俯竹林遠控大海而疊石玉匣蟹鈴石屏諸峰左右羅列於襟帶之下亦鉅觀也又進里許岐徑折而南下鑿石爲級

登降歎嘖既出山背則石門石象九鯉鋸板諸形像一覽而盡然大率就其形似彊名之耳山之奇勝固不在此是未易爲俗人言也旣越山麓披荆榛中荒穢尤甚狐蹤虎窟令人毛豎又半里得二巨石對峙成門稍進懸空石洞方廣倍前洞前小庵已廢僧云此小巖洞也此與墜星觀音三洞蓋從來人無至者遂逐過石天門滴水洞一線天如棋景如斧臂如蛇行道如入水府石磴百級上窺星



漢蓋至是而山之奇殫矣。僧後導之龍井，攀援數石，踐藤根，握樹枝，手挽足移，蹣跚殊甚。未至百武而路窮，人以繩自縋而下，余不能也。踞兩俯視，微仲等三人疊索相接，若獼猴洞口，皆黑，秉炬以行，幾曲折始達井口。巨石如龍頭，上覆從其領下梯而入，二丈許，踐地皆沙洲，前後二井，諸泉奔匯，朋騰如雷。久之，陰風颯颯，衣髮洒淅悚然，亟出。余笑謂驪龍方蜚，故容君重隲，其宮不爾將爲壑粉矣。

僧言往年有新戒墜井中，二日浮屍，官井洋而出。以後遊人覓者，率以小龍井誑之。今幸而不顛越耳。談卒，若有大懼者，遂相與入摩訶庵，偃卧有間，從庵後直上山，椒拜摩尼宮，登石船，憑高四望，海色際天，而嶺山巒疊諸島出沒，波心若鷗鳬之泛耳。山僧指示余是謂浙之溫台，是爲廣之惠潮，是爲晉安之閩安。五虎余謂以地度之，相當然耳。吾聞謂鼓山可望琉球，蜀人謂峨嵋可見匡廬，論者嘖嘖不已。要以達人之觀，須彌芥子皆在目中，是耶非耶？何足深辯？復由庵左渡澗，觀洗頭盆，仙人足而返約以昧爽，觀日抵夜，則松濤震撼，萬壑怒號，比山巔雲霧齊而義取已高矣。詰旦過望仙橋，從西折而北，叢薄樵逕依稀可辨，循澗道四五里，編籬環水，翌然修飭者爲天源庵，其左百步茅舍數椽，一衲棲止者，爲圓澤庵，而向張叔駉所稱詩僧碧山者，則已示寂五載矣。已復沿溪而上，上流流詰屈，乍

東，乍西，不知經幾灣，但聞山中玉蘭香，逆人鼻，又六七里始達白茅菴，仰視摩霄之背，政當其前。僧言夜來即君峰頂語聲，歷歷可辨也。庵口爲小觀音洞，湫隘殊不逮，又前有羅漢洞，十八曲阻於水，不可入，速返至金峰庵，錦屏當前，秀色可餐。三里至疊石庵，修篁百畝，翠雲欲滴，然皆人世間物，無復夜來巖洞幽怪之致矣。日未崦嵫，遂取道將洋歸焉。大都茲山東從巖洞達摩霄，以水石勝而苦攀

陟之多艱西從摩霄下疊石以竹木勝而患一覽之無餘但道非子午人乏許掾進賢之游率避險阻而初至之客惑於多岐憐人憚於遠昇而縉流恐其累已坐令靈境湮滅不傳卽圖經紀載何寥寥也是行也人皆同志天假新晴而後得如鏡爲之指南足力所至差爲無遺憾矣然山川無窮杖履有限政恐後之昧今亦猶今之昧昔也徵仲名世召寧德人喬卿名千秋莆田人憲周名世烈州人

萬曆己酉二月二十四日記

長溪距晉安僅五百里而氣序相後不啻兩月余以二月末游太姥山中梅花方盛開時距清明數日耳石鼓茶已出市而金峰白箬芽芽未有發者獨玉蘭海棠開時不異此又得氣之先者也

環長溪百里諸山皆產茗山丁僧俗半衣食焉支提太姥無論卽聖水瑞巖洪山白鶴處處有之但生時氣候稍晚而采者必於清明前

後不能稍俟其長故多作草氣而揀妙之法又復不如園莽收貯一經梅伏後微變而味盡失矣倘令晉安作手取之亦當與清源競價

盛福字伯祈長溪人官德閩任上虞訓導服闋赴闕上親試瑞陽閣武詩福援筆立就云藝苑天開紫禁中聖皇親閱武臣功追風駿馬騰金電繞日驤龍綢彩虹毬擊半空星錯落楊穿百步氣豪雄華夷際此昇平日天保

曆歌四海同大稱旨擢國子學錄仍降勅褒

獎

宋林駟字德頌寧德人少年領鄉薦時江古心漕帥江西駟在謁古心試之曰盍以一至十爲賦破乎駟應聲曰四後五六一先二三七八九而至十奇偶位而探參古心大加稱賞所著源流至論行世

宋鄭昌齡字夢錫寧德人弱冠舉進士有才名泰檜欲羅致門下令客論意嘆以美官昌齡

謝以詩云先生傲睨醉官傍不免蹉跎入醉鄉來書恐是夢中語使我大笑譏荒唐檣雖志而不能害也

宋州民楊孝寧妻徐氏十九夫亡守志誦經自號無住道人逾五十特逝留偈云五十年來一夢同臨岐撒手疾如風鐵牛掣斷黃金鎖踴倒虛空事一同遂端坐而瞑

福安縣譙樓鐘乃唐時文殊院中所懸唐明中黃巢欲取之烹牛鐘忽飛入龍潭潭塞後移

六與江每風雨晦冥則與江濤出沒其聲如雷頗爲行旅患咸平三年忽出淺土衆競迎致屹然不動巖巖寺僧一舉而起遂置寺中正德十六年移譙樓上不時鏗然有聲無何爲礮徒侵縣擊碎

宋丁大全爲長溪王薄因早令人以銀瓶乞水於百丈龍潭既出乃一瓦瓶歸告大全疑之復自以銀瓶投入復得瓦瓶因祝之曰神龍有靈幸示異相龍乃露爪水面取水歸果得

大雨大全後爲相奏封龍王建亭題詩有龍從百丈潭中起雨向九重天上來之語

大全所在福寧州南萬曆癸卯二月內海外忽突起一山浮水南下延袤約百餘里須臾漸近其中峰巒林樾宮室樓臺歷歷可數絕無海中烟靄氣海民相率環視自己至申依然不改有好事者刺舟欲就之乃漸遠漸滅焉疑蜃氣所幻也

萬曆間福寧民劉姓者家畜一馬已四五年矣

劉往會城馬忽斷銜越廐而出劉母年七十餘在逐之至園中馬反嚙母仆而躡之立死馬仍入廐家人不知也及殯四肢百骸皆寬解可轉摺狀意骨皆整粉矣往廐視馬啼吻血痕疑焉劉歸殺馬祭母救身入寺

福寧人韓姓者世居梅洋村萬曆戊申年治舍掘地三尺得一巨甕灰質其中覆以磁盆二器色皆似玉然俱鋤破韓疑他處有物命工緩掘之又得一枕色瑩倍前視其中隱起龍

馬鱗鬣牙爪具備雲氣蒸蒸從之置水梳中恍惚飛動後爲一逢掖生持去

萬曆戊申七月十五日福寧颶風大作初自東北起旋轉而西震海撼山伐樹拔屋自辰至午大雨滂沱州治前鼓樓轟然摧仆教場中有二輿者連人卷入雲際不知所之諸海澳官民舟數千頃刻簸蕩盡爲齏粉商漁溺死無算四山巨木竹石摧仆以萬萬計然風至寧德漸微至羅源而止連江以南天朗氣清

### 絕無纖塵微雨也

嘉靖戊午年七月間福寧州前忽有一鷺白色大倍於鸛徘徊市上傍若無人市人環壅觀覩不敢逼之移時忽冲霄而去翱翔雲中久之復向龍首山飛下好事少年百道蹤跡之竟無所見

萬曆庚子二月五日夜福寧州忽異風自西北起轟雷閃電崩簾異常雨電大如拳石擊人家屋瓦盡碎時有一道士整衣夜起向北

焚香已而開窓正視見一龍挂簷際五色熠燿從東南飛去雨電尋息

萬曆庚寅福寧州四十五都民嬭獨宿中夜忽覺有人同枕駭而問之曰我妖也名矮哥自爾有宿世嬭大喚不出聲手足如束遂爲所淫自是不絕白晝往來嬭獨見之飲食言語無異於人夫歸知之亦無如之何妖每外出歸輒持米豈糖果之屬遺嬭後利其有每勸之出歸輒有遺一日夫告妖曰矮哥爾通靈

如此財寶皆可得何吝而不與我也妖曰財寶天物也非有福者不與爾命當貧吾何敢盜天物然時時以鏹銖遺之家亦藉此頗足居一年後竟去

萬曆丙戌福寧州東門趙家一童子纔八歲與羣兒戲道上偶而失足仆地腹中遂作人言言時口輒閉聲韻清越如擊鐘磬父母嘗之輒指謫其夙時隱諱事有以未來事卜者扣之無不應驗其門如市家遂致富至十四歲

知人道遂不復言

萬曆己丑二月福寧州鼓樓東角鳴吻有烟出其口如噴筒狀直上數丈移時乃漸漸隱滅是年七月州中大火官署庫藏倏忽盡爲煨燼民居燒燬無數存者三分之一而已

嘉靖丁亥六月福寧州西門外民薛姓者以染布爲業一日方懸布於市有二白布忽飛去蜿蜒如龍飄揚半空約高數十丈自辰至午復飛下至南門外而止主人隨而蹤跡之竟

不可得或云入南禪寺井中爲龍矣

福寧州演武場舊有水溝隆慶間溝中忽湧出珍珠數斗圓淨純白比南海生者尤覺粹美居民一時競拾歸家藏之過數日色漸枯萎旬月後入手即碎如粉矣

萬曆間定海所地中忽出猪毛長二寸許黑白相間數日後平岡連麓皆與草卉雜生月餘乃不復見

萬曆丙午年四月寧德縣民牝猪生子得六頭

中有一象長鼻深目平蹄薄耳牙出吻外紫白如雪半日後竟死聞之縣官置縣前一日乃移去

大金所一民嬾懷孕彌月家中偶扶傀儡演五顯傳奇場中扮一鬼使藍面獠牙頭生二角嬾見之忽驚就寢所產一兒異形惟狀與適所見分毫無別落地卽作鬼聲叫喚跳躍嬾恐怖亟呼姑姑引鐵椎擊死之堂中戲場猶未終也

萬曆辛巳七月初八日霖雨不止福安縣溪水暴漲高過縣城城市室廬流崩過半男女溺死者六千餘人縣治前敵樓亦漂去獨縣堂高倚山腰乃得僅存先三日有一人在縣前負大瓢乞食高聲叫曰食得少留得多且行且叫人皆不悟至日見僧坐大瓢中泛泛水中而去

萬洪山距州南可二十五里而遙絕頂凌峻遙望大海如在足底溫台惠潮諸境歷歷可數

相傳葛洪煉丹於此今山腰石洞內屏几牀  
灶皆石爲之渾然天成無復新削之痕石上  
篆文今亦磨滅有泉云通海眼然荒山叢棘  
無駐足之地故游者絕少卽州人少有能識  
其路者

霍林爲三十六洞天之冠名列仙錄上真所都  
而僻處海濱輪蹄罕至其或耽慕焚修忘情  
丘壑又率取便支提而止遂使清都化城湮  
滅弗稱幾於見秋毫而忘其睫矣萬曆己酉

三月十日偕周山人喬卿從太姥歸銳意取  
道霍重輿人咸有難色而余先已問途於崔  
徵仲莫吾難也從金垂渡右折而登嶺路頗  
欹嵌歷水滌至銅鏡凡渡水者四涉水者三  
日崦嵫失抵霍重村憩焉矯首四十八峰廻  
環簇向翠色欲滴喬卿一一指問玉人應答  
如響所恨鶴林宮闕爲陽侯漂蕩僅餘灰柱  
苔礎縱橫狐兔之穴耳且日相與附蘿葛循  
樵徑至仙墩觀石棋枰宛所爲霍林洞者迷

不得道乃返輿者謀所適未決而支提寺旭  
比丘來迎衆喜甚遂爲鄉道登嶺至小支寺  
歷大小童峰山路雖峻然石級斬然縹緲二  
十餘丈陳計部長飽拾磴所砌但多迂迴轉  
折突石僵木干胸觸趾輿人汗且喘十里許  
至紫芝峰竹籬精室僧明啟所勸者啜茶少  
稅振衣峰頭東望海門悠然長嘯覺松風蓬  
蓬起肘腋間欲凌小極翔九垓不難也過是  
逕路稍夷緣石磴而下白石齒齒曲澗繚繚

古木飄花子規凄怨大覺不類人境又十餘  
里逾霍重之背折而西下萬山廻合衆壑環  
流紺殿歸絕鐘聲杳霭知爲支提寺矣明啟  
等率衆出迎入寺禮拜周環縱步瞻聖母  
所賜金身蓮座大藏經及文皇帝所賜天  
冠千身琅函寶冊紺碧照耀知非人世間物  
也僧具齋十二樓中齋罷出山門折而南抵  
白龍潭三里至金燈院爲真受上人淨室時  
車受業入晉安講蓮華經坐化於芝山寺而

所關祇林尚蓋美未竟俯仰之間觀若山河雖空門無情未必便能遣此又五里至南峰爲僧真燦淨室規制稍狹亦自幽飭吸新茗坐談久之雲氣四合雨脚飄絲亟促與人返入寺而雨如注夜雨樓上老僧指西南諸峰示余謂聖燈不時現空中今幸庶幾一遇之余笑曰吾自有白毫光無煩佛照也晨興雨色不止兀坐方丈吟小詩撥悶諸比丘衆競出箋索書笑奴磨礪摩手許不給久之紙筆

俱罄乃罷夜據繩牀不寐四山猿嘯各思妻然又翌日停午稍霽遂別寺僧南行過印池天燈巖里計度龍潭崗叢薄蔽虧仰逗日光兼以積潦腐葉潢汙淅淅與人十步一蹶已過龍龕廟華嚴嶺十餘里抵說法臺又進爲聚衆巖峭壁萬仞上挿雲表從腐木杓度澗二里許爲辟支洞巨石倒覆結窠其中廣僅容膝僧樵雲者居之近已他出僅一苦行沙彌茹草眠雲問其名曰道源甯人也與之語

亦稍有見解山色且聯遂亟返又三里許越峻嶺跨崩湍仰視懸崖張口若箕深廣數百尺是爲那羅嚴失巖之中爲殿五楹爲樓十楹而香廚庖廐不與焉雖五丁之力不及此自非心王慧眼元表神通何以知東南震旦有此洞天福地也夜與魯卿宿巖中簷溜巖瀑嘈嘈作風雨聲旦日取道趨多嶺而下僧顯光送至西鄉始別去薄暮抵徵仲嶺中具雞黍道故久之因訊余二山之遊所得孰多

余謂太姥殿壑礪硠探歷無盡固已昭灼在人耳目而洞府仙都化城佛地列真受籙之區龍象布金之所豈遽遜藍輿而顏行之惟是丹丘紫氣旣已厄於陽侯而靈表勝名又復掩於蘭若遂令九十九峰烟沈於斜陽蔓草之區卽生長斯地者不能累其災况獲恣遊人之杖屨乎蓋山川於此又有幸不幸焉要以羽化無想空門無諸彼其爲海爲桑爲灰爲劫自是天地尋常事非余所敢知也余

知余遊足矣徵仲曰善

楚雲者秦川名妓也自恃才色擇配而偶與武林申生歡有伉儷之約無荷生以省試還家姬亦逼於父母願弗克諧追送至鹽田渡牽袂隨涕求動路人姬爲詩贈生曰仙旂雲裳不忍看一聲去也下牀難春歸夕憶花無主鶯語應憐柳易殘枕上淚痕和竹冷鏡中人影楚雲寒因風掩泣還歡笑歌扇何時製合歡生亦答以詩曰茫茫滄海渡不及兩情深

紅燭相逢淚青衫欲別心山留愁黛色驚學子歌音枕上鴛鴦約重來未可尋從此遂絕時人多傳誦之

菩薩嶺在支提那羅嚴之下 成祖文皇帝時鑄天冠千身賜寺中遣太監鄭和航海而至中流颶風大作舟人懼取其半沈水中及舟抵寺而沈水者已先至矣先數夜時遠近村人望見冠蓋數百鱗次登嶺若傀儡然光采異常及是始悟故又呼傀儡嶺嶺傍又有曬

衣臺則皆沈水者曬衣其處迄今寸草不生支提寺西南里許爲金燈峰天冠諸佛說法其中入寺不時有天燈隱現萬曆二十七年

慈聖皇太后遣張中使齎銓金賜盧賜寺中宣勅之夜有燈焚焚然從空中下寺衆頂禮奏大法鼓迎之須臾復還爲三長久乃散次夜復至珠幢寶蓋至數百盞照耀如晝嗣後每歲降一三次詢之近寺居民亦恒有遇之者

嘉靖十二年六月內寧德民鄭二家忽有蛇聚大小不等以千萬計堂室厠廁滿地皆過日漸加多蜿蜒蠕動狎人不傷一家驚惶無如之何月餘始絕又數年其家門首高岡大樹忽殞其下有蛇卵數十石皆已蛻去始知蛇之所從來也

石堂先生陳普七歲時坐田間適有白鷺飛止一士人坐其旁戲語之曰爾能作此詩乎普應聲曰我來這邊坐尔在那裡歌青天無片



雲飛下數點雪士人驚異知其不凡

寧德林莊敏公聰九歲時邑宰包姓者來謁其父公侍側有曰犬當門也顧公曰兒能屬對乎曰諾包曰白犬當門雙眼睜睜惟顧王應聲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隨王包大稱賞宋政和間三山李舒長遊支提出謁天冠千佛行深山中無水盥手方折草按膝忽有一人捧銅盆盛水舒長盥畢又進手巾見其手青面白舒長不覺爲異顧之而笑其人亦笑已

忽不見始知鬼物

元至正末陳友定據閩入寧德過棲雲忠烈祠入謁叩已當爲天子神懸筆書詩云將軍何事訪山家火冷爐灰燬煮茶若問聖明吾豈敢只能療病與驅邪友定不憚而去

嘉靖癸巳八月福寧知州閔文振坐邸中以箕召神須臾神至自稱青雲仙客題詩曰羊腸六六碧雲間山外重重又見山白鶴鳴時千壑應青鸞起處一朝還世人都向甘盤路羽

客能過老子關祇爲雌雄雙劍化金臺臺上觀天顏

蔡景裕者寧德縣諸生也頗能詩嘉靖辛酉五月倭破縣城擄之歸至海西道薩摩州鹿嶋郡髡其首奴使之困苦備極求死不得閩兩月賞與肥前州商得錢八十文而去至八月朔隨往松源山南林寺寺老僧役可異而詢之景裕書大明秀才示之僧因試以芙蓉詩景裕援筆立就曰風來翠蓋動露滴霞杯濃

不與春芳競秋江獨送客僧乃留之寺中命錄諸經典及太平記倭國王篇等書逾年景裕求歸甚切僧與衆議欲妻之且給以田景裕題鴈詩於便面曰金風蕭瑟碧天秋水漫平沙亦雙游萬里青霄終一去野鳬無計漫相留僧知其意不復彊之然倭頗年入寇無便可歸癸亥春乃潛命蓄髮甲子秋有漳州通番船至懇於僧得附歸聞於官仍復諸生後以歲薦官至隨州廣文

長溪瑣語錄



長溪瑣語一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謝肇淛撰肇淛有史觚已著錄長溪今之福寧府是書雜載山川名勝及人物故事間及神怪蓋亦志乘之支流也

西事珥八卷（卷六配清鈔本）

〔明〕魏濟撰

上海圖書館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西事珥八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人也倦  
劣于記而聞  
論拒掌而譚  
縉紳大天居  
所忽忽心闕  
自苦塊中得

蒼水魏先生所著西事珥  
讀之暢然甚適于心也先  
生才雄而志爲雅好編蒲  
織柳其于丘索典墳漁獵  
殆盡庚戌從司徒郎去  
命視西粵學正閱

寶象

士類宗之彬彬顧仁

積廣屬之餘閒舟車所

凡所見聞薈撮點綴帙序

臚分脫諸穎楮付之剞劂

所論著者多山川文獻徵

風攷俗之言旁及鳥獸草

木僊源釋派奇蹤異事要

其風致則晉人也經術則

漢儒也博物強記則百六

公也弔古憂時則洛陽治

安也璨璨落落各極其

視夫華林玉海襍且碎金

南言珥敘

三

曾無裨經濟者直官僕

隸耳是編也于先生

班于粵為全乘粵之山川

文物得先生之文章而加

重先生之文章藉粵之山

川文物而益奇異日者

聖天子倣周秦輶軒還奏  
故事思得讀書人而顧問  
之又何事不熟識而夙辨  
焉先生華國鴻猷垂世大  
業固自有在是編其片一  
也吾粵將賴之矣

兩事珥引

萬曆癸丑孟夏  
賜進士第廣東布政使  
左叅政前吏部驗封清  
吏司郎中文選考功稽  
勲員外郎治生文立縉  
頓首拜撰

西事珥引

昔人云不出戶知天下若  
居其方不辨其山川道里  
又有居室不知牖戶之譏  
余輅車所至好咨問土  
地志與今古先  
事錄

兩事珥引

置篋中常再出顧  
非久輒代席未及煖今  
頗右稍久校勘有餘力簿  
牒稀簡遂隨事錄記得二  
百餘則篋中總雜無倫次  
因倒篋稍加彙次存之昔

西事瑣引

周秦間歲遣輜軒使者採異代方言還奏藏於秘室又攬俗采謠亦使者事也兩者皆非余任第丹鉛舟車之餘聊以遺弻鬱銷畧爾或用之而一於道

佚誦說于丘甲 於縕

廣觀者間有所取余之

心原不至是壬子秋湛虛

山中人魏濬書于道署之

學半齋



西事瑣前目

卷一

五嶺考 漢兵入越

八桂 三江

交廣建置事畧 牂柯

烏泥江源 甌駭

兩銅柱 洮水

秦城 愚溪鉅姆

九疑 越裳

西事瑣目

葉榆葉柳 崇山

金麟 崑崙關

鬼門關 象山

立魚巖 宛

堯山虞山 武侯祠

句漏 葛樺川未至句漏

梧州總府 榕樹門

壺城 城上蔭室

火山 佛燈

華嚴洞	槎浦
龍門	綠珠井
松陰月色	峯巒洞壑之異
陽朔道上諸峯	獨秀山
栖霞兩洞口	玄巖
陽塘	桂州諸山
韓柳詩對	路傍異石
卷二	
水隨氣升降	泉呼即應
酉事瑣目	春半如秋
臘月多雨	攬龍
晴候	菖蒲酒有毒
錫字	瘴母
五瘴	氣能勝氣
治瘴說	墟上詩
定風波辭	雞卜
齒黃齒紅	又記蠱事
蠱有神	
白袈荷	

卷三	
宗泉宜登計處	文告
卻金	治盜責令
官司治徭徭不如土司能用其衆	
用姦治宄	招降制敵妙算
夙兼豫速二義	治貴無事
墾田之利可興	諸夷慕學
險地以車馬勝	秦與蠻盟
諸徭納狀	木夾
酉事瑣目	割木爲舟
木刻	
卷四	
鬱林太守外	伏波銅鼓
伏波字學	蕙荻
西嶽書	象江石
鬱林石	哭劉黃詩
龍城錄非柳州筆	梓人傳
趙清獻自警	鄒志完母
昭州儋州別詩	黃魯直作草

魯直書范滂傳

宜州傲舍

方滋

不談風月

狄武襄遠見

程大中投妖

藤陰夢

文信公後裔

元順帝

遜國記

程濟

平田州碑

平田非文成本

貪許難使

邊城

龍光貌類文成

酒事類

目

西事瑣卷一

建溪魏 落暮

五嶺考

五嶺考見丹鉛錄臺嶺之嶠在大庾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具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則西粵已領之三矣而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爲五嶺其說頗異淮南子以爲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

西事瑣卷一

一

卷一

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然粵西薪米之外皆仰給東人所謂犀角象齒翡翠明珠未有一焉及考其地則罽城在武陵西南九疑在零陵南野餘干在豫章大抵隔絕嶺表之路爾惟番禺一軍軍於越地故謂之處謂之都亦中外維絡控制使不得動之意非必利其所有也又唐置五管廣管桂管容管邕管瓊管屬之西者亦三

按桂陽今郴州是有黃岑山在州之前一曰黃箱山卽騎田之嶠其枝曰析嶺者楚粵於此分界



萌渚嶠在富川縣界楚之江華爲界水南北分  
流

始安嶠在湘灘二源間相距百餘步卽越城之嶠  
又臨賀嶺一曰桂嶺今謂在桂林者誤

### 漢兵入越

漢武帝元鼎間以尉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  
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湟水  
發十萬師討南越故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  
陵下灘水甲爲下潁將軍下蒼梧越馳義侯遺別將

### 西事瑣卷一

二

發夜郎兵下牂牁咸會番禺獲其王建德相呂嘉蒼  
梧王趙光降遂以其地爲蒼梧南海九真交趾等九  
郡蓋伏波樓船兩路爲正師戈船下潁攻蒼梧使自  
救而夜郎以備應援與秦五軍之意大畧相似又按  
秦使屠睢統五軍臨牂鑿渠以通糧道睢殺西甌君  
吁宋不能安輯越人越人皆入叢海中與鳥獸處莫  
肯爲秦者卒爲亂來間殺屠睢久之王翦乘伐楚之  
勝始能畧定其地漢盡平而郡縣之威畧過秦遠矣

### 八桂

海南南經所載桂林八樹在賁禺東賁禺卽番禺今  
云桂州是則賁禺東在何處

### 三江

府江左江右江謂之三江府江本灘江東南注經平  
樂出梧州昭州卽爲郡從郡名府原無別義翁憲副  
周庭定以陽朔而下龍門而上屬昭州者爲府江謂  
不如從灘江桂江之名爲雅左江發源交趾徑麗江  
朗寧橫貫出潯州而右江則自牂牁入粵逕融柳烏  
泥西來注之又逕象武與左江會於潯合流而東予

### 西事瑣卷一

三

初不解左右之義聞地形則左宜爲右而右反爲左  
後詢之知者乃得其故兩江處粵西南極險入者多  
由東粵或下灘水皆迴流而上從迴流者分左右相  
沿習有此語故不變爾又邕州自有左右二江之號  
左出廣源右出尋利會於合江鎮流入橫州是爲鬱  
江鬱江左江也右江又曰黔江

### 交廣建置事畧

書東漸於海西至於流沙朔南訖聲教朔方北荒之  
地禹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南卽南海也江漢

之詩亦云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宣王命召虎疆理淮  
濱遂至于南海南海蓋古交廣之總名禹時聲教訖  
之而已周則疆理之矣至楚與秦而始尋干戈漢遂  
夷爲郡縣夷性弗馴時勤翦伐事平輒圖善畫于是  
建置分合與事俱遷秦漢以來更僕不能悉數于性  
劣記稍極其遷改變易之故約畧存之以俟更端  
秦以任置趙佗爲將發諸凶人督增賈人爲兵畧取  
南越陸羣地置南海桂林象郡以任置爲尉監死佗  
行尉事秦既敗滅佗遂擊桂林象郡而兼其地漢初

西事理卷一

四

立佗爲南越王高后禁不與南越貿易牛馬田器佗  
疑長沙王害已數伐長沙邊越郡邑高后命隆慮侯  
竈將兵擊之會暑濕士卒大疫兵不能踰嶺高后崩  
兵亦罷佗因以兵威財物賂遺越西甌駱役屬焉佗  
以桂林象郡地今王其子光治蒼梧武旣平南越  
蒼梧王趙光降封光隨桃侯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  
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儋耳朱厓九郡置交趾都  
刺史治蒼梧吳晉以後或分荆交或分交廣史置下  
一吳徙交州治龍編乃析合浦以比蒼梧鬱林南

皆屬廣州治番禺已又析荆之桂林及高涼高興寧  
浦附屬晉初又以荆之始興始安臨賀屬廣州宋泰  
始中置越州與交廣並治齊高帝建元元年初置桂  
州蒼梧屬焉此事分爲西之始也而隋復置廣循桂  
三總管皆受持節之號貞觀初置嶺南東道嶺南西  
道東道領韶廣連循及雷廉瓊崖等凡二十州而西  
道領桂柳宜昭梧潯邕諸州又開邕州以西諸蠻峒  
置羈縻州數十後遂因之雖偶值變亂間有析合而  
要東西之分自此定云

西事理卷一

五

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反馬援平之至建安中移治  
於南海孫權以交州地遠乃別置廣州而徙交州治  
於龍編龍編今龍州也六朝因之唐初旣分東西道  
遂於西道置安南都護其後土豪自相雄長攻篡五  
代時有丁部領者自領交趾事稱萬勝王以其子璉  
爲節度使交趾之別於中國自此始宋初遣使來貢  
太祖封部領爲交趾郡王數傳後爲黎桓所篡黎氏  
傳八世無子女昭盛主國事後避位於其夫陳日煚  
日煚十二傳至日煚爲黎季犛所弑殺戮陳氏殆盡

宋樂間誅李聲求陳氏後立之不得乃置交州都布按三司統治郡縣未幾交人數亂至黎利者獨獗尤甚將帥不得其人我師屢失利官至陷沒其中者甚衆久之利自表請罪遂以利權國事利死子麟嗣封安南國王後數世爲莫登庸所篡嘉靖間上銳意誅登庸大師臨境登庸懼率其屬徒跣入組繫頸入關款降降封安南爲都統使所屬海陽等十三州皆置安撫司俱都統轄之

### 牂牁

西事瑣卷一

六

晉書

牂牁亦作牂牁華陽國志謂項襄王遣莊蹻伐夜郎至且蘭牂牁於岸趨步既滅夜郎遂以牂船處易名牂牁按牂牁繫船牁也一作牁戰史記注謂牂牁江廣數里出番禺下即所謂夜郎牂水者漢擊南越發夜郎兵下牂牁會於番禺牂牁既會番禺必經粵石粵志未定指何處或以烏泥當之非是柳子厚詩林邑東迴山似戟牂牁南下水如湯又曰牂牁水向郡前流蓋牂牁入粵與龍江會融江北來注焉逕龍城會象江出潯州與左江會又東會桂江始入番禺謂

牂牁即廣數里殊爲未確

### 烏泥江源

烏泥江源出曲靖潞江通海諸水皆會於阿迷遠貴州烏撒出泗城皆稱盤江水多伏流或落湓輒數十百丈飛流激沫十數里夾沙土渾濁似黃河故曰烏泥當其平流處則迴舟楫揚用脩盤江行可憐盤江河年年瘡痍多青草二三月綠煙生碧波行人好經過盤江過泗城又逕東蘭州出來賓與牂牁會入於南海

西事瑣卷一

七

晉書

### 甌駭

廣州記交趾有駱田仰潮水上下人食其田名爲駱侯諸縣自名爲駱將銅印青綬後蜀王子將兵討駱侯自稱安陽王治封溪縣趙佗攻破安陽令二使典主交趾九真二郡所謂甌駭者是劉昫曰唐黨州古西甌地漢屬鬱林郡又唐貴州鬱平縣古西甌駭越所居又潘州亦曰西甌駭越地

### 兩銅柱

伏波銅柱有二一在憑祥州屬思明府南界一在欽

州分茅嶺則交趾東界也

### 洮水

羅含洞中記零陵有洮水水經註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於湘江漢別將擊英布於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布舊與長沙土酋婚兵敗南走徙長沙王故也又杜佑漢洮陽縣城在永州湘源縣湘源今全州也

### 秦城

秦城在桂林城北八十里相傳以爲始皇發卒戍五嶺之地城在湘水之南灘灘二水之間遺址尚存石

西事瑣卷一

八

楚亦無恙城北二十里有嚴關羣山崇之自通不可方軌秦取百越爲桂林象郡而戍兵乃止湘南蓋嶺之矜喉在此稍南則不可以宿兵也

### 愚溪鉅潭

愚溪原名冉溪亦曰染溪柳子厚改曰愚溪柳序云濯水之陽有溪焉北入於湘水或曰冉氏所居故爲冉溪又或謂其可染謂之染溪水經註觀水隔賀郡之謝沐縣界西北逕觀陽縣西又西北注於湘濯古謂之觀而子厚初得西山謂生法華西亭見西山異

之遂命僕過湘江竹溪溪已又得鉅潭蓋其水自

南奔注抵山曲折匯而爲潭則愚溪鉅潭相去不遠通志稱全州有吳曾記謂在州西誤矣全濯雖古零陵地然既分別地之不屬者不應載之以滋惑也一統志永全俱載有鉅鉅潭尤屬無謂

### 九疑

文穎云九疑半在蒼梧半在零陵

### 越裳

越裳氏在交趾南按武帝平南越置南海郡鬱林

西事瑣卷一

九

及日南九真交趾等九郡而交趾部刺史倉梧交趾之南則占城真臘暹羅瓜哇諸夷俱扶南屬國周公錫越裳使者以輶車五乘指南常爲先導由扶南林邑海際暮年而至其國則又由扶南南行然扶南諸國至海而地盡矣况堯治曆分命羲仲宅南交則交南亦自古人述常至之處卽自此而南何用暮年之久若循海岸而西則車指南不指西又考志扶南西去林邑三千里在海大灣中初女子葉柳有其國後外國人渾漬者汎海至遂妻葉柳柳有之今謂

老樹卽古之越裳氏未知是否然大要在南方之極西處必自潯州外境取道不則亦道黔歷滇正取西南行蓋車雖向南亦如海舶上用鐵惟其所欲往未必盡從南也姑記之以俟知者

### 葉榆葉柳

葉柳事其說不經未考所自按滇中有葉榆河禹貢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注云西洱海與葉榆澤相貫正越南海又漢志滇池卽葉榆地又水經注云葉榆水過交趾麤冷縣東逕封溪又東逕浪泊正扶

### 西事瑣卷一

十

南事今志亦謂西洱海卽葉榆河地與其人之名一何相類若此又樊綽瀾道元皆謂葉榆河水黑似榆葉漬之而名此說義亦非順皆未敢信按司馬相如畧斯榆舉也蒲注云斯音曳又史西南夷傳比主標榆又後漢標榆橋保諸種皆作標遂真以葉義訓之亦臆解也

### 崇山

崇山舜放驩兜處沈佺期有從崇山向越裳詩謂從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從杉谷度北上竹谿深首

道明水杉谷古崇岑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缺缺藤竹明昧有三十峯夾水直上千餘仞諸僊窟宅在焉楊用脩以爲當在交廣之域似亦未確今志亦未有及之者

### 金麟

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環穿耳誰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用脩謂金麟之麟當作潯水經注所云金潯清渚是也然吳郡臨金鄰象郡之渠却

### 西事瑣卷一

十一

是鄉字

### 崑崙關

狄武襄以上元夜奪崑崙關破僂智高關扼賓邕兩界水於此南北分流勢不甚峭而險又難行騎者亦以爲苦旁多岐嶺與諸夷通若據崑崙須防開道

### 鬼門關

鬼門關在北流西十里兩石峯對立如關諺云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故沈佺期詩昔傳漳江路今到鬼門關此地無人老邊流幾客還蓋謂此黃尊直詩人

要試平生鐵石心唐朱遷謫海外及安南者皆由此去瞿塘最險處有灘名人鮪壩

### 象山

象山卽灘山卓立桂水之南爲諸江砥柱宛如象僂首東北向鼻垂下處陽江出焉所謂水月洞也高十數丈廣可方數舟如城門壘厥水漲時舟楫從鼻中過

### 立魚巖

西事瑣卷一

十三

立魚巖在柳州西南數里山小而勢挺拔似魚上升之狀腹間有洞深廣乳液凝結作玉色間似丹碧柳州山水可游者記內有載

### 究

伏波平交趾徵側走入金谿究二年乃得之竺芝扶南記山溪瀨中謂之究

### 虞山堯山

史記舜崩於蒼梧之野歸葬於零陵之九疑則信以爲卽今之蒼梧矣而戴記止謂葬於蒼梧之野其說

辨者甚衆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山今陳留平丘有鳴條而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古之紀城去鳴條不遠合之孟子此說近是但以舜嘗有南巡之事桂州遂名山爲虞而建廟以祀舜黃潭蔡於虞山之後亦曰皇澤潭皆以舜得名遂因舜而有堯山以其與虞山正相望也尤可異者灌陽遂有禹廟嶺右禹貢不載履跡實所未至古人遺跡初自一人附會後遂轉相謬訛率多類此然三聖精神如水行地何所不在使夷鄉知所欽仰亦佳事也

西事瑣卷一

十三

### 武侯祠

寶積山有武侯祠靈川大象山亦有之然考志武侯未嘗入粵思恩令蕭鳴盛言中州有武侯故蹟云武侯南征曾屯田於中州之城門村壅流灌漑遂成沃壤土人猶呼之曰丞相聞中州距楚之五關及貴竹黑苗必武侯號令所及非其親至也中州東與靈川接壤祠或起此

思荔界上有異杉壓覆土中不知年數夷人候其地有紫氣穿土輒得之紫色堅類牛角投之水中則沉

材中題湊之具第恨短薄耳土人亦云是諸葛丞相所埋者

### 句漏

句漏洞天在北流縣四面石山圍繞其中忽開平野數里洞在地上不似登陟外微敞豁中有暗溪穿貫而入與北流水合結小橋坐其上命寓師撐之詰曲而行水清無底兩岸石如虎豹猱復森然欲轉行一里許仰見一大星爛然細視乃石穿一孔透天光洞對面高崖上复間望見荷葉田田然峻絕不可到土

### 西事瑣卷一

十四

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必大稔

### 葛輝川未至句漏

葛洪初求爲句漏令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遂將子姪俱南至羅浮止焉居七年忽與廣州刺史鄧嶽疏云當遠行尋師赴期便發嶽得疏踉蹌往別洪坐亦日中兀然若寐而卒洪實未至句漏云

### 梧州總府

梧州有總府其右爲總督制府而總兵府在總府之東北謂之西府故事元戎乃一勳侯與制府俱於總

府蒞任後始至其府行祭門及祭於廟堂後有同心亭蓋取文武同心之義征勦調發則會同於此出令其重專事如此

### 榕樹門

榕樹門卽古桂州南門相傳唐時所築上有榕樹一株兩根垂下跨立門之左右人從根下行聞至正間其樹忽悴平章唐元公登之枝葉復茂于庚戌春來粵見樹分三柯端正圓滿皆扶疎濃蔭是秋大雷雨忽摧折其左柯今止兩柯矣

### 西事瑣卷一

十五

### 壺城

牂柯既與龍融二江合過柳州宛轉環造如壺形謂之壺城蓋水北來還轉向北東處如壺之領城則居其腹也柳山迴互交錯而水從之所謂江流曲似九迴腸者又太平亦稱壺城其北皆曰壺關但較龍城差狹耳龍城蓋五石之瓠而太平則甌甕也

### 城上蔭室

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得上顧難爲陰室二世笑而止梧州城周圍俱作室其

上又柳城舊亦有室不知何年毀之今尚有存者猶相傳云柳城號曰龍城宜室如龍之有鱗也此說近迂但有室寔利於乘障者居中爾然宋李曾伯言廣右城覆之以屋尚不可禦雨豈能禦寇則又似非爲居守計者吾聞福州城延袤俱蔭以室視此中尤壯偉正以地多浮土半雜瓦礫及螺蚌殼之屬遇雨輒陀故然然皆他處未嘗見也

### 火山

蒼梧有火山火三五夜必一見或謂水中有寶珠其

西事瑣卷一

共

光上燭或言南越王佗常藏神劍於山夜騰焰故然語皆附會予登泰山州人語予云山常放光多於薄曉候之物類相感志稱山林藪澤晦明之夕野火生焉所謂陰房鬼火青是也素問云澤中有陽焰騰騰起於水面今西湖汜光相傳皆有之凡積則火生焉野火草木之積也陽焰水之積也土積成山自宜有之如峨眉洛伽及南嶽聖燈之類皆是予嘗赴東庄偶宿一山寺小樓上夜半啓窗見火光熒熒而過彼中不以爲異殆此類也又水經注火山似火從地中

出謂之榮臺

### 佛燈

崇善白雲洞每夜靜有光如燈出入洞門土人謂之佛燈又隆安火嶠山有泉六七月間時常火光焰發山以此名

### 華嚴洞

華嚴洞在靈川西南二十里高數仞廣可容數榻清泉迴繞洞前世傳昔有桃花片闊寸許從洞中流出石壁上有詩云巖前流水無人渡洞口碧桃花正開

西事瑣卷一

十七

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來

### 槎浦

槎浦晉咸元間有枯槎流至此橫於灘上枝幹扶疎堅如鐵石色黑如漆光瑩可映其上有浮槎館秦少游嘗寓此

### 龍門

離以龍門名者宇內甚衆而府江亦有之輿地志便謂在賀縣南魚躍過此卽化爲龍其說淺俚殊足資咀噍錄河津有龍門事附會之耳其地今爲舟楫衝



尾之處近以龍形勢於遠流處鑿石舟鱗貫而上不復爲苦後之爲龍者當愈衆矣

### 綠珠井

綠珠井在白州愛角山下云是其舊宅汲此井者誕女多美麗後人以巨石壓之女生雖麗而根竅遂多不全者

### 松陰月色

入西界夾道長松落落皆干霄合抱予行雨中四十日始抵境過全湘將至興安時暮春六日也是日晚

### 西事瑣卷一

尤

三

燭乍收夕空漸出而篝火者羣導於前車從喧闐愈甚意殊不憚所謂松間喝道兼之月下點燭矣因令篝火者遠去遂下車步行從騎及與人俱稍後止以二三人自隨時雨初止地尚濕間有積水未落月從枝梢間透光而下清陰曉暈宛如行翠幄中而枝柯盤糾飛舞若欲下搏人者影歷落縱橫地上林外諸峯微吐尖杪皆蒼翠欲滴有白氣橫施其足作銀色望之如在戶外澗泉漱石淙淙有聲從人解予意舉甚輕不語若向故昔境間寂不似車塵馬足之間

夜行得此清况亦好事也行數里遇水不得渡始登車索炬而去

### 峯巒洞壑之異

予初入粵作字寄所知云入粵千峯翠律神工鬼斧莫可名狀車中環顧瞻眺且駭且疑不知造化融結何故作此一段奇詭偏着西中片雲歎羨武夷爲異此之爲玉女幔亭兜鑿接簡者不可勝數不知可當幾百十武夷而其中之孺龍窈窕丹房瑤室與夫乳液之所變化爲仙佛龍象禽魚草樹之屬千狀萬態

### 西事瑣卷一

尤

三

時尤未之及也已得吳武陵陽朔廳壁記與李渤玄巖序讀之中各一段極其模寫記云陽朔孤崖絕巘森聳駢立三峯九嶷折城天柱者凡數十里如樓通天如闕刺霄如脩竿如高旗如人怒如馬嘶如陣將合如戰將潰灘江荔水灌織其下蛇龜猿鶴焯燿萬態序云屏外巖崖爭麗競疎曳煙翠翠運邈如畫左連幽野田園雞犬疑非人世僊窟比石室參差豁訝延景宿雲洞室之中乳溜凝結詭形奇態俯視之如傘如輦如欒樞支撐如蓮幕漂井左右瞰又如簾如

帳如偃松欹竹海盤雲驚玄井玉池嵐迴颺錯迷不可紀兩段形容各盡因錄置篋中異時偶懷想憶取出一覽誦之神應飛越如遊諸峯間也

陽朔道上諸峯

自陽朔至白竹路漸坦平道上諸峯環列簇擁端立於平地之上各自爲體都不連接山形峭瘦聳特並相肖似如市人羣聚觀場肩相挨摩各舉其首又如千軍隊立肅然靜聽號令無敢譁者

初過陽朔道上異之夜抵白竹書此後見陽朔廳壁

西事瑣卷一

辛

原

記云如陣初合如戰將潰因歎古人語簡絕愧予之費辭也

獨秀山

獨秀山在靖江府後臬署望之正迤近東南角上孤峯卓立林木翳鬱蒼翠而重樓飛觀碧閣丹牖出於樹之巔杪磴道曲折一一可數宛然一幅着色畫日日對之殊覺不厭

栖霞兩洞口

玲瓏透剔桂之山也桂山諸洞壑舉足舉目洵然可

駭然要以栖霞爲最栖霞宛轉與遠深可二里許如

隧如突如欄如戶如室之有交關之有複分去而爲

支洞者甚衆足之所履錫然若叩鐘鼓蓋洞之下又有洞焉石乳滋凝化爲物象者數之不盡而最異又

在兩洞口初入洞下磴道數折仰視高敞七八丈如

帷綠羅蒼鮮蕤蕤垂覆常向夜回望洞門如濃雲盛

霧輪困擁集之間忽露半規月影其後門即玄風洞

洞內一灣流水莫知來去水上跨一小石橋有數石

如蓮花狀鬚髯皆具垂垂倒映如欲望者度小橋晚

西事瑣卷一

辛

五

霞正射壁上有石田可二畝許歷歷如畫基局良

異境也

玄巖

玄巖南去城四五里旁諸洞雖賁不勝記而白龍爲最仰睇龍跡天矯蜿蜒其長竟洞然巖之妙在外矚西臨大野諸岫爭奇競爽拖煙曳翠野色綿裕窈窕疑非人世東眺離江波靜如鏡隔江山軒翥飛舞而下見諸林巒如在牖外試評栖霞如讀騷經轉入轉幽玄巖蕭散有遠意似南華秋水又栖霞如入竹塢

陰雷有寒氣玄巖如泝花源曲曲見奇會尋慮有清  
適兼快望眼如遊眇莽曠實之野尤幽人勝士所宜  
也

### 陽塘

桂州四望皆山森列迴合如城然澤園也灘江陽江  
西湖白竹環郭諸水不具論卽城中揭諦梓潼華景  
西壕無不深澤澄匯崖花泉藻交錯併映而惟陽塘  
最勝陽塘東西橫貫中束以橋如重湖又似胡盧之  
腰東曰杉木西曰蓮花澹池演漾各數百餘畝臨水

### 西事瑣卷一

至

三

人家多構亭榭於岸粉牆丹牖相錯如繡其西頗迫  
城闔陽水入焉茂林脩竹瞻藹蔽蔭殊不覺其近也  
波光上下風綃雨縠月練晴綺四時皆堪描畫而夏  
月藕花盛開芬郁激灩尤爲勝絕征蠻將軍幕府與  
宣城書院環帶北岸南則貢院及鎮守舊府胥水居  
焉以故岸帶樹陰洲連芳杜在閣闌之中而不辱於  
糞土沮如清泚澄泓無異野外每過輒憶三吳遊泚  
中境象至於四山森竦巖嶂如芙蓉萬朵倒蘸其影  
於水中又其所未有也

### 桂州諸山

桂州千峯環聳皆石體卓立地上巖巖森秀柳子厚  
云海上千山似劒鋸秋來處處劒愁腸若爲化作身  
千億散在山頭望故鄉黃魯直云桂嶺環城如鴈宿  
蒼山平地忽嵯峨李成不生邪熙死奈此百嶺千峯  
何俱狀其峭拔而且多也讀此二詩山勢宛然如見  
予亦效顰一首云欲蹋羣峯頂上頭青霜紫電萬枝  
秋縱教鸞鶴難停翼只學盧敖汗漫遊

### 韓柳詩對

### 西事瑣卷一

至

韓退之云水作青羅帶山爲碧玉簪陸道士云柳州  
海上羣山似劒鋸借二公當時不相會恰好作一對  
予瞻爲之對曰繫閣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劒鋸山

### 路傍異石

邕州南至黃范及洛青道上路傍多奇石形狀詭異  
皆伏於草土之中而露其脊疑所謂天祿辟邪眠蒼  
苔者不特金華之羊北平之虎莎柵之兔爲可異也

### 西事瑣卷一

西事瑣卷二

水隨氣升降

水隨氣升降盈縮因之如潮之應月理極可據然瓊海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與東來膠西潮信時候有異已不盡如其說若連州斟溪之一日十溢十竭安寧湖泉之三溢三蘄實竹漏洩泉之百盈百涸與刻漏應此尤理之不可詰者通志載湘水巖一曰聖水廣數十畝其水夜半則潮上巖日中則潮下巖或謂鄺遁元所云朝夕塘者蓋卽此又靈川西峯雷廟有泉亦一日三漲三落雖起神禹與二亥詢之當亦莫解其故也

泉呼卽應

泉有呼之可由者富川有犀泉坎深丈許長三四丈橫可七八尺難陰晦雲覆陰坎上觀者呼之泉應聲卽出須臾湊溢盈坎又思恩縣婆娑泉欲飲者呼之飲盡而止又潯州白石山有漱玉泉尤異每鍾鼓動則湧噴而來聲息泉亦隨縮涸竭如故

臘月多雨

予臘日山行詩有超躋於寒鷲年暮罷市居人苦雨多之句燕中友人見之謂非實境蓋未覩南方物候故爾西中臘月之雨尤甚又不獨蜀之有漏天也按爾雅名十二月爲畢塗月東方朔與郭舍人諧語令壺觴老柏塗標吐牙下云塗者漸如徑也則塗爲雨溥之義豈西周之候亦有然邪

老柏塗注匹加反柳詩齊諧笑柏塗正叶押麻韻古人用韻之精如此

春半如秋

南方地氣暖冬樹多不脫葉而榕樹至二月新枝欲長時其葉一二日盡下滿庭飄舞柳州詩宦情羈思共淒淒春半如秋意轉迷山城過雨百花盡榕葉滿庭鶯亂啼蓋紀實也

晴候

南中多雨詰旦將霽必有晚照倒射而是晨重霧四塞日出及遲唐人有云重霧報晴天又云積陰春暗度將霽霧先昏二詩皆可補雜占之闕

覺龍

賓州馬潭上有神祠以虎頭投之卽雨按此謂之撓龍法龍虎能動風雨以其類激之使龍怒也東軒筆錄云景德禪院前有白龍潭龍伏於此淳熙大旱知縣李伯時以撓龍事告太守用長繩繫虎骨縛下潭中遂得雨取之稍遲雷電繞廳事亟令人取之乃止

### 錫字

沈佺期詩嶺外逢寒食春來不見錫洛中新甲子何日是清明劉禹錫謂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因讀毛詩有擊註乃知六經註惟此一錫字有擊注云篇編小

### 西事珥卷二

### 三

竹管如今賣錫者所吹然周禮少師掌教簫注亦有錫字疏云飴屬一曰饒饒又楊雄方言亦有之古人用字無任意下者其重九不敢題饒字亦是此意第饒字周禮疏實有之夢得未之見耳按疏蓋邊之實糗餌粉餈鄭箋云今之饒饒

### 菖蒲酒有毒

藤州民某家有五口二壯者二童稚一媼值端陽節飲菖蒲酒皆極醉頃之迷悶暈地媼及二稚俱死壯者氣尚勃勃藥之則痰涎壅塞不能下逾半日亦死

人謂蒲根下必有毒蛇穴處發之無有也識者曰菖蒲極熱酒又熱皆有厚毒恣意多食焉得不死壯者氣方盛故遲之爾予謂炎方暑候火氣熾然飲蒲酒太過如火得膏熏炙悶鬱而死固其宜也

### 五瘴

宋梅摯守昭州時有五瘴之說其三爲賦租刑獄賫賂皆屬政事其二爲帷箔飲食凡害生未有不爲民疢者姑舉身患爲愚之易破也聞之土人瘴一歲數發其名有青草黃梅新禾黃茅之異蓋舉四時物

### 西事珥卷二

### 四

候皆乘草木蒼勃日氣歛歛所成而青草黃茅尤爲毒烈春夏之交草長而青謂之青草秋冬之交草衰而黃謂之黃茅唐人有云青草瘴時過晨口青草言瘴時則不可指爲湖名正言其候也又云望盡黃茅是海邊蓋其氣候不常蘊隆或至重余殘臘間亦揮扇惟此二時變態尤甚咄嗟歛吸久夏便分靜女貴人猶艱調攝若驅馳原野跋涉草露饑飽勞逸不得自爲節制未有不中之者諺有顏脫頰著之說蓋謂此也然天有六氣淫則主疾人病斯氣應之生長中

原未有犯六淫而不死者莊周所謂人所取畏者飲食之間衽席之上豈必瘴癘所使哉

昔人謂甘味者厭飽則休慕色者得倦而止是政事之三瘴尤宜更甚醫家言左腎藏精營血之所出焉右腎藏智志慮之所出焉適用之皆能有損購戶不閉使候失令形神銷沉猶不自覺故曰衆人之用神也躁躁則多費又曰趨舍滑心使行飛揚悅道不勝猶日肥日臞况汎名航浮利海驚颶母而斷之維幸而得全者蓋亦鮮矣

瘴毒瑣卷二

五

瘴母

嶺表錄或見物自空下始如彈丸漸大似車輪遂飄撒四散人中之者卽病土人謂之瘴母又聞瘴起時望之有氣一道上衝如柱少頃散漫下似黃霧人皆伏地俟其過方起

溪中忽有氣一道升於水面水作一小旋渦亦謂瘴氣此非也水屬陽氣伏於內秉暖而升惟冬春晴和之日有之南方溪澗中所常見不爲異也

治瘴說

宦粵西者聚間多談瘴此亦一最急務氣候既與中土有異若膠柱平常治法誤人寔多梅昭州李待制王容州皆有說西來者不可不知也因節其義記此

炎方土脈疎而氣外泄人爲常燠所燠膚理不密山水草木之氣感而相薄大抵人行草間爲氣所然燠昏眩雖渴體常多汗上脘鬱悶虛煩而下體常冷吐之不可下之不可用藥最難但宜溫中固下升降陰陽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或灸大指及第五指皆能止

西事瑣卷二

六

熱試之屢效又俗食檳榔取其下氣消食去痰一時快利然臟氣疏洩一遇當下之症則虛羸而不能堪如大柴胡湯及麻黃金沸草散青龍湯之類皆不可輕用右梅昭州繫說

予紹興間寓蒼梧土人感瘴者多不起詢其所服率麻黃柴胡龜甲及白虎湯諸藥予亦染瘴持甚舉家臥病悉用溫中固下升降陰陽正藥及灸中脘氣海三里治皆不損二僕病胸中痞悶煩燥一昏不知人一惟乞清涼利脫臆予辨其病皆上熱下寒以生薑

附子作湯令溫冷服之卽日皆醒翼旦各予丹砂一粒空心吞下遂能食粥後用正氣平胃等藥漸皆愈復數十口無一失者凡病煩燥但問能食水否若反畏冷皆上有虛熱非真熱也皆宜如前治法沈有中治瘴方用七棗湯烏頭七顆七泡者治法正與此同若脈實非上熱下寒而色白睛赤黃則不可滯也將惟一鄭防禦病熱身無汗脈洪數以小柴胡湯服之而愈蓋數十百人中僅此爾右李待制藥說

方書言寒熱往來類瘧瘵者謂之冷瘧冷瘧不死重

西事瑣卷二

七

者溫熱沉沉如臥灰火中謂之熱瘧熱瘧久而後死又其甚者一病失音謂之瘧瘵瘵瘵無不死者卽傷寒失音及中瘧不語之類也熱瘵俗謂之中草子宜速治遲則血凝不可爲矣其法用鍼刺頭額及上下唇仍以楮葉擦舌令出血徐以藥解其內熱亦遂應手而愈冷瘵或寒多熱少或熱多寒少亦有間日疊日之異及愈瘵發於唇者是本非重病但診其脈息極微元氣果虛則予附子川烏等藥或誤投寒劑所謂乘氣入胃陰盛乃凶者也若服洪盛症藥實熱且

服和解之藥而徐治之或投以熱劑則所謂桂枝下咽陽盛則斃者是已大要節生冷則脾胃自壯省酒膩則胃膈自快無大忿怒以傷天和重節色慾以固真氣如此調攝必然無恙右王容州藥說

氣能勝氣

物生於氣之中者必其氣有以勝之此說良是金蛇白藥生於毒而能治毒牡蠣蛻蛤生於濕而能治濕皆取其氣之能勝以勝夫不勝者然不免爲氣所圍如雪之有蛆火之有鼠與湯山溫泉中魚鱗鱗可數

西事瑣卷二

八

又狐貉不涉濟汶橋踰淮而爲枳江海之魚交入輒死終不能出於氣之外若不生於氣之中而氣不爲害惟人能之醉飽之餘不畏霧露喜怒之極至起沉痾乘氣之盛以制氣故能不爲物變若蘇與屬之牧羝北海上洪忠宣之冷山爲悟室教兒馬伏波之在西南浪泊間上霧下濕又劉器之在瘴鄉神氣愈爽是皆氣定而制其勝能變物而不變於物者也

定風波辭

王鞏字定國以蘇軾黨貶賓州旣歸出侍兒柔奴進

坡酒坡謂柔奴廣南處是不好答曰此心安處便是  
吾鄉坡因作定風波辭贈之辭曰嘗美人間珠玉郎  
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清歌傳皓齒風起雪飛炎海  
變清涼萬里歸來年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  
問廣南應不好却道此心安處便吾鄉

壚上詩

柳子厚詩青箬葉鹽歸嶼客綠荷包飯起壚人兩語  
寫墟事甚工余初行部自梧之邕道橫水間墟集皆  
無草舍值雨就雨中貿易蓋所創見因作詩云箬籃

西事類卷二

九

雙放壚頭安却坐林邊解竹簾樓臺結末宜避濕青  
紗裹額不憂寒葉根對語時還嚙車騎來過亦聚觀  
此去茅村應未遠滿蹊勤翠圍園因憶劉禹錫詩  
所謂忽逢乘馬客恍若驚麕鹿則今之蠻人見官使  
又稍習矣又一首云迂迴巖迴轉嗟哉笑問蠻家第  
幾窠入市每衣芒木布出門時唱浪花歌峒丁韻苦  
藏孤矢種女能拋織貝梭墟散盡歸路去斷煙半  
隴冒荒蘿

齒黃齒紅

嵇叔夜養生論頸處險而癭齒居晉而黃晉人好食  
粟真之懷袖間食無時故齒黃嶺外人食檳榔配以  
姜子蠣灰含之頤頰間對上官嚴客亦時時嚙之齒  
盡作紅色唾滓於地如血亦當云齒居卑而頤也

雞卜

雞卜以雄雞雜執其兩足焚香禱所占畢遂撲雞殺  
之拔兩股骨淨洗用線束之以竹筵插束處使兩骨  
相背端執再祝左骨爲僂僂者我也右骨爲人人者  
所占事視兩骨之側所有細竅以細竹筵長寸許偏

西事類卷二

十

挿之斜直偏正各隨竅之自然以定吉凶其法有十  
八變直而正或近骨者多吉曲斜或遠骨者反此亦  
有用雞卵卜者握卵祝之書墨於殼記其四維爇熟  
橫截視當墨處辨殼中之厚薄以定凶吉按淡元封  
二年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用雞卜蓋時方平越初  
得越巫異之而適有祠禱之事原非典禮之正故爾  
然以中國而從夷俗禱神鬼之說謬迷至此亦一異  
也

疊有神



畜蠱之家以五月五日聚諸蟲豸之毒者並置罍內  
自相啖食最後獨存者爲蠱持以中人無不死者又  
爲飛蠱一曰桃生一曰金蠶皆鬼屬而毒人事之可  
以驅富類置食中令食者不覺既歸毒發而死魂至  
其家爲之力作或云死者之家物皆潛移去蓋蠱有  
神主之以攝死者之魂每夜出有光熠燿如曳彗流  
入人家爲祟鮑昭吹蠱痛行暉吹蠱飛蠱也按周禮  
士訓掌道地圖道地愚注謂地愚者瘴蠱疎云瘴卽  
瘴氣蠱蠱毒人所爲也周時荆楊不入職方而王制

西事瑣卷二

十一

言南不盡衡山則西北亦必有此矣又國語宵靜女  
德以伏蠱愚似謂女之惑溺人如蠱使人形神俱喪  
精魄爲其所役故凡惑溺甚人悅而甘之者皆曰蠱  
國語蠱女從欲左傳女惑男曰蠱或謂蠱投食中味  
美異於常云

又記蠱事

予前記蠱事近聞平樂有捕獲者其說稍異云有蛇  
蠱蜥蜴蠱蟻蠱皆從婦所爲鄉例亦甚惡之得則  
羣執埋地中出其首積薪煨之令灰乃已恭富昭賀

間皆有之中者三才藥齊皆可解又云用白礬及  
細茶等分爲末每服五錢新汲水調下得吐則止

白蘘荷

子厚有種白蘘荷詩注白蘘荷草莖也春初生葉似  
其蕉根似薑而肥其根莖堪爲茹治蠱毒按本草白  
蘘荷主中蠱服其汁併臥其根卽呼蠱者姓名子抵  
龍城詢此物未有知者然柳種白蘘荷乃永州時事  
松江志謂卽其露是其露生麥地中形似蠶蛹又名  
地蠶葛洪方云根傍生筍可以爲茹皆與注所云不

西事瑣卷二

十二

合一日似臙莖而色白臙莖色紫花生根中未敗時  
可食稍久卽潰葉闊似薑宜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  
生柳州詩云芬敷碧樹陰吟咏心所親此說似近之

西事瑣卷一

西事瑣卷三

宗衆蚤宜計處

諸王孫投揭刺皆稱某號某名此亦一異然命名之字既出新構則別號之記憶識別亦甚便也其中賢者以書史及花鳥泉石自娛既無別想蕭然物外風韻甚遠然作姦扞閭者亦自不少有司莫之誰何食祿至三千五百餘人歲入不支完賦者每主仰屋然請名之際多非其實又或命名者一人受秩者又一人至於宗婦之骨已朽而籍猶存宗女之髻已蟠而

齒尚孺龍孫既多踈疎南陽又不可問失此不圖計

將安出蓋嘗樂觀天潢之派麟振旆綿方升未艾所謂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圭削彌繁肘衿愈見冗乎有磐石之固無介藩之託更三十年厥數又倍易窮則變雖欲林中故事而不可得者往他藩嘗自陳願從四民之業時不能從卽丙午詔書亦許取應赴舉聞中州多已收入宗學學臣較取錄應試此中宗學久廢永推宗正皆不樂就徵取應試無有應者又或謂就四民之業卽當治以四民之法疑與

祖訓有悖且福始亦爲禍先故莫肯任之爾嘗歷考

封建罷廢以來宗室之絕跡仕途拘牽文法未有若今日甚者漢時宗正有郡國歲計上籍之文宗室之賢者皆得進對待詔唐宗正寺歲送二十人與國子監京兆府相比而李程李肱皆爲舉首他如勉石之事業白賀之文章俱冠絕一代宋初建隆親廣視二宅聚之京師養之以高爵厚祿久之生齒漸蕃歲祿不給始有裁損之議諸宗忿鬭爭譁王介甫以親盡亦祧折之熙寧以後遂詔許應舉出補外官乃設爲

西事瑣卷三

二

三國志六

進士任子特恩三途以待之特恩補官授以右選之職及員外之任任子與庶姓等惟進士之科每遇秋試就宗正寺投牒別立人數頗示優異而用之有限於時尚有竊位素餐無所自效之歎顧雖不甚進用大抵皆有官方常祿不煩別餼南渡以後流離飄落攻苦食淡與寒素角進窻見宋時登科記以大潢入試者皆稱玉牒籍一榜之中注玉牒者實數十人隆興間趙汝愚舉廷試第一一時詫爲盛事舉進士者第不令官兩制及居政府師儒外任不靳也今忠良

博雅之僑工文學精吏治者不少其人授之以事寧讓庶姓愚謂宜仿熙寧故事開設一途別定人數兵賦要地勿令參與如開察佐幕與師儒學職次第授之以秩臧否陟降一如庶官例脩職不暇寧有他虞又其貧甚者用非所任祿亦虛懸亦宜大解其禁農工常業聽其自擇有司得以法行等諸庶姓但應貢舉者未必遽叨祿仕而轉於南畝亦非能卽有常田可耕圖議經畫須十數年而後定及今計之不爲養矣語曰有非常之人而後有非常之事此固事之非

西事瑣考二

三

常者也

文告

夷性不畏死而甚畏官不識字而樂文告有亂大抵吏不善撫之耳隋史文帝時桂州夷越數反以令狐鷹爲總管許以便宜從事承制補授熙至部大弘恩信溪峒魁舉自相謂曰前總管惟以兵威相脅今者乃以手教相諭我輩其可遠乎遂相率歸附先是州縣梗亂長吏多寄治於總管府庶悉遣之爲建城邑開學校華夷感化又唐高祖以李靖爲行軍總管尋

務招慰延見長老宣諭其意衆悉平雖至誠忠信可行蠻貊亦足見樂於休息而厭苦兵戈夷漢之情未有不相若者詩云矢其文德洽此四國非直戎車燁燁之爲功也

卻金

隋史又稱蠻夷酋長以金多者爲豪雋遞相攻奪梁毗爲西寧刺史諸酋以金遺毗毗置之坐側慟哭語之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不可勝數今將此來欲殺我邪遂盡還之於是蠻夷感悟

西事瑣考三

四

遂不相攻今夷情亦然控駕失策其病源正坐此所謂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固其所也噫安得梁毗數輩置之郡縣又何患盜

治盜責令

宋蘇頌提點開封諸縣鎮公事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魏盜賊日滋攻討不息國用耗竭辛旌上疏言夷夏之民相聚爲盜以守令不得其人民

不堪命故也宜及此時曲加慰諭第郡縣由來共輕貴苑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妙盡才望不拘停年三載黜陟稱職者補在京名官不歷守令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枉屈可伸強暴息矣予謂弊吏宜用蘇東而勸吏宜用辛策誠簡廉能之士以爲州縣之長重之事權寬其文周請以六年再考爲斷不次超拜若盜賊充斥不能禁制與匿盜不以實聞者不論年俸深淺卽加降斥務在得人不妨數易安車食肥豐囊厚載蒙駁之流方用爲恥于將在手無寧盤錯

西事瑣卷三

五

三

一試往亦間常行之非久卽罷常調既不足以處豪傑而數年勞勩委諸塵土名才勝流攢眉縮足莫不人自擇地惟孤賤樸愚與註誤調除之人處焉何以使之有勸

洪武間馬平主簿孔性善言溪峒獍獍雖爲盜賊亦有良心昔陳景文爲令時獍獍皆應差役後撫字乖方始復及側該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亦當革心向化

上嘉納之命吏部凡臨溪峒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

之此事柳志不載今簿皆逸其名

官司治獍獍不如土司能用其衆

諸夷與民錯處一有梗亂輒調狼兵爲其林莽深窩鳥獸駭徙不定而登山歷險爬剔窮撿不得不借力於狼兵耳狼兵非夷人哉素馴服於其酋長能令脰頸可捐湯火不避則漢吏傳舍其官而土酋家世其有也獍獍而善撫御惡在其不如狼兵者大槩土司之形頗似李周列國區分畛域死力拒守雖有暴暴凌弱殘殺畧奪則有之終莫能越其尺寸其主或幼

西事瑣卷三

六

三

弱畧昧則頭目用事亦畧似三家六卿之類獨其人驚悍鄙便無禮樂文章以飾之耳要之竊中國之威靈以能保其土地其貧弱甚者間或割村爲質亦如諸國割邑割城之例然有年限數盈則反非如獍獍譬殺驅逐輒盡其畜產盛畝之屬據而有之者漢法能行於土司不能行於獍獍何者力不專情不急也韓襄毅移上隆知州於藤峽置武靖州及五屯之設土吏目周冲等司設副巡檢王文成不欲廢田州又置九巡司令各以其俗自治皆有深意今異類所盤

據至百數十里全無不鎮者自不少誠立之  
者長署爲部落使自爲政而受令於司土者可以省  
郡縣籍制之力可以需征勦調發之令其業以爲更  
便諸葛武侯平南中皆卽其渠帥用之悉收孟獲等  
以爲官司云吾欲不留兵不運餉使綱紀粗定夷漢  
粗安故爾武侯所謂粗蓋其最精者也第須乘大舉  
之後或衆望推推或勞勩最著於平定安集之時圖  
之今固未易語此爾語曰夷狄之有君嗟乎志深哉  
胡端敏條論兩江事宜其說甚備

西事瑣卷三

七

用姦治兇

昔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按在內曰姦在外曰兇治  
兇利用德治姦利用刑不彞戒而及於亂則用姦治  
兇亦以毒攻毒之法如朱博之誑責豪強虞詡之三  
科暴士尹賞置魁宿而輕點精於追捕鄭渾賞自盜  
而黨與轉相寇竊較之凡吏得效尤速夷人故多頑  
蠢大抵逃亡廝虜與商賈流入爲之指導分受固獲  
胥吏錫敵而姦豪魁桀與田主招主之類窟穴其中  
比於外府扞牧圉者原無長慮貪其貨賄縱舍敵匿

以至橫恣猖獗甚有堅城堡掠官府罪惜盈貫及至  
征剿之議與則據房軍吏無非賊目土酋狼丁暗開  
一面鉦鼓甫鳴而摩牙吮血之輩旋已爲入窟之兔  
高飛之鳥矣真盜既不可得及妄戮無辜以掩罪非  
但玉石俱焚且石完而玉碎可勝恨哉唐貞元間容  
管黃洞蠻爲亂屢征弗戢韓愈謂自用兵以來經二  
年所前後奏報誅殺計不下二萬人儻皆非虛賊已  
尋盡至今賊又依舊明是欺罔此言可慟然夷情須  
此曹得之最真彼豈真有私於夷人者鬼谷子所謂

西事瑣卷三

八

不肖者易懼貪者易誘也御得其道狙詐作使寬之  
使自贖筭之使自效機神迅密縱操得宜向之姦人  
皆吾棚座之刀錐桐腸之芒石矣朱博虞詡二傳所  
載方畧甚衆觸類而長智者圖之

招降制敵妙算

交賊陷欽州東省徵兵攻討中丞蔡公以萬人往戒  
令勿殺第於境上要害處分布守有自投入者則招  
之束師追寇寇寇與東人之避亂者俱奔而西遂招  
撫得萬餘人而貞賊受僞銜者八十餘人盡空城之

此非直全活生命甚衆亦制敵一妙算也漢兵伐南越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湓水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潯水樓船先至陷尋陁破石門乘勝而前以萬人倂伏波伏波至同力進攻越樓船居前伏波軍西北樓船軍東南樓船數敗越人伏波遂大開營下令招降降者卽予以綬縱之還令自相招樓船攻城急縱火燒城奮力砍殺降者皆趨伏波營越人無鬪志城遂陷會建德及嘉戈船下潮與牂柯三師未至越已平矣藉令兩師夾攻士無生路必死力鬪鬪則漢兵必多損失或虞衝突曠持時日事且有變豈能若是之速嘗觀爭利致失倖敗爲功覆轍往往可數壘障未合敵已從中起矣兩軍分道入越其勢原不相制然樓船先入伏波不妬其爭首功伏波開降樓船不疑其收後利如拊果樹一手搖之一手收之齊厥心力惟敵之求亦後之爲將者法也

夙嫌豫速二義

解之繇曰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象曰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夙須兼豫與速二義孫子

曰兵聞拙速未聞巧之久也又曰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算不勝未可輕言拙速也諸夷巢窟在兵法九地中多爲圯地地法曰圯地則行又曰圯地吾將進其塗總言不可停待之意又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治夷人之亂有大征鵬剿二策鵬剿時行則大征可以不用而其便有二一玉石有分一戮功無廢蓋夷人出沒不常出則狼奔入則虺結須乘其構禍方深黨援未合之際驟舉電發盡覆其巢顧其所窟穴皆崇岡複嶺歛歛岬岬直上則足半垂斜行則肩左擔深林絕竈峻復有峻近愈巧點每遇窮追皆踉蹌散走輒督岡嶺我師勢不能分又艱跋涉兼之旁有匿光之窟後多走撥之路非熟得其出入險阻聚散離合之情一旦擒獲率事計短機泄如田無禽詎能有獲聞先事有敵良人以掩罪又有斬一病夫而還者舉棋不定猝故至此故嚮導不審機事不密將士不習有一於此皆非必獲之算非夙義也姚平仲欲襲金房數日雨路八皆知之舉動不異兒戲焉得有功

治貴無事

粵右民風愚樸少機事獄訟既簡財賦亦稀吏茲土者但能撫恤徭徭處置土酋有法行之以無事真可臥治子厚謂印紋生綠經旬舍稅匣留應盡日封又曰訟庭閒枳棘候吏走麋麋此景使人思之不置今吏之下者不具論其賢者不治近而治遠籠豕以豹糜鹿以縵勢必不行祇爲狡猾漁獵者借資耳而輒自夸毗曰除其弊興其事招其夷當事亦遂信之以爲能此老氏所謂與之爭者春春多事恒必繇此此

西事瑣卷三

十一

所爲貴悶悶之治也又郭橐鼓傳亦云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其憐焉而適以禍之河東治柳之概於此可見

墾田之利可興

予從潯州登陸歷橫豈賓柳目之所及殊多曠土皆饒草歲足水泉可施畚鍤鑿者甚衆詢之知者云諸處曠土皆類此嘗見唐時徵關東卒戍京西經費不充李鄴侯議市牛及鑄農器羅麥種分給募戍士耕荒田關中土沃久荒所收甚厚戍卒獲利應募者

十五六安於其上不復思歸誠仿其意行之令郡縣

審視高下原隰與其衍廕遐邇之處咸籍記之使附近戍士分布墾種願耕者官給牛種田器俾自於其地稍擇爽塏伐木于茅結爲田舍耕穫之際以二耨爲率一番在伍一番在田所收之粟歲科其十二輸之於官美餘聽其自有初歲備還牛器之費暫不責科不足者次年輸輸如此則兵樂於耕數年之間自有餘蓄餉可愛省是或一策也或謂今之耕兵正古也田遺意然予所目親率官農鑿鑿而爲甲冑奮儻纓

西事瑣卷三

十二

以當劒戟久且兵化爲農併傷兵初意盡失之矣是非耕不利兵不力也所耕之地無多歲收不足果其腹襪襖錢鐸之餘率情緩偷寡以度時日彼力能挽強技能擊刺者皆不樂就設有緩急望其一鼓作氣爭先仇敵不可得已計莫如益授之地所益授者亦量徵其入土博則利興彼父子兄弟可聚力以從事於此久之而父子兄弟皆兵是又一策也至於兵力之所不及與所不便則招募流人與土著之失業耆耕之亦官爲治具多方撫綏招徠使得從容田畝以

食其土之利官贖之帖保爲亦許私相鬻易  
鑑基於公室而安厝積於私家宜未有不欣然趨事  
者是又一策也又唐史載嶺南俚人舊輸半課劉延  
祐責令全輸遂至爲亂今獐貳較民正歲其半然每  
爲田主侵利數倍心極苦之第畏公庭如赴湯緩歛  
人多方恐嚇終莫之悟近見有校牒自願出里輸貳  
從民側者舍輕就重是豈人情彼中亦有知人事諳  
漢法者令以此意諭其親屬鄰里族類轉相告語使  
知官司意在保恤原非有所苛責其貧而無可資者

西事瑣卷三

三

皆得出村擇便墾種官先治具以待施者使安其利  
心必無畏趨若流水田舍相望便成村落則令推擇  
稍有智力者署以爲長如所種獐老獐老之類使自  
相訓戒約戢夫時其饑飽達其怒心雖異類猶媚養  
已者順矧獐獐亦人也甘心於被草木掘狐鼠蟲豸  
以延喘息夫豈不知食粟衣布之適徒以賦更所不  
及繇隸所不至取自便耳茲既習而安之遠者聞之  
漸皆嚮慕舉目皆民生齒亦必安爲我使設有梗亂  
卽招募以爲嚮導以天制夷省力自倍昔趙之國以

屯田坐困先零謂排折羗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以  
貧破其衆羗虜之勢聚故爭其肥饒而貧破之獐獐  
之情散故授以肥饒而安利之亦因事之形而反用  
之之術也是又一策也今西方財賦絀甚天不雨粟  
捉衿肘見豈有他繆巧可圖充實獨此策爲計願遠  
於民亦無所擾所難者縣令刑賦是急視此爲迂又  
墾土垂就吏胥瞰其有利且將墾而擾之且事既創  
見難以責成旦夕必假專力需之歲月豈觀古之募  
民屯田與開置營田者郡縣皆設田官專任其事西

西事瑣卷三

四

方事簡惟須以同知一人領屬加之墾田名號予  
以事權視墾之多寡興廢以爲殿最縣令之不實心  
舉行者胥役之誅求開墾者與豪強之占斂兼併者  
皆令察之士伍自有紀律墾者優之無致失業至於  
流入獐人本無根蒂聚散甚易尤宜極意慰藉大要  
如飼病鳥母驚之使不安如養逸獸毋擾之使欲去  
寬其籠繼而不奪其繯錄行之二年端緒自見彼不  
啻行者之赴於家豈必招之而集哉此惟因人力之  
有餘開地德之未竟兵食有藉戶口亦充五穀時登



生事漸庶蕭條貧乏之狀必且爲之一變第須如蠶三年之艾鑿絕澗之泉堅持而力行之爾昔樊敬侯欲作器如梓漆之類必先種植人皆笑之後咸得之用愚公鑿山算及孫孫子子誠得樊侯先之愚公之子孫繼之事未有不濟者也

### 諸夷慕學

粵西學臣勅內獨有教習僮童一款令州縣立社置傳歲以所教成者聞頗諳文理者收之費厚雍容濟楚不異中華用憂變夷此爲上策但入選旣多巧詐

### 西事瑣錄卷三

十五

三

者或擬名籍中以希進取每費檢校又兩江諸土酋子弟嚮慕文風尤甚來試者曰土童亦從恕收於中實有聰敏能文可與中土頡頏者然多流徙之人納賦土舍謬爲舉任頗非久滯之老生則名都之棄士觀其文理居然可辨此曹濫與之進恣其桀驁子母算繆力能扼取且機巧播弄雖夷人亦厭苦之又能效孫升木兼爲吏民之患最宜慎其始進毋令溺冒諸夷惟僮最衆僮生在在有之富川桂平多僮種來試者謂之僮童又鬱林有狼生數人夷兵擊曰狼兵

蓋守戍之夷久而占籍者謂之士俗非類又有狼之一種也

### 險地以車馬勝

後漢楊璇守零陵會稽桂陽賊衆攻掠郡縣璇制馬車數十乘以囊乘及載之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殺弓弩及戰令馬居前順風楊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奔突賊陣後車弓弩併發鉦鼓震天賊披靡駭走追斬無算吳其渠帥按桂陽在臨賀東臨賀屬蒼梧郡蓋賀盜而爲寇於瀟湘者然萌潰驕

### 西事瑣錄卷三

十六

四

田之間地勢險阻車馬本非所宜璇蓋用馬車衝突而兵車專殺弓弩鼓行而前使賊自亂步兵但乘勢追斬而已用車馬於難用之地出於賊之所不料亦一奇也

### 秦與蠻盟

秦時與蠻盟有云秦犯夷輸黃龍二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鐘其辭似嫚然夷無他猶點惟利中固財物如漢武時初通西南夷亦不過多以漢物贈之使自相結約不爲亂耳非必襲衣冠而繩之以漢法也及後

巴楚道通南越初定遂皆郡縣其地而設漢官以治之夷人不安其性驚疑叛時時殺漢吏歲發南方兵卒誅越叛者常萬餘人費皆仰給大司農初擊胡大司農賦稅專以奉戰士有擅賦之法至是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所過縣給僅能母之而已不敢復言擅賦法矣

### 諸獫狁狀

宋乾道間范成大帥廣西以恩信結諸獫狁爲開博易場諸獫狁狀云某等旣充山職當鈐束家丁男持棒

西事卷三

十一

女打麻任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豬不得對好翻非偷寒送暖上山同路下山同船男兒帶刀一點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側山側者殺戮也予嘗觀書稱五百里要服謂以要約羈繫服之非盟於神及周衰而後禘祫之說盛行始有就神誓以爲要結者如秦人詛楚亦以楚俗尚鬼莫以此動之也今粵中諸夷將有誓圖神殺牛聚衆對神盟誓嘗其一鬻者不敢易念其法使人忘死雖刀鋸不辭一聽其命於鬼愚亦甚矣

謂神之聽之好是正直豈神之在蠻中者亦爲沴氣所染悅太牢之饗而遽忌正直之好哉

### 木夾

蠻陷交趾虜經畧判官杜驥妻李瑤瑤宗室疏屬蠻遣瑤還邇邇木夾以還高駢驍極驕嫚又嶺南節度使辛諶遣徐雲虔使南詔南詔待之甚厚授以木夾遣還按桂海虞衡志紹興元年安南與廣西帥司及邕管通信間用兩漆板夾繫文書刻字其上謂之木夾據此則唐宋間西南夷皆用木夾遞文書矣又宣和書譜章孝規爲路魯瞻書木夾朱白續通典稱諸道州巡院傳遞勅書皆有木夾是木夾唐所常用不必西南夷也

### 木刻

夷人交易無文券止用木刻此意殊古然夷人信誓信神交易必就神誓故無敢爽易者又夷人有誓欲復及掠某村約某日集衆舉事先期刻木插於山之高處謂之挿牌偵知者亦得豫爲之備

### 刻木爲舟

易翼稱剡木爲舟今西方多有之取大木長一丈四五尺以上虛其中裁留首尾若槽形亦有昂首而銳其末者廣二三尺所受四五人或至六七人村民用以往來乘載小溪中無官渡之處遇輿馬則方舟而濟

西事瑣卷三

西事瑣卷四

鬱林太守外

鬱林太守外光武曾祖光武立四親廟於洛陽四親則春陵節侯買鬱林太守外鉅鹿都尉回南頓令欽也按長沙定王發生節侯買買生戴侯熊渠熊渠生考侯仁仁以南方卑濕徙封南陽之白水鄉與其族往居焉仁卒子敞嗣值莽篡國除而節侯少子外爲鬱林太守仍居春陵未徙徙外生鉅鹿都尉都尉生南頓令南頓娶樊重之女生續仲與光武少孤常育於從父良續後起兵發春陵子弟得六七千人以從長沙春陵之派亦繁盛矣又更始戴侯之曾孫於光武爲同高祖兄弟更始卽位以族父良爲國三老則續兄弟所從育者也

伏波銅鼓

舊府中有伏波將軍所鑄銅鼓其一尚存其形不似今制深三尺許面徑可三尺五寸旁圓漸縮如腰形復微展而稍舍其口似今人家竹焙篝體絕薄純綠色紋甚構古面環邊作龜足十數昂首如欲跳狀中

受擊處亦平但畧厚如鏡耳已有斷裂痕擊之聲不甚發聞一完好者近爲稅監獻之 內庭所懸木架尚存堂之左右有銅鑄狼機數柄倒於地製亦精必非近時物矣制府廳事左右亦有銅鼓兩架徑之小可減半而製作色質無異出入遙見之竊識之同異不得就而辨焉

嶺表錄異唐時有牧童聞田中蛤鳴往捕之蛤跳入深穴乃鑿窗塚掘之得銅鼓其旁多鑄鼉之狀正與今總府所見者合當是原有此體製今銅鼓兩尊

西事錄卷四

二

真黔皆有之又或以爲諸葛武侯者不必盡伏波也

夷俗最尚銅鼓時時擊之以爲樂土人偶於土中掘得輒稱是伏波將軍或諸葛丞相所藏者土豪富室必爭重價求購卽至百牛不惜與售賈骨董者必異

伏波字學

馬伏波誠子書見文學之工然亦精字學嘗上書言伏波印文之誤遂下大司空盡正天下印章且如銅柱六字能令交人至今培護不敢移動傷損華夷之界諒古不亂智識大非尋常可及

悲哉

意改南方在處有之而桂柳之間覓之甚艱度見篇而南見有生道旁小澗邊者土人亦莫之采也伏波懼功之不成而死想上霧下濕驚跼墮水中臥時多餌此然比土不濕載之數車何用又嘗謂丈夫當鼻骨沙場欲以馬革裹屍骨既暴矣何必裹之而歸或謂如子瞻言劉伶忘死未忘骸者然邪顏平原握拳透爪暴中丞斷索前行則骸亦未可便謂無知但不必作有觀耳

西事錄卷四

三

西嶽書

李衛公少時憤隋之亂作書上西嶽語甚激昂後爲桂州行兵總管時嘗手書刻於石上今訪之不得其處

象江石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惟石六其三聳而上銳又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又一空而隱外若癭瘻殃疴病不好物者又一色紺冰而理平漫漶之可好聲璠爲象江守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

後還長安無家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費俸錢六十萬番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李義山記之如此但不知寄止時六石置之何處

### 鬱林石

陸績爲鬱林守歸舟輕於岸上取巨石壓之人稱之曰陸公鬱林石在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家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卽此也後御史樊祉輦之院前以亭覆之號曰廉石吳匏菴爲之記又甫里白蓮寺亦有石名鬱林者尚在鬱林象江二守俱清德然象江鮮聞而

### 鬱林之名更著亦嗜好者之爲累也

四

哭劉黃詩

劉黃字士華常對策極言宦官之禍宦人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於柳李商隱時依桂管觀察鄭亞府爲判官哭以詩云一叫千回百天高不可聞又曰已爲秦逐客更作楚冤魂其詞悲切之甚商隱又有詩上帝深居閉九關巫咸不下問舍寬廣陵別後春濤隔滄浦書來秋雨翻只有安仁能作誄何曾宋玉解招魂平生風義讓卿文次同君哭寢門

### 龍城錄非柳州筆

龍城錄所記止二則是龍城事其一云柳州舊有鬼名五通余初不之信因發篋易衣盡爲灰燼乃爲文醮訴於帝自是邪恠遂絕其一羅池比役者得白石上有刻文可辨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山左首福土祇制九醜余不詳其理特欲隱于於斯歟此錄或謂筆力柔弱乃王性之僞作然其叙事間頗有韻不俗今趙師雄梅花夢明皇廣寒宮及趙昱斬蛟諸常談皆其所傳者

### 梓人傳

五

梓人傳以喻相之任人文亦絕唱按周禮攻木之工五梓人其一也梓人爲箕虞之屬又尚書若作梓材惟其塗丹艘皆言作器又莊子梓慶爲鐻見之者驚猶鬼神錄卽虞也義取作室則梓人之義當正

### 趙清獻自警

趙悅道嘗判宜州劉器之曰余謫嶺表慨然未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君實言北人處烟瘴惟絕嗜欲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

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警自儆臥於下而使父母  
儼然臨之漬亦甚矣嘗見他處載清獻悅一營妓命  
老兵往召之已復遣從至再徘徊燈下以待久之忽  
大聲曰趙抃不得無理遂令亟呼老兵老兵應聲而  
入公問曰汝何爲尚在此老兵曰知相公必悔故未  
往爾清獻悅厚賜之胡澹菴上書力排和議乞斬檜  
等誦領外後編管昭州移衡州飲相潭胡氏屬意侍  
妓黎倩刺之者有十年浮海一身輕歸對黎澹菴有  
情之句澹菴之正氣剛腸老而彌篤未可輕議第此

南事瑣卷四

六

關難破賢者多不能免蘇典屬娶胡婦或以重宗祀  
爲解班定遠娶婦而去之則畏讒之故也文信公守  
贛姬侍滿前自起兵勤王盡屏去之自是烈丈夫之  
事人炎熾然之時忽轉一念煙消燼滅此非易事昔  
人謂人生於情焉能無情其發不諱其去如脫正其  
可告天於夜而異夫飾節昭昭者也

鄒志完母

鄒浩志完初以論劉賢妃不宜立除名編管新州後  
召還徽宗首及諫立后事添加獎歎詞諫草安在對

曰臣久已焚之時有識者謂志完之禍自此矣後蔡  
京用事遂使其黨僞爲浩疏激帝遂安置昭州浩初  
除諫官入自其母母以盡忠勉之在昭州示兒詩有  
遼家知有時及用爲祖母壽之句則志完之出涕固  
自有爲非謂領海之外能死人也志完在昭州居僊  
宮領下迫江江水不可食嘗數里外汲之甚艱所居  
忽有泉湧出因名感應泉會赦還泉亦涸

昭州僊州別詩

志完又有別昭州詩江山本無情別去亦何語向來

西事瑣卷四

七

喪氣中食息三月許來非吾所求去非吾所禦回首  
謝江山吾今若輕舉此應與謫時垂涕之意客同籠  
羽鶴魂歸林縱翼不覺意之適而聲之和情固應爾  
然不如蘇子瞻別黎氏詩我本僊耳民寄生蜀蜀州  
忽忽跨海去譬如事遠遊平生生死夢三者無多優  
知君不再見欲去且少留趣味悠然覺更長也

黃魯直作草

黃魯直不輕爲人作草在宜州有求無不得者或問  
之應曰昔在黔安園野人有以疾告者輒出囊中上

藥予之或曰良藥可惜以啗庸人笑而應之曰有不庸者可引來聞者絕倒然非戲語良醫治富貴人及聰巧者鮮效而治庸人常效古法書之得意者藥草上如蘭亭及徐姪文郭僕射爭坐位之類是也予行謂作字書壁不如展卷醒前不如醉後對客揮毫不如幽窗自運案頭禿毫燭墨任意偶作數行快甚爲人題卷軸即遠不如神弗全也又聞王榮老宦官觀州渡觀江風濤大作父老謂此江神極靈公舟中必有奇物當獻之乃得濟因取書所珎玉璽端硯諸

八

物投之皆弗止惟有魯直書蘇州詩視之曰我尚不識是寧識之耶卽投之風息水平一餉而濟鬼猶愛其遺墨宜州索書人識字豈不勝江中楮物也

魯直書范滂傳

東魯直書大書范滂傳字徑數寸筆勢飛動後趙思足得之寶置篋中遇名流輒求題跋魯直初編官宜州就居城內氏州倅余若者爲之經理舍僱趙四年有南樓之厄因爲若者書此蓋憤竇籍之禍也思定寶之後亦身罹此患溘死瘞鄰里其

似爲之兆者

宜州獄舍

黃魯直言余謫宜州半載官司謂不當居官舍中乃抱破入宿於城南所稅舍上無雨蓋下無風障市聲喧聒人以爲不堪全家本農使不從進士通籍士宦則田間廬舍正亦如是亦何所苦

方滋

胡澹菴編官昭州時士大夫多輕蔑不爲意不則亦畏避恐爲所累有方滋者本檢黨待之獨厚澹菴以

九

爲德檜死其室盡斥逐滋入京求一差還不得旁皇旅次澹菴偶與王梅溪語其事梅溪云此君子也與館中諸公訪之滋遂由此進用

不談風月

羅大經初掾容州後爲旂旌叟幕客一日旂叟會僚屬謂之曰今日之集不談風月亦不論文章且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大經從容曰若談鄒魯孔孟之文章澆以光風霽月之胃次施之於政當有本末先後旂叟善之此語卽宋人所謂有吾與點也之意說

去病良是佳事但強作此見至肩金沙終為眼瞽智故故紛起障礙滋多非行所無事者也

### 狄武襄遠見

懷智高敗積尸於城為京觀尸有衣金龍末者又得金龍植於傍眾謂懷智高已死欲以上聞狄武襄曰安知非詐寧失智高不可欺朝廷以貪功也近滇中阿克鄭舉之亂停有與克貌肖者彼中遂以上聞已而克舉獲於蜀中乃知武襄之見甚遠

### 程大中投妖

西事瑣卷四

十

程大中珣皇祐間知夔州時得賊希範為亂就誅忽傳其神降當為我立祠眾信之迎其神於夔病詰之皆曰比者過潯潯守以為妖投之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禮焉珣立使投之順流而下其妄乃息

### 滕陰夢

恭觀少遊紹聖初謫監處州酒稅復削職編管橫州嘗醉宿海寧橋人家作醉云喚起一聲人俏衾冷夢寒窻曉燈雨迤海寧春色又添多少社鷺釀成微笑生被柳風共鶯兒傾倒急投林醉鄉廣大人間小

又徙雷州放還至藤州觀堂夢中作辭云山露添花  
花動一山春色行到水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  
面化龍蛇天矯掛晴碧醉臥古藤陰下香不知用北  
時觀已病是日偶為客述之因索水水至不能飲笑  
視之而卒

### 文信公後裔

鬱林有文丞相祠州有文姓者謂是公裔然公子道生佛生環生前後相繼天歿過南安時遣人告墓以弟壁之子陞為祠寄壁詩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

西事瑣卷四

十一

見然六歌中又有汝兄十三騎鯨魚汝今知在三歲無不知又何所指也壁既以城降元陞後亦為元學士使望海道卒弔者有地下脩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之句

### 元順帝

元順帝受歡帖睦爾明宗長子嘗被護徙高麗居島中一年復移廣西靜江不得立立其弟寧宗寧宗崩帝年十三皇后命書右丞相闊里吉里迎帝于靜江會燕帖木兒專國遷延數月事皆決于燕帖木兒



奏皇后行之燕帖木兒死乃定議立三十六年我

大明兵克燕都還歸沙漠

初帝貶居靜江大圓寺舟過劉家山有三獼猴拜于岸若有所獻者帝接取之皆山果也因載至寺放之復山每日令人飯之鞭引羣而至人號之曰獼猴寺獼猴者謂非大猿蓋戲語也國猿與元皆同音元之失中國而還爲胡兆已先見于此

### 遜國記

建文帝既遜國削髮披緇自湖蜀入湘已復游蜀歷

西華瑯卷四

十二

滇最後來西越居慶遠西竺寺時有視衛象彭英者曾侍衛帝或傳有異僧至英訪之心知其爲帝也嗚咽不自勝饋蒸羊起作偈繞而誦之乃食英復多所贈帝解所乘馬駒之作偈云蹴路人間知幾年艱難險阻共周旋我今別爾東西去何日相逢堯率天帝去馬悲鳴跳躑而死既而居橫州壽佛寺九十五年人莫知者常親背門扁萬山第一四大字已又居南寧陳步江寺中又去之恩恩州後自恩恩出驛遂還京流老節居之西內壽佛有其遺詩聞龍樛言聲頓

敲矢看黃屋佳園歌南來瘴嶺千尋險北望六門萬

里遙款段久忘飛翼輩衆衆已換家龍袍百官侍從

歸何處惟有羣鷄早晚朝又風塵憶昔忽南倭天命

潛移四海心鳳去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

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夜自沉遙想禁城今夕月

六宮猶望翠華臨或謂此詩後人附會爲之非帝作

帝既削跡潛流不應自露跟徑然遜國記稱建文君

秀穎能詩高祖使賦新月曰誰將玉指甲抓破碧

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則帝之始未盡此數

西華瑯卷四

十三

語矣帝繼體守文實爲令主而任用非人變易舊典

削奪親屬以致前徒倒戈削緇奔播天命有歸若或

使之夫豈人力也哉

### 程濟

又建文時有程濟者朝邑人爲岳池論通術數常上

言尅期言比兵且起帝囚之後以爲翰林院編脩護

諸將軍金川失守帝急召濟問計濟曰天數已定惟

出走可免濟從帝歷遊滇廣數遇險皆以術脫去既

隨帝還至南京人尚有識者後莫知所終則謂賦之

側必有濟在今不可考矣

初徐州之捷諸將勒石叙戰功及統軍姓名一夕濟遣人往碑下設祭人莫測其故 文皇過徐見碑怒令人以鐵椎椎碎之再椎遂曰止止爲我錄碑文來已而按碑族之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適當椎處其祭碑蓋禱之也

### 平田州碑

王文成公平田州勒石于田復手書于邕管書院之壁舊以紙格覆之于初行部至邕謁公廟貌未知之

西事瑣卷四

古

三十五

也既而間有問及者及再往始得其實是歲邕州大雨電城中屋瓦皆盡聞書院向未葺治校畢趣往謁令啓格觀之見其端勁古峭絕不作華媚態而溫潤含蓄之意自溢於柱掠波磔之表使人肅然起敬不敢狎視不知當日親炙光儀又當作何狀也然祠像乃肖先生之容而成者予得再瞻禮焉典刑具在不可謂不幸矣聞公書時掘地使深以運筆勢其用心如此今字畫頗爲雨漏所駁間已有不辨者予語宣化令孫君宜作一善計令護持可久聞蘇子瞻報恩

寺僧壁書僧厚亦以紙覆于廟禁之後得以獨全予往過東林寺見先生壁間作寺僧甚珍護之客至輒就指點此雖有紙格之蔽顧終歲不啓與閣中之匾何別然蘇壁宜和間昇歸內院卒瘞夷虜此壁近百年與先生儀範煥然如在則先生之威靈自爲呵護無勞神物也

### 平田非文成本心

王文成平思田事後多遺議翁仁夫云公將薨時對某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然按公謝恩

西事瑣卷四

五

三十六

一疏極言兵不必用二豎不足誅土司不可去是其畫蚤已先定故入境卽遣人招之按公以十月至梧次年七月方抵邕從容十餘月蓋以緩其疑也至則日聚幕僚諸生講學人謂公假此縱敵意必密有指授公謝曰微苦兵久矣吾實招之非誘致也時蘇受業已倪首聽命爲小人索賂遂憤恚疑沮公不得不曲意徇所請二酋終受纓廩至用其犄角之力以平藤峽八寨此一着不幾稱完局哉公去而繼之者控馭不盡如策慮蘇驕縱斌主輯兵聚實張佑開之

制府虞之政以賄行動督嚴局遂任其縱橫攫攫束手而不敢問則所謂不鞭其後者也第于靖三廣江右之師久集兵勢張甚以公之威累乘之宜其取二首若狐兔從後事邇之謂當日之失誅爾譬之盜伺于垣其兄感以恩信招而入之因得其死力圖報捍逐他盜兄死而弟處之失宜盜復爲亂不能禁制遂追而怨其兄曰是胡不于當時亟殺之可無今日之患又如武侯既薨南人復反亦將曰是胡不于七擒時誅之也故蘇盧之猖狂再逞于文成之歿與孟獲

西事瑣卷四

十六

之不及僅止于武侯之身是皆不鞭其後者也

文成一日講良知萬物一體有問木石無情一體安在時湖廣兩宣慰特列所部兵願驕恣公因云如無故壞一木碎一石此心惻然顧惜便見良知同體及私欲錮蔽雖折人房屋挖人墳墓猶恬然不知痛癢此是失其本心宣慰聞之悚然

貪詐難使

岑伯高者文成親信指揮王佐之幕客舞智多詐知文成未有殺詐意私索蘇萬金蘇遂懷書自沮文成

有小侍見知之夜以告文成文成旁皇不寐晨亟使人語蘇母爲人所惑久始受撫已又納龍州趙楷之賂爲言楷當立文成信之以印授楷楷遂爲亂後數年翁仁夫萬達始以計誘致楷杖殺之伯高索賄之跡已著幾敗乃公事楷事又復信之其故謂何使貪使詐卽機畧若文成猶難之談豈容易哉

邊城

張七澤憲副言有邊城者餘姚人有神力而貌么磨尪悴若不勝衣者王文成公討思田八寨時攜之俱

西事瑣卷四

十七

西使入諸峒中窺動靜形勢粉一丐者往猥辱襁褓峒人不知也其悉知諸夷出沒及山川阨塞道路險隘多出其力已叙功文成欲官之城不願文成亦謂其福薄聽之稿之亦無多取文成殘不知所終初城自負其力褻糧之塞上求自效人莫之奇也歸至江許見有向江中慟哭者問之曰予官某縣簿攜家歸里江上遇巨盜妻女婢妾及所有俱空矣城故習知海上事因謂曰第得一小舟當爲汝取之其人亦駕一舟隨之去至某港城詢知盜舟所在而盜故乘巨

概方烹羊豕治具欲妻其女城從艇外呼不止盜問呼者爲誰從盜應曰吾者乞食耳盜曰何不與之城謂其非乞食者來欲求效用也盜召城登舟見其人纖穠已可笑乃問曰汝能武藝邪遂于舟前令城偏試之盜有銅鉞重百餘斤笑曰此物汝能用否城取鉞揮舞若不經力者衆盜聚觀城一鉞打其魁下水遂揮鉞亂擊殺數盜餘盜俱逸去遂盡壞其船之窓牖及他物見妻女相抱而哭遂趣令登簿船去簿抵江潯哭拜謝曰盡吾篋中金帛不足酬公也城不顧

西事瑣卷四

文

三

而去王文成聞之因物色城與之俱西

予聞邊城之事竊異焉其赴人之急似義亡所取似廉因盜之資似智不輕試似善藏其用至于有功而不受爵賞則庶幾有東海之風矣從以健有力奇城淺之乎視城也予故述其事而傳志之

### 龍光祝類文成

吉水龍光宦官縣志其子履祥從文成公游光遂亦執事焉其人故豪士而機謀迅發凡轉不驅視古昇多類類文成擒賊時出奇寔多田州之役公復徵

原缺

### 西事瑣卷五

#### 孝穆太后

孝穆皇太后質縣人初入宮在御妻刻憲廟御昭德宮幸之有娠萬貴妃百方苦楚胎竟不損託疾出居安樂堂以牀報遂誕 孝宗悼恭太子慶而萬貴妃未有子太監張敬計結貴妃官監段英乘間言之貴妃驚曰何不早告我遂啓上召見厚賜太后徙居永壽宮逾月赴貴妃觴飲未幾薨孝宗卽位尊諡爲孝穆皇太后訪求親屬之在廣西者太后本姓李說爲

西事瑣卷五

一

三

紀有李父成李父貴者冒承太后族先後授官賜第及金帛莊田奴婢甚衆久之事敗論如法於是封太后父爲慶元伯母唐氏伯夫人立祠桂林西郊外春秋仲丁遣官致祭按此與宋李宸妃事畧同太后受萬貴妃賜病而薨荆王儼亦謂宸妃死於非命第孝宗未常于貴妃仁宗子劉后而不自知其爲宸妃子以劉在中官故也劉子仁宗能容宸妃於既立十年之後亦可謂賢矣元儼謂其死於非命蓋必有說瑣錄稱萬貴妃請孝穆子母還宮未幾廷臣遂疏

請正位東朝 憲廟未許時孝穆已有疾矣 上命院使方賢等視治貞妃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見則孝穆之薨又似無可疑者顧其所生皆得一代之聖主此其爲尤異也

### 陳長孫經術

漢永平間陳元長孫以布衣伏闕疏稱范升等所駁左氏義皆斷截小文爇讀微辭挾殺摘蠶其弘美請復立左氏學上從之元厭難將軍欽之子欽治左氏與劉歆同時而各自爲家三輔決錄謂左氏春秋兩事珥卷五

### 二

遠在蒼梧蓋指欽也元繼其業元荒陬素士能用經術崛起與東觀諸儒頡頏諸名宿不能屈漢世表章經學網羅道廣野無伏賢殊令人可想也元子堅卿亦以左氏顯

### 馮當世

馮當世舉進士第二第一人沈文通時以文通貴胃不宜先寒士乃進當世第一而文通次之當時之抑貴胃而獎寒素若此

當世及第時尚未娶張堯佐負官掖勢欲以女妻之

不從力辭出守遂以將作監丞出通判荆南軍府事已而妻富鄭公女試知制誥遷鄭公當閣嫌拜龍圖待制知楊州久之始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

### 兄弟風慧

王應辰與安人慶元間以能誦九經作春秋語孟義兼通子史貢於禮部時年九歲後數年其弟應申亦九歲貢入前後試國子監中書省試俱免文解

### 兄弟盛事

蔣文定公冕以大禮不合移疾 上賜馳驛歸優禮

### 西事珥卷五

### 三

特厚今有司月給祿米與諫 上素諒公忠誠故不以忤旨爲罪也公之兄大司徒昇操履純白終始無玷二公天性友愛壘麓間雍雍肅睦至是俊游林泉之下怡怡款洽花萼輝映又皆以品望翕然爲當世所推重不獨各位之尊爲希覲者此宜爲西中數百年第一盛事

### 陶方伯平盜方略

陶方伯畧以父任除縣丞累著平盜功官至廣東左轄僉稱其每行兵兵不先知或前半年調衆食或前

月集兵械多疑兵多列寨屯守兵所調多寡無常賊不能測賊懼爲之備或邀兵卽不進稍懈弛或久不得耕間歸就食卽數路兵進亟掩之賊往往不能戰亦不及走不移時盡殲之每兵行署檄付裨將曰某封某日某時發及發始知進兵及兵所期地至則數路兵皆畢會所征之盜無能遁者

### 馮中丞還妾

馮中丞俊剛明寡欲能任大事爲廣東方伯時西省有張姓者流寓其地夫人吳氏廉知其有女念俊無

### 西事瑣卷五

### 四

三

姬侍欲爲置之而憚於發言偶俊詣梧州謁督府遂以厚禮娶之盛爲治奩飾比俊歸將入寢見一妹侍側驚問故夫人從容曰吾不能早暮事公特置此侍巾櫛幸今夕吉辰也俊曰夫人意甚善但今日吾尚有事請少待遂出宿於庫明日召女之父母以其女歸並粧奩奩具俱昇之令擇婿改嫁父母感泣而去

### 韋侍御

韋侍御廣宜山人去官家居郭外村落有故人按部至命駕訪之方自漁于江前導者問韋御史家安在

廣指曰前村是也嗣從旣過乃登岸疾走從後入衣冠出肅客客曰公何汗甚廣曰適在近村聞公至亟走歸力疲爾左右竊曰好似江邊打漁人

### 節記吳司空二事

吳司空廷舉字獻臣令順德時潔已愛民強項執法雖兩臺指無所徇御史汪宗器者尤惡之邑有鄉大夫二子犯盜俱論死鄉大夫故以廉直聞公遂生其少子榜門示辱後此人改行爲善士遂赦其未御史捕此人令自誣行賂欲以坐廷舉此人答曰死自盜

### 西事瑣卷五

### 五

三

分不敢誣廉令鍛鍊垂死終無語事遂釋後量移同知以去廷舉初在太學與南城羅玘善兄事之玘病痢僕死廷舉日煮藥餌飲之身負登廊上下晝夜十數反玘旣瘞遂同舉進士語人曰玘四十年前生我者父母後皆獻臣生我也

### 私財賞功

沈希儀出兵多齎私財以行有先登與斬首者就陣賞之能得士死力故屢著奇功嘗笑曰人以貲財積賄賂博官我以貲財積首級博官豈爲非計

舒太史三生聞見

載籍所著輪迴事跡甚衆但取奇異駭聽不無附會如楊大年之爲武夷控鶴仙人蘇子瞻之爲西湖壽星寺老僧皆其自語然固事之必有者舒太史弘志再生其事相傳不一壬子春有名弘慈者來應里選名在錄中余召而詢之則果太史後身也太史以乙未辛子濟上時司馬公治河駐南旺未及視舍大年丙申那地州極邊有屬東蘭土目分轄彼中者嚴妻孕將就蓐前一夕夢有貴宦乘車黃纓羣從甚衆導至其家云借住數日當卽去質明舉一子右臂有青紋似墨跡甚明云尚書舒應龍之子其人故蠶蠹不識字抱兒就上舍辨之舍云此漢字也聞省中有貴宦是此名姓者遂以報州長州長頗知太史已化亟馳報司馬公公令人往視事果實因聞于當事令人抱兒至其家見字跡宛然遂擇保母乳之命以今名初司馬公候代真州代者乃楊公後山公令人齎符勅往是夕楊公夫人夢有少年宦客盛容服入揖之云老父之事惟老伯能明之楊夫人惘然莫知所謂

西事瑣卷五

六

二五五

西事瑣卷五

七

三五六

陳丞公全城蹟畧

三世矣此予得於聞見之真者故備志之  
陳丞公名文明潯之桂平人以明經太學除松溪丞時嘉靖壬戌倭分道入閩有三千人自溫州登陸所經禍安壽寧政和三縣不二決旬俱攻破遂以十二月初一日抵松溪勢張甚意可蹂而入耳令王公懼欲棄城去公謂松城頗完固今場圃初畢城中有餘蓄勢自可守何忍棄之乃集邑中諸豪計事咸願死守且戰遂分布乘陴而公自分北面蓋城三面臨溪

濶惟比面距山可乘也分既定乃以間出兵數與賊戰殺傷兩相當倭長在島銃伺間擊城中人而城中人亦用強弩毒矢射倭持數日令君議與倭和括民間金三千兩帛二百疋以謀往說倭倭佯許曰須張宴宴我縣官盡出陪坐先以名刺來投謀還報公怒謂吾堂堂大朝命吏豈與賊奴會宴者與典史區公俱不肯署名遂止以令名往初十日張宴城東洲上隔岸設坐募男子有威儀膽畧者僞爲令騎從導出陪之謀將庖人往治庖用竹簞來還白事賊笑不食

西事瑣卷五

八

先是賊攻政和政和丞督兵與戰戰敗父子皆被執是日賊取丞父子出反接洲上遙語曰是政和丞也曾以兵拒我者遂剝其肝生食之意在公也旣而進金帛不受酬以倭刀一公曰是欲屠吾城藉令不幸如政和丞爲賊所嚮食亦分也誓必死時時激厲邑衆皆感憤出涕會募遂應坑兵及溪源鄉兵各數百俱集賊覘有備佯緩兵爲欲去狀而陰治攻具作雲車雲梯成以二十二日未明詐以別梯緣南城而擁雲車自北進城上爭投下石及竹木之類拒令車不

得俾城賊于車上作轉輪飛梯水至數丈輒掀梯城上揮刀登陴閃爍炫目衆畏懼稍退公執刀前曰退者先戮之適張德者奮巨斧斫一賊下一賊繼上又斫之衆譁呼而前賊氣沮遂下斫石折其梯收民間竹燭葦數千燃之揮出車上竹受油漬久火熾不能卒滅遂反其車二十六日專用連梯齊附城而上遙以島銃擊城上人先日奮勇者皆遇害公豫令煮糞汁以待使人杓而潑之賊皆潰爛墜自相壓斃石亂下擊死者甚衆遂不得上二十八夜用大發頻擊賊

西事瑣卷五

九

營賊倉皇驚擾逃走久之始定于是力屈有去意會募浙之粟陽兵三百人至其兵進退有法紀律開整正月初二日戰于西嶺殺賊數十人賊念以爲自海洋登陸未嘗受刃若此初五日夜拔營避去仍由政和故道趨海上城獲以全是役也城圍三十五日建中無隻天來援非公奮不顧身誓衆鼓厲諸豪無所統一勢必不能堅持松旣失守建以西延以南人性緩弱輕脆驚之易動時莆陽之變倡獮甚人無固志南北聲勢相應閩事倍難收矣公功不獨在松在



西事瑣卷五

十

五

閩也當事既不急松又無援師故畧其事公以明經遷一小邑令長是故應爾所謂戰勝而履傷者非耶初力策戰守子從兄涇伯兄源皆從公親履行陣從子抗戰死家丁遇害者數人先奉政公室數謂涇曰非陳丞公覆巢之下寧有完卵今安得女曹偷餘魂相保以有今日也孺子其無忘之萬曆己酉子得命西中間道過里取邑志考之及閱禦倭錄俱止載廣西人父老亦莫能名其何許人知其陞縣令以去亦莫能名其何縣比歲校既周所得諸郡志多未備而

西事瑣卷五

十一

五

吾爲舊金也少時爲公門役事已五十餘年吾亦十往矣昨夢見之問公何爲來此公曰命吾來管兵耳善夫語之故老者曰公漳州桂平縣人居在郡城中夫人馬氏郡鉅姓有一子尚少吾嘗送眷至其家焉公後爲瓊州府感恩縣知縣善夫喜甚遂作書報子邑中一時閱傳以爲異謂公功德在松食饗祀于此神靈猶依依不去寔陰佑吾松人也子近校士至柳王司訓敦化桂平人因以其事詢之輩不知其邑先輩有此人矣久之來報云公號靜軒在感恩時以子幼拂衣歸歸數年卒子繼亦夭歿今無嗣餘俱與所述同

帥府老隸

震澤長語載總帥府有老隸鄭年性直敢言韓都督觀嘗醉後殺人年度不可殺者輒不殺俟其醒白以不敢遽殺之意觀甚重之山忠毅繼任有以年告者山進而問之年曰大人初到如清潔白袍一有沾汙終不可洗山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之彼必心懷疑忿若何年言居官驥貨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明

廷畏蠻子邪山笑而納之子謂此諒當與宋御史臺  
關吏執挺者同傳信廡役中亦有人也

### 三烈祠

三烈祠者銅仁劉時舉之姊辰秀及庶母張氏郭氏  
時舉父仁赴梧州別駕行至大墟病卒泊昭平堡  
時猛賊公感聚眾橫行江上劫殺得辰秀辰秀以緹  
囊投暗賊脫身赴水死張繼之郭又繼之賊怒盡殺  
其婢僕拽時舉以去時舉時年十三事在正德辛巳  
初金谿張賓祿與別駕有夙期及至知別駕已故家

### 西事瑣卷五

三

三

口遇害之狀泣曰死者長已一孤尚在何以脫之乃  
以金錢遺謀往贖時舉公感釋時舉從山後間道出  
當事義之給傳俾載耨車與其孤還銅仁有司以其  
事聞久之得旨旌之棹櫓令昭州祠三烈以勸時舉  
後舉孝廉再遷爲平樂同知正其遇難之處衆咸吃  
爲異云

### 姑姪雙烈

萬曆辛亥春陳民部原道歿於京邸其配計氏痛哭  
觸棺不死遂不食逾二日卒少司徒孫公具其事上

聞上令棹櫓旌之先是有計貞烈者卽計氏之姪

也適王憲副化憲副先令平遠以貞烈寄壽昌會田  
坑賊起憲副與賊戰於黃沙大勝之賊懼遣間至會  
昌謂王平遠亡矣貞烈聞而信之卽沐浴更衣以六  
歲子納妾懷中伏劍死事聞上亦賜棹櫓且令春秋  
祠祀兩節俱奇而出於姑姪則尤異也

### 寄衣詩

宜山吳某妻鄧氏夫以罪被逮赴省鄧以衣寄之作  
一絕云欲寄寒衣上帝都連宵裁翦眼模糊可憐寬

### 西事瑣卷五

三

三

窄無人試淚逐西風灑去途此與裁成先與小姑試  
者情又苦矣又嘗題畫菊云良工妙手任安排筆底  
移來紙上裁葉綠花黃長自媚等閒不引蝶蜂來風  
韻殊自可想有凜然不可犯之意非但閨中之秀然  
淑媛也

### 西事瑣卷五

西事珥卷六

占域稻

占域稻一名畚稻唐人詩五月畚田收大米是也田之亢者及高原皆可種西中在在有之即所謂刀耕火種者予鄉常有流客挾妻孥入深山中擇人所不耕之地墾而種之以自給鄉人亦呼之曰畚客但其米甚小而味頗澀硬不饒美可口鄉人水稻自足食不樂為之近稍有學種者雜之水稻中以售賣人然宋祥符中曾遣使就福建取三萬斛給兩浙江淮

西事珥卷六

以資田之苦旱者則此種蓋江以南藝有之矣

嘉禾

永樂間宋村嘉禾生禾結一石大如鷄卵人以金飾為酒盃後在鄧指揮家人猶有見之者今失所在

火耕水耨

漢武記又有火耕水耨應仲遠謂燒草下水種稻稻與草並生高七八寸因盡焚去復下水灌之草死稻獨長謂之火耕水耨江南多用此法西中人情惰窳草與稻長無芟耨之者又燒田而種曰畛野燒一曰

畛火

蒟醬

蒟醬本草注即檳榔菓子楊用脩以為非謂注檳榔菓子自名扶留藤見蜀都賦與蒟醬不同余觀廣州記謂其花實即蒟可為醬又謂扶留有三種一曰獲扶留其根甚美一曰南扶留一曰華菱俗皆呼曰蒟今俗所常食者皆蒟之葉蓋南扶留也而桂昭聞冬春則食蒟根復有香蒟葉蒟之別辛香尤甚云來自右江諸土司按記則此當為檳扶留若華菱宜自為

西事珥卷六

一種但似蒟爾

按史記王恢使唐蒙風曉南越南越食唐蒙以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師古云枸緣木而生子形似桑椹長一二寸味辛又唐本草注蒟蔓生葉似王瓜而厚大實如桑椹熟時正青長二三寸以蜜藏之辛香調五藏李心傳謂師古說為蜀本草注說為廣種又云其苗似浮留藤取葉合檳榔食之唐蒙所見則廣生殆蜀本也然云似浮留藤則浮留又為何物又云蒟醬之味大似華菱今人惟用華菱故鮮

知藹者則藹與華發殆非一種今亦未聞以藹為華  
茂者

貢鮮荔枝不自天寶始

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自荔枝來止知天寶間馳  
貢以悅妃子亦有謂妃子病齒為食荔多所致者然  
所貢皆蜀產也前人辨之已悉越中荔枝之貢其來  
宴遠漢和帝時南海貢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唐  
毛上書曰交州獻荔枝必鮮致之驛馬晝夜傳送至  
有虎狼之害頗仆死亡不絕道路然又非始於和帝初獻

西事瑣卷六

三

荔枝蓋自趙王佗若生致則漢武破南越因起扶荔宮  
荔枝併生故稱扶荔連年自交趾移栽宮內竟無活  
者而實歲貢不絕郵置道路罷敝極為民苦至安帝  
時始罷之杜子美詩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  
玉壺雲整布衣台背老醫生害馬翠眉須側生即荔  
枝也左思三都賦旁擬龍目側生荔枝害馬見莊子  
治天下亦去其害馬者而已

桂子不為異

西湖志天竺桂子之說謂起於唐然本草圖經云江

東諸處多於衢路間拾得桂子破之辛香相傳是月

中下者又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常銜桂實

歸於南土南方月路故也其說甚怪南方桂樹實皆

有子子結以二月道署中十餘樹每歲結子滿枝形

似撒攪而小與國經合但味不中吻未有緣樹窺之

者俟其落始見之殊不為異也然國經亦謂自月中

下豈桂之有子者自一種類以非所常見而異之耶

若靈隱所記謂其繁如雨備五色殼如芡實與今所

常見者不類又張君房為錢塘今夜宿月輪山寺僧報云

西事瑣卷六

四

桂子下塔遠起望之紛如煙霧四旋成穗散墜如牽牛

子黃白相間與靈隱事正相類此蓋所謂雨婆羅子

者乃祥異偶值如雨粟雨珠雨麥雨魚之類寺僧不

知遽以桂子名之爾

桂薪

蘇子言未貴於玉薪貴於桂謂桂之芳馨不易得以

喻旅寓之苦而唐人詩則曰地富魚為米山芳桂是

煖俗呼沃土皆曰魚米子亦常有鰕蟹作蔬魚作飯

但應海熟即豐年之句蓋為居海墟者紀實嘗行部

外郡偶一日所進之薪半雜桂木因知山芳桂是樵  
亦非虛語

末利

末利一曰林厲一曰沒利又曰末麗番語相傳而譯  
字有不同者耳西中有寶珠末利番末利寶珠末利  
圓小而重瓣色不甚白其葉微黃番末利枝葉扶疎  
可愛花解畧開似海石榴附不起脊無刻房而香之  
之芳烈無異也佛書稱末利曰華鬘謂可用飾髮故  
子瞻在儋州見黎女競簪之詩云暗麝香人簪茉莉蓋謂

西事瑣卷六

五

此又梁草隱咏素馨詩細花穿弱縷盤同綠雲鬢素  
馨似末利差小二花皆可為髮飾者予嘗賦寶珠及  
番末利二首聊記於此奇葩曾向葉宮裁移疑從  
合浦來碧浪乍浮瓊深藏蠟香微點素紉裁露華不  
共較人落靈佩空隨漢女回每把花心傳暗麝幾番  
剖破蚌中胎石室珠末利不與天魔隊女羣還來漢  
殿獻清芬何年仙婢臨瓊觀是處佳人會碧雲素質  
似因天上散幽香只合月中聞自從恨失馬支後笑  
扶胡姬醉不釀石室末利

伊蘭樹蘭

賽蘭花如魚子又如金粟芳馨郁烈所置之處香數  
日不散楊用脩謂佛經云天末香莫若牛頭栴檀天  
澤香莫若麝糖蜜陸天華香莫若蔡蒲伊蘭伊蘭即  
賽蘭也佛書又云如牛頭栴檀生伊蘭叢中伊蘭臭  
若胖死食者發狂而死是惡草亦有伊蘭之名賽蘭  
莖生草屬西中有又一種樹生者枝幹稍紫絕類槐  
子而花之狀則與賽蘭無異芳烈不讓土人謂之樹  
蘭

西事瑣卷六

六

枕柳樹

李德裕詩枕柳樹葉暗壁溪枕柳身似桄榔而色綠  
似竹亦有綠自裏薄似絳縐高七八丈亭亭直上葉  
大如掌皆攢於樹之杪甚濃密其杪抽絲蔓千百條  
長丈餘垂下如縷綈綈可玩土人云高二三丈時別  
其心粉之作起甚美南中樹此種形之最異者張允  
齡詩里樹枕柳出謂其特高出羣木之表也

娑羅樹

舊云潯州官園有娑羅樹一株甚巨每枝生葉七片

有花穗甚長而黃秋後結實如栗可食正所謂七葉樹也予詢之莫知其處李邕進逆羅樹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權穎建章布葉重陰比月之丹桂連枝即影對天上之白榆東序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蓋異樹也佛書一曰菩提樹一曰波羅樹又月中樹影皆曰閻浮山婆娑樹影所映一樹而異名爾

### 瓊枝

木綿樹一名瓊枝大可合抱高數丈花紅似山茶而

### 西事類卷六

七

益黃邑解極厚春初葉未舒時花開滿樹望之爛然如錦又如火之燒空既結實大似酒杯擎其茸如細蟲半吐於杯之口與江南歲暮者異唐王獻詩纖錢飛出木綿花蓋其盛開之時正與春社相值又李商隱木綿花飛鷓鴣啼則花盡葉長春已老矣

### 木蜜

枳椇一名木蜜義疏云樹高丈似白楊在山中有子著枝端大似指長數寸赤如珊瑚噉之甘美如飴入九月熟謂之木蜜本從江南來或曰其木能令酒薄

若以為柱則室內酒皆薄即國經所謂接骨木也

### 越路之苗

呂氏春秋和之美者有越路之苗莊注朝菌故生芝也朝菌一曰難菌即今溲中之雞塊是集韻塊土菌也製者鳥飛而縮其足菌象之故名然菌之類甚衆無如香菌為最香菌一曰香蕈粵中頗多皆地自出者有土氣不甚美予家閩浙之界里人有業此者以人力為之其法入深山中擇木之界里人有業此者以者斫而仆之用斧細斫如魚鱗仍以枝葉厚衣其上

### 西事類卷六

八

三年葉清盡算始出五六年而歲九年十年盡矣常以首春入山中摘取焙而苞之以售浙賈蓋需發聲菌始出也近點者於冬至後潛往擊木之兩端則臘初早出盜取以去今土人亦先期往守之予常見有大如筍而厚至四五寸者然古人用以調和非專爲食也

### 玉枕菇

嶺外諸菌甚美多發深山石谷得之根梢駢屬有重至數十斛者味極甘饒名玉枕菇又曰玉延文公云

欲付玉廷無好語

石髮

南中水底有草名石髮隨月盛衰每月三四日始生如髮至八九日以後可採食月晦潰盡次月復生

五月菊

予鉤校至潯時已近午節署階前列菊二盆開花甚盛詢之云都學傳齋頭數十盆獨此二盆忽花非常穠也異之為賦一詩記此五月能開九月花最憐矣日有寒葩閒看簪樣休爭麗靜伴畦蘭併茁芽傍節

西書輯卷六

九

未酒愁乏酒落英還取帛懷沙從來仙種多靈幻不與人間管歲華

班竹

班竹有紋如人指上螺世謂二妃泊痕所清唐人詩湘竹舊班思帝子然猶志楚事也桂州實多此種檀弓齊蘇蒼悟之野三妃未之從馬洞庭君山遠有湘妃墓已為訛謬况嶺右又南狩之所未至者乎予問之士人竹生有綠蘇綠之久而竹漸老蘇綠處遂成班紋須洗刷去之紋始出

簕竹

南越志簕竹一曰丹竹大而薄節長丈餘按禹貢琤琕篠簕疏云竹闊節曰簕簕竹即簕也土人用以編簕故名簕竹簕粵人謂之笙以桃竹為之謂之桃生

簕簕

慧筴亦曰簕筴舊云出思牢國又一名澗勒質薄而空大者踰二寸澗可挫瓜久則以漿水漬之還復快利坡詩倦看澗勒暗壁村謂此又李商隱有射魚詩云思牢弩箭磨青石鏤額壁奴三虎力則簕筴亦中

西書輯卷六

十

箭材矣

良馬

紹興間廣西進馬十匹上留一匹餘付殿前司謂輔臣曰朕所留一匹不減代北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盡西北也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馬皆取之國中而已今必於所歷之地求馬則馬政不脩之故也高宗此論可謂得馬之情矣然西中實多良馬歲所貢以朱提代之而官司民間所畜皆箭材祇充下乘惟諸七司之權舉者不難購以重賞往往

有之四五百金者然不以供上即備法乘而祇以資踐踞踞踞助鶴張之性與辱於奴隸之手何異是亦馬之厄也

### 象畏犬鼠

南人言象忌犬聲獵者每裹糧登高樹結巢伺之象過作犬吠象悉舉鼻吼叫立守不復去經五六日困甚倒其下因殺之予聞之川南貢象者云象極畏鼠每首象作船今僅容一象船前別豎一橋樑工懸一木鼠用機運之伺象欲動時輒下繩鼠緣橋而下象

### 西事瑣錄卷六

十一

遂凝視不敢動蓋象一動則身覆矣一云象目細畏火村落民酒熟則尋香而朱破壁入飲居人苦之且所遇亦言禾稼常以長竹竿夾火逐之象輒去

### 虎銜斷罪

榕神記稱扶南王范尋養數虎於大雲山以罪人投之無罪者虎不食乃赦之又於池養鱷魚十數頭投之如大雲法書記玄奘西域志謂夷國有罪者使象殺之象垂涕不忍以鎮錐刺象象不勝痛楚乃鼻吸取其人高擲空下以齒承之身首殊異夷中或有此

法然樂府有虎欲噬人不避賢豪之語雖每以尾擊岸上人而食之豈敢擇理之曲者果爾則能饒神羊亦不謂之異矣

### 虎不噬人

梧志載靖康丙午有客來博白時虎未傷人獨村落間藉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棄而走客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虛來瞰籬客阻民曰此何足懼從籬傍叱之視猶犬羊從流寓日衆浸傷人且噬人矣豈民俗由淳而薄虎亦由馴而猛惡邪有村民語予

### 西事瑣錄卷六

十二

民有二子一年十六一纔十歲同上山拾橡忽有虎至幼者執前撫弄之虎不動既而呼長者長者顧見虎踉蹌走虎追之適山下暮羣羣野齋聲喊逐乃去二子得全虎不噬弄者而追走者何也物之制以氣而感以機機動則白臨不下機息則猛獸可馴氣勝而欲按之與氣不勝而欲避之皆機也利害趨舍滑亂其心有不為單豹之養者鮮矣

### 智不如麋

他言言麋之香在腦人逐之急則挾其腦投諸奔逐



者趨焉因逸去令尹子文曰人以賄亡其身何智之不如庸也子詢之獵者云麋食香草至冬而香滿入春則臍輒急瘰悶跳躍不可禁故剔去之耳剔出之香甚難得其處草木皆焦今所得類殺而取之者

茅犀

文王繫辭於卦下曰彖彖豕之大者耳漑漑大如掌行則搖動鼓播自聽其目有微悅發揚之意一曰彖茅犀也狀似犀而角小善知吉凶交廣間有之上人呼曰儲神

西事類卷六

七

糖牛

糖牛嗜鹽土人以手裹鹽入穴探之其角如墨夷人用以為甲

州留

鬱林異物志曰州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豚角如擔才衛護其犢與虎為讎水牛之為州留其名甚異

山獼

山獼性淫毒凡山中有此物諸牝獸悉避去獼無偶其骨能解箭毒斫其骨少許敷毒處立消有抱木而

枯死者其功尤速岷嶺甚貴之一枚值金一兩私貨出界者罪死又為補助要藥土人號之曰掃翅春時獼女數十散嘯山谷採藥拾菜獼聞即躍抱其身次骨牢不可解因扼殺之驗之法令婦人摩手極熱取置掌心以氣呵之輒迴然而動蓋為陰氣所感故耳他處人多以猴胎鼠撲偽為售之

山羊

山羊出平樂深山中其血能治撲跌傷損及諸血症以一分許調酒飲之神效土人云見人則決驟而去

西事類卷六

十四

跳躍迅非足力所及須密布繩草間買其足始能生得刺取其血乾而藏之亦甚貴不易得也

鳥欲盡人

南齊異物志云翠為高巢以避患及生子愛之恐墜移巢稍下子長毛羽又益愛之更作下巢人因就而取之翠以羽亡而自愛其羽特甚東坡謂禽鳥太遠於人其子必有蛇鼠鴟鵂之患人苟不殺自樂與人親就其不敢近人者以人人之甚於蛇鴟也翠之屢移下巢亦欲近人之意不知人之為蛇鴟更愈急爾

翾翾翾翾追骨而栖其近人尤甚於翠而人與之忘何也愛其羽忘其身蚘以珠割象以齒焚古人於此三致意焉良有以也

### 鳳凰

南漢時邕州鳳凰見然博白有遠村號綠舍者皆高山大樹人跡少至斗米僅值一二錢以深遠險峻不得出也村民嘗自謂其山多鳳大如鷲五色有冠而尾甚長罕居大樹之巔晴明則雙飛而出所過諸鳥斂翼僂首伏不敢鳴者久之又太平亦時時有見者

### 西事瑣卷六

十五

俗呼為大頭鳳謂飛則羽翮翬翬若轉輪又至正間宜州迷昆鄉有鳳見羣鳥千餘隨之其一飛去一為獵人射之首大尺餘羽毛五色獻之帥府久而愈鮮是其見亦未便為瑞也古謂鳳凰生於丹穴信然

### 白州鳳

又鳳事記北宋景德間白州有三鳳自南來飛入城中羣鳥隨之至萬壽寺前棲於百尺木龍樹上身長九尺高五尺備五彩冠似金杯此與綠舍村人所云體狀巨細頗異鳳之種如所謂鸞鸞鸞之類自

不但為羣鳥所擁護與所過輒斂翼僂首信羽族之王也

### 鳳即鵬

華陰有鳳居山唐開元間鳳逐二龍至此龍墜地化清泉二道風憤而死僅以石函其骨瘞之山巔壘石為塔覆之景泰間鄉民取鵬石築城函遂露落函鳳脰骨長二尺股骨長一尺五寸色如玉鳳之食龍僅見於此按鵬元古鳳字記他處有謂鵬即鳳而鰓為魚子者莊周故多寓言南溟正謂南海也然釋典稱

### 西事瑣卷六

十六

翅鳥必下視龍命之將終者始搏而食之則鵬之為鳳亦一據也

### 鳳充銀

鳳之充銀事鮮見大畧仙經道書所載有之不足述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有云肉之美者丹山之南有鳳之九沃氏所食山海經云有沃之國沃氏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則鳳亦有常食之者

### 烏鳳

烏鳳如喜鵲色紺碧頭毛類雄雞頸頭有冠垂二弱

骨各長一尺四五寸鳴聲清越如蕭笙能變曲妙合宮商又能為百蟲之音生左右江溪峒中甚難得

### 孔雀

孔雀鳥之麗而貴者其麗不以朱黃而以青翠又金光閃爍獨異諸鳥尾叢出甚稠時展之大如車輪畫所不能盡其呼音曰都護

一曰孔雀性極妬雖馴極久見童男女看錦綺必趨啄之山棲則先擇有可容尾之處若天雨恐濕其尾珍惜之不肯驚舉遂為羅者所獲又驚者山雉也其

### 西事珥卷六

七

尾亦麗每臨水自映久而眩暈往往墮水中

### 鸛鵲能言

唐武德間有於藤州得馴鸛者能言語歌舞獻之上歲餘不語上恠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長禽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令送鸛還鸛禽屬亦知思親良可深念又太宗時林邑獻五色鸛鵲能言對上自訴苦寒會新遷進二美女魏徵謂不當受上曰林邑鸛鵲猶苦寒思歸況二女遠別其親乎遂令發遣來使皆歸之

鸛即秦吉了也聞有畜秦吉了者鸛之夷人吉了曰我漢禽也不之夷地遂憤而死一小鳥性之慧烈如此

### 鵲

鵲邕州朝天鋪及山深處有之形如鴝鵒差大黑身赤目聲如羯鼓遇毒蛇則鳴聲邦邦然蛇入石穴於穴外步作法有項石裂蛇出吞之秋冬間羽脫人以銀作指中取着銀瓶中不則指爛墮矢著人立死集於石石亦裂凡有鵲之處草木不生廣志云大如鴝毛

### 西事珥卷六

八

紫鯨色頸長七八寸食蝮蛇雄曰連目雌曰陰諧陸佃曰以鵲羽標酒飲之殺人惟犀角可解故有鵲之必有犀此天地所以制殺氣也

### 鯨齒

鯨魚尾有巨骨如鉤伺人行岸上以尾擊而食之李淳風感應經河有怪魚乃名為鯨其身已朽其齒三南州志云斬其首乾之極去其齒齒還更生又鯨一名忽雷

### 鰐鰕

潛牛魚類能上岸與牛鬪柳詩桂江秋水露鰓鱗大  
招亦有鰓鱗短狐王德駕說文鰓鱗狀如犛牛皮有  
文似即此物

### 婢妾魚

太荒山中有魚似嬰兒有帶長三四尺搖動有光號  
婢妾魚其狀甚異此即孩兒魚土人不識為此名爾  
然魚實有婢妾之稱者用脩謂江海間有魚每游必  
三前一後名曰婢妾楚辭魚鱗鱗兮腰子指此予  
玩楚辭之意是河伯餐畢將去而魚隨之非謂魚之

### 西事類卷六

十九

自相隨而為騰也楊說似鑿又唐人詩江魚羣從稱  
妻妾羣雁連行號弟兄魚不獨行每游泳必羣出詩  
稱衆難魚矣魚之稱妻妾正猶雁之號弟兄非又別  
有一種弟兄鴈也易稱貫魚以宮人寵亦是此意必  
江漢間原此名其所指者特常魚也偶因其名之類  
故及之

### 鬼魚

鬼魚似鱧種人餽殺取是魚以禱於鬼則勝醢而與  
人食之輒死有覺者亟請變人啖呪乃得蘇

### 蝮蛇

蝮蛇一曰蝮蛇見淮南子嘗見小說志橫州事者謂  
官司索蛇膽則命土人善捕者捕之以竹簣簣至公  
庭就膽所在用刀刺取之仍縫其創令合昇歸山間  
放之今殊不然得蛇以為能除風患則斃而食之矣  
蛇長八九丈人力不能制惟投以婦人衣則蟠伏不  
動或謂蛇性最淫故然蛇有三膽一附於肝者一水  
膽液不作甚色一膽隨月擊其處則隨至謂之護身  
膽惟此膽最佳記他書又謂膽刺取之後傷瘡復合

### 西事類卷六

二十

或捕者迫之急則仰示其創以明無膽捕者因遂舍  
去蓋蛇狀甚異人疑其有神不敢殺爾古事之不可  
執於今多此類予嘗作滿歌行有云脩蛇仰腹以全  
其軀蓋謂此也

### 短狐王虺

大招鰐鰕短狐王虺駕王虺一曰虺江北謂之虺江  
南謂之蜺天問雄虺九首倏忽焉在雄虺王虺也首  
大如臂背青腹赤有齒極毒嚙人立死短狐即蜺也  
淫女氣所感而生一日射影亦曰射工唐人云射工

巧伺遊人影博物志射工屢漬有至四者詩如鬼如域謂其物至小能隱形以中人象宵小陰害如慘甚於顯為毒者或曰似范而三足玄中記云長三四寸鴛鴦驚蟻蟾蜍皆食之

### 瓦蠟贊

海物志異名瓦蠟贊云蟻殼建瓴狀如渾沌錢文外眉而內渠按南史何胤與周顒論殺生云蟻殼外封眉目內缺贊語本此

### 蟻醢

## 西事輯卷六

主

粵人於山間掘出大蟻卵用以為謂之蟻子醬甚貴貴之非重客不以嘗按內則暇脩蟻醢即此

### 錦襪子

舊云百粵人以蝦蟇為上品疥者皮最美曰不可脫去錦襪子退之與子厚詩極狀蝦蟇之不應食子厚蓋甚好之故謂其甘如泰豹然自云後亦能稍稍則退之亦當食而美之矣蝦蟇之種甚多俗藥呼之曰蛤水蛤不可食今所常食者皆田蛤惟山蛤最美體稍大而股長膚白滑類蠶子皮黑色多疥所謂錦襪

子者蓋山蛤也

### 蛙臺抱芋羹

桂人有為御史者或謂之曰公所居之臺當曰蛙臺蓋饒其食蛙也御史曰比月中靈物用以奉養不勝黑面即哉黑面即謂承也一云百越人宴會最貴蝦蟇先於斧置水次下小芋候湯沸即下蝦蟇一一捧芋而熟呼為抱芋湯此說太異食蝦蟇必殺之去其腸胃乃中吻焉能抱芋

### 鬱林布

## 西事輯卷六

主

南史齊武帝乘龍舟游江中雖越命為帆結綠絲為帆綽以鎗石為足榜人皆著鬱林布作淡黃綺舞估客樂齋鬱林屬所轄甚廣然今西中絕無佳布不知當日所衣者何物

### 吉貝

吉貝有紫白二種亦有諸色相間者夷人多衣之班衣三子與斑衣者女皆所常着故以此名劉禹錫蠻女鉤輶音蠻衣斑斕布蓋謂此榜人所衣或即是物蠻方所貢亦誇示其異以為戲爾

按高貢楊州厥貢烏夷卉服厥篚織貝卉草也葛越木絲之屬木絲之精者謂之吉貝言其色之斑駁似貝葉今非合成自貝錦亦言錦之紋為貝也篚則為卉服精則為織貝精故篚之粵雖未入禹貢然織貝之上供其由來遠矣

### 龍鳳葛

鬱林葛南方稱為佳物機誕而縱長五六丈然質頗重厚似不甚宜暑原貢額不載萬曆十五年始令貢千疋已又令貢二千疋工部覆奏定每歲百疋近內

### 西事輯卷六

五

監教之織為龍鳳紋獻之葛之有龍鳳自此始

### 八蠶之繭

張文昌桂州詩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蠶按廣州記曰南一歲八蠶言其地暖蠶一歲八熟也吳郡賦云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繭觀文昌此詩則桂州蠶桑故歲不知何時廢之粵人寡生理淫僻易滋能以此力倡之亦生計民風所賴也

### 石鍾乳

崔饒州言石鍾乳以上出為良子厚辨之甚哲鍾乳

實產於石石體精麤疎畧尋尺使異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其依而產者性固不一也本經注以始興為上廣連澧柳諸州次之范成大云桂林桂宜融山谷中出遠勝連州蓋凡石脈湧處乳林融結下垂其端輕薄中出如舊管水乳且滴且結以竹管仰承之久而成質折取之最良子厚所謂其竅滑以夷其肌膚以折者然饒州好餌鍾乳卒以鍾乳敗石性礦悍久茹之水枯土裂心煩體燥未有不憤悶墜開以死者饒州亦一鑒也

### 西事輯卷六

五

### 雄黃

泗城州出雄黃近貴州安南街界上人攜出市之李愈憲文鳳謂其自滇歸道經其地親見有市雄黃屏風一護衣十屏風高尺五闊幾二尺護衣俱精緻以道遠累行李不能致土人又云其北有雄黃牀并卓面亦有堅可擣衣者聞宋時有得雄黃徑尺鑿以為異以此觀之則亦彼中常有物也

### 青精飯

青精飯一名南天燭用以染飯作黑色謂之烏飯社

詩豈無青精飯使我顏色好今夷人以社日相饋遺  
然又有染作青黃赤色以相雜者謂之五色飯社時  
草木茂長隨其色之可染而與飯相宜者為異爾

西事珥卷六

三

西事珥卷六

西事珥卷七

張丹霞

張自明建昌人宜州教授攝州事後授知州風流文  
雅宦蹟多可紀者一日集士民謂曰吾將入關矣士  
民隨之詣九龍山入一洞光景殊別有石碑題云宋  
刺史張公之墓錫磨宿構公飄然而入浮雲乍捲洞  
口漸合今其洞門僅容一人可進此與王喬玉棺降  
庭之事無異然既云仙去尚須棺與墓何也豈仙真  
游戲假此以幻世眼邪抑莊生所謂循斯須者也自

西事珥卷七

明游七星清秀諸洞有詩七星云玉洞沉沉鎖碧虛  
月華曾伴日華居刀圭影觸金丸彈蟬蛻形留錦鯉  
魚舊隱已荒三徑草儂人忽授數行書丹霞自有樓  
臺處十里松風可跨驢清秀巖云甲子循環各一時  
又逢青大護巖扉金壙城鎖理池遠蒼玉樓鋪錦地  
衣萬里天風生木末數聲相雁叫雲歸明朝天上秋  
期近問訊河邊織女機皆飄飄有雲外之致  
自明黃太史祠堂記云初度地有細民宅其旁夢有  
人云此非汝所得居亟去之及鳩工祠旁又一民夢

曰汝輩勿汙此次屋陰地數尺有器以錫汝民如言  
坎地得一古磬

### 盧德洪

自明寓京時有一僧來偈曰余姓盧名德洪宜州廣  
化寺僧闍君任吾州故來謁遂留談授一履而去云  
至宜以此履覓我自明游南山問德洪所在衆僧愕  
然云本僧不知去向久矣自明焚香祝曰汝有靈以  
香引我已而香拂山左右室往觀之有竅燈尤微明  
德洪坐化於內一履在前與所遺亡二始知其異

### 兩事瑣卷七

### 相山

相山寂照大師俗姓周名全真郴州人初游吳越謁  
師於雙徑得安樂法作偈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  
空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彫繼游羅浮最後訪勝得  
相山筍布臺因住持焉會昌汰釋氏師一夕生肉髻  
鬚髮併長乃衣紫霞衣入覆金山結庵而居刺史韋  
宙迎之四門各見其入莫辨其孰真也不寂時年百  
三十二歲其遺蜕在相山妙明塔萬曆初燹於大師  
院初塗以漆今諸蘭若塑其像皆作漆色亦可笑也

以色求師卽貌且幻又况漆乎然所稱無量壽佛經  
者著師生平行業及遺教於中不乏精義然多其徒  
之膚淺謬俗者附會成之如淨光菩薩儒童菩薩之  
類不足置一喙也

寂照以壽多人稱無量壽佛考之釋典以明而覺者  
曰熾盛光佛以文而覺曰無量壽佛則無量壽目有  
別義佛之壽不以年也

### 麓山道人

麓山道人嘗歐州學諸生見而叱之答曰莫欺閒客

### 兩事瑣卷七

### 二

也會作詩諸生授紙筆令吟之曰家住鰲頭最上山  
偶然蹤跡到塵寰不妨名利場中臥忙者自忙閒者  
自閒出門不知所之

### 賀州道人

顏博文字持約建炎中謫官賀州持約好延方士有  
客敝衣大冠數過顏輒出酒飲之他日邀顏出城外  
十里許入深山同坐石上謂顏曰偶獲名酒同公一  
醉袖出瓢取兩杯共酌各飲十四五杯其瓢纔受升  
餘而終日不竭始異之起再拜道人曰子可效然方



居遷謫當有以給朝夕即取書一編授顏圭峯長老  
宗密所注周易恭同契也中有化汞爲銀法試之果  
然後居廣州每詣海山樓買魚鰾放之朱丞相章彥  
時爲監司幹官謂顏曰公未脫散地俸入不多何以  
繼此曰吾得一蝦蟆法今數爲之道流過我者館之  
或經年須其自去以其餘爲放生之具此外不敢妄  
用丞相求觀顏令齋戒逮旦而往索水銀十兩置金  
中取紅粉末刀圭摻其上以炭燃之少焉汞汁躍出  
高數寸乃復下如是再三於四面施炭鼓輻弱之俄青焰

西事瑣卷七

四

上騰曰可笑鉗出擲下地稱之得銀十兩無少耗焉

僧景淳

僧景淳桂人元豐初獨居豫章乾明寺不畜侍者終  
日閉門聞鄰寺齋鐘卽造焉諸刹皆敬愛之陰雨不  
出則爲送食積二十年如一日淳詩如夜色中旬後  
虛堂坐幾更隔溪猿不叫當檻月初生又後夜客來  
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傷立草際一螢飛之類皆經  
機語似不可以詩僧目之者

日華君月華君

唐乾寧中臨賀令鄭冠卿赴調上桂一日步栖霞洞  
遇二道士揖俱入坐石上相與對飲奏樂飲已將辭  
去各贈以詩詩成道士曰方今四海鬪爭諸雄角立  
重歛贍兵蓋亦天數王喬許遜之徒皆臨官卽升道  
果汝其勉之出見二樵問洞中酒樂何如汝識之乎  
乃日華月華君也行數步已失所在冠卿遂絕名利  
退依馮乘壽至一百四歲

居思娥

思嚴山在貴縣南七十里山中有居思娥者入山

西事瑣卷七

五

恒見之不知名姓世代問之則曰此山中也人號  
之曰思嚴異人山多奇花異果味與常別取懷之輒

三小何山

三界神蛇

三界廟有小蛇十數背青腹赤目有火蜺綠神身及  
蟠繞藤香上人以手接而玩之甚馴習往來莫知其  
嚮有所願越期未賽者蛇輒至其家人驚曰神索願  
也初弘治間有許三界者平南人採樵自給偶登山  
得一衣非布非褐而渾身上下皆無縫因衣之歸衆

見駭之曰必仙衣也已能言人未來事禱晴雨輒應信奉之者甚衆制府聞之以爲妖懼其惑衆使人逮至覆之鍾下令厚環以薪舉火煨之徹夜次晨發鍾無有也三界夕已抵家謂其人曰我去也無爲若曹累迷不知所往

### 李龍宅

元至正間興業大李村有姓李者素好脩煉一日與妻自外家酣飲回至途中忽謂妻曰我體癢甚須過前溪一浴汝姑待之少頃風雨驟作妻趨前視之則徧體鱗出矣囑妻曰我歲一來歸當以米糕配我語畢欬然變爲龍騰空去後果歲一還其里里人禱之雨澤霑足禾稼豐稔人呼其宅曰李龍宅

### 龍母墳

龍母墳在容縣南二百里白花村沿澗而入層崖濺瀑飛下數十丈瀑之左羣巖盤踞稍夷處儼成一月堂龍母之墳在焉墳之東偏有小石池容水數斗石壁如削下臨懸湍不能容步羣流奔瀉百數十步乃匯爲深潭潭泓泓莫測龍蓋蟄伏于此初從人婦入山

### 西事瑣卷七

六

中久不返衆往覓之則爲龍所據陰雲罩幕旣歸所居常有寒氣人莫敢近婦不自覺也娠歲餘產一龍胞中無血止下水數升頃之雲霧交集騰舉而去婦亦無恙後數歲婦以病死方殯忽有龍自空中下盤旋蜿蜒數四遂擁其骸以去衆隨之至其地石忽自裂龍寘骸陷而入焉石復合後龍常至其家飛繞屋前後久之乃去

### 木客

平樂紫山高二百餘仞險不可攀山有木客似小兒行坐衣服不異於人時出市易作器與人無別子瞻詩云山中木客解吟詩志謂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與人交甚信意山高絕深廣人跡不到別自有此種類非鬼也又徐鉉謂鄱陽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時造阿房宮採木者此說亦屬附會木客詩云酒盡君莫沽壺乾我當餐城市多塵囂還山弄明月

### 野黃婆

邕宜以西有獸名曰野黃婆黃髮椎髻裸形跣足儼然一媼上下山谷如飛自腰以下有皮蓋膝若猿鼻

### 西事瑣卷七

七

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爲所竊者羣罵不絕口亦便還之其類皆雖無偶遇男子輒負去求合健者計誘擄之大壑中展轉不能起因集衆刺之至死以手護腰間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非白雕鏤然莫知其何用也

### 彭將軍祠鬼

成化間宜山諸生韋鵬與數友宿齋中夜半忽失夫而門窓關鍵如故徧求亡所得越三日於都指揮彭瑛壁寢得之數日始蘊語云是夜有二鬼拽之從窓櫺出過雉堞梁殿內出城入彭將軍祠置我於案鬼不知所之云

### 山怪

河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羣聚歌舞或吹笛戲方劇忽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闊三尺餘披髮鳥喙背有二翼俯觀羣童爲樂嬉然而笑垂舌長過腹羣童顧見大驚皆及走其人能夷語呼曰合合勿云仍歌舞吹笛以衆羣童復聚吹笛歌舞如故其人喜拊手大笑聲震林樾已而復垂舌久之始去

### 青妖

西志多載嘉靖丙辰間黑青之說此事自大江以南皆被其惑相傳有黑氣入室或爲飛蟲鳥獸間覺而有聲遭者輒逃閱不省擊之則火光迸散旋復合成一火毬衝簷而去氣盛者力與之搏若損皮膚流黃水不止則死用兵仗刺之卽反自傷又云其至必先作硫黃氣或如燒布絮氣予往聞之親中其害者云見陰雲中擁一馬首向鼻間旋繞數四細聲作人言云馬騮精人所爲馬騮精人所爲遂昏迷久之聞鑼聲始覺又云郡中捕得一道士用馬毛數莖燃結吹入人家門內其怪便作不敢寢之法止逐之去而已然患亦隨息按嘉隆間見記妖人馬祖師流寓湖之烏鎮民沈松家以幻術惑衆有物如蝴蝶入人家變幻飛走異狀擊之則刀杖傷人夜魘魘人至死其黨毛峯等數十輩誘惑愚民約以九月甲子起兵事洩衆政劉燾督兵擊賊追及南澤盡殲之獨祖師以術逸去事在丁巳九月此妖蓋其黨分之四方惑衆者粵右民風尚鬼宜其爲害獨甚也

### 西事瑣卷七

九

神爲虎

總兵趙輔征廣西時多虎出飲溪中輔引弓射之中一最渠者虎避去明日還卒於古廟見所主之神神箭箭在脇間趙以爲神令新其廟事見客座新聞

誠虎文

楊叔賓爲荊州幕時虎傷人楊就虎穴摩壘大刻誠虎文其畧曰嗚呼爾彪出境潛游云後改官鬱林州以書托知軍趙定猷虎文數本言嶺俗獷悍欲以化之荊門如啟遣人往揭次日鄉耆申摩崖樹裏大西事瑣卷七

蟲出敵殺打碑匠二人遂止以耆狀報叔賓

龍異

巖淋在太平之模村入巖二十步幽暗如晦夕有野龍潛伏其中村婦每欲見之則盛飾唱土歌入巖龍乃出馴柔若素習者入村婦懷中盤伏良久乃去間脫下遺麟婦珍藏而歸以爲獲神之貺若侮褻之卽雷雨驟至士人游觀則龍伏不出亦一怪事也

蛇異

嘉靖初慶遠府署守宿者見一長人驚怖聲呼移時

乃去尾之徐行入右江道古榕樹下遂不見次日知府王顯高親至見樹大十圍陰處數畝諦視榕根有竅出煙如縷乃令人伐樹得巨蛇十數殺之惟遂絕

木中笛聲

余靖知桂州時州境僻處林木陰茂凡數里月盈之夕輒聞笛音絕清遠土人云有此聲已數十年不詳何怪也使人夜聽之自一大栢樹中出乃伐取以爲枕笛聲如期而發甚寶惜之凡數年公之弟欲窮其莊命工解視則木有文理正如人吹笛在月下生雅西事瑣卷七

善畫者不能爲也重以膠合之遂不復有聲矣

飛來鐘

太平飛來鐘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沈希儀遣舍人劉動往相之欲掇取其銅造軍器未至鐘數百步仆地死

鐘與龍關

鐘與龍關之事古所載不一金木之精相戰理或有之象州清規院池中有龍居焉寺鐘常夜飛入水與龍鬪勝而歸則聲振林木偶一夕不回僧往視之見

龍雄踞鐘上寺隨廢水落清徹猶見其影

### 鬼姑神

南海小虞山有鬼母神一產十鬼朝產暮食之或曰今蒼梧鬼姑神是

### 樂將軍墓

杜式方爲桂州觀察使時西原賊反詔命郎中裴俞招撫裴令桂州押衙樂源與副將二人往傳詔命源儒者有氣誼賊師喜留宴稅其佩刀請之源雖自愛念欲招懷之不可拂其意遂解刀以贈賊帥酬小婢

### 西事瑣卷七

十三

詞六

二人副將誣源以軍中虛實告賊裴郎中大怒源具言本末辭色頗厲裴愈怒移書式方式方心知源冤陰勸其逃去源以無罪不肯式方畏郎中不得已灑泣厚致酒饌竟寘之法源將刑召妻子與別謂曰可置紙筆棺中當訴于帝問監刑者曰今何時曰日中源曰吾昏時便往賓州取副將明年四月殺裴郎中因舉頭謂執刀者曰爾慎勿折我頸折之卽殺爾其人不能拉其頸殺之忽驚厥仆地死數日後賓州副將以其日昏時暴得心痛死裴至明年四月亦卒其

年十月式方於毬場宴敕使忽語曰樂源何爲來此我亦無過索酒濕地祝之良久曰我知汝冤而竟殺亦我罪也遂不能語昇入州夜死今桂州南門外源死處方丈無草人因爲立樂將軍祠之

### 雷誅不孝

曾蠻宜山人事母不孝每食母惟少與之母常不得飽歲時祭享肉雖多皆不與母日與其妻罵詈甚至笞之數十母溺愛忍受之一日風雨驟至雷火焚蠻居室左右鄰俱無恙母髻樹一篋壁篋盡及髻獨無恙蠻夫婦懸半空中髮直上所居地裂一縫雷似豬形鑽入裂中者不勝數須臾雨止蠻夫婦墮昏倒本府以其事聞禁數日方死

### 藤縣民

藤縣民某失一雞疑爲鄰婦所攘疾聲罵語侵鄰婦鄰婦憤恚自縊死數年矣民偶過一處見有野蠶吐絲樹間往欲覓一物收取忽見鄰婦馳來罵之曰汝何得盜吾兩民驚懼仆地少頃甦歸使人往禳之則鄰婦所埋處也越數日其人死

### 西事瑣卷七

十三

詞六

隱山六洞

桂之西則隱山六洞爲最備載吳武陵記予嘗從二僚友往值雨而歸區中之緣亦自不偶因取吳記刪錄存之儻山靈不妬猶得一窺歷其勝云

西出門里許得小山山下得伏流北上四十餘步得石門左右側立自石門西行十步得北洞如室清縹若繪上有石窻下望千山如指自石室東迴三步得巖下有水泓然色最綠巖北壁半穴如門出門有潭表三十步潭有菱荷潭北十步得溪溪橫五里徑二

西事瑣卷七

十四

十四

百步可方舟渺然有江海趣魚龍灑潑鷗鷺浮汨如泰歷石門東南越小嶺石林危嶠夾脊自巖下十步得東巖自巖口直下二十步有水淺沙細草如織南望有結乳其白擁雪自巖西南上陟飛梯四十級有碧石盆二乳竇滴下可以酌飲又陟梯九級得白石盆盆色如玉盆間有水香其自自然可飲十人還自石盆東北上又十二級得石堂乳穗駢垂擊之鏗然作金玉聲自堂北出四步直西南入小峽得內洞東有石室如畫頂上方井弱翠輕綠便如藻繡自洞南下

仰觀東崖有疑乳如樓如閣如人如獸自樓閣斗下

七步次石渠渠深七十八尺渠上爲棹曲折縹緲三百步自渠直南抵絕壁斗下飛梯九盤及水北崖石閣峭甚綴以欄檻適可宴息自石閣還上絕壁西十步又得小洞儂行三十步左右壁有鍾乳或垂或滴壁窮有石室多白蝙蝠出小洞北上二十步得外洞壁下有石數十其面砥平間有凹鐫琴薦厥狀甚怪游人列坐肅若冰霰洞北七步臨西石門石門又西去三十九步得西洞洞深九十八尺北崖有道可容一

西事瑣卷七

十五

十五

航崖南有水若鏡纖鱗微甲悉可數識自西洞口南去一矢得南洞洞西壁可譖數十人其東有水輕風徐來微波蕩漾北上山頂盤曲五百步石狀如牛如馬如熊如羆劍者鼓者筇竿者壘甍者不可名狀石路四周而松蘿萃於西北

水月巖

水月巖在鬱林東南二十里張七澤云生平所窮歷以此爲最謂兩山欲合未合之間上露一道天光光曉曉如昧初曙下有澗流紆迴迴環與天光相應人

行石岸上而諸石若獅豹龍象奇詭萬態皆踞立踞伏於岸之左予聞之津津色動後閱梧志有記更詳因就志刪去其繁者錄存之以當臥游水月東距勾漏洞三十里骨脈嵌斷續至水月則石體愈瘦而峯峻更覺峻削西北首清潤濛濛曲折跨野橋渡洞入洞虛明爽豁坐可數百人石乳倒懸若瑯玕玲瓏錯布潤水徑其下奔激滴瀝有聲由巖右轉遠洞行爲陰洞秉炬入見水石益恠削爲芙蓉伸爲仙掌渦爲盤立爲柱飛翔變幻流泉紆鬱蒼壁下懸石若銅

西事瑀卷七

十六

音生

鼓擊其兩面作雌雄聲石竇出洞中水半坎火燭之魚鱗鱗可數已攀巖而上轉數折則出巖左西南向有峯拔起地草木森蔚洞在其腹是曰天馬洞中馬蹄跡莫紀其數皆入石二三寸許由天馬西行度兩峯抵釣天天洞洞門在山之半石廉利不堪步捫蘿僂僂遶石行手援足徒臨一小潭越潭始至洞臨潭水有石如類雲垂垂下叩之鏗然若考鍾復有石磬臺之則哀然若鳴玉洞之下復有洞撞之皆鏗答有聲已陟石登上洞軒豁敞朗天光入焉其廣可踞數

筵令人下擊諸石鼓鍾送響金玉間發飄飄乎真若生九霄而聽鈞天之奏

寶圭洞

寶圭洞卽勾漏正洞石室中王宸道君及葛真人石像五季時迎自南海者寶圭在石室東秉燭而入有丹竈牀几盤甕礪曰說形萬狀神募鬼刻非人間所有約半里至水涯循梯而下棹小舟以行波光澄明蒸藹溫暾嚴冬如三四月時舉首見一道光如長虹出天表乃石鏘透日影而下捨舟躡梯攀蘿上曲磴

西事瑀卷七

十七

音生

飛棧如瑤階玉埤小石細碎羅列如杯如掌又如楊梅荔枝充滿嶽壘莫可名狀轉仄僅容跬步直穿太陰洞後出山腹則寶圭之東洞中室曰蟠桃廣三四百步仰視高處不見其頂西小室洞朗外燭自然石榻平鋪疊架可眠可踞與東洞對正如兩掖

西事瑀卷七

西事瑣卷八

歷朝羈縻之法

按嶺嶠之西三代以前是爲荒服所謂南不盡衡山也至秦始皇置郡三漢置郡九然兩江黔峒之間羈縻夷苗尚未見諸載籍唐太宗既平突厥諸夷內屬始置州縣大者爲都督府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得自傳其子貢籍不上戶部皆屬邊州都督都護所領其隸嶺南者爲州九十有二而廣西桂林邕州二都督府所轄三十有二又有岑州黔州都督安南都護蜀

西事瑣卷八

一

三

愛撫水等州後又置橫山環州暨平樂興都諸郡皆蠻峒地尋廢宋皇祐初平僊智高因其疆域參以唐制分其種落大者爲州小者爲縣又小者爲峒凡五十餘所推其雄長者爲守領藉民爲壯丁以藩雜內郡防捍外蠻緩急追集備禦制如官軍其酋皆予世官分隸諸寨而總隸於提舉左江四寨二提舉右江四寨一提舉寨設知寨主簿各一掌諸峒財賦左江屯永平太平右江屯橫山掌諸峒煙丁以官兵護之有知州權州知縣知峒皆命於安撫若監司給文未

西事瑣卷八

二

三

記其大有同發遣權發遣之屬謂之官典各命於其州每村團又推一人爲長謂之主戶餘民皆稱提陀提陀猶言百姓也峒丁有爭各訟諸酋酋不能決訟諸寨或提舉又不能決訟諸酋管次至帥司而上皇祐以前知州補授不過都督兵馬使僅比徵校智高之亂峒人立功始有補班者元豐以後漸任中州官峒酋多寄籍內地納粟授大小使臣或詣關陳獻利害至借補閣職與帥守抗禮馬官者尤與縣相狎子弟有入邕州應舉者招游士多設耳目州縣文移未下已先知之與騎居室服食皆擬公侯如安平州之李械田州之黃諧皆有強兵矣其州縣雖曰羈縻然皆耕作省地歲輸稅米於官宋初規模猶大以民官治理之兵官鎮壓之以諸峒財力養官軍以民丁備招集驅使上下相維有臂指之勢峒酋雖號知州縣多服卑白布袍類里正戶長叅寨官皆橫挺自稱某州防遏盜賊大抵事知寨如里正之於長官奉提舉如卒伍之於主將視邕管如朝廷望經畧帥府若在天上下令行風靡隱然保障厥後諸峒不供租稅兵力



軍弱威令不行塞官非惟隱不舉職且日走峒官之門握手爲市提舉官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關遠隔間有自愛稍欲振舉諸峒必共汙染之使以罪去甚則歛焉原其始皆由勛犯狃利漸靡使然故事經畧安撫使初開幕府頒鹽菜編徧首領以公文下教大眾使固守邊界存恤壯丁云時宜州亦有羈縻州縣十餘法制尤疏幾同化外其尤者曰南丹州特命其首領爲刺史月支鹽料及守臣供給錢于時邕州所轄四州十一監峒慶遠所轄十州一軍一監又從平

西事瑣卷八

三

三

等州十三處置不一際寧間以章惇察訪經制蠻復叛朝廷方務休息乃詔諭湖南北及廣西路並免追討廢堡堽棄五谿諸郡縣崇寧間復議開邊於是定化上三州及思廣諸峒蠻夷皆願納土輸貢賦及今辰西招納左右江四百五十餘峒尋以議者言謂招致非便乃詔悉廢所置州郡復祖宗之舊焉元以左右兩江羈縻州縣俱屬南寧帥府分司管轄左江二路轄州二十六右江三路轄州三十一縣十九外慶遠南丹谿其安撫司轄州十七又有思州軍民安撫

司轄州十三及諸團蠻其土轄舊有四道儂峒黃氏撫木安化蒙氏南丹莫氏儂黃之外又有章氏周氏而黃氏最强智高平儂氏之良許從宋姓故多姓趙者唐威制三邊中國兵未至嶺南以故西原貢峒久遺邊患宋急西北嶺南不暇宿兵故撫木安化數爲寇鈔如廣源之亂又不可勝言矣元都北方如思尤甚夷俗狃於讎殺往往侵盜邊境雖有土人民未嘗少獲其用我

朝洪武初平章楊瑄奏政未亮祖等取廣西左右兩

西事瑣卷八

四

四

江土官皆遣使齎甲章納土歸款請以戶口稅糧悉登版籍每三歲遣子弟奉方物入貢朝廷嘉其誠復因舊疆置各府州縣俾仍爲知府知州知縣等官許子孫世襲凡勸農請授悉由巡撫藩臬若土官嗣絕本族無可承者及叛逆誅夷始銓流官代之太平一府以流官郡守領州縣至十有九大率土狹而民少其酋無所怙恃勢亦易制雖有一二不逞乎定而更置之易於及寧今皆勒兵輸賦鮮有作惡于紀者矣

胡端敏論兩江事

兩江地延袤二千里所轄狼兵無慮十數萬今該爲府者四爲州者三十有七府州正官皆以土人爲之而佐貳幕職參用流官官餘年來有屯聚侵掠以爲州縣梗者皆是不屬土官管束之人與民錯處若雖有司帶管及設土官巡檢之地間亦有之然流官無權彼知其不久而輕玩之所謂巡檢又官卑力薄不足以相鈴制臣愚謂今日制馭馭服之策莫要於立土官請用兩江之例而微寓夫設立軍衛之意蓋

西事瑣卷八

五

兩江府州之設專以其地屬之一姓臣所謂微寓設立軍衛之意者衆建官而分其權也今猺獞與民雜處但彼山箐以居耳若特勅內外大臣躬臨其地召集酋豪諭以朝廷恩威將授以官如土官例俾之子孫世享有能率其種類五百名以上內附者即授以知州之職四百名以下量授同知判官吏目等官其官不拘名數亦如衛所之制既受授詞不須勘實即給以官服遣官屬以騶從鼓樂送歸其處俾自擇地立爲治所合衆力成之既成具奏給印俾推其中

一人爲衆所信服者掌印彼受朝廷爵命必知由同類感導敬之有不服者得仗國威併力除之不然難矣積久成俗皆慕悅風教自知殺掠之爲非况官衆設則勢自分足以相制不能爲亂若自相爭訟須申上司奏朝廷則國家之勢益尊兵戈可以不用特所慮者地界不明異日不能無爭爾須乘初設之時即遣官會集土酋分立地界或以溪澗或以山阜就於界上立石爲識大書深刻于上曰某至某爲有司界至某爲土官界其中有民地錯入彼境者即以

西事瑣卷八

六

外地未稅者與民易之隨其廣狹不復丈量土酋所領地令其認納稅糧定爲額數使異日不能有所增加如此處置必永無患

此法未樂初嘗行之黎人久始廢漢法不治民而治吏故能無亂今以有司治猺獞而不得咆哮跳浪勢蔓且衆既無鄉都什伍又不成其部落不立之長誰爲統領沈希儀謂割畀附近土司慮正及此第土司得此勢且愈大又與漢官錯治如鳥附攻毒不無一時暢快尚虞蘊火愈厚此策不治夷而治酋使酋自

治聚膏囑之徒皆就戎索追捕令下朝徵夕至其法更爲簡易第吏官既設須臾制有術斯可久爾

### 析置邑牧之議

古之部置方州皆因山川形便與其道理遠近所宜故或因建瓴之勢以臨制上游或順臂指之義以控運四外要歸於建威銷萌以久治安而已若悉割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比盡乎宜柳之境屬之南寧使自爲牧鎮此所謂臂指之義也則兩江谿峒可以馴服兩江旣治雖以南畧交趾可也或曰如此則何以爲廣西曰桂林故衡湘地也天文分野上屬翼軫九疑蒼梧之山形勢曼衍首起衡嶽腹蟠八桂而尾達手蒼梧湘灘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然此所謂建瓴之勢也衡永邵道桂林諸郡綴附廣西并故所轄桂昭梧三郡統之其封畧故爲不小矣今荆湖地理闊遠行部使者病不能徧歷或議欲析而衡間數郡歲調兵食以給廣西蓋猶屬之也若舉而移之經制一定爲領服安危計慮久宜更無出於此

### 西事瑣卷八

七

三十三

張襄惠公序南寧志中有此論與秦置桂林象分荆交之意畧同唐設桂林邕州二都督府而宋平儂智高後邕州太守特兼經畧安撫之號兩江無事者近百年其效可睹矣異日西南多故必有行其說者

### 林勳比較書

粵西墾田之利可興予旣具譚其畧後見宋高宗時林勳比較書謂桂州地多遺利本政不脩勳賀州人爲廣州教授建炎初作本政書十三篇上之語多不錄書奏以勳爲桂州節度軍書記勳至桂又作比較書三篇大畧謂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爲方百里之國四十當墾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有田夫二百四十萬八千人出米二十四萬八千斛祿卿大夫以下四千人祿兵三十萬今桂州墾田約萬四十二頃丁二十一萬六千六百一十五稅錢萬五千餘緡苗米五萬二百斛有奇州縣官不滿百員官兵五千一百人蓋土地荒蕪游手未作之人衆是以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脩

### 西事瑣卷八

八

三十三

之故宋元晦甚愛其書陳同父亦謂其考古今思慮周密動生大官歷粵右其言如此必有確見定非漫語因以證予說之可行亡足疑也

考萬曆二十二年桂州一郡丁田之數田倍於比校書所載而丁口加之十二按紹興元年全灌始改屬廣南西路未幾李綱奏仍屬湖南勸所云在全灌未改之先則今之丁田實未能有加於宋也入我明來惟弘治間厥數頗益此後惟桂州一郡稍增於舊通計全粵實惟日減長民者不可不深求其故也今

南事瑯卷八

九

錄其數於後觀者或有感焉

戶口

洪武初戶二十一萬一千二百六十三口一百四十

八萬二千六百七十一

弘治十四年戶二十五萬九千六百四十口一百六

十七萬六千二百七十四

嘉靖元年戶一十八萬六千九百一十五萬四千

七百五十二

萬曆二十二年戶一十八萬二千一百二十二口八

十二萬七千二百一十九

田地

洪武二十六年十萬二千四百三頃九十畝

弘治十四年十萬七千八百四十八頃一畝七分

嘉靖亡考

萬曆二十二年九萬七百七十頃三十畝二分七釐

一毫

夷風記畧

蓋觀於諸夷而知聖人之功大也古者穴居杯飲茹

南事瑯卷八

十

脫衣卉衣是嗤蠢之民亦猶是矣君子生而樂得其性小人生而樂得其欲今之居中華而服禮義者何其殷殷也蠻夷之人不異狐貉麋鹿窺身榛莽鳥獸為羣不敢一瞰都市何知教化至於襲漢官而擁部落兄弟父子踈血相尋雄則虺豕敗則羶羶抱頭顧而齒利劍者跡相踵也嘻亦可哀已夷凡十數種雜處諸郡縣山野間大抵入蠻之屬種最後入粵而生商最繁又最與民近藤力黔鬱之間獠人窟焉騎田萌諸以南亦多獠種餘俱不及也今合所見聞者雜

志之

猶白猶黑猶生猶熟猶冷 但俱猶之類

種生種熟種狔種之類大良似種

獠狽 狽俱獠之類

斑衣山子 斑衣種女 蜚人

西原蠻 廣源蠻

獠一名奉客古八蠻之種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邐

巴蜀皆有之藍侯胡槃四姓而槃氏居多自謂狗王

之後家祀之即劉禹錫所云時節祠槃軻者凡祭先

兩事珥卷八

士

則雜魚肉酒食於木槽扣槽羣號爲禮十月朔祭都

貝大王男女連袂而舞謂之蹋蹋相樂則男騰躍跳

踴負其女以去

其俗椎結斑衣兒時即燒鐵石烙其跟臍沁以油蠟

重跣若輦登山履槎枿險峭步馳不傷始生稱之以

鐵如其兒重漬以毒水及長鍛而爲刀終身用之試

之以牛仰刀牛項以肩負之一負即殊者良刀也

婦人黥面爲花草蜻蛚蟻蝶之狀嫁則荷傘懸履以

示行色

有鏡鼓胡盧笙竹笛之屬合樂則競闕跳躍擊竹  
筒以爲節

諸獠性好殺輕生慙悍難曉憚見官府必通向化爲

老結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而自稱爲耕丁招主復結

官府左右爲耳目漏透緩急朝發夕聞

山田墾墾十歲五饑急則隙突漢界攻剽村落踉蹌

篁竹間飄忽往來莫可蹤跡拒敵則比偶而前執鎗

者乍前乍却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援射矢盡

即投弩拔刀與鎗俱奮

西事珥卷八

士

伶人雕題高結狀若猩猩散居莽中不室而處饑則

拾橡薯射狐掘鼠雜蠶蠶蟻蜉蝣并衣血食言語侏儻

雖四姓諸獠亦重譯莫能通也

種人與獠雜處習俗畧同而生理一切簡陋冬編鷲

毛雜木葉爲衣唐人所謂鷲毛禦臘縫山罽者饑則

搏飯掬水而食居室緝以茅而不塗墍衡校爲閣棲

止其上下畜牛羊犬豕謂之麻欄子子長娶婦即別

欄而居

女日其女即還父母家與鄰女作處間與其夫野合

三四俟有娘乃潛告其夫作欄以待生子後乃稱婦也

少婦於春秋時三五爲伴採芳拾翠於山椒水澗歌唱爲樂男亦三五羣歌而赴之相得則唱和竟日解衣帶相贈以去春歌以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以中秋節而三月之歌謂之浪花歌尤無禁自稱極云

喜作羅漢羅漢者惡少之稱也

貴少而賤老斑白不留鬚

西事瑣卷八

十三

三

聚而成村者爲峒推其長曰峒官峒官之家婚姻以豪汰相勝壻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結草爲室與之居號曰入寮用鼓樂導男女至寮盛兵爲備小有言則兵刃相接成親後婦之婢媵迭壻意卽手殺之能殺婢媵多者妻方畏憚不則以爲懦而易之半年後始與夫俱歸

善爲毒矢射入獸中者焦沸若炙肌骨立盡又喜爲桃生金蠶諸蟲投之食中中者心腹絞痛而死亦有數月經年乃死者

雞卜有二雞雞卜其骨理之壘邪卜其原籍主卜者曰雞匠將戰必就之卜臨陣雞匠大呼三聲而作又父母死擇葬地則以雞子投地不破者曰此佳也本類相讎雖雞芥之憾累世必報或誤殺人則以牛畜爲償曰人頭錢或數十頭至百頭者流劫及攻打別村則糾衆而起亦有渠長從者先給其家曰鎗頭錢所攻之村民棄田廬以遷卽占而有之性極耐饑咬鹽數顆則凡草木皆可噉食兵至卽遷匿深箐絕嶠登陟如飛追之莫及

西事瑣卷八

十四

四

大良與獍同類而性稍異有戶口版籍較民更厚愿租稅樂輸人至其家不問識否輒具牲醴任飲噉不汰後爲獍所占殺逃散之城郭村落爲人備耕熊林獍俗大畧與獍同而甘嗜殺戮尤甚居無酋長版籍依山深谷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爲活雜食蟲豸取鼠胎未瞬未龜通身赤蠕蠕者淹以蜜釘之選上盤內躍躍而行夾取噉之唧唧有聲謂之蜜唧以爲珍具

村中推最有力者役屬之名曰郎大餘止曰火亦曰

提陀提陀華言百姓也

歲首即火以土杯十二貯水按辰布列禱之經夕啟視有水則其月不早以大木一枝埋地作獨木大樑丈覆瓦閣板男子歌唱夜歸則錄宿於上名之曰羅漢樓

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花面鼻飲赤視白衫之屬二十一種

父子有隙輒操戈相刃若殺父則走避於外得一狗謝母乃歸母亦不恨此頑冥之尤甚者

西事瑯卷八

十五

洞人之歌必以樂彈胡琴吹六管歌則閉目搖首頓足以舞

亦間有苗種其女善爲漢音楚歌生女則還母家曰

一女來一女往

斑衣山子散處橫州震龍六磨諸山谷中無版籍定居所山種畝射生爲食夫婦欲交則就山僻處挿青於路以斷來者人誤入即張弩射之其交類獸與人異善撫之能以夷人出茂之情來告一曰莫猜斑衣種女與山子類短裙及膝生則兩膝齊跪池以

爲禮

蠻人所祀神官皆畫蛇像相傳以爲蛇種以舟爲宅或編蓬水汙謂之水欄惟捕魚食之有事耕種無土著亦不與土人通婚能辨水色以知龍之所在故又謂之龍人

莫登庸產也父子流寓安南以漁爲業安南人號之曰萍謂其無定蹤蓋戲語也

西原蠻在邕柳之西及宜融接處皆是唐黃洞蠻黃少卿即西原蠻又廣源蠻在邕之西南儂智向廣

西事瑯卷八

十六

源商也二蠻聚落甚衆今左右江漢縣之外羈縻州峒皆其地

姓氏之異

諸夷盤姓者自云槃瓠之後又訛槃爲盤按槃種今五溪蠻是粵西夷多其種類此說似不爲妄左右諸州郡土族亦間有之蓋其類之散布久而習爲華也又土州諸峇姓不一皆稱岑彭之後有爲子弟乞附博士籍者自云先代上應列宿畫像雲臺遺通華胄不知何自而起謠云思播田楊兩廣岑黃皆族姓

之大者也又宋時有四道儂氏安平武勳思浪七

四道黃氏安德歸樂泗城田州蒙氏德水安化莫氏

南丹西原則儂黃之外又有韋氏周氏儂智高亂後

儂氏之良許從宋姓趙氏偶坐間有談及粵右多異

姓者歸而披閱諸志及弟子員籍錄其鮮所經見者

於左

全州阮參軍富別駕成章別駕應元經余憲彥

采廣文彥宣灌陽王明府燦卿孝廉朝賓廷彥○

賀縣阮明經○柳屬閉進士復亨文天祥楊運孝

西事珥卷八

康宗義書別駕規朗司務清居別駕鼎鑄明府東山

東周栢孝廉永芳慈別駕弘宇登太守鳳翔脫廣文

世穎○梧屬蔡賢良賡進士中庸油孝廉鳳頤孝

子琦陀孝廉超孝廉盛植明府克儉家明經澤凌明

經富羽明經可義既明經車沙明府龍少明經龜竟

明府以讓○昌屬農進士真閉進士悌長孝廉輝晉

別駕墳粟副郎秋興孝廉賓栗孝廉經孝廉暢能明

經藻明經泰明經昇亦恭軍准○又弟子員籍諸

送外柳之銀官原屬王和平樂之德俗蘭梧之題歌

唐初領南州縣不由吏部選除委都督擇土人補授

高宗時今京朝五品以上清正官充使借御史一人

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考志弘正以前兩江人與

桂梧平三郡錯爲州縣長吏者甚衆嘉靖以後始絕

元祐黨籍

龍隱巖石壁上刻有元祐黨籍文臣曾任宰臣執政

者二十七人曾任待制以上者四十九人餘官一百

七十七人武臣二十五人內臣二十九人爲臣不忠

澤之邨黨來邑之圖夷大平之高雍皆姓譜所鮮載

者

南選

唐初領南州縣不由吏部選除委都督擇土人補授

高宗時今京朝五品以上清正官充使借御史一人

同往注擬時人謂之南選考志弘正以前兩江人與

桂梧平三郡錯爲州縣長吏者甚衆嘉靖以後始絕

元祐黨籍

龍隱巖石壁上刻有元祐黨籍文臣曾任宰臣執政

者二十七人曾任待制以上者四十九人餘官一百

七十七人武臣二十五人內臣二十九人爲臣不忠

曾任宰臣者一人乃慶元間刻蓋欲存其名以明公

論故摩崖錫之子考崇寧元年壬午九月蔡京籍元

祐及元符末宰執司馬光等侍從蕭軾等文臣程願

等武臣王欽可等官者張士良等共百二十人爲姦

黨請帝書之遂刻石於端禮門大年癸未頒之州縣

今監司長吏廳皆刻石又次年甲申重定黨籍刻石

朝堂凡三百九人此其重定者也然賢不肖混淆亦

史 247—822



有詔管元祐之政者濫廁其間比與元長劉靜之  
目爲姦黨又元長與章子厚交惡內亦多章黨五年  
丙戌正月以星變從劉達之請卽夜擊碎其碑京次  
晨始見之屬聲曰石可毀名不可滅也噓名信哉不  
可滅矣按此碑刻纔年餘卽碎且無問後世公論也  
是刻云置於文德殿門之東壁時又鑄寶鼎列元祐  
諸臣之名於上以當魑魅金人入汴始擊而碎之今  
錄龍隱刻於左

皇帝嗣位之五年旌別淑慝明信賞刑元祐害政之  
臣靡有佚罰乃命有司夷考罪狀第其首惡與其附  
麗者以聞得三百九人皇帝書而刊之石置於文德  
殿門之東壁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詔臣京書之將  
以頒之天下臣竊惟陛下仁聖英武遵制揚功彰善  
殛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休命仰承陛下孝弟繼  
述之志司空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臣蔡京謹書

元祐姦黨

文臣曾任宰臣執政

司馬光故文彥博故呂公著故呂大防劉摯故范純

仁故韓忠彥曾布梁燾王巖叟故蘇轍王存鄭雍故  
傅堯俞故趙鼎故韓維故孫固故范百祿故胡宗愈  
故李清臣劉奉世安燾陸佃故黃履故張商英蔣之  
奇

曾任待制以上官

蘇軾故劉安世范祖禹故朱光庭故姚勔故趙君錫  
故馬默故孔武仲故吳安時故錢勰故李之純故孫  
覺故鮮于侁故趙彥若故趙鼎王欽臣故孫升故李  
同故王汾故韓川故顧臨故賈易呂希純曾肇王觀  
西事瑣卷八

范純粹呂陶王古豐稷張舜民張問故楊長鄒浩陳  
次升謝文瓘岑象求周鼎徐勣路昌衡董敦逸故上  
官均葉濤故郭知章楊康國龔夬朱紱葉祖洽朱師  
服

餘官

秦觀故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堯老  
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源孔平仲銜鉞充公適故  
百藥周誼孫琮范柔中鄧考甫王察趙岫封覺民  
瑞脩李○李貴趙令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八

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馬漸張鳳鮮于緯口  
諒卿王賁朱誼吳朋徽梁安國王古蘊迥檀固何大  
受王歲鹿敏求江公望曾紆高士育鄧忠臣故种師  
極韓治都貺泰希甫錢景祥周緯何大正呂彥祖梁  
寬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陳師錫十  
肇黃遷莫俛正許堯輔楊鼎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  
居李脩逢純熙高遵恪黃才曹盟俠顧遺周遵道林  
膚葛輝故宋壽岳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脩劉吉甫  
胡潛董祥楊環寶倪直儒蔣津王守鄧允中梁俊民

王陽張裕陸表氏葉世英謝潛陳唐劉經國湯誠故  
司馬康故宋保國故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衍余興  
鄭俠常立程順唐義問余卞李格非陳確任伯兩張  
庭堅馬涓孫鐸故陳郭朱光喬繼喜龔史王回呂希  
績故吳儔故歐陽中立尹材葉伸故李茂直吳處厚  
李積中商倚陳祐虞汾李列李湊李之儀范正平曹  
益楊緝蘇昞葛茂宗劉謂柴袞洪弱趙天佑李升尼  
克故張恕陳并洪芻周錫肅初趙越滕友江洵方廷  
許端卿李昭比向糾陳察鍾正甫高茂華楊彥璋

一李夷行彭醇梁世能

武臣

張巽李備故王獻可故胡田馬諗王履趙希夷任濟  
郭子旂錢盛趙希德王長民李永故王庭臣吉師雄  
李愚吳休復崔昌符潘滋高士權李嘉亮李琬劉延  
肇姚雄李基

內臣

梁淮簡故陳衍故張士良梁知新故李倬故譚展寶  
鉞趙約黃卿從馮說曾壽樞齊民楊樞梁彌陳向張

茂則故張琳裴彥臣李儼故閻守勲王綬李穆秦克  
明王化基任道鄧世昌鄭居簡張祐王化臣  
爲臣不忠曾任宰臣

章惇

公論天地並大日月並明亘億萬年矛盾互馳此脈  
終不可亂欲勢力變置之有是哉元祐黨議徽宗固  
隨高宗亦繼昭宵觀國史謂實錄人論公家儀寺書  
大氏有致慶元戊午備○未始始獲識左丞梁公之  
曾孫府鈴○律愛其有前輩風度相與甚○歷改日

從容及籍中名氏因謂欲刻諸石便報傳夫前此一  
時之屈而後此萬世○○其所得孰多然惟是焉計  
淺之爲丈夫耳非所施于昔賢特碑○無恙彼小人  
者所有○惠其汗巖君子本以利己浮○定罪惡反  
○○○○○○○○死貽鬼○○至○其邪心○  
必少俊明斯舉也似不無補歲九月日吉川饒祖堯  
敬跋

### 假道幹腹之謀

理宗時忽傳虜有假道幹腹之謀謂或入思播以窺  
西事珥卷八

五十二

浞靖或由番部以窺南詔入思播必踰蜀界而由番  
部則行吐番界中逕趨南詔所謂梁州外境亦曰  
外路不經蜀蓋謂虜謀好從間道意在南侵嚮導入  
廣於是嚴備蜀右令體探動靜由邕宜探大理由融  
州探思播然道路既阻聲息甚通茫然不知要領諸  
蠻及相顧驚疑所結營寨每遭燒燬虜性不能南處  
隆冬草枯盛夏蟲出卽當反比踰蕃部南詔必須多  
歷時月滇黔之間闕嶺散折胡馬不能長驅必安撫  
南詔乃可東向又得廣交以窺吳楚是謂仰攻虜人

役黠豈其不諳地利當時何故發此迂計謀國之  
其畧可親李曾伯所謂亦用備蠻非專禦鞏耶以困  
吾圉則可爾所陳輯約溪峒團結民兵二事實爲長  
計故剛錄其畧存之以見當時之事體如此

廣右數年以來講明條畫一則曰輯約溪峒二曰團  
結民兵今檢前牘所謂輯約溪峒類是損濡沫之禮  
物給借補之資帖取名炸帳狀曰已令措置闔閭糾  
集保守其實相與羈縻而已稍有實作區畫卽生猜  
疑如融之大步嶺宜之隴柵寨屋屢立蠻獠卽焚前  
西事珥卷八

五十三

帥嘗以惹事端爲慮令輯約使之不爲我梗諭令自  
保鄉井姑爲籬落則可未可恃之固吾圉也所謂團  
結民兵則沿邊民兵在省地者有限居溪峒者爲多  
先備所謂養兵數百而獲十萬民兵之用皆峒丁也  
往時邊州網紀偷明號令信服乃得以疆理之雖其  
說如此蓋亦未嘗用之况今時異而事不同乎前帥  
嘗申陳民兵利害亦慮邊民鄰境易致疑懼今官司  
團結其間散在徭峒號召既難使之自備器糧資費  
愈非容易必盡得其首領之心乃可賴其丁壯之力

以姑用之以壯聲勢則可亦未可全恃之爲吾用也  
今所部尺籍既虛此二者亟爲討溪峒在邕州則團  
結右江唐興歸樂等州二十八隘又新置古細等

一十九隘宜州則結約天池蘭那等州峒一十二處  
融州則結約所部諸款或遣以銀牌監錫或假以查  
帖名目或與之結立盟誓諭以無事則守險隘有警  
則協力勦逐若民丁在邕州者團結兩江諸州峒丁  
壯右江具到名帳共計一萬九百六十二人左江具  
到名帳共計二萬二千六百二人而本州民丁皆不在

西事瑣卷八

五

三

其數宜融兩州亦有團結舊籍宜州土丁民丁保丁  
義丁義效撞丁共九千餘人而猗撞一項可用融州  
則土丁峒丁大款丁保丁共九千餘人頭款丁一項  
可用大率出於省地者以家業充丁之老弱或冗雜  
不過備數出於溪峒者多習戰鬪如藥箭如標槍皆  
其所長近自蜀西少緩窺聞之報便覺嶺右浸寬備  
禦之憂前項溪峒民丁纔有施爲卽生疑愕似於無  
事自擾若偷安循習又失於先事之防如行下三郡  
各照已申經司之舊溪峒則諭令首領遵守成規布

信以示撫綏其險隘以作戢備民丁則因其名  
望加勸賞以疆壯而補老弱因閒暇以加訓練庶幾  
近年之所已行不至既久而付文具俟其逐州申到  
或有合作更革措置又當隨時區處若州郡事力不  
及經漕兩司却當與之通融助給施行欲望劄下邕  
宜融三郡守臣遵守

狼兵不足恃

田州土官瓦氏與其孫男岑大壽大祿應調征倭督  
府以屬俞大猷上喜賜銀幣甚厚然狼兵能死力

西事瑣卷八

六

四

向前其銳難犯而不辨地勢時倭據川沙潼柘林爲  
巢新倭復集狼兵至人心稍安趙文華以望祀海至  
松江欲微奇捷遂厚犒狼兵激之使進與倭遇于漕  
涇戰敗績頭目鍾寅等十四人俱死賊知狼兵不足  
畏於是猖獗愈甚狼兵貪殺不返顧然驕蹇難制屢  
以此敗不足恃也

華林語

江西華林峒賊及檄田州土酋岑猛征猛兵沿途剽  
掠民皆徙村避之爲之誦云

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羅柴棘

藤峽話

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爲中界諸蠻相通互爲死黨力山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頂環眺遠近數百里若可舉足至急則竄匿林中不可疏捕兩出虜劫商船得人則殺而剗其腹浮江中人爲之謠云

益有一斗米莫沂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府江船

西事瑣卷八

三七

未通峽話

藤峽平後至正德間遺孽漸蔓而峽以南尤甚橫江禦人莫可禁制都御史陳金曰諸蠻所嗜者魚鹽爾可委而啗也乃令商船渡峽者以大小課魚鹽諸蠻就江許受去道稍通全自以爲功疏其事請名未通峽詔從之未幾諸蠻因緣征索無厭稍不愜輒掠殺之必賂求乃免澤人爲之謠曰

昔未通今求通求不得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

獻芝

嘉靖間廣西布政使許應元進芝二十本

上命採芝令於玄嶽龍虎三茅齊雲及五嶽諸山採之有徑至尺八寸有光者有輪菌如山嶽者皆方士佞倖及民間採進以徵金帛至於方伯督撫又至於巡方之使嗜甚矣初上問禮臣吳山山對謂本草載芝有赤白青黑黃紫其味亦異文選云煌煌靈芝一歲三秀漢官儀云芝有九莖綠葉朱實夜有光又黃帝內傳云王母遣仙人歌萬年長生之曲授帝芝圖十二卷王克云芝生於土土氣和則芝生然世

西事瑣卷八

三八

不常有服食之法亦不傳皇上體道奉玄芝必應時挺生遠近必有獻者稱說援引甚辨然非典禮所載宗伯所掌媚旨承順所謂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後上求法秘應元又以二十間進

景泰易儲

景皇帝易儲之事倡於思明土酋黃珖珖知府瑯之庶兄正統中以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都指揮使時瑯之子鉢以不得襲怨其父茲思奪嫡因授鉢計稱軍門徵兵糾心腹驍悍數千人結寨府城三十

臣外夜突入城執珣及均支解之納囊中

引眾還寨次日報至錄佯驚哭仆地遣人告珣捕

珣使其子顯陽聞之官欲發錄罪珣有僕福童藏屏

處見珣父子殺珣狀走訴督府督府坐珣當死珣謀

之侍郎江淵潛遣人入京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

濟爲皇太子 景帝大悅謂萬里外乃有此忠臣命

禮部會廷臣議如珣奏於是 憲宗出就沂邸大

臣皆進官行賞初議時吏部尚書王翱不肯署名爲

政府所強至是頓足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變

西事珣卷八 二十九

夷耶珣遂蒙大赦原免復職進都督而前督撫罪珣

者皆罷免次年見濟祖 英皇旣復辟 憲宗

復正位東宮時珣死矣乃發棺鞭其屍

按黃珣一醜孽爾初心不過避死何知朝廷大計孰

教之造此謀者可勝誅哉荒微大豕之僑上窺宮庭

而肆其所欲廟堂之上唯唯聽之恬然而不知恥尚

可謂廷有人耶何令 東朝不易見濟非久卽世

景帝大漸之後 東朝請於 皇太后奉迎 上

至復辟詞正勢順動然天地開闢君臣如故何至前

開易位之謀後序奉門之囊邀功弄國播戮忠貞

尾之毒憎於鮮規之默嘻可以觀其世矣

岑瑋誅岑猛始末

岑猛奔歸順州知州岑瑋誅之田州平瑋狂婦翁也

初猛聞大軍至抗兵自固督府姚公鎮將進兵患瑋

以姻故黨之召沈希儀計事希儀知瑋以女失愛故

憾猛而千戶趙臣者雅與瑋善召臣策之臣曰鎮安

世與歸順爲讎公第遣臣徵兵鎮安臣間道過瑋佯

以好故泄語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徵鎮

安兵臣過瑋所瑋喜迎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

來邪臣不言佯爲不惲者瑋叩之不答頃之復太息

瑋疑之明日瑋置酒款臣臣愈不惲若汎思者瑋疑

益甚間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鄰壤有所訴且逮

勘邪臣皆不應因挽臣入臥內跽叩之臣泣下瑋亦

泣臣曰託君肺腑有急不忍隱然君不死則臣死矣

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命臣檄鎮安兵襲

君我不言則君死我言之君爲自脫計臣以洩機死

矣瑋頓首曰君實生我不言我死不悟也猛奴視吾

吾欲圖之久矣臣曰君誠有此意盍自列於督府  
璋乃留臣遣人馳詣希儀願擒猛自效希儀佯追臣  
返以其事曰督府乃不備璋督兵專逼猛猛子邦彥  
守上亮隘璋遣千人助之實爲間也璋密報希儀曰  
已遣千人內應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及戰歸順兵元  
呼敗田兵驚潰希儀遂斬邦彥猛欲出奔璋使八  
招之曰事急矣願君走歸順可達南安再圖興復  
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走歸順璋涕泣迎猛館  
墅辟田州人無得近者而報兵退以寬猛一日謂猛

西事瑯卷八

三十一

三十一

曰天兵雖退非陳奏事不得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  
之何如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知  
印所在乃持鴆酒一盃獻猛曰天兵索君急不能相  
庇也猛大怒曰悔墮此老姦計遂飲鴆死璋斬其首  
併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督府上之撤兵還內臣鄭  
潤總兵朱麒各以猛中毒矢死斬其首印捧獲聞而  
璋與趙臣之功皆不著璋恚恨遂遜職於其子璫而  
託之辟殺黃冠以老

田禾叔言粵事謂書生無遠畧有司治小堂

沒許已則避泥食言威令不行於土司十九類  
瑪瓊戚戚與譚參嫉視而不顧寧恤軍計又曰察察  
汝汶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各  
承勸展轉摘疵文致徵兵禦究甘言餌誘罷役論功  
變顏食約長傲誨侮此其魁尤迨乎逆節滋萌僵屍  
喋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案驗虛相叱咤安可弭也  
予細徵舊事三復斯言大都以貪啓釁以輕聽舉事  
以及覆轍僊失夷心語曰衣與繆與不女聊又曰何  
以怒許不與推揆亂本固不在夷撲此熾彼又何怪

西事瑯卷八

三十一

三十一

焉

擒黎蒼詔辭

永樂間擒黎李聲黎蒼父子三司詔舉其罪  
有云以文武不足法周孔不足師孟子爲盜儒程朱  
爲剿竊又云自謂聖優三皇德高五帝不知此何等  
語用爲荒微小醜罪也信然則不但狹倫其性而狂  
肆妄僭又從古裔夷所未有矣禹稱三苗侮慢自賢  
諄諄不若是詔中書此非體正如數人過并其夢中呓  
語之言亦記上殊與犬羊咆哮躑躅本不相相似也

秦安南

秦安南事世多各楊文貞文敏失策且謂宜更遣輔駐師境上視可取則取之不可取則責黎利盡歸官吏戍卒與華人之在交趾者乃從其請此皆未細求其事之本末予考之狀兵乃

宣廟睿慮屢云

是皇祖初意二楊因而贊之爾諸將屢劾之後卽令英國又往保非強弩末乎乃其始蒙厥有所自交州新土夷情未安獨一黃尚書福極力拊循得夷人之心別求一任延賈琮便不可得而州縣之吏多

兩事瑣卷八

三

三

兩廣滇中歲貢生乞遠方者見之黃御史宗載所奏上少制馭之畧下惟繭絲是圖既而馮貴開賦珠之議馬驥盡錙銖之取土官州縣不勝忿怒恨華人深入骨髓一夫作難羣夷蠢起三寧橋昌江倒馬諸敗既皆覆沒過半而華人之在交州者遂棄其猖獗之勢殺戮垂盡考之黎利奏云官軍征討除已死傷外止存軍官二百八十人民官及吏一百五十七人旗軍一萬五千七百人謹具名籍給餉備船併家口送還記後屢次詔諭雖極諄切荒徼游魂終無可

這嗚呼其亦可痛也已許交人之請命正諸將之失律所謂畧治人而詳自治王者事也交人之讓送黃福也利聞之曰朝廷遣人使人人如黃尚書交人不復反矣嗚呼安得人人如黃尚書哉

交南納土疏

莫登庸逐主篡國實欲假天朝名號爲重屢使求通當事失策皆不爲遣謂其二十年不貢勤兵遠討反致拒命惟張襲惠得其情曰祇岳一檄之力足矣後竟納地請罪素衣繫組率其衆入關受命觀其納

兩事瑣卷八

三

三

土乞封二疏懇切縈至使人忿恚俱消又勝於趙佗蠻夷大長老一書矣茲錄其納土疏見夷中亦有工

辭命者

臣虎微細民限於知識然每遠瞻北極光被南邦天清地寧海晏河潤知中國有聖人久矣臣惟先國王黎氏未運迨遭相繼淪喪及至黎應攝國未幾亦遭危疾臨終倉卒之時苟從夷俗暫以國事付臣臣又付于方瀛未及奏聞委屬專擅惟君門萬里難於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臣父子謹遣



臣文恭等齋表乞降并祈處分俱出誠心別無虛詐但積誠未至不能上動聖聽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臣子方瀛不幸病亡國人徃於舊習欲以方瀛長子臣福海代領其衆臣慮前者誤相授受義已不安今若再徇所請負罪益重臣與福海惟有執恭以俟朝命頃者大將軍征重兵壓境臣猶圖豕何足以云惟是國人亦驚危朝夕幸承軍門檄問備奉天言拊膺流涕切念臣登庸有罪黔首無辜聖慈不忍以臣之故而駢戮羣黎臣何幸以

西事瑣錄八

三十五

三十四

羣黎之故而苟存殘喘已於國內比望當呼率小目阮如桂杜世卿鄧文值耆人黎烜陳氹阮聰蘇文遠士人阮經濟楊維一裴致求等於十一月初三日恭候南關組繫出境詣庚稽首輸款投降降臣登庸本欲躬自赴京瞻天請死緣已衰老不堪匍匐臣長孫臣福海方在喪次不能遠離臣謹遣親姪莫大明并先國王舊臣許三省阮簡清小目阮延祚等詣關待罪亦見臣父子往年降表委係畏威懷德非有詐謬伏望聖慈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乞

西事瑣錄八

三十六

三十四

以投降聽處實奏若天朝原賜本國王印信臣登庸止宜謹守不敢擅用伏望垂察

封黎存莫始末

福海卒子宏漢方五歲而登庸義子阮敬擅權次子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居都遮阮敬以兵逼之正中文明率其家屬奔欽州奏發肇慶清遠安神宏漢叩鎮南關請襲登庸臣黎伯驥合黎宰臣鄭檢攻宏漢宏漢奔海陽不能赴關受封久之宏漢卒子茂治以萬曆元年三月襲都統遣使謝恩及賀卽位貢方物如

儀黎寧初爲登庸所攻走占城其弟黎寧與鄒惟悅近寧歸清事後棲漆馬江寧死鄭檢立其子黎龍龍死無嗣檢子鄭松立其宗人黎維邦次子維潭十九年黎起兵攻茂洽洽奔嘉林松通土民裴文奎等內叛襲殺茂洽奪其印親屬多遇害莫敦讓奔防城告急督府陳璘以聞松復擒敦讓茂洽子欽恭奔思陵州而莫敬邦起京北有衆十餘萬攻走黎黨未幾爲黎兵所殺莫敬璋敬恭敬用竄憑祥龍州界趣土司爲列狀而維潭亦叩關請通貢輒用國王金印撫臣

西事瑣卷八

三七

三

陳大科疏畧曰蠻夷易姓如奕棋然不當以彼之叛服爲順逆惟當以彼之叛我服我爲順逆斯機權在我矣顧維潭將恢復是圖而茂洽者故職方之貢臣也安得不請命於朝惘然戮之竊謂黎氏擅典之罪不可以不問也莫氏子遺之緒不可以不存也儻如先朝故事命大臣致討方聽其款關棲莫比諸漆馬江以不嗣其祀其黎氏牘中世次與故府所載稍異命印從何授受擅用以請均宜詰問部覆如所言旣而敬用遣人請兵而維潭亦遣官請罪求款副使楊

六款計之曰不拒黎不棄莫言策定矣已得款恭願處高平狀而維潭請款再三督府允其請款有日矣以處莫高平不欲遂有遞去已又自明非遞謂至關不得入云仍請款時皆疑款事不成且多害款者惟寅秋持之益力於是維潭以四月朔抵關外又明日遣人出關傳譯語詰以六事首擅殺貢臣曰以復讎之急不皇請命乞於其愚次維潭曰世孫也其祖黎暉一名鐔天朝曾錫命高次鄭松曰隸臣世以衛黎非冒黎也然則何宵逐乎曰以儀物之不戒非遞也

西事瑣卷八

三六

三

天威幸不加計其自今有死無二金印何在曰權倖爲之立銷矣至安插猶伴對不決復譯論曰均貢臣也黎昔可以漆馬江莫獨不可以高平乎且分土旣定以法相守庸何傷杜澧等語塞還報維潭許以兵衛從授以款關儀節使習之初十晨開關黎維潭率其士人黃廷愛等衛而入望龍幄繫組蟻伏命解其組論指如莫登庸故事事在萬曆二十四年四月黎莫交讎已累數葉其既慕黎復逐莫黎曰恢復莫曰貢臣似皆有辭蓋自封黎存莫之後交惠稍寧

於時高平僅稱殘莫茲十年生聚厥力漸充而黎王徒擁空名鄭氏世執其政奄奄仰息而已祿酋獠張數虐龍編浸擾漢界如大相信瘼癘不已行且及人語云夷狄交攻中國之利然與否邪

### 詠陸佑章達禮

陸佑黃尚俱思明頭目時知府黃應雷屏懷不振佑尚專政會思陵知州章紹曾不善撫御其衆衆多怨之章光緒欲奪其職周佑爲紹曾掌記嘗以姦淫事爲紹曾所逮及其子保俱收繫欲置之法佑素結交

### 西事輯卷八

三九

三十九

祿州夷官章達禮而陸佑亦拜達禮稱爲乾兒先是佑尚圖植光緒伴約達禮互市故負其牛畜價揚言事由思陵欲激怒達禮周佑父子亦陰附光緒至是密投達禮佑尚爲之怨憑達禮惑於牯牛之說方欲釋憾思陵遂統兵象萬餘直擣思陵攻擁入州就獄中釋周佑父子擄紹曾及印太掠人口財畜而去以紹曾愛妾葡萄賜周佑陸佑乘紹曾被執遂與黃尚發兵納光緒思陵稱爲新主已而達禮知其謀悔爲所賣亟送紹曾及印歸陸佑嗾州民告逐紹曾又嘗

以舊事憾張同知乃集目兵爲亂闖入官衙起殺傷衙衆無數周佑既歸達禮而故習交州事知黎莫爭長未定遂謀達禮有奇相且曰不黎不莫可收鷸蚌之功教令屯兵儲糧據險結寨達禮從其計因假稱內附誣交南耆目逆慕真絕貢道以圖舉事督府聞之大駭以其事聞責鄭松令會達禮周佑責黃應雷令會陸佑等調江州等州官兵歷思明境上以待鄭松得檄卽遣其子鄭樞統兵象疾馳入祿州會達禮達禮聞之先期逸去止獲佑保等以夫板公文從

### 西事輯卷八

四一

三十九

便道獻官兵旣入思明境至風門嶺應雷亦獲黃尚出獻陸佑阻兵杭命遂逐應雷而奪其印率衆與官兵拒戰官兵失利乃浚城堅壘時出劫鄰州財物招集兵衆左江大震於是議調集東西兩省漢土兵分四道進剿出戰不能敵遂大敗佑自刎死獲其子宋等歸達禮之邇也依鬱莫以居久之官兵旣罷去猶知交人不急已乃潛回舊穴招兵聚衆據險自固會黎維新請襲乞都統印督府因令人詰責鄭松縱惡令必相機擒捕達禮方允其請松慮維新不得

封乃畫策投計密令其弟韋德慶以間刺殺達  
其有獻之於是維新受封領印如故事方陸佑拒命  
時達禮獲農僕等密帶佑求助安南一書來獻內云  
天朝思明府掌兵頭目陸良謹肅書奉安南平安王  
殿下云達禮以祐遂紹曹亞之故獻此書正欲問安  
南爾佑么膺叛目安南助之何故不知佑於安南交  
契何如而望平安之助其逆也初獻疑其非真良自  
有見惜諸書人未得其情而駢死垂楚之下耳書  
內有云暫遣兒曹將四寨雄兵相敵各兵已散再限  
四五月內大調兩江兵臨攻此理必虛但用銀贖罪  
而已又云其事亦不爲小不下一萬銀費願恤難中  
加助一二此爲何等語也可發一笑

禽都談

潘都該者殘莫之黨因戰敗無所附聚衆行劫海上  
先是上恩有故順州知州林瑞之罷官歸素貪狡多  
橫暴把持州事村民農光等祖田爲豪所奪官判歸  
學瑞芝以家人名承佃收粒自肥仍壓令光等服役  
衆拒不從遂誣光等叛亂私執送繫州獄挾州官中

西事瑣卷八

三

三

請剿之以令衆會光夜吃牆越獄逃去瑞芝復誣稱  
羣賊二百餘人踰城入攻獄劫取農光捕官亦欲自  
脫遂以劫臨請加征勦已又粟州官公出假稱上司  
檄調部兵誅賊擅使其黨黃道顯林仙境統衆劫殺  
共口答斗諸村掠其財畜及殺死六十餘人光等憤  
懼不能自申遂走海上勾引都該賊衆共爲嚮導突  
入上恩境內大肆劫掠初達禮既被刺殺而邊隆故  
負馬價德慶向兆基索取兆基無意償之伴曰汝境  
方多事不如以邊隆爲外府德慶信之已而更授馬  
價屬令多市好馬兆基收受之俱不予馬德慶恚怒  
甚遣其酋韋福才等統兵交邊隆馱丘等村崗其人  
畜財物以去事在三十四年正月次年三月復統兵  
來邊隆境內屯住崗劫蘭馬等村陸與上恩壤相  
錯正與都該之事會遂疑傳德慶夷兵連犯上恩兵  
使者聞之調集土漢官兵討都該遂去督府移檄  
切責安南令禽獻德慶德慶自明犯上恩者乃都該  
願戴禽自效已而德慶攻都該取回女口十六牛畜  
七十餘以獻已又獻出兩處所崗馱丘蘭馬等村人

西事瑣卷八

三

三

口當事以牛酒勞其悔過且責必生擒都該方計自  
賄德慶密結都該妹夫該晏爲內應伴屬都該代鬻  
鹹魚給兵食使人肩空羅往受魚因藏兵散處居停  
舍內俟其出内外夾攻遂合都該以獻梟斬之  
上二則予初至權司事時中有未結之獄猶與聞之  
兩役皆以此齒之力終驕心浸長然終制其命於鄭  
氏以尺檄往輒可得其要領交州君長仰息 朝廷  
威命終無異意此番要人於路夷漢往來皆令解衣  
糗索諸道梗絕響息不遠及腹之鞭既非長用在蹄  
面事珥卷八

之綫焉所密結

此收鱗而斯奮定計於鮮茲其

時已

西事珥八卷

福建題無  
林進本

明魏濬撰濬有易義古象通已著錄是書蓋其官  
粵西時所作一卷多言山川地理二卷多言風土  
三卷多言時政四卷五卷多言故事及人物六卷  
多言物產七卷多言仙釋神怪八卷多言制馭苗  
蠻之始末雖不立地志之名然核其編次固地志  
之類但不列門目耳其考訂頗不苟敘述亦爲雅  
潔無說部沓雜之習然如載舒宏志轉生之類稍  
涉荒唐明惠帝程濟諸事亦相沿訛謬也

泉南雜志二卷

〔明〕陳懋仁撰

山西省祁縣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泉南雜志

二卷》提要

泉南雜記小引

甲辰季夏

國家除吏余不類亦以駕蹇  
從時都門大雨積五六浹辰  
無少息選人有糜於棟橈者  
余家三發壞屋不肉幾希觸

小引

一

熱衝泥始領茲幕

陞辭之際猶行水中冬杪抵  
役受知太守太守拂衣遽撤  
我庇嗣後良雖在御鞭策弗  
加虛秣樞草無以送日日出  
費書抄摘孔翠無錄所遇投

於麓塵逾年罷歸榆之淨數  
百條而泉事居二詮為此帙  
命曰泉南雜記淺近無裨非  
敢眎諸好事聊之壘上與田  
翁共談曰此不俗事但子卑  
吏也可欲不欲好畱不好違

小引

二

衆居歎難與語通襮被疾還  
亦既幸矣余媿謝翁已捉耒  
去迪功郎陳懋仁識



泉南雜志卷上

橋李陳懋仁



泉州有浯江郡志云晉南渡時永嘉士族避地  
於此故又名晉江余謂江旣以晉得名何當  
時人文遺事無一可稱豈簡冊逸而無徵即  
避地事亦傳聞耶晉書地理志武帝太康三  
年置晉安郡統八縣晉安一也然則武帝已  
舉晉名其縣或不待元帝在建業而始以晉  
名其江也載記符堅封慕容垂泉州侯此泉

泉南雜志卷上

一

州乃漢昭帝改燕國爲廣陽郡統縣十之一  
今畿輔郡縣地非閩之泉州也閩泉乃隋文  
帝以豐州改今晉江則唐玄宗以南安分置  
泉之人文至唐貞元中始得歐陽公啓按唐書  
公與韓文公李觀李絳崔羣王涯馮宿庾承  
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是科知貢舉  
陸宣公也自公之後名賢繩繩速我明文  
章德業之盛不特凌往代已也  
萬安橋乃宋蔡忠惠公所造世謂洛陽橋是也

落成公目爲記曰泉州萬安渡石橋始造於  
皇祐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十二月辛  
未訖功案址於淵隴水爲四十七道梁空以  
行其長三千六百八廣又有五尺翼以扶欄  
如其長之數而兩之糜金錢一千四百萬諾  
施者渡實支海去舟而徒易危以安民莫不  
利職其事者盧錫王寔許忠浮圖表波宗善  
等十有五人旣成太守莆陽蔡襄爲之合樂  
譟飲而落之明年秋蒙召還京道錄是出因  
泉南雜志八卷上

二

記所作勒於岸左公自書大方尺分勒二石  
今在公祠蓋公之功在百世大矣而記僅一  
百五十三言可見古人不肯擅美如此又聞  
之父老云先時二石爲倭載去後見江間發  
光探之得後一石其前一石乃後人復模故  
前石不如後石之瑩潤打碑聲時與江濤競  
響也俗傳公造此橋限以濤勢不能築址乃  
徵江神得一醋字公云廿一日酉時爲之今  
公記中無是說也王遵嚴曰豈其駕長江之

洪流馮虛以構實其役有足駭人者味者鑒  
焉而言之異亦以賢者之所爲與事起利人  
樂其成而賴其功故托於神以美之耶又宋  
釋太初謂前記多三字至今傳其言也

盤光橋目洛陽橋東接鳳嶼嶼在江中央上多  
腴田稠民居舊有石路潮落路出行者病之  
宋寶祐中僧道詢募貲作石橋長四百餘丈  
廣一丈六尺北蔡端明所造洛陽橋長多四  
百餘尺闊多一尺世知洛陽而不知盤光者  
泉南雜志八卷上

三

蓋以人重也雖然貴賤異等若道詢一行腳  
耳無藉勢位而功力過之則其名胡可泯泯  
且洛陽橋尚有百五十三字之記此獨無之  
意當時道詢不欲居其功以垂後名耶抑本  
有記而歲遠湮廢也

淳化閣帖十卷宋李南輝遺於泉州已而石刻  
涇地中久之時出光怪樞馬鸞怖發之卽是  
帖也故泉人名其帖曰馬蹄真跡余按沈源  
釋文序云是帖納郡庠歲遂剝蝕其後莊少



東南雜志入卷上

四

師氏復摹以傳則今帖非馬蹄真跡乃莊氏摹刻也其石先屬張氏後以其半質錢於族秘匿不返至於構訟於是各繼木刻足之分爲兩部今所傳者既非宋遺而莊模亦皆割裂通更通失矣惟蔡少唐憲副家所藏七塊完好不剝蔡甚寶之甚爲難得欲得莊刻之全與蔡之所藏必求數家而合之然不易也又按沈源所云莊少師者不知何名汝泉郡志有莊夏者登淳熙八年進士歷官侍御史

永春縣開國男辛贈少師有文名他莊無仕少師者故知是帖復摹乃莊夏也

泉州察院堂左有宋太宗戒石銘碑乃黃山谷作筆策大書其下有高宗行書跋語云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製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因思朕異時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草花爲守爲令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

東南雜志入卷上

五

右爲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政後有一石字乃高宗御押也又其下有小楷書呂頤浩題疏云臣等竊惟太祖皇帝武定天下而太宗皇帝文以撫之是時<sub>字</sub>民亦于新去湯火哀矜<sub>字</sub>乃發大訓垂諸庭石如雲漢在天爲光昭同其施在下則爲露爲雨民涵斯澤豈其有極而更更歲久或不知誦斯文矣皇帝撥亂愛民規撫祖宗乃六月癸巳詔以黃庭堅所書刻之石將以墨本賜天下使日見而知戒焉嗚呼此盛德大業之本豈特讀正觀政要而太息哉臣等材駑不足以佐萬分而知贊且願蓋不獨郡邑之吏洗然於茲賜也謹昧死書於左方紹興二年七月癸酉端明殿學士左朝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臣權邦彥左通議大夫參知政事福建江南西路荆湖南北路宣撫使臣孟庚左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臣<sub>字</sub>二特進尚書左僕射

東南雜志八卷上

六

上天難欺爾倭爾祿民膏民脂四句移後二句佔前以爲銘便自簡當意完而無累瀝之氣

又有高宗御書耜田碑云朕惟兵興已來田畝多荒故不憚卑躬與民休息今疆場罷警流徙復業朕親耕耜田以先黎庶三推復進勞賜耆老嘉與世俗躋於富庶昔漢文帝頻年下詔首推農事之本至於上下給足減免田租光于史冊朕心庶幾焉咨爾中外當體至

東南雜志八卷上

七

模刻立石于聽事所者紹興十七年三月日立左從政郎司法參軍權察推臣曾汪右從事郎節度推官臣余麟右承議郎簽書節度判官廳公事賜緋魚袋臣方周弼右承議郎添差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緋魚袋臣王鑄右承議郎通判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賜緋魚袋臣韓習左朝散大夫知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使賜紫金魚袋臣陳康伯此碑在戒石銘碑之

右石俱精瑩輝燁有神氣

衛西榕樹幹大如一間屋夜上有繩繩垂下者謂是根也其高參天枝葉蔭可三十餘丈相傳韓少卿國華爲郡誕魏公日樹杪爲吐烟雷又云榕樹千年者其上生伽楠香

德化縣白堊卽今市中神山佛像之類是也其坏土產程寺後山中穴而伐之縋而出之確極細滑淘去石渣飛澄數過傾石井中以漉其水乃埤埴爲器石爲洪鈎足推而轉之薄泉南雜志入卷上

八

則苦歲厚則統裂土性然也初似貫今流播多不甚重矣或謂開壙時其下多藏白堊恐傷地脉復掩之

閩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線者首尾似燕而其小毛如金線臨卵育子時群飛近沙泥有石處啄蟻蠟食有詞海商聞之士番云蟻螺背上肉有兩肋如楓絲絲堅潔而白食之可補虛損已勞病故此燕食之肉化而肋不化并津液嘔出結爲小膏附石上久之與小

雞鼓翼而飛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也

泉郡荔枝雖鬱爲林麓然不若福興兩郡之盛絳囊翠葉明秀可愛蔡端明所謂殼薄而平脈厚而瑩膜如桃花紅核如丁香母刺之凝如水精食之消如絳雪誠哉荔枝譜四重垂五百餘年品目雖存漫不可據今惟五月熟者曰火山肉薄而酸六月熟者曰早紅曰桂林曰白蜜曰狀元紅曰金鍾俱稱佳品七月熟者味甘酸曰山荔枝蠲渴補髓多啖無傷韓

泉南雜志入卷上

九

僱荔枝詩云封開玉籠雞冠濕葉視金盤餽頂鮮想得佳人微啟齒翠釵先取一雙懸又巧裁霞片裊神漿崖蜜天然有異香應是仙人金掌露結成冰又舊羅囊可謂形容之妙矣蔡端明曰荔枝之於天下唯閩粵南粵巴蜀有之漢初南粵王尉佗以之備方物於是始通中國司馬相如賦上林云答還離支蓋夸言之無有是也東京交趾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奔騰有毒虫猛獸

之害歸武長唐美上書言狀和帝詔太官省之魏文帝有西域蒲萄之北世譏其繆論豈當時南北斷隔所擬出於傳聞耶唐天寶中紀子尤愛嗜涪州歲命驛致時之詞人多所稱詠張九齡賦之以託意白居易刺忠州既形於詩又圖而序之雖髮鬚顏色而甘滋之勝莫能著也洛陽取於嶺南長安來於巴蜀雖曰鮮獻而傳置之速腐爛之餘色香味之存者已幾矣是生荔枝中國未始見之也九

一木之實生於海濱蔽險之遠而能名徹上京外被夷狄重於當世是亦有足貴者其於果品卓然第一然性畏高寒不堪移植而又道理遼絕曾不得班於盧橘江橙之右少發光采此所以爲之嘆惜而不可不述也荔枝才已龍眼始行殼黃瓤白核壯肉薄本草謂之荔枝奴信然蓋荔枝飽啖之餘不堪咀嚼如膏梁子居常醲醑一旦家落舖薄糜便不適口

紅梅福橘之次者也橄欖青澁能消酒止渴樂性賦所謂泉州橄欖能消酒是矣本草一名諫果謂其始苦澁而回甘猶忠言逆耳世亂乃思之也其俗取與子盤和核搗碎醋拌充蔬

甘蔗幹小而長居民磨以煮糖泛海售其地爲稻利薄蔗利厚往往有改稻田種蔗者故稻米益乏皆仰給於浙直海販蔗土者當設法禁之驟似不情惠後甚薄

清源山茶青翠芳馨超軼天池之上南安縣英山茶精者可亞虎丘惜所產不若清源之多也閩地氣暖桃李冬花故茶較吳中差早紅梅百葉一花三子曰品字梅紫梗疎條非復霜皮鐵幹可偶

芙蓉有產於山者余廨後手植一枝未半載扶疎出牆名曰木芙蓉花最繁盛不下數百大如甌其色有朝紅暮白者此則粉紅一色耳九節蘭花易植不若吳中所欽靜字中雖若棋泉南雜志八卷上

列亦不甚香

余廨東所植茉莉其高及檐膏於晷夜設木榻坐其下清芬郁烈可沾膚髮其地易生如吳中植槿也按本草時珍曰稽含草木狀作末利洛陽名園記作抹厲佛經作抹利王龜齡集作沒利洪邁集作末麗蓋末利本胡語無正字隨人意會而已末利原出波斯國移植南海其性畏寒不宜中土弱莖繁枝綠葉圓尖初夏開小白花重瓣無蕊花皆夜開丹鉛

總錄曰晉書都人簪杏花即今末利花也西施舌殼似蛤而長外色若水蚌殼內色如乳翠肉白似乳形酷肖舌潤約大指長及二寸味極鮮美無可與方古本有數肉條如贅然

是其飲處

北方謂泥磚曰土坯晉江有介屬亦曰土坯綠殼白尾其旁有毛

章魚清脆頗膾諸肴然其形酷似病疽小見臂指所切不堪寓目

泉南雜志八卷上

三

龍虱如牛糞上虫似黑而薄殼殼食之小有風味

蠶魚碧血海中介魚也似蟹足十有二長六七寸漁者醢其肉居人以其殼作木杓穆天子傳黑羊白血以蠶况之則亦可信

蝦有長一二尺者名龍蝦肉實有味人家掏空其殼如船燈挂佛前

關魚大如指長二三寸花身紅尾善鬪人家盡畜之俗呼爲丁斑魚張世南宦遊紀云三山

溪中產小魚里中見 蔡之角勝篇博戲信然  
壯螭麗石而生肉各爲 房剖房取肉故曰螭房  
泉無石灰燒螭房爲之堅白細膩經久不脫  
鮮大而肥鮮美特異海 物志各天醫門雅名魁  
陸本草名瓦瓏子雜 類云燭組之味有刺醬  
蔬一名石鱗魚紫斑如 緬錦生溪澗高潔處其  
大如雞得亦不易厥 俗兼皮食之有見餉者  
余今人縱之野中左 右瞻睇不轉曰此難得  
之珍味也

泉州雜志八卷上

古

泉州海錯品類最多余 嘗欲就其所見記錄  
帙以廣好事會齊命 未遑也五代陳致雍作  
記謂雍家於晉安日 觀海族日有多品而考  
其名實不同者則華 人之言異也是故荒餘  
之產職方不入郭璞 未詳張華不載沈瑩臨  
海記顏之推稽聖賦 崔豹古今註交明異物  
紀綱表錄異山海經 東方異物等記及諸家  
博物之例物同而名 異者集經此卷就其方  
言而正之曰海物異名記

泉州富家田不過五頃至十頃極矣爲山多而  
巨姓繁耳上人藏穀不藏米爲易蛀也又米  
多石屑米戶應官簸颺數四非經旬不得甚  
而婦女手擇之余每齧石屑則默然勿令知  
不欲難其所難也

造白沙糖法用甘蔗汁煮黑糖烹煉成白劈鴨  
卵攪之使渣滓上浮按老學庵筆記云聞人  
茂德言冰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  
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甘蔗汁煎用其法煎

泉州雜志八卷上

上

成與外國等目此中國方有沙糖茂德乃宋  
初局勘定官余郡人也  
蟻有數種能螫人厨中饌案以四木桶盛木灌  
案鄰於中夏雨夜入卧床雖帷帳周密俱所  
不免多至一二升最爲害食之害蓋蟻爲濕  
熱相蒸所致故居宇須疏風放水稍亦可除  
白蟻尤能運土蝕木令棟易槿  
乾清坤寧二宮告成需石陳設澳中以奇石四  
十槓分製佳名標奇以進時歲己亥三月余

給事水衡目覽手抄附列篇左

春雲出谷○泰山喬嶽○神龍雲雨○天地  
交泰○略大五○至輶山光○略大五○河洛獻  
瑞○玄嶂雲收○江漢朝宗○奇峰叠出○  
海山朝旭○略大五○錦雲碧漢○虹臨華渚  
○雪溪春水○群峰獻秀○麟趾呈祥○龍  
翔鳳舞○略大五○一碧萬頃○雪巖春霽○  
雲霞海曙○略大五○萬山春曉○春山烟雨○  
百川霖雨○略大五○溪山烟靄○略大五○壽  
泉南雜志入卷上

六

山福海○雲漢麗天○略大五○湖光山色○  
爾關紫氣○春山烟雨○卿雲綢彩○雲霞  
海曙○雲霞出海○略大五○龍飛碧漢○略大五  
○山水人物屏石八塊○山川出雲○略大五  
○烟波春曉○略大五○白雲春融○略大五  
○雲龍出海○略大五○振衣千仞○略大五  
出谷○海晏河清○振衣千仞○略大五  
太守東山張公檄余盤德化縣倉穀盤少正類  
一千八百一石查出不入冊穀價銀二百九

十三兩五錢又司李李公檄余盤府倉穀盤  
少正額四百九十八石夫各處倉穀缺額者  
多矣查盤止取倉收文具耳未有倒厥籌較  
報欠數多如今日者有之自兩公所命而余  
實始之蓋泉庾所儲晚稻也多擊則穀破少  
擊則茫畱兩者皆可引畦況漸以積之最易  
爲末倉蠹藉口甚有侵漁安得出陳易貯早  
稻使民髓不爲消竭也

東山公蒞泉甫五月以簡惠得士民心去郡日  
泉南雜志入卷上

七

號泣遮留者數千人徒步會城乞留不遂先  
是有吏欲自濶假公告余余追未完贖緩補  
庫余疑非公意密白之公公駭曰貧百姓愛  
我如此我反累之耶微公言幾爲奸吏所蔽  
公亟示蠲之

泉俗最重堪輿雖以已地營葬鄰家必嚴不相  
容一日有宦裔黃生乞地於東山公公以其  
狀屬余曰黃司農昔在南曹司帑棄千金而  
不取致死無以爲殮今還歸四年猶貧無葬

泉南雜志 卷上

六

地清官安可爲乎所乞二山果謂蟻或天留以埋玉未可知也該司躬蒞一勘庶賢大夫有馬鬣亦有司表墓之遺思也余往勘所乞之山紫迫三墳適當其上三氏子孫所必爭非瘠丘可比且巖阿峻折靈輜有崎嶇之危若臨穴闢沮英魄虛入土之安要須無競始利寔安公然余言黃亦亟止少焉三氏之族百許人轟闐余廨余出成案牒之乃謝而退泉之東門外有官山過數里爲翁榮葬處棺處泉南雜志 卷上

之報也

泉南雜志 卷上

七

安溪縣伐一巨木充冊封琉球海船桅木藩泉檄余覆勘其責甚重余以民尺量長十丈一尺六寸頭圍一丈一尺至八丈五尺處圍三尺七寸九丈處圍二尺九寸復以官尺較定若於內斲去浮皮爲數益窄蓋桅尾不及三尺而望斗之下必連鑿數孔以拴旋餅風帆繚繚所繫所重不知幾千鈞能任與否請從定式已而聞用寧化一木其必大於此者先是安溪山中出一大木運至漳界一蹠而斷余意必病本木理不堅致之耳不然千年巨材豈一蹠可斷天若不令苟全于陸以貽危海上也者國命非常故本神効職如此泉城火燬盛行市販苦于資養同緣法不究弊雖禁弗戢當事者謂坐暴須臾而不知燬銀在鑪炙手難獲適生擒奪厲階耳余乃辯傾紋傾燴兩種磁礮迥然各異傾紋銀者並出鑄色而乾傾燴銀者光潤帶黃而濕取礮比



查好可立見議出而人莫御種債尚頗革

缺低假也

舊鷺洲田本海沙漲出因業戶欺隱沒爲學田

民佃輸賦以資膏燭頗爲有力所侵幾致激

變監司微余監獲以緩農人因思不日歸耕

如淵明于下澗田舍獲釋鐘歌餘然自適

無復作風塵面目看人眉頰也

德化九仙山有瀑布泉自雲際下宋王簿柳驥

詩有天傾一泉聲漱玉地高六月夜凝霜之

泉南雜志八卷上

句

余廨西甚饒隙地綜事之暇遶首散帶率童僕

種蔬於中所茹有餘尚可分給貧隸息力植

下見清源山榮烟斜照中如湖中別記所謂

碧紗籠罩翠微巔爲佳境因念我家仲子携

妻濯園陶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時

於此俱可想見顧余事官執掌委形踟躕然

而時得二趣者聊欲覓閒情於勞庶簡清事

於處汗耳

清源山在郡北三里許高數千仞未至絕巖數

百武有泉自石罅流出積於砥石凹處其列

獨勝他泉好事者攀躋汲之冬夏不減其東

有妙覺巖石上刻第一山是宋元章行書

兩臺峭拔摩空在清源山之右臺南有砥石嘉

靖十三年譚鑑以鄉舉司李泉州建思樂亭

於其上鑑有惠政善聲律樂於山水間戶部

侍郎顧瑛爲之記泉志鑑爲崇德人吾郡志

爲桐鄉人

泉南雜志八卷上

正

遂昌雜錄言慧光庵尼無著爲張循王九世女

孫以陋故不嫁而挾妓貨故優裕清源文獻

姓氏言尼無著平江府資壽妙聰禪師爲承

相蘇頌女年三十許厭世浮休脫去緣飾容

衆諸老余按二說不同因攷蘇頌爲泉州同

安人後徙潤州相拒宗龍圖閣學士紳之子

也紳薨丹陽遂居焉丹陽去平江不遠則無

著爲頌之女厭世無疑非陋而挾貨者不然

王公貴家女苟非有道安肯以陋自退無著

嘗有傷云一葉扁舟泛渺茫呈橈舞棹別宮  
商雲山海月都拋却贏得莊周蝶夢長履素  
遺榮清空可誦挾貴者無此言

唐設泉州錄事參軍事一人掌政違失泄符印  
司功參軍事一人掌租調官廨庖厨倉庫司  
戶參軍事二人掌戶籍計帳道路過所蠲符  
雜徭逋負良賤芻蕘逆旅婚姻田訟旌別牟  
弟司田參軍事一人掌園宅口分永業及蔭  
田司兵參軍事一人掌武官選兵甲器仗門

泉南雜志八卷上

世

禁管鑰軍防烽堠傳驛田獵司法參軍事二  
人掌鞠獄麗法督盜賊知贓贖沒入司士參  
軍事一人掌津梁舟車宅舍工稅參軍事四  
掌出使導贊采設諸曹錄事參軍一員掌州  
院庶務糾諸曹稽違司戶參軍一員掌戶籍  
賦役倉庫納受司法參軍一員掌議法斷刑  
司理參軍一員掌獄訟鞠勘之事元則以推  
官二員專治刑獄而以諸參軍爲經歷知事  
照磨各一員提控案牘一員我明因之經

歷掌文書出入知事佐經歷理司事照磨主  
磨勘照刷設檢校佐照磨理所事而權日以  
微提控案牘則又屬之藩司矣

泉志言宋真覺大師名添志姓陳氏永春人故  
通直職伯兄也初住南安雲華巖後遊京師  
元祐元年奉陳太后懿旨詔入內祝遂寧王  
壽勅賜納袈裟金衆緣鈞括宗御書云遂寧  
王陳美人顧福壽延長施長者真覺當來同  
感佛果續賜制劄遂歲度僧天下名山福地

泉南雜志八卷上

世

永遂居住初在福禪大住秀州福嚴有竹佐  
郎黃庭堅嘗贈之詩云蒲團木榻付禪翁茶  
鼎熏鑪與客同萬戶參差寫明月一家寥落  
共清風又贊云石出山而韻自生堅松不枯  
而骨立水霜今得雲門杜板打破鬼窟靈林  
其石也將能萬里出雲雨具松也故與三界  
作陰涼此似昔人非昔人山中故友任商量  
刑部侍郎陳軒亦嘗贈之詩云車輪馬足走  
風烟競看成都萬炬燃獨我踏開庭下雪伴

師同坐一庵禪黃庭堅嘗爲作蓮華巖銘又書草庵歌贈之銘南安有碑歌刻廬山歸宗寺余按福嚴寺屬吾郡崇德縣郡志云徽宗在潛邸時陳太后病適真覺在京咒水治疾有功許其住持名山真覺乞來此賜金銀磨衲袈裟又嘉郡柳志言師有草庵歌黃山谷爲之書俱與前說異而略故竝書以備互攷出仁風門半里許爲靈山其上有磐石可坐百餘人中一圓石下不聯屬勢重萬鈞一夫撼

泉南雜志

卷上

之輒動搖不止其勢就下若將彈丸走坂然然而百夫撼之雖動不移也郡守周道光題爲碧玉蓮又惠安縣有雲峯上有大石高廣四丈許又有一石上廣下削高丈餘築於其上恒有落勢併力推之不動以芥挺之輒動故名曰危石二石之異若一轍焉南安姜相峰唐相姜公輔謫爲泉州別駕恒居此峰石上刻姜相峰三大字是宋魏公蘇紳書

高士峰在南安是唐校書郎秦系隱處有石刻高士峰三字隸書旁有才翁二字按志謂蘇才翁爲漕使嘗行部至泉題晉江樓真院壁疑此字乃蘇書也

雄山在南安其上有飛瓦巖相傳昔有僧結庵其上因山伐木但患山高運瓦之難積瓦山下誑欲作法飛瓦砌屋不用工師卜日已定遠近觀者數千人僧僞傭人挑瓦上山觀者欲其速於作法爭爲掀運頃刻都盡僧笑曰

泉南雜志

卷上

並

吾飛瓦只如是耳或謂之智僧余曰此詭梵然亦可與語權者

金石峰屬南安上有疊石其赤痕類丹書有石刻金石峰三字

泉之山莫多於西南高絕者莫僂於船山群峰列秀此山獨出於其上勢若一船泉人加以福字故名福船山

韓昌黎言閩人登進士自歐陽詹始故知詹進士第不但始泉州亦爲八閩破天荒也

萬首唐人絕句中於吾郡及泉州有未收者余

錄其詩于左以備補遺

荅陸澧

張九齡 曲江人

松葉堪爲酒春來釀幾多不辭山路遠踏雪

也相過 見嘉興府志

張建封大夫奏系爲校書郎因寄此詩

秦系 會稽人隱南安九日山

久是烟霞客潭深釣得魚不知芸閣上遺校

幾多書

泉南雜志八卷上

十三歲戲荅清源牧

陳黯 南安人

玳瑁應難比斑犀定不加天嫌未端正滿面

與裴花

壺公山

翁承贊 泉州人

井色斜連北蓬閣直倚東秋高巖溜白日上

海波紅 以上俱見清源文獻

南安夕陽山真寂寺題詩

宣宗皇帝 居邸時通于此

惟愛禪林秋月空誰能歸去宿龍宮夜深聞

法餐并露喜在蓮花法界中 見泉州府志

樂津店北陂

歐陽詹 晉江人

嬋娟有麗王如也美笑當予繫予馬羅幃碧

簾豈相容行到山頭憶山下

出蜀門

北客今朝出蜀門條然領得入時魂遊人莫

道歸來易三不會聞古老言

題第五司戶侍御

會稱野鶴比群公忽作長松向府中驅馬不

泉南雜志八卷上

騎人不識冷然三尺別生風

芒

建溪行待陳詔

偕行那得會心期先者貪前後者遲空憶麗

詞能狀物每看奇異但相思 以上俱見歐陽文忠集

戴雲山

智亮 應于泉州縣化驗戴雲山

戴雲山頂白雲齊登頂方知世界低異草奇

花人不識一池分作九條溪 見德化縣志

戴雲山吟

人間謾說上天梯上萬千迴總是迷曾是老

人巖上坐清風明月與心齊

荅泉州薛樞使君重陽日贈酒

秦系 兗前

強欲登高無力也  
籬邊黃菊爲誰開  
共知不是潯陽郡  
那得王弘送酒來

瀑布泉與唐宣宗皇帝聯句

黃巖禪師

千巖萬壑不辭勞  
遠看方知出處高

豈能畱得住  
終歸大海作波濤

泉南雜志八卷上

文

歐陽修詩話云唐宣宗微行武宗忌之遣  
郊爲僧遊方同安夕陽山黃葉禪師與觀  
瀑聯句

泉郡志云東出海門舟行二日程曰彭湖嶼在

巨浸中環島三十六如排衙然昔人多僑寓

其上苦茅爲廬推年大者爲長不蓄妻女耕

漁爲業收牛羊散食山谷間各務耳爲記訟

者取夫於晉江縣城外貿易歲數十艘爲泉

之外府後屢以倭患墟其地或云抗于縣官

故墟之今鄉落屋址尚存唐施肩吾島夷行

云腥臊海邊多鬼市  
島夷居處無鄉里  
黑皮年少學採珠  
手把生犀照鹹水  
卽其處也今彭湖已設遊兵汛守焉

泉州市舶稅課云香之所產以占城實達儂爲  
上沉香在三佛齊名藥沉真臘名香沉實則  
皆不及占城渤泥有梅花腦金腳腦又有水  
札腦登流眉有壽薇木占城實達儂三佛齊  
真臘渤泥登流眉皆諸番名

泉州志天順七年會闈大火焚灰千餘人上

泉南雜志八卷上

文

憐之賜死者俱進士余意千餘人中亦必有  
供事人員恐未可謂俱賜進士因查弁山堂  
別集科試考是年癸未會試舉人死于火者  
九十餘人主試官俱越牆免事聞贈死者俱  
進士出身然則舍舉人外其他九百餘人乃  
供事員役明矣又按名世類苑是年羅文毅  
公亦在闈中賴謝大詔出之公有詩寄大詔  
云會同丙子看鄉榜丙戌春闈又在門南省  
再逢真父母西湖歸老任乾坤庚巳編則云

泉南雜志卷下

橋李陳懋仁

無錫人

一峰先生還回祿壇上一老人以杖提而出時捐軀者幾二千人而先生獲免出招老人竟無所得愚謂壇上老人或卽大韶被災人數亦各舉大槩故不同耳

泉之南三十里曰石龜峻壁上有石二丈許形酷似龜行旅望之遠近無異吾郡宋太守岳公珂所著程史云余外家居泉之石龜卽其處也

有亡賴王三壞柵越渡抱關丘斗五執之法也

泉南雜志卷上

冊

然斗五乘酒毆三幾斃三之兄府告丘斗仔斗五兄弟共毆屬余拘訊皆自哲讀書子也其兄斗仔毅然自認斗五曰毆三我也何與兄事余壯其義以傷者界調理曰好護之辜限外可無抵于是斗五家悉力調理乃不死此弟兄重義輕死吾故識之以愧夫因資財而閹十牆者

泉南雜志卷上終

泉南雜志卷下

一

乃東甌王避漢兵處然東甌王卽東越王餘善爲漢兵所攻自所保之泉山南行徙大澤中繇王居股殺以降漢亦無由至此山也余按買臣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居大澤以爲易擊故請發兵浮海直抵泉山上拜買臣會稽太守居歲餘與橫海將軍韓說等始擊破東越是漢兵未攻之歲餘前而餘善已先去泉山居大澤矣志謂餘善爲漢兵所攻而後去亦非也又按閩粵王傳故粵衍侯

吳陽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  
孫王居股謀俱殺餘善以其衆降橫海軍所  
謂漢陽則又非泉山矣余登泉山及嶺五里  
梯磴頗夷不爲峻峭卽有險可守然皆側徑  
細路不能儲餉四面平曠因可立敵若陵谷  
已變遷則已如木變遷吾意餘善欲保守自  
固必不居此絕地是知非買臣所指之山明  
甚志雖表其非是然略而未備且有先攻後  
徙之外余故申其說以俟考焉

泉南雜志卷下

二

宋顯謨閣學士泉人傅伯成狀前嘉興守程公  
行實其略云公諱卓字從元徽休寧人開禧  
二年除司農寺丞十二月以親老抗疏請外  
補差知嘉興府丁母新安郡夫人艱嘉定三  
年八月服闋以嘉興治最授朝奉郎歷官正  
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致仕新安郡開國侯  
贈特進資政殿大學士又云傅李輔郡公以  
推擇出守剖夫如流莫不切中其情然終歸  
平恕或僞爲倅廳印紙與奸民爲市以充契

券之用流布既廣災因事覺視爲奇貨謂無  
真僞當歷加追驗則所得可裨郡計不少公  
曰此不過僞造者罪耳若一一驗之編民並  
擾吾以安民爲先利非所急也乃諭民有誤  
買者許自陳立與換印陳者畢至一郡晏然  
尋以內艱解郡按此則知公之澤被吾嘉甚  
厚乃吾郡志自元郡幕單慶寧傅徐碩及  
明太守柳公遺公之名與事之實後遂泯泯  
余讀清源文獻漫爲錄出以備補遺

泉南雜志卷下

三

泉自五代之際股田多屬寺觀民間其下者耳  
厥後漸爲勢佃轉相沉匿寺觀反累虛糧至  
今數百年來尚有清查寺田我價爲充餉之  
用者余嘗奉差稽覈潤不可了朱紫陽簿同  
安日有詩云輪盡王租生理微老僧行乞暮  
還歸空山日落無鐘鼓惟有虛堂騙福飛是  
知僧寺糧累而貧宋時已然矣  
唐盛均泉人也嘗病白孔六帖疏略唐爲盛氏  
十二帖宋鍾璇亦作續白孔帖

泊宅編載泉州萬安渡水濶五里蔡襄造石橋兩畔依山非也余嘗往來此橋及按端明自爲記長三百六十丈非五里畔左面山非依山右則去山尚遠也

宋德祐二年十二月蒲壽庚及知泉州田真子以城降于元考泉州府志田真子昔江人文天祥同榜進士爲州司馬蒲壽庚其先西域人與兄壽晟總諸番互市因徙于泉以平海寇得官壽庚頑暴寡謀壽晟爲之畫策密昇泉南雜志八卷下

四

壽庚以驥丸裝表潛出降元今但知壽庚之叛宋而不知壽晟之主謀也其子師文尤暴悍嗜殺孫勝夫其黨也余按宋元通鑑云我太祖皇帝禁泉人蒲壽庚孫勝夫之子不得齒於士蓋治其先世導胡傾宋之罪故終夷之也又資治通鑑府志俱曰田真子而薛方山宋元通鑑則曰田子真兩通鑑俱稱田知泉州而府志則稱田爲州司馬名與官皆屬互異故并識之不致賊臣淵逃斧鉞也

泉南雜志八卷下

五

衛民祠爲前守熊公設也公諱尚初江西南昌人由吏員正統末知泉州剛梗廉勤有善政時鄧茂七反據汀延遣劇寇侵掠泉界民甚危之郡將王指揮觀望不武公曰吾當躬禦不可延寇藏吾城請師未下乃提民兵與晉江簿史孟常陰陽正術楊仕洪拒戰于古陵坡皆爲賊所執欲屈之公執不可迫取贖又不可公氣愈厲罵愈甚遂皆死之繼而重兵至賊走後錄其死事祠以祀之以楊史配萬曆乙巳太守東山張公見其祠傾圯立欲新之命余董厥事甫庀材鳩工有庠生某以其父有近時說賊功欲塑像史楊之次余曰有勞桑梓與死事並祀固與禮合但須論定當事議許而後可會公解組去後無任事者祠尚頽然蓋熊公以吏起至二千石爲民死賊城得保全血食千秋神爽赫奕誰謂掾吏無人哉公之外又有羅明以劍州判罵賊死曾連以連州判禦賊死鄧俊以榮山尉禦賊死



陳一道以蕪湖丞禦倭死俱蒙 恩蔭且立祠焉嗟嗟此數君者甘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義故能心堅鐵石操厲松竹履危亡而不顧飲刀斧其如伶是知蹈節捐軀不限人地彼紆朱鳴玉者視死在前而欲成此微烈幾何人哉

國朝掾吏不但熊況兩公官太守俱稱名臣其尚書侍郎卿寺銓司台省藩臬二千石府佐縣令不下數十百人無論各省多有印以泉泉南雜志八卷下

六

與吾郡可指而數者泉州有張苗南溪張暉政劉仲修工部黃均外郎趙應實刑部黃永寧波劉仲修工部黃均外郎趙應實刑部黃張翊大理顧琛吏部葉春刑部張振軍機金宗禮部以上俱互見兪州別集泉嘉兩郡志雖進取或有超資要亦有可用者在故知國家未嘗不用異途特患頽靡不肯自立苟有自立者出而不爲群妒所射者少矣且當事者不但不爲振拔反疑而伺察之使含沙

得行蘭猶其刈是非所以激有志勸後來也東嶽行宮坊扁曰萬山第一是米元章書第一山刺妙覺巖下者相傳一羽士臨出自書萬字足之

余有米南宮寶藏二字刺于無爲州者徑二尺許大有神勢欲摹刺清源山中客有謂余曰院司且經遊公位下未宜勒石余乃笑而止庫貯敗鐵甚夥皆先後所収不堪軍器也余嘗監收日擊可用乃兵子飾虛利在拊餉不論泉南雜志八卷下

七

甚否故毀解還余議堪者官給工料分發各營修理兼用不堪者作鐵與之於軍器銀內銀七器三照額搭給解驗查盤一如新造之法併散雨濕火藥而加硝提之計省二千餘金卽於餉銀內扣庫以抵下年額征節軍費以紓民力計無便此沈都圖士弘力贊如余官部司馬楊公司理李公欣然羈議各以陞任丁艱行視篆汪公因議具申乃當事者之視不行終作朽物惜哉

然耳不虞余符之如吹塵也乃知作惡者終不能逃法網耳

余司干扼一青衿失盜稱明火強盜劫錢物數百金在事賊曰城中盜至此極乎切責余往勘盜蹤至則見一間矮屋門有火炙一孔若將伸指探屢屢者余不問所失第檢所存竹簾一竄傍匡床一綻布被一舊履一量碗筋數器依床一桌而已余卽以問覆在事叱而適之余問青衿曰公此舉何居青衿答曰

賊雖無所得然生既貧反得所司例守暴客故作此鬧事聊欲給其比追耳

城中一夕被盜捕兵實爲之招直巡兩兵一以左腕一以胸次俱帶黑傷而不腫裂謂賊棍毆意在抵飾當事辭責司捕之弛於干振也甚厲余意視毆處未有不致命且折亦未有不腫且裂者無之是必戲作問諸左右曰吾鄉有草可作傷色者爾泉地云何答曰此名千里急余令取搗碎以二人塗如其處少焉

成黑以示兩兵兩兵愕然遂得奸狀自是齟道絕而外客無所容矣按本草千里急一名千里及藤生道傍離落間葉細而厚味苦平小有毒治疫氣結黃瘧毒瘧汁服取吐下亦搗爛敷蛇犬咬不入衆藥第不載此草可染膚黑如鳳仙花可染指紅也

葉混爲泉州惠安丞真文忠公守泉時引以自期有擒賊功甚者公爲作墓誌郡志失其名何也蓋未見西山文集耳

宋進士呂造詩云閩海雲霞遮刺桐往年城郭  
爲誰封鵬鵠啼困悲前事昔蕊香銷城舊客  
刺桐城今泉州築城時環城皆植刺桐故號  
桐城

宋王勺泊宅編云七閩地狹瘠而水源淺遠墾  
山壠爲田層起如階級然每引谿谷水灌漑  
中塗必爲之磴下爲碓米亦能播精米行中  
知泉州有水無一滴不爲用山到崔嵬盡力  
耕之詩蓋紀實也余曰否蓋余於泉嘗履畝

泉南雜志八卷下

十

焉聽斷中多有爭水者其田謂之糞水田以  
水源遠近爲價之高下如吳中上鄉下鄉然  
港脉鮮少源流僅是一溝或積一潭各從其  
派非其由者不得盜夫支流田傍各潄土坑  
蓄水遇旱置桔槔引灌夜則守之以防盜汲  
朱行中所云水無一滴不爲用蓋在此不在  
磴碓也余所經浙之金衢達建安始有水碓  
田開山壠閘實爲多故余詩有湍中疊石開  
泉碓天半鋤雲種水田之句又泉志郡守無

朱行中元祐間有朱服改知婺州婺州卽三  
國時東陽也泊宅編謂朱行中嘗守東陽故  
知行中或卽朱服字也

宋陳復濟密知泉屬安溪時各色錢不係上供  
例歸縣官吏以例進公曰入縣卽爲官錢私  
有之則贓也良久曰此一例字壞了許多賢  
士大夫

泉南號文章之藪而載籍甚少何也所見者惟  
歐陽行周文集真西山忠經清源文獻泉郡

泉南雜志八卷下

十一

志敬由編王梅溪真西山兩公溫陵留墨蔡  
文莊公集王遵巖先生集此外無聞焉或曰  
藏書家秘而不行耳何忤菴先生曰蒲氏之  
變泉郡槩遭兵火無復遺者又僻在一隅傳  
播不廣習尚纖麗粹刻不多地氣卑濕靈魚  
爲虐慨前人之苦心悲後世之漸滅故公集  
清源文獻以表前人而引用諸書皆出家藏  
也

婦因夫出賈便告離夫屈余鞠之余意賈

臣婦離夫謂其終餓死溝中故也經商非貧離之必有姦事陰遣人門外覘之果得姦夫

喻詞科斷

余慕佐王君者以細故作瞋相余以釋提婆那與佛問答二偈解之其問偈云何物殺安樂何物殺無憂何物毒之根吞滅一切善佛答偈云殺瞋則安樂殺瞋則無憂瞋爲毒之根瞋滅一切善王君爲之改容雖然悔失攻中而怒不可拔矣

泉南雜志八卷下

上

泉濱海颶風時作客因曰此非雄風乎然不聞有謂雌風者余同儕山陰俞君善謔曰今內孺咸作非雌風乎余笑曰雖然風亦有相偶者宋玉賦有大王風劉孝威詩有少女風風俗通有君子風北史有小人風

優童嬾趣者不吝高價豪奢家攘而有之蠶蠶傳粉日以爲常然皆土腔不雅所謂余常戲譁之而不存也先是一處黨舉此以爲傷敗風俗建白當事據行之然而此種蓄於有力

家雖禁弗戢第長彪黨之風則曰吾言足以取信當事從而伺察人過動欲檢舉故機噤詐卑官默細爲之不安余雖白府竟不我信已而果驗余言故凡建白須出更老要亦事可施行假公濟私所當深察也

迎神賽會莫盛於泉游開子弟每遇神聖誕期以方丈木板搭成抬案案綯綺繪過翼扶欄置几於中加幔於上而以妓童妝扮故事衣以飛綃設以古玩如大士手提篋筐之屬悉

泉南雜志八卷下

上

以金珠爲之旗鼓雜沓貴賤混并不但靡費錢物恒有鬬奇角勝之禍至於宵分鼓死寂然無聲便是人消物化境界富貴下場榜樣矣

雲間徐子丞贊晉江管間余曰律例果皆鄭侯作耶余曰漢高祖法三章蕭何增爲九章叔孫通又增爲十八篇文帝除肉刑景帝減管數武帝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後世增刪不一我明

附例居多凡遺戍則引例非律也 漢景帝時管者篋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未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管者管管毋得更人旱一罪乃更人然此代斬趾代截鼻非施之罪外者也後世用竹爲刑具始於此不但施之罪外甚則五下一更人管去管遠至於跨不曰管而曰打矣 古之五刑一曰墨鑿其面以墨涅之二曰劓截鼻也三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四曰剕斷足也五曰殺死刑也 今之五刑一曰管用小荆杖決打一十至五十每一十爲加減一等二曰杖用大荆杖決打六十至一百加減等如上三曰徒拘收在官以應用力辛苦之事一年至三年爲五等半年爲一等酌罪輕重而加減之四曰流流去遠方終身不得還鄉二千里至三千里爲三等五百里爲一等酌罪輕重而加減之五曰死絞斬也絞全其肢體斬身首異處凌遲極刑也

丙午旱魃爲虐米價騰貴兼一時私錢盛行卽官錢驟亦不用議者欲減價平糶併禁私錢百姓敷收至於罷市余白府曰泉地米少不比米多處可以定價今所藉以裕地方者全在海商若一減價商必走他郡趣厚利泉雖多財如米之不至何故宜一聽市值俾海商聞之俱來米既集而價未有不平者若私錢新鑄也火色未純與官錢異第緝治以私鑄之泉則官錢自復府然余言不決旬而海米來集其價遂平錢亦復故

丙午夏旱暑府別駕舉繁露之儀禱匝月而土益焦說者謂南門宜禁不爲通者決旬百姓皇皇絕於水火余曰南門閉則宜雨閉久不雨則非南門之故何徒苦百姓爲當事始啟門數日雨

余方輯雨異一書閱泉志至正十三年七月雨白絳書投施中如得至寶

宋曾公亮晉江人少客京邸有隣生泣悲甚問

故生歎歎久之乃曰僕因事負官錢貧無以償僅一女鬻商人四十萬貸官行有日故泣耳公曰商人轉徙不常孰若售之我乎生喜卽如數與錢約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以俟生如期往公解維已三日矣公歷官顯要以太保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師中書令諡宣靖配享英寧廟庭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勲之碑

許天華字君常晉江人其居鄉左戒云毋通要

泉南雜志入卷下

去

路書以務養節則俯仰不遺毋豫塵紛事以務養寂則內外不擾毋徇末俗態以務養高則志行不羞毋受非禮儼以務養廉則彼己不失毋妄結實從以務養交則威靈不棄而善彙集毋苟出言語以務養德則靜噪不爽而口過息毋逐緣嗜好以務養神則天倪不伐面和氣全毋厭薄遲鈍以務養量則機心不熾而真性得毋譏訕世短以務養福則不侵人以見直而鬼責消毋虛邀時譽以務養

誠則不怨已以見賢而潛德進毋妒疾僞能以務養才則不設阱以誣善而有獎藉之功毋歆羨汰靡以務養齒則不齟後以盡俗而有由禮之漸公世廟時官方伯講學厲行以清白稱

蘇隨晉江人嘉祐二年進士今博羅棄官歸號紫雲先生葆神鍊氣不與俗接一夕夢遊異境覺而賦詩曰夢乘鸞鶴到仙家侍女風流魏月華琥珀盞斟千歲酒琉璃瓶種四時花

泉南雜志入卷下

去

金函藏錄文刊王石壁題名篆點砂一枕北窓初睡覺日移門外柳陰斜後數年端坐而逝

唐僧無等會稽人居南安延福寺盧刺史三請不至遣使仗劍云不下山取頭來無等曰身非我有况頭邪禪寂自若盧嘆曰空生之道一至是乎

宋魏國夫人陳氏晉江人龍圖從易之女內翰蘇紳之妻丞相頌之母三公皆嘗爲杭守陳

題杭州舍柱云吾少從吾父至此邦中與吾夫偕來今同吾兒凡三到盡閱江山之勝

歐陽公舊初發太原途中寄所思詩有云高城不可見况復城中人以此得函誓之謗何忤椿先生曰此樂府體黃璞乃謂公悅太原一妓卒以殞身好事傳之不信韓退之李習之李貽孫信璞何哉余按公詩有太原呈薛侍御齊奉禮和嚴長官登太原龍興閣陪太原鄭中丞登汾上閣上太原李尚書是皆所謂

泉南雜志

卷下

大

城中人也故結句云流萍與繫匏早晚期相親流萍喻聚散繫匏公自喻若思妓則安用繫匏且太原妓函誓詩起云自從別後減容光此乃鶯鶯句劉竊傳會其誣益見矣

張襄惠公巡撫江西時奉詔建嚴內閣迎恩樓有司重復以請公曰供費如式寔奉明旨批卻之又夏內閣築生墳使司議廣信七縣每縣措夫價一千金公曰範金爲柳乎每縣百金足矣夏謝曰愛人以德者固當如此

宋鄭俠福清人官司法參軍會大旱民流繪圖上神宗致近群奸徙英州元祐初東坡孫覺薦起爲泉州教授

韓國華守泉州祥符元年戊申七月二日生魏公於泉州州宅世言魏公居河朔故其狀貌奇偉而有學重之德見嬾真子

王文正公嘗本泉州人八歲徙青州益都本朝丘文莊公其祖亦晉江人爲小官於瓊州因家焉

泉南雜志

卷下

尤

吳中人物志云元陳寶生母莊氏海鹽人其父諱思恭泉州大商贅于莊一年生寶生甫四月恭去商海上久以爲死莊誓不嫁後恭還及五年又浮海去遽溺死莊益守志恭有前娶生子曰寶一在外家莊曰彼所生與吾所乳均出吾子乃質田與之養恭又嘗假債友人五千緡友人至是質官錢繫獄莊曰不可死有所負也傾橐償之寶生與寶一爲兄弟如同胞寶一死寶生爲育其孤女是知莊善

影之有素也實生長好文與縉紳大夫游  
言表揚母節嘗經春草堂奉母于太倉里第  
余按嘉興府志海鹽縣舊志徐一夔續序樂  
郊私語俱以莊爲泉人陳爲鹽人以商至泉  
贅馬府志又言莊携其孤歸海鹽莊以壽終  
高季迪作詩美之則恭爲泉人似無疑然三  
書俱不載莊之償債及賣田養前妻于與寶  
生育淑三事樂郊私語又言黃公墾子久拉  
彥廉嘗觀濤陳泣曰嗚侯父仇也何忍以

泉南雜志入卷下

廿

怒服相見子久爲之動容不看而返因作仇  
海賦以記其事其觀濤事人物志亦不載故  
並錄出

科第之盛莫盛於泉如嘉靖戊午鄉舉中三十  
五人辛酉甲子各三十四人近科有及五十  
人者若嘉靖甲辰科入試舉人八十餘人俱  
下第此又一時盛衰之異也

真文忠公於嘉定紹定間兩知泉州余讀公集  
有登金山詩云江來朱方注之東海潮怒飛

日夕相撞春天將古來義士骨化作狂潮中  
尖屹立之青峰孤根直下二千尺動搖泉窺  
冲融中黃金側布蘭若地鑿翠面而開窻櫺  
雙枕伊軋破浪屋恍忽置我高龍從是時千  
山雪新霽水面月出天清空濤聲四起人巔  
寂毛髮蕭瑟與琉璃宮披衣明發躡煙靄決背  
俯入歸飛鴻襟前渤澥斂顏色袖裏峴峨吹  
曉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塵埃野馬何時窮蒼  
梧處舜不可叫王事更恨歸匆匆正德間鎮

泉南雜志入卷下

廿

江推官史魯修京口三山志不載此詩公少  
詩至於遺漏他可知矣

歐陽公曰晚唐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  
務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極其彫  
琢故時人稱朴詩月鍛季鍊未及成篇已搢  
人口余攷朴吳人隱泉州安溪余有事過縣  
經永安里周塘卽其隱處後徙福州黃巢攻  
城朴曰能從我乎曰我尚不仕天子安  
能從賊巢怒殺之湧白膏起數尺



布衣黃孔昭泉州惠安人何忤菴先生曰孔昭詩如入幽林長薄其樹木皆世所有而鬱然蒼翳遂覺老蒼歷下瑯琊所稱盧謝米之或先

何茂先晉江布衣也陳爾身曰予讀人之文多矣至觀茂先之作多撫几流涕蓋其孝弟之言動人殊深

泉人蔡元偉云孤舟孤燈聖賢爲侶真有一日似兩日氣象

泉南雜志入卷下

世

泉南布衣陳建勛年在耆老性好吟咏執操貞厲居貧若康嘗從何儀部研精墳典於歐陽行周讀書處超然絕迹可謂挺孤節於靡枝激清風於頽俗者矣

宋司農卿湖廣總領詹體仁淳熙間嘗爲泉州晉江丞程尚書大昌司馬侍郎及相繼爲守尤加賞異待以賓禮郡有疑獄必諮焉嘗提舉浙西常平謂浙右之有漕渠非止通餽運資國信往來而已詳秀常瀾田之高甲者實

賴之於是開漕渠瀾練湖置斗門爲旱澇備真西山爲公作行狀公於泉州有善政於吾郡有開渠功泉志失之余爲錄出

守令庶屬雖有崇卑而官制悉志之者昭臣服徵淑慝也聞有遺落或承前闕爰採泉與吾嘉兩郡人官是邦者錄于左方以補未備其已志而并錄之者便類考也

泉郡人宦吾嘉者自藩泉外有

林瞳 晉江人正統十年任桐鄉令見嘉志

泉南雜志入卷下

世

林旺 安溪人歲貢正統間任秀水丞見泉志

林敏 惠安人歲貢景泰間任嘉興丞見泉志

蘇瞻 安溪人歲貢天順間任海鹽訓見泉志

盧昭 惠安人歲貢天順間任嘉興稅課大使

饒恕 晉江人監生成化十二年任桐鄉訓見

汪順 同安人吏員成化間任崇德丞互見兩

蕭韶 弘治癸丑任海鹽諭見嘉志 泉志作

林秀 晉江人歲貢正德間任桐鄉訓見泉志

連桂 惠安人歲貢正德間任海鹽諭見泉志

洪熊南安人舉人正德八年任平湖訓互見

曾仲魁晉江人嘉靖二年進士給事中陞嘉

徐榮晉江人進士嘉靖癸巳任嘉善知縣互

溫學舜晉江人進士嘉靖乙未任桐鄉令

李漢安溪人嘉靖嘉靖間任桐鄉訓見泉志

陳道基晉江人進士嘉靖庚戌任嘉善令互

張國謙晉江人進士嘉靖癸亥任嘉興推官

田相泉人秀水典史

王用中泉人秀水簿

鍾信泉人王江選按以上俱嘉靖間任見

蔡民望晉江人舉人隆慶庚午任嘉興同知

史朝鉉晉江人進士隆慶巳巳任嘉善令互

蔡貴易同安人進士隆慶壬申任崇德令互

胡世華泉人移青開巡檢

駱世元晉江人移青開巡檢

王三陽晉江人進士萬曆辛巳任嘉善令互

蔡彭晉江人進士萬曆甲申任嘉善令互見

薛喬登晉江人萬曆丙戌任桐鄉令見嘉志

泉南雜志卷下

車

謝吉卿晉江人進士萬曆巳丑任海鹽令見

林夢琦晉江人進士萬曆巳亥任平湖令互

郭日疆晉江人萬曆甲午任嘉興簿

余嘉郡人宦泉者自潘泉外有

劉昌海鹽人選貢洪武間任泉州訓見嘉志

許珣海鹽人舉人正統間任安溪令見海鹽

徐忠海鹽人歲貢景泰間任泉州經歷見嘉

王輔海鹽人歲貢天順七年任泉州訓互見

周容海鹽人吏員天順間任安溪典史互見

鄭恂海鹽人吏員天順間任晉江巡檢見海

汪順嘉興人選貢成化間任泉州訓見泉志

王浩晉江人歲貢成化五年任南安簿見嘉

顧旭嘉善人成化二十一年任永春典史見

周家顯海鹽人吏員成化間任泉州巡檢見

沈慶嘉興人監生弘治九年任惠安簿見泉

夏雄歲貢任晉江訓導見嘉郡志

王箴嘉興人正德九年任泉志作泉署前

沈銳平湖人嘉靖五年任惠安訓見泉志

譚鑑 崇德人舉人嘉靖九年任泉州推官見

吳元 海鹽人藍生嘉靖十年任南安簿見泉

孟鍾 嘉興人吏目嘉靖十三年任南安簿見

俞咨伯 平湖人進士嘉靖十九年任泉州知

仇俊卿 海鹽人舉人嘉靖二十九年任惠安

支大綸 嘉興人進士萬曆間任同安令

金枝 崇德人進士萬曆間任同安令

李在公 嘉興人進士萬曆間任同安令

夏建寅 秀水人舉人萬曆間任惠安令

泉州雜志 卷下

陸整來 嘉興人舉人萬曆三十年任泉州通

與余一時共事者有費和 海鹽人吏員萬曆

姚宗 嘉興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南安

朱廷 嘉興人吏員萬曆三十一年任南安

不佞懋仁則泉州經歷也

泉州朝天樓考志自唐貞元九年郡收席相修

後無有繼者四門博士歐陽序云倚層霄

於軒檻納千里平寬廡比郡北牖之立候樓

也萬曆乙巳冬冬董城工見其歲久傾仄居

人兢兢焉虞有拉羅之患余亦念坦而後新

則爲費鉅故欲易 六朽柱而正之不費官

帑不煩民力止取方余所董城工之義縉中

經月可竣議白道府屬余經紀其事甫庀材

而異議鼎沸有謂關於文風者有謂關於火

災者又謂非千金非經歲不訖工者甚而曰

有巨室重檐與言賄匠易制者余曰樓有二

十四柱僅換六柱而舊制移如衆柱何監司

句餘陳公司李故郭李公拂群議是余言咸

泉州雜志 卷下

出新俸助工於是議者不能難是歲十一月

二十六日興工十二月二十五日安歇所費

才一百有四兩訖工僅三十一日耳因請句

餘公扁其樓曰三台拱秀云丙午八月三日

海嘯颶作郡中石坊公署多所傾圮惟茲樓

巋然獨存慰余始志是歲鄉舉三十三人明

年成進士十二人魁二人及第一人館選二

人修鳳銀四百八十兩內解美七十兩庫余

人聯麗歸當事自茲後發必不累於民也

清源文獻曰朱鑑字用明晉江人永 十二年

舉人官至都御史正統己巳之變公涕泣憤恨於君父之仇疏十餘上皆防邊大計其保障雁門方略至今賴之黃河清曰詳公之世有足陰維社稷勤天地而感鬼神者惜彭惠安錄本朝名臣於公偶遺也余考吾學編名臣記弇山堂別集都御史表亦俱未錄余故備書以俟補錄者按公初授蒲圻教諭以學行擢監察御史按湖廣廣東俱有諭賊緝奸大績權嚮王振挾駕出師公時陞山西左

叅政上疏懇留極言虜勢

太皇太后讀其

疏泣下土木之變公勒兵勤王以遏南侵令諭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保障雁門要害公涕泣憤恨以君父之讐不共戴天上疏言天位不可以無主神器不可以久虛宜急立儲君選智勇之將託忠義之臣開直諫之路杜權倖之門早革內侍之政再造興之業雪前耻以圖後功公在山西十餘年前後奏疏皆防邊大計多不錄所賜

至五

十餘道石亭會以失機爲公所劾臧公公遂懇致仕家居二十餘年壽八十八無疾坐逝計聞論葬弘治間公鄉人王宣從祀鄉賢議云公之爲人雖所行未能盡合聖軌上比孔庭然其精忠峻節餘韻流風自是以風勵人臣楷範後學於是公遂列於鄉賢矣王宣者以鄉舉受業蔡文莊公之門養親不仕次崖林氏曰先生俯視一世仰觀千古使竟其所至必有發前聖所未發者後亦從祀因併著焉

余屏在別駕前頗曠遠相傳是舊刑館改置

但郡志無此說或者以廳事舊聯有特三尺肅若秋霜之類非幕官語故謂是司李署耶安知非常時守法幕官所爲也余以蹇鄙誤忝非服因念汚則自下斜種潔則人裁妒根故不爲撓事利己之圖亦不能稅政麗熱獨苦黔細因揭一聯曰燈齊家之道以從政推愛己之心以及人扁其堂曰敬畏然終以奉

三尺爲時不容見以儀部何公賦七言律四首贈余行有官小獨持三尺法身不廢一年毡之句

余所蒙知獨太牢張公也公行後有書勉余云以足下而猶然魚服也素王安得不錄簡兮哉方今操上如求涇即椎處於襄何能自見願足下如老僧入定一空無際毋令山鬼得窺其伎倆斯或追于群妒耳公老僧入定數語爲余左契敢緣所蒙錄以識愧

北南雜志入卷下

時

離畧辭神系以小詩云途年竊祿媿悔參強欲從時苦未諳念自爲兒承母愛忍他鬻子遂吾貪竊鉢以意頗無二投杼隨人至有三若歛泉黎泉領云祝融災後紫江潭

泉南雜志二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陳懋仁撰懋仁字無功嘉興人官泉州府經歷浙江通志稱其不以簿書廢鉛槧記泉南事多故牒所未備卽是書也其所載山川古蹟禽魚花木以及郡縣事實頗爲詳具中如淳化帖尾無著等一兩條亦稍有考證其官山一條破閭俗葬地之說持論亦正下卷則多記其在泉所施設皆得諸身歷者然如泉人之宦嘉興及嘉興人之宦泉者俱纓列姓名卽簿尉亦並載之此非天下之通例懋仁以嘉興人而宦泉州故兩地互記耳使修地志者人人皆援此例則罄南山之竹不足供其私載矣凡著一書先存一厚其鄉人之心皆至薄之見也